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九册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歷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十九卷(一)

十一至十九卷

文總集—南北朝

南北朝文鈔二卷

文總集—宋

二程文集十二卷

文總集—清

詁經精舍文集十四卷

麗體金膏八卷

千字文萃一卷

文總集—高麗

東古文存一卷

詩文別集—晉

陸士衡集十卷附札記

詩文別集—南北朝

高令公集一卷

詩文別集—唐

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二卷

清 張伯行重訂 正誼 一

清 彭兆孫採輯 粵雅 四六

宋 程頤撰 正誼 七三

清 阮元訂 文選 一二四

清 馬俊良輯 龍威 二四〇

清 張海鵬輯 借月 三〇五

高麗金正喜輯 天壤 三三三

晉 陸機撰 小萬 三一六

北魏高允著 畿輔 三四一

唐 王勣著 岱南 三四六

魏鄭公集三卷附詩集

唐 魏徵著

盧昇之集七卷

唐 盧照鄰著

駱丞集四卷附辨譌考異二卷

唐 駱賓王撰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附提要

唐 張說撰

文忠集十六卷拾遺四卷

唐 顏真卿撰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附補遺

唐 劉禹錫著

呂衡州文集十卷附考證

唐 呂溫撰

李元賓文集六卷

唐 李觀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二十卷(一)

唐 李德裕撰

金華 三九三

聚珍 四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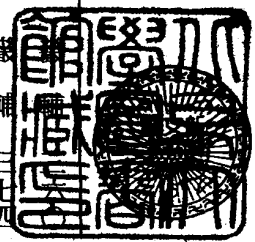
粵雅 四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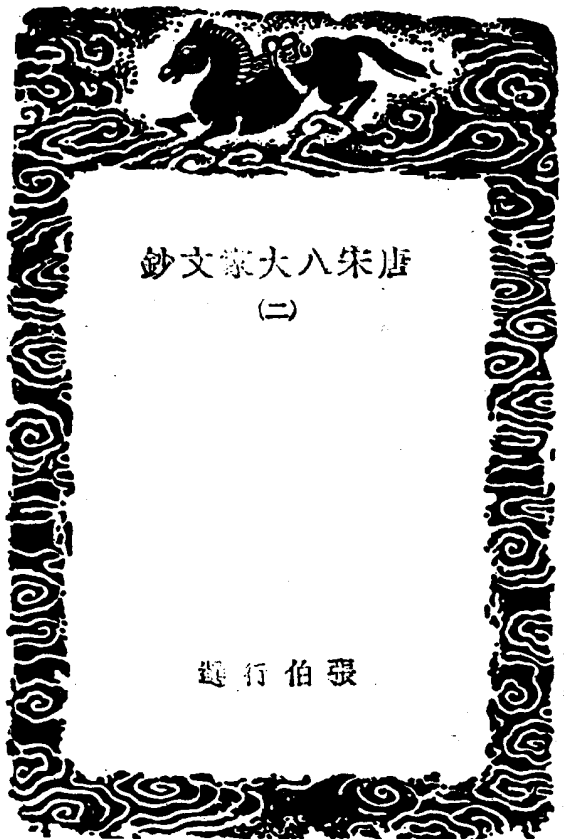
畿輔 五四二

粵雅 六〇八

畿輔 六四二

畿輔 六六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一 曾文定公文

張伯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一 曾文定公文

羅事特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繼封偷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駟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咸知言之少而願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崇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始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咸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開兼聽有更制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亡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

唐宋八大家文鈔 卷十一 曾文定公文

二二五

唐宋八大家文鈔 卷十一 曾文定公文

二二六

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外患爲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備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漢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鳥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子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懲誠惻憫但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念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

唐宋八大家文鈔 卷十一 曾文定公文

二二七

也。能尊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今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容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願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廢。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器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網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王遊巖曰。董仲舒。劉向。揚雄。文不過如此。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厚質醇。曾遠不逮。董劉矣。惟揚雄才艱。而又不大變於當時之體。比曾為不及。

茅鹿門曰。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於時。姑錄而存之以見公之樂。

張孝先曰。通篇大要在得之於心。致其知以達天下之理而已。文字層層脫換。步步退環。如川增雲升。多少奇觀。而其關鍵。只是一線到底耳。朱子言南豐文字。峻潔有法度。當於此觀之。其引經術。直是西漢文氣。味韓歐集中俱未有也。特其說到為學工夫。終少把柄。與程朱論學又隔一重。故學者欲求聖賢之學。必自程朱之緒言入。方有實地可依據。

請令州縣特舉士劉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業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其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於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斷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半。口百二十萬。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怙者。所開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議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掾。缺其高第。其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章。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章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掾。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

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思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教養之法。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按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道素陋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降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勵名節。張禮讓。出入無怙者。所開令佐升諸州學。州學。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劾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照錄之法。使通一藝以上者。非獨採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疏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備給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

茅鹿門曰。入時事以後。情注須本古之所以得與今之所以失。參錯論列。使朝廷開明。然後得推行之。而子固於此。往往亦似才識不稱其志云。子固按古者三代及漢與令郡國各舉賢良者。以聞。甚屬古意。世之君相。未必舉行。而不可不聞此議。予故錄之。

張孝先曰。特舉之典。可以補科舉所不及。然行之。須得其人。倘不得其人。安知鑽營奔競之弊。不有甚於科舉者乎。此論者。常有有意於復古。而未能也。子固此論。欲漸變科舉之法。而行特舉以為之。兆中間須嚴舉主之賞。罰。使舉者不敢妄舉。其法甚善。縱科舉卒難即罷。而此法既行人。人人有所激勸。亦必有純良傑出之材。為國家用者也。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劉子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資。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閭閻。矧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非衣錦。務遊節儉。臺卑困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左右無私。請未嘗從。政魚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織芥。盡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於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已足以度越衆。非可圖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慎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編出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隨

數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究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遊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蓋刻意向行。不差毫髮。精神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懈須臾。又非華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歷歷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取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達今十有一年。始得望聖澤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願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方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敬學。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於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於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於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於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於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博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音之多者。乃空虛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音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在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繙釋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仕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執在哉。是欲五福之慶。以大資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

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粟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張孝先曰。稱述君德。以助其勉學意。文氣敷腴。細讀之。則字字灑鍊而出。此子固之文。所以質實深厚。而有餘味也。獨惜其所以告君為學者。終是廓落少真的處。將使之何處下手耶。

請命長武自舉為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周命。程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其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擬擬以聞。其餘益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質。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各職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復升之賞。失賢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贊之大指也。贊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宜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制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兼職。所繁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贖。或誤於須臾。繁釐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式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舉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收守之官。亦皆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效。其所薦之士。亦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備選擇。猶舊例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諸朝朝亦故事也。僕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疏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從。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賢。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實。謂。如此。則允蓋百工。庶積成。庶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疏密。詳加損益。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重撰。張孝先。

張孝先曰此篇大旨自長貳自舉屬官而嚴舉主之賞罰議論本之陸贄合贊奏議以參考此篇庶幾可以收人材而成吏治焉舉良法莫過於此

李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觀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監事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倅皆以幽隱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觀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獎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倅而後又有與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自首然未有爲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爲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沈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爲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爲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就不勉浮競者就不懈可謂施約而勸博禮祿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倅及與嗣躬推進之節遣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觀爲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與嗣有子卒年二十六歲孫倅今家興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張孝先曰獎激廉退錄其後人亦是國家一令典欲得質勁而有精采

乞出知穎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味萬死以聞不敏之誅所不敢追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附阿有見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君體國之心託勢疏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錄臣之街蹕不因人之黨助收憐憫憊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雖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以來由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勳而輒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行願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供子職而抱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州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願臣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穎州一任竊恐臨到任未久無例爲臣移易緣若候順臨滿則臣弟布陳州卻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臨任滿交割臣懇哀懇願家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錄錄之稱而願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管干死天威臣不任

張孝先曰其寫情處款曲動人宋時有自乞補外之例公特以母子之情陳請在君父前如對家庭骨肉說話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執倫之行絕衆之材徒於輩流處讓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修治具一言片善人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載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之一迹得參於御筵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輸於殿席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填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賢起日新之政授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辭歸而備驅馳而處疏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聖智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容所接之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莽之陋願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痛擊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塞鈍分豈稱此蓋山陛下聖神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己之情故彙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設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遇法坐之嚴疑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倦倦之義豈須與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責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略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大有爲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資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贊上之所爲也臣又嘗言陛下上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吏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頗有毫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混今條分類別宜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結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任

張孝先曰是時神宗方向用王安石改制變法而公之意見有與安石異者故欲面對口陳其所陳之事雖合若不能而忠憤之誠已見於此狀

辭中書舍人狀聞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聞門告報蒙恩授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者百工必有詔號命令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舊又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謀訪問三經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爲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爲載籍首吟誦尋釋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爲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興雖不能比述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與正謹嚴尙爲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

屬。雖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命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隨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為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庸駘。學材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積排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繁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況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惟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疏遠。必有殊絕特出之材。隨聖神獎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罷罷。

張孝先曰。中書舍人掌詔。乃代言之任。其職未易居也。子因推之於唐虞三代。以迄漢唐。而言居是職者之漸不及古。其議論卓然不刊。蓋非子固不足以稱斯任也。後世詔告之文。豈獨不能比盛唐虞三代。即漢之深厚。兩雅者。且遜乎其經營矣。

授中書舍人舉劉致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學編勸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說。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致。廣覽書籍。強記洽聞。求之聖流。罕有倫比。臣竊以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賢高明。究極古今。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致所長。實允在選。況致兼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足觀采。兼此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張孝先曰。數語實得推賢讓善之體。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與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係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於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習。挾路為奸。詭譎相然。於衆聽。而況欲倡率訓導。治於禮義。磨礱陶冶。積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方。定著於令。以為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尚政教。出入無悖。明於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於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衆士。有偷惰怠惰。不循於教學。不通明者。博士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因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學之教。其為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而詳於考察。有得人。則特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貽爾悔。

張孝先曰。南豐詔。皆有西漢風格。余按斯篇所言。教學之弊。甚可歎息。末段責成學官。意尤善。夫欲成人材厚風俗。必由學始。學校者。致治根本之地也。而可使庸陋不學之輩。居模範之職乎哉。今郡

邑學官。無論不能推明聖賢理義之蘊。率學者以窮理質。即會文課。亦寂然無聞。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然則學官所掌者。不過取其文書。率行故事而已。人材安得而成。風俗安得而厚乎。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蝗之菑。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因折以授之。差地之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勸之。詩曰。德教於田。駿至。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嗇發爾科。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厲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道勸農之使。為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為加惻恤。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為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墾田廣矣。而尚有未闢。豈耕藉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意而忽。不能宜寬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與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廢闕。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然樂業。安業。治於富足。稱朕意焉。

張孝先曰。農桑民之本務。豈不欲自力哉。有司者。不能與利除害。而重困苦之。此民所以狼狽失業。而不得緣南畝者。也。嘉夷中詩云。二月買新絲。五月鑿新穀。督得眼前瘡。剜得心頭肉。留心民瘼者。能不為之慨然。

正長各舉屬官監

蓋開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者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顯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稷皋陶。陶華臣之言。食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棄。龍其棄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於衆。如此。無存於書。二帝所命者。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於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景為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群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贄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於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者君子。而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甚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備其名。以待用。朕稽於古。以正百官。稽於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為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吝。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為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夫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於今。以貽後世。追於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於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其諒朕意。一作備。

張孝先曰。此即前所上劄子。意引證經典。鑿鑿有據。蓋正長各舉其屬。此法近古。可以收得人之效。

但恐其不公。故必嚴舉者之賞罰。後世循資格而用之。法雖公而得人不如古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二 曾文定公文

上范致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猶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少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辭。及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歟。若輩之歸。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達。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絲其靡。滲灌。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候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蓋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

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耶。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輩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竊。以得其所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耶。故進於門下。而因自發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茅鹿門曰。此書曾公既自幸為范文正公所知。竊欲出其門。又恐文正公或賤其人。故為紆徐曲折之言。以自通於其門。而行文不免若沈沈晦晦。如揚帆者之入大海。而茫乎其無畔已。若韓昌黎所投執政書。其言多悲慨。歐公所投執政書。其言多婉曲。蘇氏父子投執政書。其言多曠達。而激昂較之子。固醒人眼目。特倍精爽。

張孝先曰。范文正公當日造就人材。如張橫渠。上書獨公。公一見知其遠器。勸讀中庸。後卒成大儒者。公之力也。曾公此書。以為公之應事。本於易之變化。而欲親炙門下。以承其教。其於學問之意。蓋倦倦焉。與投書歐陽以干公大人者。相去遠矣。讀者詳之。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間與賢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震震而風飄飄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驅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則聖人之道。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綴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為民之師表者。尙不識其所為。況百姓之輩。豈乎。聖人之道。混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為己任者。時能救而振之乎。輩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稽聖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踳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推播。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開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懷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論。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輩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問其心之所得。庶不凡。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

率枝葉而已也。惟其券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悻悻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蒙自知亦可以少分。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於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幸不信也。若輩者亦足以爲多士。先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輩非苟慕執事者。羣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棄待之。尋常拒之。則輩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說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牘大小不均。齊裝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干浼。洵重。悚仄。使人不宜。聖再拜。

張孝先曰：以韓吏部擬歐陽公誠當。自明其所以願託門下者。非苟慕其名。欲從公以聞聖人之道也。蓋其心之所得者。不比於凡近故耳。歐陽公之門。蓋羅天下之名士。而子固爲稱首。公亦欲推讓。讀此書。知其所樹立有不偶然者矣。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卒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輩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唐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羣無。見非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譎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觀得水漿藜糗。竊活且暮。行且戚。感懼不克。如願畫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若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務讓未相辛苦之事。且存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駁車僕馬。數千里餽餉。自少至於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華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賞。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飯食。以支且暮之饋。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層層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觀執事知羣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忠又歎其去。此輩得之於衆人。尙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下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輩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爲羣。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故曰。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觀南方之行。李時

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疏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於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至。曲盡思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卑。甘行不得。且夕於几杖之側。聚教誨。瑣語。不勝馳戀。懷仰之至。不宣。

茅鹿門曰：子固感歐公之知。又欲歐公併覽其所自期待處。蓋思絕語。種種斟酌。

張孝先曰：師生道義之愛。宛轉動人。中間寫道中所見。忽然生出。控波筆墨之妙。何其淋漓無際也。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爲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願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則怨。庸人以不己不及也。則怨。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而信邪。已盡白而信也。尙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與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相接。早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早思之。不待奪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諱。則備辨之可也。誠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談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身行其間哉。如此則衆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屍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屍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唐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爲深念乎。羣生於遠。配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寇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羣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庶知羣之非妄也。

茅鹿門曰：從歐陽公與兩司諫書中脫化來。

張孝先曰：歐公與兩司諫書。一激其進。一責其不諫。其詞氣奮發慷慨。此則深恐諫官不得時。時進見。使庸人邪人之說。得行其間。其防微杜漸之意。至深遠也。原與兩司諫書不同。其文詞纏綿動折。又是曾公本色。

上歐蔡書

輩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疏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罰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歐陽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如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議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願意三代唐舜去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尙過之而其史不盡在故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緣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降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推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舉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搆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備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龍過是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儒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

居正觀之上令輩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變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蕭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搆之患一日俱發翁翁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已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魯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尙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邦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盡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子如用子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任者而任其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聰聖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游梁齊邦滕之區區難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輩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咸

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雅說三篇盡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己於邪則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管竊思更實舉法責之業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士若以待舉行作者不待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唐荆川曰：敘論紆徐有味。

茅鹿門曰：委婉周匝可誦公文之佳者。

張孝先曰：此篇首敘遇合之盛願望欣躍無限情景中間說到二公忽然被謫而去使人憤激失望真出意外也雖然以下勉其勿以言之不合而遂忘其初心其所期於大賢君子者用意深且至矣文字曲折折折愈勤愈達如水之穿峽而出不知其所以然而適與之相赴能言人所不能言之意亦是能言人所欲言之意

福州上執政書

蒙顧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尙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羅蓄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質而後之出於懸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機械之盛得而勸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餽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道之又識微厥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退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情情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肴石俎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芻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餽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釋者以謂謫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賦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賦鶴羽之嘆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之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

其志邪。蓋獨何人。幸遇茲日。輩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都。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城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輩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輩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輩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輩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願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且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忠。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紫月。隨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輩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聞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聞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架點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聞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輩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慮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追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論以招納。一則戒以剷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悔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離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幸無袍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別備。市粟麩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會未期。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輩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繁官於此。又已滿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其親親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遐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部。使得盡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行於得慶。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錫羽之譏。涉帖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土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

唐荆川曰。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作書。亦然。蓋其體裁如此也。

茅鹿門曰。子固以官游閩。微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為陳情之案。而其反覆諷諫。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張孝先曰。其引經處。隨引隨釋。別有一種風韻。歸注在。以將母之情。來告一句。至敘求就。近養母意。已入題矣。又從閩中。寇盜未靖。未敢上陳。直到今日。政平事簡。而後乃今。不得不以情告於吾君。吾相也。同抱上文。不照應。而自有照應之妙。讀其一篇。用筆如盤。如盤之盤旋於符。將集復翔。到末一收。神情完足。

上杜相公書

竊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

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聞決獄。資廷尉。聞錢穀資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常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謀諍。則魏徵。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斂。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宰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載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人主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樂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隱。職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綏苟且。以起百官兼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乘矣。閣下復毅然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獨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實。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於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復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與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趨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千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並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覽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百已耳。伏惟幸察。不宣。

茅鹿門曰。以書為質。其說宰相之體。處亦自典刑。

張孝先曰。杜公以宰相去位。而子固本其能用天下之材者。致其慕望之誠。而又以其引身而退者。恨其道之難行。然後自明其所以進見之意。地步儘高。胸襟儘大。較昌黎投書時。幸徒以寒餒自鳴。不出一等耶。

與杜相公書

業啓。孽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遠。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

聞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屬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親自抑損。加禮於草茅之中。孤榮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而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規施。而自以得不辱之誅。願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閣下襟厚。清明。盡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力。而不解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繼精疲思。寫之冊書。藉藉明明。宜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職。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符候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

茅鹿門曰。此子固所不可及處。在不失己上。

張孝先曰。南豐自樹立處。儘高。其辭命婉曲有體。尤足玩味。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潛乎其深。睥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溼潤。嗚呼。成列之乎。公卿微官。而不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類。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遠。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為潔。粹粹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交接。相愛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粹粹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輩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宣察。不宣。

茅鹿門曰。子固有一段自別於衆人處之意。而又有所難言。故其文迂濶不甚精爽。非其佳者。

張孝先曰。昌黎言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迫古人而從之。好學深思之士。其中自有所得。故言之真切。如此。夫有得於文者。猶且如是。而況有得於道者乎。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三 曾文定公文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滬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聞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備區區。疾病尙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除俟到京作書去。不宜鞏再拜。

張孝先曰。朋友親愛無間之情。偏偏尺牘上。介甫自是奇才。南豐所以通歐公之愛歎。與其渴欲相見者。令人油然而生感。未段致規切處。尤前輩論文正法眼。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

而有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習。自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偏狹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而豈至於誘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亦庶幾乎其可也。願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遠倍之情。生偏聽偏狹之勢。行而譴訴告許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遠已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誘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願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侯之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間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輩比懶惰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何如。不宣。頓首。

茅鹿門曰。介甫本剛復自用之人。此書特為忠告甚篤。蓋亦人所難及者。但其矜刑多而諷諫少。恐亦不相入。

張孝先曰。介甫堅僻執拗。操一切之法。而不顧人心之安。如駭鬪鬪殺人者。以為無罪。而勅府司失入。其倫類此。何以服人。子固與之最相知。故抉摘其病。痛字字入。微此子固學問高於介甫。處然介甫。此後得志。亦遂與之異矣。豈聽其諫哉。子固對神宗。謂其資於改過。噫。此介甫之所以終禍人國也。

與王介甫第三書

肇啓。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而鄆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曾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市疽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覆不能去手。所云令深市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市之歿。尤可為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願猶見使商推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市書足以徵其言。是乃稱深市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達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論。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昏為介甫言。亦有此意。願不能自強。亦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推矣。相別數年。輩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願荷祿以奠時日。

為可惜。惟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助其所未及。蓋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倦倦往來於心也。示諭洩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飲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耳。今介甫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聘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感。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肇啓上。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為也。苟有為。猶膏肓之不治。時難瘳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探之。能擇之。請試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效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船望之。是亦有罪焉。宜帝使之傳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為太子資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難難而勸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反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察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為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為一。殆八九十年矣。庶庶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彈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為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肆武。遞入而為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為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益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為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為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為。非不得也。今者更實舉法數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戾夫懼忘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願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

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常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彙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令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入。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思不能通。豈思通之而少邪。況詩賦論策。出於他經。世務待于史。而後明。是學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其成之。孟子稱鄉鄰闔閭。綏綏而往。救之則感。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無意於物也。況輩於先生師仰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擇。以其意少設。施焉。羣居江南。所為文無塊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髮中。祖母日愈老。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況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棄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揚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便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長之德。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與夜而息。欲須臾。慚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為相。其無意於羣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救。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制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備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實其子孫。則幸甚。幸甚。羣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羣言。非先生無足知我。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信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羣之非妄也。鄙心倦倦。其大約布於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羣再拜。

張孝先曰。所言三事。其聽賢一段。欲使賢人朝夕出入在左右。即程子所謂人主一日親賢士大夫之時多意也。蔡氏一段。要裁抑兵與佛老之食。兵使之耕。佛老止今之為。而不許復入。又於上之用。而去其淨。皆中當世切務。獨力行一段。說得不大明快。至論學者策經義。必使之入。占一經。亦是良法。子固留心經世如此。已不得行。而倦倦以望之。當事者。固聖賢之用心也。但以王安石之為人。而力薦之。以為有補於天下。則意其知言知人之功。尙有未至者歟。

寄歐陽舍人書

羣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入選。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銘。反覆觀讀。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惟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議。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銘。則足為後法。齊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勸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就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當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述。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修於實。猶之用。人非當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讓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當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當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雖然。不知。世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羣也哉。其追隨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則知先生。推一賜於羣。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羣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既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因。羣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運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為人之父。祖者。就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就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法之。不敢不承。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羣銘書特勝

張孝先曰。說得志銘如許關係。如許慎重。則所以感激拜賜之意。不煩言而自見。此謂立言有體。其通篇命脈。在畜道德。而能文章一句。至說有道德者。銘始可據。而能文章。只帶說。其輕重。尤為得宜。行文之妙。無法不備。又都片片。從赤心流出。此兩點之文。所以能使人。往復。嗟。而。不能已者也。

上齊工部書

羣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都。使。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都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都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都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三省。鄰部之政。相聞。書相移者。又未嘗聞焉。其亦煩矣。執事。為都使者。於江西。羣也。幸。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為士之事也。羣世家。南。暨及大人。誦官。以。無。屋。廬。田。園。於。南。暨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進。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羣也。與。諸。弟。循。僑。居。之。又。欲。學。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適。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驗。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適。也。再。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尙。自。思。曰。羣。材。鄙。而。性。野。其。敢。進。

也歟又曰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為一人行。不為一人廢。為天下公也。雖
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教其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其為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張孝先曰。只求一轉機耳。乃作一篇無數波折。自古能文之士。總在無文字處。尋出文字來。此篇之體
亦出韓文。

答范資政書

聖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
事。或可以知若輩之鄙。竊伏草萊。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令輩有所自得者。向未可以致閣下之知。
況輩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愧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
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
而拜別期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為年輩得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
得天下之英才。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輩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下公之勢。而
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
之義。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為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
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茅鹿門曰。頌而不詭。仇而不驕。

張孝先曰。范公之禮士。與己之感范公。而不苟以受其禮者。皆於尺幅中寫出。

與王深甫書

羣再拜。與深甫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道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覆讀。紙示論。相存之勤。相語之
深。無不盡者。讀之。樂且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敘。已意以報。而意情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
反略。其好欲盡而反疏。以迄於今。願深甫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疏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
而筆墨若此。不能不欲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宅。即日不審勸止如何。計
太夫人在。願子直代歸。與諸弟。應書皆在京師。各福羣。此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書。四弟應舉。今亦
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姊妹歸之。
此月初亦已成。羣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
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願初至時。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
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構陷。方其險阻難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
擊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論及介甫所作王命語。以為楊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為於仁。其視
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則。使其心為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
常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毀飲水之養。與養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斂手足形旋葬之
非。與葬以天下一也。而況於身乎。況於妻子乎。然其心為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

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然。則為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甫又謂士
誠有常心。以操羣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為於仁。其視
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為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
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後。自然之理也。所
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願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凡介甫
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為楊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及
之。不審以為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塞自重。書至幸報答。不宜羣再拜。

張孝先曰。中間一段。極有造道之言。蓋固窮者士之節。然不以一節而遂謂已至。孔子所謂是道矣。足
以賊者也。

答李深甫書

羣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猶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願羣也。何以任此。足
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
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未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
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
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其身。擴而後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擴而後之。國
家天下。而不得已。然何過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足下其得無已病乎。
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則予將後足下。其矣。師之敢不
宜羣再拜。

張孝先曰。古之君子。道足乎己。不得已而發為文。後之學者。道未至而欲為文。以自見。故其文皆得已
而己。夫得己而已。而己者。為人之心。勝而非切於己者也。士之蹈此病者多矣。讀曾公此書。能無
報乎。

謝章學士書

羣哉。羣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嗟獎寵。開慰拊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
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業者。可謂厚矣。羣竊自惟
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羣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用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
中。以其簡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
於己者。願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草莽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為貧而仕者。
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歎。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篤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
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為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

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摺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輩。與輩之少弟。此輩之所以自推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輩聞之。廣難博觀。不遺汗賤。屢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僅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於賤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輩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豈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輩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隳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輩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爲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張孝先曰：雖無精深議論。而所以發受知之情者。可謂委曲而真摯矣。

答袁陟書

輩頓首。世錫足下。辱書說介市事。或有以爲矯者。而歎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輩。以謂不仕未爲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爲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輩所考於昔。當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己。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輩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爲黜者邪。然輩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輩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輩之鄙。避於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輩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輩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答所示詩序。又答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宜輩頓首。

張孝先曰：說仕學處。有見到之論。末自明其欲一意於學。亦是真實心地。子固之好學。而累於貧。然終不以貧故而遠廢學。其所守有過人者矣。

謝曹秀才書

輩頓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試於有司。輩爲封彌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試。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慙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輩之許與。豈果爲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爲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輩向時之所與甚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願輩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倦倦也。用此爲謝。不宜。

張孝先曰：一段憐才之心。欲接引後進。宛然可掬。

謝吳秀才書

輩啓。承足下不以大雅之賤。爲可畏。畏之阻。爲可憚。徒步之勞。爲可病。候問之勤。爲可諱。三及吾門。見

搜以書。及所業五編。登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況其進之未已耶。願不自足。忘前之惠。而有求於鄙聞。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最。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海濶不宣。

與王尚書

輩啓。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曠。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貺貲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曠。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二君子也。道中思慮。奉啓。張孝先曰：於文詞外。更有進步工夫。方是豪傑有志向者之所爲也。強於自立四字。學者宜敬佩之。

回傅權書

輩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輩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貺。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忘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就可觀。恨不相從。不能一一具道。能沿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陋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欽企。春暄餘愛。保愛。不宜。

張孝先曰：子固可謂有守之士。此君知之。亦不爲凡近之見者。答之詞甚婉。而相助以自強。言雖不煩。意已切至。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混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萬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王遵嚴曰。此序與新序相類。而此篇為英爽跌宕。茅鹿門曰。大旨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張孝先曰。先王之道。萬世無弊。不以時君能行不能行而有改也。孔孟明先王之道。為當世之法。趨時立本。理自不易。篇中所謂法不必盡同。道不可不一。其能得孔孟之旨。折倒劉向之說者。至指斥縱橫禍害。尤能使游士無處躲避。蓋戰國之文。雄偉巧變。惟其中於功利詐謀之習。是以與道背馳而不自覺。陷溺人心。莫有其焉。讀得此篇。議論方許讀戰國策。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道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將以是非得失。與境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殊德。殊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豈而不章。而擢其瑰瑣。好因惡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不知。知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微。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讀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通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搜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與廢之端。又邇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探捃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通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偉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而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通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聘。其更改破析。剝離糞穢之說尤多。而其文益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四 曾文定公文

戰國策目錄序

對河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謂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彼曰。向以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略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絕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心注意。儻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欺。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秦商韓魏。靡不與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弊。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隱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儻奪危怪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茅鹿門曰。論史家得失處如掌。

張孝先曰。史者是非得失之林。古之良史。取其可法可戒而已。故明道有史不謬一字。而朱子亦曰。草率不得。誠重之也。後世辭掩其實。難以司馬遷僞倖拔出之才。猶難言之。況其下者。南豐推本唐虞二典。扶摛史家謬亂而結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為執簡操筆者。痛下鍼砭。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後所守者。一道德。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管更衰亂。為徐深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俗淫既熾。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放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蓋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於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緒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漢與六藝。皆得於斷絕。殘廢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讀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譬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存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蒙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漢文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蒙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迄於今。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王遵嚴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茅鹿門曰。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張孝先曰。敘世教盛衰處。歷有原委。及以向之書不能無失。要在慎取。皆為名論。獨謂揚雄能純於道德。則其言過當。猶未免劉向之見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其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遠向之自敘。又蘇文志有向列女傳頌。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婕妤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且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德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願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瑀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闕。雖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修身修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說於邪。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及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宋百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詞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豈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嚴曰。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敘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又適當然耳。

論又適當然耳

茅鹿門曰。子固諸序。並各自為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張孝先曰。古人立言。所以能見其大者。蓋由學有原本。故非撥華摘蕪之家所能及也。鹿門謂此篇近程朱之旨。信然。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誤。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

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至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處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錄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說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茅鹿門曰此篇精神融液處不如新序戰國策諸篇

張孝先曰劉向欲有為於世乃至枉已徇物而為之尚得謂之知道乎彼其於孔孟之學蓋未嘗造其藩而窺其奧者也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執然後可以仕又曰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取實亦有所急而不暇即南豐所云安於行止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之謂也使向數困於說而益進以學則所成就者豈但為有志之士不改其操而已哉南豐之評當矣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臣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吳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慎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遠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貴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述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願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茅鹿門曰子固於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文亦屬典刑

張孝先曰徐幹生漢魏之時獨能考六藝論著孔孟之旨且於去就顯晦間饒有大節其建安七子中尤超然特出者也篇中勸要其歸多合於道因其書求其為人得表微闡幽之意矣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禮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夫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載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二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繁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相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棺之制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費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為後世之禮者必貴粗豆而令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荷節而不能備希圖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王遵嚴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唐荆川曰此文一重翻作兩段說

茅鹿門曰曾子因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轉轉所及見者

張孝先曰孔子曰禮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南豐謂能合先王之意即因之說謂不必追先王之迹即所損益之說而養民之性防民之欲二語尤為一篇大關鍵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勳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於此可得其大凡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常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皆更衰亂，然學者尙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靡陶治，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岷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俛仰可嘉者，甚衆，然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岷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俛仰可喜者，亦已著矣。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而並而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極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同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甫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周子爲序，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茅鹿門曰：意見好。

張孝先曰：道一也，而其說不能一者，聖人之道未嘗明也，是非取舍不衷於聖人，雖有魁奇拔岷之才，俛仰可喜之文，亦何所用乎？序子直文集而稱其多當於理，卒乃歎其蚤世而學道不就，蓋深惜之也。

王深甫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辯達，有所開闢，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酒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茅鹿門曰：深甫之文不可得而見，予按王荆公所爲墓誌銘，與其相答書，大略賢者也。

張孝先曰：深甫之爲人不可考，而子直稱其立言制行如是之衷於道，可不謂賢乎？噫！爲學之士，未得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周子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泯，及其衰而遂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作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頹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詩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遊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躬難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掩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猶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愛喜哀樂感愾怨怒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議與不議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議平甫之非者，故不著於此云。

唐荆川曰：文一滾說，不立開架。

茅鹿門曰：以詩文相感愾。

張孝先曰：迅筆疾書，在子固集中別是一格。

齊州雜詩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墜，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固園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游後園，或長軒橫樹，空覽之觀，思千里，或芙蓉菱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開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郭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得以此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茅鹿門曰：雖小言自中律。

張孝先曰：殺次歷落，而南豐之政事文學，風流儒雅，悠然可想。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尚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

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率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安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茅鹿門曰：僅百餘言，而構思措辭，種種入妙，中有簡而文，淡而不厭者。

張孝先曰：一小序耳，而向老生平之學古志道，藉以盡傳，令人可歌可詠，而豐之文之不苟作也如此。

館閣送錢純老知整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整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饌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發其材，而待士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郡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既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業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聞，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情，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茅鹿門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張孝先曰：與其改節，苟容母事，請一州以去，此古人之重名義而輕仕進也。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贈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適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感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思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則余之迂為善，則其愚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茅鹿門曰：子固作文之旨，與其所自任處，並已概見，可謂文之中尺度者也。張孝先曰：聖賢之道，平易近情，而世多目之為迂闊，古今同慨也。子固信題自寓，且願與有志者擇而取之，其維持世教之文。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也，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其政之缺，不過至於歎，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懲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唐荆川曰：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為謹密，異於南豐諸文。

茅鹿門曰：才釀少宕，特其所見亦有可取。

張孝先曰：無激無同，惟其義固，凡為政者所當知。亦君子立朝之軌則歟。范文正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於屏上，比去字無所容。

介市行新政，方盛氣以待言者，程明道以數語折之，然則從事如文正，立朝如明道，無激無同之意矣。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成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始俱為奇，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更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孫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深峽江蜀棧之不可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語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遠節，雖中州事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勝於龍眼、柑、橄欖、花、有紫雲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乘歲之酒醴，皆絕於天下，人少圖說，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其陋俗而賦於治，居

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於餘年之衰。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類。然適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類。然適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省。省爲著作。任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茅鹿門曰。立意似淺。然亦本人情而爲之者。錄之以爲厭游南粵者之勸。張孝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不以遠近大小難易分也。材叔之往柳州。或亦有不屑於其意者。故子固以是告之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五 曾文定公文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遠矣。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於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羶華之閒。至於廢網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於望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窮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儉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

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難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願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常歷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廩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茅鹿門曰。不宜黃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屬作者之旨。張孝先曰。取士之法。漢察舉鄉閭。宋選用文章。愚謂二者實可以並行不悖焉。而歸重於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法。此立學之不可以已。而倡之端自上也。篇首以揚雄爲能明先王之道。則失之矣。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服。鄭此。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謹。進。退。出。兵。授。讓。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室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徒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蓋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祥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

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焉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費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義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饗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官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誠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肆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茅鹿門曰：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

張孝先曰：論學制詳備處，有源有委，至言士之所以成材，則在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真鹿門所

謂深於經術者。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更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弊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固不可於州，執一而遠之，則其勢固易挽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挽，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偏餘與之，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挽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力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發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取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畫，而列置於壁間，故子為之載其治行，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茅鹿門曰：覽此文則知為縣者所甚難。

張孝先曰：作縣誠難，而必枉道以求苟容，天下安得有良吏，則將如何而可，必也體恤民隱，守正循理，以行其志，勿以利害為念，然後不合以去，於已無愧也。况得失顯晦，自有時命，又非迎合所能為哉。若擇仕之說，則亦有格於成例者矣。

徐蘧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絳灌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強顏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遂巡而不致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孔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辱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孔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孔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孔子姓徐名穉，穉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穉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南，小洲上有穉子宅，號穉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穉子墓，隆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當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昔為穉子宅，又嘗為臺也。子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室，圖穉子像，祠以中牟，牟州之賢，周拜焉。漢至今且千歲，當貴理滅者不可殫數，穉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慕穉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唐荆川曰：此篇三段，第一段敘穉子事，第二段比論二事，第三段敘作亭。

茅鹿門曰：穉子之為存，歸功於穉子，論有本末。

張孝先曰：東漢氣節最盛，然黨錮之禍，諸賢亦未免有過舉，朱子云：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彼未仕者亦奚以為也。穉子誠高於人一等哉。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善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廡道略，馬窟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病，昆蟲鼠豕之害，凡一隱之作，世常有祈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絲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筮巫者，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

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常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輒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旱。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淫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尙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予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茅鹿門曰。覽前大半篇。曾公似海張侯。有不祀之意。其所按經典以相折衷。處雖有本領。而予之意。竊以張侯方其與關羽等佐昭烈。百戰以立帝業。於蜀祭法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者也。恐須按此言爲正。姑錄而存之。以見子固自是一家言處。

張孝先曰。政修人和。則年豐歲稔。固未盡爲張侯之賜。但張侯合享廟祀。似不必繁稱遠引。謂神之爲理不足信也。茅評謂以勞定國則祀之當矣。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某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圍。以公與杲卿援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曼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開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遷。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相繼。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怒其言。後卒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士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佛浮屠之說。不肯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年大奸。顛跌披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蘇君某。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

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注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唐荆川曰。此文三段。第一段敘第二段議論。第三段敘立祠之事。敘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奸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迹。此是法處。

又曰。歐陽公於王遂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於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其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茅鹿門曰。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凡四五。而曾公之文。亦足以盡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

張孝先曰。子固謂魯公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惟歷年大奸。顛跌披頓。終始不以死生禍福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自是。論人隻眼。而鉅捍賊奸奸處。反覆慨歎。尤令人興起。至考公文章。未免難於神佛浮屠之說。此子固之所以惜其學而美其天性也。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已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聞。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遺。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廡廡之閒。起居舍人直隴。開河南尹公。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請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游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閒。結茅爲亭。以友爲。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拔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廡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時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想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想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茅鹿門曰。遺思餘辭。動中經緯。張孝先曰。一起便讓。語超。固非苟作。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義之醫墓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義之之不可強以仕。而膏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寄自休於此邪。義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也。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料授王君盛恐其不草也。書王君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輩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向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茅鹿門曰。看他小小題。而結構卻遠而正。張孝先曰。小中見大。得此意者。隨處皆可以悟學。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周子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秬稌。而酒有蒲蓮。弋於高而追。兔雁之下。上綸於深。而逐頰頰之酒。冰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風。遺氛埃之濁濁。此吾所以處其意。而樂於自適也。昔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憤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茅鹿門曰。文有古者詩人風刺之義。

張孝先曰。老而致仕。進退之節宜爾。稱柳侯歸老之樂。知止之義。所以風有位也。

越州趙公救苗記

熙寧八年夏。與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青岡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屬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食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義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教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義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乘相踐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愛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城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儲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樂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樂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與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殫心力不少。解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故理。皆公力也。是時早疫。被於吳越。民饑。疾病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發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捐。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緩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苗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歸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苗。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深。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衡。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苗記云。

茅鹿門曰。趙公之救苗。絲理髮。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絲理髮。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警。總救苗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間矣。

張孝先曰。救苗能使民。備受其恩。如趙公之躬親不懈。經畫周詳。蓋鮮也。其要皆出於豫。所稱先事而為計。與夫素得之者。可以為法矣。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媿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屬子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誠之說。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茅鹿門曰。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子固於諸家。尤擅所長。

張孝先曰。不累於物而能應物。方非守寂之學。其於清心二字。大有擴充。曾公學有本原。於此可見。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醒心。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醒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輩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醒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乘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淵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水之間。而名之以見其賢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尙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賢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輩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茅鹿門曰。未盡子固之長。然亦有典型處。

張孝先曰。醒樂亭記。歐公之自道其樂也。醒心亭記。子固能道歐公之樂也。然皆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結處尤一往情深。

擬岷臺記

向謂司門員外郎曾國表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構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岷臺。謂其山窮之形。擬乎岷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賓客者。游而開闢。求記於子。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於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因靡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兩崖深澗。蓋藏棄委於榛蕪。蕭草之閒。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壁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元爽。緣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豁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洶洶。破山拔木之奔。至於高梳勁。沙禽水獸。下而上而浮沈者。出乎履屐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巖崖出。挾光於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蕪聚落。樹陰曠曠。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敷。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晦明。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買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萬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安然不知。抱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子為之記。

茅鹿門曰。此記大略本柳宗元營家洲歐陽公醉翁亭等記來。

張孝先曰。景象歷歷如畫。而歸宿在民康物阜上下同樂。有與有則之文。

學舍記

子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聞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雖苦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濟。河之滙。雖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廣嶺。絳真陽之瀛。至南海上。此子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滄石之川。巖崖莽林。羶麝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霖毒。不測之危。此子之所單游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虛舍器用。筭宮碎細之閒。此子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舉大事。此子之所遭禍而憂難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閒。主事之輸。此子之所皇皇而不足也。子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子之所好。慕此子於自視而望也。今天子至和之初。子之侵擾多事。故益甚。子之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子顧而笑曰。是子之宜也。子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子之卑巷窮廬。穴衣舊。芑芑之羹。隱約而安者。固子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子之疾則有之。可以適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生平所好。為之有暇也。若夫士墜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傑。快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子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展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王道巖曰。此亦是先生獨出一體。在韓歐未有。然大意亦自薛翁亭與州東園三篇體中變出。又自不同也。

張孝先曰。朱子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篇中所云。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追作者。恐未為見道之言。

南軒記

得鄰之第地。蠟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閒。結茅以自休。翫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閉。隱。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閒。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藜藿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誠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願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虛微記。遠山錄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肯伏藝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體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常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親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勉行之其過也改之其勇而止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其進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感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晝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茅鹿門曰子固所自為學具見管中矣

張孝先曰南豐之學殆所謂博觀衆說以會其通者故能所守簡而所任重讀南軒記而知其過人遠矣

鵝湖院佛殿記

慶歷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幸相與士大夫勞於謀議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歛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舉其材武之士或乘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歛食與寢自如也費其宮之修非國則民力竭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亦亦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謂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茅鹿門曰公為記佛殿而卻本佛殿之所以獨得勸民與國之財以自修亦是不肯放倒自家面目處張孝先曰學佛之人不惟不供賦役而且耗國病民偏於記佛殿詳之直為捐棄人倫者發一深省

思政堂記

向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多子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若寒暑而即之則奮圖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惡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窮而無窮也雖善感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止於治文書督賦歛斷獄獄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止於政政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彼去前古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並行其志然述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

張孝先曰王君能修其政而又為思政堂以勸求民隱則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當必有以得之也朱子曰去古既遠而為吏者賦歛誅求之外飽食而嬉得此可以風矣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於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觀而歎曰豈天道此以安且食其乘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知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歷六年觀主道士浚齊華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廢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遠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華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華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腐己也夫

茅鹿門曰曾公凡為佛老氏設題文必為自家門第張孝先曰佛老之徒不知大義身知所謂易曉春秋故屬各得安無所不至此昌黎之所以欲火其書

趙其居也南豐此記當是竹浦晚夢裏一醉長談

分寧縣聖家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善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德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确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壞女婦蠶紵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草之貨無有纖鉅治成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賤者積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軍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移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非甚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換坐里間相語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計結黨誹謗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為一日千出雖笞扑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漸入骨髓故縣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徒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修之門闕深殿殿殿言言棲客之虛齋危庫庑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錢鼓魚螺鑽鑿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稷計情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畜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爾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逐道常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混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不也成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謹記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茅鹿門曰：於雲峯院無涉，而意甚奇。

張孝先曰：文能不善於題，末出脫僧道常處，仍不放鬆一筆。

萊園院佛殿記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萊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子文以爲記。初萊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居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影廡，講堂，重門，齋廡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緡乞民閒，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聚，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立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以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上亦有哲然也。若可棲之披擗經營，擗獲繼悉，忘十年之久而無一不如其志者，豈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黨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閒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其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茅鹿門曰：此篇無它結構，只是不爲佛殿所困窘，便是高處。

張孝先曰：用力勤，立意專，不苟成，不速效，故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凡事皆然也。而學聖人之道者，反不及佛之學者何歟？彼之盛，由此之衰，直是無窮感慨，有志斯道者，當知愧厲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六 曾文定公文

應舉啓

右羣啓：伏念羣材質淺陋，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罹禍累，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迹不游於場屋，姓名不著於鄉閭，僕僕東甬，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晝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願私恩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息，勢當強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瑛材，琮璫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謀，施之有効，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獎士倫，助成世教，况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羣材，藐是羈孤，最爲滯拙，仰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悲，輒進憂辭，庶當難替之贊，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張孝先曰：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迹不游場屋，可見曾公難進之義。

謝杜相公啓

伏念羣志雖策，性資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獲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閒，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爲青積日之勤，庶感因辭，而見意，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

初。遺高。明。已。難。期。於。省。覽。况。逢。哀。憫。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鬱。之。誠。無。山。自。遠。親。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事。責。於。賤。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敘。謝。其。為。私。計。豈。敢。自。息。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望。聖。恩。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為。邦。國。壽。保。親。興。

張孝先曰。敘情曲折。短啓之最佳者。

回傳侍講啓
聖啓。伏。審。禮。部。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乘。德。粹。沖。受。材。罔。靡。遠。盛。反。而。開。述。席。塵。任。以。隳。華。善。政。流。風。已。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發。動。於。朝。編。果。允。會。言。特。府。迅。用。從。容。帝。帳。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行。裁。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塵。書。群。見。獎。於。游。蕩。遊。先。流。於。華。閭。欣。愉。感。幸。交。集。惓。誠。

張孝先曰。雅命不辭。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困。處。時。所。背。離。分。功。名。之。無。期。望。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向。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疏。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詞。論。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揮。掩。疵。大。為。之。地。懶。窮。悼。屈。勳。出。於。東。省。枯。槁。之。委。力。幸。報。德。激。衰。殘。之。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真。遙。役。魂。神。而。飛。去。尙。當。益。壯。以。塞。誤。知。

張孝先曰。雖是代人作。而子固之身分如見。

與劉沈龍國啓
右。某。啓。伏。念。某。方。抱。衰。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皆。當。自。某。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國。給。事。位。優。德。勳。勉。為。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溫。顏。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謂。其。有。詩。書。之。勳。則。曲。加。於。獎。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獲。安。實。由。為。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況。此。餘。麻。可。均。敵。族。雖。遠。台。坐。常。注。恐。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非。自。上。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迷。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糜。飯。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願。惟。私。計。當。議。遠。游。世。俗。險。難。豈。語。嘗。之。不。熟。性。靈。疏。拙。質。樸。歸。之。可。歎。未。卜。趨。承。更。增。憂。戀。

張孝先曰。忘後進之至微。數語。可為扶進學者之法。

謝解啓

伏。祝。解。文。首。蒙。舉。選。伏。念。某。才。非。卓。越。謙。匪。該。通。素。志。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虛。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願。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匪。素。懷。仕。以。爲。貧。竊。將。自。比。是以。開。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首。座。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孫。之。空。疏。皆。自。單。平。得。蒙。收。齒。進。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獎。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披。飾。以。律。呂。之。氣。而。吹。致。此。此。屯。窮。附。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

陳謝
張孝先曰。志慕古人。名聞當世。干祿非素懷。為貧竊自比。子固立身。因超然於應舉之外者。其衷情可想。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某。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惟。高。選。果。得。異。值。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強。詞。嚴。而。瞻。述。前。世。之。事。而。博。極。羣。書。講。當。今。之。宜。而。常。引。大。體。及。親。承。於。聖。問。遂。絕。出。於。時。地。方。喜。聞。風。遊。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集。感。銘。之。深。

張孝先曰。博羣書。引大體。難合二句。看方得對策之宜。非漫為稱讚者。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英。材。傑。出。玉。璞。混。成。遠。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溫。雅。第。榮。科。於。秘。殿。早。遇。等。倫。障。應。仕。於。本。朝。蔚。騰。學。望。較。靡。龍。之。麗。藻。利。架。道。之。秘。局。果。被。明。新。式。符。與。頌。方。展。騰。書。之。好。進。蒙。削。版。之。私。仰。服。謙。猶。退。深。感。戴。

與北京韓侍中啓

右。某。啓。伏。念。某。願。以。諸。生。守。茲。劇。郡。撫。敵。封。之。云。始。望。仁。境。以。非。遙。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欲。以。輔。隨。之。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墜。登。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藉。於。進。退。屬。前。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祺。祥。來。寧。動。履。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著。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彝。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為。進。處。上。川。謀。自。避。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趨。正。衰。衣。之。歸。敢。冀。上。為。宗。勅。善。殺。疑。難。

二

張孝先曰。妙在措語質。
聖啓。伏。念。某。習。吏。非。長。得。州。最。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思。於。追。符。尚。侍。餘。麻。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牢。版。以。未。遑。故。魂。爽。雖。危。於。門。闈。而。候。問。不。通。於。幕。府。仰。察。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士。早。霜。晏。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明。所。依。福。祿。來。奉。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敘。嘉。謀。於。一。面。鬱。郡。望。者。五。年。郭。令。之。繁。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為。左。右。宜。冠。本。朝。華。夏。蠻。貊。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莛。質。質。獨。注。微。誠。伏。惟。上。為。宗。勅。善。調。彰。錄。

張孝先曰。妙在措語質。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某。啓。伏。審。頭。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讎。映。朝。序。以。甚。清。簡。士。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平。津。於。廷。中。為。首。選。賴。主。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凝。享。時。望。故。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貢。登。瀛。之。游。侍。從。進。班。廟。堂。大。任。自。茲。而。往。計。日。可。期。承。遠。覲。於。珍。函。第。仰。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蒙啓伏審入膺典冊首乘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兩莖三朝之盛君牙之續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遺萬邦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常之略方且詭形王室蓋那魏之謀諶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醇遂長生於百姓付乘職於華龍躋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蟲魚皆蒙惠澤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擊一去朝行六更歲序願茲舊物自新舊履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為忻忭實倍等倫

洪州與交代孫願啓

右蒙伏念講閣學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東都之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實思冥之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存存仍曲加於燕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遂離未久感懸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頗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充懷材開出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開燕之宜自請蕃宣之便行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為廟朝善綏疑錄頌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蒙天與棟恩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游於儒館仍有列於朝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補既不能期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與利七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觀之請望故鄉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寬容符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之大不聞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諸私計惟盡承流之分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張孝先曰明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與利此四句公之所以自謙者乃其所自以自矢者歟讀其文自知之

賀東府啓

右蒙啓伏視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兼文武之闕材富天人之與學神祇幽贊遺聖賢相得之時夷夏登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孫權輔首乘鈞衡猶惟不世之委深達常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舉能銷藥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爲拯救垢穢之要以安靜爲休息疲瘁之端縉聚斂之無名假甲兵而不用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鄉絕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邱山功名必永於金石翠早游黽屏幸遇陶鈞顧臨餘生始免排擠之患零丁滯迹漸期享泰之來想望闕闕以忻以躍

賀周輔授節度啓

右蒙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沖富華國之選文抱

體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履桓榮之積古果山時厚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編數之行茲實要塗之漸行躋法從敦協會言章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行海嶽幸依德庇之餘寓直青林更託舊游之末其為欣慶曷可縷陳

同泉州陳郡官啓

右蒙啓竊審祇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郡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履仕以彌縫簡清衷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悟退之風足用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陞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春特枉長旌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蒙啓伏奉敕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草才無遠用學始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乏當官之効屆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負追於三代非常之日特起於千齡願是孤生最爲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己之無堪故羣材銜嚙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聘馳之際何嘗驟預於半辭錡錡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祇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尙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處百學之東偏浮海之航鼎乘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墜城狼出還輪冒應寄席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嘘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察無他惡之賜方類兼容之度草莽之質使遂於向陽敷水之權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誓在履捐用副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蒙啓竊審進秩宮朝歸榮里閉伏惟慶慰恭以致政宮保大資言為著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總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於藩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固有官職之勞躡履儲案之華退還家居之樂門開祖帳衆歡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諾於素志實何愧於昔人翠密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為忻躍倍萬等倫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蒙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念草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獨理其疏蓋聰明之難強受材素薄爾爾之已疑誤竊懼靈叨虛器使茲者緣避親之著令交易地之推恩距幾句以非遙就庭聞而甚便夫何最質過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獎育士倫致是顯恩及於推齒恩倚門之望已出於堦館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勵庶收海效仰答誤知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軍啓。慶易近藩。獲麟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時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
慶記。慶候之禮。庶幾將心誠。誠渴之勤。誠省孤。誠實為幸。會今者。抄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
爽。燕閒之喜。伏惟某官。言為著。行應準。勳烈於二朝。符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舊。宜保令名。得
公之。而感。永膺全福。更冀上為邦國。善保與。慈頌之誠。發陳。既。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軍啓。伏審。府。入。陔。書。林。伏。惟。慶。慰。伏。惟。特。講。學。士。敏。謙。人。其。華。國。翰。林。子。墨。之。賦。最。推。雄
名。玉。杯。繁。露。之。篇。多。明。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主。知。特。啓。書。筵。密。鄰。禁。戶。凡。將。急。就。之。字。已
賴。登。明。廣。內。石。室。之。藏。更。實。是。正。茲。惟。異。選。奚。謂。遠。塗。方。喜。託。於。餘。光。先。承。於。華。開。昨。如。蘭。葉。實。駭。於
彌。文。沛。若。江。河。更。欲。於。善。下。其。為。感。幸。曷。勝。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軍啓。伏念。軍。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趨。而。既。遠。通。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遙。台。席。雖。未。得。就
諸。生。之。列。請。益。於。時。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修。禮。慶。候。之。禮。庶。幾。將。心。誠。誠。渴。之。勤
誠。省。孤。實。為。幸。會。屆。安。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某。官。言。為。著。行。應。準。勳。烈。於。二。朝。符。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舊。宜。保。令。名。得。公。之。而。感。永。膺。全。福。更。冀。上。為。邦。國。善。保。與。慈。頌。之。誠。發。陳。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軍啓。伏審。遠。特。信。瑞。入。奉。清。開。假。泰。蓋。以。職。辰。命。館。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降。降。之。勞。六。氣。節。宜。當
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材。為。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盛。時。紹。章。平。之。慶。開。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
儼。佛。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誓。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
均。邊。關。之。勤。使。易。鄉。邦。之。便。條。革。金。厄。已。嚴。入。親。之。裝。衣。補。衮。行。允。公。歸。之。望。行。府。與。新。首。乘。鈞。衡。鞏
處。世。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歷。履。之。微。引。履。永。懷。已。動。增。門。之。喜。更。冀。上。為。宗。社。善。保。與。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軍。伏。蒙。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為。明。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諷。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典
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體。要。討。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歲。積。年。之。希
闕。所以。調。齊。羣。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易。宣。明。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遠。論。如。輩。者。謙。虛。少。通。機。變
多。敏。徒。恐。難。於。先。緒。願。聽。於。經。言。有。顧。思。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博。為。人。之。學。分。甘。菜。捐。願。齒。髮。之
已。因。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之。險。澁。之。權。俾。專。史。法。非。薄。行。之。能。堪。遂。蒙
調。授。豈。設。能。之。可。稱。况。策。名。於。近。要。預。責。實。於。論。思。獨。己。以。慚。寡。官。可。畏。何。緣。致。此。固。有。絲。然。茲。蓋。伏。遇
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材。誼。在。承。君。故。勞。招。於。來。俊。致。益。頑。鈍。獲。備。甄。收。惟。彈
許。圖。之。誠。備。堅。素。志。趨。達。知。人。之。遇。不。在。他。門。

張孝先曰。先願君恩後中私意。固立言之體。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祗。奉。恩。總。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躬。高。明。之。德。庶。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豈
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常。時。是。為。治。行。之。尤。異。果。膺。迅。用。以。允。食。言。自。江。之。東。提。節。而。使。同。將。粹
美。於。風。俗。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際。為。端。於。此。羣。獲。分。郡。寄。得。與。公。麻。幸。喜。之。深。發。陳。因。既。

太平州回轉運

右軍。伏。念。軍。風。孤。孤。最。荷。誤。知。屬。仗。節。以。來。思。得。通。名。而。親。止。辱。為。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折。循。丁。承。順
訪。驗。艱。難。於。即。路。則。許。之。假。寵。於。舟。體。價。賤。乏。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學。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咸
櫛。豈。勝。指。數。去。違。再。宿。懷。擗。兼。年。伏。惟。通。久。轉。於。萬。靈。享。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闕。邱。經。德。粹
沖。布。盛。府。之。詔。條。樹。外。臺。之。風。躡。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選。用。伏。惟。順。道。氣。節。安。養。與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軍。伏。念。軍。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資。附。書。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後。仰。風。威。伏。惟。順。履。川
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紹。家。聲。材。周。世。用。嚮。望。傾。乎。天。下。壯。猷。詔
於。朝。建。使。者。之。節。旆。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善。長。貨。財。捐。勞。烈。以。甚。隆。席。寵。盛。而。宜。厚。矜。膺。詔。召。以
協。與。言。伏。惟。上。為。朝。廷。善。保。與。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軍。伏。審。祗。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材。精。敏。涵。德。粹。溫。文。章。為。國。之。光。華。治。行。憲
時。之。表。則。較。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滿。然。時。名。籍。甚。官。用。觀。年。之。豐。耗。已。實。倉。儲。刑。刑。以。世。而。重。輕。矜。濟
獄。繁。使。仁。弊。之。既。治。則。訟。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實。允。與。情。繫。於。此。備。官。云。初。託
庇。喜。趨。風。之。甚。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為。結。頌。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祗。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材。闕。遠。植。性。粹。沖。風。傲。為。世。之。表。儀。治。行。過。時。之
軌。則。果。用。刑。刑。之。最。來。分。將。濟。之。權。威。名。已。馳。於。遠。域。惠。術。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內。足。邦。儲
方。且。知。緩。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於。公。論。以。猶。稽。實。與。誠。之所。繫。蒙。備。官。於。此。託
庇。云。初。將。承。望。於。除。光。但。忻。愉。於。儲。思。屬。祿。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敢。冀。上。為。朝。廷。善。保。與。結。頌。之
至。發。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軍。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闕。席。含。德。粹。純。壯。京
國。之。大。猷。俯。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茂。集。休。祺。典。冊。袞。衣。於。履。三。公。之。位。旂。常。鼎。錫。當。傳。萬。世。之。功。蒙。祗
服。官。篋。遠。達。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彌。深。結。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且狀

右軍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非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合純粹。屬四方之保望。前三后之眷懷。德為民彝。故稱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為社稷之臣。願順昌期。具膺繁祉。行奉承於典冊。復登翊於巖廊。幸限守印章。阻趨瞻屏。仰望威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鄂州邵資政侍郎狀

右軍竊審祗被明綬。進階龍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舉日月之高衢。踐機衡之要地。方兼榮於秘殿。用均逸於仙臺。屬時靖嘉。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學於甘盤。迺際宗伯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絕當時。固元勳盛德之殊。豈稽圖任。行還柄用。式允與情。馳慶末絲。依歸滋劇。

襄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軍辭守陋邦。遠違嚴屏。永言謫慕。但傾茅蕀之心。自使退藏。莫馳卒楨之間。敢期賜教。出自過思。形意愛之。拊循。柱題評之。獎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毫。遂借千鈞之重。秘藏巾衍。銘鏤肺腑。惟優息於便藩。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應華繩。言為著蔡。肩一心之忠誼。弼三后之謀謨。安社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辭鈞軸於廟堂。擁旌輦於鄉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行諸華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軍啓。伏念竊久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為京師之書。以此亦疏左右之間。分當棄置。理絕收機。豈期尙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塞而不變。乃知松柏之堅。兼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闈。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輝。伏惟褒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觀上為邦國。善保彰與。禱頌之誠。指陳難既。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軍伏念自遠。羸屏。登易歲時。比猶伏於外邦。久棄捐於人事。雖嚮往之意。不暫頓忘。而參劾之勤。至於曠絕。敢謂曲致雅舊。尙記庸庸。賜勞問於華茂。致感勸於親筆。文如黼黻。加一字以為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以愷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敢濯牙心之至懇。具竿楨之常儀。少贖曠疏。親蒙開察。蓋天時之迭運。屬奉令之方行。伏惟開閣之初。俛審甚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鎮撫名城。暫屈承流之寄。旋歸宰路。若膺圖衛之求。更惟上為宗廟。善調寢饋。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軍啓。伏念竊仰高所至。馳思為深。熱勢之殊。屬書以進。枉遇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動甚。雖德心之大。遺名秋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願材資而安稱。其為佩服。曷勝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

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敵。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遠。用行及伏。惟遊時之順。養氣以恬。庶允與人之情。不違拙者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軍比者祇命守邦。泊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冒之餘。竊蒙才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册府。徒竊食於榮朝。茲假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為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宜於使指。故時利澤播在東南。藉甚休聲。洽於中外。願忝屬城之任。實諸德宇之依。尚阻奏承。但深欣忭。

福州回曾侍中狀

右軍伏念自遠。門閭。薦更時序。順茲艱拙。利在退藏。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禮。敢期容與。特賜誨存。獲承黼黻之獎。彌見松筠之操。其為感激。但切銘藏。屬凝道之在辰。惟燕開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素推人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效循以窮年。坐優游而進道。矧賦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於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禱至治。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彰與。禱頌之誠。不勝懇個。

移亳州同人賀狀

右軍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諸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數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絳封。曲垂獎錄。言為黼黻。飾隨質以為榮。操若松筠。處大塞而不變。其為感佩。曷盡指陳。惟海暑之方降。諒燕居之多適。更祈保攝。用行遷陞。

東府賀冬狀

右軍伏以氣助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為生民之著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工。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故敘彝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羣方砥官。次阻詣門闈。

西府賀冬狀

右軍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助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為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行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羣限此守。邦未緣為壽。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右軍。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願擬孤陋。易稱選擢。伏念羣幽。變蚤。材質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徒七州。沈沈迷於簿領。詎期簡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榮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邵鮑。可盡形容。懼莫副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慎。敢意香思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矧獎飾之論。匪但質緣。而借重。其為感幸。難既敷陳。

張孝先曰南豐久徙外州淡於進取及是加史館修撰專典國史時蓋已老矣故其言特悽愴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學啓明奉制恩進登詞掖讓讓任屬私藉兢慙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爲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論漚之寵甫專史筆遂蒙訓辭惟清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慮良用快顏未遑削牘之勤遽辱賜書之取其爲感佩曷游敷陳張孝先曰學非爲人心堅好古此南豐一生立腳處文之傳世而行遠豈偶然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七 曾文定公文

唐論

咸廢廢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蓋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餘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真盛於太宗宗之爲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與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庸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唐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

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幸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幸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茅鹿門曰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

張孝先曰唐太宗之治雖未及於古然三代以下言治者必以貞觀爲極盛由太宗有其志有其材而遂有其效也其論太宗爲政於天下著其所以得而又原其所以不及於古者炯炯如指上羅紋子固留心經世如此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蔬皮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蔬皮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爲合格先是泉州姜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尙有受饑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朕甚憐焉故立此制

張孝先曰子固嘗論佛氏之教無用而食民之食法止於今之爲者而不許復入則舊徒之盡也不日矣誠如開寶之詔則不特可以正人心而且可以足民食其益於世道豈淺鮮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排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獲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適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諭之爲淺故不爲也况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固可知矣適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諸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知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

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末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竹子之侍仲尼子曰復坐則坐云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者願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茅鹿門曰嚴緊而峻必因當時伊川爭坐講故有此議張孝先曰上半篇論講非師道謂其不待問而告則疑於強聒也後半篇論坐講不足以爲尊師之禮而不當以坐自請也其辨甚峻然觀其意有似乎激而過者夫必待問而後告苟不問則不告矣不問之時固多也因而不問而遂可以廢講乎坐而講不足爲尊師苟立而講其體不已衰乎以坐請者所以重道非自重也則講固未可廢而請坐講固亦未可議也南豐此論其殆有激而過者耶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別列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繼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不可以不明其至重至重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其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處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兄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也使其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其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者實相遠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繼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則亦當從所後者爲從所後者爲則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繼麻祖免者皆宜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疑其親也親非疑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祿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祿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過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

也願以尊祖之故而後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知乎人心而使之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也人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便於人後者之道也夫述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己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適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述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者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于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宜帝親宜曰悼親相以爲宜其於此見於經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有意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宜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敬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其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處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異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廢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

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言司馬遷為燕王告廟廟文稱昭昭告於皇考清惠孝悌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考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考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考於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考於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考其不可如何曰若漢高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帝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帝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十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備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以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願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兩難焉

茅鹿門曰引據最嚴密蓋以漢國之後故有此議

而名不可沒也子因此篇援據反復皆所以發明歐陽公之議也後竟詔稱漢王為親廷議紛然或之程子以為宜稱皇伯父漢國太王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則子因此議亦未為定論也當以程子之說為是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廢城郭壞廬舍百姓暴斃之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遺州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斃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於下無以救其患其求也亦有可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日二升幼者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斃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糧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賦賦尚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月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贖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

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備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常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暴而處之氣久蒸鬱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且養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圯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用者雜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盡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疆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為駭鼠竊弄鋤挺於草莽之中以打游徼之吏強者既竄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災秋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賦賦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糧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病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圯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用者雜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以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斃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得暇乎他為雖輸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彼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賦歛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之上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頌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弊來享疆內安輯里無警聲豈不通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蓋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

後謂之主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救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豈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窮爪宜及。府。潮。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同於糶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糧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薺。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已。茶。薺。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願吾之有司。能越拘。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茅鹿門曰。子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最分明。

張孝先曰。災荒之行。國家所不能免。故先王以荒政救民。貴講之豫。則民不至於餓殍流離。不幸而至於餓殍流離。尤在上之人。破常格而速救之。倘拘於有司之議。憚於倉廩之發。遷延時日。而死亡者已不忍言矣。讀子固此議。下爲百姓計。上爲公家計。大要存破去常法而速爲之賑救。深思遠慮。無微不至。真經濟有用之文。學者所當留心者也。

洪澤傳

洪澤。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款。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驕。又久不進。卒置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孳里中。人聞澤死。無不感恨。失之。予少與澤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澤死。乃聞有兄年七十餘。澤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澤至官。益口用俸。綴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澤既死。兄無子。致使人至麻城。撫其孳。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孳。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澤兄弟如此。無愧矣。澤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替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澤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茅鹿門曰。有深思。有法度。

張孝先曰。澤爲小官。得祿以奉兄。友愛如是。故生而人悅。死而人悲。世未有薄天性之愛。而能與人。有恩者也。南豐特爲傳。以風世。文愈簡質。而其愈可思焉。

曹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代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

知其有此者。以其善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忠。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誠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密。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意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非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議。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樂糾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者非歟。曰。焚者。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藥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其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藥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豈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茅鹿門曰。借魏鄭公以諷世之焚諫者之非。而議論甚出暢可誦。

張孝先曰。納諫乃盛德之事。太宗怒魏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蓋好名之心勝。所以不及古帝王之大公無我者在此也。南豐特表魏鄭公之賢。而並辨焚諫者之非。其文逶迤。曲到足以發人識見。而正其心術。非苟作者。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保。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群聞。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腹。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飄。颻。賦。賦。酸。酸。而。猶。疑。淚。汎。汎。而。莫。制。仰。高。處。於。一。觴。寡。斯。言。而。見。意。

張孝先曰。其文學人品。具見於尺幅中。

祭宋龍圖文

嗟乎。公道。公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懸釋疑。公爲著龜。公在太史。維僚與屬。正謬辯訛。公爲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

乘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節。況公行不絕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靖退之風。愈老而彌邵。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為友尚舊。比義親仁。追往烈而競逐。庸庸之能。然則而並。歸屬於儒官。晚委蛇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彌綸。何於儀而鶴峙。忽諷逝而星滯。公之喪者。客不絕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昏鍾之少與。獨綱緘而有素。淚淋漓而莫收。情切但而奚懇。嗚呼。唐季五君。史曠其錄。公竟亡而集。蓋勞勞而遠。歸至於帝宅。神州祖功宗德。成在筆削。其存方冊。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磨滅。豈得公之靈芒。纂錄哀而以此聊寓。於一版。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於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孟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修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乱。肆能自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此。則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賦輟後去。對游京師。今幸知政事。歐陽公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徵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蜀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賦輟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益法二卷。歲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在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隨故。願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賦為殿中丞。直史館。輟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子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壤中。而辭將刻之於家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為其文曰。嗚呼。允兮。邦之良氣。甚矣。兮。志則剛。固兮。古今兮。辨與亡。懿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噴扶桑。榮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離肺腑。自京師兮。泊幽燕。矧二子兮。與翔翔。唱林邑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颯。就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汗之陽。維自著兮。曠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嗚呼。允兮。庸何傷。茅鹿門曰。彼明允生乎。亦儘有生色可觀。

張孝先曰。蘇明允奮起西川。文章之傑也。而豐饒其為文處。即可以想像其為人。古人文字不溢美。一詞。而其人精神愈見。此類是也。

王君俞哀詞

京師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後輩公卿家。子有賓客親黨之助。略識文書章句。輒出與寒士較重輕。以此名稱多歸之。而主障縉者。因得與大位。君俞在京兆。門外不交人事。讀書慕知聖人微言大法之歸。孜孜忘晝夜。寒暑之變。其為辭章。可道。恥出較重輕。漠然自如。由此名與位未充也。慶歷元年。予入太學。始相識。節於家。居數月。相與講學。會余歸。遂別。常愛君俞氣貌端然。雖燕休未嘗慢。在衆中。胸胸或不知其為朝士也。至相與言天下士。白黑無所隱。其方且勇。亦少及也。太夫人素嚴。君俞怡怡奉子職。退事寡嫂。無間言。蓄妻子不。為家不問田宅。平居無變私流侈之好。以某年某月疾。遂不起。始承相。冀文穆公無主祀。拔君俞以託其後。君俞亦盡誠奉之。茲可以以不墜矣。今太夫人年高。而天啓君俞之命。是於君俞之心。不為大恨歟。夫為人如前之云。而不享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況重以相知。其悲甚可勝乎。作辭以泄其哀。且系曰。君俞姓王氏。諱黃亮。官至殿中丞。年二十六云。

維相其初兮。拔於宗。君而秀兮。乃立於宮。廟門有敬兮。祭祀以時。相不失託兮。君無墜。恭庭閣樂康兮。妻子不。又事寡嫂兮。端其服容。衆人勸勸兮。趨慕要津。我躬處方兮。不夸以從。詩書百家兮。其博而微。我講其疑兮。往趨於中。雖俗於心兮。不離其華。維友則信兮。其位未充。方期顯行兮。羽儀於世。孰尸變化兮。願界之因。勿程無端兮。莫取責辭。維君及知兮。哀憫余胸。老母無傷兮。少婦失依。賴有息子兮。可留其隆。嗚呼哀哉。予悲易勝。託辭於願兮。恨與天終。

張孝先曰。為其好學恬靜。處然世俗之外。而至性過人。尤不可及。此所以不能已於哀。而作辭以紓之也。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矯異世。耶。以子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敘焉。公其家子也。彼曰。公宋之楚丘人。大夫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行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論。事太宗。真宗。以質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開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自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某官。舉。復以友愛。能師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以上之名。一。守。一。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子。檢。隆名。極位。世世尚德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陰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丘稅。又監。衡州。酒。避知舒州。太湖縣。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留從之。復三年。乃

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顧棄勿採以感勸當世歸置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
 州州使轉運使不得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
 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搖浪中者蕞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
 務除苛去煩州之說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徒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為而
 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漢
 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
 氏葬成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成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成氏
 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成德德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成衰衰稱吳郡
 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主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成材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成氏之
 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
 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謬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謹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歷者獨不可稱數余甚
 異焉夫赴時趨利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
 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成宗自地出臨轅鹽官稱名貴傳郎家梁自祖琮遠世恬幽樹德術司徒郎中藝且賢應符紀公事
 魁輔倘南安得家規莊容慈解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張告幽室

張孝先曰本其世德以見守其業之恭發其官蹟以見施於事之厚一篇關鍵如是而文字若動鱗波
 全學太史公來

成元魯墓誌銘

成氏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
 先生附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爲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輪爲樞密直學士贈太
 尉有子恭謹倘倘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
 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
 十餘年矣成氏傳緒寢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讓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
 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
 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就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
 也無遠近親疏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尙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於建州崇安縣尉
 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爲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
 於官年三十有五妻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夢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
 死而元魯益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
 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

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附葬其從兄道道以狀來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
 哀納銘於墓

張孝先曰成氏家世已詳虞部誌內此只以元魯學行進而未止致其悲惋之感因其文而識其人元
 魯可謂得所託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八 王文公文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
 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
 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
 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詭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
 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
 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思在不知法度
 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
 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
 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
 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
 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
 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蓋天下之口

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業者。甚少。而不才苟備食祿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閭郡之閒。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符澤加於民。而史輒錄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愛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不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皆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皆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域。士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畝畝。言宜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芣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缺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發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

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非其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褻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辜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辜飲褻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背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職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願辱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言。而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諂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凶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惻。而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諸生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

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賦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備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神窮口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目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帥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藝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性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射禮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禮之禮也且曰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乘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皆學先王之道其行義皆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理亂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就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設願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待從之列食口稍兼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盈及三四千而已雖所養之給亦若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

唐宋八大家文鈔 卷十八 王文公文

三七三

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廉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賄賈以負資汗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皆毀廉恥以負資於世矣則其儉取容之意起而矜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進之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備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殺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刑極重而人之抵罪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豈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維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善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誦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特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蓋所以取人之道猶權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離家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因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結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

唐宋八大家文鈔 卷十八 王文公文

三七五

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思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序不教之以道。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敦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閒。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管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皆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弊。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管獎之以禮。晚節末路。往往懷而爲奸。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讓而諷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徒。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勢。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稱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此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屬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勦。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

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貧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閒巷之閒。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氏雖靡應。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行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閒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變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起。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清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基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越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乘禮義捐法嗣。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後果海內大擾。禍患不息。悉如所料。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察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帝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疆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憂。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道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就育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儂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去。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儂倖之時。其辦法立制。未嘗

不艱難也。以其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磨矣。惟其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慎慎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刑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虛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威。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也。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難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貊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當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言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倦倦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茅鹿門曰：荆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備物自用。大較與商榷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而反不如近世浮沈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

又曰：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鈎考部曲無一不貫。張孝先曰：介甫胸中。原將一代弊政看得爛熟。欲取先王法度來改易更革一番。其志其才。皆是不可一世。惜其所講求者。皆先王法度之迹。而本領則未之知也。程子曰：有圖難驕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介甫不知此意。而徒講求於法。又以堅僻之意見主張其間。其貽害不亦甚哉。此書臨

漢萬言。援據經術。操之則在掌握。放之則彌六合。誠千古第一奇傑文字。讀者要觀破介甫學術本領。則得之矣。按呂東萊曰：介甫變法之蘊。略見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本朝百年無非御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暮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盡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親馭將帥。訓齊士卒。外安內寧。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與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虐。寧屈己棄財於邊敵。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貴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謀。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遠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與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虐。寧屈己棄財於邊敵。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慕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貴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惡。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聞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議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素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及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吏。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墾於絲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難於披老。而未嘗申救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萃伍無賴之人。而未嘗以變五代

姑息禍廢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邊鄙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聖相繼。仰畏天。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茅鹿門曰。自本朝以下。節節議得的確。而荆公所欲為朝廷節節立法措注處。亦自可見。神廟所以伊傅周召任之信之。而惜也。荆公之志雖剛畫。而學問淵源則得之講習考覈者多。而非出於疏通博。大之發也。况其強復自用得之天授。而偏見所向。遂至於并其同心同志。稍稍隔絕。及其位高而勢危。寵專而氣銳。所以材佞之士得投閒以入。而平生所自喜者。反為左右所困。而國家亦多故矣。惜哉。

又曰。此篇極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脊。全在說仁廟處。可謂搏虎屠龍手。張孝先曰。仁宗宋之賢主也。百年無事。皆其寬仁恭儉之效。至於葉世因循不振。誠有如介甫所云者。但欲佐其君以大有為。而不進修德講學與賢去奸之說。其大旨僅在於富國強兵之術而已。宋朝百年無事。如人元氣尚完。然未免稍弱。介甫汲汲以理財為急。如庸醫妄投丹藥。而元氣為之剝喪矣。此篇條陳整頓可也。乃其所以結主知。即其所以禍人國者歟。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然後用。况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聽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賢不肖。著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才。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賢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明試以功。己以功。用人。惟己。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今在位乏人。上下齟齬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

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常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滑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舉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用人。不能用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堯舜者。固非堯舜。初能堯舜。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于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董黜之務。恐不足以乘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願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董黜之事。至於大體。雖有所及。則迫於日暮。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於發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為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為可。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為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茅鹿門曰。若今之經筵官。當亦準此。博訪考言。以為儲養公卿之選。

張孝先曰。館職所以儲公卿之材。必親考試。以實。既得實材。而又可因訪問。以知四方之事情。此法甚善。其後段云。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熟於聖心。以次奉行。則治道無由興起。此荆公所以欲自竭其懷於神宗者也。夫君臣遇合。千古所難。幸而得遇。亦親其所以自竭於君者。何為耳。士君子際居求志。尚慎所哉。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蔽行。必寔開乘。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

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倦倦，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茅鹿門曰：於亮陰初以聲色二字爲遠佞人之本，便是荆公得力的學問。

張孝先曰：荆公此篇極得格心之道。

上時政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罔門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安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知忽然已至也。蓋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兼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儉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祲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之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兼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暇服，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暇暇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擷，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茅鹿門曰：荆公劫主上之知處，往往入人主肺腑，細看自覺，與他人不同。

張孝先曰：語語欲人主以至誠惻怛之心詢考賢才，講求法度，隱然有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意，其以暇暇爲言，則又逆知衆論之不容，而預爲此言以先入之也。文鋒妙在不露。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容廣之日躋，願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弗想，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特舍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因其顯天之至懇，機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膺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方來。

茅鹿門曰：文有典理。

張孝先曰：流動自然，而懇惻之意見於行間。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九 王文公文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訓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者，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子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襟，如坐而跪，言起而舞，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子親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古之道，又善爲古文，子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己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燕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子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子，欲默安得而默也。

茅鹿門曰：兩相箴規，兩相知己之情可掬。

張孝先曰：聖人之道天下之公也，固不徇時，亦非執己，已然而然，便是荆公執拗語病，然其文鏗刻極矣。

繁昌縣學記

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為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廊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為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為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為古之所為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質。其不可以無傳也。

茅鹿門曰。論學處亦嚴確。

張孝先曰。文不滿幅。而古今廟學與廢離合之故。洞悉始末。其腕力高古無以過之矣。

蕪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序。國學之法。立乎其間。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致禮遺言之政。至於受成。獻賦。賦因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備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備逐。以勉其意。而除其惡。則十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虛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肯出於學。而學之士萃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千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蕪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與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質。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命。而蕪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

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命。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茅鹿門曰。子覽學記。曾王二公為最。非深於學不能記其學如此。

張孝先曰。前篇詳立學緣起。此則兼言立學本指。而寓規勸之意。更為有關係文字。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德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滿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慚。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困窮屈辱不足以悅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齋。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乘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茅鹿門曰。宋文之格。不入西漢。正在此。而宋人之所自以為得亦在此。

張孝先曰。主簿以君子名齋。必於窮困屈辱之况。意有未甚釋然者。故借位視德以勸之。古人立言。非如今之汨汨導諛。有文無題者也。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子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子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豈同哉。子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子。其大略欲相振。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子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聚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茅鹿門曰文嚴而格古。

張孝先曰略朋友別離之情而敘道義契合之雅使人讀之油然有感。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蓋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為奕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譽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茅鹿門曰荆公短文字體折有絕似太史公處。

張孝先曰孔子之道雖火於秦黃老於漢而其為天下萬世尊仰者則未嘗間斷也世譏太史公以孔老並稱然置孔子於世家置老子於列傳義例卻自分明此文又從而推勸其抵牾處孔子之道愈尊矣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拉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張孝先曰孟嘗君一段佳話被明眼者觀破真是不直一錢與孟子比富貴利達於播聞之乞同一例看世之赫奕動人者方自以為得意充其類吾不欲觀之矣

節度推官陳公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晝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為之下某州某縣某所之厚以葬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澁濁壘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茅鹿門曰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

張孝先曰只寫其好學之篤而惜其進而未止此人便自可傳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始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特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謂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百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何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其後兵部華穎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華州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竹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存肩以迪祖武厥難荒遺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茅鹿門曰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沈鬱之思

張孝先曰深父不合於時曾南豐嘗薦其文於歐公公亟稱之介甫志其墓以未及著書為恨所以致惜其人者深矣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子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行卒予得其所言浩浩乎其將深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進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子而死矣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諱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

唐宋八大家文鈔 卷十九 王文公文

嘉祐四年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顯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薄胡不多。天質爾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膏也推之。樂以不能。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於茲。

茅鹿門曰。通篇無事蹟。獨與虛景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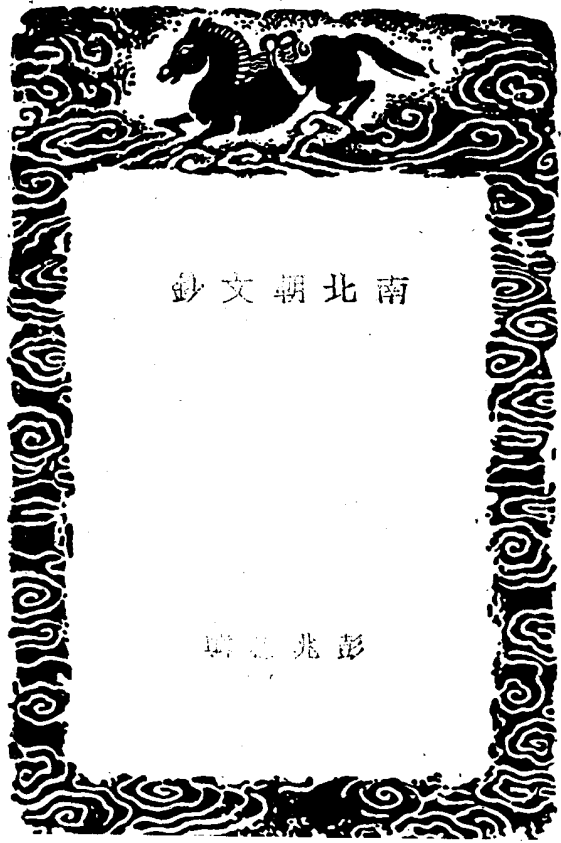
張孝先曰。以議論為志銘。而不及其事蹟。原是別體。中以揚雄與孔孟並稱。此擇焉不精之過。大抵諸子百家未及程朱辨正。往往如此。韓文公尚以孔墨並稱。況餘人乎。以此知程朱之功大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聞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咸世路之崎嶇。雖屯道因艱。駁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屢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願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頽水之涘。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感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嗚呼。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茅鹿門曰。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

序



夫詩崇正始。賦首麗則。凡厥文辭。貴求初軌。駢儷之製。何獨不然。元熙以前。體裁俯仰。未極神明。迨南北瓜分。自永初之元。迄開皇之季。中間世歷數禩。代挺雅材。摘藻敷華。珠容錦粲。登乎莫之尙已。有唐而降。厥風漸頹。流及天水。古意浸微。幾鄰俳俗。後之作者。欲探源珠海。取法椎輪。舍南北朝。其奚適哉。吾友彭子甘亭。少學沈博。絕麗之文。其持論也。甯塞澁以遠俗。勿軟滑以悖古。投跡高軌。棘不阿。間取有宋迄隋數朝文。博觀而慎擇之。除文選所已收。及庾徐不錄外。分體詮次。庶得百首。以爲學駢文者。制輪之寸轄。運關之尺樞。遠虞乎其操約而旨嚴也。嘉慶己未夏。聯齋金四。縱言及此。予因參校一過。并錄甘亭原引。授之陶氏。章莊有云。雖遺孳可惜。而備載斯難。是編也。聊以樹規植矩。使希雅音者。若射之有鵠焉。耳。苟謂攬翻剔毛。足翼選舉。則是輕塵足岳。而隊露深流也。即謂鴻律蟠采。道在于茲。則又以指測河而曰河盡也。嗚呼。偵矣。吳江徐達源山民氏序。

原引

六朝文爲偶語之左海。習駢儷而不胎息于此。庸音俗體。於古人固而存之之義何居焉。選樓以外。遺珠甚多。降自陳隋。不乏名製。暇時雜取南北史。文苑英華。藝文類聚。百三家集。四六法海。諸書擇其文之尤工者。斷自永初。迄於大業。彙爲一集。題曰南北朝文鈔。攻選體者。欲掩頹波而趨正軌。此編或藝俗之昌陽乎。至徐庾二集。固與選舉同揭日月而行。茲不復列。且仿選詩家不收李杜例也。嘉慶己未仲春上澣。襄東彭兆孫甘亭氏書於吳門寓齋。

南北朝文鈔目錄

卷上

- 與賊寇勅
- 梁武帝與謝朓勅
- 次建業詔
-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 與劉孝儀令
- 與湘東王令
- 答勸進墓下令
- 永嘉郡教
- 豫章王拜後教
- 上疏言表
- 上新定法律表
- 申飭選人表

南北朝文鈔 目錄

- 宋武帝
- 沈約
- 梁元帝
- 陳宣帝
- 梁武帝
- 陳文帝
- 梁元帝
- 邱遲
- 陸倕
- 蕭子良
- 孔稚圭
- 梁武帝

一

- 請徵補謝朓何所表
- 薦鮑幾表
- 為柳世隆讓封公表
- 為章雍州致仕表
- 經通天臺奏梁武帝表
-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 為陳六宮謝表
- 請開獻書表
- 為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 修竹彈芭蕉文
- 上北伐圖疏
- 議給廢書疏
- 謝隨王賜紫梨啓
- 謝隨王賜左傳啓
- 謝實地圖啓
- 為妾宏夜姝謝東宮贊合心花散啓
- 謝東宮贊園啓
- 謝晉安王賜宣城酒啓
- 謝東宮贊宅啓
- 謝東宮贊米啓
- 謝東宮贊古跡啓
- 謝歷日啓
- 謝費朱櫻啓
- 上魏書十志啓
- 答陸澄書
- 與從叔永書
- 登大雷岸與妹書
- 與尚書令王儉書
- 與荆州諮士劉虬書
- 與何所論止教書

南北朝文鈔 目錄

- 梁武帝
- 梁元帝
- 沈約
- 王僧孺
- 沈炯
- 沈炯
- 江總
- 牛宏
- 沈約
- 沈約
- 王融
- 王融
- 謝朓
- 謝朓
- 謝朓
- 梁元帝
- 張纘
- 劉孝儀
- 庾肩吾
- 庾肩吾
- 庾肩吾
- 庾肩吾
- 庾肩吾
- 魏收
- 王儉
- 張融
- 鮑照
- 張充
- 蕭子良
- 周顒

三

二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與何胤書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與蕭臨川書	答徐擒書	答張續謝示集書	答定襄侯餽臥簟書	答南平嗣王餽舞妓書	卷下	答蕭子雲上飛白寄屏風書	答新登侯和詩書	與湘東王論文集	答齊國餽雙馬書	與武陵王書	與蕭路議等書	與友論隱書	與陶隱居書	答庾仲書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北使還與永豐書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與宋玉山元思書	為衡山侯與蕭書	與齊事江總書	復王少保書	與徐陵薦方門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書	與陽休之書	南北朝文鈔 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武帝	昭太子	昭太子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江淹	元真人	陶宏景	任昉	劉峻	劉峻	何遜	陳后主	周宏讓	周宏讓	朱瑒	伏知道	釋寶觀	顧鶴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牛宏書	齊梁處士周宏讓書	遺崔暕書	答豫章王書	為侯景叛移梁朝文	報應問	問律自序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陶淵明集序	內典碑銘集林序	職貢圖序	全德志序	酒林序	昭明太子集序	詩品序	書品序	虎邱山序	河清頌	勞生論	併說	凌煙樓銘	藝隆法師誄	翟先生伯玉碑	招真館碑	天光寺碑	常山公主碑	敬明寺碑	大同哀詞	徵君何子竹先生墓誌銘	其文一百篇	南北朝文鈔 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孝籍	王褒	王暕	崔暕	魏收	何承天	張融	梁武帝	昭太子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劉孝綽	鍾嶸	庾肩吾	顧野王	鮑照	盧思道	吳均	鮑照	謝靈運	孔稚圭	簡文帝	陸倕	溫子昇	邢邵	簡文帝	簡文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頭萬人。莫爾此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待不屈。且獨往。同此湛足。便留釋
羅髮。夜出野登朝。必不以澗有懸壺。武末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頓首東路。望
兼立表。義軒遠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懸爾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愧。載結疑與
臆字。敬沖。莊之子。建武中。與何所並。微不至。梁武初。再徵。亦不至。道王果。致臂。臆謀于所。府給曰。與
王之世。安可久處。臆遂出。以此願失。衆望。然臆初。爲吳興太守。頗事聚斂。至以雞卵賦人。使終身不出。
亦惡得爲高隱耶。

源按梁武本記。天監元年。徵臆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此即徵臆之勅。後臆詣關自陳。詔授司
徒。尚書令。改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五年卒。諡曰靖孝。

次建業詔

元帝

夫爰始居。不廢先王之節。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旂旣息。關柝無警。去魯與曠。有感背分。過沛
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又清。四郊無警。宜從青蓋之典。言
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烟連舳。巴峽舟楫。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過征。九旂揚旆。拜
謁。建業。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宜力。

源按元帝即位江陵。將都建業。以宗懷黃羅漢所阻。不果行。此詔南史本紀不載。法海亦未收。於帝集
中錄出之。

南北朝文鈔卷上

清 袁東彭兆孫甘亭探讀

與臧讓勅

宋武帝

頃學尚廢弛。後進積業。衙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敬崇
文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盤。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
習寐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惟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宏之。

釋名云。勸飾也。漢制度曰。帝之下宮有四。一策書。二制書。三詔書。四勸勅。勸勅。謂唐以前帝王命
令。尙未稱勅。謂千字文勸員外郎勸字。乃梁字謬說也。源按南宋列傳。梁子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
兄也。晉太元中。始立國學。梁爲助。教頌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其弟。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發
親十餘載。居喪。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宋武帝義旆。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
轉鎮南參軍。高祖鎮京口時。與讓此書。後徵拜太常。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

梁武帝與謝朓勅

沈約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言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揚。所啟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
所宜宏。激賞。謝朓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嶺風

天監六年修前代墓詔

陳宣帝

梁室多故。既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祖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
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給玉葉。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
落邱山。變移陵谷。成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
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率修祖武。雖復旂服。猶行祀宋之邦。車駕巡遊。涉賻河洛之路。故喬
山之祀。廣德弗虧。福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成舊壙。士子故基。掩殖未周。權收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
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流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邱墓生哀。性靈共側者也。朕所以與言。永日
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家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
朕意焉。

源按有陳受禪。及世祖高宗之世。詔策俱徐陵草之。此詔載在世祖文帝本紀。當亦出其手。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源按有陳受禪。及世祖高宗之世。詔策俱徐陵草之。此詔載在世祖文帝本紀。當亦出其手。

賢從中庶。奄至須臾。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潤滑。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球為心。辭章博瞻。元黃成采。既以鳴謙。性又謙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舊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既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遑門下。已逾五載。同儕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實。東江獨步。世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運翻書記。及泰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偶舟乍動。朱發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遺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風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寶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願故人。時相維偶。而此子澹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脾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惆悵。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檢揚吹歎。使得勇其才用。今者為銘。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耳。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晉安王為太子。除中庶子。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悼惜之。因與遵從兄孝儀令。 遵按駢體至梁。而極盛簡文諸製。尤美不勝收。茲編意取簡嚴。若上昭明集表。及元圃講頌。竹扇。賜差。諸啓。概從劉愛。猶之劉峻不錄山棲志。盧思道不錄甘露表。略舉一二。他可類推。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威明昨宵奄復。孤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逾上。神風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深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際。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王規字威明。劉子謂中庶子遵也。世說新語。以簡文為昭明書記。洞證以遵為孝陵。俱誤。 源按王規傳具載此令。神風標映。本傳作神峰標映。 答勸進羣下令 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纏萃。市開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封豨。長蛇即斃。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候景項藉也。趙棟股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風之徒。既開來議。羣公卿士。其論孤之志無忽。

大寶二年。太宗崩。王僧辯累表勸即尊位。世祖答議。 永嘉郡教 邱遲 貴郡控帶山海。利策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曠背拘牛。屢空於飲。積麻治絲。無聞於蠶。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遊遊鄙里。醜醜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懸仲府。而

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腹遂之移風。 運字希範。烏程人。靈祐子也。武帝踐祚。出為永嘉郡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料。帝愛其才。疑其奏。 豫章王拜後赦教 陸倕 夫議獄緩死。著在令。疑罪惟輕。開諸雅語。是以虞經憫隱。流涕多決。鍾意垂仁。哀若寒送。吾以盧海。夙類龍章。光宅襟袖。奄有全粵。非有沛獻於殿。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宏澤。遵彼下車。皆茲解網。

按倕。齊梁間人。本傳不載為豫章官屬。齊豫章王嶷。嘗為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帝因其病。為之大赦。疑此時作也。 源按史。倕字佐公。吳郡吳人。父慧曉。字叔明。齊高帝輔政。除尚書殿中郎。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薦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甚加恩禮。子三俊。任倕。皆能文。時人謂之三陸。慧曉授兗州。三子。依次作讓表。辭並雅麗。此文當亦慧曉令其代作。僅少好學。於宅內起兩茅屋。屏絕來往。晝夜讀書。如此數載。年十七。補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辟為議曹從事參軍。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後仕梁。遷太常卿。

上讓官表 趙子良 前臺使督通。切調復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踴。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動輒或貪險。囑囑。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今朱鏡裁完。鉞業徵具。願防左右。叱咤自專。擅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過津津。恐喝得郵。郵破開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阿盛行。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景。便飛下殿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阿驅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槍。便振刺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通。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向方寄。繁東治。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途深。衣敗力。說致繁疑。值今夕酒。諸肉。飲即許附申。教格。明日禮經。貨薄。便復不入恩科。僅黃微關。兼肆肆情。風塵毀謗。隨然而發。及其狹。蒜轉。積。業漸盈。遠則分。獨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懸緩。回刺。言。豈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雖此每。實非復。近歲。忠謂。凡諸。檢。課。宜。停。道。使。密。幾。州。郡。則。指。賜。勅。遣。外。鎮。宰。明。下。滌。源。既。各。奉。別。旨。人。說。自。禮。雖。復。臺。使。益。湊。會。取。正。尉。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閭。閻。貽。少。為。欺。猜。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連。上。網。偏。覺。非。才。但。除。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遠。科。坐。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克。擬。千。緒。三。坊。穿。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道。一。部。職。散。人。傾。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同。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是。不。少。兼。折。茲。誠。竊。遠。近。暫。安。

源按。倕使之害。振古如斯。唐宋以來。厥風益甚。讀此及建封傳中宮市諸弊。輒為三嘆。

源按南宋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選送途道遠使自此公役勞擾齊太祖親族子良乃上此表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封竟陵王少有清尚禮才下士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良敬信尤篤武帝不豫遣詔使子良為太傅輔太子孫西昌侯為侍中尚書令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西昌侯總理朝政武帝遺詔曰事無大小悉與雲英參懷子良所志也隆昌元年薨年僅三十有五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多勸戒語

上新定法律表

孔稚圭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實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臨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經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統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救臣與公卿入坐其刑注律謹奉聖旨諸密司徒臣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入座裁正大司馬臣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彼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宜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聘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聘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而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誠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川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誤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或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緣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尊齒猶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酷吞刻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與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灑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帝文惠續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蘇空勤水蘆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嗤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官流班習胥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開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成選其能已長並擢其術則舉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枝枯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於刑網御延奉調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陸所奏釋允者宜寫律上國學並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源按此參議王植所定律章當時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故德璋此文亦言言憐憫

梁武帝

臣聞以言取士士節其言以行取人入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騁成俗媒孽夸利盡難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轅轅豈直暴蓋驚冠不避寒暑遂乃瑣屣杖策風雨必至良由舉聖里

九

還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道之管庫加以山河梁舉關與微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諱隱說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遂遭寵擢基木已拱方被徵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冒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搆獎成禮說謂自今選官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屋梁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武吏求之愚憤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隸而見抑四窮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富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宏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謬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與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質皆童籍已踰立洋穢名教於斯為甚臣總司內外爰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弊倫自修憲章惟允

源按齊書和帝二年詔云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梁武時封相國梁公因上此表

武帝

請徵補謝何府表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謝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府羽儀世肖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官情賓客簡薄奉卿罕預爵級未幾而風塵播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觀亂萌覺質之如初知胎脈之無寄拂衣東山沙絕塵軌離解組昌運實避管時家膺鼎食而甘茲稼艾世嬰青紫而安此懸躬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效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動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為恥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待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實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庭

源按梁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徵謝何府為軍諮祭酒應加後將軍並不起片字子季處江濶

元帝

薦鮑幾表

臣聞思皇多士仄陋所以明啟時咨熙載覺俊所以竝作斯固殷殷初基拾龍淵之寶虞嗣始構獻鳳管之玉旌蕭出魯寶鼎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八風登明六合叶龜登夢之客日貫於丘園章敬投釣之臣相望於魏闕故以物無遺賢矣振發有充庭之願白駒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謹愧知才識職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見鮑幾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嫻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宏深安貧專靜解巾入仕三

一一

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幸東邑。實有二得之風。近處南嶽。欲得兩輪之則。伏按天殿。已常備在。脫蒙顯居。局登以消。將齊毛珣古人之服。皆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隈收州。陳顯覆之好禮。徐靖爲郡。萬哀換之節。相範驅傳。先舉管前。朱則剖符。亦稱直臣。才非往哲。誠愧前修。輕塵聽覽。伏待斧鉞。源按幾字。元東海人。元帝爲湘東王時。幾爲諸議參軍。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臣聞懸旌玉璽。武師尙勳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從。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宣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沈未難。負戶非切。及顯溫靖之節。懼結尊慈之懷。累葉鳴。舉門備備。臣事適君。親理非外。獎賞朝議。謙謝。幸略遐震。奔鮪外。劇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搢幼。重出幽塔。還軸歸駟。再踐鄉路。豈可責國。背以邀其功。因家勳而擬其報。遂使甘肅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彼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世隆。元景之弟子。以破沈攸之功。封貞陽侯。齊高帝踐祚。進爵爲公。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有舊。建康平。引爲驍騎司馬。禪代之事。約首贊之。帝即位。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嘗夢齊和帝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事不由己。帝聞。數譴責之。約懼而卒。有司請諡。文帝曰。懷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

源按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三千卷。少立功名。晚喜清談。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善卜。能前知。卒諡忠武。

爲章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旂旗。受朕推說。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况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輻。載積。基薄墻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益。漏迫鐘鳴。高春之秋。一料。不周之風。忽至。齒夕陰。候無幾。權辭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深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倘惟蓋未親。東岳稍駐。擊鼓鼓腹。其賜猶多。

源按章。字仲榮。武帝即位。封都梁子。天監中。爲雍州刺史。史稱其嚴而善職。有章虎之口。嘗崇信釋氏之代。獨不與衆俯仰。天監十五年。表致仕。優詔不許。名將中。賢於有唐郭國矣。

源按。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事繼母以孝聞。仕梁。累著軍功。進爵爲侯。歷官所得。皆散之親故。卒諡曰。無獨物。我欲遺子孫。而在是。尋內擢。兼御史中丞。借端幼時。其母縞紗布。借端以入市。道遇中丞。縞紗縹迫溝中。及是日拜授。引縞清道。悲感不已。普通三年卒。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臣聞橋山峯。掩鼎湖之窟。可祠有魯。遠荒大庭之跡。無派。伏惟陛下。降德嶺南。竊靈壘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於海浦。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沙河。指柏梁而高冥。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扇上仙。

道窮寢。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盤。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其原田而靡。應別風餘址。帶陵阜而茫茫。舞旅。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厥助東歸。驅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宮。竊有熱心。黍稷非馨。敢望微。願但雀之帶。空情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俯仰荆湘。伏增悽愴。

炯字初明。荆州府。爲西魏所虜。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恐以文見留。有所作。輒秘不傳。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夜夢至宮禁。兵衛甚嚴。便以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情。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果與王克等並獲東歸。庚信王。夜惜而不道。

源按陳。字初明。荆州府。爲西魏所虜。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恐以文見留。有所作。輒秘不傳。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夜夢至宮禁。兵衛甚嚴。便以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情。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果與王克等並獲東歸。庚信王。夜惜而不道。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繁長驕位。赤縣無主。百靈發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式歌且誦。趨赴唐郊。猶懼陛下。俯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懷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尙杜耿純之勸。捨牧羶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衛之稱。蓋由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期則帝擊之。季千。年且暮。可不。斯庭。困。鍾鼎。滄海。腐敗。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益子。魏晉託。蓋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川。執。光。展。其。行。爲。計。運。問。正。則。見。其。而。作。斷。可。議。矣。匪。待。善。也。日。者。公。卿。失。以。禍。國。極。難。荆。楚。寇。盜。巨。起。率。戎。伐。頭。無。處。不。然。勸。明。誅。管。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衡。悲。涼。州。義。徒。東。望。殞。節。懷。慄。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背。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展。帷。決。勝。千。里。擊。響。之。鼓。而。建。翠。華。之。旗。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斷。斬。其。鯨。既。既。章。大。戮。何。校。滅。耳。莫。匪。茲。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樹。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誥。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寧。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秦。伯。之。辭。國。有。其。臣。謀。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助。軍。政。不。戒。而。備。飛。龍。巨。艦。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備。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衝。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誠。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報。石。趙。而。求。斬。斬。姚。秦。而。取。鑄。修。掃。壘。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即。遣。蕭。顏。之。軍。光。武。登。極。既。既。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感。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懷。懼。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源按初明。勸進三表。皆工。茲選其一。已足與孝穆相。之新矣。

源按炯。吳興武康人。侯景將宋子仙。據吳興。召炯。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欲斬之。尋獲免。及子仙。

爲王僧辨所敗於軍中購得之自是羽撤軍書皆出其手簡文選書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
辨令燭製表前後凡三上俱載元帝本紀奉近宗廟句近史作迎

爲陳六宮謝表

鶴駕晨啓雀飲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桂香飄蕙殿婉媚點粉無情拂鏡愁榮巧黛息意臨窗
妾聞漢水贈珠人聞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
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燈假寐夜夜之文宵披陳載

江總

陳按總持歷仕梁陳及爲令僕日導後主宴遊與陳暄孔範王琰等同爲狎客以至於亡乃其自序云
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詭詐作威屢被摧躓夷言跂行徒爲史籍所曠耳至若漢采葩流則固豈詩宮體
之祖也

請開獻書表

牛宏

經籍所興由來尙矣爰垂鑒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道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
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官舜其大智尙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
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
周德既衰彩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
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亂政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
墳籍掃地盡書本既先亡從而類覆臣以圖諫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歟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
弊教尙儒術建禮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崖往往聞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職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
孝成之世亡逸尙多遺漏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謹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
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
並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闕蓋石室鴻都東觀祕閣填委更
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掃席皆取爲帷蓋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周京大亂一時燔燹此
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
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籍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
已多得恢宏正道調範當世周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
寇竊說興因河城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
子史纒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借爲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
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劉氏七略撰爲七志
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徒兵火其文德殿內書
史宛然猶存遺籍雖有江陵遺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
圖書因斯盡萃於齊及周師入鄴轉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種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愛自幽方

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益萬卷高氏
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斿方
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雖千載數遭五厄與集之期屬曆聖世伏惟陛
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倫攸數其間雖窮王遜起而世難未夷欲崇
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適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
圖書尙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疑與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
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裁籍須令大備
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倖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
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開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謹按李諤革文華書未足起衰適形飢饉故會彼取此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沈約

臣以乘屏幼無秀業依天日照藉海濶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開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
六條宜風萬里懷懸起懼載盜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途乃徙旆淮陽遷金濟服朱驢出邸青組臨
方瞻惟觀龍俯仰無厝
王志堅曰此等文本無大異但以秀潤勝人後人雖極力求勝而不可得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渭川長象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變夷蕩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蕪蕪之良圖未有益苗害稼不
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葦宿漸雲露荏苒歲月報本益壽垂蔭含文階綠龍澗鈴銜百卉而與
奪爭賞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籍籍非復一途猶謂愛惜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
茲西階澤蘭葦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數祀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平輿欒雲秦樓開
照乾光宏普罔幽不闕而甘蕉攢覆布影獨見鄧蔽雖處葦間遂同幽介臣謂備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
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制同欵既有證據光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醜
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之心蓋關葵藿傾陽之誠懇藉度會格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
聲竊冀遠使言樹之草亡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蕪蕪草安
用請以見事徒損葉斥出蓋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上北伐圖疏

王融

謹按此文雖近律譜然較諸賦賦豈尙稱雅令後世毛穎雜文諸傳實於此濫觴
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威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齒勇烈之士足貴應躡錄以
增思擊植生民厭詳既編降及與運維道有微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背腹既稱天乙知丑

方之富。皮骨已列。帝劉湖四海之符。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與地之圖。乃席捲之庸。是立伏惟。陛下躬神靈。聖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曜。元綱於極。絕反至道。於渙。可謂區宇儀刑。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道逢。生此嘉運。暨欣時。自辛庚年。而識用昏。經術疎淺。將適且。豈敢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實片言之或。於一物之失。時。滿拂。崇。著飾。拔足草。躬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策。樂陳。涓埃。竊習。戰陳。攻守之術。農桑。收。之。書。申商。韓。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關。俯。對。青。蒲。請。開。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宴。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靺。鞨。舞。南。辨。傳。歌。光。焚。嶺。山。秦。屠。越。海。舌。象。既。委。體。之。勤。翰。譯。厭。瞻。巡。之。數。因。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塞。爾。種。狄。放。警。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滄。故。京。之。爽。燈。變。傷。邑。而。荒。涼。息。反。玷。之。儲。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民。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降。虜。可。弗。勞。弦。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戈。先。邁。式。道。中。原。滄。海。之。恆。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勳。封。倍。宗。成。五。登。三。追。蹤。七。百。神。蕭。營。萬。國。具。僚。瓊。弁。星。離。玉。帛。雲。集。三。燭。於。闕。席。聆。萬。歲。之。正。聲。豈。不。盛。哉。豈。不。越。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進。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付。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宏。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王 啟
魏按舉世倫安江左。備朝此表。尚有封狼居背意。雖其言未必克踐。固足振元嘉以來。與師廟廢之風矣。史臣以終軍賈誼比之。非過獎也。

源按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因上此疏。會已畢矣。句會史作會勳封倍宗勳當作勳。

奉使不專漢人。必以匈奴備諸說。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成。師保則后族。獨晉國。雖錄則邦姓。直勒馮侯。台鼎則邱碩。荀。仁。端。執。政。則目。凌。錯。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粲。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向。奴。以。能。騎。為。惟。牀。馳。射。為。陳。糧。寇。方。帽。則。兜。沙。陵。雪。服。左。袵。則。風。隴。鳥。近。若。衣。以。朱。蒙。滅。之。元。冕。節。其。撰。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澗。婆。娑。縱。辯。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驛。禽。之。歎。息。鄧。唇。於。桑。城。別。釀。乳。於。冀。俗。聽。韶。雅。如。雙。鴨。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復。灰。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篋。者。比。鏃。部。落。爭。於。下。會。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下。莊。之。勢。必。也。且。棘。實。萬。庚。晉。幽。彌。盛。大。鍾。出。得。宿。氏。以。亡。帝。路。遠。乎。無。思。不。服。變。光。幸。倍。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葛。茲。復。寧。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竊。於。理。有。愆。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救。施行。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 眺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滋。豈徒真定歸美。大谷甄滋。將恐帝臺妙案。安期靈漿。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羅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傳。於今何答。

源按隨王名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能文。以才貌為人所傳。賦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在隨邸流連。不捨日夕。累遷至尚書吏部郎。被議。死於獄。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 眺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勅挾冊。慈賜下帷。眺未睹山簡。早帶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變其蒙心。家藏賜書。寶金道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誦知厚。

謝勸實地圖啓

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替代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惟畫古賢。僞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混。說。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何。河。源。戶。庭。不。出。豈。問。千。秋。自。識。鳥。丸。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源按唐呂衡州集。有唐李該地志圖序。以為乾象坤勢。炳焉可觀。始以此啓所書。同為括地諸書之嚆矢。而唐藝文志已不載其書。惜哉。

為妾宏夜妹謝東宮賀合心花紋啓

元 帝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自能歌舞。夜妹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澹浦。借識九籥。未有仍代傳敘。

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康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惠。有志當康。無期投閣。

張 續

謝東宮賀國啓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情存魏闕。至於一邱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遊喧塵。傍山臨流。而郊負郭。依林結宇。應桃李之夏陰。對鏡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主繼陸海。賦說一金。涇渭土。資。豪傑所說。徒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收刺之當。此固左帶平湖。修陵千頃。右臨長薄。清。源百仞。前逼通陌。朝夕爽坦之容。後望鍾阜。表裏烟霞之氣。每厭春迎。及華卉競發。背林向冬。雲物澄。窺。暇。戶。不。異。登。臨。升。降。階。揖。已。窮。懸。覽。舟。楫。所。屆。異。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登。山。澤。不。能。喻。其。美。元。帝。皆。收。之。以。歸。室。之。尉。還。其。家。

源按范陽方城人。負才任氣。與吳規頗有才學。為邵陵王綸禮遇。綴於綸席。見規。忽舉杯曰。吳規。此酒。庶。汝。得。陪。今。宴。規。起。還。家。其。子。翁。臨。聞。之。氣。結。便。卒。規。恨。續。痛。子。憤。哭。致。羽。妻。翌。日。亦。亡。時。人。謂。張。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不。得。令。終。宜。矣。

劉孝儀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歲暮不聊。在陰。即。惟。斯。二。運。離。羣。一。時。少。府。關。機。其。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或。值。餅。餌。椒。芳。盃。開。玉。液。漢。漢。莫。過。成。杯。未。逢。方。平。而。通。仙。漢。和。而。廣。賦。仰。憑。殊。使。申。私。欲。未。制。羣。已。觀。翰。岸。傾。耳。求。書。不。聞。靈。靈。神。書。既。豐。豐。山。高。意。疾。消。於。斯。已。驗。遠。榮。忽。臨。即。事。不。欺。臨。前。之。中。猶。知。刻。銘。

庚肩吾

源按簡文為晉安王時。出鎮襄陽。引孝儀為安北功曹。史。孝儀幼孤。與其兄。孝綽。相勸勵。學。並。工。文。為。人。寬。厚。尤。敏。內。行。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甚。謹。家。中。巨。細。必。先。咨。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甚。稱。之。

謝東宮賜宅啓
肩吾居異道。才非巷北。流寓建康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險。陰。里。號。乘。軒。巷。轉。廣。門。容。德。蓋。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街。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室。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思。

肩吾字慎之。為南齊學士之一。

源按梁書肩吾又字子慎。新野人。簡文為太子時。引為東宮通事舍人。開文德省。置學士。與其子信。東。海。徐。擒。父。子。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宏。東。海。鮑。至。等。皆。充。其。選。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後。歷。江。州。刺史。義陽太守。封武康侯。

謝東宮賀米啓
庚肩吾

源水鳴。香。聞。七。里。瓊。山。合。韻。租。歸。十。縣。某。人。懸。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運。更。繁。空。散。家。承。之。律。成。珠。委。地。事。重。蓬。仙。遊。玉。為。種。珍。墮。入。地。離。復。激。水。滄。流。不。待。豎。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請。文。學。之。賞。

南北朝文鈔 卷上

謝東宮賀古跡啓
竊以仙巖遺傳。入擬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盛。石書乍附。廚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芳氣。之巧。未。損。松。船。鶴。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此。海。之。瀛。還。代。西。河。之。簡。

庚肩吾

謝歷日啓
凌渠所奏。茲。既。既。符。郭。平。之。首。鑄。鍊。皆。合。登。臺。視。期。諸。寶。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開。春。留。未。覽。驚。終。便。傷。多。及。律。制。厚。濕。比。日。為。年。

源按齊東野語。載日歷隱隱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此雖怪語。婦稚皆知。實乃脫胎此文。卷始篇終四語也。

謝齊朱櫻啓
庚肩吾

成。盡。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弄。復。粘。蟬。之。樹。與。合。浦。之。歸。來。疑。藏。朱。質。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上魏書十志啓

魏 收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登。冠。時。特。秀。憲。章。前。詰。載。勳。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述。可。得。而。聞。叔。陵。崩。後。列。朝。統。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編。遠。固。裝。重。關。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與。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治。假。復。事。播。四。夷。盜。禍。開。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難。稽。成。乖。實。錄。自。永。嘉。喪。祀。中。原。清。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列。有。天。下。跨。際。前。輩。顧。未。克。謀。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神。奉。天。屈。已。屬。盼。百。息。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推。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奉。明。詔。刊。著。魏。籍。繼。紀。次。傳。備。開。天。目。竊。謂。志。之。為。用。網。羅。遠。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撰。著。搜。羅。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籍。之。後。一。統。天。人。之。迹。福。心。未。賦。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獨。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合。卷。論。殊。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乘。筆。迄。無。可。採。塵。黷。旋。覽。墮。深。冰。谷。謹。啓。

源按史例井然。殊未可以積少之。

答陸澄書

王 儉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殺。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廢。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賢。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若。顏。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甚。謂。可。安。仍。舊。立。置。

源按宰相通經術。明典禮。自漢代章句而外。如仲寶者鮮矣。此書與經義問答諸作。俱六朝僅見之文。

源按澄字彥淵。吳郡人。永明時。國學置博士。王。儉。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陸。氏。殺。梁。鄭。元。孝。經。澄。以。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作。書。與。王。儉。論。之。儉。因。答。書。儉。字。仲。寶。瑛。邪。臨。沂。人。梁。簡。帝。南。侯。幼。有。神。彩。專。

心篤學。手不釋卷。尚陽漢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至尚書僕射。嘗嗜欲。惟以經國為務。車馬樸素。家無遺財。長於禮學。講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以自喻也。年三十八卒。諡曰文憲。

與從叔永壽

張融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草帶。弱年所安。蠶食蠶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棟梁叢修。女贊既長。束身禽鳥。男禮已備。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者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郡亦不得。亦可復求丞。

源按一乞祿書耳。而鄙夷不屑之態自在。史稱其風止詭越。信然。

源按永字景雲。於宋後廢帝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尋以兵潰發病卒。融字思光。吳郡吳人。本傳載與從叔征北將軍永壽。此書當作於元徽二年也。又按融先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為封嶽令。後還京師。舉秀才。對策中第。為尚書殿中郎。不就。為儀曹郎。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尋兼掌廚。正。自表解職。為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皆在元徽之前。所謂十年七仕。具見於此。昔者三吳一丞。史作昔者三吳一丞。雖屢舛錯。屢嘗作尉。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涼浩汗。山溪狼至。渡沂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是飯。結有水宿。厭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登登千里。日躡十長。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遺神清渚。流瀟方曠。東顧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齒飲參。差代雄。凌跨長隨。前後相屬。帶天有匪。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隴。亡端靡際。秦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聳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豚通連。葦蒿攸積。蘆葦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號噪驚駭。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極。創古迄今。舳舻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其歷江湖。峰與長浪連。接上常積雲。巖離錦綉。若華夕曛。巖浮氣通。傳明散練。赫似絳天。左右青嶺。表裏紫雲。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鄉。鎮控瀟湘者也。若溇澗所積。深壑所射。鼓怒之所。懸壑湧瀉之所。宕澗則上窮於浦。下至瑤州。南薄瀛洲。北極雷澤。創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漉日。吞吐百川。寫瀉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瀟湘。草朱旌。洪漣隨。散放澳長。驚電透箭疾。窮遠崩聚。坻飛嶺覆。回法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為之。摧碎。碎岸為之。懸密。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慙魄會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雀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湧弄翻。夕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覺。不可

說也。風吹雷電。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遠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謹。勿我為念。恐欲知之。聊嘗所觀。願塗草履。辭意不周。

明遠妹名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明遠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晉有大雷成。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書。無過雷池一步。即此。

源按古秀在骨。士龍答車茂安書。吳均與朱元思書。均不逮也。能彷彿其造句者。水經注而外。惟柳州小記近之。

源按結荷水宿。一作荷衣水宿。創長埤短。埤一作埤。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瑣瑋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稍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錄探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紜。百年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遠金石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挂罾。帶之高。河南降。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遊。介然之志。峭聳巖崖。雖乎之情。峯橫海岸。影耀天關。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懸衣冠之秀。所以積跡江皋。徜徉隴畔。實由氣岸疎。情淡對。獨憐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岸。每迴於斯世。故君山直上。登歷於當年。叔陽靈。舉。輕。平。下。充所以長。舉。於。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噉。歌。於。川。澤。之。間。風。詠。於。澗。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儻。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日。壯。海。蓬。天。竦。石。崩。尋。分。危。落。切。挂。關。綺。羅。難。於。山。陰。松。柏。森。幽。相。讓。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乃。乘。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幽。遠。誰。來。灼。灼。文。談。空。能。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驟。略。舉。諸。機。持。此。片。言。輕。狂。高。聽。丈。人。康。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情。之。歲。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產。望。冠。蓋。而。長。懷。新。山。之。侯。佇。衣。車。而。登。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昂。際。而。逢。迎。弱。鷲。輕。煙。乍。林。端。而。卷。霧。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為。貴。充。昆。西。之。百。姓。倍。表。之。一。民。蠶。而。衣。且。食。不。能。事。王。侯。竟。知。己。造。時。人。勝。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禋。肆。上。之。容。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疊阻。書罷莫因。備述樵者。安塵執事。

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游。緒嘗歸至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放縱脫羆。拜于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歷向。書殿中郎。時尚書令王儉。方聚親賓。充殺巾葛帳。言論放逸。至便求酒。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懼與儉書云。儉以書示緒。緒杖之百。御史中丞到搗奏免官。久之為司徒諮議參軍。遷

義興太守為政清靜... 登臺講說... 源按此書與同之本頗多... 玉沒於訪珪之辰... 與荆州隱士劉虬書

與荆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王獨登年... 比屋可封... 澆漓代... 屬羊顧馬... 其輕重... 而通駕... 同修高情... 豈能鳳舉... 於困受... 家竹禮... 以招往... 每談其... 之道哉... 源按南齊書... 答謝精信... 圖子博士... 與何所論... 夫人所以... 膳羞乃... 靜封... 終身... 宜慈... 支刺... 一往... 念夫人... 蕭子良

與何所論止殺書... 夫人所以... 膳羞乃... 靜封... 終身... 宜慈... 支刺... 一往... 念夫人... 蕭子良

之一啓... 此書... 源按... 秋末... 年遂... 沈流... 素聊... 倫不...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梁武帝

又省別... 則書... 純肉... 勢... 有... 古... 舊... 貽... 非... 孫... 與何所論... 國公道... 夢... 適... 乎... 經... 多... 孫... 海... 答湘東王... 昭明太子

與何所論... 國公道... 夢... 適... 乎... 經... 多... 孫... 海... 答湘東王...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仲紙閱覽無暇雖事涉烏有與異等倫而清新卓爾殊為佳作夫文
 典則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遑耳觀汝諸文
 殊與意會至於此皆彌見其美遠兼遠古傍樂與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亦好斯文迄茲無倦誠經之
 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閣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甯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具物韶麗樹花
 凝鸞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照游藉芳草而眺閣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倍
 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夜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多雪千里親紛繁而與詠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
 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職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與
 同漳川之賞漢舟元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嚴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登勳嘉肴益
 俎醴醞既隱繼之以明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
 年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精覈亦仍足觀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遺送
 也某啓

太子嘗使劉孝綽撰錄文集為十卷附經籍志云古今詩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

孫按姚察書本傳稱太子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語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
 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與隋志所載小異當以姚書及南史為準

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河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
 之慮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制符千里但黑水初流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
 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虜而結歡望桂席而寄符若使安農書疏脫還郡下
 河南口占僮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苔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瀾
 敬賜光彩

源按梁書陶陵蕭子雲本傳以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為臨川內史簡文
 此書疑是贈別子雲之作

簡文帝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豎撫之務竟不能馴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禱聖政
 以此愆愆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吏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
 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閒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璽羅前黃金在握泥營栗
 斯容與自慰亦復藉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源按昭明稱帝所作謂首尾裁淨似指此稱文而言

源按摘字士秀一字士績東海郡人博覽經史屬文好變易舊格為晉安王諮議王總戎北伐以摘兼
 南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出其手及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後侯景攻

昭臺城簡文嗣位被閉摘不獲朝謁感氣憤卒諡曰貞

簡文帝

網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麟鳳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
 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
 轉蕙承風秋雨且晴簪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驪仙伊昔三邊
 久留四戰胡塞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鳩笛遙聽寒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
 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定襄侯餽臥簾書

簡文帝

寫簾多品篋篋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聯素若展沾於湖水三伏餘炎
 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窗

源按定襄侯名稚字敬讓南平元襄王偉子少有令譽為皇太子愛賞

簡文帝

灑龍之木文麗飾壇淮南之葉繁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笄綺爛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湖
 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疑之非妙

源按南平國王名恪字敬則宏雅有風則姿容端麗少年即出為雍州刺史未聞庶事悉委羣下百姓

每通一詞必數處檢鏡方得達時有江仲舉蔡邕王臺卿廣仲雍四人俱被禮接民間歌曰江千萬蔡
 五百王新車康大宅遂達武帝帝為親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召還帝以民間歌問之恪大慚不敢出
 一語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源按新設侯名。字文明。始與忠武王儋子。聽能文。特被東宮友愛。常預密宴。歷官至給事黃門郎。廣州刺史。卒諡曰寬。

與湘東王論文書

簡文帝

吾輩亦無所遊。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開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既學浮疎。爭爲闕緩。元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開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尋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途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持。惟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子。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詳。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粕。裴氏乃是良史之子。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表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實不宜摹。故胸臆斷之。似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遂卻步於耶耶。入庖忘臭。效尤致既。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得。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噴。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鑄銖核量。文質有異。心終愧斯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擊履之人。望蠻鄉而嘆身。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曳。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於近世。謝沈沈約之時。任訪蓬蓬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其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雖黃有別。使夫懷風知慙。濫字自恥。譬斯衰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慕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庾徐父子。轉拘聲韻。彌爲麗蕪。簡文論及之。此依梁書本。續文選依南史。比此少數語。

南北朝文鈔卷下

簡文帝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得所送飛白書。樓屏風十。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瓚。便觀蠅翼。問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實掩色。

源按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建武四年。封新浦侯。梁天監初。降爲子。弱冠便留心讀書。成晉書一百一十卷。詔付祕閣。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又隸東宮。新記二十卷。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中大通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累遷侍中。國子祭酒。善草隸。爲世楷法。高祖嘗論其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險杜度。美過崔寔。常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百濟國使人至。建都求書。適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潛。次候望。子雲遣問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答新渝侯和詩書

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躡。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樓怨。結眉來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合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議來鳳之巧。鳴琴向趙。始睹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古諺云。山川而能語。非師食無所。肺腹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書煙墨一聯。實祖此。源按歷方古之才子。方當作萬。良史之子。子當作才。望蠻鄉而歎身。身當作息。

答齊國簡雙馬書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象飛文。笑東瀛之刺玉。加以控新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鏡衡。光合兩月。綳紫纓。色麗雙絲。方曠晉后。恆乘鄭國之題。更鄙曹君。輕餉獨王之馬。

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頌。流金鑿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穢穢。陵。胡胡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中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常暨。儼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待之期。讓漿推梨。長能懷恤之日。上林靜。開四鳥之哀鳴。

宜室披圖。壁高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帝特愛之。以為都督益州刺史。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帝崩。紀稱
帝子獨。元帝時與紀書。許其專制帳方。紀報如家人禮。已而兵屢敗。遣使論和。元帝不許。樊猛獲紀。紀
曰。卿送我。一見七官。狂曰。天子何由可見。并其子殺之。大智。武陵小字也。○每覽蕭氏自相屠。輒為
酸鼻。當時諸人。若不著天子。子。胸中。不失為長安布衣也。

源按無復相待之期。待史作代。

梁元帝

蓋開圓光七尺。上廣其珠之雲。而門五色。傍臨珊瑚之地。化為金案。卷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高元霜之彩。
豈不有機則威。威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室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為難。必須五更之
信。以信為首。六度之權。以權為上。故能捨才從信。去有即空。肆斯而誠。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候將句
日。躬舞之深。形於寐寐。拈羅之誠。結於與寢。稍覺十字之蒸。嗚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假之辭。遺瀛麟
脯。空聞其說。羊酪。羶。局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過中不餐。螺蜆。登俎。豈及春蔬。為淨。欲吾于三日。潔齋。
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鏡。鹽。類。虎。形。雲。步。之。芹。遠。東。之。藥。十。斤。之。梨。千。樹。之。橘。青。荷。紫。蓋。固。栗
霜。漿。適。口。光。腸。無。索。弗。獲。八。功。德。水。竄。入。法。流。四。土。俱。至。借。讓。宏。道。同。志。為。友。豈。不。盛。歟。

源按史蕭介本傳。普通三年。為湘東王諮議參軍。元帝此書。疑是與介之作。介字茂統。蘭陵人。穎悟有
器識。歷官都督。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中大同元年。以疾辭職。太清中。聞帝許納侯景。上表極諫。
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年七十三。卒於家。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覺。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
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及也。嘗成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緝紉虎符之志。但欲史歷巫
卜。為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收。何則。性有所知。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臥不
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爛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恐婢妾發。輒被
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入問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維分定也。猶如雞之有毛。不能得變
鳳之光彩矣。况今年已三十。白髮難生。長夜懷轉。亂髮非一。以蓋至之命。如星列天。促光半路。不樂長意。
徒自欺欺。筋驚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聞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
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微。並誦詩書。樂天理性。敬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
猶以妻孥未終。桃李須陰。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師。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
峨。川。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王志堅曰。文通自敏。及此。二書。皆開退止足之語。雖仕官終身。其素心微尚。可想而知也。晚節委蛇。自
食其報。較之沈范。何曾霄壤。

源按文通。濟陽考城人。被梁高祖知遇。車書表記。皆使其草。歷官至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伯。卒
諡曰憲。王志堅所云二書。其人報袁叔明書。末云。一旦松柏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乎。與此
書大旨相同。中有句云。涼秋陰陰。獨立開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又如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影色。水鳥
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俱極佳麗。

與陶隱居

陶宏景

若夫能步遊於當世。則所重惟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據元室以藏。領。僅。穎。銳。於
紛。紛。疑。神。乎。山。巖。之。庭。隨。其。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屨。經緯我生。暉暉景暉。採吸五靈。遊。九。道。登。元
灑。形。投。思。絕。空。入。事。無。營。閉。存。之。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為。童。嬰。耳。荷。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
所守之。不能易也。何試投之。能停耶。物物相邀。類類與患。天人之。時。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
不日。新矣。買生。近以此書來託。向。聖。聖。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源按通明。常。梁。禪。時。遙。上。圖。錄。獻。誠。革。命。後。世。疵。之。要。其。道。榮。謝。世。超。然。人。外。軼。塵。之。塵。不。可。誣。也。華
陽。諸。韻。洞。參。元。諦。世。或。真。有。神。仙。此。書。亦。登。其。隱。訣。之。佐。乎。

答虞仲書

陶宏景

稻六關於刑杖。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於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吟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願夫子。雖。迹。隱。朱。闌。而。心。期。倍。嶺。豈。但。散。髮。乎。高。屨。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為。欽。歎。野。人。幸。得。託
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風。飄。飄。徒。事。累。可。裕。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
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儘。遇。知。已。相。與。共。憂。竭。來。虞。公。益。焉。可。適。何。為。栖。栖。空。勞。鼓。缶。追。及。暇。日。有。事。還
童。不。亦。故。深。年。而。無。世。前。情。也。

源按宏景。字通明。亦稱隱居。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常以荻畫灰中。學書。後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視白日。不為遠矣。讀書萬餘卷。善奕棋。工草隸。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
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永明十年。上表乞歸。公卿祖餞。車馬填咽。朝野榮之。竹。夢。佛。授。菩提。記。
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鄞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梁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有五。諡曰貞白先生。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乳書

任昉

自別荆南。候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勿保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
自雲。依然有道。金原佇運。想復納宜。冲明在衿。履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縲。疲朽愧心。已多
訪。德。則。山。林。自。然。親。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涉。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
竟。陵。王。茂。於。者。昔。象。所。絕。接。乎。士。者。選。邇。所。宗。鑄。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訓。想。開。投。之。懷。不。以
形。體。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虛。為。歲。已。積。以。大。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蕭。幣。之。典。勝。寄。冥。運
諒。有。風。期。之。運。君。王。卜。居。郭。郭。祭。帶。川。阜。顯。不。鉤。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謹
為。心。廣。年。真。俗。思。開。繁。共。割。衆。心。妙。域。建。山。河。虛。館。帶。川。溪。貨。望。資。然。少。酬。側。運。昔。東。平。樂。善。旌。君。大

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飄。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己。且如陵得成。非滅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靡之以會。愛聞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吳之字。秋行。清貧自業。食惟韭菹。嘗對魏使。使問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吳答曰。朝廷既欲增湯。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買宅耳。魏使縮鼻不答。

孫按。此爲竟陵所徵。作虛辭。謝吳之此書。亦爲王而作。然本傳。吳之曾未爲竟陵官。則惟稱當時諸王年少。不得妄接人。故吳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游好。此書之作。殆其時乎。

源按。防字彥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人。吳之新野人。幼有孝行。爲尚書郎。食惟菹菜。生垂等雜菜。防嘗戲之曰。誰謂康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俱爲琅邪王儉所欽重。防居喪廬墓。哭泣之地。草爲不生。雅善屬文。尤長裁筆。當世王公表奏。皆出其具。稿梁高祖踐祚。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出爲義興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兒妾食麥而已。每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詞訟。輒就路裁決。天監六年卒。

諡曰敬。防不治生產。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游。座客常滿。東海王僧孺論之。以爲過於董生揚子。樂人之樂。愛人之愛。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勵風俗。義可以厚人倫。其見重如此。歿後。諸子流離漂蕩。冬月著葛絨練。罕有瞻仰者。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湯舍。飄飄辛苦。迄屆既彌。雜糧單化。頗益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爲懷難淹。階築易壓。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演節。還持入塞。馬銜首宿。斯立故墟。人獲荷荷。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極登。重復蝦蟇。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源按。此孝儀聘東魏還時作也。永豐侯。梁蕭暕。傳見周書。

源按。永豐侯。字智遐。梁安成王秀子。性溫裕能文。侯景亂後。入魏。與瑯邪王儉等。俱爲文學博士。校定經史。保定三年。出爲上州刺史。以仁恕禮讓爲政。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後赴獄。主者堅執不可。搗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今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弗慮。諸因荷恩。感泣。並依限至。吏民稱其德化。歷官至少傅。封蔡陽郡公。卒諡曰襄。

答劉之選借類苑書

九多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園。代樹宣蘇。若夫采齊。實於湘沅。因微言於殘竹。咀飲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與。天之爲蓋。廣潤迴塘。莫辨與馬。鳥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牘。擗管聯册。纂茲英奇。壹至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衡衡。故鳩集斯文。重自綴其編耳。豈冀藏之名山。播於士大夫哉。

初劉峻爲安成王戶曹參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武帝惡峻命學士撰華林類苑。以高之。之選。字思貞。虬之子。元帝羨其才。密送藥殺之。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

南朝文鈔 卷下

四九

源按。峻。字孝標。平原人。家貧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進如此。

與宋玉山元思書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聘谷雲之雕篆。資徒波湧。輿輪塵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若欲爲軫嘆。何則。方整圓納。銀鑄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買生懷琬琰。而愧蘭。馮子握璣。瑤而鑽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節德潤珪璋。信人水鏡。一性鑄範。而荆南雅曲。高晉鮮和。河西名曠。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躡漢。將由固。空桑麻。田無負郭。免眉翁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資從。抗驂奮翼。或衣結江塘。或鳴騎洛洛。連騎方驅。擊鐘乃食。剪附若是。吾子復何憂哉。惟當纂兩仲之微跡。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非要離慕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爲衡山侯與婦書

昔人遊遊洛陽。曾遇陽臺。神女勞瘁。有如今別。雖極前微笑。涉想猶存。而握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鬢。悲別鶴心。如宵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萎壹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過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弗陳往翰。寧寫款憶。遲枉玳瑁。慰其杆軸。

源按。遜。字仲言。東海郟人。歷官尚書水部郎。八歲能詩賦。與彭城劉孝綽並稱。世謂之何劉。歿後。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衡山侯名恭。字敬範。梁南平王偉子。與其弟定襄侯祗。俱爲簡文所賞。愛管預東宮盛宴。

與詹事江總書

管記陸瑜。奄然殞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欲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靡沸。昔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趨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誠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講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語。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元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豈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諠笑。娛情。棄樽間作。雅篇隨什。迭互錄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翠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漉漉。或觀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珠靡。間以嘲諷。俱怡耳目。竝留情態。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常復何言。遺迹徐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源按。陸瑜。字幹玉。吳郡人。後主爲太子時。引兼東宮管記。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卒。太子流涕。爲文祭之。仍與江總此書。論述其美。

復王少保書

南朝文鈔 卷下

周宏讓

陳後主

復王少保書

南朝文鈔 卷下

周宏讓

陳後主

復王少保書

南朝文鈔 卷下

周宏讓

陳後主

復王少保書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鑲闕城。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錦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而開題申紙。流淚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柳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疑與多福。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遠依將從。三荆離折。二仲不歸。歸鹿為曹。更多悲緒。升經在握。貧病莫諧。芝尤可求。聊因采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區區。欵數衝必。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移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驚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憾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何慰。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傷金產。骸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蒼。屬賴。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提管操觚。聲淚俱咽。

源按宏讓。汝南安城人。時王褒在北周。為太子少保。有寄梁處士宏讓書。此其覆書也。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宏讓

吾荷朝恩。得安邱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遊遊。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盡。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為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遐逸。惟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暮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允。衣冠未絕。雅奉閒逸。得性邱林。與吾朋游。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舉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繁絕。誦五履。二兩爰無間。方今公且作。儲。德兆收。激貪懲。備自固。弟以擗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凡。論言是屬。題弓遠。則山谷成。足令廉風。復。儲夫能立。豈不安哉。固若家此。旌招。未必不整。坏而達於廊廟之用。脫不能。竟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余。今言吾家上。幸之貴。無以微。神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宏讓白。

宏讓。順之族孫。與兄宏正。弟宏直。號三周。始仕不得志。隱句容茅山。朝徵不出。已而為侯景中書侍郎。人間其故。曰。吾畏死耳。承聖中。為國子祭酒。入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光祿大夫。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瑄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問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宇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甯公琳。洛濱餘肖。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攝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踪於往。信。隨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徒蘊包苴之念。終擣其宏之管。泊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旅之嘆。猶懷客卿之禮。成茲知己。志此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原野薄體。全後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立。良可憐焉。瑄早。鑊。未。預。參。下。席。荷。公。之。吐。檀。威。君。之。知。遇。是。用。沾。巾。扶。執。痛。可。誠。之。煎。過。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厚。明。昭。發。發。救。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瑄。雖。窮。賤。竊。亦。有。心。琳。在。茲。洛。顧。存。遺。愛。會。遊。江。左。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史。繼。繼。西。園。之。賓。願。歸。元。彼。境。還。壘。窳。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有。給。牒。仰。蒙。制。議。不。遂。

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築城。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下。推。傳。報。萬。人。之。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味。死。陳。祚。伏。待。刑。志。

琳字子珩。帝寵嬖也。事元帝為將。元帝忌其得衆出之領外。魏平江陵。琳屯兵長沙。上游諸將。推為盟主。陳武帝既築。討之。反為所敗。乃奉永嘉王。莊。為。梁。主。齊。亦。遣。兵。為。援。兵。敗。與。莊。同。入。齊。齊。昭。令。鎮。壽。陽。陳。將。吳。明。徹。攻。之。被。執。百。姓。泣。而。從。明。徹。懼。為。變。殺。之。傳。首。建。康。故。吏。朱。瑒。致。書。於。陵。陵。啟。陳。主。許。之。錫。持。首。還。淮。南。葬。八。公。山。側。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密。送。喪。柩。遂。葬。

源按琳。會稽山陰人。好武。有勇略。體貌閑雅。立髮委地。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以軍功封建甯侯。歷湘。衡。二。州。刺。史。又。出。鎮。嶺。南。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北。齊。亦。以。此。重。之。及。城。破。遇。害。田。夫。野。老。莫。不。歔。歔。流。涕。知。其。誠。信。成。物。深。矣。諡。曰。忠。武。陵。字。孝。程。東。海。郟。人。歷。官。侍。中。少。傅。性。清。簡。寡。營。好。周。急。所。得。祿。俸。與。親。族。共。之。崇。信。釋。教。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日。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諡。曰。章。荷。公。之。吐。握。二。語。史。作。降。薛。公。之。吐。握。荷。魏。君。之。知。遇。口。氣。尤。合。

為王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淫。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為歎非夢。人豈爾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閉。欣看笑幣。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徒佩。頗長廊之未盡。尚分行。轉。葛。迴。陌。之。難。迴。廣。籟。金。屏。莫。令。愁。擁。板。開。錦。鏡。速。窺。人。歸。鏡。鏡。新。去。應。餘。落。粉。煎。爐。未。定。徒。有。餘。燼。淚。滴。芳。念。錦。花。長。溼。愁。隨。玉。琴。琴。鶴。恆。怨。已。覺。錦。水。丹。嶺。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殘。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臂。便。如。薄。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雙。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衣開士。匡正法於將續。十地高人。乘元文於已絕。能使岷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宜嚴密。桂是僧尼之類。不書之名。藉者。竝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僊使。恭承。鞠躬。祇奉。但恐情。所。謂。稱。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盛。雖。復。市。朝。重。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恆。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顯。彰。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聚。眾。或。復。見。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咸。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鬚。黃。脾。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峰。山。壁。汪。汪。道。似。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頗。詳。之。清。行。頃。年。說。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遠。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僻。齋。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音。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為。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於。夫。出。俗。之。人。務。應。循。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城。中。之。節。或。有。不。質。名。籍。無。關。簿。籍。竝。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中。告。飯。或。頭。陀。

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甯容繼嗣。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待現難知。聖凡相
 逐。譬若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昆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其惜也。
 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鬚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奴。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而散。便流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結長繩而殞命。雖羅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
 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成育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
 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
 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紫微伸鉤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僅復向服緇衣。猶居寺宇。
 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使同孟旭之浮性。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
 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塵。魂飛氣喘。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武
 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應助國儲。所以昔使收其賦。但浮游之屬。游遊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
 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斂襟則雙肘皆現。觀童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
 便疑豐飽。求朽壤以為藥。甯識紫丸。服靈掃而為衣。豈逢黃相。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
 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餓殍莫寄。伏惟皇朝御歷。齊聖欽明。繼繼軒轅。比肩炎吳。握
 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宏十善。昔漢明靈。成上夢金人。晉武覆術。繼招玉像。用今
 方古。彼有慙焉。或深經是。誼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與父之清虛。徵聘。徵聘。敢
 嚴君之高尚。愚謂註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遵道業。或常居邸肆。恆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
 使。如其禪誦。解疑疏。素清虛。或宜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楮。增地。建造經教。濟濟在心。勤習為善。乃至麻
 老之屬。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
 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備補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踴
 躍。人鬼誠實。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侍。無待丹水之
 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其樂矣。實可欣哉。備復疆場。不虞軍實。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領
 軍。擅越。外則探賾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權輿。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
 覽。如其一豪可採。深希曲為。於論。無使蘭艾同組。蕭蕭具。鼎鹿得仙人苑。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
 席。則匡維之德。比恆倍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涓涓而共廣。橫此竹頰。彌增悚懼。

與陽休之書

孫按此篇與虞通之讓書表。頗為一種俗調。作王志堅云。役僧一查。滿紙齷齪。酸醜。大非雅士所
 賞。言之未免太過。茲姑存之。以備一體。婚表更入俳俗。不庸不汰矣。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離山焉。其處間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
 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
 合。日華雲質。傍沼星羅。檐下流烟。共翳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蔥蒨。時一宴家。涉澗負杖。登峰心

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
 詠山阿。琴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蒹葭。身衣縹緲。出
 羸梁。稍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鹿。而吾生既繁名聲之。隨就良工之。割
 振佩紫雲之中。披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編簡。訪玉山之遺文。散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漢。摘藻則
 繁。發議必在。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昆峯。玉。光澤者前。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
 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疏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
 達。聲華已遠。象由齒。寶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則
 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杖。攜酒登巖。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訪丹法。語元書。斯亦樂
 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編。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誓不盡意。

源按北齊書鴻勳本傳

源按北齊書鴻勳本傳。後出為高陽太守。居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休之。字子烈。北平無終
 人。勤學多識。博綜經史。為士友所稱。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轉廷尉正。去官歸里時。與休之此書。

王孝籍

竊以。毒。則。中。日。不。寐。飢。寒。切。體。亦。幸。虛。無。聊。何。則。痛。苦。難。安。貧。窮。易。成。况。抱。抱。之。內。水。火。煎。脂。骨。
 購。理。之。閒。風。霜。侵。骨。固。安。可。齒。舌。鹹。唇。吞。毒。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尚。書。勤。哀。矜。之。色。
 開。寬。裕。之。懷。嗚。呼。足以。濟。活。枯。槁。吹。噓。可以。騰。飛。窮。羽。芬。以。披。關。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
 君子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緩緩於扶足。待越人之
 舟。棋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
 沾。賈買禹之。供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親。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時。關山迢遞。醫
 臂為期。前途遙矣。倚閭之望。朝夕已動。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
 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子。無。微。驚。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候。為。之。不。樂。也。
 潛。髮。髮。之。內。居。眉。睫。之。閒。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殮。三。世。不。移。
 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信。聖。明。之。君。也。不。高。一。者。誠。賢。良。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
 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孤。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
 取。也。昔。荆。玉。未。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
 咸。憚。而。不。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勢。不。見。阿。安。能。無。望。倘。病
 未。及。死。往。還。勉。念。疇。窮。愁。之。閒。關。離。憂。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魯。執。事
 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願。少。加。於。感。留。心。無。忽。

孝籍平原人。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劼修國史。劼不之禮。在省數年。不免輸稅。孝籍不得志。奏記于宏。

宏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調後歸教授終于家。
牛宏字里仁封奇章郡公。
孫按此種文乃有唐溫庭筠雜隱上達官諸啓之先聲至朱泚龍門轉運玉粟轉貴之句而遊士流風益下矣。

源按里仁安定躬人附開皇初授秘書監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其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凡所進用並多稱職卒諡曰憲。

寄梁處士周宏讓書

王褒

同宗窮遠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勸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鐘鼎幽蹤銷聲窮谷何其檢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願覽九仙之方晚步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元化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髮衰謝苦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集集視陰楊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羣鷗窮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毋弊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遙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
後字子淵仕梁位至端右後與元帝同降於周與庾信齊名初與梁處士周宏讓相善及兄宏正自陳來聘高祖許從通視知首問遂致宏讓書并詩。

遺書讀書

隋書王暕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藝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宏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遯滯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臣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榮郭隗之宮常從稷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督山河地方七百字籠曲阜城策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想得奉飛蓋曳長楸籍璠筵躡朱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枳蠶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愆子建書不盡意甯俟繁詞。

豫章王者煬帝子齊王暕先封豫章王也品外錄以為齊豫章王暕大誤。
暕小字阿孩元德太子薨朝野以暕當嗣帝帝以他事怒暕暕懼憂帝每慮暕生變化及作亂帝顧暕后曰得非阿孩也化及復令人殺暕暕亦謂出帝意至死竟不知殺者為誰。

答豫章王書

崔暕

一昨伏奉教書榮服非恆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繁管轄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哀憫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適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蕭晉則裴楷張華雞樹聲聲鷓鴣池

播美望我清塵悠悠路絕祖澤燕南齊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蘇蘭未嘗聚登陝安懸頭刺股請論唯取一簪披莊不過盈尺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展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譚齒鴻儀虛班驕早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遠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豫豫開高論則不殞令名楊修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

孫按讀與父歸俱列隱逸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洽聞志七卷四科志三十卷江都傾覆成爲煨燼此特其威風一羽耳。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魏收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同首含氣呈形成總之於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魏應衍甲之秘開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爲宅四海爲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年之期朝不別焉惟夫三江五湖九疊百濮其地如掌人鳥不分瞻星味環拱之方託水迷朝宗之義積蠅爲衆長蛇稱長石山無藪粟之用衆人非聲教所孚是以年歷三僞乘而不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疆鄙天討所遺理在惡殺自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武兼勤候伯歸職有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天心冠蓋括途象管提告推誠厥類識王道德授衣禮節拜首歸仁舞戚所以爲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風沙交臂不待兵車有苗納款未勞征伐而庸夫爲善希能令終狂人克念更知從徒聞利無匹夫之信好唐有助鬼之心白頭爲賊曾莫自探嘉文浮功甘於苟得固顧榆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暨微蔑民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偷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趨走叨忝名器事出爾朱藏情詭笑唯利是視義兵同舉羣胡覆族雖狐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爲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可也大澤深山龍蛇並育遂容其侮非棄其瑕任以將軍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馳驟指蹤投標驚兔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虛從之不爭之地虛出韓鄭之間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績歲往年徂率無可紀而腹心羣小信納通亡劫奪行道侵掠民庶流離遠聞王法有典聽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伊戚了不知咎盜憎主人乃圖逆節披本塞源委身賦虜逼臨居民翻薄城池又手曲躬千里唯諾殘賊相依忻同鱗水龍以地位尉以東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安危契約以死生拯其鼎鑊之命全其蠶粉之福時不暇汲澹然易慮還相掩擊事則仇讐反覆剽殺莫非此類至於老母尋倚少弟升岡望望行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可爲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棄之如埃垢任其新殺之誅安其煎斬之痛放戕食子有似可親親賊窮否恥其主獸心人而革爵同讐歸家權執法之刑赴賊及噬臍之覺首領無地進退數窮遂勝邪說自託左右苟有君子義均逐逐而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孽獲毒之人圖浮芥之小利忘邱山之禍乃崇飾土偶被以元黃馳馬高蓋載驥爲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率我叛亡逼厭虐之侶鞠苦後之衆蟻潰山集侵竊邊鄙恤患分災本不娶於遠僻遠衆悖禮蓋神明之所誅皇帝

垂旒華士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懷佩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構殊塗全會百慮一歸中外禮福戎華俱庇
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披山超海之力順指則風雲繼至迴踵而山嶽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猶以
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文德豈復以擒將敵敵禦禦為功於一時示武於千載且
天生五材有聞前古禍非我貽其德已乎遂置城命將持柯舉錘引營就道分途說馳批熊舉輪之士翹
關扛鼎之卒被組橫牙執戈挺劍龍駒並躍驥子千羣沸騰天壤蒸雲鬱鬱一朝指揮倏忽千里駘駘羅
絡聊逞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詎接而刑揚為合一朝崩解塞州滿塞關耳截身以千萬計不可
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要在贊鼓楚兵吳山積若山丘青鵠赤鳥噉流斷岸千金之貴為我
資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族禍本可尋方之噬臍悔之及皆候景叛辰盧相陷誘指成提挈之
舉終無犄角之勢景棄本趨未背國違命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士一日三秋拘網立斃朝不謀夕
豈能搖足東上遠赴彭城天奪彼魄信納虛說使蕭明貴孫而縛於徐泗景為囚救遠巡而坐觀託人七
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賢固若此也兩端自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飄蕩唯濱清復梁之喪師單
輪不返緊接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盡憂在滅亡事留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殲江淮屠酷禍源豈遠
景實啓之上權金陵君長致謂設之責下恐荆吳子弟洗父兄之冤越小猜驚將與異計乘專任之機藉
方面之重定常招結信楚屬合無賴內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信而類起出無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
激矢上或憑陵乘疾專擅縱橫下則鴟時惟觀觀叛叛老疾森回不虞然而彼士區區厚加崇納置
之襟帶之方處以藩衛之所費金帛於烈火馨酒糜於漏卮非乘虛虛委其質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
始考行實成常存其大景豺狼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乘同即異捐親背德於我何反目而
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重傷心尾大不掉魚脫於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蠢回欲求肝膽之誠
更啓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為迷者遂去若抽薪止沸窮草除根發首發頭又手械足返國蠢於司敗歸侵
地於元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乘無禮荷違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昔且欲飛驛合
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飾非之辨固途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功飛江南
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顧顧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於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
入懷於棟梓狗子攪亂四國庸可紓難乘若孤鳩何足戀戀於亂臣勤勤於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
譬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熟量可否幸思大雅無貽復悔

蘇按祖君彦微隋文較此便意致相懸然變六朝而古音未歇者畢竟推唐代諸公非宋元人可及也
源按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銜鹿下曲陽人少折節讀書夏日坐板牀隨樹陰誦讀積年不稍歇史稱收
為此微初夜執筆三更便成宜其通達縱橫敏捷如此心厲句疑有誤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者而算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乘於先聖誘掖近
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放假察於璇璣將中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鑿鑿懸而水火降

何承天
兩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發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鵠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
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燕鵲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鵠燕也羣生萬有
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謂燕非
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政漁網罟亦
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罪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
為善耳無關實效是以聖人作制推德賢物我將我享實膺天祐田獲三品資履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
開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源按承天東海郟人博覽古今多才藝一時所推甚為宋文帝敬禮累官御史中丞將遷坐漏密旨免
官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訾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
常有其體丈夫常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關變尺寸相資彌縫偽物吾之
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頗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
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
乘我頗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林無得約整
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曾借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
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網也

源按釋文義似汝等無幸句自序已完又云以下是史臣連綴之辭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慧力
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
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燄種更榮
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憐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則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
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隆元元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答無生金闕玉屋豈易
入哉

陶淵明集序
昭明太子
夫自衍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恆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籍光賢人遊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
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

蘇按蕭梁諸君多通內典故言之豐盛乃爾然如金剛摩訶懺及斷酒肉文殊近庸猥不及此文雅令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者而算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乘於先聖誘掖近
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放假察於璇璣將中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鑿鑿懸而水火降

何承天
兩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發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鵠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
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燕鵲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鵠燕也羣生萬有
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謂燕非
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政漁網罟亦
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罪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
為善耳無關實效是以聖人作制推德賢物我將我享實膺天祐田獲三品資履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
開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感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閒。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執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薄。冰炭夫食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滌。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鷓鴣之肉。猶斯雞豚。留勞文仲之性。至於子常。常喜之倫。蘇秦。蘇秦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主父之徒。生不食五鼎。死則五鼎。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楚子之親。受折於孫。滿。雀。雀。雀之徒。其流甚衆。庶幾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子晉之儲。而有洛賓之志。輕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蓋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誠機漢曲。情不在於榮事。寄榮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詞彩精放。跌宕昭彰。樹起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廣。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壁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也。并粗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雖鏡之情。遺鄙吝之意。杜貪夫可以廉。儲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鶴園善誘。馬苑宏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宜金鏤。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元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潤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班固之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陸機之賦。猶謂伯作銘。林宗。林宗之無幾。德祖。德祖之誦。元常。元常之書。一時之盛。莫得係履。況般若元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容。銘頌誰關。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與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鷓鴣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日桑門。或謂智靈。或稱印手。高僧。高僧之名。預伊師之席。道林。道林之見。陪飛龍之座。臧廬。臧廬之賢。鄭中。鄭中之智。昭哉。昭哉之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代之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周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案課。或詞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華。華無以開也。子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集。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同歸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倘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碑觀見焉。

茲按本紀。載元帝所著書。十餘種。有內典博要一百卷。而無碑銘集林一書。豈即在博要百卷中乎。他

日當再考之

職貢圖序

梁元帝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國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西域。西域。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觀犀甲則建。朱崖。開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占雲。日重。譯至。焉自。焉自。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高山。深谷。深谷。絕無。絕無。冬夏。冬夏。與白。與白。雲而。雲而。共色。共色。冰無。冰無。早。早。晚。晚。與。與。素。素。石。石。而。而。俱。俱。俱。俱。鑿。鑿。空。空。而。而。歷。歷。星。星。吾。吾。度。度。青。青。丘。丘。而。而。跨。跨。丹。丹。穴。穴。炎。炎。風。風。弱。弱。水。水。不。不。革。革。其。其。心。心。身。身。熱。熱。頭。頭。痛。痛。不。不。改。改。其。其。節。節。故。故。以。以。明。明。珠。珠。繫。繫。羽。羽。之。之。珍。珍。細。細。而。而。非。非。有。有。龍。龍。文。文。汗。汗。血。血。之。之。驥。驥。却。却。而。而。不。不。乘。乘。尼。尼。邱。邱。乃。乃。聖。聖。猶。猶。有。有。圖。圖。人。人。之。之。法。法。晉。晉。帝。帝。君。君。臨。臨。實。實。開。開。樂。樂。賢。賢。之。之。象。象。甘。甘。泉。泉。寫。寫。關。關。氏。氏。之。之。形。形。後。後。宮。宮。玩。玩。單。單。于。于。之。之。圖。圖。臣。臣。以。以。不。不。佞。佞。推。推。敷。敷。上。上。游。游。夷。夷。歌。歌。成。成。章。章。胡。胡。人。人。遙。遙。集。集。款。款。開。開。厥。厥。角。角。沿。沿。泝。泝。荆。荆。門。門。瞻。瞻。其。其。容。容。貌。貌。訴。訴。其。其。風。風。俗。俗。如。如。有。有。來。來。朝。朝。京。京。蓋。蓋。不。不。涉。涉。漢。漢。南。南。別。別。加。加。訪。訪。探。探。以。以。廣。廣。聞。聞。見。見。名。名。為。為。貢。貢。職。職。圖。圖。云。云爾。

全德志序

梁元帝

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陸大夫為首。伊人有學。有辯。不。不。天。天。不。不。貧。貧。寶。寶。劍。劍。在。在。前。前。鼓。鼓。瑟。瑟。從。從。後。後。連。連。環。環。交。交。輾。輾。雍。雍。容。容。卒。卒。蹇。蹇。驕。驕。馬。馬。高。高。車。車。優。優。遊。遊。宴。宴。喜。喜。既。既。令。令。公。公。侯。侯。駘。駘。車。車。復。復。使。使。要。要。荒。荒。厥。厥。角。角。入。入。室。室。生。生。光。光。豈。豈。非。非。盛。盛。矣。矣。若。若。乃。乃。河。河。宗。宗。九。九。策。策。事。事。神。神。鈞。鈞。陽。陽。雍。雍。雙。雙。璧。璧。理。理。歸。歸。元。元。感。感。南。南。陽。陽。樊。樊。重。重。高。高。閣。閣。連。連。雲。雲。北。北。海。海。公。公。沙。沙。門。門。人。人。成。成。市。市。各。各。傳。傳。一。一。藝。藝。夾。夾。河。河。兩。兩。郡。郡。家。家。有。有。萬。萬。石。石。人。人。生。生。行。行。樂。樂。止。止。足。足。為。為。先。先。但。但。使。使。樽。樽。不。不。空。空。坐。坐。客。客。恆。恆。滿。滿。甯。甯。與。與。孟。孟。嘗。嘗。開。開。琴。琴。承。承。隴。隴。淚。淚。下。下。中。中。山。山。聽。聽。樂。樂。悲。悲。不。不。自。自。禁。禁。同。同。年。年。而。而。語。語。也。

洞林序

梁元帝

蒼聞元。元。楊。楊。之。之。野。野。鬼。鬼。方。方。難。難。測。測。朱。朱。鳥。鳥。之。之。舍。舍。神。神。道。道。莫。莫。知。知。而。而。擬。擬。曉。曉。披。披。既。既。辨。辨。黃。黃。鍾。鍾。之。之。氣。氣。靈。靈。臺。臺。夕。夕。照。照。使。使。知。知。玉。玉。井。井。之。之。色。色。復。復。以。以。談。談。乎。乎。天。天。者。者。雖。雖。絕。絕。名。名。之。之。外。外。存。存。乎。乎。我。我。者。者。還。還。居。居。稱。稱。謂。謂。之。之。中。中。余。余。幼。幼。學。學。星。星。文。文。多。多。歷。歷。歲。歲。稔。稔。海。海。中。中。之。之。書。書。略。略。皆。皆。考。考。究。究。巫。巫。咸。咸。之。之。說。說。備。備。得。得。研。研。求。求。雖。雖。紫。紫。微。微。還。還。選。選。如。如。觀。觀。草。草。握。握。青。青。龍。龍。圖。圖。易。易。乎。乎。窺。窺。覽。覽。漢。漢。門。門。五。五。將。將。重。重。玩。玩。習。習。綺。綺。終。終。六。六。千。千。當。當。所。所。寶。寶。愛。愛。至。至。如。如。周。周。王。王。白。白。雉。雉。之。之。籠。籠。殷。殷。人。人。飛。飛。燕。燕。之。之。卜。卜。著。著。名。名。聚。聚。雲。雲。非。非。關。關。地。地。極。極。之。之。山。山。卦。卦。有。有。密。密。雲。雲。能。能。擁。擁。西。西。郊。郊。之。之。氣。氣。交。交。通。通。七。七。聖。聖。世。世。經。經。三。三。古。古。山。山。陽。陽。王。王。氏。氏。真。真。解。解。談。談。元。元。河。河。東。東。郭。郭。生。生。纔。纔。能。能。射。射。覆。覆。兼。兼。而。而。兩。兩。之。之。竊。竊。自。自。許。許。矣。

昭明太子集序

王孝綽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智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泊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雖。徹。徹。聖。聖。挺。挺。賢。賢。光。光。乎。乎。二。二。代。代。高。高。文。文。精。精。義。義。固。固。爾。爾。無。無。開。開。漢。漢。之。之。顯。顯。宗。宗。晉。晉。之。之。肅。肅。祖。祖。昔。昔。自。自。春。春。宮。宮。益。益。好。好。儒。儒。術。術。或。或。專。專。經。經。止。止。於。於。區。區。易。易。或。或。持。持。論。論。窮。窮。於。於。假。假。子。子。桓。桓。雖。雖。廣。廣。漢。漢。銅。銅。雀。雀。集。集。講。講。肅。肅。成。成。事。事。在。在。游。游。儲。儲。理。理。非。非。皇。皇。武。武。未。未。有。有。正。正。位。位。少。少。陽。陽。多。多。才。才。多。多。藝。藝。者。者。也。也。嬰。嬰。我。我。大。大。梁。梁。之。之。二。二。十。十。一。一。歲。歲。盛。盛。德。德。備。備。乎。乎。東。東。朝。朝。若。若。乃。乃。有。有。縱。縱。自。自。天。天。惟。惟。容。容。作。作。聖。聖。顯。顯。仁。仁。立。立。孝。孝。行。行。於。於。四。四。海。海。如。如。珪。如。如。璋。璋。不。不。因。因。琢。琢。磨。磨。之。之。義。義。為。為。臣。臣。為。為。子。子。寧。寧。待。待。觀。觀。喻。喻。之。之。言。言。惟。惟。性。性。道。道。難。難。開。開。而。而。文。文。章。章。可。可。見。見。故。故。俯。俯。同。同。志。志。學。學。用。用。晦。晦。生。生。知。知。以。以。法。法。誦。誦。之。之。餘。餘。展。展。總。總。都。都。魯。魯。之。之。儒。儒。墨。墨。編。編。綿。綿。於。於。七。七。開。開。彈。彈。竹。竹。素。素。於。於。九。九。流。流。地。地。居。居。上。上。圖。圖。實。實。副。副。元。元。首。首。皇。皇。帝。帝。垂。垂。拱。拱。闕。闕。委。委。成。成。庶。庶。績。績。時。時。非。非。從。從。守。守。事。事。或。或。監。監。撫。撫。雖。雖。一。一。日。日。二。二。日。日。驚。驚。覽。覽。萬。萬。幾。幾。猶。猶。臨。臨。書。書。視。視。而。而。不。不。休。休。對。對。敬。敬。案。案。而。而。忘。忘。意。意。況。況。復。復。延。延。納。納。侍。侍。講。講。討。討。論。論

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僻馳。靈寔辟雍之疑。禮祀祭社之繆。明章中老之談。通前理士之說。量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殺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肅穆而把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輝之道。贊仲尼之宅。非實蹟於蘇林。問諸何於遺墟。區區前史。不亦惡歟。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獨勤六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櫻須提。舍鉢瓶沙。騰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降儒雅之大成。遊離蟲之小道。振楸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逸與詠。並命從遊。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羅羅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笑贈。舉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尙有似讚之譏。士衡之碑。猶開頹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郎報箋。下闕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登建。濼齒時髦。居陪出從。遊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陞波瀾。但職官書記。預開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前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孫按孝綽。被禮昭明。時作樂賢堂。使畫工先圖其像。太子文章繁富。才成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至於梵到氏之書。改少殊之奏。君臣禮遇。古少其倫。卒以陵忽。作時摧抑。沒世。生平文集數十萬言。今傳者寥寥無幾。文人類不。細行。亦其才氣有以致之也。噫。源按。孝綽本名冉。小字阿土。彭城安上里人。父綽仕齊。掌詔。孝綽年十四。給常使代草之。少負盛名。特才仗氣。有不合意。輒極言。詆讒。凡遇朝會。公卿問無所。語反。呼騶卒。訪道途。聞事。其忤物遺忘。有以哉。

詩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贊。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神靈之頌。厥義莫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濼。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助。選。人代。雜。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離。開。從。李。都。尉。遊。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賈木。無。文。降。及。建安。曹。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樂。詠。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運。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鍾。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安。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和。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

我寡。未能動俗。遠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離。固已含跨劉郭。陵。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思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思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暮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成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鴻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魏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騁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曹子。弟。取。不。迷。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師。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鮑。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嶺。無。涉。於。文。流。矣。嶼。嶼。王。公。措。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瀛。瀛。苴。朱。紫。相。奪。喧。嘩。說。起。華。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復。實。之。士。疾。其。清。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質。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接。武。固。以。晚。漢。魏。而。不。過。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賦。議。敢。致。流。別。標。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源。按。嶼。字。仲。偉。額。川。長。社。人。皆。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此。其。自。序。也。楚。謠。曰。日。當。作。云。文。士。有。解。佩。出。朝。句。文。當。作。又。

書品序

元靜先生曰。予追求遠古。遂訪厥初。書名起于元洛。字勢發于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絨。深茲文契。是以一書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知。日以君道。則。字。勢。則。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之。流。指。字。會。意。之。類。莫。不。狀。鏡。毫。毫。形。星。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其。朝。削。前。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密。賢。則。過。必。改。玉。歷。頌。正。而。化。俗。帝。教。陳。言。而。設。教。變。迪。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泊。中。葉。會。繁。從。者。漸。失。穎。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于。古文。壁。書。存。于。科。斗。符。陳。帝。劉。羣。獨。染。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舍。風。鳥。已。分。越。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深。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燭。既。思。種。柳。之。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鶴。頭。仰。立。填。壘。板。上。認。起。印。中。波。回。隨。鏡。之。慧。楷。願。離。陵。

之鶴並以發簡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其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流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業深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蕪山之扇竟未增華凌雲之蓋無因誠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一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發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為略論總名諸品

蘇按慎之當宋子仙破會稽時以詩免賦而遺篇零落論者惜焉此與鍾仲偉詩評固各樹一代之幟者也

虎邱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礙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豈數尋被杜蘭與苦藜榕林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澗游澗修靈陰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積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諸於詔夏成文暢於鋪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縉纓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游鑿說影轟於山川雲台彩翠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遠谷景露修滋蘭佩堪胡繩可索林花翻灑灑飄飄於蘭皋山禽嚶嚶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襟空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肅若與三徑齊蹤鏘然似共九成借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源按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

河清頌序

鮑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禧以降遐哉遠乎鑿山岳雕篆素昭德垂助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於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元玉聿彰符命朴牛文獻爰定祥歷魚鳥動色禾雉與讓皆物不盈管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彰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感歎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同帝寶案爛瑰英因業光靈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元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道表裏福履燿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務懷惠秩禮勳勳散露臺之金振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追迫脅者去甚秦燕無留飲不樂樂物色異人優游直顯靡失心幽無怨憤精矧日月事洞人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暨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慶塵不起農商野廬遊城假拆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西衙充釋外苑阿執犁租之饒衣履宗廟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咸富繁盛五陵宮宇宏麗崇冠山川

開有盈吹無絕朱輪翠謁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能醜而巳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邱之狐丹穴之鳥柄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寶獻服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呂燁燁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夕與味且若有望而未至閱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呪推而弗居也是以碗碑鏗鏘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仰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繼踵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俯聽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撫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頃深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宜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且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形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遜俗文教也誅垂刑黜束類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濞濞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發民賦與能厥應如彼惟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時與為諷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懿命潤色隆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矣斯吉甫之徒鳴玉響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縢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緩也臣雖不敏事不勉乎乃作頌曰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綿運生大年瞻學淵開整績成於粉飾顯軒徒既井科未睹天河亘古通今明鮮輝多千齡一見世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於方塗凌周躡股厥唐樓處如彼七緯累壁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結羣生帝御三極祖步八埏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滄溟格高波濤洞冥鑿鼎遷元元圭告成大明方徵鴻光中徵聖命誰堪皇歷攸歸謀從策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蟄玉升政衝機金輪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極通變一物有違咸言毀勝非躬前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獎祀勤降降祥隨耐秋羊封壇春驚嬰鬘兼梁蘇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選禮導形清樂豐風宜分衝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贊登賢儒順優柔武節森鸞文憲精宏戎容犀利樞鈐明審程護周備更曠平端民差幸說桴鼓疑埃烽驛垂轡銷我長劍歸為農器闕外水鄉彰表炎國隨首西南渤尾東北絕絕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動轉車叩焚狼歌薦功鳥談成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班自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物雕寶蓋行藻性仁草長學德宿宵映海無隱鷗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闕戶外拓瑞木朋生祥露帶作薰風蕩開韶露漳開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芳潔注彼四清娟此雙川伏靈遙紀閱視週年澄波海鏡鏡流臨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涓免暇夷都降既耀開朱宮清輝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適溢過竭或墜或亡深淵濛濛管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寶鍾我皇聞諸師說天棟聽密介焉如鸞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稱評謨布前絲言益室茂有綿祀清豐崇日一人之慶吹萬乘和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容貳帝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駟羅垂光九野騰輝四遐輔居鼎足架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水漢家泰階既平清河既清大夫在上區宇文明樞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樹樹聲

照字明遠東海人宋元嘉中河濟俱清照為此頌
照或作昭後人避武后諱故今宜改正
源按明遠宋孝武時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辭當時以為才盡

勞生論有引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歲老云至追惟時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遺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
羣品新穎愚智之辯大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
仰學綜流略志孔門之游夏辭窮屬則疑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辱無懼無懼無懼無懼
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
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執紼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中
冠之後澗纓受署繼繼仁義龍紆朝市失題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論此風波溺于倒屣勞勞總至事
非一緒何則地尚高華既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費替于焉側目清言河漢木
訥所以疾心豈徒盡惜春漿鶴棲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咸倉楚逢斬尚趙壹為
之哀歌張升于是痛哭有濟之季不遇休明申版賦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買讓郭淮腥臊可
厭淫利以送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龍能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故勞升階汗流浹背苦客之
驢騾魚腹匹茲非險濟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難田之外備風沐
雨三旬九食不敢稱饑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
岐伯善卷恥徇幽豎下隨務光侮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選不獲寔安一葉從風無損鄧
林之積植雙鳥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汎勝九殺之
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民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篋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當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
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
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沈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靡害連海輕爵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
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阻視時路之遼危元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
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
鮮無識者多福隆凡近輕險驟薄居家則人而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詭譎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
伯陽之烟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益尤深范滂攜讓之風摺紳不
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蓋石之巷夕陽且落早蓋填問寶之里皆如脂如草俯仰
匍匐求趨避之罪親美言諂笑助其愴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臨媿美女委如
脫屣金銖玉華乘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番之賄無餘榮寶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
趨刺促望虛之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被魄若牛兄之過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

章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嚴生鹿來如激矢雀羅慙去等絕絃倘雀非
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悛不義廢媿朋友莫類妻
子外呈厚貌內縊百心絲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帽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播鐘耳倦絲桐
口飲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背未俗豈盡如此之敵余則遠時薄官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
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餘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藉藉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其人御
宇新離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邑無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彼之大道治以淳風舉必以
才爵無濫授莫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誠影宜逐礫石變成瑾瑜真秀化為芝
蘭之扇俗擅時駁耳極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視斯之謂乎

源按盧子行以官塗滯滯乃著此論指切當時與入周作聽蟬詩邊武陽作孤鴻賦同一憂愁所寄而
文之工首推此篇其詆斥物情縱談世變孝標絕交以外能媿此者誇矣

源按陪書思道字子行范陽人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所碑銘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憤閉
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以文示松松亦不能甚解乃明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
牧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北齊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選用魏收陽休之等不過三首惟思
道獨得八首時人醜稱之

餅說

吳均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饗祭雖蟬欲靜
變發曉風淒淒夜冷冷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噉鳩之麥洛陽煮德之糜河東長者之
葱隨西甌背之稻抱罕亦隨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銖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帶之椒調
以濟北之鹽到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開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源按叔庠文加資壁食彩俱傲詭可喜此尤膾炙人口錄之以為七發繼聲

源按叔庠吳與故彰人文體清拔入古甚為沈約稱賞好事者效之謂為吳均體均注後漢書著齊春
秋廟記十二州記錢唐先賢傳續文釋文集共一百七十餘卷又奉勅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
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

鮑照

臣聞鸞鶴鳴唱徵效長垂波鑿景功少致深是以冰臺築乎魏邑風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
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煙樓樓置崇崇延瞰平寂即秀神泉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寫
鱗嶺和葺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以驅曠高明激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
彰匪言匪述綿世傳傳故作銘曰

巖巖崇樓貌貌層閣階基天削戶腐雲區瞰江列樓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合煙煙塗俯窺淮海眺眺荆吳
我王結烈蕙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發隆法師誄

夫協理遺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忠其願。而終莫相辨。我若感歎。翻論得拔。竟知于誰。窈行跡立則善惡。微欲聲名。傳則素猶同。然意非身之所性。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觀。見之者人矣。慧心朗鑒。發于碧嶺。生自豪華。家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林絕於于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與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週沈。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趙武金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指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閨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世別矣。旅舟南邁。投景廬獄。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微僧衆不堪其操。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美。豈望人期。願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敘相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開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迥迥。茹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陽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滯近滯。薄客深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願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罹此。遠見參尋。至此阻關。音塵殆絕。值暑遺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實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援筆。其辭曰。

謝靈運

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己。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縢。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曠。夕忘星徒。悠悠白日。凄凄良夜。年往歡流。瓶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乘而更適。生速名倍。誰能易尊。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礙。在理莫規。試觀衆肆。庶獲所親。道家蹟近。郡流缺遠。假名恆難。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雙履京師。振錫廬山。長別榮衰。永息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皆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澄。咨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為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明開道。以茲累徒。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軔情遠。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蓀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適己。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即化。棄身離歎。懷道彌厲。景命已矣。於物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焉蝶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豈豈豈。幸有遺餘。聊給島鳴。嗚呼哀哉。綿念生平。同幽其深。相率經始。借是登臨。開石通湖。別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嶺峯。事寡地閒。尋微探賸。何向不研。奚疑弗析。軼舒輪卷。藏技紙壁。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汎瀾藕耕。夷齊共歡。跡同心歡。事異意遠。承疾懷灼。開因遊悲。執云不痛。容潔沾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遷氣改。終秋中冬。臨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倍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茲按客兒。以衣冠世。曾仰新朝。情勢既乖。卒以不免。然其慧心明否。如辨宗論。維摩讚語。文俱深得。祇洎旨。可謂殫心彼教者。此篇與靈運法師誄。並稱極工。以集隘止鈔其一。

褚先生伯玉碑

天河洛。實神道之功。既傳。倍華吐。仙靈之迹。可觀。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首笙歌。馭風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元都。有羽化蠅。觸影遊形。神靈帝宮。逆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宴元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欲賣陽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瀉急箭。先生攀途。阻宿。滯涉折。而衝巖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整。一倒千仞。飄地淪高。飄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石飛英。鳳吹金闕。雷鼓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煥徹入抱。秘影窮幽。孤栖幽草。心圖上元。志通大造。

孔稚圭

源按伯玉。字元璣。吳郡錢唐人。少有隱操。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壻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宋孝建二年。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南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道又辭疾。帝不欲違其志。勸於剡之白石山。建太平館居之。建元二年卒。稚圭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招真館碑

簡文帝

夫東瀛涿水。三變成田。西嶽靈桃。千年未子。尚以星起牽牛。部首道邁。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元之又元。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虞都尉。太康盡其祖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瀾。雖日門探藥之地。楚望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喻焉。其峯則有石城石門。虛幌自然。不度句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閩陵之畫。魏后冰城。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宏真。即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軸栖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峰下之地。而勢開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洪。隱始甯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短髮。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峰下之地。即以爲治。故號招真。高臺迴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廓宛轉。還如步廊之軸。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玲瓏。米陵赤石之觀。同符宏敞。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傍臨齊女。則衰墟蒼莽。薛尋千仞之木。氣叶星躔。華兼五香之草。形圖宮室。帷葉綵花。卷舒蹊逕。陽桃候葉。榮落巖崖。樹息金鳥。簷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遂。遂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陽。鴻額徐聲。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爲之境。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算歸。輟樽無已。魏姬安罷。留駕不還。何止持節變淮南之令。傳符蒔北嶺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圖。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乃爲銘曰。

掩映綠窻。穹隆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為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關。山障高峯。野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夕。豐雷朝上。元陽作石。竹龍成杖。書藏玉匣。藥蘊銀筒。燒鉛難離。折桂和葱。羽衣可服。雲耕易通。斧柯難朽。碑石無窮。

此篇載姑蘇志題曰招真治記。治者。本道書言太上二十四治。付張道陵布法於後嗣。後盡立治於元都。故稱治也。按陳馬綱道學傳。張道陵起招真館。梁簡文為製碑。故今亦治之曰招真館碑。○藝文類聚。載其銘中數語。稱梁簡文招真館銘。其為簡文筆無疑。姑蘇志詭為昭明。今正之。

天光寺碑

陸倕

法雲且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日晨燈。則暉光燭於有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擊天鼓。撞地鐘。驅日月之師。勸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鳥篆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牆。思洞希微。言窮名象。珉階凌虛。瓊離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鳩壇暫珍。日宇奪暉。月宮掩麗。昔者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目。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復窮乎身世。墟窟舊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被物如露。假民猶草。解髻傳珠。抽衣受寶。化蓮宅火。功超河岸。捨我神居。與茲靈館。八襲豐殿。四柱高廊。並陳金壁。旁遂玉箱。從橫雜樹。開闢乘芳。

常山公主碑

溫子昇

啓泰徵之。層閣闔之。重屏據天下。以爲家。苞華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淡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衣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閒之盛。匹禮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于車乘。成清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鶴。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流急。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遺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轉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邱壤。祖歌雍盛。出奏巫山。永厝中壘。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楸徒列。琬琰空傳。

孫按齊陰干暉業云

子昇文足以陵顏。禮謝合任吐。沈離屬過情之譽。然即以是碑論。其淵雅之致。正不易幾。能掩之者。惟關成諸夫人墓志耳。

景明寺碑

邢邵

九土殊方。四生舛類。皆識異受。修短其時。德表生民。不救秦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澗水之淪兮。漂鹵倒戈之勢。浮江駕海之力。孰不曠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喻。風電詎可爲言。而伊邈延愛。欲馳逐

生死。吞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薪於火宅。負沈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長延長。身世其猶夢。榮辱皆諸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假。祛洗累惑。播落塵埃。苦器易彫。危城難久。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劫代輪遞。朕迹遐長。草木不能況。缺塵沙莫之比形。日晷停流。星光輟逝。香雨旁注。甘露上懸。降靈迴衛。擁迹忍土。智出須彌。德臨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無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正覺如遠。一念斯在。德尊三界。神威四大。川流自斷。火室不然。衣生寶樹。塵跡芳遊。智固極道。暢無邊。

孫按子才本傳。祇載文學內行數大端。於禪解未有聞焉。然謂其高情遠識。開道滯累。固深得祇洹法趣者。何惑乎此文之工也。

大同哀辭

簡文帝

大同。字仁洽。子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潛櫛結於心。愁眉慘於外。夕坐於是。申旦當食。以之不甘。客有謂予曰。死生常也。天壽命也。陳蕃所慰之家。久傳紀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成焉。予對之曰。觀其明眸豐下。玉色和聲。豈不登壽域而擬觸瀟。及執紼而知折李。靈心權於毫末。慧識挫於趾步。庶方悟於來途。遂窮魂於短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含精鬱抑。歎嗟何極。云誰之悲。悲予弱息。質天道之偏頗。賦命之殊舛。彼神祭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舜華之照灼。寄一朝之浮沤。始夢熊而非吉。遂設弧而表慶。驗天關之所受。知地井之可映。愛萱草之有微。欣亦弗之在詠。信歎感之未幾。悼天奪之云及。乃變樂而爲悲。遂改笑而成泣。習珠襪之交符。又金香之相襲。籍綺茵於弱肌。隱孩笑於羅帷。今獨親於元壤。亦何痛其如之。憶除慙而心楚。想媚質而迴腸。藥尚殘而染地。衣猶襲而在牀。卷金屏之四葉。開銀函之九年。忽徘徊而想像。曾何時而不傷。於星風景暮。鍾氣殿晚。葉蔽蔽而走塔。水淺淺而鳴漏。月半鏡而開河。雲羅柱而下岫。燈發焰而吐花。火含光而成。金鹿之恨。涕沾衣。金龜之哀。還掩扉。猶茲紫山。明玉碎。嘗彼西都。芳草腥。終無逐浪。鳧船反。何時復聞龍種歸。

孫按帝誠當陽書。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然集中所載諸文。抑何其淵雅而整飭也。

徵君何子哲先生墓誌銘

簡文帝

先生履玉燭之正氣。應大賢之一期。質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歊。汝南周顒。爲友。陸連。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削。故以含文燕居。說六與五。思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祭之時。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元纒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諡乎其山。正衾在殯。噉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駝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惜。成以人亡。素楮禮。六章洙泗。頽絕。扶風能學。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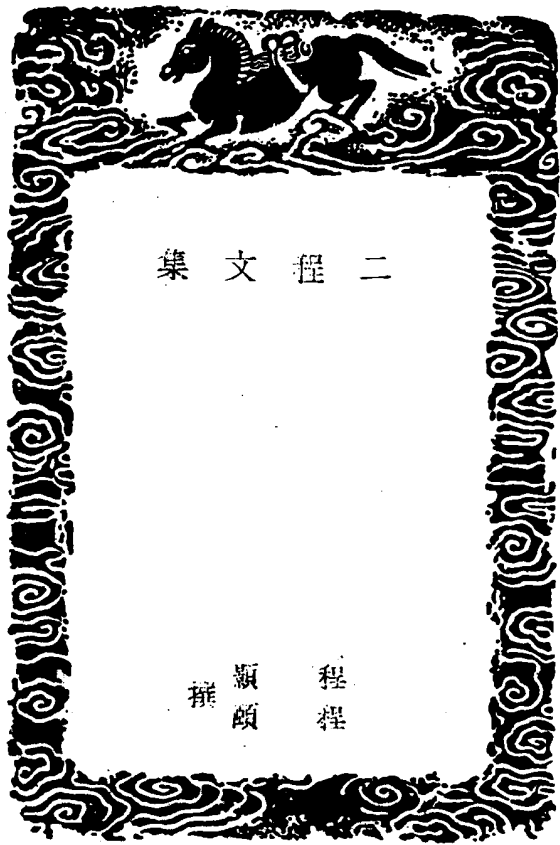
疑聖之德。自此長流。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朱方。頓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聞春柳之病。徐輪三反。入村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晦跡。追勒高卿。乃為銘曰。

文範高世。元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尙遺。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歌。曰佛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儲園。舟與席珍。既遊懸水。兼引法輪。鼓扇猶在。鳴琴尙陳。如何不怒。德素長淪。宸寧巖穴。荒涼涸澤。橋曰斐難。徐稱醜素。欽欽夫子。風期夙著。誓思含毫。傳芳焉舉。

沈礎雖貞。元泉無曙。

源按子哲。名顯江滯人。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梁武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徵為侍中。辭病不起。與兄求弟胤。皆無宦情。世號何氏三高。

右南北朝文鈔二卷。國朝彭兆孫。號兆孫。字湘涵。號甘亭。陽湖人。貢生。嘗薦舉孝廉。方正不就。舉蹟見國朝先正事略。案駢體之文。自以導源難選為極。則然自奇偶既判。源流遂分。近時陽湖李氏。刊駢體文鈔。凡篇選所錄。一字不遺。於是賈生過秦論。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乃均指為駢體。宜為陸祁孫輩所營議也。是集託始南北朝。與王志堅四六法海。揚顯祖續文選。體例相同。最為醇正。每篇開增評語。考據數語。亦是集精評。考甘亭平生論文宗旨。其見集中。荆石山房文集序。及與姚春木兩書。於虞通讓書表。釋其親役僧書。皆評毀不遺餘力。然此篇仍錄其書。豈欲聊備一格耶。至篇中。凡徐庾文及文選已有者。概不復列。然如劉峻山栖志。溫子外寒陵山寺碑。亦以習見不收。此與姚鉉唐文粹不載昌黎平淮西碑。或常別有微旨耳。竊謂南北朝人所著書。多以駢體行之。亦均質雅可誦。如范蔚宗沈約之史論。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鄧道元水經注。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斯皆篇章之珠璣。文宋之鄧林。誠使勒為一書。與此編相輔而行。足為詞章家之圭臬。余向有是志。惜乎抗塵走俗。逢轉萍浮。頭白有期。汗青何日。擬俟山居稍有空暇。當補成之。光緒乙亥。白露前二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二程文集

程程
顯顯

原序

自孟子論性善後，漢唐諸儒，未有能闡發性字之義者。至二程夫子，而性學始大明於天下。人生而學六經四子之書，以新至於聖賢之域，而於吾生之性，茫然莫解，是自昧其本源也。本源失而徒求之文章，雖使渺思曠論，卓絕古今，終於聖人之道不合，其不折而入於苟揚之歧途不止。何則？吾之說固未有以勝之也。二夫子之言性曰：性即理也。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合理與氣，而附麗剖析之，至精至密，不獨足以闡諸家之似是而非，并足以補孟子之所未備。故橫渠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正謂此也。賈、鄭諸儒之註疏，韓、李諸賢之文章，皆未窺及此，此而不明，其餘皆枝葉耳。二夫子者，起而首發明之，以重啓斯文之統，其有功於聖人之道甚大。此蓋蓋之所以分聖狂之所以判，與夫異端雜霸之所以辯，故予謂論人之文，必首觀於此，而後其文其人，皆可得而知也。二夫子之文，皆本性命之理，而究極之，以措諸應事接物之際，使當時大用實足以救養斯民，而治幾三代，固不徒託諸空言，垂遺編於來世而已。明道珠涵玉體，詞簡而有餘味，伊川浩然之氣，嚴正不撓，大暢厥旨，要其根極，則一而已。予幸生二夫子之邦，誦其語言文字，有年矣，願未窺萬一仰止之念，實切於懷。因取原本校閱，其訛缺付梓，以廣其傳。海內學者，讀此書者，當知二夫子之言，雖然如菽粟布帛，不可且夕離，循途而漸進焉。一旦恍然得聞性天之秘，蓋亦由此也。已。

二程文集 原序

本傳

程顯字伯萬，河南人。顯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鄆縣主簿。縣有稅官，以賄播聞，怙力自恃，暨司州將憚之，而未發。顯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勢窮必殺人。顯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距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救言，私憤其所盜，以去。調上元縣主簿。顯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謝景溫尹金陵，說春秋，顯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頤曰：二君皆通易，豈可說變，而主簿曰：非是。豈司不怒，而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常遠出治疾，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因出懷中一書，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曰：張三，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服。呂公著處爲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從容咨訪。顯將退，上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他日，召對甚久，日官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王安石用事，一日，顯受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又一日，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顯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不附己者，獨不及顯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顯言於上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誼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僥倖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日衰，非朝廷之福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

二程文集 本傳

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天下益深使當其時乘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中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遂熒天下須兩分其罪可也改簽書鎮軍節度判官曹村壻決願謂州帥劉渙曰曹村壻決京師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願願命善泐者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願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海則事濟矣語已未遂橫索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願不置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頤安在真佳士也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時元豐八年也文彥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頤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二子端懿端本陳確作資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子爲禮部貢院官與范滂夫同舍滂夫云頤子不選不武惟伯萬有之子曰伯萬誰也范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萬耶子時婉不可言諡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本傳

程頤字正叔與兄頤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游太學胡瑗以頤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頤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以司馬光呂公著薦除祕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求取祇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疏言智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陛下富於春秋雖容聖得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繼以諷誦聞帝在宮中置而避蟻間有是乎曰然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可也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願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從容納諫以輔上德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武看詳國子監條制願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室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蠲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有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始非古人且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

不報二年奏遷英暑熱乞就崇政殿講讀給事願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願言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願進曰人主之勢不忠不悖忠臣下竹之過甚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宴願奏曰除喪而用吉禮或因事用樂可也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乃罷之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願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反其故智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願非羿也然開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喪三省進呈欲與館職太后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願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西監之命願不就紹聖開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洛尹李靖臣即日追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乃族子公孫與邪怨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恐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戚氏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與之言老父徑去涪北山有巖願與州人議定游泳其中落人名之曰鷗易洞徽宗即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憲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鼓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詔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願於是避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直學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頤頤辭之族子公孫曰勿爲已甚可程頤言正叔一生不什君莊則嘗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故頤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悅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胡安國曰昔嘗見鄭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疥疹不出願詣宰相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憲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願臨遂連章誣頤不宜在經筵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人骨體陰俟開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讐議惟呂大防秦人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願嘗言今農夫躬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勞筋苦骨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將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且爲天地間一蟲惟維維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目錄

卷之一

表疏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符節儲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諫新法疏

再上疏

辭西京提刑奏狀

謝滁州簽判表

卷之二

二程文集 目錄

二程文集 目錄

書記 賦 論 策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南廟試伏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敎惟歌論

南廟試策五道

卷之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邵公墓誌

程殿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漚娘墓誌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祭彭侍郎文

祭富韓公文

卷之四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海葬書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二程文集 目錄

三

明道先生文



伊川先生文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再辭免狀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又上太皇太后疏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又上太皇太后書

論開樂御宴奏狀

乞歸田里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句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卷之六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修立孔氏條制

卷之七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養魚記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易傳序

春秋傳序

讀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記蜀守

雍行錄

雜說三

四箴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卷之八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書

爲家君請字文中允與漢州學書

再書

二程文集 目錄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師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上韓持國資政書

上孫叔曼侍郎書

答楊時慰書

上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入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師師直書

與金堂謝君書

答周孚先問

答張四中書

答楊時書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施若雨書并答問

定親書

答求婚書

卷之九

禮

婚禮

二程文集 目錄

二程文集 目錄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柏棺事

作主式

祭禮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編

卷之十

行狀 家傳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卷之十一

墓誌 墓表 祭文

齊先公自撰墓誌後

叔父朝奉墓誌銘

孝女程氏墓誌

明道先生墓表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二程文集 目錄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核文

改葬告少監文

祭席行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卷之十二

遺文

放鶴頌

酌食泉詩

易上下篇議

易序

禮序

禘說

書銘

與方元憲手帖

謝執政書

答冕以道書

二程文集卷之一

表疏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開聽。如是則聖智益明，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闕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儲取士劄子

宋 明道先生程 頤撰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絕。惟朝廷崇尚教育。則不日而復古。若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絕俗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奉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彙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漸增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感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遠。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獨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序之制。為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資與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置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位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虧。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廩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館。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

二

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階級。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開學者。靡然不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意焉。為萬世行之。監寧元年上時為

論王霸割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若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竹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辦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兼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成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意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綱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一。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順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沛然不疑。則萬世幸甚。監寧二年上時為

論十事割子

臣竊謂聖人辦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雖一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儒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適當改革。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變。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

三

五

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特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三帝三王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極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不修鄉里之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本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賈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動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計數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滋溢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爲慮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極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然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蕭條斤斧焚蕩尙且侵尋不絕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逾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橫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雖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

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質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奏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筵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務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補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貸之臣以其學行論處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展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尙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緊教化之本源於治政之大體者儒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胸深練駁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備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德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費全事體謹具狀奏聞

諫新法疏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備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而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駸駸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疏駁大臣之奏舉動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獨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尙持固必是致與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搜頭推去息之仁況權權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再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速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非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思慮。未能精慮。當否存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能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惡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焉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開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幾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其一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術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過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開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牘。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實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詞書其大。

南廟試伏道使民賦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教。俾當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謫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為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蓋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而勤功。志在使人。役以農時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如。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惰。加賦以戒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勤。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政權初動。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釋驅。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開力穡之迷。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登。業其安固。使爾農於殖。縱極勤動。異有國之力。征自膺饒裕。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雖至。願有憾以會無體。象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乘樂而趨。異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籍以為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

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禹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敘。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論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為道。其發明天地之祕。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述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敘。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為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敘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業。乎敘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敘。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敘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業敘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向何次敘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向何歌頌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勸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道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勸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願力行何如。爾謹論。已矣。爾處疑有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鯀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開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食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神海之外。何信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純王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虛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忘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鯀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

時之大利。願結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俗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效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效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效。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成也。然方之善人之效。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豈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靡之義。浹於肌膚。論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效。所以疾。善人之效。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效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也。若漢之業。粉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效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效乎。謹對。

二程文集卷之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即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爲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與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歎。終喪。自誓。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非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息。息民貨不能營。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塹。僅存。勞勩。思爲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

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為。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固亦以斯文為己任。豈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難操者。而精一者。開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碑。以誌其墟。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為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為荆南監尉。尉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嘗贊勳。發劫縣邑。道州事遠。最當賊衝。都使者命公攝令事。至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勸治。夜以繼日。完葺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回守者皆論功。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為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為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為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迹。雖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口監轄。乃以考課遊殿中丞。還朝。知權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於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潔。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恭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為。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沒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顯。皆為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氏。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顯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撥公之官世行業。而為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李寺丞墓誌銘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壅。斯言不泯。

子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諱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嘗選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齋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其從業居。誠獲使令者。雖取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懼累日。痛自傷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之與其令謀曰。劉右樞石門羅姓者。皆健賊。招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進。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為也。當說使自效。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論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死。然召我亦有以信乎。仲通即以符語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乘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懼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聞者。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充職。可絕後患。嘗奏不報。其難姓名。果復為害。仲通率率軍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為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為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二。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乎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於古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鄆城縣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稱焉。夫人太子中舍某之女。賢慧端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天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子。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程郎中墓誌

二氣交運。今五行順施。剛柔雜揉。今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分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一作分。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所貴者。資便便。較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有考觀銘詩。

公諱瑛。字仲端。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勳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為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婦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

通公即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成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邑富多強猾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束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於京師大蒙陳顧謀去其母給之醉宿勞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即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案益急顧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即爲覆案移公與元府西縣公具待行賂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收洪州之豐城江水管環城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貸得官藏粟閉糶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饑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敏職就法度內韓贊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謹問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判和州先是蘇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閒四方轉動奔走奉事惟恐不至其後奸迹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背竊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即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請去權顧郡事一日猝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其道所以問人之狀故其奸謀詭說皆撤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隱宮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閒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裕如材長於治民殷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冤故前所位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力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能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自二子曰顯曰頤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爲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非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於先塋且命顯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澧娘墓誌

澧娘廣平程頤之幼女也其父佐澧澗軍而生故命之曰澧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靜遠始如老成來皆意其福且壽舉固

責命於天言之以爲世戒云耳悲夫澧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孀兒同兆一作銘曰

合面生非來 蓋而死非往 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 謂之往亦可矣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命進以軍職逮事恭祖始家衛濼祖德新父皆懿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堯夫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妻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刻厲冬不蠶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向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學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劬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蠶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實然不事表襮不設防諍正而不諛通而不迂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閒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其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權尊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爲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字爲學雖同尊聖人而所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厲高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間有觀以飲以豐天不慙遺哲人之凶鳴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個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益易前好驚志爲學窮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遠隔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

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吳澄邊時。名聲賢儲。結轡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僧僞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于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符。言事者以為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靡。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為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資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為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隨是者有誅。未聞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多虎暴。農者不敢朝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為害。再調羅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積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督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為奸利。前後為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為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旬留。遂復舊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鄣。泉以廣灌。既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與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已出。渠功有緒。而論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為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仇。怨。顯攻而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為。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中顏為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敏而先生至。撫之而賦。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幸勤百斛。不足則賣衣以益之。辛。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為憂未遑。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頹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餘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簞告。友人郭行者。謂曰。吾父病。頃須百千。乃為治。貴。吾處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符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貧無以為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有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躡步。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積。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此。字。照。

河未開之時。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涇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會。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為明利害。皆咸悟。喜。翼日詣軍門。輸土納。命。願為。藩。一。塵。不。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誠。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安。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道先生按視其。逃。受。命。即。行。人。皆。為。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環。視。開。見。疑。以。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擊。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維光難。怨。甚。其。後。釋。其。厥。而。歸。之。或。人。成。一。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己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與。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奮。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徵。福。親。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當。當。五。代。之。亂。皆。隳。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為殿中丞。陪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神。馬。顯。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爾佑有常。如何不淑。歲時之良。胡不憐道。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齒。為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時可倫擬。逾二十年。願愛終始。我讀河北。公。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旆之悠揚。沉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衷。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為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為。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萬。恩。之。誠。分。因。遠。致。乎。香。鼎。公。其。來。鑒。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鑒。

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頤。謹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哲難。惟。聖。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難。其。儲。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寡。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繁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為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痛。齊。而。涕。漣。尚。以。公。之。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水肩。屏仗者。以。憂。責。不。及。而。忘。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遂。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且。屬。職。之。前。萬。物。已。

莫異乎心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證典號為撫實祭册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顯慈不肯辱公禮遇願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做不望棺非不隨墓引領西風悲憫何數誠寓鄙文禮陳非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二程文集卷之四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宋 伊川先生程頤撰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誠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儲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

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魯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困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諱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疑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墮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此。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贖百萬。既無以供。將重徵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事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怨怒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西敵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尙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成。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願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尙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備稽撲滅。必多饕餮。幸而時盡能誅。尙賴社稷之福。西敵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詞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豈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誠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何如。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蚤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耳。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願求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賢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止一二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忠謹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為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登第爾道之不行二十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為是乎以衆人為然乎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警者以五色之鮮詢警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竹五色而聽八音聞見有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荷行王政奚曾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特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屢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故之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顧得一面天顏辭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羣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初太祖朝年六十餘為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崇隆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顯過之厚羣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通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瓘又蒙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為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為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誣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背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壬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

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觀今猶今之觀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踴躍狂狷恐懼之極臣願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漢王典禮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漢王稱親事首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漢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之適子漢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漢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漢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漢王賢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漢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漢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遠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尊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忠愛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漢王陛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在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疏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之名瞞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有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謂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接最重禮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漢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得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漢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漢王為漢國太王如此則自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聖必仲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漢國太王自然在漢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繁於漢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維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

海宇兆兆。通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漢王為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漢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漢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洶懼。異論喧聒。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語。致漢王之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肯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上。漢王居藩。陛下既為家嗣。復以親稱。漢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漢王豈不惻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毀隙。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漢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漢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感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惻惻。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微冀得已。倘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徧。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治平二年

臣竊謂伏觀八月八日詔。教以比年以來。水潦為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書封事。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德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履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都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災變。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脩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與貴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特提。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為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知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與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質。鑒後代之虛飾。不猶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不基於無窮。伏願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嗣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綱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宜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面有悅色。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為慮。蓋有職誠之備。而無警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

而威靈振。東南西北。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為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恩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其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已。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賦。銷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而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味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途。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迨凍瘃則為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西敵乘隙於外。雖欲為之。未如何矣。西敵強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向幸敵人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紆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與數千萬之衆。宿於邊境。餽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況征伐興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說競起。事至於此。與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危者。不諱朝廷制置。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為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為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教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為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幸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忠。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若立志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知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之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忠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竹少異於舊乎。又以守

令教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諸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精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術為難，勿以衆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為，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不然，精古而行，非為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助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雖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悲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事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雖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竊取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開，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兩君子弗顧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隙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誠難，亦繁取之道。如何爾？皋陶為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咷而難之。及其陳九德，咸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為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卒敗厥業者，古亦多矣。稽述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禮求，之以道，雖皋夔伊周之比，亦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幸輔為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

懷慮慮而不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遺，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廷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意，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遠哉？病不求術，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偽治矣。史册書之，可為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願取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晰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聞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會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轍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賢之難，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於從，設若珍禽異獸，瓊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澤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挽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為任己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嗚呼！其用有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繁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嚴賢自任者，疏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務，拔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憤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萃伍而用，庸

惡一作混雜。不以爲非。設或放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德小差。衆議譏謗。如真廟神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若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取。取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諫者皆喜。臣獨疑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與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願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忠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譏病。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狷之言。惟聖明裁恕。于旨宸殿。臣無任。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四年

其位臣程頤。惶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恩。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疏賤。復敢區區冒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致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感安。何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修。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光武之葬。皆於大體。奢侈過度。至死陵中不復容物。亦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亦眉之墓。無異光武之墓。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後。後世不謂其不孝。從光武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輿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固極。冀冀厚陵。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遠先帝之德。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慎慎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訓。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然後昭示遐邇。刊之

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執帛易朽之物。亦能爲忠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尙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神陸胤。尙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國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陸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瞻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熙寧八年十月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以替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尙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尙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戾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替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而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臣子所謂可視而來。亦可禱而去也。傳曰。天之有替。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穢。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感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情治而喜亂。誠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德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憫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憤。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異志者察其非。尙致我焉。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尙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庶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

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遠。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已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遠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開佛道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無窮之罪。顯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末。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乎。爲擾乎。位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願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惟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賢人之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於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復敗邦家者也。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問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惟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儻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然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元豐二年

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爲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墜中。又爲鐵葺。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聞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發。因此事。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禮。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高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葺。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教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答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崩。昏之主。尙能守禮法。盡孝心。貴嚴善思。感之論。卒耐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譏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毀替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己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一程文集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元豐八年
 臣願言。今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臣愚陋小儒。臨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駭。中謝。伏念臣才識迂疏。學術庸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願言。今日。准汝州牒。備到尙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闢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實之於位。則天下晉勳。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夙厥躬。是以罔虞利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其實。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葺。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教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答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崩。昏之主。尙能守禮法。盡孝心。貴嚴善思。感之論。卒耐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譏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毀替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己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伏蒙聖恩。授臣宜德郎。秘書省校書郎。開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敕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而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推辭。辭不受。允臣職有恩誠。味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試賦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賜荷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明朝廷無舉動之過。恩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養。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容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親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能常留二人。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閒。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開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愛。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乘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為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首。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翳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粹。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儲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禮。只是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若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願言。准開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而奉德音。已得辭免。辭避。及繼有陳奏。懇誠已竭。天聽不回。中竊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為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欺。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喜時而愧。已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為兩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質樸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請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為儲、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教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諫、以輔上德、自來著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濟聖、而欲且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臣甚非先主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疏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允。

上太皇太后書元祐

六月日、其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願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賢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向未有志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慙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遠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當伯、至於綴衣虎賁、以

為知帥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遺、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帝、侈靡、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罔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開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臘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入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願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幾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幸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聞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作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乞特降指揮、幸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幸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亦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羸弱、豈得

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樓垂簾。簾前設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閒。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閒。適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又以爲難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之道。夫告於人者。非藉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鑄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人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說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成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孰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懼。惟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敕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頌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茲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敕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發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豈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樸愚。惟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察特許辭免。伏候敕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二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遠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元祐二年

臣頃頃竭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驗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頗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閒。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後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導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馬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閒。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沖。閒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導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來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使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艱。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受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荷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感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汗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與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夫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折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說書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册不止此一舉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其宗仁宗時皆實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論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若知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君之意故不敢言聞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君之言而不知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愈尊若位勢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暴虐臣僚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罪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執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元祐二年夏

臣伏觀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讀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遇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符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也是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元祐二年十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敕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說遂蒙朝廷擢任實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避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能說書卻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能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十一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

安須至再萬惻誠上頌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敕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獻諫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恐竊意朝廷情事體以管旋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為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元祐三年

臣竊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儲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實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非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違事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一作}命首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憤而加罪易若因其請而使之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賤不如溫足願以讀書為儲儲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於察至誠俾完素守荷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懇煩瀆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畝畝之中實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養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為臣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情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睿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為如此之舉者豈止登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為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既毀潛加罪}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為天下所議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為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為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為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為亦所以為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為必以臣為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己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賢之聖賢考之經義為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舉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下編詢輔臣之為為義乎為非義乎如以為非義是臣所學備愚不敢違恐安

煩瀆之罪如以為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情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祿開判西京國子監狀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牒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祿開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為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為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動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應豈可力辨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遠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睿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味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為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為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慈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次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隨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祿開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安中則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執過於此臣是以既然而許圖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豈非徒為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或通聖心後衷發志之乎方進沃心之論實觀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首肯聽臣臣知陛下聖喜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迹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吏册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棄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為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觀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乘於事道義當致於為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懇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於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肯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為廉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權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擅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為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為臣去就之義觀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

謝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句崇福宮狀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敕特授左通直郎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尋封章不敢違言惟盡獻主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而髮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煩煩臣更不敢違朝命所降敕條臣已領訖伏見恩賜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中河南府乞神醫狀元祐七年八月

願昨准敕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為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祇荷容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於海隅蒼生僻野窮谷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發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為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儲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繁常程文字即以付外不肖得經聖覽既而命官遂以尋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詔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而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詔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其言而遽為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命即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諳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為是非乎若以為是則受為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延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為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為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謝復官表元祐七年十月

二程文集卷之六

學制

三學看詳文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刑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長武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服畢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錄並合減罷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額每齋五開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臥榻若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為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開為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為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備為教導之官去利誘來質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人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遞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舍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遂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寬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教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監教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制皆是庠序之事與他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准向書禮部帖于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辦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條貫立章待賓吏師立齋並繁勸會學制皆賢堂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即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勸會學制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武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張著作或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武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備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武之為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費盡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為七開繁減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榻其看詳文卻稱七開為一齋有此開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開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開設與不設三十臥榻其大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開條貫得若干齋舍有無妨礙又條稱若學者開及會得解人並免試入內舍如何容若

勸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查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為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繁朝廷處之難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為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榻則是七開別無開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餘齋每齋三十臥榻並是量度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繁潰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會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即無容若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今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備為時用者長武狀其行能開於朝廷未見得長武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開於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法考若犯罰及課會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勸會舊考法專據文簿計較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武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繁長武察裁長武公明與否則繁朝廷所任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備為時用者開於朝廷所推恩數自繁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為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文勸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論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陸闕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為防閑甚失庠序之禮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圖做使酒等本監探察騰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會仕宦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卻令國子監探察若本監只是探察仕宦家子弟為舉人者即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即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探察舉人家子弟即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舉人本貫施行有無枉枉

本所勸會監教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為不明即可改及為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易仕族之貴而為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罷者固未嘗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於非類豈復能實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為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

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嫁假以爵弁即不言若充軍及遺骸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請券並聽入驛即不言子弟爲卒僕乞何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並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廣開封府或本質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警且舉一罪而使之知所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令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入齋即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察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即掌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秩威儀濟濟即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開諸齋絃誦之聲即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爲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即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閒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習善者固不憚其煩也況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即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敕勅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其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感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卻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即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位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爲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卻

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卻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獎勵以勸多士不應有違卻於學校立法依其自至京師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獎勵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遣方得尊禮不應有違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勞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於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爲益況淹久乎或速或久繁其人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爲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取問狀內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於於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開有訴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爲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遣出朝廷立定齋舍開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舉者稀少之時漸次修展展人豈有一旦遣出之事以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開架丈尺算計不惟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即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充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一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議論言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職一人其中選難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惟欲成材之多豈以難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幾一人何其少也正由行法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驗即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述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迹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

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遂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武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武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迹。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任長武。長武自委之屬官。以遠於下。取舍在長武。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為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武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為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為足以言治道。先生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武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審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八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卻是不知大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卻為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他官。極為清簡。日講費一授。不足為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奈何。不當以此為限。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諳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使人外舍。尤為疎簡。其間豈無墮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墮業之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卻令講經讀史。不惟事情迂闊。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皆史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卻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祇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習。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卻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勸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為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為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為迂闊。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舉人。蓋當遺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遺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人太學。專治經術。最為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教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期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等諸事。最為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監逐時差委。當皆須公勤。勤敬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立上條。不付申明。得旨。收條不許。既曰。修條。即須損益。舊法。豈可卻

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即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旨。不惟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難進。亦繁有官人。難以卻令繳納。助會上條。繁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為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為士人。即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願納諸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為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卻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為不許入學。豈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實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為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即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取具回。勸會學生。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亦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況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為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卻難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察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川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其三舍升補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擊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充正錄。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繁出賃。取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武審量。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長武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即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做。不至過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勸會本監支費。取問狀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勸會官員。在職。遺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哀求。仕。不問禁。官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乞修改。舊條。條。及立到上條。遺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遺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其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為番。請召對。面點。抹。虛。目力。不給。卻成。苟簡。亦。生員。請益。

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聚會假假。辨理事節。日有騰訴。如聽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遂說書治學。事不為煩勞。改試為課。乃學校大體。當而點抹。教告為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眾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而謂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武。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卻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為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齊論為學論。名稱不正。自慶曆學制。遂齊置學論。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論者。教諭為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齊論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論。本為正名。又云。長武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繁令。博士參預。不惟知接生員。親於長武。亦或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惟是欲朝廷重倚。故使長武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惟是欲密為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重。舊條稱徇人。並相容隱之人。不許為保。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勸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為保者。舊人與歸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央。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闕。今刪去盜字。即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訪詢。悖慢兇恣。受賂闕。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合包括在內。今卻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況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屬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一添賜田。並舊賜為五百頃。設溝封為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為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賜賜表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親陪位。

一本聖公差。當直兵士三十人。

一本聖公宅。教授一人。主道。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內。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僮源縣簿管管。

二程文集卷之七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先生始冠游大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濇。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慤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格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而後能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於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人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天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養魚記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筋，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咸咸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畫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滄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二十字，魚之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執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烙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爾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字在冊上十一至和甲午李夏記。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案中偶見之，竊自歎其幼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為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窗下書。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踐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為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其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為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鑒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為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為并魯，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為王者軌範，不獨著聖主之事，以為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自盤庚之遷，國祚王之訓，刑為是而可法，耶為非而可戒，耶。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

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籍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為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謀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為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為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為，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為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俗之作，俗之作，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為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嬭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業，豈不由是心乎？感臣竊謂是心也，宜為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程頤題。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子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亦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出世，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下。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效古之迹，亦私意為而已。事之謬，奉至以建，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

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其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行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主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十七字。

視飲詩序

上已親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游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兩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顏川陳公廩。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為泛船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夙好古。重道。所會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詠歌。有不悅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評曰。以好賢方遂樂之心。禮義為疏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功。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論漢文殺薄昭事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為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以食之。屢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用所及。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殺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伏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愆常於其用心。而噬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閤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米即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

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定。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勿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督。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淨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則哀矜之一也。

記蜀守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諺言曰。產博虧不如田。況程戡。蔣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闔里。問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眾口所同。惟三事而已。誠損遊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濱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遊樂也。前將者數十年為政。則後。

雍行錄

元豐庚申歲。子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子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子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子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

雜說三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當舍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也。

四箴序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分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一。作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違。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之乘麟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然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作。出悖來遠。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勸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二程文集卷之八

書啟

為家君上宰相書

竊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爾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德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設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體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為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抑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爾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其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佐。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皇帝。願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相。而於茲。臣廬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既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長老。雖辭避。乃特為改設。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為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疊。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設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

今未有易其名者。則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禮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為善者。未必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爾之曾祖。以條例為限。某竊感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命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愧。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睿遇如此。余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德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惡。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愧恥。若已。拚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迹湮晦。以為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遺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滿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閥。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沈晦。爾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待之。下顧愚陋。仰荷厚禮。愧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臨降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方。盡待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樸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與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人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為教之意。非不正也。願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爾瑯琊瑯瑯之質。明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為。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開學古為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為。專以簿書。為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衆人之式。竊聞執事懿

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本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園。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設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尤。迹雖遠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抑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軀馭。來赴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審其鄙態。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洩。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而弗從。矧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棄。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論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饁之視。則其風俗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尙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交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衆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安易。觀吾叔之見。至正面謹嚴。如虛無印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躡。豈後世學者所可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和之氣。非明容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偏扁而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視。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勢。斷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幸勉病軀。不能周悉。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晉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益幅之論。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晉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問之。內一事云。已與大晉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願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遠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發。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晉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末由拜見。豈勝傾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公閣下。願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關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願頃頃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之私意。幸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罽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尺。其相穿叩之處。厚幾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歷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非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惻愧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罽。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域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願主上素未知。願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覺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感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職均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安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愧悚。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於左右。若公見取。雖執轡門下。蓋所欣意。况受賜乎。苟不見從。是二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願盡未

敢拜祝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

願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浼開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日所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與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萬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愛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虛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備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草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惡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旬朝廷哀憐困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所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權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然不謂中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間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滿開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相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資言也不止資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

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授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筮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遺書不復思釋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示下足以代而語

上文路公求龍門庵地節

願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開欲得吾幽居於其上爲避暑書畫之所唐王龜勳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願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迹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書

願輒恃願遇之厚敢以衰誠上頌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欲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業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符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於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憫願其遺道不得施於時事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以光寵步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書

願輒恃願敢以衰誠上頌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及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末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其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其遺以資寵步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職越無地

答楊時思書

願泣啓願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誠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願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感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須深慮伏紙揮血言不倫次願泣啓楊君法曹二月十日

上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政治之先。公卿庶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尤諸公議始厥來開。顯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蠶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學。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崇望。言揚德進。敢有觀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陞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人侍。密宸展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惟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徒切向風。惴惴所懷。敷宣罔既。

又謝簡

願惶恐再拜。仲夏毒熱。伏惟蒙候。動止萬福。願執耕賦。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為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末由展覲。伏冀上為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乘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疥癩未復。而偶此早曠。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願備員於此。夙夜自勵。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論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而不盡。惟千萬自愛。

又

別紙見論。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為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國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願觀之。苟遊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為如何。

又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章安道。遂為塑像。以配食。譴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憲典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豈有二乎。

二程文集 卷八

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殊。安得不為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也。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為近之。子居和叔之子。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密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才嘗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使指此心名為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為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達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為賜教。指其迷謬。甚幸。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無偽。即天地之心。不測。即孔子之絕四。有一物存乎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其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

二程文集 卷八

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沈浸醇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隨更不敢拜誓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洗滌惟望乘開口喻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亦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隨云大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一有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一作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發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嘗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豈然也有指用而言者豈然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即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分而為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則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竊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始橫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入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關之水溉涇南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應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照事申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與晉遺利時先祖嚴承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雖年功已有餘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終厥功陳右之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與先祖盡其力而彼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困乏物斛踊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光師旅之興儲備為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其大某聞西陲也自發小稔知其事人微慮遠無由自伸其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

君以天下事為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處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師直書

願皇恐上訴於知府安撫實文閣下願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為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賢乎人焉伏觀律師文諸賢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倫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遺律之意非特於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為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為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經府報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為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也慮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為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冤死而不為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為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為無故意者設也非之所以中骨肉之義豈繁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為人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為醫所殺隱忍而不辨者多矣乘人觀之亦不以為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為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嘗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刀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為政之道乎姪子某為令陰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天下之及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議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為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願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願啓前月未與齊邸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旋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其柁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其佳只云忠浩開看親人必不疑也願借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御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條如日星不容遺忘

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罪類是也。若欲治易。先釋釋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開千百。懷愛十一月初九日。願啓知縣推官。

答周季先問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季先稱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閒。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季先稱謂。聖者謂有聖人實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哲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季先稱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禹其則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澁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澁之。動之以禮。未善也。季先稱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學於此也。莊以澁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儒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學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季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開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為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論。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歎。紹興丁巳冬。周季先謹書。

答張因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說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

儒者之所務也。管轄郭璞之徒是也。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願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願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今執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論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小者。願與諸孫處。歲計檢。則自餘無足道。春隨惟進學。自愛。不宣。願啓楊君教授。六月三日。

答楊迪書

相別歲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變亦變。乃偽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與道字不相似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忠而卒同也。若粉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尚弗識。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於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為衆說漂噉。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者。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願啓。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願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海峽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願啓鮑君秀才。

定觀書

願啓。伏以古重夫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願族望之非華。愧辭猷之弗競。不量非偶。望高門以願。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諾受室。恭承賢閣。第幾小娘子。性質實。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遠賜允從。程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處。

答求婚書

願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蘊夙成。以願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媒師之

謂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告。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是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於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乙之期。

成婚

期日。培氏告迎於廟。初昏。禮雖云初昏。然培受命於所尊。謂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或用執獨前馬。使從役持大炬居前。女氏之摺。俟於大門之外。主人俟於門內。賓降也。車摺。子執獨前馬。照道。今用獨四或二賓將至也。賓摺。女氏之摺。俟於大門之外。主人俟於門內。賓降也。車摺。進揖請事。賓對曰。某。培。命某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賓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摺。摺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而再拜。贊即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於廟。氏之先。至於中堂。見女之尊者。偏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卒食與辭。贊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於廟。至於中堂。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西面。離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戒。諸西階之上。摺者出。摺降立於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摺前導立於車前。既升而先。俟於門外。外之者。門外也。婦至。主人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摺退就次。及期。謂早。贊者引摺入。贊者立東席。西。而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摺再拜。贊下。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摺盥手於南。摺之從者。沃摺盥於北。沃盥以水。灌手也。摺揖笏舉婦蒙首。贊復位。贊者進酌。用幣。三酌用盥。姆助婦舉。卒食。相俟。見贊。贊見婦於舅姑。進拜奠饗。還又拜見。婦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不復見。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於室。婦盥饋。舅姑饗婦於室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階。謂。翌日。摺拜於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此段在。下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其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道。路。避。村。路。避。井。避。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各其棺。槨。非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符之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葉女還家。以壽穴葬之。

葬說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此段在。下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其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道。路。避。村。路。避。井。避。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各其棺。槨。非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符之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葉女還家。以壽穴葬之。

二程文集卷之九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培氏為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命。某室也。某父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納吉。謂培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納徵。證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某室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二程文集 卷九

非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下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浸。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滯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為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為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姓。其諸姓氏。並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以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開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為別爾。後世聖人。乃為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鄭。衛。魯。毛。聃。邱。雍。曹。滕。畢。原。豐。鄒。本皆姬姓。葉。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皆不同。同葬一地。遂彼凶而此吉。決無忌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少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遠聖人之制。而從俗人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用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良二時為吉。此二時。是皆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腐。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汙。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桑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成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尚存。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為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

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蓋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骨。不惟以土為汗。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為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韌。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人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作主式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辰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跌四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某公。諱某某。字某某。號某某。主。合之植於跌。身出跌上一尺八分。斂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四居。居二分之一。謂在七寸。上粉塗其前後。書屬稱。行。知處士秀才。號某某。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加贈易世。則筆蘸而更之。水以。外改中不改。某奉祀。凡本有地。請本皆無之。祭禮。未必先所著。姑附於此。

四時祭

凡祭。灑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執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果。並菜三釘。或五釘。盞盤匙筯。訖。次設香桌。次設盥盆。芽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其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爵。於盥盆。芽縮處。俛伏。與再拜。左避位。遂行。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復饌。祭祖。祀亦如前式。

始祖祭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辭。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於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饗。三獻。如前式。

先祖祭

祭先祖。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其請先祖。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廟祭

廟祭。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二程文集卷之十

行狀 家傳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威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萬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斂睦。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斂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論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藏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貯。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

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使。時盛夏。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鄉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業。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處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基以避親。能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時。文案山積。而向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指置於織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蠅。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歸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饋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爲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殘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幾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賦賦。竄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度度所需。使富家備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難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俾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年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致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恣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業。厚薄。第其先後。按察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廢隊。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

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懼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職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廉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材爲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孫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躬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末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買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刺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矣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領軍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侵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筮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防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壻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防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防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防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防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防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傲既而揚言於衆曰濯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曹村塢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本途橫索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援大爲

朝廷愛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備恩先生曰吾罪謫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號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假年勞句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見其見軫問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履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擬執政復來監當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頗河不堤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通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殺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還自陳殺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盡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三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徹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貸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傲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承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券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反聽買賣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每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道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與襄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政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人人也如

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從以其
 深論也及法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遺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
 廷勢陵州郡出公以爲安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頗就開局得管
 句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兩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被
 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予餼邊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恩遷太
 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
 先居授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憲博西京留守韓公績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
 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
 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奉事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
 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
 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顯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
 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
 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
 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慍
 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飲願自垂簪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
 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貨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
 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而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
 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贖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
 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
 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攜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繼七歲
 公取師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宜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干犯義理則不
 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儀範寒暖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游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處時常
 假伴南安軍一職據周惇質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者因與爲友及
 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破較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而
 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示之疏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不敢
 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貧困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鏡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願自斂有歐陽
 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船
 濟之乾曜曰可謂汪知千頃之波也南昌黃蘗有高尚才名動江表然頗不仁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

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禮度服人已如此居官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
 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處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管拊人
 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
 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欲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
 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己尤約官至四品
 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費賤見
 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間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
 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
 悅每勸之出游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游壽安山爲詩曰歲暮歸來
 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徧更何人似我閒頗謂二子曰游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
 非好也晚與文路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傷以其慈愛素
 厚髮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即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叨備
 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脈脈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病服
 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記履歷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
 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勤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譴爲幸多矣非日切不用干求時
 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
 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非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諱親之罪非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二一作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
 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
 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乘明
 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開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泣泣扶持常連夕不寐
 年十九歸於我公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
 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類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
 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言扑奴婢視小穢獲如
 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
 有小商出未返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時人不取夫人憐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
 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繼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不以待汝
 歸非欲之也只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石負炭而繁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

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愛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假也。穉數歲，行而或踏，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駭。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乎？飲食常置之坐側，皆食架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隨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思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日甚，備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為，款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傲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親族閒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厲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時，公字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推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妻應明者，中神童，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隨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棧貼上曰：我情動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能。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穉中矣。實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二三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親觀河朔，夜聞鳴雁，書為詩曰：何處驚飛起，誰能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轉轉良。良人沙塞外，鶴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欣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精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遂中疴瘵。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二程文集卷之十一

墓誌 墓表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程姓，名伯溫，字性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初。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通。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頗蒙，學術澆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慶州興國縣，興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旬就開局，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百。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為通直郎。次韓奴，幼亡。次天，女四人：長懿，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端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補，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德。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德繼。

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六人昂昂易易。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終於正寢。先居後室既得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子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勤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譎。為幸多矣。葬日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遠。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

先公大中七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十五年終。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皆缺字。使加人。加所選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非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隨泣血書。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統。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守張氏。襄陵郡太守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通。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大中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篤實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穉如己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肺信人如己。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州端氏縣令。閏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句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身。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為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卻不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頤。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曰頤。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伊川。附先塋。風廷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率以奉公。家無閒言。仕有普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頤之女。幼而莊靜。不安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深。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開徧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為疑。交舊咸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質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之。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為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願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意聞道義。吾為爾言之。曰。

何不素教我。今且悟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為恨爾。蓋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議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屬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為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為師。所為尚當。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高。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實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憚道。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溷。明道之名。亙萬世之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秉口或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無於開言。老始達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為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薄天與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賤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棺慟哀。聊陳薄奠。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歎於施為。恢弘之度。若海濶之難量。高遠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虛空。方達時之尙年。遵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憚道。孝友之規。世將安做。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四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遊茲昌辰。出為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其仕。則為道。入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仲。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閒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一老之慙。道淵水無涯。將執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之路。阻隘穴以仲哀。

二程文集卷之十二

遺文

放蠲頌見游氏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立之錄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見易傳後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成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別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為一無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振陰生避陰

長大壯陰盛夫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皆明夷革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乾也又陽乘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為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為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達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乘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為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為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夬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陰少陽居長陰上貢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離陽卦而陽為陰所陷弱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為陽陷二體皆坎反為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為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為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恆損歸妹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在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象曰剛來而下柔噬嗑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伴則陰在上為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成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貞之誠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為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為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序見性理

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發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繹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

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禮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遂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畢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其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乘人勉之。賢人之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都鄙乎文。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蓋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禮說見朱子

禮其祖之所自出。始受性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兩。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後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祭天之神。而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

惟以後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舜。以為養男也。禘讓之事。雖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圖丘。器用陶匏。祭結。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圖丘。以禘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禘配之。太祖而上。有億萬。宜先嘗以禘。以是言之。當就順以下。就可也。何者。本朝推信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信祖無功。業亦當就。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信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權。

書銘見禮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策手帖見禮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隨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精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生年二十五時。與方氏結。曾不可見。結語。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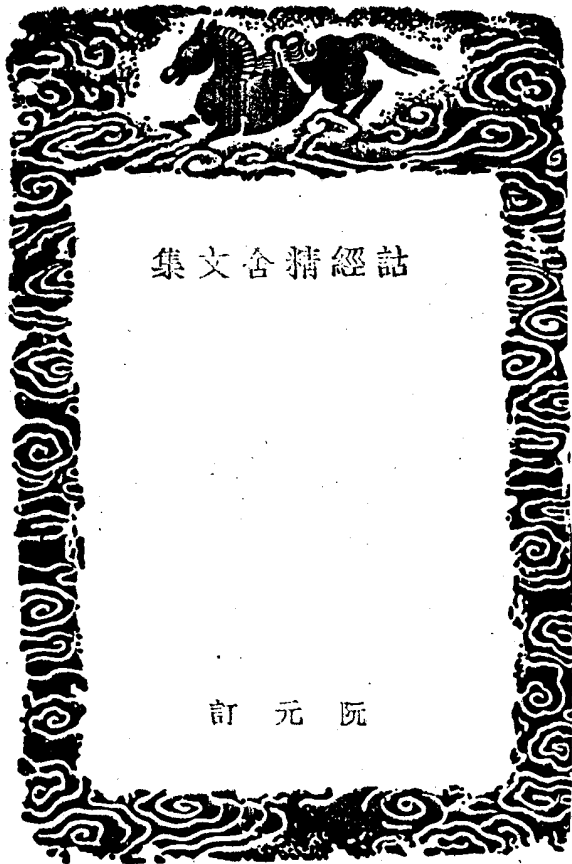
謝執政書見禮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設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反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開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答鬼以道書見禮

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世閒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右伊川先生文



集文舍精經詰

訂元阮

詰經精舍文集序

吾浙夙稱人文淵藪。當國初時。若黃太沖。胡渭生。萬充宗之於經。萬季楚。吳志伊之於史。袁惠子。徐敬可之於算。張繡虎。宋錫鬯。姜西溟。查梅餘之於詩古文。竝流美方來。希風藝哲。繼之者全。謝山。吳中。林。阮。董。浦諸先生。咸方開博物。著述垂範。山川靈淑之氣。有所甚洩。必有所蓄。蓄之久。且復洩。而風尚少靡。不能無待而興。吾師雲臺先生。以名世之德。爲人倫藻鑑。先是視學兩浙。以行誼經術厲士。士風曠然一變。既奉命鎮撫是邦。網舉目張。百爲具理。鯨鯢就戮。江海如砥。安於湖堧。立詰經精舍。祀許汝長。鄭司農。兩先師。擇十一郡端謹之士。尤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公暇親爲點定。并請王蘭泉孫淵如兩先生爲之主講。閱二年。得文集若干卷。夫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治經之家。說經之書。莫可選計。聞見日積。聰明日新。近世通人所考。正往往。豈漢儒所未發。何論孔陸。宗彥嘗讀吾師研經室集。以今法推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入食限。知毛傳爲是。鄭箋屬之厲王爲非。又以明堂。太廟。辟雍同地。爲上世未備宮室之制。是以黃帝曰合宮。封禪泰山。亦上世大典禮。其時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節。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於泰山下。以定天位。因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秦漢所爲。襲其名而未察其實也。斯竝神遊皇古。理更前聖。鄭賈復生。無以易斯。已諸君幸承指授。師法宏遠。故能識精而思銳。不惑於

詰經精舍文集 序

一

詰經精舍文集 序

二

常解。茲集所載。於古今學術洞悉本原。折衷無偏。實事求是。足以發明鑿義。輔翼經史。其餘詩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揭三唐之秀。風標峻上。神韻超然。蓋吾師因其質之所近。以裁之。而諸君亦各能以長自見。覽斯集者。猶探珠於滄溟。採玉於崑岡也。諸君其益進而不已。斯至古之立言者。以稱吾師教育盛心。庶幾國初前輩之風。復見今日。山川靈淑所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末。陽月甲辰。朔。德清許宗彥序。

詰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皋陶謨言勸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以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閒。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王詮法解爾雅作焉。下逮春秋列國名臣。猶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開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于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棄于王霸。危言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并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曆時。范文正公及富公韓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併改明經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訓詁者不能進用。世目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至有元。皇慶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間。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撥科之士。率皆勳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

詰經精舍文集 題名碑記

有學術者，兼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為高第，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詩賦，猶恐經學之不明也。既開博學鴻詞科，復昭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其時卓然表見者，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臆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于大雅矣。揚州阮雲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讀拔高才生，令其分探經籍，點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註之會通，及由少司農巡撫茲土，遂于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刊定法儀，許以中，即康成、虞翻諸生于上舍，延王少寇利及星衍為之主講，佐撫部授學于經舍焉。其課七月二番，三人者迭為命題，評文之主，間以十三經三史彙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誠，不用詞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辨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嚴修游息之旨，簡其真之佳者，刊為詁經精舍文集，既行于世，不十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則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收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為比。異時有令甲，負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為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公方歎歷中外，建樹當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効，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為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句踐，子貢因為內外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宴之地，皆有記述之稿，所以考賢否而厲顯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讀拔之士，并纂述經註之友與焉。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 賜進士及第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撰 詁經精舍生辛酉拔貢分發廣東知縣錢塘陳鴻壽書
- | | | | |
|---------|---------|---------|---------|
| 汪家福 杭州府 | 陳鴻壽 杭州府 | 朱 壬 杭州府 | 湯錫蕃 杭州府 |
| 王 仁 杭州府 | 范景福 杭州府 | 朱 文 杭州府 | 方觀旭 杭州府 |
| 童人傑 杭州府 | 諸嘉樂 杭州府 | 朱 文 杭州府 | 錢 林 杭州府 |
| 胡 敬 杭州府 | 孫同元 杭州府 | 金廷棟 杭州府 | 陸堯春 杭州府 |
| 趙春沂 杭州府 | 趙 坦 杭州府 | 王述曾 杭州府 | 宋成熙 杭州府 |
| 吳成勳 杭州府 | 李方洪 杭州府 | 陳嵩慶 杭州府 | 吳文健 杭州府 |
| 殷 杰 杭州府 | 蔣 炯 杭州府 | 吳克勤 杭州府 | 周雲斌 杭州府 |
| 周 詒 杭州府 | 吳引年 杭州府 | 馮廷華 杭州府 | 馮 敏 杭州府 |
| 姜遂登 杭州府 | 姜 寧 杭州府 | 查 授 杭州府 | 鍾大源 杭州府 |
| 朱軾之海寧 | 倪 縉 杭州府 | 謝 江 杭州府 | 謝 淮 杭州府 |

詁經精舍文集 題名碑記

詁經精舍文集 題名碑記

題名碑記

- 以上詁經精舍諸學之士九十二人
- | | | | |
|--------|--------|--------|--------|
| 金行緒 嘉善 | 孫鳳起 嘉善 | 胡金題 嘉善 | 丁子復 嘉善 |
| 李迥孫 嘉善 | 王 純 嘉善 | 沈 震 嘉善 | 沈爾振 嘉善 |
| 崔應樞 嘉善 | 孫曾美 嘉善 | 邵保初 嘉善 | 吳曾貫 嘉善 |
| 朱為弼 嘉善 | 楊知新 嘉善 | 丁 震 嘉善 | 周中孚 嘉善 |
| 胡 縉 嘉善 | 徐養原 嘉善 | 邵保和 嘉善 | 周聯奎 嘉善 |
| 孫曾美 嘉善 | 陶定山 嘉善 | 徐養瀾 嘉善 | 丁傳經 嘉善 |
| 楊知新 嘉善 | 顧廷綸 嘉善 | 紀 珩 嘉善 | 姚 樟 嘉善 |
| 徐養原 嘉善 | 汪繼培 嘉善 | 何起瀛 嘉善 | 徐熊飛 嘉善 |
| 陶定山 嘉善 | 周治平 嘉善 | 王端履 嘉善 | 何蘭汀 嘉善 |
| 顧廷綸 嘉善 | 沈河斗 嘉善 | 洪頤煊 嘉善 | 王衍梅 嘉善 |
| 汪繼培 嘉善 | 鄧志純 嘉善 | 施 彬 嘉善 | 徐 鯤 嘉善 |
| 周治平 嘉善 | 翁名濂 嘉善 | 葉之純 嘉善 | 洪震煊 嘉善 |
| 沈河斗 嘉善 | 李章典 嘉善 | 陳 甫 嘉善 | 張立本 嘉善 |

- | | | | |
|--------|--------|--------|--------|
| 鄧志純 嘉善 | 葉之純 嘉善 | 黃 超 嘉善 | 聞人經 嘉善 |
| 翁名濂 嘉善 | 陳 甫 嘉善 | 張 震 嘉善 | 張迎煦 嘉善 |
| 李章典 嘉善 | 湯禮祥 嘉善 | 許乃濟 嘉善 | 許乃廣 嘉善 |
| 趙 魏 嘉善 | 湯 燧 嘉善 | 屠 倬 嘉善 | 林成棟 嘉善 |
| 方懋嗣 嘉善 | 方懋朝 嘉善 | 梁祖恩 嘉善 | 陳豫鍾 嘉善 |
| 陳文洪 嘉善 | 陳 館 嘉善 | 楊秉初 嘉善 | 沈毓孫 嘉善 |
| 查一飛 嘉善 | 王丹墀 嘉善 | 陳傅經 嘉善 | 俞寶華 嘉善 |
| 李 毅 嘉善 | 戴光竹 嘉善 | 張廷濟 嘉善 | 楊 蟠 嘉善 |
| 吳文溥 嘉善 | 金以根 嘉善 | 張燕昌 嘉善 | 溫 純 嘉善 |
| 凌鳴喈 嘉善 | 孫東鳴 嘉善 | 郎途鋒 嘉善 | 施應心 嘉善 |
| 吳 傑 嘉善 | 童 槐 嘉善 | 柯孝達 嘉善 | 孫事倫 嘉善 |
| 袁 鈞 嘉善 | 鄭 勳 嘉善 | 李巽占 嘉善 | 王樹賢 嘉善 |
| 王文淵 嘉善 | 車雲龍 嘉善 | 胡開益 嘉善 | 邵 駱 嘉善 |
| 劉九華 嘉善 | 言九經 嘉善 | 吳大本 嘉善 | 盧炳濤 嘉善 |

- | | | | |
|--------|--------|--------|--------|
| 吳東發 嘉善 | 吳 傑 嘉善 | 張 震 嘉善 | 施元照 嘉善 |
| 方廷珪 嘉善 | 楊鳳苞 嘉善 | 張 慧 嘉善 | 董 璜 嘉善 |
| 吳曾貫 嘉善 | 周聯奎 嘉善 | 徐 鯤 嘉善 | 周師濂 嘉善 |
| 周中孚 嘉善 | 丁傳經 嘉善 | 何蘭汀 嘉善 | 傅學瀾 嘉善 |
| 姚 樟 嘉善 | 徐熊飛 嘉善 | 王衍梅 嘉善 | 金 鵬 嘉善 |
| 徐養瀾 嘉善 | 何起瀛 嘉善 | 徐 鯤 嘉善 | 吳 傑 嘉善 |
| 紀 珩 嘉善 | 王端履 嘉善 | 洪震煊 嘉善 | |
| 何蘭汀 嘉善 | 洪頤煊 嘉善 | 張立本 嘉善 | |
| 王衍梅 嘉善 | 徐 鯤 嘉善 | | |
| 徐熊飛 嘉善 | | | |
| 何蘭汀 嘉善 | | | |
| 王衍梅 嘉善 | | | |
| 徐 鯤 嘉善 | | | |
| 洪震煊 嘉善 | | | |
| 張立本 嘉善 | | | |

徐大酉東陽 董璞起義烏 潘國韶永康 張汝房浦江
 鄭 灝西安 毛鳳五遂安 潘木國朔青田

以上薦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三人

王 瑜江蘇 戚輔堂江蘇武進 戚禮堂江蘇武進
 何元錫錢塘 方起謙安徽歙縣

以上纂述經詁之友五人

姚文田歸安 湯金劍錢塘 汪如淵秀水 程同文桐鄉
 戴 聰浙江 蘇 琳海寧 莫南采錢塘 毛 謨歸安
 張師泌歸安 余本敦歸安 朱 淶山陰 孟 晟秀水
 陸 言錢塘 饒昌齡秀水 何蘭嶺山陰 許宗憲德清
 萬 雲仁和 錢 枚仁和 張 麟長興 蔡鑾揚桐鄉
 王家景錢塘 陳 斌德清

以上已未會試總裁中式進士二十二二人

詁經精舍文集目錄

卷一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汪家禰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福林
 六朝經術流派論 邵保初
 六朝經術流派論 胡 敷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六朝經術流派論 徐 黈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廷棟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六朝經術流派論 嚴 杰
 六朝經術流派論 孫同元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卷二

說折說 徐養原
 量說 徐養原
 策說 徐養原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解字 徐養原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筮詩說上下 徐養原
 夏小正昏旦星說 徐養原
 孔子去魯證 徐養原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徐養原
 三侯見鶴說 徐養原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君氏說 汪家禰
 牛耕說 趙春沂
 爾雅禱不當从示說 趙春沂
 辟雍太學說 趙春沂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孫同元
 爾雅絜謂之門解 孫同元
 爾雅絜纒辨 孫同元
 重黎解 陶定山
 召公辨 陶定山
 公路公行公族解 陶定山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辨爾雅補告也之誤

倉頡篇逸文考

州爲川誤證

卷三

西湖詁經精舍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重樞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重樞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重樞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呈孫淵如夫子書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春秋異文解

箕子之明夷解

游豫解

爾雅釋畜脫簡考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解

直躬之直非姓解

接輿爲楚狂名解

孟子趙注誤字解

孟子齊四境考

五霸考

釋稷

南仲辨

禹貢蠶桑說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周南召南辨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策問井問

卷四

南宋中興四將論

南宋中興四將論

南宋中興四將論

南宋中興四將論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六

蔣炯

蔣炯

徐鯤

徐鯤

朱壬

朱壬

王仁

王仁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孫星衍程作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吳東發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說

王 昶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陶定山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 敬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錢福林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趙 坦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湯錫蕃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陶定山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周聯奎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錢福林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孫星衍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重修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張 鑑

夏小正朔則見解

洪震煊

第一樓賦并序

張 鑑

易伐鬼方解

李方湛

飛來峯銘

張立本

釋魯郊

洪頤煊

飛來峯銘

胡 敬

禹鑿龍門考

陳鴻壽

重修曝書亭記

阮 元

禹都陽城考

洪頤煊

論居一貫說

阮 元

生詩有幾亡詞辨

顧廷綸

釋英

阮 元

五疇之宅考

顧廷綸

易消息解

嚴 杰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范景福

易消息解

汪家楫

魯詩三歲宮女解

金廷棟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楫

齊樂施會樂施解

金廷棟

儒與二氏出入論

吳東發

石經敝梁傳考

金廷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衍緒

禹貢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胡 縉

禹貢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考

洪震煊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 鷄

禹貢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考

蔣 炯

西湖講舍校經圖後序

查 揆

禹貢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擬撰爾雅圖錄例

趙 坦

禹貢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楫

澣衣成事辨

趙春沂

禹貢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考

阮 元

六飲解

徐養原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中庸說

洪震煊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中庸說

洪震煊

訪經精舍文集 目錄

中庸說

史記闕篇補篇攷

史記闕篇補篇攷

卷九.....二五七

性情說

性情說

性情說

性情說

格物說

格物說

格物說

曾氏一貫論

曾氏一貫論

曾氏一貫論

曾氏一貫論

顏氏復禮論

顏氏復禮論

釋能

釋能

西漢陶陵鼎考

文昌星象祀典考

文昌星象祀典考

文昌星象祀典考

說文余疋相為表裏論

卷十.....二八五

浙江卽帳江非浙江考

浙江卽帳江非浙江考

浙江卽帳江非浙江考

附錄精舍文集 目錄

徐鼐飛

孫同元

汪繼培

汪家庸

胡新

洪震煊

徐養原

洪震煊

徐養原

謝江

洪震煊

洪震煊

趙亦沂

湯錫蕃

洪震煊

趙春沂

段玉裁

徐養原

汪家庸

洪震煊

洪震煊

胡新

汪家庸

徐養原

阮元

謝江

阮元

謝江

浙江卽帳江非浙江考

浙江卽帳江非浙江考

浙江卽帳江非浙江考

孔子適周考

論語大德小德解

曾點鼓瑟解

禹都考

千乘之國出車考

招搖在上解

釋咎

釋庸

釋賈

釋底

釋奕

釋奕

釋奕

釋奕

問吳志虞翻傳鄭馬達失數事當否

問吳志虞翻傳鄭馬達失數事當否

問吳志虞翻傳鄭馬達失數事當否

釋書呂刑綴字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封考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為今文孰為古文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為今文孰為古文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為今文孰為古文

今古文尚書增太誓說

今古文尚書增太誓說

兩漢經師家法考

洪震煊

蔣炯

胡松

方觀旭

方觀旭

方觀旭

金鶴

金鶴

金鶴

金鶴

金鶴

金鶴

金鶴

孫同元

謝淮

方觀旭

趙坦

方廷瑚

孫鳳起

阮元

徐養原

邵保和

周聯奎

周聯奎

徐養原

趙春沂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律四支七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律四支七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律四支七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律四支七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律四支七韻
 西湖花月夜

綠陰

綠陰

綠陰

綠陰

綠陰

牡丹

牡丹

牡丹

牡丹

桃筌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留別文種

吳越王宮人自陌上歸車中書見

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諫果

諫果

諫果

蔣炯

顧廷綸

張鑑

方廷珩

查揆

張鑑

查揆

徐熊飛

孫同元

張慧

胡縉

查揆

周聯奎

趙春沂

周聯奎

汪繼培

周聯奎

查揆

查揆

徐熊飛

徐熊飛

查揆

謝江

謝江

詠經精舍文集卷一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阮元手訂 汪家藩

夫師說明然後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後。置五經博士十九人。于時師說均未亡也。厥後永嘉之亂。漸以散佚。江左誠為九人。後又增為十六人。而不復分掌五經。宋魏因之。宏通之軌。由是變矣。嗟乎。傳經之貴博也。舉古去。則雖好學深思之士。欲參攷而不得。而信心藏古者與焉。莽讓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蕪。遂不可復理矣。永嘉以後。施氏梁邱之易亡。而孟京賈固存也。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亡。杜賈古文固存也。齊之詩亡。韓魯固存也。至賈服左氏注。更為完善。當時之君。尚能法東漢廣列學官。又博訪通儒。俾補闕遺。十九家遺說。或不至曠如。惟因陋就寡。不思磨絕。遂使古文舊書。漸滅殆盡。西晉以後。諸儒。祇董景道兼通韓詩京房。而魯詩不過江東孟易。視為術數。蓋漢學從此微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偽學反興。王弼注出。而易亂。偽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費氏之文。上符古經。交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偽。徵信史遷。鄭之可信。較偽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應欲通。不惜儲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河洛諸儒。雖尚

歸。據案舊誌說標新說何足稱頤門之業。若孔安國則真經師矣。使果為真孔氏。雖康成亦應低首。而無如其偽也。今習古文尙書。是率天下而偽也。烏乎可。然而授其所始。厥由東晉。方晉氏之渡江而東也。僅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會王敦之難。不果行。蓋鄭易之廢。實始于此。故張璠所集二十二家。僅依尙秀之本。而謝高等各注繫辭。以續王弼之書。元風大暢。古義遂漚。陸澄賒王儉書云。易自商州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是鄭氏之不可廢。王氏之不可行。兩人固相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問述一二。而王注傳習既久。終不能奪。竟至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晉時鄭易雖廢。而尙書猶習鄭孔。春秋猶習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賾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齊典籍。以續孔氏。夫范甯固號為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王肅之徒偽撰。以難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為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違守鄭學者。為之倡始。異哉。而一時趨尙亦於此可下矣。然劉宋時。鄭氏猶未廢絕。故裴顧史記。集解。鄭孔兩家。無所偏主。釋文又云。近惟崇尙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之作。在于陳末。而曰近則。崇孔廢鄭。實非在齊梁之後矣。其春秋服氏之廢。不知始於何時。裴顧注史記。引服解頗多。裴陳即。未有習

服氏春秋者。李延壽曰。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于宋朝竝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預之子孫多貴顯。故其學且流入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崔靈恩申服杜。虞僧誕申杜難服。莫能相勝。而小劉規杜。逸至三百餘事。則公論不可廢也。夫江左儒風。淵源與午。專尙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固宜然。若謂經籍精華。盡在于是。是以漢學為糟粕也。蓋已隱隱開獨立說之端矣。按隋經籍志于易云。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于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梁陳間非不言鄭學。但甚微耳。其謂左氏唯傳服義者。指北朝也。獨惜隋氏起北方。一區。又而易書春秋尙南人之浮夸。指北學之精實。甚至以姚方與之齊典。以入孔傳于偽之中。又有偽焉。唐貞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開服度解。左傳多異己同。遂以所注界之。是服學即鄭學。行鄭服則學出于。一行王杜偽孔則學分為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為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真是之歸。此宋儒所以乘間而起也。要之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康成並稱。號為雷鄭。釋慧遠通沙門。周續之。作詩序義。獨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為詳賅。何承天禮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修之略皆上口。孔子法。又續成一百五十卷。崔靈恩三禮義宗。說禮之總論也。其以渾蓋為一。在一僧一行前。可謂卓識。或謂其書當于零陵桂陽關東之嗜古之士。易留

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叔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瓛之徐遵明。蔚為名儒。劉焯。劉焄。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為八十宗。撰孝經闕門。章目為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價。江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抑猶有可憾者。旌燧梁邱之易亡矣。孟京不尙存乎。歐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尙存乎。齊詩久亡。魯詩不至江左。不有韓詩薛君章句乎。左氏之外。猶有公羊。穀梁。服虔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虞氏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南人既未暇及。北學亦寂寂無聞。徒守一先生之言。斤斤於斤斤。而唯恐失之。經術之不逮魏晉。亦奚足怪。義疏之學。自為一派。唯六朝為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熾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惠。二劉順彪。詩與春秋。則劉焯。禮則黃慶。李孟。禮記則皇侃。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微也。唯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為鄭氏書易服氏春秋作者。唐之正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于倡造故與。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離然獨存。前此止作音。惟陸氏兼釋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體例獨別于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為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香義。最為精博。雖以王為主。特宋子夏。京房。孟喜。馬鄭。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肅。于寶。劉才。黃穎。勞及九家。易。張璠集解。萃十數家于兩卷之中。視李鼎祚元簡而該。幾其微意似。王注空虛。故博徵古訓。以彌縫之。餘如書之馬融。詩之韓嬰。亦存其繁。不幸生于南國。故鄭服之學。不得

類以流傳。然音訓之詳無逾于此。非徐爰沈重。虞炎王元規輩。所可同年而語矣。皇侃論語義疏。亦非正經。亦經解之類。竊謂何安本清談之祖。而論語集解。獨能存漢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臨集解以爲之疏。制度名物。略而弗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叔所未及者。與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祇以祕及流傳。罕而見珍。故不以空談廢云。崔氏義宗。王伯厚。周草窗。俱徵引及之。則宋末尙存。今去宋世不過四百年。故以爲不應遺佚。兩漢傳業。各有專家。故三史作儒林傳。分經敘述。子授受源流。載之特詳。魏晉以降。稍湮散矣。蓋經術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紀載有所未詳。要其師友淵源。初未嘗絕。讀北史所序。居然有兩漢遺風。勝國西亭王孫著授經圖。因章氏考索而加詳焉。然止述兩漢。不及魏晉。以降未爲備。且南北區分。風尙不一。苟非支分派別。彙綜條貫。則承學之士。何緣考其異同。定其得失耶。試取朱氏之書。次第續編。必更有可觀者。

六朝經術流派論

胡敬

溯自晉塗代漢之後。以迄開皇垂統。而還。隋書著經籍之編。唐賢有序錄之輯。經術與傳授受之原。班班可考。已常塗去。漢未遠。師說尙存。大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播。晉懷之亂。陸績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中鄭。其最著也。惜乎子雅無識。倡爲聖殿之論。輔嗣解經。流入老氏之言。提暢元風。紙排鄭學。何其謬也。典午承魏。厥風尤熾。杜預僻左。竟掩服虔之名。梅賾以書。徒承梁氏之偽。雖荀崧建議表章鄭易。

實循創論，竝立三傳，而以時多難，虛言莫行，兩都流風，幾幾以絕矣。永嘉而後，南北遂分，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孟易于術數，斥鄭學為支離，專己守殘，因陋就寡，後儒窮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繁。此焉，河洛殫心，詰訓，獨守師傳，遂明括其全，獻之衍其派，安生兼資，夫衆說，焯焯競爽，于一門，惟時古文尚書，服氏春秋，毛公之詩，鄭君之禮，各自名家，流分派析，以視江左，殆未可同日語矣。夫六朝雖歷經喪亂，而朝廷猶多向學之主，草野不乏傳經之儒，誠能兼採異同，廣立學校，遊鴻都之遺規，暢石渠之崇論，用以繼軌建武，追蹤西京，豈不偉歟。奈何信俗學，而是末師，致使四氏之易，遞亡于西晉，三家之詩，不傳乎漢初，揆厥由來，良多遺憾矣。然而公彥疏禮，綜括陳邵沈重之說，沖遠解書，哀集顧彪費昶之言，凡諸義疏，多所徵引，則諸儒之所以就承漢學，沾沾唐儒者，其功又曷可沒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自孔子之時，季札以觀樂著，言游以文學稱，南方之學始基，於是東吳立國，而虞翻、華歆、韋昭、諸賢輩起繼之，東晉以迄梁陳若虞翻、徐邈、范甯、孔衍、伏曼容、何休之、雷次宗、周續之、崔靈恩、皇偏、臧衰、沈不害、載於正史，炳炳琅琅，其於先聖遺經，皆有發揮紹述之功，故其流風餘韻，自隋唐迄今，江表聲華，皆稱最盛也。夫經術文章，本無二事，文辭所以明道也，六朝之文，惟華靡是尚，是必其所得於經者淺耳。雖然，自漢書而下，以儒林與文苑分傳，則經術文章，異人異事，六朝之文，雖卑，固不礙其經術之可取也。自吳東晉以下，儒林各自為書，見於隋書經籍志者，奚翅數千卷，迄今日乃百無一存，豈所謂如飄風之過耳歟。顧書論之，經術自漢以後，莫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而六朝人所為音義、陸德明集之為經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乖異，顏師古折衷之為五經定本，六朝各家殊說及所為義疏、孔穎達賈公彥等刊定之為經義，是唐經術之盛，以六朝盛假令有北學而無南學，則唐初諸公陰於採取，斷難與核詳明，為不朽之盛業。使學者傳習於無窮若此也，夫聖人教人，莫重於禮，士之通乎禮者，鈔矣。讀杜佑通典，引晉宋以下禮儀二百餘篇，凡吉凶之禮，口講指畫，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者，於此見其匡略，此其超軼乎國家有大事，則幽冥莫知其源，如劉歆所讀者，奚翅萬萬，朱子云：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顧，粹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然則六朝之禮學，尤當循舊習傳而究其歸趣者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徐 鯤

昔范蔚宗有言：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豫章君即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竝為衆經注，解脫度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度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然則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夫范甯也。溯自自渡江以後，泊宋元嘉年間，有丹陽尹何商之者，始創南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遂開後齊周隋經學之派。

其門下諸生，咸能自樹幟幟，故史稱魏氏雅語與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尚，豈虛語哉。夫儒業之興廢，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存乎學識之高下，故梁臺建而沈峻榮侯景亂，而文阿緝，拓拔與而梁越頹，隋室壞而劉焯燄，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本之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為學也非一家，其為教也非一藝，其古今而越等夷者，竊唯於徐遵明見之。奚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貫羣籍，鄭主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不振，一變而為王肅，再變而為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風靡於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盧景裕崔瑾之徒，親承首旨，權會郭茂之倫，世守家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秘，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偽書出，姚方與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唯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關聞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隱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其識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編宛在，尚書之亡，又遵明之功也。三禮之學，小戴固多祖習，周儀或未兼通，而徐生之業，一傳而為李鉉，再傳而為熊安生，李則稱為高弟，熊則號為祖師，兼得房軻之授，竝有義疏之撰，豈若沈峻特精周官，遂荷陸倕之薦，咸就質儻，獨得懷方之祕而已哉。三禮之通講，又遵明之功也。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為備，漢儒注解，服氏為精，而徐生所得，又係永嘉舊寫，讀經數載，手撰義章，執疏敷講，浸以成俗，其視河外儒生，止知伏膺杜氏，不窺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翻、鄭小僞，乃談說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迥形其庸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諳，然則他不具述，即如易書禮傳，遵明一人視南學諸儒所得為孰優，而議者乃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師訓為主，學以師授為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學，以至好老易，善元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費服氏，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遜於北學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兩漢經學最重師法，各家流派，其詳于班范史傳，而鄭君康成集其大成，王肅後起，心忌其名，而欲與爭，因亦廣注羣經，力與鄭異，然其學終不足以勝之也。故自晉迄隨，王學仍不振焉。隨志著錄六朝人著作，每經不下數十家，然亡佚者十之八九，其見引于唐宋正義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各書者，尚可以攷核其醇駁，惟杜預左傳集解，范甯穀梁集解，韓康伯易繫辭注，郭璞爾雅注，皇侃論語義疏，則皆全書具在，永為說經者所宗法。但皇氏義疏為宋邢昺所改修，不得列于十三經注疏，且其書已佚而復出，或謂後人撫拾那疏而成者，殊不知皇疏所引，皆不落梁以下之說，可信其書之不出于作偽，爾雅義疏，劉焯規杜祜論一家之得失而已，若守一家之法而證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也。梁陳以下，作者

多人劉焯劉焯最為詳雅故隨書儒林傳敘云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指神成師宗之如二劉者殆集六朝之大成者也當時各家或專守一藝或兼及他經攻諸史傳其有師承至如孫綽干寶劉焯崔靈恩沈重樊深之徒窮究經義蔚為儒宗而李軌于諸經俱各有音已開陸德明釋文之先且陸氏成書本在陸德明猶然六朝之流派承前啓後厥功偉已明西亭王孫撰授經圖竹垞宋氏本之作承師一類列入經義攷然皆不及六朝人授受本末殊為闕典倘有好奇君子取史傳所雜列者一較其學術淵源以見當時實有通儒碩彦接踵代興不第以六朝浮華一概相掩且無使兩漢專美于前豈非斯道之光也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廷棟

漢學窮經則經明唐學疏註則註明學者立志不讀唐以後書而漢學已往唐學未起則六朝諸儒之為功經術不少今夫六朝經術南北兩派而已傳之者曰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蘊窮其枝葉壹似重南以輕北者遂至傳南以遺北而不知南人學北人教也梁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又選學生進就齋書門山受業于廬江何允而劉焯沈宏張及孔子雲執經下坐位傳業業何子朗孔嵩等六人奉教受業豈特徐秀何鍾黃荀子華孫宗昌于延壽孔惠宜之受業于丹陽尹也哉此南學

也若夫稱經儒為郡講又無論然而房暉遠號五庫馬榮伯聯六儒則北學多經釋者魏道武以經術為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始光三年徵盧元高允于大學命崔光講孝經北學始基矣是時南學未起也齊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執繼之同執云亡復徵中山張彤武石曜勃海李鉞刁柔等遞為師友北學盛傳矣是時南學將行矣夫魏齊之間鍾繻輩出推徐遵明為盟主而盧景裕李鉞諸人皆其弟子其所從來淵源有自也夫然而崔靈恩盧廣蕭顯孫詳之教風行江左江左沿晉清談好王氏易隋史所云江左周易則王弼是也似與北學鄭註人各異師而亦有不盡然者案陸澄與王儉書云王弼註易為元學所宗今若鴻儒鄭註必不可廢儉答云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賤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夫王儉陸澄江左學也而猶知推尊鄭學意者徐遵明鄭學有以及之也不然何為伏公儀以何安疑易中九事為不學也然則梁武帝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而武城張譏陳郡袁憲與焉以視河南齊開之背師訓為何如通毛詩者多出于北魏劉焯之獻之傳之李周仁周仁傳之董令度程師則歸則傳之劉敬和張思伯劉執思其後能言詩者本之二劉之門被南人張譏著毛詩二十卷夫固有所受之也况齊梁釋詩數十家而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註第引劉芳義疏夫劉芳北學也詩則並主夫毛公而禮則同遵于鄭氏徐遵明振起華陰開得屯留王聰之教通三禮傳之李鉞祖傳田元以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又懷敬李鉞

得遵明學又傳之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得李鉞學又傳之孫靈暉郭仲堅丁侍德其後能明禮經者出自安生門人通小戴記十有三北學盛矣崔靈恩于天監中聚徒講說南史列傳而著三禮義疏三十卷此南北習禮時也北人往矣吾道南矣南史陸倕傳倕與徐勉書云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蕭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莫不歎服人無閒言弟謂官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勉從之然則非詳顯之聽習而何由知沈峻之特精也北人至而南人始知重周官禮此南學于北之一證南史成實傳梁武帝時為揚州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記義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成生若來便以儀禮禮記義遺本付之然則懷方之重成生與蓋懷方之授業于成生也豈第爾衰受三禮于國子助教劉文紹乎北人至而南人始知學禮古經此南學于北之一證隋史云左傳則杜預河洛左傳則服虔是二註每分道而馳而不知南北學士習服者多夫杜註惟齊齊之間坦驥有以及之耳致崔靈恩傳云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服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遂傳焉自是江東並行服解矣夫靈恩非北人乎而教已行于南也若又致王元規傳云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買服之義難服杜預凡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

辭及義記十一卷則服註非僅行河洛矣夫元規非南人乎而學已從于北也若夫孔王僧儒論春秋美疾惡石明引服註則又南人學北之確證也他若公毅二傳幾不厝懷故明三傳者南史紀一人北史紀二人明公羊傳者北學梁祚一人豈梁時尚有賤信穀梁註而後乃師說不傳邪抑隋志不錄崔靈恩公毅文句義十卷而略之邪江南第立五經博士而論語則河北諸儒能言之徐遵明見鄭氏論語序註書以八十策之說而訂其誤蓋康成本也皇侃引十三家之學而為之疏蓋平叔本也隋志云論語唯鄭元何安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鄭何並行鄭氏盛于人間本此則南人亦浸淫乎北學矣隋志又云孝經梁代孔鄭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焯焯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于人間漸開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夫南學孝經非北人到焯序之述之不亦得其一與尚書在梁陳之間孔鄭二家並行於世真偽混淆莫辨矣齊代唯傳鄭義去偽存真學者得所指歸矣自江左中興梅賾賾書偽傳遂出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俗開或取齊義以為之於是學徒專習孔氏而鄭學日微則純乎偽矣彼劉光伯劉士元輩即學通南北要唯是費隱義疏為拳拳云今夫南人之學各有傳述如孔僉之學何允傳之臧侃之學賈賜傳之沈峻之學沈麟士傳之全緩之學褚仲都傳之王元規之學沈文阿傳之未聞取師于北也即北人之學各有授受如牛天祐之學張吾貴受之王保安之學劉蘭受之董道季之學孫惠蔚受之李鉞之學馮偉受

之。包檢之學。包攬受之。未聞設教于南也。然南人司馬筠則師沛國劉歆矣。北人盧廣則見質于僕射徐勉矣。南史儒林傳列十有九人。而崔濟河知爲北學來歸。北史儒林傳列四十有六人。而沈武康不聞南學。漸靡。良有以也。夫是故南人之學。始南而北。北人之學。述南而傳。非北人。則南人之學。初無根柢。鮮所折衷。幾何而不支離其說也邪。然則南學英華。未始非北學枝葉之有以發之也。承漢學之統。而引唐學之緒。南學也邪。北學也邪。故列六朝之經術。而第論南學。致遺北學。是爲變本加厲之論。言六朝之經術。而惟合北學以論南學。則爲沿波討原之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夫聖經彪炳。儼象日星。彝義精純。比用業昂。然而詰訓不同。南北異術。六朝之間。沿流漢魏。六藝之學。擬爲難對。得失真僞。備在汗簡。是以其詳可得而言。昔漢儒之經術。授受相承。淵源不隔。雖未盡合于微言。要亦自成爲古訓。北海鄭君。出由博返約。集其大成。竟委窮源。通于聖志。後有作者。蓋無得而加焉。自魏王肅逞欺詐之詞。張祚妄之論。暗造古文。私撰家語。厥誣經旨。顯斥鄭君。致學無心得者。易惑岐途。俾讀不甚解者。倒索朱紫。除焰至于晉代。梅賾誤奏安國之傳。孫毓隱剔非鄭之意。江左宋魏齊梁陳隋之間。翻說穿鑿。薶蔽諱家。互角互從。習成士俗。伊誰之咎與。由是偽誦熾而真訓亡矣。夫偽誦熾則人創新義。真訓亡則來乘舊籍。所以西晉永嘉之亂。易亡梁邱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齊詩在魏已

亡。轉轉存無傳。常是時。鄭君之學。不絕如綫。猶賴元黃雖難。續述匪無。江左則荀爽奏徵鄭易。徐州則陳統評申鄭義。徐生爲魏末大儒。劉歆則關西孔子。盧景裕崔暹權會郭茂之屬。演其傳。孫靈暉郭仲堅李周仁田元鳳之倫。守其學。李鉞馮偉張買奴呂黃龍熊安生劉思軌之儔。宜其義祖備。那時張奉禮及懷敬李欽紀顯敬之徒。揚其波。譬嘉禾之疎植。非秀害所得盡也。且夫輔嗣注易。雖涉元言。元凱注左。不無規失。要皆得自心裁。成一師說。瑕瑜不掩。疎密易見。惟習聞王肅之說者。但信其隱托聖言。不知其僞造古訓。淆亂舊章。擊排正義。明訓。成暗室。萬古共爲長夜。罪深桀紂。竊謂不在窮而在肅矣。而舊說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窳窮其枝葉。滯于一偏。未爲確論。要而言之。襲王肅諸人之誤者。易趨疎濶。罕得真詮。守鄭君諸人之說者。雅向宏深。不忘古訓。別圖真僞。考鏡得失。百世不易也。至若宗鄭之外。何氏能刪禮論。劉芳雅號石經。爾雅注止。郭璞名家。論語疏乃。皇侃擅勝。梁宏則范武子力法。廣淺。三禮則崔靈恩最稱精博。以及雕龍劉勰。亦識宗經。蠟風借度。皆知科斗。由是觀之。六藝之事。固未可易言。六朝之學。殆猶近于古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嚴杰

六朝以前諸儒。各守家法。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所謂某氏之學。某氏弟子是也。宋書百官志云。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立五經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此之謂也。惟魏代王肅。不守師承。好與高密鄭公爲難。造僞書而騰異說。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情其書不傳也。皆室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家傳莊老。戶述康元。南北之際。所習章句。好尚互殊。大抵尊崇舊學。能篤信而固守者。惟北方諸儒。左傳則服虔。尚書周易則鄭氏康成。他如小王之易。偽孔之書。雖風行江左。而不傳於河朔。故當時有父康成。兄子慎。及寧道周孔。謂言鄭服非之。詆惟詩則直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皆之崇鄭易者。則有臨穎荀爽。順陽范滂。上黨續咸。成則師事杜預。甯則再傳道祖。宋元嘉時。王鄭並立。博士顏延之爲祭酒。鄭鄧置王。晉陵顧悅之難王。易易漢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申王。難顧。齊陸澄議鄭王並置。措詞甚緩。以其時元風尙熾。不得不爾也。沛國劉歆。能承鄭氏之後。惜身終下秩。以易授建平嚴植之。及廬江何允。北魏梁祚。亦以鄭易教授。有儒者風華。陰徐道明。少師屯留王聰。後以易授范陽盧景裕。及清河崔暹。河東樂遜。景裕再傳權會郭茂。會妙盡精微。早入鄭都。茂則按在門下。其後善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順邱董徵。恒山房暉。並通易理。徵則師事清河鹽伯陽。暉遠世傳儒業。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相從者。動以千計。若梁之伏曼容。卞華。褚仲都。要皆以王氏爲宗。仲都講易。爲當時最。子修及同郡全綏。並傳其業。綏通莊老。時人言元者。推服之。陳之清河張謨。亦好元言。受業于汝南周宏正之門。以易莊教授。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沙門法才。慧拔皆其徒也。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難莊老以亂聖經。始自王弼。范甯謂其罪深桀紂。信屬定評。僞孔傳東

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陸德明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此雖以末爲本。亦足見其根據。若謝沈李長林李充宋之姜道盛梁之孔子祛張謨。鮮有不爲所惑者。今文二十九篇。馬鄭爲之注。師祖孔學。頗得其真。而北魏陳奇非之。以馬鄭爲解經失旨。宜與游雅論多所不合。齊時儒生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通之。以授浮陽李周仁。渤海張文敬李鉞。及權會樂遜。並守鄭氏一家言。非古文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昔孫毓作毛詩異同評。申明王肅之說。以難鄭氏。陳統復作詩評。以明鄭義。祖分左右。垂數百年。宋之明詩者。則有周續之雷次宗。周雷俱師事慧遠法師。以浮屠而參師儒之席。亦奇矣。齊劉歆授何允。梁伏曼容嚴植之。少好詩傳。受業于渤海程元。時中山張吾貴。傍通異義。外此則東海龔孟舒。梁元帝師事之。北魏劉歆之。少好詩傳。受業于渤海程元。時中山張吾貴。與之齊名。並稱儒宗。歆之授李周仁。周仁再傳李鉞。董令度及渤海程歸則。歸則授同郡劉敬和暨張思伯。敬和授劉軌思。軌思說詩甚精。其鄉曲多爲詩者。武平末。劉焯劉炫並傳其業。進明之門。則有馬敬德。權會樂遜。他若劉闡之。受於王保安。董徵之。受于清河鹽伯陽。以及周之沈重房暉。遠皆卓然可傳者也。議禮如聚訟。自晉宋逮周隋。傳三禮業者。江左爲多。晉董景道范宣。爲當時最。景道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以廣鄭旨。范宣尤爲嚴遠。宗仰齊劉歆之門。則有范曄司馬筠。何允允傳沈僉。筠常議慈母無服。亦固守鄭氏。言者也。梁沈麟士之門。則有太史叔明沈峻。峻業有張及孔子雲及子文阿。同時劉

魯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焉。賀瑋少傳家業，以授皇侃。侃授鄭灼，侃雖尊鄭氏，乃時乖鄭義，誠無異乎木落不歸其本也。陳劉文紹授成發張岸，發精於禮業，為北人來懷方所重。若何修之師心獨學，嚴植之獨習鄭義，與崔氏靈恩，皆南士之傑出者。河朔多出遊明之門，遊明傳禮于李鉉，祖備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出黃龍，及懷敬權會李業與張買奴樂，遂授刁柔，柔授李時劉，劉授安生，安生既為儒宗，受其業，擅名于後者，有孫靈暉，郭仲堅，丁特德，馬榮伯，賈士榮，孔龍，劉焯，焯皆其門人也。南士輕浮好異，春秋以杜預為宗，上黨縉威，首先師事，遂置服氏于不問，惟梁之崔靈恩卓然有識，申服難杜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虞付誕，亦精杜學，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靈恩本北產也，河北學者，確守服氏，其不遊者，獨魏郡姚文安，文安難服氏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即申明服氏名曰釋謬，一彼一此，學識可知矣。遊明知館陶趙世業家，有首世永嘉寫服注，因往讀之，以傳張買奴，馬敬德，郭時張，思伯，張奉禮，張雄，武鮑長，宣王元則，樂遜，並得服氏精微，又衛冀隆，陳達，潘叔度，雖不出徐氏之門，亦皆通解，冀隆以杜氏獨壁虛造，荀駁前師，常難六十三事，思伯駁冀隆一十餘條，一時互相是非，疑莫能明，精三傳者，江左則首之劉兆，元則，陳范，陸景，道，陳之沈文阿，河北儒者，公羊穀梁，多不厝意，惟孫靈恩，張能，兼習之，孝經梁時孔鄧二家，竝立國學，孔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南北諸儒，莫不通習，魏陳奇注，頗為當世所傳，惟好駁鄭氏，故游雅取於于庭而斥之，論語梁陳之時，鄭何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嚴植之輩，成精是業，河朔遊明之外，則有劉獻之，張貴，徐則自出義疏，雖曰專門，皆相祖習，惟陳奇多異鄭氏所注，往往與司徒樞潛同也，行宋以迄陳隋，南北之言經者如此，是則上溯漢魏經學之盛，未有過于服氏子慎鄭氏康成，而鄭氏為尤，後此唐之陸德明，孔穎達，輩又專守一家，偏好晚近宋元以降，更無議矣，近幸賴一二好古之儒，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于千載之下，亦不難能而可貴乎。

六朝經術流派論

孫同元

漢儒治經，各守家法，至北海鄭氏而集其成。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泊乎三國鼎峙，異說紛紜，王粲處嗣，迭有論難，然猶未能挾其藩籬也。唯魏王肅以森人之子，氣節方張，嫉鄭氏之名，出已上，駁其才辨，偽造家語，又作聖證論，以質其說，誠古今經籍之一厄矣。幸其時為鄭學者，孫炎釋而不惑，馬昭駁而常伸，北海之緒，賴以不墜。然而江左儒者，崇尚莊老，清談日熾，正軌云遙，王弼之易，撥棄象數，理於何存，杜預之左傳，集解好違，服安生穿鑿，劉焯規之，是也。范甯穀梁注，理無階駁，而詞失空疏，雖以郭璞之博洽，而其所述，亦多脫說，沿及宋齊，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蓋漢學之浸夷，遺矣。梁代號稱崇尚經術，而不能閱深，今世所存皇侃論語義疏，亦頗淺露，且致之釋文所引，每多不合，其真偽未可定也。開晉綜六代而論之，大抵南北諸儒，好尚互有不同，李延壽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非篤論也。江左儒者，當王肅之學，盛行梅賾之書，初學，厭聞古訓，習尚空談，何約簡之

足云，豈英華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則有徐遵明講之於前，盧景裕承之於後，恪守漢學，王易孔書，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夫以綜貫百氏，該通六藝之倫，而目之為深，燕斥之為枝葉，豈非耳食之見歟。亦風會使然也。唐陸德明南方學者，其作經典釋文，在未入隋之先，故於易書左傳，用王孔杜氏之法，並南學也。觀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儒如徐遵明諸人之說不一，引及，則其流派可致也。貞觀初，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並同於釋文，蓋其時顏師古首董其事，而師古之學，本於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故師古為定本時，亦據晉宋以來古今本折服諸儒也。孔穎達雖習鄭氏書，王氏易，兼通南北之學，因有師古定本在先，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是廢矣。夫陸孔當貞觀之世，南北諸儒之書，具在，使兼綜條貫，悉以康成為主，而參以河洛大儒之說，豈非一代之偉績乎。惜乎二人之見不及此也。雖然，鄭氏之書，自詩禮外，若易書論語諸注，猶幸有釋文正義，存什一於千百，使後之學者，得以罔羅散失，略具梗概，亦不可謂非陸孔之功矣。至李鼎祚周易集解，蒐羅宏富，尤有功於漢學，故嘗謂唐儒之於經學，功過參半也。夫豈蕪同伐異，專己守殘者之可比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經學惟漢為極盛，而鄭氏又集一代之成，囊括大典，罔羅衆家，彬彬乎炳今而鏤古焉。自魏晉以來，虛浮相扇，經業罕通，雖員冠方領之徒，時充贊金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朝廷，而儒宗與元教同尊，釋典與聖經並肆，則其時之師門，雖而學術岐矣。試論之大凡，樂同然之嗜者，雖有異味，不能奪之以所弗甘也。挾先人之見者，雖有至理，不能喻之以所弗信也。六經之義，奧且深矣，漢儒之傳，精且博矣，後之承學者，家置一書，人守一說，於以涉其涯涘，觀其會通，豈不甚盛。乃周易有鄭氏，復有王輔嗣，左傳有服氏，復有杜元凱，遂使聚訟紛然，集矢不已，或黜王而置鄭，或黜鄭而置王，或難杜以中服，或難服以申杜，又或酌鄭劑王，間行他說，始服終杜，莫守師承，即此二書，南北互異，已不勝涇渭之分，淄澠之別矣。烏虜治經，其難哉。蓋事必有其受病之原，而後其流日敝，尋其原則，支分派別，可得而釀練矣。昔何晏王弼，蔑弃先典，藻飾華言，于時老莊之旨，靡然相從，洙泗之風，蕩焉將墜，流及乎降，元學特興，序序法師，加號儒臣，雖以名冠同儕，時稱顏子者，猶且出於釋氏之門，此其頹風波瀾，洵非一日，當時以平叔為神懷超絕，轉嗣為妙思，通微而范甯比之，樂射著論垂戒，誠以眩惑將來者之罪，不可追也。其傑然崛起河北者，則惟魏末徐遵明為大儒，易書禮遊鄭氏，左傳遊服氏，講學授徒，海內宗仰，一時如盧景裕，崔暹，李欽，權會，田元鳳，及懷敬輩，並執經受業，其後言易者，出郭茂之門，言禮者，出熊安生之門，言春秋者，得服氏之精微，雖曰專門，實皆祖習，蓋惟其能得真師所在，而後美博士之名，不可越，光弟子之業，有所宗，不然律通絕學，意稱聖人，妙日下以無雙，譽一臺之二絕，江左人文，非不云盛，徒以爲好元言，耽心禪論，遂致虛靡，孫將諸儒

來自北方未開稍變其習此亦所謂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者也或者曰自江左草創宋齊國學時或開置梁則五館建於天監陳則學官設於天嘉雖戎馬生郊流風未替其與魏齊周之置博士辟儒生亦且後先濟美矣然而南學崇虛北學多實即如詩既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而一辨也王肅之論主婦人劉芳之說兼男子按經立斷遺使高祖稱善設非其理義精通則虛所謂在南諸儒共以爲然者不且無以法平生之盛哉是故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者猶未爲篤論也大抵江南北北義例不同以隋文平一寰宇亦既翕然暫風矣而策問諸生咸否莫定非其師說紛紜無所取正何以博士懷疑久而未決若是通博如房暉遠覽筆使下無所疑滯庶幾與二劉之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同爲拔萃之士哉夫是以經堪稱庫書亦名蔚風標兩備業冠六備小楊暹之爲書精風角而無說戶牖無妨別構金湯莫與相攻柔克剛克則常爽之教可循也經師人師則虛誕之名可賜也成慶進以蒙祭匪士龍而乞兩海中之盛稷下之風蓋于茲猶可想見焉若范武子之有敬梁郭景純之有爾雅盧景宣之有大戴又皆研精覃思卓然名家而不狃乎流俗者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六經爲大聖人手定傳之門弟子而守之於漢儒詩之有齊魯毛韓也三家廢而毛氏獨傳則以其出自子夏而毛鄭說詩之功爲大猶易之有施孟梁邱費高也諸家廢而費氏獨傳則以其專以大傳說經而術數之名不立蓋自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劉歆纂次大略於世至東京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衰然則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固有不足深言者矣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躬御國子講肄五經皆有講說何修之嚴植之賀瑀明山資等覆述制旨朱異賀琛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泰捨身而後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坐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也竊管攷之南人宗王易而廢鄭易致康成易注不傳厥咎甚大而後人因謂古經變於康成而亂於王弼此說非也夫周易之亂實亂於輔嗣即孔氏正義所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文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此非亂經之據乎後人謂始於康成者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此後人以康成合家象於經之證也抑知魏志未明帝問淳于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當對以鄭元合注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今云鄭元合家象於經云云者此時方論象象不與經連何轉

云合之耶方疑鄭注與經文相連何忽及象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象象二字而誤之耳所以帝又云鄭元何獨不謙耶蓋言孔子以不合象象爲謙鄭元何不謙而以注合之也是則康成合注於經非合家象於經展卷瞭然此皆六朝諸儒廢棄不講以致鄭王之是非莫辨也又六朝說詩者雖主毛公然開後人攻小序之端亦起於六朝案關雎序鄭箋內忽入沈重一段云鄭詩讀意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下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後人謂小序作於衛宏培擊百出皆重啓其端也且以小序爲宏作其妄有二宏後漢光武中爲議郎范史有傳祇云有毛詩序行世漢以來著書之名或曰序或曰傳或曰訓或曰解詁其名同實異者難以悉數豈可以下子之序爲衛宏之序乎其妄一也考班書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當武帝時鄭公受學馬融爲桓靈間人去宏亦祇百年而毛傳一本小序鄭箋一本序傳之說乎且鄭豈有不知宏之所作而猥以爲子夏作耶其妄二也是則致鄭易之不傳下序之受攻未必非六朝諸儒階之厲也故曰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更有不足深言者矣

註經精舍文集卷二

啓折說

徐養原

啓氏爲啓偃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啓之偃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啓折矣曰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古之啓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偃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啓折垂佩謂人身微偃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啓折之度觀啓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釋人爲鼻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偃句啓折注云啓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國與鼓鼓同以啓折爲異按鼓鼓尋六寸三分寸之二鼻鼓長丈二尺而中國與鼓鼓同則又太偃或兩頭稍平而中穹與卑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啓折立則上偃蓋身之曲必當其偃啓折立則上偃者尺有五

寸。自至。下直者三尺。自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破度也。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爲折。與啓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折之度。一宜有半。一極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爲折者。宜象人頭。頭折象帶。皆以人爲法。柯極之形。直祇取其長。啓之形。曲故以爲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釋之。或用割圓之法。以一矩爲一象限。一柯有半。改爲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極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古無其說。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與。宜就其意通之。乃可議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非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議邪。

量說

徐養原

考工記。瓠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臠。按。割散斛制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既焉。此做考工記而失之者。鄭注固已正其誤矣。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此言內方耳。圍其外者。謂之唇也。此陰駁劉歆也。凡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粟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之一。菽。麥。麻。麥一斛。積二尺四寸十分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蓋臠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臠底小。臠口大。內謂臠底也。外謂臠口也。臠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乃遂而圍之。故曰。內方尺。而圍其外。若如劉歆之制。臠中立方一尺。臠外上下皆圍。則其實既不容一臠。其重又豈止一鈞。而其聲亦安能中黃鐘之宮乎。記又曰。其臂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臂之底。卽臠之底。不言可知。臂之四圍。亦當微修。不得爲直邊也。又曰。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耳在臂下。向下收。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爲三升。二十七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爲三十斗。二十七升之二。不及四斗。然則臠與臂皆狹。上廣而非直口。益明矣。先儒說臠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釋之者。何也。

筮說

徐養原

春秋內外傳筮卦。言八者。三先儒多不得其義。今按筮法。六爻不變。謂之八。其占用本卦象辭。故董因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然則遇長之八。當占長之家辭。其辭曰。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妻之不出。審矣。而史曰。是謂長之隨。妻又以隨之象辭占之。人但知長之隨。不當占隨之象辭。不知長之八。非長之隨。史言妄耳。若夫貞屯悔豫。則又何說。曰。此再筮也。蓋初筮得屯。再筮得豫。屯與豫皆有震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主器者莫若長子。得國之兆也。初筮得屯。六爻不變。再筮得豫。又六爻不變。故曰。皆八屯六爻不變。以屯之家辭占其孫。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豫六爻不變。以豫之家辭占其孫。曰。利建侯。行師。是以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參考傳文。義例了然。若如舊解。則支離葛藤。愈說愈晦矣。或曰。六爻不變。何以謂之八。曰。九六變而七八不變。

乾之坤。曰。用九。坤之乾。曰。用六。六爻皆變。謂之九。六爻皆不變。謂之八。然則內外傳。何以但言八。而不言七。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非獨三畫之卦然也。卽六畫之卦。亦莫不然。遇陽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八。遇陰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七。長屯豫。三卦皆陽卦也。故曰。八。若三陰三陽之卦。則以內卦爲主。內卦有乾。坎。艮。震。爲陽卦。內卦有巽。離。坤。兌。爲陰卦。或以初爻爲主。初爻爲陽。則初爻陰。爲陰卦。朱子啓蒙。卦變圖。自乾至恆。凡三十二卦。除乾之外。皆陰卦也。自益至坤。凡三十二卦。除坤之外。皆陽卦也。泰及艮屯豫。皆在後三十二卦中。非陽卦而何。其卦說。皆無誤。凡筮得某卦。則曰。遇某之某。或訓之爲變失之矣。之。語辭也。蔡墨以龍論乾。首稱乾之姤。次言其同人。其大有。其同人者。乾之同人也。其大有者。乾之大有也。然則之。爲語辭。明矣。若訓爲變。則長之八。泰之八。又何說乎。古之筮書。當如焦氏易林。各以一封爲綱。而列六十三卦於下。以爲變爻之識。別是故。乾之姤。猶言乾之變爲姤者。附變字可省。而之字不可省。何也。乾。綱也。姤。目也。言乾之姤。則綱舉而目張。言乾變姤。則綱弛而目紊。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周禮小宰之職。掌凡宮之糾禁。鄭云。糾。猶刺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疏引應劭曰。嗣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御史糾察百寮。故舉漢法況之。宋儒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不當以中丞爲况。吾謂不然。鄭以小宰掌糾禁。故以御史中丞解之。非謂其官同也。若果同官。則當於序官注之。若大夫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尚書。職內之爲少內。不常注於本籍。且如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都國與地圖。豈以漢之司空。爲卽周之大司徒乎。後漢百官志注。於太尉長史下。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盧氏此言。若與鄭異。而理則可通。漢儒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周之三公。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周制三公之外。別有三公。而三公仍參六官之職也。漢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其後復古三公之制。遂改丞相爲司徒。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改司馬爲太尉。餘悉如舊。蓋漢庭儒者。未見周禮。故但置三公。不說六官。是漢之三公。卽可當周之六大。其屬各有長史。卽可當小宰小司徒之等。然則盧氏以太尉長史釋小宰。特以見三公之有長史。猶周之建其正。復立其貳云爾。若以司徒長史況小宰。及小司徒。太尉長史況小宰。伯及小司徒。御史中丞況小司徒。及小司空。則比例更爲密切。要之御史之中丞。猶太尉之有長史。或帝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或其所置。鄭二說。其理可通者。以此夫周之家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相去不遠。漢之三公。皆萬石。長史。僅千石。尊卑懸絕。但取正貳之義。足以相況耳。又後漢無御史大夫。建安時始有。仍有御史中丞。屬少府。蓋有糾禁之掌焉。故鄭注舉之。若以御史大夫爲小宰。則必不可。彼見漢

姑經精舍文集 卷二 三四
之丞相。卽周之冢宰。故爲此說。不知御史大夫乃丞相之亞。非丞相之屬。故改爲司空。而與司徒可馬竝爲三公。烏得以小宰當之哉。

解字

徐養原
凡象形指事之字。能生他字。而不爲他字所生。然亦有生於他字者。番。象形也。而生於采。卒。指事也。而生於衣。會意。諧聲之字。皆他字所生。亦有能生他字者。告。从牛。會意也。而聲字生焉。蔚。从艸。聲。而聲字生焉。其不生他字。而不爲他字所生者。如絲。象形也。戊亥之類。會意諧聲也。亦有字體繁密。必省之。而後生他字者。履。象部是也。至若會意之字。子。母難辨。然有不可紊者。止。戈爲武。蓋乃戈之屬。非止之屬。因戈以見武也。皿。蟲爲蠱。蠱乃蟲之屬。非皿之屬。因蟲以見蠱也。諧聲之字。子。母易明。然亦有辨難意解者。璽。固从璽聲矣。璽。非玉之屬。而隸於玉部。璽。亦以玉事神也。物固勿聲矣。物。非牛之屬。而繫之牛部。天地萬物。始于牽牛也。此皆識字者所不可不知。然非明于轉注。惡足與語此。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算法有衰分。有盈腦。古法也。自歐羅巴之說興。有所謂借衰互徵者。自以爲超妙矣。讀九章算經。乃知此法。古已有之。均輸章。凡盈腦以下數術。皆不。且其立法與說。皆比西學爲密。蓋借衰者。非借衰也。乃中間自有之衰耳。試以三人買宅。一術言之。乙倍甲。丙又倍甲。乙。丙。丙六者。中間自有之衰。非借也。又以

摘瓜術言之。二。三。三。二。又五之二。三五相乘得十五。則十五者。亦中間自有之衰。非借也。算法以簡捷爲貴。故有約分之法。今不以一爲甲率。而以六爲甲率。不以十五爲所求率。而以三百爲所求率。是棄簡而就煩。求工而反拙也。若夫疊借互徵。則真借矣。不知疊借。乃盈腦之本法也。假如其買物。人出入盈三人。出七。不足四。八與七皆設言之。猶疊借也。劉徽曰。所出率謂之假令。假令即疊借之謂。凡盈不足之數。皆從假令而得。是疊借固盈腦本法也。若中間無假令。則其術本非盈腦。非盈腦而欲御之以盈腦。於是別設假令以求之。其別設假令也。正其用盈腦術也。是故言盈腦。則疊借在其中。中間之假令。與別設之假令。皆疊借也。即皆盈腦術也。豈於盈腦之外。別有所謂疊借互徵者邪。

笙詩說上

徐養原

詩之日。三百五篇而止耳。或併笙詩數之。以爲三百一十一篇。非也。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絃歌之。堂下之詩。則曰笙。曰管。今之詩皆堂上之詩。用絃歌而不用笙管。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此其明證也。言笙詩者。或曰有辭。或曰無辭。吾不得而知也。古自有無詞之樂。琴瑟吹笙。皆無詞。琴瑟吹笙。是則樂名之與樂。固自辨矣。或曰。即使有辭。不得與三百並列。鄭欲消流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在亡者併亡。此爲論也。且堂下之樂。不止笙詩。新宮三終。金奏九。皆堂下之詩也。若併堂上堂下而盡數之。奚啻三百一十一篇。若堂下祇數笙詩。而不數其餘。其義安在。然則其言三百一十一篇者。何也。

姑經精舍文集 卷二 三五
曰此爲序所誤也。序以此六篇。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賦新宮。或謂卽此新宮。非也。凡賦詩必賦堂上。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然則有義者有序。無義者無序。非必有經始有序也。毛公作詩訓傳。引序各冠篇首。而此六序。無所依附。遂難屬於衆篇之間。至於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而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焉。蓋以此六詩。原不在三百五篇之數。特作序者。偶得其義。故連而及之耳。迨宋世大儒。廢序說不用。其於笙詩。黜其序而猶存其題。讀者不察。則以爲古經本如是也。豈不謬哉。

笙詩說下

徐養原

六經之名出於經解。夫詩卽樂章也。有詩經。復有樂經。何居。善乎鄭先生竹軒公之言曰。有不入樂之詩。有不入詩之樂。正風正雅三頌詩之入樂者也。風自邶邶以下。雅自六月民勞以下。詩之不入樂者。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詩之所重者辭也。欲使學者玩其辭而通其意。樂之所重者音也。欲使學者審其音而平其心。詩以辭爲主。故凡不入樂之詩。皆得徒誦而玩其辭。樂以音爲主。故凡不入詩之樂。皆得倚聲以審其音。樂之異于詩如此。康成注鍾師九夏云。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然則笙管金奏。在樂經而在詩經。明矣。漢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漢魏之際。杜夔傳雅樂四篇。而琴操有古琴五曲。其猶有古樂經之遺意乎。朱子曰。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吾謂樂經有譜。而詩經無譜。賈氏鄭飲酒禮疏云。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在一處。故存者並存。亡者並亡。吾謂論詩經。則有歌詩。無笙詩。論樂經。則笙歌並列。自樂經既亡。歌詩因詩經而傳。有其辭而無其譜。而笙歌金奏。則辭與譜俱亡矣。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棻燧

用後世推步之法。求古天星所在不驗。不謂術疎。反謂經誤。吁。可怪也。今以夏小正之躔次。還求夏小正之天星。其有不合焉者。蓋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有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九。斗杓爲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軞營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紫于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于經。願讀者不察耳。試詳言之。正月定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且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且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于午。杓猶于寅。衡殷于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箕。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于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于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

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于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即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于中。衡般于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即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也。析木加午。則尾尾加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尾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尾七辰。則龍角加申者。且應加于黃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且。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于日。心比于房而近于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為遠。視伏為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即初昏箕加酉。箕加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東井見于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于午。十月時有夜則營室自昏至且。應尾七辰。初昏營室南加于午。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且也。凡此者。皆以經求經。而初無衰盈之差。上可合于典。下可通于月令。而自唐以來。無有知之者。獨何與。

孔子去魯證

洪震煊

或說史記謂孔子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此說誤也。孔子去魯當在定公十三年春。即以史記證。

有三可證。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日如致。勝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勝于大夫。孔子遂行。蓋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魯嘗以泰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祀帝于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衛。皆于宣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去魯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孔子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尚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君臣寧復思成乎。惟史記于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為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即于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而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其實誤已。至孔子世家。殺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子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為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故不具論也。

范景福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成。西法自利瑪竇諸儒入中國。各有發明。惟御製麻象考成推闡精備。以之收春秋日食。二法小異而大同。前儒或專用中法。專用西法。未嘗參較。宜城梅氏論中西同異。亦言其理而不駁其數。沈存中筆談載衛樞。精於算術。春秋日食。樞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日食。古今算皆不入食限。黃南雷以西法推之。在夏二月。於周為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閏。故推算不合。今以西法數之。當在夏三月。於周為五月。黃氏蓋偶誤其月。而算數不訛。以授時較之。入限亦在夏三月。於經文後二月。即置一閏。尚後一月。難以通矣。竊疑襄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頓當兩閏。以應天正。其後始符乎麻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開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其數。可稽。不然。豈授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於昭公之時乎。且古今異時。術宜循故。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莊十八年日食。穀梁傳云。夜食也。是為帶食。加時宜在卯。西法推之。在壬子戊初。中法推之。在壬子酉初。於經文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毫釐差積。古今之勢也。若尚後一月。中西皆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南雷推得癸丑未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尚有實距時加減分。故於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干支為癸丑。與杜氏長曆四月朔。合蓋長曆閏在上。年歲終故也。此足見西法上推。密於授時。而後編歲實又與前編不同。亦似更有消長之法。徐文定公曰。歸西人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惟本朝時憲之精確。足以當之矣。

推莊十八年三月日食

距康臨甲子積年二千三百五 中積分八十六萬一千六百〇六 通積分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八 冬至 一〇六二
四二 紀日 積日 八十六萬一千通朔 二〇三〇三二二五 九一 積朔 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七 積朔交
六二 九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秒五七九五九八度分 首朔交周 八宮二十五度三十四分 正月交周 九宮二十七度十
周 九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秒五七九五九八度分 首朔交周 八宮二十五度三十四分 正月交周 九宮二十七度十
一 二月交周 十一〇二六度五十五分 二月交周 十一〇二六度五十五分 二月交周 十一〇二六度五十五分 二月平
朔十九日三三四四九一六 命為癸未辰初五日 三月平朔 四十八日八三五〇八四六 命為壬子戊初 黃氏求得癸丑未初
食在二月 宜為癸未朔 而非癸丑矣 三月平朔 四十八日八三五〇八四六 命為壬子戊初 黃氏求得癸丑未初
食在三月 故用平朔 交周 而不必求定朔

五度四三一一三 益分二分六八五 月行遲度一推〇六九四用米積度較五〇二六 減差二千二百 定期日三十一
八五六四三 二種命為乙未寅正
較四番地多五刻。

三候見鶴說

范景福

古者射各異候。大侯穆候狝候。其製詳於周官司裘梓人等職。其用詳於儀禮鄉射大射諸篇。鄭司農曰。侯中取數於候道。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大侯九十寸。中方丈八尺。穆候七十寸。中方丈四尺。狝候五十寸。中方一丈。三分其廣。鶴居一焉。則大侯鶴方六尺。穆候鶴方四尺六寸。太半寸。狝候鶴方三尺三寸。少半寸。皆據經文推之。其數明確無可疑者。禮曰。大侯之崇見鶴於參。參見鶴於干。干不及地。武。鄭司農云。武人迹。尺三寸。以干計之。參去地丈五寸。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蓋參鶴下畔。與干上綱齊。斯鶴可見。大侯亦然。故增去地之數以合之。然必三候相疊不離而後可見。若去二十步樹之。遠者必為近者所掩矣。劉忞是據句股測量法。疑鶴為干高所掩。黃南雷解之曰。射在堂上。堂高七尺。目高七尺。何患鶴不可見。今以測量之法。駁之。算數附。知黃氏說可通見鶴於干。而不可通見鶴於參也。蓋以鄭氏去地計之。干高於目。僅五尺二寸。奇。故所掩者少。參高於目丈八尺五寸。奇。所掩者必多。以三率法求之。得參見大侯僅丈七寸。當鶴上之中。中上之躬。而鶴全為參所掩矣。如欲鶴之下畔。與上綱齊。當更增去地之數。黃氏以堂高七尺為率。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皆有定制。大射在郊。賓射在朝。燕射在寢。鄉射在庠序。其堂高常準於是。則天子大射。張三候。宜云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少。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諸侯射二候。遠算得伸。大射亦張三候。宜云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少。大侯去地三丈四尺。大夫丈七寸。惟射一候。去地皆武。此隨堂之高。下而屈伸去地之數以合之。故干不及地。武。經有明文。而大侯參侯初無定數。亦如弓之安危。因乎人。矢之強弱。因乎用。隨地增損。以見鶴為度也。如云候高四丈。射必仰企。何能志正體直。此當以視法解之。凡人目視遠。高者若卑。遠近相形。近少許而遠殊絕。即測量入差若干之理。况矢在候高。以并夾取之。司弓矢供其器。射鳥氏掌其事。足為候高之證。若戴東原考工補注。九節之候。高二丈七尺二寸。推之七節之候。二丈三尺二寸。五節之候。丈九尺二寸。以候中加上下躬。舌八尺。而去地皆武。無有增損。則三候並列乃可。若前後相疊。全體皆掩。鶴不可得而見矣。

- 算參見鶴於干說 依黃氏
- 一率 三百尺 千五百十寸 弓六尺
 - 二率 五尺二寸 千九百九十九寸 減堂高七尺 目高
 - 三率 四百二十尺 參七十寸 通得
 - 四率 七尺二寸八分 二三率相乘 得二千一百八十四尺為實 一率為法除之 得四率 為干見參之數 加堂高 凡鶴二尺六寸 鶴上之中 四尺六寸六分 餘值

算大侯見鶴於參說 依黃氏

- 一率 四百二十尺 參七十寸
 - 二率 丈八尺五寸三分 參高三丈二尺五寸三分 減堂
 - 三率 五百四十尺 大侯九十寸 通之二三率相乘
 - 四率 二丈三尺八寸奇 一率除實 得四率 為參見大侯之數 加堂高目高 共三丈七尺八寸 餘大侯高四尺 全值
- 算天子之堂大侯參侯去地 堂九尺 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 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奇
- 一率 三百尺
 - 二率 三尺二寸 千高丈九尺二寸 減堂高九尺
 - 三率 四百二十尺 二三率相乘 得一萬一千
 - 四率 四尺四寸八分 一率除實 得千見參 此當鶴之下畔 加目高堂高丈六尺 共二丈四寸八分 減鶴
 - 一率 四百二十尺
 - 二率 丈七尺八寸奇 以千見參四尺四寸八分 加上躬舌中 鶴丈三尺三寸三分 為參高於目
 - 三率 五百四十尺 二三率相乘 得九千六百
 - 四率 二丈二尺九寸 一率除實 得參見大侯 當此鶴之下畔 加目高堂高丈六尺 共三丈八尺九寸 減鶴下之中六尺 大侯去地三丈四寸四分
- 算諸侯之堂大侯參侯去地 堂七尺 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奇
- 前求得七尺二寸八分 為干見參 此當鶴之下畔 加目高堂高丈四尺 共二丈二尺八分 減鶴
- 一率 四百二十尺
 - 二率 二丈六寸奇 鶴丈三尺三寸三分 加上躬舌中 鶴丈三尺三寸三分 為參高於目
 - 三率 五百四十尺 千一百三十三尺為實 得一萬一
 - 四率 二丈六尺四寸奇 一率除實 得參見大侯 當此鶴之下畔 加目高堂高丈四尺 共四丈〇四寸 減鶴下之中六尺 下躬舌四尺 餘三丈四寸強 為大侯去地之數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范景福

王伯厚因學紀引宋書禮志 載魏史官之言曰 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 皆無推日食法 大衍麻議云 黃初以來 始課日食 至張子信而益詳 因是說證之於經 曾子問載 夫子日食廢朝之言 及從老聃助非 巷黨 及桓日食事 似周時未能預推日食 故倉卒廢禮如此 宋志之說 其信然乎 乃杜氏作春秋長麻 載 漢末宋仲子集十麻 以攷春秋 用黃帝顓頊諸麻 推經傳七百七十九日 及三十七日食 皆互有得失 與 宋志六麻無推日食法 語異 今微之內 外傳而知古人誠有推步之法 不特用之交食 而五步亦詳 或其 術尚疎 中有不中耳 傳稱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 辰在中 司麻也 當時既設專官 而精於推測之

士。又散見列國曰歲在壽星及鴉尾必獲此士。子犯之言也。歲在大梁將集天行。蓋因之言也。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枳。宋鄭必穰。梓慎之言也。歲乘其大以青鳥幣。周楚惡之言也。歲在執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史趙之言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因。衰宏之言也。是皆推至數年數十年之後。然統論一歲。非專指一日。猶未見推步密率。若周景王閏律。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執火。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歲。景王距伐殷之歲六百年。而日月五星之躔。了如指掌。足證當時有上推之法矣。竹獻公伐虢。下假曰。克之。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執火中外。傳公問假。假有攻虢何月語。必在國上陽之前。內傳八月甲午。國上陽。距丙子四十三日。假之對尤前數月。而日月五星之躔。若合符節。足證當時有下推之法矣。特魯之司麻疎於其術。致再失閏。則日食在或限。帶食之數。忽而不察耳。而聖人言禮周詳。遂有廢朝止極諸語。豈當時會無推步之法哉。黃帝顛項諸麻。載在藝文志。今雖不傳。而仲子所據。漢末猶存。宋志之說。有不得為定論者矣。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汪家禱

左氏言赴告。公穀言褒貶。漢儒各是其所習。惟鄭君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綜。惜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難何休。駁許慎者。以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四年春。諸侯城綠陵。鄭君本穀梁謂不序其人。明其故。桓德衰。蓋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敘諸侯。為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為孔子特筆。赴告必麻殺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穀梁謂時晉文為賢伯。讓諸侯不從。而信夷狄。故稱人以貶楚。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稱人為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據穀梁謂晉為厭惡之會。實謀殺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秋稱之焉。是專稱晉為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晉侯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在。是不與廟禮得反立。是稱世子為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衛子也。夫褒貶具于公穀。然亦有求之過甚者。故學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見。知此者。惟鄭君惜論說之未備也。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之地。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為斷。其故何歟。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盡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藉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澗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因有肥磽不同。

折實為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已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已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一家歲各不同。設遂歲大更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事半功倍。受下地者。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同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三者不同矣。然致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不能分而為三。再易之地。亦不并而為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尺甚短。周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迨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之說。周禮雖有鄭注。而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即載師十田也。先鄭以土田為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即引孟子言為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即司徒養卒也。彼途人職。餘夫非是。賈疏云。途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田。故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是周禮無二十五畝明文也。故鄭注。宅田十田。買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

君氏說

趙春沂

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為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為五十畝可知。至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既受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應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途人職。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丁。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遠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烏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厥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即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平鄉。在六遂者。不離平遂。至於貢即於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於鄭注中。無由參攷。而臆斷者也。

確然周之世卿不止一尹氏。若云後此尹氏立王子朝為周亂階。然則劉子單子以敬王反正者。編非世卿乎。且斷無以詰其卒為諷也。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因于鄭之尹氏。與之歸而立其主者。西河毛氏主其說。但內大夫齊卒。皆世族而為卿者。故三桓之外。惟臧氏叔氏仲氏數人而已。他無聞焉。尹氏歸魯。未與國政。亦不應本國之大夫。而史佚其名。稱為某氏者。其非尹氏可知。顧何以左氏書君氏。而公穀書尹氏也。曰。此脫簡也。左氏先而公穀後也。古者記事。削竹為簡。以漆書之。歲度既久。偶有剝蝕。故有全字脫者。如郭公夏五之類是也。亦有半字脫者。如三家渡河之類是也。君氏之為尹氏。亦此道耳。然則春秋之書君氏何。案左傳為公。曰。君氏公者。隱公也。君氏隱公之母。隱公之母。而史臣則終以公故。必謹而書之。不稱夫人。不書薨者。成公志也。于是變其例而書卒。即後此姬氏卒之例也。其不曰子氏者。嫌與仲子同也。其不曰聲子者。卒則未有諡也。蓋君者何。小君也。君氏者。即夫人氏之類也。或曰。稱之以小君。不嫌與仲子同乎。曰。仲子既成其喪。則自有夫人子氏薨之正例也。不嫌與君夫人同乎。曰。君夫人卒。公在則恆例不書也。又有難之者。曰。春秋惟嫡夫人有諡。否則必子之為君者。聲子有諡矣。安見隱公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乎。曰。此非春秋之例也。仲子桓公之母也。而無諡。敬歸。襄公之妻也。而有諡。他如列國則齊姜夷姜厲歸辰。非嫡也。而皆有諡。則知有諡無諡。不繫乎此也。然則何以言變例乎。大抵春秋之旨。約而晦。婉而成章。仲嬰齊之卒也。將以別于子叔聲伯也。非以其族也。昭夫人之卒也。諡也不可以云姬氏。則不可以恆例書也。故曰。此創例亦變例也。

牛耕說

趙春沂

牛耕之始。說者不一。漢志搜粟都尉趙過為代田始用牛犁。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乃驅率吏民。教用犂耕。是牛耕始於漢之說也。文選籍田賦。總指服于縑。縑于縑。縑于縑。古耕以來。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制。不沿于古也。是牛耕始於晉之說也。山海經。海內經云。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是牛耕始於叔均之說也。駁之者曰。賈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孔子有犂牛之言。再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是牛耕不始於漢矣。潘岳所賦。乃指載耜之車牛。非即耕田之牛。是牛耕不始於晉矣。山經作于伯益。與後稷同時。何自知後世事。是牛耕不始於叔均矣。案周禮。里宰鄭注。合人耦。則牛耦可知。閭師掌六畜之數。鄭注。六畜者。農事之本。竊思牛之為性。非庶民燕祭之所得用。而大車之載。亦非庶民家得有之。可悟周時已有牛耕之制。晉語有之。曰。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儀。為賦賦之勤。此尤牛耕之確證。特是周時雖有牛耕。而牛耕不始於周也。嘗謂牛耕之利。與耒耜並興。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蒼。耒頭鐵也。攷工記。三耜為耦。鄭注云。今之耜。較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疏云。用牛耕種。故有兩耜。兩耜耦為牛耕。而說則耦亦即為牛耕。而說耦與耜同制。

有耦已有耜。有耜已有牛耕。考之易。作耒耜者。神農氏也。則牛耕亦當始自神農氏矣。爾雅釋詁。美也。說文。前部無从章之字。邵氏正義引易釋文。以為禱與俾通。亦無確證。今案唐石經爾雅。此字本从衣。東京賦。俟其禱而辭。綜注。禱。美也。此即釋訓之委委美也。釋文。委。諸儒本並作禱。舍人引詩釋云。禱。禱也。它如山如河。禱。禱者。心之美。又詩正義。三之引李巡云。皆容之美也。又華嚴經音義。二引郭注。禱。謂佳麗美豔之貌。今此注在委委佗佗之下。則釋訓之委。當作禱可知。即釋詁之禱。當从衣亦可。知惟是禱之訓。美。經傳罕見。禮記。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禱。釋器。婦人之禱。謂之禱。釋文。禱。或作作。是禱與徽通。書。舜典。慎徽五典。傳。詩。角弓。君子有微猷。傳。思齊。太姒。訓徽音。箋。皆云。微。美也。且禱。又通作禱。華嚴音義。又云。禱。字。又作禱。猶美之訓。見于漢書武帝紀。注。猶美。盛貌。見于詩。綠竹。猶。傳。可見禱之美。之禱。字。必从衣。況禱。本俗字。玉篇。始有之。云。美貌。又歛。辭。此特襲爾雅傳本之說。漢儒雅注。具在。固可取而覆校也。

辟雍太學說

孫同元

蔡邕月令論。以明堂太廟太學辟雍為一。然攷之經籍所記。輒多抵牾。鄭康成則以辟雍即太學。而與明堂宗廟異處。其言微實可信。乃盧植禮記注。又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宗。中可以致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蓋兼通兩家之說。商周以後。文質大備。其勢不可以不分。然追溯其始。則未嘗不合也。康成所言。猶是周制。詩。詠。靈臺。靈沼。靈囿。而繼之以辟雍。則三靈與辟雍。皆同處在郊。而王制言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辟宮。故康成以辟雍為即太學。其實就後世而論。不但明堂太廟與太學異處。即辟雍與太學亦未嘗不異也。攷詩言辟雍。與囿沼同處。固以為游息之所。而非學校之地。孟子。備舉三代之名。周官。詳言成均之事。皆不及辟雍。說文。離字注云。天子饗飲辟雍也。亦不云學名。漢魏以降。皆以太學與辟雍為二。明帝永平中。嘗幸辟雍。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太學之非即辟雍。灼然可知矣。大抵辟雍為大射養孤之處。太學為衆學之居。袁準正論所云。不遷也。至釋奠之禮。漢魏故事。或在辟雍。或在太學。迄無定所。晉元康太興之世。皆釋奠太學。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其後用太常主。彪之議。定於太學。百三十四。引大。蓋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其地不同。其用亦不同也。逮乎廢辟雍而立太學。乃攷舊制於太學之外。園之以水。於是又合而一之矣。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孫同元

案月令。仲夏之日。長至。仲冬之日。短至。此一定之說也。後人又以冬至為長至者。蓋取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日至冬至極短。從此微長。故云迎長日之至也。然鄭康成郊特牲注。引易。曰。三

以下或言仲尼所培子夏所足。以一篇專指稱帖而言。謂張揖論之詳矣。似猶張揖表未詳也。

辨爾雅稱告也之誤

陸堯春

爾雅釋詁一云告也。二云福也。福之訓告。義無可尋。心竊疑之。案說文福禮吉也。廣韻則云福也。吉也。蓋廣韻本許氏而禮吉之禮必因上文禮字而附。又脫一也字也。玉篇及顏注漢書賈誼揚雄等傳亦云福也。此皆本之雅訓。無可疑者。嘗見諸通人校說文。改禮吉為禮告。豈無他證。及讀許氏禮告祭也之訓。始悟訓告之禮當為禮以形近致誤。故廣雅禮與禮禮連文。同訓為禮。與告義相近也。禮亦作祿。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注云。禮本禮字。假借用耳。近郡二雙太史著爾雅正義。即引以為禮告之證。殊不知禮祝字言之。縱有告義。而實不足以為確證也。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倉頡篇說文所據於小學為最古。其書之不傳久矣。近孫淵如觀察。刺取舊傳得數千言。其中若以凸為田之據廣韻。爾雅為田之據廣雅。爾雅為難之據論衡。為難之據說文。廢為廢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其有偶未采輯。尚須補錄。如抒取出也。見詩生民釋文。冠冠也。見後漢書班固傳注。煇火光銷也。見莊子。賦篇釋文。奸犯也。見莊子。天運篇釋文。攝正也。見文選注十八。胡明也。見文選注廿七。在內曰發。在外曰兌。見一切經音義一。窠小空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又若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見公羊定四年傳注。人知鄭注論語有此語。本漢武謂司馬遷之言。而不知其先亦出於倉頡也。至如揚音盈為揚子雲之揚。應入手部。而誤入木部。稱盤鹽物池為今字。引一切經音義。而不引史記貨殖傳案鹽之盤鹽。駁器又偶有未檢者。

詁經精舍文集卷三

西湖詁經精舍記

阮元題作

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晉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會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為學。自宋人始。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真。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於晉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疏百有八卷。及瑣錄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勸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竟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于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汝長。則三代文字。不傳于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率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真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于此。詩人之志。登高賦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購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陸堯春

漢漢長許氏叔重司農鄭氏康成皆一代純儒也精研六籍集百家之成而又各自守其師法不為苟同後之言經訓小學者皆是末山致力自漢魏以來歷千七百餘年其間或盛或微至今日而極顯蓋天子稽古同天漢學大昌之會也歲庚申中丞儀阮公於湖濱建設詁經精舍招浙東西之士三十餘人延名師置郡養長夕講誦其中月試以文則多碑記論策諸體未嘗難以時藝大要以窮經致用為諸生勸也維時堯春與錢唐嚴君杰為程周君中孚有創立鄭祠之議謀於觀察孫公欣然以為當且謂許氏製經功與鄭氏埒亦宜祀其地即於精舍可爰請於中丞涓吉日恭立兩先師栗主是日也繫牲禮具崇果率諸生拜於堂下至誠且肅夫古之人三年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而六書之學則自八歲入小學已教之六書不明五經不立二者蓋相輔而行也今兩先師之書其在亦既家置之編知所趨嚮矣於以理翠類解謬誤啟學者之神指則說文五百四下部不待理而董之也明天道正人倫求主教之典籍則易書詩三禮及大傳詩書箋注完與不完皆可寫而定之也七十子之傳微言大義之不絕於今者繫於是乎類昔范武子守鄭氏家法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春謂即以合贊兩先師可宜百世下神明而俎豆之交或曰觀異義一書兩先師旨趣不同不當並祀且未身至吾浙祀之亦非其地也不知儒以道重祀典所載先儒夥矣豈必皆身至其地者此無待辨若旨趣不同解經各異此正師說相承漢經師之家法不審其為同者也並祀之亦以志嚮慕之誠云爾夫何疑觀察日子之言是也宜有記故記之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錢福林

解經者先通其文後釋其義文義不明妄以虛無之指測謂吾于經自有所心得也此其弊已深入于佛老而不可救而經之文義乃否塞漢許叔重為說文意在存經之字或有不備非久遠脫落即以隸變篆之說又所引故典動或違棄本書別用奇字蓋以通借存古而非以通借解經微學之存察若是賴鄭氏生許氏後注易詩書三禮章解句釋有義必通又許氏有五經異義所引或稍繁廣鄭氏問取而駁之而周禮之注仍引說文甚得和而不同之義焉夫許鄭二君非必于經之外有所發明也又非必謂謂焉以心學道學相矜謂吾之學高出乎百代也而聲名顯乎當世鴻業垂于無窮者則以師訓之遞承而私智之勿用也假使許鄭二君如後世儒者乘繩墨而趨簡易不屑屑于文義間則經之文毀于秦而泮滅于漢後之通人達士即欲逞其聰明才辨以說經又烏從而說之侍郎阮公奉天子命巡撫浙江思以經術為此邦人士倡即城西官宅築精舍以詁經顏之凡讀書尊經之士許會于此奉許鄭二先師祠焉昔鄭氏自唐時即從祀孔子廟矣至明代從程敬啟言微之而許君生不過官二百石沒後并不祀祀于其鄉使得分特豚之饋二君何不幸也非二君之不幸前代不知尊經之過而經之不幸也夫子曰述而不

作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者遠矣無述者以修紹之傳世安得遠乎二君子述之功可謂重且難矣獨一程敬啟之至謂如鄭氏者亦從祀孔子廟則古今之宜從祀者多矣何其蔑視先師若此哉先師則度經度經則度聖將何以教天下及萬世哉中丞之祠二君豈僅以矯前代之失哉特以二君為之表率使窮經之士高者崇其學而得所依歸而魯鈍者聞其緒論知窮經之法不在高深遠亦將自奮其力以通文義為率不致放心于其頑無用之地此經學之所以昌而人材之所以出亦可見國運之盛非前代所及也年月日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邵保初

前漢說經多顯門鮮有兼通五經者石渠有五經雜義幾十八篇耳至後漢賈馬之徒然後訓釋羣經彙綜條貫而許鄭兩君為尤盛許君之五經異義有古周禮說古尚書說大小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韓詩說春秋古左氏說公羊說禮說條分縷析而折衷之又作說文解字十五卷研究偏傍兼存古籀保氏遺規遠非蒼頡凡將元尚訓纂之可比而鄭君子易則主費氏書主孔氏詩主毛氏大抵崇尚古學而亦不廢今文至儀禮則崇古今文周禮則存故書論語則考齊古莫不各有注釋唯春秋未有注而旨旨廢疾之書復詳哉其言之可謂集經義之大成而為兩漢諸儒所不逮者矣說經之法以訓詁為先舍訓詁以求聖道適成爲齒齕滅裂之學而已後之學者灼然於詁訓之各有師承非鑿空而為之說由是以窺聖道之大全豈非二君之力也與或疑鄭君曾駁五經異義經注中往往與許君不合始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者歟不知通儒立論本無成見反覆推詳惟其是耳故禮記注且引說文為證其不為苟同亦不為苟異可知視俗儒之互相齟齬好還應見排擊先賢烏可同年而語耶中丞阮公本經術為政治于西湖孤山之麓立詁經精舍別為一院以奉二君之祀俾諸生朝夕講肄乎其中保初為精舍生徒因為之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陶定山

嘉慶二年侍郎阮公視學兩浙雅意古訓舉唐以前經傳子史諸書依韻而編次之選浙士之能經者僦集于西湖孤山之麓越兩歲復來撫浙乃闢為精舍顏曰詁經招諸生肄業其中設木主祀漢大尉祭酒許君叔重北海相鄭君康成爲先師俾諸生以時習禮其間其盛舉也聞之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謂若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樂有制氏之類漢時以經為博士者皆自名其師無師說者不得立學官能兼通者聽之而不得背其本師漢末失學明章之問儒術始顯經生皆建精廡風靡動有千百者名高義編膜受徒繁其章條穿求崖穴別體俗書鈞觚析亂遂不免有賄更添書私定竹帛者許君懼文字之滋禍於是撰為說文明形聲指事之本原取訓纂杜故班級訓故諸書悉加釐正成一家書而鄭君括囊大典包羅衆家研精小學設為讀如讀為當為故書今書諸讀以窮假借轉注之用然後

訓誥之道大明于天下。講誥經之學而不師兩先師。猶衣食而忘先齋先聖。師田而忘先務先牧也。夫鄭君解經。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承學之士能言之。許君正文。文字以正經。使後世不徒習秦時徒隸之文。而猶見三代周孔之古義。是說文之功。實不在周公作爾雅下。願當時既與博士之班。後代復不聞從祀之請。今侍郎表而彰之。且先許于鄭。俾知或原或委之故。以為當世習古訓者告。其所期于浙人士者甚大。浙人士當何如濯磨以無負兩先師也。

重撫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趙春沂

石鼓。人各異說。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松雪齋本。最為完善。今大中丞儀徵阮公。前視學兩浙時。屬張君燕昌。撫以油素紙。刻石置之杭州府學壁間。誠嘉惠來學之深心也。嘗取諸本校之。有諸本文誤而此本不誤者。如第一鼓寺字。款識作時。日下舊聞作時。此作寺。與音訓合。第三鼓止字。款識作世。此作止之類。是也。有諸本文缺而此不闕者。如第二鼓以下音訓云。舊墨本有礙字。此與音訓合。第七鼓弓下諸本脫矢孔二字。此不脫。亦與音訓所引墨本合之類。是也。有諸本文半而此本文全者。如第三鼓孔。金石圖款識皆作子。此作孔。乃知子字為闕文。第十鼓寓字。甲秀堂本作寓。此作寓。是也。有諸本文全闕而此本文半闕者。如第一鼓趙字。上諸本無來字。惟胡正音手撫石鼓本有來字。此本來字下體猶隱隱可辨。第四鼓矢下潘本有四字。今闕。此則四字尚存下體。第十鼓勸下夕字。諸本皆無。日下舊聞有。此亦尚存

惟恐不力。僕不敏。讀石鼓十年于茲矣。其義蘊愈讀愈出。悉數之不能終其物。石鼓有云。執而勿射。多庶。選選。君子適樂。君子謂宜王也。執而勿射。蓋不欲多獲。選選然任其奔佚。而君子之心。乃以為樂。此可以見宜王之仁焉。此即成湯祝網之排側也。又有云。我公謂天子害不余及。我公謂召穆公也。曷不余及。云者。蓋欲左右出入。無遠頃刻。既恭且習。君臣相與之深。有如家人朋友之親暱。此可以見召穆公之忠焉。此即召穆公無遺考之謨弼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孟子曰。是乃仁術。宜王有焉。記曰。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師之教訓。傳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召穆公有焉。詩云。有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惟佛君子。四方為則。宜王召穆公有焉。此中興之本也。而車攻吉日諸篇之所未發。昔東萊呂氏讀車攻吉日。謂欲明文武之功業。此亦足以觀使其得讀石鼓。又當何如其論列而太息。至其文字名物訓詁。足補說文爾雅之闕失。訂諸子百家之訛誤者。則其末也。由前之言。可以闕元極。傳德音。由後之言。可以涵雅故。通古今。是以君子寶之。所謂昔人之辭。適玉適金。知其寶者寶之。千載有同心。夫自有石鼓以來。太史不書。編詩不采。孔孟不見。而漢不出。至唐觀矣。杜甫昌黎應物輩。以詩詠歌之。及乎鄭潘薛郭諸家。刻為釋文。爭相傳摩。而不無傳會牽合。參錯偏頗。逮至我朝。剔技爬搔。補殘闕。正訛訛。有如是本者。實與國學原石相輔。合體同科。而為我聖朝文教度越前古之明驗大效也。爰書拓本之尾為後序。

重撫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嚴杰

下體。是也。有諸本文全而誤。此本文半而不誤者。如第七鼓奪字。薛氏作奪。胡氏作參。此則尚存奪字上體作參。是也。有諸本文誤而此本無者。如第一鼓塵下薛本看我字。此本無。與音訓合。第六鼓下薛本有孫字。此本無。亦與音訓合也。有諸本文不重而此本文重者。如第一鼓趨趨雙三字。款識金石圖皆無重文。此獨有重文之類。是也。有諸本文重而此本不重者。如第九鼓勸字下金石圖有二。此本無。玩今鼓文似係遺迹。非重文也。有諸本文倒互而此本文正者。如第一鼓趨下十三字。薛本皆倒互。惟此不誤。第四鼓陰下八字。薛本亦倒互。此亦不誤之類。是也。諸本之中。以此最為精善。如斷圭殘璧。猶可寶矣。願或疑是即音訓所引之墨本。則又不然。第五鼓深字。音訓引舊本作濟。第七鼓滔字。重文。舊本作勝。第八鼓奔字。舊本誤作若。且雜字上無放字。之字下有心字。皆與此不合。則舊墨本亦逾此精善也。嘗疑范氏所藏北宋本有二。錢氏精研室題跋內有天一閣北宋本。云四百餘三字。與此不合。後又有向傳師跋。此本亦無。雖錄云。秦丞相家有傳師自跋。精研室所跋。或即是本。未可知。其與重撫本之異同。惜不得藉研室本一校耳。

重撫天一閣宋本石鼓序

吳東發

石鼓今在國學。天一閣本字數較多。張芭室氏曾為手摩。嘉定錢竹汀宮詹為之記。亟稱焉。復出己意以疏。大與朱石君宮保尚書亦垂意形諸詠歌。阮大中丞于督學時。乃復精數勒石。安置省會。上庠。寶愛之。

岐陽石鼓。宋歐陽公為集古錄時。其字尚存四百五十有六。後潘迪作音訓。猶有三百八十六字。今則歲月日遠。剝泐日甚。惟重撫松雪齋本為善。嘗釋勸各本。皆無出其右者。第一鼓塵之鹿。寺避之避。來趨之趨。上體全存。趨雙之趨。大空之空。並存下體。其來上。施本云。勢輪是時字是也。音訓云。趨上墨本有來字。今已漫滅。而此本來字下體尚存。今本全闕者六字。此惟君子之求下一字。模糊難辨。音訓據舊墨本以為孫字。震澤任氏作求字。重文。第二鼓音訓脫難字。注云。溥字。磨滅者誤也。今本全闕者十七字。此本無一字。磨滅。河字。趙字。不作重文。煮作小魚。皆可訂諸本之誤。第三鼓孔安之孔。各本皆作馬氏宛斯所撫。與此同。勸字下薛氏潘氏俱作馬。一本作駢。此本存半文。不類駢。亦不類馬。二行首二字。音訓作避。避不類。衆似之。孔庶之孔。薛氏及金石圖皆誤作子。奔下惟此與薛本不作重文。第四鼓四馬之四。諸本皆闕。此則尚存下體。至宣博之宣。載術之載。多賢之多。及八行如虎二字。今則全闕。皆不若此本之完善。尤異上本有吾兔字。似據薛本及金雅琳瑯增入也。第五鼓。今本全闕者四十六字。音訓所舉遺傳。盈君子既涉流。既泊泊。漢筋舟。西歸戶等字。云皆磨滅。此本全存。潘氏音訓所引墨本。似即是本也。臨字上古文。施作波。此頗似之。十行其奔其避。與古文苑所引亦合。任氏本脫次其字。亦不若此刻之精。第六鼓。五代時散家。民間穴孔。以為白。向傳師皇祐間搜訪而得之者。每行未僅存四字。今本亞為整。音字皆半闕。薛本音作倉。下有幾字。觀此本可知其謬。第七鼓。今本惟是具來子四字。全。稍見者十三字。餘皆

全圖音訓所云弓矢孔庶。此本在二行。左字在三行之末。不字在第五行。其寫小大具在第七行。嗣王始在第九行。古我來在第十行。可訂任氏分之誤。尊字尚存半文。金石圖作。似與此合。款識作。非。每字下音訓本作。後具。此本後字接。亦可訂其誤也。第八鼓。今本割裂無文。此本猶存。是。驕馬。其止十四字。與施氏本所錄合。惟施本無。此本有。亦無心字。音訓云。僅存微字。今漸。所謂微字者。疑即此本。第九鼓。首行既下。似。五行丙申。旭下。劉二。至定本。薛本無。音訓亦。不似。十三行大字。諸本皆。天。惟馬氏本作。公。與此合。第十鼓。音訓存二十三字。今本皆。此鼓。惟吳人。極。二句。成文。又云。北字。今。古文苑云。見。按。兩字。見。古文苑。音訓所錄。本。勿。伏。而。用。大。此本亦。首。存。六。行。萬。字。音。訓。作。五。行。上。有。曾。字。豈。足。補。諸。本。之。闕。脫。本。之。中。以。此。最。為。精。善。文。之。全。者。四。百。三。十。餘。字。大。中。丞。阮。公。前。視。學。兩。浙。時。取。范。氏。天。一。閣。所。藏。並。參。以。明。初。諸。本。辨。析。淵。微。推。究。字。體。重。加。撫。刻。置。之。府。學。明。倫。堂。壁。間。人。人。復。見。善。本。足。以。嘉。惠。來。學。矣。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周中字

南屏山與教寺後有摩崖書。字徑八寸。先家人卦。次樂記。又次中庸書法。俱相同。家人卦。自。家人。利。女。貞。至。反。身。之。謂。也。一。百。九。十。三。字。分。十。二。行。樂。記。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一。百。九。十。二。字。分。十。行。中。庸。自。曰。道。不。遠。人。至。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一。百。九。十。七。字。分。十。行。大。凡。五。百。八。十。二。字。三。十。二。行。後。正。書。六。字。曰。右。司。馬。溫。公。書。案。咸。淳。臨。安。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筆。朱。竹。垞。南。屏。題。名。申。之。曰。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論。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論。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洙。詩。有。云。涑。水。屋。碑。半。綠。苔。春。游。誰。向。此。山。來。也。竊。謂。宋。所。引。據。其。謬。有。五。歷。來。簿。錄。從。無。宋。鑑。之。書。而。稱。曰。家。有。一。也。中。庸。與。家。人。卦。果。以。幾。字。成。一。葉。而。得。成。此。五。卷。二。也。所。書。獨。無。樂。記。三。也。諸。大。臣。聞。論。而。刊。于。石。不。稱。名。而。稱。符。四。也。摩。崖。之。字。一。小。斷。不。能。上。右。故。必。徑。八。寸。耳。若。作。座。右。之。銘。止。須。漢。唐。石。經。字。樣。可。也。今。日。日。夕。置。座。右。使。縣。諸。壁。開。歟。抑。使。內。侍。承。之。以。手。更。番。迭。示。歟。五。也。倘。宋。鑑。有。可。信。處。則。此。五。卷。恐。別。是。一。種。而。非。摩。崖。家。人。卦。之。類。爾。朱。氏。不。知。從。何。得。此。其。撰。經。義。考。于。刊。石。類。竟。著。錄。曰。司。馬。光。云。云。而。不。一。別。白。之。區。區。題。名。宜。其。存。之。不。革。與。西。湖。志。碑。碣。門。似。鑿。于。此。不。采。光。書。之。說。別。作。案。語。于。後。云。致。光。之。父。司。馬。池。于。康。定。元。年。知。杭。州。後。亦。封。溫。公。或。其。守。杭。時。書。此。以。教。民。正。未。可。知。光。本。傳。稱。光。于。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因。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使。省。視。故。池。有。敘。述。吳。越。風。俗。文。係。光。代。作。見。于。傳。

家集。此段摩崖。大抵為守時所刻。故咸淳臨安志亦稱溫公書也。案池雖贈溫國公。然當是時。人皆以此稱光。故東坡撰光墓碑。亦曰司馬溫公神道碑。豈得以子之通稱。稱其父哉。志不實。指池書是矣。乃牽連光本傳。及代作吳越風俗文事。謂池為守時所刻。且誤認臨安志之溫公為池。何也。且代作文事。或可證摩崖之為光書。斷不可證摩崖之為池書。而摩崖之究屬誰刻。則從來無左證也。惟周公諱武林舊事。謂是唐人遺蹟。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朱氏題名及西湖志皆以其說為非。則請得而旁通之。幽居洞摩崖書。有長其輔言有序。悔亡八字。又有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等字。字俱徑六寸。又太子灣摩崖書。有左傳晏子語。自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至禮之善物也。五十字。字徑一尺。書法視家人卦。或大或小。皆無書人名氏。若于末行。自必家人卦之類。與此俱一時所書。不得以家人卦三篇字數較多于此。遂坐實一人所書。或者因家人卦旁有琴臺二字。米芾書三字。恐其與前相混。故妄綴某人書一行耳。然而不可考矣。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陶定山

摩崖家人卦。及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凡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凡百九十七言。在南屏山。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朱竹垞言家藏宋鑑。有高宗紹興六年論大臣以司馬光所書中庸家人卦隸字真似漢人。事疑當時承旨所刊。然所據宋鑑。藏書家不著於錄。未敢徵信。或云光父池。嘗刊杭。後亦封溫公。嘗書此以教民。亦屬臆說。今案家人卦。貞字。敬字。皆不避諱。疑非溫公所書。武林舊事謂是唐人摩崖。八分書。後人於石旁刊公名者。較為近之。若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稱其家書遺跡。則未見其書。而妄識之爾。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吳東發

南屏摩崖隸書家人卦。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司馬溫公書。咸淳臨安志同。獨周密武林舊事。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案此說絕無依據。徒以書後不署名。臆度云然耳。西湖志又云。溫公父司馬池。于康定元年守杭。後亦封溫公。此段摩崖。大抵池為守時所書。此說似為有據。然溫公守杭。有康定元年中。秋二十四日。司馬池等七人題名。此何以不署名。且池果工書。龍華寺摩崖。又何以假手于元翼邪。朱太史竹垞云。宋鑑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書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家人卦。後復有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以下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說最為有據。蓋惟此書為宜。取投進者。故不署私款。及後摩勒于石。乃表之為溫公書。於情事皆合也。朱子序溫公資治通鑑舉要麻曰。公忠君愛國。稽古陳諫。丁寧反覆。至于再三。而不能已。其書家人卦及中庸等。以進者。與進通鑑同。觀者于此。當有以想。

見其隨事納諫之忠悃。感歎興起。流連而不能去。其字畫之如何。工且有所不暇論。至別求其說以立異。夫亦可以不必矣。又太子溥有摩崖書左傳安子曰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至禮之善物也五十言。字徑一尺。書法與家人卦同。亦不署名。或亦五卷中之一與。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嚴杰

石經凡二十刻。光堯石經第十四刻也。高宗朝學嗜書。以鍾王為法。得其運筆結構之妙。尤喜書經。嘗云。學字宜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時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詩春秋左氏傳。章草魯論孟子。悉送大學。學即岳公飛之第。在前洋街紀家橋。右為國子監。左為武學。岳公被禍。後京兆尹王夔。因改公第為學。紹興十六年。秦檜請經鑄石。遂詔刊立於首善之閣。以貯之。閣牌四字。亦思陵所書。周彥廣乾道臨安志記之詳矣。後淳熙四年二月。詔守臣趙礪老。改建閣。奉安石經。置墨本於閣上。碑本於閣下。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趙君復以高宗所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請摹勒石。補禮經之闕。孝宗從之。宋亡學廢。元初西僧楊建真。造白塔於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時路官申屠致遠力爭始罷。至正間。更為西湖書院。閣廢而碑亦著落。明洪武中。即書院為仁和學。宣德元年。巡按吳公訥。收拾全碑。有碎折者。悉為補。共得百片。置後殿及兩廡。天順三年。移建學於今所。石經亦昇致也。正德辛未。張公承仁。欲遷置府學。學諭李壁懇留而止。至戊寅。宋侍御廷佐。卒遷於戰鬥外。崇禎甲申後。廊兒乃散壁中。左壁碑易二。書六。

詩十有二。禮記惟中庸一篇。魯論七。孟子十一。右壁碑春秋左氏傳四十有八。闕其首卷。而孟子一。書趙宋始升為經。足補開成石經之闕。若猶古之樂也。猶文王事混夷之混。古之為市也。之也。必織布然後衣乎之然。或相什百之。自秦穆公之。狐。而無等者之。有答問者之。歸。其。而已矣。之。亦不。願。之。更。訂。本。之。史。稱。思。陵。資。性。明。悟。博。學。強。記。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良。有。以。也。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孫同元

漢魏唐宋。俱立石經。今自唐石經而外。惟宋高宗御書石經。雖歲久殘闕。然尚有存者。可致而得其梗概焉。一為書經之人。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高宗御書六經。皆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宦者。書。聖。者。慈。烈。吳。皇。后。也。是。石。經。非。出。於。高。宗。一。人。之。手。今。則。不。可。辨。矣。一。為。書。經。之。體。據。曾。宏。父。石。刻。錄。云。易。書。詩。春。秋。左。傳。及。禮。記。五。篇。皆。楷。書。論。語。孟。子。皆。草。書。今。致。策。用。行。書。者。惟。孟。子。論。語。亦。是。楷。書。疑。曾。氏。誤。其。異。字。如。孟。子。樹。之。以。桑。樹。藝。五。穀。樹。皆。作。植。因。避。英。宗。嫌。諱。改。易。也。一。為。書。經。之。目。據。李。心。傳。中。興。繫。年。錄。云。上。寫。六。經。論。孟。皆。畢。而。元。史。申。屠。致。遠。傳。又。言。高。宗。所。書。九。經。石。刻。蓋。李。氏。所。云。六。經。以。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五。篇。兼。孝。經。而。言。致。洪。邁。御。書。聞。記。略。高。宗。所。書。本。有。孝。經。也。至。申。屠。所。云。九。經。當。指。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學。記。儒。行。經。解。三。篇。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言。以。

元時已定學府論孟為四書。因合易書等為九經。其時孝經石刻早已遺失也。一為立碑之數。據萬曆杭州府志。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左傳四十八。禮記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共八十六碑。已殘闕不全。今則書又闕其一。春秋左傳又闕其十六。僅六十九碑而已。一為立碑之地。據玉海。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礪老。於大學建閣。奉安石經。置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為名。迨宋亡。學廢。為地政。疏。訪。司。治。所。元。面。僧。楊。建。真。造。白。塔。於。行。宮。取。石。壘。塔。申。屠。致。遠。力。護。持。之。而。止。然。已。大。半。散。失。明。宣。德。中。御。史。吳。訥。收。集。殘。碑。僅。得。百。片。置。仁。和。縣。學。正。德。中。御。史。宋。廷。佐。復。移。之。杭。州。府。學。大。成。殿。後。兩。廡。後。因。廊。兒。遂。散。諸。兩。廡。又。致。東。壁。南。有。理。宗。御。製。鼓。四。碑。據。明。楊。一。清。記。文。則。石。經。八。十。六。碑。之。外。尚。有。表。忠。觀。諸。碑。十。有。四。各。經。卷。末。皆。刻。秦。檜。跋。語。明。吳。訥。磨。去。檜。跋。自。為。文。識。其。始。末。又。後。附。書。曰。一。碑。中。列。顏。子。之。目。各。史。藝。文。志。皆。無。之。不。應。南。宋。時。尚。存。後。人。皆。疑。其。偽。此。當。因。石。經。而。類。攷。之。者。也。

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頃示許叔重粟主結銜。以凌長為大銜。太尉南閣祭酒為小銜。此論極確。生兄弟歸檢後。漢書得四證。漢三公府。本有祭酒之官。周澤傳云。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蔡邕傳云。中平六年。董卓為司空。勅州郡。舉。送。詣。府。選。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胡。廣。曰。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符。官。其。證。一。也。百。官。志。太。尉。屬。官。下。有。黃。門。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為。之。許。冲。上。說。文。表。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者。或。如。東。曹。西。曹。之。例。不。必。盡。以。黃。閣。冠。之。其。證。二。也。令。史。舊。注。百。石。自。中。興。以。後。不。說。石。數。其。官。甚。微。故。三。公。府。得。自。辟。除。百。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又。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是。長。本。大。于。令。史。其。證。三。也。許。君。本。傳。云。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長。卒。于。家。漢。制。令。長。符。孝。廉。不。能。直。除。故。周。澤。傳。云。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昭。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汶。長。故。史。云。再。遷。除。汶。長。與。周。澤。傳。官。階。正。合。其。證。四。也。得。此。四。證。太。尉。南。閣。祭。酒。六。字。直。可。依。正。史。刪。去。未。審。先。生。以。為。何。如。嘉。慶。庚。申。閏。四。月。廿。六。日。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前論許叔重粟主結銜。蒙中丞認以為可。後數日。臧君復持書來。據唐六典。親王府。有東閣祭酒。西閣祭酒。各一人。官初從公以上。並置東閣西閣祭酒。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蓋與東漢太尉南閣祭酒為一例。生近復檢得衛宏舊儀云。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曹八奏。四科補賊決。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稱司空南閣祭酒陳元。始知東漢三公府西曹下本有此官。得此一證。非惟當日之官闕顯然。可為范史舉孝廉三字增一佐。據并許君之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其見重於當世。

不徒五經無雙，可知矣。荀儀又云：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詔遺諫大夫，議郎議侯王傅侯列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二輔令取治劇，足知東漢今長皆取選于三公府四科辟除，許君當日以太尉南閣祭酒除長，亦其舊制也。唯所稱太尉，書無明文，究不知為何人辟除耳。嘉慶庚申五月十一日。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洪頤煊

右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二百卷。日本西條掌院記山井鼎所撰，東都講官物觀補遺，嘉慶丁巳夏，阮雲臺夫子視學兩浙，以日本元板活紙本，再離于瑣瑣倦館，以一本贈頤煊，頤煊始得卒讀是書。據凡例所引各本，有曰宋板者，足利學所藏刻本，有曰古本者，足利學所藏寫本，有曰足利本者，本學所印活字板本，有曰正德本者，明正德注疏本，有曰嘉靖本者，明嘉靖注疏本，有曰萬曆本者，明萬曆注疏本，有曰崇禎本者，明汲古閣注疏本。今中國所行，惟萬曆北監本崇禎汲古閣本而已，餘不可悉得也。頤煊偶以他書所引證之，如隨大享貞，貞上有利字，升積小以高大，以下有威字，柏舟從彼兩髦，從上者，鄉飲酒義，所以致聚也，聚作聚，與初學記所引本同，坤象曰履霜堅冰，冰下有至字，履弓使子路問之，子路作子貢，器二者天下之大端矣，矣作也，與藝文類聚所引本同，蒸養彼其之子，其作已，衡門可以樂飢，樂作樂，論語舉一隅，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文選注所引本同，難封，姤遇也，姤作遯，王制示弗放生也，示作亦，學記肅辟廢其學，辟作辟，與唐石經本同，細衣，敝子又改為分，敝作弊，曲禮酒漿處內，內作右，檀弓凡在宮者，殺無赦，宮作官，祭統論撰其先祖，撰作撰，與太平御覽所引本同，他如桓公六年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宋官氏，開作并，與韓勅碑同，可訂今讀作并之誤，襄公二十八年傳，武王有亂，臣十人，亂下無臣字，與論語釋文同，可為攻偽古文尚書者，增一左證，定公四年傳，般民七族，民作氏，古人氏族並稱，不可謂避唐諱也，洪範五者來備，者下有是字，後漢書李尋傳，作五氏來備，古氏是通用，後人誤衍一者字，又曲禮客踐席乃坐，作客踐席，主人乃坐，檀弓還葬，下有而無梯三字，王制屏之遠方上，有不變王三字，樂記五成而分下，有陝字，表記不犯日月上，有君子二字，義皆長於今本，山井鼎稱足利學所藏古本，為唐以前物，蓋亦可信，其不誣矣。惟盤庚作福作災，作依福依災，依當是作字之誤，微子之命序，殺武庚，庚作康，古文庚庚字相近，君牙率乃祖攸行，攸作道，攸本作道，因道作道，秦晉斷斷狗，斷斷作結結，即說文韻字之，亦惜材力有限，尚不能考其精當耳。昔人謂文選注一字一繇，顧煊于此書亦云，顧煊蓋公之嘉惠後學，重雕是書，而獲至寶也。因略書所見于卷尾。嘉慶庚申五月廿三日。

春秋異文解

趙坦

三傳釋經，為例不同，其說自異，至經文同出孔子，而亦多互異者，公較率多假借字，間或雜以方言，由是

魯論出，今即其紛紛者，一一疏通證明之。如隱八年盟于浮來，公假作包來，案鹽鐵論學官，昔李斯與包鄆子俱事荀卿，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包耳即浮邱，一聲之轉，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邱注，浮或作說，說文，包，木包聲，漢書酷吏傳，抱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音浮，此浮包通轉之明證，十一年公會鄆，伯子時來傳云，公會鄆，伯子，杜注，時來，都也，案陽縣東有盧城，案來古音盧，時來之合言為鄆，故傳作鄆，至盧城之盧，又都之假音，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鄆注來讀為盧，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來牟，作餽我，蓋陸璣草木疏云，萊藜也，此本韻訓也，說文萊藜，華爾雅作盧，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之，禮記大學注，引作登，是知公羊作會鄆，伯子，都來，蓋假音字，僖二十一年經，會于孟，公羊作會于霍，穀梁作會于蒙，案白虎通巡狩篇，南方為霍，山者何，霍之為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南嶽謂之霍，霍者護也，是霍與孟音相近也，故公羊作霍，若顏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饒字為霍字，亦足借證也，文二年盟于垂，公穀注，作垂，案易繫辭云，不封不樹，虞翻注，穿土稱封，封古字也，禮檀弓云，縣棺而封，鄆注，封當為窆，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鄆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窆，此方音隨數相通之明證，文十一年經，楚子伐麇，釋文，麇，九倫切，公羊作伐麇，案禮記王制篇，麇，三公一命，鄆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衰釋名，首飾篇，衰，卷也，畫卷龍於衣也，說文，圍，从口，从聲，是圍字與九倫切之圍字，音正相近，宣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公羊作牟，案列子黃帝

篇，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禮記郊特牲篇，毋追及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是方音無有牟音，故公羊作牟，宣十八年經，楚子旅卒，穀梁注，作呂，案國語周語云，昨四岳命為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注，呂之為言壽也，是呂旅音同義通也，哀十年經，伯夷卒，公羊作夷，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徐邈以真反，又音夷，舜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案夷與寅古音不通，古方音則通，廣韻既收寅入真韻，復收寅入脂韻，亦因方音而兩收，然則公羊作寅，殆讀寅為夷爾，若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是又讀辰為夷矣，凡若此類，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間以方言，鄆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殆謂是歟。

箕子之明夷解

周中孚

易言箕子之明夷，與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皆商事也，故馬季長即以箕子之事注之，曰，箕子，紂之諸父，明于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作狂，以明為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為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矣，案家傳明言文王以之，箕子以之，箕子與文王並稱，益知馬注之確，所以處仲翔注家傳，亦即本馬為說也，漢書儒林傳，專載諸儒傳經原流，不及兼采，說獨于孟喜傳附一說云，劉人趙質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

箕子者，萬物方其甚也。質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離。曾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實死，莫能持其...

游豫解

孟子述安子之引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趙氏注云：豫亦...

周中孚

爾雅釋畜簡攷

爾雅釋文云：釋獸釋畜二篇，俱釋獸而異其名者。畜是畜養之名，獸是毛蟲總號。故釋畜唯論馬牛羊雞...

周中孚

左傳何以他我非逸詩解

諸經集會文編 卷三

八三

周中孚

八二

左氏襄廿七年傳，君子曰：何以他我，我其牧之，向戌之謂乎。明明周頌而杜注乃云逸詩何也。案襄十四...

直躬之直非姓解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說文：弓，曲也。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

周中孚

接輿為楚狂名解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是過孔子之門，非車前也。觀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可知故莊子人...

周中孚

孟子趙注誤字解

孟子於答是也，何有趙注云：於音鳥，歎辭也。誤古國注誤本。案音切之法，起于孫受。漢末向未有也。故...

周中孚

孟子齊四境攷

開解孟子齊國之四境者，曰南至稷陵，北至無棣，聯緝以東，姑尤以西，竊以為皆不合。蓋賂版實在城外...

蔣炳

至宣王時齊地未開入燕則桑邱齊北境也。

五霸攷

蔣炯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霸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氏注爲三代之五霸確是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氏注爲春秋之五霸確是丁氏釋孟子從左傳注與趙說異集注並存二義而無所折衷豈以嚴安云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則五霸宜如趙注以經文五霸三王之罪人似統論三代之伯又左傳椒舉六王二公毀梁傳交贊子不及二伯周伯唯二但數齊桓晉文則五霸又宜從丁釋故不折中與竊以霸古字作伯所謂侯伯也侯伯命於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爲罪於此可證此五霸唯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及昆吾商大彭豕韋皆受王命爲伯征伐不得爲罪者竹書紀年夏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商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是也春秋之霸惟齊桓晉文有王命左傳莊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康賜齊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然齊未受命之時已先滅郟滅遂伐宋伐鄭皆未對命之前已先入曹伐衛戰楚城濮至宋襄王者之後例不爲伯秦穆楚莊僻在戎蠻並無王命莫不連兵侵伐以爭雄長此衰周之五霸據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罪也

釋駁

徐熊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王仁

易駁卦釋文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按此書者輒改聽字爲視通志堂本已如此唯董真卿周易會通載呂祖謙音訓所引釋文尙作聽字與今本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十二齊駁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駁字注引說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一引廣蒼亦云睽目少睛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駁字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脫去駁字目少睛本調致斯譌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作耳不相聽也駁卦之駁宜從耳也

南仲辨

徐熊

常武之南仲毛傳以爲宣王之臣鄭箋以爲卽出車之南仲皇父蓋其後也說者遂謂皇父受命於南仲之廟爲大將程伯休父副之案焦山古書堂周鼎銘曰司徒南仲又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則南仲以司徒爲上帥正合周官大司徒之職所謂大軍旅大田役以旌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南仲以司徒爲帥休父以程伯爲副皇父以太師爲監皆以本職兼軍旅之任則宣王時別有一南仲明矣或謂周鼎所銘卽文王時之南仲夫南仲爲文王屬而文王尙爲西伯則所稱對揚天子丕顯敷休者又何說焉不若從毛傳之說不但常武之詩朗然明晰卽焦山古鼎所載亦可免闕疑

西貢蠶桑說

朱壬

駁經者曰西貢蠶州桑土既蠶此外無聞今浙江古揚州地蠶桑甲天下綠蠶喜燥而桑宜濕地卑衝

九河未疏浮濘積衍受惡彌深惟於桑宜揚土塗泥兼以五湖之浸於桑亦宜特當日水過多人力未盡故不見經耳竊謂此說未盡然西貢蠶桑之利非專屬於桑也竟稱既蠶而所貢者絲與織文他州雖不著既蠶之文而西貢絲絲徐元載織揚貢織員判貢元極及組豫貢織不蠶而何以貢此此外惟冀爲帝都例無實錄惟冀二州無文以言今證以詩魏風言桑者開闢孟子梁惠王篇言樹蠶下以桑首語趙簡子使尹鐸爲竹陽請曰將爲繭絲乎三晉古冀州地可見冀亦宜蠶惟冀二州詩國風秦邪所跨之域秦風車鄰言阪有桑邪風七月及時之詩言采桑桑蠶月條桑可見雍梁亦宜蠶不得云兗州而外無聞也至荆揚蠶桑之美亦不始於今日齊語稱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而反楚不宜蠶何能使之貢絲此尤東南古有蠶利之明證然則西貢獨著於竟者何居曰治水莫重於河河流泛濫於兗九河未道民居邱陵竟無土可桑是以特著其文以見河爲害之驗今兗州無復桑亦緣齊桓塞九河而後不能復故道河勢屢移西歸蕩然深爲竟患則土仍不宜桑此與西貢殊者矣若蠶性惡濕喜燥乃就食葉而言故禮云風民以食之也其地之卑濕不在所忌江浙飼蠶者水鄉居多而曲植蠶筐之用有以掩蠶於地而不受卑濕之患何嘗以蠶性燥濕異宜分別古今地利歟至東南禹功不及以江浙正當入海之處不必復施功若疑禹時東南人力未盡未宜蠶桑亦附會之說也

司馬遷爲孔子作世家爲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其事跡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懿子病且死案春秋經仲孫閱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三十四史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其將死也之文而誤云孫大司寇行攝相事案韓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某命爾爲司寇不見大字諸侯三卿兼六卿之職大司空兼大司寇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且古者不以相名官史因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孔某相之文而誤諷亂政者少正卯聖人恐無此事使從者爲備武子臣甯氏蓋滅已久半日子云爲大宰而發不爲達巷黨人與楚稱子卽稱南蠻雖大日子非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子三十歲致子淵年三十二厄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論語本云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子之弟則不得爲季孫衛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稱爲出公左傳大子焉用孔俎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闕止字子我遺田常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與皆爭先欲擊魯人而卒先與人非魯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縊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二年去伐齊會魯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與者太宰嚭吳亡歸越魯哀公二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因太宰嚭而納路不得謂越殺其相費季孫也邱叔孫也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則讓增邱字公伯僚季氏之黨故趙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蓋彌符七十七人之數史遷博學多聞此其偶有疎謬未加深致者也

九河未疏浮濘積衍受惡彌深惟於桑宜揚土塗泥兼以五湖之浸於桑亦宜特當日水過多人力未盡故不見經耳竊謂此說未盡然西貢蠶桑之利非專屬於桑也竟稱既蠶而所貢者絲與織文他州雖不著既蠶之文而西貢絲絲徐元載織揚貢織員判貢元極及組豫貢織不蠶而何以貢此此外惟冀爲帝都例無實錄惟冀二州無文以言今證以詩魏風言桑者開闢孟子梁惠王篇言樹蠶下以桑首語趙簡子使尹鐸爲竹陽請曰將爲繭絲乎三晉古冀州地可見冀亦宜蠶惟冀二州詩國風秦邪所跨之域秦風車鄰言阪有桑邪風七月及時之詩言采桑桑蠶月條桑可見雍梁亦宜蠶不得云兗州而外無聞也至荆揚蠶桑之美亦不始於今日齊語稱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而反楚不宜蠶何能使之貢絲此尤東南古有蠶利之明證然則西貢獨著於竟者何居曰治水莫重於河河流泛濫於兗九河未道民居邱陵竟無土可桑是以特著其文以見河爲害之驗今兗州無復桑亦緣齊桓塞九河而後不能復故道河勢屢移西歸蕩然深爲竟患則土仍不宜桑此與西貢殊者矣若蠶性惡濕喜燥乃就食葉而言故禮云風民以食之也其地之卑濕不在所忌江浙飼蠶者水鄉居多而曲植蠶筐之用有以掩蠶於地而不受卑濕之患何嘗以蠶性燥濕異宜分別古今地利歟至東南禹功不及以江浙正當入海之處不必復施功若疑禹時東南人力未盡未宜蠶桑亦附會之說也

周南召南解

王仁

邇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圖程大昌說以爲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也案詩譜云紂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不止二國詩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江沱若非與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雒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遺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序詩云在南郡南陽之間加之間字最爲該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荆州揚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也至以雅以南箋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晉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任與南古音義不別鈞命決亦云南夷之樂曰南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詩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孫星衍撰

撫浙使者阮雲臺先生既設詁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于堂中與臧文學儲堂舍生洪茂才頗煊煊議所以書木主銜者臧君以謂許君之子冲上書稱太尉南開祭酒比范史稱凌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凌長官卑不宜以此蓋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凌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貴臣凌長宜書兼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書前官可也

且許冲上書止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凌長范史則据終後而言較可從洪兩生以謂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句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凌長尊于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厠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開祭酒由祭酒遷凌長故本傳云再遷除凌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云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今主題凌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不得止題太尉祭酒先生曰洪兩生議是可棄題之如孫君議

詁經精舍文集卷四

策問并附

問史例仿于馬班

何蘭汀曰春秋繁露云春秋無達例自何休公羊解詁設科分例見于徐彥疏杜預爲釋例一書實後世史家言例所由仿

趙坦曰左氏釋春秋發凡例四十有九是爲史例之權輿而馬班變通之

古人重三史之學

汪家禧曰子復曰三國志呂蒙傳注江表傳引孫權之言三史與孫子六韜左傳國語並稱皆已前以馬班所著合東觀記爲三史

丁子復又曰吳錄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唐制以三史舉入官

李遇孫曰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侗言司馬班氏范氏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料

汪家禧曰今以馬班合范史爲三者從唐已後稱也

豈不以先秦三代服物與章猶有存者固有所本而為之與

徐養原曰四部分目始于荀勗班志列太史公於春秋蓋其時經史未分也史記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兩漢去古未遠典章制度有三代遺風鄭康成以漢法況周禮良有以也

周中孚曰班固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宋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蓋于天漢然固止就記載之書而言其實六經傳記及石氏星經類項夏殷周魯歷諸書俱取之漢書則取之史記後漢書則取之謝承薛瑩諸家

蔣炳曰太史公為史記百三十篇其後劉歆及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壽肆仁管馮段肅金丹馮衍章融蕭何劉向相次撰述猶名史記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刪煩補略作後傳六十五篇固因匯成漢書凡百篇固又受明帝詔與陳宗尹等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列傳未就司馬彪則有續漢書華陽則有後漢書惟十典未成其書後並散佚至宋范蔚宗作後漢書百篇今觀其大典若王吉之請述舊制明王制劉向之與辟雍設序序匡衡之改郊兆何武之定三公張純則定郊廟冠昏之制東平王蒼則制車服冠冕之儀先秦三代服物不可考與

汪家禧曰禮策傳首足開仰之與倉公傳五色診候之徵技術之精後人無通其意者其所據之古可知矣班固如刑法志因非田定軍賦之法貨貨志左右塾之教及採風闕里皆古制之未見六經者後漢崇尚古學白虎議奏東觀漢記服虔章句之篇石經定異同之準且續志禮儀所詳養老案戶諸制證以桓榮傳知祖制之制行證以江革傳知引年之制存非虛墓古而能實行之豈魏晉已下所能彷彿與

史記載尚書多孔氏古文說有百篇之序然及周公攝篆雷風葬畢之事殆兼有今文家說與

周中孚曰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如五帝本紀載堯典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甘誓文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既許文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皆孔壁真古文也而百篇之序今古文俱有之夏殷周本紀暨魯世家亦多所采輯魯世家有云初成王幼時病周公乃自攝其盂沈之河以祝於神竊謂遷本今文家說出子尚書大傳以成王葬周公於畢而有暴風雷雨之事觀之可知顏師古漢書注引此事俱作大傳也徐養原曰百篇之序惟古文有之而今文無之王充論衡曰或說尚書二十八篇法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經學之士不思廢絕之缺以尚書為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此今文無百篇之證也揚雄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篇與劉歆同時用古文說也漢書藝文志曰孔子纂書百篇而為之序班志本劉略亦古文說此古文有百篇之證也趙岐注孟子曰逸書有舜典之序逸書即古文也史記載百篇之序適足明

其為古文說耳然亦兼採今文如金縢是已漢書金縢有二說捕蚤沈河本諸家信雷風葬畢出於大傳論衡以葬畢疑為今文說奔楚為古文說史記象載二事蓋史家廣記備言與經生專門之學不同也遷春秋時事則據左氏左氏于春秋為古學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載論語多與今不同亦從安國問故而得之

徐鯁曰魯世家載成王少時周公攝篆攝神一事蒙恬傳亦引之載暴風之變在周公既卒之後事亦見尚書大傳所云葬畢與書毫姑序又合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不知蒙恬伏生竝及見未焚之書然則俱謂之古文可也

孫同元曰魯世家載金縢兩說或以為今古文之異義以書序證之則周公攝篆雷風葬畢之事其毫姑逸文乎

張鑑李選孫曰王充論衡感類篇以捕蚤沈河為古文家說以葬畢暴風為今文家說前說于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奔楚後說出毫姑序與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為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喪服篇前漢梅福傳後漢周舉傳張奐傳說並同要皆今文說也

洪頤煊曰堯典宅西曰昧谷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鄭為柳谷鄭傳古文今史記反作昧谷牧誓如熊如羆史記作如材如離徐廣曰此訓與羆同說文函字注獸屬喬說函猛獸也文選東都賦注引歐陽

陽尚書說云羆猛獸也史記作羆本今文也

洪震煊曰五帝本紀云便在伏物史記索隱引大傳文周本紀封四西伯于羨里開天之徒求美女文馬之屬獻封以釋文王亦見尚書大傳凡此皆參用今文家說也古文一家之學而今文立于學官齊魯大師無不傳今文者伏生親見百篇雖亡書數十篇而其說實信而有微則參用今文未為過也

汪家禧曰盤庚三篇遷謂小辛時百姓思盤庚而作而高宗彤日又謂作于祖庚時與百篇之序違非盡用古文也至百篇之序實與壁書俱出何以明之伏書二十八篇增泰誓為二十九篇而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是今文家直未知有百篇之目矣又曰葬畢之事書序明周之毫姑篇與金縢無涉也

丁子復曰孔氏古文本有湯誥篇史記載湯誥之辭自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以下至女無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洪水以下凡二十八字其餘尚多散見當時張勳之徒偽古文未出此文亦當從安國問得而采入者似可補古文之亡逸也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遷始以序出孔子與

嚴杰曰史記據百篇之序作夏殷周本紀去取多不可解如五帝紀無汜作九共襄飲大禹謨殷本紀無篇沃疑至臣扈伊陟仲丁河宜甲祖乙周本紀及世家無旅葵其命君牙殷紀有大戊即書序無

之。星行案，有大成，則女

趙垣曰古者經與序別行。筮詩六篇亡而詩序不亡。尙書百二篇佚而序不佚。故本紀中多引之。伏生

作大傳多用書序。是書序爲今文家說。司馬遷雖從安國問故。而今文當時猶盛。故史公竝取之。

王仁白注史記者。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其例以史記文與古文尙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與伏生尙書同者。則用馬融鄭氏王肅所釋。如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亦足證

僞孔以錄訓詁之誤。周本紀有武王渡河。白魚躍入王舟之語。具見今文泰誓。馬融爲之注。年表紀甲子始于共和之元。上一格題庚申等字。次格爲裴駟引徐廣歲在庚申之語。或以甲子爲徐廣所增。然乎否乎。

陶定山曰。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之元。上一格題庚申等字。次格有徐廣曰。自共和元年訖敬王四十二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後人謂甲子徐廣所紀。然貨殖傳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至午旱。明歲美。後漢書有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之文。是古人未嘗不以甲子紀歲。而表之自庚申終于甲子。尙屬還本文矣。

張鑑曰。共和元年。上書庚申二字。裴駟集解因有徐廣云歲在庚申之注。注者如水相注。若果徐說。不得居一格矣。

洪震煊曰。十二諸侯年表庚申等字。列于支以紀元。是史公本文。顧或疑爲徐廣所加。并有謂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上一格爲宋以後校刊者所增。此則非也。案超辰之法。特始于劉歆三統麻耳。太史公固不言也。天官書云。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據此則知歲星行十二年。適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又云十二歲而周天。假令有百四十四年超辰之說。則必將云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十矣。故自太初元年丁丑。直推至共和元年。無可疑也。且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是歲爲乙未。王莽傳于始建國五年云。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服虔注云。倉龍。太歲也。傳又云。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黃沈。倉龍辛巳。是爲天鳳八年。歲星在申。太歲在巳。上距高帝太歲在乙未。已二百二十七年。夫三統作于王莽之前。雖具超辰之法。而其時已不用超辰如此。星術家。超辰者。歲星也。歲星行有餘度。故積久則超。月上起日。與之。後漢書律曆志。太史令虞恭治麻宗新等議云。四分麻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申。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蔡邕議亦云。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此所謂歲即太歲二議。蓋本太史公年表之法。且天官書明云。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亦可知太史公當日以干支紀年。正無容執超辰之說。疑年表庚申甲子等字爲後人所加也。

孫同元曰。十二諸侯年表第一格題庚申等字。似是太史公本文。故徐廣注則退下一格。其六國年表及秦楚之際月表。不復贅列干支者。以推算可知也。

張鑑將炳嚴杰王仁皆同上說。

徐養原曰。古者不以甲子爲年名。以甲子紀年。起于王莽之世。年表首格題庚申等字。不特非史公之舊。亦非褚先生所加。故或以爲徐廣加之。

周中孚曰。下六國表秦楚之際月表。上格無題字。而惟有集解引徐廣乙丑壬辰字樣。知此爲後人紀于表首。以便觀覽。非特不出太史公手筆。且並不出裴駟司馬貞諸人也。而鄭樵通志謂太史公紀年以六甲。豈不謬與。

洪頤煊李遇孫胡敬丁子復汪家禧皆同上說。

史公言孔子序尙書無年月。疑則傳疑。今推步家有帝嚳唐堯甲子。何所本與。汪家禧曰。劉歆三統麻推上元以來。直以算得之。然世遠難稽。如易乾鑿度謂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隨袁充謂堯以景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紀。皇市謂堯即位於甲辰。皇極經世同其說。蓋本無實據。各以術推之。

何蘭汀曰。劉歆撰歷年譜。以庖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恐後人以疑事爲信。穿鑿滋甚。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則共和以前甲子可疑也。

蔣炳曰。今推步家有帝嚳唐堯甲子。見于竹書紀年。原本紀年久亡。今本乃後人掇拾成文。殊不足據。但易緯稽覽圖有甲寅伏羲氏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二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一十年。蓋當時六麻齊行。歷代各有年譜。後人因以甲子推之。大要出于帝王世紀爲多也。

徐養原曰。太史公曰。余讀漢書。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麻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是則傳會之說。自古有之。竹書紀年。帝王世紀。又復錯互。推步家固以近測爲主。尤必遠稽經傳。以構虛之言。課徵實之學。承襲譌謬。動輒翻。雖精如一行。明如若思。猶牽惑于舊聞。況其凡乎。

嚴杰曰。鄭氏詩譜。徵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而推步家論帝嚳唐堯甲子。言之鑿鑿。張守節論史例云。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說本皇市譜。謚作帝王世紀。要皆以意爲之。

范景福曰。謂唐堯元年在丙子。竹書紀年之說也。在戊寅。維洛路史之說也。章俊卿山堂考索。作癸未。皇甫謐帝王世紀。邵康節皇極經世。皆作甲辰。今以三統術求之。上元至伐桀之歲。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轉減夏后氏繼世十及王在位四百三十二歲。成帝在位五十歲。唐帝在位七十歲。餘一十四萬〇九百二十八歲。爲上元。至帝堯末年。求帝堯元年。應加一算。得上元至帝堯元年。積十四萬〇

九百二十九。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去之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算外得癸未。此與山堂攷索之說合也。萬季野紀元癸亥。別有舜攝位二十八載。宅爰三載。夏十七王四百四十歲。較漢書所載帝系。八歲。以之減積年。得上元至癸元年。積十四萬〇八百九十。盈元法去之。餘二千三百八十。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算外得甲辰。此與皇市邵氏說合也。大抵歷年既久。書缺有闕。未必非後人遷就游移。以求符合。疑者闕之可也。

周中孚曰。漢書律歷志。祇言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而不及帝嚳。唐續漢志論。亦曰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庚辰。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而推步家從積算。以推甲子。始于黃帝元載。歲在甲子。帝嚳唐堯甲子。亦麻歷有據。皆本之帝王世紀竹書紀年云。

洪頤煊曰。今麻有甲子紀年。起于劉歆三統麻。並不以此上推上古麻年。故記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仍用歲星紀年。自皇朝譚撰帝王世紀。始用甲子表。嗣引皇市邵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位。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即今推步家所本。乖古法矣。

孫同元曰。推步家所云帝嚳唐堯甲子。本之帝王世紀。不足據也。丁子復曰。即以堯論。或以為元年丙子。或以為戊辰。或以為甲辰。

世家有孔子。以歸至安國。世有博士。如世祿之家。王安石嘗之。豈知言與。

周中孚曰。孔子世家。末敘孔子布衣。傳十餘世。鮒為陳王涉博士。襄為孝惠皇帝博士。安國為今皇帝博士。宛如世祿之家。但遷之創例。則不在此。此乃尊崇之至。等于有土之君。范氏校漢書。以無位之鄭君。竟與大司空張純。侍中曹爽。同列。深得史遷之意。

蔣炳曰。自孔鮒為陳王勝博士。後及安國皆為博士。如世祿之家。至建武中。遂封孔安殷嘉公。十三年。改封安宋公。位在漢三公上。蓋漢世尊崇孔子。固與周後同備國賓。不敢以陪臣而變之。何安石之妄有所嘗耶。

陶定山曰。自孔鮒至安國。世為博士。此正叔孫豹所謂立德立功立言。德不朽者。其祿亦世。置之世家。乃史公之特識。

洪震煊曰。索隱補序云。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代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何問然。此唐人據實之言。終勝宋人鑿空之論也。

嚴杰孫同元曰。世守其德。猶世守其土也。王安石嘗之。蘇轍撰古史。改為列傳。鬼補之辨其非。張鑑曰。王安石以為史遷自亂其例。夫所謂例者。蓋後人効法之說。如貞觀中命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也。若史公仿尚書為紀傳。何取乎例。

麻書第四麻術甲子篇。終于建始。世史公本文與。

蔣炳曰。麻書麻術甲子篇。終于成帝建始四年。索隱云。太始四年以後。並褚先生所續。蓋史公撰史記。本止于是年也。張安錄褚先生補史記十篇。不及此者。蓋史公原書。本有此篇。褚止續其餘。故不記也。

孫同元曰。麻術甲子篇。所載麻法。仍是四分而非太初。且中有建始年歲。其為後人所補無疑。李鴻孫曰。史公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又何蘭汀曰。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三年者。一。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皆為後人所續。麻書終于建始。非史公本文也。

徐養原曰。麻書為後人所補。其誤有三。既補史記而用四分術。一誤也。年名與爾雅天官書不合。二誤也。以太初之改元為甲寅。三誤也。

陶定山曰。建始乃成帝四年。較之將相名臣年表。結至鴻嘉元年年者。相距又先九年。足證少孫前後補綴之迹。

洪頤煊曰。索隱引張晏云。褚先生。涇川人。仕元成間。章稜云。褚頤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漢書王式傳云。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今篇末記及建始。正其所補也。

汪家禧曰。馮商續太史公。見于漢藝文志。至史通所記。又有銜術史岑諸人。不僅褚少孫也。

周中孚曰。麻術甲子篇。後有馮遂攝提格太初元年。以至末祝犖大荒落建始四年。後人推衍續增之。已不知太初元年甲寅之為托始。而直以為武帝太初元年甲寅矣。故所紀甲子。無一不誤。如建始四年為壬辰。而誤為己巳也。竊恐尚非褚少孫之筆。

太初元年是丁丑。乃云闕遂攝提格。漢志又云太歲在子。何也。

徐履曰。麻術甲子篇云。太初元年。歲名焉遂攝提格者。此殷麻之元。太初麻所用故也。下又載焉遂攝提格至祝犖大荒落。共七十六歲。乃麻家一部之法。蓋則法以十九歲為一章。四章而得節首。與紀年不同。不特太和征和以下年次。為褚先生所續。即太初元漢年次。恐亦非史公本文。蓋紀年甲子。即太初所在。天官謂之歲陰。第天官歲星。用石氏經。而不用太初麻。如太初元歲在星紀。天官云。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辰房心晨出。漢志云。石氏在辰房。太初在建星牽牛。建星即斗。星紀之次也。

再以漢元年歲在大棗之東井考之。天官與石氏在胃昂畢。太初在東井與鬼。可見歲陰即太歲也。其以丁丑為子者。良由太初改元以後。以建寅前三月退入上年。史官據泰正而書。所以先一年耳。如漢

元年乙未而云太歲在午是也。

陶定山曰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于甲寅之元故命為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又曰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下云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開元占經注云太陰即太歲是古以太歲太陰歲陰為一且斗牽牛推十二辰為丑宮宿太歲右行在寅歲星左行在丑至謂太初元起丙子而後人命以丁丑以為太歲超辰之故不知太初改元之正月為丁丑歲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麻故云太歲在子非超辰之謂也徐養原曰太初元年本丁丑而云太歲在子者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其謂之闕逢攝提格則一行竹書之而王厚齋述之矣漢興以張蒼言承秦用顛項術至武帝改用太初則太初非秦術即非顛項術東京豈論馮異陳光皆以為宜用甲寅元蓋祖張壽王之說壽王謂太初術宜改則太初不用甲寅元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則顛項術亦未必用甲寅元古法既疏又多依托如此之類姑從闕疑至小司馬謂史用太初漢用三統故不同夫漢書先敘太初次述三統截然不紊何容相混乎又謂爾雅近代之作所記年名不同似轉以爾雅為不足憑者尤可怪也嚴杰曰太初元年丁丑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麻故志云太歲在子上文云其以七年為元年唐

志日度議云漢太初麻元起丁丑命曰焉逢攝提格之歲孟注漢志誤以太初之元當是甲寅不知甲寅非太初年名乃歲星所起之本度律麻志迺以前麻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日月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然則是時日月會丑寅歲星去日半次本度則在寅宮故云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孫同元曰太初元年是丁丑而漢書云丙子者以定麻在上年冬至之故至闕逢攝提格乃指歲星所起之本星度言非太初元年又可名甲寅也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且爾雅釋天明題歲陽而不名歲陰張揖廣雅亦云太陰太歲也則知太陰太歲之無二而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

周中孚曰武帝太初元年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此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舉聚日得甲子夜半朔且冬至者蓋著太初麻術之元非是年為甲寅年甲寅月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也況年為甲寅月則為丙寅必不得為舉聚也

洪頤煊曰漢書律麻志云乃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且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古人紀年專用歲星必得上元本星度然後可以知歲星寅歲居丑正月晨出斗牽牛卯歲居子二月晨出婺女虛危所謂歲名焉逢攝

提格者即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天文訓所謂太陰之行度也自劉歆三統麻以庚戌為上元本星度下推太初元年當得丁丑于是改太陰為太歲而後世紀麻者因之故漢志有太歲在子一句而史記無之是即三統麻之原文史記之歲陰漢書天文志即謂之太歲太初元年本丁丑而云在子者以所紀冬至在元封六年故曰太歲在子也但以太初元年本星度推太初以後歲星則合推太初以前歲星則差三統因創為超辰之說後漢書律麻志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者百四十四年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故王莽傳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八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所謂歲指歲星倉龍指太歲以三統丁丑求之自太初元年至王莽時止一百十餘年歲星尚不起度尚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按太歲在未歲星在午而云在巳者太初元年至此已二百七十七年超一辰故也大抵史記用上元甲寅入算可以不用超辰三統用上元庚戌入算不得不用超辰其立法雖異而其用算則同以此知太歲即太陰不必分為二也

范景福曰太初元年是丁丑乃云闕逢攝提格是甲寅蓋丁丑紀太歲所在甲寅紀歲星所在之本星度星紀之前一次也作麻之法每以歲前天正冬至為起算之端丁丑年日月五緯俱在星紀丑宮故步法皆起星紀算外下詔定麻乃在丙子之冬故麻書曰太歲在子其時歲星在析木寅宮之末故紀之曰寅而以天干冠之曰甲寅歲星十二年一小周將下推十二年當曰丙寅上推十二年當曰壬寅矣麻書云以前麻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建第一星距斗第一星九度有奇千六不易正當析本星紀之交曰已得亦前次預推之辭也即以太初上元致之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歲星年行一次而侵一分百四十四年而贏一次乃分一次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星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次有奇甲子六十一周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次甲子當二千四百〇二周故復更始紀曰甲寅若後漢書麻志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此以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滿法六十去餘二十七算自丁丑逆推算外得庚戌此紀太歲所在之支干非紀歲星所次本星度之支干也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所謂龍度天門也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供周別無超越今以三統超辰之術上推春秋推數附左氏傳未嘗言太歲所在而襄昭之世數見歲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三十年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日昭八年歲在析木之津十年歲在顛頊之虛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杜注歲在星紀服氏曰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孔穎達疏謂昭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于午以三統術推之昭十四年之初歲星在實沈申宮之末行一年至歲終麻井東柳

而抵鶉火午宮越鶉首未宮所謂龍度天門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然三統猶為近古之術。故推春秋則符。若近測用歲輪推步。木星七十一平年又十二日有奇。行次輪六十五周。每日距太陽行五十四分有奇。在黃道上行。有遲留順退。大約每年行一辰八十七分辰之一。八十七年而超一辰。而星紀等次。又因恒星東行為天盤動。非復古時之界限。江慎修曰。春秋時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宜城梅氏曰。古說疏闊。不獨歲星為然也。

推漢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浮於元枵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滿星數一千七百二十八去之。得歲餘九百九十。以百四十五乘之。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二除積次。得八十三。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以次餘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為是年之初。歲星已入星紀次二十六度餘。當女四度歲星大約一月行二度半。星紀次內。尚有四度星行未及二月。已抵元枵之次矣。此條已見孔疏。即三統術。

推漢三十年歲在降婁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八。歲餘九百九十二。積次九百九十八。次餘一百一十八。積次以十二去之。餘定次二。起星紀。算外得降婁。以次餘乘除。得二十四度。為歲星入降婁次二十

四度。當畢八度。未行六度。二月餘抵降婁。注周七月。降婁且中。歲星已入其次。五度餘矣。

推昭八年歲在析木之津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七。歲餘一千〇〇一。積次一千〇〇七。次餘一百三十七。定次十一。起星紀。算外得析木。乘除次餘。得二十八度。歲星入析木次二十八度。當斗九度。未行二度。一月已抵星紀。

推昭十年歲在顯項之虛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九。歲餘一千〇〇三。積次一千〇〇九。次餘一百三十九。定次一。起星紀。算外得元枵。乘除次餘。得二十八度。歲星入元枵次二十八度。當危十三度。未行二度。一月抵訛書。

推昭十四年歲在從中越未而至午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〇三。歲餘一千〇〇七。積次一千〇一三。次餘一百四十三。定次五。起星紀。算外得實沈。乘除次餘。得二十九度。歲星入實沈次二十九度。當井十五度。未行一度。半月抵鶉首。行一年。麻鶉首而抵鶉火。

推昭十五年歲在午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〇四。歲餘一千〇〇八。積次一千〇一五。定次七。起星紀。算外得鶉火。無次餘。是年之初。歲星抵鶉火之初。當柳九度。歲終侵入鶉尾一分矣。

推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一。歲餘一千〇二五。積次一千〇三二。次餘一十七。以十二除積次。盡為是年更發。初在星紀。乘除次餘。得三度。歲星入星紀三度餘。當斗十五度。未行二十七度。十一月餘抵元枵。

洪憲熒曰。太初元年是丁丑。而麻書乃云年名焉逢攝提格者。蓋太初始用寅正。創立麻法。而攝提格等名。不過借以紀數。非必謂太歲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蓋謂如太歲在寅。則歲星在亥。日以正月次于亥。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正月斗建寅。以是定太歲在寅。如前年歲星在子。日以十二月次于子。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十二月斗建丑。以是定太歲在丑。推之十二歲皆然。周官注又云。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然則今麻太歲非此也。所謂今麻太歲。即指東漢超辰一輩言耳。蓋太歲不超辰。而歲星超辰。則百四十四年後。歲星與日不能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故云非此也。麻書之年名。即天官書之歲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辰。則應以十一月為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則太歲應居子。而今謂在寅。以此知年名歲陰。非太歲也。太初元年。太歲自在丁丑。以歲星在子。故也。其前一年為元封六年。太歲在丙子。以歲星在丑。故也。漢書律曆志云。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所云中冬十一月。乃元封六年之十一月也。漢高帝元年。歲在乙未。歲星當在午。而紀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則歲星尚在未。亦以前年之冬言之也。淮南王之元年。當漢文帝之十六年。歲亦在丁丑。而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冬。太乙在丙子。太乙即太歲。質丁丑。而謂之丙子。亦在前年之冬也。史記借歲陰以定歲星所在。而太歲不言而自見。漢書則直以歲星命太歲所在。而不用歲陰紀數。雖異實同也。

張鑑曰。麻術甲子篇。年名焉逢攝提格。司馬真案。隱云。漢志以為其年在甲子。當是班固用二統與太初麻不同。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然則太初麻為甲寅。則歲陰在丑。三統麻為丁丑。則歲陰在子。太初以前月為歲首。故丁丑之春。即丙子之冬是也。

漢書古今人表。分上中下。本于文子。豈得謂之臆撰與。陶定山曰。古今人表。定以三科。分為九等。前人如劉知幾品藻篇。鄭樵通志序。呂祖謙雜錄楊升菴等。咸詆為妄作。然文子微明篇。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辨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農人。賤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

前自有子夏易傳或曰韓嬰或曰野臂子弓或曰杜子夏是亦西京之書也石氏星經固未必真而天文志引甘石者不一而足星經甘石石氏星經各為一册是亦先秦之書也志皆不載是蓋有故史家著錄一體祇據秘府所藏其不入秘府者不載王儉之志長孫無忌之子隋劉向之子唐皆同此例唯阮孝緒七錄兼及王公士庶之家蓋處士山林著述非國史經籍志可比至歐陽新唐志取唐人自著之書一切採入於是著錄之體為之一變曾謂漢志而有是乎又有名見於傳而不見於志者若春秋繁露即所謂說春秋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類數十篇者也今本取之儒家之百二十三篇併為一書遂與志不符有志其分而不志其合者若楚詞十六卷即屈原賦二十五篇及宋玉莊忌賈誼淮南劉向王褒之賦也禮記或以為出大小二戴殊不然然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別錄已有其書而志不載殆與楚詞同例也有本非西京之書而承詔撰錄者揚雄方言至東京之末始有徵引之者所載與劉歆書疑出依托其不得與訓纂並列宜矣神農本草始見于平帝紀而有後漢地名殆華佗仲景所作焦氏易林始見於明帝紀而有東都事蹟疑為崔篆之書水經有魏竹郡縣當是裴秀京相璠一輩人撰述而謬附于桑欽他若孔安國之書傳讀者知其偽矣近又有孝經孔傳尤偽之偽者也賈逵注左傳變引神異經然其書誕甚與十洲記及劉向列仙傳皆非古書嚴遵道德指歸論道藏有之同王何之宗旨非蓋公之真傳至若師曠之偽經浮邱之相鶴朱仲之相貝雷成之相牛黃帝之宅經雖頂悉不足道然班志雖有昭明子鈞鍾生魚鼈八卷形法有宮宅地形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或後人就其中取出別行未敢決其為偽也更有名非而實是者儀禮之名起于後漢在前漢則但曰禮而已周禮之名起于六朝在藝文志則但曰周官而已史記者記事之通稱在藝文志直曰太史公而已有名是而實非者家語為王肅私定以難康成非所謂孔子家語二十七卷者也六朝為武王軍旅之事臣瓚注賈誼傳引太公語今見其書劉勰亦有六篇二論之語知出六朝已前其果為諸葛之所寫徐淑之所誦則未敢定要非儒家之周史六說也星野家藝文志周史六說注本有書·隨志題為尚撰·後人始疑之·鄭樵通志藝文略·有六篇五卷·又有改定六篇四卷·蓋宋元豐時所撰其文·今通鑑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佚文甚多·家氏才同元朝為一載·六篇多韻語·其古書·即藝文志本也·五篇有軍·故入儒家·猶同兵法之在禮家·其韻語則陰陽技巧·復有志載其名·今有其書而不復別行者樂記二十三篇·存者十有一載在禮記而褚少孫採入史記·籍次互異·孔子三朝記·盡入大戴·裴氏三國志注有明文焉·而顏籀以為大戴有其一篇·又不言何篇殊不可解·弟子職管子小爾雅入孔叢子·此皆好古之士所宜急為表章者也·至于易緯為七緯之一·萌牙于哀平·篤信于光武·而班氏不著于錄·始因向歆未校不敢妄增耳·

張鑑將胡曰藝文志所不載如子貢詩傳為豐道生偽撰子夏易傳為張狐偽撰連山為劉歆偽撰歸藏為薛李貞偽撰行乘楚檣為吾邱衍偽撰非者隨志良楛並收也

洪頤煊曰今世傳周秦古書為藝文志所不載者據隋書經籍志開易類有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釋文引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漢志易傳本有韓氏二篇漢志本于七略故不重出此篇經史頗有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崇文總目云或曰子貢案此書下載春申君及紀年至建武二十八年乃後漢袁康所作星野案本外傳本亦云·或以為子貢所作·一說子貢·論語類有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案·此書與孔子家語乃王肅所撰以證偽古文尚書者·並非孔鮒也·如禮類有大戴禮記十三卷·小戴禮記二十卷·大戴八十五·小戴四十六·合之即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雜史類有汲冢周書十卷·此書本不待之汲冢·鄭君注禮杜預注左傳皆引之即所謂周書七十一篇是也·舉此條足知當日古書經向歆父子校定詳審精核勝于隋志·餘如張狐之偽子夏易傳毛漸之古三墳書豐坊之魯詩世學吾邱衍之晉乘楚檣檣雜出于唐宋元明人假托矣·

王仁洪震煊曰宋王應麟作藝文志考增入二十六種真偽雜出未為盡善

循吏傳與酷吏並列豈取于寬猛相濟之政與

徐鯤曰寬猛相濟惟于循吏言之而虎冠屠伯之流安能糾慢循與酷乃所以相反而非所以相濟史公發酷吏云在彼不在此意可想矣

周中孚曰循吏則寬猛相濟酷吏則專于猛而無寬而秦俠大猾有為循吏所難整頓者則有酷吏專用刑以治之亦國家所不能廢也故史家俱為之傳

嚴杰曰國之為體有四不外仁義禮制法令刑罰而已仁義禮制政之本法令刑罰政之末無本不立無末不成循吏與酷吏並立良有以也

洪頤煊曰史公序循吏於儒林之前序酷吏于儒林之後最有深意序循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序酷吏云民變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為能齊之故於傳贊云其虐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實有其文武焉自後世有貪酷殘酷之稱始以酷吏為惡名非史公之本意也

作史莫難于表志史漢之後范史則有司馬彪補志三國六朝諸史表志或具或不具列代典禮略見于三通宋徐天麟作兩漢會要止就本書編次此外漢事尚多其書猶可補與唐五代已來皆有會要三國六朝無之有能纂輯成書略言體例與

洪頤煊曰後魏書天象志乃張太素所作南齊志大半本于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載戶口祥瑞多載日識于七史最為下劣宋志兼載魏晉隋志并及五代亦非體例杜佑通典馬端臨通考鄭樵通志三書皆史志之總匯也惟鄭樵學識淺陋頗多舛錯宋徐天麟撰兩漢會要上採班范二史其外可補者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劉珍東觀漢記今傳于世再探李賢後漢書注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

世說新語注司馬彪九州春秋。衛宏漢官舊儀。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義。以及鄭君三禮注。何休公羊注。說文。釋名。隸釋。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漢制。詳加校勘。當更完備。東晉以降。南北分支。帝系一門。當更詳別。又九品既興。門第貴封。建門可補氏族。反切初起。四聲盛行。文學門可補音韻。餘如徐氏之舊例可也。

張鑑曰。近世補表志者。則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表則有宋熊方後漢書年表十卷。宋蕭常續後漢書年表二卷。其他典禮載于三通者。尚可搜輯。則南北兩史。或可補與。

何蘭汀曰。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補之。三國志以志名而不作志。沈約宋書諸志。并前代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而于志寧。李淳風。章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入隋書。歐陽修撰唐書。有宰相方鎮宗室世系等表。五代史刪薛居正職官食貨諸志。別爲司天職方二考。

汪家禧曰。三國六朝典制可據者。亦止正史。然三國不立志。故疆域分置。及四分景初乾象之術。杜襲榮玉之議。或闕佚。或散見。惟沈約宋書。雖以代限。義欲兼通。魏吳蜀晉四代之事。均在網羅。即觀樂志。凡魏祖仲宣之製。傅元荀勗之文。以及里謳。遼舞。有係風俗者。悉爲甄錄。至隋志修于志寧。李淳風等。當時稱爲五代史志。其囊括數朝。鉅細兼備。有資考究。在晉魏諸史之上。今欲集爲會要。二史志其淵藪也。然條分件繁。亦匪易易。六朝疆域。離合僑置。辨析爲難。且形勢既分。好尚異宜。如十六國元魏各有更張。試讀北史。虛辯傳。其末載魏官制。如大呼。喚。小呼。喚。義且難通。異同知難析矣。

王仁曰。范蔚宗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章懷太子爲之注。志三十卷。則以司馬彪續漢書補之。宋熊方又補後漢書年表十卷。凡同姓諸侯。王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條貫參稽。至爲精密。其三國六朝諸史。惟沈約宋書稱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而無表。則表之缺久矣。蕭子顯南齊書。原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據晁公武讀書志。載有進書表。今書無之。當即在所佚一卷中。蓋南北史行而八書俱微。世多不甚檢閱。故愈久愈佚也。杜佑撰通典。因劉秩政典而廣之。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上溯黃虞。下暨唐之天寶。包括宏富。義例森嚴。厥後馬端臨通考。鄭樵通志。皆以是書爲藍本也。徐天麟作兩漢會要。所採止于漢書。未免稍隘。觀王伯厚漢制考四卷。疏通證明。較爲賅洽矣。

陶定山曰。徐天麟作兩漢會要。西漢止就班史採取。東漢則旁及門觀記。及華嶠司馬彪袁宏等書。而漢官儀。漢雜事諸篇。亦頗引之。然證以王應麟所採諸經傳注漢制考。尙可補所未備。

洪震煊曰。魏收志及于碑刻。鄭樵首稱夫氏族。意謂會要增此二門。必有可觀。

編年始于漢紀。濫觴于通鑑。而春秋有長麻可考。三傳事迹。尙可博搜。與諸生研經有暇。將以博聞強識。

爲史館儲撰述之才。其悉述所知以對。洪震煊曰。以春秋長麻爲經。以三傳事迹爲緯。再博採三史。國語。國策。管子。晏子。淮南。呂覽。說苑。新序。諸書。凡有涉于三傳者。以人繫事。以事繫年。其無年月事迹可繫者。再仿左氏春秋外傳體例。當更精也。

周中孚曰。編年始於左氏春秋傳。然猶爲解經而設。至荀悅仿左氏作漢紀。實編年之史所自始。杜預春秋釋例。有長麻一種。推測時日。最爲明確。而春秋時事。亦有出于三傳之外者。明薛虞撰春秋別典。分十二公。編次頗稱賅博。惟不注出處。是其一失。宜更益以各書。依長麻分年排比。別作春秋長編。如李燾之輯宋事可也。

嚴杰曰。荀悅漢紀。復改紀傳爲編年。凡制度之沿革。人之忠邪。刑政賞罰。之是非。與夫日蝕星變災祥。疹戾之作。各繫時以紀事。春秋書日書月。時有差誤。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長麻云。八月無庚辰。七月乃壬申朔也。桓公二年戊申。納于太廟。長麻云。五月十日也。有日而無月。以五月乃己亥朔也。如斯之類。咸資考核。三傳佚事。見于周秦諸子居多。明薛虞撰春秋別典一書。所採雖未及十之一二。亦可見大凡矣。

汪家禧曰。春秋三傳外。可搜輯者。諸子爲多。然傳聞異辭。短長互見。如魯非子謂子罕助君。謂孔子與趙襄同時。尸子以抱鍾而朝之言。出于孔子。周秦以上之書。且如此。說苑新序之多。不實可知矣。且諸書隨文涉及。均無年月。綴繫爲難。明薛虞撰春秋別典。分十二公。陳氏原隸因之作春秋戰國異詞。然分國編次。蓋亦以諸書之具年月者少也。

丁子復曰。杜預爲春秋長麻。列國事尤班班可考。若周定王五年河徙。其時適當春秋之半。爲千古河患之始。而三傳無文。凡如此類。猶可博搜也。

楚州進。俊由亳州進。則中原可速復。何也。四將合則槍勢孤也。元尤既擒。鞏洛關陝之地悉復。則功孰有大于俊等者哉。槍且以和議得罪。以去。又豈能出死力與俊等為難者哉。木必先腐也。而後蟲蟻得處而食。石必非堅也。而後水瀉繩鋸而易斷。惜乎四將以不和敗。卒使槍得乘其間也。雖然。四將中若光世之庸懦。張俊之貪暴。固甘心墮槍術中而不悟。而飛與世忠者。非所謂深沈多智計者耶。既知投槍以間。何不即用槍問四將者。轉以問俊光世。陰離其心。使不為槍用。則吾聯絡之勢盛。可徐合為恢復之計。而飛世忠不能也。蓋飛世忠所首疾者和議。俊光世所首附者和議也。疾和議。不得不與槍敵。與槍敵。不得不與俊光世敵。其不能不投槍以問者。亦勢也。況其先又隱有以中高宗之忌者哉。高宗之為人。也。懦而忍。臨江之役。帝謂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而諸將所以能立功疆外者。率連丁壯子弟為親軍。軍皆有號。若太尉軍。張家岳家諸軍。皆帝所聞之。而憂其跋扈難制者也。用槍者正所以制四將之術也。既任槍勢。不得不罷世忠殺岳飛而後止。飛之死。帝主之也。不然。世忠亦終身不附和議。至抗疏詆譏誤國。徒以買田新淦。有以皇帝之忌。槍雖銜之刺骨。不能更陷以風波之獄。此非獨槍有幸。不幸實槍力有能殺不能殺也。其後光世首納兵柄。遂寵榮終身。而俊獨居樞府。不踰年。復為江遷論罷。此可見帝之所忌。不在金人之外。而在四將之內。叛矣。故曰四將之敗在間。而其所以卒敗而終無成功者。其故又不在間也。青衣之婦不再見于紹興之世也。幸矣。

南宋中興四將論

湯錫爵

由建炎中興而來。七百有數十年矣。諱往者噴噴口四將名不衰。心竊怪之。及考之圖。乃知儼人不儼。其來有自。未嘗不喟然歎也。夫圖之是非。誠不足論。如雲臺遺來歙。凌煙列張俊。進退子奪。一唯人主意為之。漢唐已然。矧臨安一隅哉。然使後世稱四將者。率以是圖為左驗。則君子有雞鶩爭食之恥。而小人。有僥倖得附驥尾之榮。雖累百世。忠無以勸。奸不知所懲。天下國家之事。可從而知矣。然則稱名之失。非細故也。烏厚亦知四將之所以為四將者乎。金山扼險。金人扼魄。大儀一捷。稱中興武功第一。卒之策。遂十年。以勳名。結聚諸精忠。貫日者。庶不相上下。張劉何人。安得與韓岳比。說者曰。張莫冤獄。張俊成之。違詔言。惡恢復。首納兵柄。以逢奸槍意。劉光世尤不足誅也。固也。非篤論也。嚮使莫須有三字。俊不與謀。墨衰奔命。力疾視師。光世亦小心恭謹。不專進退。其途可謂之忠義勇。敢窮八表。而微九垓。然且存存。令譽。歿有美諡。置身韓岳間。而四將之。而圖之。迨使玉石難。相沿不革。未必非小朝廷之過也。吾因思。崇之典。唯南渡為最。進史浩於功臣。次張劉於名將。是非倒置。其失實。實。唯是四將之名。傳四將之名。以圖傳。而後之人。得藉以表章韓岳。而益醜張劉。則圖不可謂無助。吾惡知夫韓岳之不幸。非即張劉之不幸耶。吾又惡知夫張劉之不幸。不正為韓岳之幸耶。然則以俊易俊。且以錫易光世。得乎。曰。長城之倚。積。淮。鑰。山。特。心。術。勝。耳。彼。順。昌。旗。幟。實。視。揚。區。為。優。以。方。韓。岳。雖。乎。俊。矣。要。之。名。節。始。終。忠。勇。天。性。

訪經精舍文集卷五

南宋中興四將論

蔣炯

將莫患于不和。軍莫患于不一。軍不一則勢分而志離。將不和則搆怨而召讐。而又挾震主之威。處忌功之朝。于是人主之畏將帥也。過于敵國。而奸人得以陰乘其間。吾讀史至南渡四將之事。未嘗不掩卷三歎息也。方四將勤王之始也。張俊握兵最早。一時有鐵山之號。苗劉構難。俊提孤軍。首倡大義。邀世忠于海上。說光世于淮南。遂定明受之變。其後偽齊內侵。俊破馬進于筠州。而岳飛請為先鋒。飛破李成于襄鄆。而張俊特上首功。爾時四將固相倚若左右手。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夫以並膺四鎮之重。而無一日之間。此寇恂不能得之賈復。而臨淮汾陽。用以復唐社。而功絕千古者也。乃何以淮陽之圍。俊疑世忠見吞而不援。而與世忠隙矣。光世移鎮江。世忠迫襲于白營店。而與光世隙矣。淮西之役。帝以轉餉難。難為詞。俊以飛漏言。而與飛隙矣。始以澠滌相召。繼則操戈反攻。其故何哉。說者謂。建炎以後。用四將者。趙鼎張浚。卒成中興之基。紹興以後。用四將者。秦檜。卒敗中興之業。而吾于此。頗不謂然。蓋槍所以得收四將。檜者。實由四將先投槍以間也。且夫槍收四將之權。莫大于班飛朱仙鎮之帥。而是時俊等。鎗方矢。恢復為己任。范同王次翁之計。未行也。使果子使命初頒之日。相與效古人杯酒釋憾。執大夫出疆之義。世忠由

蓋聞天下治注意相。天下亂注意將。誠以處龍鳳之署。儒雅之道與受熊虎之任。勇略之功奮。其致一揆。德以竝立。道有由隆。無庸相強。何況括據陰雨之辰。經綸雲雷之日。效精衛之填海。類愚公之移山。誠之所通。不其禱而宋之中興。五馬南渡。山河牛角。人情鹿駭。衣冠則運。維維陽文武。則道消江左。此正傳變之悲身世。無所容生。袁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也。而乃強弱自天。公私由業。或激烈而徇名。或驕恣而幸免。或知幾而避世。或陰險而害謀。得四將焉。可以權矣。延安忠勇。比烈耿鄂。魚蓋平賊以前。背鬼置軍而後。雖沐陽之潰。不無少卑。而建炎之勳。于斯為烈。都長安則策建奉春。疏誤國則忠存折檻。古之名將。何以加諸。泊乎裝陶侃之船。揮顧榮之扇。義激兵欄。勇騰甲庫。遂兀尤則上顯。擊苗鑄而下牛渚。折中軍之指。觸長腳之邪。披草萊。立軍府。金焦之捷。西人奔竄。軍中號。子之稱。猛士切同胞之志。說者謂中興之功。斯為第一。豈無見哉。無何。飛遜林泉。移情風月。鐘鳴漏盡。無復靈時。折葦爛枯。于焉自足。鳥未盡而良弓賦。風刺起而代馬仰。傷中朝之冤獄。暑清涼之隱君。寒驅索莫。不煩醉尉之呵。大樹飄零。徒有射鵰之志。英雄末路。烈士莫年。國事如此。能無怨乎。爾乃鳳翔發蹠。起于華盜。非疏勒之流官。原燎炮之降將。初則乘二帝播遷。還圖勳進。既而聞中原板蕩。即欲南旋。衛青為人奴之餘。紫布須狗盜之。藉其威

和圖繪。本無可觀。唯茲一旅。殊苗。差強人意。溫太真慷慨督師。傳修期。悲涼論事。每挽發。唐旗。蕃姑。茂。卒。龍。京。宋。萬。於。軍。中。縛。陳。孫。于。帳。後。惜。而。知。善。有。不。沒。焉。已。而。覺。起。三。桃。誘。生。一。篋。認。託。運。難。賊。成。金。虎。甘。心。蒼。蠅。之。說。樂。蹈。貝。錦。之。禍。此。有。識。所。悼。心。而。大。雅。為。歎。息。也。至于。動。著。赫。連。之。臺。北。功。垂。禿。髮。之。城。南。破。鈴。玉。帳。之。書。羽。檄。豹。裘。之。略。亦。不。過。夷。市。陰。謀。深。原。故。智。奚。足。擬。劉。琨。于。并。士。比。資。憲。于。陰。山。哉。況。待。卿。甚。厚。自有。成。言。歲。款。仍。輸。不。無。公。論。蓋。得。罪。于。天。下。向。小。得。罪。于。社。稷。為。多。方。之。韓。岳。不。亦。遠。矣。至于。保。安。世。實。統。緒。餘。習。比。條。侯。之。貴。倍。作。老。漢。之。驕。奢。脹。脹。憤。與。腸。肥。腦。滿。徒。以。三。河。舊。族。四。姓。良。家。加以。優。容。許。之。假。借。飲。軍。則。秩。序。僭。同。假。節。則。位。尊。左。僕。終。非。塞。外。之。文。菴。質。異。軍。中。之。擒。虎。爾。其。實。既。酬。勞。功。難。掩。過。楚。州。圍。而。勤。王。不。行。江。州。移。而。置。酒。高。宴。其。較。著。也。然而。侯。景。虞。慶。代。之。臣。王。彌。息。晉。朝。之。士。礪。礪。塞。上。獨。多。納。級。之。功。殺。羽。檄。邊。亦。效。執。父。之。績。灌。夫。無。術。而。不。遜。田。勳。恃。貴。而。好。權。謝。國。寶。有。披。猖。之。態。祖。士。少。鈔。跋。扈。之。心。列。之。名。將。從。議。貴。焉。若。夫。相。州。忠。壯。好。謀。能。深。戰。法。三。篇。兵。書。七。卷。杜。元。凱。委。制。抗。壯。羊。叔。子。標。期。儒。雅。不。特。讀。左。史。而。稱。比。壯。表。出。師。而。媿。美。諸。葛。已。也。兼。以。孝。本。天。成。才。為。世。出。恥。東。慈。之。偏。鼓。提。西。面。而。接。刃。賈。生。催。陽。之。英。終。重。山。東。之。俊。屢。違。奇。勳。頻。願。手。勒。君。臣。之。選。不。為。少。矣。蓋。由。宗。澤。拔。之。于。先。而。李。綱。薦。之。于。繼。故。能。成。其。榮。名。俾。克。展。其。素。志。牛。頭。之。役。雷。掃。妖。氛。將。見。臨。罽。頓。之。區。蒼。老。上。之。龍。庭。還。鳥。滅。于。冰。天。收。金。甌。于。河。朔。關。雎。動。南。望。之。懷。飄。夷。遠。北。歸。之。念。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何國昊天不弔。盡賊內訌。十二金牌。三千鐵甲。壯士聞而推何。父老因之流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而且避請灰釘。加之天祿。李廣對中軍之箭。斯其時也。鄒陽上獄裏之書。徒虛語爾。卒之履絛弔心。酸鼻刺背。團門抱痛。平戶含冤。南雷既并。日西暫。野。野。亦。同。歸。北。寺。知。蓋。次。公。之。狂。死。將。認。女。於。天。問。廿。延。薄。之。冤。生。有。容。而。無。地。迨。至。關。河。蕩。析。淮。叛。崩。離。五。國。煙。迷。三。江。潮。瀾。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蓋。食。子。都。無。下。意。既。本。廟。算。之。成。規。而。太。阿。未。免。倒。持。復。有。僉。壬。之。盜。柄。于。姦。佞。則。進。之。于。忠。良。則。黜。之。于。驕。蹇。則。容。之。于。正。直。則。抑。之。故。忠。烈。較。斬。王。為。烈。而。禍。等。焉。伯。英。比。平。叔。尤。兇。而。狡。同。楊。道。于。子。儀。則。戒。于。宥。則。戒。非。惡。惡。而。不。知。于。精。忠。則。殺。于。忠。勇。則。殺。非。善。善。而。不。察。而。乃。不。別。淄。澠。無。分。蕭。艾。任。其。顛。倒。莫。測。苑。枯。徒。使。金。烏。夜。出。石。馬。朝。嘶。故。陵。則。雲。樹。連。天。舊。關。則。斜。陽。匝。地。君子。論。其。君。而。知。其。臣。求。四。將。者。能。無。撫。白。簡。而。遐。思。望。丹。心。而。增。歎。歎。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頡煊

語有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南宋建炎初年。金人背盟。二帝北狩。東南不絕如綫。高宗以中主優柔牽制。卒能成中興之業者。將之力也。世以張韓劉岳為南渡四將。而史以伯英為冠。考本傳。伯英握兵最早。江淮羣盜。平為所平。號為張鐵山。其勇健有過人者。苗劉之亂。伯英首先勦王。劉平叔以所部至伯英。即釋舊憾。韓王來自海上。伯英喜不自持。以劉寶兵二千倍之。始克奏臨平之勳。靈忠。報。國。方。之。韓。岳。易。有。愧。焉。劉。平。叔。律。身。不。嚴。取。軍。無。法。雖。為。當。時。所。誣。但。世。為。名。將。一。時。將。卒。多。出。其。門。故。職。掌。兵。枋。得。與。張。韓。鼎。立。觀。其。援。汴。京。討。李。成。苗。劉。為。亂。獨。懼。平。叔。其。儒。雅。亦。可。概。見。惟。黃。州。之。役。馮。楫。貽。書。請。選。精。兵。伏。其。歸。路。可。使。匹。馬。不。還。平。叔。不。能。用。此。則。其。大。謬。也。韓。王。精。勇。絕。倫。大。小。凡。百。餘。戰。未。嘗。敗。北。金。山。之。扼。兀。尤。請。哀。大。儀。之。圍。捷。字。授。首。論。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岳。鄂。王。天。昇。神。力。智。勇。兼。全。而。又。忠。義。性。生。激。發。士。卒。故。所。向。無。不。披。靡。鄺。成。之。戰。何。滅。于。昆。陽。突。圍。楊。玄。之。擒。有。過。于。雪。夜。入。蔡。韓。岳。兩。軍。對。峙。金。人。不。敢。窺。江。淮。以。南。者。正。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所。惜。者。韓。王。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兀。尤。驍。渠。通。江。斬。王。不。覺。鄂。王。師。捷。朱。仙。鎮。兀。尤。欲。奔。汴。京。金。牌。之。召。痛。哭。班。師。功。敗。垂。成。業。廢。一。旦。後。人。或。有。議。其。不。妨。從。權。者。然。此。亦。天。意。不。可。以。此。而。語。純。臣。也。故。論。中。興。四。將。戰。功。當。以。韓。岳。為。第。一。張。次。之。劉。又。次。之。史。之。所。次。張。居。韓。先。岳。在。劉。後。考。韓。宣。和。中。平。方。臘。雖。已。從。王。淵。有。功。而。高。宗。任。用。終。不。及。張。故。高。宗。勦。張。俊。曰。卒。臣。謂。朕。特。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又。張。韓。劉。同。以。建。炎。中。授。節。度。使。岳。至。紹。興。四。年。始。授。清。遠。軍。節。度。使。且。岳。在。諸。將。中。年。最。少。故。居。四。將。之。末。然。則。此。四。將。之。次。以。位。望。論。豈。非。以。人。品。與。戰。功。言。此。又。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頡煊

當宋高宗南渡。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棄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岳飛避擊至廣德境中。

品駭法并古怨曲其神解多類此又工於詩從德漢授詩法逐句精工楊萬里頭賞之謂其子曰吾與汝弗如也然卒不第以布衣終所著詩詞竝傳於世

論曰世之論雅樂者輒取言俗樂夫樂以音為主雅樂俗樂雖邪正不同而音之條理各有所當未有於四聲二十八調茫然莫解而能知旋宮之義者也宋自建隆已來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楊傑劉几之徒考論鐘律紛如聚訟大抵漫無心得而徒靡口說而已其最善言樂者中朝惟有沈括南渡惟有姜夔之二人者深明俗樂而又能推俗樂之條理上求合乎雅樂故其立論悉中窳要非濫私逞臆者可同日道也括議已不傳僅存其略于筆談夔之議原本經術可謂卓矣當時既不用而後人亦徒以詞客目之史氏并軼其行事用可嗚也故特為之傳以補其缺毋使孤詣絕學終于湮沒云

擬南宋姜夔傳

張鑑

姜夔字夢錫號白石饒州番陽人蚤孤寡氣貌若不勝衣服家貧無立錐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即奔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愛其才為之延譽既而客遊湘江以詩謁千巖蕭氏蕭以爲能因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爲長短句既成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於是喜音律善吹簫多自製曲慶元三年時議以享國長久而禮樂之事式道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因詔天下求知音之士蒐諸古制以補遺缺於是夔進大樂議于朝欲以正廟樂其略曰紹興大樂多川大晟所造有編鐘編磬編石有

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頃有大小簫簞篪有長短笙竽之質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雖有緩急燥溼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乘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不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不諧協變之言樂大致以權衡度量先正爲主其詳詳樂志中又嘗作琴瑟歌古圖一卷及聖宋錢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清曰沅之上曰皇威暢曰蜀山

遶曰時雨霽曰望鐘山曰大哉仁曰驅歌歸曰伐功繼曰帝臨墟曰維四葉曰炎精復上尙書省作表曰臣聞饒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山漢速隨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錢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奕弗錄神宋受命帝精皇烈光耀震動而逸典未舉迺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擬聲文罔傳中興文儒萬有擬述不墮于樂厥道不昭臣今製曲辭十四首味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錢歌成後威武勳人之軍居人之國以得士

疆乃於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真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劉仁融並安歷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倡盛德其辭舒和與前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請文乖謬因事製辭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信宗郊祀天地見廟耕藉帝后册寶發引

升附五禮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司取臣之詩協其清濁被之箏管俾聲暢辭達感感人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稱幸書奏詔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與議當世嫉其能不獲盡其所議僅免解而已同時惟待制朱熹嘗歎以爲深于禮樂夔既不遇益自放於詩酒其友人竊哀憐之欲輸贊爲之拜爵輒謝不許順陽范成大之請老也夔語之范有青衣曰小紅色態雙絕一日范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以進范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迥異歸吳興范以小紅贈焉其夕大雪過垂虹亭因賦詩使小紅歌而自吹洞簫以和之聞者莫不凌絕夔生平學尤粹于長短句說者以爲南宋詞家大宗其于自製諸曲皆注節拍于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終以無所遇而卒所著白石詩詞集及絳帖平絳書譜禊帖偏旁致行于世其後宋人善學詞者如張輯盧祖暉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姜夔爲宗

輯字宗瑞號東澤都陽人受詩詞法于夔有長短句二卷名東澤綺語償
祖暉字中之永嘉人樓鑰之甥登慶元中進士嘉定時爲軍器少監自號蒲江居士有蒲江詞一卷
達祖字邦卿汴人有梅谿詞二卷
文英字石特號夢窗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裝四卷
捷字勝欲義興人德祐進士入元不仕學者稱竹山先生有竹山詞一卷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

炎字叔夏循王俊之孫西秦人僑居臨安自號樂笑翁有樂府指迷及玉田詞山中自雲其十二卷
密字公謹濟南人僑居吳興號弁陽歐翁又號蕭齋四水潛夫嘗輯南渡以後諸名家樂府爲草窗詞選
自著有草窗詞二卷一名鑿洲漁笛集
允平字君衡號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漁唱二卷

論曰自制氏去而古義亡四始衰而雅音漸樂勝則流詩降爲曲雖燥溼所感生民大情而政序相推品物恆性文辭繁說則靡而非典才情異區斯麗而以則有唐中葉創始倚聲俎豆青蓮宗祿維噴濫飛卿助教之年杜紫微微詞語之日易梵唄爲變曲雜絃那于鏡吹鑿聲單調綱領之要可指側犯換頭情變之數焉迨至五代風流彌勃孟蜀花開南唐蘭晚或沿波于初造或尋條于後時小樓吹徹水殿風來若臣開作互相嘲諷以至深宮割襪之辭秘監歌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傳歌酒肆然而綺縠爲多柔靡不少豐藻克贖而風骨不飛振采失鮮則負聲無力斯言諒矣泊乎天水徵祥斯學不墜元祐慶曆代不乏人安元獻之辭婉婉約蘇長公之風情爽爽豫章淮海掉鞅於詞壇子野美成聯鑣于燕苑幽案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始君子正文其文辭師調其器厥功所在良可嘉歎然而吟嗚成猶存淮

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儂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以來詰若夫學士徵雲郎中三影尙書紅杏之篇處

士春草之什。柳屯山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落日暮雲。慮周而藻密。綜述性靈。敷寫景象。蓋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遠。元風益著。雖周柳之纖麗。辛劉之雄放。風氣所馳。不可相強。而求紅牙之匠。問綺袖之譜門。幾於家習。儉聲戶。精協律。有房中之妙矣。非風雅之罪人。賀方回腸斷于東山。康伯可風柔於應制。花卷既光。價於東南。亦騰輝於河朔。詞流之變。于斯極焉。既而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緣成。理定者詞暢。清真濫觴于其前。夢窗推波于其後。學者宗尚。要非溢美。其竹屋玉田梅翳碧山之儻。迥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妙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捷酥滴粉。麗密居多。激碧闌紅。傑巧不少。自三唐創離。瓊玉之文。而五季沿月。密風雲之舊。求其辭致。藉開情采。標舉則竹坡播舌。審齋掣肘。何況志感。絲篳韻諧。笙板探王化之木原。昭歌水之符契也哉。良由學慎始習。功在初化。頓八紘之遐觀。搜千載之餘韻。遊盛旋者。用登金張之堂。際妖冶者。必攬施繡之祛。爰依沈約。宋書詩人謝靈運傳贊之例。綜厥涇渭。略具條貫。俾言選聲者。得以攷焉。至於菊莊門下。猶新清籍。楚女閨中。暫徇淮海。則刪詩者。未嘗泥其體。而聞聲者。自足通乎情。必謂妙達此旨。妄加繩墨。則又蠶生于木。而還食其木。知吾之侯。亦無取爾。

擬南宋姜夔傳

嚴杰

姜夔字堯章。系出九真。唐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輔之裔。八世祖洋。任饒州牧。即家於鄱陽。父鏗。紹興庚午擢進士第。以新喻丞知漢陽縣。夔從父宦遊。流落古河。恬淡寡欲。不樂時趨。氣貌若不勝衣。工書法。著續書譜以繼孫過庭。頗造翰墨。閩越詩律高秀。詞亦精深華妙。尤嫻於音律。初學詩於蕭子。繼至哲上。遂以兄子妻之。時張燕揚萬里。皆折節與交。而樓倫范成大更相友善。成大曾以青衣小紅贈之。紹興中。秦檜當國。隱斧坑之丁山。參政張燕萬不起。高宗賜宸翰。建御書閣。以幣。夔嘗思樂典久。墜己未。作鏡歌吹曲一十四章。上於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周密以爲言辭峻潔。意度高遠。有超越騁騷之意。非虛譽也。居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時往來西湖。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莊。故蘇洞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暗損馬廐花。客有琴瑟考古圖一卷。絳帖平二十卷。峴帖偏旁考。集古印譜。張循王遺事。白石道人遺稿十卷。詩說一卷。歌曲四卷。子二瓊。太廟齋郎。瑛。嘉禾郡侯。會刊。

擬南宋姜夔傳

徐登瀛

姜夔字堯章。饒州番陽人也。少隨父宦古河。蕭德藻遇之。相得如故舊。攜至哲上。以兄子妻之。遂家焉。從德藻學詩。工於琢句。揚誠齋謂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也。所交名公鉅儒。遍海內。交口稱譽。然莫有能推薦之者。故卒於旅。以終其世。居吳興。寓張仲遠家。十年。友誼甚篤。仲遠憫其困頓。欲爲輸資。拜辭不願。又欲割膏腴之田贈之。而仲遠亦未沒矣。夔於文藝無不工。而尤長於樂律。居常留意古學。慨中興以

來。雅樂淪墜。士大夫莫爲倡議修復。乃詣京師。上書論樂事。大旨謂紹興大樂用大成所造。八音未盡。諸而均調多不合。非所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宜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置括四聲。使之協和。然後品擇樂工。而用之。雖古樂未易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因進大樂議一卷。琴瑟攷古圖一卷。留留其書。奉常。而議與有司不合。僅得免解而已。由是絕意仕進。益肆力於詞章。其爲詩峻潔高遠。深造自得。初學黃山谷。後乃空所依傍。自較稱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非虛語也。長短句以清空爲主。皆詩野雲孤飛。去留無跡。略與其詩格相近。書法尤稱精潔。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與史傳關涉爲多。故所撰法帖。平條疏考證。辨及苗。他如韻書。譜。映帖。偏旁。攷諸著述。類能伏皮毛。殿精髓。其用力可謂勤矣。居近白石洞。故號白石道人。卒葬於杭之西馬莊。所著唯詩歌曲若干卷。詩說一卷。絳帖平二十卷。行于世。

論曰。夔嘗遊南嶽。至雲峯。遇異人。授以詩說。由是詩學日進。其言近誕。殆出假託之辭。然觀其襟懷灑落。詞旨清逸。有非世俗所能測者。若其考論雅樂。獨抒心得。非嗜古博學。曷克臻此。向使居夔襄之位。于以潤色鴻業。俾助雅化。庶幾古作者之林。與奈何。遭時不偶。徒自放於山嶺水涯。其文辭雖爲世所宗。而其用卒無所效。古之懷抱瑰異。若此。類轉軻以沒世者。良足慨已。

擬南宋姜夔傳

徐熊飛

姜夔字堯章。饒州德興人。少隨父客河。學詩於蕭德藻。德藻攜之遊臨安。妻以兄女。參政張燕萬疏薦夔。夔以秦檜方枋國。謝病不起。慶元初。上書乞正奉常雅樂。并進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各一卷。其略云。宋因唐度。古曲逸墜。因事製辭。爲導引十二曲。皆用羽調。音節悲促。非是。乞詔有司。取臣詩協其清濁。被之籥管。事雖不果。行然所上十四曲。實爲一代之盛。時兵革未息。樂流落江表。所爲歌詞。蕭條淒咽。多搖落之感。時或比之庾信哀江南賦。後流寓武康。計壽山。山有白石洞。遂號白石道人。嘗載雪訪范致能。爲度暗香疎影之曲。致能贈以歌妓。及卒。葬馬塍。夔博雅有高致。翰墨人品。皆似晉宋間人。雖生長都陽。詩不沿西江氣習。嘗作白石詩說。大旨謂語貴高妙。意貴含蓄。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斯爲善之善者。楊萬里見其詩。歎曰。吾弗如也。樂府自柳永周邦彥後。作者競趨儂麗。夔特清新無迹。以此稱名於時。

擬南宋姜夔傳

何起鳳

姜夔字堯章。爲鄱陽布衣。後徙家哲上。所居近白石洞天。因號石帶。友人潘柎復贈以號。所謂白石道人也。家本釣璣。世稱隱鯉。炎帝神農之苗裔。伯淮仲海之後賢。父某宦河陽。夔少孤力學。長即耽吟。范石湖有人如行宋之稱。揚誠齋有詩似天隨之譽。初學步於黃公山谷。衍宗派於西江。繼受業於蕭叟千巖。作門楣於貳室。然而自出機杼。成一家言。以故白石先鋒。不減南湖上將。遂乃年年花月。醉把金樽。處處山川。行穿蠟屐。感昔遊而追述。盡裁雲縫月之篇。因除夜以與懷。皆夏玉敲金之句。弔蘇臺之楊柳。愴望行

人歌項里之書，低徊在園寺，尋石在寒諸老之淵，客橋過垂虹，向煙波而回首，宜乎風高一世，名竝四家也。若乃精研樂府，雅善詩餘，則有聖宋錢歌吹曲，越九歌等篇，莫不近符皇雅，遠合楚騷，無規摹鶴虎之形，有超越騷騷之意。其他令儀，各極清真，自琢新詞，獨彈古調，歌殘蟋蟀，銷石并銅鋪曲，奏琵琶，目斷畫船煙浦，其遊古河也。雁嶺沙平，漁汀人散，情何悲乎。其客長沙也。野老林泉，故王臺樹，心何慨焉。猿號天裂之音，鶴聲霜枯之態，弗關寒刺，笑他紅杏尚書，徒見浮華，隨彼碧綃待制，又況舊時月色，爭誇老白吹簫，疎影暗香，都付小紅低唱，為梅花而寫照，豈曲以傳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詩詞之外，尤擅工書，管自書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非得六書之精蘊，安知筆陣之森嚴。趙孟堅稱其為書中神品，豈虛美哉。其所著書有絲帖平，續書譜，碑帖備考，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皆自鑄騰揚，周郊風儀，虞廷印甚奇，其尤善者，則有大藥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進之當寧，詔付奉常，向使朝廷錄用其人，何難庶幾雲之妙辭，繼葛天之浩唱，為時所嫉，議不盡行人，隨見棄世，其惜之然以儒生而論雅樂，草茅而達宸聰，成著作於當時，垂聲名於後世，不可謂非幸也。其遊臨安，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同時又有黃巖老者，亦號白石，亦學詩於蕭千巖，時稱雙白石云。

贊曰：康郎之山，彭蠡之水，靈秀所鍾，篤生逸士，上書論樂，天子色喜，倘使齊音一聽足矣，人嫉其能，時止則止，去而隱焉，同彼卞里，昔到汲汲，有大才而無貴仕，吾於白石，亦曰如是。

徐 緄

說文無礮字，或作砲，說文亦無，唯礮字解云：礮，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也。春秋傳曰：礮而鼓，詩曰：其旂如林，按左氏桓五年傳，杜預注云：礮，旂也。正義曰：賈逵以礮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也是以礮為旂也。毛詩旂作會，鄭箋以為會聚之義，考馬融廣成頌云：旂旂其如林，正用詩語，蓋別本固有作旂者，第馬為旂旂，與杜注左傳同，而與賈詳義異，如許氏所說是，旂旂其如林，正用詩語，蓋別本固有作旂者，第馬為旂旂，與杜注左傳同，而與賈詳義異，如許氏所說是，礮石之制，在商周時已有之矣。至范蠡兵法據張晏注，漢書甘延壽傳引云：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李善文選注亦引之，十二斤作二十斤，二百步作三百步，此礮石之顯證也。特自漢以前，未見所謂礮字耳。然則礮字何昉乎。文選開居賦云：礮石雷轟，激矢飛鏃，蓋昉於西晉時也。字又作拋，李善注云：礮石今之拋石也。又後漢書袁紹傳，紹為高橋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櫓，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章懷注云：即今之拋車也。又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崔鴻前涼錄曰：麻狄進攻，砲擊為擊，數重雲梯，拋車地道，突百道皆通，城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狄衆傷數萬。或作稿字，宋書殷琰傳，劉勳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禦，虞裒之造稿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御覽引沈約宋書，稿作拋，是稿即礮字也。或又作炮，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稽軍實，徵南北作坊，及口弩院，所造有炮，其字借炮，燔之炮，皆當音匹孝切，蓋古之為礮也，以機發石，而載之以車，通與載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積石備拋石，大

小隨事，又攻城戰具篇曰：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陸開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首以窺敵，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其制如此，自漢唐迄宋，皆用此法，若今之所謂礮者，與古大異，其制用銅或鐵，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蓋起于南宋金元之際，自宋虞允文采石之戰，用霹靂砲，敗敵，而火礮之製，已肇其端，然霹靂砲以紙為之，未知用鐵也。自金人守汴，城中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鑊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此火礮用鐵之始，然猶未工也。至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攻破襄陽，世謂之襄陽礮，此則火礮之用精矣，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安，趾得神機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亦未嘗傳習於外，至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而外開始知製造之法，萬曆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天啓中，錫以火礮軍號，遣官祀之，有明一代之礮，大概具矣。逮我國朝軍法嚴明，軍器精備，而火礮之用，有迥非前代所及者，伏讀皇朝禮器圖式，自大清崇德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後，至康熙十五年三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年造神威將軍礮，又造金龍礮，金龍礮者，鑄銅為之，前穿後懸，底如覆釜，重自二百八十觔，至三百七十觔，長自五尺八寸至六尺，受藥自六兩五錢至八兩，鐵子自十三兩至十六兩，此軍礮第一利器也。二十八年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神功將軍礮，制勝將軍礮，威遠將軍礮，皆聖祖仁皇帝御製，此外又有得勝礮，九節十成礮，衝天礮，鐵心銅礮，子母礮，威威礮，紅衣礮，龍礮，奇礮，行營礮，渾鋼礮，嘉海礮，回礮等名，仰見天威震盪，有征無戰，招搖所指，四散披靡，良由武備修而軍政善，故能奮士氣而肅戎行也。又按明史兵志，佛郎機礮式，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忽以蜈蚣船所擊，輒靡碎，今海洋中不聞此器，豈造法不傳耶。近日有西瓜礮之器，頗似此式，但形體輕小，可以用索繫引，開海盜最畏此礮，是亦為水師者所亟宜演習也。

何 蘭 汀

石兵之設，自黃帝始，礮文從石，亦其一也。左傳旂動而鼓，旂亦作枹，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礮敵，賈逵云：旂發石，一云飛石，引范蠡兵法，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旂字下引詩其旂如林，旂隸於部，而以飛石解之，蓋自上而下，發機飛石，礮字義與說文石部若字引周宜蔡族氏獲天鳥之巢，其義相類。文選潘岳開居賦，礮石雷轟，李善注礮今之拋石，以拋訓礮，則拋擲甚力，字從礮聲，爾正駁偃牙食虎豹，山海經云：可以御兵，意可會也。然則漢唐以前，有石礮而未有火礮也。明矣。火器之設，周官司弓矢，枉矢矧失，利火射，用之守城車戰，蓋自古有之。唐杜佑通典載有火礮火獸等器，後世舟師之用，最為得利，如岑彭攻公孫述將，用魯奇計，飛炬焚任滿田戎船，周瑜拒曹操，用黃蓋計，燒盡北船，王濬伐吳，作大炬燒江中鐵鎖，鐘章昭遠討歐陽紇，縱火艦隨流突之，吳越王伐吳，錢傳確使順風揚灰，因縱

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行之數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為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于大衍之數則可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為五十則左謬解夫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注云水土氣通為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用莫大于五行豈有舍五行而置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故大衍之數五十五為虛也五五為十故伏羲演易數止五十虛者通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變然亦藏五于地十之中而非舍五行以為虛也何以其用則四十有九焉三統麻曰夫極元氣函三為一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王弼所謂其一不用而用以通者是也由諸儒之言觀之聖言簡奧約文申義易理精微參伍錯綜誠無不該竊謂大衍五十者卦數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著數也何則艮為少陽其數三坎為中陽其數五震為長陽其數七乾為老陽其數九兌為少陰其數二離為中陰其數十巽為長陰其數八坤為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六十有四著法長陽七七之數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故卜筮之占必減其一而為用焉況循環解之由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于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鑑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弼曰才曰演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而演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臆列而詳數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而用以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即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清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牽率麻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靡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道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愷之言曰案說卦著數則是大衍之數也參天者謂以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

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為少陽其數三坎為中陽其數五震為長陽其數七乾為老陽其數九兌為少陰其數二離為中陰其數十巽為長陰其數八坤為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著法長陽七七之數焉嘗聞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為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連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就思勞瘁曲虛焉而不及其數不可者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衍推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蓋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難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源而非弔詭傳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范景福

繫辭傳言揲著求卦之法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之說不一要惟本於河洛理數者為得其宗書洪範云卜五占用二衍式蓋卜筮推衍人事之差忒曰大衍云者猶秦泰龜尊之辭如謂數始於一或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豈揲著之外別有小衍之用乎至謂其數五十為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者京君明之說也謂北辰為太極合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為五十北辰居其中不動餘四十九轉運而用馬季長之說也謂卦各有六爻八卦四十八爻加乾坤二用為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荀慈明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用四十九鄭司農之說也謂演天地之數所賴五十其不用而用以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即易之太極王輔嗣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故用四十九姚德祐董季直之說也謂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總五十捨一象太極虛而不用法長陽七七之數用四十九崔愷之說也謂立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別無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顯權之說也謂衍母一數之所起虛一不用用四十九其數七七以一一為體七七為用吳草廬之說也合觀諸說符於數者未能當於理似皆未得易之精蘊者也如京氏之說取十日十二辰則常舉十二月二十四氣庶合古人太歲紀年干支紀日之例而乃及二十八宿則離麻數而難於天象矣如馬氏之說以虛一象北辰則常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庶合大圓轉運之象而乃及四時五行十二月則離天象而難

於麻數矣。如荀氏之說。六畫之卦六十有四。非止於八。而乾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此占者之辭。與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一列。豈撰著而不用乾之初九乎。如鄭氏之說。以天地之數而減五行。五行載造化之全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天地生成五行之數。故九時五行居一。豈撰著而反不用乎。如姚氏並氏之說。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夫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是謂六爻之虛位。或柔來剛來。或剛上柔上。初無一定。故謂之虛。六畫正易之用也。豈撰著反虛而不用乎。若王氏顧氏以虛一象太極是矣。而不詳五十數之原。崔氏捨一不用象太極。亦與王氏合。而以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當五十。不取天數一。地數四。於理未確。吳氏以七七為用。合於姚蓋之說。以虛一為衍母。而不詳五十之數。惟朱子本義云。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大衍之數。蓋河圖為數之宗。其分布於外者。為陰陽老少之數。而五與十居中無為。以五乘十得五十。以十乘五亦得五十。故大衍之數本於河圖。江氏慎脩廣其義曰。河圖外列陰陽老少之數。與中宮天五相乘。皆得五十。太陽居一而連九。一與五乘得五。九與五乘得四十五。合之得五十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以五乘之。皆得五十。推之洛書。相對之奇數乘五合五十。相對之偶數乘五合五十。故圖書之數。圖饒五而書乏五。其得大衍之數。若合符節也。朱子謂著取五十。蓋為一握。置一不用以象太極。與王氏崔氏諸儒之說同。而啓蒙一書。推演河洛之數。極其精備。謂圖象天方象地。三角象人。測方圓用三角。自六角八角以至無角。深得古人測圓之義。用長陽七七之數。設徑七。求方圓同徑之周。得方周二十八。得圓周二十二。合之得五十。符於大衍之數。設句三。其積九。股四。其積十六。弦五。其積二十五。合之得五十。亦符乎大衍之數。設積五十。平方開之。得方面七。除實四十九。合於大衍所用之數。餘實一。合乎大衍所虛之數。是一數也。命分則謂之分子。大衍則謂之衍母。亦足見圖書之精奇微妙。神明於數。而無不密合者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竊謂鄭君此解。最得經意。然鄭釋大衍。別有五行氣通之說。與此不同。未喻其故。傳曰。龜象也。策數也。象即五行。數即奇偶。夫子論策。但言奇偶。初未嘗及五行。參者奇也。兩者偶也。不以一為奇者。一即太極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加減言之。則倍一為二。二與一為三。是二三皆生於一也。以乘除言之。則二三能生他數。而不能生他數。故偶數始於二。而奇數始於三。合二與三。得天五之數。天五與地十相得。以五乘十。即為五十。千寶曰。衍合也。合天五地十之數也。天之生數。莫大於五。地之成數。莫大於十。是謂大衍。一說。天地之數備於十。非僅取天五地十兩位相得為義也。凡算法。每位皆至九而止。蓋數不備則在本位。數備則進一位。進一位則仍為一矣。其用十也。

即用以也。夫五既為參兩之積。而十又為一之變。試取天數地數。各自相對。則一與九併。二與八併。三與七併。四與六併。其數皆十。至五則無可與併。自倍為十。是十在九數之外。而為九數之根抵也。若以生數成數。兩兩相對。則一與六較。二與七較。三與八較。四與九較。其數皆五。至五則無可與較。乃與倍五為十之數相較。而仍為五。是五居九數之中。而為九數之樞紐也。然則言五與十。而太極也。兩儀也。天地生成也。皆舉之矣。此大衍之數。必用五與十相乘而後得數。至於其用四十有九。則王弼說得之。弼曰。用四十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雖近清談。而其理自不可易。且京房所謂主氣。馬融所謂北辰。未嘗不以太極言之。則弼說固不背於漢儒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汪家禛

夫數始于一。終於十。終始之數。陰陽之道。變化之由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五行者。陰陽之用也。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陰陽配耦。而天地之數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一至十相并之數。天地之數也。然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之占也。故更減其一。而用四十九。衍之言演也。洪範曰。占用二。衍式。卦象以變而成。知大衍之數為著數也。而衍之言合也。合陰陽之數。演而用之。而變化行焉。知大衍之數。即天地之數也。而或者謂數成于五。故一二三四。得五而為六七八九。而十者。二五也。五為虛數不用。減其一者。其天之主氣歟。馬融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不用。是知虛之可來實。而未知虛實加減之別有根也。知五行之為用。而未知氣化之悉本于五行也。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求其說于爻。而未知天地有自然之數也。且忘乎經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夫馬荀皆學費氏易。而不加鄭君注之純。茲據鄭義而推廣之。

防久廢不能續禹之跡。是以河得潰而改道也。禹之治河。惟孟子所云水逆行。及班固所云引而蔽之高。地兩言。得盡其要。蓋是時水之逆行。亦水之性也。因其逆行而導之東北。所謂故也。行所無事。以利為本。其所以為大智也歟。然水性潤下。乘其逆而用者。古亦有之。若蜀郡太守李冰鑿離堆是也。聚石為堆。以分江勢。其近南者激而行之。百餘里而至成都。數百萬頃田。皆可得而灌溉。此亦禹之智也。自河故道堰塞既久。儒者不能推明其故。故因孟子班氏之說而詳言之。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敬

自趙宋中葉後。諸儒好逞臆見以談經。而唐賢義疏之學日微。蒙謂窮經當自義疏始。義疏者。啓來學之博聞。擴經師之微緒者也。孔氏義疏。非若後儒經說無師承而以己意創為者比。考唐書儒學傳。貞觀中詔韓正五經經義。頒天下。又與諸儒釋章句為義疏。俾久其傳。夫欲久其傳。必示以可信。掃成說而於己見。非傳信也。傳信之道。其在能述歟。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不敢臆斷。必據舊聞。穎達之序書云然。書如是。他經可知矣。二劉熊皇南北之鍾儒。穎達于書。遠二劉。于禮。遵熊皇。于春秋。雖謂劉炫性好於伐。譏毀杜氏。然終以劉氏辯博。據以為本。則穎達之兢兢無敢背棄師說。以視後儒之鹵莽滅裂者。豈可同日語耶。夫守一先生之言而無敢是非者。古謂之拘儒。然與其失之妄也。寧失之拘。以拘則于前儒之說。尚多可考焉。箴孔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註文。曰難引讖緯。如祭感生帝之為禘。鄭說也。禮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兩說參錯。將安適從。他如毛鄭注詩。互有異同。孔既不能申毛以折鄭。又不能據鄭以評毛。兩說並陳。不知誰是。其顯然攻鄭。若東方未明疏之辯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斥鄭滅晝五刻。以神夜為妄說。不可強為之辭者。百無一二。至如七經七緯。出自漢代。說多詭異。而孔氏乃往往引之。宋歐陽氏議削去而未果。是三者皆孔氏之失。顧正惟有此三者之失。而孔氏之書之大旨。率皆傳述而非創建。益明矣。考唐書穎達本傳。明言習服氏春秋。鄭氏尚書。今義疏于尚書春秋宗孔杜之學。知與穎達索所肄習者不同。况義疏作于貞觀。而書禮作官刑。皆疑赦下。兩稱大隋。其原本劉氏之跡昭然。且穎達奉勅監脩。其質脩之者非一人。易有馬融。書有王肅。詩有王齊。春秋有谷那楊朱。禮有朱賈。柳范。張疏之獨以孔氏稱者。穎達官高。專其名耳。既非成于一手。而又無創經之解。取前儒之詰訓。略更定之。其失在于因循。其得即在于能述古也。且今之頌在學宮者。已不盡真觀之所定。考唐書穎達既卒。博士馬嘉運駁其所定義疏之失。有詔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詔諸儒復考證之。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蓋已非孔氏之舊矣。統論之。南北諸儒之說。不至泯沒。固貞觀諸儒之功。而刺取前人之成書。以為己功。又未必非貞觀諸儒之陋也夫。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趙坦

五經之有傳有注。有箋。有解。由來舊矣。梁陳而下。義疏迭出。至唐貞觀中。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蓋欲

詁經精舍文集卷六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說

王 昶 程作

禹之治水也。以治河為要。其治河也。以導河北過洛水至於大陸為要。夫洛水。一水之名耳。何獨以洪水當之。蓋河從西北來。至洛水大陸則由高而卑。故散漫奔溢幾及千餘里。其地在今山西河南直隸間。距堯都平陽為最近。故堯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又謂洛水警予者此也。然則禹欲治河水。即於大陸之下。別為九河。掘地而注之海足已。何以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蓋河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水。至于大伾。駭駭乎有直趨東南之勢。順其所之。則中州之境皆為澤國。而欲奪淮以入海。不俟今日始見矣。河固北條之水也。從兩山中行。可不憂其南侵。而至底柱以東。稍折而北。則從太行之麓。有巨山數百里。為之限制。更不能復潰而南。故商雖屢受汎濫之患。而河終不改道者此也。自至大伾。地勢日卑。於是分為九河。合為逆河。其勢沛然而南。而置懷恒衡衛漳。無不從河歸海。大陸亦可耕作。而北條之水。無不治矣。自底柱而大伾。地勢較高。水由此而上。故謂之逆行。其所以能逆行者。因龍門既鑿。西北諸山之水。盡入于河。且數百里兩岸皆山。則水積而日高。以後水擁前水。是以能逆流北行而過洛水也。禹治河一千八百餘年。及周威烈王。河潰底柱而南出。蓋其時河在晉境。韓趙魏互相爭奪。堤

崇儒術。息異議也。于是成易正義十四卷。書正義二十卷。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既成。表上之。迨宋朱子。謂孔氏正義詩禮為上。易書為下。夫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有得有失。何歟。曰。正義者。就傳注而為疏義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本之義疏亦異。則得失於是乎著。孔氏於易。舍九家而宗王氏。弱及韓氏。康伯於義疏。則宗褚仲都。弱之注。僅取剛柔乘應之說。韓氏之注。繁傳亦復空證無補。孔氏拘牽注義。順文敷衍。其於馬鄭荀虞諸家之古注。問或援引。輒以為非。又或取以補輔。嗣之闕漏。不能疏通明晰。故最淺薄不足數。書則宗東晉梅賾所上之偽孔傳。而刪取二劉之正義焉。孔傳本不足觀。穎達曲為迴護。於是馬鄭之注。僅供參證。而可馬選五帝本紀中之真古文。不一引取。秦周鼎而實康瓠。孔氏之謂矣。詩則宗毛鄭。卷首先列鄭譜。頗得綱領。其於訓詁名物。制度典禮。更一一詮解。精確。訓詁則本諸爾雅。參以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之古注。而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次焉。制度典禮。則引據經。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之易注。書注。賈服之左傳注。若鄭志者。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以故閎博淵深。幾無與抗。雖曰藍本二劉。而其采摭之精。固可謂獨具卓識已。禮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為本。引證則本諸周禮儀禮。旁通曲達。靡不周悉。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孔氏於服制。分辨尤晰。若鄭氏之喪服。變除。盧子幹之禮記解詁。阮諶之三國圖。射氏之音義隱。莫不援引。故與行稍通。與詩並善。左傳宗杜氏。於義疏則本劉光伯。杜氏之精義。皆從賈服竊來。其淺處政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所引釋例之屬。又杜氏一家之學。亦參焉。雖有劉光伯之規杜。理精辭辨。足以摧折武庫。孔氏架置評駁。不復選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羣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筮法。都為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概。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說文。及顏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殫心詮解。庶復其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璠。其一二古文。散見說文及羣書者。取以參攷。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為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忽穎達上耶。要之闢漢儒之闕與。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陶定山

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于一。竊惟訓詁師承。波沿兩漢。章句箋釋。橫決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乘經。型垂萬世。其融貫羣言。誠足消門戶黨同之習。而支離曲說。亦不免阿私所好之弊。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為上。春秋次之。書易為下。試參稽而博攷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者。易自輔嗣宗尚。二風。葉象數。

注之者。既無古義之可尋。疏之者。難免詮釋之未富。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詠九二人三百戶。其引下大夫一歲之地之說。復兼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闢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者。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其詞據。文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焉。疏乃謂謙。謙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盡先甲後甲。馬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所不取。至先三日為辛。義取更新。後三日為丁。義取丁寧。正合納注。因事申命之意。而疏斥為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矜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為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費隨疏而廣之。非也。據孔原序。稱隋初為正義者。蔡大寶巢費隨。劉焯。劉焯而焯焯最為詳雅。則書疏本二劉為多。第欽明文思。旁引頗氏。關石和鈞。兼引費氏。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且亦有直斷孔傳之失者。立政三卷。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蚩尤未嘗曲為回護也。惟是孔傳之偽。至宋以後始確有證據。而神遠往往曲為附會。斯固不待馬嘉運撫其疵。王元威判其謬矣。左傳則本杜預。其先為正義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三家。沈長於義例。故元妃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之。蘇多棄本文。而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亦引之。桓七年殺伯嚭。侯。全述衛靈公棄道靜之說。桓九年享以上賓。並著書背鄭義之義。其他考證之言。多憑賈服。旁採之說。亦取劉焯。數典之誤。桓二年戰于千畝。有晉世家穆十年伐千畝有功可證。而疏引王戰姜戎之事。則以周事為晉事矣。舛錯之誤。義十三年九族。自高祖至元孫。杜注自明。而桓六年則謂九族兼外親。直自相矛盾矣。先儒謂左多古言。亡于杜注。然自有此疏。而杜注以明。則孔又杜之功。臣也。至若詩疏。注有毛傳鄭義。既貫通于爾雅。疏有士元光伯。復盡括夫羣言。間有可指摘者。度其鮮原。本屬商周之邑。有周書釋寤。可證。而孔誤以為程邑。古語訓道。篇首訓詁傳下疏。自不易。而蒸民。則以為古道先王之政事。要其考證之博。援引之詳。終唐之世。無敢異議。洵足多矣。禮自穎達以前。傳習最衆。南人有賈逵賈廣賈康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賈鼎侯聰熊安生等。孔則以皇為本。而以熊補所未備。夫禮學。固神遠之所長。而又兼採南北著錄。凡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皆一。旁證而疏通之。注固簡奧精微。疏亦詳贍博雅。後儒徒執纖緯以譏。要亦宋以後之論。不可以議唐以上之儒矣。蓋疏之為體。不使稍有出入。其疏亦似太拘。康成之箋詩也。宗毛而時異毛。其注周禮也。本杜而時背杜。况唐之初。易有孟京荀爽。書有馬鄭。春秋有賈服。漢經師授受之微言。猶有存者。倘參互攷證。彙收並蓄。則鑄鑄于山。豈墮于海。網羅古今。包容萬有。不更為經術之淵海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錢福林

唐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章句繁雜。命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永徽中。又攷正之。頒布天下。誠不朽之盛業。萬世之鴻教也。蓋炎漢以降。箋註盛行。二蘇以後。始有正義。孔氏錄。雖

出已意實本先哲宏裕博覽探善則從夫功失所藉則思苦而意窒事得其權則放倍而力省孔氏權百家之秀幹立百代之約式上稟聖訓下資元覽遠古之功厥云偉矣然而卷帙既繁舛謬不免立言雖雅尋理或乖更有一事而互相抵牾失於檢察者短長互見可得而言易宗王氏謂其冠絕古今書用僞孔稱其立義宏雅雖其謬作諛詞猶是仰遵上意獨鄭氏之註為百代金科何不於疏中並存以寓微旨乃棄削前訓千見二三混碎金於沙泥俾片玉於砥礪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伊誰咎歟又解大過涉滅頂禮以龍逢比干吐詞則竊立義何取疏虞書直以鄭氏之書為僞書又云張霸之徒偽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是直以百兩篇為今文且謂張霸在鄭氏之後矣不特舛於譏評亦且乖其世次惟解於申嫌於此略加之微詞歟杜註左氏每背服義劉炫復有所規孔每相杜而抑劉其實劉義實有勝於杜者桓三年經公會齊侯於贏注云經之首時必書王其或廢法遂常失不顧厥故不書王劉氏以為文傳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杜云皆侯車敗劉以侯者五等總名以侯車敗為秦伯車敗義實明顯孔氏皆取而皆之過矣又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注以毛叔賁充五叔之數然傳既云聘季授土季為司空矣謂之無官可乎杜之可議無逾於此而正義亦不之正也近儒謂左傳疏雖詳實賈未為失言詩禮二疏名物象數莫不畢陳五經之中此為翹楚昔鄭氏注周禮制度沿革務極靡備說有不盡以圖明之孔氏詩疏亦做此義干施之制簡而益明辟開論說於通儒能令聽者心怡神會疏編衣而以孝經序為非出鄭氏實為陸氏不同五經之證疏樂記而以樂記之入禮記在劉向之前足見馬融增益三篇之誤取義既諦敷詞必切惟大雅疏曰鄭未見古文尚書又疏月令曰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似於鄭之中略申微旨此誠孔氏序左氏所謂遺生於木遺食其木非其理矣蓋五經正義作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意見不同故易乖忤疏成有一德之七廟則申孔而難鄭疏王制之七廟則尊鄭而陋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胸無定見頗背是非然而入珠林者當取其圓潔泛玉被者在罔其膏潤大醇可取小疵必棄苟覽文而尋義自披沙而選寶輪材小儒誠奉以為五精之秘策藉以探六籍之奧區首必宗經事皆敬聖亦可得雅才之譽豈可免俗學之譏云爾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唐貞觀中孔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改訂增損書始布下雖著孔穎達名其實非出一手自是以來著為定論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其書專釋一家注文為正觀其自序以為擇善而從矣但其所從仍是江左遺習不能混南北之異而盡遵漢學故于易書則不從鄭注左傳則不從服虔與陸氏釋文所主各家無以異也蓋正義除周易外俱本前人成書而刪訂之自梁以下義疏家已不能盡從漢人所以孔氏

亦因之然其元本引據詳明實無忝正義之目然則易疏罕徵典籍當由王輔業棄舊開自標新解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其改訂之疏也特沖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向元虛義多浮誕是以棄而不用而其所撰仍蹈覆轍何其言之自相違背邪朱子謂孔氏諸疏易書為下然書疏名物典制終足以資學者之攷證不似易疏之敷衍也故雖為僞孔而設尚不荷于采擇惟諸疏于注家不能無所回護遇有乖礙往往牽就其說未免失之然唐以前說經之書存者絕少端賴孔疏所載猶可以得見其梗概雖陸氏釋文終不及其所載之多况其書既本前人義疏而成又歷經唐初諸儒參訂覆審始為頒行豈得與一概官書相提並論究心經學者必先從事于此而後及唐以下諸家庶得先河後海為山覆篑之義又案禮記疏撰人有賈公彥而周禮禮疏二疏獨為賈氏撰定左傳疏撰人有楊士勛而穀梁疏獨為楊氏撰定平心論之賈疏堪與孔疏鼎立而楊疏僅可與徐彥之疏公羊稱得衛耳較之孔疏殆難為役而有宋邢昺諸疏聊取以充數而已若如歐陽氏倡刪定正義之說魏鶴山因之摘為要義一書此則一家之見究無當于唐人救撰之作也

夏小正論則見解

洪震煊

正月朔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注家皆謂鞠星即柳星則見為昏見震熒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案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朔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正北鄉則旦者晨正月朔則見若已為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為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朔則見四月朔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晨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于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于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為虛其猶治之為亂甘之為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為鞠星是也

易伐鬼方解

李方湛

既濟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元和惠棟云商之鬼方周荆楚之地商頌殷武即伐鬼方詩也按王伯厚因學紀聞解鬼方引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云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麻伐西羌鬼或鬼戎即鬼方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資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其解鬼

方。又在今涼州。試為考之。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史記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季連為華姓之後。則鬼方自當在荆楚之地。又小戴禮明堂位云。紂賜鬼侯。史記原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公廣曰。九侯一作鬼侯。文王世子云。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王其終撫諸孔。類達正義云。西方九國。指蜀光黎微盧彭濛之徒。九國或即鬼方種類。又既濟九三。爰辰在辰。辰為壽星之次。鄭分野鄭南與楚隣。商時或尚為鬼國地。故既濟此交。即取象于此。左傳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注庸屬楚之小國。後漢書南蠻傳。蠻屬于楚。漢與共王合兵擊之。庸人率百濮聚于還。注濮夷也。昭九年傳。釐桓伯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韋昭國語注云。濮南蠻之國。孔安國牧誓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庸蜀光黎微盧彭濛濮種類皆西南夷。亦與楚隣。不得即以西羌當鬼方。惠說是也。

釋魯郊

洪頤煊

左氏桓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杜元凱注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此說非也。案春秋書郊十一。見于正月者四。見于四月者五。周正四月。乃夏正二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君注云。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鄭正義據春秋正義。引杜氏釋例云。麻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周禮辨算經。逸周書。淮南子。通卦驗。並以啓蟄為二月節。考工記云。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說文云。鼓春分之音。是周時啓蟄本在二月。鄭君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者以建寅為歲首。非謂郊用建寅之月也。說文云。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又云。春分而禾生。夏日至暑景可度。不有秒。古人時候早。二月已耕。故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當時魯本有二郊。春秋所書正月之郊。即冬至圓丘之郊。四月之郊。即二月祈穀之郊。鄭君謂魯無圓丘之祭。是據常禮而言。圓丘之祭。諸侯之借禮也。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君以為魯郊。魯郊用辛。不用辛則卜。故有三卜。郊四卜郊之文。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帝籍。月令紀候用夏正。非周公所作。不可以注此經也。鄭君於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注云。建卯於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注云。建子之月。說本不誤。王肅聖證論。牽引月令之文。說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是誤以周正為夏正。杜元凱據之以釋春秋。孔冲遠又從魯之辭曰。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為郊。其說不可通矣。因作此以正之。

禹鑿龍門考

陳鴻壽

水莫大於河。河莫險於龍門。河源不自積石始。禹之導河自積石始。則禹之鑿龍門。亦必自積石始。何也。水經云。河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鄭注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水經云。河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鄭注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光中。漢書地理志曰。左馮翊夏陽縣。禹貢龍門山在北。龍門亦名梁山。水經注曰。導河積石。疏決梁山。經所謂龍門也。自積石至龍門。相距五千五百餘里。孔穎達正義曰。三千餘里。按積石山有二。唐張守節曰。

河自鹽澤澤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小積石在河州枹罕鄯州龍支縣界。孔氏誤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貢導河之積石。故云三千餘里。於是李賢注後漢書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杜佑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與孔氏誤同。蔡傳復因其誤而仍之耳。龍門山亦有二。杜佑通典曰。同州韓城韓州龍門二縣。皆有龍門山。即禹所鑿龍門。古注司馬遷傳曰。龍門山。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其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考韓城古之夏陽。夏陽有梁山。龍門山。劉昭補注郡國志曰。太史公曰。遷生龍門。章昭曰。在縣北。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韓州龍門。即皮氏。古之壺口。後魏改曰龍門。至宋又改為河津。括地志曰。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然則當日鑿山之始。韓州之龍門固名壺口。不名龍門也。蔡傳引李復說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灑河有禹廟。禹鑿龍門。起於張仁。厥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厥所築在河北岸。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二城相距各四百里。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以今輿地考之。河自大積石山。由陝西西寧衛至河州入塞。歷蘭州寧夏榆林諸衛。復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是三受降城以上。河流所經之地甚多。安見禹之所鑿。獨起於東城也。案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為振武營田。重華請募人屯田。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李復說以重華營田之所起。為禹鑿龍門之所起。說者又以導訓循行。非施功之謂。則又不然。孟子曰。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言其順水之性。若無事然。非謂其真無所事也。呂覽仲夏紀古樂篇曰。禹鑿龍門。降通灑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曰。禹北為防原。灑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西河之民。賈讓治河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禹之鑿山穿地。非獨二孔云然。若謂禹之導河。不過循行故道。非真有穿鑿之事。則河源實昆侖。當日何不如漢之張騫。唐之劉元鼎元之都實之探源星宿。而轉自鄯州龍支縣之小積石山而止。此則大不可解者。竊謂緜之治水。已歷九載。所施之功。未必全無可紀。特慮置失當。恐難煩與。故積用弗成。禹席緜之餘緒。加以八年之久。躬儻肝胝。腐不生毛。施人所不能施之力。成人所不能成之功。孔疏所謂鑿山穿地。自積石至海皆然。其言要自有據。若弟因舊脩關。去其龍門。以決水勢。一葵藿置足以竟之矣。安見禹之為大禹之為神也哉。至龍門未鑿之先。其故道亦有可得言者。淮南子曰。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導。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隨是也。寰宇記曰。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緜治水時所鑿。名錯開河。朱子亦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濶。一派西流。入關陝。一派東流。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考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當日龍門未鑿。由孟門而逆流。橫溢不可底止。及禹治之而後。河循龍門而華陰。而底柱。而盟津。惟內大徑大陸。播為

六詩之義詩序登之六詩之亡毛公著之此理甚明無可易者又案南陔白華華黍毛傳統附於魚麗之後朱子則依儀禮節次升三詩於魚麗前而以南陔鹿鳴之什以白華為什之始夫南陔白華既無詞矣又何篇什可分之與有執此以問當必有自訝其說之岐者矣

五晦之宅考

顧廷綸

古者民居之地有宅有廬在都邑曰宅在市曰廬廬中廬舍曰廬宅可通於廬廬不得名為宅載師之職以廬里任國中地郊康成曰廬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此宅可通於廬之證也信南山詩中田有廬鄭康成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以便田事孔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此廬不得為宅之證也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又云在釐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舉出在釐冬則舉入於邑趙岐注孟子遂定為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言五畝案匠人營國地方九里而朝後市左祖右社餘六區為民廬無論六區之地非鄉遂之民所能容而一歲中令民兩次遷移亦甚煩擾不成政體食貨志所謂邑即易詁卦邑人三百戶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之邑與城邑不同趙氏以井邑為城邑而撰為冬入保城之說其誤一矣按梁傳云古者公田為居井窻窻非窻取焉載師之職以場圃任園地郊康成曰圃樹果蔬之屬李秋於中為場圃公產曰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為非窻窻非者故得種

樹果蔬之屬然則在田之二畝半種樹果蔬之屬並不樹桑漢志所謂田中不得有樹恐妨五穀也趙氏因班氏有二十畝為廬舍環廬樹桑之說遂謂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其誤二矣不知五畝之宅在國中不中田中田田自名廬不名宅載師之職凡任地園宅無征鄭司農曰園宅城中宅也園廬二十而一鄭康成曰園廬亦經之者廬無殺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置場有瓜賈公彦曰以其廬則五畝之宅在園中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廬是廬無殺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窻窻非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即此可見五畝之宅非廬井邑居各二畝半矣載師之職又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曰宅不毛者謂不樹桑廬亦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為證遂人職云上地夫一廬田百畝鄭康成曰廬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廬者也此則鄭注之尤可據者賈公彦曰百畝與一廬別言之則此乃是廬里任園中之地然則孟子五畝之宅與百畝之田別言之其不兼田畔二畝半之廬舍抑又明矣孟子生平絕大經濟於受田之法賈助兼行賈法以五起數故以五畝為宅此則說之不可易者邪卿之注無取焉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范景福

置閏之法古今有二一在歲終一以無中氣之月為閏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歲前天正冬至至歲終天正冬至至歲終天正冬至至歲終天正冬至至歲終天正冬至至歲終

天正經朔麻晦朔望望匝十二月者謂之年中數恒盈朔數恒虛而閏餘生矣唐帝命義和以閏月定時成歲不言在歲終也至春秋時見於經者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在冬十月之後哀五年書閏月在冬叔還如齊之後見於傳者僖七年閏月在冬鄭伯請盟之後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在十二月使國勝告難之後昭二十二年閏月晉箕遺濟師在十二月庚戌之後驗之經傳當時閏月在歲終矣然文元年閏三月月博歸餘於終之義杜注云有餘日歸之於終積而成閏孔疏云月朔與月節每月剩一有餘歸之於終積成一月置閏皆不言歸於何時惟萬充宗明言歸餘日於歲終故杜氏作長麻推勘經傳上下月日中間置閏以通之但文元年三月閏二年正月閏距十月而再閏母乃數乎十二年十一月閏十六年五月閏距四十三月而再閏母乃疏乎惟江慎修云當時不願正朔列國自為推步故經傳日月常有差如昭二十二年經書十二月癸酉日食而傳歲終有閏明年正月為壬寅朔經之十二月即傳之閏月是周術魯術不同也闕賸入術傳在哀十五年歲終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是魯術魯術不同也總之經從赴告月日或有闕文傳閏似在歲終特當時周魯諸國算術失傳無從稽覈耳宣城梅氏云考古以歲終置閏為合定時以無中氣置閏為安故以授時消長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其得恒多也近世歐羅巴術只有閏日而無閏月時憲銘西算入中法仍以無中氣月置閏律書淵源前編歲實小餘一八七五後編歲實小餘三三四四二〇一四一五似有消長倘得其較數上推春秋交食置閏當更密合矣

魯詩三歲官女解

金廷棟

石經魯詩三歲官女毛詩作賈訓賈為事蓋本爾雅義案官臣也官為臣僕見國語入官于吳章昭注訓官為臣隸言三歲為臣莫我肯顧而將去矣三歲官女同春秋左氏傳官三年矣文法比事字義深彼妻壽碑謂官即賈字不足據以解此

齊樂施首樂施解

金廷棟

左氏傳昭公十年齊樂施來奔公羊傳昭公十年首樂施來奔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首樂氏公羊異矣案首即齊字首齊一也攻首卦之首孟氏易作齊見釋說文替从日變聲今人以首易之非也蓋齊可為首首不可為齊蔡邕石經改齊為首而齊首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則為首非古首字讀為齊也公羊不異

石經梁燬傳考

金廷棟

唐石經梁燬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寧人漢武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為誤者聊為識之并予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佚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即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陸李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使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本條顧案御覽引廉信駐云放遠也言世子遠命而止是當不義

則爭之似于曹伯失正義相融洽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本傳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本傳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盟不日亦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三十有四載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于賈函義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齊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莒上本傳事上石經有之字本傳案之為有所之辭傳以事為辭文簡也石經以之辭為辭語長也成五年帥蔡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本傳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帥率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侯下石經有齊侯二字本傳案何焯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經或不誤元年經晉侯使荀息來聘石經作晉侯案與晉通禮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器作嬰與廣雅云瓶也器說文云瓶也器又與器通故傳晉侯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益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焯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為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本傳案慶封不臣于齊靈王慶封若為齊討也故石經以為齊討為辭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本傳案此盟皇勳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侵楚一則畏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國言國言字上石

經有不字本傳案據傳文似有不字蓋以不言為轉辭下乃接國成爲大公也故石經以不言為辭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字本傳案此羅食郊牛角改下牛之傳也為郊之變似當作郊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有郊字予不忘三月卜郊忘石經作志本傳案志古文識字周禮保章氏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語多見而識之志白虎通引賢者識其大者左傳左氏傳以志吾過四年傳且曰志之昭四年傳歲聘以志業昭十有三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忘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本傳案弗者不之深者也師至昭弗及公羊傳注弗不義通故傳作弗受石經作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禹貢降水據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故漳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鄭君注尚書云今河內其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鄭降於齊師之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博考羣籍鄭君之言信而有徵其證有五禹貢經文次降水于大伾之後則降水當在大伾下流鄭君注大伾云在脩武武德之界漢志河內郡其故道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

洪頡煊

入河脩武武德與共同屬河內郡其地相近其證一也漢志鉅鹿郡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若以信都絳水當禹貢降水則同在今之順德府故鄭君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脈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云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啻數其證二也漢書溝洫志賈讓言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又云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適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王橫亦云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東北去與太史公所言禹斯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故道相合其證三也溝洫志云寒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又云自黎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此正鄭君之所據則自漢以前皆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其證四也漢以前古昔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竝讀如洪故孟子云洙水者洪水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楊傑注云鴻洪水也書曰降水弊子說文梓讀若鴻皆與共聲相近若作絳則破韻矣故鄭君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其證五也由此五證禹貢降水當以鄭君之言爲正桑欽雖傳古文尚書而班固不言古文以爲絳水或欽亦兼采今文家說故其言與鄭君遠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頡煊

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濞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斯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志于上黨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于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一文是錯抑亦有誤于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其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即爲降水屯氏河即禹河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慎頗或據水經注絳水通稱謂降即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之文哉況地理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二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東北去周禮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適有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王橫

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下堤稍高，則淇水口以上，堤下而地高可知。此即王橫所謂緣西山足，乘高地，亦即太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謂淇水口，即鄭君所謂淇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即鄭君所謂淇水至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為降，非出胸臆，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蔣炯

降水之說有二，以河內之其水當之，東至魏郡之黎陽入河，此鄭說也。以降為降，在安平信都南，此班氏說也。正義欲回護偽孔，故力主班氏，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為降水發源之地，不知漢志，襄國自屬鄭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實遠，不可牽合。而其地即今邢臺縣地，絕無降源，其說之謬可見。且志改字，从系作降，而終實至春秋始見，界于秦晉之交，與大陸一在冀，一在兗，地勢各異，經文豈得首北過而至于大陸耶？則降與降，明屬二水，不得合為一也。至杜佑通典，以降水為濁漳，乃觀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則漳與降，常別為一水，不得即指為禹貢之降水明矣。且使禹貢之降，果同于合漳之絳，則水行必西北折，始合地理，何以南合于白渠故道，而與大陸背耶？況夫降與漳，皆禹貢大水，則導河但言北過漳水是矣，何必別其文為降耶？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于大伾，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濇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則降水自為二渠之一，而在大伾之北，經文本上下相貫，自定王五年河徙，二渠皆失故道，降水于是時或逾于河，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載，天子乃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但二渠亦仍周之徒道，非禹跡之舊也。故司馬氏直以北積當禹河者，亦非也。惟屯氏河，東北至漳武入海，今館陶、臨清、高唐、滄州、鹽山諸界，地與黎陽相近，而居大伾之北，揆之地勢為宜，此鄭氏所以指為降水故道歟。則降水雖變易，世失其處，要必自淇口為北折之始，而鄭注亦有舊河水北入之語，與鄭注相發明，則或謂之淇，或謂之屯氏河，皆即以爲降水之故道可也，而非得據地志絳水，轉以護鄭說之鑿也明矣。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史記河渠書，敘禹道河之功，至於大伾，下云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濇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道河，入於勃海，漢書溝洫志所載，說與逕同，而後歎禹之治水，以道河為大禹之道河，以降水大陸為要，開管即降水之名攷之，說文水部云，降水不遵其道也，洪降水也，水經河水篇云，不遵其道曰降，凡音同者多借用，孟子告子下云，水逆行謂之降水，降水者，洪水也，水逆行而洪者為降水，降水之義，實本乎此，又即大陸之名攷之，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劉熙釋名云，陸，漑也，水流漑而去也，是高平而易使水流者為陸，大陸之義，當取乎

此今試參稽衆說，反復華言，合邊固諸人之論，以及降水大陸命名之義，而後知鄭康成書注所言，較為近似。案漢書地理志云，魏郡鄆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入于海，夫既曰故河，則非班固時見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能直達于海，則非分枝小河流矣。水經注敘河，自咸陽以至大陸，悉以大河故道為目，此真禹河，而禹所過所至之降水大陸，即可於斯求之。河水篇云，故道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邱堰，堰障水也，尚書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則知河本東行，禹作堰以障之，使北與逆水義合，下又云，河之故道，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與鄭君注書云，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語合，又案地理志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鄭注書大陸，即本地地理志為言，爾雅云，竹有大陸，書疏引孫炎等注云，大陸，今鉅鹿北廣阿澤也，陸仍行水，故亦有澤名，而或以隋之昭慶，唐之陸澤當之，皆非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禧

鄭君注禹貢，本地說為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為非，又以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者為降水，又謂降當讀如鄭降于齊師之降，按降音下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降水，以聲相近也，後世味于古音，以絳水為降水，而其水之名掩，鄭君定為共水，蓋審其音韻之遠近，即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之聲類是也，地說未知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地記，而三危山數語，見河圖，枯地象，則地說或亦同，周禮序所謂無秘逸是也，偽孔傳注降水為水名，而不詳其地，孔穎達地理志，反謂鄭之改讀出于胸臆，專已守殘，詎知鄭學之闕通哉。

浙為南江地。臨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非陵。歸留標。農不變。徒樹不改。厥有原廟。肇祀少康。山川風雨。日月陰陽。階扶空石。棟抗梅梁。非新世室。載啓元堂。昂星孕珠。銜山輯玉。黓冕天容。龍蛇古星。伯益奉經。庚辰侍葦。封並蒼梧。廟同嶽麓。龍飛五載。陸淮塞河。錢塘建石。海無驚波。新廟奕奕。南鎮我表。神功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鳥田修祀。顯享金鼎。符探玉簡。漸海訖聲。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最屬。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神禹之功在萬世。粵自吳穹生民以來。禪繼迭更。五德遞嬗。綿綿延延。以迄于今。古帝王陵寢。湮沒而不問者。莫可勝數。而禹廟獨至今不廢。豈不以德伴覆載。澤被寰區。乾扶坤持。豐其報祀哉。三王以降。受命之主。肇修祀典。各撫黃輿。履緒壤。遵元圭之蹟。就梅梁之蹤。燭柴瘞玉。維清緝熙。故靈影存于茅茨。芬格于空石。雖因革損益。後先殊軌。而明禋之典。億萬斯年。罔敢不肅。皇帝即位之五年。天人和同。考禮正樂。凡五嶽四瀆。名山大川之當崇祀者。皆升中望秋。以次而舉。百辟卿士。肅將天忱。登封告虔。震攝恐後。會稽禹廟。越在華山中。有司長吏。以時修舉。而歷年既久。浸以頽落。守土之臣。上其事以聞。皇帝曰。叮維天維。祖宗俾予有家。予一人祗承令緒。夫亦惟是修明典秩。昭格于上下。神祇神聖如禹。而陵廟漸即于廢墜。予則悚然憂之。爰詔有司。發金錢。徵地產。考典章。循制度。峻闕。之丹宮。崇飛廉之絳觀。觀紅羊青牛之材于山。致朱華碧英之石于谷。輸僮指揮。百堵具作。堂皇寢殿。一準乎古。而土木非新。丹澤以煥。

誌經精舍文集卷七

重脩會稽大禹陵廟碑

阮元撰

粵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禪。立都西北。惟神禹之陟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則。履已西夷。生慈苴于石紐。江之原也。爰民東教。封葛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稷參所藏。登臨夢發。金簡玉珞。出焉。灑沉滄。底定者千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詔羣神。殊後至者。而大計其功。黜臯已甚。絞緘猶薄。迄于今。參耕之畝。宛然。非古之上。饒賦。然則月逾庚子。年加中西。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修貢。山川成書。會稽主名。不著于冊。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為南支。萬里帳流。指山陰為歸宿。古今遷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必登茅山之嶺。成旅中興。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已古。我朝列聖相承。續舊績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間。幾勞太僕之駕焉。今嘉慶歲星次庚申。聖天子孝祀配天。望拜維謹。乃修階。勸丹。履川承祀事。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嚴整齋。江海深阻。維茲廟貌。巍然鎮之。獨精玉帛。如來百神之朝。馳慕風雲。或降二龍之駕。郁都乎水。探穴于其初。元圭墳德於其既。固夏后氏神聖之所發。亦吾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曰。

閱月日而廟成。皇帝曰。咨。女臣某。其齊奉祀冊。為予一人齋戒肆祀。無廢列祖明禋之典。以上承天庥。臣某再拜稽首。以行。星輶載驅。和風在颺。渡河越江。達于南鎮。祭告之日。山川效靈。旋陰轉陽。天日開霽。浙之儼。榮華吏皆對越駘奔。升堂栗階。執事有恪。蕭蕭既。神靈淑蒸。氣稜不與。清明肅穆。祭畢而旋。煌翠旁達。登支羽旄。飛揚蕙。禽獸咸若。風雨以順。四時以和。僉曰。於休哉。皇帝淵契文命。敦崇明德。綿俎豆而弗替者。至誠且敬。其曷以加。昔在聖祖仁皇帝親詣廟庭。展采錯事。煌煌赫憲。伊古所未有。世祖憲皇帝繼之。脩禮講款。昭宣典常。爰及高宗純皇帝。渙發德音。燔燎馨香。後先數舉。崇報功德之意。為尤切。皇帝繼承大統。式祖宗之訓。致明潔之忱。載玉省牲。增崇廟祀。是以年豐民和。符瑞昭應。政啟乎。程穆乎。嘉德乎。于神明也。蓋靈闕崇禮。百物用序。至嚴也。庀材考工。陳設禮樂。至肅也。愛增哲后。越踐軌度。至敬也。修誠致和。協氣翔被。至仁也。是宜勒諸貞石。以傳之無窮。詩曰。

皇帝踐祚。萬類咸序。四海九州。距典迭舉。稽古帝禹。百王所宗。明德肇祀。莫取不崇。繼繼會稽。會同玉帛。是藉是。精爽不忒。靈契出地。蒼符應天。綿麻千載。昭告益虔。歸然邱陵。桂宮蘭殿。乃構乃堂。蔽虧林陰。帝謂守臣。增其故封。丹堊塗。毋廢厥功。帝謂近臣。修其秩祀。祝號牲幣。固改舊制。雷雷閩閩。山川郁。天神地祇。咸集于茲。宛宛黃龍。挾之風雨。肅肅珍禽。芸其膏土。新宮既煥。元鼎在堂。龍蛇橋。繼繼揚。維茲新宮。帝念攸契。有茲其芬。垂于世世。周璫遠字。黍稷明禋。大禮以集。勒此貞珉。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吳東發

在昔帝舜，謂大禹迪朕德，時乃功惟敏。禹貢一書，肆不著之子後，詩書百家，多稱厥功。成莫是過，夏史氏見而知之。允矣，箕子獻鴻范，乃曰：帝錫九疇，彝倫攸敘，抑又微矣。然亦未離厥功。孔子曰：吾無間然。孟子曰：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則併其德與心，揭之，吁至矣。以功若彼，以德若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咸宜感祀。斯會稽厥厥，厥家在焉。禹氣燄燄，上交蒼天，有翼其廟，則依于陵，則栖則焉。是降是登，故有頌鳥，春秋秋，皇天眷佑，於昭于茲。劉向曰：禹葬會稽，鄞氏曰：會稽古防山也。亦曰：茅山。吳越春秋謂之覆釜，中有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識。下有禹廟，廟所繇來，厥惟舊哉。聖清龍飛，累治重照，以聖答聖，報禮斯稱。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竝以南巡守，至于揚州之鎮，肆謁于陵。皇帝嗣位之五年，令月吉日，遣官齋幣，致祭于廟，享以太牢，榮以奎章，苾苾芬芬，炳炳麟麟，孔殷孔熾，百敬用成。俊民用彰，趨化若風，詢謀僉同。敬脩闕宮，舟治垣墉，闢像經營，既恢既宏，樹石勒銘，用垂頌聲。其辭曰：

於赫神禹，欽承虞帝，幹盤脩功。八年于外，呱呱弗子，昏墊是救。九山刊旅，百川順軌，脩厥府事，平成天地。粒我蒸民，萬世長賴。重曰：

湯湯鴻水，分不有厥躬，營營原隰，今詒謀罔窮。我宅我食，今飲奠攸康。我倫攸敘，今曷惟其忘。翻彼飛鳥，兮伊誰使，惟天呵謫，今我皇所尊。矧伊臣民，今胡寧不虔。時庸履慶，今勿廢勿新。作廟奕奕，今孔穆且安。於崇禎癸卯，今黎爾豆，俟陟侯降，今旋復儼然。保登我皇，今祚萬斯年。無名名德，今登程淵淵。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丁子復

昔洪水降，則泛濫區夏。天乃篤生夏后，分別九州，隨山濬川。八年之勤，億萬載之利。神功明德，紀在典籍。綴文之家，奚能贊一辭。然觀書契以來，神明首出，類有地靈徵驗。後夏后氏之迹，乃終始在會稽。粵稽後案，黃帝中經，麻笈宛委山，發金簡玉字之書，得通水之理，乘四載以行川。是天之佑啓乎，后以成水功者。於會稽始。迨受禪化成，追思往牒，爰巡大越。見者老，審於衡，平斗斛。大會諸侯，計功而殫葬於會稽之山。窆石至今存。此其終於會稽，尤彰彰著。麻朝祀典，凡祭禹陵必於此。梁時修廟，一木隨風雨出湖中。取為梁，即梅梁也。或夜大雷雨，梁輒失去。比復水草，被其上。人以爲神。宋政和四年，勅廟額曰告成。明洪武三年，詔築樞密院守我朝列聖相承，崇奉彌至。康熙十一年，聖祖仁皇帝閱視黃河，慨然念后功德，詣廟致祭，發帑金賜其後裔，增守祠二人。雍正七年，世宗憲皇帝諭浙江大吏，敬謹防護。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親臨禹陵，諭嬖氏子孫世居陵側，予八品官奉祀。歲遣致祭，尊禮有加。夫會稽控帶江海，千巖萬壑，擁護難容。龍虎之資，風霆之氣，鍾毓亨毒，不可端倪。洪惟夏后，探穴得開世之符，覆釜固填德之地。於是始者，于是終。詎非南鎮氣象深厚，足以發靈神聖哉。茲以修葺歲久，棟宇欹頽，下民鼓舞，樂輸其力。鳩工庀材，廓新廟貌，瞻仰靈祐，敢揚頌聲。其辭曰：

流星感精，神珠毓聖。石紐孕靈，泉源通性。九州拯溺，百靈授命。冠履不顧，胼胝何病。顧此昏墊，浩浩湯湯。毛龍翔躍，支那披猖。爰誅相柳，爰囚商章。木妖水魅，戰栗傍徨。天發神智，縑衣入夢。登彼玉筍，金板銀繩。黑青綠字，疏淪穿懸。罔勿昭示，元圭既錫。四海攸同，玉璽追思。來乘六龍，敬養天女。就戮防風。淹留留嶺，神祖行宮。猗歟明德，萬世是賴。沐日浴月，地涵天蓋。精氣去來，海山內外。壇廟千年，棟梁不壞。泥塑山樑，恍惚忽有。無長頭鳥，形體偏枯。飛鳧竟應，德河精獻。闢大章，豎玄殿，拜歌呼。危軒截漢，崇閣連星。樞樞雲動，風雨龍靈。靈奔石怪，呵護山靈。祕文寶檢，通甲藏精。皇矣我朝，明禮是肅。列聖南巡，躬親祭祀。精潔馨香，奠安嶽嶽。帝德王功，合一於穆。新廟奕奕，祇薦虔虔。度輝丹耀，日鍊靈燄。煙后靈永安，后德長綿。庇我皇祚，於萬斯年。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陶定山

會稽禹廟，舊在秦望山南。夏后啓使使，以歲時春秋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越絕書曰：禹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至漢謂之故宗廟。明紹興府志云：禹廟在塗山南麓。宋元以來，咸祀于此。今始即會稽山陵廟致祭。茲廟遂廢，致與越春秋言少康封其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是墓故有廟。如漢原廟之制，有司掌之，不親奉也。越滅於楚，子孫散處海上，不敢復立宗祧。百姓思慕，輒就壘家，祠瞻戀。後世祖民之情，增飾陵廟，斷其私祭，所以壹民志而崇明德也。謹案禹貢記禹所導山水原隰，無一言及於會稽。然山海經載夕水漸江，餘暨諸地名，皆禹跡所掩。而後儒說三江者，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當之。是浙河以東，未嘗不勤排滄矣。問嘗博稽經訓，旁徵圖緯，咸以禹按黃帝中經登宛委山，發石符金簡玉字書，以知水泉之脈。其後九隗既宅，四海會同，南巡守會稽神苗山。大會計受功，誅汪芒氏之後至者。治水之功，惟會稽實終始之。舟車楫楫之跡，版賦鰲黿之容，過化存神，彷彿想像。鑄鏡度事，亦固其所。何況城葛藟表，爰宅體魄。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尤服教懷德於勿替者，誠洪惟國家加意東南，宣河防海，平地成天。適續夏聖，聖繼承先後，合飾展義，宣風肅將祀事，培護修葺，必慎必時。宮廟闕備，光于前代。聖天子孝思維則，嚴事配天。大禮隆文，辯告羣祀。製牲嘉幣，駿奔在廟。宜益斷榘，塗糝丹雘，構雲煥日，俾暨且歷。以稱朝廷尊嚴，感祀之義，以慰百姓報功崇德之思。爰自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功載初，越某月日，克觀厥成。乃紀貞武，繫之頌曰：

於皇惟清，紹天建極。聖祖受之，欽明允塞。精一傳心，平成奠職。聲教所漸，媿禹之則。陟跡時巡，至於南國。惟聖知聖，仰惟前式。降土隴宅，委民粒食。萬世之賴，精山男前。精意日禮，度以整肅。亦越高宗，是繪是翼。豈惟古帝，永懷明德。風陵橋阜，嶽巖疊唐。孰云不欽，庶官是享。越國之陽，古殿深蒼。碑以綸絳，欄以宸章。巍巍王功，肅肅陵岡。如何雷雨，失此神梁。敢不馳驟，民僮士貽。時月之令，符水告符。文梓自出，飛石自趨。法以身度，準室衛采。綠已斷，茅茨既塗。龍夾浮柱，龍聖罔扶。日月飾珪，鈞鈐爲樞。垣拱紫極，穴道蒼梧。

曹魏以術華侯，伐屈肅以威逆命，屢埋銅劍，轉符舍列宿之輝，地築刑塘，沙荷巨人之跡，夫豈若獄蓋因舜，吳刀出啓，墨步微鬼，狂章命神，附會無憑，浮考難據哉，是則奉辭罰罪，有殺服誓武之明徵，先祿後威，亦禮家右文之過論，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焉也，爾其好絲羅，先信賤文，七表承風，九城復瑛，朋賦均勞于厥，僉勤兼教于甯，其總細布以爲衣，解明水而爲刷，龜貝銀玉，五品從興，茅茨土階，三等勿越，編投而勤，掘髮，輕尺璧而憐寸陰，願絕遺物，廷任雀羅之設，歡開折腰，醴終帝女之投，雖席藉網，器削綬之飾，而雕牆峻宇，訓還典則之垂，大典柔利之憂，爲居華帝，偶錫麻山之幣，祇給諸侯，允宜分祀，元宮，廣司祿司金之福，猶且問周下士，切爲驛爲汰之憂，禹之儉德昭矣，然而玉色封藩，甘醴著仙經之品，珠光造粉，增華傳墨氏之言，啓安邑之離宮，丹庭紫殿，醉鍾山之華宴，玉柁金漿，說擲遠經，言真問聖，豈若土穰掩壤，千人圍封樹之拉，空尙留節，七尺登嶽巖之石，做形骸于終古，桐可爲棺，開都會于當年，門惟橫木，伐山易竟，改畝無煩，是則隱道之不及泉淵，實垂明訓，無余之不脩宮室，乃紹前徵，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焉也，至其尊壘，如以作師，引學子而爲佐，立十二嶺以輔內治，得七大夫以贊宏猷，奚仲則車正，是司，昭明則人時，敬授學于西王，彌而聖德，鑒于東里，槐而政令，明，舉大費于陰方之中，避商均于陽城之下，忘有過人之質，染以皇陶，本無私啓之心，讓于奇子，瞻耕式耦，通方外以求賢，入水詢漁，乘虛中而適野，虞黃蓋，資爲禦侮之材，橫革直成，訂作同聲之侶，夫且顯成光以崇禮之氏，封相土以收馬之勳，掌火焚林，險數道百龜之號，分流闡華，巨靈留雙隴之蹤，五丞備黃帝之官，黑風會紀九土，養黎民之粒，稷契宜猷，禹之旁求切矣，然而巫岫神遙，空枉雲華之調，天官書獲，竟頌風后之香，潮吳越而決江流，會稽六子，其益靈以求川脈，同受五符，歲以儲供，偵伯醫匡襄之績，帆仍石峙，仰聖姑翼輔之勳，是則卿士之配明堂，尙傳越絕，吳蒼之賜神女，獨在塗山，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焉也，至若廣柔啓聖，高密鍾靈，駱明之世，宵非遙，女狄之徵，音不爽，參效瑞而星貫，昂月降精而珠墮，懷遠乃越十四月而降生，麻十二年而佐治，鈴星首戴，隨蠶采以河溥，墨斗胸羅，軒畫文而玉立，參漏紹達聰之聖，偏枯微行遠之勞，稻雨天來，木禾地出，乘船八月，早名懸玉兔之旁，夢日溯河，終圖受堯壇之上，執農雷以度地，沒爲紫庭真人，入空巖而過神，呼作華胥聖子，以至神應行水，元龍御雲，祝融降乎崇山，蘭離出于方澤，禹之符瑞顯矣，然面石砌石紐，地既傳焉，女志女媧，名還互出，石傳開母化，熊之說無微，坪號剝兒，制帝之言尤謬，雖身可駭荒唐，御寇之詞，龍家難尋，幽渺青城之記，以至通女台桑之野，解身陽陲之河，欲弭患而甦生，竟合昏而非禮，有崇何在，而乃神其跡于慈哀之吞，重華未升，而早示其文于璇璣之握，此與夫黃龍入水，朱熊窟窟，難以言詮，同其語怪者，夫惟種神樂館，島耘昭成君之仁，庶子俯民，燕嘆感非常之瑞，觀參耕之畝，聯想游庭，酌菲飲之泉，風疑榭樹，是則玉篋書藏之地，寶鼎湖龍去之鄉，越棲甲楛之山，正舜葬耆梧之野，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焉也，夫是以有宋開基，置守陵之五戶，前明定禮，脩告祭以三年，丹墀重施，新葺

在紹熙之歲，山龍作繪，呈圖自洪武之朝，我國家治繼三王，文敷四海，翠華親謁，駕敢昭列聖之虔，丹詔新頒，廣展明禮之典，特遣皇華之使，昭告明神，恰逢輪奐之新，重開廣廈，當春令布，星槎拂漢以遙臨，不日功成，虹棟排雲而上出，礎砌列蒼蒼之仗，表社仍松，塗期依世室之規，夾窗有盛，法道積知，度陰陽向背，以成宜，訓瀛皇宮，絕玉璣金鋪之華，飾圖九州于廟下，大匠咨班，模五嶽于楹間，道經披益，展雲旗于栞，敢諫幡懸，棲金爵于瓠稜，伺風鳥肖，冕旒秀發，絃誕垂玄既之光，階階麟翰，春揭效子來之轍，不

是武梁之殿，曲尺還標，試舉鐘鼎之書，獨戈重劫，貫如任土，垂橋袖以盈庭，鳥尙隨陽，飛雁鴻之滿野，用以迎神，祀體皇忱，刻櫛丹楹，輪三品惟金之利，奉盛焉幣，酬萬邦作父之勤，仰復廟之觀，觀陽開陰，闔望佳城之鬱鬱，人往風留，明德長懷，竊效巴峽無功之賦，煩言何補，竟同相斯沒字之碑，銘曰：

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立極隨尼，拯民魚頭，丕冒所託，含生之儔，罔不鼻漢，頌厥鴻猷，細昔中天，沈蒿未澆，舜華掩重，堯勳辭放，纒淵莫填，息土虛障，玉牒天啓，金精宵降，往來平定，繼範之庭，八年于外，四載是乘，心剛形瘵，仰高俯深，植嶽以峙，刷河而滄，南臨北過，西延東造，如風之薰，如雨之膏，通脈百川，回光二曜，大夏歌成，九天功告，暨乎鼓之，軒乎舞之，光華復旦，卿雲爛施，龍蟠于野，龜遊于池，迺德讓，總總帝師，於帝陶真，昇而天神，彼微者理，彼危者欲，形期于綠，德誠以率，心傳既授，坤珍乃握，五玉二帛，來巡自東，升禱秦岱，輯瑞侯封，燮澤底定，江漢朝宗，爲綱爲紀，成允成功，巍巍四明，迢迢五泄，有阜惟鎮，有水惟夕，

鏡湖帶前，墟家環側，偶古存陵，一抔表穴，丹崖拔地，蒼松蔽天，玉篋山下，龍瑞宮前，銘搜積勳，碑剔勛，爰究爰度，有扁有極，奉璋表義，新廟奕奕，旌揚其綬，豆羅其揭，階敷筱蕩，瓊瑤盛泰，綬維揚之產，厥包之錫，禮崇祀典，容藻頻頒，千秋萬古，帶江礪山，虛室生白，飛閣流丹，宏規大起，密石重刊。

錢福林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聖人含元化，於以開物而成務，王者通三才，爲能紹天而開譯，惟夏后氏稽古同天，際難鼓軒舞之時，承皇少帝驟之後，握括命以贊治，熙帝載而奮庸，四海會同，神功所以大，高邦作乂，明德所以遠，編詩往册，炳諸典謨，厥有云者，無間然矣，粵自元圖啓系，乾荒開水德之符，白馬承家，昂宿叶金精之氣，雞九毓瑞，龍家耀靈，六月六日，發神珠慧石之祥，九尺九寸，表玉斗成鈞之度，虎島島踪，殊其表，河日駢齒，呈其威，步想其跡，耳傳參漏，足履已嘉，名錫焉，繫爲律權衡，出焉，天授靈徵，有如此者，乘不違之德，懷可親之仁，克儉克勤，爲綱爲紀，左準繩而右規矩，輕尺璧而愛寸陰，深存撝挹，受責於東，鬼槐，不自滿假，從學於西，王國，用是承帝曰咨，幹父之盛，沈河夢覺，低回神濟之神，薦玉禮虔，懇舉夏郊之典，生稟元哲，有如此者，皇初世嫡，淵猷陰行，后土冒沒，適逢浩浩之會，沈沈震盪，爰做方方之割，水府占墳星之逆，淫路驚相柳，之來，值數之窮，犯於九六，有韻在坐，害在元中，自夫石夷既升，土功荒度，雲華受版，蒼使告期，召郭支使，駭龍，登衡岳而血馬，因鴻家鎮支祈，命庚辰驅董律，百靈將軍，疏靈經於山海，九河神女，探秘簡於華符，

莫定山川沐浴日月六冠既察九州攸同中邦於是乎則堪後世無慮乎其魚成允成功有如此者六十五字靈龜呈之千八百國豈步之廣輪既正夷琛畢集黑風會紀青龍賦祥受命神宗光啓夏祚亦文錄錯之字星耀河壇九術五勝之常布化于羽雖復與大費而讓卑陶陶伯成而遜奇子然而費文既賜木氣先騰三聖而與爲百神之主帝真冷而戒焉民歌吟而就焉大德受命有如此者於是行遊道修舜緒紀甲寅而鈐天頁五十而履地衰龍山賦輝煥乎元室之上肆夏孝成鑿鑿於鍾石之間雖驅與或燕衣養老牟追體大鈞車制質好緣惡阻以正俗也貴得尙齒以暢化也命孟涂定五刑以明刑也操重策立三幣以理財也元都檢印麻山鑄銅是知幽明之故春不斧斤夏不囂器是彰仁育之德循八風以立政歌九敘以樂成經緯制作有如此者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政德成而百姓仁慈屈務定而七表從風猶復孜孜日思懷懷旣上史箴臨誦百事勤修振鐸揮毫五聲兼聽立幡陣鼓俯谷仰山敬式耦耕形勞一饋見蒼梧之縛則捐背生悲進帝女之醴乃折頰與歎廷開離魯淵衷愉身而自寧天下無疆聖體偏枯而獨瘦於斯時也民承寬厚世篤元同一臂三面之鄉咸承鏡而服化六府九原之賦乃與道以奏功德盛化神有如此者夫其務與民同而稽天若兼貫萬物勞燭六幽大德小心聖懷慮應顯塔疊嶺滄粟斯紹是以近遠儀軌嶽嶽効靈天地待以平威子孫傳其典則號之曰大天之至矣尊之曰神神其煥矣若夫人聖未優曲士之穿鑿迷竊致益短智之曼衍九嶷飛仙說近謬淺論山化龍紀載荒唐名鎮風流妄誌朱書之佩術銷金石虛談元女之法據末所記措神難言豈知大而能化建皇極以執中神之所爲通陰陽而不測哉禹貢揚州之域其山鎮曰會稽洞接朱明星分牛女乾門坤軸不殊五岳之形靈臯與區即是九真之地當夫龍德內演風蓋南浮元圭稷拱黃麟載殿廷揖耆老七大夫夾陞而侍樂奏大夏萬玉帛稽首而陳程穆乎皇皇乎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曷云尙也七十二封可識之地無以加茲天地委和形神歸化藏弓劍於福地取參翊於九天軒鼎淪耀虛傳懸視之山虞狩同符悲望零陵之市校葛終編監警載錄豈直治醜理者猶詠南山之句懷祖德者長存木客之家而已惟昔秦皇航海欲會計之神波后登嵩言尋頰開之石人代履身陵烟無改神明所伏威靈肅然闕殿猶存空懷奏穢之烈雲神載蕤庶增熠爛之觀舜陞重光軒蓋並燦梁間風雨如開宛委之圃壁上龍蛇仍動青冥之色暖曖昧陰閉陽開亭亭若若雲蒸霞蔚機時時或互濯陳所以崇德報功爰禱神服教爰稽祀典敬勸貞珉陟降在茲景福咸集清寧永矣除靈靈交模給乾坤爰效首執虞之贊鈎繩河洛載書唐鄭鮑之碑敢作銘曰

混茫肇判醇風睽時二靈握柄十紀垂樞制器具燧治備唐虞享形壽氣流苞啓符氏承皇帝名畫金鳥廣柔績毀修祀靈扶實懋聖德用奠中區聚躬躬執朕形勸久旅忘家功著盤盂探地受簡開山有圖青光東度赤岸南逾肇作鄂鄂辨析填壘九時收絃萬物昭蘇高靈受位金成建都扶登定律亥既呈珠追思覆誦遠烈闡輝五瑞既輯羣神並竝大越載符防風致誅惟此苗山即同鼎湖遂于肅穆幽宮鬱紆

諸經精舍文集 卷七

二二五

田棲松島擅守麗狐雲霧棲陸苦積龜跡龍蟠菴棟蟻夾層楹神儀儼肅侍衛踈踈玉女近侍呂臣旁趨黜性用薦瑰華載樹神之格思福北海隅滄桑息浪水怪避塗男新女織陽靈陰敷滋翠無疆儲載所談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集卷文

昔先王既有天下鋪張對天之宏休載烈象容紀諸冊書爰鑿其報欽于世世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如日優入聖域具著顯庸風揮日舒倍定河安人物之所以蕃鬼神之所以幽無所處而不當即千百年過一人而已耳然則禹之賢章明矣攷于傳記王之開孫散處中國即其居于會稽之水治其庭壇以報靈德最遠而獨爲宗過是都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歲月已多有荒不條丹青之飾十亡三獨附之竟巍然而大者彫剝不治人吏聚觀歎息願進于闕下易而新之無所挾實不敢率爾爲也如是者亦有年方今天子仁聖懋建皇極大敷古先凡自唐虞以來帝王之歿有墓于原雖在萬里之外皆治使端正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不可一二數于是時也此邦之人樂然而言曰昔之廟屋甚宏以至于今經營于其側者無復昔時不稱明靈不中儀式神亦將無所附依其奚以飾雅味于長久言未既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以及百司之執事萬口和附同然一詞日月有時則選材伎吏民采于山千尋之名材稱載而往于是棟樑梁檼檼之腐黑機折者坦之版之謹修而樹之雲壁潭潭飛閣渠渠陽開陰闔軒豁呈露若星皇皇之始見也賢愚皆以爲美瑞廟成大祭犧尊黃牲酒食崇吉燭駭奔走悉有法度可觀

宗祝辭心鄉人莫不加敬若有鬼神若若若若可謂盛矣維吾王之德卓絕之跡雖經策具存尙皆殘缺難以瑣怪之詞窺之闕奧而不見珍域故好辭故事者之越城之隅鑿白玉之牒上高而望見山水崖谷曠途絕險皆有楷字注字處窺遺跡于篆籀絕人事而模得之三四讀尙不能通曉皆愛情焉况禹跡所掩南北東西不問海內外凡所以君國子民扶持天地作法制以教天下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然則茲事至大未有倫比所謂千載一時推闡聖明而爲後世法于是乎在嗚呼可歌也已工既訖功乃伐山石俾刻之而系以詩其詞曰

上古愛民孰與王當宜常爲神以鴻厥慶大廈之構崇極而圯乃新斯宮惟舊之視以龜日吉時良鸞鶴停峙蛟龍遁藏王孫多孝肅敬祀事其鼓駭駭其益肆肆庶幾昭融明德惟馨王劫萬年尙有典刑惠天之人蒙神之福施及無垠匪後人卜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蓋聞三代皆有祖功而夏獨稱后五臣咸具聖德而禹更曰神王子及身燬彼下土勳成永賴廟在不祧百世之下蔑以加焉粵自大塊分形鉅靈啓宇澤洞方懷艱鮮未奏雖有神聖膺圖英賢接踵而四海之廣莫去龍蛇九載之勞難安巢窟乃天厭其既人發其祥石紐之山白馬之冑足文履已竦九尺之軀首戴成合達三淵之耳學于西王舉自四岳聲律身度協平準于和鈞沐雨緇風親胼胝于手足萃木之庸

諸經精舍文集 卷七

二二七

既施。觀河之祕事。濁水得線字之傳。臨洮有黑書之受。支祈之神。粗鐵鑲于龜山。若水之使。奉金簡于石貨。是以蹟麻五藏之山。白狐應瑞。心契九時之範。元龜授書。疏停道滯。換稟稻者三十年。植數越原。車春茂者十二。猶且烈山。香鳥語之人。樹穀倍牛。勝之子。冠冕弗顧。履稅弗納。荒度功全。克艱積善。萬姓乃寧。九州是建。三正于邦。國而民知。歲時乘四。載于山川。而民知器用。定五服于貢賦。而民知耕植。修六府于平成。而民知生養。任土有經。贊河得利。東訖青羌之野。南窮黃支之堵。西厭飲磨之民。北達積冰之山。莫不記里于鼓車。垂象于括地。阜通其有。亡界予其樂。利黃金所入。大鼎具列其圖。方物所陳。小正莫詳。其產德基。祇台化徵。漸被。由是兆民有乃粒之休。億載無其魚之慮。大矣哉。惟茲會稽之山。質為揚州之鎮。始當敷十符。探覆醜之藏。安屆時巡。背弃南浮之洞。麟鳳集于大庭。玉帛來于遠域。鈎車綏飾。華六馬之威。皮弁素積。與九夏之奏。會計之典。通行精一之傳。罔替。不緝事宏。異時猶炯。梅梁奕奕。少康致俎豆之虔。寔石義。大越表衣冠之重。百神擁護。明禮載其輝煌。萬壑回環。住氣瞻其蔥鬱。象設長昭。靈心永託。自宋迄明。屢昭有司。加禮奉祀。我朝盛典。斯與致敬。廟至。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土。考績黃流。式念前模。用懷舊迹。駐蹕會稽。賜金後裔。隆祀之餘。天章並煥。世宗憲皇帝。詔令防護。遂得鳩聚工材。補直陞。板。官司成越。祭告如。高宗純皇帝。變與既。祀事孔明。授符孫以世職。俾守陵廟。迄今上繼統。握符。頌。詔命祭。所以致其尊崇。報其馨烈。無不備也。邇者守臣以廟廷經久。彫剝時形。爰乃授日。庇徒。鑿壁。錄木。

民以悅。來上以心。誠。費金若干。鑄。而新廟告成。于是屠軒延表。上出重霄。飛閣闌。下臨無地。丹雘飾以朝霞。珠網垂以夕露。松栝旌。彩耀星日。重即復格。鸞合煥雲。遙挹玉筍之峯。近瞰鑑湖之水。神體燦明。靈旗翠。華鐘一聞。飛取儼在。明德之遠。振古如茲矣。夫學懋祇承。虞書隆稽古之號。躬克勤儉。魯論著無間之歎。典謨所載。上接那。緒業所創。下開。故竹書。燦其事實。莫忘平土之功。廟食。薦以馨香。難盡。鍾物之惠。敢追。闕乎鴻。模用。潤色于柔翰。辭曰。

於昭有夏。實繼皇唐。勞分流時。智剖元黃。誕毓。黎獻。平康。忠。強。草。昧。利。肇。農。桑。惟。王。之。生。允。臻。其。極。終。陟。總。師。始。由。分。職。四。表。重。光。三。壤。咸。則。日。不。懷。安。肝。無。求。息。建。鼓。開。朝。諫。幡。樹。路。儀。翟。酒。疏。麻。山。金。鑄。文。德。外。敷。神。明。內。裕。既。厚。羣。生。亦。延。洪。祚。惟。此。名。區。王。靈。所。止。江。海。來。朝。星。辰。下。指。拱。木。風。號。幽。宮。雲。起。背。嶺。依。巖。臨。流。俯。趾。瞻。彼。崇。祠。方。茲。與。昔。金。碧。爭。輝。翠。丹。交。耀。畫。闥。畫。壁。文。華。駭。世。廟。貌。聳。嚴。眞。宰。斯。集。越。山。鬱。鬱。越。水。盈。盈。煙。霞。互。吐。松。檜。敷。榮。神。光。覆。照。多。福。來。成。爰。揚。懿。美。俾。勸。麗。牲。

重修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孫星衍作

海之見於經者。惟詩周頌。殷序。有祀四嶽。河海之文。禮學記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漢武。以河海。萬千里。令祠官。脩祠。為。歲。事。南北。朝。已。來。有。蓬萊。海。若。之。祀。隋。始。近。海。立。祠。唐。始。封。王。東。海。曰。廣。利。宋。加。瀕。聖。廣。德。助。順。廣。德。之。號。祀。於。明。州。定。海。詔。為。大。祀。而。天。妃。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以。護。

海運有奇應。加號積至十字十二字。廟曰靈應。他書以為始自宋。又舉人神以質之。皆不見於正史。前明崇禎時。又封碧霞元君。國朝。加封。號。天后。今。上。嘉。慶。四。年。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天。后。所。著。靈。應。不。可。勝。紀。浙。江。台。州。府。松。門。山。有。天。后。宮。龍。王。堂。廟。祀。舊。矣。嘉。慶。五。年。太。歲。庚。申。為。今。撫。部。阮。公。莅。浙。之。明年。察。海。盜。之。熾。張。日。久。將。大。創。預。絕。其。窟。繼。偵。伺。之。路。先。請。捐。製。大。戰。船。又。奏。請。閩。粵。舟。師。會。剿。得。旨。則。嚴。守。禦。設。方。略。購。獲。盜。匪。數。十。人。盜。大。窮。蹙。六。月。二。十。有。二。日。合。師。海。風。大。作。一。夕。漂。沒。盜。船。數。百。殲。戮。沈。溺。無。算。設。伏。島。嶼。擒。獲。其。寶。匿。者。又。數。百。人。海。疆。之。民。鼓。譟。相。慶。曰。撫。部。之。力。撫。部。曰。此。天。子。之。德。天。子。曰。緊。神。之。功。迺。命。撫。部。所。請。發。藏。香。茸。神。廟。御。書。匾。額。縣。於。天。后。宮。龍。王。堂。以。答。神。麻。經。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傳。曰。陽。威。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惟。撫。部。知。民。疾。苦。為。之。造。海。船。請。舟。師。故。師。未。至。而。盜。氣。懾。惟。天。子。能。用。儒。臣。伸。國。威。奮。智。勇。故。士。氣。倍。而。神。靈。格。惟。神。鑒。聖。君。賢。臣。一。德。一。心。與。民。嘆。故。不。費。折。衝。不。煩。轉。餉。俾。海。隅。視。安。堵。之。日。不。然。神。廟。之。建。數。百。年。海。盜。之。患。非。一。日。海。風。波。濤。亦。時。作。而。必。乘。國。家。赫。怒。整。旅。之。日。以。効。靈。受。賜。於。宣。室。是。則。神。之。靈。若。天。子。之。德。撫。部。之。力。民。之。所。不。能。忘。不。可。不。紀。也。若。夫。水。為。土。妃。又。居。坎。位。女。宿。所。居。故。象。籥。似。之。有。舉。莫。廢。亦。祀。典。也。星。行。母。服。未。除。授。經。茲。士。撫。部。阮。公。以。親。見。其。事。屬。為。文。以。紀。靈。應。錫。子。之。盛。不。敢。以。位。卑。辭。曰。

皇皇地祇。孰主宰。是居陰配天有元。肇祀朝宗於東。為百谷王。翼翼神廟。溯自隋唐。神光之祐。管寧以濟。鴻圖翊運。反風示異。松門巖巖。海若所依。濱池出沒。神怒睨之。天子命我。旒旌開府。靖此海隅。有文有武。聲威大張。詞同以窮。取其鯨鯢。覆其鱗鱗。屏翳乘之。況有省種。神之格思。仁者有勇。威厥渠魁。福我蒸黎。海波不揚。明臺受釐。天章昭回。輝是神宇。滄桑可變。祀典有舉。勿弛民務。勿齎盜糧。遠臣監司。敢告封疆。

第一樓賦并序

張鑑

蓋開景怡治學。然棘見。暮於及門。麟士講經。絳帳不辭。平別舍。參斯鳴。則草蟲。雖虎獸。而清風。生物類。相召。古今一致。何況文翁治蜀。郡人不仰其風。飲。薛漢明。韓博士。羣遊其章句也哉。吾師儀徵夫子。莅浙之明年。慮古訓之式微。懼俗學之不殖。爰於西湖築話經精舍。置生徒其中。遊甲乙之科。垂金爵之賞。將以紹徐。謂卿改。就善之。誤。矯。錙子。駭。樂成。虛始之。誠。上。則。儲。著。作。以。備。嚴。更。之。選。下。則。立。頌。備。以。資。石。室之藏。昔東萊。葉。述。頭。拔。者。何。多。安。定。名。齋。設。科。者。不。一。有。唐。有。徐。先。正。之。堂。爰。立。為。塾。為。序。退。息。之。室。式。昭。其。南。有。樓。名。傳。在。昔。集。多。士。宜。講。說。春。風。和。化。雨。洽。細。與。義。于。藝。林。綿。訓。故。于。不。厭。八。荒。於。遠。禮。紹。千。載。之。冥。搜。非。政。之。以。文。治。者。乎。鑑。得。參。末。坐。幸。推。下。流。蒙。陸。澄。尊。席。之。賢。何。有。憲。抽。簪。之。恥。不。揆。稽。味。謹。獻。賦。曰。

築室復舊草而開室，蓬蓬以修弄，疏洞達以啓窗，允軒敞而時軒，用澗澗而傍得，貯美目以遠眺，亦登樓而遙望，其樓也不廣不狹，非麗何侈，高視崔嵬，飛宇愛啓，藻稅波瀾，芝橋雲說，陰軒上負，陽馬下止，機樞相承，樂拱交綺，浮柱昭輝，以星懸，文梁傑舉，以虹指，扶欄翼張，以鳥草，天窗嶽舉，以遠時，循梯杖以徑度，光襲裏而上升，既登降而周覽，目得胎而經營，拖虹霓于欄楯，列瑤光于綺楹，挹流環之朝爽，吸翠氣之清冷，東則文淵海流，翰墨之宮，金繩束筍，騰紫錯繡，向校農求，銷賊賊守，名記師春，書垂史籍，仲寶別其流，孝緒判其經，南則敷文峙焉，燕州序，幸辛組豆，雍雍雍，白抽黃，禮洽儀具，荷荷士子，命備歌侶，青衿翼其好音，樂評奏其振羽，于是昔冬涉春，感物念時，歸雁載軒，新魚戲進，長楊檻臥，落華窗窺，梳梳拂暮，翠葉映帷，麗雨晦卷，棟雲騰飛，綠藻類擢，紅蓮房披，禽鳴上下，風光霽微，風定翠恬，不可殫知，爾其朱屏曲折，紅閣補綴，方疏斜函，交幌對結，紫貝含灰，明螺那橋，琴薦薰鑪，沙版紅壁，龍鱗之瓦，齊排蝦蟇之麗，簾尺，帳則坐鶴會安，牀則指龜既設，稽叔夜之鍛，窳不妨陸魯望之茶，鑪並列，其中陳以牙籤，雜以藤笥，筌典珠璣，瑣函金瓶，漢柏秦灰，宗經忠緯，厄說神官，綱言奇字，玉栢之書，金鑿之志，琴號食墨，珠名記事，切綫割圓，開山括地，廣爲鈞沈，窮極證墜，多張華所莫知，率東哲所不計，異諾皇而彌奇，非虞初而足履，爰有敦誨之章，山澤之麗，始則土窟，終焉石渠，寶餅東海，德和上都，氣窮數馬，跡迂券壘，家或等于握瑾，智專類于盜珠，非使然于利祿，良有心以惠孚，用私私于蟲豸，終見謂于濫字，于是爭妍鬪險，角澗分題，尖又互作，競病相齊，劈箋刻燭，落眉燃燈，兀如楸木，豁若冰蕭，唇吻鍾調，胃臆律吹，分析肌理，研蹙是非，莫不飛騰以弄巧，吐豔而炫奇，亦有推十合一，競今橫古，法言幽求，天規地輿，抗心千載，任其所取，澡身元淵，宅德盛圃，案六經而校功，眇古昔之餘緒，甯越之勤，不能過，蓋生之篤，不足數，指歲月而程效，登斯樓以爰處，若乃繼光乍霽，湖氣初晴，酒旗歌板，象管鴉笙，珠喉嘒囉，銀甲彈輕，遊人空國，士女傾城，鹿頭畫舫，油壁香輪，鶯華如海，魚鳥爲鄰，盟鷗狎鷺，戴月披星，玫瑰滴露，猩猩養脣，南都北里之曲，千秋萬歲之賦，斯王孫之極樂，非吾人之所寧，而况崔嵬不樂，吳質長愁，繁欽之苦不瘳，馮衍之葦年收，望美人于天末，獨含睇于芳洲，或吟月于西陸，仰容密于素秋，恫長繩之不繫，悟時歲之盡適，率操觚而染翰，懼名質之不修，願矢志于金石，聊宣意乎斯樓。

飛來峯銘

錢福林

橫街橋西南行五里靈隱寺，飛來峯在焉，懸流百步，青氣千尺，巨石不動，因風似翔，頽峯將墜，激瀑仍起，洵人外之奇觀，霞表之靈宅也，若夫滄非春而亦鳴，奔過霜而猶獵，歸煙乍捲，則幽靈闕其真棲，陽景初曜，則茅椽成夫鹿闕，咫尺之間，屢易其致，于是入崖霽日，鑿水，洗心，偶焉綠絲，率爾諧謔，爰即磐石以爲之銘。

氣與風陵，勢隨雲往，相望何處，一亭備東，壁蘇搖綠，巖花藉紅，何煩舉力，更見恩公。

張立本

銘曰：峯號飛來，何來何往，游衍天倪，玲瓏萬丈，一圍青壁，半映赤城，嵐迴雲盡，洞轉月明，解衣磅礴，覽物蕭散，形忘慮消，情至心展，不知行始，不知住終，自行自住，誰辨歸蹤，理公之歎，白猿之呼，太空歸空，太虛歸虛。

重修曝書亭記

胡敬

夫芳吳所及，迹往彌彰，宗尚所存，情通匪遠，是以過廬阜者，必跋望于竹臺，經漢西者，亦流連于茅屋，況乎流風可接，大雅同符，結神契於百年，抗詞宗於同代，訪舊事于采風之始，振情塵于問俗之餘，洵爲政之美談，抑藝林之盛事也，惟曝書亭者，秀水朱檢計彝尊藏書之所也，爲湖里第，長水郊園，八萬卷之編，函校來研北，一百弓之隙壤，拓自池南湖當避地之初，迄乎歸田而後，蒐羅日富，排次遂繁，寶之枕中，時有一額之借，閱來肆上，不辭十笏之酬，善且益多，聚於所好，裝潢千卷，比之南渡尤家，著目八門，擬於西齋吳氏，瑤圃則吉光滿篋，妙綜詩詞，珠璣則壁與盈筍，博搜經義，夜燈兩細，聯吟多江左英流，曉几風清，問字有外家羣從，七品頭銜雖小，傾倒公卿，一時手筆爭推，巍然尊宿，王筠晚歲，遂負朝野之名，庚信暮年，大勳江關之望，無何榮聲有歇，閱歲如馳，竹垞荒蕪，金風冷落，零亂丹鉛之本，蕪殘黃墨之編，曹倉卷軸，散於四方，鄒架籤牒，歸于他姓，種花紅慘，空餘理映之痕，蕉葉清濃，漫蔭論文之座，綠陰地地，是處生貼，黛色參天，誰來誅草，苔深徑沒，水漲池平，風月依然，亭榭非故，文人過而踟躕，騷士爲之悵結，已大中丞儀徵阮公，懷舊蓄于遙情，愛才深于曩日，轄軒昔歲，曾經通德之門，節鉞今茲，載訪蘭臺之宅，撫今緬往，因地思人，瞻先輩之風華，發後來之景慕，爰探故址，更築新亭，檐宇高張，丹青增飾，繞池花木，仍留移植之株，絡架藤蘿，尙想追涼之地，雖四部之無存，庶五畝之不改，坐春風而念詞筆，酌尊酒以招吟魂，如接清襟，如披雅致，青山已逝，長埋逸代之才，白雲能來，應慰生平之舊，予以攝遺分於未沫，啓夕秀于方來，豈同蘭上，續遊，徒誇觸詠，滄浪重賞，但侈名勝，已哉，擬筆爲記，傳之無窮，以爲後之君子，亦有樂乎此也。

一貫亦當訓為行事。子貢曰：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曰：非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聖人，而不于行事學聖人也。子貢方諾，即疑足見賢者之學與聖人合，然已遜于曾子之唯一等。是以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二賢之淺深，于此可別。卒之告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亦謂皆是皆以行事為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微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神矣。鄙見如此，未知尚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釋郵表曝

阮 元程作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于地，且垂緇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誌矣。此郵表曝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漢書地理志：郵，從邑，從巫，遠邊也。垂，從土，從巫，草木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疆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為表，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垂之所以為郵，郵之所以為垂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垂邑二字會成一意，其聲則借之于旂，故與旂流旒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旂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曝，鄭康成注：郵表曝，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

詰經精舍文集卷八

論語一貫說

阮 元程作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話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話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案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行，貫行也。事也。三者皆當訓為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一與壹同。子心術通，經史中並訓為專，又並訓為皆，後漢通鑑傳：淮南說山訓：曾子一貫，曾子大略。左昭廿六年：設壇位九年。禮記表記大略：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為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其末能一，庸德庸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為孝之本，德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為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即為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

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即別制加田于穀之字名之曰畝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蔽散邑適即撒用田竟自濫洩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野東輿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以西至于堆莫竟竟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周禮人樂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表又曰表以表界之事又舞者行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相以表綴爲用然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二十五年傳表澤國賈逵注云澤國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則謂單道公云加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章注表也畷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聖祭之處也而郵表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表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畷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葵

阮元程作

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恆食之詩幽風周禮籩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恆見之爾疋于恆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非蕙之名而曰蒼山韭蒼山蕙爾疋不釋葵其曰蕙葵楚葵戎葵葵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非蕙之例也六朝人尚恆食葵故齊民要術載種葵甚詳鮑昭葵賦亦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即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即如葵二字者以花爲玩不以葉爲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岐而多聯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岐不聯如鴛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紫花葵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即葛藟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蓋爲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採食大約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其種固多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菘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菜之味與菘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菘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始開其葉不能四時種食耳

易消息解

詩經精舍文集 卷八

三三一

嚴杰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生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隨陽而生故陽消息陰消消以消陽爲義易乾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二者形變而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曰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爲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七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無質至分爲天地而後陰陽之氣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繁辭所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應儀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象一七九即教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昏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于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至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爲陽息月十七日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三日下弦消而魄盡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爲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應儀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三爲六四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遁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餘卦附之錯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離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贊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復巽坎離艮兌消息其言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解之然其注復卦云建戌之月以陽氣已盡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成復在子隔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稽覽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舉矣豈聖人設卦以盡情僞之意哉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謂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始遷終乾萬物成熟成巽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言消也是以息爲陽之生消爲陰之用不以陽生爲積善陰生爲積不善于聖人履霜堅冰之旨奚取焉虞氏世傳孟氏易又具見鄭荀氏書得以考其是非故其爲注也原九六之旨以明變化考日月之行以定消息運終始之紀以彼六十四卦其言爻象也當爻皆取變動成於既濟與鄭氏所言者異矣其言吉凶也以陽生爲吉陰殺爲凶與荀氏所言者又異矣天地之變化於是而彰鬼神之情狀於是而著聖人窮理盡性之學於是而明消息之旨莫詳於此矣王弼不明此理購虛誕之辭以言易其盈虛消長之次不詳於繁辭家傳概以爲不經嗚呼既以爲不經矣消息之理何以明之哉

易消息解

汪家禧

陰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

復至夫為陽息。始至剝為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為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滿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滿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律律消息也。治極亂。亂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于人事。于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雷火盈實。豐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于卦氣值。及至剝。常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象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豐。旁通。陽息至二。已變其消。蓋思慮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于象三言消息。徵之。消息為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言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為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成既濟。定易道。尚中和。陰陽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虛。以無制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楫

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趨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尚禮教。是故儒高于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氏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日氣萌。鮮不翻然悔悟。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曰。是外也。非內也。得乎內。可遺乎外也。譬行失道者。從而示曰。是亦可達也。無復行。之勢。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從者。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述之。其道亦不可易。道

家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梵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著之典籍。信假託之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于老聃。莊述老而宏誕。不經。開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知莊非老。比矣。漢武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教崇名實。舉經明行修之士。終東漢世。獨行焦贛。蔚然為真儒者。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清德通才。傳解聖籍。儒道大昌。循是勿失。三代之風。詎遠哉。正始之世。蔑禮教而崇放曠之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靖矣。一二士夫。縱誕為高。視處朝廷。如處傳舍。以彼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廢棄一切。自文其陋。及後晉。言經法者。斥為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何之罪。上通于天。豈虛語歟。釋氏製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也。萌于東漢。盛于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佞儻。而被教之矯出者。又先以清言自結于朝士。外如支恭明。備道安輩。或單思構精。廣為翻譯。石勒荷學諸僧。國又為張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偏于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子六經數十倍。其僭倖。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塔廟。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四輔說行。流為神仙。如真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釋釋氏者。言施捨。盛莊嚴。震以禍福。繼而未精。以釋道偏儒。李翱。翱著去佛說。似則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同釋氏旨也。然其說雖存。遵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顯。寂靜之說。未能動眾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獻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旁及。北宋。修。修受學。華山。邵子。闡之。易分先後天。通書。因太極。湖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深明體用。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

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也。惜後二陸。提唱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域。天下貴處。拯之以真。論說經典。章明禮教。雖少談言靜坐。言替替。晚歲盡反之。故傳朱學者。歷久無弊。論者或稱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顯蹈禪機。嗚呼。好議論而味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難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荒行者。為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儒學之禁。宋為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味味。賦。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據之。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不以不墜歟。

儒與二氏出入論

吳東發

書曰。教敷五教。孟子曰。三代學校。皆所以明人倫。舍此無所為學。即無所為儒。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斯時之儒。有誠偽之分。未有異端之感也。老子與孔子。較時。不待闢而學者。自不惑。孟子生於楊墨。盈天下之日。辭而闢之。廓如也。自時厥後。儒與二氏之出入。消長。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二氏之興也。其始不過方外士。厭一世之紛挐。耽空寂。以自娛。全其身於亂世。而人心不正。遂以害乎天下。自老子倡其端。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一。一變而為申韓之刑名矣。又變而為蘇張之縱橫矣。漢初人主信其說。雖汲黯太史談輩。亦皆惑之。魏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荀元。輩。效相效。相

泊五經。茂業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至梁武帝好佛。釋氏又熾。其說愈微。彌近理而大亂真。生民之禍。烈矣。物極必返。宋周濂溪。稽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而始學於陳希夷。邵康節。信道不惑。班於君實。橫渠之閒。而始學於李挺之。則由二氏而返乎儒也。然濂溪非康節比。朱子嘗謂康節于房之流。又云。康節扶藜。獨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則其去二氏。猶未淨盡者。與。至明道出入老釋者。幾十年。朱子亦皆究之。則所謂持其真穴者。至其真穴者也。嘗謂有漢伏董孔。諸儒。而聖人之經。賴以不墜。有宋周程張朱。諸儒。而聖人之道。於以益著。皆實功也。後漢書儒林傳。曰。游學增盛。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朱子曰。程門弟子。下稍多入禪學去。皆流弊也。漢以名節矜。而羅憲。錮。宋以道學目。而趙鼎然。皆儒之阨也。而守之益篤。其流風代有其人。顧其中說經。能不為傳注所蒙。不為索隱新異。足為鄭氏功。臣者。蓋寡。為學。能知行。並懋。敬義交脩。不淪于空寂。足為朱子的派者。益鮮。要之。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偏廢。而不善學。漢儒。則滯於詁訓而已。不善學。宋儒。未有不入於二氏者。此則學者所不可不知。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衍緒

太初元年者。漢麻太歲在丁丑。而古麻太歲在甲寅也。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者。漢麻初改建寅。以冬至退人前一年丙子。故漢書律曆志稱太歲在子。而古麻則為甲寅之冬至也。史記麻書殘闕。太初之術。不傳。其麻術甲子篇。不知何時補入。首尾七十六年。即推步家四章為一節之法。其間歲陽歲名。本多舛錯。

又與爾雅不符。常有壽脫。其太初天漢太始和等年號。司馬貞指為褚先生所竄。章俊卿疑為劉歆三統麻譜有之。今細檢篇中記焉。遂攝提格以後凡二十八閏與資治通鑑所載殷麻高后元年甲寅起。至武帝元鼎五年已止。七十六年中閏月無一不合。則此篇是殷麻而非漢麻。太初以後年號。則後人竄改也。麻書所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木文與漢志略同。其下曰。年名焉。遂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凡二十一字。即甲子篇之首行。此必後人傳寫重出。誤接于詔書之下。今試讀詔書上文既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而下文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是理乎。漢志載詔書無此二十一字。其為衍文無疑也。漢志云。迺以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孟康注云。此為甲寅之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為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不同。唐書麻志引一行日度議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說者云。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為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為年名闕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也。又云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秦漢之間。多以歲陰紀歲。東漢始專用太歲。而去其超辰之法。難者云。太歲與歲陰太陰為一。闕逢攝提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甲寅與丁丑相去廿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本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然。自麻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自後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竊謂古太歲與歲星。俱有超辰之法。當從前說。若太歲太陰。歲陰二者為一。當從後說。超辰之法。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律麻志。引永元十四年董融之言曰。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即服虔注春秋左傳之所謂龍度天門也。周禮馮相氏保章氏鄭康成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麻太歲非此也。又云。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賈公彥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四十四分而優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小周。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由此推之。則知古麻太歲跳辰。以是年冬至為甲寅。漢麻太歲不跳辰。以是年冬至為丙子也。天官書用石氏之說曰。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此古麻之歲星也。漢書天文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麻在營室東壁。在卯曰單闕。二月出。太初在奎。此漢麻之歲星也。由此推之。則知古麻與太初麻紀歲星之行度。相去二辰。一以

為太歲在寅。一以為太歲在子也。然歲星行度時有贏縮順逆。雖稱百四十四年跳一辰。不約舉大端。續漢書律麻志引漢書宗新等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白八十二周。有奇。蓋三統麻。由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以千七百二十八年。計十二超為一周。則八十二周之外。尚餘三十五年。故云有奇。究之上古之年。荒遠難稽。據四分術則減少九千三百六十七歲。皆不可盡信。若以漢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復得本星度之譜核之。則一百二十八年。又四分之二。而跳一辰。近人以新法求之。則八十七年而跳一辰。此則超辰之數不可泥也。或謂闕逢攝提格為歲星行度之年。則未必然。歲星右行。此年在攝提格。明年當在赤奮若。又明年當在困敦。安得以攝提格單闕執徐為次乎。此則行度之年不可通也。若夫太陰之名。始見于淮南子天文訓。而天官書則謂之歲陰。漢天文志則謂之太歲。甘氏歲星經則謂之攝提。且天文訓言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言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則太陰太歲之名不可分也。惟古麻漢麻之異。致啓甲寅丁丑之疑。知年名焉。遂以下二十一字之非武帝詔書。麻術甲子篇之為殷麻而非漢麻。則無可疑矣。是不可以不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太初元年歲名之不明。一由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一由不知太歲歲陰之有別。太歲百四十四年起一辰。此太初法。班氏著之律歷志者。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是年十一月歲星出星紀婺女六度。日躔在星紀。而是月斗杓建子。故太歲在子。與上元泰初所在相合。故云已得太初本星度。然所舉者一元之歲數。積算四千六百一十七。超辰三十二。推之當在甲辰非丙子也。必加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歲。而得上元丙子。故志又云。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也。此歲數中得超辰之歲九百九十三。故東漢時太史令虞恭等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常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白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是也。左傳二十八

胡 紉

歷以庚戌為上元。不用超辰。劉歆三統。乃追述太初而作。其步歲星術。以千七百二十八為歲星數。數此數即歲星超辰一周之數。得千七百二十八。其推歲所在。則以積年盈歲數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百四十四。除而得積次。左傳疏云。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其欲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丙子起算。算外得太歲所在。此超辰之法。顯然是據者。太初以前。雖無可考。然三統以春秋內外傳言歲所在推之。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至魯僖公五年。積算四百六十八歲。星當超三辰。越鶉火鶉尾壽星而在大火。是年重耳奔狄。故董因言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也。自此至昭公三十二年。積算百四十五歲。歲星超析木而至星紀。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鄭康成謂此年歲星在牽牛。是也。歲星既超辰。則太歲不得不從

之而超。所謂歲星常應太歲以見。由此推之。超辰之法古矣。若四分則不然。虞恭等謂四分仲紀之元。起于孝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年歲在乙未。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此但以六十甲子推算不復用超辰之法。故恭等駁太初法云。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蓋不知歲星自有行分。其超辰由積年而見。與日之周天無與也。明乎超辰之法。則太初元年之為丙子。而合于上元本星度何疑。至於虞恭等。並以太初元年為丁丑。說者以為由不知太歲超辰。故誤丙子為丁丑。此則不然。漢志明云。歲前十一月朔且冬至。則歲名因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武帝紀太初元年仍以冬十月為歲首。而次以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至夏五月始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是皆始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而公孫卿等所推太歲在子。實在正月前。迨改歷後。既以正月為歲首。則十一月當處之上年。而太初元年為丁丑矣。若以為丙子。則太歲與歲星不相應。何則。歲星在歲前。既以十一月出星紀。則本年必以十二月出元枳矣。蓋改元自在丁丑。而歷家據所推冬至以立法。定用丙子為元。兩不相蒙也。更下推至王莽建國五年。距算一十六。未及超辰之限。自丁丑推之。太歲正在酉。故莽傳云。倉龍癸酉。若以太初元年正月後為丙子。則推至建國五年。未及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無此法矣。故太初元年正月後為丁丑。而正月前。冬至歷元。則太歲為丙子。若史記所云。年名闕逢攝提格。漢志所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則自指丙子歲之歲陰所在言之。非太歲也。自東漢後。罕言歲陰。學者或主廣雅之說。欲合歲陰太歲而一之。而不知

二者之分者。又或言之不詳。竊謂太歲者。歲星出時斗杓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太陰者。歲星出時紫宮中陰德星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古人詳於天事。尊禮太一。奉承帝車。既以歲星之出步。而復繫之以斗杓。維之於天。三者相應。會天位而重民時之義也。言太歲者。莫明於鄭氏。言太陰者。莫備于淮南。鄭注周官馮相氏保章氏。皆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所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者。如此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亦以正月出于亥宮。正月斗柄建寅。即命此年為太歲在寅也。鄭又云。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于地。歲星由丑而子。而亥。以至寅。為右行。歷天盤十二宮一周。太歲由子而丑。而寅。以至亥。為左行。歷地盤十二位一周。一行于天。一行于地。太歲之見于鄭義者。固如此其精晰也。淮南子言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或曰太陰。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曰陰德。或曰天一。此太陰為陰德星之證。淮南先言天一。元始。後言太陰元始。異名而同實也。又云。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又云。朱鳥在太陰前一。句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以太陰配四象及句陳。則太陰為星象矣。又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歲星以十一月出斗杓。建子。太歲當在子。而淮南繫之太陰在寅之下。則太陰必非太歲明矣。又云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則固顯然分別。必非一物。明矣。太陰之見于淮南者。又如此其詳也。太陰由寅而左行。歲星之子天。則由丑而右行。

是太初元年。歲前冬至。太歲在子。歲星在丑。則太陰必在寅矣。淮南言歲星次會。與太初悉合。若甘石悉差兩月。蓋甘石戰國時人。所用者周正。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故耳。其實不異也。史公載之。天官書偶未晰。而漢書天文志承之。遂成岐說。律歷志載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歲在星紀。娶女六度。下復云。正月歲星出娶女。明以正月為十一月。蓋用甘石成文也。且天文志所紀太歲年名。自以所用之歷為主。決不令太初而從甘石。其諸書之以太歲太陰同稱青龍者。散文或可通稱耳。猶之石氏星經。以攝提格為太陰。而天官書謂歲星一名攝提。豈得以太陰歲星為一乎。故太初元年之名。為闕逢攝提格者。據歲陰言也。歲陰者。歲星出時陰德三星所值之辰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鶴

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是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為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歷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班固用三統乎。或又謂太歲超辰之故。不知歲星有超辰。太歲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龍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或以太歲後二位為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即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

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二。則知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本是丁丑。史記以為焉逢攝提格者。此股麻之元。太初歷所用故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股術。僧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為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是也。其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志云。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且冬至。日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泰初。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可知為麻術之元矣。

西湖講舍校經閣後序

查揆

西湖講舍校經閣。吾師福州陳恭甫先生主講。敷文所作也。先生金海著書。木天傳翰。學淹漢墨。名擅經神。東堂搜玉。版之書。宋殿瓶香。牙之注。六儒名世。五緯在何。豈直為詞臣而已。嘉慶壬戌。請假歸闕。躬金娛親。書衣永趣。屬以密邇鄉門。湖濱載櫂。擊汰下武。莽之山。挂席汎廣。陵之水。蓋今大中丞阮公。學使者文公。皆先生座師也。史遷游越。子貢入吳。北道之主。是依。南學之風。不墜。房暉遠為博士。試四百人。杜冀隆說春秋。難三十六事。臧愈聽樂。而豐贖。震其咫聞。輪扁斲材。而甄撰。就夫繩尺。術真有四。門亦盈三。先是中丞聞講。精舍于孤山之麓。以課經學。詞賦之士。一椽煙水。四壁絃歌。雲霞結朱紫之緣。文字消

治游之氣。先生以其近文淵之秘閣。兼山水之奧區。自湖之南移館於此。遂明讀永嘉舊篇。辛術搜齊梁佳本。古井絕深。綴編絕會。中丞尉授等纂輯經郭。而先生總其成。比事之旨。參諸沈梁。通義之例。附乎邱葵。七經異同。三傳沿革。蓋準乎此也。今夫周情孔思。未必繁魚鳥之緣。復想海懷。不礙識萍花之而。琴竹百納。結胎五候。打頭落葉。無非勘後之書。出手梅花。已悟圖中之易。一管春水。大有魚魚。千古管音。不因泉石。分將蟹火。給事燈紅。漸向鷓鴣。雀呼都講。虞忠遺士。識魏遷於象中。叔向聆聲。召隱明于堂下。在三之義。能不韞然。先生將以癸亥十月之望。筮吉還朝。躬為後序。夫誰周之影。留于學宮。國裔之盡。貽于永好。況如揆者。與糖蟹之議。懷舞鶴之懸。驅駒在門。青於改色。菰蘆無恙。山水方滋。自崖而返。我勞如何。則茲序之作。亦所謂十仲于知己也。

擬撰爾雅圖條例

趙坦

古人詰訓。多取同韻。所謂音近義通也。釋訓一篇。更作韻語。今擬置古音表于首。俾讀者由訓詰以通古音。由古音而精訓詰。有觸類旁通之助。族屬有親疏。禮制有隆殺。皆由五服以推也。釋親一篇。略具此義。當置九族圖于前。而宗法圖喪服圖附焉。庶親疏之義。一覽可得。

宮室堂階之制。悉寓五禮儀節。釋宮特概舉爾。頤齋謂之壁。即今之甍爾。曾見畫工作陶侃運甍圖。繪作酒甍。此類今當刊正。

三代器物。質文互異。自昔繪畫者。多失其真。今參酌之。如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古以豆為量名。容四升。其高廣之制。詎容臆定。

樂器之長短厚薄。皆音律所繫。大鐘謂之鐘。即古之鐘。大簫謂之言。即今之鳳簫。悉校訂周密。不仍舊圖之謬。

經緯星之具。見經傳者。未可枚舉。今特繪恆星圖。及黃赤道圖于首。俾十二次瞭然可睹。其歲遷之說。亦附焉。

疆域互有沿革。九州之名。爾雅與禹貢異。與職方亦異。說者疑為殷制。今擬夏商周各為一圖。邱陵山谷。古人命名。多取物象。如敦邱宛邱之屬。確有其形。若大山宮小山宮。鄴氏于盧。江水下誤讀大山宮。為句。此類未可從。

水泉源委。有難名狀者。泉一見一否。為濺。今浙東浦江縣之月泉。與月窟虛者或似之。山左之鈞突泉。及今浙江錢塘之梅花泉。其泉脈皆自地底漏翻而出。當即濺泉。概舉以廣異聞。

草木南北不同。古今命名亦異。釋草之荼苦菜。南人謂之地芥。冬月開黃花似菊。至四月開花蒂茸茸作

架。圖轉似輪。故月令云。苦菜秀。蓋謂若芽秀然。得諸目驗。斯為不謬。魚魚形狀。今人不能悉見者。亦有不能舉其名者。如鯉鱗五采。具人或未之見。而海濱則有之。鳥之類。分晰最難。今邨郊間有鳥。雄者深白。尾長久許。雌者絳色短尾。頭有叢毛。若古方勝然。蓋時乃見。過此則隱。確然可定為戴勝。依文為狀。終形懸爾。

獸畜之屬。惟鼠屬稍繁。當一一別白之。駮鼠豹文。從許氏說。信古也。駮牝驢。元從鄭君說。蓋衛風駮牝三千。實包牝牡。若駮牝為句。則是衛之戎事。田事皆以牝馬充之。可乎。

滌衣成事辨

趙春沂

裴松之注吳志。引虞翻別傳。翻奏北海徵士鄭元尚書注。違失事目云。成王疾困。幾几。洮類為滌。以為滌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滌。以從其非。天子類面。謂之滌衣。甚遠不知蓋闕之義。竊謂儀禮士喪禮云。浴衣于篋。又云。浴用巾。擗用浴衣。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擗。滌衣。即浴衣。名異實同耳。蓋既用浴衣。浴事已畢。故云滌衣成事。若祇滌濯裳衣。何云成事之有。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綿。擗用浴衣。如它日。疏云。擗。拭也。用生時浴衣。拭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作也。又云。綿用細葛。除垢為易。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綸下綌。出杆。展綌席。連用湯。展蒲席。衣布疋身。由此推之。巾用綿者。以除垢也。衣用布者。以拭身也。蓋古人凡朝祭大典。無不浴。浴畢。拭之。以布謂之滌衣。鄭氏則謂

之滌衣。既以濯解洮類。又言滌衣成事。言濯畢而拭以衣。成事猶言濯畢也。濯畢然後相被。冕服于經文。情事亦合。此蓋鄭君據禮而知者。非謂滌濯衣裳也。虞氏不悟此旨。遂以譏。學者復不知鄭氏滌衣成事之旨。謂虞氏以此誣鄭。則又非矣。或又疑為滌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為滌。引周禮守祿注證之。然鄭注果讀洮為滌。則惟以洮為滌。不以類為滌。虞所云天子類面謂之滌衣。連文讀之。明是舉類以該洮。與鄭相反。何以誣鄭至如此之甚。知其說未安矣。

六飲解

徐養原

周禮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醕醫。入于酒府。按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醴為醕。黍醴漿水醴醕。疏云。漿人六飲。水漿醴皆與此經同。惟醴用清耳。耳則此經也。則則此經或以醴為醕也。醕則此經醴也。惟醴不在六飲之列。水者。鄭注內則云。水清醴。水而謂之醴者。殆以其可飲。歟。漿者。內則注云。漿。酢醕也。又酒正注云。漿。今之醕漿也。按說文。西。部。醕。漿。從。西。或。聲。又。水。部。漿。酢。漿。也。其說並與鄭合。賈公彥以為醕字。從。載。從。西。省。或。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載。漿。此。說。不。知。何。據。即。如。所。言。當。云。從。西。載。省。不。得。云。從。載。從。西。省。也。醕。者。說。文。云。酒。一。宿。就。也。釋。名。云。醕。一。宿。而。成。醕。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云。醕。甘。酒。也。少。糶。多。米。一。宿。而。就。又。酒。正。五。齊。二。曰。醕。齊。鄭。注。醕。醕。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疏謂齊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也。涼者。先鄭云。以水

和酒也。後鄭謂涼。今寒粥。若糲飯雜水也。按內則有溫無涼。鄭氏云。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投之。則溫涼也。紀莖之間。名諸為溫。孔疏云。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糲飯之屬和水也。諸者。黍雜之辭。說文涼作飴。云雜味也。其義亦與鄭合。又案管子曰。冬日不溫。非愛水也。夏日不煖。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使於體也。然則溫一名涼。蓋宜於夏矣。楚辭。糲飯飲。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燒乾。提去其精。但取清。糲房之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也。此即蔡人所謂涼飲。醫者有二說。內則云。或以醴為醴。後鄭以此常周禮之醫。其說云。凡醴濁醴醴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醴。從酉。省也。案醴與醴為六飲之二。今以醴為醴。則非醴。非醴。故以為醫。若先鄭。則以內則之醴為醫。其說云。醫與醴相似。實一物。按說文無醴字。先鄭引內則作醴。今內則作醴。後人所改也。又說文內。醫治病工也。醫。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從西。王育說。曰。醫。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許氏所說字體。與後鄭同。後鄭所謂從西省者。省乃衍字也。其說字義。則頗與先鄭合。蓋醴者。噫也。病者。善噫。故人身有噫。噫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脈之。令病者呼。噫。噫。一作醴。莊子曰。生者。暗醴物也。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後鄭雖以醴為梅漿。然於酒正。載先鄭說於下。而不破之。是亦得備一義。且必如先鄭說。然後內則所列諸飲。與漿人適合。無駢拇枝指之病矣。醴者。鄭注酒正云。醴。今之粥。醴。飲。粥。稀者之清也。注內則云。醴。說文。醴。黍酒也。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醴為粥。然則鄭君之說。傳之賈氏也。漿。人共六飲。而酒正。止辨四飲者。鄭氏以為水涼無厚薄之齊故也。厚薄。謂清糟也。沛曰清。不沛曰糟。糟用網。清不用網。四飲皆有清糟。故後致飲于賓客。有醫醴。夫人致飲于賓客。有清醴醫醴。而酒正於醴。獨謂之清。蓋以醴為貴。故得專治之名。內則片飲。亦惟醴言清糟。意可見矣。四飲兼清糟為八。井水涼為十。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飽。六飲皆漿。類漿人掌之。故總謂之漿。

謂清糟也。沛曰清。不沛曰糟。糟用網。清不用網。四飲皆有清糟。故後致飲于賓客。有醫醴。夫人致飲于賓客。有清醴醫醴。而酒正於醴。獨謂之清。蓋以醴為貴。故得專治之名。內則片飲。亦惟醴言清糟。意可見矣。四飲兼清糟為八。井水涼為十。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飽。六飲皆漿。類漿人掌之。故總謂之漿。

中庸說

洪震煊

禮記中庸第三十二。鄭君曰。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二說異而同。相輔而成。本經以為訓也。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庸。常行也。即常。用是也。故證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用中者。即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為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非謂平常之德亦行。平常之言亦謹也。證諸易文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後漢書胡廣傳云。廣性溫柔。謙謹。進言恭色。遠嫌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寒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起。天下中庸。有胡公。曰。常曰。屢。

此庸之所由名也。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注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律。變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若以庸為平常者。則必非中庸之庸之義也。揚子雲云。其矣。聖道無益于庸也。聖道而庸行。盡去諸此。以庸為平常者。揚子且欲去之。惡乎孔子而以為德之至也。荀子曰。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墜污備俗。備即庸也。左思魏都賦曰。超百王之庸。庸。凡常無奇異也。審是數義。聖賢不貴平常之庸矣。

中庸說

徐熊飛

中庸者。庸者。用也。惟藏之極深。故通乎天命之性。惟用之至廣。故能為天下國家。以至於贊化育。中者。正也。庸者。功也。其道正而有功。故謂之達道。故謂之不可離。子莫之中。非正也。以其無功也。五霸之功。非庸也。以其不中也。正為體。功為用。不可相離。易之言中也。重於正。九三六四。皆正也。三多凶。四多懼。以其不中也。九二六五。皆非正也。二多譽。五多功。以其中也。故象傳言中三十有五。象傳言中三十有八。正不必中。中無不正也。自古聖人言道。未有不計功者。故舜典曰。稽庸熙帝之載。皋陶謨曰。自我五禮有庸哉。益稷曰。車服以庸。周官大宰職曰。保庸。司徒職曰。以庸制祿。皆所貴乎有用之學也。子思作中庸。欲以明中之必有庸。庸不外於中。故詳言中而略言庸。一則曰中。和。再則曰時中。和。以發中時以用中。不言庸而功即在。堯舜之平地成天。用中而已矣。孔子之仕止久速。時中而已矣。

史記闕編補篇

孫同元

案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載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錄無書。司馬遷本傳云。十篇闕。有錄無書。後漢書班彪傳亦云。凡百三十篇。而十篇闕焉。張安注。遷傳。言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謹按。考景本紀。全篇俱在。與漢書景紀。迥不相同。且班固漢書。成於章帝建初時。褚先生乃元成間人。而索隱以為褚取班書補之。其誤甚矣。孝武本紀。其文全取之封禪書。而亦開為增改。如李少君為深澤侯舍人。而以為深澤侯。人。薄忌。即謬也。而以為薄忌。神君之最貴者。太一。而以為大夫。頗乖章旨。至大通將軍下。多天道將軍四字。或謂。疑大。四。合五。利。為。四。誤。并。天道。玉。印。為。四。印。然。細。玩。本。文。四。金。印。似。合。五。利。將。軍。之。印。為。五。而。天。道。將。軍。之。印。則。又。別。刻。以。玉。故。下。文。總。曰。佩。六。印。也。不得。遂。以。為。非。此。篇。勸。製。本。書。乃。出。之。後。世。陋。儒。非。少。孫。之。筆。也。禮。書。自。太。史。公。口。至。垂。之。於。後。云。樂。書。自。太。史。公。曰。至。當。族。文。筆。古。雅。且。其。中。並。有。今。上。即。位。之。文。其。為。史。公。元。文。無。疑。惟。兩。段。後。世。采。禮。論。樂。記。泛。論。禮。樂。大。意。與。漢。事。無。涉。此。當。為。褚。先。生。所。續。耳。兵。書。即。律。書。易。云。師。出。以。律。周。禮。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足。證。兵。律。相。關。之。意。即。太。史。公。自。敘。亦。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

來尙矣。太公孫與王子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且行文闕博精深。似不得更疑有竄入之者。漢興以來將相年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完全備無可議。惟天漢以下。非史公所能及見。或為褚先生續筆。其中謬戾甚多。如劉屈氂本澎侯。而誤以為彭城侯。樂陵侯史子長。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子長。史高字也。表例書名。而誤書其字。王章為安平侯。而兩處皆誤書平安侯。張禹之卒。在建平二年。而誤以為為鴻嘉元年。悉與漢書不合。殊可疑也。日者列傳。文近蒙莊。與史公不類。當是褚先生因贊中有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云云。遂取當時所記季主事舊文。而附會之。然洋洋恣肆。筆意絕佳。六一公每欲作文。先誦此傳。正以此耳。三王世家。亦本贊文語意。敷衍成篇。多取廷議封策補之。其間亦有誤處。如元狩六年。徵侯賈為太常。而曰太常臣充。公孫賀為太僕。而曰賀行御史大夫事。又五等之爵。成周定制。而曰春秋三等。從殷制。合伯子男為一。且以武五子傳參校。亦多不合。豈褚先生有恥為增易者歟。龜策列傳。自太史公曰。豈不信哉。中有今上即位之文。與禮樂二書並同。常亦為史公文。此下乃褚先生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者。或并敘論亦疑為褚補。則又非也。傳斬列傳。敘事簡括。有法則。與曹相國世家樊鄴滕灌傳一例。非史公斷不能作。豈少孫所能哉。蓋十篇中。景紀兵書傳斬傳三篇全具。竝無闕文。禮書樂書將相表龜策傳四篇。其上半篇。尚仍史公之舊。至武紀三王世家。日者傳三篇。不特與史公文不類。且恐非少孫一人所補矣。此外如秦始皇本紀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張丞相傳。田叔傳。滑稽傳。各篇末段。或標褚先生字。或書低一格者。勿論。至恩哀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楚元王世家。齊悼惠王世家。曹相國世家。雜出。征和後元地節建始等年號。封禪書載天漢時事。賈誼傳載昭帝時事。韓信傳載韓彭韓侯。鄒商傳載終根免法。李將軍傳載李陵降匈奴。衛將軍傳載賀等坐巫蠱。主父傳載太皇太后詔語。酷吏傳載滅宣杜周傳文。要皆不得定為史公之筆。故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公孫宏兩傳中可議者。以為後人竄入是也。竊謂漢志太史公後。即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又班彪傳言史記自太初以後。而不錄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踴躍其事。注云。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褚少孫。史孝山之徒。史通古今正史篇。亦云。續史記諸儒。有劉向。歆。馮商。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向等。蓋此書為後人之所續補者甚多。固不僅褚先生一人而已也。

史記闕篇補篇攷

汪繼培

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後漢書班彪傳。並云。史記闕十篇。有錄無書。所缺之篇。班氏不著其目。張安注。漢書稱選及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斬列傳。然序日本無兵書。顏師古已糾其繆。至謂景紀取班書補之。則景紀所載。每有在班書外者。日者傳辯肆淺深。亦豈褚先生所能。是二篇。固未嘗缺也。禮書樂書龜策列傳。皆有今上即位之文。使非出自遷手。

何以并年歲而觀之。觀其自敘。三篇。原止略舉大概。言簡而事括。或乃取禮樂論龜兆雜書以益之。皆贅矣。將相名臣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首尾完具。無可疑。其載天漢後事。為後人所增。與建元侯表正同。凡此諸篇。雖有增補。而本書要無缺者也。傳斬傳。班書多仍其舊。其敘事簡而有法。洵非史公不能作。若孝武本紀。序稱今上本紀。常有目而無其書。蓋說皆謂武帝怒其知已削之。不知遷書至宣帝時始宣布。武帝付未及見。且序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則必不作詆毀語可知。三王世家。贊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自序又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此篇蓋本詳載冊文。而略於事。褚先生觀列傳。誤三子之王。為三王世家。遂謂世家文辭可觀。求其書而不得。亦得失相半者也。要之十篇之目。班氏所未言。無從懸揣。或班氏修史時雖亡。而後或得出。如秦誓之比。亦未可定。紛紛指駭。多成臆斷。亦疑以傳疑可矣。續史記諸儒。詳史通正史篇。及後漢書班彪傳注。張晏徒見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俱有褚先生名。遂舉處之。少孫則三代世表。建元侯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傳。滑稽傳。少孫俱有附益。又何以不在補篇之數。而始皇本紀之附秦紀及班固語。麻書之附麻日甲子篇及表傳。世家中增入史公以後事者。凡數十處。安能一名之。至索隱謂褚生以班書補景紀。則褚生仕元成間。又安能取章帝時書而用之。斯為謬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九

性情說

汪家福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于陽。情生于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為性。通乾于坤。既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為質。詩。蒸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為空。虛然則情無惡。賦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于欲。于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質。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學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參許氏。鄭氏。虞氏說。

性情說

胡紹

命於天而生者。謂之性。感於物而動者。謂之情。性者何。仁義禮知信是也。情者何。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天地者。性之本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有陰陽。人有性情。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性。在天為六氣。在人為六情。有善無不善者。性也。率乎性而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言性而

不本於仁義禮知之善者。鑿于天而昧于人。其為說也。駁言性情之善而不本於陰陽五行之與者。詳於人而略于天。其為說也。虛孔子而後。言性者不一。則其說將奚從。曰。從孔子。孔子之言性也。備于易。曰。一陰一陽之為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而曰道。曰善。曰仁。義禮智。則言性惡而不以仁義禮智為性者。其說非也。言性而曰天地曰陰陽。則言性情而不本於陰陽五行六氣者。其說亦非也。易言乎性情本乎陰陽也。曰太極元氣。而三為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陰陽三合然後生。陽主性。陰主情。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善乎許叔重之言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而白虎通亦言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孝經鉤命決亦言曰。情生以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欲。性有仁也。言性情者。說莫精於此矣。蓋分而言之。則性情各有陰陽。性對情而言之。則情為陰。性為陽。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為陽。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為陰。陰承乎陽。則順。情率乎性。則情亦善矣。易言乎五行本乎五行也。按大元經曰。三八為木。性仁。二七為火。性禮。四九為金。性義。一六為水。性知。五十為土。性信。劉歆班固作律歷天文志。漢書晉灼注引劉氏說。皆與之同。且乾復暢其義曰。人有五藏六腑。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脾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心所以禮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無感。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若乾鑿度之論五性。則又以信屬水。知屬土。其說曰。凡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夫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故東方為仁。成乎離者。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禮之象也。故南方為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宜。故西方為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利。盛陽。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故中央為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鄭君中庸注。祖其說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方為冬。亦同此說。北二說大同小異。按孔子曰。知者樂水。則以水為知。土為信者。其說得之。而漢志曰。白虎通之說。以木為仁。信屬土。與楊氏本元合。必因漢漢以來古義也。故乾鑿度亦云。水十二行。象知。象信。此其明也。木金水火非土不載。仁義禮智非信不成。明乎五者之為性。則性之善也。不辨而自明矣。易言乎六情。本于六氣也。按左氏傳。子太叔適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翼奉

論經精舍文集 卷九

二五九

奏議亦皆言之。曰。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喜也。西方之情。悲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白虎通之論六情。說與之同。此周漢以來六情之說也。明乎六者之為情。則情之有欲也。亦明矣。易言乎率乎性。則善乎性而不善者情也。按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為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情之率乎性而善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此言情之悖乎性而不善者也。然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何謂也。曰。此其說詳見於中庸。蓋性有三品。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之一也。一者。一於善也。雙曰。性相近也。然則性既善矣。孔子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何也。曰。此言學也。非言性也。上下之義。孔子嘗自言之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其意曰。唯生知之。上知。與困而不學。下愚。斯不可移耳。苟非生知。則非學不成也。苟困而學之。則亦無不善也。然則性既善矣。亦有待于教乎。曰。有性之有待于教者。情為之也。凡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靈性。言存性。中庸亦曰。率性之為道。循道之謂教。率性者。率其五常之性也。循道者。循其五常之道也。董仲舒曰。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度。制不節。又曰。民之性。如爾。如爾。爾待緣。而為絲。卯待覆。而為雛。性待教。而為善。斯言也。得之矣。管子性性。純雜相。中。當分別觀之。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總之在盡其五常之性而已。孔子而後。言性者。惟孟子子思及漢儒之言。陰陽五行者。為得其實焉。若周人世傾。密子賤。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是直以情之有欲者為性也。告子以性為無善無不善。是直離情以言性。而近于菜門之學也。故鑿于天而昧乎人。其失也。駁。或祖孟子以言性。而略于陰陽五行。致五性六情之說。不明于天下。故詳于人而略于天。其流也。或病於虛。是故惟聖人之論性情也。言天亦言人。貴實不貴虛。而情以之正。而性以之盡。而命以之定。

性情說

洪震煊

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憂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憂惡之謂情。故情有善。欲出於性。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即情也。惟情本出於性。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皆有之。此性所以為相近也。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偽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已。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

論經精舍文集 卷九

二六一

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為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為和。貞為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為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鄭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者歟。

性情說

徐養原

今有人於此。或曰善。或曰惡。各持其說。莫能相勝。試取其行事條而列之。則其善惡可不辨而明。孟子以性為善。荀子以性為惡。二子言性各有所指。而說者不察。互相譏彈。宜其說之多而愈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孟子以仁義禮智為性也。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然則荀子以好利疾惡好聲色為性也。今試舉仁義禮智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善。試舉好利疾惡好聲色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惡。然而說者多伸孟而抑荀。彼將曰。性一而已。孟子之言。是則荀子之言。非。是。不然。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也。凡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皆謂之性。何必限於一哉。且荀子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召詰曰。節性惟日其邁。非即荀子之所謂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又曰。口之於味。其性不與人殊。是孟子論性。固兼二者而言之矣。荀子乃舉其一端。則荀子之說。不逮孟子。然以荀子為不識性。則亦不可。凡二子之言性。非空言性也。將以勸學也。學以復其性。故人可以為堯舜。學以化其性。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孟子之為學。猶索通然。求其所固有者。荀子之為學。猶殖貨然。致其所本無者。故曰。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孟子言聲色臭味。君子不謂之性。恐人之順性而廢學也。荀子以為正惟性惡。乃不可以不學。告子曰。生之謂性。此亦一說也。記曰。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以血氣心知為性。自古而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仁義禮智非他。血氣心知之不偏者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他。喜怒哀樂之不乖者是。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又以知愚為性。知不極下。其為知愚率相近也。因其所習。而知者益知。愚者益愚。惟上知與下愚。其性本相遠矣。習不能移之使相近也。若仁義禮智。則上智與下愚。一也。何遠近之足云。

格物說

洪震煊

自儒者以格物為第一義。于是分門別戶。黨同伐異。而未有艾也。而要之皆非也。夫古人未有離學。以為教者。免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而首以離學為事哉。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若所言。即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并

觀。近取諸度。是離學之教而已矣。是無益之事而已矣。烏乎可哉。善乎唐孔冲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已意。先須摺致其所知之事實。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隨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摺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摺致。致知在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後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若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其至。則行善不行惡也。審若是言。則格物為身外之事。非有關於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摺致。所知有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善敗而惡成者。人之不行善而行惡。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也。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義而已。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辟則為天下僇矣。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是言善惡所至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小人之使為國家畜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至此善惡成敗。皆歸結極為沈切。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摺致所知。

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遠知來物。來物即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即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也。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尚何紛紜辨難之有哉。

格物說

徐養原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議禮。夫程朱為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向于載。雖精研未若闕洛。而詰訓具有師承。或向以備一解乎。鄭氏云。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所好以摺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凡物之未來。寂然不動。及其既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无其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知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慎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循天理者也。好人所惡惡。

人所好。狗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格物說

謝江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註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禮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而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稱。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為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打也。禦也。謂打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為正。為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即事有終始之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據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據易繫辭。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據釋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無窮。格亦無窮。誠難免為後人所議。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即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質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為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闕文。固無容補耳。

會氏一貫論

洪頤煊

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為孔門不傳之秘。惟會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案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即孔子所謂道也。會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即是一。恕即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即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會氏以發之。他如告哀公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忠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者恕也。忠恕之說。盡人皆得聞之。寧獨二氏為得其傳乎。又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真。又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莊子云。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老莊異端。尚知一之為貫。曾是一貫之為用乎。故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為王。莊子德充符云。以不可為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秘也。端木氏因論學。孔子語以一貫。此又別是一義。周禮注十葉為貫。後人以錢十百為一貫。穀梁傳云。編貫成董。范甯注。編貫謂交午。髮以為飾。鄭君注儀禮云。一從一橫。曰午。是貫從十起義。故說文引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論語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惟顏氏生知。亞于聖人。故能以一貫十。子力行忠恕已至。故聞而即唯。若端木氏力行忠恕者有未至。則猶有然與非之

疑。夫子云。子一以貫之。夫亦謂道在忠恕。非與語會者有二也。後儒好言元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即可超凡入聖。孔子秘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聖人之道。恐失之遠矣。

會氏一貫論

洪震煊

夫營草十葉為貫。錢百為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為十。十合一為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世生。從世從貝。貝則非無物。從世則非一數。維縷道妙。必絕慮于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于孤陋也。貫字從貫貫成貫文。貫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貫。旁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質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貫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貫學之通義。一貫之雅詰。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為講貫。好古敏求。是為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為泛應曲當哉。申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貫異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為物。靈動為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為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為本。一在其上為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為偶。一三為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八為六。表出為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于十而全數見矣。

東西其一也。南北其實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太史算器謂之中。考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其算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函丈問答詳盡。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子備數。故功成于篤實也。

會氏一貫論

趙春沂

一母之指。或曰象體用。或曰象知行。或又曰一為忠。母為恕。此皆不明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一橫母一者何。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母之指。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推之。王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母三為王。三者。天地人也。今按術家求中。徑及邊形之法。天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地體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徑一者。即一母之象也。又甲字下引太一經。頭宜為甲。甲為人頭。而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是亦以一母十之象。是一母之指。通乎天地人也。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母。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按才即古文說。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才。爾雅釋詁。注引書。茂哉。釋文作茂。才。裁。皆始也。是一母之指。又即萬物權輿之說也。百十也。數十百為一貫。是天地生一成十之數。于此可悟也。備大領也。一領母二者。是老子一生二之理。又于此可悟也。凡六書之例。文从一者。一在上為天。一在下為地。如又。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天也。望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下字皆从一。从一一者。上

下通也。此非一冊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一者道也。此非一冊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冊之謂乎。且孔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為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合言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為一冊。亦與六書之誼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冊本古語。故莊子德充符曰。以不可為一冊。其後衍之。如荀子天論曰。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也。一起一廢。應之以世。淮南原道訓曰。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假真訓曰。夫道有綱。記條母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皆即孔門一冊之誼也。至如韓非子顯學曰。磐石一冊。呂覽過理曰。亡國之主一冊。此又不專指道言。蓋一冊之誼。備文為道。單文則泛耳。要之以一為道。實肇端于孔氏。而大衍于說文。故曰。一冊之誼。即六書之誼也。許氏之功。誠鉅矣哉。

曾氏一貫論

湯鶴著

蘇子云。孟子之論。本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竊嘗受中庸而讀之。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間多所引述。文似不屬。意實相承。凡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若絲牽繩聯而下。為堯舜以來言道者。統宗之書。疑其別有。抑猶自道其生平所得力。及釋思夫曾子之唯一貫。而以忠恕著明之。為之釋然解已。忠恕之道不遠。中庸言之。不過下學上達之義。

為乎解一貫。不知忠中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持載覆轉。不假造作。故其氣和。聖人有心而無為。因物以付。內而喜怒哀樂。外而子臣弟友。近自居室之間。遠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一心應之。各得其所。而其理則庸。程子有言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門人不知也。知忠恕而已矣。在天地則於穆不已。在聖人則至誠無息。門人不知也。知下學之忠恕而已矣。忠耶一耶。恕耶貫耶。其理衆著。其蘊無窮。曾子身體之。而子思乃得之。以著中庸。然則不知曾子之一貫。讀中庸可已。天下國家萬事萬物之所由出。其緒至紛且。斷約其經。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一行九經。貫也。一者誠也。誠者天之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人也。物以誠為終始。不誠無物。非無物也。無一則無以貫也。以故順乎親。信乎友。獲乎上。以及言之不路。事之不困。行之不疚。道之不窮。凡事之不廢。一則豫。其則立。至於以天始。以天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則惟一故貫。惟貫故一之義也。中庸一書。即以曾子一貫之傳書也。可雖然。曾子亦終其身忠恕中而已耳。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日以三者身。戰戰兢兢。至於易簣而求安於正。何敢一日以為得聖人之道哉。惟其然而一貫。乃獨歸之曾子矣。何則。聖人之門。聞一貫者。曾氏端木氏而已。端木無傳曾子有傳。人人傳其書。後數十年。而孟子私淑諸人。而聖道益著。人言孟子功不在禹下。吾為之揆厥淵源。於曾氏尤溯洄不置焉。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黃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煌煌乎。丕天之法律。治世之鴻模也。仁景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為仁本。禮為仁文。道非小矣。功不隘矣。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已。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訓為任。己訓為身。謂顏子身任復禮之事。廣錫同仁之量。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著六官。繁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即為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為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厥數甚繁。其要甚約。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爾。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違道不反。是為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于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即非禮。知行必由已。

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假令得有為。遷貳之風。既革。輟冕之願。終售。以此及天下。則仁孰大焉。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醞酢往來。體之乃人情之欲。後儒未悟厥旨。以天理為禮。而復禮之旨。遂晦。皆按說文。其往來也。曲禮曰。禮尚往來。以之話復禮。其誼最確。且聘禮注。復報也。樂記。禮也者。報也。注。禮有往來也。其證二。特牲饋食禮注。今文復為反。鬼谷子揲圖篇。去而復來曰反。反與復。誼得為通。其證三。聘禮記曰。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壘疏云。向訝者私見已。今還以壘私報之。此以來而往者為復也。樂記。六成復綴。注。反位止也。此以往而來者為復也。故何安注。易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也。顧或者謂孔注復反也。是復禮即反本之謂。往來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不知曲禮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則即以施報為禮之本。亦無不可。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國主社。所以報本反始也。施報既為禮之本。則報本反始。亦即復禮之謂。施報固與往來之誼合也。或又謂禮尚往來者。禮之體。非行禮者之用。以復禮為往來禮。不辭。今案喪大記注。復或為服。中庸注。禮。謂人所服行也。行有往來意。克己復禮者。約身以往來於禮。是復禮又猶之行禮也。然則復禮何以為仁也。禮不云乎。禮猶有九。而后君子知仁焉。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賓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至於復禮。本古志。見于左昭十二。

年傳聖門緒論厥有師承故證之禮經無不合者而要之復禮之誼實賴三禮鄭注後人因得旁引曲證大暢厥旨則鄭注論語雖亡而不亡矣

釋能

段玉裁釋作

六書之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也六書之用轉注假借也六經傳注自爾雅而下皆兼言轉注假借二者而說文因字之體以言其用故只言字之本義不言假借如能是獸名其本義也下文云能獸中堅故借賢能而強壯借能傑此是許之說假借處與章下云故借以爲皮革鳥下云故以爲鳥呼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朋下云故以爲朋攝字西下云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子下云人以爲僞爲一例全書內發明假借祇此數條而已能之爲賢能爲能傑由能獸堅中而引伸之也引伸之則賢能能傑爲字之正義凡今人曰能者皆是也鄭說古書作耐此由古能與而同音耐與而有本義古書同音之假借也鄭以漢人文字皆作能此獨作耐故釋之非鄭謂能皆當爲耐也又才能本無正字借能獸爲之若借耐爲之則又借中之借也

釋能

徐養原

能字鄭以爲古皆作耐而以能爲三台字於禮運樂記注兩言之又注易利建侯而不寧讀而爲能注詩柔遠能邇讀能爲耐耐去寸則爲而故讀而爲耐而與如古通用故讀耐爲能秦誓曰其心休休焉其如

釋能

汪家禔

有容如有容者猶言能有容也故公羊傳曰其心休休能有容此讀能爲如之證也許君之說曰能熊屬足似鹿从因目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能而從炎則爲熊熊而從能則爲熊熊皆猛獸能亦能傑之屬又曰影非不至斃也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人之有能猶獸之有力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有知慮乎多聞識乎趙氏注云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按知慮多聞皆由于強強壯稱能傑不亦宜乎大司徒三年大比則致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也藝以道爲本道藝以德行爲本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此唯賢者而後能之故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明先有內美又重之以脩能乃可貴也漢書食貨志曰能風與早師古曰能讀曰耐然則耐既可讀爲能能又可讀爲耐所謂古字音同皆相假借者也康成之說毋亦示人以假借之法而未暇詰其本義也歟

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途民欲爲恣順之均之爲似事在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才陳子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謂同德以過人謂同後以勝訓同果同毅以抗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能屬足似鹿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考陶陵爲縣見漢書地理志尉右扶風後漢狄況封陶陵侯故劉昭補志云陶陵侯國太平寰宇記隴州汧陽縣下引關澤縣道記云陶陵縣因原以爲名今縣東古城是漢理之所晉書據云晉省則晉以後無陶陵今此鼎銘有陶陵字其爲漢以前鼎明也鄭善長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今鼎銘曰陵則亦非秦物漢帝諸陵無有以陶名者惟定陶其冢在濟陰定陶其王以哀帝故稱恭皇丁姬稱帝太后漢書外戚傳曰太后崩上曰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送葬于定陶丁太后稱陵則恭皇之亦稱陵可知水經注濟水曰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曹州濟陰縣下云州理中城蓋古之陶邱也一名左城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也據此則定陶其王之冢實稱陵矣漢家陵寢往往因地爲名三輔黃圖云文帝霸陵就其水名因以爲陵號武帝茂陵本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恭皇葬城有陶邱因號之曰陶陵與哀帝崩王莽擅政丁傅旋敗恭皇仍稱定陶其王傅太后曰定陶其王母丁太后曰丁姬然則向之稱爲陶陵者亦且爲王莽革之故稱曰其王家矣外戚傳所謂徙其王母歸定陶葬其王家次是也作史者著其衰曰其王家銘鼎者當其盛曰陶陵皆紀實也陶陵在濟陰定陶而右扶風陶陵併二縣實供其鼎故其銘曰陶陵陶陵其厨銅鼎曰汧其厨銅鼎二縣而同供一鼎惟漢鼎有此例也噫室集古錄載漢汾陰宮鼎銘既曰汾陰其官銅鼎又曰平陽一斗鼎汾陰平陽河東

郡之二縣也是亦二縣同供一鼎之例也漢好時供厨鼎銘曰長樂厨官曰大官中丞長樂屬衛尉大官屬少府二官同供一鼎猶之二縣同供一鼎也長樂厨官大官中丞同供者曰好時其厨銅鼎汾陰平陽同供者曰汾陰宮銅鼎與陶陵併同供者曰陶陵其厨銅鼎銘詞一例正無庸泥陶陵當在陶陵也漢孝成鼎銘曰長安厨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謂長安厨官所供孝成廟鼎耳非謂長安厨有孝成廟也又何疑乎陶陵之供陶陵與陶陵之不在陶陵也耶

文昌星象祀典考

洪震煊

文昌六星在紫微垣直北斗前太史公天官書所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是也起近內階爲第一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漢書天文志謂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則文昌宮星無名司中者故鄭司農注周禮大宗伯司命屬文昌司中不屬文昌是與漢書合鄭君謂司命中俱屬文昌是與太史公合太史世掌天官所記得實故定從之賈疏不達此指但舉武陵太守星傳爲說而二鄭之意始晦矣文昌之義則孝經援神契所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也文昌之職則春秋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也文昌之占則竹書天文志所云明潤大小齊天瑞臻也是皆有關於文明之治運故歷代祀典隆焉在虞書禮于六宗鄭君謂司中司命與焉周禮大宗伯以饋燎祀司中司命天府祀天之司祿皆文昌星也若

夫祀文昌有其地。鄭君注小宗伯謂祀司中司命于南郊。唐開元禮謂祀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宋史禮志謂熙寧舊儀。祀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地是與隨唐禮合。元豐詳定局。稽舊儀。祀司中司命于南郊。是與周禮合。案司中司命。皆文昌星。有文明之象。則于南方離明之地。宜其與周禮合者。是也。從來祀文昌以壇。不以宮廟。以立冬後亥日。有牲。有樂。有祝辭。祀三星。不全祀也。自漢建武定制。南郊從祀。列內外星官千五百十四神。則文昌六星全在焉。自是以後。文昌皆從祀于郊。晉咸和八年。制天郊凡六十二神。從祀既有文昌。又有司命。其司命意非文昌之司命也。後魏以司中司命司祿從祀。不全列文昌。蕭梁南郊天文從祀。有文昌。不重出司命等名。元史祭祀志。從祀圍壇。凡三等。第二等。內官位五十有四。以十二辰分列之。文昌同北斗內階諸星位于午。是又文昌祀典之可考者也。文昌與三台相近。三台亦六星。亦名司中司命司祿。然司中司命司祿之名。而文昌之名不得同也。故周禮大宗伯注。司中司命司祿三台。則不復屬文昌。屬文昌。則不復屬三台。安得謂三台即文昌也。虛危之北。亦有司中司命。鬼官之長。更無文昌名也。七祀亦有司命。此為小神。漢之荆巫所奉。于春祀之。于文昌尤遠矣。司中亦嘗從司祿之祀。然軒轅角非文昌也。後世祀梓潼神以爲文昌。其實與斗魁戴匡六星毫不相涉也。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綱

文昌星象。古祀典屬之天神。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此文昌之名也。班固漢志。則謂五曰司祿。六曰司中。六曰司命。五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祿。二志所言。皆缺司中一星。與周官不合。說星名者。司馬之說爲長。若武陵太守星傳。謂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廿七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危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則又與文昌六星。名同實異。蓋四司鬼官之長。考之祭法。王爲華姓。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君注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人小過。作謹告者。疏云。宮中小神。漢志掌之。荆巫。與文昌異。案楚辭九歌。有二司命。所云少司命者。當即星經所云鬼官之長。其大司命之謂曰。廣開今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其祀文昌者。則始於虞。盛于周。沿乎漢。而證據於宋。按虞書禮于六宗。鄭君注。大傳云。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習天神也。以周禮考之。則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孟康注。漢書說與之同。此祀典之始見於虞者也。周官禮曰。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君以爲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周公明堂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云。六宗之神。與鄭氏大傳注合。季冬。畢祀天之神。鄭君注。謂司中司命與焉。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告天宗上帝。有周時文昌之祀。合于邱。分于兆。通于祈。衍于告。此祀典之盛于周者也。漢書郊祀志。述武帝時祠神君禮。以爲神君最貴。

者太一。其任曰太極。司命之屬皆從之。漢律曰。祠祿司命。宋元豐詳定局引漢儀曰。兆司中司命于南郊。祠以立冬後丑日。此祀典之沿于漢者也。魏晉以還。尙道其舊。至若梓潼神張亞子。始見于崔鴻後秦錄。姚萇稱帝。始建祠祀。謂之張相公廟。原係土神。與文昌大別。唐李商隱有張亞子廟詩。孫樵有祭梓潼神君文。然皆初不以爲文昌。宋建炎以來。始封梓潼神爲仁文聖武孝德忠文王。遂使天辰土神渺不相涉。者忽混而爲一。道士之說。遂稱帝君之神。降于世者十七。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源王。呂光。在五代時爲孟昶。北夢瑣言。遂以爲僞蜀王建世子。則尤爲荒謬不經。其後遂搗土爲像。緣幘烏衣。兩童子夾侍。名之曰天尊地陞。皆里巷相沿。與古之祀文昌者不合。考宋熙寧時祀儀。祀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地。元豐後稽之舊禮。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祀以立冬後丑日。是北宋時文昌祀典。尙合古制。南宋後遂以文昌梓潼雜爲一祀。不知文昌係天神。梓潼係上祇。張仲呂光係人鬼。三者判然無絲相混也。大抵古之天神地祇。後世多謬爲人鬼。如仲春祭馬祖。季春祭先蠶。其神皆天驕房星也。而或以爲宛城婦人。寓氏公主。祀者五祀之一也。而五經通義以爲姓蘇名吉利。或云姓張名單。或云名隗字壤子。東漢者望祀之神也。而俗云姓黃氏。西王母。司厲之神也。而俗云姓侯氏。諸如此類。不可窮詰。文昌其一也。惟據經傳以祛妄說。專主戴匡六星一語。祀之以天神之禮。斯合乎古矣。

文昌星象祀典考

汪家驊

謹案文昌六星。隸中官。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非專主文治。鄭注春官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按武陵太守星傳。有司中無司祿。據此星傳。又云。三台上司司命。中台中司。與文昌星同名。秋官先鄭注。謂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是三台近文昌。祭法鄭注。司命督察三命。皇疏以司命爲文昌宮星。援神契有受命遺命隨命三科說。人命修短。專屬司命。職尤重矣。所以又稱稱司命。廣列于六宗。周禮以燔燎。晉司馬紹統謂文昌列六宗。不得分爲二。鄭注非博士與商。爲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故隨事祭之。案禮言燔。積柴質牲體。升煙報陽。制與燔燎同。鄭注周官可證。不得謂司中司命非六宗。惟天官禮禮不逮士大夫。應劭風俗通謂今民間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祠以豬。率以春秋月。漢世士庶通祀。爰矣。按風俗通引周官大宗伯文。朱氏傳謂此非文昌之司命。亦誤。然尙未實以姓名。蓋自周迄宋。載在祀典。以立冬後亥日。國典所在。無敢廢斷。元以五福太乙之壇。時宰于道流。而文昌遂混于梓潼神。明周洪謨等議。謂梓潼蓋于蜀。廟食其地。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語最確。或謂即呂光孟利。李商隱梓潼神廟詩。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萇與光同時。不應爲人復爲神。孟利以花叢夫人懸像宋宮而誤。尤守禮者所勿道。謹考。

說文亦正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小學之書。雅稚並稱。亦即音韻。雅即亦正也。說文之爲書也。檢以六文。實以部分。蓋承音韻之後。而變

其體例者也。夫余正為詁訓之祖，而說文為字學之宗。先師相傳，具有編委，說文讀應，余正無不合者。然著作之初意，各有指歸，今欲知其同，必先辨其異也。蓋余正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傍依附，宜溯其原義，則展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余正所訓，則借義為多。假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傲落權輿始也，唯初之為始，是其本義，與說文合，其餘皆假借也。又說文羅列諸字，雖不見經典者，亦皆載之，余正則專為詩而作，故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取義於余正也。觀釋詁之張仲孝友，釋訓之如切如磋，直舉全句而釋之，至釋言篇中，自賈買也，至熾盛也，二十三句，皆依詩之次第，為之訓釋，未嘗倒置其言。暮暮也者，即采薇之歲亦暮止也，或有不見于詩者，則後人取他經附益之，要未有出六經之外者。故漢書藝文志，列余正於五經奏議之後，此其異于說文者也。至若今本余正，往往與說文抵牾，又自有故，一則傳寫之滑謬也，術門謂之閱，所以止扉亦謂之閱，以說文考之，所以止扉者，乃閱也，而非閱也。紅龍古，其大者，躡躡齊實，以說文考之，閱則齊實也，亦有余正不誤而說文誤者，解告也，而以爲禮吉，是誤告爲吉也。蜀大也，以爲神木到而以數爲大，是誤蜀爲數也。他如山有神木曰帖，無神木曰祀，則說文與余正合。而與毛傳異，石戴土爲岨，則說文與毛傳合，而與余正異，孰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竄改也，以務爲致，以醫爲政，以貢獻之貢爲贖賜，因通借而失之，氣靜也，說文有遷無氣，其萌蘗，說文曰夢灌，鑄候之爲灌也，牟母之爲孺也，白腫之爲孺也，商何之爲孺也，叔節之爲餅也，刀魚之爲節也，當互之爲質也，昌昧之爲鷓鴣也，見於說文注者，猶存古文假借之遺，不特存令卑屈毛傳，爲近古也，今之余正，增益偏傍，殊失古意，此後儒之誤，非元本然也。且說文引余正，隨隨讀，今余正，並無其文，則其書之脫誤，固已多矣。其顯與說文背者，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也。禽頭與齒兕相似，其非羽族甚明，以禽爲羽族，殆起於秦漢之世。余正爲叔孫通梁文所增益，將欲釋古今之異言，亦得備存一義耳。由前之異者觀之，異而不害其爲同也，由後之異者觀之，有所以致異之故也，知其所以異，則知其無弗同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

浙江卽岷江非浙江考

阮 元 程 作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蹟，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浙江殺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江，往來與越開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蹟。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考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考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曰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塘，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升山之西南，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于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殺水，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

之為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為桑田。暮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橋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即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樓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築工尤為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其鄭康成書注。欽水經。諸說皆是也。初學記引偽鄭康成書注。章昭國語注。鄭道元水經注。庚仲初吳郡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話經精舍于西湖孤山之麓。諸生張季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于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職經之士。奚啻數萬人。間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問以浙江究為何水。鮮不誤舉也。設非許氏說文浙浙二字相別為解。鄭氏尚書禹貢注讀東為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為鄭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蹟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為功。豈不甚鉅。固宜為稽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

浙江即岷江非浙江考

浙江

浙即南江也。言三江而不及浙。言浙而不知其為岷江。則謬且百出。不可以不辨。漢志師古注。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而未言南江之為浙也。章昭謂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水經河水注引郭景純說。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知浙為三江之一矣。然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以浦陽細流與浙並列。則仍不知浙之為南江也。水經浙江出三天子都。鄭道元注。山海經謂之浙江。後人沿其誤。謂浙漸字相近而變。不知史記唐皇至錢唐。臨浙江。首約注。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是秦時已有浙江之名。其直云江水至會稽。則為大江之流無疑。說文解浙與首約同。於漸水云。出彭縣東入海。則出彭縣東者。自是漸水。而非浙水。可知山海經之浙江。正漸江之屬耳。水經河水篇。江至石城分為二。南江又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此浙江為南江之明證。國語。句踐之地。北至觀兒。又云。吳伐越。越起師道之江。觀兒即今石門。越絕書謂吳越戰地。則兩國相持之江。在今石門。歷錢唐而入於海。謂之浙江。亦謂之南江。蓋禹貢三江。其由揚州瓜洲之閒入海者。北江也。由太湖至松江入海者。中江也。山石門。過錢唐至餘姚入海者。南江也。知浙江之為南江。而三江之支派定。知浙江之非漸江。而岷江之源委明。程大昌禹貢論。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其論最確。安得以彭南小水。當南江之目哉。若胡拙明知分江水之至餘姚。而未能暢其說。全謝山知禹之施功至會稽而止。而又謂大江之水。無由東行至浙。是未識古今變遷之理。合岷江之正流。旁取新安諸水。則尚未能知浙江。安足以辨三江哉。

浙江即岷江非浙江考

洪震煊

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說文浙字亦緊接江茫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據此則浙江實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流。至丹陽石城分為二流。是為分江。其本枝流。岷陵為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山拳柴壁。過觀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遊。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即震澤。逆流而上曰遡。迨始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古無恙。而浙江常拉。濤湧雪山之目。以龜結二山下有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浚。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潮。湖源直去。則則至于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郡。屬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山江。其義通也。始厲胥母。終凌赤岸。渺轉途而合。蠶一葦之可杭。枚叔之登。若按圖焉。浙江者。浙江之支流。其灣出三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而入海。自石城之派後。溷潮不通于故瀆。且狎注于漸。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漸江之岸日以闊。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出丹陽。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云。浙江出新安。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云。漸江水出為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為岷江松江浙江。岷江北江松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江。其意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既以浙江為大江。必不更以浙江為漸江矣。鄭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正。誤字。更為留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浙江之源實出于岷山。所失匪淺。又焉怪乎宋子京并欲改漢志之浙江為浙江也。

浙江即岷江非浙江考

蔣炯

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海。為浙江。水出岷山。至石城。分為東流。至會稽餘姚入海。為浙江。古河與江皆水名。河則專指積石。江則專指岷山。浙偏于東。而稱江者。岷為之源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曰江水。指岷江也。曰東至會稽。為浙江。明乎浙為岷之末流。非岷則浙莫為江也。至于漸水。但言出丹陽。南蠻中東入海而已。其非浙之正流。不待辨而知也。然則水經易為言漸。而不言浙。蓋經之例。水有異源而合流者。雖小必詳。有同源而異流者。雖大必略。經之言漸。志漸所出。非志江所出也。其稱漸江水者。正合江與漸為一水。猶之廬江水從彭蠡入江。延江水從西陽入江。皆非江而稱江者。與此一例。若導江自漢河以下。過牛渚。石城。岷陵。東過餘姚入海。其水道枝指。然言江則浙在其中。不必詳志其地。以別夫浙之非漸。可考而知也。或以為漢晉以前。浙何以與岷合。而漸為其支。唐宋以後。浙何以與岷分。而漸反為之源。皆細釋鄭氏舊文。參以累朝志記。而知岷浙之分。由于唐之築海塘也。海塘之築。由于南江之水道失也。譬之形體。岷為首。至吳為支股。至錢塘為尾。世未有支股不運。而血氣能達于尾。因者。岷源既失。漸乃得挾上江諸水。濤激衝。沙土坍塌。制江力而強之。東。洪波巨浸。半為平壤。斥鹵于

是入苦鹽水勢不得不悍江以衛民。白居易之精神以築堤。錢武肅之射潮以立輪。人力日與。地理日失。漸乃儼然居江上游。反為之源。而後南條之水。始有不附江而入海者矣。而要豈浙水之故道也哉。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

胡紹

浙江者。禹貢三江之南江也。按說文水部。江字下。次列沱字。云江別流。出嶧山。東別為沱。其下。即列浙字。云江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浙字下。次列戕。泚。沫。三水。皆他水東南入江者。是浙江係岷江之分流無疑。其于漸字下。解云。水出丹陽。野。南。蠻。中。東。入。海。則野。南。所。出。之。漸。江。自。別。為。一。水。至。錢。塘。而。入。于。浙。江。而。浙。江。之。經。流。自。從。南。江。出。也。古今說三江者。惟班固郭璞。條列分明。足為定論。班志之論三江也。於毘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于蕪湖下云。中江水。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于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鄞道元水經注引班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徑吳國南。為南江。是浙江為古之南江也。明甚。今本漢書。無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之文。似于吳縣下有云。南江在南。東入海。當是文有脫誤。鄭所見者。乃六朝古本也。近儒不據此。以訂今本之謬。反謂鄭氏。改易班志。是固未嘗綜班志而深考之也。蓋大江自西。來至石城。枝分為分江。水東至吳縣。南。南。逕。倪。兒。至。錢。唐。又。東。至。餘。姚。入。海。至。蕪。湖。枝。分。為。永。陽。江。由。吳。淞。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毘。陵。由。江。都。入。海。江。都。最。北。故。班。氏。謂。之。北。江。蕪。湖。據。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南。江。在。漢。晉。尚。循。故。道。故。郭。氏。亦。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義。與。班。氏。同。也。鄭。氏。之。注。水。經。也。南。江。故。道。尚。秩。然。可。考。泗。水。篇。經。云。泗。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毘。陵。縣。北。為。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鄭。注。云。江。即。北。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經。流。之。矣。下。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下。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水。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宜。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南。江。又。東。北。為。長。濱。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又。云。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則。與。浙。江。合。故。關。爾。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緒。山。南。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此。南。江。之。故。道。即。浙。江。首。受。岷。江。至。餘。姚。入。海。之。故。道。也。若。浙。江。水。之。出。三。天。子。都。而。合。于。浙。江。猶。之。澱。水。畫。溪。之。合。于。江。耳。後。儒。昧。南。江。之。經。流。而。以。浙。江。水。當。之。遂。謂。浙。江。與。禹。貢。三。江。無。涉。或。又。謂。鄭。君。之。說。三。江。也。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是。浙。江。非。南。江。矣。然。此。乃。初。學。記。中。所。引。為。鄭。元。孔。安。國。之。注。語。舛。失。真。並。非。康。成。之。注。也。且。考。之。關。語。則。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為。近。故。三。江。之。說。宜。從。許。氏。班。氏。而。不。從。鄭。注。文。而。浙。江。之。為。南。江。也。以。明。

附錄補會文集 卷十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顯為何年。水經注以為孔子年十七。適周。按世家載適周事。本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相合。孔子年十七時。為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禮會子問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及指。日有食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據索隱。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為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陰月。親喪未葬。即請從師遠遊者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責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為說。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會點鼓瑟解

方觀旭

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會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並奏者矣。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蘭相如傳。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丙。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使秦瑟必歌。秦方求侮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並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會點之鼓瑟。必有口歌歟。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三子竝應作而後對可知。

禹都考

金鷄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鄭道元。洽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鵠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履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封耳。應劭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鵠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而禹居焉。是即天子位。知其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為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

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為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為禹之都。此確解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啓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股虛。啓以商政。則禹之都。即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鄭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為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為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變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處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為舜居冀州。處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皇甫謐鄭道元以安邑為禹都。此為遷耳。陽城晉陽為禹都。皆有確證。可知禹都有二。蓋其始都于陽城。即所避之處。以為都。而其後遷都于晉陽。乃從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于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虔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即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即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即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留。

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 鷄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為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為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鷄獨以為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圻。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二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為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三十家。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十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井。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恐未必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

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為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見杜牧。共一百人。馬牛芻藁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為兵也。又三途亦有三軍。三鄉為正卒。三途為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途。六途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鄉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遂。猶不止。遍城出之。是為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大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共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為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林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藁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塗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途。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城言也。孟子言。願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猶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塗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願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荷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城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塗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概言之耳。不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招搖在上解

金 鷄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擊動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

授宗人。夫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兼琮以醑者。則禮所云太宗執璋瓊亞裸是也。噉者。說文云管也。則太宰之噉。是管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可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珣字之誤。而珣爲鎮圭。可用以祭酒及亞裸乎。且用圭可管酒乎。天子執珣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珣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珣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馬云。大同天下。乃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爲何物。安知其非指酒。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爲璽乎。天子有璽。實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璽。節左傳季武子取卣。使公治間。璽書追而與之。是周時之璽。貨賄用之。大夫有之。並不以爲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璽之說爲愈于鄭。尤所謂讀書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洗類水。鄭所定本作濯類。翻曰。成王疾困。灑几洗類爲濯。以爲泔衣成事。洗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類面謂之泔衣。甚遠不知蓋闕之義。翻意蓋謂洗類爲類面。與濯字有別。故怪鄭君作濯。今按洗與濯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祿職云。故書祿爲濯。濯既爲古洗字。是作濯正從古文。鄭既以洗爲濯。又以濯爲泔衣者。謂王服濯濯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固可泔濯者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若然。則鄭氏經本。當王乃洗爲句。類水爲句。馬氏曰。類類面也。謂服泔衣類面之後。而相以冕服被其身。虞氏又謂洗字虛者。蓋洗止有濯義。即以爲濯字。亦無衣字。故云洗字虛也。以此難鄭。亦非無說。但鄭氏案據本經。相被冕服之文。而爲此語。是因以經證經者也。又與宅味谷。翻以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因怪鄭氏反以爲味。按史遷從安國。故其作五帝紀。正作味谷。此真古文也。賈逵傳古文尙書。鄭君所注。係用遠本。則作味谷。實是古文。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柳谷。又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則作柳者。乃今文也。考味與柳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稱爲齊人語。明伏生口授尙書。以齊人方言讀味爲柳。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別。按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派。重八爲別。古文作典。說文八部云。典。別也。又守部云。典。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即本古文尙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典三苗。鄭恐後人不知。典爲古別字。故注云。典猶別也。與說文典別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北古別字。則誤典字爲北。反以北當古之別字。何其不考。六書。歟。與翻易學。尙出孟氏。故所言消息。頗有可採。至於尙書獨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遠失。先自謬誤。無一當理。吳志注尙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論史也。

趙坦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遠失數事當否
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氏所注尙書。以顧命康王執珣。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格。謂之酒。栢。成王疾困。灑几洗類爲濯。以爲泔衣成事。洗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味。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化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尙書大傳云。秋祀柳穀。

華山。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注周禮縫人引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栢。穀。賈疏云。伏氏文。夫伏生爲濟南人。故方言味爲栢。由是傳今文者。作栢。古文家作味。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史記五帝紀亦作味。徐廣曰。一作栢。蓋後人以今文改古文也。康成非不知今文。特注尙書。則從師承。古文之本。故作味。且柳之言。聚日將沒。諸色所聚。故云栢。味之言。冥日入後。漸成冥黑。故云味。義得兩通。聲亦相近。必謂作栢爲是。始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說文北部。亦。乖也。从二人相背。亦。反也。从。而。與。古文。是。訓。乖。乖。从。與。義。相。轉。注。不。煩。破。字。故。鄭。注。云。北。猶。別。也。且。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其。義。甚。明。北。且。有。背。音。故。釋。文。亦。音。背。楊。慎。注。荀。子。解。蔽。篇。云。背。去。也。此。其。義。也。然。則。準。以。六。書。按。以。古。音。虞。氏。所。云。北。爲。古。別。字。未。可。信。也。顧。命。云。王。乃。洗。類。水。馬。注。洗。髮。也。類。類。面。也。按。沐。後。饋。梁。見。于。禮。經。洗。髮。則。無。之。古。濯。字。有。濯。音。濯。洗。聲。相。近。故。康。成。以。洗。爲。濯。釋。爲。泔。衣。成。事。者。謂。王。疾。病。不。能。冕。服。止。服。泔。濯。之。衣。故。下。經。云。相。被。冕。服。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而。虞。氏。不。察。反。謂。天。子。類。面。謂。之。泔。衣。誤。亦。甚。矣。顧。命。云。上。宗。奉。同。珣。下。云。乃。受。同。珣。王。三。宿。三。祭。三。吃。又。云。大。保。受。同。祭。噴。宅。說。文。門。部。託。契。符。酒。也。从。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吃。假。使。同。非。酒。器。則。用。以。奠。用。以。噴。者。果。何。物。耶。翻。之。言。曰。古。曰。似。同。然。則。常。符。一。理。字。矣。解。經。而。置。經。兩。漢。諸。儒。固。不。出。此。按。同。與。形。通。鄭。箋。詩。早。篇。篇。瑟。後。玉。瓊。云。圭。瓊。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然。則。同。固。圭。瓊。盛。酒。處。也。故。云。酒。栢。不。直。以。圭。瓊。釋。同。者。或。文。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珣。字。固。取。覆。冒。爲。義。不。常。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間。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周。時。天。子。固。未。嘗。以。璽。爲。重。安。得。以。此。解。尙。書。大。抵。漢。儒。釋。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爲。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遠失數事當否

方廷翊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尙書遠失事。因云。顧命執珣。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栢。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珣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珣。是同與珣爲二矣。說文云。冂。重覆也。徐音莫保切。同。台也。从。冂。口。臣。鉉。等。曰。同。符。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噴。故。从。口。史。籀。亦。从。口。薛。氏。鐘。鼎。款。識。周。齊。侯。鐘。銘。收。敦。石。鼓。文。同。字。皆。从。口。說。文。又。云。託。契。符。酒。也。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吃。是。叔。重。亦。以。同。爲。符。也。禮。祭。統。君。執。圭。瓊。禮。尸。大。宗。伯。執。璽。瓊。亞。觀。下。文。太。保。乘。璋。以。酢。則。同。爲。璽。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釋。符。名。同。義。非。謂。同。即。珣。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經。故。疑。之。不。知。同。古。通。鍾。周。禮。大。司。樂。掌。六。律。六。同。漢。書。郊。祀。志。作。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何。疑。于。同。之。爲。酒。杯。珣。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

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鏡銘。善銅作善同。翻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則其名。漢始周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卽以爲銅。亦與銅字義無異。以爲愈于銅。說恐未然矣。虞氏又訓爲灑。鄭不誤也。鄭以爲浴衣成事。誦王疾病服灑。灑之深衣。而被濯。猶論語所謂加朝服。施紳。虞氏取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家卯字。當爲爲柳。卯同。事。而以爲味。甚遠不知蓋關之。義。案史記。味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緝人。鄭注。引書。度。西曰。柳。鑿。賈疏。以爲濟南。伏生書。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漆書古文。故作味。史記。一作柳。蓋司馬遷。從安國。則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管子。幼官。云。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卯。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狗。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說。文。云。北。作。加。菟。也。从。二。人。相。背。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分。也。从。重。八。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亦。反。也。从。中。从。典。典。古。文。別。然。則。北。別。二。字。形。本。相。似。鄭。所。據。古。文。本。作。北。故。從。其。文。訓。之。曰。狗。別。也。史。記。五。帝。本。紀。分。北。三。苗。集。解。引。鄭。注。云。所。置。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析。義。爲。別。故。古。鼎。銘。折。木。形。有。作。北。與。別。字。形。亦。相。近。鄭。正。以。別。話。北。字。與。虞。意。同。不。改。經。文。蓋。其。慎。也。不。曰。北。讀。爲。別。則。其。疏。也。

釋書呂刑鏡字

孫鳳起

書呂刑。墨辨疑。其訓百鏡。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鏡。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六鏡也。鏡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釗重九銖。俗儒良是。許氏說文解字云。鏡。銖也。銖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銖。案鏡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考工記。桃氏爲劍。上制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是劍以六兩十六銖爲一銖也。又治氏。戈戟重三銖。注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則三銖爲一斤四兩。引人膠。三銖亦以鏡訓之。亦謂六兩大半兩也。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考工記。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劍之傳于今者。其重尙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漢器。款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于漢。則劍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銖爲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銖。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銖。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鏡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概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鏡銖二字。古通。馬氏以鏡爲六

銖。固非。叔重知鏡銖同物。而據古尙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鏡銖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較。較諸家爲精核矣。古文省偏旁。鏡銖二字形相近。許尙功補經。疏。謂周禮。淮父尙銘。云。錫貝山。堉。今考定當爲錫貝。岄。爰。正作電。與乎字相類。又今嘉定錢氏所藏周祖罕彝銘。云。王錫金。百。爰。爰。作。卽。其。始。本。一。字。也。後。世。小。篆。作。而。加。金。作。鏡。或。作。銖。文。既。殊。而。音。隨。異。矣。鏡銖字。又。通。作。率。考。工。記。先。鄭。注。謂。銖。爲。刷。史。記。周。本。紀。其。謂。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卽。鏡。也。周。禮。職。金。疏。引。古。尙。書。鄭。注。古。之。率。多。作。鏡。又。通。借。作。選。銀。等。字。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卽。古。曰。字。本。作。銖。卽。鏡。也。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漢。書。作。擇。伏。生。大。傳。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皆。假。借。字。也。近。世。東。原。戴。氏。據。釋。文。所。引。說。文。檢。徐。本。知。十。銖。十。字。下。脫。去。一。字。據。考。工。鄭。注。引。說。文。證。三。銖。爲。一。斤。四。兩。知。說。文。北。方。以。二。十。兩。爲。銖。爲。字。下。銖。字。上。脫。去。三。字。甚。爲。精。鑿。至。以。鏡。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銖。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鏡。當。爲。銖。引。人。之。銖。當。爲。鏡。殊。遠。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南屏山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阮 元 程 作

詰經精舍文集卷十一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 蔭 原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選書。載。堯。典。禹。貢。鴻。範。微。子。命。卞。諸。篇。多。古。文。說。然。選。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略。言。之。堯。典。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今。按。鴻。範。王。道。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贊。王。道。使。便。與。辨。古。字。通。味。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物。索。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舜。讓。於。德。不。傳。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傳。也。又。今。史。公。自。序。作。不。台。索。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見。文。選。典。引。章。昭。注。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謹。哉。余。正。謹。靜。也。黎。良。始。飢。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祖。始。也。若。古。文。則。作。阻。見。漢。書。食。貨。志。孟。康。注。牧。誓。如。材。如。離。徐。廣。曰。此。訓。與。綱。同。今。按。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尙。書。說。蝻。猛。獸。也。說。文。內。部。雋。字。注。引。歐。陽。尙。書。說。同。歐。陽。尙。書。者。蓋。歐。陽。高。也。金。縢。周。公。卒。後。秋。未。穫。按。論。衡。感。類。篇。載。今。文。家。說。正。如。是。呂。刑。其。謂。百。率。按。周。禮。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整。罰。疑。赦。其。謂。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凡。此。皆。用。今。文。之。確。然。可。據。者。也。又。如。魯。絲。諺。曰。毋。若。丹。朱。故。禹。曰。予。辛。壬。婁。塗。山。與。論。衡。問。孔。篇。合。漢。書。楚。元。王。傳。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故。後。漢。書。梁。統。傳。舜。禹。相。戒。無。若。丹。朱。俱。與。史。記。同。高。宗。彤。日。天。既。附。命。正。厥。德。按。漢。書。孔。光。傳。附。命。作。付。命。付。附。古。通。用。

鴻範母侮厥寡與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合。五者來備。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五。按爽對策云。五禮咸備。各以其敘。又李雲傳。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然則題與是古亦通。凡此雖不能明證其為古文。然漢人言書率用今文。則亦今文說也。若古文說之可考者。鴻範曰。按毛詩載駟雲。古文尚書。以弟為國。疏謂古文作佛。今文作團。賈逵以今文授之。定以為國。於古文則為弟。然則弟乃弟之謬也。伊尹作成一德。在成湯時。按鄭本序次。咸有一德。在湯時。故以為成湯時也。仲丁書不具。按仲丁書。雖不在逸十六篇之列。而殘簡尚存。史公蓋親見之。帝大成立伊陟為相。蔣有祥。桑殺拱生於朝。按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殺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劉向五行傳及論衡異虛篇。俱依此說。蓋今文家不見百篇之序。故以大成為高宗。顏氏以為伏生差謬是也。惟史遷得之。是其多古文說也。又如堯典使程南。索隱曰。為依字讀。正義亦云。為音于僂。反。是史記本作為也。攷漢書王莽傳。南巡則雍以勸南。僂與為通也。鴻範沈漸剛克。與左傳文五年所引合。劉歆好古文。古文尚書與古文春秋。皆至歆始顯。是亦古文說矣。他若堯典居郁夷。今文作曠。見書疏。古文作曠。見說文。各錄誤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見索隱。古文作在。治。見集解。母逸高宗五十五年。今文作百年。見石經。古文作五十九年。見中論。除督。今文作鮮。督。見大傳。古文作案。督。見周禮。雍氏注。此則不古不今。未知遷之所據。若堯典之教。釋子。注引孔安國曰。釋。皆聲相近。然以說文攷之。古文當作教。育。子。故馬融訓為長云。教長天下之

國子。則釋未必為古文也。禹貢之榮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榮。波。此及今文。並云榮播。然馬鄭本俱作播。惟漢書作波。則播未必為今文也。克明俊德。以俊為剛。鳥獸華尾。以尾為徽。播而教。以播為播。禹敷土。以敷為播。彭越既緒。以緒為都。西伯戡黎。以黎為剛。今般其淪喪。以淪為與。魯微曰蒙。以蒙為霧。此或字有古今。或傳寫魚魯。要於經義無涉。予其大賈汝。以賈為理。豈訓賈為理。惟說有稽。以說為訓。豈訓說為訓。夾石。石入于河。作入于海。臣瓚引書亦然。是有不子之賈于天。以不為負。康成釋書本此。微子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遷于克。今云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夷。文侯之命。乃平王命文侯仇。今云襄王命文公重耳。若此類。蓋不能決其為古文。為今文矣。且百篇之序。皆古文也。故史記具載之。然亦間有異字。如異職同類。祿作母。旅天子之命。旅作嘉。是也。蓋孔壁古文。當以司馬遷所見者為最真。若馬鄭之本。依賈氏所定。已非純用古文。況梅賾所獻乎。後之讀史記者。見其與孔本異。即以爲今文。見其與馬鄭同。又即以爲古文。均失之矣。

案周史記載周書為今文。就為古文。

邵保和

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史記述五帝三王時事。無不取信尚書。宜皆本於古文者也。然取選書而讀之。凡所引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文有增損。字有通假。或有補綴。或且隨筆竄易。以成已一家言。班固稱遷多古文說。要未盡本於古文。而難出於今文者有之焉。五帝本紀

能明明德。以親九族。至讓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夏禹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至於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宋微子世家。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曰。至不如去。亡也。又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至六曰。殷魯周公世家。武王克殷二年。至王亦未敢訓周公。凡若此者。皆用古文者也。何以明之。古文與今文不同。論者以為今文久失傳。第從史記註而錄之。則使作辨。俾作怡。靜作謔。始作訓。耦。奇。作出。微。明。都。作孟。諸。此皆係今文。史記不從。則可以知遷之用古文也。又周公世家。周公卒後。至歲則大熱。載古文說。不常。周公卒後。史記如此。則決其為今文無疑。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注。謂出尚書大傳。據此足以為證。又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蓋用今文書也。唐張守節有言。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三家。此史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遷以為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形弓矢。絃弓矢。拒。豈一旨之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其於左國楚漢春秋諸書。翦綴而運量之。揚榘而變化之。就為己出。就為非己出。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澠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於尚書亦若是焉已矣。

周聯奎

案周史記載周書為今文。就為古文。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尚書。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嘗取史記所載。駁之。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及本紀之引禹貢。符。縣。讓。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融。日。饑。著。周。本。紀。之。引。坤。誓。甫。刑。麻。書。封。禪。書。之。引。堯。典。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母。逸。多。士。殷。誓。燕。世。家。之。引。君。吏。衛。衛。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皆。世。家。之。引。文。侯。之。命。皆。與。今。文。少。異。又。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二。十。八。字。則。今。文。所。無。全。是。古。文。惟。夏。紀。所。引。甘。誓。較。之。今。文。少。一。汝。不。共。命。句。餘。同。今。文。又。殷。紀。所。引。葛。伯。不。祀。一。段。及。湯。誥。維。三。月。一。段。盤。庚。乃。告。諸。侯。大。臣。一。段。皆。今。文。所。無。者。周。紀。所。引。白。魚。躍。入。王。舟。中。至。火。復。王。屋。為。鳥。索。隱。謂。是。今。文。泰。誓。又。武。王。乃。作。大。誓。一。段。齊。世。家。引。師。尚。父。左。杖。黃。鉞。一。段。亦。是。今。文。今。文。傳。自。伏。生。止。二。十。八。篇。古。文。傳。自。孔。安。國。多。于。今。文。一。十。六。篇。武。帝。時。得。秦。誓。傳。其。文。以。合。于。伏。生。之。書。故。為。二。十。九。篇。合。古。今。文。為。五。十。七。篇。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惟。今。文。爾。古。文。藏。在。祕。府。人。所。罕。見。太。史。既。傳。自。安。國。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改。變。經。文。而。今。文。又。為。肆。業。所。及。故。其。所。載。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成。就。己。一。家。言。要。與。今。文。無。大。異。處。是。即。真。古。文。所。在。而。非。後。世。託。名。古。文。者。可。證。也。

周聯奎

今古文尚書增大學說

伏生傳尚書於張生歐陽生。實二十八篇。史記言二十九篇。說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大學一篇。共為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謹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或以史遷據古文家。分願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實二

十九篇而大誓不在其內據劉向別錄及劉歆七略俱謂武帝末民得大誓于壁中獻之與博士讀以教人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大誓若大誓武帝末始出則不得以史記所云二十九篇謂大誓在其內矣然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大誓書曰自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于武帝之前故仲舒得以引入馬融疑其偽歷數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之引大誓文五事謂今文大誓無此語融之意以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然伏生尚書大傳有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則係大誓之文其所以不傳者蓋伏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為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大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大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氏集注尚書于大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而兩漢諸儒備見今古文者未嘗疑大誓有今古文之異則今文大誓同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將五十四篇中惡在其可信邪自古文亡而梅賾偽古文出中有秦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夫馬融明言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偽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盜巧乃則不言也發非釣等句反不見引入是知融所疑為偽者未必是偽而梅賾古文人所信為真者實非真也若以今文大誓為漢時偽作則當劉向以中古文校尚書時早已斥其偽矣奚待後人議哉

今古文尚書增誓說

徐養原

漢之尚書別有大誓一篇今古文皆同而其得之之由其說不一孔疏云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垣老子屋得古文大誓三篇此謂大誓出于宣帝之初也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大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此謂大誓出于武帝之末也二說既不同矣夫大誓果自古有之乎劉歆曰大誓後得馬融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曰民間得大誓豈皆謬說耶果出于武宣之世乎伏生載於大傳史遷載於史記武帝之詔引之仲舒之對引之終童之對引之何山而預見耶善乎孔冲遠曰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大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或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按王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然後易禮尚書各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說卦即大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豈非重得之明驗乎意伏生初傳大誓時諸儒疑信參半至河內重得然後列于正經藝文志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皆立于宣帝之世蓋至是經文始全向歆投書遂據以著錄耳若

夫壁中古文五十八篇亦有大誓則大誓豈又出于孔壁乎曰非也馬鄭俱傳古文者也一則曰大誓後得一則曰民間得大誓明非孔壁所有或曰大誓既不出魯壁何以古文有大誓曰古文多於今文蓋有古文有而今文無者未有今文有而古文無者其故何也今文立于學官古文不立于學官說經者不敢以古文所有補今文亦不敢以古文所無廢今文也或曰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疑本不數大誓故五十七此又不然大誓凡三篇若不數大誓則祇五十五不得有五十七也鄭氏鉉贊云後又亡其一篇師古引此以為證自是確論然則所亡何篇乎或以為酒誥或以為武成要皆非是何則古文四十六卷為五十八篇篇與卷不同者以有一篇而分為數篇篇雖分而卷不分故也一篇而分為數篇者唯九共般庚及大誓般庚大誓鄭氏時具在則所亡者其九共九篇之一乎若酒誥武成則以一篇為一卷者也亡其一即亡其一篇志計篇則缺其一計卷則無所缺是所亡者非酒誥非武成尤非大誓章明矣近世秀水朱氏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亦未必然蓋古有序而今文無序何以明其然也王充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此蓋今文家說充非之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要之為此說者不見百篇之序者也若知有百篇之序而為此說則似矣張勳雖治古文春秋亦未見古文尚書故偽造百兩篇以欺世使勳見古文百篇之序則無此謬矣使勳以前人人知有百篇之序則勳亦不敢認為之矣則知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宜數大誓不宜數書序或曰志稱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蓋三十二者分大誓三篇為三卷又有序也章句釋經不釋序故三十一也似今文亦有序矣然今文即有序亦祇有二十九篇之序無百篇之序且三十二卷中有大誓三篇二十九卷中無大誓乎宣帝使博士讀說詎獨歐陽博士讀說而夏侯博士不讀說耶夏侯二十九卷必無反數書序而不數大誓之理唯釋文序錄云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此當是朱說之所本然併書序數之而以為三十篇則可去大誓不數而以二十九篇則不可

兩漢經師家法考

趙春沂

六籍之學盛於漢氏諸儒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左雄傳注所謂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間五經家法稍增經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續百官志云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嚴顏氏章教弟子此博士分經之目故博士立而經學之家法嚴東京經術所以盛于西都也且漢世之家法不獨嚴于立博士而已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然則漢舉明經亦嚴家法也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然則漢學孝廉亦嚴家法也。又官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定。乃選通儒。諸生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讎家法。此雖官猶知之。況博士乎。家法又謂之師法。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師古注。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為大師。故以為始師。有始師。乃有師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孰與邪日善。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為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與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此師法之明于上者也。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守師法。劉寬傳注。引謝承書云。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翟茂傳。元帝時學于長安事博士。汪生習詩禮。究極師法。此師法之明于下者也。大抵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有所師乃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蓋漢世治經。凡不守家法者。世不見信。如儒林傳。孟喜不肖。切趙賓之學。上聞以為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贛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受延壽。即孟氏學。翟牧自生不肖。皆曰非也。此雖避善之辭。然即此可見漢儒明辨家法之嚴。與漢代崇儒亦嚴師法之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遊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云。是末師而非往古。此漢人嚴背師法之證也。其必資之博士者。家法之明。明于博士也。西晉承

兩漢而後。猶置五經十九人。至永嘉之亂。或減為九人。或增為十六人。而不復分列五經。則家法于是紊矣。夫家法明。則流派著。可以知經學之衍別。可以知經文之同異。可以知兼儒之授受。可以在周秦之古。漢學之盛。盛於家法也。故前後書多言家法如此。至于兼儒之淵源。則皆散見于儒林傳與藝文志。而網舉于陸氏釋文。茲不具論。

附錄精舍文集

洪震煊

漢治經義。各有名家師法。馬班通儒林。雖然可攷。及東京之盛。一師教授恒故百人。或千餘人。乃至曹曾受歐陽書。門徒三千。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張與弟子著錄萬人。蔡元萬六千人。史例簡嚴。不能備載也。今可攷者。集古錄。金石錄。錄釋。錄載。所載漢碑。間或一見。如治梁邱昂。有重安侯相杜暉。明治京氏。有費縣令東平陽田君。治歐陽書。有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鄭令景君。綏氏校尉熊君。漢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成陽閔葵。龔叔讓。治小夏侯書。有成陽閔葵。廉仲。治魯詩。有司隸校尉山陽魯仲。嚴執。金吾丞武榮。舍和。治韓詩。有山陽太守濟陰祝。郎中乘氏馬江。元海。廣漢屬國都尉丁。訪。叔河。從事武梁。綏宗。治嚴氏春秋。有處士閔葵。班宜。高。暨子讓。公讓。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許。通。文學。掾百石卒史孔。師。皆漢史所未載。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及東觀漢記。為范書所本。有三書有而范書無者。董春。師事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劉宏。師事劉述。治

歐陽尚書。王阜受韓詩。孔香學左氏之類。是也。有三書詳而范書略者。徐稱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書。劉寬學歐陽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之類。是也。范書儒林傳之外。為經師家法所關者。方術傳。載陸扶文。起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檀子產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獨行傳。載陳重與同郡。雷義。俱學魯詩。顏氏春秋。侯霸傳。言。勸。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嚴。梁。榮。秋。為。元。都。講。第五元張。恭。祖。為。鄉。康。成。師。見。鄭。康。成。傳。舉。為。馬。融。師。見。馬。融。傳。皆。師。實。所。承。不。列。于。儒。林。傳。而。互。見。於。諸。傳。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孝。經。論。語。皆。古。文。自。述。家。法。雖。乎。不。雜。而。儒。林。傳。但。總。目。之。曰。五。經。無。雙。蓋。平。石。經。皆。用。今。文。卅。四。篇。春。秋。用。公。羊。而。及。顏。氏。詩。用。魯。而。及。齊。韓。禮。用。儀。禮。論。語。及。書。包。周。蓋。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故。石。經。文字。依。用。者。如。此。至。儒。林。傳。但。總。稱。之。曰。正。定。五。經。而。五。經。師。之。家。法。未。之。或。詳。也。故。先。儒。議。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其。在。此。也。歟。

兩漢經師家法考

胡經

漢儒家法。大略有三。一曰守師說。如易有施孟梁邱。費高。書有伏孔。詩有毛齊魯。禮有二戴。慶氏。春秋有左公。其間文字異同。章句錯互。各守師傳。不相沿襲。故趙賓。變。箕。子。之。訓。易。家。證。其。非。焦。贛。本。陸。士。之。傳。光。祿。明。其。異。田。何。之。易。實。淵。源。乎。商。瞿。毛。公。之。詩。公。穀。之。春。秋。乃。權。輿。于。子。夏。申。公。之。子。魯。詩。張。蒼。之。於。左。氏。並。淵。源。于。荀。卿。伏。生。傳。今。文。先。秦。之。博。士。也。安。國。傳。古。學。孔。氏。之。舊。文。也。高。堂。傳。士。禮。魯。國。之。老。師。也。由。七。十。二。子。迄。四。百。餘。年。如。高。曾。之。授。景。仍。淵。流。之。衍。枝。消。是。之。為。守。師。說。一。曰。通。小。學。漢。儒。課。學。僅。必。先。誦。縮。書。九。千。字。以。得。其。情。意。聲。形。授。爾。雅。十。七。篇。以。究。其。詞。訓。轉。借。三。年。而。一。經。通。三。十。而。五。經。立。故。詭。更。正。文。櫛。壁。虛。造。則。許。君。訂。其。違。破。壞。形。體。便。辭。巧。說。則。班。固。糾。其。謬。漢。儒。研。六。經。從。文字。入。研。文字。從。聲。形。入。莫。不。考。鏡。于。姬。下。準。則。于。籍。斯。雖。師。承。各。殊。而。塗。軌。實。一。是。之。為。通。小。學。一。曰。明。天。人。之。理。易。家。天。學。則。如。孟。喜。明。卦。氣。京。房。言。納。甲。飛。伏。鄭。君。剛。爻。辰。虞。翻。推。消息。書。家。如。伏。生。則。以。洪。範。言。天。詩。家。如。翼。奉。則。以。五。際。言。天。春。秋。家。如。董。仲。舒。則。以。公。羊。言。天。劉。向。則。以。穀。梁。言。天。劉。歆。則。以。左。氏。言。天。並。上。探。象。緯。下。明。人。事。經。之。以。八。卦。緯。之。以。九。疇。測。之。以。九。宮。驗。之。以。九。數。原。夫。乾。坤。陰。陽。實。萌。芽。于。先。秦。河。雒。推。篇。乃。朕。臆。于。東。漢。賈。鄭。何。鄭。諸。家。尤。精。是。學。大。抵。原。本。孔。經。鉤。攝。樞。要。非。如。後。儒。守。井。魚。之。咫。聞。昧。圖。書。之。奧。旨。也。是。之。謂。明。天。人。之。理。其。釋。經。之。體。亦。約。有。三。一。曰。以。經。解。經。或。依。經。以。折。理。或。錯。經。以。會。文。或。辨。經。以。校。誤。如。毛。公。詩。詁。多。用。爾。雅。費。氏。說。易。即。本。繫。辭。依。經。之。體。也。毛。詩。之。箋。廣。引。禮。經。地。官。之。注。半。參。王。制。錯。經。之。體。也。由。左。邱。之。古。經。知。嗣。兵。之。文。誤。據。魯。詩。之。正。字。識。結。韞。之。傳。弄。辨。經。之。法。也。一。曰。以。字。解。經。或。擬。其。音。或。正。其。讀。或。改。其。誤。擬。音。者。古。無。反。語。故。為。比。方。之。詞。如。某。讀。若。某。某。讀

如某之例是也。正讀者，聲有通借，故為變化之詞。如某讀為某，某讀曰某之例是也。改誤者，字或山聲而親，或由形而誤，故為救正之詞。如某當為某之例是也。觀夫賈逵定弟圖之異字，何休辨登得之同聲，周官故書必存于注，儀禮古文，盡著之篇，舉一反三，餘可議矣。一日以師說解經，如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見于毛氏詩，子沈子可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沈子之說，載于公穀傳，箋詩之指，半表發夫享其注，禮之言，先引微夫杜鄭，譬後海而先厥河，非數典而遺其祖也。絲毫家法，剛厥微言，以故用日少而高德多，稱文邇而見義遠，函雅故，綴遺網，知時務，統陰陽，通天地人之謂儒，惟漢儒斯不愧焉。故家法精，漢學明，家法，漢學，謹授受，研六經，家法不失，孔書乃明，是為考。

兩漢經師家法考

邵保初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迄乎戰國，諸子紛淆，遺秦滅學，典籍灰飛，宿儒遺壑，口耳私授，馬迹蛛絲，十存一二，漢初開獻書之路，廣立學官，於是經術之士，得以身顯當時，各守其傳，自立門戶，或專主一家，或旁通他氏，要之漢人解經持論甚嚴，不冒輕易師法，試以兩漢儒林考之，其淵源授受，具有家法焉。易始田何，而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項生，傳其業，其出於王同者，楊何，即墨成，孟坦，周霸，衛胡，主父偃也，何傳司馬談及京房，而寬初為項生從者，後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其學甚詳，故其傳彌廣，寬弟子為田王孫，是時梁邱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則又合丁寬及王同之學者，授子臨，臨授王慶，五鹿充宗，充宗授士孫張，鄧彭祖，衛成，由是後漢范升，呂光，梁恭，楊政，祁聖元，張興，與子舫，張堪，杜曄，皆治梁邱易，施讐亦以田王孫之學授梁邱賀之子臨，及張氏，魯伯，禹，彭，彭，魯伯，授毛莫如，哪丹，由是平帝時有戴賓，賓弟子劉昆，昆子軼，及景翊，皆治施氏易，孟喜，又田王孫之學，授白光，翟牧，蓋寬饒，趙賓，焦延壽，由是後漢夏恭，津丹，雋陽鴻，袁良，良孫安，安子京，與敬京子彭，彭弟湯，及梁棟，任安，徐淑，宗資，許慎，虞光，光子成，成子鳳，鳳子歆，歆子翻，皆治孟氏易，而施孟梁邱之傳，竝延壽以孟氏易授順邱京房，房為易章句，說長於災異，以授段嘉，姚平，任良，乘宏，周敞，由是京氏之學興，而谷永，劉向，戴聖，魏滿，孫期，楊秉，崔瑗，郎宗，宗子顯，折像，樊英，康衡，第五元先，徐稭，李炳，劉寬，韋著，度尚，並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授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直者，東萊人也，為章句四卷，以授王璜，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由是韓歆，陳元，馬融，鄭眾，荀爽，宋忠，等傳之，乃有費氏之易，與直同時有高相者，自言出丁將軍，授子康，及毋將永，為高氏易，至費氏與，而高氏遂微，又有韓氏易，其原出於韓嬰，作易傳，自傳其家，後有沛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授其學於蓋寬饒，又博士白子反，以其學傳朱雲，傳嚴望，嚴元惠，莊為白氏易，曾永嘉後，唯費氏博士，王炳，亦皆治費氏之易者，則存于後者，止直之學而已矣，書有今古文之別，伏勝以李克之書，授晁錯，及張生，歐陽和伯，孔安國者，今文也，錯授何比干，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以傳周堪，孔鮒，黃霸，傳牛軋，許商，孔鮒，傳子光，而光又得

車卿之學，商傳唐林，吳章，王吉，缺欽，章傳云，微由是有大夏侯氏之學，後漢牟融，陸陽，馮遂，宋忠，張馴，吳良，並治其書，夏侯建以勝之學，傳張山拊，為小夏侯學，山拊傳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泰，假倉，其出自寬中者，趙平，班伯也，其出自無故者，唐尊也，其出自秦泰者，馮賓也，此皆治小夏侯氏之書，至東漢而王良等傳其業，和伯又以其學授兒寬，而歐陽世寬學，至高，為歐陽氏學，林尊受其業，以傳平當，及陳翁生，當傳朱善，鮑宣，翁生傳殷崇，殷崇傳朱善，更傳桓榮，彭閎，卓宏，榮傳何湯，胡憲，丁鴻，鮑駿，張輔，鴻傳陳弁，劉愷，巴茂，朱俊，榮又以其學傳子郁，郁子馮，馮孫興，以其書世為帝師，都傳楊震，震授虞放，陳翼，馮傳黃瓊，楊賜，而歐陽高之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歆，歆以上八世，皆為博士，歆傳禮震，高獲，曹會，付子社，於是治其書者，又有楊賜，鮑永，尹敏，牟長，宋登，朱龍，張奐，杜喬，宗貢，輩，而歐陽氏之學，於東京為最盛，此皆治今文之學者也，安國本伏勝弟子，所得魯壁古文，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此亦止伏生所誦之二十八篇，其增多之書，未得列於學官，安國亦不敢私授，故都尉朝以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璜授孫欽，其師傳雖歷歷可數，而終漢之世，不見有增多之書，且兒寬既傳歐陽生學，又從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而夏侯勝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夏侯建亦嘗師事歐陽高，高之學出於兒寬，可知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悉出於兒寬，兒寬之學，無異，即安國之學亦無異也，夫漢世所為古文尚書者，有蓋豫之古文，有杜林之古文，蓋豫之書，周防傳之，杜林之書，徐巡，衛宏，傳之，賈逵之訓，馬融

之傳，皆杜氏漆書，而非安國壁中書也，他如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黨等，亦皆治古文書，然非晉梅賾所稱之孔氏古文也，詩至漢代，傳者四家，申培與楚元王，及夷王，魯穆生，白生，同受業於浮邱伯，以授王臧，趙箱，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慶忌，江公，許生，徐公，培，魯人，其所傳為魯詩，章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許生弟子，又有王式，式更受詩於徐公，以傳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長安傳兄子游卿，游卿傳王扶，許安，廣德傳龔勝，龔舍，而治魯詩者，若博士江公，右師細君，及劉向，卓茂，許安，李業，魏應，包咸，劉伉，魯恭，陳重，常璩，陳宜，李炳，魯峻等，俱能傳其學，龔固生，齊人也，作詩傳，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蒼傳翼，蒼，蕭望之，匡衡，而師丹，伏理，滿昌，班伯，皆傳匡衡之學，張部，皮容，馬援，復傳滿昌之學，皆以其學至大官，徒乘尤盛，而白奇，景雲，伏洪，伏恭，陳紀，輩，亦並治齊詩，燕人韓嬰，作內傳傳數萬言，號曰韓詩，賁生，及趙子受之，趙傳蔡誼，誼傳食子公，王吉，子公傳樂豐，吉傳長孫順，樂豐傳張就，順傳爰福，而郭祥，薛漢，杜撫，潞嘉，敬伯，韓伯高，召馴，楊仁，趙長君，張匡，李尚，張恭祖，唐公沙穆，夏侯侯，包，陳臨，皆守學教授，並治韓詩，河間大毛公，享，以高薛之學授毛萇，為小毛公，授授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陝，陝授劉曼卿，曼卿授衛宏，宏授毛萇，為小毛公，授授賈長卿，長卿授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成非其本義，魯最為近之，然自毛詩盛行，而三家盡廢矣，周禮出自河間，所謂古禮是也，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杜子春受業於歆，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

子多往師之。及賈徵父子。並作周禮解詁。於是衛宏、張衡、趙岐、馬融、盧植、仲長統繼之。而周禮之學興。儀禮出自高堂生。所謂士禮是也。文帝時禮官大夫徐生善為容。傳子至孫延及襄。其弟子有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等。傳其業。於是蕭奮、孟卿、后蒼繼之。而儀禮之學興。禮記出自后蒼。所謂曲禮記是也。蒼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有大小戴及慶氏禮之學者。徐良也。為小戴之學者。橋仁、楊榮也。劉祐、高誘、盧植、同治之。為慶氏之學者。夏侯敬、慶成也。王臨、董約、曹充、及子孫。同治之。而禮記之學興。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之傳。鄭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賈誼傳左氏。至其孫孫嘉。有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之傳。鄭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賈誼傳左氏。至其孫孫嘉。弟子賈公、柏公、賈公子長卿。修其學。以傳張敞、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胡常、胡常傳方進。常傳賈護。方進傳劉歆。歆又事尹成。蓋皆為穀梁之學。而尤深於左氏。授賈徵、徵子述修其學。作左氏長義。及左氏訓詁。護傳陳欽。欽傳子元。元作左氏同異。以授嚴威、鄭衆。作左氏條例。句馬融為三家同異之說。延篤受業於賈述之孫伯升。因而注之。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他如嚴彭祖、房鳳、王駿、金子嚴、孔奮、奮弟奇、奇子嘉、及李封、許淑、服虔、高彪、張恭祖、張馴、穎容。其治春秋皆左氏之功也。胡毋生傳公羊氏學。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宏從胡毋生受公羊。而褚大、胤公、段仲溫、呂步舒、鮑敬、從仲舒受業。胤公授孟卿。哇孟孟卿授疏廣。宏授嚴彭祖。顏安樂、貢禹、廣授案路。彭祖授王中安樂授冷。任翁、劉向、王彥、禹事胤公。而成於哇孟。以授堂谿惠。惠授冥都。都與路又同事安樂。路授孫寶。王中授公孫文。東門雲、雲授馬宮。宮左成。至張

寬、申曉、伊推、桓寬、宋顯、鄭興、李育、戴宏、羊駒、楊終、何休、荀爽、徐淑、蔣母君、趙昱、馮緝、杜暉。並治公羊春秋。故其學最著于西京。盛傳于東漢。治嚴氏春秋者。郭輝、李章、丁恭、樓望、承宮、鍾興、周澤、甄宇。不下數十家。治顏氏春秋者。張元、魯峻、丁直、馬萌、呂剛、吳盛、夏侯宏。亦不下十餘家。瑕邱江公傳穀梁氏學。以授榮廣。皓星公。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問。千秋又事皓星公。以授尹更始。及更始子咸。更始之學合左氏為一者也。丁姓授章昌。更始授霍方進。房鳳。江公孫於宣帝時為博士。以其學授胡常。常授蕭乘。而章賢、夏侯勝、蕭望之、史高、劉向等。並右穀梁。由是大盛。至王亥、梅福、尹敏、侯霸、段肅之流。復治穀梁。而其學遂與左氏公羊相埒矣。夫諸家殊說。莫如三傳。如方進房鳳從更始受左氏。復從之受穀梁。胡常受左氏于更始。而嘗受穀梁于江公。彭祖以公羊名家。又兼治左氏。是其參稽互證。固有自諸家之說而折衷者。然其著論傳授。支分派別。未嘗稍離其宗。傳論語者。亦有三家。魯人所傳者。為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唯魯論傳授。夏侯勝、夏侯賢、賈子元成、扶卿、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人所傳者。為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其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賈禹、五鹿充宗、庸詎、並傳之。唯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孔壁中。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為之傳。馬融為之注。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廩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為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禹以論授成帝。至後漢而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考經亦有今古文之別。藏於顏芝。出於芝子貞者。為今文孝經。出自孔氏壁中者。為古文孝經。長孫氏、江

翁、后倉、張奉、張禹、並傳古文。各自名家。孔安國作古文孝經傳。劉向投定其篇章。馬融亦為之作傳。而世不傳注孟子者。始自楊雄。後漢程會、高誘。俱有章句。唯趙岐題辭與文義合。而傳述不顯於當時。爾雅釋言以下。或言叔孫通所益。且終軍亦以豹鼠之對受賜。可知漢初此學授受不絕。故賈誼之書。及史遷之徵引尚書。毛公之作詩訓詁。其間經義。大半悉符爾雅。今所傳註為文學。及劉歆注。歆之學出於揚雄。徐如榮、光、逕諸家。皆傳自漢代。而唯許叔重說文解字。悉宗雅訓。以明六書之指。蓋真能得爾雅之傳者。要之漢儒治經。始由學官之分。建。繼因師承之不移。故其為學。至專且精。不作空游衍之說。自賈述鄭與父子。漸會羣經之義。至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於易初治京氏。又傳馬融之學。而以費氏為宗。費氏因賈馬訓傳。為之注解。其論前人時事。悉有確據。於詩兼治韓詩。後作箋申明毛義。毛詩依康成為重。其經文久而滋誤者。多由鄭箋而正。周官禮記。以張恭祖之傳。集與衆賈馬雅。達廣攬之說。讀而辨之。作周官注。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後世歷氏曲臺並亡。大戴無傳。幸有鄭注。津逮來者。春秋嘗治公羊。後通左氏。作鐵管。盲發墨守。起廢疾。以闢何休之異說。孝經鄭注。鄭志及中經。皆不載。然陸德明以為中朝經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為主。唐初去漢未遠。則相承或非無據。論語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夫諸家訓釋。往往安于所習。互相說。康成考先儒經訓。而集其大成。雖仲尼之門。不能過也。惜乎元風大暢。偽說恣行。孟子爾雅之注。均已散軼罕存。故鄭氏之學。不盡傳于後。然其遺說。聞出于他書。好古之士。保殘守缺。誠能藉摭緒言。遠宗古義。則將由高密之門。躋窺昌平之津。畔也已。

周代書冊制度考 汪繼培

周時書冊所用。見於經者有四。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書之以版者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此書之以方者也。內史又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傳廿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襄卅年。傳鄭命伯石為卿。三辭乃受策。又隱十一年。傳云。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襄廿年。傳甯殖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此書之以策者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率諱惡。左襄廿五年。傳云。南史氏執簡而往。毛詩小雅。出車。管。畏此簡書。傳云。簡書。戒命也。鄭國有簡。以簡書相告。此書之以簡者也。蔡族氏注。方版也。內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版。說文。版。書版也。論衡。量知篇。斷木為契。枘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秦版。然則方版。版皆以木為之。論衡又云。載竹為簡。破以為牀。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說文。以版調簡。牀札轉注。相訓。册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簡。策乃假借字也。然則簡策牀札。皆以竹為之。方版。版為一類。簡策

數。此必以帛爲之。可舒可卷。故云卷。此兩漢竹帛並用之證。鹽鐵論詔聖誓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此律法用策長短之度。其他書籍常準是。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此朝廷詔命之策。不與書籍簡策類。釋名。紙也。謂平滑如砥石也。說者謂後漢和帝時常侍蔡倫始作紙。願漢書外感傳已有赫顯書。孟康曰。賦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應劭曰。薄小紙也。是前漢已有紙。特不以充書籍用。爾魏以下。書籍始用紙。荀勗魏天子傳序云。謹以二尺黃紙寫上。此書籍用紙之證。自晉迄唐。並裝爲軸。加以書囊。或云五卷爲一裝。隋時祕閣書。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唐書經籍志。開元時。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庫。皆以益州麻紙寫。經庫。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細青牙軸。綠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此隋唐裝軸卷軸之制。陶岳五代史補。母邱儉始刊文。遷于蜀。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刊九經。此書籍刊印之始。自是而後。始裝爲冊。不用卷軸。然北宋多用黏葉。謂之蝴蝶裝。與今世裝治異。孔穎達詩正義云。馬融盧植鄭元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又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定本亦然。案周易則首題上經乾傳第干。下題周易。尚書則首題楚典第一。下題虞夏書。詩則首題周南關雎訓傳第一。下題毛詩國風。餘以類推。此漢魏畧款之式。至宋則否。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有唐許渾手書詩。用烏絲欄。後世書籍多用界畫格。殆肇于唐。凡宋版書多十行。其長以今營造尺度之可五寸許。廣四寸許。宋以後始爲高冊巨函。與古漸遠矣。

金鶴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冊。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其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此竹帛並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于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繒帛散爲帷裳。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蓋書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冊而爲卷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細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云。古人書不解縫。只裝紙成卷。後以幅紙黏之。猶今佛老

經然。其後稍作冊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福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于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鑄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印者益多。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千百。極爲神速。鑄板之地。蜀最善。其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開寶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爲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皆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難。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聖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錄者精于鑒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謬認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少也。

諸經精舍文集卷十二

論語過位解

趙坦

包咸注鄉黨篇過位曰。過君之虛位也。釋者以爲門屏之間。廟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寧。見爾雅釋宮。不當混寧爲位。或又釋爲外朝之君位。而堂爲治朝之堂。然古者朝無屋。治朝亦宜然。安得有堂。案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所引乃鄭氏論語注。然則鄭釋位爲卿位矣。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人。獻子從公立於殿廷。此殿廷爲路寢之廷。則孔子所登爲路寢之堂。或曰。禮文王世子篇云。公族朝於內朝。孔子非公族。何以非燕非射入內朝。曰。周禮太僕掌內朝。及諸侯之復逆。其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諸侯之燕朝。當亦然。孔子殆因復逆而燕見爾。故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問事於廷。圖事於堂。此當是。且孔安國注復其位云。來時所過位也。益足證位爲卿位矣。

論語過位解

洪震煊

鄉黨入公門節。過位。色勃如也。足躓如也。集解引包注云。過君之空位。復其位。踣躓如也。引孔注云。來時

所過位。包氏孔氏之說不同。而邢疏則合而一之云。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復其階。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敬階。恭也。此解二位字。皆謂路門外。治朝君日視朝。立之位也。或有據爾雅釋宮文。難之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華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宇。郭注。云。人君視朝。所立。處。宇。位。異。名。位。不。得。謂。為。宇。宇。不。得。名。之。位。此。過位。當。為。孔。子。過。華。臣。之。側。位。復。其。位。為。反。己。所。立。之。側。位。皆。謂。中。庭。左。右。之。位。也。且。鄉。黨。三。言。其。並。指。孔。子。之。身。而。言。曰。其。在。宗。廟。朝。廷。曰。其。言。似。不。足。者。曰。復。其。位。其。義。並。同。也。為。邢。氏。之。言。者。曰。此。解。知。有。爾雅。不。知。有。周。禮。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鄭。注。云。服。王。舉。動。所。著。衣。位。立。處。也。王。立。處。謂。之。位。則。知。位。之。名。不。僅。屬。中。庭。左。右。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君。之。立。處。名。宇。臣。之。立。處。名。位。散。文。相。通。故。君。立。處。亦。通。曰。位。論。語。散。文。知。為。臣。之。側。位。者。以。下。復。其。位。而。孔。注。以。為。即。所。過。位。也。君。之。空。位。非。與。要。矣。為。邢。氏。之。言。者。曰。可。士。職。大。僕。前。鄭。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大。僕。職。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鄭。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賈。疏。云。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却。位。立。也。此。皆。謂。人。君。立。處。為。位。君。退。入。路。寢。則。正。立。之。位。空。而。大。僕。猶。必。前。正。其。位。者。即。空。位。不。敢。忽。之。義。故。孔。子。過。君。之。空。位。必。敬。以。此。也。難。邢。氏。之。言。者。曰。此。言。誤。矣。鄭。注。前。正。王。之。位。明。曰。道。王。蓋。在。王。前。引。導。王。就。所。立。之。位。也。入。亦。如。之。疏。明。云。卻。位。立。也。蓋。王。將。退。太。僕。復。至。王。前。導。王。卻。位。而。入。非。王。退。之。後。正。王。之。空。位。此。不

足為包氏之證也。為邢氏之言者曰。謂君位為其位者。周禮亦有之。小司寇之職云。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此為外朝之政。王南鄉者。即王所立之位也。總目之曰。其位。則君位不嫌稱曰其位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其之為詞有所指而無定之詞也。下言王言三公言州長百姓言羣臣羣吏。則上言其位。即指王及羣吏而言。踐其位。鄭注云。其先祖也。以上言繼志述事。故知其指先祖。推之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其指君子。不在其位。則其指位之所屬。鄉黨稱復其位。復是孔子復。則其位必指孔子之位。若其指君。則孔子復君之位。是何言語。若謂孔子復其所過之位。則其仍指孔子。而經文僅一位字。何得增成。為所過之位乎。包自以過位指君。孔自以過位與復其位指臣。二說本不相通。合之爾雅中庭左右之訓。孔義為長。何安並列包孔二注。所以存異說。邢氏不能明兩家之旨。扭而和之。強復其位。為復其所過之君位。失孔義亦失包義也。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鄉黨入公門一章。俗儒不明朝制。以升堂為升治朝之堂。過位為過外朝之位。固失之矣。然諸侯有三朝。亦有三門。門之內必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則外朝亦當在庫門之內。或謂外朝在庫門之外。恐未必然。舊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或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姑弗深究。鄭注朝上云。外朝在庫門之外。庫門之內。此為天子言之也。天子庫門之外有臯門。外朝在庫門之外。仍在臯門之內。若諸侯無臯

門。祇有庫門。則外朝安得在庫門外乎。明乎外朝在庫門之內。則所謂過位者。總在入門之後。未必不兼外朝言之矣。又曲禮云。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如鄭此解。過位在燕朝。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人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疏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擬君揖位。下經君始爾之就臣位。士賤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是卿大夫皆有擬揖之位。卿位雖君猶下之。况人臣乎。敬卿大夫之位。正所以敬君也。然則燕朝亦有君位。知非過位者。燕朝君位在階上。必待升堂之後。乃始過位也。此解雖與包異。亦可並存。蓋在外朝治朝。則敬君位在燕朝。則敬卿大夫之位。必兼言之。其義始備。又案鄉黨此章。先儒皆以為記每日常朝之儀。然與下執圭相連。則此章安知非主聘而言。今以聘禮記者之。其言賓入門。臯。升堂。讓。即此章之入門升堂也。執圭入門。鞠躬焉。即此章之鞠躬如也。言入門則自臯門至廟門皆該之矣。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即此章之沒階趨進翼如也。出如舒雁。即此章之出降一等。退顏色也。彼此推校。無不相應。故鄭氏於下階一節。即引此章以為注。而玉藻言賓入不中門。不履闕。謂來聘之卿大夫。與此章之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又復相同。過位一節。於聘無明文。按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鄭康成曰。次在大門外之西。出次入門。必過外朝。有朝斯有位。非所謂過位乎。所可疑者。賓之

升堂。必執圭。兩手奉玉。不復振衣。而鄉黨言揖齊升堂。事有未協。考享禮則奉束帛加璧。聘于夫人。則用璋。用琮。私親則奉束錦。均不當攝齊。此攝齊升堂者。其專指禮賓時乎。然先儒未有此說。因解過位而詳釋之。聊質所疑云爾。

論語過位解

胡縉

過位者。聘禮賓入廟門。公揖賓於中庭之位也。鄉黨此章乃聘禮。非朝禮。細釋鄭君論語殘注。及儀禮注。自見。鄭注立不中門。行不履闕。節云。立行不常。根闕之中央。按玉藻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鄭此注。即據玉藻為說也。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亦引玉藻云。此賓為聘卿大夫也。尤其明證。考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古之制宮必兩鄉。廟在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曰大門。即天子諸侯之庫門。其北直路。凡聘禮既入外門。其向廟皆曲而東。行。凡歷闕門。三又曲而北。及太祖之廟門。賈疏言之極詳。據鄭聘禮注所引玉藻。知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二節。乃聘賓入大門。以至廟門之禮也。鄭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按爾雅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位者。據中庭左右言之。考之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聘禮又云。賓立接西塾。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公事自闕西。聘禮又云。三揖至于階。注云。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

也。中庭據鄭昏禮注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毋入立于中庭者。其在碑南，常庭之中，行聘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中庭時立，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揖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面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左，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又攝齊升堂二節，鄭注已亡，而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全引論語為說，凡鄭聘禮注所引鄭黨，如賓不顧引君召使擯色物如也，足躡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為說，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引執圭，鞠躬如也，一節為說，及享發氣焉，盈容，引孔子之子享禮有容色為說，皆據經解經，非同汎引，是攝齊升堂二節，鄭君固明以為聘禮矣。故約鄭禮注論語注觀之，則此章為聘禮而過位之位，謂主君中庭右揖賓之位，況考之兩雅，則是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與門屏之謂之字，截然兩地，自包成誤，以此章為朝禮，謂位為君之虛位，後儒仍其誤，遂云門屏之間，人君佇立之處，混位字為一，甚乖雅訓，今惟一以康成之言為斷。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徐養原

書劉劭和著書稱緯有四偽，通儒討駁，謂起哀平，自爾相沿，俱同此說。按劉劭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圍度也，盡其品度也，識者，織也，其義織微也，此三者，同實異名，然亦微有分別，蓋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論語孝經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若識之，依附六經者，惟論語有緯八卷，餘皆別自為書，與緯體制迥別，以隋經籍志考之，孔老緯十二卷，老子河洛緯一卷，尹公緯四卷，劉向緯一卷，雜識書二十九卷，又有楚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皆識之類也。竊意緯書當起於西京之季，而圖讖則自古有之，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瘡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蓋圖讖之名，實防於此，他如三月之詔，祖龍之語，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神馬當從西北來，大率類是，要之圖讖，乃術士之言，與經義初不相涉，至後人造作緯書，則因圖讖而牽合於經義，昔西京博士家言，為今文之學者也，蓋前漢說經者好言災異，易有京房，尚書有夏侯勝，春秋有董仲舒，其說頗近於圖讖，著緯書者因而文飾之，今有乾鑿度，與孟京易學相表裏，卦氣起中孚，稽覽圖詳之，張霸偽撰百兩篇，作緯者即造中候十八篇，以符百二十篇之數，何休著公羊，述演孔圖於終篇，鄭康成曰公羊長於讖，又翼奉曰，白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見於汜歷，此其緯飾經術之大略也，易書春秋言災異者多，故緯書亦多，詩禮樂言災異者少，故緯書亦少，既比附經義，必勸讀古語，然後能取信於人，禮記經解引君子慎始，若蒙翫器以千里，祇稱易曰，不稱緯曰，而通卦驗有之，史記天官書引雖有明天子必視災感所在，

祇稱故曰不稱緯曰，而春秋文雖鈞有之，此乃緯書數用古語，非古人預知緯書而引之也。後漢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顯，深明典奧，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蓋東京之世，以緯為內學，而譙京說易，流於術數，故遂以明緯推之，其實譙顯時安得有緯耶，莊子天道篇，孔子西遊書於周室，緯十二經，以說老聃，其說本屬汗漫，而說者以六經六緯常之，謬矣，迨李尋傳，始有六經六緯之文，按尋說王根在成帝之世，是時緯已萌芽，猶未入祕府，故劉向校書，獨不見錄，以為始於哀平之際，王莽之篡，亦未必然也，夫緯書雖起于西京之末，而書中之說，多本於先儒，故純駁難雜，精麤互見，談經之士，莫能廢焉，康成之信緯，非信緯也，信其與經義有合者也，詩禮注中所引皆淳確可據，比之何休特為謹嚴，厥防永叔欲刪九經疏中緯緯之文，幸而其言不行，充其說，將併大傳之河出圖洛出書，而亦刪之，不但注疏無完本而已，善乎昔人之言曰，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間謬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又曰，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為著述，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斯可謂持平之論矣。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汪繼培

緯候之書，周季蓋已有之，譙顯成女嫗劉季與，劉秀發兵捕不道，以及當塗與午，莫不事合符節，習神著蔡，然而亡秦者胡，虛生奏其錄亡秦必楚，南公述其言，秦楚之際，祕文顯其證一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錄釋緯候，稱故國師譙顯，深明圖讖，錄緯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是緯緯之書，宜元諸儒，並已傳習，其證二也，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汛歷樞云，辛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漢書言與秦治著詩，事元帝，乃云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云，所見，謂昭定衰，所謂謂文宣成義，所謂謂隱桓莊閔僖，疏謂本春秋緯文，而董子案實，用其說，其證三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易緯通卦驗，而禮記經解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書郎頭傳稱，為易曰，而史記伯夷傳用之，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說苑亦稱易曰，而韓詩外傳引之，凡斯逸文，類本易緯，其證四也，宣帝時，王褒作九懷，其株昭篇云，神章靈篇，王逸注以為河圖洛書，識緯文，成帝時，李尋說王根云，五經六緯，孟康注以六緯為五經與樂緯，張晏注以為五經就孝經緯本文義，隱注為闡達其證五也，漢初求遺書，識緯不入中祕，故劉向七略，不著於錄，而民間誦習，歷可案驗，張衡謂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又言成于哀平之際，要據其盛行之日而言，劉劭正緯，遂謂起于哀平，苟悅中察俗，嫌篇以為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均未為得也。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周治平

昔河圖出而大易興，雒書見而洪範耀，白魚赤鳥之符，緯律消息之術，由來尚矣，漢張衡謂成哀之後，始聞識緯，苟悅謂緯候起于中興之前，皆非也，夫京房察六日七分之卦氣，與洪範之七卜同歸，

賈奉辨六方五性之從違與夏小正之月令相類。周官十輝。郎顏演爲風角之占。內經五運。譙穎因作納甲之例。誰云緯候起于哀平哉。尙書洪範疏云。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厥。謂僞起哀平。又云鄭元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總之天道甚微。日家近俗。自王莽好符命。尤武以圖讖與俗趨趨時要取世資。故緯候稠疊。以僞雜真。劉查和晉云。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蓋天地之象。至不定者。氣象之也。天地之數。至不定者。事亂之也。遂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氣機。俯諱事變。權衡其理。綜覈其故。則經亦緯也。黃石齋云。詩者易之象。春秋者易之義。詩之用三百一十一。取諸河圖。春秋之用二百四十二。取諸雒書。易象之言二氣。藏數于象。洪範之言五行。藏象于數。皆原本圖書與易合體。又云。自後漢書諸儒。雜解緯書。聖言雖存。他書益出。秦素相沿。近藉之仲尼。遠託于軒轅。遺亂五辰。可謂懸矣。欲資以開道。敬治天人。何益焉。所幸者。易詩春秋書俱存。可執符契以證聖道。誠哉石齋之言也。蓋帝王之興。必有瑞應。是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自儒者高談性命。卑言象數。求一歲而難通。問盈虛而莫據。秦漢目爲卜筮之書。晉宋謂談性命之路。至使東序河圖。幾同燬爛。古語云。逃虛易。毀實難。文流貽誤。可勝道哉。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金鶴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竄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醇者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則緯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可馬遷武帝時人。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尙書中候契握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本於尙書帝命。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尙書大傳。言主者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尙書考靈耀。所言夏以十二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本於樂緯稽覽錄。宣帝時人也。元帝初上封事。言詩有五際。本於詩緯紀歷極。又易通卦驗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言差者毫釐。謬以千里。中候摘洛戒云。周公踐阼。禮記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合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十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秦漢既引其文。故知其起于戰國也。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合。則括地象之書。或卽鄒衍之徒爲之。此起于戰國之證也。至若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其言最精。又孝經句命決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援神契言曰。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皆有精義。又若禮元命包言天子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與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合。春秋含文嘉言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與鄉射禮記合。禮稽命徵言天子旂九斿。十二旒。諸侯七斿。九旒。此類又足補

禮經之缺。故知其始於孔氏也。隨書經籍志云。說者謂孔子既叙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書洪範孔疏。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厥。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然則謂緯候起哀平。孔冲遠亦不以爲然矣。吾得斯之曰。緯候創始於孔氏。增纂於戰國。盛行於哀平。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李富孫

七緯僞經而行。多孔氏七十子之遺書。相傳孔子既述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別立緯及讖八十一首。以遺來世。後爲方士所采。取又以誕妄之說。損益之。故其言有醇駁。今散見於諸書者。可別白也。後儒不察。以緯候之書。起於西漢哀平之際。斥其僞妄。欲一概屏之。亦過矣。按符頌篇云。讖書河洛書也。秦詔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讖圖曰。亡秦者胡也。史記秦本紀。有人進使者曰。今年祖龍死。此卽緯讖之言也。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緯文。又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注。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禮記經解亦引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則史公與戴聖已得見緯書矣。前漢翼奉傳。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五際之說。本於詩緯。汎歷極及春秋緯演孔圖。見鄭氏六韜論蓋寬饒傳。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何孟春謂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則宜帝元帝時已有其書矣。揚雄太元經。張行成謂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卦氣圖之用。出於孟

喜章句。而焦贛以六日七分更直用事。各有占驗。洪适隸釋載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顯。深明典與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緯讖已爲焦氏京氏之所授受矣。張衡不信緯書。然其所作思元賦。有云。羸補織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則亦以秦時已有讖書矣。迨光武應符讖以興。遂篤信不疑。至讀之。庶下。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咸以通七緯爲內學。通五經爲外學。其見於范史及諸碑碣者。無不。而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爽以此定漢禮。作大子樂。鄭康成何休亦以讖注經。使果出於哀平王莽之時。則賈鄭諸大儒。必不肯以此汙經。况證以春秋外傳及史遷班固諸書。其非起於哀平明甚。豈得謂不載於漢魏文志。遂疑其僞而欲盡去之也。

擬兩浙金石志序

謝江

山園覆釜。披圖傳玉簡之書。峯列南屏。磨崖刻家人之卦。禹陵望石。風雨難侵。會稽秦碑。煙霞長護。况乎重淵魚網。鐵券流而光臨。臨海石函。銅塔藏而篆古。襟吳帶越。所聚良多。樂石吉金。於斯爲備。苟非博探。曷成鉅觀。吾師儀徵夫子。學湖三泮。書探二西。說文五百四十部。妙契從心。子雲五十二體。書揮毫應手。金門特詔。審書畫於內廷。玉尺量才。蒐貞珉於山左。固已真成秘笈。不徒北苑之藏。製就鴻編。遠過東觀之論矣。乃士林方仰若泰山。而使節遂臨於瀾水。曩者星槎校藝。能賦兼取乎能銘。近復築戟。邀方要古。直同乎愛士。西泠秋霽。剔苔蘚以捫碑。南嶺峯高。帶雲霞而磨碣。草長嚴光之廟。石壁臨江。蒼嘯武肅之

蓋鐵轡他土紋蟠花乳東周饒仲之鏡。綠漆陰崖西漢定陶之鼎。凡諸收弄。盡與品題。青黛夜傲。香生積古齋頭。綠字朝奉。奉到琅嬛館內。固不僅觀名五鳳。殘字一行。碑號百遍。古書半飽已也。論者謂商周以上銘著竹彝。秦漢而遠。文多碑碣。半參真贗。莫別雷回。不知光芒難掩。顯晦有時。比于之墓草常青。盤至唐而尚周。南仲之鼎銘已他器。自明而始傳。精神所契。鬼神可通。苟必舍故求新。信今疑古。則增山秦刻。不應訪自宋祁。岫嶼禹碑。何待恭於嶽麓。是欲指太昊之金以疑洪适。不啻執岐陽之鼓以爲後周。其說固哉。於理謬矣。或又謂光堯石刻。坡自元僧。蓋湖鐘銘。燬於明季。碑號遺魂而已。碎。闕徒鑽鐵而無書。且石墨既屬於一方。則金銘難兼乎他郡。不知石經殘後。吉光之片羽常留。野火焚餘。東木之重鐫亦貴。古稱秘玩半屬凋殘。至若博山爐篆。劉敞以贈歐陽。建武鼎銘。復齋得於良史。物多轉徙。志可變通。又況春風飄飈。題籤多近代所增。夜雨雷鏹。拓本出諸家之上者乎。或又謂字青石赤。但可摹鑿。土繡苔斑。難資考證。不知魏收之志華縣。傅引殘碑。鄭氏之注水經。尤詳古碣。曲江本作曲紅。碑有熊君而可辨。一豆當爲一斗。爵因昌樂而堪稽。齊子尾之棧尊。用證春官之注。周師且之赫鼎。足徵洛誥之文。如困於目前。等諸玩器。則職方之爲識方。不必考遺碑於華嶽。與雲之說。與雨。無從核漢。漢於韓詩。將至魏朝。難釋。祖桓滋疑銘傳。獻察。察書不辨夫郭香。碑紀石門。司棘竟訛爲揚。厥既遠古昔。且味當今矣。然非蒐羅宏富。不足以折羣疑。非鑒別精勤。不足以明古義。景虛但收錄字。彝鼎無聞。明誠僅考異同。篇章載闕。孰若八關

所至。收訪靡遺。兩浙所藏。編纂成帙。得江山之助。襟懷在三代以前。磨斗牛之間。寶氣應一時並出。縱湖水淪陸。未暇泛米家之舫。而民情安貼。可問披鄰架之鏡。校石渠之寶笈。法鑒本異乎外。延寓經濟於文章。大吏信來從翰苑。豈僅聞名天籟。萃墨寶於嘉禾。亭號金風。聚圖書於浙右也哉。

擬兩浙金石志序

胡絳

兩浙金石志者。大中丞雲臺阮公撫浙之所作也。公山斗威儀。人士模楷。披一品衣。作六州牧。稱九經庫。識三策書。吉甫受祉。誦其清風。魯侯賦事。諱于故實。爰於政事之暇。集儒士。勒成是編。若夫沿波以討源。本隱以之顯。則公經世之務。之成於稽古者。略可言焉。東西兩浙。古曰揚州。吉金樂石。茲爲與府。矧自合符覆釜。夏后探金簡之書。觀風會稽。秦相勒赤文之篆。懿與遠哉。其詳秩矣。若乃甬東紀績。寫像于良金。雲湖觀書。披文于寶策。瑰文陸典。固亦偉焉。衆乎赤制兩朝。典于六代。妙蹟所垂。始見著錄。是以歐治五。創趙從事記之餘。杭三碑。鄞中尉述焉。臨平鼓鑿。異乃誌乎敬叔。桐亭雙字。文乃徵乎客兒。越李唐作鎮。趙宋駐都。彝器貞取。于焉益萃。莫不篤思百仞之翠。鍊心九和之金。暨喬嶽之會臺。靈若涪溪之朝百谷矣。爾乃謝傳築塘。刻辭于魯國郡侯。穿井揭動于白公。錢王以鐵鑿鑿。丁公以石隄捍海。乾道樹修井之記。紹興築龍田之碑。則水利之修廢。藉以考焉。又若寧波移城。唐推官之美製。越州敦阜。趙刺史之貞瑗。顧公紀射堂于吳興。宋氏垂戒石于婺郡。白馬之湖。均概刊其政。監官之署。惟歷列其名。則吏治之特

失。藉以稽焉。至如光堯御書之經。垂暉州學。司馬摩崖之卦。列象南屏。蓬萊高閣。劉焯平之古經。天一閣藏儲。汴宋之獵碣。雖石柱之記已墮。干嶽之碑久軼。而經書之謬易。藉以銳焉。更如簡文紀神於竹。符。休文削字于桐。柏。天寶述黃龍之靈。與越表嘉澤之祀。於盤遺文。逸矣莫考。然而宜尼祀殿。韓碑尚存。殿陵祠堂。范記未毀。蘇氏表忠之跡。半逸半留。禹陵修祀之詞。或今或古。經轅剛記。遺翰尙豐。越人好禮。吳俗尙鬼。則祀典之傳伊可正也。除如梁相古碑。文參籙雅。文皇飛白。筆登龍贊。黃絹組辭。鄞縣其逸。流修禊。鄞郡扇其遺文。葉法善追魂以善丹。李陽冰建鐫而作篆。芳塵難述。餘軌難接。考南州之先賢。志會稽之士女。則古蹟之遺良可寶也。統諸要例。爲一書。蒐討異同。編諸竹素。觀書知政。夫何間然。公昔者嘗校祕府之禮經。修石渠之寶笈。訪碑琅邪。觀蘇闕里。貯鳳劉之十印。訂姬周之五戈。其持節浙江也。于省岸有石鼓之樹。崇古文也。于文廟有樂器之鑄。嚴禮祀也。于岳墓則毀所獲海寇兵器。以重鑄鐵。佞人。揚皇武。昭炯戒也。又嘗得五鳳二年之執。太平五年之鈇。險靡之銅斗。金塗之塔象。凡著述之見于金石者。固已陋虛陵爲咫聞。追陳留之逸軌。若此書之作。談經則規範乎賈鄭。辨字則演贊乎揚許。證史則斟酌乎知幾。察地則頗頗乎善長。旁及九流。兼搜三乘。王儉譜系之學。李登聲類之傳。皆可析若淵。淵。辨如白黑。淘足皋牢。萬情。答歸八極者也。精。受經。辱召。隨車未堪。執丹漆之器。幸附清塵。肆中和之詩。未盡雅律。辱命擬序。欲能不能。豈曰能賢。惟云代價。若公惠績之懋。國勳之章。則沐召公之德。棠表其年。而山

甫之功。鼎銘其業。茲弗具焉。以俟能者。

擬兩浙金石志序

趙春沂

夫觀風問俗。陳詩之典。既修。駐節保疆。維古之情。遂挾。然而量屬之負。非緇繩之藏也。緇繩之藏。非謂詭之播也。使非擊麟皮之鼓。擲處同宣。然鳳髓之節。昏衢畢照。正恐年代半著。聞見僅池。幾何不游赤水而失元珠。登泰山而迷白馬乎。而況無余舊封。會稽作鎮。山名宛委。銀編導川之書。圻有琵琶。蠟隱卞年之孫。元皇改册。天璽呈函。蘇姥留牀。石牀綸采。娘江黃絹之蹟。龍井赤鳥之牌。以至突星摩崖。若耶刻際。休歟。載其詳秩矣。若其保母留銘。晉傳大令。嗣江題詠。唐刻三衢。暨乎吳越。埋射湖之弩。建壓浦之輻。瑣以金塗。空還鐵鑄。以及臨海義鳥之碑。鎮東橋隍之庶。覽其遺址。不少偉觀。亦越而宋。泥馬行天。金牛拓地。雲霞增其凱。湖海發其英靈。凡夫平墨。應題。精鑿空塔。下至鐫名百仞之翠。沈字九回之淵。龜跡負文而疑神。蟠題挾冢而欲走莫不移山。畫結。歷軸標奇。迄今光堯御書之經。淳祐喪神之勅。屹立上座。傳觀多上。此尤持據。星宿者。所謂比重。昆瓊。方珍華玉者也。所惜成淳有志。碑刻偏亡。游覽成編。匪惟未及。自時厥後。搜探賈賈。遂無由特領振振。懸鏡程物。秋林缺事。深有感焉。今夫罕可合。而後鉅秦之名。成雕。飾筮。而後雲和之品。備。故獨。燭木者。無取乎棘林。食方丈者。不事乎扶寸。況乎四明二華之奇。五與三嶽之勝。雁蕩龍湫之僻。浣溪瀑布之幽。與夫長水名鄉。防風古國。吉金時顯。樂石尤業。所貴盡通國之

美成一家之言。被飾靡遺。模蘇不勳。倘使誦一孔。界限六凡。志嵩陽則。懷於開母之節。考中州則。重
 怪於蜀國之刻。佩無送殿。寶但康瓠。誰者鄙之矣。古人有言。斯事雖細。然一方沿革。千載傳流。足訂綱經。
 亦剛史傳。而顧使文瑜。碎資鐵沉。削員取以代。燭赤灰而取。野燎宵宵。則貞狀燄燄。類其盡落。
 則條額管理。者古之士。蓋其閱已。今大中丞。儀徵阮公。上膺天命。來撫是邦。本經術之學。展經濟之用。既
 慶民生之符。匡喜海波之不作。政化既洽。文教用興。於是從容。莫較理。秘文成。兩浙金石志。若干卷。與
 會之秀。萃於是矣。夫洪都之著。僅修治。開宜和之圖。徒於考核。公則銷海寇之兵。示貶佞。與上庠之教。
 定律編籍。稽古之實。述乎經世。自徐徠。獲有瓊娘之十印。有漢晉之八。就有二等之金。紅有十三之赫。而
 求之前修。咸未著錄。蓋公好古之篤。川嶽無以秘其藏。購奇之心。球琳無以逾其價。是用訪太學之石。不
 煩移敬。陽侯。搜鳳秦之金。詎事投文。清泗而已。礎銘。購奇之心。球琳無以逾其價。是用訪太學之石。不
 之富。有如此者。至於介高堂之壽。祇列。鑲尊。置焦山之郵。乃歸。謁鼎。行館。我。深宵。刻。此則儒素之家
 風。抑又文人之韻事也。若夫千秋。非可冀。傳之者。貞臣一器。何足珍。重之者。君子。是以金。陀之。壽。易。代。猶
 新。玉帶之。祝。詞人。競。詠。而不然者。以先賢之象。名水樂之。將。遺。御。史。之。牌。龍。寧。禁。野。人。之。鑄。削。所。謂。金
 石之壽。仍壽之其人者。又於斯可見矣。

擬西湖新建白蘇二公祠碑銘

查 按

夫叔敖灌陂之野。國喬正封。漚之職。任士安。毗水利。尚焉。水均為途。爰次河渠之書。民功曰庸。未際察
 至之典。崇德有儀。肅脂斯在。而況章。舉入蜀。為諸葛之後身。申徵移。楚。圖。楊。震。之。畫。像。真。亮。協。心。今。古。何
 間。杭郡山阜。阻深。原隰。交午。礎。陔。失。治。汚。萊。彌。望。今。大。中。丞。儀。徵。阮。公。申。畫。多。方。則。填。連。軌。循。農。祥。之。前
 規。懷水。肅於。鑿。首。乃。建。白。文。公。祠。於。西。湖。之。濱。法。施。於。民。祭。法。有。焉。先。是。按。察。使。無。錫。秦。公。創。蘇。文。忠。公
 祠。於。孤。山。寒。泉。秋。菊。水。仙。同。祠。鐵。板。銅。甍。神。絃。說。奏。中。丞。乃。即。祠。之。左。別。構。三。楹。以。奉。白。公。粟。主。題。曰。白
 蘇。二。公。祠。薦。後。儀。之。陸。雲。表。桐。鄉。之。朱。邑。前。召。後。杜。如。叫。乎。堽。堽。裴。雨。張。晴。無。涉。乎。參。昂。其。合。祀。也。固。其
 所。也。乃。若。驗。其。出。處。之。途。綜。其。過。合。之。迹。異。向。略。判。可。得。而。言。蓋。樞。樞。尉。福。昌。主。簿。姚。武。功。宰。相。之。才。乃
 任。卑。劇。仇。李。智。鄉。里。所。舉。辱。在。簿。書。迹。其。初。階。非。猶。風。馬。一。也。泊。乎。召。拜。拾。遺。人。直。史。館。陞。下。僕。矣。賴。李
 絳。少。解。顏。起。居。可。乎。因。魏。公。而。轉。職。委。蛇。之。間。遭。逢。小。異。然。而。富。官。言。事。見。斥。於。王。涯。何。殊。科。舉。獻。言。得
 罪。於。安。石。二。也。至。如。託。志。文。史。娛。情。蠶。酒。風。船。水。枕。俯。仰。之。懷。瀟。湘。超。竹。閣。柏。室。勾。留。之。契。獨。喧。使。張。謂。於
 泗。水。湖。澄。即。官。出。李。沖。於。鄆。州。破。名。僕。射。三。也。文。忠。每。自。謂。平。生。出。處。與。白。傳。略。同。斯。寐。之。言。勿。謂。苦。岑
 之。跡。相。踐。顧。其。合。祠。之。故。尚。不。係。此。夫。亦。豈。者。地。也。懸。蓬。者。才。也。東。洋。者。勢。也。以。長。慶。改。元。之。後。視。哲。宗
 聽。政。之。年。一。則。恩。牛。怨。李。漸。開。清。流。之。嫌。一。則。蜀。燕。洛。朋。已。敢。為。學。之。禁。賞。花。之。語。方。深。青。苗。之。患。益。盛
 乃。欲。作。息。較。其。勞。鍾。洩。謀。其。利。於。斯。時。也。不。格。於。宰。執。之。消。沮。即。罷。於。林。蒸。之。况。瘁。耳。卒。之。石。函。景。水。持

田卷雲。父老不驚。魚鰓無恙。亦可見神。著。獨。斷。新。珠。在。懷。於。難。為。之。時。行。得。為。之。事。守。士。者。可。以。勸。矣。若
 夫。增。卑。培。籬。先。捍。錢。江。之。流。徹。運。通。首。疏。連。河。之。水。雖。大。麻。有。引。湖。之。井。武。肅。有。據。湖。之。兵。而。春。鍾。為
 勢。沮。洳。易。寒。則。二。公。之。任。賦。治。者。際。今。日。為。更。急。而。二。公。之。與。假。藉。者。亦。跡。後。世。為。校。難。論。世。知。人。君子
 趨。焉。孤。山。舊。有。四。賢。祠。祀。唐。刺。史。李。泌。及。二。公。而。以。宋。處。士。林。逋。為。神。茲。獨。不。及。李。何。與。則。以。郡。守。之。貴
 莫。重。於。水。旱。而。刑。名。次。之。滯。漚。之。志。莫。大。乎。隄。防。而。非。漢。次。之。是。故。與。穿。突。惠。溝。張。綱。崇。安。有。清。獻。之
 名。海。陵。有。文。正。之。頌。今。孤。山。屹。兩。隄。之。間。而。於。靈。度。二。公。之。祀。有。以。也。蘇。祠。落。成。於。嘉。慶。某。年。月。白。祠。經
 始。於。嘉。慶。九。年。某。月。越。二。月。而。落。成。銘。曰。
 以。水。既。石。猶。可。溯。思。以。水。既。民。不。可。溯。思。

擬撰本事詞條例

陳 鑾

詞原于詩。詩三百篇。非無事而作者。此詩之所以有小序也。唐代詩人有本事可紀者多矣。于是孟計二
 家為之采輯焉。詞之有本事者多乎詩。上自李唐。下迄勝國。擬仿孟梁之例。以廣其類。兼擬計敘夫之體。
 不。僅。錄。緣。情。感。事。之。作。而。已。凡。分。門。一。十。有。六。條。列。于。左。
 唐。人。如。張。燕。公。之。萬。玉。朝。宗。詞。王。司。馬。之。千。秋。萬。歲。詞。北。宋。之。時。如。賈。文。元。之。畫。橋。芳。草。詞。金。朝。之。韓
 忠。獻。之。南。樓。歌。吹。詞。劉。純。懿。之。上。苑。晴。曉。詞。在。狀。元。柳。屯。田。之。禁。漏。花。深。詞。斯。皆。歌。詠。太。平。之。象。而。渡

後。高。考。授。經。三。朝。奉。親。詞。臣。多。應。制。之。作。具。載。乾。淳。起。居。注。亦。一。時。之。盛。事。也。錄。昇。平。第。一。
 刻。麟。香。階。晚。妝。肌。雪。南。唐。後。主。煜。之。歡。情。也。醉。妝。花。柳。甘。州。畫。帶。前。蜀。主。衍。之。清。歌。也。舞。鸞。歌。風。後。唐。莊
 宗。之。豔。語。也。冰。肌。玉。骨。孟。蜀。主。昶。之。治。思。也。杏。花。笑。吐。徽。宗。之。不。負。鶯。花。也。牡丹。半。折。高。廟。之。留。住。年。光
 也。其。詞。人。應。制。賦。宮。詞。者。如。李。供奉。清。平。樂。令。夏。文。莊。喜。登。靈。臺。令。之。類。皆。增。焉。錄。宮。靈。第。二。
 六。一。平。山。堂。詞。東。坡。六。客。亭。詞。其。最。著。者。也。又。兩。宋。詞。人。都。精。音。律。酒。邊。花。下。對。客。揮。毫。席。上。方。倚
 聲。巖。就。堂。前。已。按。拍。擊。擊。韻。曲。徵。歌。風。流。自。賞。未。可。枚。數。而。增。以。饒。別。贈。答。錄。安。集。第。三。
 飛。卿。金。盞。端。已。浣。花。正。中。陽。春。皆。道。驚。搖。之。呢。靡。靡。之。歡。揆。之。國。風。好。色。未。免。即。於。淫。矣。倚。翠。假。紅。倡。條
 治。業。往。往。見。于。伎。妾。者。流。亦。有。託。詞。寓。諷。而。正。焉。不。皆。邪。也。抑。有。邪。焉。者。或。以。憤。感。而。歡。合。或。以。勢。阻。而
 乖。離。事。雖。不。一。思。則。無。邪。可。取。以。為。戒。錄。閒。情。第。四。
 神。宗。祭。泰。敏。廟。之。玉。蘭。人。老。詞。又。歎。蘇。文。忠。之。瓊。樓。高。處。詞。道。君。稱。宋。選。翁。之。疎。影。征。鴻。詞。光
 堯。改。命。國。寶。之。重。扶。殘。松。風。入。詞。皇。陵。喜。趙。孟。端。之。夕。陽。紅。照。詞。此。皆。容。賞。之。奇。也。蘇。冠。卿。多。麗。詞。初。傳
 則。蔡。君。謨。海。邊。為。舉。首。歐。陽。公。臨。江。仙。午。讌。則。錢。文。僊。坐。中。皆。擊。節。張。才。翁。白。鶴。留。題。詞。中。途。蒙。公。序
 青。頗。毛。浮。民。賦。富。陽。贈。別。詞。顧。令。玉。局。追。遠。此。皆。延。譽。之。捷。也。又如。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
 春。意。鬧。尚。書。兩。人。之。相。賞。也。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滿。粉。左。與。言。一

時之美譽也。以至劉曉行張孤雁之類。當日風尚所存。其品藻盛行如此。錄賞卷第五。
張鶴齡龜齡兄弟互撰漁歌子以招隱。向矣。外如潘道通之憶餘杭。范無外之寶鼎現。林晝虛之洞仙歌。
朱希真之好事近。亦皆瀟灑出處。超然人世之外。錄高逸第六。

根脚新愁。回思盤跡。舊之可成。夫豈一端。小山之微雨落花。臨江。念良朋之淪沒也。山谷之苑邊花外。秋。
傷亡友之遺蹤也。放翁之紅酥黃粉。蘇軾。痛故劍之難求也。海野之繡鞍金勒。金人華。結黍離之餘哀。
也。南洲之凝碧管簫。好事。羅右丞之逸響也。稼軒之錦纏突騎。蘇軾。追少年之橫厲也。他若無名氏鷓鴣。
天上元詞十五闕。備述宣政之盛。以致慨。又舜驛東京夢華一錄。錄成舊第七。

詩有識。詞亦有識。而休咎之微分焉。侯蒙紙鸞碧霄之題。臨江。洪邁綺席燭花之詠。臨江。休微不爽。思公
城上風光之歇。玉樓。少游藤陰醉臥之作。好事。各微立見。至周清真瑞鶴仙一闕。得諸夢中。未幾避亂。字
字皆應。奇矣。錄異徵第八。

張仲宗之畫角秋風。好事。辛幼安之斜陽煙柳。摸魚。可謂怨悱而不亂也。其小正之詩人乎。錄怨悱第九。
長淮望斷。六州歌頭。張于湖之雄心也。水空天闊。大江東去。文文山之言別也。稽山香濤。水龍吟。陳月溪之寫恨
也。百年歌舞。賀新郎。文本本心之志感也。履齋自道。則曰報國無門。濟時有策。滿江紅。倦翁紀慨。則曰煙橫海嶽。
古往今來。祝英禱。稼軒抒懷。則曰鐵馬金戈。神鴉社鼓。永遇樂。抑又何壯也。讀劉須溪元夕。寶鼎。送春。四

二調。羅雅激越。奚翅庚蘭成之賦哀江南。錄忠憤第十。
潘廬都規淮南之失。則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東風一半。岳忠武指和議之非。則
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何其婉而多風也。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禱。二閱。則言者
無辜。聞者足戒。錄諷諭第十一。

文章信美。知何用。謾贏得天涯驛旅。白石言情。抑何悽惋。淮海發孤館春寒之歎。臨江。劍南與茅檐人語
之悲。鷓鴣。乃知工于驛旅行役。不獨柳七。錄驛旅第十二。
東坡之儋州。涪翁之宜州。太虛之雷州。滄菴之吉陽。流離契闊。發為長短句。何異楚騷。若夫八十衰年。三
千里外。元長南竄。難與諸君子伍矣。然摺拾其事。以為炯鑒。正不嫌賤。竄竄列也。錄遷謫第十三。

籛錢之誣害。乘檣之中傷。小人之惡。類如此。錄譏毀第十四。
裴諷回波樂。主文話諒。不殊東方曼倩。郭舍人之流子瞻之于陳直方。江城。章章之于張仲遠。眉。善戲
謔兮。不為虐兮。自公大用。外間盛唱。唱影搖紅詞。只是會填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請問馬初盤。乃借
公趁韻。二者亦雅謔也。錄嘲戲第十五。

明月秋風。信有飛耳者乎。不言不語。信有解脫者乎。二氏之徒。開工琴趣。附存鬼怪諸事蹟。錄仙釋第十
六。

右十六類。各從本事分辯矣。原詞之始。本于樂之散聲。故唐宋之詞。皆入樂。宋郊廟之雅樂。宮廷之燕樂。
皆詞也。即詞人之作。悉可按歌。自大晟樂府之遺佚。南宋之混成。權輿。亦皆不傳。宋史樂志復不詳。
于是十二均。八十四調。世遠音亡。無從得其真旨矣。然散見于詞集說部中者。尙可見其崖略。其羽雅漫
志及武林舊事。天基聖節樂次之類。又如張先安陸詞。柳永樂章集。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皆注宮調。別
有兩指聲。側商調之類。又製自製曲。并譜于旁。蓋宋時樂人。工尺譜也。見朱子大全集。不知者以為似西
域旁行之字。誤矣。今采萃籍中。述大晟樂事者。暨汎論宮調之說。從而輯之。綜為樂府一類。殿于後。以見
原委。本末之舉備焉。

詞人姓名。里。選家率多誤舛。如沈子山之語波。陳恕可之壽鵬。楊炎正字濟翁。壽正為止。而止濟翁
為字。炎乃單名矣。此類未易枚數。凡經往哲證明者。茲不具論。若張叔夏之世系。近人考索者多。厲太鴻
山中白雲跋云。號侍御。衛嗣序。考叔夏生于宋理宗淳祐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誰後。宋史不載。固
無從考索。第袁伯長送叔夏歸杭疏云。古梅千樞。空懷玉照風流。玉照。張鑑。功甫堂名。功甫。循王諸孫。叔
夏。出功甫後無疑也。叔夏父名樞。字斗南。號寄閒。鄧牧心。伯牙琴。有張寄閒詞序云。子炎。能世其學者是
也。按伯牙琴。張叔夏詞序云。其父寄閒先生。著詞。名世。功甫名偏。旁從金。以五行相生之次推之。叔夏于功甫
為三世。循王為五世。與伯長贈詩注云。為循王五世孫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審耳。此跋推

闡詳明。可謂得其真矣。殊不知功甫之父宗元。斗南之父潘也。明有考證。按循王長子子琦。生宗元。宗元
生鑑。鑑生潘。潘有別號曰松窗。見武林舊事。潘生樞。樞又號雲。或謂雲。潘由樞。樞由潘。潘由鑑。鑑由宗元。宗元由琦。琦由
樞生。炎。蓋叔夏于循王為七世。于功甫為四世。伯長詩注。潘為五。浩然雅談云。張樞。循王五世孫。亦
為六。為五。皆傳寫之誤也。以此見世系之未易考索也。又李彭老字商隱。其弟萊老字周隱。號龜溪。二隱
見浩然雅談。蒙洲漁笛譜。三度犯江雲詞序云。丁卯歲未除三日。訪李商隱。周隱于徐不之。龜溪。即徐不。則
二隱乃湖之德清人。而詞綜宋詩紀事。絕妙好詞。箋諸書。皆不著。二隱為何許人。志湖郡者。亦概未之及。
更有誤商隱為玉溪生者。以此見里居之未易考索也。凡前人未審。自後參互而得之者。附詳各類本事
之下。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云。

大綱編成頌讚序
沈爾振

皇帝嗣位八載。敬天尊祖。勤政愛民。孝治顯融。大化翔洽。編禮木闈行國之典。列聖所以肆武。符綬。悛悛
藩服。乃以七月下旬。勅所司備法駕。幸避暑山莊。詠吉於中秋節後。率領蒙古王公及八旗官兵。啟蹕至
木闈。行大編之禮。循舊典也。臣維田獵。起於皇古。所以其承宗廟。示不忘武備。為田除害也。秋田為編。周
官大司馬。仲秋教治兵。遂以編田。肆師職。日。編之日。漉下來歲之戒。古帝王歲習其祥。四時皆因。田講武
而簡軍實。詰戎兵。於秋獵。尤致意焉。然而攻車同馬。復百儀闈。昌間比。非時遠。下至長楊。羽獵。文人

著諷諫之詞。元狩神鼎。紀載修禱符之號。律以虞箴。義所不取。我國家凝承景運。式廓丕基。聖祖神勇。天錫篤念。創業艱難。不可一日弛武備。爰以木蘭塞垣為蒐狩之地。舉舉行圍。著為令典。世宗在位十三年。垂訓諄諄。不忘家法。高宗欽承世德。歲時進哨。奮武柔道。先勞率衆。舊藩新郡。咸就畏懷。景前微而敦舊。俗為久安。長治計者。禮莫隆焉。義莫備焉。皇上道光繼述。自郊壇宗祀。以逮臨雍耕藉。式循前憲。不懈益虔。歲于戌。越舉彌禮。駐蹕灤陽之日。川陝楚三省同時告捷。露布上聞。凡瞻望屬車者。咸仰以聖繼聖。大武布昭。用能感格天心。捷於桴鼓。今年五月。經略大臣等奏報餘匪淨盡。全境蕩平。天子穆然益思所以恢揚光烈。優撫遠人。申命百官。復修田事。發輶幾旬。憩程熱河。惟時山川效靈。風雨和會。遂乃遷辰風駕。道崖口。抵伊綿。跋馬與安等城。哈納。凡塞館來遊之地。皆高宗當日行軒。屢駐之區。塞農野老。得見天顏。無異為兒童時。仰視神堯也。而番部諸王之鱗集仰流者。絡繹來庭。相望于道。行慶施惠。更有加焉。且也於永祐寺。瞻禮神御。優見愷開。至孝也。六飛所莅。賜復餉租。至仁也。孝以罔本。仁以惠民。是用保大定功。中外禱福。萬年一筮。莫盛於茲。臣生際昌期。年未及冠。未獲躬塵陪扈。而恭聞邸抄。敬釋論旨。仰見勤民柔遠。作述問符。茲聞大禮之成。中心忭舞。有不能已。謹獻頌曰。

我皇繼緒。受天之祜。荷章率山。海隅即敘。藉田禮動。大閱義舉。繼繼繩繩。光昭聖武。惟此木蘭。天府神阜。灤河絕漠。繡壁增高。柳條為界。茅蕪周遭。廣場別部。途遂陶陶。金風載路。玉趾親臨。千乘雷動。七萃雲屯。

員游員獵。豐草長林。四靈為畜。匪今斯今。乃布穹廡。乃張大纛。糾練前驅。驕驕騰足。莽哮多端。過防弗遂。馮祥先備。離裝結束。輓城日麗。勒勒風清。呼聲呼聲。妙選射生。突圍犀兕。刊腹麋鹿。不媒不阻。以多獲牲。鴻綱而進。魚貫彌長。洞胸白虎。觸膺黃鵠。一發再發。中必雙神。御式憑。寺名永佑。厥有雙燈。以供乾豆。瑞儷騶虞。典仍文固。地曰巴顏。德產殷富。賢王蕃部。四十九旗。長筵班坐。庭實多儀。教誨詐馬。右有左宜。稱觴懷炙。起而陳辭。昔親龍光。今親雲日。九伐夙綱。三驅有秩。德威並施。中外為一。惟聖天子。克明紀律。天子明聖。匪好遊觀。自有家法。敢自逸安。武無忘肄。遊亦戒聲。聲靈赫濯。眷此與相。於我我皇。遙迤來孝。惟祖惟宗。是則是做。世業用光。前型克勸。奮武探文。北燐南燿。教田以武。綏遠以仁。八荒在宥。一家同春。鷄音多革。虎旅咸臻。靈臺假伯。詳館臚賢。詒燕繩承。虛鴻錫羨。化澤覃敷。神人助順。咸五登三。緝熙行健。匪頌恭打。一辭莫贊。

諸經精舍文集卷十二

送趙殿撰文恪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并序

胡敬

謹按琉球國。自歛斯啟宇。在南朝煩海師之師。至察度輪忱。遂東土效波臣之職。今上駁極之五載。世子某。恪循往例。脩表請封。上乃簡厥延僚。龍之章服。時則翰林脩撰官某。內閣中書官某。同膺是選。承命而行。甚盛典也。虎符龍節。雙乘貫月之棊。海若天吳。共衝衝書之使。劉銀潢而徑渡。望斗古程。奉玉册以遞。征分更記里。青山一髮。微茫認那斯之村。黃帕千官。導引作兜。僞之語。香蕪迎恩。亭畔霞蔚雲蒸。詔宣廣福門中。嵩呼鼓井。龍泉瀉地。濃添化雨之波。鐵樹撐霄。高挹卿雲之密。雍雍乎思澤沛。典禮昭。國體用彰。皇華無忝。可預為使臣頌焉。若乃禮成餘暇。俗省遐方。採馬耕女市之殊風。輶軒錄輯。紀待月迎潮之逸事。嚶嚶歌新。魚扇聲來。嬋女乞清平之句。苦筵捧出。炎官誇松雪之書。從此月橋風閣。都供吟料。紅魚島。鳳盡人行。裝于以浮誇訂陳謝之詞。沿革補徐汪之缺。抑亦大雅之所素裕也。方今皇威遠播。文教覃敷。宮棧棘以爲垣。已非曩昔。虛儲經而歷架。漸啓文明。太乙然藜。侍子貢四門之學。上丁釋菜。素王尊萬世之師。叢爾彈丸。喁然向化。將使臣之所以歌頌功德。奉宣教條。被以華風。革其餘習者。其在斯行乎。茲當雲路辭燕。星轅蒞浙。明湖鏡別。大開賓夏之筵。青甫贈行。願效清風之頌。一篇序綴。五字詩成。

柔遠敷皇澤，非賢任莫當。無慙四方使，特簡二臣良。捧詔辭金闕，浮槎達海疆。馳春回辨獄，抱節視扶桑。...

遂趙殿撰文格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錢福林

皇帝膺大寶，五載正月春。和風扇青陽，唯唯六字醇。南極極旬司，交趾路無輟。...

二月發都城，三月經齊魯。四月入吳越，清風少炎暑。自度閩嶺，有門名五虎。向東生雲濤，是大瀛浦。...

惟爾抒悃忱，皇帝用嘉爾。命爾有此位，善自又調理。世子九跪拜，永永懋福祉。...

遂趙殿撰文格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陳嵩慶

皇帝實至極，庶念耕與織。皇帝實至寬，刑罰心用惻。諸戎又神武，將帥常厲飭。...

山巒東漢世精靈合。聖孝重光遍九域。
 嵩呼鱗戶擁松開。開俗駘軒甘雨隨。沙市人歸那斷港。竹書聲譯在都夷。三山樓閣虛無地。百戲魚龍曼
 衍時。待補復方城外志。民謠亦入至竹枝。
 白傅才華重海濱。廣寒宮闕聽韶鈞。九天翰墨張聲早。五色文章照眼新。前紙爭求雙葉字。竹枝傳唱趁
 墟人。壓裝詩擬珠千斛。如水清心胸外臣。
 塵囂初日耀扶桑。載命行人鉅典光。客路二千餘記里。飄飄三十六環疆。萬方玉帛來中土。四聖圖書鎮
 大荒。職貢巴寶隨使節。周廷王會軼虞唐。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顧廷綸

咨汝金閨意。封藩治海春。天心懷遠服。星使重詞臣。世士球陽開。隨軒異命中。歡斯三萬里。無忝大行人。
 偉望推莊叔。清風繼太原。高文新典册。盛國舊屏藩。禮樂千秋擅。冠裳一品尊。明駝驚人選。天語九重溫。
 蒼茫天萬里。形勢宛流虹。重譯通魚馬。分星共女牛。山明深際月。風靜海中樓。隱隱梅花嶼。煙雲近十洲。
 鵬翼迎逆嶺。樓船十丈高。日光聯海舶。雲氣護征旄。鐵力關樞健。金繩鎖紐牢。虎門風色順。安穩靖洪濤。
 到此疑無地。梅洋路幾千。雜賦風際定。沙漏月中開。萬鳥回翔集。雙魚導引便。浮樓真犯斗。設語信張翥。
 天際王城見。盤師下碇時。舟停那斯港。人上馬伊街。風留疑是奉。旆進一非排。迎恩亭畔水。浩蕩自天涯。

陳鴻壽

維昔先開。傳雲象和。花浪新紫。帆赤卷小。紅螺聖德。軒后。臣心。聖廟。廟千日。醴持介。太平。時。
 七姓牌金。貴唐。營教。令嚴。土風。餘。救。命。海。市。開。魚。鹽。豔。女。蕉。為。布。蠻。道。紙。勝。繡。輪。軒。動。探。錄。聲。教。信。東。漸。
 虎。登。龍。岡。峙。村。墟。近。萬。家。綠。垂。垂。帶。草。紅。滿。佛。桑。花。拜。月。三。臂。靜。占。風。五。兩。斜。島。夷。三。十。六。國。語。譯。姑。麻。
 西北銷金甲。東南望錦帆。紅雲扶玉節。丹鳳啓珠函。心跡冰登似。聲華鏡海咸。天顏應有喜。歸第換朝衫。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維從海國請歡斯。詔命來臣羽節馳。給特九天崇典禮。衣冠一品肅威儀。小坡風範神仙似。少室聲名鳥
 喚知。四十年來重遣使。天恩中外總無私。
 巨艦連雲鹿耳排。百盤效順掃煩縈。浮樓犯斗終疑誕。破浪乘風大可憤。金玉城開天有迹。卯辰鎮定地
 無涯。不教驚起蛟龍怒。彤筆親題鳳字牌。
 星野分輝屬女牛。蜿蜒形勢似流虬。應潮乍聽天雞唱。薄曉還鞭石鉅游。沙漏滴殘空外月。烏風吹見海
 中樓。祇恐靈閣為霖手。瀟瀟春霽到十洲。
 卅六峯雄廿八王。揚帆東指近扶桑。鵝頭馬齒迎仙仗。虎埠龍岡拱玉章。宜詔登高雲結綵。却金亭古墨
 流香。遙知率土歸誠處。不隔重瀛萬里長。
 呼吸通天說尾聞。八瓊周覽草何如。花邊葉葉飛紅扇。月冷泉崎走綠魚。說渡詩翻新樂府。停雲客愛舊

樓居荒唐徐福難徵信。莫問麻衣未火書。
 一代仙才重列卿。使星如月照東瀛。七書直下牌金拜。擁篲爭看集女迎。五姓語能通漢譯。七司官自掌
 唐榮。藩臣敬侍轉花宴。階下三呼萬歲聲。
 轉軒自探風鏡。筆壓天吳氣敢驕。花裏樓臺秋拜月。枕邊風雨夜開潮。星旗屈曲裁為鳥。日扇玲瓏寫
 鳳蕉。最是輕裝塵不染。蛟人底事獻冰箱。
 笠舞花飛傲別筵。洋程從此履平平。測將綫影從西指。探得螺紋定右旋。金鶴兩行隨納費。青蛟萬里護
 歸船。此行自比遊仙樂。題徧中華以外天。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陳文述

中山奕葉戴神州。永祚瀛壖聖澤優。屬國咸尊大皇帝。世臣原是小諸侯。法司奉表來姑米。太史占星議
 女牛。風詔遙隨龍節達。萬年雨露沐懷柔。
 鐘香滿袖出楓宸。明月光涵大海春。聖代封藩仍舊典。天朝綏遠命儒臣。九霄翰墨翔鸞鳳。一品衣裳煥
 駟麟。共識使星東指處。瀛波如鏡不揚塵。
 瀟瀟玻璃有聲。重溟浩渺一帆輕。梅洋東望三千里。萊壁西迴四十更。丙午錄參來往路。乙辛鹹辨夏
 冬程。胡柯新勒崇封號。定有雙魚浪浪迎。

山連西北路千盤。萬歲聲中七姓歡。吟味敬香唐歲月。筮登爭讓漢衣冠。綠珠團扇扶仙仗。紫帕金轡滿
 從官。莊叔文章那候度。儘教窮海慰瞻觀。
 駝印高懸受詔時。望塵維拜舞絳綈。已看漢節歸三省。更有唐榮掌七司。福祿木森天使館。胭脂花發女
 君祠。憑將畫日雙形管。題徧扶桑十萬枝。
 隱隱長虹臥海涯。東藩形勢割盡沙。天橫寶島兼平島。地繞垣花更謝花。容養曉晴華嶼月。梯姑肯放水
 村霞。不煩重譯相通款。中外於今久一家。
 球陽風景問如何。誰壽千番寫向多。拜月香銷秋有影。占風帆小海無波。蕉園雪鬢風鳥。櫻島潮生上
 綠螺。三使駘軒遺轍在。竹枝重譜太平歌。
 樓倚停雲雲八瓊。禮成七寢早言旋。中朝恩大同滄海。天使心清比瑞泉。金屋歸裝羞陸賈。槎浮秋漢笑
 張翥。柔祇效順雲帆穩。會幸陪臣到日邊。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將 炯
 皇帝御極之五載。島夷蠻長皆來王。琉球僻處海東深。天孫開國何渺茫。自從洪武降勅諭。始乘正朔趨
 冠裳。山南山北俄併一。兵甲銷熄蕃耕桑。我朝定鼎首人貢。厥金三品策球琅。皇輪溫厚厚四錫。雅才奉
 使推徐光。汪。吾皇懷遠存大體。旌葉越雉爭梯航。海隅慕爾世忠順。請修舊典頌文章。皇帝曰咨余册

爾世守通土毋忘。曰女詞臣典制詩。史才雅雅邦之良。女書射策名第一。女以文教敷殊方。曰女舍人西川。承明簪筆勳勳。女共持節副正使。平乃忠信經重洋。二臣拜手稽首言。臣對休命誠恐惶。丹詔墨勅初捧出。道旁觀者生輝光。銀爪朱旄長丈二。麒麟繡服圍中央。鳴笳吹角下閩越。驛亭雨過榕陰涼。鳥船十道列兵衛。圍花甲護金繡。轉紗紗更鉞指路。大魚排仗前騰。從此三日泊那。虹梁遠望停高橋。臣民跪迎。親握手。身歸螺貝垂明璫。珠璣項花繡。海風吹服紅。國王受封爵。左金縷。皮弁盤龍裝。紅綬藉地錦。天樂三奏。齊聲。須臾。禮畢。頌聲作。七宴酒。泛琉璃。紅綬裝機結束。整。童十歲能登場。宮中瑞泉。日供客。碧筒。來雲房。麻來相。隨。如此。去。應。更。增。輝。輝。昔。隋。氏。勤。遠。略。樓。船。橫。海。寶。軍。糧。豈。知。負。固。仍。未。服。空。收。布。甲。充。庫。藏。瀛。壖。向。化。在。威。德。中。華。幸。特。金。華。皇。朝。大。惠。薄。無。外。尤。賴。使。者。頻。宣。揚。況。聞。彼。土。風。氣。古。每。逢。封。冊。年。豐。稔。以。馬。耕。田。代。牛。力。黃。雀。撲。飛。倉。箱。種。馨。作。羹。米。酌。酒。家。家。服。時。歌。樂。康。祝。我。聖。德。長。無。疆。嗚。呼。祝。我。聖。德。長。無。疆。歸。韓。國。志。陳。明。堂。

送趙殿撰 文格 李舍人 冊封琉球詩

李方湛

金函玉册下楓宸。聖主臨軒禮命申。海外藩封典屬國。日邊槎泛大行人。天垂落溟看南斗。地併中山拱北辰。揚我皇柔遠意。直教中外一家春。

雲飛佛桑花發朱輪到。絕似瀛洲對紫微。

蘭交開府浙西東。祖道胥江賦別工。啼鴉滿山春樹綠。明霞收雨海波紅。離情渺渺通吳會。鄉夢迢迢憶蜀中。祭罷湖洲驅傳去。潮聲到耳學呼嵩。

梅花洋水接東溟。天入扶桑一髮青。蛟蜃威恩趨絳節。梯航遺待集彤庭。湖雞報曉知同朔。鼙鼓傳更亦効靈。古象也應誇列服。四朝五見使臣星。

珠盤玉斝仰光儀。瀛海風清羽扇麾。酒熟密林開七宴。月明久米閱三時。裝無陸賈昭康讓。清比胡威答聖慈。歸國定翻新樂府。白狼黎木遜歌辭。

送趙殿撰 文格 李舍人 冊封琉球詩

鳳池才子共揚舲。手奉宸章溯杳冥。島月晴飛海白浦。雲春暖壓蓬青。天家恩信通荒服。使者威儀應列星。不負皇皇柔遠意。煙波回首夢朝廷。

龍節飄飄錫命初。樓船鼙鼓動清虛。中山貢賦歸王會。南海風雲護節書。島帥爭迎時雨後。熈帆飛渡夕陽餘。詞臣特選傳天語。諫院鑾坡總不如。

滄波千里接燈檣。到及炎風五月天。山氣成雲魚負郭。榕陰過雨馬耕田。迎賓遞進黃封酒。編髮頻頒御府錢。畫像題名留故事。高宗皇帝太平年。

送趙殿撰 文格 李舍人 冊封琉球詩

徐熊飛

歸舟不載異方珍。春去秋來物候新。已見天朝崇典禮。直令海嶽讓君親。采風偏訪三山事。報國寧辭萬里身。將相同科真不愧。他年青史紀名臣。

送趙殿撰 文格 李舍人 冊封琉球詩并序

汪家禧

我國家承天啟命。奄有區宇。洪恩深仁。洋溢方內。而薄海以外。率正朔。效職貢者。亦含和漱淳。罔有闕遺。今上御極之五年。琉球世子以嗣位請。上特簡廷臣。命奉册使就位於時。翰林院修撰某內閣中書某。承命以行。其行也。朝之士大夫咸榮之。謂琉球負海立國。西望闕界。至者必經滄水。過黑水。涉瀾關。置竹。決皆。極宇宙之奇觀。且聞其俗。聖盂。做。豆。猶。存。古。風。擴。聞。見。紀。土。俗。惟。使。臣。是。望。浙。士。謹。獻。言。曰。人。亦。知。國。家。柔。遠。之。意。有。加。無。已。哉。琉。球。僻。在。海。東。去。中。土。不。可。道。里。計。歲。時。費。予。既。恩。意。稠。疊。而。于。彼。國。君。新。立。又。必。命。文。臣。往。安。定。其。疆。宇。鎮。撫。其。民。人。琉。球。世。膺。天。眷。宜。何。如。勉。冀。報。稱。于。萬。一。哉。宜。聖。意。俾。遠。人。知。感。在。使。臣。敬。承。其。事。于。經。浙。序。以。送。之。且。綴。以。詩。其。詩。曰。

帝奠九壇。無間內外。彼南溟國。職貢來會。嗣君展功。踰嶺請封。帝咨羣臣。才時可庸。鶴立鸞停。拜命楓宸。揚旌浮江。唱騶遙遙。中山孤懸。海間。島嶼詭異。如虬形環。龍節至矣。夷人萃矣。奔走恐後。罔敢貳矣。帝恩同天。無黨無偏。中山雖遙。賜以安全。綏之立之。又輔翼之。懷之柔之。實庇庶之。夷人稽首。祝帝萬壽。永清洪恩。安我僻陋。維帝明聖。超處帙帙。敬贈使臣。亦萬夫之望。擬吉甫頌。愧非清風。翅首歸航。扶桑之東。

東。

周五戈歌

陶定山

武之文以止戈為。假武亦以戈自隨。考工記補周官禮。胡三援四垂其規。五霸七雄十二國。摩刃厲鈍如兒嬉。咸陽鐘鐃銷不盡。鐔于疆場同留貽。積古齋中積者五。摩挲拂拭生光儀。傳之子孫世寶守。珍重何曾鐘鼎彝。其一告戈字同。衛公孫呂為銘之。彌牟免除。鼓公族。呂獨未著。春秋時。史之闕文。簡佚。得此可禱三傳遺。一曰子永所作用。姓氏剝無從知。又一銘勸高陽左。款在內面。殊可疑。高陽為古諸侯國。其云左者。別有辭。吾聞君前執戈二。所以設服稱衛。內面乃是戈體背。右則刻背左面。其餘二戈無文字。綴理鈎屈紛華滋。爾若新發芒不頓。形製三代非今茲。此戈可藏不可試。神物應見知。有期或孤。蕭斧助。震。師。武。臣。力。桓。熊。貔。投。壺。雅。戲。鎮。幕。府。海。上。談。笑。駟。蛟。螭。撥。糲。灌。熳。播。糴。糴。破。缺。倒。載。包。虎。皮。醉。磨。盾。鼻。草。露。布。戈。乎。戈。乎。願。得。橫。汝。躍。馬。展。周。詩。

詠周五戈

傳記授師子。書言父之戈。金四錫居一。考工述非。雞鳴與擁頸。名異陳縷。周衰競轉戰。落日翔鶴。由于背能受。閭廬指或。肱斷肩亦解。利兵敢誰何。入土輩。血。碧。發。秦。青。沙。土。花。紅。韃。韃。寸。金。堅。不。磨。昔有李伯時。得戈類。摩抄。曰王。用父作。厥銘。諱。糾。糾。又有長平。鐵。老。物。鑿。銅。院。遂。令。誠。意。伯。伯。懷。收。與。願。

吉金鑿一足，慎守龍飛梭。吾師嗜金石，星宿胸中羅。精心稽篆籀，積古何其多。秦印割苔蘚，漢甌剔煙蘿。銅鏡證皇紉，石鼓刊日窠。周戈數維五，似樽列象猷。文武成康世，熊羆士隱眠。姚姚布五緯，煌煌拱羲娥。一公孫岳岳，地臣族同科。一子水之作，史名滿編摩。一銘高陽左，勒名詎誣說。古諸侯離衛，二戈爲殿呵。左存右理沒，劍失延津灘。一戈花紋異，絲絲蟠旋螺。色耀芒不頓，秋水激太陽。錦佩神物守，方良庸敢過。一戈垂胡缺，珊瑚折盤陀。若蛇鱗相向，如秦松交柯。白蠟尾互擊，如連穎嘉禾。啓匣氣騰上，霜風厲馬俄。滿堂目炫轉，雲色開玉瑤。安得橫躍馬，公孫勇不蹶。安得枕待旦，劉琨立番番。或衣製而材，或執執髮髮。撲之被犀甲，讀騷懷汨羅。數典笑僂腹，辨口讓祝鮓。執若此戈古，珍瑜肅慎落。爲從垣野會，僂爾呼渡河。白魚挾蒼兕，一塵定風波。星移百千禩，戈乎離坎軻。出沙沙不蝕，譬彼出水荷。位置清華地，革蓋縫五紵。碩士露鋒穎，寧許臥軸。拂拭藏精舍，漢非帶倒茄。好釵金章煥，時與玉具控。吾師祖名將，征苗驅驪駟。呂虔佩刀利，殺賊至橫坡。榮華受降虜，全活萬雙蛾。戈實有深幸，先後度吟窩。自古王者治，羣黎無瘵癯。天戈所指處，洗兵雨滂沱。東漸於瀛海，南暨於群河。北至於瓠竹，西及於峨嵋。陸尋兼水僕，望戈畏摧撻。樓槍迅掃落，游魂懼馮河。酬庸賞上將，彝鼎錫甘塢。戟稿譚彤矢，參勒旂楚和。胡以調戈一，錫命非由它。神聖今天子，魚藻頌有那。止戈不耀武，千官佩鳴珂。西征賜節鉞，寇庭毋蹉跎。回袍袍矛戟，激憤憤煥嬰。蟻賊困釜底，伏京如阿麼。告捷想青旂，輕車音流轉。庶幾戈倒載，虎皮蒙馬馱。浙東濱大海，其利宜鹹鹹。

鯨鯢聚窟宅，蠢然動女媧。往來伺商舶，跡跡連島嶼。吾師奉帝命，繕容容義義。旬宜蒞茲土，庶政祛煩苛。乘戈誅巨盜，吹角鳴洪鑼。命士利鋒刃，惟牛飲官醪。赴赴干城衛，控轡齊奮鑼。執戈前聽督，應聲若陵壘。軍容茶間火，軍裝組雜綯。候人守關隘，齋楫斷竹籬。蟻臂拒車轍，泊舟負巖岨。白日忽返舍，神風起盤渦。空擁水仙號，直如春夢婆。我軍大合陣，林立東蒿嚳。戈鋌前船，橫戈者鎮帥。披鎧如披裘，操戈者水卒。飛噉如飛塔，戈頭拂雲嶼。雲中落倉廩，戈援擊水隄。水中遁靈鯨，懸星映旂施。掃電逐弓轉，先鋒塵滿影。分浪颯颯，伽失戈賊頭仆。頓爲無角怪，鉤刺萬首級。豈止傷足膝，儼金剛寶杵。蓮座誰釋迦，刀兵寸寸折。笑爾羣醜，偷貴利就縛。晴突髮髮，春喉斬其首。索室效鄉鄰，編播遠大定。成妙奢摩佗，五戈隨暮府。珍製精青燭，借際風雲會。未得助研搓，不惹芒鏽鈍。祇慮柄棧，躍然思自試。頗類中痒癩，振旅班大賞。勞酒戎容配，弓刀旋裝載。箭鼓說離離，是時秋風起。山村排連柳，中林集鴈羽。香秣啄鸚哥，功成及文教。宣化誦苦菽，揆文不忘武。退食稍遙遠，爰作五戈記。或備示切劘，動生強解事。愛博請買驪，題材溢仙館。飯僧斥秦鍋，古器所總匯。濟水鍾於河，出戈資把玩。命我試吟哦，觀此胡內古。不覺舞僂佻，游鱗喜得餌。文雉欣逢，所愧才力薄。進進昌黎歌。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捐本

胡敬

一代如椽筆，豐碑出故宮。雄才稱武肅，鉅製重坡翁。詞垣門美，書琴風諾工。蓋詞新燼豆，石舊磨礪。

憶昔丁亥季，羣藩事戰攻。江山爭割據，版圖出英雄。壯志騰金虎，高懷明玉虹。技精楊大眼，氣盛楚重瞳。斬葉平江左，誅劉位上公。偏裨皆綠澤，僚佐盡嚴終。已奉中州朔，能彰保障功。歸朝遊一統，持節命元戎。西蜀師方抗，南閩勢復攻。馬殷雄楚地，劉氏擅河東。襲遠軍威震，連江戰鼓逢。瑤戈紛擾擾，羽檄達恩恩。麻敷唐基盡，鴻圖宋室隆。飛龍乘汴水，逐鹿鹿寰中。玉帛千官會，冠裳萬國同。傳家承鐵券，報安錫彤弓。地有東西浙，人歌大小馬。錦衣圍故里，石鏡對高松。瀕海租收楮，依山利鑄銅。湖頭回鐵弩，陌上繫花廳。政績延三紀，威名達四馳。餘州仍貢士，唐叔復分祠。文采詩書見，股圖戶口豐。殊勳留紫碼，遺恨滿蒼穹。家世高王潛，功名仰寶融。樓邊空疊雪，臺上執歌風。事載三朝史，忱輸五尺童。廟垣應有奉，祀典固當崇。趙守基先構，蘇公思不窮。抒毫誇吐鳳，結體陋雕蟲。渴甚奔泉驥，驚看戲海鴻。龍蛇工變化，劍戟豈高空。仗有淋漓筆，能傳服事衷。至今披雅影，當日關荆叢。墨本遺嘉靖，祠官奉表忠。韓陵一片石，空傍夕陽紅。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捐本

孫同元

吳越留遺愛，神祠著表忠。試看新額易，尚記舊碑豐。撫本因懷古，披文若發蒙。嘉名傳趙守，健筆歷荆公。編想熙寧日，猶思割據雄。馨香升豆，輪奐燦塵籠。自昔尊藩鎮，惟王靖亂計。創基追往事，刊石寫深衷。五季爭名字，羣才逞戰攻。古星符運會，倚樹戲兒童。誓射三千壯，州封十四崇。地蟠龍虎勢，氣斗斗牛中。烏識終歸幻，鵲張頓室空。鐘高精鑄鐵，鈴響巧銷銅。門以迎恩重，鄉因廣義隆。長城開綺繡，寶宇仰輝煌。

滄息江頭白，花飛陌上紅。錦衣誇秀豔，寶帶美玲瓏。特薄魚鹽利，常教貢賦充。桑麻欣郁郁，棧棧詠其荒。共慶貽謀遠，應知俾烈穹。勝標湖外德，徧浙西東。賜券榮難並，行歌樂未窮。偏安能守緒，効順總卑躬。嗣續孫子，興衰究始終。四王承厚澤，三世紀殊功。矢節方吳芮，輸誠邁資融。檣來真個樹，孟入太恩思。計笑填湖陷，謀惟納土工。靈泉誇異迹，碧井振雄風。保障歸錢氏，經營起貝宮。六橋交掩映，雙塔益崢嶸。船底歌金縷，隄邊駐玉聰。銘詞揭麗藻，碑刻麗芳叢。格取濃纖稱，神惟瘦硬通。縱橫疑聖電，揮灑訝奔虹。柳骨顏筋具，銀鈎鐵畫同。尾原堪比畫，爪或偶留鴻。傳相分斜照，臨摹趁曉曠。世家推太史，孰可繼韓翁。

胡敬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我聞十八學士瀛洲圖，其一乃是高陽穆公好伴徒。今觀此幅亦類是，韓岳乃與張劉俱。循王戰助稱最早，光世于中名獨小。漢家二十八功臣，未必諸臣皆表表。二臣俱使無參商，力助韓岳成金湯。即今圖畫見顏色，豈忍作意分低昂。底事猶嫌無雅量，轉肯低頭縮權相。畢竟千秋定論何，不然同貌凌煙上。清波居士絕俗人，圖傳褒鄂能通神。惜哉取舍昧特識，遂令義氣漸安民。是非非後來辨徒勞，下筆開生面。圖中之人除却劉岳我，曾見和鐵填前嶺。更新塞瀾湖上游，都徧三將無成得首邱。莫須冤獄癖奸謀，碑來過接黃嶺。請看將軍在上頭。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湯錫蕃

武穆精忠誰與比。相先後者斬王耳。若張伯英何足齒。平叔碌碌等餘子。忠義千載有公是。何小朝廷偏一視。四人均作長城恃。咨劉松年聽詔旨。雲臺驛閣肯讓美。各親同國汝獻技。丹青在手相覆几。意匠慘澹經營裏。須臾拜奉光堯喜。圖成姦在忠臣死。七百餘年如逝水。續像不隨兵燹燬。精心愛古細摩揣。字字分明認名氏。疏眉長額無雙士。一朝觀止心仰止。面方頤頰多紋理。遺形合挂金山峽。短髮連髮儀亦修。路跡原心髮上指。眉目皆豎神委靡。胡然四將從伊起。四將同稱從此始。相形見拙亦類此。所情高乎善舉擬。燕碑獨讓安民恥。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徐熊飛

健兒十萬來江東。諸將竝建勳王功。背曠善守復善攻。岳王志與韓王同。白袍軍將黑稍翁。張劉亦博侯王封。丹青有術紀圖像。凌煙無閣標蒼穹。生繪騰出兜鍪容。暗門劉生粉墨工。熊躡虎視見輅略。猛氣怒激須眉風。乾坤闢戰正未息。時危天特生英雄。中原唾手計恢復。惜不痛飲黃龍宮。想當和議息兵收。入朝共聽龍樓鐘。冰天盼斷白翎雁。碧山閒殺桃花聽。畫師繪此具深意。欲以威武開宸聰。不然四將各出鎮。何爲劍佩紛來從。赤虹掣地雷行空。韓王岳王昭精忠。張驍劉情那足道。空有骨相填青紅。劉生負此好手筆。褒貶何不存至公。銀鑄特寫劉信叔。蒼蒼添畫楊沂中。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周聯金

北轅不返黃龍覆。忽忽渡江一馬化。中興業賴諸將功。張韓劉岳稱相亞。當日威望震四方。血戰頻歲馳戎行。南征北伐北禦敵。戈揮白日扶天綱。恢復未成和議害。金縢忍畫河南界。張劉諸將遺遺兵。肆竊寵榮附相楨。斬王難救鄂王死。萬里長城一旦壞。畫院猶傳四將圖。生面親得人人殊。儼如肖象驕閭列。彷彿酣戰沙場驅。兩眉欲飛狀雙目。誰具是狀劉平叔。清涼居士故將軍。蒼顏矍鑠真元勳。伯英神色何豐碩。于思那得得如戟。最後一人氣象雄。英姿颯爽推精忠。大小眼明怒欲動。猶恨未抵燕雲中。殘縉已閱七百載。丹堊粉黹盡成在。妙手爭識暗門劉。好憑畫史論功罪。自古韓彭絳灌倫。其功大者必殺身。殺身不惜惜在君。偷安長使稱藩臣。六更寒盡王氣絕。髮時富貴久淪滅。丹青尙觀舊形容。千古姦良自洗別。君不見鄂王墳下循王跪。不歸黃金歸生鐵。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張鑑

朝輓搖漾紅梨枝。枝青節中春遲遲。聞來讀畫展繡素。丹青刻劍神明彫。君臣南渡苦辛角。江山半壁猶撐持。凌煙閣週少顏少。何人下筆親威儀。一將兀立似平叔。兩目豎立交於眉。條條貴骨習綺靡。五華官話封雙城。一將老大慘不樂。面目深皺微生髮。清涼居士晚驅蒼。燕山射虎今無時。一將高華復廣類。老爲巨猾遠連。願爲眉火色自有相。以之諸槍奚其疑。其後一將目張電。銳上疊下如雷垂。鄂王精忠古難比。至今相上聞憂危。憶昔臨安起宮殿。君王愛此每還期。汴州風物豈堪夢。冰天龍竹何由知。金縢列款

歲不繼。中朝相眼同嬰兒。紛紛畫院更有何。劉侯發憤神飛馳。殿前待詔類講諫。馬遠郭恕誰敢嗤。每見陣雲思轉戰。遠聽鼓角憐旌旗。中原父老自有淚。南天天子難爲辭。寫成一幅萬深意。衰冕銜饋良不欺。繪難藝事有忠孝。古人往往存其思。運襟圖成足風鸞。勤王妙策無乃奇。把侯圖畫記侯侯。開門東去波瀾湧。還將史事論南北。愁殺當年老畫師。

龍井茶

李方漢

路入南山南。茶香滿深幽。知有焙茶人。土鏗火微炷。更汲龍井泉。烹來試瓦甌。飲罷忘歸歸。漠漠前山雨。

龍井茶

胡敬

過溪亭外正斜曛。未雨筠籠採已勤。活火爐鳴雙井水。乳花甌泛兩山雲。清虛風味參三昧。秀潤湖光占十分。香色由來誇第一。武夷陽羨總紛紛。

龍井茶

何起瀛

此地竹樓老辨才。而今石鑑尚平開。僧雖也解勤供佛。洗鉢龍潭當茗杯。騎火收來品最好。龍車會駐賦新篇。白頭老衲逢人話。悲想乾隆十六年。

龍井茶

徐養瀛

春風吹綠上山頭。佳蕊芬芳細帶抽。却計清明纔幾日。一旗先帶雨花收。

謾說松風活火煎。綠陰庭院麝煙煙。一甌鏡得湖山氣。齒頰芬回醒午眠。

夕陽

張鑑

林梢渲染有無閒。剪髮烏衣巷口還。初地金花三月樹。故宮金粉六朝山。碧雲作意遊來友。眼色催愁上別顏。記得紅衫高骨馬。九鸞寒影繞瀟瀾。拋殘宮線費商量。添得分陰上蠟燭。遠道似傷垂老別。清歌重惜少年場。轉紋水月明霞亂。朔色天烘積翠涼。曾向箇香花畔坐。玉貓眠地晝初長。平沙一抹淡濛濛。移上駝峯見塞垣。荒曠馬歸弓影直。軍門旗卓繡紋翻。抱來牧帽迷沙徑。照入征衫帶淚痕。莫道傷春兼中酒。閒愁無限近黃昏。

銅鈿低挂遠山橫。樓閣高樓玉簫聲。鴉鵲籠深開話少。鷓鴣天迥莫雲平。歌停北里人將去。火入荒陵雨又晴。幾處蒼然眺平楚。也應腸斷沈初明。

夕陽

董瑛

小院花陰度碧甍。曬雲催節返庭洲。誰揮長劍留三宮。獨倚征鞍釵一棹。最是行人傷古道。却看餘綺滿晴天。從今不礙金烏落。爲有冰蟾似鏡懸。身在高樓倚晚晴。緋紅同照落江流。魚竿斜界雙文影。鴉背微翻一點明。風氣暗搖鐘磬出。柳陰低護

歌清夕陽好景真如繪。擬挽驢車返轡行。

夕陽

周聯奎

翼字遙開萬里同。斜暉漸見下長空。雲封古寺三竿碧。花擁春城半角紅。征馬關來芳草際。閒鷓掠去亂流中。離情不比恩恩過。寫入新詩總易工。

漸過前村更後村。依然遠帶暮潮痕。恨人恨滿紅心草。弔古愁添白下門。柳色將殘容極目。桃花有影易銷魂。可憐一片平蕪裏。未到多時已欲昏。

一痕那比月輪圓。斷續光浮接暮天。雨後樓臺明界畫。花邊雲水共澄鮮。偶依古驛垂垂柳。漸逐行人去去鞭。殘笛數聲何處起。儘教催上翠微顛。

一年此際總如秋。翠減紅銷恨未休。片片暮雲遮不住。依依歸鷺送還留。每添水色兼山色。慣觸新愁與舊愁。獨客何堪重恨望。吳歌聽盡莫回頭。

夕陽

徐熊飛

林梢雁背故遲遲。水色山光共合離。薄暈未收漁舍網。多情還戀酒家旗。松陰短策陶潛夢。江上扁舟謝眺詩。幾處茅茨相掩映。一鞭斜影客歸時。

接鷓數點噪林端。遠樹微茫照落殘。酒送潮聲歸櫓浦。忽移秋色過平澗。何人南野巾車返。有客東臯負手看。風景寒川懷杜牧。晚晴賦罷碧雲寒。

野水鳴渠雨乍收。殘陽一道躡林邱。餘暉薄向簷梢轉。片影遙從木末留。禿樹柴扉喧鳥雀。平蕪風笛下牛羊。疎籬斷塔疑疑處。回首西湖第一樓。

夕陽

湯錫蕃

西峰浮雲鑿鑿深。半輪依約挂疎林。削髯憐息春光老。未遣迷離暮色侵。幾點飛雅明極浦。一聲歸鴉度遙岑。絕知可愛桑榆景。不減朝暉卓午陰。

落暉欲落猶未落。珍重人間此晚芳。芳草多情還掩映。殘花有影倍分明。四圍紫氣瓊丹嶂。一抹朱霞起赤城。莫怨黃昏時節近。有人坐待玉鉤生。

夕陽

朱壬

半在山村半水村。只愁冷淡近黃昏。蕭蕭霜葉清溪路。掩映紅牆古寺門。野逕看碑人負手。河梁話別客消魂。剩憐晚色蒼茫裏。又見林梢新月痕。

新蕪溪山落照低。田園禾黍盡萎迷。儘多寒色翻鷓背。大有閒心逐馬蹄。花隔影遲人乍過。畫橋春去鳥猶啼。湖中向曉風光好。晒網家家水竹西。

夕陽

王仁

客子驚心路轉遙。天涯生計半漁樵。囊橐自足收千古。庭苑何堪問六朝。壯志難經浮海島。餘光猶似戀山椒。須臾人影恩恩散。渡口能來不費招。

夕陽

查揆

有客平莎看落暉。漁村入畫柳依依。落花滿地人初去。春水連天燕獨飛。薄暈自斜孤嶺影。淡紅間上釣師衣。更誰惜背雙丫者。吹笛聲聞下翠微。

夕陽

李方湛

西山紫氣未全消。畫角聲殘下麗譙。戴笠僧歸煙際寺。晒簪人立水邊橋。詩成假說黃昏近。雨過愁看碧落遙。催送馬蹄芳草路。鞭絲髮影兩蕭蕭。

聽蟬

朱壬

朽木爾何意。偏能鼓翼吟。風前餘髮影。葉底剩秋心。柳岸情偏遠。蓮塘響欲沈。那堪臨月下。更撫捕蟬琴。林深無覓處。一望綠雲稠。客夢初消暑。殘聲又入秋。水邊疑笛韻。樓外伴砧愁。聽到忘機處。金波滿地流。

聽蟬

孫同元

綠樹涼炎景。疏蟬最有情。能令萬籟息。獨占一枝鳴。飲露心同潔。吟風韻益清。幾回聽不斷。斜照曳殘聲。

聽蟬

張鑑

蟬聲何處尋。高柳綠陰陰。午夢初迴枕。斜陽正滿林。感時憐髮影。憶遠託琴心。似有悲秋意。風前斷續吟。

聽蟬

錢福林

空亭裏清響。嬌媚細于塵。殘照紅半樹。晚風涼一身。蛻隨松磔落。韻度竹煙新。憶絕寒山下。柴門倚杖人。

聽蟬

吳文健

簾紋如水合。午夢乍迴初。人作深秋想。涼兼小雨餘。煙橫青沼靜。韻度綠槐疎。機杼聲聲起。清圓總不如。涼風吹萬樹。聲滿宅門前。乍可單絲應。兼之一磬圓。秋心黃葉舍。詩意夕陽天。清涼吾何取。無求覺汝賢。

聽蟬

李方湛

柳暗槐深六月秋。嗚何處繭絲抽。覺來吳苑三更夢。訴盡齊宮萬古愁。煙暝雀窺涼露葉。風疎人倚夕陽樓。道休便有江湖思。遠屋碧陰如水流。

聽蟬

丁子復

北窗長日靜如年。頻遞秋聲到酒邊。卷盡溪山殘照裏。綠陰門巷曉風前。玄絃淅淅悲花落。歌髮慵慵來抱葉眠。最好跨虹橋畔路。紅荷兩岸送歸船。

蕭寥池館有餘清。送到秋風第一聲。野屋隔林嘶雨重。遠山森木叫雲輕。來禽帖好看雙翼。兩雅輕橫檢八名。高拓吟筒聽未厭。夕陽無際暮陰平。

開羅秋爽入遙天，遠綠層層漠漠煙。竹戶晝長詩夢破，荷塘風定樹陰圓。韻流曲徑停雲外，人在高梧落葉前。清絕無煩更相警，輸他占得露華鮮。

林亭嘶處轉清幽，平野蒼茫眼色收。坐受晚霞紅葉寺，吟思疎雨白蘋洲。涼生煙浦一江碧，夢逐溪山萬木秋。不爲不平鳴不已，卻憑戲作錦囊收。

歲歲蓬門和短吟，塵埃說去獨關心。亭臯響斷初飄雨，水檻聲多罷弄琴。清露高寒仙館迥，綠槐深密畫堂深。秋光如此好飛去，莫漫棲風臥一林。

落葉

朱壬

紛紛木脫早霜晨，半在山巔半水濱。幾點疎煙隨塞雁，一林寒色倚詩人。乍喧乍寂聲無定，疑雨疑風聽未真。却待呼童頻掃去，瓦甍黃葉代松薪。

飛來點點下秋空，絕似寒鳥西復東。小閣乍添山月白，隔林全露寺門紅。年光荏苒悲流水，客路飄零感斷蓬。最是馬蹄踏處，蕭條古戍夕陽中。

隨風吹上釣魚舟，不學飛花滿翠樓。零亂半床穿破牖，蕭騷一路點征裘。山稜漸覺發來瘦，屋角旋看瓦沒溝。惟有廣寒宮裏樹，婆娑涼影不知秋。

黃紫紛飛感豎蛇，繁華空憶舊槐柯。秋聲此日鳴空谷，海命當時笑落花。合與探樵燃土窟，更看眉黛出山家。劇憐去去誰相送，故舊零星剩暮耶。

孟傾柔蕩朔風嚴，總有愁膠那可黏。委地亂飄迷野燒，凌空不定下疎簷。閒看牆外垂垂盡，小立庭前漸漸添。欲托丹青寫秋色，吟情寥落筆慵粘。

落葉

陳文述

芙蓉水榭記停機，沽酒人迷舊板橋。古道日斜隨客騎，滄江風急點寒潮。行來野鹿噴香轡，聽到哀蟬感玉簫。惆悵蘇娘樓畔路，垂楊如雨夜蕭蕭。

疎曠聲嘶隔天涯，丹鳳城南第幾家。夜靜玉階驚睡鶴，曉寒金井怨啼鴉。剡成莫笑三年楮，飄去猶隨八月查。海上扶桑日，春風依舊燦紅霞。

落葉

丁子復

林屋秋高意自閒，西風颯颯響柴關。呼童開徑乍疑雨，攜客登樓初見山。掃不須頻容鹿臥，栖猶未穩惜烏還。酒邊莫漫驚搖落，一倍松添雪後顏。

落葉

湯錫蕃

江南黃葉結孤村，秋老頻銷墨客魂。望氣已教悲宋玉，攀條使欲泣桓溫。雅聲麻亂風號谷，人影參差月到門。不問蒹葭和玉樹，只留枯幹伴朝昏。

一自新沾白露光，生涯已分逐風狂。早知黃落埋秋草，多事紅顏鬥夕陽。質與林花分薄命，戲隨竿木只逢場。豈它十里芙蓉樹，猶博人間號拒霜。

寒威春色兩蕭蕭，片片飛飛落板橋。有恨總教隨水逝，無情一任作蓬飄。臨池結字可憐子，出谷放歌何處樵。却恐山靈太吝，轉留些子綴長條。

浪說高寒耐素秋，一朝墮落轉生愁。新難難戀千尋木，舊蔭元遮百尺樓。多謝筆竿頻聽耳，堪憐薪火總焦頭。世人休羨題詩巧，無限題詩付碧流。

落葉

胡敬

秋來愁絕庚蘭成，搖落江潭百感生。養酒自憐情冷淡，校書誰擅眼分明。乍添新月窗間影，漸緊長風野外聲。依舊青苔是松竹，敲虛留訂歲寒盟。

幽凍三商中矩方，縱橫登嶽滿精芒。原資坤德中和氣，不借江心旋折光。四照有倫量玉尺，一泓無滓礙圭塘。妍媸邪正從渠幻，祇向珍臺主靜張。

稜稜風格孰執方，不雪成珪射冷芒。差學紅樓盤鳳樣，好分碧落戴匡光。背銘科斗星羅賦，神蹟疑寶月滿塘。必遇端人纔與照，尋常拂拭肯輕張。

方鏡

胡敬

底事良工製獨方，別開生面吐星芒。芙蓉匣裡中央秀，翡翠簾通半壁光。梳髮綠雲垂玉井，畫眉新月照銀塘。誰家繡閣烏皮几，靜對屏山十二張。

方鏡

趙春沂

百鍊剛成四照懸，盈盈清景徹中邊。高嵌壁帶真如印，背認苔花或訝磚。倚欄玉臺雙影直，讓明月十分圓。短屏風外纖塵淨，珠翠輕籠又一年。

方鏡

陶定山

正色寒芒百鍊精，形端合號方明。淬來玉水宜旋折，安上蓮臺類削成。地表露開霜皎皎，庭中影滿月庚庚。緣知丈室澄觀處，合矩原從我相呈。

方鏡

湯錫蕃

虛白生祥座左筵，定光秦宇想深沈。照窮瀛海三壺外，俗謝塵埃四面侵。圭角於持防愧影，廉隅磨礪只虛心。莫嫌相對拘迂甚，未許圓融融斷金。

方鏡

湯錫蕃

一盞寒水淨無埃，生面從今爲別開。未許磨將圭角去，似曾照過壁人來。神光半吐先輪膽，皓魄微棲自蘊胎。認取飛仙昨爛爛，始知明鏡本非臺。

兩浙輶軒錄題詞

校士餘開仔細評。那堪倦倦卷縱橫。仁風自抱嘘枯願。藝圃同遊不朽名。千古愛才剛盛德。萬間廣廈比高情。寒郊瘦島知多少。金鑿煩公採擇精。

天教浙水啓龍門。文士泉臺盛感恩。一代登樓標選柄。千秋覆瓿想吟魂。家無專集名難假。才偶同時例不存。開例。凡詩無專集及甲乙編排微意在續脩留待後賢論。開例以十千編次。快末生存者。俱不入選。

國風從此補三英。尚有義娥未雜無。一品集繁存符里。開例。凡各公館集是單行者。四靈家小輯江湖。文採備他年志。詩派分添此日圖。感極枵材荷培養。更蒙撫拾到酒夫。先人字遺來。有野唐詩八卷。聞吉金貞石暇蒐羅。細網收材道最多。自有冰壺懸藻鑑。盡看黍谷轉陽和。武林耆舊曾何幸。淮海英靈共不磨。霖雨在公猶小試。浙東西已徧滂沱。

分唐界宋太偏枯。圖派西江有若無。何意至今聞正始。頓教一著古人輸。一紙丹青手自添。遙從空外辨洪纖。編詩更比吟詩苦。看取駢增義例嚴。西泠諸子總超羣。次第何曾著意分。莫怪昭明遺稊帖。千年擬議尚紛紛。騷人韻事半沈淪。書僞遺聞也未真。為問吳江楓落語。是人傳句句傳人。

兩浙輶軒錄題詞

玉尺衡量此一時。大醇端不雜微疵。它年太史陳風後。若個能為鼎說詩。

兩浙輶軒錄題辭
南國蘊葱佳氣開。蓬萊勝地擅奇才。吳頭楚尾遙相接。多少詞人得得來。花草曾聞三國豔。樓臺說說六朝煙。據懷各自鳴天籟。魏闕江湖擬共傳。探風塵積遍荒遐。吳楚無詩未許誇。接迹絕經風十五。東南重見擢聲華。摘點分香翰墨林。遺編收得是知音。迂辛知李粉相列。不盡吳猷與會吟。含毫吮墨憶當年。葉葉松煙染錦箋。秋水春山頰琢句。好詞分得嶺南天。俊逸清新衆妙該。疑思定不減鄒枚。會憐茂藹登龍譽。更羨風流倚馬才。旗亭酒旆思初生。禪榻燈籠賦乍成。勝境引人偏不盡。輕裁細語譜新聲。象得精華仔細論。從教別派更探源。長吟雅憶揮毫客。一句能銷一縷魂。萬峽冥搜轉拾遺。苦心聊慰古人思。碧紗紅袖休相說。次第陳來錦字詩。扶輪大雅唱高風。呵護應憑神物功。不似十聯楊學士。枉書琴句御屏中。休誇約略說杭州。玉局香山記舊遊。珍重多才勤訪問。西泠遺蹟待旁搜。鶴湖激濤綠波驪。官舫春遊草色曠。攜李一編堪補闕。山拳雅足溯淵源。

王仁

夏尋若響水如銀。託與會頌賦白蘋。東野蕭條留古井。才高魏晉苦吟身。芙蓉峯上講風光。定有天孫織錦裳。玉軸牙籤收不盡。更尋古隸付奚囊。歌闌白紵舞前溪。玉宇曾留重品題。八字傳來饒美譽。好難看饒佐香齋。繡川定有錦心留。婺女星懸萬派流。秋月春雲增態度。至今八詠編高樓。月波亭古淨無塵。瀟灑吟懷憶昔人。嶺接仙使三百級。莫教風雅付全闕。幽谷名山賞不虛。錦沙村裏賦閒居。南華一卷傳來舊。漫把幽情屬釣漁。白雲曲奏會書石。春草吟成乍啓絨。華蓋山中無限好。獨追謝客上層巖。紫芝瑤草屬仙家。夢裏神遊與未除。好句驚人搜殆遍。高懷長繞赤城霞。桃花洞口愛春深。定有高才譜越吟。雲臥何妨天際住。殷殷廣樂奏元音。補亡訂謬定誰能。千卷勤披一一登。賸水殘山嫌未備。欲將詩史綴千燈。脩綆使娟汲古須。歲鉤應得媿珊瑚。討論不把零星記。肯效唐人選句圖。記室名篇嫌挂漏。津陽舊注損淹通。不教神韻空摹寫。三昧曾標藝苑功。樊南花萼莫誇多。此篋應教著意摩。彈取杜詩韓集讀。麻姑搔癢竟如何。陸海濶江雅可齊。攜來畫舫映紅霓。誰同採輯成詩載。漫拾殘碑紀野西。

味外味傳餘妙語。平奇濃淡合相宜。品分廿四猶難企。不數閒情記竹枝。琅琊才子掩雲關。絕句聯翩手自刪。何視此編稱雅雅。披險令我解心顏。看舊詩篇傳甬上。當年韻語號陽秋。賞心到處欽淹雅。士俗民風一覽收。標編歷架恣研尋。百代遐留鼓吹音。休說洛陽誇紙貴。武林傳寫到雞林。

湯錫蕃

訪經精舍文集 卷十三

夏尋若響水如銀。託與會頌賦白蘋。東野蕭條留古井。才高魏晉苦吟身。芙蓉峯上講風光。定有天孫織錦裳。玉軸牙籤收不盡。更尋古隸付奚囊。歌闌白紵舞前溪。玉宇曾留重品題。八字傳來饒美譽。好難看饒佐香齋。繡川定有錦心留。婺女星懸萬派流。秋月春雲增態度。至今八詠編高樓。月波亭古淨無塵。瀟灑吟懷憶昔人。嶺接仙使三百級。莫教風雅付全闕。幽谷名山賞不虛。錦沙村裏賦閒居。南華一卷傳來舊。漫把幽情屬釣漁。白雲曲奏會書石。春草吟成乍啓絨。華蓋山中無限好。獨追謝客上層巖。紫芝瑤草屬仙家。夢裏神遊與未除。好句驚人搜殆遍。高懷長繞赤城霞。桃花洞口愛春深。定有高才譜越吟。雲臥何妨天際住。殷殷廣樂奏元音。補亡訂謬定誰能。千卷勤披一一登。賸水殘山嫌未備。欲將詩史綴千燈。脩綆使娟汲古須。歲鉤應得媿珊瑚。討論不把零星記。肯效唐人選句圖。記室名篇嫌挂漏。津陽舊注損淹通。不教神韻空摹寫。三昧曾標藝苑功。樊南花萼莫誇多。此篋應教著意摩。彈取杜詩韓集讀。麻姑搔癢竟如何。陸海濶江雅可齊。攜來畫舫映紅霓。誰同採輯成詩載。漫拾殘碑紀野西。

三九九

離嘉質的的素葩。石北蒙頂仰清韻而難攀。露葉仙厓。撫冬心而默奇。然則感物而動。發言為詩。匪直揚草木之幽芬。抑亦補吟詠之逸興也。

水邊花隔淨無塵。碧樹秋涼玉蕊新。清露長流常獨笑。芳心酒抱不爭春。遙分綠雪明應底。淡抹黃羅古澗濱。莫怪蕭疎傍幽竹。由來佳茗似佳人。
荒陲吹冷焙茶煙。石上秋花韻轉妍。幾點乍明殘雨後。一叢孤暎曉風前。草蟲蠶葉鳴樞徑。松鼠餐英竄野田。誰寫清姿入圖畫。更添山語短籬邊。

冰雪靈根白玉姿。井華相映碧參差。僧歸古寺香盈掬。鶴警空山露滿枝。繚繚幽芬穿石出。翠巖芳訊得秋遲。花間憶共茶人語。正是風清月曉時。
重碧枝枝破粉痕。樹頭啄木韻雲昏。香生小雨黃泥阪。人立西風白石村。甘苦有憑滋片葉。冰霜無恙抱孤根。故園夢去瑤華早。蟋蟀聲中靜掩門。

周聯奎

回首松廳鼎未寒。孤芳漸綴老柯攢。閒收落葉驚初見。偶度空林喜乍看。詞客風流題瑞草。野人情味勝幽蘭。山光明媚輕堪折。欲共清芬寄月團。

方觀旭

桑亭村西竹塢南。一般冷豔逗雲嵐。瓊姿總覺心情苦。香味依然舌本甘。秋雨積籬開漸滿。春風駭茗記曾諳。最憐露曉煙輕候。小朵拈來短鬢簷。

查揆

惠純游處動春溝。竹夾筠籃事事幽。未分銚鑿浮玉乳。本來名字擅銀頭。香生願渚茗如雪。吟到王官句早秋。記否盤塘江上路。馬鞭花底淪淪輒。

顧廷綸

碧乳輕陰白玉泉。此花開向小春先。碾成飛雪偏宜月。占斷秋風欲化煙。小朵儘教青鳳啄。細香消受素澆煎。阿儂肝膈清涼甚。沾爾餘芳便醉眠。

方廷珩

來訪秋光過晚亭。采茶人去戶常扃。滿林香氣清於水。一路繁花碎似星。誰借佳人在空谷。劇憐高會待山靈。冥冥吾欲呼桑李。合為名葩再譜經。

吳東發

山家種植略如農。采焙辛勤當歲供。贏得松陰茅屋底。曉風香透玉玲瓏。玉瓣金蕤絕點瑕。幽芳未許發邊加。踏歌多少山村女。只採萌芽不採花。

詩經精舍文集卷十四

茗花

秋山鷓鴣深。小雨破寒暄。粟粒舒冰芽。清人愛嘉樹。林颺弄微薰。著花更無數。淡看衆雷拆。濃借一旗護。費雪盈林稍。霏香溢巖路。新葉未搖綠。繁葩獨含素。玉面青裙人。拍茶定相妒。合比粉銷摘。斜插鬢雲助。何當并紫筍。也作茗戰具。芳腴煎作酥。清甘釀成露。足抵霞脚烹。真見乳花吐。奈何解覆置。幽芳嬾迴顧。嗜葉不嗜花。狼籍等飛絮。焙茶候初過。翠陰積如霧。閒臆拭香塵。為花琢新句。重繡襲美詩。更續杜有賦。品當瑞草兼。名擬衆芳附。未暇尋龍淵。何妨論日注。青林無雜英。淡沱白雲處。

鍾大源



茗花并序

徐熊飛
勝田碎碾。瑞草爭敷。石隔高低。茗柯并秀。託根空谷。羌無言而自芳。扶質荒邱。情離衆而獨立。茶經所錄。斯其著矣。爾乃青箱欲隕。白露未晞。素粉留痕。宮黃點額。沙雞鳴處。襯石髮而逾妍。雀豹窺時。并山鑿而同色。求桑三月。不必盈擔。采綠終朝。無須一劑。若夫山癯繁榮。雲華淡其不流。彌碧茸茸。嵐氣昏而欲滴。靈根失土。飄零石畔之英。芳訊遠時。寂歷林間之影。孤介之士。情彌感焉。夫楚江頌橘。託意懸縣。吳壑吟梅。馳思要眇。以至薄荷。皎澤。衛杜芳洲。騷人對以永懷。勞者頌而增歎。未若離

只緣清味假名茶。茶苦英茶義本殊。不道花開稱玉茗。詩家也自錯移呼。
空谷幽深月上遲。清光萬點影離離。門茶人枉誇明月。明月如花人不知。

杏花

謝江

程陀三尺樹。離落餘交橫。芽自雨前發。花從霜後榮。淡香無俗韻。素影有餘清。
易認香微紫。難徵紫菊名。寶珠羞豔麗。碧玉誰晶瑩。枝上雲應覆。溪頭月正明。吳姬簪髮髮。野老插瓶罍。
春待禽聲報。芳輪蝶翅迎。幾回遊顧渚。數點似銅坑。那和泉煮原。非以葉呈論。功儕吉貝。擢秀并新秬。
象首芳遺譜。君謨錄足評。未曾嘗風餅。先擬摘龍涎。視此千葩密。還思兩腋輕。探林宜客賞。入徑少人行。
半放風驚律。全開雪滿莖。夕陽臨紙閣。活水洗金鑄。黃菊猶堪嚼。何妨作茗烹。

杏花

查揆

關紅唱罷尚書詞。舊譜宜和寫竹枝。山郭酒旗煙澹澹。畫橋隱影雨絲絲。
坐來庫角春無價。夢到江南燕早知。昨夜羅衣教吹。燈燼寒疎影立多時。

杏花

徐熊飛

指點煙村古渡頭。醉痕濃染雨初收。春陰垂野碧無際。花影出牆紅滿樓。
社日田家剛卸燕。午風林薄忽鳴鳩。銷魂莫感長條事。夜月彭城憶舊遊。

杏花

楊鳳苞

裁翦冰綃第幾重。一枝先占宋牆東。樓頭客枕方聽雨。巷曲笳籠早倚風。
十里淡霞金勒外。半春涼月玉簫中。南朝樂府知誰勝。愁向輕陰閣闌紅。

杏花

鍾大源

梅花開後李花前。畫出江南二月天。消息不離春雨外。風光都在酒旗邊。
牆橫倩影團紅雪。水照芳姿溼綠煙。記得玉樓人薄醉。一枝斜壓鐵連錢。

杏花

胡穎

側側輕寒淡火餘。朱朱白白引游車。青帘花外暖初覺。烏帽林間紅半舒。
寒雨思歸處。學士春風得句未。尚書江南大有題詩客。二月新愁水不如。

杏花

查揆

步屐城根獨自尋。鶯兒戲破暈沈沈。一生不識樓臺影。半畝能銷什宦心。
春水鴨陂溪澗盡。夕陽人語地銷金。分明百幅架裝色。脂與蘋花鬥淺深。

杏花

徐熊飛

芳菲滿日午煙昏。一一憂心破綠痕。風暖香生來燕候。雨晴黃過飯牛村。
鋤分鴨荷平依水。花壓春畦直

到門野老開門面。齊民要術與同論。

杏花

胡穎

乍寒乍暖泥人天。雨英煙苗幾處鮮。春市翠挑雙屐滑。夕陽黃擔一囊偏。
韭花開處碧於水。莖葉生時香滿田。最愛滕王金風子。山家離落舞翩翩。
唐滕王重結雙有菜花子等名。

印泥

方廷璠

吞篆曾符夢。研朱別有才。芝泥傳雅製。桃印妙新裁。勾漏分仙藥。醴湖潤薄胎。
佳名徵火齊。細質碾冰盃。翡翠窗應除。蟾蜍酒許陪。黃麻揮草後。丹詔出花來。字字榮先發。
重重護未開。軟疑堆韞藉。豔轉奪玫瑰。餘事稍班管。叢編展玉杯。紅雲霏四面。錦字漫周回。半角痕初淡。
中央色豈推。直將珊作骨。寧比蠟成灰。畫古仍留押。書成莫漫催。赤心千里共。紫氣一丸該。
迹背符鴻爪。香猶壓麝煤。定教徽省客。把玩重徘徊。

印泥

邵保和

刻璽傳秦代。雕文借秦章。晶瑩研寶末。煤爛釀珠光。膩合珉肌細。勻調砂顆良。
冰臺資軟質。鮮羽按奇方。幾向花南賦。堪為研北藏。剗痕憑繪紫。鳥篆取舒芒。撥映鵬睛點。
施宜鳳尾黃。功垂鉛粉外。鎮重錦箋旁。漆匣隨隨筒。筠盤置置篋。色應憎淺淡。迹每驗陰陽。
託簡借紅豆。封函伴素綉。不須憐檢蠟。定勝武都鄉。印泥

印泥

顧廷綸

絳雲消不盡。一朵縮湘牀。結體冰臺淨。甄陶石髓良。鍊猶金出冶。珍藉玉留章。
芝檢探奇字。花箋釀異香。如膏蒸紫蕙。和膩膩紅薑。凍坦玻璃色。凝成琥珀光。紋添鳩雨細。
棧押薛濤方。已壽延科冢。平安記吉祥。珊瑚裁作骨。玳瑁綴為裝。五風會萃漢。神龍或志唐。龜趺微碍綠。
鵲紐漫添黃。寶以紗籠護。鈴懸玉局防。丹心通叩叩。赤柬誦琅琅。九似封函谷。文疑造未央。
圖書三殿古。姓氏一編芳。善紙珠飛屑。開玉錦貯囊。豈非寶韜韜。青亦削篋篋。賦有金門獻。名從汗簡望。銀符輝列綬。粉本署諸郎。
合是中書伍。長依萃室傍。

潘西湖詩草用東坡次趙德麟治潁州西湖成見懷韻

鍾大源

玻璃軟碧涵無窮。游魚一簇冰奩中。一從蔓合積老封。練雪獨護江濤雄。
儀徵中丞繼蘇起。重為湖面開清丰。抽句千村香稻沃。銀林六井寒流通。接天本異蓮葉碧。直須萬丈陳根空。
波光亂潑翡翠釵。浪花倒漾蓬萊宮。兩峯照影合南北。煙鬟螺黛非朦朧。種魚更知此魚樂。
湖濱綠有深梁風。枯菱嚼盡萬鱗聚。六橋臥影如春龍。原田遠漑羨長稔。跳波不獨歡鱗蟲。

毀海寇兵錢岳墓鐵俠人詩

徐熊飛

秋風吹海長鯨立。飛將船頭挺戈入。水仙就縛出重圍。多少殘兵解刀泣。
熾帆不起波濤平。于才擲地鏗有聲。弛弓於甲大旗下。白虹吞吐蛟涎腥。棲霞嶺上精忠墓。僉壬長跪墳前樹。
行人蹴踏臣頭地。下應悲鐵鑄錯。野花寒食風淒淒。神姦夜共鶴鶴嘖。千秋忠憤激雷電。殘骸劈拆蒼苔泥。
孫盧一夕收兵仗。太

乙然爐下青燐，殺氣銷為日月光。銛鋒鑄出詭邪狀，草間殿殿形類新。姓名深刻龍蛇文，揚旗回首海天...

毀海寇兵鎗岳墓倭人詩

吳東發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自有天地至今凶人弗克違。有宋中葉弗敬典，恃天命討亂民彝。倭人既死罪罔恕...

毀海寇兵鎗岳墓倭人詩

謝江

洪爐赤鍊旋騰空，英流液化光熊熊。五兵既銷五刃假，元金鑄出凶人凶。非探荆山非非研，其來乃自滄...

咏葵有序

徐養原

爾詩曰：七月烹葵及菽，隨人曰：飲食之豆其實葵。菹蔬類也。而注疏俱無釋。考爾雅言葵者四：菴葵、苽葵、苽葵、葵。葵者，不知誰是。當詩禮之葵，東萊讀詩記獨載葵...

詩：唐以前猶有食之者，今人既不復食，又其名為他物所亂，遂莫能定其種類耳。因釋之而系以詩...

疏講通花譜

徐熊飛

疏講通花譜：我葵恰滿園，春深培質弱。夏長枝繁，密葉交三徑。疎莖寄一樊，悅心濃點綴。金粉巧翻翻...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胡縉

雲蓋夫子示我寶鼎光陸離，云是定陶陵寢之所遺。鼎高七寸未及尺，銅花半饌土花碧。明誠不及錄，原...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查揆

按鼎以漢尺量之，通高七寸三分，器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

鼎容一斗重八觔一兩第廿一蓋右扶風所供定陶共王壘祭器也漢書哀帝紀帝太后宜起陵其
皇之園遂葬定陶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濟陰縣本漢定陶縣之地下云
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也此云陰陵陶陵者蓋陰陵所供陶陵鼎耳漢人款識實類
如此然漢地里志陰陵濟水漢縣尉右扶風銘何以并署之考濟縣以濟水得名寰宇志陽縣本
漢陰陵縣地又云濟水經縣南一里則陰陵正在濟水之陽銘言陰陵以著其所供之縣言濟以紀
其所銘之地耳或謂定陶以兩字稱不得按蕭陵茂陵單舉一字爲例又考戰國策秦客卿謂穰侯
曰秦封君以陶注今定陶縣史記越世家開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濟陰定陶元和郡縣志亦云
九州記陶卽姜國然則定陶舊名陶至漢始更名今言陶陵者省文從乎其朔之稱也

定陶有鼎傳宣和高廟葬器神所阿都倉兩字失致證趙王又以恭王訛宣和博古圖定陶鼎款以高祖之子
無定陶之稱中丞博過勾中正榮燭星宿何前離心知炎漢十八鼎紛紛載籍陳縷此鼎班爛出溷泗古香
合伴周五戈慮僂量之不及尺三足兩耳三環裝秋瓜落蒂腹容斗照眼但覺金盤陀上撐孤鬚鬚晴吳
點滴銅翠如新蛾高高隨阪望不極湯湯隨水翻旋渦鑄鐵基在馬瓶社鐵官失著理則那陶陵舊在沛
陰郡漆火夜照狐狸多前和豈免深水囉留此一鼎如銅駝元成之際那可道葛禁著手三摩漆畫室甲
節少進御昭儀玉顏工煥爛孝元晚歲憐少子徒封大邑同科治桑轉眼閱人代傳后陵寢舍如何粉

紛史事已陳述吾愛吾鼎遺他祥余宥坐誰善頌粗才齒齒聊爲歌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陶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阮 元 程 作

西漢陶陶鼎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
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陰陵陶陶鼎共厨銅斗鼎蓋
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汧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陰陵陶陶鼎共厨銅斗一合容一斗并重
十斤小字十六曰汧其厨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里志陰陵濟二縣尉右扶風
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陰陵侯續漢書郡國志作陰陵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
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樓侯出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
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粟將
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其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
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陶是定陶共王陵也陰陵濟二邑合共此器
故曰共厨銅鼎鐘鼎款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其厨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
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厨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厨裁足廟祝款
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其鼎正多不知

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
蓋以康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
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配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
若焦孝然之會隱焦山並不見於正史舊志周鼎之會在鈴山堂亦不見於明人傳紀世俗流傳之
言余未敢據焉詩成爰以官版達之鎮江府丹徒縣村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册于楮繪圖榻款鈐
印備錄諸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碧山一角浮春潮中有周鼎開雲獻古文十行照江水百家詠釋窮秋篆千年古篆變爲缺西漢款識多
鑿雕我有漢鼎五十字陰陵濟鑄供定陶斗斤兼記古權量汾陰好時同禮祿濟水東流帝陵起巨莽掘
厨金不銷香中拭刷出古澤鼎雖轉徙猶堅牢煙雲過眼真浪擲送爾安穩棲松寥焦山周鼎
名前鈔解俯共
相饒雁鏡翳燭吟清宵壬戌之秋木葉脫海門風起江飛濤蛟龍踏浪避金景蒼然古意生單椒此時此
鼎入山去江天寶氣騰輕艘海雲堂中多古木兩鼎肩耳初相遭周儀可補觀禮闕周鼎時史稱命之儀可
及此漢事志傳徵班曹倉籀字破鬼夜哭八分不似周王朝一波一瀾瀟水石同隱有似由與巢胎禽
仙去亦偶耳真侶銜尚鶴鳴曉可知古人皆好事以詩賡鼎各訂交他時得暇執執相訪雲帆一片橫金焦
考太平寰宇記：焦山爲海濱口之山是北齊初尚名焦山宋人始以焦孝然事傳之按孝然避兵取貯于揚州見
于三國志注：爾時孝然尚幼也唯無焦山三語之事且孝然爲魏以後人年八十九卒葬伯瞻卒于漢末斷無爲孝
然作贊之事又焦山古鼎：王國維讀碑記：東部如石言：曾在殿分宜家：康殿間人說以爲詩故實：然自嘉靖以後
明人書集：從無此說：然則爲如石案語耳：天水冰山錄：子分宜家物無所不載：古銅器款中：載有古銅鼎二箇：共重
一百一十四斤：並未言及款字：然則重大共今周鼎明矣：朱竹垞爲翠翰二君：梁子考古
者：其詩中皆不及此事：爲其無識也：故余謂焦山鼎分宜二事：等語無稽勿聽可也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陶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 江

咄哉神物當誰持焦山竹樹圍參差江濤倒迴浪花靜上有周鼎蟠虬螭文云南仲冢者箱宣王方狩岐
陽時雖尊田自世豈少誰與能共名山垂中丞好古得奇器定陶漢鼎光陸離矍然蒼然色不辨高廟祀
器精靈造鼎高七寸實一斗銘字十七先陰陵汾陰好時半湮沒銅花未蝕觀忘疲食足與周鼎匹中
丞曰嘻夫何疑藏之焦山擇初地佛火不劫無窮期海雲堂中左右置曰周曰漢同符彝大哉此舉氣磊
落於古能愛愛不私高秋八月天宇淨山頂清梵揚輕颺時有雲氣望如蓋或者兩鼎騰精奇蛟龍不敢
肆擊攫億萬千載恒于斯

謝 淮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陶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銅仙卓立神靈頂柏影柯都動金景黃雲如蓋出汾陰旋重周彝輕漢鼎赤符運去銅雷鳴鑿錠鎮鐘鞮
練劍集古歐陽考古呂漢京寶齊周京陰陵泝作鼎容斗悉然陶陵傳世守隸古銅銘變舊文青紅土
繡環三鈕濟水東流邱壘寒玉魚金梳總推殘龍文委宛歸仙館俯伍蠶鉞壓鼎官吾師嗜古胸羅宿吉
金思界千秋壽銅鏡精神孕石巖永圖還藉山靈佑廣陵東去有焦山周鼎高踞古佛關海月江雲相照

蠟燭鑿鑿紛班爛。司徒入右禮經肆。東史書記當年鼓。鈔本同方扶風舊。是岐周地。珊瑚碧樹每交柯。石鼓文詞不磨。韓子覆冠告祭酒。亦因至寶存無多。中丞愛鼎如愛士。網羅瓊瑋靡泥泐。中丞愛鼎如愛民。師虞出入籌終始。錦綉封置碧山顛。藍田璧合鑽珠連。宮之二方魯崇貴。鼎有陪貳名爭傳。風流前輩多文藻。金風亭長漁洋老。後來遭遇過前型。百首新詩刻梨棗。縮落江清木葉涼。鼎乎裝度上輕航。鯨鱗鱗屬蟻虬。梵字形霞屬錦章。古來多少神奇物。一去延津難再出。高廟尊奉今幸存。南宮中鼎何時逸。茲鼎神呵劫不銷。言尋伴侶入僧寮。山前碑版仙人筆。好訂三生金石交。

徐熊飛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陶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昔我抱琴下黃鶴。浮江直到松寥閣。誰驅龍象守金精。滾頭怒打荒山脚。海雲堂中春雨晴。苔痕掩映華青。周王古鼎鎮法界。天吳罔象不敢爭。江風吹林山鶴叫。古碧蒼蒼寒夕照。句奇語重字屈蟠。手拓遺文補訓詁。山僧恐使神物孤。配以炎漢之金爐。周鼎與漢高卑貴賤大不類。毋乃井沼齊江湖。晴雷行空白日靜。濟陰飛出陶陶鼎。嫺嫺仙館凝古香。篆紋拂拭龍蛇影。珠玉盤成消沈沈。繡銅移置焦山陰。黃雲倒垂天漠漠。紫霞並掩花深深。空堂日夕華鯨吼。靈器由來必有偶。同是西京制度遺。金繩璇索搖星斗。豈增寶氣爭騰旋。驚起佈鶴盤江天。千秋呵護有神力。雙虹裂破旃檀煙。勝蹟同留三詔洞。詩客來觀傾鐵甕。更仿仙人瘞鶴銘。翠壁橫書寶鼎頌。

顧廷綸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陶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嗚龍耳截秋濤奔。金焦兩點浮海壘。梵宇紺碧江氣昏。中有寶鼎藏雲根。瓊瑋積古古器蕃。就中陶鼎尤不羣。險崖併供銅厨溫。量容一斗重十斤。五十二字篆蚪文。刻畫鑿鑿蒸回云。吾師寶此如瑤琨。汾陰好時不足論。肩隨周鼎若弟昆。寶器不合傳子孫。曰鼎合付僧寮存。銅花銅葉扶金輪。莊嚴佛相獅象尊。寶花瓊瑤同氣氤。江流過眼皆煙雲。萬年長鎮空王門。大江撼曠天險分。驅策龍鱗如雞豚。馮夷浪駕天吳翻。太乙饒熾昆吾燧。列缺怒撼飛廉魂。黃龍盤擊白虎蹲。招撫星宿披崑崙。以手觸之不敢捫。卜惟墨食龜策輝。筮人諏吉千茅純。厥篚綺組青黃。種弄以撈。橫載秋輪驚湖拍岸海水渾。浮玉一角略朝暉。吉金花雨翔彩鷲。珠光照耀誰山屯。兩鼎合如姻與婚。以鼎陪鼎同軌輪。魚有比目文有鴛。玉則同珩鏡吹城。扛之不須勇士賁。賁以爲什古誼敦。饒以爲什古誼敦。松多高閣旂檀薰。周銘漢祝不可聞。載江恐有蛟涎吞。

方廷璣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陶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吉金重鼎彝。精神萃山嶽。銅花綴餘得。一鑿已足。吾師富藏弄。古器雜擲。樽商周。泉嵐秦。審定劇精確。就中西漢鼎。隸古銘。可讀。器蓋。裁黃。湖。鼻耳。苦。璣。取。其。自。險。崖。併。其。衡。成。紀。錄。漢。帝。尊。陶。陵。丞。皆。度。虛。五色歐浮雲。金景煤盈日。火炎草木焦。碩果幸不剝。拂拭入仙館。幸免汗菜唇。吾師位鼎衡。說士甘如肉。

愛士貞剛。仰爲蒼生福。愛鼎不自私。永圖置巖谷。突兀古誰山。大江繞其麓。中有兩仲鼎。光燄四山燭。丹山珠交柯。藍田璧合狂。自古物通神。有耦而無獨。海雲枯木堂。厥鼎寄幽闕。丹青繪作圖。琳瑯書作幅。送鼎載沙棠。網緇雲氣覆。翻噴鑿鑿者。岑巒紛爭逐。壽夢應曾求。甲父壓齊欲。名或誇嗜古。質未能免俗。孰如此一舉。鼎壽無疆祝。奇光奪瑛珉。佳話歷玉局。遙夜山靈朝。皓月照黃鶴。

張鑑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陶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琅嶠節中定陶鼎。濃綠忽歷焦山嶽。焦山舊鼎古莫考。神物黯澹愁雲煙。詩人詠歌共光價。造爲詭叔吾不然。吾師好鼎如好士。不令墜地遺屯屯。宜德彝器列諸系。雲霞鑿鑿相新鮮。唯茲繡繡類寒餓。知與人海殊腥羶。一朝刮垢露光怪。耳根碌碌金銀圓。頂高一寸腹四寸。漢律黍尺過刀錢。鑿款隸字得六七。鈎勒勁直星辰躔。金牀不歸怨春韭。寶衣已化差寒泉。險崖併供記地志。黃圖三輔斜陽連。珊瑚鐵網豈易透。得之乃復忘其空。朱門擗擗厭肥肉。雲局安帖參臙臙。以鼎致鼎古無例。髮髻合頭珠索纏。不爲己有得常有。衣蓋要與傳鐘傳。大江寒潮捲秋雪。載此亦有沙棠船。精靈月黑開爾汝。過閱人物同千年。飛廉魂苦列缺怒。兩兩虹氣相騰旋。華陽石墨令威歎。摩訶不異金銅仙。枯木堂空搖海影。松明夜炷清無眠。東西離立比火惠。銅花銅葉瓊瑋筵。仰天一笑石鼎句。寒蕩落落長松前。

蔣炯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二十四番風第一。忽傳芳信到瓊姿。半梢破臘無人覓。數點禁寒有鶴司。祇爲伶俜同瘦影。却憐寂寞伴橫枝。空山急雪招初下。野水孤煙放欲遲。舞傍蒼苔沾翡翠。夢回殘月凍玻璃。梳翎淡許冰心對。拳足清容鐵線支。亭角白雲應共冷。樓頭玉笛莫輕吹。羽衣曉暖琴堪和。藕袂宵逢燂未知。曳躡仙來疑舊識。揆蓬客去利相思。不妨翠鳥兼鳴晰。可要霜筠更護持。九九圓宜添皎潔。三三徑每見羅襪。道翁去後晴皋杳。千古風流屬阿誰。

顧廷綸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彷彿維浮入夢時。綺衣親護好花枝。天垂芳訊寒猶勒。春到瓊林鶴已知。羽客料應誇玉海。綠華生本住蓬池。餐餘白雪銜香久。飛上青霄覓韻遲。一品衣憐仙骨冷。九秋心感蝶魂疑。涼同小院渾無賴。影落橫塘未肯移。略有微雲工點點。錯教新月認迷離。愛他標格都殊俗。耐得清臚更數誰。鄧尉煙霞今寂寂。蕭橋風雪正離離。笑攜翠侶茶初熟。醉約紅闌力不支。瀟灑定依和靖宅。風流如信廣平詩。舉頭尺五珠宮近。莫向空山做紫芝。

張鑑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霜緊真同番吹。玉梅消息到南枝。巢居閣迴花開早。搖碧舟空鶴放遲。抽籠冰魂雙蛺蝶。捲簾丹頂互差池。晴依隔首和雲熟。春入羅浮共鳥知。誰與雲禽分瘦骨。好同姑射劇奇姿。舞低矚戶香飛重。喚過苦

瓊月影迷。煙暝不妨隨老。驚嚴倘約話琴絲。偶邀支遁禪初定。錯認王恭。又披清淺離根成。獨夢黃鶯角。見離思。坐深總帳朝生怨。嘆珠胎。忍飢冷豈堪語。粉蠶冬心。端合伴山茨。幾回欲訪林君。席帽疲驅入暮時。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四支七言律十二韻

方廷珞

飛翼昨夜碾瓊姿。開遍寒梅十萬枝。漠漠冷香雲護處。亭亭孤影鶴歸時。數聲清唳遙相和。小步閒階有所思。樹杪靜窺珠結落。苔痕凍踏碧參差。非關警露秋還訴。若看花態亦疑徒。倚石邊尋石友。徘徊風裏妒風威。隔籬難育同羣立。索笑人剛一。雙披轉憶九皋音。啜啜何如三。選羽離離。幽情自結通仙侶。傲骨寧教好爵廢。雪後水邊空復爾。庶幾紙閣鎖相依。重逢驛使顏猶識。倘代園丁職更宜。聞道瑤臺煩管領。好修健翮上雲逵。

西湖花月夜

查揆

銀魚不睡釣龍語。鎗火春城傳列炬。十三樓外作花朝。東風吹花似吹雨。雨雨風風不出城。柳籠燕戶又清明。直得一。生花裏活。況堪三笑月中行。月中蕩得春湖綠。花裏彈絲復吹肉。所波年少夜三更。酒庫蕭瑟看不足。酒庫蕭瑟唱聞。何船過後畫船過。今夜段家橋子外。月明還比裏湖多。裏湖月比外湖少。外湖花枝裏湖好。無花無月總生愁。花月那知春易老。錦綉青絲打漿斜。杭州水調凌琵琶。如花十五吳兒

女能唱錢家又趙家。

綠陰

張鑑

記字閣干亞字懸。惜惜門巷日初長。棟花落處低金鑰。柿葉生多覆井牀。乳燕書堂春雨鬧。睡鴨池館午風涼。舊時百尺梧桐影。又見蟻衣上畫廊。萬樹春風過禁烟。水邨山店寺門前。一羣翠羽涼於水。數點嬌紅靜似年。扇低影迷歌院曉。笠頭濃壓釣。纜圓那堪昔日題。紅處重繫連錢一。惘然。飛絮游絲漸作團。江南風物及將闌。翠來瀾瀾春波暖。遮住綠陰畫閣寒。蝶黛學描宮樣淺。羅衣重試酒痕乾。涼颺且莫催雙鬢。鏡裏星星可耐看。眠琴初起出西齋。望斷鄰牖得好壞。雨後為啼迷柝。花時人過泣遺釵。濛濛珠串藏高閣。杳杳輕絲度曲街。賺得閒愁似春水。年年。影倒天涯。

綠陰

查揆

分得新陰一碧含。袂衣乍換又江南。詩春纔覺紅情熨。買夏方知綠意酣。三月簾櫳快殺雨。一村桑柘浴吳蠶。如何老鐵花游曲。管板飄零已不諳。上河圖子過清明。又見新烟與水平。花似徐妃剛半面。詩如杜牧怨三生。夕陽空棧寒猶嫩。涼雨銀牀碧

又晴。適畫曲闌干。十二不曾遮。住玉簫聲。

綠陰

徐熊飛

取次良辰過浴蘭。江關榆柳碧漫漫。雨晴濃壓釣船重。風定薄添郵遞寒。載酒幽香生別墅。捲簾新翠滿平檻。水邊林下句留處。露濕春衫駐馬看。

綠陰

孫同元

萬綠排雲撲眼前。濃陰如水更如烟。林塘黯黯連三月。門巷惜惜又一年。芳艸有情還自秀。落花無主倩誰憐。攜尊遮莫鉤龍賞。不放斜陽到酒邊。春光在苒去堂堂。一徑深沈燕子忙。竹翠壓屏山影重。桐雲澹鏡水波涼。逗留畫本迎長晝。搖曳詩情上短廊。欲斷仍連君未足。安難聯隊下尋芳。

綠陰

張慧

滿林幽翠滴巖廊。小憩還憐綠野堂。暮景早從千嶺合。午晴多占一分涼。鬧蛾舊市聞桑剪。睡雨秋魂到石牀。離落無人清畫水。委雞獨自下迴塘。

牡丹

胡綺

洛陽金粉冠皇州。品是瑤臺月下留。七寶裝來難著手。百花相見總低頭。香團銀鑰煙初重。紅壓珠簾露

未收。記得宜和圖畫裏。玉貓相倚照珊瑚。

春風天上忽飛來。十隊霓裳一色裁。富貴自來生處種。高寒原不仗人攜。宋人有攜牡丹法。仙雲著處暖無語。宮粉消時紅半開。翻著金盤三百朵。內家分賜記曾陪。蘇軾小園宮詞。翻著金盤三百朵。內家分賜記曾陪。

十二紅闌曉露微。黃荃粉本見依稀。清平合譜三章曲。大雅宜披一品衣。紫玉笛催春晝暖。金花戲壓午雲飛。莫將趙后新粧色。漫與瓊姿較瘦肥。

披香文杏開雕甍。盛事曾傳德壽宮。殿雨半闌暈午醉。楊花一曲舞春風。黃耳集。慈寧殿賞牡丹。由來勝賞邀天子。早見新名記相公。歐陽公有洛陽牡丹記。首學江鄉開草木。細韃金帽鬧輕紅。

牡丹

查揆

朱霞捧出藥珠宮。只恐徐熙畫未工。不是萬花中第一。一般誰得近薰風。桃花李花相間飛。舊家姚魏事全非。莫愁利市欄衫破。昨夜東風已賜緋。婪尾深盃近麥秋。殿春芳訊尚淹留。年來儘著梅花笑。消受東風在後頭。那得紅闌面面開。玉川老屋委荒苔。花間別有樓臺起。似向披香殿裏來。

牡丹

周聯奎

風信催成絕世姿。莫論姚魏擅當時。豈非隨衆香無匹。性不爭春發偶遲。題品漫教於富貴。畫圖休悔買

臘脂定知消受繁華福。甘讓梅花早透枝。
映葉輕盈暖更肥。驚殘蝶夢認枝飛。玉顏易肖千金賦。仙骨容披一品衣。名重豈緣裁處少。價高方悟見
來稀。九天雨露恩原厚。不用園林翠帳圍。

牡丹

趙春沂

輕風側側雨霏霏。紫蝶黃蜂只亂飛。好是玉真歸去晚。背人遙著淡紅衣。

桃笙

周聯奎

夏豈光流貼正平。篔簹桃竹細編成。千枝蕩粉隨身滑。八尺風漪照眼明。高揭紗幮微晃影。橫支石枕淨
含清。庭涼尚見裁煙態。畫靜難聞解簾聲。欲認琉璃鑽質薄。不疑冰雪覺寒生。簾波到地紋同展。樹色當
窗翠共橫。攤飯卻容詩夢穩。饜梨稱笛材輕。黃岡樓上應移置。銷夏真堪斷俗情。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留別文種

汪繼培

三千犀甲共驅除。生聚功成廿載餘。大敵已亡臣事盡。美人無恙宦情疏。吳宮鹿鹿添新恨。越國山川壯
昔居。從此不須懷舊事。五湖煙水近何如。

吳越王宮人自陌上歸車中書見

周聯奎

麴塵風暖散香塵。宮樹迢遙入望迷。人影綠移芳艸外。山光紅插夕陽西。簾開小簾蝦鬚捲。路接橫橋雁

幽香歸去定須歌。緩緩。雜花無數亂驚啼。

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查 揆

落花驚起老漁樵。載得笭箵破曉烟。春水魚銀艇艇外。人家雞犬六朝前。射生不識秦時鹿。買酒曾無漢
代錢。又是思恩溪上別。那堪回首白鷗天。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濁酒呼君話隱淪。尊前離思滿比鄰。敢將一飯稱知己。直爲空山少故人。孤艇也如茅屋小。蓑衣還校古
裝新。夕陽相送無他語。莫使輕拋舊釣綸。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一水延絲閣渡難。扁舟重溯武陵灘。曾行墟里烟初掩。舊踏蒼苔雨未乾。雞犬似將生客避。桃花已當外
人看。記來前度臨歧語。桑柘成陰暮色寒。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徐熊飛

漁養未肯住烟霞。渡口香風引釣槎。世外不知何歲月。雲中遙隔幾人家。重來或恐迷芳草。歸去惟應泛
落花。記取空山離別處。絳桃無恙碧溪斜。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桑麻何處野遙村。曾記維舟老樹根。到眼穠芳薄似夢。驚心前路了無痕。飛花寂歷迷空澗。亂水潺湲鎖
洞門。歸語南陽劉子驥。白雲長護古乾坤。

諫果

查 揆

託地朱方不避炎。模稜一任笑頭尖。已隨苦茗開中兌。又逐雙柑醉後添。心到灰時猶有欲。味雖回處不
能甜。倘將合口胡椒比。未必蘭臺得免嫌。

諫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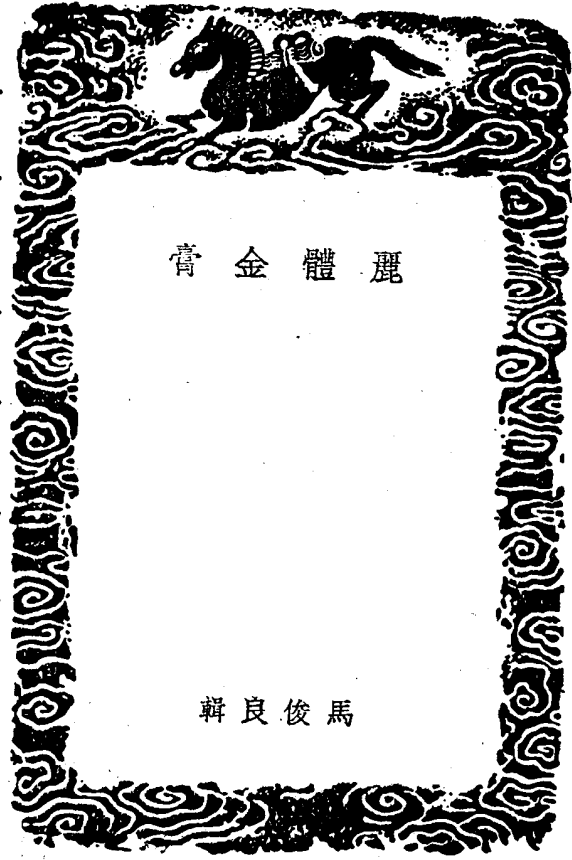
謝 淮

攜來青果飽經霜。橙橘應慚熟後黃。偷遇邪書披諫牘。還同修竹上彈章。瓶稜不去傳珍品。骨鯁能消得
妙方。好倩長竿輕刺擊。一庭秋色度幽香。

諫果

謝 江

錫爾佳名諫義長。雙尖觸處露鋒芒。回甘始覺中邊徹。微澁須教次第嘗。臣直原知多苦口。儒酸留得沃
剛腸。要知藥石原同味。賸有清精一段香。



行廚留青等集。陳陳相因。委賤略及條陳。殊非體要。夫喜起廢歌。權輿庖代。下及漢世。雍容揄揚。宜上德而盡忠。孝不可闕也。茲集托始拜颺。而奉揚雲樹。臺萊。絮酒。俟鯖等集。以次付梓。摠曰金膏。聊資渲染。

石門馬俊良嶺山氏識

麗體金膏

馬俊良輯

國朝麗體金膏卷一

拜颺集

- 擬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 擬浙江大兵平大爾山土寇舟山逆賊捷報露布
- 平蜀頌有序
- 平滇頌有序
-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皇上南巡駐蹕西湖行宮恩賜御書恭紀
- 瀛臺賜宴詩序
- 進呈類函表
- 謁陵表
- 四庫全書告成表進
- 擬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 伏以紫極昭文。大啓琅函之秘。黃扉渥寵。宏敷寶笈之華。闡異代之幽光。成熙朝之盛典。輝騰東嶽。澤實

麗體金膏 卷一

麗體金膏 引

西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洛皇圖始代結繩之政嶠嶠作家用垂勒石之文查韻之列三家象猶編錄宜尼之題十字體創麒麟增減遞及八分神妙各傳三品然批中得訣只傳習於專家凡上揮毫未稱奇於秘閣昭陵玉匣二百幾十紙所禱亭不落人間長壽珍函三百十七篇文選樓僅存天上用拙毫而自免幾同庭草春悲袖戈法以通真未見筆花背燧古肥今瘦爭愛恣以忘鷄晉畫唐摹半紫蛇而縮蚓坐魯公之池畔誰憐正氣於敘風刻蔡氏之樓中但憫遺踪於瓦礫米顛振袖僅聞誇異於一時劉泊登牀反致貽譏於千載未有異代還叨夫真賞同官共被乎隆恩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契昭符勳高鍊玉虞廷受錄得十六字以傳心周室迎丹撫億萬年而立極體同訪學探妙緒於西山姑射凝神動文思於甲帳偶因萬幾之清暇旁求六藝之遺文為先臣董其昌者地擬陸機少登翰苑遇同蘇軾老踐容臺當慶璧之時雅振鍾王之風雅墨池波瀾早窺大令十三行筆陣雲橫自得長史十二遞駕米芾以獨上掩文祝而前驅西蜀元亭久下門生之淚終南紫石仍留故老之踪開卷宛然嘉款屢聞於楓籟披函爛若恩榮遂及於槐廳字珍瓊瑤出秘府而愈奇軸等標緝得宸章而益煥搆來芸閣未損松鉛歸映藜窗獨高油素昔李斯云遊歷漢代而方珍逸少雖傳過唐宗而始重以今方古寧誇飛白之類自上及卑益重渾丹之感臣等窮非薦福愧唯難盡恭錄於公權久勸正心之訓做遺篋於太史慙無運掌之功幸際昌期恭逢雅賽榮因稽古敢比柳直顏忠遇忝同時竊附卑賤益贊伏願文放乎奎決取諸夫雖鼎繼夏禹之業銘毫揚周武之心以借墨者惜財而無朋不正以畫沙者畫法而有印皆同則永歲金甌四海奉十華之帙長照玉燭千秋炳八會之篇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浙江大兵平大關山土寇舟山逆賊捷報露布

延陵吳綺園次

臣聞玉弩垂芒九地失負嶠之險瑤階舞戚四瀛銷吐霧之妖日月所臨有容光而必照雷靈下擊無負固而不靡干戈揚天子之威鐘鼓送聖人之喜恭惟皇帝陛下天挺英姿神授偉略元雲入戶奉寶籙於丹陵綠綺身獲瑤圖於翠渚榮耀下竹葦之澤薄桂海以敷文蔚雲垂芝草之華潞水天而服武塗山禹會已集萬國之共球蒲版堯衛自靜九重之樽俎茲浙寇敢恃天常肆虐金甌輻輳九頭之暴符凶亦蓋久竊一面之珠始猶覺擄魚書逝蒼崖而伏莽終則怒煙蟻臂依碧嶼而憑巖踪幾類於黃巾蔓欲同乎綠線兼之背為鸞帆通孫恩於屬嶺驚身弄棹連楊泰於鼎湖出沒蛟門憑陵虎嶼山倚海接相為犄角之形冰借陸機用逞連拳之勢遂使曹娥江上估客盡棄桃枝離子而中隱士難安桂樹屢殊康樂寧煩孟頫之疑戈挺盧循屢致王凝之變臣等敢承廟算廣布皇靈方傳壘而呼冀道揚旗之罪乃揮戈而舞仍仍無敵之能犬既敢於吠仁虎愈威於服猛遂乃應變出奇潛師制勝臨懸車之嶺暗換腹心步東馬之巖平分牙爪氣衝南斗輝煌赤劍之芒影滅西郊變幻元雲之陣始於夏關之地賊厥兇鋒繼於

斗門之區疆其堅壁於嶺嶺阜幾成京觀之風殘息登高更切守陣之哭爰於某日遂破大關山土寇某者羊頭巨嶽井穿袁尚之顛龍尾神領爭斷蚩尤之背血被原而成緒何言雁宕千尋屍伏地而流丹遂滿山陰萬壑而逆賊某等或以千城荷將為背地之陳豬或以島嶼遊魂作圖危之道復猶爾延重地窺伺巖疆臣等奮奮天聲嚴申大討乘屏翳之効靈值獨夷之助順樓船萬艘退與橫海之師戈甲千重共合昆明之戰鯨波夜湧突驚令之浮屍鯨氣朝昏繫呂嘉而授首兔方迷於穴鳥乃歎於焚巢惟此舟山者去浙水縱有兩潮藏沃野寧惟千頃咽喉吳越煩願慮者十年襟帶閩香結隱憂者數省挺茲全勝遂據要衝凡皆遙舉乎神謀故致奏功於師武實其甲仗不煩武庫之兵藉彼餘糧可上金城之策斷上流之奔逸勢若建瓴作東越之屏藩雄如列嶂遠人歸化皆言水不揚波樵客迎仙益見山無匪影矣臣等無任懼竹踴躍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平蜀頌有序

吳州尤侗解

臣聞虞階舞羽管絃三苗周室鑿弓猶遷多士維九夏之奄有彼一隅其幾何五丁武擔已受秦擒百部斯榆旋遭漢滅公孫躍馬難逃建武之師諸葛臥龍終下征西之檄矧茲寇狡豈敵天威伏惟皇帝陛下聖作聰明布昭神武制度則為章雲漢敷納則若決江河午朝聽政而兵農禮樂之成熙乙夜觀書而雅頌典謨之畢備丹文綠字廷多講藝之官形馬朱軒道有懷荒之使黃皮烏犍梯山航海而來紫駝華萃并柯共穗以獻固已幽都陽谷悉入版圖葦尼見豈均沾國澤何意蜀尋未革虜服仍舊聚蝦為以斃牙煩羽林之狼甲如叛賊吳三桂者本為亡國遊魂竊附新朝佐命因其倒戈而崩角遂使裂土而直茅不思卯翼之恩輒萌覬覦之志公然抗令肆爾稱兵初興六詔之戎竟踞三巴之險碧雞金馬忽起長鯨鳥道盤龍橫行封豕長沙青草漸成伏莽之場西峽黃牛浸作負嶠之窟乃至瀝陵四塞煽動三方招百粵為連雞引八閩為犄角助其跋扈搖我邊疆幸二豎之投誠痛獨夫之怙亂尚緩防風之戢終干上帝之誅皇帝赫斯一怒率止四征既卜日以禱師復整門而遣將鬼方之克期以三年嚴執之攻急於六月頃者霍家驍騎直抵岳陽繼而楊僕樓船遊通彭蠡給巾羽扇一應雲夢之煙虛矢彤弓大破瀟湘之竹然而機槍未堵妖見旄頭車轍載馳蓋餘孽豈真夜郎自大惟特蜀道方難倚劍閣之千尋一丸可塞擁壘塘之三峽百丈空牽長封玉壘之關陸絕連雲之棧但思巫嶺帝子夢遊誰料陰山將軍飛渡皇帝獨持廟算廣集邊籌親推矯矯之臣密授堂堂之陣將軍王進寶三秦豪傑重生景略之才提督臣趙良棟九校便宜素具金城之策高崇文之智略尤足編劉王全斌之威名雅拙誠孟李流遺孽四馬能驅杜宇殘驅尺箠可下於是斜穿襄谷暗渡陳倉越散大散以屯營過七盤而埋甌出其不意示以無生遂拔登以先登並衝枚而疾進或踰鹿頭之窺徑遂成成都或踰鷄首之梁長圍閬內旌旗所指祇聞風行雷擊之聲金鼓方鳴即見土崩瓦解之象血流漂杵京觀等於峨眉骨骸專車降甲齊於熊耳淮西雪夜草喧鴉

鳴之池。隨首籍天。盡復魚鳥之地。開風聲而卻走。王衍投綬。望月影而揚鞭。吳曦受縛。三軍鏡吹。新翻巴
 蜀之歌。百姓盡歡。爭獻卮酒。錦官城上。刁斗無驚。玉女嶺前。樓櫓有喜。是皆皇上聖德靈應。賞罰嚴
 明。布大武之三會。登小戎於萬里。從此過師枕席。懸戰鼓於銅崖。摧敵鴻毛。勒銘碑於鐵柱。西川父老。重
 傳論蜀之文。南詔官司。還紀平蠻之績。休哉大定。永矣丕基。臣幸侍朝班。欣聞凱奏。謹拜手稽首。而作頌
 曰。於鑠皇清。克配上帝。日月所照。霜露所霑。莫不尊親。凡有血氣。東漸西被。胡南訖暨。一人首出。時乘六
 龍。誕敷文德。著定武功。四方無拂。萬國攸同。乃命止戈。撤彼藩封。藩封誰何。實起莊蹻。弄兵演池。期不奉
 詔。東顧既從。南越是效。三藝連衡。私立名號。亂之初生。阻爾絕域。亂之又生。江及四圍。據我漢川。侵我江
 邑。犯我秦關。蕩我楚澤。天子曰咨。聽予哲辭。小腆不靜。其要囚之。殺乃甲冑。樹乃旗旗。爰戒宗子。張皇六
 師。乃伐建陽。建陽率服。乃臨番禺。番禺來屬。蕞爾蠻邦。獨竊巴蜀。愚哉尉佗。黃屋左纛。天討有罪。罪人斯
 斃。渠魁既殲。羽翼猶熾。安有聲緒。史有朝義。少誠之後。尚存元濟。王用出征。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
 虎。重以推轂。奮其執鼓。戰勝朝廷。折衝樽俎。桓桓上將。左右陳行。元戎十乘。用詢仇方。出自南鄭。底於寧
 羌。棧閣既度。岷嶓是疆。大蓬小蓬。大劍小劍。地險難設。天威何憚。萬里橋邊。千秋池畔。肉薄蟻登。腹攻魚
 爛。褒斜間道。遂出龍門。巴山席捲。滄水盃吞。朱常日耀。黑甲雲屯。塵飛霄逝。響起朝奔。五嶽摧枯。千鈞壓
 卵。秋獮隨風。春蛾赴火。僞帥衝刃。兇徒就鎖。東馬軍前。牽羊道左。將軍下令。不殺良民。三都萬戶。盡作王
 人。市廛無恙。樓櫓重新。黃童白叟。歌舞成羣。露布遙傳。一月三捷。受服獻俘。九重嘉悅。救民水火。取殘餘
 馘。告於文人。銘此功烈。蓋爾圭瓚。礪爾戈鋌。及鬼方。一統幅員。爰開明堂。載委管絃。臣拜稽首。天子萬
 年。

平滇頌有序

長洲尤 倘 偁 著

皇帝御極二十年。命大將軍貝子章泰。綏遠將軍總督蘇麟榮等。統滿漢官兵討雲南逆孽吳世璠。詔若
 曰。此窮寇不足膏肓。兵法攻城為下。勿肉薄傷士卒。殄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月至於十
 月。城中食盡。時衆皆譁。我師進克子城。世璠墜自到。偽黨開門降迎。王師以入。百姓前歌後舞。盡箠載道。
 或相與垂涕曰。不圖今日復為王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露布至京。宜捷。午門外羣臣咸拜手。驪言曰。於鑠
 哉。此非師武臣力。繫一人如天之福。無疆惟休。查自三桂倡亂。八載于茲。踞滇為窟。狡焉啓疆。竊我黔陽。
 陷我巴蜀。封豕長蛇。藪食三楚。波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疥痍我人。民不寧惟是。又招八閩。勾兩粵。誘
 我盜賊。以蕩搖我邊疆。東南蠢動。靡有寧宇。於是天子赫怒。禡牙誓師。大發禁旅。井井家驍。馳營百萬。
 度支轉餉。半天下。舳舻牛馬。終夜有聲。疑人伐鼓。一月三捷。大愆寇孽。天用勅其命。賊徒潰散。閩越之
 人。度情流汗。旬旬乞命。朝廷下制書。賜向之信死。以尺組縛狀精忠。致闕下。二方底定。羶猶不後。收合餘
 燼。自竄蕞棘。孤雛腐鼠。保首領之不暇。卒取覆亡。為萬世儆。其伏罪亦已晚矣。夫以堂堂天朝。踴躍用兵。

賊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其始也。一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燄于原。不可撲滅。以皇上天威。
 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熊虎虎之佐。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一戰而舉。刑義再戰。而收衛水。西師絕運。雲之
 棧。跨劍閣。搗成都。東師破辰龍關。席捲貴竹。直抵宜。城下。摩旗點符之。飲馬盤龍之津。風馳電掃。谷
 靜山空。自征伐以來。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一隅。僻始莊。閉。不通中國。蒙。社井有六
 詔。置食茲大。趙趙楊干。號令三。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之雄略。涼西平
 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六慰。而伯忽。忽。利。長。造。於前。阿。資。思。任。搆。於後。登。爭。燭。日。詩。干。戈。何
 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絕。嗜。殺。怙。亂。其。習。俗。然。也。況。叛。臣。教。之。嗜。其。兇。族。逆。我。顏。行。驅。市。人。於。鋒。鏑。朝
 箕。毒。斂。糜。爛。其。室。家。此。邦。之。人。水。深。火。熱。嗚。嗚。然。延。頸。待。救。若。枯。旱。之。望。雨。今。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
 沸。羹。之中。使。登。衽。席。擊。人。濮。人。回。首。面。內。膏。沾。闔。澤。甚。盛。德。也。雖。虞。帝。之。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加
 焉。然後。振。旅。而。還。告。廟。獻。俘。班。朝。飲。至。勤。庸。銘。於。鼎。鐘。名。號。昭。於。史。冊。不。其。臯。乎。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
 予一人敢不荷天之寵。承祖宗三后之慶。願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於內。諸將士暴露於外。烽燧
 所至。毋乃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其他飛莢。疲於奔命者。不可勝數。朕心困焉。賴社稷之靈。以遏亂略。
 罪人斯得。庶幾息兵。嘉與海內。更始其願。爵賞。獨賦。殺。殊。死。以下。天下聞之。食謂皇上武功赫赫。既
 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遠播長駕。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乎乾坤。德隆乎三五。雖鳴和鑾。奏
 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何惡哉。小臣。倘備官珥筆。進而作頌。一。篇。爰。揚。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
 其。辭。曰。皇。清。受。命。歷。歷。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王。北。至。南。慎。南。越。裳。天子穆穆坐明堂。載
 其。辭。曰。皇。清。受。命。歷。歷。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王。北。至。南。慎。南。越。裳。天子穆穆坐明堂。載
 手。麾。白。旄。捕。獲。槍。斃。門。推。殺。授。斧。斯。彌。乃。鋒。刃。峙。模。糧。雷。轄。星。懸。戰。行。勢。同。猛。虎。踞。羊。大。首。既。隕。翠
 森。亡。遂。挽。影。蓋。覆。瀟。湘。置。叢。鳥。道。關。康。莊。木。瓜。金。筑。歸。疆。場。競。牽。鐵。索。渡。瀾。滄。井。蛙。遺。息。走。且。儼。貌。如。山
 鬼。伏。管。篳。銅。鼓。一。鳴。魂。魄。喪。長。鯨。就。戮。短。狐。狀。前。徒。倒。戈。爭。投。降。君。子。小。人。篋。盡。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
 軍。齊。營。臨。城。隍。障。指。巧。竿。揮。再。馳。射。刺。射。相。望。碧。雞。香。噴。金。馬。騰。影。雲。飄。龜。昆。池。旁。平。填。海。海。成。田
 桑。市。廛。不。改。樓。臺。長。焚。燭。唱。歌。傳。白。狼。翠。毛。象。齒。買。梯。航。捷。步。飛。羽。奏。明。光。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
 舞。且。闕。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罹。池。殃。居。者。妻。負。行。糶。糧。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
 幾。何。念。桁。楊。鏡。鼓。幾。何。問。倉。箱。並。放。赦。令。單。恩。章。后。以。誥。命。施。四。方。乃。開。石。室。紀。太。常。彤。弓。盧。矢。開。瓊。囊
 龍。旗。和。鈴。條。革。鶴。朱。鼓。鏡。吹。登。廟。廊。職。方。會。同。統。萬。邦。王道蕩蕩。平康。大武止戈。佐兵。藏。逝。將。歸。馬。華
 山。陽。功。成。治。定。禮。樂。彰。秩。宗。龔。鑿。鑿。笙。簧。龍。圖。龜。書。出。低。昂。遊。遊。麒麟。苑。鳳。凰。黑。氈。黃。傘。兆。豐。稔。青。芝。赤
 箭。皇。祈。祥。仰。觀。玉。燭。俯。金。湯。美。哉。不。基。且。皇。唐。宜。升。介。斧。管。窉。蒼。云。云。亭。亭。風。雨。翔。金。泥。玉。檢。書。輝。煌。探
 策。占。之。壽。永。昌。皇。清。受。命。歷。歷。無。疆。

確凡例。臚列區分。益以他書。句楠字比。諸凡日星河岳。部次貴於精詳。禮樂兵農。制度求其明備。以及萬
 魚草木。罔不搜羅。道德性情。更加闡發。鍾孔門文學之科。究歷代圖書之府。雖抱殘守缺。未能力致五車。
 而落實取材。竊擬目探二酉。非徒擗削言工。不數餽飭富。故首以音義明辨。總裁提綱。而典故次之。事
 對又次之。單詞隻句。有可采錄。另為一條。不敢放失。至於詩賦雜文。則辨體標目。刪繁就簡。有節取之義。
 焉。譬夫翦裁在手。集千腋而成裘。組織任心。緝五絲以爲采。庶幾方名象數。幼學者展卷神開。理幹文條。
 曠覽者含毫色喜。李商隱可無獨祭之勞。虞祕書并省行廚之脚。然諸臣既非成于一手。臣等復荒謬而
 何知。里漏滋多。魯魚不少。查諸梯几之旁。敢道筆資六籍。難在芸編之末。差言會萃百家。恐猶學府之糠。
 批書倉之舊。伏冀文光奎照。大度海涵。於載筆之隨儒。管窺蠹測。經重瞳之御覽。日麗雲昭。帝錫嘉名。
 便覺光騰萬卷。天開鴻製。更令價重三都。懸呂覽於國門。賞頌一字。刊石經於太學。歡從九衛。將見臨文
 漾。無俟排沙以簡金。錄事紛紜。不啻銜珠而噴玉矣。謹勝寫奏本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奉表恭進以
 聞。康熙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調院表

莆田 鄭王臣 撰人

聖王隆報本之文。合鄧黍江茅以展敬。哲后大率先之義。萃山車澤馬以呈祥。金支秋麗。和風扇日。婚海
 燦。寶璽夜零。協氣溢源。源珠窟。義興於燕禧。禧輪。歡洽乎南朔。西。大喜是承兆。兆民有慶。惟萬族本乎
 祖。樂所自生。孝子能享。親誠無不格。苞符肇啓。已垂假廟之文。竹冊便多。有上陵之禮。太吳宛邱之墟。
 不獨衣冠。王畢鄂之遷。已爲墓祭。迨至永平。建武以後。與夫開元。景德以還。莫不星栢雲舉。魚雅而下
 瑯。階桂酌新。煥。懷以承玉。豆。然大典數舉。雖歷久而彌章。而禮意難明。竟相沿而漸失。丹徒之觀。園。疑
 祇在郊。縣舍而祀。祖宗。本因觀省。出遊而立原廟。叔孫通。遊就何多。築臺以望。獻。魏元成。窳規不少。
 過沛橫汾。頗覺漢王之草草。東封西祀。益費宋主之區區。從未有道濟知周。既民安而物阜。義章志敬。尤
 地察而天明。日羽芒芒。增龍。嘉。菟城之景色。露。露。鬱鬱。聚。鷄山。蝶海之精神。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德協欽明。功隆位育。揮。弦。解。隨。隨。音。雨。而。驟。蕭。風。刺。玉。來。遊。紫。珠。盡。而。懸。金。鏡。堯。仁。已。遍。旁。流。於。燭
 龍。開。於。之。鄉。舜。孝。彌。殷。對。越。在。元。鳥。生。商。以。上。是。屬。盛。京。星。臨。九。子。旁。連。箕。子。封。疆。天。作。三。陵。中。有。軒。皇
 弓。劍。乾。開。坤。闔。夾。二。氣。以。祭。燭。鬼。祿。祗。率。百。靈。而。守。護。瞻。九。九。柏。松。遊。列。聖。均。篤。孝。思。拜。奕。奕。几。筵。惟
 文。孫。克。承。廟。志。遂。移。仙。仗。恭。奉。慈。闈。當。萬。寶。之。告。成。村。村。擊。壤。翊。六。龍。以。發。軔。處處。春。春。盡。獨。所。過。之。輪
 將。無。費。吾。民。之。供。帳。玉。衣。鐵。馬。儼。陟。降。於。三天。烏。弋。黃。支。效。駿。奔。於。六。宇。絳。十。倫。之。化。大。澤。可。待。於。下。流。
 備。百。順。之。名。至。仁。不。遺。於。一。物。風。儀。鶴。樹。樂。以。鼓。瑟。吹。笙。象。舞。鳥。言。錫。以。鎡。金。鶴。幣。加。以。日。月。光。華。瞻。雲
 念。鹿。源。泉。浩。淼。觸。地。成。淵。土。壁。葛。燈。蕭。金。燈。以。貯。寶。青。鸞。黃。鼠。付。玉。管。以。鳴。雛。頭。來。槐。棘。重。沾。垂。露。之餘。
 勅。向。瑤。瑤。應。繼。禪。雲。之。頌。大。孝。備。矣。復。允。武。而。允。文。庶。事。康。哉。真。無。偏。而。無。陵。同。江。北。鎮。齊。呼。萬。歲。者。三。

英草神羊。行與四靈而五。臣等身廁清班。才慚小相。獻西都之策。誠愧齊賢。紀東狩之儀。博輸應。豹尾
 翹車。莫奏凌雲之賦。蟻頭瑯。長懸捧日之心。伏願明德惟馨。無逸作所。絲子。慕。圖。往返。嚙。嗣。之。躡。息。蠶
 甲。帳。從。容。宛。委。之。藏。則。陟。降。燼。原。親。耿。光。而。揚。大。烈。懷。柔。河。嶽。單。解。澤。而。酌。衛。衛。敷。天。登。造。鑽。績。於。思
 文。率。土。欣。蒞。遂。休。祥。於。下。武。繼。封。禪。七十二君。尤。握。貞。元。之。祕。後。天。皇。萬。八。千。歲。長。爲。仁。壽。之。君。

多疑。贊郡王臣永瑑等奉教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天璣夙度。書林占五緯之祥。帝鏡
 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立綱維於極。函列雲珠。媿刪述於龍。與昭虹玉。理符心矩。繁三古以垂。道
 叶神。隨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等誠懼誠。積首頓首。上言。輒惟神。符九野。太清。耀東。壁
 之星。懸圖三成。上帝。廣西。崑之府。文章有象。翠。鳩。遂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肇圖其地。結。書。傳。若。頤。初
 徵。南。粟。之。祥。錄。授。黃。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聖
 籍。離。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惟。孔。簡。之。承。家。謁。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蚡。文。以。後。篇。章。自。是。滋
 多。麟。開。所。儲。條。目。於。焉。漸。備。杖。吹。葦。火。夜。雉。別。錄。之。編。衣。染。鐘。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
 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勘。書。妙。畫。世。尊。展。氏。之。圖。捲。機。飛。仙。史。載。附。宮。之。蹟。唐。武。德
 乾。乎。天。寶。細。軸。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伴。玉。元。通。三。館。之。榻。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檣。莫
 不前。徵。蓬。古。丹。壺。湖。合。維。之。蹤。慈。養。空。林。青。簡。和。類。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腐。南。雅。殘。文。檢。穿。絲
 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孤。本。猶。攜。棄。存。班。固。爬。羅。鐵。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撥。拾。崎。零。均。給。以。螺。九。麻
 紙。精。鑿。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輝。重。緝。三。品。別。兩。用。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固。之。精。互。鏡。瓊
 立。聖。城。賢。關。之。訓。結。德。與。而。翰。翰。軌。順。經。塗。儲。學。海。以。沿。波。源。通。道。既。然。而。撥。除。易。匠。四。千。卷。既。句。殘。齊
 齊。廣。編。蘇。百。兩。簞。更。珍。腹。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滑。孰。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
 而。編。留。或。如。許。綠。村。紅。蓮。啟。文。而。莫。悟。關。畫。度。貯。多。如。隨。改。漆。經。棗。板。摹。傳。途。至。誤。尊。閣。本。故。祕。書。總。目
 鄭。夾。深。復。議。校。讎。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照。累。洽。雲。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儒。册。府。開
 丹。宸。之。館。彌。繪。宙。合。識。大。體。小。之。無。遺。榮。鏡。登。閱。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思。周。融。如。今。日。者。也。欽
 惟。皇。帝。陛下。瑞。席。羅。圖。神。凝。松。棟。播。成。後。於。十。曲。響。靈。靈。靈。治。文。德。於。四。溟。光。開。神。靈。帝。嬌。歌。詠。已。阻。九
 萬。瓊。樓。巨。向。編。摩。更。紙。三。千。寶。牘。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之。守。乃。猶。尋。端。覽。委。湖
 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微。於。義。海。昭。陽。詔。歲。特。袖。翰。府。之。藏。永。樂。遺。編。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與
 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孟。蜀。書。林。蒐。羅。終。富。棟。栱。宜。屬。命。刊。削。其。詞。言。澀。液。堪。珍。較。比。排。其。陸。簡。魚。桐。漆
 斷。重。磨。百。納。之。琴。古。壘。銅。斑。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蠶。刺。或。有。存。留。宛。委。藏。除。不。無。伏。漏。十。行。丹。詔。偏
 徵。汲。古。之。家。七。錄。補。遺。廣。啓。獻。書。之。路。逸。經。斷。策。出自。大。航。難。卦。殘。篋。發。從。老。屋。錦。帆。振。舵。玉。家。東。洛。之

船。玉軟飛輪。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字。多玉榮之所未聞。笈束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繭紙。宋趙雲
 軼之名。蟻屈草。紫認槐。魏之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鑲滿香。品第詳分。其甲乙。天潢演派。光
 運太史之河。柳月澄輝。彩接文昌之宿。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列任宏之清。秩銀袍。應召。蝶
 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祖柱。懷鉛握槊。學官頗效其一長。切線對圖。博士亦研其九術。遂乃別
 開書局。特分署於龍堤。增置鈔管。既抽毫於虎。圖與史竝陳。左右粉本。鈎摹。隸與篆兼備。古今。經痕。補
 編。曹運什伍。各隸屬於寫官。工辦。靈良。均精研於計簿。提綱。眾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關。拾。遺。搜。掘。者。官
 兼。詳。定。此。器。預。儲。於。將。作。業。凡。筭。算。專。餐。編。給。於。大。官。珉。糜。珠。隨。溫。溫。圍。炭。紋。凝。鶴。鶴。之。背。削。髹。滿。冰。色
 噴。玻璃。之。白。花。輒。入。直。地。同。兜。率。天。宮。運。炬。分。行。人。到。鄉。娘。福。地。瓊。箱。牒。送。全。搜。勝。義。惟。蓋。之。餘。芝。殿。鏡
 排。共。刊。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而。使。吹。累。隨。運。簞。多。多。而。益。辦。香。霏。辟。惡。擁。書。何。止。百。城。潘
 濟。險。糜。削。蕪。寧。惟。兩。屋。響。入。乘。香。之。國。目。眩。矜。於。花。光。宛。遊。翠。玉。之。峯。神。愕。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賦
 聞。見。所。未。曾。實。令。虎。觀。諸。儒。辨。妍。熾。而。莫。決。所。賴。恭。承。容。密。提。玉。尺。以。量。才。仰。粟。天。裁。握。銀。華。而。鑒。物。初
 披。卷。軸。共。撥。零。瑣。即。荷。絲。綸。務。勳。完。壁。吳。澄。易。翼。辨。顛。倒。乎。陰。陽。楊。簡。詩。音。斥。混。滑。乎。周。漢。神。官。勳。說。朋
 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摘。象。符。之。譎。異。醜。章。祈。福。發。凡。於。劉。鼓。之。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照。之。記。固。已。南
 車。指。路。陟。道。岸。而。衝。亨。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治。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聖。訓。彌。彰。聖。證。珠。璣。話。經。忌
 擊。鑄。銷。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湖。編。年。於。麟。算。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廣。古。碑。其。五。柳。之。名。宜。辨。七。禮。三
 藏。法。除。釋。老。之。編。五。蠶。九。奏。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
 山。臨。曲。削。香。奩。脂。盞。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聖。主。之。品。題。立
 分。黑白。至於。銅。籤。報。夜。紫。殿。勤。披。玉。案。開。緘。丹。毫。親。詠。五。家。易。說。岐。塗。附。關。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詳
 乎。括。地。前。車。後。鑿。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僧。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符
 王之。義。王。元。杰。名。同。鐵。獄。為。雲。谷。之。重。儘。洪。咨。夔。跡。類。探。竊。玉。川。之。餘。潘。四。箴。誤。註。寧。知。顏。巷。之。心。二
 佛。同。稱。轉。隘。尼。山。之。最。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
 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穠。馥。細。辨。班。班。背。碎。腋。穿。述。重。刊。薛。史。清。流。榮。豈。示。鑒。戒。於。東。林。正
 統。明。竹。存。綱。常。於。西。蜀。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訛。傳。竝。訂。黨。碑。再。勒。步。差。而。開
 門。備。錄。彌。張。噴。救。星。而。替。月。西。湖。遊。賦。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寶。篋。深。隨。詞。臣。之。校。射。宋。鈔。僅。應。蒐。荷。志
 於。臨。安。金。刻。稀。聞。寶。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革。婉
 彼。中。興。至。正。刑。章。斥。其。左。祖。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鄭。註。桑。柘。割。源。流。於。地。理。史。賡。詳。摘。有。逾。漢。漢。之
 精。經。簡。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會
 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臺。參。徵。蘇。頌。筆。窮。妙。忽。九。章。研。鉅。辨。之。藏。術。雜。橫。

十卷精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蔡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安議井
 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遺事。深諷首鼠於宋元。曲消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蠅有取。旁通方朔之言。借
 侯無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萃詞條而撮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
 逢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舊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誤臺。太平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困
 舉紀開。偶揮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寧取乎危言。南宋枝枝。按鞠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否製。更證
 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結來風荷之膠。並採郊祈。擬以棠華之句。文
 悲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
 如和叔。原不限以宗朱。時到饑餓。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秘閣。明廢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之
 癖。楊維禎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閱其完忠。而吹堯為可恕。凡茲獨斷。成莫容裁。懿此同情。實
 平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聚度方圓。法本
 乎乾規坤矩。是以饑瘼懸耀。投景。兔趨。鑪棧。先鳴。聆音。厲集。鯨鱗。方警。啓蓬館。以晨登。鶴籥。嚴關。焚蘭。香
 以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緘白之裘。傳寫相爭。齊
 衣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於添籌。几擁烏皮。刊謄時防其掃蕩。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會輩官
 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乾行至健。七旬之念。典彌動離無遺。一字之復。謹恆密。梁。蘭。練。士。庚。郵。遞。初。寫
 之函。雲絡逕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數萬數千。摘金。棋。之。屢。誤。坤。原。為。釜。兼。收。刊
 板之訛。羊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謬。毫釐不漏。戮旁添待補之戈。塗註必嚴。羅上辨績加之罔。削除不盡。時
 飭以妄。下雌黃。輪郭空存。常指其竟。同與白。明周繼芥。共欽容照。無遺。報之微。涓。彌。覺。愧。心。生。奮。若。夫。考
 動校。督課。雖詳。荷龍。遊。榮。恩。慈。實。源。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兩。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森。聯
 句。聽。鳳。律。之。新。聲。芸。署。題。名。躡。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顧。帖。雙。鈞。快。簇。龍。紋。天。書。五。色。猩。毛。擲。穎。賦。魚。子
 之。華。履。龍。尾。雕。紋。融。辟。煉。之。芳。氣。銀。器。翠。管。細。紫。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映。五。明。之。扇。補。囊。委。佩。鉅。貯。朱
 提。珍。蠶。豐。茸。帕。裁。白。鶴。雕。盤。列。釘。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瓜。勝。東。陵。之。種。自。天。宜。賜。多。非。夢。寐。所。期。無
 地。酬。恩。惟。以。文章。為。報。周。賡。始。末。擬。勒。長。編。別。探。英。華。先。為。縮。本。鏡。長。庚。之。紀。歲。慶。叶。嵩。呼。屬。太。乙。之。占
 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繕。摺。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
 以。經。管。俟。逾。數。載。香。薰。蘭。櫳。方。相。就。而。未。終。閣。登。雲。榻。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滄。初。如。江。別。為。三。筆。海。朝
 宗。繼。乃。消。增。以。四。望。洋。無。際。虛。創。始。之。為。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勤。覈。總
 之。鴻。裁。乃。盈。一。部。插。籤。分。秩。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隴。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微。而。賤。虛。談
 史。繁。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德。十。人。九。集。之。非。嚴。法。而。寧。拘。門。戶。上
 沿。虞。夏。咸。把。海。以。求。珠。下。採。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篋。瑛。分。圭。合。延。開。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

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專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寶詞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玉瑕珠類一經探錄真同塵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隨隨隨見元元本本總歸聖主之持衡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得諸典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嶽俾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於今而希有之遺迹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凝茲識同閱約鑽研文字未能厭望之通仙延緩歲時僅類翰通之食墨仰蒙訓示得聞六藝之源山荷寬容許觀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贊成山營書巖而幸就欣陳寶笈對軒鏡之澄光恭進瑤階同義圖之永寶從此依模范狀若疊矩而重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烏玉連綿告厥野看四奏天闕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篇人文成化帝機運經緯之功皇極敷言王路示會歸之準舳棧雲梯鬼豨乎銀勝璇組方策星羅珍貴乎金荷水滸日淵日源日津日潮長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符之日月並五經以樹訓道通乎丹青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治超於元俾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歡作之至謹率表恭進以聞

國朝麗體金膏卷二

拜慶集

恩詔謝表

代謝賜篆書盛京賦表

代江面士子謝加科標文

進江西省祝嘏詩文

恩賜通鑑輯覽生擒林爽文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臣像贊恩刻謝摺

恩賜四得論四得續論墨刻謝摺

恩賞臨宋臣李迪勤御待伺圖

御製詩謝摺

恩賞修德修利論墨刻謝摺

御製四次巡浙詩恭跋

頌慶文二集謝摺

國朝金書 卷二

二七

國朝金書 卷二

二九

- 鄭王臣
- 蔣士銓
- 蔣士銓
- 蔣士銓
- 蔣士銓
- 孔憲培
- 孔憲培
- 孔憲培
- 阿桂等
- 蔣士銓
- 孫士銓

為莊撫軍賀平伊犁表
為尹太保賀伊里溫平表
為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捕平喇嘛表
平定兩金川賀摺
代賀受哈薩克回部內款表
代賀全郡蕩平賀摺
臺灣首逆就獲合同叩賀摺
巴納布進表納賀復奏
恩詔謝表
額駙發祥於姜水炎卓六佐同升流虹采於姚城虞室八師濟美任如光周道與賢者三物之條曹高賢宋獻學士重十科之選惟柔儀配地自膺五福而享期頤而壽考作人愛關四門而求俊乂慈宮慶溢萬範敷騰欽惟皇太后天與淳粹氣鍾元和燕入玉篋啣母地母天之字馬依金兒叶履中履順之占正坤儀而道盛西陵彤管播香顯懿宜陰教而化行南國瑞函注景福綿長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誕生文明啓運星流鼎宿恆思石紐之勳勞電鏡斗樞每念軒邱之鞠育萬安宮裏親捧瑤觴長樂階前常依玉筮極九重之尊榮永頌闕陔合萬國之歡心獨敷雨澤年逢辛未正屆壽母週甲之期歲在壬申特選聖祖開科之制沛滋恩於寓內忻開瑞網宏開式至孝於斗中已見金車疊出期當奉半先歌鳴鹿之時節值秋中萬掛蓬雲之榜甲乙科均由異敷春秋閱盡見昌期乘暖浪而上龍門爭忻燒尾際秋風而題雁塔共慶摘魁動墨錦標讀是天孫之錦抽毫花吐知為王母之花鳳麟與龍虎齊收奚似彩鸞青雀之木共參香並採無殊火棗蟠桃萬呼者三喜濱海三千聲水祝如維九折天衢九萬搏風恩結曠古為昭文治於斯極盛某等闕荒下土莆海饌生濼列寶膏未遂林藻穿揚之願幸充賁籍常深那洗權桂之思志切觀光會遊槐市情殷驗秀喜入序宮雲下焦桐選貢會而欲奏泥中古劍遇望氣而思騰忽聞宅俊新恩知屬程之不遠快睹招賢鉅典實地漢之易勝唯皇太后以萬行獲高年茂萱枝於百千萬億而聖天子以孝思成孝澤闡蓋榜於東西兩南榮光起五嶽圖中萬映登公之嶼仙體傳三神島上遠沾龍女之洲九鯉湖邊齊進長生之頌雙龍閣下遙瞻啟壽之儀伏祈轉詳俯允代奏海嶽歡欣之忱備獲隨慶母門前草茅鼓舞之情形盡入軒皇鏡裏

代謝賜書盛京賦表

蔣士銓

日月臣恭接到聖慈賜賜賜漢文盛京賦各幾本。臣惟地處僻於豐鏡。式廓留都。國風紀自幽都。非昭鴻業炳著大文之煥。成書首重於唐虞。推原受命之由。作頌不忘乎景毫。欽惟我皇上聖教誕敷。皇謨丕顯。萬國仰觀文之化。萃言會殊俗之歸。天縱聖以多能。漢思容發。帝以臣同喜起。龍錫紛披。赤文綠字之奇。儼授圖於天老。玉檢金泥之秘。驚播篆於龍威。旋者賦天作於高山。揚昭代陪京之盛。肆懿德於時夏。美聖朝開國之隆。志山川物產之雄奇。發祥由始。記風俗人情之美厚。天命維新。作述之聖在一。寶守相傳於萬世。六體八法。妙合元功。轉注諸聲。悉存古意。配以國書。篆籀玉筋。雙懸。佐之漢體。龜魚琅函。媲美在天成象。既日麗而星輝。因物賦形。復繁翊而鶴峙。絢同合璧。不徒留禹禩於岫。珍若聯珠。豈止垂周書於石鼓。干以煩諸秘殿。等膺圖籍。如持蒲殺躬。桓試將鏤以金泥。作鎮封疆。不啻嵩衡華岱。臣備員轉運。叨賜恩榮。觀禾垂九種之文。欲切豐年景瑞。仰龍起千秋之地。心馳遠海。雲帆所有。感激微忱。理合具摺。恭謝天恩。伏祈睿鑒。臣無任拜舞欣榮之至。

代江西士子謝加科牒文

蔣士銓

切惟華胄。聖於蒼精。六佐贊同。民之治。握真表祥於巨跡。六官占觀國之光。兆叶星樑。任五鳩而利用。圖呈河首。命四岳以資興。慶篤姜嫄。田祖兆樹人之迹。春承東復。湯孫衍交泰之恆。瑞啓樞精。符徵文盛。靈鍾石鈕。象應雲從。蓋神道知事地之方。故人倫識。對親之火。寢門。欣逢。考作人。長信開。益見王多吉士。祝九如於聖母。棘園陳天保之歌。進多士於熙朝。壽宇式嘉賓之燕。尊之至也。養之至也。本博厚高明而悠久。自古皆然。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大協和於變。以時雍於斯。為盛。欽惟皇太后尊開積慶。德合無疆。徽號極域中之符。光施四表。至仁為天下之母。範率六官。寶身由坤順以成。十三年內治彙。贊治著包。鳩之淑。誕聖協慈寧而吉。千萬國太和翔洽。含章仰文母之慈。固已鳳閣含飴。錫殿載庶多祐。璇宮問政。樂育履賀得人。欽惟我皇上恩純錫類。明達開門。問諸深宮。大孝極九州之尊。富求賢側席。中天備一統之車書。皇仁合聖。敬以單敷。瞻依不置。文德借武功而並懋。俊傑無遺。雲霞籠金所之鑿。登五福祥開於罔極。鶴登集玉階之仙。葵工喜動於難名。當茲寶籙之豐年。恭逢聖母之仁壽。陽生霞管。一時鍾呂都諧。日麗春輝。五色蓬萊。俱煥傾榮。而上壽。展禮南宮。奏舞樂以承歡。奉觴北極。仙桃春色。映袞舖於九重。瑞雪晶光。照共球於萬里。壽已六添於海屋。值年週花甲。慈顏永樂。其遐齡。恩方四達於家邦。計連際天中。巽命預施於先歲。開萬壽之科而法祖。續鴻圖而麟鳳重騰。六旬之慶。以掄才。紀鶴算而鵬鷗全化。絳綵倫於宮禁。普文教於寰區。廣一人之孝思。增萬邦之選舉。黃裳盡文明而吉。聿占地道之光。潛際利見。以享。推本母儀之化。是王國克生多士。斯中逸用及武夫。惟坤德載物以成。故天心因材而篤。維茲盛典。期以來年。四時行文文武兩開。一歲訖春秋二試。榜分甲乙。科統壬申。免置借鴻漸以同升。

風調雨應。揚以俱奮。鄉黨遠行直省。同在仲春。賢書近獻。邦後。恰當三月。歡騰中國。慶溢西江。大澤之觀。故凡麟私幸。洽溟波。浪深山之梓。雖病植。嶺思白日翻風。瓊院聞。選異。嶺嶺。峯嶺。門望。猶疑桂點。春衫。燭炳。三條。花。贊。壽。日。懸。五色。華。煥。秋。輝。既。移。月。之。梯。用。展。搏。風。之。翅。榜。開。微。省。諸。生。竟。坐。槐。陰。筵。列。仙。羹。鳴。鹿。忽。來。桃。岸。乃。補。虎。龍。之。士。射。策。方。奇。而。燕。領。猿。臂。之。夫。彎。弧。已。集。芳。塵。鳴。蟬。聲。響。答。花。翎。綠。野。盤。刀。柳。絮。隨。隨。隨。隨。馬。於是。橫。橋。把。梓。爭。買。上。林。牝。牡。驅。黃。交。馳。鑿。窟。銀。蟾。新。題。淡。墨。之。脫。金。粟。香。濃。大。啓。曲。江。之。宴。馬。蹄。得。意。長。安。轉。看。秋。花。鴈。塔。書。名。寄。津。真。排。鴻。字。司。徒。司。馬。共。歡。嘉。謨。猛。士。詩。人。咸。膺。上。選。分。運。燈。於。翰。苑。同。年。添。宿。衛。之。官。呵。雪。親。於。梁。園。並。轉。侍。長。揚。之。獵。春。華。秋。實。應。誇。盛。代。材。多。豹。變。驚。寒。斯。見。皇。家。網。密。暖。浪。溢。池。池。而。出。藝。林。聯。祝。嘏。之。詞。羣。仙。泛。瀛。海。而。來。蕊。粉。附。長。生。之。籍。某。等。豫。章。下。士。草。澤。小。臣。或。扳。花。而。迹。阻。雲。衝。或。折。桂。而。路。迷。蟾。窟。或。青。衫。勒。帛。魚。尾。難。燒。或。皓。首。窮。經。鯉。頭。多。曝。生。值。右。文。之。盛。躬。逢。連。茹。之。榮。何。意。守。章。句。之。小。儒。仰。荷。舉。賢。才。之。大。典。戴。高。履。厚。遙。沾。太。液。之。波。食。德。飲。和。切。效。華。封。之。祝。況。星。分。翼。軫。珠。聯。奎。壁。文。芒。而。墟。近。龍。光。劍。合。斗。牛。佳。氣。旭。彭。蠡。之。九。派。測。海。何。能。仰。應。早。之。千。鈔。呼。嵩。自。切。稽。首。讀。風。銜。之。詔。欣。瞻。異。數。於。明。良。介。眉。慶。燕。喜。之。詩。倍。激。微。忱。之。忠。孝。此。皆。皇。太。后。慈。祥。著。慶。海。虹。流。電。繞。之。麻。我。皇。上。俊。又。旁。求。大。風。動。雲。飛。之。會。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復。其。見。天。地。之。心。為。舟。為。楫。為。檣。為。梅。泰。以。交。上。下。之。志。萃。虎。賁。冠。象。之。彥。共。矢。英。英。合。詩。書。介。冑。之。臣。同。趨。於。廟。載。筆。想。北。辰。東。觀。歡。呼。觀。日。月。之。光。橫。經。對。南。浦。西。山。成。激。抱。雲。霄。之。望。五。十三。都。派。歌。愛。戴。無。非。意。達。孝。於。尊。親。而。億。萬。年。福。壽。康。寧。正。可。徵。永。言。於。配。命。矣。所。有。感。激。微。忱。伏。乞。賜。文。申。詳。大。憲。恭。懇。代。為。轉。奏。

進江西省祝嘏詩文表代

蔣士銓

伏以聖孝推恩。萬國樂天。慶之慶。皇仁錫類。九霄瞻壽宇之開。紀鶴算之無疆。風簡揚輝於東壁。賀龍光之有奔。鸞繞耀彩於西園。維扇分而雲日遙臨。鐘鏞振響。豹尾列而車書成集。鶴登隨行。拜慶喜起於冠裳。愛戴誠流於草澤。歡呼動地。保佑自天。竊惟祝嘏尚文。天保賦九如而獻爵。數揚有體。幽風咏萬壽以稱觴。卷阿所受命之長。更述王多吉士。雲漢美為章之偉。載歌壽考作人。篤祐既隆。錫純益固。雖田壤風謠。身鄙。然見忠厚之忱。況藝林旨趣和平。尤矣蔚嘉祥之氣。固宜彙編分體。遂崇山萬歲之聲。列爵書名。煥主壁二星之彩。欽惟皇帝陛下。尊親之至。立賢無方。皇誠合聖。敬以單敷。永自天而申命。文德借武功。而並懋。歌復旦於光華。展禮南宮。傾葵樽而上壽。奉觴北極。奏舞樂以承歡。集四海之共球。開九天之間闔。體慈闈之至意。法聖祖之殊恩。異數掄才。遐齡萬祀。一歲舉春秋之試。九州添甲乙之科。巽命既已。頒申。坤儀自膺多福。臣等同安履載。共切尊親。敢陳土音。上祈天眷。千百國食德飲和。瞻依聖善之聲。薄海遙傳萬里。十三郡衢謳詠。歌舞太平之象。西江特著一隅。或懷魏闕之楓。香奕俱向日。或樹邱園之

黃草花蓋合春種序其安致。載筆操觚，皆得闢風之正。察閭閻之質樸，倚筇騎竹，各隨天籟是鳴。臣心固因言以宣，民謠亦順帝之則。敢希風於作者，實愛日於佳時。同行介壽之誠，幸際右文之盛。合侯鯖之芳饌，百珍殊味，可堪羅薦天廚。繼園客之冰盤，五色成文。或足上登璇室，絕風雲於虛岳。帝座非遙，日月於滄江。長安實近，體聖人達孝之忱。將赤子報恩之隱，朝天未及，難效鳩趨。聚壤相從，共欣雀躍。伏願孝思維則，萬壽無疆。則萬紀千齡，比戶獻華封之祝。三五五福，長春慶燕喜之詩。度將卷帙，肅用裝潢。恭紀徽音，敬呈御覽。

邸報

衍聖公臣孔憲培跪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蒙恩賜御批通鑑輯覽一部，並御製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臣像贊墨刻各一卷。臣謹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天寶聰明，古稀神武，等百王而權衡允當。均四海而喜怒無私。堂綱目之三編，積幾餘之乙覽。正訛聞於前史，信其可信而疑其可疑。絕祖論於諸儒，左所當左而右所當右。微言闡要，紹衣印聖祖之心。傳容斷成經，命討本宜尼之書法。而且存紀年於江左，附事實於敷遺。大哉過湯武之心，廓然同天地之量。允宜懸國門而示典，頒發舍以垂型。至若王師濯重海之波，小醜服美漢之律。伐苞薶以速蕩，凱歸弗俟乎淹旬。繁兇遂以連犯，生致祗頌夫尺組。笳清鼓說，豐亨宜日之中。風正潮平，大有自天之祐。凡此成功之神速，悉由睿算之精詳。迺復登進虎臣，命開麟閣。十溢十決，圓褒鄂之弓刀。一德一心，寫蕭曹之劍履。重以特揮天筆，丕煥奎章。紀事若親經其地，豈徒文核而理周。贊詞則各肖其人，匪止思精而體大。既次第鐫之琬琰，並同時錫及班聯。臣叨列躬桓，司存俎豆。未與袖書於祕省，愧無橫草於戎旂。而夙聞繁露元苞之義，敢云仰宸鏡而不知。蚤讀大明常武之詩，亦若聽鼓鼙而思奮。唯有率先薰沐，敬謹編摹。與多士殫心於夙夜。冀山知方而面今，為聖朝效用於將來。庶克允文而允武。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謹奏。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臣接准駐京提塘官蕭澂差實恩賜御製四得論，四得續論墨刻各一卷到豫。臣隨出郊恭迎至署，敬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德合中庸，道參易簡。備矣箕箒之福，躬其實而無其名。曠然堯舜之心，得其理而尊唯其效。用契微言於聖緒，特垂創論於幾餘。上下俯相引而深，前後義如環而復。有天下而不與，詞窮臣子之頌揚。非其德而弗居，理絕凡庸之覬覦。雖亞聖猶疑於一問，況經師遠與於高深。臣謹等拘城，明慚竊隙。豈足盡圖畫之秘，勉勤晨夕之仰瞻。庶幾珍琬琰之藏，永作子孫之世守。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邸報

衍聖公臣孔憲培跪奏為恭謝天恩事。本年十月初五日，奉到恩賞御臨宋臣李迪難維持同御製詩一卷。臣憲培恭設香案，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德廣堯仁，道先舜哲。保民如保赤，愛之至而護之周。盡物以盡人，知之明而處之當。雖值幾餘而染翰，亦庶民瘼以求寧。偶隨舊蹟，爰觸類於將難。特煥新題，因發凡於待哺。時萬民之飲食，寄此心聲。身四海之惻隱，形為手畫。用是壽之闕府，頌及臣寮。俾山肯物之奎章，共識養民之訓典。有術必共，但得粒以奚饑。拊翼相溫，縱遇卑而不駭。廣鴻鳩無鳩之義，即開卷可以觀仁。鷹牛羊待牧之忱，豈披文不能知義。臣仰邀先德，蚤列崇封。雖未試乎民艱，早飲聞夫家語。治道非得半自安之數，必思庶矣何加。王政無分財相與之恩，所貴惠而不費。欣荷天文之遠賞，敬瞻聖鑑之適符。臣唯有緝簡同珍，麟書並重。衣冠頂禮，仰藻繪而如觀天顏。晨夕追慕，安飲喙而荷忘帝力。庶幾觀化率東父老服時，食德之先。不負舉隅為魯諸生學道愛人之倡。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謹奏。

邸抄

大學士公臣阿桂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等荷蒙恩賞御製修刑論墨刻各一分。謹叩頭祇領。欽惟我皇上敷疇建極，躬教協中。淑育羣生，奉無私以出治。權衡庶獄，溥有慶以寧民。仁如天而智如神。至矣茂以加矣，澤有風而山有火。欽惟之恤哉，乃以乘德之躬。用順措刑之化，猶盧升恆迭運。參管子之陳言，允慎夙夜。懲發聖人之至論，行占朝望。周天驗厥速理，協陰陽同度。詳其經緯，坐而致也。本為推測之常，人皆仰之。即是近交之會，然春秋書日不書月。誠以月變較日變恆多，彼魯論懷德並懷刑。亦謂刑威與德威同重，使泥於一偏之說。將見岸獄慎而疾敬無聞，慎涉乎岐視之情。未免祗慕先而簡乎或弛，詎知聖功王道本不計夫歲時。天象君心，實相乘為治化。宸章發覆，解開千秋。容藻敷言，道通一貫。大德比諸天地，好生即洽于民生。祥刑發自馨香，惟畏質由於清問。所以得操乎四，宵旰中彌原慎思。宥出乎三，定斷後常懷明允也。臣等仰瞻廣運，幸際咸中。訂著明懸象之成規，識行已治人之大法。天垂至教，殊喻舊說之非。聖錫嘉謨，足破後儒之昏。從此幾康勅命，健行而與日俱新。益知先後奉時，順動而民始咸服。所有臣等感幸悅服下情，謹合詞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明鑒察，謹奏。

臣蔣士銓恭設御製四次巡浙詩

臣惟自唐虞刻玉披圖，立巡狩之禮。於以柴望秩祀，省方觀民。陳詩納賈，行仁布澤。所以維持治具，提攝人心。為聖人運夫神妙之功用也。欽惟我皇上游省文明，智周道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履跡昭導，普汎而無私。翔飛翔動，仰德而生。罔已業峻鴻績，勳號彌彌。雅頌所被，英華日新。自乾隆辛未至乙酉，凡十有五年中，六飛四臨。吳越，渾渾瀟瀟。隨躅，楚楚雉雉。至德所被，萬物盡化。成仰聖天子敬天法祖，親親尊親之至意。澳汗頻頌，典禮具舉。於以展義勸民，賞賚錫除。仁恩浹浹，而二氣調暢。百神懷柔。景物熙怡，人民歡樂。

莫不感悅慈心。願歌聖孝。我皇上於行在萬幾餘暇。仰觀吐曜。俯察含章。窮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體道垂訓。因言明道。旁及萬品。動植皆文。草木有華。雲霞雜色。彪炳四始。彌綸群言。煥乎都哉。贊章為盛。臣聞洪邁曰。古今作此。雖多。惟廣大高明。開闢造化。然後足以為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章。準矣。惟經緯天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楊雄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經。以元氣之機軸。斷以陰陽之斧斤。瀦以江漢之波瀾。揆以雲霞之黼黻。日月雷轟。蕙蘭倚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故能通萬里。思接千載。臣於三十三年冬月。祇承恩命。視學浙省。周歷郡邑。已逾寒暑。竊見山川清美。文物朗潤。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秀者良者。老且壽者。皆沐浴聖澤。以恬以熙。而海若效順。沙漲日增。南薰阜財。斥鹵加富。士守臥碑。吏遵成憲。閭井又安。罔有疾苦。仰見我皇上至仁至孝。聖華所蒞。長駐陽春。臣聞萬物尊天而貴風雨。為其莫不受命。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昔堯舜之治天下也。教澤所敷。標然若秋雲之遠布。藹然若夏雲之及物。瀟瀟若流水。使人思之。臣推原治理之醇和。而即闡聖謨之敷。如海養之如春。夫德被天下。澤及萬物。是天子之至仁也。即天子之至孝也。仁孝所流。合同而化。景既雲臻。茂社繁集。臣於兩浙所見如此。則由吳而魯而晉。樂可知矣。於是敬錄御製四次幸浙詩。為八冊。繕章則宛委相承。旨趣則參觀而妙。使湖山煥綺。舒卷風雲之色。日月懸壁。吐納珠玉之聲。於以見聖主懷保弗懈之心。誠豈登神之用。徵特泉石激韻。和若球鐘。林韻結響。調如琴瑟而已。臣身隨無識。謹拜手綴言。册尾。藉達敷宜之悃。臣聞蘇軾曰。雲漢之章。融為甘露。結為慶雲。融而不晴。結而不散。足以滋昌無疆臣之意。亦如是也夫。

邸抄

臣孫士毅跪奏。為恭謝聖恩事。本年四月初八日。由在京提塘。欽領御製文二集。頒賜到湖。臣恭詣郊外。迎回。敬設香案。望闕叩謝聖恩。祇領訖。欽惟我皇上治協神機。理符心知。日新月盛。法健行而化以觀成。緯地經天。仰光被而文因見道。惟聖學淵泉時出。邁三古以垂謨。斯王言雲漢為章。並六經而作則。前此勅成初集。早開發於珍符。今茲頒賜新編。益闡軒圖於金鏡。經筵論著。味菽帛而義蘊偏腴。史策褒譏。嚴褒貶而提衡悉當。三致意於敬天法祖。若懸短而重規。集大成於帝典王謨。乃金聲而玉振。以逮辨治。說於耳食。蒙醫全消。標標獲於心裁。曾懷盡拓。仰億萬載之豐功。曷烈。尚知周情孔思。不向空言。綜四百篇之理。富文繁。即令買茂。董醇。齊為開筆。臣操觚。習酌。益空。庶慶寶笈之傳宣。喜得爭先而觀。啓瑞編而誦習。莫由一贊其詞。惟期是訓。是行。徧潤江河於映滄。從此治心治法。長懸日月於煙霄。摩訶難名。研窮易極。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主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袁枚

欽惟皇帝陛下。八紘靜處。十洲澄鏡。久已填虛山于赤縣。擁瓊宇于黃圖。惟準嶺南部落。遠恃流沙。荒裔大漠。凝積質子。不供包茅。我聖祖禹。乘親征。掃蠻貊之絕塞。我世宗五岳。奮戎。貨島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七縱。比延光之於西域。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水之師。遠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建爾孔自噴。無樂。連瓦齊形。同戶逐。牛羊不壯。知突厥之將亡。魚鼈無橋。議東明之不渡。坐金林以望太歲。星拱中華。肥源我而問大神。巫誇漢。是以車榜烏巴什。與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先至。或噴地旋來。當是時也。五轡遺孽。只用筆管。九塞旋風。但需鞭打。倘杜崇拒單于之上表。則安國必捲帳而自旋。班超遺疏。勸而先歸。則黎余以遠漢而自到。懷皇仁者。雖歌斃木。議國事者。爭棄珠匡。聖上以為非常之原。黎民所權。先農之務。惟斷乃成。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益力。而建武之辭西域。終少雄圖。乃射苑竹以下西。亮。推棋枰而決大策。積盾一戟。龍屢十重。網設周陸。軍歌鐵拔。以黨項為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健為疑兵。遂抵焉者之巢穴。周道如砥。漢將皆飛。反首安舍而奔者。庸行如風。緡行沙度而來者。視道若咫。收黑山四百三之部落。耀朔方十八萬之旌旗。雲嶺橫天。上下搜而全無。賈王伏地。左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之兵。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撤傳古莽而猶。碑借崑崙而向小。凡魚支之轉。娶駝之樂。監封三日。權扶兩頭。朱蒙為河伯外孫。老胡號大荒。樸父。離不分。頰將士布列郊圻。國王會於明堂。坐吾人於門外。陳性告。願列祖在天之靈。普册承。加聖母深宮之。捷書夜至。聖臣悟。法戰之非。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為榮。臣伐吳定策。既有。憤於張華。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隄官。更歌。聖之樂。獨。鶴。翠。願。庶。申。雀。躍。之。忱。聊。補。鏡。歌。之。闕。

為尹太保賀伊里世平表 本人集 中節錄

袁枚

欽惟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塵。海水不波。問摩訶無使者。青雲千呂。知中國有聖人。固已絕地通天。瞻雲率律矣。惟準嶺南夷部。僻處西陲。跳梁沙漠。積兩朝之文化。頌列聖之天心。格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市。赤囊報警。則鳴琅璽以專征。張弛異宜。德刑兼用。今天誘其衷。神厭其德。達爾札與達瓦齊等。竊紂相仍。風災迭起。擗敢不識。敢倚天驕。朝定無人。自然鳥散。車榜奧巴什等。率衆投誠。阿木爾撒納等。領軍。踵至。或吹簫享使。或勞而請兵。或失鉢請除一官。或燒營願當一隊。國中牛馬。盡向南。天上虜頭。早若星落。我皇上擴覆載之仁。不置遠方於度外。運照臨之智。早悉此虜於目中。於是牙璋先領。金狄獨斷。於蔡州之伐。惟喪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寇上接除瀚海。取灰盤指盡天山。歸漢封君。敬關者。即加顯耀。祛衣作術。鳴鑼者。俾作先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勢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暨久早之得雲霓。歸來恐後。蛇牙未試。銀鶴先奔。逐窮寇而狐鼠。頭低。草降。而羊皮紙盡。但整六師而返。不見一虜而還。萬馬禁聲。盡解鞍而蹴。諸夷無事。將買糧以耕。開墾門招。壤莫之臣。取流沙為附。

庸之國。惟聖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無戰。踐龍庭之草。露偃春風。出玉門之關。花開內地。伏念我聖祖遠延化。河西遺種。我世宗躬親。魏赫黑水。留州。凡祖宗累年未竟之貽謀。皆皇上一旦殫成之鴻業。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水調單于。愚高祖平城之憾。被我純緒。戮我金鼠。飲朱提者三千人。而未乾。置驛遞者六百所。而更遠。從此受降城下。新來冠帶之民。都護府中。不用防秋之勞。禽黎呼毒。望氣來庭。煎紫黃。抵開風。請史。拔銅柱。以掃地。取金人。而祭天。化此輩為孝子。順孫。何堪荒服。呼中國為仙宸。帝所。都恨來。遇。臣職任兩江。神馳九陸。想北關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慄之時。愧賊晏之才。通數三十六國。譯朱昔之句。敢增千百萬言。一曲錢歌。聽策勳於太史。兩階千羽。願增喜於龍顏。

為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本人稿

袁枚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王敷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德至望。則股肱之效力也。神化極隆。則宇宙之包容者大。欽惟皇帝陛下。乘神機而理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且國中。金輪光湧。指南軍上。鐵騎痕消。久已四海轉居。八荒蟻狀。乃逆苗沙羅。奔良爾吉等。夜郎自大。不供。懷駒支漏洩之謀。走發。既登。為路。以為湯升。降。真伯可以。不朝。禹會塗山。防風且將。後。至。皇赫斯怒。我武惟。街亭撤。馬設之軍。巴蜀用崇文之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九泥之狀。借籌圍內。預知沃雪之功。蓋王者之兵。原不得已而後用。非常之將。亦乘成制而始行。則有經略。臣傳。臣傳。行。忠。義。心。清。向。雷。符。星。斗。光。顏。自有。產。旗。千。機。戈。矛。賀。齊。別。為。文。畫。磨。刺。則。峒。峒。飛。雪。響。弓。而。太。白。揚。眉。金。累。為。之。開。山。黔。嵐。為。之。傾。路。斬。皇。甫。文。之。頭。先。除。謀。主。超。張。須。隨。之。棚。多。用。奇。兵。百。尺。井。關。射。公。孫。樓。上。千。草。火。雉。投。姚。魏。陣。中。周。防。之。兩。賊。忽。鳴。光。鶴。之。三。麗。至。地。山。形。拔。而。不。假。五。丁。之。力。天。網。密。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苗而縛。謂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捲天衡。日生倍瑤。砂能表赤。大書北向之旗。水向知歸。敢射兩飛之。在諸將以為。獸將入。雖搖尾而法無可寬。在聖人以為。鳥已含。既投懷而情難盡。殺蓋當日之與師也。原非貪其土地。人而必置之於死。故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悔過。罪而姑宥之。以生。於是廷光城下。馬燈披。回。帳。中。子。儀。免。肉。快。徒。屠。至。捧。牢。賞。以。趙。賂。人。兒。啼。擊。蒙。排。而。泣。下。儀。錢。資。布。爭。貢。包。芽。論。舞。巴。歌。長。唐。樂。木。亦。眉。得。不。死。之。詔。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窮。邪。留。將。軍。畫。像。元。跡。外。境。傳。露。布。風。聲。羣。鴉。飲。至。之。文。吹。噓。相。告。野。老。讀。班。師。之。詔。鼓。岳。而。歌。大。凱。來。旋。策。勳。告。廟。此。皆。我。祖。宗。在。天。監。爽。暗。晴。妖。氛。我。聖。祖。禮。物。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切。顯。揚。式。崇。徽。號。宜。仁。家。法。安。邊。舉。於。宋。朝。天。姓。徽。音。贊。首。於。周。伯。禪。生。賀。册。喜。溢。彤。庭。臣。未。列。銀。刀。空。名。節。度。願。供。金。版。上。佐。秋。官。荒。女。呵。陵。會。練。章。阜。之。籍。夷。男。始。艾。愧。無。仲。野。之。功。遠。百。辟。之。班。聯。心。知。舞。蹈。獻。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臣阿桂暨貝勒明亮等謹奏為道遠壽平。遐陬永靖。仰藉天威。恭申賀悃事。竊查俄拉促拉土司。僻處四

川邊外。性本狼貪。類同家突。而兩者之中。促拉尤為桀驁。自道會即卡。即因侵擾土司。致於天討。暨乎窮蹙。難支。始行乞命。維我皇上。撥如天之度。貸以餘生。是以御製詩章內。有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原。俟。其。革。面。悔。心。仍。供。土。職。乃。兇。渠。幸。免。刑。章。而。遣。聖。復。仍。怙。惡。索。諾。木。既。龜。蛇。成。性。沙。羅。奔。更。狠。獠。為。奸。率。其。頭。目。妄。計。并。吞。嗾。令。僧。格。桑。攻。圍。郭。克。什。而。自。謀。殺。革。布。什。咱。土。司。奪。其。印。信。竊。據。土。疆。番。衆。盡。屬。寒。心。隣。境。俱。為。切。齒。伏。念。我。國。家。故。員。無。外。統。馭。萬。方。海。隅。日。出。之。鄉。均。歸。估。冒。既。不。忍。視。此。遐荒。獨。罹。荼。毒。而。革。布。什。咱。匪。迷。泥。爾。土。司。各。境。又。附。近。四。川。進。藏。通。衝。亦。不。容。任。厥。負。隅。致。多。阻。梗。事。非。出。於。得。已。人。皆。以。為。常。謀。我。皇。上。赫。怒。出。師。恭。行。九。伐。討。茲。茲。爾。以。慰。衆。心。先。解。達。木。巴。宗。之。圍。繼。收。革布。什。咱。之。地。繼。所。指。美。諾。先。平。乃。僧。格。桑。已。成。釜。底。游。魂。而。索。諾。木。復。作。通。逃。淵。藪。實。屬。罪。難。擅。豈。宜。稍。緩。誅。鋤。然。而。雪。山。層。疊。險。遠。叢。林。峭。嶺。屢。同。鼠。穴。堅。碉。絡。繹。偏。常。要。隘。而。恆。多。萃。醜。離。肝。屢。被。駢。誅。而。不。畏。我。皇。上。復。簡。三。韓。勁。旅。併。徵。各。省。銳。兵。犄。角。披。心。分。途。並。進。并。發。數。千。萬。之。幣。金。以。供。軍。實。閱。閱。毫。無。驚。擾。士。馬。盡。見。飽。騰。加以。微。功。必。錄。茂。賞。常。頒。俾。揚。敵。愾。之。心。益。勵。文。堅。之。志。而且。機。宜。悉。斷。於。宸。衷。纖。悉。皆。係。乎。廟。筭。臣。等。根。以。菲。材。荷。蒙。重。任。遂。得。險。隘。頻。摧。直。隴。巢。穴。勒。烏。圍。早。經。洗。蕩。噶。喇。衣。繼。就。掃。蕩。全。境。收。事。罪。人。斯。得。搬。送。京。師。獻。俘。闕。下。此。皆。我。皇。上。聖。神。英。武。惟。斷。乃。成。妥。奠。要。荒。之。地。永。垂。久。遠。之。模。茲。者。蒙。戈。解。甲。振。旅。班。師。分。駐。標。營。新。開。屯。牧。邊。徼。胥。登。平。杜。席。春。祺。遠。洽。於。侏。僕。而。各。土。司。靡。不。登。嚮。威。格。承。聖。教。咸。切。觀。光。之。志。益。明。同。軌。之。麻。臣。等。不。勝。踴。躍。欣。欣。謹。恭。摺。合。詞。奏。賀。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邸報

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和碩顯親王臣蘇著等謹奏為聖謨廣遠。平定兩金川。恭聆捷音。同伸賀悃事。欽惟我皇上德輿無垠。威後有載。擊天綏以廣覆。照臨同仰三光。環地絡以宏包。會極成周八柱。播權槍而永靖。瑤瓊增肆伐之模。登社席而備安。玉壘治洗兵之慶。維金川之小醜。介壽塞之一隅。徵接旄牛。風夜郎之自大。聯聯板橋。每句叮之相攻。儂奸久恃其包。敢授律付。經夫捷伐。射九頭而滅跡。神威早凜。軒張。祝。一。面。而。全。生。大。德。幸。寬。馮。綱。方。謂。雷。怒。息。期。射。性。之。終。馴。豈。知。雨。露。恩。膏。向。鴉。會。之。難。革。兇。殘。相。繼。索。諾。木。則。驅。又。生。諸。聞。讓。諸。通。格。桑。則。唇。遺。依。齒。竊。稱。戈。於。鄰。部。安。邊。廟。牙。屢。出。押。於。疆。臣。猶。稽。落。膽。我。皇。上。念。坤。運。闕。蟻。跳。眼。自。爭。封。臬。奪。房。鳩。么。摩。何。煩。汗。并。倘。縱。維。之。受。約。三。章。原。許。為。廢。即。坎。穴。之。潛。形。九。伐。猶。避。聲。罪。通。陸。梁。之。說。阻。竟。屬。子。之。自。憑。越。分。境。而。蜂。屯。頻。遣。擄。散。抗。顏。行。而。鹿。豕。敢。肆。邊。陲。拒。比。陰。蟻。既。生。成。之。甘。絕。噬。同。瘦。狗。洵。苞。葉。之。當。鉏。蓋。茲。憤。結。神。人。謫。申。威。於。司。馬。鑿。彼。事。求。邊。微。宜。窮。蔓。於。封。狐。爰。將。逆。命。之。征。用。嚴。履。行。之。罰。銀。麟。授。印。建。太。白。以。懸。旂。玉。虎。分。符。練。中。黃。而。屯。步。桃。關。啓。路。威。通。并。絡。之。墟。雲。嶺。揚。兵。氣。奪。鋼。金。之。堡。指。蒼。禽。之。畫。燕。但。怯。虛。茲。逐。覓。兔。之。宵。奔。惟。存。空。壘。平。吞。豎。豎。全

收禮拉之福登高牙進壓促淺之域會久編於置額。旌門未戒游氛仍再整於前茅。輒舍俄君改色。索倫選隊執鞭進行。健銳槍精修牙借作。集羣糾於兩路。遙分犄角之規。擊刁斗於中權。獨展攻心之略。反側重歸。軍機仍置。候以相通。渠魁尙恃。焚離復劇。旌而進討。掠盤空之過鳥。谷鳴方直。開巖巖。掩伏。賊之跡。馬尼亦交。羅羅。羅博瓦山回。東馬。雲端忽下。整康。康薩爾。運轉。綠。地。底。爭。鳴。鼓。角。機。迎。破。竹。運。克。宗。之。伏。莽。都。銷。令。肅。衛。枚。鳴。爾。丹。之。鏢。翎。奚。逐。五。十。里。日。旁。收。案。夾。河。成。斷。臂。之。形。數。百。轉。昆。色。摧。砌。奪。隘。得。扼。吭。之。勢。於。是。孤。空。一。窟。勒。烏。島。嶼。負。先。清。遂。乃。率。擊。三。營。科。布。曲。刀。迎。欲。解。超。危。峯。於。西。里。四。山。之。紫。焰。交。騰。壓。層。柵。於。索。隆。百。道。之。青。霜。競。舉。則。朗。鳴。於。喉。直。破。投。戈。早。儲。萃。香。雅。中。寺。門。戶。徒。憑。拔。帳。俄。臨。孤。嶼。布。長。圍。於。蛇。陣。條。驚。天。上。神。兵。斷。隊。走。於。豚。圍。祇。剩。井。中。殘。喘。值。腹。心。之。自。償。絨。布。揚。塵。遂。鈴。援。之。相。開。獨。松。開。道。枯。魚。乞。命。賊。徒。皆。搏。額。祈。降。破。獲。亡。家。逆。尉。亦。束。身。來。請。功。成。掃。穴。星。飛。看。露。布。之。傳。捷。奏。倅。軍。組。繫。竹。樞。軍。之。送。是。皆。我。皇。上。天。威。式。播。神。武。不。宜。懸。金。鏡。於。先。幾。無。微。不。照。握。瑤。鈴。於。秘。罕。惟。斷。乃。成。亦。羽。背。傳。警。銅。鏡。而。問。滿。丹。塞。查。御。對。銀。匾。以。批。章。蓋。奇。正。兼。資。授。策。不。論。乎。寸。晷。故。機。宜。悉。以。集。勳。適。歲。夫。五。年。湖。不。獲。已。而。用。兵。亭。育。本。好。生。之。德。迨。無。可。赦。者。有。罪。貫。盈。中。怙。惡。之。誅。黃。鉞。聲。震。深。覆。巢。之。自。取。紅。旗。騰。踏。視。磨。盾。之。頻。馳。共。看。霧。捲。沈。黎。武。庫。之。干。戈。載。載。遙。聽。歌。傳。焚。木。雪。山。之。排。擊。常。情。喜。溢。班。聯。歡。融。寰。宇。臣。等。戎。稍。愧。之。廟。筭。同。欽。際。二。月。之。庚。巡。欣。聞。吉。語。詠。六。師。於。周。什。倍。仰。神。謀。冊。府。銘。勳。瞻。紫。閣。丹。青。交。映。盛。蓋。假。伯。慶。許。宮。苑。珍。重。刊。奏。未。益。以。宜。鏡。彌。切。切。親。之。載。擬。白。狼。以。進。頌。難。名。蹈。舞。之。忱。臣。等。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合。詞。恭。摺。稱。賀。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賀金川平定大捷凱旋疏

蔣士銓

欽惟我皇上聖謨廣運神武丕昭垂衣裳者四十年。開疆域於二萬里。揚耿光於大烈地。盡流沙。薄至化。爲仁威。圖開王會。乃有西羌二孽。偷生荒微。一隅。叛服相仍。凶頑共命。敢萌邊釁。自恃天常。始以鳥鼠而結。獨繼以驅。而或狼狽。川分大小。窟穴毗連。險恃陰幽。磴梯盤錯。跳梁踞井。但知尾曳泥中。拉朽摧枯。豈識兵從天下。遂致九重赫怒。再興捷伐之王師。萬馬飛馳。大振提封之虎旅。滔天難有。知聖人不得已之心。率土同仇。歎絕物無可幹之路。未容姑息。爰用誅鋤。毒草既外。於生成。嚴霜自加。其剝削。於是簡軍命。將調伍。糧。惟軍事。懸繫於宸衷。斯時。時。承。承。乎。廟。略。遣。八。旗。之。勁。旅。策。三。路。之。神。兵。芻。蕘。屏。履。之。優。儲。賦。役。田。祖。之。屢。復。兵。有。從。軍。之。樂。民。忘。傳。檄。之。勞。號。揚。貔。虎。之。雄。克。掃。猊。身。之。孽。陰。崖。懸。趾。升。如。飛。鳥。凌。空。峭。壁。巖。巖。比。驚。蛇。赴。壑。百。戰。百。勝。千。礪。碎。若。崩。雲。九。地。九。天。列。若。摧。如。破。竹。策。動。無。敵。鎗。鈴。秘。受。於。皇。謨。坐。照。如。神。宵。默。傳。其。方。略。更。荷。褒。忠。賜。卹。臣。心。益。勵。丹。誠。賞。賚。酬。庸。士。氣。倍。增。勇。銳。於是。履。萬。夫。難。到。之。地。攻。諸。豈。不。備。之。時。駭。若。雷。霆。驟。如。風。雨。追。無。堅。之。弗。克。亦。何。險。之。足。恐。莫。不。靡。碎。驚。魂。游。沸。釜。鼉。鼠。之。五。能。都。盡。狡。兔。之。三。窟。俱。空。罔。恤。張。頰。成。魚。爛。以此。厲。功。垂。奏。聖。鑒。屢。登。願。陳。長。秋。之。

屍。生。縛。黃。支。之。頸。哀。號。請。命。稽。顙。乞。降。然而。積。惡。難。寬。野心。不。信。刑。縛。留。種。定。存。滋。益。之。枝。於。羽。求。馴。終。匿。飽。颺。之。志。孽。自。作。而。寧。活。網。已。合。而。莫。開。必。戮。之。以。陳。道。庶。滅。此。而。朝。食。於。巢。窟。未。能。蔽。厥。餘。孽。耀。德。宣。威。實。足。揚。吾。大。武。前。謨。所。缺。收。脛。朝。未。隸。之。版。圖。後。至。必。誅。示。屬。國。不。共。之。禮。臣。謹。詞。隨。筴。分。供。邊。儲。身。未。勵。於。戎。行。心。切。懸。於。軍。實。洗。兵。錦。水。欣。聞。巴。蜀。之。飛。書。歸。馬。華。山。獲。觀。雲。霄。之。露。布。祝。烽。煙。其。永。息。頌。化。日。之。舒。長。中。外。恬。和。梯。航。輻。輳。從。此。舞。羽。送。天。顏。之。喜。萬。國。同。春。建。義。廣。大。凱。之。歌。一。人。有。慶。矣。臣。以。職。守。未。克。隨。班。舞。蹈。謹。具。疏。稱。賀。以。聞。臣。曷。任。歡。欣。忭。舞。之。至。

賀受哈薩克回部內款表

蔣士銓

欽惟我皇上神算無方。睿謀先覺。陽舒陰慘。不言而四時成。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規雄圖於畿內。制兵要於事先。風。儼。難。題。化。流。窮。髮。仁。恩。翔。洽。有。血。氣。莫。不。尊。親。智。勇。遐。宣。暨。朔。南。咸。訖。聲。教。定。伊。犛。於。指。顧。震。肅。九。圍。收。各。部。於。遐。荒。歡。呼。萬。國。穹。廬。落。燄。未。驚。楚。幕。之。鳥。同。甲。揚。灰。不。嘆。淮。山。之。鶴。箝。口。之。馬。憤。車。而。繫。者。干。蹄。勝。面。之。人。與。尸。爲。俘。者。萬。指。角。羸。耳。濕。盡。獲。其。牛。羊。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乘。甲。遍。野。降。旗。載。途。莫。不。威。若。迅。雷。勢。如。破。竹。協。人。謀。之。允。若。驗。靈。現。於。昭。然。矣。惟。茲。西。哈。薩。克。者。聚。族。類。於。要。荒。古。來。傳。其。臣。服。寄。生。死。於。絕。域。志。不。紀。其。方。隅。今。以。一。旅。之。招。竟。效。三。軍。之。順。望。下。風。而。羅。拜。誓。輸。款。關。獻。賦。之。誠。頌。我。后。其。來。蘇。願。服。食。土。踐。毛。之。化。遐。播。已。傳。敷。而。定。廣。功。無。折。箭。之。勢。昔。由。我。皇。上。天。威。遠。戡。聖。德。旁。敷。乃。收。萬。國。於。咸。寧。益。慶。王。師。之。不。戰。恢。茲。疆。索。隨。前。古。之。規。模。載。以。簡。編。彰。聖。人。之。神。武。蓋。咸。資。之。世。六。合。爲。家。有。道。之。長。四。夷。是。守。懷。生。無。不。遂。之。性。率。土。承。有。截。之。風。勅。以。授。降。之。期。爰。行。大。閱。之。典。觀。兵。耀。德。使。知。聖。主。之。仁。威。帖。耳。輸。心。彌。瀟。軍。容。之。震。肅。從。此。革。心。革。面。坐。井。者。身。身。無。敢。跳。梁。請。貢。請。封。集。庭。者。稽。首。有。如。崩。角。臣。等。仰。承。聖。武。罔。測。神。功。兩。階。瞻。干。羽。之。輝。萬。里。塵。掃。離。之。固。挽。天。河。之。洗。甲。慚。無。闕。外。之。才。對。宣。室。而。信。籌。莫。贊。禁。中。之。略。頌。歌。無。盡。忭。蹈。非。常。爲。此。合。詞。恭。摺。稱。賀。

邸報

大學士滿漢文武大臣等跪奏。爲臺灣全郡蕩平。敬陳賀摺事。二月二十八日。本報到開。奉有官兵。生擒莊大田。明降諭旨。一道。臣等跪讀之下。踴躍歡欣。莫可名言。伏思賊首林爽文。前已生擒。南路賊匪。自當以次剿滅。茲官兵自北而南。甫及旬月。復將賊目莊大田擒獲解京。實不意爲期如此之速。且林爽文。莊大田。縱不能遠竄。稽誅。而或窮蹙自戕。或臨陣被戮。雖已伸乎天討。猶未暢夫人心。今於匪月之間。連縛二渠。以獻飛馳。俘擒。快萬里之傳。觀。緩下。歐刀。伏五刑之具。備。始。正。懸。街。之。律。用。彰。徇。市。之。文。皆。由。我。皇。上。先。幾。炳。燭。睿。算。通。神。迄。事。精。勤。至。誠。仰。佑。凡。用。師。而。必。克。更。致。賊。以。皆。生。伐。苞。速。蕞。應。機。既。妙。於。因。心。繫。兇。連。獲。醜。亦。成。於。從。欲。自。此。永。絕。根。底。定。重。洋。畫。疆。建。銅。柱。之。標。陳。陸。製。樓。船。之。凱。瓊。瑤。稱。慶。率。士。輿。休。有。亞。等。懼。懼。下。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邸抄

兩廣總督臣孫士毅廣東布政使臣許祖京廣東巡撫臣圖說布廣東按察使臣姚榮院奏為首逆就獲軍務成功謹合詞叩祝仰祈睿鑒事竊查逆林爽文結黨不法毒害村莊蒙皇上命將搜捕並督符鈔茲首逆已就擒獲南路旋復廓清從此窮鄉僻壤海隅日出之區皆知盜賊之斷不可為法網之萬不可蹈非心盡革風俗漸淳臣等謹合詞繕摺賀遞申此忭悃欽惟我皇上德洽埃堦化覃溥漠揚偉烈而廓清玉塞盡衍耕犂運神謨而底定金川永綏荒服縱在窮島峙甘自外生成剗樹編氓何敢頓忘高厚詎有逆匪林爽文者性同梟獍毒甚虺蛇始因燈燭之爭欲戕其類漸逞鴟張之勢自絕於天偶假息於潢池遂跳梁於井幹竟成反側豈獨光天化日之難容凡有心知皆思食肉寢皮而後快我皇上特彰天討申命元戎入乘聖謀出專圖奇飛符召戍三邊之子弟同仇嚴道行軍九姓之官司效順身經百戰師中簡隳虎之材膽懦么靡海外奪龜沙之氣而且民知大義錫城社以嘉名將勳精忠延河山於盟府念萃翁之播越賦許復以頻年因羽檄之交馳恩更周乎數省秋毫無犯行師同枕席之安僕望其蘇載道有登輦之獻前此立誅儒帥固已登巖改觀嗣即大振威稜益覺旌旗變色叛同賊賊妄效五斗之與妖升彼高陵豈容三年之伏莽樓船飛渡甫浹旬而直視卵巢沙水連營越數日而生擒元惡蔡裔一呼俱殞驚比雷轟張綱單騎直馳道無寇跡凡此將帥用命皆本信賞必罰之至公故能擊捕越期倍欣獲醜獻功之加疾法應寸磔貫合連繩廢賊與雉伏齊號節並箭鏃競奏於是馬騰士飽氣以南驅拉朽摧枯殄其餘孽俾無易種既苗穉髮櫛之靡遺同我太平遂賣劍買牛之相屬波澄海國看王師洗甲而還春版臺陽慶邊警啓扉而臥歷溯聖主當陽之顯烈敢以削平蝸角遯事頌闕而仰瞻先幾燭照之容鑒則即綏靖鯢身亦繩祖武臣等請纓有志籌筆無能根緣調遣之微勞渥荷恩施之寵被驅連闕越遙傳吉語於風聞喜溢軍民快聽歡聲於露布臚奉常而紀績仰升恆於億萬斯年請桐鼓以宣音孚畏悽於千八百國所有臣等踴躍歡忭下忱謹合詞繕摺叩祝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邸報

留京王大臣等跪奏本月初十日准行在軍機處寄到將軍鄂輝等奏巴勒布復遣頭目前來情願進表納貢一摺奉旨交留京王大臣轉交大學士九卿閱看欽此臣等遵旨傳集敬謹公同閱看伏查巴勒布遠處西藏之西從古未通中國聲教因其人往來藏地貿易以圖伯特人稅糧增稅等細故彼此猜疑前駐藏大臣慶林等不能安速經理又於巴勒布稟請進貢時誤聽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之言不為具奏以致巴勒布在西藏邊界略等處滋擾仰賴我皇上明炳幾先特派鄂輝等前往辦理屢煩訓諭密授機宜先惕之以聲威繼宜之以誠信凡從前噶布倫等苛刻巴勒布之事盡行禁革明定章程俾日久可以相安遵守巴勒布初則畏威遠遁旋復慕德來庭前遣頭目赴營乞降茲於大兵將撤之時又遣其大

項目瑞木薩野等頂經設番跪道焚香籲請進表納貢觀其情狀實出個忱遐思此事之初聞莫必成功之甚速雲生馬足幾同轉粟青天雪沒牛脂難比過師推席乃竟不煩兵矢坐致柔徠良由運神武於枯冒之中用能收格破於蠲廢之外非止息其驍駭更將懷我好音從此化人舊域永安梵頌於三乘佇石王會新圖益廣句傳於九譯實為普天同慶前史稀聞所有臣等歡忭欽服下忱謹合詞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臣接准駐京提塘官蕭澐差資恩賜御製墨雲室記李廷珪古墨歌墨刻一卷臣隨出郊恭迎至署敬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念切箕噐道高堯屋遇物而引伸作典涉越而宣示成經偶因古墨之一書丕仰天文之發煥詳其藻刻獨萃有濟之雲鑄以嘉名用類斯干之室遂使南唐外史姓名獲耀於宸居北宋詞人章句並登於乙覽而且義深運理妙達源觀氤氳而期降澤含符適喻乎生花賞堅正而慎用賢明試乃通乎黎烝在在寓勤民之隱言言蘊格物之精臣愚等面繼陋宜飲墨食矣窺視之莫速便焉豐誦之維勤誌今歲春霖普被稿喜衝聯敷奏之中荷茲辰天藻同頌何慚名在廣歌之外所有云云

國朝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 欽賜藥錠謝摺
- 回籍謝摺
- 借籽代謝疏
- 晉神捐餉議敘代謝疏
- 欽賜藥錠謝摺
- 奏請馳封胞伯摺
- 賞戴花翎謝摺
- 恩賜蘭亭八柱詩墨刻謝摺
- 恩賞御題明皇試馬圖詩仙蝶詩墨刻寫妙香申香囊藥錠上用紗藤絹謝摺
- 恩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謝摺
- 聖駕五巡江浙頌頌序

- 穆和蘭
- 李世傑
- 巴延三
- 巴延三
- 巴延三
- 曹文垣
- 穆和蘭
- 李世傑
- 阿桂
- 孫士毅
- 汪性

聖駕六巡江浙恭紀 謹序
甲寅衛輝被水恩旨謝摺
甲寅山西代州被水初次恩旨謝摺
前事二次恩旨謝摺
擬乞假歸奏表

汪 注
胡季堂等
劉秉恬等
劉秉恬等
袁 枚

邸報

河南巡撫臣程和蘭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年四月十六日。臣資摺差弁賈回欽賜藥錠一匣。臣非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忝任封圻。屢蒙恩賚。茲膺天中之令節。荷分內府之靈丹。廣節宣之義。方試已。經助長養之仁。備周豫蓄。豈唯珍之祖佩。遠勝逢吉於黃。豈宜調以衛尊。共普延齡於菊水。荷恩何極。願慶同聲。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邸報

兵部尚書臣李世傑謹奏。為奏明遵旨回籍日期事。竊臣前奉旨。原品休致。業經具摺謝恩。並奏明恭俟慶祝萬壽禮成。再行遵旨回籍。仰蒙聖鑒在案。茲臣擬於八月二十日。自京師回貴州黔西州本籍。伏念臣由佐雜微員。荷蒙皇上不次天恩。任卑封疆。榮膺九列。涓埃未報。疾病遽臻。實荷貴處。頻叨逾分之隆。施賜馬賜與。備沐非常之異數。茲以應種答。復蒙特賜於全。俾臣得衣錦家山。含飴弄齒。自此桑榆之歲月。皆由雨露之生成。唯受恩四十餘年。還鄉八千餘里。躡履力疲。縱鳴。以何施。戀主情深。每頓首而不已。撫衷惻惻。臨發依依。此後唯願仰庇鴻慈。藉綿衰朽。恭遇聖主九旬萬壽。再得重扶病骨。八觀天顏。則臣所延企而求。類手以翼者也。所有臣擇日起程回籍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奏。

山西巡撫臣巴延三謹題。為懇請代題。恭謝天恩事。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二日。據山西布政使朱廷景云。云等情。呈詳到。臣欽惟我皇上。德懋生成。道隆位育。誠求撫字。早經引養引恬。念切痼瘼。惟恐微瀆。茲晉省永寧州臨縣十三村莊。上年偶被山水。一時驟漲。並非傷損秋禾。俄頃旋消。亦未漫淹四境。業已發金撫卹。皇仁普被。於遐隔。共忻比戶。恬熙帝澤。同沾於樂歲。乃復上廬。哀。特願恩旨。民已安而如傷。未釋。耕有賴而不足。為憂。總期農力之益。舒。不惜春。舒之。酌借。從此。致。耕。勸。種。預。卜。豐。登。益。聞。巷。舞。衢。歌。同。股。頌。祝。茲。據。布。政。使。朱。廷。景。據。汾。州。府。永。寧。州。臨。縣。縣。民。陳。三。文。等。呈。請。代。題。恭。謝。天。恩。前。來。臣。不。敢。廢。於。上。聞。理。合。恭。摺。具。題。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具。題。聞。

邸抄

山西巡撫臣巴延三謹題。為呈請代題謝恩事。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五日。據山西布政使黃煥呈稱。蒙准吏部咨晉省紳士捐餉解川。欽遵恩旨。照所捐數。分別議敘。等因。行據太平等州縣議敘。州同尉漢等。呈稱。切。漢。等。籍。依。三。晉。躬。際。昌。時。引。養。引。恬。世。沐。天。家。撫。字。一。絲。一。粟。孰。非。聖。主。留。藏。昇。平。而。無。路。請。纓。或。載。則。有。懷。結。草。懸。爾。金。川。小。醜。敢。抗。顏。行。凡。茲。編。戶。羣。黎。共。深。義。憤。欲。修。牙。而。借。作。聖。慈。無。遺。戎。之。民。願。抒。效。以。執。犇。軍。令。無。時。根。之。役。惟。此。太。倉。一。粟。稍。展。微。忱。猶。以。絕。微。長。途。概。從。官。選。祇。撫。衷。以。銘。刻。莫。國。報。於。涓。埃。乃。荷。恩。詔。夜。寐。溫。綸。議。敘。擬。以。草。茅。之。賤。頓。邀。銜。之。隆。或。身。列。鄉。行。捧。檄。而。榮。施。祖。父。或。名。叨。爵。秩。居。家。而。光。耀。親。朋。龍。章。賁。處。婦。子。騰。歡。鳳。詔。銜。來。鄉。鄰。聚。祝。慶。等。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惟。有。望。宸。泥。首。羣。稱。萬。壽。無。疆。均。願。載。道。凱。歌。共。頌。一。人。有。慶。所。有。感。激。下。忱。伏。祈。轉。達。天。聽。等。情。詳。請。代。題。臣。據。此。臣。不。敢。廢。於。上。聞。相。應。據。情。代。題。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為。此。具。本。謹。具。題。聞。

邸報

山西巡撫奴才巴延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年四月初九日。奴才資摺差弁回晉。捧到欽賜紫金錠等物。奴才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伏念奴才忝任封圻。毫無報稱。重荷紫宸。寵錫。捧來內府。靈丹。瑞氣。隨甘雨和風。以俱至。清芬。郁。消。陽。愈。陰。伏於無形。典重。頒。冰。榮。逾。賜。萬。奴才惟有恪勤自矢。策勵倍加。冀敷仁澤於黔黎。稍報恩慈之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三日奏。二十三日奉到硃批覽。

邸報

戶部侍郎臣曹文璜跪奏。為陳請地封事。竊臣自起家詞苑。游沐生成。擢侍禁庭。備員卿貳。茲復恭遇皇上御宇五十九年元日。恩詔得由現秩。敘進一階。重荷新給。推封三世。撫衷循分。更有何求。唯念臣年甫勝衣。即從胞伯故廩生曹某受學。開示諄切。調勉周詳。實業。稱。喜。溢。於。顏。曾。過。至。涕。承。於。膝。凡。微。臣。恩。隨之所及。皆臣伯壽之所成。而生前財。場。屋。幸。勤。無。功。白。首。身。後。復。子。孫。滿。謝。罕。業。背。箱。巨。緣。猶。子。之。親。更。算。本。師。之。誼。思。源。有。自。報。德。無。期。唯。有。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將。臣。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地。封。臣。伯。某。暨。伯。母。某。氏。義。由。特。起。恩。莫。旁。覃。俾。伸。曲。致。之。情。藉。慰。久。費。之。志。廿。年。家。塾。劬。勞。不。異。於。所。生。一。品。朝。榮。追。遠。忍。於。自。出。庶。王。道。本。情。之。所。許。亦。聖。恩。教。孝。之。所。推。用。敢。違。瀝。私。忱。仰。歷。天。聽。臣。不。勝。感。激。悚。之。至。謹。奏。

邸報

河南巡撫臣程和蘭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於六月二十九日。准提塘官蕭溶送到邸抄。內開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奉旨恩賜馮光胤。俱經賞戴花翎。河南巡撫亦係兼提督銜。程和蘭並著一體賞戴花翎。欽此。跪讀之下。感激難名。伏念臣世受國恩。特遣天眷。涓埃未效。由庶尹而超任。封圻尺寸。無長。茲

中邦而兼司文武。向已擁旌旄而遊。舒誠佩以懷。適若翠羽影。金花耀首。為有位推功之異數。實我朝表裏之榮華。披衣一品。而弁端之藻。映常虛。秉節四方。而柱後之飛揚。絕少。臣夢想不到。龍命忽來。義緣借紫之推。榮在珥貂以上。舉頭感德。願影銘恩。捧輪錫而重若邱山。仰天威而近如尺咫。動色深梁。鶴之製。豈徒登異於觀瞻。關心比池風之毛。倍切欽承於負荷。所有臣感激涕泣云云。

邸報

巡撫臣李世傑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臣檄下提塘官。遞到恩賜御製蘭亭八柱詩墨刻一卷。到。臣隨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墨沐。展誦仰見。我皇上右文極治。嗜學幾餘。非新前代之貞珉。嘉惠後來之藝苑。宸章炳耀。冠視帖而重發其光。聖鑒精詳。合摹本而兼收其善。補舊觀之刊缺。次及畫圖。莫衆說之紛葩。駢羅群賦。何事不籌。其美備匪捧卷而云然。有作必集。夫大成即開藏。而如見。獲與琳琅之賜。實增樛樑之榮。伏念臣生自邊方。起於流外。忽瞻天筆。快目所未睹之奇。欲罄葵忱。深口不能言之懼。唯有歡欣鼓舞。敬謹珍藏。儼晨夕以對揚。率子孫而頂禮。庶咫尺如依丹陛。益日嚴敬專之誠。幸全家仰沐奎文。或一洗偏隅之陋。所有臣感激涕泣。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邸報

大學士公臣阿桂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摺回之便。由軍機處寄知。蒙恩先後賞臣御題明皇試馬圖詩墨刻一卷。仙蝶詩墨刻一卷。午節葛紗香串香囊藥錠等項。又上用紗二捲。藤榻二疋。臣謹望闕叩頭。祇謝訖。伏讀御題詩。因明皇試馬之文。稱太宗臨陣之英武。祖何雄而孫則弱。創匪易而守亦難。即小觀大。皆豎股豎夏之思。有初盧終。悉銘劍銘孟之義。尤屬奎文之寶鑑。豈唯壁府之琳琅。又伏讀御製太常仙蝶詩。物久而神清。則見匪止昆蟲之威。若儼同麟鳳之來遊。得天藻為之發揚。益垂徵信。庶鑑蹟因而不朽。亦慶遭逢。至若百和珍香。屑由瓊液。六銖仙穀。織自雲襄。下方開氣而不知名。凡骨撫躬而無以稱。乃時當令節。賜出尚方。揚芬播烈。如撲濃馨於翠幄。疊雪含風。若挹微涼於殿閣。臣旬日之間。屢蒙恩膏。家箱有賜。書千卷。復邀風藻之頒。身已被命。服九章。再啓鶴紋之錫。誇郡侯之插架。未足云多。誦杜甫之賜衣。過之已遠。所有臣感激涕泣。理合具摺。恭謝天恩。伏乞聖鑒。謹奏。

邸抄

臣孫士毅跪奏。為聖恩登荷。至極無加。感涕叩謝事。竊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接閱邸抄。欽蒙皇上賞給輕車都尉世職。或泣難名。當即繕摺叩謝主恩。茲於四月初七日。接准部咨。部臣以向例輕車都尉。分別等差。各有襲次。請旨。蒙恩者作為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欽此。行知到臣。臣跪讀恩命。寵極而驚。感深而泣。伏地不能起立。謹望闕叩頭。恭謝聖恩。伏念臣移駐潮州。毫無出力。濫荷皇上疊沛恩施。至於

賞給世職。已極臣下未有之遭逢。茲復於世職內界以最後之典。尤為夢想不到。臣自問此生雖川柴頂。未足仰酬。惟有及臣濤整未填。力嚴家誓。以翼子孫世受國恩。永効環衛。圖報高厚。鴻慈所有。臣感泣下。個。合再敬謹繕摺。叩謝主恩。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聖駕五巡江浙頌

浮紫汪 注容川

聖人治天下。孟子九功惟敘。書經百姓休和。春秋左傳光被四表。書經無所不通。書經以昭受上帝。書經於維熙。單厥心。詩經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用誠和萬民。書經以歲之正。書經在庚曰上章。爾雅孟春之月。禮記南巡狩。書經重罪以申命。易經董正治官。書經行慶施惠。禮記即康功田功。永底蒸民之生。書經禮也。春秋左傳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書經保合太和。以左右民。易經凡厥庶民。食哉惟時。書經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春秋左傳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經忠厚之長。慈惠之師。春秋左傳不解於位。詩經有功德於民者。禮記入其疆則有慶。孟子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春秋左傳巡狩者。巡所守也。孟子東南曰揚州。周禮吳東方之大國也。春秋穀梁傳越者能以名通也。春秋公羊傳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周禮山林藪澤之利。天地之美具焉。春秋左傳天子之力。臣禮記入告。禮記會。書經黎黎百姓。詩經引領北望。如百穀之仰。皆爾雨焉。春秋左傳天子曰予一人。禮記欽崇天道。書經率由舊章。禮記其祖。詩經率三無私。以勞天下。禮記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春秋左傳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然後能為之。禮記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孟子乃擇元辰。乘轡路。烈倉龍。戴青旂。禮記京師之野。詩經至于岱宗。書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周禮祝史正辭。春秋左傳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禮記及河。春秋左傳觀其流泉。爰究爰度。詩經克享天心。告厥成功。書經自南河至於江。禮記吳越之間。爾雅諸侯待於境。禮記攷乃職事。無所不敬。戒。周禮盛德之所同也。春秋左傳宜歌頌。禮記小臣庶常吉士。書經齊雅。禮記三。禮記拜手稽首。以近天子之光。乃庶載歌曰。書經時邁其邦。詩經萬國咸寧。易經一人元良。履省乃成。書經風行地上。品物流形。易經永川一心。書經天施地生。易經

右恭衍吳天其子之一章

吳天其子之時。經惟聖時憲。書經四方為綱。詩經帝德廣運。書經莫如南土。詩經萬物皆相見。易經視乃烈祖。曰若稽古帝舜。書經

右恭衍吳天其子之一章

實右序有周。詩經大有巡功。春秋左傳帝光天之下。書經登是南邦。詩經道洽政治。民生敦龐。書經天子巡狩。春秋左傳福祿來崇。詩經

右恭衍實右序有周一章

皇帝清問下民。書經周視原野。修利隄防。禮記有孚惠心。其益无方。易經邦縣之賦。周禮大賈于四海。禮記

曰造士。曰進士。養者老出輕繁。禮記普天之下。詩經無不欣悅。禮記當是時也。孟子廿雨時降。爾雅四方風動。書經萬物以嘉。爾雅天子布德行惠。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禮記海隅蒼生。罔不率俾。書經軋竹北戶。西王母日下。爾雅畢獻方物。書經廣哉熙熙乎。春秋左傳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易經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春秋左傳傳典曰。禮記五載一巡守。書經周書有之。春秋左傳又六年。王乃時巡。禮記從宜。時爲大。禮記先聖後聖。其授一也。子夫聖人之禮。禮記達於天地。禮記治于民心。書經如時雨降。孟子日新又日新。禮記於萬斯年。詩經禮成。春秋左傳欣喜歡愛。比音而樂之。禮記五聲和。八風平。薄言震之。詩經奮至德之光。禮記時乘六龍。經日月爲常。禮記政在養民。書經申錫無疆。詩經渙汗其大號。易經聖護洋洋。書經

右恭衍薄言震之一章

莫不震登。詩經六服萃辟。書經動之斯和。論語各條乃職。禮記永康兆民。書經惠此南國。詩經聖人作而萬物覩。易經天威不遠。顏咫尺。春秋左傳

右恭衍莫不震登一章

懷柔百神。詩經類造上帝。禮記望秩于山川。書經四望四類。禮記至治馨香。書經禮儀既備。詩經受福無疆。禮記哀時之對。詩經

右恭衍懷柔百神一章

及河喬嶽。詩經祭山曰。廢縣。爾雅廣寸而合。春秋公羊傳升中于天。禮記允猶翕河。詩經享于克誠。書經美哉禹功。春秋左傳地平天成。書經

右恭衍及河喬嶽一章

允王維后。詩經自天祐之。易經神明彰矣。孝經福祿如茨。詩經陳詩以觀民風。禮記則知小人之依。帝唐作歌。書經聖人之情見乎辭。易經

右恭衍允王維后一章

明昭有周。詩經王巡守殷國。禮記考制度于四岳。書經五侯九伯。春秋左傳天子曰非他。禮記會其有極。書經非求厥寧。詩經黎民敏德。書經

右恭衍明昭有周一章

式序在位。詩經百僚師師。書經各條平乃守。禮記庶績咸熙。書經會同有釋。來咨來茹。詩經聖人至德。禮記爲諸侯度。孟子

右恭衍式序在位一章

載戢于戈。王猷允塞。詩經西戎即敘。書經實賦實箝。詩經布昭聖武。書經增其式廓。詩經天其中命。用休

書經求民之莫。詩經
右恭衍載戢于戈一章
載戢于戈。詩經三危既宅。書經陟我高岡。詩經帝乃誕敷文德。書經于軎于理。詩經止戈爲武。春秋左傳莫敢不來王。詩經風象符諭。詩經周禮
右恭衍載戢于戈一章
我求懿德。詩經阜成兆民。引義引情。書經肫肫其仁。禮記非窳。周禮山澤林藪。春秋左傳迄用康年。天子所予。詩經

右恭衍我求懿德一章

肆于時夏。詩經時順而物成。老有加惠。春秋左傳壽考且寧。詩經入學鼓篋。禮記觀國之光。易經既優既渥。自天降康。詩經

右恭衍肆于時夏一章

允王保之。詩經天降平格。書經宜民宜人。詩經惟皇作極。惇德允元。書經遠至迓安。春秋左傳萬邦惟懷。書經天子萬年。詩經

右恭衍允王保之一章

聖駕六巡江浙恭紀

皇帝御宇四十九年。歲在甲辰。春六巡江浙。從民之望也。遂用廣慶賜報祭河海。安瀾禮也。洪惟我皇帝。聖神文武。撫萬邦。阜成兆民。六服萃辟。承德而宣化。內則溥恩滂沛。人安而物阜。外則鴻圖式廓。重譯歸化。典學而置吏。遐邇一體。中外禮福。自古太平之極盛。未有臻此者也。皇帝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念惟奉若天道。董庶官以綏萬民。有巡守之禮。江浙地廣土沃。農桑之利。溥而河海。塘用底蒸民之生。所係尤鉅。前者五巡所至。荷聖主相度機宜。鉅工悉舉。今石隄鱗塘。以次完竣。善後良模。尤賴親臨指授。永福黎。乃允臣工之請。諷吉日。駕蒼龍。由畿輔達齊魯。躬謁闕里。名山大川。則用事焉。自南河至江。吳越之間。周度原野。即田功。觀海乎鹽官。迴鑣乎建業。課功則金陵。閱考職則侯度。護風俗敦淳。民氣和樂。於是。有錫賚晉秩之典。賜復蠲租之詔。試士於通都。閱兵於重鎮。養耆老。清庶獄。凡諸渥澤。順時隨宜。而布蓋靡不備焉。而百姓之夾道趨迎者。並勸禁。謹詞。俾各遂其瞻依之願。且樂樂利利。載德無涯。宜乎遊泰宇者。仰六巡之盛。又早切七巡之望。謳歌之作。萬口同聲。於斯爲盛矣。臣謹案古者巡守之禮。見於尚書。詳於周官。王制。而歌詠之辭。則備於詩。然釋時邁。殷二篇所載。典禮略具。而晉澤之施。猶未備焉。至於燕饗之儀。養老之節。修文講武之事。上所以下。下所以報上。凡見於雅頌者。又非一時一事之烈。豈若我皇帝盛典既昭。洪施普被。變輅所至。衆美畢臻。巍乎鴻乎。真乃邁唐虞三代而極隆矣。臣謹擇雅頌之最盛。有

合於聖治者八篇曰時邁曰般曰蓼蕭曰菁菁者莪曰桓曰行葦曰魚麗曰天保依據詩序引中經義敬
演為三十四章管窺蠡測未足以鋪張鴻業揚盛美惟衛歌夏豎區區近光之誠於詩人九如之祝實
有同志焉臣誠備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時邁巡守告祭樂望也皇敬峻德配彼蒼穹六巡南邦順時康功昊天其子惟元后暨聰無疆中命健行
則同右序既昭受嘏來備天之所佑必驗人事萬邦懷仁六服輯瑞保茲咫尺德威惟畏天人從矣神明
通矣類造于上帝禮六宗矣山川望秩用事恭矣馨香之誠繁至治隆矣政以典肅化以教行武功既著
文德誕興作君作師未遑康寧永保天祿於億萬齡

右恭衍時邁四章章八句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隨山秩祭瞻言喬嶽升中于天庶幾以怒膚寸雲生崇朝雨濕靈賦之應允符
宏邈維天有漢惟地有河長於四瀆潤下孔多金隄永固德水無波禹功底績萬壁迎和三江震澤朝宗
于海翁受百川安瀾絢采鱗塘既堅厥功斯倍潮沙何虞皇心樂豈方岳朝天陳常時夏惟河與海利物
其大者親度機宜宣示臣下民曰帝之力帝曰承天之嘏

右恭衍般四章章八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肆筵設饗燕茲守土堂陛以聯煌煌天語有聞曰魯相悅曰處如彼蓼蕭露渥有滂
蕩風飛雲漢為章八疆有慶以勸循良天澤下濟滙矣龍光如彼蓼蕭露渥帝訓於有位保茲赤子
教養宜先若木之有極惟令德克施遂受帝祉如彼蓼蕭露渥泥光天四海暢矣皇恩由燕浹遠逮
於臣工匪直臣工錫福大同如彼蓼蕭露渥濃

右恭衍菁菁四章章八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彼茁者菁菁菁在阿或祉或陵沃土含和既有其儀其錫孔多揚州可濟樂也如何
思樂泮水曰序校試有程庖廩有精數增於舊渥恩海普帝曰慎哉翹薪刈其楚於樂群雍規圓矩
方闕里親臨儒門道昌東南濟濟近天子之光陳詩觀風登庸俊良文治光昭鴻鈞鼓鑄念南園材藪書
頌四庫學海溯源百川會注萃倫贊化樂我皇路

右恭衍菁菁者莪四章章八句

桓講武類禱也神武布昭萬邦成綏西旅底貢遂宅三危擴地二萬里井邑郊圻豐年屢慶土飽而嬉興
學並東與齊州齊北戴斗極南暨離題西鷓東鯉盡備我皇威聖人猶有思保泰在茲軒轅教陣風后握
奇周官司馬致民以旗矧詰戎講武家法永貽天命匪懈于時保之東南具區神泉與府瀕海跨江水陸
叢聚京口江寧杭州乍浦四鎮雲屯八旗勁旅北抵狼山東連溫處勝兵精騎控要分部時巡布德春蒐
振武桓桓將校赴士伍水肅鶴鷗陸雄貔虎縱橫如志應節金鼓遂頌慶賞泉幣纂組億萬年丕基承

天篤祐
右恭演桓二章章二十四句
行葦忠厚也敦彼行葦維葉泥泥自民以及物同仁一視問爾等賜曰時若應矣品物咸亨皇心則豫
遊無非事寶茲稼穡春郊最饒伊惟榮麥萬姓趨承恩計踴躍豈知聖人亦喜亦惜禮飲於鄉肆筵授几
序賓以賢引年尚齒貳膳常珍筮酒醴洽以慈惠既多受祉帝有恩言視扶杖之叟內仗囊金錫茲黃
者維茲黃者聖人錫之壽介福有祺優游皓首

右恭演行葦四章章八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相彼魚麗有鱣有鮪同我盛世物庶且多奚取於魚生也無涯豈人力所及
陰陽之和既嘉既備又有且時百昌之會碩大繁滋豈也其旨借也則齊維時之有實義之宜其多如何
查徵庶物考牧則具納穀如櫛奉牲以告博碩肥腍禮既備以寧百室乘維魚矣豐年之占金錫竹箭
歷蛤魚鼈器車澤馬海山瑞象持盈仰聖有大而能謙維茲大有先資肇畫節用阜財均荷聖德思艱圖
易勤勞不暇食百姓何知順帝之則帝嘉閭閻歲足倉困惟藏富於民實國之本獨賦及糶億萬其算
說無疆以益德衍

右恭演魚麗六章章八句
天保下報上也皇天親有德日鑒在茲觀民展義贊化承禧玉燭常調風雨以時單厚多益福祿宜之天
取多福既庶且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瑞疊祥駢與時因仍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昨歲陪京敬仰德流
高山天作燕翼詒謀巡方所至百神懷柔信多福永綏無疆惟休永言保之天壽平格遙求厥寧皇建其
有極華祝嵩呼質矣飲食萬壽無疆寶區壽錫大德日進欽命方疑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振
古峻嶠松柏之茂萬載靈承輿情唱嚮早徵夏諺曰休曰助翠黎德備六巡望德七幸又所願法天廣運
以至於萬

右恭演天保六章章八句
省試河清海晏頌有序
仁和抗世峻大宗

自古帝王之興頌皆有休嘉之協應醴泉朱草黃龍赤雁之屬見於載紀者備編而列章或未免為史臣
侈大之辭若夫河海之大或源或委其蹟實而有據難可塗飾自漢以來禹貢九河之故道既湮塞不可
復韓故王權之策稍近迂闊至唐宇文融欲循舊迹以開溝瀆後施之亦罔有成效一石之水載泥八斗
其淤濁乃其性海則包絡九有洪濤瀾汗萬里無際前代多設重鎮藉以為控扼外蕃之地淡之樓船隨
之總管宋元之舟師水軍制防恭慎然猶數煩調發不能折箠而使我皇上臨御以來澤被八紘恩敷四
隕太和元氣洋溢於宙合景星卿雲之炳耀鳳皇麒麟之來遊嘉禾瑞藕之貢珍既足以昭盛世之瑞應

皆鄉宋術之郊，當大河之口，宜房孺子，前代屢塞屢決，特發帑金，固堤刷岸，免斯民於魚鼈。河神效靈，水清見底者千里，若一瀕河，庶踴躍鼓舞稱歡，為曠古所未觀。蓋將以昭聖人溥博之符，而海外巨隸之國，若占城、日本、大小琉球、爪哇、滿刺伽、暹羅、正朔者，凡數百處，聞中國有至人，不昭燻德，地不受賈，咸嘖嘖然抗首歸足，思托舟楫，梯山航海，罔憚遠道，四譯之館，至不能容。聖天子嘉盛其誠，賜婚而設育之王會，之籍職，賈之國，藏諸象背者，遼數不能終物，狗款休哉，稱極盛矣。小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芒禹迹，畫為九州，河為帶，控海亦襟喉，備極宣洩，非彰懷柔，於億萬載，莫不克由，河性善徒，厥土則濁，益水一石，泥旋滿解，繩旋下，捷視此堤，東瓠子雖塞，未解酒，復海王百谷，吞納大瀛，夷途針路，哨守置兵，風噴薄，博濤繞，乾端坤倪，顯露呈，我皇紀歷，川后率職，遠從昆侖，近自徒瀋，上下天光，賡賡見碧，銀潢倒流，千里瀾激，海波汪洋，德普則宜，穿胸駢趾，黑齒黃皮，實據曠員，各有所持，來獻天子，遠致慈思，皇帝威行，瑞應遞見，坤珍厚，璽宇寧，妥浩浩洋洋，羣動舞抃，梯航匪遠，阻止華面，乃開明堂，肆觀羣后，秩望禮宗，河先海後，六服肅共，萬里奔走，小臣對揚，敢拜稽首。

聖主躬耕藉田頌有序

仁和抗世駿 大宗

臣聞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務本之要，職於重農，藉田者，聖王所由敬崇，宗廟社稷之盛，而以農事勸民事也。書益稷之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周思民之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載考傳記，尤稱博矣。皇上體那殊之德，勳后稷之功，立中和以視農，辨上下以合禮。乾隆三年二月辛亥，親帥王公大臣以下，藉於千畝之甸，告虔事也。爾乃句芒效職，盛德在木，翼風融洩，解雨旌霖，土膏動矣，青粒茁立，翠幕雲布，遍野纒直，方畧棋互，井井正矣，掌命設板，甸師清畿，司徒具徒，太常授儀，典文洽矣，倉庚于飛，香華扇野，葱碧在觀，蒼龍先鳴，時物備矣，皇上撫御，以三推，咨保介以終畝，三事九司，咸共舉趾，于相佐天子成禮焉。抑臣聞之，訪國美者，稽稽舊史，考方載者在往牒，臣嘗驗之，隆古虞周之盛，答蘇作歌，召伯矢音，非徒修一朝之盛美，亦將使大君之德，昭然耳目，而自昔奉始，躬藉，亦有辭賦，元嘉親耕，厥著簡冊，矧我皇上道隆君極，念切民理，茲大典舉行，宜有高文鉅辭，潤色鴻業，垂之萬世，永永無疆。臣伏揣固陋，謹於勳容發書之下，效康衢之謠，敬獻丹辰，用備采擇，辭曰：於真清廟，奕燿蕭愨，曾孫孝享，明德維馨，亦有嘉薦，神倉萬廩，于豆于登，實栗實穎，明昭上帝，俾大而昌，百室盈止，自天降康，思樂春郊，君子是躋，榮暢協風，祥暉麗日，爰區九發，愛召三農，儲蓄盈左，物有其容，孔嘉，祚祿而流，有砥有栴，有芳有芬，適咏大田，乃嚴鉞，鐵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响南，我后履之，駑駘，我后喜之，匪惟履之，氾漚澤之，匪惟喜之，尚飲食之，我日斯新，我物其新，實豐年用，蒼后勳德之勳矣。下民之主，歲之屢矣。上天之祐，飲哉飲哉，咨爾九思。

聖主臨雍禮成頌有序

仁和抗世駿 大宗

皇帝御極之三年，歲在著雍，川維脩齊，詔有事於太學，先期下所司各庀職以上，考國程，稟經流，用丕集於禮，甚盛典也。於是日官吉備，禮官具備，大司馬備，事將屆，皇帝蒞於齋宮，三日齋，適陳法，詔詣辟雍，躬釋奠，大臣陪位，小臣獻詞，六軍七校，既既肅禮成，上御蘇倫之堂，進師儒等官，數閣經術，以迪教育材之法，于時生徒萬人，國趨瞻企，咸稽首願化，仰奉聖天子盛德，作人至意，臣以史官得與觀聽，親望休光，良用忭悅，退乃研精竭誠，欲以微詞，導揚美善，榮惟樹味，實懼且願，謹按古學之制，書傳可見，自五帝始，其曰成均，蓋以成養人之性情，而均一之也，亦越有虞，厥名曰庠，夏商迭興，各建名義，姬氏受籙，兼用四學，設教之方，於斯為備，漢唐宋元，迄於明代，時際泰運，莫不攷古樹儀，數典具物，我朝列聖，肇一區夏，大啓學流，文德錫極，世宗憲皇帝丕承前烈，茂典有加，稽古崇儒，重道之風，興行右文之治，從未有如國家之盛者也。皇上以生知之哲，紹執中之傳，典謨總於一心，聲教訖於四海，國有嘉禮，次第舉行，茲乃親臨學官，修明大紀，煌煌焉，秩秩焉，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臣嘗載觀詩傳，如於論鼓鐘，鐘京辟離，諸什，咸登於咏歌，宣之金石，一時所傳，千古咨誦，今乃幸際昌期，預觀明備，敢以淺鄙，妄擬發，雖然，自臣子近光之顧，下士昂慕之情，誠有不容自棄者。謹獻頌一篇，拜手稽首以聞，頌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克綏惟后，曰攸好德，載揚有業，其萃千儲，翼翼秀良，萃此王國，王國所儲，下士所瞻，禮容樂服，稱是令聲，若彼良畝，惟勳勳奮，若彼純球，球為琬琰，珩璜鏘鏘，多士濟濟，我皇顯之，嘉樂豈弟，適昭太常，適命司繁，青陽之吉，式昭典禮，典禮戒備，皇帝攸行，物瑞雲炤，神靈氣昌，玉振金聲，而道大光，前聖後聖，合德一堂，堂堯堯，上棟下宇，銀榜環林，重檐夾廡，棧符青黃，冠裳黻黼，樹羽崇牙，象籥鼗鼓，乃考鼗鼓，列辟左右，敷席振策，奉璋贊卣，槐蔭成行，榘樸新楹，凡此萃材，悉為帝有，帝有恩言，如春斯暄，帝有恩植，如卉斯蕃，陳詩論藝，勿告勿諼，誦夕居日，惟帝恩明，列祖教澤，孔淵，皇王善述，野無伏賢，儲風浹宇，文思啓天，百物熙熙，展唐虞年，島嶼多士，敬修厥誥，或德而材，或道而藝，庶幾大成，以承帝筮，小臣矢音，用告世世。

邸報

臣胡季堂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七月初六日，奉上諭，松筠奏查辦衛輝被水情形一摺，欽此。欽惟我皇上好德陳時，忠心如日，春耕秋斂，艱鮮恆切，於皇情，肝食宵衣，飢溺時虞，於容虛，誠求在宥，以赤子之心，為心，容保無疆，後天下之樂，而樂惟畿南之近地，有河北之奧區，三輔當衝，水之冲，十日值成霖之候，厥賦惟中，惟上，夙號神泉，餘波旋旋，旋消，何妨會邑，偏災偶被，力田仍望秋收，封臚上陳，施惠惟當，夏假，若野慰問，何來星使之捷，儀兆歡騰，快視鳳鳴之詔，謂瘠土多通之地，莫慶盈，况水鄉新奠之民，未安茅蔀，頂上益下，萬緒撥天，幣之錢，發廩捐糜，四饋飽太倉之粟，堤垣原將自衛，作正項以支銷，室家何以常安，藉官備而興築，更復心周下隕，念切民依，既加兩倍，以施仁，復恐一夫之失所，億庶豈無心性，當

有秋自樂幼翰將九重立沛恩符念惟正而全行豁免予以獎賚之樂議賸者且許濫邀嘉其撫字之能考績者咸從優敘從此胥吏輩人盡上夫春霖未雨網繆戶用安于夏屋為民藏富積京坻億萬而盈與物皆仁合郊甸縣都以逼備依微而錫慶惟若雨陽寒燠風時停善政以宜民爰修水火金木土穀德戴天而彌廣民履地以知安臣等梓里殷情奏更仰頌念切粉楸之社先舉倫為擊壤之語人蒙保聚之庥効述職進舞衢之祝河千里而一曲匪能方此恩波萬萬歲以三呼惟愿齊乎曼壽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恭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臣劉秉恬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奉旨諭將兆奎奏勸明代州等所屬地方被水情形分別辦理一摺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親臨寶錄福備洪時萬八千歲為春秋無量佛壽五十九年之得吁不息乾行春霖普上括星源月窟而遙乙夜勤求合雨畢風箕而遍前以西藩之支郡偶逢暑雨之愆期山澗乍盈郵章遽告蓋聖主之懷保恆切幾微洞喻乎臣鄰故小人之疴瘵時聞呼吸直通于鹹辰金泉倍給詔已布于行風獨脈策施命更申夫重巽念鳩居之未奠含哺則決以三旬庶魚腹之猶持納徑並寬其兩縣康衢永永負喧多鼓腹之民化國春恬擊析絕催租之吏懷背立沛無煩補牘以陳情澤澤重瀟再勸守臣而咨度檢關雁塞千里傳真紫譜黃麻佇見絳開五色到金花湧現之天遙知滋效三呼恰樞斗光華之會臣等職奉楓宸情關梓里仰溫綸之初佈咸早切于葵傾誦吉語之頻頌更深于雀躍驚相走告匝月而再飲衢符急遞鄉音計日而羣遊雲幕感恩何重笑六鰲負極之遊述德難名率百獸向廷而舞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恭摺恭謝天恩為此云云

臣劉秉恬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欽奉上諭據蔣兆奎奏山西代州及所屬之五臺繁峙等縣自六月二十三、四至七月初七、八等日大雨連綿山水陡發多有冲塌房屋淹刷地畝損傷人口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規乾矩坤登三咸五壽協仁符濟八徵而慈念恩從化洽運一氣于洪鈞天以健而行惟君子所其無逸聖以民為體顧小人復庶如傷近以雲朔之偏區適值秋霖之少過滂霖立瀾原非瀾漫為災徐黍頻豐未至瓶罍遂罄乃郵封之乍啓遂蒙命以重申倍以二更倍以三會府之金錢立沛謀其居復謀其食璇璣之沆瀣均沾猶慮官司之出納資啓中乾再煩天語之叮嚀澤期下述仰惟宸衷溥博曲及于窮簷蠲之微佇見醴滂滂流並包于法界安羅而外臣等粉楸運社釐散分專聆綸綍之初宣仁風先扇盼郊園之密運廣廈同霽獲轉恩深肌膚咸切衝符獻瑞合漳河恆嶽以騰歡培草傾陽望雲望星存而作舞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恭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明睿鑒謹奏

擬七假歸奏表

編唐袁枚子才

臣聞五算徵民嘉禮首隆降合三清論賦詞臣本屬閒曹故知納幣親迎卿士可以入告越境反馬春秋不讓曠官况乃官在婚先妻因夫貴稱稱與結褵並賦花釵與符齊明長源成婚北軍供帳敵中來婦金紫迎風凡文人未有之榮皆聖代遭逢之盛欽惟皇帝陛下兩儀合撰三皇如春乘龍德而山澤通吹鳳管而雌雄應雖上林鳴鳥無不帶雙飛即太液游魚亦各銜恩逐隊固已民無怨曠草盡繁華臣西浙流牙寒門白望十二歲舉茂才二十歲舉鴻博樂昏未擬即來觀國之光皇雅未歌無暇房中之奏是以十年不字三族無虞藉瑟琴平學道之心懼兒女累風雲之氣雉朝飛而有曲雁背翼以無聲茲蒙皇上聖恩選臣為翰林授臣為吉士才非李白登七寶華林學愧康成註三商晉義采薪采藻方陳太史之詩一陰一陽未卜家人之卦因五夜之待漏驚三星之在天愧六禮之行遲感九重之恩早賜而藥口脂于漢臘男子受之而不芳考襲衣綸絮于周官鯁生讀之而有羨蓬山風冷東觀宵長簪筆則金粉飄零早朝而衣裳顛倒偶然割肉無可相遺即賜沐浴不願居外背被好孤熏那署之香黃紙緘封虛貯臨人之號仙侶疑其命隻中涓笑作畫真如臣者想亦媒氏所平章相公所調變者歟今乃故鄉冰泮下途書來或盼遊子以倚閭或布几筵而筮日鄰夸衣錦盡可還鄉兒慶君羨歸當貽母承筐無實已歸妹之愆期有女懷春非吉士其誰誘而况單舄寡鵲豈宜濫列鵷行介特孤丁未敢纂修吉禮伏求皇上賜臣歸田之製成臣合卷之榮雙鳳闌前許借飛龍之旆三神山下降回弱水之船取清俸以陪門五兩不過率陰臣而拜關九十九其儀將見燭撤金蓮光來天上袍披獨覆香到人間史筆催妝銀管耀青盧之色天鏡撤帳女林聽鸞鳥之鳴當天下有道之時我輩子佩趁父母俱存之日男唯女命明年春水生時願指微臣來日步八磚而即至不敢迷花歌味且以趨朝同聽警枕

龍編所未視。洵電樞星渚之莫京。猶復謙德彌尊。淵衷並懋。際景洽重熙之世。華祝三辭。庶持盈保泰之慎。幽航再讓。典隆法祖。考鴻章而已展廿年。祐篤承天。富鼎鼎而粵開萬禩。雖元功不宰。大鈞昭易簡之符。而協氣所蒸。寰宇切尊親之戴。驗風受吏。梯航無間於遐陬。獻酬恩。舞蹈不遺於編戶。沐陽春之煦育。草木實其蕃。麻視復旦之文明。星雲呈共。禮綬授厥威平之理。倍萬驩騰。準諸協應之情。大千讚誦。臣等幸依輔座。常侍彤廷。仰睟之天顏。康寧逢吉。祝升恆之聖筭。福祿來崇。壽宇借遊。頌禱罕微。諸史。恩暉久被。瞻仰彌篤。於班行。切為鞠禮。稱觴共志。循陔之喜。矧夫庶職拜手。羣仰聯陸之歡。荷綬載之深仁。效抒誠於葵藿。昔披髮之至樂。擬祝嘏於蓬萊。伏願俯順輿情。謹修鉅典。集千春之慶。量福海以添籌。合九萬之歡心。測恆沙而益紀。庶幾郊遊。厥應帝期。巷舞衢謠。交陳王會。九萬里圓。顯方趾。寰宇探鷄。三千更。皓首。龍眉。扶杖集龍。鸞之隊。臣等實深踴躍。惟忭。激切屏營之至。謹合詞恭摺。云云。

前題

直省將軍督撫等官。臣永璋。臣劉表等。跪奏。為聖壽凝禧。輿情積忭。敬抒誠願。共懇恩命。事。欽惟我皇上。福基自德。壽本諸仁。積籌開七表之初。既超六帝而治功甚遠。握錄越五旬而外。更後三代而往。朕未聞。仰敬天法。祖愛民勤。政之心。予備兆人以共見。履文德武功。制顯庸之盛。繫千萬禩而難窮。莫贊一詞。難抒赤志。遂下情之忠孝。彰上端之苞符。必有德其乃有心。曰以頌實。新以祝。竊以天皇萬歲。史臣喜紀。其春秋黃帝百年。大推慶福。其甲子。堯定期而勤著。衛壤效歌。舜大德而符。星雲同慶。雅度微。微日長川至之祥。幽音無。騎朋酒羔羊之獻。尤合詩書之古義。真由草野之至情。我聖主入道化成。惠心元吉。撫綏黎庶。則獨紆賑備之不絕。書。聖賢工。則教誨成全者亦多術。特科廣選。三雍澤被於縫衣。日履月。伍廣恩周於鈞服。極天所覆。借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入人也深。閱五十二年而彌加淪浹。凡平日之。歌。歌。成。欽有道聖人。際昌辰而履頂。焚香。同依無量壽佛。前值古稀之鴻慶。竝股祝嘏之蟻。皇。上。謙。德。示。冲。天。懷。崇。儉。念。切。於。君。心。民。體。知。兆。姓。有。願。稱。航。樂。惟。在。吏。畏。民。懷。論。列。服。無。庸。詣。闕。莫。展。祝。釐。之。典。仍。邀。行。慶。之恩。雖天地為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即愚賤亦具性情。含章未申。久懷欲。吐。事。舉。則。立。積。七。年。當。後。甲。子。之。辰。誠。感。而。通。期。萬。壽。值。先。庚。之。歲。虹。流。電。繞。箕。時。備。五。福。之。堂。日。升。月。恆。軒。紀。周。八。句。之。算。蘭。階。就。傳。善。報。衍。騰。之。益。臻。楓。展。勸。幾。食。叶。衣。背。之。逾。勤。日。又。新。而。富。有。天。不。息。而。貞。恆。八。卦。生。八。卦。成。八。八。紀。大。衍。之。策。五。天。數。五。地。數。五。五。居。河。圖。之。中。運。悠。於。乾。清。坤。寧。慶。洽。乎。上。蟠。下。際。皇。春。帝。夏。開。壽。萬。而。皆。遊。朝。月。辰。星。望。泰。益。而。共。上。虔。思。引。領。肅。布。齋。心。疏。序。逢。春。在。島。鳥。亦。鳴。其。豫。蕤。蟻。正。午。凡。天。翻。莫。關。其。榮。山。向。呼。嵩。嶽。之。三。水。解。向。朝。宗。之。四。况。乎。三。千。人。更。宴。引。熙。朝。長。發。之。年。亦。有。二。百。戶。元。孫。羅。世。蕃。滋。之。衆。銅。鳩。竹。馬。各。懷。益。壽。之。心。極。北。孤。南。併。作。稱。觴。之。字。自。天。子。所。莫。不。尊。親。為。聖。人。侯。借。來。奔。走。軒。乎。舞。瑟。乎。鼓。音。如。大。海。潮。音。暢。者。披。湖。者。堤。數。比。恆。河。沙。數。願。乘。嘉。會。樂。舉。上。

儀。叶萬世之逢辰。先三秋而卜吉。相小民之年及歲。尚遘東帛之煩。如赤子之壽其親。效猶萊衣之舞。斤雖微而可獻。雖亦寫誠。葵以賤而知傾。日能。照。臣。等。情。深。愛。日。職。其。宜。風。仰。乘。乾。出。震。持。謙。保。泰。之。更。康。強。逢。吉。萃。東。漸。西。被。北。變。南。諧。之。悃。聲。教。大。同。採。自。輶。軒。民。之。情。大。可。見。酌。言。康。壽。天。之。聽。且。弗。違。仰。懇。俞。音。獲。成。禮。聘。粵。惟。迷。祖。德。期。已。展。於。廿。年。從。此。祝。聖。人。典。更。隆。於。萬。歲。欲。厥。福。錫。厥。庶。五。皇。極。而。道。乃。會。歸。南。有。豈。北。有。萊。萬。壽。祺。惟。民。之。父。母。茲。據。官。紳。兵。民。等。合。辭。獻。額。前。來。臣。等。謹。會。同。繕。摺。具。奏。云。

恭請編輯萬壽八句慶典

大學生公臣阿等謹奏。為大慶祝。上儀紀實。恭請編輯萬壽八句慶典。以顯苞符。以光冊府。事。欽惟我皇上。乾行合揆。隆運重熙。億禩昌辰。範若木樨華之瑞。萬靈慶會。臻常羊荆馬之祥。年三登而計帝期。綏以多者。歲豐人樂。壽八句而躋仁域。遊於字者。詠德含淳。至誠之悠久。無疆。冠百王而首出。皇極之康強。逢吉。膺五福以大同。豈惟子。如黃姚。挈喬齡而莫並。亦越炎。義巢。燈。輸。景。祚。以。未。逢。洪。惟。五。十。五。年。恭。遇。八。句。萬。壽。九。五。演。易。九。五。演。範。五。策。天。地。之。全。八。千。歲。春。八。千。歲。秋。積。八。入。宮。商。之。頌。緜。輸。川。效。集。萬。有。以。承。歡。萊。北。臺。南。寫。暮。情。而。請。祝。仰。蒙。睿。鑒。俯。賜。俞。音。方。當。麟。集。鳧。趨。披。蝶。國。鸞。邦。之。悃。劓。繁。簪。滯。墨。緜。西。清。東。閣。之。班。切。以。三。皇。各。歲。萬。八。千。史。臣。勒。之。古。牒。伊。者。在。位。七。十。載。虞。典。首。於。尚。書。姬。公。尊。趙。哲。之。人。表。殷。宗。之。克。壽。幸。我。論。德。聖。之。說。問。黃。帝。之。永。年。聖。聖。節。於。五。日。之。絲。蕤。上。寶。書。有。千。秋。之。金。鑑。皆。傳。紀。讓。布。在。縑。緜。粵。稽。康。熙。癸。巳。三。月。之。辰。實。惟。聖。祖。甲。子。六。週。之。度。時。啓。事。九。臣。工。之。奏。厥。成。編。誌。盛。美。之。模。我。皇。上。率。祖。攸。行。自。天。中。錫。凡。一。二。日。救。幾。之。罔。暇。悉。家。法。以。丕。承。况。二。十。年。稱。觴。之。展。期。廣。荷。章。之。成。憲。宜。煥。琅。函。之。色。重。宜。瑤。錄。之。光。惟。是。躬。履。治。平。心。參。造。化。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內。聖。外。王。之。規。細。目。宏。綱。之。綜。乘。文。德。則。文。二。集。詩。五。集。蒙。全。書。四。庫。而。為。昭。鑠。武。功。則。平。準。部。蕩。回。部。綬。金。川。西。番。之。者。定。半。慈。惠。而。司。農。之。籍。等。億。萬。以。全。獨。考。制。作。而。太。史。之。書。暨。三。五。而。大。備。具。載。左。言。右。動。之。記。註。且。經。帝。典。王。謨。之。發。揮。大。莫。名。天。小。難。言。聖。子。億。兆。人。以。共。聞。共。見。民。可。使。知。取。二。三。策。曰。稽。舜。稽。舜。不。盡。意。茲。臚。盛。典。取。協。詩。符。昔。時。讓。善。為。模。六。甲。慎。恆。言。之。禮。攝。謙。若。吉。七。表。謝。獻。吉。之。文。萃。志。未。申。九。秋。以。冀。滙。籤。羅。於。二。西。叶。環。轉。於。重。庚。擬。以。今。衆。所。陳。防。自。古。稀。之。說。十。年。一。集。由。七。句。至。於。八。句。萬。歲。三。呼。積。初。秩。崇。為。億。載。做。前。書。而。一。例。據。全。部。以。六。門。首。弁。宏。章。次。檢。聖。德。崇。閔。教。典。恩。施。普。記。於。瓊。淵。點。染。成。圖。歌。詠。備。呈。於。聖。壇。均。隨。事。以。敬。後。先。之。合。撰。兼。旁。通。以。耀。作。述。之。加。隆。更。有。續。著。運。年。目。當。創。始。騰。功。之。遠。播。擬。盛。事。之。嘉。祥。則。若。補。苞。枿。於。石。峯。或。無。伏。莽。築。鯨。鯨。於。鹿。耳。海。不。揚。波。演。微。道。傳。皆。酬。恩。而。納。數。日。南。舊。國。咸。中。義。以。親。朝。高。句。騁。拜。尚。齒。之。筵。布。魯。特。跪。長。年。之。婦。道。選。解。圖。刻。新。印。以。冊。封。星。龍。社。香。增。故。國。之。職。貢。總。本。精。神。之。康。裕。蟠。際。絳。垣。益。彰。赫。濯。之。聲。靈。彌。綸。宇。宙。况。迺。制。述。法。古。兆。

請鑄御製文二集

大學士臣梁國治侍郎臣董誥謹奏。為恭編御製文二集告成。敬請鑄刻。以示訓行。以彰美備事。欽惟我皇上聖學淵富。文德日新。以內聖外王之功。致健行恆久之治。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刻御製文初集。久已經緯典蓋。照耀義娥。茲自甲申至乙巳二十二年。復得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禁近。每丹稿初成。輒蒙宣示。相與誦習。諳貫適然。若驚。恍然若迷。復渙然若釋。思欲竭管。蓋闕淵。一竊以為自虞夏商周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灑醇厚。博大奧衍者。各有專長。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奇者。莫如李漢序韓愈之文。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足以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爻辭。書之立政。周官無逸。詩之豳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萬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等排次二集。仰窺御製於祈天永命。念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遠化。凡出之為明堂之治。即敷之為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經筵之論。若規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史之得失。是正諸儒之舊聞。慎守器失統之由。衷忠討貳之義。旁逮聲言文字名物象數。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人。皆不足以當之。至我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真也。然且漢之言曰。情曰。思者。何也。周公有其德。而無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時。故其於文。以是為聖人之情。爾思爾。我皇上坐而言。即舉而措。或綏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劬勞。而後為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而先為文以發之。蘊為情思。顯為事功。蓋兼德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之也。臣等恭依初集體例。排類為四十四卷。繕錄進呈。並請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易勝欣服。欣幸之至。謹奏。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如所請行。欽此。

謝賞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摺

禮親王臣永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八日。復蒙恩賞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臣等謹叩頭祇領。欽惟我皇上德洽寰瀛。勳懸日月。法堯天之蕪蕩。成功繼以文章。軼魯泮之聲詩。奏凱登諸律呂。先幾獨朗。養在於知。知如知章。知柔知剛。皇極所敷。德備夫乃聖。乃文乃武。天無私覆。七德舞而九功歌。海不揚波。萬國事而一人壽。爰以臺灣武成之績。用著熱河文廟之碑。容藻鴻敷。宸衷淵抑。鳩文義畫。昭麗於三光。海賦山經。稷承天之八柱。謂西極屢成。不績。銘勳四列。成均。而東軍遠隔重洋。勒石健標紀事。維此與桓工。塞太微為巡幸之垣。矧宵旰前籌。國學視受成之地。景勝謀之預定。令出承風。深聖武之維揚。師行若雨。英雄夙選。百人力敵乎萬人。謀勇相資。二將心同於一將。履波如席。寶奉螺旋。屬虎氣於綠。盤微鳥降。五夜之精誠。格帝崇武。虞萬神驅。百年之厚澤。在人。嘉義縣千歲勳勳。

戈揮墮落。大里之棧。斧存。鼓進渠。老衢之崎。安托。水師深入。港詣鹿而橫舟。山社借來。番因驚而建屋。遂乃拘狼及狐。捕駝連。街並懸首之竿。那。嶺。珍。游。魂之族。蓋。德。文。恬。武。婦之習。民有義而無。而。惠。綏。威。忱。之。談。番。雖。生。而。亦。熟。煌。煌。大。話。遠。聞。則。稱。向。來。賓。赫。赫。王。師。移。指。而。黎。城。底。定。聖。天。子。觀。則。克。而。受。福。仁。無。敵。而。不。疑。六。合。為。家。萬。年。一。日。天。麻。滋。至。殊。勛。既。史。冊。稀。開。壽。考。無。疆。鉅。製。亦。從。來。未。有。方。今。驛。傳。吉。報。咸。咨。新。詔。來。瞻。有。海。表。之。民。燕。賞。列。年。班。之。坐。臣。等。恭。逢。朝。慶。預。賜。奎。文。設。聯。詠。於。和。春。華。穹。碑。於。中。秘。書。諸。者。萬。本。萬。遍。越。七。觀。六。義。以。垂。型。受。藏。而。三。沐。三。薰。合。四。海。九。州。而。拊。頌。臣。等。不。勝。欣。服。欣。幸。之。至。謹。合。詞。繕。摺。具。奏。云。

謝賞擬白居易新樂府

奏為恭謝天恩事。十二月二十六日。蒙恩賞臣等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刻本各一部。謹叩頭祇領。欽惟我皇上文緯珠璣。道光玉券。奎章炳灼。仰典詰於初函。聖藻璠玕。宜詠歌於三集。星雲並麗。已制作之威。瞻日月常新。更篇題之彌富。探源學海。重袖長慶之遺編。漱潤文河。載詠香山之舊作。嘉其意存諷諭。幾風雅之體。追惜其韻叶宮商。尙環瑜之互見。爰因古調。別出新裁。各賦鴻篇。式昭大訓。訂謬糾正。是非胥協。均平。酌古衡今。教化彌彰。廣大。五十首。重規疊矩。溯世德以垂謨。數千言。憂玉。借原超而抒義。斥當時之弊政。皆聖朝釐剔所全無。開昭代之宏猷。實住古見聞所未述。諸聲。九奏成章。炳法戒於丹青。千秋作鑑。輝耀都。宜開龍閣之華筵。珍比球圖。迴歷難林之重價。鑄來。書萬本以流傳。賜出。望三。而拜舞。鳳樓日麗。映牙籤。寶笈以分。鑄。鑄。春。生。視。探。勝。銀。幡。而。倍。渥。豈。但。述。成。金。鏡。非。元。白。所。能。幾。實。惟。編。檢。石。渠。為。向。歎。所。未。親。遭。逢。幸。忝。增。榮。臣。等。學。謝。窺。天。才。疎。協。律。叨。荷。九。重。之。宣。示。許。開。舜。帝。之。歌。宛。如。十。曲。之。鏗。鏘。共。聽。軒。皇。之。樂。頌。從。天。上。字。字。成。金。捧。向。人。間。家。家。握。慶。從。此。三。薰。敬。讀。挾。與。義。於。蓋。雲。還。期。什。襲。尊。藏。應。嘉。祥。於。文。錄。所。有。臣。等。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主。恩。伏。乞。睿。鑒。謹。奏。

謝賞題燈聯詞時晴齋法帖

江西巡撫臣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賡摺差弁回江。恭捧恩賞。題彭元瑞撰皇極殿燈聯詞一卷。欽定時晴齋法帖十冊到臣。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欽惟我皇上治隆藝。道洽。時。圖。座。繪。幽。風。圖。史。悉。詳。讓。所。奉。屏。書。無。逸。文章。皆。實。政。之。符。久。道。光。華。寫。杓。鑲。於。瓊。鏡。奎。章。照。耀。輝。輝。鑒。於。墨。池。爰。以。臣。元。瑞。之。撰。聯。請。華。燈。於。春。節。並。以。臣。由。致。之。書。帖。勅。實。刻。以。時。晴。皇。極。高。懸。崇。殿。仰。雲。霞。之。麗。天。瓶。煥。選。藝。林。騰。瓊。瑛。之。輝。臣。學。愧。挾。天。心。殷。祝。聖。際。慶。符。之。煥。彩。瑞。叶。連。珠。捧。石。榻。以。銘。心。珍。逾。合。璧。

謝賞全韻詩摺

陝甘總督臣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接到駐京陝甘提塘官馬世清寶奉軍機處交出恩賞御製全韻詩一部。臣當經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道闡苞符。功隆繼述。觀人文以成化。緯地經天。鑒古訓以綏猷。觀光揚烈。惟日新之盛德。游藝本於依仁。固天縱之多能。因文即以見道。爰值勳業之餘暇。遂成統韻之鴻篇。揆而容思。舒韻流墨。而宸章偉漢。溯自生民伊始。暨乎大統之成。祖有德而宗有功。遂引歷年於勿替。漸以仁而靡以義。用昭四海之永清。緬前徽而莫罄名言。標新製而別開規格。固已淵源羣聖。精思每見於藁。由是差等百王。爛戒長懸乎日月。危微十六字。紹自虞廷。治亂三千年。陳於殷鑒。蓋帝王之全。最原不兼。賤。洵翰墨之偉觀。羨乎至極。詩以言志。想見宣衣問夜之勤。言可為經。豈惟弄月吟風之什。臣才庸陋。技拙難。瞻册府之榮光。彩流奎壁。荷瑣函之寵錫。慶溢簪裾。欣當未有之遭逢。倍切非常之忭舞。從此三薰伏讀。比瓊珠以同珍。還思什襲尊藏。擁繡而永守。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云。

謝賞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墨刻

禮親王臣永恩等跪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七日。仰蒙恩賞御製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墨刻。臣等謹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治闡珠璣。法參寶鏡。王言昭信。千秋懸星日之光。容華闢。萬世陳春秋之旨。森嚴于。辨一統於史。別白公私。序三編於明紀。義垂。載乘至正。以持衡。著要。符火中而表極。絲。實惟。特詳訂。之文。建。分注北。滌斥。悖。之例。固已。章志而功。逾。折衷而記。陋。馬。班。乃。被。通。之。冊。證。發。明。廣。義。之。理。灼。然。盤。曲。直。是。非。刪。節。仰。神。斷。卓。哉。定。人。心。世。道。紀。綱。深。著。題。辭。指。其。條。例。之。多。踈。難。悉。數。摘。彼。銜。評。之。失。當。舊。未。加。懲。駁。而。正。之。舉。其。尤。者。世。宗。為。完。顏。令。主。僅。比。小。康。女。真。守。舊。族。淳。風。乃。云。當。貶。蒙。古。弗。戮。和。林。之。叛。反。謂。有。愧。封。庫。家。學。欲。兼。漢。字。之。通。且。若。不。妨。忘。本。說。竟。經。於。變。白。病。更。甚。於。吹。毛。踏。駁。離。異。魏。收。正。彼。黨。南。而。黨。北。辨。治。不。同。陳。壽。救。其。時。重。而。時。輕。發。諱。斯。大。道。為。公。差。等。者。豈。惟。遼。金。元。三。代。糾。繆。則。諸。家。論。定。淹。通。者。何。首。才。學。識。三。長。不。容。顛。倒。褒。譏。展。卷。風。霜。之。警。用。此。維。持。今。古。引。端。盡。繩。準。之。平。昭。垂。久。遠。而。名。教。綱。常。向。契。典。謨。而。綱。常。準。炳。洵。豈。生。民。之。迷。謬。長。標。青。史。之。精。微。臣。等。深。荷。垂。慈。仰。蒙。宣。賜。風。生。翠。琰。知。藝。林。私。慰。之。非。露。酒。鴻。辭。識。典。則。謹。嚴。之。重。正。義。尚。原。於。軒。紀。微。言。直。接。於。麟。經。敬。望。聖。訓。以。交。欽。用。服。膺。而。罔。數。謹。合。詞。繕。摺。摺。云。

謝賞御製及蘇軾超然臺記說墨刻摺

禮親王臣永恩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臣等荷蒙恩賞御製及蘇軾超然臺記說墨刻一卷。謹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道貫寰宇。治洽埃壘。格萬物而窮源。允垂超詣。配兩儀而立極。惟在內心。無所謂遊。覺琴言之俱備。皆有可樂。會一氣之相通。粵惟蘇軾之守膠。曾登城壘而作記。常山滌水。悉歸臨眺之中。月夕

雪朝。具見逍遙之趣。爰寫一時勝槩。遂成千古奇文。借味於物內物外之分。未諳夫此身此心之要。等莊生之曠達。固意明而詞雅。考孟子之訓詞。適捨本而逐末。惟宸衷之默運。契大學之真詮。上下與天地相參。可大可久。會通而人我一體。無同無殊。乃反其文。永垂為則。天章彪炳。示物理之無方。奎藻瀟灑。表靈明之有準。志虞其肆。億萬年道統常昭。化達於神。百千聖心源畢貫。式類容製。載煥鴻文。披榮殿之琳琅。立儒林之模楷。臣等見聞。奉。學。業。兼。庸。度。誦。至。言。戒。放。心。之。流。弊。敬。聆。聖。訓。仰。勤。學。之。全。功。何。殊。振。聵。發。矇。不。覺。手。舞。足。蹈。所。有。臣。等。感。幸。下。情。謹。合。詞。繕。摺。摺。云。

謝賞圭璋說摺

禮親王臣永恩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臣等荷蒙恩賞御製圭璋說摺圭說墨刻各一卷。謹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德冒九圻。學超千。啟西山之標。訂古而湖厥。追規。勤乙夜之丹鉛。折理而祛夫。謬論。博稽圖籍。明辨圭名。玉。韜。萬。方。既。統。乎。躬。相。補。數。纘。彰。五。彩。更。重。於。瓊。璣。琬。琰。迨。夫。舊。物。漸。湮。罕。見。三。代。守藏之器。曠彼後人。偽作。多本諸家。臆造之辭。若夫執理之儀。爰云會朝之義。鄭康成覆德之訓。不愧經神。賈公彥齊瑞之文。枉成書肆。結珠而外。王伯厚繪作圓形。繁辭以遠。程大昌演成斜刻。附會滋於崇文。因仍繼以端。皆。嚙。語。之。相。循。實。違。言。之。無。補。更。有。物。道。其。制。禮。遠。乎。情。琛。表。四。山。鎮。圭。既。執。以。將。敬。約。還。中。秘。大。圭。復。藉。以。明。度。捧。而。若。盈。當。心。已。慎。垂。而。如。墜。曳。繩。為。難。况。乎。道。有。變。通。制。分。治。準。唐。宋。仍。而。不。改。猶。是。從。宜。金。元。繼。而。相。因。斯。為。鑿。且。循。名。於。以。實。實。亦。由。後。以。溯。前。誰。參。勝。國。之。留。貽。益。證。羣。儒。之。踏。駁。我。皇。上。隆。禮。由。禮。以。經。解。經。惟。德。動。天。式。著。珪。璋。之。度。以。仁。獎。帝。何。煩。琛。璧。之。華。披。精。和。之。陳。言。開。精。微。之。妙。蘊。新。裁。容。藻。永。勒。貞。珉。天。上。頒。宣。欣。誦。奎。章。之。炳。煥。人。間。傳。布。頓。開。曲。學。之。迂。拘。臣。等。質。愧。諱。賢。才。斷。難。家。景。國。朝。之。盛。軌。洵。為。後。世。之。所。可。遵。循。隨。五。代。之。虛。文。足。徵。書。傳。之。未。堪。憑。信。所。有。臣。等。榮。感。下。忱。謹。合。詞。繕。摺。摺。云。

謝賞御臨宋李迪雞雛待餉圖墨刻摺

禮親王臣永恩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七日。伏蒙恩賞御臨宋李迪雞雛待餉圖墨刻一卷。臣等謹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惠洽保懷。道通格致。躋羣倫於仁壽。視民如傷。選大造以行生。盡物之性。偶以萬幾之暇。游於六藝之餘。藻集名流。珍披册府。千秋藻素。猶傳汴宋丹青。萬類性情。有取河陽圖繪。賞其論說。借以俯臨。韻。疊。出。以。重。題。識。長。言。而。見。意。益。庶。民。之。習。目。擊。而。存。啟。在。抱。之。病。瘵。心。藏。以。寫。農。原。名。屆。民。庶。有。鳩。例。鼓。腹。於。率。場。專。為。雞。口。通。抱。難。於。保。赤。豈。異。般。晉。最。丁。車。偏。校。之。區。用。中。誠。宅。生。之。吏。國家。發。億。萬。獨。普。再。三。為。嬰。危。之。計。甚。周。念。風。雨。之。鳴。不已。受。牛。羊。而。芻。牧。忍。聽。轉。溝。謀。鴻。雁。之。稍。梁。勿。令。碧。澤。誰。司。教。養。得。食。鳥。馴。毋。之。積。儲。空。倉。雀。苦。豎。流。移。之。戶。口。于。桀。于。桀。賦。升。斗。於。丁。黃。一。飲。一。啄。善。行。德。意。五。雞。二。處。之。無。餓。嚴。森。荷。荷。拜。四。朝。三。之。首。怒。弗。虛。糜。於。鶴。祿。免。詒。諸。於。鴉。梁。匪。蕪。斯。屯。如。卵。

而製假之毛羽。見道持保物之心。導以聲詩。具憐憫纏綿之旨。龍虎之文垂義。鳥獸之時授堯言。寶以鐘珮。類宜懸魏。吏瞻思奮。無與爭食之。民聽生歡。總維魚兆豐之。在治忽。觀古人之象繪。作有虞。先稼穡。知小民之依圖成無逸。臣等殫厥特。班悉編。仁人之言。觀文仰化。工之筆。與百姓共。久邀養深恩。則有司存。交勉循良至訓。陳難而讀。春風秋陽。愧對函風。七月之圖。偏飲食以庶歌。日升月恆。願上天保九如之雅。臣等島任感服欣幸之至云云。

謝賜登聯詞墨刻摺

奴才國圖布跪奏。為恭謝天恩事。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據廣東駐京提塘謝廷揚領出欽賜御題燈聯詞墨刻十一卷。恭寄到粵。奴才隨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欽惟我皇上聖學深醇。天才淹貫。佳辰拈韻。旁搜五典之精。勝景留題。該括六經之要。固已登廷慶拜。薄海謳歌矣。茲因御製詩篇。成卷帙。近臣曾經恭錄。奉旨永壽貞珉。為玉新鑄。瞻仰則星輝日麗。青烟初染。觀摩則鏡新雲。洵蕪苑之鴻規。實詞垣之寶翰。奴才賦質庸愚。未爛吟咏。荷龍光之寵。百世叨榮。誦宸藻之珠。寸心欣慶。珍藏什襲。感激難名。所有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謝賜鹿肉

廣東巡撫奴才圖圖布跪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據標弁由行在恭捧皇上恩賜鹿肉到粵。奴才隨即出郊跪迎。迎至署。敬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伏念奴才猥以庸愚。奉職嶺表。時逢秋獵。莫隨風從之班。賜出尚方。同被芬膏之寵。啓霜絨而香凝仙籟。敬知田獲多豐。割肥甘而分逮寅。驚共戴匪頌。普進歡生。歡生。慶盜。寶珍。奴才自顧鶩胎。咸淪肌髓。惟有益隄素餐之戒。永懷後食之心。竭矢葵衷。以冀仰報。高厚鴻施於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五十五年普綸謝恩

大學士臣積璋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朕賴吳蒼眷佑。既遠古稀。欣開八表。幸得小康。時懷大惕。自乾隆十五年。以迄四十二年。特沛恩給。普免天下錢糧。業經三次矣。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軒紀洪延。堯仁廣被。運符乾健。萬年長撫。於璇圖。恩協春生。四序均調。於玉燭。卜豐綏之告。地寶咸登。瞻雲物以呈華。歲星恆朗。念雨陽而錫福。正八徵作記之年。慶星紀以符方。先二月。東巡之候。天倉結稔。會再獨惟正之供。農部度支。已三荷溫綸之儲。行慶施惠。天子不言有無。鼓腹含哺。王者之民。照碑。被聖澤於通寰。洽由無一夫不沐。醴淪肌。慶逢八表。之元春。復奉十行之闡。諭。雞竿表闕。市廛宜恩。詔之條。兜借躋堂。方共拜新正之宴。南郊祈穀。七十二候之化日。延長。誕命宜綸。三百六旬之泰。辰伊始。函風可掬。小民切額。於稱觥。禹甸借吟。至德更周。於賜粟。樂民生之康。又幾忘舉趾。為勞。課吏治之循。良。無慮。雀科或抽。千萬。願中天慶。集。十七省。問歲。流。隨。免半之前文。準。輸。獨之舊。例。築。場。納。

稼。洽鄰惟。應。村。春。剝。寒。寒。安。枕。無。驚。縣。帖。此。皆。聖。慈。不。冒。仁。化。涵。濡。而。且。親。御。丹。臺。不。宜。寶。訓。時。已。臻。於。邦。治。尚。託。小。康。誠。不。息。於。健。行。恆。深。夕。惕。仰。尊。光。之。謙。德。揭。宥。密。之。全。功。帝。力。不。知。耕。鑿。濡。春。滋。之。上。一。人。有。慶。謳。歌。滿。月。窟。而。遙。解。蠶。阜。財。奉。瑤。觴。於。舜。日。西。成。東。作。增。寶。算。於。堯。年。皇。極。之。敷。錫。無。涯。庶。類。之。咸。衛。曷。既。臣。等。欣。依。魏。闕。仰。詠。宸。謨。惠。心。益。驗。有。孚。曠。典。實。昭。逾。格。念。粉。楹。之。蓬。歲。何。地。非。春。替。葵。菴。之。頌。陽。無。言。可。述。惟。願。璇。璣。耀。耀。周。天。拱。北。以。羅。星。寶。籙。長。生。大。泰。和。南。而。禮。佛。繼。光。華。之。祝。莫。罄。慈。忱。和。擊。壤。之。誦。同。遊。鴻。造。臣。等。謹。合。詞。恭。謝。天。恩。云。云。

三幸天津謝恩

禮部尚書臣紀昀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欽惟我皇上恆照貞明。乾元行健。萬年有道。居北極以常尊。二月時巡。順東皇而布令。仁敷函夏。神灑咸入於軒轅。澤布陽春。郊甸尤承雨露。化從近始。康衢通。戴斗之邦。恩每先霽。清蹕荏折津之次。蠶歲兩週日。辰已欣。登帝之游。河今茲三度。天隨。又見軒皇之觀海。春融。深野。省耕。過。結。銜。之。鄉。水。巨。燕。睡。問。俗。到。烟。波。之。外。漁。莊。蟹。舍。十。三。橋。遙。接。芳。津。柳。陌。花。村。百。五。日。怡。逢。韶。景。鳥。嚙。聒。耳。時。時。聞。擊。壤。之。聲。青。箬。扶。犁。處。處。奏。迎。鑾。之。曲。桐。生。茂。隄。真。與。物。以。皆。奉。節。屋。廬。更。自。天。以。錫。福。松。枏。駐。登。本。不。勞。民。芽。殿。宜。給。頻。蒙。賜。幣。載。載。作。預。鑄。井。稅。之。三。分。子。糜。蕪。襄。行。糧。之。一。月。囉。築。寬。兩。年。之。限。恩。波。與。紫。潯。同。深。田。租。緩。七。邑。之。征。生。意。與。青。陽。并。暢。延。恩。列。嶺。三。賦。之。英。髮。養。老。頒。金。獲。百。齡。之。耆。壽。雙。桃。增。值。惟。謹。山。鳥。雁。羣。中。三。輔。添。炊。與。頌。接。續。嶺。海外。當。三。月。重。三。之。慶。節。更。添。甘。雨。和。風。經。九。十。有。九。之。浞。河。普。育。潛。鱗。翔。羽。十。萬。井。提。封。之。內。喜。氣。沖。融。五。百。里。甸。服。之。間。頌。聲。合。遠。真。名。官。之。英。聲。咸。慶。作。之。彌。增。臣。等。叨。錄。殷。歡。喜。聞。夏。諫。東。逾。礪。石。西。表。鉅。鹿。以。西。南。界。弓。高。北。越。盧。龍。以。北。疆。連。赤。縣。總。梓。誼。之。相。關。路。近。青。旂。覺。葵。心。之。倍。切。屏。營。獻。頌。收。敬。陳。三。輔。之。風。物。騰。播。老。用。代。寫。四。民。之。懼。神。功。茂。育。知。難。補。報。于。涓。埃。聖。壽。延。洪。惟。祝。升。恆。于。日。月。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具。奏。恭。謝。天。恩。為。此。云。云。

四十一年江南展賑。大學士臣于敏中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奉上諭。欽此。欽惟我皇上德施有載。惠被無疆。普四十一載之昌符。乾陽常現。行健。開三百六旬之新篇。覃敷首在頌春。惟下江填沃。延康。卓。際。屢。豐。之。後。乃。昨。歲。旱。荒。偶。告。毗。連。及。數。郡。而。遙。雖。不。雨。經。時。沐。惠。從。之。稱。同。霽。澤。而。有。秋。不。異。念。華。通。並。免。及。催。科。緣。大。吏。之。隴。言。速。聖。皇。之。湛。圃。固。已。芽。勃。土。鏗。感。深。於。賜。半。賜。全。抑。且。水。楊。火。耕。慶。兆。乎。餘。三。餘。九。茲。以。序。迎。韶。令。民。樂。熙。恬。力。作。青。時。將。屆。分。秋。之。候。含。哺。白。屋。向。遲。刈。麥。之。期。軫。孀。子。之。勤。劬。或。恐。農。炊。未。繼。值。農。桑。之。樂。利。返。虞。生。計。猶。憊。堯。附。抽。二。葉。之。粟。春。和。始。布。禹。甸。拜。十。行。之。札。天。語。頻。申。途。展。賑。於。南。甌。用。宣。仁。於。北。闕。都。釐。邑。次。隨。方。是。較。重。輕。戶。別。口。分。按。籍。借。權。緩。急。崗。陵。秣。稜。之。地。款。傳。水。郭。煙。村。練。射。湖。之。區。春。溢。魚。莊。蟹。舍。從。此。糧。看。接。畝。舉。頌。應。庚。矣。之。呼。雨。協。

濃枝無待占丙丁之帖，益下詎云損上。與物皆春，圖易即思艱，望君若歲，臣等身依槐棘，心繫粉榆。明詔風陶，欣沐浴於舊德先時之內，私懷雀躍實蹈詠平青旂，驚轡之間，憶金山東望，流長春色，其恩波並潤，快玉壘西來，騰捷衛詞，與凱唱爭新，為此合詞具摺云云。

江南謝賑

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內閣抄出奉天諭等因，欽此。恭惟我皇上惠洽垓埏，仁覃雨露，邵農祥於十稔，勤依思稼穡之難，兆豐澤於千箱，調序協雨暘之順，撮合類連莖而告慶，常欣繡繡育敷，榮崇壙比，穡以呈麻，其見珠芒紅蕡，喜處處合和，食德耕餘何止於九年，猶時時賜復，儲租藏富倍盈於百室，即偶茲逢歉，仍安作息之熙恬，願蒙抱切痾瘼，特沛絲綸之優渥，維此泗淮之偏壤，稍綠篔簹之需期，緩庸調於催科，比戶蚤敷龍化，計丁黃於給餉，窮閭都挾，擴知恩遂決，髓而治肌，不改西成之樂，方荷鋤而待鑄，爭趨南畝之功，適陽澤之昭孚，復醞旨之誕布，籌盈寧於葦屋，獲瘳已足於三冬，廣樂利於茅簷，饑粥更加夫一月，念履紆而彌摯，田廬尙軫如傷，腹已鼓而重叨，食息皆邀曲賜，清流開畔，華歌化日之舒長，洪澤湖邊，難比恩波之浩蕩，定識十行勝詔，遍擊輻敬壤而共祝新祺，行看雙穗，書編叶甘雨和風而彌徵上瑞，臣等情抒若董，念切維桑，拜尺一而噴傳，喜氣洽新詔之慶，指鄉閭而蹈舞歡聲，諧奏捷之音，繁排難名，嵩呼曷罄所有感激，下忱云云。

江西賑賑

兵部尚書臣彭元瑞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上年江西南昌、饒州、九江等府屬，秋禾被淹成災，節經降旨等因。欽此。惟我皇上仁周壽域，澤洽春臺，履端而肇，昨迎祥，福惟敷庶，行慶以給，求災欲功，適即康，連歲占豐，已叶酒漿之嘉兆，一隅薄稂，疊叨雨霖之深恩，惟夙號再熟之區，而左蠶為匯流之澤，昨者湖濱數縣，偶緣夏漲，而歉收旋即天上十行，大布東陽之溫煦，爾田爾宅，先期刈厥，庶室家我廣，我倉，復令弛其租稅，彼遺棄而此滯穡，是年仍慶夫三登，畫於茅而肯索糶，其始可播之百穀，詎有匹夫不獲者，猶頌聖主為籌之適，荷慈注彌殷，輪音更渥，以西疇有事，或其不足於耕，而上澤如春，寧使有餘而補，比較被水之輕重，地區以八分九分，兼權戶產之有無，賑加者一月兩月，至於曾經微浸，尚可小康，亦令計口受糧，勸農給種，發白蠶朱提於藩幣，四疆翻起，想青蒲紅杏於江鄉，萬家興和，閭閻撲地，直達有脚之陽春，雲日瞻天，共祝無疆之聖壽。卜今年五日風，十日雨，昌期定集夫嘉祥，俾全省千斯倉，萬斯箱，洪祚長介夫景福，臣等身依京葉，籍掛朝班，際三元稱壽之期，方陳椒柏，聆初吉始和之令，深慶梓桑，遙憶鄉情，願進康衢而敬頌，莫名帝德，惟先節屋以膺，護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九叩首恭謝云云。

安徽賑賑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若淳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上年安徽省亳州、蒙城等各州縣，

因黃水漫溢，田畝被淹，即降旨令該督等實力撫卹，分別蠲賑，毋使一夫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苗不接之時，小民生計維艱，着加恩將被災九分十分，無論極次，概行加賑一個月，以資接濟。其衛所餉口及貧民兵勇，並着照正賑之例，一體辦理。至被災五六七八分貧民，及勸不成災之區，仍着該督撫察看情形，或借給口糧籽種，或減價平糶，分別酌辦等因。欽此。恭惟我皇上德協生成，道隆茂育，豐懋于戊，特昭有象之太平，重興以申用溥，不言之美利，時暘若時雨若，綿區共視康年，以潤之，以暘之，江國早遯澤，惟老宿諸州編戶，及淮泗各衛屯軍，黃流偶溢于隔年，白樂遂虧夫樂歲，帝心愷念，獨租而室有蓋，蕩實惠允孚，賑粟而戶叨糜，既佈皇仁之泚澗，咸沾樂意以涵濡，茲當韶序初開，更荷德音大沛，蒼周平新陳不接，恩廣夫極，次維均，省欽又繼，以省耕，厚生利用，踰歲復加以豫月，養欲給求，而且推益下之方，口糧足貨，酌粟多之德，市價齊平，慶洽三農，哺合比戶，凡此江淮千里，咸被饋餉，開澍之施，即今義笠三春，彌形擊壤歌術之樂，臣等誼關梓里，歡捧給音，感帝德之難名，忱頌額前，知輿情之共戴，髓決肌膚，合朝野而騰傳，先效冕趨于百爾，仰高深而獻頌，更延鴻禧于萬年，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云云。

國朝麗體金膏卷五

拜殿集

- 浙省五十年緩征
- 浙省再緩征
- 豫省展賑
- 東省展賑
- 安徽展賑
- 東省緩征
- 閩省蠲緩
- 嘉義縣義民謝恩
- 重安鹿鳴
- 耕耨優敘
- 耕耨賞花翎
- 梁國治
- 梁國治
- 胡季堂
- 梁國治
- 胡季堂
- 胡季堂
- 梁國治
- 劉塘
- 劉塘
- 福康安
- 譚尚忠
- 蔣賜榮
- 蔣賜榮

謝賞四庫總纂殿正等

謝賞鹿肉

紫禁城騎馬謝摺

賜雙眼花翎謝摺

欽賞四庫提調纂修謝摺

欽賜福字鹿肉等謝摺

賞貂皮褂謝摺

御賜壽類佛像如意冠服朝珠荷包

賞內城房屋謝摺

恩命協辦謝摺

賞黑狐端罩謝摺

擢授光祿寺卿謝摺

賞穿黃馬褂謝摺

補禮部右侍郎謝摺

恩諭照例書請封謝摺

恩賞母氏徽昭謝摺

賞內城房屋謝摺

紫禁城內騎馬謝摺

原銜充日講起居注謝摺

賞廓爾喀貢象馬詩墨刻謝摺

浙省五十年緩征

大學士臣梁國治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年十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福崧泰仁和等十七州縣並杭嘉湖二衛田畝歉收。請將應徵漕米錢糧等項。分別緩徵。等語。本年浙西一帶雨澤愆期。田禾間有被旱之處。收成不無歉薄。民力未免拮据。所有仁和、錢塘、海寧、餘杭、臨安、嘉興、秀水、海鹽、於潛、石門、桐鄉、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等十七州縣並杭嘉湖二衛畝收田畝應徵地漕錢糧。著加恩緩至五十一年麥熟後徵收。其漕米及舊漕截等銀。亦著緩至次年秋成後徵收。新舊帶運。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欽此。欽惟我皇上德隆韓幕。化浹藍敷。即田功於斗粟寸絲。所其無逸。播休徵於五風十雨。乃亦有秋。聞達郡縣。偏災定沐恩施。曲盡蠲輸給種。於春及早。歷秋成。截漕賑饑。由充豫遞推淮。甸維茲浙

多羅質郡王

畢沅

彭元瑞

于敏中

親王

孫士毅

孫士毅

孫士毅

彭元瑞

彭元瑞

陸錫熊

畢沅

朱珪

彭元瑞

姚瑩

彭元瑞

李紱

彭紹觀

親王

右。禾與魚米之鄉。偶少雨。歲歉。滯遺之利。仰荷皇慈。廣被。詔命。草敷。核寸七。周而均。需。借新舊。徵而並。緩。三時。望歲。帝知稼穡之艱。百室。棲糧。民免。追呼之擾。水湧。旱乾。不為。患。雖歉。收如。過。豐。登。布。糶。粟。米。皆。無。徵。惟。損。上。乃。能。益。下。秋。風。高。壓。田。歌。總。浙。水。東。西。夜。火。新。春。鼓。腹。遍。茅。簷。士。女。雨。珠。兩。玉。信。聖。人。之。如。天。多。黍。多。稌。維。君。子。之。有。穀。臣。等。近。依。禁。陪。早。奉。給。音。謀。稻。梁。于。田。間。供。依。惟。正。沐。恩。波。於。天。上。巾。錫。無。疆。昨。歲。餘。糧。猶。記。巡。軒。之。賜。復。今。茲。納。稼。重。蒙。肝。食。之。否。饑。想。白。粲。盈。家。依。然。豫。大。豐。亨。之。象。計。丹。輪。到。日。莫。罄。衢。歌。巷。舞。之。歡。愿。八。挺。共。慶。金。穰。如。百。穀。常。流。百。雨。惟。四。時。長。調。玉。燭。冀。來。年。早。獻。嘉。禾。所。有。臣。等。感。激。涕。泣。云。云。

浙省再緩征
大學士臣梁國治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上年浙西杭嘉湖三府屬之仁和等十七州縣並杭嘉湖二衛。得雨較遲。收成歉薄。業經降旨將應徵地丁漕項銀米緩至次年分別帶徵。以紓民力。第念今春東作方興。農民播種翻犁。未免尙形拮据。著再加恩。將杭嘉湖三府屬之仁和、錢塘、海寧、餘杭、臨安、嘉興、秀水、海鹽、石門、桐鄉、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等十七州縣並杭嘉湖二衛。再行緩徵。至秋收後。按例徵收。並查明實在貧民。酌借口糧籽種。以資接濟。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詔。禱。錫。羨。壽。寓。延。洪。調。玉。燭。於。當。陽。獻。歲。而。日。方。紀。內。肇。金。穰。於。新。穀。迎。郊。而。春。叶。由。康。爰。布。令。於。元。辰。載。順。恩。於。九。省。鄉。稱。魚。稻。早。乾。時。偶。遇。歉。收。歲。免。租。庸。東。西。浙。既。霽。殊。渥。而。適。宵。衣。肝。食。青。陽。則。早。置。春。犁。舊。葉。香。花。繡。陌。則。羣。催。農。息。憫。饑。殍。之。不。繼。按。口。輸。糧。知。稼。穡。之。維。艱。蠶。民。給。種。想。含。哺。而。擊。壤。八。政。為。先。當。荷。銜。其。成。雲。三。時。不。失。紓。民。力。莫。非。帝。力。仰。一。人。以。食。農。人。處。處。棲。糧。是。天。悉。垂。聲。聲。布。穀。種。種。分。擊。八。口。數。口。之。家。比。屋。而。歡。騰。土。錙。干。綱。維。綱。之。衆。新。倉。則。秀。遍。秧。賦。奏。庶。艱。食。君。子。之。民。皆。有。穀。誕。降。嘉。種。聖。人。之。澤。本。如。天。臣。等。身。被。龍。光。面。承。鳳。綵。計。農。書。之。協。至。行。慶。萬。方。順。容。藻。之。裁。成。先。春。二。日。男。耕。女。績。迎。蓋。遍。於。埃。瀛。巷。舞。衢。歌。載。德。竊。維。桑。梓。聽。田。間。之。告。語。郡。有。嘉。禾。湖。上。天。之。恩。波。湖。真。明。聖。雨。暘。燠。寒。各。以。敘。當。新。年。共。祝。萬。年。麻。麥。菽。粟。無。不。登。願。大。有。長。書。九。有。所。有。臣。等。感。激。涕。泣。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豫省賑賑
臣胡臣蔣跪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豫省開封衛輝等屬。頻歲不登。上年入春後雨澤愆期。麥收失望。夏秋雖經得雨。田禾未克免歉。薄業經節次降旨。蠲賑頻施。聞閭口食有資。不致復虞。失所。惟是積歉災區。元氣未能驟復。今春青黃不接之時。農民生計。未免尙形拮据。著再加恩。將被災較重之汲縣等五屬極貧下戶。於今春賞給兩月口糧。其被災稍輕之延津等九屬極貧下戶。賞給一月口糧。至秋災較重之歸德府屬四屬。無論極次貧民。俱著展賑兩個月。其秋災稍輕之歸德彰德府屬。無論

下。佃。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極次貧民。俱著展賑一個月。再開封等府州屬。上年雖勘不成災。而秋成止有五分。現屆青黃不接。如有拮据貧民。亦著酌借口糧接濟。以待麥秋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壽宇熙春。惠心孚吉。嘗青陽而錫羨辰。擇初辛。趨趨旬。以稔豐中。頒令甲維。中州教宜五種。值春月序。屬三陽和。庸賜復數百萬。幣藏緡。儲時籌民。億兆姓盈。寧有賴。數溫輪於昨歲。久濃黍雨之膏。告穰兆於去冬。濕被穀精之積。固已香傳餅餌。盈時鋪碧綠之交。猶慮戶有困倉。充關裕青黃之接。合廿六屬。而皆備。戶版分積。酌一兩月。以有加賑。精各給炊省溢。喜齊登春。日之。稟許借糧。都飽饗豐年之飯。恩波深洽。借河潤以孔長。閩澤旁流。共淮源而俱遠。德會八方之風。雨心周萬戶之髮。髮政在養民。福用敷庶。先七日為人。八日為穀。皇之四海如春。樂合哺而。鼓腹而遊。地在九州。日豫。臣等身隨。草。誼切鄉枌。卷留社於王春。一人有慶。卜農祥於樂。歲百穀用成。寄語西疇。共勤春作。聖與之候。雖依北闕。如棲農炊稻熟之香。感極銘心。款陳果腹。幸海宇長遊仁壽。祝釐同嵩少之山。願來牟早獻登豐。書瑞遍淇園之竹。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云。

東省展賑謝恩

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上年山東兗曹濟寧等府州屬雨澤愆期。被早感災。業經降旨。賑卹緩徵。俾窮黎口食有資。不致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仍恐民食不免拮据。著再加恩。將被災七八分之極次貧民。於例賑外。再展賑一月。以濟民食。其六分災之貧民。及勘不成災之德州等二十九州縣。並坐落衝地。著該撫查明。實在無力農民。酌借一月口糧。以資接濟。至該省散賑。需出米石甚多。即勘不成災各州縣。亦需借糧兼行。所有截留南漕二十萬一千餘石。尚恐不敷給發。又豆石一項。亦為民間口食所必需。著再加恩。將東省本年應運通米豆糧數。截留該撫務飭所屬實力妥辦。以副朕軫念窮黎。恩加無已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欽此。欽惟我皇上治洽昌辰。恩覃毒寓。迎留布令。芸生涵木。德之仁。錫福綏和。粒食裕茅。簞之樂。澤下尺而苗上尺。芳塵正潤。乎祥雲。乾大生而坤廣生。淑節即邁。夫閭閻。惟東省雨澤愆期。致西疇獲豐年。正賦積逋。早荷徵收之道。緩盈倉儲。更蒙恩賚之鴻。茲逢綺序初開。輪言特賚。俾慶以共。給秋冬春已閱三時。念饑餉之成。艱上中下。恐虛二。融用優賑。卹均霑之例。加賜新陳交接之時。恩甘甘霖。期增決月。凡被災七八分以上。悉計口而授。及其餘廿九屬之多。並順時以貸。業當此春蠶日。戶盈白粲之藏。竹間。風香。種觀黃雲之茂。千餘里。歡聲洋溢。長占時雨。時陽。萬斯年。景祐綿延。益慶餘三餘九。臣等身叨。祿。精。切。鄉。粉。沐。聖。澤。之。頻。滋。蒼。蒼。青。嶽。際。春。祺。之。薄。錫。詔。沛。丹。符。合。朝。野。以。禮。儀。願。膏。大有。而。歲。多。黍。稌。先。著。並。以。洽。喜。惟。祝。洪。漉。而。算。衍。京。坡。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具。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謹。奏。

安徽展賑

國體金符 卷五

一一一

大學士臣稽璜等跪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上年安徽亳州蒙城等州縣。雨澤愆期。被早成災。業經降旨。賑卹緩徵。俾窮黎口食有資。不致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恐不無拮据。著再加恩。將被災較重之亳州等十九州縣。被災九十十分貧民。無論極次。於正賑後。再行加賑一個月。此內亳州蒙城太和泗州盱眙天長五河宿州定遠靈璧等十州縣。均係積歉之區。著將被災八分極貧。加賑一個月。所有衝所饑民及貧生兵屬。並著一體加賑。其餘被災五六七八分貧民及勘不成災地方。有應行酌借口糧籽種。並減價平糶之處。著該撫察看情形。酌量辦理。至該省散賑需用銀兩甚多。除鳳陽蕪湖兩關本年應徵稅銀准其留用外。著戶部再於就近酌撥銀一百萬兩。照例解往。以備賑卹之用。再該省應解還江西截卸漕米價銀二十二萬餘兩。該省現在賑項不敷。此項銀兩。無庸移解。著江西省將墊買米價作正開銷。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大德慈昭。湛恩普洽。裕利用厚生之至計。九坡同慶。盈寧推給。求養欲之良規。億載長躋。仁壽五日。風十日。雨。方廣錫以春祺。千斯倉。萬斯箱。乃特施夫閭閻。惟昨歲偶愆雨澤。致兩江稍歉。田收上廩。聖懷。屢。遣。濕。賜。道。征。而。獨。正。賦。給。賑。而。發。神。倉。固。已。戶。飢。盤。餐。儉。歲。無。殊。於。樂。歲。亦。且。雲。滋。關。麥。熙。春。共。快。乎。逢。春。韶。啓。青。陽。恩。頒。丹。詔。曠。典。用。昭。逾。格。惠。心。益。驗。有。孚。俾。江。淮。千。里。之。民。暢。草。木。羣。生。之。樂。災。黎。八。分。九。分。以。上。賑。加。一。月。兩。月。而。贏。食。陳。可。以。接。新。早。樹。舞。車。之。祝。飽。德。何。妨。屬。屨。倍。形。手。足。之。寬。即。勘。不。成。災。嘉。種。與。口。糧。並。給。更。澤。無。弗。被。惠。借。衛。戶。同。霽。容。恩。周。詳。移。移。甘。澍。澆。膏。之。大。沛。民。生。熙。皞。愈。效。歌。衢。擊。壤。之。恐。忱。臣。等。隨。切。桑。榆。班。趨。鶴。鷺。輝。赫。而。洽。喜。正。際。始。和。布。令。之。初。先。賦。賦。以。慶。歡。共。徵。大。有。壽。年。之。兆。惟。有。加。無。已。望。鴻。圖。而。景。祐。彌。延。當。與。物。同。春。總。壽。萬。而。綏。豐。溥。遍。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謹。奏。

五十一年東省緩征

臣劉塘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諭。明興奏濟南泰安東昌等屬。得雨未幾。能深透。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德被埃垓。恩符廉賈。茂時育物。溥天之闔。豫方深。發欲給求。比戶之輟。將恐後。當時雨時陽之候。乃猶慮念方開。於餘三餘九之謀。務使借滋至澤。維東省沃腴之壤。偶未透。夫膏霖。致南詭長。遂稍騰。夫穀價。帝心廣運。恩詔畢。凡九州縣民田。及各坐落衝地。通仍存舊。稅緩。買新。悉安東作之勸。戒追呼。以勿擾。概俟西成之稔。分露積。而同徵。貽我來牟。私慶盈倉之玉粒。時乃錢。縛。竹。星。萬。貫。於。金。風。在。昨。歲。福。錫。耕。穡。成。樂。樂。之。裕。矧。此。日。惠。孚。元。吉。益。形。俯。仰。之。寬。臣。等。蒙。養。忱。殷。桑。粉。粒。切。梓。絲。綸。之。下。賞。合。海。岱。以。騰。歡。荷。雨。露。之。均。霑。先。著。重。而。洽。喜。紆。力。而。彌。盡。盡。力。預。卜。黍。稌。與。稷。翼。之。豐。厚。生。而。更。賜。廣。生。倍。彰。決。澗。淪。肌。之。效。薰。風。所。被。五。絃。用。播。夫。虞。萃。化。日。方。長。億。載。成。歌。夫。軒。紀。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具。摺。恭。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閩省蠲緩

國體金符 卷五

一一三

禮部侍郎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臺灣辦理軍務。漳泉等府屬。應付浙粵滿漢官兵及四川湖南貴州各兵。兼之糧餉軍裝鉛藥等項。賴藉過境。差務甚繁。費用民力之處。最多。茲屆奉祺普錫之時。大功即日告竣。自宜特沛殊恩。以示優卹。所有泉州漳州八縣本年應征錢糧。着加恩豁免十分之三。其浦城等十二縣應征錢糧。着豁免十分之二。福鼎等七縣所有應徵錢糧。着緩至五十四年麥熟後徵收。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仁周遐宇。惠洽羣生。建益安益治之宏議。乾行不息。施引發引恬之實政。免悅無疆。凡屬含齒戴髮之僑。生成各途。越在瀕海負山之壤。樂利均沾。近以臺郡奸狡。致煩大兵。邊勦。籌糧。發帑。累不及乎閭閻。挽粟飛芻。誼略申於黎赤。適蒙聖慈垂軫。念其奔走之微勞。悉遣溫旨。遙頒。慮及輸將之竭。軍營愛駐。既全蠲糶之徵。戎旅攸經。復遞減租庸之賦。荷殊施於綸綍。至再至三。慶餘積於倉箱。斯千斯萬。徒既。聲隨凱奏。以俱騰。曠知恩喜。氣共春風。而並暢。臣等職聯輿陞。誼切桑邦。合茅簞菲屋。以摠情。傾葵共向。仰拜日堯。天而飽德。結草難報。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云。

將軍臣福謹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事。竊嘉義縣久被賊圍。義民等捐資助餉。竭力堵禦。得以保固無虞。臣奉到節次褒獎義民。及蠲免錢糧恩旨。傳各義民首面。為宜諒。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俾爾縣良民。倍加勸勵。該義民首等跪聆之下。感激涕零。詞實為真。切並據黃莫邦等呈稱。莫邦等籍隸臺灣。世居邊徼。百年生聚。荷敷澤之涵濡。四海恬熙。沈淪恩之汪濊。家安耕鑿。戶慶盈寧。不因物產豐饒。稍加科則。每以海疆遼遠。特佈恩膏。凡此負性含生。無不洽肌浹髓。匪有林爽文者。潛謀。漸肆。騷擾。少一句。憑陵巖邑。積薪未徙。原無曲突之謀。滋蔓難圖。遂有燎原之勢。爾邑居民。人懷義憤。力挫兇鋒。皆思為國捐生。不惜毀家紓難。四邱出甲。頓增組練之光。乘志成城。屹若金湯之固。乘障戍兵。已備久望。援師近郊。賊壘增多。難通讓道。重圍五月。應手而解。仰賴我皇上惠洽黎元。恩周海宇。共仰生成之大德。敦耐恬習之深仁。如子弟之衛父兄。情難自已。況小民之親君上。分所宜然。乃蒙愷澤覃敷。恩綸下賚。特旌義舉。用錫嘉名。丹詔十行。永作忠貞之勸。勵。天題兩字。寵逾華袞之褒。榮。茲值賊氛潛消。欣視王師大捷。掃妖氛于雷雨之夕。迅若風馳。拯危城於水火之中。驚從天降。乘勝而盡驅。孤鼠。追奔而奔。轉鯨鯢。從此人慶更生。農皆安業。猶復切如傷之視。常賦頻調。共推獎善之心。微勞必錄。歡騰菲屋。感切葵衷。縱益瀛海之深。莫喻恩波之廣。惟有輯和鄰里。咸臻熙皞之麻。頌祝闕。永享昇平之福。敬陳。叩謝鴻慈。等語。臣已逐加慰諭。尤為奏謝云。

臣紀均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上年直隸保定河間天津順天等府屬各州縣。因夏秋雨水

較。河流激漲。出不敵淹。成災。節經降旨。銀米兼放。令該督實力撫卹。分別賑濟。小民自可不致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恐不無拮据。若再加恩。將順天天津府屬二十一州縣成災七八分之極。並九分災之極。次貧民。俱展賑一個月。以資接濟。其成災八分以下各州縣。及勘不成災地方。仍着該督察看情形。酌酌借口糧籽種。或減價平糶。分別籌辦。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仁育堯封。澤先禹甸。郊圻相接。近依日月之光華。游豫時。每荷春秋之補助。儲蓄久裕。常贏於耕九。三。豐歉無虞。寧計夫斗千斗百。益虛有數。五。星。或異其饑。撫恤頻加。三輔同登。於仁壽。粵惟前歲。六七月暑雨偶多。致被餘波。廿二邑。秋禾微損。飛章入告。當稟奏之方聞。溫綽先頒。遣使咨之已切。詔舉拯荒之政。蠲貸兼施。敕中守土之臣。乘金並登。神符白。榮分沾。盤舍漁莊。官庫未提。徧逮。衛。壘。三。農。食。德。人。酌。太。極。之。泉。四。郡。熙。春。處。處。奏。長。生。之。頌。食。日。福。微。保。定。用。數。錫。以。賑。民。從。知。壽。卜。延。洪。因。推。行。而。壽。世。固。已。黃。圖。之。胥。慶。樂。利。無。窮。何。期。升。紆。之。重。申。滋。培。德。已。念。彼。黎。扶。綠。野。雖。發。雨。之。將。臨。計。其。繼。刈。黃。雲。向。麥。秋。之。未。至。初。開。歲。首。或。虞。上。舖。之。艱。特。布。春。祺。用。展。三。期。之。賑。與。杭。飯。玉。原。宿。飽。之。有。餘。越。稻。升。香。更。加。餐。之。相。勸。蒸。藜。炊。黍。益。增。餉。於。東。當。望。杏。瞻。蒲。倍。彈。勤。於。南。畝。至於高原下隴。或疆界之相連。伏雨闌風。偶禾苗之稍涸。良農收穫。本未成災。容慮周詳。亦周加惠。蓋惟心同天地。恐一物之或遺。所以恩逮蒼黎。寧多施而過厚。尤生成之廣被。真感激之難名。臣等仰戴仁天。同遊化宇。萬年有道。恭逢八表之開。四海同春。喜值三陽之盛。十八省皇輿之內。方欣正賦之全。獨五百里甸服之中。更荷鴻施之偏。渥。乾。坤。宏。造。知。莫。酬。高。厚。之。恩。養。養。微。誠。惟。共。祝。綿。長。之。壽。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云。

雲南巡撫臣譚向忠謹奏。為舉人重遊鹿鳴。請廣皇恩。一體與宴。以昭盛典事。竊照乾隆己酉鄉試正科。欽奉恩旨。於五十三年八月。預先舉行。茲有臨安府屬石屏州舉人。賽。由府學附生。中式雍正己酉科鄉試。舉人。曾任四川。琪。縣。知。縣。回。籍。以。來。已。經。三。十。載。現。年。九。十。二。歲。屆。當。本。年。八。月。再。遇。舉。行。己。酉。科。鄉。試。該。州。詳。請。重。赴。鹿。鳴。筵。宴。批。司。詳。核。前。來。臣。欽。惟。我。皇。上。日。星。為。紀。雲。漢。作。人。五。十。三。年。之。雨。潤。風。和。舉。安。壽。字。一。十。八。省。之。珠。聯。璧。合。共。慶。熙。皞。茲。值。寶。與。喜。徵。人。瑞。如。臨。安。府。舉。人。賽。與。者。志。奮。丁。年。名。題。乙。榜。宰。邑。而。思。明。試。吏。版。曾。登。歸。田。而。勵。純。修。鄉。評。悉。協。風。輝。鳳。覽。歲。將。近。平。期。願。慶。今。開。序。適。週。乎。甲。子。遊。嘉。辰。以。合。行。命。宿。德。以。偕。遊。披。瑟。吹。笙。令。典。榮。符。於。千。叟。需。雲。滿。露。恩。光。願。奉。於。萬。年。臣。職。備。監。臨。心。欽。樂。位。切。念。文。閣。盛。事。嘉。溢。邊。隅。均。因。聖。澤。遐。敷。光。增。斗。極。所。有。該。舉。人。額。請。重。赴。鹿。鳴。筵。宴。緣。由。合。先。據。實。恭。摺。具。奏。

臣蔣賜榮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六日奉旨。本日舉行耕藉。適值天氣晴明。一切典禮。辦理均為

公協所有執事之大臣官員人等。均着交部議敘。順天府係承辦衙門。除蔣賜榮已經賞戴花翎外。仍與吳省欽一并交部從優議敘。欽此。欽惟我皇上政治有恆。訓誨無逸。寰宇並躋。夫壽域。黼黻三登。者黎其樂。乎春暉。應鳴萬井。計得酒乞漿之歲。小卯宜耕。恰佳晴既雨之朝。元辰協筮。青旂風烈。農祥正現。方壇。箕相從公。田峻顯勤。終畝。敬治一撥。祇候三推。原限告平。久察流膏之澤。陰陽。不備。開端之。播穀。種以盈箱。萬箱。慶奏禾詞。而結。千。顯。頌。至。健。之。天。行。純。常。益。懋。仰。先。勞。於。帝。力。作。息。毋。嬉。狼。承。董。勸。之。殷。得。與。率。輓。獻。種。方。切。驚。胎。之。媿。僅。同。掃。路。清。塵。何。意。殊。恩。邀。明。優。敘。光。依。日。月。衍。康。逢。吉。之。籌。利。海。農。桑。失。明。作。有。功。之。懼。邀。榮。逾。格。循。分。難。安。所有。臣。等。感。激。下。忱。云。云。

臣蔣賜榮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於三月初六日。以管順天府尹。承辦耕藉田事宜。於耕次荷蒙皇上天恩。賞戴花翎。臣聞命之下。感激惶悚。莫可名言。竊臣世受國恩。兼司京兆。凡一切掃除供頓。本屬分所當為。方權辦理未周。乃於慶洽宴中之日。仰沐恩施。格外之隆。金花耀首。特增異於班聯。翠羽垂纓。儼趨陪於禁近。臣雖生平夢想。而實未敢希冀。今曲荷殊恩。適如所願。歡欣無措。感戴難名。惟有竭盡驚駭。益加勤奮。勉。以冀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感。激。云。云。

多羅質郡王臣永等謹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事。據四庫全書處總纂官陸錫熊紀昀總校官陸費輝呈稱。二月二十九日奉諭旨。總纂官陸費輝陸錫熊紀昀均已加恩擢用。但纂辦各書。均為出力。著賞給緞疋荷包筆墨紙硯。以示獎勵。欽此。竊熊等業經親視田畝。筆硯。文成。纂組。無不實佩之詞。紙落雲煙。更謝揮毫之手。繡西陽之秘籍。玉宇容觀。備乙夜之宸觀。金根時。五年。歲。歲。方。虞。校。勘。之。多。疎。三。錫。頻。浴。久。愧。龍。榮。之。逾。分。何。意。諸。臣。之。考。績。各。錄。微。勞。復。茲。一。體。之。慶。恩。更。邀。優。賜。衣。衾。在。笥。燦。錦。緞。之。七。葉。整。較。增。華。輝。耀。之。雙。佩。白。凝。蕉。葉。試。費。墨。於。龍。寶。紅。賦。桃。花。拂。仙。毫。於。虎。蘭。宜。來。金。闕。奇。光。闕。閣。客。之。絲。捧。到。玉。堂。高。價。重。文。房。之。謝。榮。真。逾。於。常。格。喜。自。倍。於。恆。情。況。乎。恩。出。特。加。名。由。垂。念。形。廷。引。奏。未。剖。列。於。職。坊。黃。閣。傳。宣。乃。聯。題。於。鳳。閣。措。躬。躬。地。負。愧。以。多。端。聞。命。自。天。竟。加。人。以。一。等。光。榮。莫。比。銜。成。彌。深。熊。等。惟。有。勉。竭。葵。心。速。編。雲。笈。勤。儉。鉛。麈。益。彈。矢。報。之。精。誠。冀。效。涓。埃。稍。答。非。常。之。寵。遇。所。有。感。激。微。忱。呈。請。代。奏。等。情。臣。等。理。合。據。情。代。奏。云。云。

陝西巡撫臣畢沅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二十二日。臣暫摺差弁回陝。奉到恩賞鹿肉一匣。當即出郊跪迎。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竊臣猥以凡材。仰承殊眷。恩施優渥。實費使蕃。猷蒙養之隆。時益素餐之愧。茲者高秋候肅。大漠朔開。上蘭陳表貉之儀。甫草肆從禽之典。臣伏念機廷奉筆。紫塞從圍。事雖

隔於星霜。情實傾夫。妻。方。愧。晚。旌。豹。尾。三。驅。之。恩。從。多。遠。何。期。細。柳。長。楊。十。賞。之。恩。輝。早。被。清。得。滿。露。廿。分。詐。馬。之。筵。翠。幕。雲。需。龍。溢。獻。軒。之。會。榮。滋。燕。喜。咸。切。龍。光。惟。願。食。德。飲。和。躋。羣。生。於。仙。圃。吹。笙。波。忘。播。恩。賜。於。工。歌。所。有。感。激。下。忱。謹。繕。摺。摺。云。云。

臣彭元瑞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二日奉旨。彭元瑞著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質駑最下。才塞無奇。久邀芻秣之恩。曾鮮馳驅之效。身依仗豹天開。香賞於驪黃。道仰飛龍。下乘難供於鞭策。勤每慚夫。過隙。想。敢。動。以。因。風。詔。許。趨。朝。得。從。按。騎。齒。非。加。長。實。維。逾。格。之。施。步。本。未。工。彌。切。殊。常。之。感。總。思。當。賤。會。甘。重。蘭。之。勞。敬。矢。在。公。勉。竭。兩。膝。之。力。冀。少。酬。夫。腹。豆。益。自。謹。其。銜。竊。幸。遊。門。學。疲。風。之。十。烈。願。同。在。底。頌。福。祿。於。萬。年。所。有。感。激。云。云。

謝世襲一等輕車都尉

于敏中

臣未爛軍旅。幸際師貞。凡屬長篇短札之手書。悉承一室萬里之指示。每慚無喻之足以揜理。深情非福之莫由受寵。非惟榮及其身。抑且賞延於後。惟有並島臣孫。以頂戴於世。世更勵臣志。以啣結於生。生。

謝賜雙眼花翎

于敏中

竊臣賦荷龍榮。時深頂戴。冠加上采。足誇紹珥之非崇。服貴中黃。祇懼鶴梁之不稱。越與而銘佩。顧形影以悚惶。何期溫綉之再宣。特管花翎於雙眼花翎。仰國朝之昭度。秩惟表夫宗公。積冊府之酬庸。賞獨隆於上將。臣技藝庸弱。績遜鷹揚。會無蓬髮之微勞。猥荷駢連之異數。開麟閣。華綵恰相映。而三。武。接。風。池。藻。飾。竟。會。逢。其。偶。若。朝。陽。之。翔。翮。羽。罕。能。比。此。文。章。如。順。風。之。遇。鴻。毛。安。足。方。斯。遭。際。昨。叨。優。眷。已。忻。願。慕。之。獲。償。茲。拜。殊。褒。實。為。夢。想。所。未。及。恩。並。泰。山。而。更。重。躍。同。鳥。雀。以。尤。殷。感。益。難。名。報。將。何。極。惟。有。愈。圖。奮。勵。倍。效。嚬。環。冀。答。有。加。無。已。之。洪。慈。庶。申。永。矢。弗。諼。之。下。悃。

親王臣謹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事。據四庫全書處提調官步吉王仲恩纂修官傅黃軒等呈稱。二月二十九日奉諭旨。步吉王仲恩章寶傳黃軒平恕鄒炳泰陳昌齊莊通敏王嘉增吳壽昌陳初哲郭長發俱著以應陞之缺。列名在前。陞用。庶吉士汪如藻著即授編修。毋庸散館。勵守謙著加恩授為編修。至陸費輝陸錫熊紀昀均均已加恩擢用。但纂辦各書。均為出力。著賞給緞疋荷包筆墨紙硯。以示獎勵。其現在引見之提調纂修等員。亦著一體分別賞給。欽此。竊步吉等材同樞機。學陋蟲魚。獲與職於蓬仙。徒羨望洋之富。幸分華於藜火。惟虞掃葉之疎。當五載之方周。心力尚慚於玩。倘萬分之何補。年勞取觀於叨蒙。何圖奏課之屆期。忽荷深慈之曲。速。綴。清。班。於。玉。陛。綠。簽。引。而。許。觀。恩。光。注。上。考。於。石。五。黃。紙。題。而。驚。傳。異。數。超。停。年。之。舊。格。僉。名。則。許。前。行。誠。磨。勘。之。新。資。破。例。則。迴。逾。常。等。享。衝。直。上。九。萬。里。已。仰。近。

雲岩佳話新添十二人備密雨霖。至如漢職除芸館。免教教習之應。守謙榮復冰銜。竟盡洗愆尤之籍。詎能期於夢想。實莫報於涓埃。况復擊嘉綺之陸離。佩荷囊之璀璨。文房廬秀。想頗從香案之前。册府曼珍。喜捧次少蓬之後。凡此叨榮而無已。倍為揣分而難安。在聖主恩出非常。準驕臺而從無故事。念微臣職。思自稱撫箠簡。而彌爾私。衷惟有盆。願愧忱。常動。訂文章。報國。庶幾之。稍抒夙夜。在公。冀。縉。之。速。誠。所有。感激。下忱。具。請。代。奏。等。情。云。云。

湖南巡撫臣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三日。臣標員贊。摺差回。敬。捧。欽。賜。御。書。福。字。并。鹿。肉。包。肉。山。雞。到。境。臣。當。即。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浙。省。庸。材。至。恐。極。陋。荷。蒙。恩。命。甫。任。封。圻。方。慚。報。稱。未。能。正。切。悚。惶。靡。已。何。期。寵。賞。忽。逮。褒。徵。撫。辰。正。啓。夫。青。陽。拜。賜。承。於。紫。禁。雲。鏡。煥。彩。真。成。福。自。天。申。仙。脯。流。馨。更。幸。澤。隨。春。至。敬。來。寶。翰。欣。瞻。星。日。之。華。出。自。天。廚。獲。飲。肥。甘。之。美。恭。懸。觀。聖。楚。天。民。物。咸。托。鴻。禧。燕。喜。分。甘。統。湘。冰。臣。僕。均。叨。榮。遇。臣。惟。有。勉。循。職。守。益。勵。微。為。念。好。德。必。在。同。民。惟。敬。事。尤。宜。後。食。九。疇。敷。錫。長。依。皇。極。之。隆。一。飯。不。忘。彌。凜。素。發。之。戒。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摺。摺。叩。謝。天。恩。

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九日。蒙恩各賞貂皮褂一件。臣等當即叩頭祇領訖。竊臣等集腋才疎。瓊珎識淺。詞垣而備佩。榮委頭銜。侍經樞以杆紳。暫渡尾續。每懷衣袋於在。深惟僱傭以循。茲復親荷垂詢。咸叨寵錫。被服君恩之重。躬鞠難勝。厚宣帝詔之溫。心惶欲汗。願緘絙而增愧。豈煥吉之能安。臣等惟有禁近趨承。講習勉循。夫備服。班聯侍從。慎勤仰答。夫宵衣。所有感激。云云。

臣孫士毅謹奏。為溼地鑄管便恭。非。聖。主。恩。事。竊。臣。仰。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以。本。年。十。月。係。臣。七。十。生。辰。特。命。副。都。統。公。豐。額。濟。給。實。捧。御。書。匾。額。佛。像。如。意。冠。服。朝。珠。荷。包。恩。賞。到。臣。臣。自。問。何。人。磨。斯。寵。遇。感。泣。不。能。自。勝。即。日。親。詣。宮。門。叩。頭。恭。謝。聖。慈。並。敬。謹。摺。陳。忱。伏。念。臣。跡。歷。辛。勞。愧。同。環。玦。匪。有。寸。長。可。紀。惟。宸。衷。逾。格。矜。全。並。經。屢。試。無。成。實。于。夜。捫。心。悚。傷。護。蒙。內。召。咸。由。聖。度。曲。包。悉。飲。澍。膏。龍。以。禁。垣。趨。直。虞。裳。作。繪。劇。廿。二。人。時。亮。之。功。軒。鑿。陳。圖。頌。德。萬。載。無。疆。之。慶。算。口。口。之。日。月。欣。逢。壽。宇。延。洪。希。履。道。之。著。英。纔。是。天。工。長。養。漸。增。馬。齒。十。年。逾。花。甲。之。周。歲。茲。洪。儀。一。日。拜。林。王。之。賜。當。小。陽。春。之。候。蒲。柳。並。榮。仰。無。量。壽。之。天。龍。驚。扞。藻。凝。符。罔。替。奎。章。開。錫。福。之。精。陳。力。未。能。璧。采。寓。勸。忠。之。訓。牟。尼。一。串。飯。依。佛。日。光。華。如。意。雙。蟠。起。舞。人。天。歡。喜。驪。首。則。榮。元。服。相。慶。而。彈。垂。要。則。荷。彩。舞。乃。相。為。佩。狐。能。集。腋。笑。絲。織。之。猶。雛。鵲。解。鳴。陰。被。服。章。而。有。楸。沐。主。恩。之。至。重。循。省。彌。益。非。臣。分。所。能。安。涕。洟。難。禁。憶。前。此。躬。

臣彭元瑞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六日。仰蒙皇上特恩。賜臣黑狐端翠一件。謹叩首祇領。竊臣學漸集腋。業愧難繼。獲依禁近之光。久奉君師之教。讀容文而鑽仰。會無一得之恐。際昌會以廣揚。已屆三生之幸。度擬寶聯之句。勉供翰職之常。方懼蕪詞。莫名鉅典。維聖人之福德。萬古所無。斯盛軌之敷陳。一旨

親鼓。徒增悔於口口。或今茲榮被絲綸。倍欽恩於入直。從此提撕生世。長銜環草之心。電勉走趨。冀收桑榆之效。所有臣感泣難名。下。個。理。合。敬。謹。摺。摺。云。云。

臣孫士毅謹奏。為欽奉龍繪。賞給內城房屋。叩謝主恩事。十月二十八日。奉旨。賞臣孫士毅。內城住房。欽此。臣聞命之下。益覺感悚。交併。謹即伏地叩頭。恭謝恩施。伏念臣圭。並。舉。士。蓬。蒿。陋。質。每。思。少。展。甘。傘。岸。上。之。舟。即。泊。服。官。未。卜。槐。陰。之。宅。頃。者。備。員。武。部。際。四。門。洞。達。之。朝。即。奉。職。樞。庭。傍。九。陌。康。平。之。軌。德。並。天。高。地。厚。轉。覆。難。名。咸。同。夏。長。春。生。辛。寧。攸。賴。班。俸。隨。夫。鶴。鷺。巢。遠。異。夫。鸛。鶴。曳。履。敢。違。常。躋。星。辰。於。北。極。瞻。鐘。恐。後。為。隣。草。杜。於。南。城。茲。適。謹。奉。溫。綸。特。頒。廣。宅。望。九。天。於。尺。五。豹。直。森。殿。候。七。宿。於。魁。三。鳧。趨。踴。躍。周。廬。恭。布。正。懷。太。乙。之。壇。宜。夜。籌。增。始。就。由。庚。之。室。笑。齊。嬰。之。近。市。未。免。塵。置。鄙。衛。楚。之。居。家。修。臻。完。善。從。此。身。依。日。月。願。甲。第。而。懼。闢。高。明。地。運。雲。霄。矢。寅。清。而。忿。懷。惕。勵。退。食。則。杜。門。却。掃。不。願。停。戶。外。之。軍。對。客。則。溫。樹。無。言。庶。羣。減。袖。中。之。刺。以。期。無。慚。交。影。承。受。楨。幃。所。有。臣。感。激。無。已。下。個。敬。謹。摺。摺。叩。謝。天。恩。云。云。

臣彭元瑞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吏部尚書彭元瑞。供職內廷。勤勞夙夜。學問優長。本日。朕。至。講。學。宮。見。其。所。製。燈。聯。莊。雅。典。切。現。在。詞。臣。中。無。出。其。右。者。其。協。辦。漢。大。學。士。員。缺。久。未。簡。用。有人。彭。元。瑞。著。加。恩。撥。辦。大。學。士。事。務。向。其。益。勵。操。修。勉。勤。職。業。用。副。朕。造。就。成。全。至。意。欽。此。切。臣。材。如。榘。地。本。茲。獲。幸。生。世。之。遭。逢。服。君。師。之。誨。育。卅。年。通。籍。未。獲。瞻。晚。於。官。聯。二。紀。遊。門。尚。而。願。蒙。之。未。學。仰。賴。天。慈。曲。被。雨。化。曠。施。願。俯。宥。其。未。能。每。多。方。而。善。謗。緘。春。鍾。之。雙。柱。悉。本。實。政。以。繪。葦。排。毒。牒。之。八。疇。猥。荷。聖。人。之。筆。削。尤。屬。難。邀。之。遇。獨。蒙。至。教。之。加。凡。萬。端。皆。出。於。成。全。即。寸。心。頓。增。其。知。識。雖。疲。說。施。策。原。非。越。塊。之。實。而。小。草。逢。春。益。感。垂。膏。之。德。昨。者。恩。承。曲。宴。身。侍。清。光。乘。瓊。批。章。共。仰。乾。行。之。健。伏。茵。前。席。忽。沾。解。澤。之。敷。方。銓。署。之。多。甄。兼。榮。內。直。矧。繪。屏。之。取。望。恩。特。真。行。開。命。而。錯。愕。難。安。撫。躬。而。愧。驚。交。集。凡。獎。諭。皆。力。所。未。到。凡。訓。言。真。心。所。厚。期。自。願。何。修。足。供。茲。職。恩。輝。所。照。即。為。日。吉。辰。良。歲。禧。將。更。彌。積。天。高。地。厚。臣。敢。不。動。為。精。白。願。以。酬。丹。受。恩。莫。切。知。恩。矢。報。曷。云。能。報。感。極。幾。繁。于。窟。寐。謝。深。難。達。於。語。言。云。云。

國體金書 卷五

臣彭元瑞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九日。蒙恩各賞貂皮褂一件。臣等當即叩頭祇領訖。竊臣等集腋才疎。瓊珎識淺。詞垣而備佩。榮委頭銜。侍經樞以杆紳。暫渡尾續。每懷衣袋於在。深惟僱傭以循。茲復親荷垂詢。咸叨寵錫。被服君恩之重。躬鞠難勝。厚宣帝詔之溫。心惶欲汗。願緘絙而增愧。豈煥吉之能安。臣等惟有禁近趨承。講習勉循。夫備服。班聯侍從。慎勤仰答。夫宵衣。所有感激。云云。

臣彭元瑞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六日。仰蒙皇上特恩。賜臣黑狐端翠一件。謹叩首祇領。竊臣學漸集腋。業愧難繼。獲依禁近之光。久奉君師之教。讀容文而鑽仰。會無一得之恐。際昌會以廣揚。已屆三生之幸。度擬寶聯之句。勉供翰職之常。方懼蕪詞。莫名鉅典。維聖人之福德。萬古所無。斯盛軌之敷陳。一旨

神實。祝壽宜多明而已。得贊聖神文武之有真。奉天日之形容。雖拙工能知其光大。寫陽春之韶麗。即時鳥亦效其聲。計殊嫌駢積之未工。總出遺達之極盛。夜逾華裝。實重珍裘。非夢寐之敢期。在階級所未到。著來恩重。位者服之。鶴懸。神出心驚。惕微。與于鶴翼。云云。

光祿寺卿陸錫熊謹奏。為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光祿寺卿員缺。著陸錫熊補授。欽此。伏念臣佔傳庸材。蓬茅賦質。行廩授簡。早蒙擢於掖垣。機地籌筵。遂降陞於闕省。自忝紉書之秘職。倍邀遠格之深仁。改秩詞曹。預槐廳之榮選。儼階卿列。叨棘寺之崇班。撫衷而未效涓埃。省已而常懷悚惕。再期解職。彌深魏闕之恩。千里返朝。甫奉承明之謁。方曠瘼之滋歎。乃優渥之追加。天語親聆。俾即充夫現缺。靈慈特被。遽獲拜夫新銜。撫臣分之多慚。荷寵而莫知所措。戴天施之曲沛。沾膏而曾不逾時。洵夢寐所難期。實感惶之交切。臣惟有恪勤勵志。敬慎在公。冀抒葵藿之微忱。少報生成於大造。所有感激下情。謹繕摺恭謝天恩。伏祈聖鑒。臣遞摺後。即遵旨起程回京。供職合併聲明。謹奏。

臣畢沅跪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二日。臣欽奉恩旨。賞穿黃馬褂。當即叩頭。伏念臣以凡材。仰蒙殊眷。早年釋褐。安章布以深絃。中禁簪毫。荷宮袍而拜賜。億昔上蘭。逸職。會邀鳳翠。翠影。今茲行殿。承恩共聽。黃衣染。鴻施。龍速。允符元吉之喜。占馬上輕披。式乘中央之正色。宣出際花。明玉。駘。春服。牧宜。穿來。當柳。綻。金。絲。風。華。遙。映。榮。光。被。體。彌。殷。捧。日。而。心。懸。絢。采。章。身。甫。慰。臆。雲。而。感。切。矧。耀。於。樹。車。豹。尾。仰惟聖世。隆儀。趨承。夫。寶。惟。龍。光。實。係。儒。臣。奇遇。崇。頒。逾。格。真。叨。華。袞。之。榮。衍。分。增。歎。益。陳。素。絲。之。詠。臣。惟。有。冠。簪。率。正。謹。慎。持。躬。安。吉。常。懷。用。佩。服。衷。之。訓。涓。埃。勉。效。上。酬。轉。覆。之。仁。所有。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臣朱珪跪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奉旨。朱珪補授禮部右侍郎。欽此。竊臣才庸。樽散。學。愧。蟲。雕。仰。荷。皇。上。天。恩。拔。置。清。華。服。官。中。外。再。登。侍。從。屢。典。文。衡。珥。筆。經。帷。煥。給。輪。開。每。叨。榮。之。稠。疊。實。無。補。於。涓。埃。茲。復。蒙。恩。擢。授。今。職。五。雲。近。案。賜。聆。天。語。之。宜。六。職。分。卿。晉。拜。春。官。之。貳。願。班。聯。而。光。被。莫。喻。葵。傾。勉。夙。夜。而。冰。兢。難。酬。膏。渥。臣。惟。有。益。加。勤。慎。倍。策。駑。駘。以。期。稍。報。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云。云。

臣彭元瑞跪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彭元瑞前於侍郎任內。遇覃恩。例不准請尙書封典。但念其在公勤勉。所有應得封典。著加恩准其照尙書請封。欽此。竊臣材庸。遇渥。恩重。人微。藉傳。祇。以。

發身家。奉教誨。以。聞。知。識。鴻。施。不。次。蟻。成。無。涯。一。從。登。序。之。聯。屢。遇。封。之。賞。四。世。而。下。遺。恩。疊。推。夫。龍。章。七。歲。而。孤。報。本。獲。申。於。烏。個。欣。逢。五。十。年。之。慶。典。得。從。正。二。品。之。恩。輪。近。荷。晉。階。已。臨。隔。歲。在。驗。封。之。舊。例。毋。溢。鼓。以。新。銜。迺。沐。天。慈。特。加。寵。錫。臣。奉。職。無。似。經。事。未。深。敢。曰。能。勤。空。思。自。效。開。命。而。罔。知。攸。措。捫。心。則。何。以。自。安。自。祖。父。叨。蒙。追。越。百。十。年。之。遠。即。子。孫。矢。報。難。盡。萬。一。分。之。酬。闕。室。成。驚。重。泉。衍。結。臣。愧。懼。兢。兢。萬。倍。倍。情。爲。此。繕。摺。云。云。

署江撫臣姚誥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於本月十五日。仰蒙召見。面奉諭旨。令臣即行回任。正在束裝起程。於十七日蒙恩。賞臣母方氏大綬。二正。疊。貂。六。張。臣。謹。叩。頭。祇。領。伏。念。臣。母。於。乾。隆。五。十。年。五。十。四。年。蒙。特。賜。御。筆。匾。額。大。綬。貂。皮。屢。被。恩。施。時。深。感。戀。欣。逢。慶。節。載。觀。天。顏。隨。鶴。序。以。嵩。呼。近。龍。光。而。雀。喜。仰。林。聖。慈。之。錫。類。復。頒。內。府。之。殊。珍。彩。煥。層。霄。文。綺。黃。魚。軒。之。色。溫。生。愛。日。豐。貂。增。翟。菲。之。華。溯。曩。時。雲。漢。爲。章。久。荷。褒。榮。於。鴻。藻。慶。此。日。絲。綸。作。會。登。膺。寵。被。於。南。陔。拜。自。丹。廷。信。緝。室。鳴。機。之。夜。歸。陳。子。會。幸。慈。闈。設。祝。之。期。臚。歡。實。切。於。全。家。銜。感。愈。深。於。五。內。惟。有。殫。矢。血。誠。勉。竭。駑。駘。以。冀。稍。酬。聖。主。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感。激。下。忱。云。云。

臣彭元瑞謹奏。為恭謝天恩事。十月二十八日恩賞臣內城房屋一所。臣祇受感。莫可名言。竊臣蓬華。微生。獲。置。下。質。悉。服。官。而。依。陸。喜。見。聖。以。遊。門。天。上。樓。臺。被。春。風。於。禁。殿。學。中。關。與。沐。時。雨。於。負。墻。愧。授。事。而。未。能。端。徒。粘。壁。權。當。官。之。不。稱。鶴。在。梁。心。方。慚。風。漏。之。盟。志。敢。萌。居。安。之。觀。豈。意。蓋。高。之。垂。念。幸。叨。履。庇。之。款。顏。俾。免。傲。居。象。便。傷。直。播。長。輪。於。西。苑。得。爲。俟。而。仁。許。受。慶。曠。多。日。於。南。榮。將。改。歲。而。恩。謀。入。室。容。身。環。堵。億。陰。江。國。之。牛。宮。待。漏。驅。後。不。隔。禁。城。之。魚。鑰。蜂。房。乍。啓。枝。棲。獲。朝。夕。之。安。蟄。戶。俄。開。報。動。陽。春。之。德。在。階。級。自。知。未。到。舉。家。門。同。荷。非。常。維。履。迫。之。慈。深。失。宅。心。而。感。切。載。萬。履。以。敢。云。圖。報。於。明。廷。壽。宇。福。基。惟。願。添。籌。於。海。屋。所有。臣。感。激。下。忱。云。云。

臣李紱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三日。奉到上諭。李紱着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三。賦。隨。質。十。忽。凡。材。但。驚。馬。齒。之。加。遠。游。班。之。首。受。恩。施。於。中。既。屢。荷。加。芻。命。侍。直。於。內。庭。無。能。策。筵。迺。獲。優。選。時。子。殊。榮。人。直。隨。班。聯。鑣。代。步。念。少。日。備。員。栢。府。薦。奏。效。於。乘。輿。更。前。年。較。射。山。莊。曾。拜。恩。於。賜。驥。榮。與。曳。宴。早。荷。寵。以。扶。鳩。身。到。雲。衢。轉。運。思。夫。重。調。矢。馳。驅。而。莫。效。沐。榮。養。以。奚。酬。惟。期。益。勵。駑。駘。謹。執。隨。轡。中。規。中。矩。慎。丹。地。之。步。趨。既。庶。且。閑。願。卷。阿。之。純。緼。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具。奏。云。云。

大學士臣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五月初九日奉旨。着和坤彭元瑞教習庶吉士。欽此。竊臣等疎蕪寡學。弁鄙無文。幸以葑菲。得依日月。仰重霄之丹筆。文可得開。守四庫之標函。書多未見。觀而成化。君以作師。獲蒙聚之小聞。總陶鑄於大治。茲復寵頒新命。授課清班。際壽宇之得人。先大科而得士。欣醇沐德。巨萬世而慶昌辰。學古入官。率羣材以歸文治。惟有時勤省試。共勵廉隅。業在慎勤。仕而學。膏通一貫。辭尚體要。詩與文。久集大成。同服膺獎訓之敷。勉矢志瀕恩之報。所有臣等云云。

臣彭紹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九日奉旨。彭紹觀着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欽此。切臣材質凡庸。文詞蕪陋。上賴生成之德。蒙世恩沐殊恩。久邀教育之仁。卅載頻膺異數。涓埃莫效。循省多慚。茲復仰荷天慈。備員日講。身依禁近。得隨豹尾之班。職任編摩。重副鳩勛之列。實遭逢之獨幸。倍感愧於恆情。惟有策勵驚駘。勤慎行走。以期仰答聖主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云云。

賞賜爾喀買象馬詩墨刻謝摺

臣大臣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等荷蒙恩賞。御製爾喀所買象馬至京。詩以誌事。墨刻各一分。謹叩頭。惟我身上。澤被無疆。威稜有載。王師振旅。武揚七捷。鴻勳雲集。磨崖瑤炳。十全駿烈。誠歸耶喀。圖降。繼類於受。稱款納。嗚呼。乞命早安。於伏阜。寶布與賤。錢並進。滙思陳情。山與僧任。樂俱登。懷音。化。猶問計。道途之修阻。更時連象馬。以遠供。遂致邱徙。微軀。願升少緩。爰紆。繩於萬里。乃奉效於九重。前使已錫。厚遣歸。後買甫經年。呈。孔阜孔碩。麟。垂鼻而衝。思不驕。不馳。驟。駿。舒蹄而得。路。予嘉名以紀。感。下輸院。以具圖。綴。遠。謳。歌。恆。芳。誌。事。臣等伏。稽。往。牒。敬。考。成。編。維。管。獻。於。越。裳。製。亦。貢。夫。西。旅。蠻。夷。通。道。史。册。名。篇。猶。歎。休。哉。愈。乎。向。矣。至。若。唐。有。放。駒。象。之。賦。漢。傳。徠。天。馬。之。詩。非。不。美。頌。詞。臣。飽。流。樂。府。然。而。德。未。協。乎。外。徵。僅。誇。遠。涉。天。章。功。第。假。於。貳。師。徒。表。才。呈。天。賦。詎。若。聖。天子。庚。師。運。策。繼。殷。武。而。更。深。亥。步。益。驅。萬。功。所。不。到。際。輸。萬。國。物。畢。獻。以。成。賓。干。格。兩。階。默。借。遊。而。率。舞。散。播。池。於。仙。仗。久。看。元。會。充。庭。既。太。乙。於。和。覽。悉。使。右。軍。歸。伍。茲。復。跨。川。登。嶺。列。衛。騰。驤。諸。番。遞。賦。其。赫。芻。異。域。同。歸。於。闕。殿。在。聖。世。不。實。遠。物。事。修。陳。王。會。之。圖。惟。聖。人。式。廓。丕。基。彌。軫。念。戎。行。之。蹟。臨。螺。旋。之。仄。徑。我。六。軍。真。天。上。而。來。破。絲。聚。之。重。綱。彼。一。部。齊。釜。中。而。泣。星。馳。電。掣。升。陣。惟。事。指。麾。雲。滑。冰。堅。履。險。都。忘。隴。決。騰。歡。呼。於。勁。旅。爭。效。順。以。抒。忱。昭。輝。煥。於。宸。章。益。持。盈。而。示。惕。宜。乎。邊。陲。底。貢。效。珍。極。航。海。梯。山。尤。惟。純。樸。懋。膺。御。宇。直。統。天。括。地。今。者。寶。瓶。大。路。象。烟。瑞。拱。之。儀。玉。勒。金。羈。馬。傳。馳。驅。之。選。紀。戎。置。之。懷。畏。幸。全。德。及。餘。生。備。容。藹。以。寵。顧。欽。仰。光。華。大。武。祚。承。穹。昊。知。長。顯。規。方。分。野。之。讓。贊。附。侍。臣。願。共。讀。慎。德。念。功。之。旨。所有。臣。等。感。幸。下。情。敬。合。詞。繕。摺。具。奏。恭。謝。天。恩。伏。祈。皇。上。聖。明。察。鑒。謹。奏。

麗體金膏卷六

拜賜集漢宋梁周

- 封燕然山銘并序
- 聖主得賢臣頌
- 四子講德論
-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 前題
- 石闕銘并序
- 新刻瀟銘并序
-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 賀平都都表
- 賀新樂表
- 齊王進若鳥表

- 漢班 岡孟堅
- 漢王 褒子滿
- 王 褒
- 宋顏延之 延年
- 宋王 融元長
- 梁陸 倕佐公
- 陸 倕
- 周庾 信子山
- 庾 信
- 庾 信
- 庾 信
- 齊王 進若鳥表

齊王遣赤雀表

為晉陽公進玉律尺斗升表

進象經賦表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班固作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王君長之驍騎十萬

元甲耀日朱旗絳火

星流對掃

邪跨安侯

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

之天聲

錫王師

振萬世

夫荷游被

之滋味

之要

天賢者

所任賢則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而功施

筋骨皆終日乾死

水斷蛟龍

督備公

不苦盛暑

海內也是

求士者

臣合之功

遭遇也

聖主也

釋跡而

世必有

皇多士

然交欣

也。恩從

如喬

王子

還好

名曰

以明

其意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中】...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左傳】...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史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論語】...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孟子】...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荀子】...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韓非子】...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呂氏春秋】...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淮南子】...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說苑】...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十洲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西京雜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拾遺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酉陽雜俎】...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太平御覽】...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初學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世說新語】...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史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論語】...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孟子】...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荀子】...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韓非子】...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呂氏春秋】...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淮南子】...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說苑】...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十洲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西京雜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拾遺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酉陽雜俎】...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太平御覽】...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初學記】...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世說新語】...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南齊書】...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梁書】... 命在位展時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南浦東... 故法無所... 大人造物... 龍德休否... 建此百常...

陸佐公新刻漏銘... 陸佐公新刻漏銘... 中舍人陸佐公... 故法無所...

夫自天觀象... 夫自天觀象... 昏且之刻未分... 治歷明時... 盈縮之度無准...

六辰之疎密... 永世始則... 傅之無窮... 赫矣煥乎... 無得... 而稱也...

一畧一寒... 有明有神... 神道無跡... 天工罕代... 乃置寮...

臣聞堯以仲春... 臣聞堯以仲春... 之月刻玉而遊河... 河... 龍馬負圖... 赤文綠字...

仗兵兵十... 天策勇決無待問於成... 是以威風所振烈火... 國體金書 卷六

周書... 天策勇決無待問於成... 國體金書 卷六

臣等言... 國體金書 卷六

之奏... 人神不雜... 國體金書 卷六

八卦成形... 風于乘九州... 國體金書 卷六

臣等... 國體金書 卷六

帝公而觀之... 軒擲孤傲... 軒擲孤傲... 軒擲孤傲... 軒擲孤傲... 軒擲孤傲...

齊王進者鳥表

臣某言也...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齊王進者鳥表

臣某言也...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齊王進者鳥表

臣某言也...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齊王進者鳥表

臣某言也...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臣聞飛南陽之雉...

也... 去四月十三日... 獲隨右符府參軍李... 獲隨右符府參軍李... 獲隨右符府參軍李... 獲隨右符府參軍李...

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臣某言也...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臣某言也...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臣某言也...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臣某言也...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臣聞三才既立...

謂在天地之間... 蓋謂天地之間... 夫天地者... 聖人法之... 故君子居則觀象象天... 出則法象地...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象天... 出則法象地...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象天... 出則法象地...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進象經賦表

周書武帝紀云... 武帝紀云... 武帝紀云... 武帝紀云... 武帝紀云... 武帝紀云... 武帝紀云... 武帝紀云...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賀傅位於皇太子表...

臣某言... 伏見二月十九日... 臣某言... 伏見二月十九日... 臣某言... 伏見二月十九日... 臣某言... 伏見二月十九日... 臣某言... 伏見二月十九日...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臣某言... 伏以性與天道...

國朝麗體金膏卷七

拜颺集

唐

上文還注表

爲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爲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

宋

賀登極表

賀登極表

賀登極表

賀聖節表

賀元會表

賀皇帝御福寧殿表

麗體金膏 卷七

麗體金膏 卷七

賀車駕幸祿書省表

賀車駕幸太學表

車駕親征起居表

賀誅吳曦表

代宣司賀復泗州表

代宰相賀正旦雪表

賀雪表

代宰相賀雪表

賀雪表

賀河清表

徐州賀河平表

賀獄空表

和議成賀表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正旦還賀太上皇表

賀太上皇壽七十表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會慶節賀壽皇表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重華宮上尊號賀皇帝表

賀皇帝慶皇太后八十表

又

代進光宗御集表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代進重修七司令表

進大學衍義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一七五

麗體金膏 卷七

一七六

呂祖謙

石忬

汪藻

危昭梅

應松湖

洪适

呂祖謙

楊萬里

黃鳴若

趙鼎臣

蘇軾

趙鼎臣

俞飛

萬時行

汪藻

孫養晦

周必大

陸游

汪藻

許開

洪适

洪适

王子俊

洪适

王子俊

真德秀

蘇軾

晏殊

一七七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校而周曰岸。失其文德。將使戎在而狄在北。懷我好音。臣日觀天書。心存魏闕。起太史滯留之嘆。豈台難逢。獻周王壽考之時。適人未出。

車駕親征起居表

汪藻

萬旅戒嚴。六豨巡狩。法成周之時。遇張大漢之天聲。悲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興中否之基圖。念開安猶隔於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共牧園。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賀誅吳曦表

危昭德

河山有誓。敢爾負恩。天地不容。竟茲授首。神人憤洩。海宇惟同。恭惟皇帝。紹開中興。布宣聖武。三軍叶力。事方急於規恢。一夫當關。志乃謀於竊據。公迷異類。欲悖太陽。以所守非親。而化為豺狼。謂無天道。見無禮于君。而誅如鳥雀。寧變人心。不勞尺兵。遂齊齊賊。平劉闢於蜀。本元和聖德之明。除子璋於綿。豈成都猛將之力。臣叨聯近屬。假守神皋。自開露布之馳。不知履齒之折。大開明堂之朝賀。深荷清廟之宣揚。

代宣司賀復泗州表

應松湖

十乘啓行。誕播順天之罰。一城得雋。首歸輿地之圖。壯士氣於前茅。僞皇靈於破竹。山河開關。夷夏騷呼。竊惟大義之鼓行。尤貴先聲之響應。渡數百戰。由下沛以迎降。湯十一征。蓋自高而始。矧泗水之名郡。本都梁之故城。雞犬相聞。久渴早寬之望。豺狼肆噬。可稽時雨之師。肆舉幟以先登。果倒戈而效順。民皆按堵。市不易廛。破淮北之藩籬。諸道並進。扼山東之門戶。萬里長驅。陛下默運神機。於昭聖武。過師枕席之上。救民水火之中。曰復后。後來蘇。爭持牛酒。有不戰。戰必勝。行洗甲兵。臣肅奉願。盡司戎律。備淮濱而誠醜虜。已觀因壘之降。仗嚴猶以奏虜公。矧見黎庭之舉。

代宰相賀正旦雪表

洪适

三微更始。正王道之大端。六出飛花。兆年豐之嘉慶。自近及遠。式舞且歌。竊以復律移灰。方臘月隸通之際。椒花獻頌。正鴻禧萃聚之時。蓋聖人之德無加。則天瑞應誠而至。葵心向日。方瞻風歷之頌。柳絮因風。已發兔園之詠。難軒榭之玉砌。成宮闕之瑤臺。實一人有慶之符。示百穀用成之應。良史直筆。已書尺地之珍。太師陳詩。行播千倉之什。茲茲恭遇皇帝陛下。履端於始。與物為春。惟盛德上合於天。故圓穹不愛其道。既頌聲之並作。致協氣以橫流。七政齊於璇璣。有合璧連珠之瑞。四時和為玉燭。無鳴條破塊之灾。故茲五穀之精。降此一歲之始。臣濫司台柄。獲觀休祥。變理陰陽。大懼絲豪之無補。勤勞穡穡。行觀塵廡。以皆盈。仰望龍顏。徒深翫抃。

賀雪表

呂祖謙

蛟凌蟬娟。穆若清都之運。聯翩飛酒。當然豐樂之祥。璫璣寔居。昭融休氣。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默調玉燭。

高眠珍彘。成性存存。雖獨觀於虛白。為衆父。未庸釋於黎黔。願圭璧之錯陳。瞻倉箱之載俸。臣迷居下土。絕駭寥天。游歲姑之山。既瞻冰雪。占曾孫之稼。豫慶炎梁。

代宰相賀雪表

楊萬里

神功所格。多大雪以應期。天意謂何。年屢豐而表瑞。吉之先見。序則不愆。恭惟皇帝陛下。乾以君之。聖之時者。日月所會。隨地統於三正。造化爲工。珥天葩之六出。知麥禾之有望。舉雅靈以載欣。臣遭世泰。和功變理。驗時寒之若。端自聖謀。懷履薄之如。敢忘臣節。

賀雪表

黃晦若

同雲蔽野。甫占寒氣之升。浮玉飛英。爰表豐年之瑞。事關屬正。喜徹龍顏。恭惟皇帝陛下。綏靖嘉師。彌綸神化。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罔間幽深。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同施闔閭。時屬三冬之序。祥開六出之變。委積徘徊。疑寶光於鷓鴣。氛氳散漫。接雲氣於蓬萊。往痼疾於崇朝。啓豐穰於嗣歲。雖均履穰。實賴裁成。臣等俯愧變調。勉圖報稱。列賢才於庶位。無畫臥洛陽之人。激士氣於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

賀河清表

趙鼎臣

后祇秩祀。適陳母事之儀。坎德開先。特萬河清之瑞。表非常之景。昭至感之精。通。凡在見聞。孰不欣忭。伏惟皇帝陛下。揚揚基命。欽率元謀。得虞帝之執中。體成湯之棄舊。人文煥而允稔。聖風衍而普和。名山既升。集四靈而爲畜。萬物咸賴。順行葦而不傷。恬淡宅中。雍容垂拱。天鑒丕德。啓真籙以合符。民戴上仁。奄神區而望幸。而自講求茂實。俯詢衆同。增修鄧上之宮。貯發靈城之駕。威儀浸盛。兼商輅以齊驅。福應駢臻。豈漢鼎而專美。洪惟城中四大。地得一以攸事。天生五材。水潤下而爲利。稽九河之既導。冠四瀆以稱尊。抱維嶽以築迴。合汾源而奔注。舟師振機。幾汨於涇泥。川后靜波。俄澄於江練。連銀漢而共色。俾浪非以成文。三門緩激箭之流。百丈見鱗鱗之戲。蕩邪御穢。遏之無遜于甘泉。萬潔明鑿。用之可資於元酒。實千年之慶會。同萬世以延鴻。臣等將侍殿祠。獲觀丕應。願縉紳之士。已拜于封章。止句決之間。又窺於列奏。願示在廷之著位。式昭希代之殊祥。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遠。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更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湖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貫汗泗之所鍾。伊昔橫流。懷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藉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

以稱船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賀獄空表

堯舜性仁民日遷善成康刑措史不絕書凡有耳目之見聞不勝手足之舞蹈輒以中都浩穰在止辟以尤難長夏鬱蒸雖伏居而猶病無有一人之獄適丁千載之期恭惟皇帝陛下獨運離明躬行乾健如日不辜之殺寧失不經推吾所愛之人及其不愛曾旬月之未幾致囹圄之虛空逮於幾赤之間舉絕縲纆之繁符瑞數興於草木貨財耻拾於道遠歷春夏以滋多累百千而未已臣獲寬衷實仰冒天功得以凝純之表坐成嘉美之化沉朱李於寒水共樂清時鞠茂草於園扉殊多暇日

和議成賀表

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審澤誕敷輿情符悅輒以軍敬獻言於漢帝魏薛發策於晉侯肯盟墨未乾敵血猶濕俄驅南牧之馬旋與北代之師蓋口口不情而口口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圖苟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義之權務和乘以安民酒誥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其威儀臣幸遇昌時復觀盛事身居將闕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草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憤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備者進願定謀而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壽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為天下得人審謀素定與萬方更始皇統親傳意合祖宗道同堯舜恭惟太上皇帝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廟精三紀之餘非已萬民之上啓昌運於中興之日朝諸侯於復會之時已安神器於覆孟其視天下如敝屣委無倫之富貴與造物遊處太上之崇高為天子父功成不有大道大難名臣際領州慶欣承詔旨考百王而未見款美斯勳祝萬壽之無疆傾輸至切

正且遙賀太上皇表

接千載之統推神策以膺期上萬年之船御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遠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登見聖人自自遠威顯更時序當機衡之數復俄旋辰之猶餘鴻雁雖寄莫附帛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太上皇壽七十表

皇圖授望綿算於萬年帝夢與齡開壽福於七秩修熙朝之盛事溢萬宇之歡聲臣聞有永降年自天新命大德必務從古而然千二百歲而不衰蓋修身之道百二十刻而成度徒增漏以為期於皇上聖

之隨度越前王之懿授神器於雍熙之日心懷脫屣之高備至養於康強之時年及從心之適非祠祀而徑躋於上壽不導引而自籍於長生亘古未聞於今創見恭惟陛下誠養化育道妙希夷為天下得人盡付謳歌之與造物為侶威歸宮殿於養在天心眷顧以方隆致容算增崇而未已演二首六身之數仰符革命之辰會三統九章之元將衍後天之算恩給新下孝治有光臣持節南州馳神北闕稱觴漢殿身雖遠於鷓鴣封心敢忘於虎拜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日會析津夙推良月星沈華渚茲應昌期凡居有截之區同慶無疆之祝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功成弗處道大難名不獨親其親孝與慈而並廣為衆父之父理暨性以兼融巍然太極之尊永矣薄天之養聖謨可頌容算難窮臣竊伏江城欣逢誕節望重華之殿旅百何從想萬壽之山呼三問意

會慶節賀壽皇表

錫羨無疆丕顯生商之且成功不處適當命禹之時熙運親逢恭惟壽皇聖帝陛下仁涵動植道配堯舜詩書所稱何有加卓爾規模之大唐虞之際斯為盛超然揖遜之風積勳致王業之成端拱視天命之阜豈特極高而蟠厚固已勒崇而垂鴻臣等謨真周行久陶聖化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獲進謁於殊庭上古有大椿八千秋冀獻符於睿算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於陳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於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繫表探賾囊中既與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為事遺元珠於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於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祝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

重華宮上尊號賀皇帝表

畫象稽象承燕謀於正字翠旗離登奉鴻號於慈闈孝本一人庶均八表恭惟皇帝陛下孜孜與夏業業繼虞念茲莫報之恩原此難名之德乾稱父坤稱母並擬形容河出圖洛出書載新彛刻欽五福惟皇之極率百官皆帝之初臣分竹南邦傾葵北闕製六而作一藝敬想特書明兩而照四方永觀盛際

賀皇帝慶太后八十表

進壽東朝宜恩北闕殿上皆稱萬歲瑞應非常海內之凡九州歌呼同慶臣聞喜賀髮而頌壽母魯國有詩摘紫房以和慈顏晉人自賦若長樂備常珍之奉在前王無故事之傳恭惟皇帝陛下道大興齊功光系漢日致其孝有會閔事親之風帝降之祥得黃老養性之福雖早朝而晏罷必夏清而冬溫逢八十春秋之符出五三經籍之右吹律式迎於首祚舉觴遂介於長年歡連宮闈澤洽黎庶比屋起南陔之榮瑞池呈西老之符與慶之率百官會非曠典建元之復三算何曾陳編臣遠守小邦側聞盛禮迴鑿紀事微

趙鼎臣

岳飛

馮時行

汪藻

孫養晦

陸游

汪藻

許開

洪适

孫背錄於汗青。賜札錫民。異溫推於臧白。

賀皇帝慶皇太后八十表

洪适

喬雲結纒。爛而極於紫霄。元日稱觴。介東朝之黃髮。郵香所寄。嘉頌式騰。輒以有三足鳥。說西崑之載勝。練五色石。聞上古之斷龍。已標仙籍之長生。式播皇風於不朽。旋綿長樂事始昌辰。恭惟皇帝陛下。性稟
委任。行齊會閔。問安視膳。蕃藎專鄉於福神。據德依仁。介福鼎來於王母。禮行膝下。歡洽宮中。八千歲春
方百分之及一。十七代史。比萬壽以無雙。臣遠使重湖。與開曠典。仰奉階而肅序。厥路無由。祝坤極之增
年。後天而老。

代進光宗御集表

王子俊

雲漢為章。莫闕寶儲之彩。風雷作號。俾維金匱之藏。勅成一經。昭示萬世。竊以聖人肆筆。初何意於成書。
天下觀文。乃有功於範俗。繁隆昭代。遙駿先猷。恭昭編摩之臣。覺列昭回之次。煥然可述。施及無疆。非惟
光宗皇帝。學富月將。聖德天縱。得書之體。得言之解。上掩百王。如日之升。如月之常。下飾萬物。時昔燕閒
之御。從容翰墨之場。周文郁郁乎。宏寬盈成之治。虞書渾渾爾。丕昭精一之傳。陛下聲欲廣文。道能繼禹。
作者之謂聖。敢忘繼志述事之心。得其所。以奮洞見。經天偉地之妙。肆命臣工。而籌緝載揚。帝典之光華。
湘秩縹緲。寶為大訓。亦文綠字。皆紫此書。臣等猥以諛聞。膺茲隆旨。玩歲惕日。空彈淺見於管闕。血指汗
顏。深覺聖言之天遠。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誕著丕諫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開先。仰威靈之如在。戴涓味且。輒冒宸嚴。
臣竊以詒厥孫謀。寶為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恢
宏七世之觀。追昭考之勳。與備盛朝之蓋美。治安之極。節制所無。禹繼舜。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事繁
時繁。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緒。查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
符祐之成。舉是非而難採。致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于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存。致倣蹤閔休之可紀。參
稽定實。尤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宗祏宅心。獎維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庶邦惟正之供。觀文王之耿光。
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趨真東觀之書。臣等自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細
末之勤。誠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

代進重修七司令表

王子俊

制而用之謂之法。所期合古而便今。變而通之存乎時。當亦舉偏而補弊。立為成憲。尤屬昌辰。肆令位兆
之心。具瞻畫一之志。竊以著為律。版為令。要皆所以範民。作者聖。述者明。亦共圖于經世。必揭始觀之象。
用陶不倦之民。以時纂修。為世檢押。陛下堯綱具舉。舜法可傳。左規右矩。前準後繩。以為民極。詳法略則。

本數未度。則有司存。粵從寶歷之紹承。咸仰聖華之宏遠。五服薄四海。臂使指而畢從。八統御萬民。網在
綱而不紊。猶恐弊生於所忽。殆將功敗于已成。爰制詔於臣鄰。俾科條於令甲。布在方冊。允益百工。堯居
雁聚之浩繁。同歸於治。金科玉條之明白。可舉而行。勸成一代之書。庸示九圍之式。臣等賦材。謝薄。庇職
凌。說。雖暮窮年。空玩歲月。而何補奉命承教。乃得聖王而為師。維幸及於奏篇。猶未知於免戾。

進大學衍義表

真德秀

伏以汗竹雖虛。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惟大學說
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為及物
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詭。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
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燦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竊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森諛蔽蔽之
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兇難進於堯
朝。豈題魁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遵羅三至之說。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
精。獻誠不忘君。每惟倦于報上。滯滯皆置筆。幾乾乾以窮年。首繼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
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
崇深。期效涓埃之神補。茲蓋恭遇黃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遙降。於成后。念終
始典于學。運志克邁于商宗。方將切瑳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事欲明于本末。理期貫
于精粗。適梓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于世間。不必皆從于
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
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
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
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取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
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膏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
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
漢唐論頗收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直置之對。則孝宣宜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
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
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

五之坐隅。如見其面。反覆熟讀。如與對言。必能盡其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進州制三館壯丹歌詩狀

公殊

化合天心。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為膏壤之滋。共壽並柯。布在密青之困。畫品難形于桌。瑞圖不盡於芳妍。乃昭儲臣。各攜華藻。匪太平之特盛。豈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皋陶之庶載。周宣繼業。則吉甫之誦章。蓋默助于讓。不專工於辭。翰追於漢。宜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節節。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筵。德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乘製。未復前修。思臨險者。隱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聽其言而罕實。不足以神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喜起之會。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輒竊以思。視惟無極。

進先文定公文集表

胡寅

宸衷尚舊。故老形思。訓釋典文。夙簡高深之記。遺餘篇翰。更蒙清燕之求。臣伏念先臣志希明道。謀不為身。心遠地偏。寄陶廬於三徑。人憂已樂。甘顏卷之一瓢。吟咏性情。而無雕蟲篆刻之為。交際往來。而乏竿牘苞苴之智。中經倣倣多所散亡。晚獲莫居。備成編帙。精思皎皎。每提撥亂之綱。莊語醇醇。多闡濟時之用。進則傾輸於君父。退猶關說於公卿。壯懷投老而益堅。弱齒抱病而彌勵。自期有補。終冀一伸。邱木成陰。雖鬱春秋之志。囊書棄御。何知且暮之逢。伏恐陛下。典學格身。崇儒化俗。華衰豈惟於一字。縑衣不聞於十年。乃因仲息之對揚。錫以溫顏之清問。斯文不墜。多士流傳。臣謹已校定舛訛。分成門次。爰從傳置。進備覽觀。函劍有光。既徹斗牛之象。浦珠無恙。合供旋冕之需。

謝兼侍讀表

蘇軾

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都。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燭火之助。大厦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邱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謝侍講兼脩國史表

洪邁

七閩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越丹地之班。仰戴鴻私。俯慚鷲鏡。伏念臣本無能。鮮有事功。禁路持荷。蚤占榮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輪漚。茂報靈分。假遠顏恩。敢謂蠶封之收。召趨前宜席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竊周官石室之文。復為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顧愚陋。將何答。茲蓋伏遇陛下。道齊舜舜。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正爾依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辛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言。編關聖學之光。

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距殫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遺迷之幸。

謝宜召入翰林狀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閱悲遙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招神棟。以為儲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思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應於侍從。會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瀕瀕於霜毛。樹勞有加。賜價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編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容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蓬儉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哀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勤奮學。益勵前脩。或遺贊不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謝宜召入院表

真德秀

來從南服。未宜民版之勞。召置北扉。猥被宸輪之寵。光生里巷。榮動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實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開。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滌出守之餘。試侍禁廷。亦亦盛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選。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臆自將。先自內制者六年。每漸趨。迫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以驅馳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益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以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吏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茲恭遇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紱更化。志平萃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逸乘。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彦。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以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加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擲任賢之玉。則所自期。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同。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委。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菟夷負固。邊鄙用師。勳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體性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艱歎。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博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離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權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龍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

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貴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况文字之職。屬於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為超擢。不徒擢輪以爲效。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軾

越從左使。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跡。本無富貴之心。則命若驚。因辭不獲。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力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特神聖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性直之非宜。孰知惜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咸激恩遇。遂忘死生。莫辭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追饑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香。乘口交攻。終至南遷之患。生雖不遇。管屢願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瀕於九死。厄窮自致。匪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龍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地德無私。欲以任嬖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及空疎。馮唐已薨。猶願雲中之往。賈馮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

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表

周必大

宗伯繼文昌之座。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尚玷演綸之直。當聖主謹持於官器。獨忠臣當愧於私人。臣竊考自古。英英之才。旋觀當今。文學之士。或抑淹草茅之下。或陞沉州縣之中。賸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想玉階方寸之地。通籍幾人。况乎出入禁殿。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邁清光。被衣服。歲叨微數。向非負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爲窮陋之民。君門九重。敢起躋攀之念。而自親逢聖作。首奉詔除。簡知特厚。於諸臣。獎擢偏更於華貴。官益崇而效寡。祿逾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忽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恩。師恩春官。光武卿之舊。次擢文禁苑。忝四命之新榮。煥寶帶以章身。飾繡纒而驚駭。正使贊策數器。尙虞稱塞之難。矧伊初乏寸長。何意超躋之甚。周章就列。俯仰慙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協舜華。志恢禹迹。明明在下。雖洞照於羣情。浩浩其天。每包涵於萬類。寧稍損於爵秩。恐成棄於菲葑。遂致凡才。亦願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希鄭國之賢。苟道素餐。庶罄洪造。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表

真德秀

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驛召再三。俾造通臣之列。職親地澤。恩鉅人微。臣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有直臣。則若猛獸之衝藜。藜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氣罔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政。舉萃羣賢。正塗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遙追先猷。宜得白

首者艾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選。伏念臣學難志道。材非瘠人。添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絃之始。翫屏久直。曾微華國之文。螭陛履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節。游易守藩。尚欣宜室之席。前痛鼎湖之弓。墮義輪東出。方薄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時魁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躡於僊曹。金華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之祕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適用之材。知臣粗有不欺之節。擢擢通服。許貢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美報。惟禮可以爲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

漳州謝上表

蘇軾

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八境開俗。又復過於所期。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家。刻之文。論不遺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履更歲。簞屨棄。屢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冀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擢享上國。預髮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誰云疎外。有此遺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難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體至恩。益堅素守。惟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

湖州謝上表

蘇軾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願惟何人。亦與茲選。伏念臣性資頑鈍。名迹瑣微。議論闕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實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點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辭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願受。願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遜時。難以追陪新造。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到黃州謝表

蘇軾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神聖矜憐。特從輕典。救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有感激。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斧哲之興。遂有功名之志。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逐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繫懸。貼於三危。豈謂尙玷。故員。更叨善地。投

昇磨颺之野，保全樹樑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
 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
 恩，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澆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
 爲棄物，若獲盡力權鑑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謝量移汝州表

蘇軾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貪浮於
 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質於斧
 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繚繚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
 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
 朝廷之紀錄，開其惻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
 脩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
 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刎，向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到昌化軍謝表

蘇軾

並鬼門而東，浮海以南，避生無定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溫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
 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
 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蠲動，稍賜矜憐，傳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瘡痍交攻，于孫勸
 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謝南郊恩加封表

汪藻

禮治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浸踰分顧，昨投閑於異縣，蒙起廢
 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鶴，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參議以維均，何遺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調御萬類，藩飾羣工，屬宣室之受釐，鑿寶字而蒙福，臣適障本部，仍昨鄉州，宋人泝澗，以得封，望
 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龍既遠於子孫，忠敢移於生死。

謝賜御草許趙徽南亭詩表

王禹偁

絳綃半幅，舞鶴之紋，宸翰三行，雲繞迴鶻之勢，天恩曲被，凡目榮觀，佩服職號，神魂飛越，伏惟皇帝
 陛下，聖躬八法，學洞九流，英斷睿謀，運元功而多暇，飛文染翰，縱草聖以爲娛，開裁浙水之綾，愛寫淮南
 之句，宮中刀尺，翦雲霧于赤城，筆下風雷，走龍蛇于碧落，通令中使，宜賜近臣，登期瑣材，亦預宸眷，捧持
 失次，傳玩增輝，折千載之遺逢，極一時之榮遇，盡畫二十八字，列宿光耀，光采三十六宮，天香尚在，豈止
 藏于篋笥，亦將傳付子孫，堪笑二王，非墨妙筆精之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字之書，感恩空技，于涕淚受

賜史館于肌骨

謝賜御書孟子表

范端臣

德與之義，默契於淵衷，昭回之光，發輝乎宸翰，分頒有寵，拜賜惟實，竊以戰國縱橫，衆言散亂，乃篤生於
 亞聖，以不振於醇風，開揚墨之功，不在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王前，著爲一經，垂之萬世，伏遇皇帝陛下，
 投戈講藝，肆筆成書，既深造于七篇，復妙臻乎八法，寫之瑣瑣，炳茲丹青，鳳翥鸞翔，載出河圖之畫，金聲
 玉振，復傳洛誦之文，臣猥被鴻私，親瞻容藻，樂與諸生之講習，益昭治世之昇平。

謝賜御書張九齡千秋金鑑錄故事表

真德秀

節值千秋，輒獻蕩蕩之論，恩頒一札，獲瞻奎壁之光，俯拜麟勝，襲藏有耀，伏念臣慚無寸技，幸際兩朝，昔
 瑞慶方臨，嘗豫陳永命之戒，今天基有屆，敬復據愚壽之言，蓋謂錦囊效賞之徒，勤不若丹辰獻儀之有
 補，經帷入侍，天語垂褒，觀倦倦進說之辭，真慷慨愛君之意，既下軒墀之拜，前還蓬壺之居，賜雲章一人，
 幾類運英之故事，上金鏡五卷，有懷開元之諍，臣不圖蠅蟻之微，驟視龍鸞之妙，恭遇陛下，性全淵懿，學
 懋緝熙，博放爵開，審萬古忠邪之判，編後遺直，係一時治亂之分，爰源宸華，以勵臣節，臣猥緣愚拙，誤沐
 褒嘉，百祿是宜，敢第述商頌降生之瑞，三宗可法，願益遵周書無逸之規。

謝賜衣帶表

楊萬里

瀛州方丈，驚頭白以初登，內帛宮衣，借腰黃而並受，迺九重之異數，非八柄之殊章，自天有寶，暗地而偏，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典嚴在節，惠篤萬神，軫仲由之緇袍，錫之三服，側啓期之帶索，束以兼金，而臣感恩
 不賞，圖報無所，蔑然絲薄，多慚疊雪之香，藹爾推頰，第怯萬釘之寶。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蘇軾

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豎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瘳，幼
 師季路，止服緇袍，長參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維，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愛勤黎庶，寤寐舊賢，故損廩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數，致茲辱陋，亦被龍光，臣敢不求稱於衷，益懼
 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翰之箴，強力安邦，庶幾有騶之頌。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蘇軾

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轡請事，願影自慚，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
 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相車服，收轡事功，而臣衰不待年，龍常過分，
 枯槁之質，匪伊乘之，而帶有餘，欲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張守

討論論色，已懼空衣，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輝，超躋路以知榮，伏念臣久安補具之貧居，豈識

議封之試是編孤寡援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塞心久悟寒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樽之名駒病骨支離容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苞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均知誠意孤莖之非一服務盡衆長乃捐在簡之珍曲示解嘲之惠臣敢不仰思俯飾俯效馳驅東帶而使與言慚不愧指紳之列據鞍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

謝賜銀合服藥表

周必大

雲章封置寶劑實宜適屬疑礙頓蘇疲瘵伏念臣甫從開散起備蕃宣雖恪守于官箴曾未除于民瘼豈圖宸渥爰舉邦彝詔諒芝檢之黃光于下蔭藥按桐君之靈滋以上池手披出紉之溫心失折綿之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慈憐臣庶軫念藩維已施起廢之功更廣綢綉之賜恩勤至矣報稱謂何臣謹當因六尚之珍良察一方之疾苦乃身無疾敢獨享於君仁所部有瘳期咸滂于聖惠

謝賜銀合服藥表

周必大

天無私覆外懷五玉之臣帝有恩言中錫萬金之劑似乎歲晚條爾春回伏念臣昨被給書起司符竹考湘纍之九辯閱楚戶之三霜多病所須常求藥物十全爲上未造醫師茲逢漢宮臘飲之時乃日唐殿銀驛之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遠皇極治格泰和惟疾之憂每推父母之愛好生之德更廣乾坤之仁故當疑互之辰特有珍良之賜臣敢不動于服食稱是恩榮候屬郵寒深察小民之怨居防美疾戴思慈育之生

謝賜柑表

金使闕名

聘禮既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賜優實於公郵方厥包未賈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追於遺母楓庭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喻言罔既

謝致仕表

歐陽修

愚誠慙至曲軫于皇慈寵命優殊特加于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迷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于邱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輪晚暮疾病疴殘輒希知止于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悃屢至酒煩既久歷于歲時始曲蒙于開可仍超加于異數非止賜于殘骸道愧師儒乃悉春官之峻秩身居賦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何殊衣錦之歸使閱巷巷嗟嗟共識聖君之念舊層神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成會曾經履御不忘躡履之賤微致此使華萃于衰朽難伏櫪之馬悲鳴難繼于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于盤沼餘生身卑鴻造難酬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臣聞神功不幸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監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度至之心再演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被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願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收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于桑榆未應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治製不同並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轎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探之志迹臣所乞尙虞僥倖之體伏望皇帝陛下憫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幸勳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亳州乞致仕第四表

歐陽修

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速茲再覲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預越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俸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竊臨竊幸風雲之成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貴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輪之晚暮龍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瞻乞身之請願諸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調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彈悃悃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念臣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頽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當豐祿賜尙能過樵夫而談道宜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熾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誼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於死臣漂流弃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菴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安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請坐廢五年積憂熏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刺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益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嘆更生僥倖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

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租給佃粥。欲望盡結。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勵。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渠令。購捕兇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皆臣子之當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俾得稍相除。稍出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于天。又無助于下。怨尤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于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身。雁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查惟。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國朝麗體金膏卷八

拜颺集 道補

南郊頌
職貢圖序
高祖武皇帝證義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皇太子臨辟雅頌
爲百寮賀雪表
賀老人星見表
姚州道破賊露布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辭畢指南
宋四六摘句

二二九

國朝金符 卷八

三三二

賜紗扇筆墨等件謝摺
賜筆墨等件謝摺
賜玉如意貂皮褂謝摺
謝賜御筆熱河考並御識墨刻一卷
謝賜御筆筆誤讀過墨刻一卷
謝賜御筆兵部奏凱兵丁各歸營伍及福康安奏西藏番後事宜詩墨刻共二卷國朝阮元
南郊頌并序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宮弱言之。后合揆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絲翰。氤氳於丹冊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燁祇之盛。臨即壁日之選。照等乾之儀。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借。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賜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轉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未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厲而已肅。流落復雅。遠符雲韶之世。際禮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儲明變照。俄天作雨。三發咸作。叶化台光。麴糵王風。蟬梅帝載。塵清世委。若兕無用其武功。運設時平。鶴鷺成脩。其文德。桃林散甲。華山優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堵羊釣壑之士。概洗耳而聽。管佩。版築藏巖之逸。去操鼓而紆紉。異人俊乂。既闡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塞同於多士。聘聘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蕪於壁水。九流八索。亦縈於石渠。畫一之政。萬邦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敷關質子。稱臣內向。珠樹素禽。越火枝之地。銀鬢叩杖。踰沉羽之塗。出赤野而連翹。度玄沙之決。於是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飯玉雞。三角九尾。四眉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瀆於宮闕。府無虛月。史弗能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諒此嘉祥。方茲總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知舜讓。邑比堯封。黍稷。畝神。神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樞。天子猶未明求衣。日及不勸。撤膳匪躬。詢輿訪道。鑾旗徐動。乘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開三朝。蔚法雷於羣。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行。昆蟲得性。肢蓋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餽獸之樂。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非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壇未開。爰命將作。按日燔營。三鑿叶。響百工成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沖穆隱嶼。跨千畝於晉日。閑曠。遠吞七里於漢年。五達四通。郭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灑漣。西望嶺。紆徐委蛇。環陵起伏。澎湃嶼峴。山川異態。飛梁。運字。洞燭穴懸。紫殿仙宮。霞霧鳥。鬱映倒。梁日光球。玉桃卷。銀樹抽芳。百果千株。三珠八桂。朝蕪與。畫露共鮮。曉花與。薰風俱落。鷺禽乍聚。以比翼之翔。歸。時宿。關同心之夜。睨。

國朝朱珪
國朝朱珪
國朝阮元
國朝阮元
梁蕭綱

故以熊熊灼灼，炫明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燭而帶三靈，圓丘閑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八塔宏麗，四維博敞，宛若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昌之瑞方，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維，是球，邱茅茨之爲，倫非珠非玉，唯甘泉之已，春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浴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閼，星次啓陳，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壇宮，朱暮夕時，惟宮宿設，曉漢斜陰，聖壺升滿，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駿揚衡，雙龍翼蓋，紫雲徐迴，鳴鑼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鸞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鏡犀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珠旗日羽之兵，百五營而星列，辭辭阡陌，震震填填，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鄜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輦，薦禮帝儀，揖太清，秩羣望，被太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穆靈壇之禮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斯備，三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綠，同河濱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輓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桂鞞駕肩，士女填噎，接袂爲幃，連裾猶堵，鼓腹擊壤，行歌舞抃，然後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欽明美化，跨萬古於茲日，廣運倫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之禮，啓亭亭之業，封天答禮，禮地微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非薄微臣，謏與灌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徒發編辭，清風之蕩，七也，故放廣雅，賦頌十章，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氣，遙哉遠古，皇矣初分，磅礴地載，清明天文，大人觀物，生民樹君，蛇龍龍準，作樂垂衣，皇圖炤灼，帝篆葳蕤，邱寧中代，合聖與誰，於鏗我后，命世天飛，玄默取辯，寂照乘真，就雲握歷，望日臨民，謙光履德，義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盛化宏道，酌衡敬賓，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車非寶，如海之深，如日之杲，肅恭明神，迷聽前踵，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陶匏，燔柴雲登，跨舞論韶，龍堯稱拱，赫矣郊宮，載惟靜謐，肅肅禁園，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寶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蒲萄金橘，靈壽木難，表禁開著，貞槍陵寒，山池壯麗，階閣彤丹，葉垂疊雨，花落重楹，康哉盛德，美矣世豐，三辰炳耀，七政永隆，五方來泊，四隩茲通，懸繩度窄，駕鹿追風，既隆懋化，復觀瑞滋，金車出野，玉露霑墀，紫雲神草，華平瑞芝，長榆汪濊，永固雍熙，照天瀛浚，遠肅運陸，惠靡齊民，恩彌比屋，式光悼史，隳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甘福。

職貢圖序

梁蕭 釋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荒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視犀甲則建朱崖，開蒲萄則通大宛，以博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望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險空桑而歷昆吾，度青邱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

之駿，御而不乘，尼邱乃聖，猶有國人之法，帝君臨，質文樂賢之象，甘泉寫關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檢上流，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關厥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蓋不涉，漢南別加訪探，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耳。

高祖武皇帝諡議

梁蕭 釋

臣聞聖善傳聖日堯，仁聖聲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證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誅，貴卑不誅，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明煥乎鍾石，昭晰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容作聖，功超三五，聲隆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羣后改屬，乾維罔構，地紐如崩，就配陸危，公卿肝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與橫流之歎，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禋福，受終文祖，尤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禮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薦新潔，臨茲大賚，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爲貴，不以黃屋爲尊，政謚刑措，民殷國阜，虹旌式卷，燧載清，胥象相因，環楛無曠，天衢亨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貢，膏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若壁，地出玄珪，驕騎把鉞，則休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獻角，聲教所漸，浹靈蛇之都，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序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風，氛氳於司樂，樂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關四門，宏招賢之德，青於擊壤之性，黃髮志鼓腹之歡，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收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機，日且千遍，馳都都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俗，鑽升平之玉簡，昭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伴往册，黃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祗軫森，山海含情，悲切陟方，哀深過密，煩冤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蕭 釋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觀，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縷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幾居堯，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桃墟石紐，譚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屨，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乘宜生之劍，樂彰治定，滅寇機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魏如虎，寧侯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歸者當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箭，實以周誦幼沖，用資端士，漢竦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帷帳後言，籍田而求驗，以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宜尼，近高啓策之作，聲超姬發，寧假下蘭之頌，警衛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勳徵成務，智察舞雩，爰分封璽。

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虎據。操鏡蠅。津滸濟沈。物仰平分之恩。沂沭卬峴。民思後來之政。陳蒼留反炎之化。淮海高墨。軒之聲威。漸黃支化。行亦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南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輝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為與。策賢成。願降意。革編。留神細。許商算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東馳雜賦。任良亦棋。漢門式。儀與琴劍。銘自盤盃。無不若指諸掌。尋涇排。重以風。風飛。驚文。騰。織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煇玄。黃。豈俟取。讀。先。詢。開。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與。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措。式。往。復。王。象。事。軼。魏。儲。酬。答。蔡。讓。道。高。晉。兩。似。懸。鐘。之。應。響。猶。衡。錫。之。待。酌。率。邇。者。隨。武。迷。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實。冥。夕。夢。無。懼。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基。樞。明。智。劍。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歷。賢。劫。而。終。現。黍。稷。迴。幹。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入體。康居之象。有異六交。二乘始開。臂馬傳苑。一體同歸。秦犀宗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疑。選了正相因。雖。賦。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始。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耀。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為。萬。德。之。宗。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探。彼。戒。麟。拾。茲。翠。羽。潤。珠。隨。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且。啓。黃。綺。之。侍。朝。集。魚。燈。夕。朗。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容。旨。爰。錫。嘉。名。謂。之。聯。璧。舍。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啟。德。百。法。明。門。於。茲。德。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荷。兼。葭。金。臺。鑿。似。似。香。雲。步。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閣。一。拳。龍。光。筆。削。未。動。榮。上。商。之。序。穆。古。盛。則。又。懸。安。國。之。製。謹。抄。第。符。位。陳。諸。左。方。

皇太子臨辟雍頌

梁徐陵

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交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成由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昆蟲。皇帝世膺下武。證茲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儀。儀。天。以。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為。樂。造。次。必。備。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宏。宣。發。論。語。題。攝。奔。升。堂。振。衣。即。席。對。揚。天。人。開。闢。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動。音。口。鋒。起。問。難。泉。涌。辨。論。給。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率。繫。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懸。其。師。法。何。宴。世。其。訓。詰。程。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仰。又。聞。之。魯。頌。事。與。史。克。宣。其。懿。晉。雅。大。啓。王。原。選。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

為百寮賀雪表

唐李嶠

皇運勃發。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辰止。和聲有聲。宏風講肆。崇儲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珠。酒。興。業。闢。里。增。榮。

臣聞至道光被。而沖和成發。玄化沉潛。而祥物昭應。伏惟陛下。合德天地。齊光日月。陶正氣之氣。冠。降。元。符。之。辭。蠶。用。能。經。緯。六。合。驅。馭。百。靈。垂。旒。法。宮。而。品。物。清。晏。揆。景。中。土。而。風。雨。休。若。三。元。肇。革。九。陽。初。動。撞。黃。鐘。而。布。氣。順。玄。冥。而。率。職。曆。陰。候。律。豐。澤。順。時。蒼。蒼。方。興。起。泰。山。之。腐。寸。參。差。萬。委。自。平。地。而。盈。尺。銅。街。皓。其。如。素。金。隄。紛。其。遂。滿。梁。樓。樓。榭。疑。壁。臺。之。九。重。落。絮。飄。花。似。芳。林。之。二。月。豈。唯。洛。神。呈。象。來。舞。帝。宮。故。亦。海。騎。相。趨。下。朝。樓。閣。東。皇。欣。而。望。歲。南。史。慶。而。書。祥。萬。寶。登。秋。居。然。可。詠。雙。銅。叶。唱。即。事。非。造。自。非。容。感。通。微。乾。心。輔。德。何。以。降。神。靈。之。滋。液。發。兆。庶。之。歡。慶。臣。等。恭。承。玄。造。沐。浴。太。和。欣。聖。澤。之。滂。沛。對。天。休。而。踴。躍。

賀老人星見表

唐李商隱

聖惟合德。坤實效祥。必垂有爛之文。以表無疆之壽。臣聞玄象示人。吳穹凝命。體為經而宿為紀。則有常名。斗挈酒而牛服箱。或據虛號。未若候時而出。有道則彰。居五福之先。在三辰之列。伏惟陛下。昭明老契。游泳莊寶。屆是中秋。呈茲上瑞。况見於午位。又屬寅時。仰考玄符。乃有深意。自南耀彩。將弘解慍之風。近曉流光。欲助無私之日。皇心載裕。靈鑒孔昭。凡居率土之濱。皆慶後天之壽。臣。誤。蒙。重。寄。實。遠。清。光。送。玄。燕。於。梁。間。傷。時。自。切。望。白。榆。於。天。上。厥。路。無。由。

姚州道破賊露布

唐駱賓王

向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表。是知衣裳所會。義有集于殊隣。霜露所由。誠無有于異類。故。陰。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然。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義。切。救。於。苟。順。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駕。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玄。功。不。幸。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圖。行。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諸。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瓊。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城。襲。冠。帶。以。來。王。奇。眩。僂。耳。之。會。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胤。沉。木。餘。苗。邑。殊。禮。義。之。鄉。人。習。食。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枉。而。被。挈。衣。解。推。輪。而。升。華。冕。而。豺。狼。有。性。鳥。獸。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郡。以。精。誅。擾。亂。邊。疆。斂。敘。州。郡。是。用。三。門。投。杖。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日。軍。次。三。帥。箭。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提。山。崖。榜。山。連。結。十。部。樹。有。徒。五。萬。衆。此。山。即。南。中。巨。傍。也。崗。樹。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州。之。境。發。薪。林。而。擗。月。陰。靈。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天。陽。鳥。無。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回。車。賊。據。臨。代。之。形。垂。建。飯。之。勢。徵。風。召。雨。蜩。起。蜂。飛。野。雜。種。以。挺。災。封。狐。十。里。肆。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為。制。敵。以。權。柔。遠。者。理。成。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於。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恭。宣。帝。澤。中。之。以。安。撫。陵。之。以。存。亡。信。重。糧。陳。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論。白。馬。之。盟。地。接。周。疆。詞。屢。彈。子。喻。蜀。俗。通。盤。飢。聲。不。較。于。吠。豕。

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前守右驍尉井陘縣開國男劉玄暉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假危飾而設潛兵，疑從天降，乘間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二軍子總管明威將軍左武衛翊府郎將高奴那，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後金吾衛翊府郎將孫仁威、率府左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茂、柳諾設、弄諾覽、期等，振盪之力，拒敵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谷，劉惠基、高奴那、孫仁威等，並忠勳克著，知略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兇，竄土崩，舉刀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涉，鼎未窮鼻首之誅，救死扶傷，獨致折骸之盛。二十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衛府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貅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副總管兼安撫使守銀州刺史李大志，率前左衛翊府果毅都尉陳宏義等，率犀象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守蕪州都督府長史梁侍辟，率守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林，蹈中權而撫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勝躍載欺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率守衛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提金鉞而直進，玄雲結陣，影密西郊，赤日揮鋒，氣橫南斗，飛塵埃而布地，白日為之昏，積氛以稍天，洽溟為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鱗，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而為泉，似飛龍之血，委亂骸而搏擊，若泛蠶蟻之屍，既而照盡萬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青遁，彼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地形之陣，揚塵習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材雄，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買勇，澄氛除寇，同夏秋之潰春冰，滅迹掃塵，若霜風之捲秋葉，戰險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柳諾設、弄諾覽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倣和舍等，委棄奔馳，脫身險難，復利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昔魏臣賦蜀之奇，漢使開邛，繞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繁泥而弔伐，指場微以臨戎，一戰而孟獲已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並皇威遠暢，廟算遐宣，奉玄獻以配天，徒知帝力，掩望輿而聞地，豈曰臣功，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唐張九齡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貨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奉以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福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忠，其庶乎萬一不勝懼款。

之至，謹言。
玉海辭學指南
杜牧之曰：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采為兵衛。
歐陽公曰：為文有三多，若多，商益多。
西山先生十二體所急者，制表記序，銘贊頌而已。若詔誥則罕曾出題，檄露布又軍輿方用，皆尚可緩。
語忌
鄧潤甫撰龍興節祝詞，用負輔辰，愆玉几，岑象求云：非所當用以祝壽。劉嗣明作皇子割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為嫌，既刻長，又刻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陳述古草明堂教文，用奉祠紫宮，語犯俗嫌，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為事涉人君，陳自明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腦詞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為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妃制，用蓋降二字，倪胃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蘇北海草吳玠制，云陸海神皇，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為忌。遂改秦川為秦中，德壽宮慶典，吳挺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軾之曰：導揚末命，此順命，中語，奈何用之。洪景盧紹興中作謝歷日表，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于外廷，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乾道中外，郡采取用之。洪曰：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用我字，大無禮，洪景盧草葉頌制，曰：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盼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楊文公於契丹書，用鄰壤交權，不免以字嫌，又嘗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穉曰：未審何時得賣生榮，公笑而鼻之，開禧用兵，詔諭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草嘉王制，用蒸羔孝友之風，言者謂蒸羔之語，何自而出，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如是可乎？汪彥章草赦書，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談者謂并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

陸士衡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銘博約而溫潤，敘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要辭約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文心雕龍曰：風骨之采，則繁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鳴鳳也。銘治經典之範，編集子史之術，潤翰情機，曲昭文體，然能學甲新意，彰畫奇辭，才有天資，學謹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尹師魯曰文忌格弱字冗

詩書須節一逼以備四六之用長句作一處節如乃心罔不在王四字作一處如道用有成兩字作一處如鳴呼

謝景思曰四六全在超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最

制辭須用典重之語仍須多用詩書中語言及擇漢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晉宋間語及時中語不典

者不可用詩書雖不可用亦有可用者如杜詩魏晉以來文史中語間有似經語者亦可於制中用但其間

名臣非人共知者不必稱引以為故事如呂蒙陸遜固有名臣

後村劉公曰四六家以書為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為重濁二者皆失之

李公父欲應詞科西山指竹夫人戲曰試為進封制可乎公父末聯云保抱擁持朕不安丙夜之枕轉反側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德于今三年天維顯忠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

立作相經營四方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難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

所以不覺

北海督府訓辭尤為宏偉有曰蓋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揮

水心曰刑公取經史語組織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自是後進相率效之

西山先生曰辭科之文謂之古則不可要之與時文亦不同蓋十二體各有形式曰制曰誥是王言也

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詣不可尖新制詞三處最要用工一曰破題要包盡題目而不露跡四

句題二曰敘新除處欲其精當而忌語太繁推原所為之旨除授之意用古事為一事尤好如其餘步步制

三曰戒辭於戲而下是也須要古事與古語為對切于三處乃一篇眼目燈窗平日用工先

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積獎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獨不能

為真大手筆也既正父為上志皇帝成皇后尊號云云於萬年受天之祐華百官若帝之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

十行賜札誕彌遠海之邦萬里同文普聽均天之樂過謂若如第二人止說建國邦之說則謂聖力故用此

大節似見俯仰俯仰中積愧懷伏念臣錫璫三韓襲封四郡環居島服習聞夷誅之聲仰瞻雲門賁眩咸池

之奏受賜之寵先欲進不足以知雅潔而後欲作樂之聲方重華之上治經崇洽之閑休暨二代之敷文命一變而制

樂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此表贊句全用經句而復與典大凡詞科四六之間頗有此一兩聯則

不但不合全故不敢不盡言此表贊句加賁鹿茸之饗輔成魚藻之歡有懷疏遯之臣亦預分放之數玉帛萬國千

舞遍格於七旬籥韶九成肉味遠忘於三月仰止祝將之賜鬱然食侑之光驟此明居安殆無前比茲

伏遇皇帝陛下躬持慈寶不冒仁天通達八蠻坐致遠人之悅同符五帝肇開古樂之興出大晟之珍藏

作朝辭之榮觀兜離一變慈惠均歡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與聞管籥之音

稽首拜嘉周邦來賀臣敢不服膺容獎謹度遄方仰九門之句傳徒起載益之望與百獸而率舞但深傾

慕之心此表贊句

代辛臣以下賀日有五色雲表

聖主當臨庶幾際千齡之運鼎豐抱日清臺占五色之祥景曜觀瞻歡均率薄竊以仰模乾象懋建國經

君德無私明有同於日照臣職匪懈勢有類於雲從以下說君德臣職之意極好惟心合而益章則效降

而靡式乃如今日尤謂昌期如蓋如盤方顯照臨之用非煙非霧共呈承載之華諒非此道之默通孰敢

湯思退

宸章帝藻繁如瓊瑛之傳神畫聖謨較若天人之備此表讚其聖謨及天人之備似見與與之啓函拜賜

拭目知榮竊以法始四營莫辨乎易文象五典皆聚此書續東魯之章編發先秦之竹簡意廣大而執測

辭瀛瀛以莫覩其在皇朝以為古訓故宣帝立梁邱之學世世著茲茲之談彼明皇視洪範之篇徒改彼類

之字原亦工未有留神乙夜探頤前經別妄論於九師徽徽言於四代寫之縑帙示於萬神禮禮飛動於龍

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頤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假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

周益公曰韓退之推舉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

尤難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

謝景思曰開寶幸西京詔曰豆籩陳有楚之宜黍稷奉惟馨之薦起句云定禮禮也我之四鄰燔黍馨

謝之大

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頤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假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

周益公曰韓退之推舉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

尤難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

謝景思曰開寶幸西京詔曰豆籩陳有楚之宜黍稷奉惟馨之薦起句云定禮禮也我之四鄰燔黍馨

謝之大

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頤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假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

周益公曰韓退之推舉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

鸞義昭回於星斗月將日就彰聖學於祇勤。墨妙筆精。棟侯藩之瞻。懋乃非常之績。屬我中興之朝。非惟皇帝陛下。識際道真。行高世表。垂衣裳而致治。蓋取乾坤廣視聽以御國。一似堯禹。故此躬行之。至見乎心。畫之間。五取乾坤。一似堯禹。上句敬。下句說。教業被於臣鄰。賜不殊於中外。祕書深刻。已參淳化之考。經方國咸頌。遂隨漢光之手札。親切事用。不若更尋。臣叨分符。獲觀寶奎。對未停。八法難如。徒驚端勁。道偉之狀。一折所治。顯布精微。疏通之風。

表斷句須要有力。如洪景虛。但驚奎壁之輝。從天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

羅時老代高麗。所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蓋之心。天闊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

人用之極熟。此聯稍變。言語遂為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汎濫雷同矣。其斷句云。矢來肅謹。用昭

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

林虞謝脩都城記表。全篇皆好。但斷句無力。其中云。天造地設。示根本於華夷。陽曜陰藏。壯規摹於今古。警句也。

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題。二十字須要見盡題目。又忌體貼太露。如前聲慶雲瑞粟野蠶成繭表。用參著兩

儀之瑞。五色雀瑞。瑞芝用諸珍符於動植。俱見二者。

安南國謝加恩并賜對衣金帶鞍鞍表。用式篆名器之榮。蓋只用兩字。該盡題目。最可法也。貼題目處須

字字精確。且如進書表。實錄要見實錄。不可移於日歷國史。要見國史。不可移於玉牒。乃為工也。

進書一門。諸書體製各不同。玉牒乃紀大事之書。國史乃已成紀傳之書。實錄乃編年之書。實訓則分門

日歷則繁日。會要則會粹。各是一體。若出進玉牒表。須當純用玉牒事。不可以他事雜之。舉此一端。其餘

皆然。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

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尖新。鋪敘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

表有賀有謝。經筵進讀進講。有進貢。有進書。其體頗不同。除單題易區處。有總數事為一題者。破題須包

盡。至於瑣碎工夫。尤為繁多。且如出一賀冊表。非胸中有五六件冊實。如何展布得一篇。又有不可測者。

如宣和間。順州進枸杞表。海作。固非場屋中。萬一試日。或遇此題。平時不知枸杞為何物。焉能作靈

根夜吠之語哉。須燈窗之暇。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如初學記。六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

廣博搜覽。多為之備。向年。曾見臨安進野蠶繭及絲綿紗絹。因謂同學者曰。萬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

敘。皆相顧無語。其後擬一聯云。縷絲織縠。無慚西貢之供。冰素方空。不數齊官之獻。絲絳紗絹四者皆全

須如此用工可也。

夷狄貢獻。須考證今與中國通者幾國。且如安南國。日本國。婆羅洲。須考究在古為何國。有何故事。可以引用。

字面可以體貼。如安南則有南交浪泊。龍編銅柱之類。若非素備。寧免荒疎。須將歷代夷狄傳。本朝會要。

參考則得之矣。

代嗣高麗王修貢表。俱是先說幾封。方及來王之意。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云。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敬修臣職。政後聖業。難崎曰。中國明昌。適際聖神之運。遠方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為第二。

宣和取燕山。羣臣稱賀。令一館職作表。仍語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單使其人搜經句。欲對不得。王

初寮曰。何不曰。昆夷維其。遂用之。

胡交修代謝賜御書夏祭神應記表曰。聖謨煥發。紀休應於柔祇。宸翰昭垂。霽龍恩於遐服。第二人

便說御書不甚分明。

歐陽襄謝賜御製宣德樓上梁文表曰。端門層觀。虹梁鬱起於中天。奎畫寶章。芝檢驟來於清禁。首聯雖

見賜幸臣之意。而奎畫寶章之檢。不無稠疊。矧是御製。不應用奎畫之檢。此所以為第三人也。又曰。相周

王之考室。初無補於涓埃。仰虞帝之作歌。乃獲窺於籀籒。此聯却工。范同表曰。五門梁。梁非高戶之

周益公代交趾進馴象表。首聯云。效率靈囿。備法駕之前驅。已見象為有用。又曰。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

取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應揮奔馳。幸捨驚飛之玷。點無煩教。卑踏獸樂之般。般曲盡馴象

生意。賦式之士。儀能形容其象。但不見馴象生動。

華陽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絃。顯氣肅乎西成。珠輝耀空。祥輝麗乎南極。乾文燁潤。霄景澄夷。又曰。騰

人君之壽。既稽元命之圖。表天下之安。又戴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

謝景思曰。利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公作表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隴。寶益珍劑。增貴

邱園。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

攻瑰樓公曰。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兼北海屬聯。日盤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願騎朝馳。騰聖人之萬

壽。睿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表既進。天子為之改容。

誠齋楊公曰。有用古人全語。而雅馴安帖。如己出者。介甫賀冊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諛私謁之心。

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靈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

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多得。曾子固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昆崙渤澥。潑波不聲。

起聯

東觀書林。久獲漢儀之觀。西崑策府。載瞻周馥之臨。東觀漢記。西崑策府。載瞻周馥。李德裕言。

皇治靈天。垂宏幕於萬世。史編繁日。昭成法於一王。皇日。史編繁日。昭成法於一王。皇日。史編繁日。

德茂重華。接曙源而詒燕。書嚴大典。積寶牒以垂鴻。玉璠。

侍言虎觀陳三聖之宏規錫宴麟臺講一時之盛禮周益公謝道三朝

聖皇至孝荷神靈之薄臨清廟儲祥挺靈華之秀發魏齊賢仁英

上聖紹休不衍洪圖之慶元儲正位茂膺顯冊之榮太子受冊

治繼三朝不闕詒謀之懿法垂萬世肆嚴紀事之書西山述三朝

聖神御極廣推備覆之仁動植蒙休共効太平之瑞李公修代夏國

聖而濟衆親成垂世之經予以馭臣例及稱藩之國王壽之述三祖編諸

烈祖文孫一本攬承之懿皇支帝載兩全筆削之公今上處修玉版

三后在天軼鴻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東萊述三

規摹宏遠更三聖以重光憲度著明參四書而並載今格式

備皇上帝將開與子之祥有恤闕宮肆疏尊祿之事高葆

舜歷在躬大一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之睿謀東萊述三祖

投戈講藝載信三代之風肆筆成書增賞七篇之訓野處謝賜御

九月授衣發發先庚之旨百官承式薄幣令甲之恩同上帝

親年有永方齊箕翼之輝聖孝無前併上乾坤之策賀本上帝后等

宸襟典學稽上古之聖謨帝帳疏恩錫先儒之義贊謝齊賢代謝道

鑰扉編年並紀光華之且涓辰蒞事聿新尊閣之儀王康口

明聖寅恭寫作宸居之監書言深淵勒爲冊府之珍代書臣述德書石刻

御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使輅臨賜新指畫之威儀象簡

皇天篤佑忽垂象以示人聖主靈承乃側身而修行亟銷變異宜即奏儀

保章瞻象既除星殺之災太僕詔王壹正朝儀之位御正殿

竊以用事

真宗著清景之題必言省費仁祖述危竿之諭蓋謹居高周益公謝御

德如堯帝祝多子於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於詩雅子賀生

世祖推恩長安列六子之舍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謝道三朝

周有采薇之詩因命率以衛中國漢著大風之詠期得士以守四方初在謝賜

被身以生驗漢庭之熙洽食糧而化彰唐室之隆平以成

漢文繼統每惟代邸之優唐帝嗣圖尤軫路宮之念晉可宗代密德

堯言布下猶資五典之傳漢制恤人尙賴六經之績述道性寬

永平神符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節德宗考第於三等魏元凱

筆劍列於舜陛無相作倫管聲設於周庭既備乃奏初齊賀燕

與史冊以並驅唐有嘉名之創煥文風而可述漢稱洪業之遊玉照錄

屢來傲外表章帝之重熙雉貢越常慕成王之極治周益公文

擁篲迎門漢祖悟櫟陽之望聖樓執轡唐宗羞與虞之歡王后唯志於夸毗

在我一時野處賀加太

頌采羽於漢寶盛述威懷之應紀來牟於周雅備陳率育之休惟效異之靈華

天錫嘉符芝稱珍物俯延英之御座爰與唐帝之詩生甘泉之舊房實下漢皇之詔

推原

鳥本陽精拙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火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龍後賀赤

極儲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孚矧參基命之承尤峻禁林之望

皇祖有訓嘉言孔彰開創守持垂億萬年之基業都兪吁嘯振六十載之綱條皆聚此書克昌厥後

鋪敘形容

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沐起之候常與賀

有璞於此必使琢枕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尤謂便滂之賜

鳳生而五色恨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呂吉父謝賜

帝暉下矚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沛橫汾之詠魏齊賢

金英並秀絢藻井以煌煌紫蒂駢分映芙蓉而蔓蔓芝華

如玉蠟石虹氣隱乎山川及雲升天龍澤沛乎宇宙登瑞

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篆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同上賀

太極班朝肅廷紳而咸會少陽在列榮卷服之彰施洋洋觀範之言奕奕瓊瑤之刻溫文有格

將以鼓鐘對時黃麾之仗授之璽綬交輝青輅之旂小侯邦備物之舞隨王社初封之誥

品雜華帙岳時大庭祭然物采之新將以鼓鐘之奏徹覽觀於宸極

明之秘圖書畢出會榮河溫洛之祥魏齊賢賀奉安玉

適華編之初微切異渥之香來輝映宮除特煥寶証之飾歡均萃鹿

麟龍圖之芬郁夸鄭滂折經之賜移桓榮稽古之榮輒陳歸美之章

廣嗣句寫七言。博栢梁之稱。徐子儀代撰。李宗憲。政務。謝安。謝靈運詩。

樂徽韶英之奏。儀修弁甫之容。甘醴萬令芳。秩彌文於主。豐吉日告爾字。申嚴訓於臨軒。文皇于

銀潢混漾。玉版開。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東萊從進。謝靈運。

二后受之同歸于治。萬物備矣。皆聚此書。幸圭璧於綠文。會日星於漆簡。謝靈運。

旌旗獨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介邱嶽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更生。更起舞雩之詠。柳子厚。破車牛。

東臺瑞物。冠玉璽之珍符。左戶輿圖。增金城之列障。元會。呂吉甫贊。

瑋題灑落。煥東壁之星躔。藻衛森羅。備甘泉之法駕。奉雕輿而降格。被王座以安妥。呂希誠贊。呂希誠贊。呂希誠贊。

公孫數萬之詭辭。披圖可見。虞初九百之小說。開卷盡知。豈伊龍閣之珍藏。乃作雞林之秘寶。高麗謝靈運。太平御覽。

龍盤虎伏。瞻王氣以雲屯。驕首龜頭。據坤靈而山立。林風樹。都城記。

用事形容

名臣畢萃。題劉珍建武之規。異域旁該。掩德裕會昌之作。李暹述。四朝傳。西山遊。

舉身福牛。膺合馬避之暴次。苦為考紀。更遠班固之鋪張。帝記。

遠循幽俗。先九月以授衣。俯隨漢儀。因立春而賜帛。謝靈運。

獨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珍。異莊子彫陵之見。魏及第。見白鶴。魏及第。

効貢毫都。上掩太宗之迹。伴圖蜀郡。益增仁祖之光。魏及第。魏及第。

末聯

撮其機要。誠堯典十萬之言。奉以周旋。取武成二三之策。姜韻。謝靈運。姜韻。謝靈運。

率羣卿洎宗臣。俯隨唐家之制。令史官宣景耀。願陳漢頌之辭。上皇。太后。魏及第。

既與在庭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魏始。魏及第。魏及第。

寶五典之書而為訓。雅舉宏綱。舉三宗之事以戒王。願禪末議。魏及第。魏及第。

紀周宜舞鶴之年。外復復古。按韓愈辨徐之說。不戰來戎。魏及第。魏及第。

動鼓鐘於長樂。何愆漢家為壽之儀。環佩於後宮。更唐室奉觴之禮。周益公。賀太。周益公。賀太。

觀淮南之書。豈但於詩於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與林學士。同上。謝靈運。

聽漢詔於山東。少補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內相之板。同上。謝靈運。

事做石渠。稱制仰勤於臨決。才非山甫。有司終愧於哲明。魏及第。魏及第。

讀聖之錄。諒思風烈之如存。上庶事之歌。所冀明良之交。勳。徐子儀。謝靈運。

惟禮可以為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願效孟軻之敬。謝靈運。謝靈運。

賜宮錦而嘉韶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擬任賢之要。知所自期。謝靈運。謝靈運。

舜裳五色。慚微神補之長。燕駸千金。願廣招徠之意。謝靈運。謝靈運。

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輝縑素之勳。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野處述。三。謝靈運。

鼎鼐養賢。省己難勝於異數。醇酒納約。愛君期盡於慈恩。謝靈運。謝靈運。

願借堯士。稱棫樸之能。官人載詠詩章。思采摯之不失職。謝靈運。謝靈運。

君已知言。榮感坐移於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於六符。謝靈運。謝靈運。

鄭衣又改為今。莫副尚賢之目。禹黻無聞然矣。永肩歸美之誠。謝靈運。謝靈運。

使忠臣得盡其心。敬忘周詩實篋之意。如羣生有以自樂。願推漢詔賜帛之仁。謝靈運。謝靈運。

繼中興聖統之編。式符瑞應。願皇室維城之錄。未究編摩。謝靈運。謝靈運。

修長樂之注。已觀景耀之宣。誦思齊之詩。更修徵音之嗣。原闕。

宋四六摘句

居域中而大者四。庶兼形萬厚之功。王天下而樂者三。冀長奉庭闈之養。周益公。賀太。周益公。賀太。

鍊石而補皇天。不愧女媧之巧。得道而坐少廣。莫知王母之年。鑿句戡矣。早知武王十亂之功。合餽弄

孫。行應堯帝多男之祝。周益公。賀太。周益公。賀太。

呼萬歲者三。歡騰朝野。等百世而上。福衍子孫。文天祥。謝靈運。文天祥。謝靈運。

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厥心。古。謝靈運。古。謝靈運。

薰絃播奏。散為花下之風。香玉雕鑿。秘作升中之典。元。謝靈運。元。謝靈運。

念官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爛然畫屏。煦若春至。和氣暢肢。願折膠而何畏。大恩壓已。爰稱

服以為難。宋。謝靈運。宋。謝靈運。

唯疾之憂。每上煩於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於朝廷。許佩龍榮。歸掃松楸之墟。庶緣蕭散。得全蒲柳之

年。扶衰遠去。豈華蓋適為于秋風。銜戀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周益公。賀太。周益公。賀太。

疆而藏諸篋。覽逾復袞之榮。東以立於朝。敢替君紳之戒。謝靈運。謝靈運。

白鳥九子。天矜反哺之情。丹鳳十行。雨旆流根之澤。謂能仕而教之忠。子承父訓。故率親則等而上。人

欲天從。而臣月雲為家。漁樵爭席。三春寸草。莫報青陽之暉。億載萬年。永祈黃屋之壽。周益公。賀太。周益公。賀太。

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謫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君已知言。榮感坐移于三舍。臣當守職。

奉陪獻于六符 汪謙出放

馬搜勝深 誰與辨明於蒼黃 義之奮苦 但期終老於蘭亭 念父母之于厥子 惟疾痛之為憂 而天地之

于羣生 俾飛潛之各遂 甘山林之寂寞 一洗五十七年之非 燭香火之因緣 上祝億千萬歲之壽 謝免

疎足以代其耕 遂免嗜饑之患 食焉而息其事 難逃尸素之譏 友陳鹿侶魚蝦 自適優游之願 先狗馬

填溝壑 敢忘報效之恩 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 投閒散乃分之宜 燭青藜而談古 豈復與英俊游 立白茅而祝

雷霆所擊 事忘失箸之憂 日月有明 忽照覆盆之下 人謂去珠之再得 自憐隨飯之猶全 半九十里

龍榮既溢 其涯憂患亦隨而至 况今時不乏土物 成遂生 免雁去來 固不為於多少 魚上下 皆自適

於飛潛 俾其解組 宮庭還軍故里 披髮散髮 逍遙垂盡之年 擊井畔田歌 詠太平之樂 蘇材方茂 蒲柳未秋 而先衰 乘駿並馳 駑駘中道而先乏 風波憂畏 而慮已深 疾病侵凌 而老亦至 口日歸于田間 身坐食于祿利 可畏至公之議 何施有視之顏 致仕第三表

伏况微臣本無宿疾 值值醫者用術乖方 殊不知脈候有虛實 陰陽有逆順 診察有標本 治療有先後 妄

投湯藥 率任意差 差之指下 禍延四肢 遂成風痺 遂難行步 非祇痺炎之苦 又將厥心腹之變 勢已及

此為之奈何 雖然一身之微 固未足郵 其如九族之託 良以為憂 致仕表 豈唯老馬之罔棄 復許見犀而後行 雖臥野水白鷗之岸 未離春風玉笛之班 大隱而乃歸於朝廷 在外而如在于王室 夫除實文閣待制表

安徽巡撫臣朱珪跪奏 為恭謝天恩事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內閣奉上諭 朱珪進御製論史古

文閱其後 以朕論史之文 袖釋推闡 有因史成經 紹六為七之語 但朕自臨御以來 宵旰勤求 幾餘典

萬通 方愧龍蒙之喻日 忽聞龍寶之自天 猶錫逾優 導揚益拙 欽惟我皇上 單心典學 運掌敷猷 啓成參

治理之原 發微洞古今之會 識大識小 皆良史述 著明立憲 立功非空言 措之為政 陳二十四編之綱

經 經神更實寶 證五十九載之純勤 史論獨詮心學 其義則取天人 決於皇綸 先行而從左右 皆為帝

範 臣曾遊東觀 慨藍班馬之香 欣選中天 上揭雲龍之紀 萬幾有暇 益治忽於幾心 小物不遺 燭神森於

再鼎 聖不自聖 經給方懋於天行 醇厚其醇 論著為章 於漢偉 伏念編摩有志 何能折義麟 竊注無知

亦欲矢音 鳳竹 乃荷絲言下 逮益著淵冲 更開玉册 分書式昭 法守此誠 誠載寔中之福 尤極小臣望外

之榮 惠出上方 輝分下土 冰絲却暑 依帝澤而生涼 風葛搖輕 被天恩而增重 積歲悅坡之夢 潤灑飛花

駢行 龍輔之寶 暗呵研露 金爐添覆 隔重霄而尚染御香 瑞筵來薰 率八郡而共揚仁扇 臣業疎僻 仰詞

竭 庶闕 學海徒驚 呼嵩倍切 向耕經林 鉅製已沐崇褒 今繙史聖全編 再膺渥澤 從此簪毫 莫勝九

重 著錄之多 銘佩書紳 長欣四表 光華之被 所有臣感 感激榮忭 下忱 謹繕摺恭謝天恩 伏祈皇上 睿鑒 謹

奏 安徽巡撫臣朱珪跪奏 為恭謝天恩事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准辦理軍機處封寄到乾隆五

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內閣奉上諭 昨安徽巡撫朱珪進御製說經古文 閱其後 以朕說經之文 刊千

璧金盤千縷。匪伊垂之。帶有餘寶。萃八琛。維其時矣。多且旨。佩當心而如意。朱纈五雲。鑄保定而宜春。錢珍萬選。惟金三品。妙製丹車。銀鑿之祥。作服五章。實分藻火山龍之飾。臣業荒蕪。敢請稽古之榮。恩重龍光。竟荷如天之福。惟有體聖言而宣上澤。勤數實意于一方。庶期保皇極而勵臣衷。長仰蕃益于萬歲。所有臣感激榮休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安徵巡撫臣朱珪跪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臣遞摺差官回省。發捧到恩賞臣玉如意一枝。貂皮褂一件。臣謹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拜服。訖。欽惟我皇上保定九如。梓庸五德。光華佛家。湧寶意於金輪。繪繡卷。楊錦衣於玉蕩。紫閣紀十全之烈。麒麟從心。翠雲臨萬國之朝。振裘擊領。舜球在握。指揮開嶺。嶺之山禹服同。珍皮織貢。渠搜之國。乃荷非常顏色。寵藉儒臣。何期好賜功良。榮傳疆吏。頌來天府。正迎元日之禧。春登江城。恰映豐年之雪。卷衝豔羨。傑傑欣觀。舞以揚休。拜手惟祝。天恆健。服而見美。章身則抱日知。臣學陋。稱慙。輟翼。資分香案。柄談忝張敞之儀。豐蔚春袍。英榮飾齊嬰之儉。伏願天意長如人意。庶喜起於萬壽。萬年。賜衣更頌宵衣。調燠寒於四和。四極所有。臣榮幸。歡忭。感激。踴躍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謝賜御筆熱河考並御識墨刻一卷摺

阮元

欽惟我皇上學海探源。地符開遠。德誠法祖。那居駐澗水之陽。功在信天。拓地極崑山以外。道元標夫鍾石。未登齊老之峯。茅溝會於湯泉。僅見蒲昌之海。昔著考而潛流。已判。今加識而河曲愈明。臣伏思瀟水久訛。河源彌遠。舜禹之世。略在西荒。漢唐以來。陷於絕國。惟我皇上削平四部。落休養卅餘年。金河百道。何異山莊武列之川。禹貢一篇。未及御製河源之考。查能通二萬里未通之也。故得決四千年未決之疑。且以漢使之行。久羈西域。明析之志。徒守南音。持節者未必身親。操筆者徒知耳食。豈如今一介之使。逄真源。九譯之言。胥歸聽聽。此又因武德之無遠弗届。故拓地而及天池。文學之無所不精。故審音而刊元史。紀略既修。以後字內雖有專書。熱河考在前卷中。必須題識。貞珉繼勒。初分筆彩於華箋。翠峽頻頌。更仰恩光於墨寶。

謝賜御筆筆誤識過墨刻一卷摺

阮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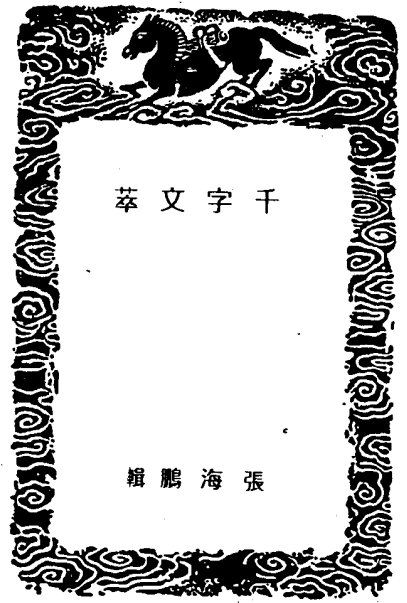
欽惟我皇上典考唐虞。道稽今古。萬幾成理。事皆親御丹豪。半字偶殊。文乃特鑄翠墨。昔知過以著論。聖人之言已滿堂。茲識過以辨辭。周武之銘仍在筆。臣竊思天行至健。有過度之餘。差地關無疆。見殊途之歸。轍見為誤。實為無誤之驗。識為過豈有或過之時。况乎考道德於百王。時以積而成古。崇典謨於千古。事因積乃可稽。稽之訓同。見堯典康成之註。稽之為義。詳荀卿勸學之篇。因異而轉以見同。是二而還知為一。辭文旨遠。知聖論之無不包容。氣盛理明。讀奎章而彌深悅服。

謝賜御筆兵部奏凱兵丁各歸營伍及福康安奏西藏善後事宜時墨刻共

二卷摺

阮元

欽惟我皇上健本自強。機由親握。我戰則克。七勝題圖。好謀而成。十全作記。中樞決策。將將兼以將兵。後藏詰我。歸降繼以歸順。虎符銅節。權不寄於本兵。銀幣金瓶。事皆乘於駐藏。故調發如身之使臂。而經畫若網之在綱。是肯稟乾行不息之精神。遂長立史冊未聞之功業。夜未央而乘燭。腹間封章。日已昃而傳發。更抒宸翰。司馬循驛傳之職。紀其事者五百言。回疆同善後之宜。廣其製為四十韻。臣曾瞻丹筆。復賜翠珉。額頌知恩。深被墨雲之澤。奔藏惟謹。常承御氣之靈。



千字文萃小引
 矣歷勞喜凡將急就漢時童子習之此即千字文之權輿也宋元學者猶書急就自千文盛行急就始晦與嗣所次韻叶義該百名書方一成不易其於黃小拾兩實多裨助
 本朝儒臣重加排纂用故 廣颺詞必生新字惟由舊範漢鑄以爲鐘錄番屬而成錦杼寫任手變化從心真燕許之鉅製而翰墨之奇珍也暇爲彙刻用廣厥傳因搜故麗中得前人翻本及於原文外廣之類之者並劑刷之總凡七篇嘉慶戊辰春二月張海鵬識

千字文萃

千字文萃目錄	恭慶	皇上七旬萬壽千字文	周典編 本重編	吳省蘭
恭跋	御製全韻詩千字文	周典編 本重編	彭元瑞	
毛西河傳贊千字文	周典編 本重編	王錫		
別本千字文	周典編 本重編	黃祖顯		
續千字文				
再續千字文				
別本續千字文				
昭文張海鵬輯	明陳鑿			

千字文萃	恭慶	皇上七旬萬壽千字文	周典編 本重編	翰林院編修臣吳省蘭恭進
恭慶	奏章仰運瑞幹	紫維求發瑞表作對		
璇儀既效嘉祐亦履多綏信用章極	千九百二耳燿黃義	受祿是常曰根		
世德祿慕	成命執恭	嗣武遊則問夜啟帷接畫造席宙台遙逸亭育淑靈那		
宇升敬假	廟想馨	孔誠增美釋回別宜辨等會事典難因俗禮乘		
所益可知厥修乃承冠弁帶裝絲舊守靜	鈞招	移奏條理獨尋浮筓貢岫贊陽洞陰		
依黃鐘尺度製特響又麻江府得古絲	陪京實	大小徽簫管提琴并琴之屬		
基土漆				

翠華御輅

丹岡聯轡往徘徊愛具義設

誠約恐忘奈勿敢筆

三大賦竭

且命年屆三年軍機處

皇于二人於秋深時

聆

潘志重

切用篤宗盟疏功第

祭必也正名祠枝威通諸父叔兄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王寵國時首先率來入關公忠最著身後

念學淵深操真又治夙領傳新旁說游藝動得指方

論垂駭寐

性充出而道被耽悅瑣索竹策廣衡微抽毛髮鉅燭

神形下數百種至

書法之經一字兼

朝勿通容傳切務

特書史臣纂輯

此宋建炎必依

起例所法凡相

未賦人望故為

解兵而高祖合

罷蕭鎮近於權

笑卑生毀譽壁

其喜已橫排類

聖殿組纓倫聚

語讀感并

文思染畫

詩情矢栢雲

理有化工在

易詞切聲

以平韻

蘇歷代盛衰

吳五

吳五

吳五

吳五

吳五

吳五

空靈珠結親色絲綉佳手畫墨妙

之大成又轉刻

周郎懸臂貞矧

木板銀鏡

天高顧謂

阿惡王按

與廷及齊

寇汝無處

王敦漢日

呂不妄

而阿睦

知衆憤

兩部頗

朝約擒

斯正符

困獸罔

師二庭

居伊

我信使

車存大

兵繼至

二首乃

素爾

地正

云莽

口奉

相威

州婦

聖人先務者營田適切後趙軍制驚韓琦書
 林八體以漢字三合切音兼古西番托邑回字
 分列步道五官住訓善度注之慈書郡伯邑宰
 槐封改觀設鎮西府鎮縣二通化州松漠扶把
 草沙頓帳府布家肥楚越野護於阿克蘇葉爾
 寶發西番謂水日楚西城奎瑟分歌巾箱直上
 故有聖澤其利自滂子庶魏比唐化孟古曠
 生員數近有舉試學定庶魏比唐化孟古曠
 敢侍彫雕後漢書作初未始作曠兩金罪
 滿小金川為從後踐取賜離家感氣短初促凌
 卡禁趙拉土商澤旺以仇命乾隆十三年
 大學士傅恒恒額軍先召其黨員爾吉阿和
 守土司如故而歸澤旺上救其族俾少女下男
 三十一年復卡乞額前所請印信悉反密
 諸土司侵地以其女嫁趙拉土舍倫格桑
 人凌阮正木坪於是趙拉土舍倫格桑之并侵明
 布什州橋之諸獨卡之子索諾木又以其妻
 不奉命且攻鄂克什與倫格桑互為厭切乙身
 相讎朋分侵明正上同亦以板岱厭切乙身
 廢火環馬散三十七年我軍克美諾敦倫格
 薩凌三十九年克促凌之達克爾宗及達爾圖
 時圖格桑已伏冥誅降其妻爾果四十年克勒
 烏爾四十一一年臨噶喇依索諾木之母阿倉姑
 阿青悉降索諾木率其兄并兩土婦及黨惡頭
 人二千餘人生擒獲以火攻鳴驪元文
 巧盡新觀精遠復孟獲滅庸再磨礪簡製平定
 兩金川碑與十三年高公面
 定金川碑與十三年高公面
 關路香跡孤僻僻辱季康居上爾思特本漢
 之一因與策安不睦入成通羅爾四衛拉特
 殺子入侍其汗額巴爾哈蘇素其額濟特
 牧軍屬內附於乾隆手加來歸命伊伊
 將軍壽其精收授以茶米衣履帳之屬伊
 綿荷
 龍巴錫等主道上行爾木爾製於伊爾哈
 封錫巴錫為汗其次額王爾貝子台吉
 有老翁白金文飾其額濟特舊名布哈圖昂
 阿乙亥秋爾爾多爾濟入觀於此因

新名其後哈爾布爾布特使人立本為國
 木於此朝拜伊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慶宴後命仿製聖衣冥飯寡弱歡慶
 凌巴什之例圖形以藏聖衣冥飯寡弱歡慶
 目宿作日宿登榮的額浴駒人各賜御
 馬車給具歸竟境非通
 南方較具歸竟境非通
 察機照殊和爾土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部降願記日始送命而終爾爾爾爾爾爾
 任而自臣屬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不鼻
 業惠四施
 尊親達自愚賤見丙熱談南極老人星拱辰交願云
 殿民隱東南水縣
 皇躬績幸
 駕風俯翔
 賢與俊推賞節糧前二年爾爾爾爾爾爾
 將俠飲苟且競騰植麥舉士已選里稅足商薄
 刑鞠舍養老食營大者爾爾爾爾爾爾
 所經州縣舉額一切課賦各予蠲免
 軍流以下罪人書會老民愛德幽至執悲懇
 雁似勝烹羊
 意力堅長絳河影映嵇阜嶺山屬今奉不虧陶莊果
 定康照已別聖祖仁皇帝南巡於清口
 命南岸築挑水壩新築絕河流通入陶莊河口時
 河臣經理未善難洽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徵計至丙申清河臣復承命爾爾爾爾爾爾
 費殊筆點其處遂以手執與工於丁酉
 香仲乘汎放水至周家莊怡會清陳下去清口
 較昔遠圖池
 安詠
 陳氏安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命一律繕石而備柴燒仍勿勿勿勿勿勿
 馬宜房陋盛西處後藏切彼法入中芒搖樂

勿爾爾爾龍林牧資豫場訓睦忠其博者建選
 之之林善哉實止煌乎
 慶同謹持崇懷我
 慈洪曠首途平今之聖朝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從心成即彼頌
 福隨其難
 謙特
 正殿受領 外息卑官煥超玉食温此謙酒稱
 賜拜百卿尹麟次甚近
 君門何疑陳洛好謝伏礮秋暉朗新書蘇晚寶珍皇
 聖年晉爵臣省蘭言
 萬壽千文字

御製全韻詩系跋千字文 明興編 本通編

南書房供奉工部左侍郎臣彭元瑞恭次

造化迴幹妙生人心義畫制字倫吹審音從橫尺寸浮

沉陽陰別等涓涓調如瑟琴墳簡律易書一經卿雲

華且詩乃以典流及大同約首四聲極妍盡巧諸體並

鳴孰領其要現矩獨成

皇帝陛下慶綏既皆乘和時燭持照世杯賓貢宙合端

拱辰階夙夜罔違

出治榮懷

茂學廣深形為

雅詠

御集所布 訓行觀聽輝耀讓光典索比盛孔思周情湯銘禹命紫

殿瓶素璇惟悅性宮槐畫永池梧景靜可藉

幾閑陶適夏清

丹筆露垂墨床暎平上去入自初而竟仰維

本朝

列聖在天

啓基

嗣業推運歷年地鍾鬱積長白松川神女食果河員漆

絲 右長白 曰壹戎衣弔伐率服潛射寧舍疲兵勿逐

知充

威振聲受

祐篤 右祖華恭帝業 太八色異隸

國語有傲明步已移外禍不睦疏罪奏

元理誰直曲 右南典師 明我軍鼓催騰驤期復斬社

逼康 右應乾 吉林巖谷 右被明四路兵 太

田於曠野游裳結束教節讓修愛物刑俗 右祖振衣行禮

榮且駭散 右祖取明濬陽 太遂亦攝屬 右祖取明濬陽 收取兩

城卽表聲效工營洛宅 右太師桓載途凌岫羅岡往蒲京邑

陪都蒸淑 右祖遷都濬陽 太師桓載途凌岫羅岡往蒲京邑

彼感殆亡 右祖明薄燕京 太郡縣圖增傳寶府藏高麗設

疑丸封敢當左排右側面市皆嘗丙子

親駕頓頰悚惶宜建

鉅號亭育遐荒 右太宗建 冠纓劍矢滿珠書章

貽則續守善夫靡忘 右守冠服躬射舊制 改官具儀公尹

扶匡仕誦嵇阮職任俊良楚晉俠極伊傅脩廊爵因才

貴桐抽鷓鴣 右宗定官制 太令嚴非寡毀堅壁再接力

竭巨州斯克 右三萬於松山克明錦州 伯兄叔弟宗戚

英特友沛鈞備岱盟碑勒

龍麟

鳳羽

臨祭每側 右慶俗葬功 兩黃憤伏莽毛起骸紛霜飄雨晦

悲此困頽日長月虧傾厥短垣靈助真主瓊海稱尊東

顧 父母拜手歸

仁捕李 右諫張 九字恬新餘閭草賊枝條離根夕眠

早飯魚姜雁臣

執中居正卑甚漢秦 右鼎燕京平定天下 禮舉晚近矜存

貞忠祀卹植碣

慈量并容 右祖施仁 殷鑒匪遙內奄多競委使門戶

切

誠與政 右祖禁抑內監 世盜龍更叛志好飽飛養鞠姑務嘯

聚相資連雞轉退批髮解絲動頰城獲獸抗禽糜 右

聖祖討颯馳遊牧來求止息沙塞肆會絲絛席熱浴

暑涼寒溫饑食身遺兒侍假粗奉璧 右收塞客爾喀 聖

利劭農歲稅丁糧畝莫納稟箱足登場秋把冬紡驅騷

烹羊稼穡餼餽橋黍穰腸畢圍佳眺樓并藍蒼老弱男

婦羔酒升堂 右聖祖昔 道若西羌寥者崑嶺磐

據密扇侍遠盈惡玉帳

指機庭空路迥帶甲懸車駒肥士躍孤鳥火投輕蕙魄

落 右征朔漠平定西藏 翠蓋絳荷

南幸省微宣房薪水又土最樂 右聖祖南巡河 履勞習武

躬踐木蘭 右聖祖行圍 石渠中升賤藝耽賢 聖祖集制

書衛操察垢給疎勸廉澄精滌染鹹恥淡甘金銀氣寂

筓菜欲厭騎棠仙宰飲續羣瞻 右宗定 聖

勅紙青霄殿賤

處答洞建民隱彫磨篆法必莊嘖笑隨施階點 右世宗

珠目煌煌

五廟

功德超焉瓊囊朗宿象闕效珍黎赤攸賴作對惟

君見牆

孝慕寐想默聞

歌庸致意

嘉惠後昆歡豫恐懼萬葉恒遵禪通事跡畚畝難詳云

稽古唐俯終福王得位謙益虛器謹將奈何少安分霸

殊方 右至正且以 御詳通鑑載覽於紀年分注兩系之例大公

宋元事一嫡庶慎始 右聖祖之立長明 聖言為經茲

不特進退百王實阿承佐傍 右聖祖之立長明 聖言為經茲

猶濟太 右法程萬世 阿承佐傍 右聖祖之立長明 聖言為經茲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毛西河傳贊

王錫

東土鉅士西河毛公席世德後為學者宗母張生時云

感五龍夙秉俊惠早薄紛庸典訓必飭詩書是工獨周

孔合豈莊老通仁本温克謙非足恭文滿天下名超宇

中何意陽九賊入燕京有明國步因而頓傾蓋既動

郡縣皆驚王師肆出帑仗並行方耀千甲直連百城

乃自寧海更迴永興陰集農戩稱義兵車陳戶邑矢

射門庭舊卿故將與羣盜并畫地立帳據水建極

夫子知幾辭亡論成微詞近請坐罪匪輕去特刑髮伏

請遜冥執謂力竭南音不競民起叛情軍少用命綏斬

登及誅劫殆盡投巖躍流駭散亦甚始見廣日再平大

荒父兄男女歡聚道傍幸慶受職得杜交章曰誰貽禍

實緣庶常維摩相比愛其聲長賤解每篤紙墨莫詳從

來月且貴別業良川分涇渭染麗丹黃重以盟會轉增

悚惶口利語巧此段彼傷管丁發難官牒捕藏林逼象

困羅廢鳥翔似茲畏恐改貌易服於焉飄馳雨飯舊宿

秋氣已深晚稼欲熟遙仰華宙潛思岡谷黍稷安達素

魏弗屬饑食草根根止齋曲踐疑磻橫煩想溪浴野婦

驅驢場伯駕鶴任俠隨謝恃富敢逐滅蹟蒙面猶懼被

葦我耻辱助糧啟觀奉養鞠育嚴使治具藉勸愚俗嘉

兒侍筵陪尹執燭臥宅杯賜池亭絲竹戎莽頗疏委魄

初定實慮處閒玩物習慶顧志虛機往省勿竟騰舍夜

移窮木盡聽楚酒索餐趙壁讀孟抗懷義禍復造禹州

陟阜委岱作商洛游絳樓垂號白雪最優逸嘯俯振慈

思上浮夏荷珠滴冬芥劍抽覆惟植稼要祀收景光

益反藝業罔求火眠霜寐沉念默測量箴尺寸歎慎矩

則黎領唐封伊佐湯績昆霸武施羌貢威積孤身絮潔

涼友弱威歲過八閩呂次四律鹹淡終和空飽餘歷勝

矜叔糠塗為李漢二雅多乎兩漢道若鈞牀理紡禪條

幹九丙鱗慈果祇賞邇言枯房聞琴綺園音履當酒嘗

精辟厥妙指姑如廟市密問心法高升嗣昭容敬手接

符籃所臨園府政設祐真勇善吹垢嘖熱扶拱人倫尊

主卑妾務基誠正內枝外葉素無洪慕宜黜異說祀飲

茶黍寓守松棠獸禽骸束驢駒首驥納珍崑岫招仕銀

廊妍姿巨器翠巾赤裳忠君睦嫡元功又康沛也榮鬱

都哉輝煌精柯結路霄格資色金雞帶字羔雁充寒

皇帝御極累簡才能孝弟廉節同制舉升左右階陸攝

衣躬登謹條策對璫璣二字不能以試題也玉衡鯉魚運化鳳羽

飛鳴殿唱超曠官紉紫青懸爵賓列肥羊宰烹殊奏鐘

鼓鈞調琴笙槐堂修史石渠談經俶推淵鑑載取譽英

離事敦勉居位匡貞耳聆目察端體煒形韓退讓筆號

即儀效靈聖陶臣規傳悅傳本名悅故又作星精奈性

恬隱稅租釋纒盛願持龍虧且誠盈切譏背闕虛等厭

承像催給假尋即歸田美祿陋致仙冠笑懸寶賤絲壁

辰凋暑寒邛阿家遠親墳香縣吉瓊洞朗福劬沙團感

祭矯頰馨然拜顛帷映繁布家存短垣新續桐漆膳甘

薑蘭耽寂好靜刻約磨堅澄神操阮適志引弦審新稽

古朝盤夕桓表議禮樂導信聖賢歌咏屬落箱

囊可傳碑銘斯在勒之萬年

毛西河傳贊千字文

毛西河傳贊千字文

毛西河傳贊千字文

毛西河傳贊千字文

毛西河傳贊千字文

別本千字文

黃祖頌

天覆地載曠照月臨鳥魚飛躍海岱高深流分涇渭火
 屬丙丁魄殊虧盛閏積虛盈列宿煌煌璇璣衝河圖
 啟運洛書效靈大道弗晦微言爲經從心孔學廣愛墨
 情軻推性善莊好達生異端是別嘉訓勿輕的亡當戒
 安慮宜澄洞審遠遜慎聆杳冥冬温暑清夜寐早興見
 聞恐陋禍福相因克己罔假篤念雜親仁在乎熟知精
 以新退藏於密任率其真唐虞受禪禹湯嫡傳稷也勤
 稼執法庭堅夏貢殷助舍萬稅千條制詳具樂器鈞宣
 文府東壁武將纓弁威聲最振約束甚嚴上慕遠蹟逸
 民惠連衣冠優孟逍遙漆園詩伯杜老草聖張顛佳華
 駭俗鉅論驚庭形骸殆適中懷增恬閒階靜立紙帳且
 眠糟林餘酒陶琴無弦黍離弔放芥侍綠西施色都
 就國貌妍髮元可鑿目麗疑僂口讀箴典手寫綠腰
 習丸矢巧幹機圓筆歌風律寶劍龍淵瑟音清懸字畫
 近瞻蘭馨百畝雙美藍田王者建極賢哉莫京奄有宇
 內南面儀刑常勞日昃時敬盤銘履屨必謹持滿惟平
 基命實竟根本難傾招來俊又左右陪卿廟堂交泰漢
 野攸寧素貽慶永鞠育意誠父慈兄孝夫良婦貞弟恭
 兄友尊使卑承靡繁非矩居拱如辰黎庶悅睦遠邇歡
 欣頓頌伏罪稽首稱臣省惡自改綏勳欲蒸豈云過量
 敢曰矜能嚴傳困陟藩呂晚升甘羅少發終軍夙成收
 羊塞外射簡孤城李斯作隸廉頗主兵史策表譽碑碣
 讚名後昆接嗣枝履縣宗且封阜宅尹威桐官漢起沛
 邑始期古公白耳並霸薄伐羌戎朝聚市集川納渠通
 斬捕依盜姑遺惠象傲存乃志劭守厥躬謀焉若令和
 而不同語說倫要問各明洪陳力勉仕委身致功素餐

別本千字文

黃祖頌

實耻拜爵貪庸畏龍讓祿感辱歸農採移匪石飾茂等
 松沉鱗思隱矯羽塵空既得猶教養默足容谷池垂釣
 泉岫曠遊荒雞鳴羣羣雁橫秋霜林紫葉露弄青浮引
 鶴曲水長嘯登樓梧葉寒落竹荀初抽枇杷黃熟奈實
 聖收徘徊叔景鼓吹皇猷果辨理妙誰舉德輔二疏辭
 闕八士造周仰觀兩曜俯察九州宙合似寓散眺何求
 年歲幾更夕陽催逼木凋再榮氣竭辛息識諫悚惶毀
 傷惻賊象環規寸組帶脩尺舊戶飄飄短垣寥寂謝事
 枯寂悲途阮籍難彼翫物致茲正直踐盟祇信祭祀祇
 吉義路遵行禮門出入歷世鍾英抗交超特鯤化駒翔
 匡濟退及指顧解紛談笑滅賊驅車弊止布令叛釋號
 政我母治扶弱植丹陛盡忠赤絲奏績星欽定位多才
 奉職女工資紡男業務穡食土之毛皆忘帝則五官并
 重四體孰康家謙肆設巨盃耽嘗懸帷綺結未燭暉光
 獨唱寒對懼垢易衰切磨昆玉涼步槐棠驟駕廢勒疲
 驟服箱填鬱卽下罔據窈傍晉魏韓趙攝處壹方利甲
 諸那師領沙場章華競楚阿房侈泰絲秋被御賤妾侍
 聖迴廊翳雨絳殿雲馳逐葦輟誅獲獸禽宰饋給膳
 烹羔會賓坐顛葉席管刻桓極腸厭肥潔蕪富金銀調
 鹹與淡去排取精菜佐充飢糧珠珠珍飯隨饒飽豐益
 神明煩熱卽扇每浴用巾索想曠背尋詠精陰雅願騰
 香次亦荷薪蓋此君子所謂伊人

續千字文

黃祖頌

乾坤枯冒山澤風雷靈電雪淨水澄霞靄霧散虹
 蕪煙凝潮汐應候朔望送仍肇開沕穆渾朴淳淳庖犧
 畫卦品數由庚彗吝舜微紉纒借展瑞編芝檢纂述至
 今欽逢洛哲哲勇滿綸鸞孤仗鏡邊微風清雕題鑿齒
 悉屬吾氓梯航絕域珠璣形廷兼包滇蜀混括蠻荆界
 胸溟渤島跨蓬萊障銷烽燧氣掃機槍湛恩普暨駿烈
 允升箕英呈瑞醴泉獻頌聖頌誓詰伯舞韶濩天喬暢
 遂億兆昌亨頌履純振範著休徵繡展宵旰誨諭咄耘
 間闕疾苦割晰佩宸共際熙輝幸勤種植亞旅桑麻閭
 閻蠶織導挹陂塘貫注溝洫哇哇龍頭獲刈壘開擔握
 糧鋤落澗養蠶單糾僑侶徧播疆場穎粟豐穰嚙來酒
 粒復淳斧斯葦葦採荻繪譜刊琴詠伴斷什誘迺脫履
 丕昭憲式斗杓春仲雜卉蕃滋叱牛負鍤馮馬伴犁
 樂禮節翁媪提攜蒼顏皓鬚鳩杖須支賣陽醫路幼穉
 含飴安妥阡陌倚徒芽次榆錢點綴綠芳非每首斑
 荆藿正歲蕙蕙喧戴勝波泛鳧鷖驚啼錦壁燕啄香泥
 紅霏桃塢綠暗柳隄蟬蛩蛩花底參差清鷗汀鷺樵
 徑漁磯勾芒社婚祈賽禱祠占蒲看杏穀稔前期村穡
 龍吠童叟怡嬉爰屆炎燠鈞彝尤可擅鑿秀潤淇澳湘
 瀾砌翻芍藥蕪架蓄薇葵榴輝理萱蕙芬披瓜瓜味聯蒂
 麥穗雙成芭蕉簾蔭鸚鵡榴栢美漢拂艇輝輝鋪輝
 遊鴻鵠葭臥鷓鴣臺榭爽塲燈籠停揮共荷闔閭運漚
 紆運蟋蟀乍吟淅然溼蕭蕭冷岸蒼蕭疎籬菊擺空挺
 餘攬擷積郁輝留殘響蜂黏刺殺條條經鷹鷂刺糜鹿
 雉兔鮮股鴈鴛鴦鴛鴦鳴危巢鴉征遠陸營案伊啞
 燈杆抽栗列侵膚驟依暖旭補葺柴扉綢繆版築室

1177

20A

重風正須乘屋... 萬葉成推... 謀行旨蓄... 舉邱整授... 祝融層疊... 潮洞渡涉... 產吳淞俱... 迎賜駕瓦... 籌秘開細... 揆操揭賦... 皮鮮戈弓... 寬舒餅... 曹卷萬... 紹舞詔吉... 蘭程朱... 介秀舉... 數飯老... 覆楠杞... 赴道... 投几... 勳猷...

千字文

千字文萃

再續千字文

循發速... 奧絢奇... 遺緒殷... 訖繁首... 做做... 慨佩... 惟憐... 補頂... 趁起... 棘屏... 喉舌... 憐是... 但遭... 嫌急... 追悔... 釘美... 充老... 軍補... 抽神... 紗... 甚... 婿... 訪... 脂... 磁... 袖...

千字文

再續千字文

玻璃... 類... 警... 檀... 咽... 濕... 衍... 演... 梵... 負... 桔... 甜... 沿... 泓... 肆... 符... 銀... 供... 寶... 疑... 獲... 獲... 願...

千字文



東古文存一卷，朝鮮兵曹參判金正喜輯。錄海東古文，起漢訖隋，凡書、令、表、詔、華臣上言，爲十三首。正喜當道光朝，嘗入使中國，手書以貽漢陽葉東卿兵部志旣，元本權轉歸會稽趙搗叔大令之謙。同治辛未，大令錄副以贈家兄懿榮，因得寓目。內貽漢將書，當光武建武四年，遣使朝魏上表，當孝文延興二年，及梁高祖册百濟武寧王詔，皆後漢書南北史所未載。昔在年都，遇東使詢之，知正喜早効。此十三首亦止有寫本，且言東國刻書，必須公令照準，始克舉事，不得私自擅行。此雖官家古文，亦從無刻本流傳。因念此寥寥數十百名字，是海外古文之僅存者，適爲錄陳光大三年時，新羅眞興大王巡狩管境碑一首，按次補入。文字顯晦，今古靡常。他年東國人來求書，得此，當知漢地廣大，無不容盛也。光緒己卯十月福山王懿榮記。

東古文存

金正喜輯

東古文存

目錄

漢

謨高句麗琉璃明王書

貽漢將書

漢將報書

下令

下令

下令

下令

魏

遣使朝魏上表

魏孝文帝答詔

又詔

東古文存 目錄

扶餘王帶素
高句麗大武神王

新羅婆娑王
新羅婆娑王
高句麗新大王
高句麗故國川王

百濟蓋鹵王

梁高祖册百濟武軍王詔

新羅智證王時

下合

新羅聖德王

陳補

新羅真興太王

下合

附

金后稷

下合

高句麗新大王

諫議書

今倉庫空匱。戎器頑鈍。備有水旱之災。邊鄙之警。其何以禦之。宜令有司勸農桑。練兵革。以備不虞。朕以不德。有此國家。西鄰百濟。南接加那。德不虛設。威不足畏。宜繕葺城池。以待使軼。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

寡人生悉王親本非君德。向屬友于之政。願率貽厥之讓。畏害難安。離羣遠避。泊聞凶計。但極哀懼。豈聞百姓樂推。羣公勸進。謹以眇末。據于崇高。不敢違事。如涉淵海。宜推恩而及遠。遂與衆而自新。可大赦國內。

後漢桓帝延熹九年

近者。官以寵授。位非德進。毒流百姓。動我王家。此寡人不明所致也。令汝四部各舉賢良在下者。

後漢獻帝初平二年

魏

道使朝魏上表

魏孝文延興二年

百濟蓋國王

東古文存

漢

讓高句麗琉璃明王書

扶餘王帶素

新莽始建國元年

我先王與先若東明王相好。而誘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國家。夫國有大小。人有長幼。以小事大者禮也。以幼事長者順也。今王若能以禮順事我。則天必佑之。國祚永終。不然。則欲保其社稷難矣。

貽漢將書

高句麗大武神王

後漢光武建武四年

寡人恐昧獲罪於上。國。致令將軍帥百萬之軍。暴虐獎境。無以將厚意。輒用薄物致供於左右。

漢將報書

我皇帝不以臣驚下。令出師問大王之罪。及城隍旬。未得要領。今聞來旨。言順且恭。敢不藉口以報皇帝。

後漢章帝建初七年

新羅聖德王

東古文存

東古文存

目錄

卷一

賦一

文賦并序

感時賦

豪士賦并序

瓜賦

思親賦

卷二

賦二

遠志賦并序

懷土賦并序

行思賦

思歸賦并序

陸士衡集 目錄



陸士衡集 目錄

卷三

賦三

幽人賦

列仙賦

凌雲賦

述思賦

歎逝賦并序

大暮賦并序

感邱賦

卷四

賦四

浮雲賦

白雲賦

鼓吹賦

漏刻賦

羽扇賦

籠賦并序

桑賦并序

卷五

詩上

皇太子宴元圃宜飲堂有令賦詩

皇太子賜諸一首

春詠一首

遊遊出西城一首

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二首

招隱一首

園葵一首

陸士衡集 目錄

招隱一首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贈馮文熊遷斥邱令一首

答賈謐一首并序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顧交趾公貞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贈馮文熊一首

贈弟士龍一首

祖道畢雍孫劉道邊仲潘正叔一首

答潘尼一首

贈潘尼一首

為陸思遠婦作一首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為周夫人贈車騎一首

卷六

擬古十二首

樂府十七首

卷七

樂府十首

百年歌十首

卷八

雜著

演進珠五十首

七徵一首

卷九

頌 箴 贊 表 文 誄 哀辭

陸士衡集 目錄

漢高祖功臣頌

丞相箴

孔子贊

王子喬贊

至洛與成都王牋

謝平原內史表

弔魏武文

弔蔡邕文

弔吳大帝誄

感懷太子誄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弔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吳大司馬陸公誄

晉列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卷十

議 論 碑

大田議

辨亡論二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札記

陸士衡集卷之一

晉 陸 機撰

賦一

文賦并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思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述。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元覽，願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曠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簡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騫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隨韻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澌，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愜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縹緲。而暨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

陸士衡集 卷一

一

陸士衡集 卷一

三

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其者成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心，或龍見而鳥淵。或安帖而易施，或岨嶮而不安。鎔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飡天地於形內，控萬物於筆端。始踟躕於操吻，終流離於翰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滋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遠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依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乘風飛而森豎，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効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備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懸照，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陰，論達者唯曠。許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誦藻麗而倜儻。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遺言也貴妍。鑿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之難便。苟逢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常操末以續顛。膠元黃之秩敘，故泮泮而不鮮。或仰運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鑄錄，定去留於毫芒。苟銜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全，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餘，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綉練。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閉合乎聲韻，雖杼軸於子懷。惟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忽義，亦難愛而必捐。或若發矇，雖衆難絕。致形不可逐，雖難爲保。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縈。心平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播。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濟於所保。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突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泚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之而徽，故雖和而不悲。或藻放以諧合，務嘈噴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痛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闢大羹之遺味，同朱紉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點。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詞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筆說之所能精。昔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讀前修之所勸。雖濟發於巧心，或授敏於拙目。彼琉璃與玉潔，若中原之有菽。同菡萏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葩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患車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續。故踟躕於短垣，放唐晉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成應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遇。去不可止。曠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智慮，言泉流於唇齒。紛就緒以賦述，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澗流。從

營魂以探賄，頓精爽於自求，理瞻瞻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在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勤，故時撫空懷而自愧，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兼理之所因。惟萬里而無聞，通德裁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宜風聲於不泯，途無遠而不瀾，理無微而弗繪，配密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鍊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感時賦

悲夫冬之爲氣，亦何憐以蕭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幕。夜驟遽其難終，日晚晚而易落。敷層雲之旋蕩，墜零雪之揮灑。冰冽冽而凝興，風漫漫而妄作。鳴枯條之冷冷，飛落葉之漠漠。山峻嶺以含瘁，川嶮蛇而抱瀉。望八極以瞻滂，青宇宙而寥廓。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默。魚微微而求偶，獸岳岳而相攢。獲長嘯於林杪，鳥高鳴於雲端。矧余情之含瘁，恆視物而增酸。歷四時之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懷以嗚咽，望永路而沈瀾。

豪士賦并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址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阻，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遺雅門以泣，而罕之威以末。何者？欲阻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荷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做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見盜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益，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歸其願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謂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位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誦乎，而時有欲服荷載，立乎廟門之下，授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故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視缺缺，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勝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視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鑿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禍。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買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睨，謂足以夸世矣。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錘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然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躋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歲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遠，欲莫

願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益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攝擲之盛，仰遷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平符節彌効，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勦，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城爲窮流，一資之費，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瓜賦

佳哉瓜之爲德，逸衆果而莫賢。般中和之淳祐，播滋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成，迎朱夏而自延。奮脣系之莫遇，延秀蹙之綿綿。赴廣武以長蔓，築壇接以雲連。感嘉時而促節，慶惠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繁披。發彼適此，迭相經過。熙明日以燿燿，扇和風其如波。有爲蔓之單及，相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綴修蔓而星羅。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樸定桃，黃瓜白傳，金文密第，小青大班，元軒素椀，程首虎蹄，東陵出於秦谷，桂蠶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清貌以表內，或惠心而醜面。或據文而抱綵，或披素而懷丹。氣洪綱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室，味窮理而不留。德宏濟於飢渴，道廣流而貴賤。若夫漚以寒水，淬以夏液。越氣外飲，溫液密凝。體猶握虛，離若割冰。

思親賦

悲桑梓之悠曠，愧燕窩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歎，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非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颺蕭以長赴，零雪紛其下積。羨機枝之在輪，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權豐。忘天命之晚暮，願轉子之速融。兄遺芳而重茂，弟開發而玉輝。感現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庶斯言之不謬抱耿介以成名

懷士賦并序

余去家漸久懷士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不與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邱墟遵黃川以背宇被蒼林而下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
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驛遠而莫覩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於存沒惋墮年於拱木悲顛眇而有餘思俯
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河曲玩通川以悠想撫征轡而踟躕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
際栖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悵憶憶路草而解顏甘薑茶於飴此緯廚艾其如關神何疑而
不夢形何與而不言

行思賦

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會會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榮沿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
習習冒沈雲之瀟瀟商秋肅其發節元雲帶而垂陰涼風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視川禽之遵洛看山
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竊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途愈近而思深美物品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
嗟逝官之未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執歸甯之弗樂獨抱成而非怡

思歸賦并序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戰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蕭殺白露晞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被離思之在人位成感而無款
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盜糧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與首羨歸鴻以矯首抱谷風而如關鑿靡靡而
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冷冷而愁予既逝遊乎川北亦改獨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
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甯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爲期
願靈暉之促景恆立表以望之

感思賦并序

子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街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悽惻之感
時方至其餘忽既去其晚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冀覽萬物以澄念怨伯錦之已遠尋遺塵之
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願盼兮屏營慶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冷冷僕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應嘉賦并序

友人有作嘉嘉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做世公子體逸懷超意逸澄霄神爽靜波仰華軌以遙企顧駿羽以嬰空寄沖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
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灑下泉於凌澗泝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
彷彿觀曲人乎所過抱元景以獨寐含清風而語語發幽音以清唱操玉懷而喻予於是背宇中陵築室
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遠觀考貞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邱於尺

陸士衡集卷之二

賦二

遠志賦并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倣效焉張衡思元蔡邕元表張叔哀
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元表雅而微素思元精練而和
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隨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核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
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擊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瑞於汝墳蘇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歲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之必陳厭禮祀於
故墟饗禋祭於東鄰福八葉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委更於海曲表滄流於遠處仰前蹤之騁遠豈孤
人之能肖匪世祿之收懷傷茲堂之不構連或蹊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栢諾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
蕭綱縷於豐沛故樂韻而先離陳順委於楚魏亦凌霄以自瀟伍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
並致此同川而偏激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圖
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跡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

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頌迹於餘足。

二二

述思賦

情易感於已獲，思難破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感，賦中心於同氣，分感於異方，嗚呼悲而
傷，音哀林愁而暮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途之信險，恐此日之行與，亮相見之幾何，又誰
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歎逝賦并序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彫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雖交密
友，亦不半在，咸所會共遊一境，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為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暫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
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數瓊桑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林之屢瑣，悲夫，川閱水以成川，
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
遺露，無終古而常然，紫晶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恆難盡而不歸，雖不歸而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
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殞，怨具爾之多喪，悼靈樞之頹碎，感城闕之邱荒，親彌懿其已逝，
交何成而不亡，吾余命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悽其多念，感羸痺而鮮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
輿端，嗟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瀛而比軒，彌年時其匪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
澗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
知此路之良難，啓四體之深悼，懼茲形之將然，嗚呼哀情之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成日，神何適而
獲怡，尋平生於穆，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既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
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注，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意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敗心其如忘，
哀緣情而來客，託未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然後強節安懷，妙思天造，情浮神淪，忽在世表，將大暮之
同寐，何於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挽，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度憂而弗遠，夫何
云乎，識道，將隨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未逝，聊優游以娛老。

大暮賦并序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知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
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阻，時維歲而俱喪，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顧
黃墟之杳杳，悲泉路之黯黯，控千乘猶一毫，當何數乎智慧，徒假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為誓，忽呼吸而不
振，奄神徂而形殘，顧萬物而道俱，收百慮而長逝，於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淹淚，望門舉音，數聲
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肴饌饌其不設，酒滿滿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
蹇道而哭之，扇幽戶以大舉，訴元關而長辭，歸無途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逝彌遠兮日隔，無途兮鳥
因庭樹兮葉落，草草兮根陳。

陸士衡集卷之三

賦三

幽人賦

世有幽人，漁釣乎元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
能離其芳，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列僊賦

夫何列仙，元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為基，仰造化而問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稱遊其難老，爾乃呼翕
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遠品物以長，阿妙羣生而為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冥遊栖，則昌客弄
玉，洛宓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觀天皇於紫微，過太華以息，超流沙而來歸。

凌霄賦

挾至道之容微，挾流俗之紛沮，闕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削陋跡於分邱，省遊僊而投軌，現情累以
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詠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吳蒼煥而運流，日月
翻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迄，卜良辰而復舉，步瑤臺以投書，步玉陰而容與。

陸士衡集 卷三

陸士衡集 卷三 一六

陸士衡集卷之四

賦四

浮雲賦

有輕虛之體象無實體之真形原厥本初浮沈混并六律備應八風時邁元陰觸石甘澤霽滂勢不崇朝露彼無外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鐘首之鬱律乍似寒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晶英煥鸞翔鳳藻鴻鸞鶴偕鯨鯢泝波蛟鯢衝衝通朱絲亂紀羅桂失領飛儂凌虛隨風遊弱有若芙蓉羣披葦華據會車渠羅理瑪瑙綺文

白雲賦

據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烟燼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動發憤靈石擅性洪流與隴會泉升跡融邱登八紘以餘憤雖彌天其未泄豈假期於澄曩過崇朝而倏忽紅蕤發而齒蒼金翅援而合范神收鬼化兩性違序鳥殊類而比栖獸異跡而同處蛟引鬚而並潛龍攀鴻而雙舉鸞舞角以軒能於金闕而延佇長城曲蜿采閣相扶登瑤臺之嶽嶽構瓊閣之離離雄虹燄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

鼓吹賦

陸士衡集 卷四

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聘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飄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鳴流音彷彿依違合歡嘖弄乍數乍稀音鄰闕於唇吻舌將舒而復迴鼓碎碎以輕投簫嘈嘈而微音詠悲翁之流思詠高臺之難臨顧鸞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忿響隨風而浮沈馬嘶跡而增鳴士嘯嗚而警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奏君馬詠南域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漏刻賦

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效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元鳥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聖金盞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戔擬洪發於繩鐘順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恆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道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鑿自瀉口納暫吐水無滯咽形微獨預之緒逝若垂天之電借四時以合景指昏明乎無殿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駭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鐘再流不過一筴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德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虛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羽扇賦

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曾操白鶴之羽以為扇諸侯掩扇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元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樂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篋蒲含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板模而飾終者必折是故京任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面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為麗固體俊而用鮮彼凌雲之偉鳥播鮮輝之飾衛隱九皋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醜靈龜而遠期超長年而久阿累懷璧於美羽挫千載乎一箭委曲體以受制美雙翅而為扇則其布關也差洪細秩長短調不逼稀不簡於是鑿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移圓根於正體因天秩乎奮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贗翻翻以微振風飄飄以垂婉妙自然以為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執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消靈靈撲於造化審具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為之辭曰

鼉賦并序

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掌之末週八風乎六翻之杪

鼉賦

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鼉命侍臣作賦

陸士衡集 卷四

中塘越高波以燕逸。宜洪流而潛藏。咀董幽之芳艾。醫華嶺之垂房。

桑賦并序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為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疎豐衍。抑有瑰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矯千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類。體臨衆木。黃中爽理。滋榮煩蔚。綠葉與而盈尺。崇條蔓而層尋。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臨。華飛鶴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唯歷數之有紀。恆依物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誠。誇百世而勿期。超長年以永植。

陸士衡集卷之五

詩上

皇太子宴元圃宜飲堂有令賦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淪。素靈承結。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旁駭。天晷仰澄。淳耀六合。皇慶攸與。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哲。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成。讓謫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宏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飾簠簠積。仰荒大造。儀形祖宗。安綏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於敷。茂德潤沖。天姿玉裕。嘉爾小臣。逸彼荒遐。馳厥負擔。振纓承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皇太子賜詩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形在昔。微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謙降貲。肆敬下臣。敬彼先驅。翻成嘉賓。

春詠

節運同可悲。莫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煥。遺涼清且凜。

遊遊出西城

遊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熾。遷化有當然。盛衰自相襲。靡歷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阿。使爾修名立。

赴洛二首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轍越江濱。親友贈子適。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寂聲必沈。目眇弗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泣元酒。北邁涉長林。谷風拂脣薄。油雲翳高岑。聖聖孤獸。嘒嘒思鳥吟。感物戀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慨我歎。痛寐滯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遊銅雀。振纓盡祗肅。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念。永歎廢寢食。思樂樂難諉。日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為。彌綸竹與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又赴洛道中二首

總轡登長路。鳴咽辭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濱。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粉紆餘。林薄香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纏轡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遠遊越山川。川川格且廣。振策陟崇邱。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寒。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輝際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招隱

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纒纒。芳蘭振蕙葉。玉泉涌微澗。嘉卉獻時服。靈葩潤朝澗。朝採南澗藥。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結風佇蘭林。迴芳薄秀木。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盪玉潛。文魚躍中波。

園葵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頹西南晡。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會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壚德。元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招隱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躡躡。躡躡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於承明作與士龍

率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饌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婉孌居人思。紆鬱游子情。明發遺安寐。晤言涕交纒。分途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眎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乘子。俯仰悲林薄。慷慨合辛楚。憤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感別慘舒關。思歸樂春渚。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鷲鳴鳳。棲濯足升龍。元氣無疆土。治服使我妍。輕劍拂繁。長纓麗且鮮。雖謂伏事淺。突關離三年。薄言處後命。改服就蕃臣。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贈馮文龍遊序邱令

於皇聖世。時文惟哲。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闔閭既開。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彦。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臻。逸心元曠。矯志崇遠。遊彼承華。其容灼灼。嗟我人斯。瓊製江濱。有命集止。翺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人亦有言。交遊實難。有和者并。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食日爾諾。俾民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社。時昔之遊。好合繼綿。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輦。出從朱輪。方曠齊鑄。比迹同處。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遇唯永。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非子之念。心孰為悲。

答賈謐并序

余昔為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迭致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大辰履暉。金虎質難。臣馳驚義。夫赴節位。揮戈言謀。王室之亂。靡邦不況。如彼曠景。會不可振。乃眷三哲。俾又斯民。啓土雖難。改物承天。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質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設。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天厭霸德。皇祚告登。獄訟遠魏。謳謠適晉。陳留歸著。我皇登禪。庸賦積類。三江改獻。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祐。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謠育洪冒。箕戎于魯。東朝既建。淑問表表。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良止。衣服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昔我遠遊。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密。服舛義調。游跨三春。情固二秋。承承皇命。出納無違。往歲著朝。來步紫微。升降祕閣。我服載輝。執云誰權。仰肅明威。分案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惟漢有木。曾不離枝。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嗜好。猶狂厲聖。儀形在昔。子聞子命。

贈尚書郎顧查先二首

大火貞朱光。積陽照自南。望舒離金虎。屏曠吐重陰。康風注時序。苦雨途成霖。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撫綽自相尋。與子隔蕭蕭。蕭蕭且且深。形影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聞。何用慰吾心。朝遊遊層城。夕息直虛庭。迅雷中宵發。驚電光夜舒。元雲掩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桁竇。黃汝沒階除。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沈稼溼梁頰。流民泝利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

贈顧交趾公貞

願侯備明德。清風尚已過。發迹翼蓬后。改授撫南裔。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樹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騰飛翼。引領歸歸。

贈從兄車騎

孤歌思故。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難為心。彷彿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靡安。願言思所欽。威彼歸塗。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

深身勝秘閣。秘閣峻且元。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愆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道遙春玉圃。輝燭千畝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余固水鄉士。擢樹臨清淵。感成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贈馮文龍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飄飛各異尋。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發軔清洛內。驅馬大河陰。行立望朝塗。悠悠迥且深。分案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難佩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慷慨逝言威。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奕關成勝服。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

皇儲延覽。多士出幽。遐適時來運。與子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標尉城阿。畢劉贊文武。潘生位那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款以嗟。

答潘尼

於穆同心。如璣如琳。我東日徂。來鏡其琛。彼美潘生。實綜我心。探我玉懷。時爾惠音。

贈潘尼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升太元。舍彼元冕。襲此雲冠。道情市朝。永志邱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贈紀士

瓊瑤俟豐價。窈窕不自謬。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修飾協殊麗。華顏婉如玉。

為陸思遠婦作

二合兆嘉偶。女子體有行。潔已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就時亂。遊宦忘歸甯。雖為三載婦。頗景婉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陌。側想瑤與瓊。

為顧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縵。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山。沈歎滯不起。款沈難克與。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飄飛浙江汜。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借問款何為。佳人眇天末。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闕。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絃與箏。願保金石聲。慰妾長飢渴。

爲周夫人贈車騎一首

碎碎織細練，爲君作綉。君行豈有願，憶君是妾夫。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得君書，聞君在京城。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異人。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昔者與君別，歲律薄將春。日月一何速，素秋墜澗露。滋露何冉冉，思君隨歲晚。對食不能冷，臨觴不能飲。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疑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水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鸞。引領望天末，嘗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柏

萼萼高陵，覆習隨風輪。人生當幾時，嘗彼濁水關。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縹虹帶，層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闕。俠客控絕景，都人騁玉軒。遊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茂。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三閔結飛轡，大壺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葢。閉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微。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游澗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隨若關。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昊，踟躕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復歸鴻羽，比翼雙飛翰。歡友關時往，迢迢匿音徽。幽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踟躕遊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採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明月照閉房，蟋蟀吟戶庭。翩翩歸鴈集，嘒嘒寒蟬鳴。嗚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盤飧霜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盡響，危節難

陸士衡集卷之六

擬古十二首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遠道，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微與音。音微日夜離，離遠若飛沈。王節懷河嶽，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遠期不可尋。驚飈襲反信，歸雲雜寄音。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體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衾。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樽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梁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蕭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爲樂當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恆憂苦，守此行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湄，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秋夜無良緣，寤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密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蘼蕪，採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踟躕獨吟歎。

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逼。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撥峰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尙何有。棄友焉足歎。禍福恆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有可歎。明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陔五嶺嶺。北戍長城阿。豁谷深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鮮蕤。寒冰結街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鏑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凜不免胃。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豫章行

汎舟清川。遙望高山陰。川陸殊塗軌。慙親將遠尋。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矣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慙慙鮮克禁。曷爲復以茲。付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苦寒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峻難。俯入窮谷底。仰步高山盤。凝冰結重砌。積雪被長楸。陰雲與峭側。悲風鳴樹端。不親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咆。元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怛復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漙。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懷懷恆苦寒。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陰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窟。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逸以鮮。狼狽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帥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道甘陳迹。收功單于旂。振旅勞歸士。受爵裝街傳。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忽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滿跡涉江湖。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淹淚鼓溫涼。借問邦族間。惆悵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邱荒。填壘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閣。洞房結阿閣。曲池何瀟瀟。清川帶華薄。蓬宇列綺窗。闔室接羅幕。淑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賢梁士。營生與且博。宴安消靈根。鴆毒不可格。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齊謳行

營邱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步。百二倅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清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執。金梭垂藻鏡。瓊佩結瑤瑤。方忽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覆觀芳袖揮。冷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山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憐。遺芳結飛鸞。浮景映清淵。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長安有秋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臨飛塵。鳴玉豈樓儲。懸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芬飢。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於。岐路良可遊。規行無曠迹。短步豈違人。投足結已彌。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前緩聲歌

游倦聚靈族。高會層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宓妃與洛浦。王韓超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宵劍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栖瑤瑤。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摠摠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容。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迨及歲暮長。歌承我閑。

吳趨行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謔。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閨門起。閨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巖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諷諷雲被洽。泠泠風過山。澤多藏育士。風清且嘉泰。伯道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隕陽九。帝功與四遐。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榮若春林葩。闕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推爲此歌。

塘上行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密澗既已濕。結根與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附。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情智傾愚。女愛衰避妍。

陸士衡集 卷六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蕭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吟。幽蘭位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風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寄言遺所欽。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願以春暉，爾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陸士衡集卷之七

樂府十首

折楊柳

逸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豐隆豈久響，華光但西隕。日落似有意，時逝恆若催。仰悲明月運，坐觀瓊蓋迴。盛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開。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為諧。慨惟昔人興，此千載懷。升龍悲絕處，萬萬變條枚。寤寐豈虛歎，曾是感與推。弭意無足歎，願言有餘哀。

鞠歌行雜言

朝雲升，應龍舉。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鍾歇，豈自歎。急絃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愆。循已難，易人知難。王陽登，賈公歎。罕生既沒國子歎，嗟千載，豈虛言。逸矣遠念情慨然。

當置酒

置酒宴佳賓，瞻眺臨飛觀。絕嶺隔丈餘，長嶼橫江半。日色花上綺，風光水中亂。三益既蒞，四始方蕪。繁健存去辭，漉漉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唯團扇。春苔暗階除，秋草葉高殿。昏黃履綦絕，愁來空雨面。

燕歌行

四時代序逝不追，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念君客遊苦恆悲。君何稱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

無遠，白日既沒，明燈輝。夜禽赴林匹鳴棲，雙鳩關關宿河汜。髮來感物涕不晷，非君之念思為誰。離別何早會何遲。

悲哉行

萋萋春草生，王孫猶有惜。差池燕始飛，天鳥桃始榮。灼灼桃悅色，飛燕弄聲。傍上雲結陰，淵下風吹清。幽樹雖改觀，終始在初生。松葛歡登延，樓葛欣榮榮。眇然游官子，晤言來未并。身感改朔氣，心傷變節榮。侘僚豈徒然，澹漫絕音形。風來不可託，鳥去豈為聽。

梁甫吟

玉衡固以晦，羲和若飛凌。四運循環轉，寒暑自相承。冉冉年時暮，迢迢天路微。招搖東北指，大火西南昇。悲風無絕響，元雲互相仍。豐水憑川結，零露彌天凝。年命特相逝，歲雲鮮克乘。履信多愆期，思順焉足憑。慷慨臨川響，非執為與哀。吟梁甫，顛慷慨獨撫膺。

董桃行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啾啾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條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盛時一往不返，慷慨乖念悽然。昔為少年無髮，常慨乘燭夜遊。翩翩常征何求，于今知此有由。但為老去年逾盛，固有疑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實此遺情何之。人生居世為安，豈若及時為歡。世道多故萬端，髮虛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

月重輪行

人生一時月重輪，盛年安可持。月重輪，吉凶倚伏百年。莫我與期臨川，曷悲悼技。去不從肩，月重輪，功名不助之。善哉古人，揚聲數聞九服。身名流何種，既自才難既。嘉運亦易愆，俛仰行老存。沒將何所觀，志士慷慨獨長歎，獨長歎。

日重光行

日重光，奈何天迴薄。日重光，冉冉其遊如飛征。日重光，今我日華華之盛。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必來。日重光，譬如四時固恆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可登。日重光，但惆悵才志。日重光，身歿之後無遺名。

挽歌三首

卜擇考休貞，嘉命成在茲。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龍驤被廣柳，前驅矯輕旗。賓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闕。中闕且勿譙，嗚我雅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啓祭進靈輜。飲饒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惟祗曠道影，棟宇與子辭。周親成莽淡，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駁駁策素駒。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欄側，念我時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歿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噎，揮涕涕淋漓。

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飾。悲風微行軌。傾雲結流瀉。振策指靈邱。寫言從此逝。

重阜何崔嵬。元庭宜其開。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側聽陰溝瀉。臥觀天井懸。廣背何寥廓。大容安可展。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瘦蟬蟻。妍姿永夷泯。壽室延魍魎。虛無自相親。蟻蟻爾何怨。魍魎我何親。捐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百年歌十首

一十時。顏如舞華。焜有阻。體如飄風。行如飛。變彼儲子。相追隨。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遠。清酒

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二十時。膚體影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被服冠帶。麗且清。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益盈。清酒

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氣如薰。辭家觀國。經典文。高冠素帶。煥圖紛。清酒

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鼓鐘嘈嘈。趙女歌。羅衣粹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

漿炙奈樂何。六十時。年亦若艾。業亦隆。嶸嶸四柱。入紫宮。軒冕阿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

漿炙奈樂何。七十時。精爽頗損。精力愈。清水明鏡。不欲觀。醜對酒。轉無歡。體形差髮。髮獨長歎。

八十時。明已損。目聽去耳。前言行不復。記辭官。致祿歸桑梓。安居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終莫事始。

九十時。日告收。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多。言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虛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喘。聲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秋胡行 道雖一致。塗有萬端。吉凶紛。休咎之源。人鮮知命。命未易觀。生亦何情。功名所歎。

順東西門行 日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蟄蟄益。威朝露。悲人生。逝者若斯。安得停。桑樞戒。蟋蟀鳴。我今不樂。歲律征。迫末年。莫及世。平。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今日。盡歡情。

上留田行 嗟行人之謫。駿馬陟原風。輕舟汎川。雷過。寒往暑來。和尋。零露霏集。宇。悲風徘徊。入襟。歲華冉冉。方除。我思。纏綿未紓。感時。悼遺。悵。如。

隴西行 隴士衡集 卷七

我靜如鏡。民動如烟。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世鮮與賢。

擬言出北關行

擬言出北關行 擬言出北關。踰踰遊山陵。長松何鬱鬱。邱墓互相承。念昔徂歿子。悠悠不可勝。安寢重冥虛。天壤莫能興。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間。戚戚如履冰。仁知亦可補。造化有明徵。求仙鮮克仙。太虛不可凌。良會罄美服。對酒宴同聲。

太山吟

太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太山側。慷慨激楚聲。

權歌行

權歌行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穢遊黃河。龍舟浮鶴首。羽旗坐藻池。乘風宜飛景。逍遙戲中波。名飄激清唱。榜人縱權歌。投綸沈洪川。飛繳入紫霞。

東武吟

東武吟 投跡短世間。高步長生園。濯髮冒雲冠。洗身被羽衣。飢從韓衆餐。寒就佚女棲。

飲酒樂

飲酒樂 請前四時芳好。琉璃千種。齊夜飲。舞連銷燭。朝醒弦促催人。

陸士衡集卷之八

雜著

演連珠五十首 臣聞日薄星。越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遠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難。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聘。

臣聞俊俊之才。世所希之。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吳蓋。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過治。是以俊父之載。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鼎。必辱鳳舉之使。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與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長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照。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治。百姓無置於心。臣聞網羅探淵。不能招誰。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啻邱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傅崑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眠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煥天下歸仁非成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助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悅太山之陰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縹縹之音實葵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颺之羽不求反風曬夜之目不思倒日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殛非負瓜衍之賞商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塞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士衛主俯身則足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室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情相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瀾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徵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臣聞覽影偶微不能解獨指跡茲遠無救於遠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暑揮扇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威以齊物為德德以普濟為宏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淮月菜水不能加涼曙日引火不必增輝臣聞巧盡於器智數則貴道繁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特史消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義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耕臣聞尋烟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元晏之風復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武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勃二臣誅而楚肅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乘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位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降率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致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捷遼之弊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臣聞傾耳求音既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遊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窮愈達故凌爵之節

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陰不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遊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桓之君

臣聞飛辯西頓則離朱與陸腹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瓊珠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徂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條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迷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常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鼓疎攄以節繁絃之製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恆審其會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殊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厨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齊停室不思銜燭之龍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濤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係乎靜則動貞是以

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股流盜跖挾會史之情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離漂山不與杓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關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徵飛魚藏淵而網沈資鼓密而合響則笛疎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察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圖形於形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觀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元是以天地之隨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暑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臣聞唐暑薰天不減堅冰之寒澗陰凝地無累凌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身沈寒凝海不能結風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七徵

元虛子賦性冲素，雍容元泊，乘時俗而弗向，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后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策元黃於榛險，憑穴崑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騰玉食，窮滋致豐，簡機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沈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象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風，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頰，元雲皎若明珠之積，縹緲而溫溫，滋芬溢而相徵，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嬰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居華殿，奇構結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濛濛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登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璣玉，闔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闔高遠，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元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蘇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填鏡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元弁被藻襲，俯綵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而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徽而赴曲，奏商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視鏡眉之羣鹿，容既都而又開，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沐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之歎，關雎以寤寐為戚，溱洧以謔浪為歡，若夫妖嬈豔女，鬼翠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媚，罄妍規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鞋其愉愉，若餘穎之可凌，若夫靈暑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宜誠，流微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於彼則芳塵萃，子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津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字以據阿，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引侵略於強域，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又，邀流風於雅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元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舉觀，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鷟，應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益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舉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糜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歎元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編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敝社，建開命於王孫。

陸士衡集卷之九

頌 箴 贊 牋 表 文 誄 哀辭

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鄒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鄼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蕭侯，斬欽，大行廣野君，高陽鄼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穰國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茫茫宇宙，上墜下顛，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形雲壯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駭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綱繆叔后，無旋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潤爰曜，有此武功，長驅河朔，北擊壤東，協策淮陰，亞

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變化望影攝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關鴻門是窟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銷印甚廢推齊勳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九卿窮蹙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駘託跡黃老辭世卻拉曲逆逆達好謀能深游精杏澗神跡是尋重元匪與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濟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週規主于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實實推韓王審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擊則應肇謀漢漢還定謂表京案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虎火烈勢險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擊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愛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德備辭通絕楚彭越觀時發跡光民具爾瞻爾爾威凌漢漢王靖魏河濟即宮舊梁烈烈歸布耽耽其凶名冠強楚鋒猶駭也觀幾蟬蛻悟主革面榮彼鼻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干城下元凶既夷龍祿來假保大全非編孰可謀之不誠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問極自貽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遠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梓葉更輝枯條以肆王信韓孽宅士開疆我爾爾才越遷晉陽盧縮自微婉變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甯為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爾爾四方股肱其助庸親作勞奮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安國遠觀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放歎警靈靈邱景逸上關平代禽穉奄有燕韓甯亂以武斃呂以權濞穢紫宮微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履主自古所難動履上代身終下藩鄧陽道延帝幽數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關帝宇登顏請項掩淚痛主曲周之進于其折兄俾率爾徒從于征振威龍蛇墟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高野騎歎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樽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頹陰銳敏履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助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陶進調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放庚據險三塗輜軒東踐漢風載祖身死于齊非說之幸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轡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鎮柔遠鎮運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貴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天凶翳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奮章靡存漢德雖剛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王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靡三代憲流後昆無知敬啟獨昭奇跡察伴蕭相既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敏紆漢披楚維生之續曠曠叟叟謀我平陸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懷生秀則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邀哉維人何識之妙信誼項軛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執德身與烟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復良軌借沒亮跡雙升帝時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離順王心有遠懷觀望楚水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嵬來歸是謂平國龍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與利在攸往宏海者川崇山惟嶺韶漢譜音哀亂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其利黎獻其明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夫道民在節為政以仁仁質生愛節亦易遵因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詳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密任不可以不忠捨質呢說則喪爾邦且偏見則味專德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嚮隅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蹙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孔子贊
孔子聖聖配天宏道風扇元流思探神寶明發棧周與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顯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至洛與成郡王殿
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元之乘龍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今天子飄飄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宜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驚暗文武躬施狼豕橫授委任外相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遺兼丞張含躡板詔書印授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悚莫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邱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遐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關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拔拔迹顯逸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俯首頓膝髮魄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所見枉陷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固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迫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左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應免陰蒙避回時輒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授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蓋爾之生向不足委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銷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靈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佛之宥回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威恩惟答五情震悼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山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前可有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向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軒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合客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藉賴城關暗係天衢馳心登殿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元康八年機始以袁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高

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是以臨喪。預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與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繫乎蓋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晉史之異。則黎之怪。類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宏。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謔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雖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八尺牀。帳。朝。哺。上。師。鞠。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質也。吾歷官所得。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遠。求與遠。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知益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繁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逝而獻書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途。佇重淵以育時。撫靈雲而遐飛。運禮道以載德。乘益風而扇威。推華車而電舉。舉動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窮焉而後返。蓋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網。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授日月而齊輝。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荷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天命之所艱。雖光昭於獲。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遂渺于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夷。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反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踰錦京而不豫。臨涓涓而有疑。冀翌日之云。揚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崎澗而竭來。次洛泗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下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矣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提。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虛嗒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膺體而歎。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執姬女以嘯。指季豹而灌。氣衝霄以嗚咽。嗚呼。嗚呼。而沈。瀾。遠。率。士。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容。宏。度。之。峻。逸。壯。大。業。之。尤。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擊。揚。援。貞。吝。以。甚。悔。雖。在。我。而。不。減。惜。內。顧。之。纏。綿。恨。未。命。之。微。許。紆。廣。念。於。履。屣。塵。消。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宜。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侶。矯。威。容。以。赴。節。掩。岩。淚。而。薦。腸。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荷。形。聲。之。沒。沒。雖。音。景。其。必。藏。微。清。而。獨。奏。進。歸。而。誰。容。悼。輓。輓。之。冥。冥。怨。西。陵。之。茫。茫。登。重。臺。而。翠。悲。呼。美。目。其。何。望。既。歸。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羨。羨。於。何。有。貽。慶。謗。於。後。王。嗟。大。變。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

慷慨獻文而懷傷
 吳大帝誄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筮之所壅。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矧信道之未堅。忽當子之保己。效其叔之遠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我皇明明。固天質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濼。靡。育。慶。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盡。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沖。寂。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幽。緹。巍。聖。委。文。武。既。俊。有。覺。德。微。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元。匪。惠。早。零。聖。臨。神。處。既。考。史。臣。獻。貞。龍。翰。啓。寶。載。紫。庭。辰。旋。飛。靈。凶。旗。舉。錦。崇。華。燭。燦。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雷。鼓。振。響。和。鑿。流。聲。動。軫。圓。闔。永。背。承。明。顯。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大。素。即。宮。杳。冥。歸。兆。同。慕。泣。血。如。膏。

明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峻。保父皇家。載生淑允。茂德克廣。仁委明雋。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難。曾是遼。際。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既。祛。日。月。增。輝。靈。胤。可。附。冤。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板。蕩。擊。滅。銜。哀。駿。奔。因。服。就。列。追。慕。徽。風。與。言。斷。絕。敢。誅。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皇。皇。皇。皇。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水。較。篤。生。太。子。算。德。承。茂。平。紹。大。烈。時。維。洪。昌。奇。嶺。發。軀。清。藻。在。秀。翼。自。幼。靈。運。連。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尤。矣。聖。祖。無。言。不。滅。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垂。旒。鸞。旗。阿。那。玉。衡。吐。和。非。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遊。師。盛。道。何。年。之。抄。而。察。之。早。謫。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者。緝。照。有。晉。克。構。帝。字。如。何。晨。化。穢。我。朝。聘。仰。索。皇。家。惟。虛。明。聖。儲。儲。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鳩。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館。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刺。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咸。有。朝。太。子。之。殺。傍。無。呢。親。獨。踏。殿。宮。絕。命。禁。閉。幽。極。偏。寄。孤。魂。易。歸。嗚。呼。太。子。生。冤。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殫。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士。憤。傷。精。感。六。診。咎。徵。紫。房。爰。登。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遁。機。槍。叱。捕。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滄。祚。紹。建。瓞。孤。於。時。服。服。黎。焉。畢。陳。庭。旅。舊。物。室。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隳。慨。矣。痛。歎。念。我。懷。懷。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思。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述。綢繆之遊。自曠及明。孩不武。昔抱或同。撫。登。並。育。攜。手。和。長。行。焉。比。跡。跡。必。共。懸。庶。君。借。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效。則。同。朝。遊。奕。先。春。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根條伊何苗黃奇輝長發有祥始我作允劉王負險寇我西鄰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降文
元王阻難鯨鯢鱗或漢時疫方域清塵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明德繼體德音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陸白屋
韻諧山躬吐食揮沐爰及饒彘賑此俾獨孚厥惠和脫勝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翠后
因是荆人造我雷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漢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敏人玩其華鮮識其雷
於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始終自結德與行滿美與言溢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晴陽不遂其茂暉暉芳華彫芳落秀遊堂涉室髣髴與想人皆有聲爾獨無聲

晉劉處士妻王氏夫人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頽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就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想

陸士衡集卷之十

議論碑

大田議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
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甚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
慷慨下圖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陵則夷奔震盪兵交則醜虜授械遂掃清宗飭蒸禮皇祖千
時與興之將帶州疆起之師跨邑喙關之羣風驅熊鷹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
阻兵怙亂或師無律喪威稔寇出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委
發招攬遺老與之逆業神兵東驅蒼莽犯衆攻無堅城之將職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仍注
修師則威德倉赫資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
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鉅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

乎紫閣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川集我大皇帝以
奇蹤與於逸軌容心因於合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時倭茂好
謀善斷東帛旅於邱園旋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慕異人幅輳猛士如林於是
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屬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肅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宜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郃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珣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達以讖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賈詡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諸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鄂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臨順流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益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濟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帥黜之赤壁
喪旗亂轍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健結蠻千里志報關羽之圖收
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遂龍之戰子輪
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窮財匱而吳茫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城鼎峙而
立西屠唐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流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鐵望矚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行遐
折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駘擾於外關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寶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情
軒騎於南荒衛輿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長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
肆虐景皇事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
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諺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
卿樓元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業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
之憂歷命應化而徵王師驅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壑之勢非有工輪
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困燕人濟西之墜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
將矣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
成敗質理古今詭譎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
公因險以備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遠懿度宏遠矣其求賢
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蓋盛德之容親仁體丹府之愛故呂蒙於戎行誦潘潛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
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撻躬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官菲食以豐
功臣之賞披懷懷己以納謀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歎咸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謀而作三符之符屏氣跼附以伺子

明之疾分滋其計以有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就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荷命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嫌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綱雖修雖化雖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沿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宏於茲者矣借使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勤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穀之徑川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臣而諮之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宜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葉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步則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旆江介築壘遊消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甌深溝高壘案甲發威反虜踰跡待戮而不致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謀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寧陸公沒而潛謀吳費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沒乘未盛乎羅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動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遺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遠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謀己以安百姓救患以救人和寬沖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殿之思黍離無感周之威矣

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制制垂基思慮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仰識人指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憂天下

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足以禦暴故強殺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竊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羣后之圖身皆猶樂自營方則天網自視四體辭難而心符獲又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微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願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開故世及之制敵於強禦厚下之典備於未折侵弱之禁遺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親夏后之鑒公且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豕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開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敵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眾威及承徵藉敵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專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乘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味於弱下國慶獨嬰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連亡趨亂不必一道頗沛之靈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士崩之爲痛也周之不說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動王諸侯必應一朝振於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諸侯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開關勝廣之敢號澤陽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復滅之禍豈在曩日漢橫秦柱大啓侯王城土隘溢不道舊典故買生憂其危疑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過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士狹者逆運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駿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喪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隴皇統而猶遺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囚族據其天邑征聲震於闕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幾旬害不單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與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陪國豐極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惊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彞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積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傑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劫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所能離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雖日用長率運周成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習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國物何以徵之蓋金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說而安民之舉運是故使

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處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實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肖鍾與，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獲之首，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闊，其在斯焉。祖資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諸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飭少好學，孝廉，吳南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爵祿拜裨將軍，三郡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爵祿揚名，聲聞播著，風化之美，奏騁爲能，亭亭孤美，灼灼橫物，徇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罕言不遠，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不宏禮制，年未弱冠，膺力絕於天下，抄氣挺於人間，騎獵無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忤，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雖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州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選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匡熙庶績，朝廷禮備，使持節，大將軍，都督，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任洋廷閣之務，昂藏察察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永布，琳琅梓杞，珪璧棟梁，君著默蹟三十篇，及風士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醜酒既訖，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成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卿乃大慚，任晉稍遜總統，初入拜諸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光歸附，雅士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以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效以教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以就微，遠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避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吳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庶幾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遊燕，陝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南度虎，猶標十部之聲，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選輪出於新年，士女揮淚，冀惟望於廣漢，難大靡喧，振茲威略，宜其惠和，晉京遙仰，部從迎欽，是時互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概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絳絕矢盡，番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身殉國，不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輪築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輸負來歸，或士抒其封疆，展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勇於雷震，春

陸士衡集 卷十

水方生，揮師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傳之禮，親臨殯殮，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諡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巖，北眺蛟川，溶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並皆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聞望晚接耿節頗尙豪雄昇名禁闕捨爵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家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濱既折江淮並沂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授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遊掩芳猷潛光陽句返旆吳邱奮關雖入鄉路冥浮鶴茲幽石萬代千秋

陸士衡集十卷宋徐民瞻合刊二俊集本

四庫全書未著錄，阮文達公撫浙時進呈之。案士衡集，附書經籍志十四卷，唐書藝文志云十五卷，而郡齋讀書志僅十卷，直書書錄解題亦同，則宋世已無完本矣。魏公武云：機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誌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較正外，餘多舛誤。今此本詩文共一百七十四首，蓋即見氏所見之本。徐民瞻序云：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爲首，又自述其搜訪之難，而云得之於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若有所甚幸者，序作於慶元庚申，見氏序讀書志，在紹興二十一年，相距幾何，而當時已不恆經見如此，毋怪閱今又六百餘年，其流傳益遠也。集中殘篇斷簡，雜出不倫，大要出藝文類聚，初學記諸書，而不無聖補，疑亦北宋人摭摭而成。徐刊本已不可得，此本乃明正德間陸元大重刻，後有都穆跋，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遂以爲都刻非也。晉賢居奇，去其跋以爲宋覽，文遠所得影抄本，疑即據此，新安汪士賢輯晉二十家集，亦從此翻刻，舛誤悉同。今重校繙梓，凡確見爲寫刻之誤者，徑改之，其義可兩通，及他書所引，有異同者，著之札記，咸豐二年十月金山錢培名識。



高令公集

高允著

高令公集

進天文要略表

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宜尼述史而春秋著者所以章名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飾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戒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告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觀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復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

郡國建學表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成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序宮闈於魯頌自水滌以來舊章殫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開泰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賓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

高令公集

魏 渤海高 允著

高令公集
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捐神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者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致備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元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部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矯頰俗疏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頹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檢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為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皆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忌獨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姆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嫁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乘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可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而下銅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捐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親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潰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鑿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俯仰而不飲者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鄙劣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貴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雖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頰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開見禮教矣

諫起宮室疏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研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也

高令公集

三

誦東宮上書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幸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沽市鄣。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庫。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暹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傷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東宮對

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寶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容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昏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遠。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遠心苟免。非臣之意。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伫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敘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思之以德音。執轡反復。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聖。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

北伐頌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住因時。逃命北極。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大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與戈北伐。驅馬襄糧。尾隨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敵剽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川。元兇狐奔。假息窮獸。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禁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實幽明。淨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充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典頌聲。播之來葉。

徵士頌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咸道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

-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
-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常崇。玄略。
-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步。公山。
-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銜。士衡。
-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閔。友規。
-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璽。虎符。
- 中書郎中。即邱子。趙郡李暹。仲照。
-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 中書郎燕郡劉彥。彥鑒。
- 中書郎武板子。河間邢穎。宗敬。
-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熙。士元。
- 秘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禮。
-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楷。
-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 郡功曹。長樂杜熙。
-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誼叔術
秘書郎廬門王道雅
秘書郎廬門閔筠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商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廟以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假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儒造醜路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口訪諸有司以求名士成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胃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糜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遺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與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殘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避其遐返一敏於懷齊於千垂之末寫情於棊楸之末其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時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為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與征戎車腹掃邊遊氣克翦妖霧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甯且一假武備兵惟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嚴隱投竿異人並出聖聖虛生量遠思純贊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謨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僧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焚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率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苑終辭龍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姓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棲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按此細讓神與理宜形隨流浪離屈王侯莫廢其尚超賢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誕生三季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滋聖而起說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鸞照中天迹階即巖餘虛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潤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綱繆典誥時值險艱常一其操納素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佩亦稱選開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願功不獲展劉許風忠竭力致躬出能聘說入獻其功輅軒一舉掃蕪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風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翰飛紫冥頻在省闕亦可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稱歎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嚴於高莫恥於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備

華漢雲飛金聲風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澹朗達默識通達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粹和璧文炳離龍燿姿天邑衣錦稱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崇伯度出類超羣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淡此潛文儲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開闢聞名象魏審審儀形逸逸風氣運而不矜素而能實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出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躬為兼識故率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不繁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為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遠敬逾滋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說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獻羣賢遺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製朱裳腰緞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陪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袂散想解帶舒懷此听如昨存亡奄平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清爾增哀

著論

劉深常謂私人曰若輩不遇五當立樂平王及深與王以憂死日者道秀亦殊尤著焉

昔明元末起白登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道秀答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後事發王遂歿死而道秀乘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甯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會於本而從其末咎暨之至不亦宜乎

酒訓

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收德以為酒訓臣以巧遇遭人倫所乘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誦悔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敬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頌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鑒往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惶惶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為樂也玄酒在堂而醕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僻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放道以之亡公且陳誥周道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為狀變感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說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悅於令也馳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與於諍也久而不悅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窻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返反將何因詩不乎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

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讓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賢。士多失度。肆放誕以爲不羈。縱長離以爲高遠。調酒之類。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斛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斛。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爰勸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昔天學士。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各。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遵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於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巖嶺崎嶇。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禱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茲焉。自非功作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禮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成秩。往以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謹薦於嶽宗之靈。尚鑒。

鹿苑賦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瀟灑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雖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羣物以充務。調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淑。追鹿苑之在昔。與三傳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粲歸。耀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棟百尋而直正。組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涸之體對。執道場之塗。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實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暨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竹流芳於玉室。茂花樹以芬敷。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俾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晦而愈顯。伊皇與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樂在茲之閒飲。作離宮以營築。因夾垣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香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奪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慧愛內降。金聲外發。功濟蒼天。善不自伐。尚諸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以畢日。鐘六時而背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寶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希雲之上。升漢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遇俗。涉元門之幽奧。禪窟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臨。視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語。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甯濟於兆民。上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水措心於妙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遺遇。逢扶桑之初開。送長夜之始曙。願衰年以懷傷。惟負忝以

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

羅敷

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羅敷。巧笑美回盼。髮髮復凝膚。胸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枕象牙梳。納錦綺。趨步體體良。長裾。王侯爲之顧。駟馬自踟蹰。

王子喬

王子卿。王子卿。超升飛龍翔天庭。遺儀景。雲漢。光鶩電逝忽若浮。騎日月。從列星。跨騰八廓。除查冥。尋元氣。出天門。窮覽有無究道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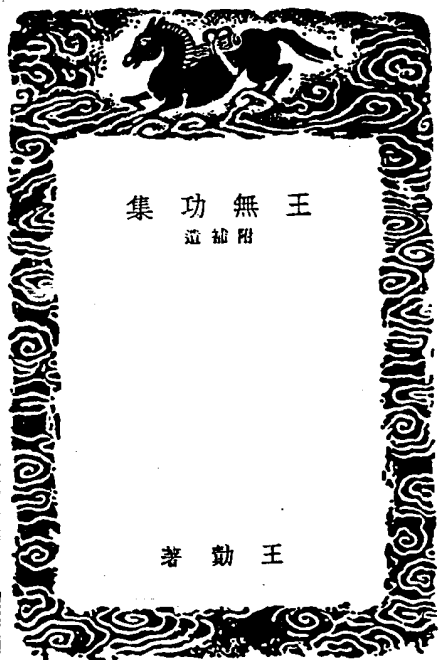
答宗欽十三首

游鴻流。漢。蕩。蕩。南。都。拔。稱。多。士。載。耀。靈。珠。逸。矣。高。族。世。族。丹。圖。啓。基。野。城。振。彩。涼。區。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華。傳。響。駭。華。戎。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落。思。潤。澤。秀。藻。雲。布。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伊余樸散。才至庸微。道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益。少益天暉。明升非論。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安道。退失淵潛。既慚朱闕。亦愧圓圖。史班稱。揚。揚。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遠。遠。思。古。賢。內。尋。諸。己。仰。謝。邱。明。長。揖。南。史。遺。武。難。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登。發。悟。止。世。之。祀。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瀛。九。服。來。同。在。昔。平。吳。二。陸。稱。賢。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陝。儲。林。義。爲。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紆。綰。仁。乏。田。蘇。景。非。叔。仲。韓。生。屬。降。林。宗。仍。願。千。載。曠。遊。遺。茲。一。遇。添。詠。風。流。鄙。心。已。悟。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驪。胎。慶。屢。空。亦。歎。兩。間。可。守。安。有。回。賜。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列。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敢。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詠貞婦彭城劉氏八章

兩儀正位。人倫肇甄。定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封生令。卓。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誕。生。淑。媛。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主。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宏。私。義。終。著。因。媒。致。幣。遣。止。一。暮。率。我。初。冠。香。被。弱。芳。形。山。禮。比。情。以。趣。諧。折。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過。成。感。長。懷。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鎖。就。刑。身。分。土。域。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嬾。洞。感。發。於。夢。想。仰。惟。親。命。俯。等。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離。何。以。驗。之。殞。身。是。效。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心。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室。宇。長。辭。母。兄。茫。茫。中。野。鷺。鷺。孤。邱。爲。藥。哀。哀。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泣請
不封
止車
何妻
凶劉
氏彭
城人
成婦
而一
終少
時車
人官
比之
京師
以事
云凡
法劉
念其
義高
而名
不烈
響如
乃為
已死
之時



王無功集

王勣著

東臯子集序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
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
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
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
交陰陽歷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
悌廉潔舉躬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
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
戶藉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
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美作山水操
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
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
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
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勸劾君歎曰
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
縣城門前記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
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
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

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
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
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
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
生判日給主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
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
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
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
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
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
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
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醞歲餘袁又死君歎
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
大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
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
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
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
鄉里或哈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
先有渚田數日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
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願與相
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
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磬石地頗顯敞
君於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
配篤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
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
欲坐召嚴君乎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
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

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
稱東臯子晚歲醉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
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
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咏作
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
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
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
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
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
列於集云

唐呂才撰

唐陸淳刪東臯子集序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
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
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
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
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
邪何乃莊叟之後編歷千祀幾於是道者
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
而適即分而妄忘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
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
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注物曠哉淵乎真
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
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
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
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
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
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王無功集

東臯子集序

王無功集三卷吳門余蕭客影抄宋槧本
前有呂才序稱五卷疑非唐時編次本唐
陸淳有刪東臯子序此或其所刪歟卷中
有摘句引宋人所撰書疑又為宋時訂定
然按之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從金陵焦
太史錄出今世罕傳者亦即此本也文獻
通考十五卷十字疑衍晁公武則云薛道
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
今集無此賦唐文粹所載又有勳與陳叔
達重借隋記書重荅杜君書二篇亦不見
集中其非呂才原編明矣余購求唐人文
集頗多而勳集為冠急刊以傳世勳天才
個儻遺世獨往不拘禮俗其文蕭散兼陶
潛庾信之長惟陳道士書以釋迦廁於孔
子之後可謂儼人不倫固不必以此責文
人以唐太宗之英明顏魯公之忠直猶且
惑於浮屠直是唐人積習如此韓氏愈之
識所以不可及文起八代之衰即此是也
而或以體格言之淺矣今刊此集以逸文
及陸淳序附於後山東督漕使者孫星衍
序

王無功集序

三

王無功集卷上

遊北山賦

吾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際扈從江右
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衛建元之恥歸
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
晉陽開國終乃安康受田墳隴寓居條焉
五葉桑榆成蔭俄將百年勸南山故情老
而彌篤東坡餘業悠哉自寧酒甕多於步
兵黍田廣於彭澤皇甫謐之心事隴畝終
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
遊北山聊度世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
窮馬谷北達牛谿丘壑依然風烟滿目孫
登獨坐對嵇阮而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
而共去臆臨水石砌邊松篁類田園之去
來亦已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樂哉詩
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式抽短思即
爲賦云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古來賢聖皆成去留
八層四乳龍顏鳳頭殷憂一世零落千秋
甍時南面相將北遊玉殿金輿之大業郊
天祀地之洪休榮深責重樂不供愁何况
數十年之將相五百里之公侯兢兢業業
長懼長憂昔怪燕昭與漢武今識圖倦之
有由人誰不願直是難求聞鼎湖而欲信
怪橋山之邊修玉臺金闕大海水之中流
瑤林碧樹崑崙山之上頭不得輕飛如石
燕終是徒勞乘土牛已矣哉世事自此而

王無功集卷上

一七

可見又何為乎惘惘棄卜筮而不占將縱
 心而長往任物孤遊遺情直上覺老釋之
 言繁恨文宣之技癢彼事業之遷斥豈明
 神之宰掌物無待而成草生有資而必養
 嗟大道之泯沒見人情之委枉禮費日以
 千儀易勞心於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
 源之浸長鳥何事而嬰羅魚何為而在網
 生物詭隔精靈忽况莊周三月而不朝糶
 疊六年而退想有是夫況吾之不如先達
 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為娛遂披林
 樾進陟岵陘連峰雜起複嶂環紆歷丹危
 而尋絕徑攀翠險而覓修途聳飛情於霞
 道振逸響于烟衢重林合沓以齊列崩崖
 磊砢而相扶覩森沉於絕壑視晃朗于高
 嶠自謂搏風颯而浮埃遠逸若朝元宮而
 謁紫都碧巒之下青溪之曲望隱隱而纒
 通聽微微而不屬眷然引領茲焉頓足步
 擁石而道迴視橫烟而斷續古藤曳紫寒
 苔布緣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髮髯靈蹤依
 佛仙躡窺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玉石
 室幽藹沙場照燭松落落而風迴桂蒼蒼
 而露溽月未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旭喜
 方外之浩蕩歎人間之窘束况乃幽谷藏
 眞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逢閨風
 之逸客值蓬萊之故人忽據梧而策杖亦
 披裘而負薪荷衣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
 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昆丘若瀛渤濯揚

塵裁碧柰而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
 異非徒隱淪乃有上元仙骨太清神手走
 電奔雷耘空詩朽河間之業不齊貫淮南
 之術無虛受呪動南箕符迴北斗倥佯贈
 藥麻姑送酒青龍就食於甲辰元牛自拘
 於乙丑示懷世事天長地久顧瞻流俗紅
 顏白首儻千秋之可嘗亦何為而自輕昔
 時君子會聞上征忽逢眞客試問仙經談
 九華之易就敘三英之可成拭丹鑪而調
 石髓裏翠釜而出金精珠流玉結雪耀霜
 明咸謂刀圭暫進足便雲車下迎紛吾人
 之狹見攪羣疑而自拂使投足而咸安亦
 何為乎此物彼赤城與元圃豈憑虛而構
 窟但水月之非眞響聲色之無佛過矣劉
 向吁嗟葛洪指期繫影依方捕風誰能離
 世何處逃空假使游八洞之金室坐三清
 之玉宮長懷企羨豈出樊籠徒勞海上何
 事雲中昔者蔣元詡之三徑陶州明之五
 柳君平望下於市門子眞躬耕於谷口或
 託閭閻或歷山藪咸遂性而同樂豈違方
 而別守吾無所徒斯焉獨遊屬天下之多
 事遇山中之可留聊將度日忽已經秋菊
 花兩岍松聲一丘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將
 委運而乘流伊林間而虛度固樵隱之俱
 託逢去老於中溪遇還童於絕壑雲峰龜
 甲而重聚霞壁龍鱗而結絡水出浦而潺
 潺霧含川而漠漠是忻是賞爰游爰豫結

蘿幌而迎宵散茅軒而待曙爾其雜樹相
 糾長條交茹葉動須來花驚鳥去起公子
 之殊賞談王孫之遠慮山水幽尋風雲路
 深蘭牕左闕菌閣斜臨石當堦而虎踞泉
 度牖而龍吟月照南浦烟生北林闕丘壑
 之新趣縱江湖之舊心道集吾室風吹我
 襟松花柏葉之醅醉風翻龍唇之素琴白
 牛谿裏峰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
 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
 經正史康成負笈而相繼根矩樞衣而未
 已組帶青襟鏘鏘擬擬皆庭禮樂生徒祀
 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忽焉四散于今二
 紀地猶如昨人今已矣念昔日之良遊憶
 當時之君子佩蘭蔭竹誅茅席蔭樹即環
 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
 理觸石橫肱逢流洗耳取樂經籍忘懷憂
 喜時挾策而驅牛或投竿而釣鯉何圖一
 旦覲成千祀水壤山頽舟移谷徙北岡之
 上東岩之前講堂猶在碑書宛然想問道
 於中室憶橫經於下筵壇場草樹院宇風
 煙昔文中之僻處諒遭時之喪亂局逸步
 而須時蓄奇聲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
 難建功則鳴鳳不聳脩書則獲麟為斷惜
 矣吾兄遭時不平歿身之後天下文明坐
 門人於廊廟壅夫子於佳城死而可作何
 時復生式瞻虛館載步前楹眷眷長想悠
 悠我情俎豆衣冠之舊地金石絲竹之餘

聲歿而不朽我何所營臨故墟而掩抑指歸途而歎惜往往谿橫時時路塞忽登崇岫依然舊識地覓心遙山高視直望烟火於桑梓辨溝塍於鄉國前臨姑射之西正是河汾之北悵矣懷抱悠然川域憶昔過庭童顏稚齡何賞不極何遊不經弄春風於欄戶詠秋月於山房北窻照雪南軒聚螢綵衣扇枕緇布聞經何斯樂之易失修衿哀而茹恤天未悔禍遭家不秩子敬先亡公明早卒吾自此而浩蕩又逢時之不仁天地遂閉雲雷漸屯與沮溺而同趣共夷齊而隱身幸收元吉坐偶昌辰容北海之嘉遁許南山之不巨養拙辭官全和保真豈若馮敬通之詐世趙元淑之尤人殷憂恥賤憔悴傷食探井曰之無樂歷山河而苦辛豈如我家身事都盧棄置不念當歸寧園遠志坐青山而方隱遊碧潭而已喜暫知出處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之琴曲桂樹凌晨之酒杯丘園散誕窟室徘徊坐等枯木心同死灰亦有山羞野饌蘭漿木麩杞葉煎羹松根溜醪既採藥而為食諒隨情而不矯負鍾春前腰鎌歲杪草漸密而饒蟬樹彌高而足鳥地寂寞而森沉路從橫而窈窕野亭鶴唳山梁雉鷲遠游之所幽棲之次或抱犢而新來乍聞雞而始至藿畦一兩茅齋數四山為險

王無功集

二八

而無人嶺時平而有地石菌抽葉金枝吐穗鏡執山精刀驅木魅泉饒砌而魚躍樹橫窓而鳥萃天網寬寬人生幾難飲河知足巢林必安亦何榮於拾紫亦何美於還丹紅藜促節之杖綠籜班文之冠楚殞二盤園蔬一盤送阮籍而長嘯得劉伶而甚權曉入柴戶暮歸藥闌老菜地僻鄒生谷寒楊柳則條垂鍛沼杏樹則花飛坐壇賦成鼓吹詩如彈丸攜始醉之鳴鶴對新婚之伯鸞我有懷抱蕭然自保古人則與子同歸紛吾則此焉將老澗溪沼沚之蘋艾丘陵坂險之桑棗接果移桑栽苗故稻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拒玉鸞禽揮金蕪草接朋友於杯案弄兒童於襁褓樂山澤之浮遊笑江潭之枯槁戒非接佛齋非媚道無譽無功形骸自空坐成老圃居然下農身與世而相棄賞隨山而不窮扳衣竈北逐日墻東儻有白頭四皓龐眉八公小童乘日僊人馭風鄉老則杖頭安鳥邦君則車邊畫熊心期暗合道術潛同解來相訪愚公谷中

泉疑洙泗下注云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居此溪續孔氏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谿今號王孔子之谿也

薛莊周之言理下注云此溪集門人常以百數唯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

瓊河東薛收大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相為後來題目以姚義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識方之莊周薛實妙元理耳

我何所營下注云吾見仲淹以大業十三年卒於鄉予時年三十三門人諡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於時因遊此谿同覽故蹟蓋傷高賢之不遇耳

王無功集卷中

古意六首

幽人在何所紫巖有仙躅月下橫寶琴此外將安欲材抽嶧山幹微點崑丘玉漆抱蛟龍脣絲纏鳳皇足前彈廣陵罷後以明光一昨續百金買一聲千金傳一曲世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

竹生大厦谿蒼蒼富奇質綠葉吟風勁翠莖犯霄密霜散封其柯鷓鴣食其實寧知軒轅後更有伶倫出刀斧俄見尋根株坐相失裁爲十二管吹作雌雄律有用雖自傷無心復招疾不如山上草離離保終吉寶龜尺二寸由來宅深水浮遊五湖內宛轉三江裏何不深復深輕然至溱洧溱洧源流俠春秋不濡軌漁人遞往還網罟相縈藹一朝失運會剝腸血流死豐骨輪廟堂鮮腴藉蓮篋棄置誰怨尤自我招此否餘靈寄明卜復來欽所履

松生北巖下由來人徑絕布葉捎雲煙插根擁巖穴自言生得地獨負凌雲潔何時畏斤斧幾度經霜雪風驚西北枝電隕東南節不知歲月久稍覺枝幹折藤蘿上下碎枝幹縱橫裂行當糜爛盡坐共灰塵滅寧關匠石顧豈爲王孫折盛衰自有時聖賢未嘗屑寄言悠悠者無爲嗟大壑

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幽人重其德徒植臨前堂運拳

王無功集 卷中

三七

一作八九樹偃蹇二三行枝枝自相糾葉葉還相當去來雙鴻鵠栖息兩鴛鴦榮蔭誠不厚斤斧亦勿傷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彩鳳欲將歸提羅出郊訪羅張大澤已風入重雲颺朝棲崑閬水夕飲蓬壺漲問鳳那遠飛賢君坐相望鳳言荷深德微禽安足尚但使雛卵全無令增繳放皇臣力牧舉帝樂簫韶暢自有來巢時明年阿閣上

贈李徵君大壽

孔淳辭散騎陸昶謝中郎幅巾朝帝罷杖策去官忙附車還趙郡乘船向武昌九徵書未已十辟警彌彰副君迎綺李天子送嚴光瀟陵幽徑近礪谿隱路長編蓬還作室績草更爲裳會稽置樵處蘭陵賣藥行看書惟道德開教止農桑別有幽懷侶由來高讓王前年辭厚幣今歲返寒鄉有書橫石架無龜坐土牀蘭英猶足釀竹實本無糧澗松寒轉直山菊秋自香管寧存祭禮王霸重朝章去去相隨去披裘驕盛唐

贈程處士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河水任情流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不如高枕枕上時取醉消愁

策杖尋隱士

策杖尋隱士行行路漸賒石梁橫澗斷入室映山斜孝然縱一作有舍威輦遂無家

置酒燒枯葉披書坐落花新垂滋水釣舊結茂陵置歲歲長如此方知輕世華

贈學仙者

採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橫日月金闕斷煙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意更覓道一作步兵那一作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

贈梁公

我欲圖世樂斯樂難可常位大招譏嫌祿極生禍殃聖莫若周公忠豈踰霍光成王已與訥宣帝如負芒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裝疏廣豈不懷策杖還故鄉朱門雖足悅赤族亦可傷履霜成堅冰知足勝不祥我今窮家子自言此見長功成皆能退在昔一作誰滅亡

贈

伊昔逢喪亂歷數閭當餘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余一作及爾皆亡東西各異居余爲背一作陪 風鳥我爲涸轍魚連承雲雷後欣逢天地初東川聊下釣南畝試揮鋤資稅幸不及伏臘常有備散誕時須酒蕭條嬾向書朽木不可雕短翮將焉摠故人

王無功集 卷中

三三

多西莊有姚徐嘗愛陶淵明的醴焚枯魚
管學公孫宏策杖牧羣豬追念甫如昨奄
忽成空虛人生詎能幾歲歲一作常不舒
賴有北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視聽遺自
覺塵累祛何事須筌蹄今已得免魚舊遊
儻多暇同此釋紛拏

晚年敘志示翟處士正師

弱齡慕奇調無事不兼修望氣登重閣占
星上小樓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棄繻
頻北上懷刺幾西遊中年途喪亂非復昔
追求失路青門隱藏名白社遊風雲私所
愛屠博暗為儔解紛會霸越釋難頗存周
晚歲聊長想生涯太若浮歸來南畝上更
坐北溪頭古岸多磐石春泉足細流東隅
誠已謝西景懼難收無謂退耕近伏念已
經秋庚桑逢處跪陶潛見人一作羞三晨
寧舉火五月鎮披裘自有居常樂誰知身
世憂

春日一作初春

前且出園遊林華都未有今朝下堂來一作
望池冰開已入雪被一作南軒梅風催北
庭柳遙呼竈前妾却報機中婦年光恰恰
來滿甕營春酒

採藥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華青龍護道符白
犬遊仙術腰鎌戊己月負鋪庚辛日時
斷嶂遮一作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經坐

王無功集

檢神農一作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木
地凍根難盡藥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薯
預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密且復
歸去來刀圭輔哀疾

遊仙四首

暫出東坡路過訪此岩前蔡經新學道王
烈舊成仙駕鶴來無日乘龍去幾年三山
銀作地八洞玉為天金精飛欲盡石髓溜
應堅自悲生世促無暇待桑田
上月芝蘭徑中岩紫翠房金壺新練乳玉
釜始煎香六局黃公術三門赤帝方吹沙
聊作鳥動石試為羊緱氏還程促瀛洲會
日長誰知北岩一作下延首詠霓裳
結衣尋野路負杖入山門道士言無宅仙
人更有邨斜溪橫桂渚小徑入桃源玉牀
塵稍冷金爐火尚溫心疑遊北極望似陟
西崑逆愁歸舊里蕭條訪子孫

真經知那是仙骨定何為許邁心長切稽
康命似奇桑疎全闕迴苔重石梁危照水
然犀角遊山費虎皮鴨桃間已種龍竹未
經騎為向天仙道棲遑君詎知

田山一作家三首

阮籍生涯一作年懶嵇康意氣疎相逢一
醉飽獨坐數行書小池聊養鶴閑田且收
豬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倚牀看婦織
登壇課兒鋤迴頭尋仙事併是一空虛
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

王無功集

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勸後園春自得
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平生唯酒樂作性不能無朝朝訪鄉里夜
夜遣人酤家貧留客久不暇道精蠶抽簾
持益炬拔簣更然爐恒聞飲不足何見有
殘壺

春桂問荅二首

問春桂桃李正芬一作華年光隨處滿何
事獨無花
春桂荅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
知不

詠妓

妖姬飾靚妝窈窕出蘭房日照當軒影風
吹滿路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不應
合曲誤持此試周郎

士

建德破後入長安詠秋蓬示辛學
遇坎聊知上逢風或未歸孤根何處斷輕
葉強能飛

石竹詠

萋萋給綠枝睡睡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
得全其生歎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
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
足驚

山中敘志一本題上有

物外知何事山中無所有風鳴靜夜琴月
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內誰論千載後張奉

一作
鳳 娉賢妻老萊藉嘉偶孟光儼未嫁梁
鴻正須婦

在京師故園見鄉人問

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迴忽逢門前客道
發故鄉來敘眉須握手破涕共銜杯殷勤
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
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
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
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
花那後開羈心祇欲問爲報不須猜行當
驅下澤去剪故園萊

北山

舊知山裏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
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
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
心等死灰

野望

東臯薄暮望徒倚欲何依樹樹皆秋一作
色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為

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
知素節回映岩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
徒盈把無人送酒來

獨坐

問君樽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
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

王維詩集 卷中 五五

隨吟了未羨陟方壺

黃頰山

別有青溪道斜亘碧岩隈崩榛橫古蔓荒
石擁寒苔野心長寂寞山逕本幽迴步步
攀藤上朝朝負藥來幾看松葉秀頗值菊
花開無人堪作伴歲晚獨悠悠哉

過酒家五首

洛陽無大宅長安乏主人黃金銷未盡祇
爲酒家貧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
忍獨爲醒

竹葉連糟翠蒲萄帶麴紅相逢不令盡別

後爲誰空
對酒但知飲逢人莫強牽倚壚便得睡橫
甕足堪眠
有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時長道賁慚
愧酒家胡一作

夜遊東溪

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青溪歸路直乘
月夜歌還

山中別李處士

爲向東溪道人來路漸賒山中春酒熟何
處得停家

初春

春來日漸長醉客喜年光稍覺池亭好偏
宜酒甕香

醉後

王維詩集 卷中 五六

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
興且長歌

題酒店壁

昨夜餅始盡今朝羹即開夢中占夢罷還
向酒家來

戲題小鋪壁

旦逐劉伶去宵隨畢卓眠不應長賣卜須
得杖頭錢

嘗春酒

野觴浮鄭酌山酒漉陶巾但令十日醉何
惜兩三春

獨酌

浮一作生知幾日無狀逐空名不如多釀
酒時向竹林傾

秋夜喜遇王處士

北場芸薹龍東臯刈黍歸相逢秋月滿更
值夜螢飛

山夜調琴

促軫乘明月抽弦對白雲從來山水韻不
使俗人聞

看釀酒

六月調神麴正朝汲美泉從來作春酒未
省不經年

食後

田家無所有晚食遂爲常菜剪三秋綠殢
炊百日黃胡麻山藪樣楚豆野麩方始暴
松皮脯新添杜若漿葛花消酒毒黃蓍發

王維詩集 卷中 六二

王無功集 卷中
六三
義香鼓腹聊乘興寧知逢世昌

過漢故城

大漢昔未定強秦猶擅場中原逐鹿罷高祖鬱龍驤經始謀帝坐茲焉壯未央規模窮棟宇表裏浚城隍羣后崇長樂中朝增建章鉤陳被蘭綺樂府奏芝房翡翠明珠帳鴛鴦白玉堂清晨寶鼎食閒夜鬱金香天馬來東道佳人傾北方何其赫隆盛自謂保靈長歷數有時盡哀平嗟不昌水堅成巨猾火德遂頽綱奧位匪虛校貪天竟速亡魂神吁社稷豺虎鬪岩廊金狄移灞岸銅盤向洛陽君王無處所年代幾荒涼官闕誰家域蕪蕪背我裳井田唯有草海水變為桑在昔高門內於今岐路傍餘基不可識古墓列成行狐兔驚颺颺鴟鴞嚇猶狂空城寒日晚平野暮雲黃烈烈焚青棘蕭蕭吹白楊千秋并萬歲空使詠歌傷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南飛暮雨梁上下輕塵冶服看疑畫粧臺望似春高車勿遽返長袖欲相親

辛司法宅觀妓

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裙隨風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蕩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山頽

詠巫山

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空

王無功集

館曉蒼蒼

詠懷

故鄉行雲是虛室坐問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句

琴曲唯留古書多半是經見周氏橫裁
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
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被召謝精
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
有翻覺實成虛生雙關防易斷隻眼畏
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見棋長篇

王無功集卷中終

王無功集卷下

荅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跋脚北窗下有涼風颯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為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洲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糲糲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俗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書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廩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蓂蓂黍稷而已春秋成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木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繫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寧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為巧不必與夫悠悠問人相唱和也

王無功集 卷下

六九

孤住河濱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
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
酒方及種薯積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省
功倍不能殷脩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
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
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
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
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
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擦蓋孔子龜山之流也
吾嘗親受其調頗為曲盡近得裴生琴要
習其操洋洋乎覺聲氣相得今便留之恨
不得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耿吾所居南
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
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瘡疾不得交語風神
肅肅可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
又作處歌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
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
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遠
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逸乎揚班之儔
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
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
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
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
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
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
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力

何有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
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
樂元首明哲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
能獨放湖海之上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
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
所不詠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
劣不能住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
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於郊郭暮春三
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
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
千物賞洽與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
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
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覓忘
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王
君白

荅陳道士書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之也吾嘗
讀書觀覽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
通趣識人情之大方語默紛雜是非淆亂
夸者死權烈士殉名貪夫溺財品庶每坐
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其間哉
故吾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
可否於人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為
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為
謀蓋為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吾
自適其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

之心一為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可無不
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元而乘關
西出釋迦曰色即是空而建立大法此皆
聖人通方之元致宏濟之秘藏實寄冲鑿
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行詰之哉故
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為
者無不為也釋迦曰二災彌綸行業湛然
夫一氣常凝事吹成萬萬殊雖異道通為
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過苟違其道
則何為而不閤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
無閤之名即分皆通之謂即分皆通故能
立而不易方順適無閤故能遊而不擇地
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閤雖有
神萬將獨奈何故曰鳥脛雖短續之則悲
鶴脛雖長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違也夢
為鳥唳於天夢為魚沒於泉言適之不可
違也吾受性濳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
蕭然自得接對賓客則樂然思寢加性又
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閉門
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情安和
血脈通利既無作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
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
相往來並棄禮數箕踞散髮元談空論兀
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
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擇一德續明
六經吾嘗好其遺文以為匡扶之要畧蓋
矣然嶧陽之桐以侯伯牙鳥號之弓必資

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深矣必
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何
用方舟不思雲霄何事羽翮故頃已來都
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家
悠悠哉去矣程生非吾徒也若足下者可
謂身處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
志不覺坐馳吾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
轅道越所背彌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
劣不能住但欲乘化獨往任所遇耳不能
復使離婁役目契后勞精休心蔽用以物
爲事也最哉夫子勉建良圖因山僧還畧
此達意也王君白

荅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龜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
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
不能己已豈明公前春或徒與下走相知
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
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
叔夜攜琴唯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
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
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
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
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
尊仲秋則鞠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
數叢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
擊檣播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
至欲令復整理簪履脩束精神揖讓邦君

王無功集

之門低昂刺之坐遠談糟粕近乘醱醪
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杜櫟見朝去
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醉鄉記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
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
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任清
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
于其行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
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
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
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
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
法禮繁樂禩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
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天下
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糟邱階級
千仞南鄉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
世乃命公且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
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錯
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
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
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
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
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清寂
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爲之記

無心子傳

東臬子始仕以醉儒罷鄉人或謂之東臬

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
之仕無喜色汎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
穢行者不仕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
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於茫蕩之野
適勸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
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
曰願受教無心子曰介聞蜚廉氏之馬說
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臄龍
幣風臄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
一者重脰昂尾駝頭貉膝踞善蹶棄而
散諸野終年肥臄是以鳳皇不憎山栖蛟
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
避穢而養生東臬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
加之矣

負荅者傳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弟子捧書
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
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
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荅者皤皤然委擔而
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變何爲者而微
吾歎負荅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
索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
歎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
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
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
也吾是以歎負荅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

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
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
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
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
使天下智詭之道逆出口我善言象而識
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
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
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歎而嗟
文王乎負其荅而行追而問其居與其姓
氏不荅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先生諱子先字不耀自云洛陽人也往來
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闕皇末始
巷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賣藥為業人
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因遊河渚一
觀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
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瘡疾未嘗交
語著歎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
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
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
之虞仲夷逸

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於人間有以酒
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
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
號焉先生斷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
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

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榮心焉嘗言曰
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務康者論
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
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祭關龍逢文

歲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敬夏忠臣關生之
靈曰聖貴達節賢貴識時興亡有運用舍
有期馮河暴虎前哲所嗤身滅主喪如何
勿思我因行役歷於荒祠壯山河之舊壤
歎墳隧之餘基松枯柏悴草密苔滋託深
悲於薄醑魂有靈而言之

登箕山祭巢許之

懷二子之高烈背嵩嶽而來遊挹千載之
遐軌登箕峰而少留昔時慷慨神輕九州
今來寂寞魂辭一丘英蹤落落而猶在精
誠真寘而遂幽山荒廟僻地古林秋吾鄙
懷之有素仰前哲之清猷同聲必感異代
相求如至誠之見接庶蘋蘩之可羞伏惟
尚旨

祭杜康新廟文

歲月日敢以清酌之奠敬祭先生之靈曰
兩儀判闢萬象森羅都邑未見鳥獸獨多
茹毛飲血巢居穴窠天地不交人靈未和
智哉先生爰作甘醴上配百宰下主五齊
以奠以禱為樽為洗萬神以降三獻成禮
法成必弊文盛則華奚仲斲輪焉知覆車
桀紂亡國義和喪家周公作誥迺防厥邪

我聞古時王道正直賢人君子澡身沐德
降及中世昏主作式刑罰不中讒淫罔極
吁嗟世道一至於此達人大觀貴和其禮
與制於物寧在於已榮流則逝遇坎則止
眷茲酒德可以全身杜明塞智蒙垢受塵
阮籍遂性劉伶保真此避其世于今幾人
我瞻前說功高受賞嗟嗟先生其義可想
肇基翹業光開祀饗大禮斯備羣賢就養
敢依河曲建爾靈祀前臨極岸却就長磯
茅茨不翦采椽不治掃地而祭神其饗之

東臯子集補遺上

三日賦

余以大業四年獲遊京邑暮春三月暫馳
 娛遊新停隱士之船即赴羣工之席賞閑
 與洽接袂方輟西望昆池東臨瀟岸帷屏
 竟野士女盈川寶馬香車星流雲布氣鮮
 風暖誠如褚爽之詞絡繹續紛正是張衡
 之說不能默爾聊為賦焉同博奕之猶賢
 取波流之順俗終非白玉未可抱之而悲
 近等黃花猶當嗔然而笑云爾

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滸正是
 地名為禊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
 麗人自須被穢非徒解伸潘尼已向天淵
 渚袁紹應過薄洛津舊嫌晦日年芳早情
 知上已風光好誰家團裏泛紅花何處堤
 傍無綠草翠幕臨流漸池曲朱帷曜野橫
 橋道橋石岸而誅茅入砂場而藉葉艷艷
 風光欣欣懷抱南鄰感屬北里蒙家舊來
 常蕩平居自奢逢上林之卷霧直章臺之
 吐霞塵半濕而街靜氣全收而野華蒲稍
 果下之龍騎繡軸珠輪之犢車錦則鳳凰
 御萊綬則鴛鴦戴花粉色傾新市衣香滿
 處斜歷鄴城而轉蓋臨渭浦而停笳坐唯
 撐犀角行舫鋪象牙洛都故事陳留風俗
 障額釣枝欵梁填粟玉盤盛果金瓶泛醪
 案列萬錢孟流九曲戲分羣聚人多座促
 爭臯帝女之壺鬪彩曹王之局六博退而

王無功集

六

王無功集

一〇〇

臯盡樗蒲停而馬足新投素卵始泛元醪
 洞簫徐引仙瑟對操喧趙琴而絃急促秦
 爭而柱高連歌合舞節鼓鳴發方響銀纏
 架琵琶金屑槽席開賞洽情盤樂恣徒榻
 梁邊回筵水次臨石礎而爭洗倚橋欄而
 半醉浪動鳧移沙平雁萃萍著浦而偏密
 苻連汀而漸概樹泊漁舟莎侵釣地沉玉
 轄而初設貫銀釣而欲墜網飾茱萸罕裝
 翡翠振鱗掉尾穿肥的鼻金門舊學玉署
 新賢修太元於暮齒擅中黃於早年校書
 芸閣之上射策蘭臺之前鳴鶴北闕合集
 東川暫疑林竹逕真成都柳泉琴樽促賞
 少長同筵九班麟角之仙筆五色魚羅之
 綵棧杜篤題新賦張華採雅篇問束皙而
 知博談子房而著元李膺猶捧手王澄偃
 仰眠羽林名騎期門謁者勇振行間聲高
 帳下鐵骸文鍍銀鞍鏤瓦新彎柘月之弧
 始被蘭池之馬既措盃而水綠亦鳴鞭而
 汗赭射望高望修衢迥尋弓聲中絕箭道
 平臨暈張期滿塵驚埒深始銅穿而石漏
 終鷹斷而猿吟帶周遭玉鞞縫恰金大堤
 諸絕艷中城之少女揔角當壚初筭弄杼
 臨鏡臺而憶昔出香街而嘯侶錦袖爭垂
 花鈿半舉浮絳棗而相逐槩紅蘭而延佇
 照影窺潭煎衫傍消新開避忌之席更作
 招魂之所相呼攜手共留連者晚風光最
 可恰棠梨別館祇斜日鳩鵲重樓含暮烟

王無功集

一〇一

樹下遺香粉砂頭送紙錢春須得遍但
 任莫言旋紫駟停策青牛駐憶看射雉於
 平臯送來羊於御坂悵望原隰徘徊林晚
 詎念城遙寧知伴遠聞鳥啼而訝夕隱蠶
 飢而慮晚別有公子盛允儀羽蓋相將連
 騎馳出入芙蓉苑經過連勺陂爭傳塞下
 梅花在強報閨中桑葉萎聞雞宣曲路泛
 鷄昆明池浪影文青雀泥光濺綠羅若非
 五陵遊俠少定是三秦輕薄兒玉笛吹楊
 柳金冠飾鷓鴣念此日之嬉戲亦無窮之
 實記但是津傍悉泛舟若箇山頭不投暮
 俎席交時烟霞綺錯何縣何州無林無壑
 俗非溱洧風成鄴洛年年歲歲傾城傾郭
 祇為春光動性靈刺使娛遊不暫停南渡
 橋邊無數醉東流水上幾人醒隱士船中
 藥秦王劍裏銘若嫌鄭國桃花浦為向山
 陰蘭葉亭

子推抱樹死贊

晉侯棄舊功臣永吟情隨地遠怨逐山深
 追兵斷谷烈火禁林抱木而死誰明此心

荆軻刺秦王贊

街易水報秦皇精心貫日七首橫霜欲持
 兩間生擒一王惜哉智淺琴聲口口

項羽死烏江贊

項羽慷慨臨江問津馬贈亭長侯封故臣
 何為不渡自取亡身八千子弟今無一人

藺相如奪秦王璧贊

秦人市寶厥價從名蘭生跪說其心則貞
清齊抱憤身晚兩楹卒全尺璧仍邀十城

陳平分社肉贊

陳公主社割肉須生心忘厚薄信若權衡
風期有素父老無驚儻安天下還如此平

君平賣卜贊

君平不仕賣卜窮年日裁數局常收百錢
道實兼濟功非獨全用吾言者今過半焉

甯戚扣牛角歌贊

甯生不遇商歌飯牛夜長雞曉人生若浮
寧惟石爛觀觀金流世無堯舜誰當見求

老萊養親贊

老萊父母白首同歸欣欣愛養謙謙無違
宛轉兒戲斑斕綵衣篤哉孝思心精且微

梁鴻孟光贊

孟光得揖梁鴻有妻琴書自逸邱壑同栖
五噫絕賞雙眉獨齊績匡采具相將共攜

地銜珠報隋侯贊

隋侯報德矜傷育鱗靈地感惠効力輸珍
月華浮吻星光曜層此猶知報而况吾人

嵇康坐鍛贊

嵇康自逸手鍛為娛曲池四遠垂楊一株
銅烟寒竈鐵焰分爐箕踞而坐何其傲乎

伯牙彈琴對鍾期贊

伯牙揮手奇聲絕倫鍾期妙聽是謂窮神
綠馬仰秣丹魚登鱗崇山流水知音幾人

太公釣渭贊

栖遲養老寂寞何為地接皇淵溪連瀟池
釣舟始泊漁竿半垂君王先兆還應見知

右王勣賦一首贊十三首從永樂大典
錄出補刊

東臯子集補遺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
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運城之珍俟楚
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
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
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
豐屋華棖顧蓬蒿而徒眷鳴鐘列鼎想黎
藿而移交不與駟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
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
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而吾道遙存而出
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
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
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
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滕嚴
其扁鑄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
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
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
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
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初言事
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
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重荅杜君書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
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
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願曾恭習
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

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理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五服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如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奪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綬可均切至或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為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為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可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為禰兄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之祖亦得不為其長子斬乎惟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宋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為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事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

王無功集

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為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為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君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會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為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教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於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伏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為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當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碻不能存其子情不害

王無功集

二五

義官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為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為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為長某昔在隋未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家子服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甚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進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己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己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祇送王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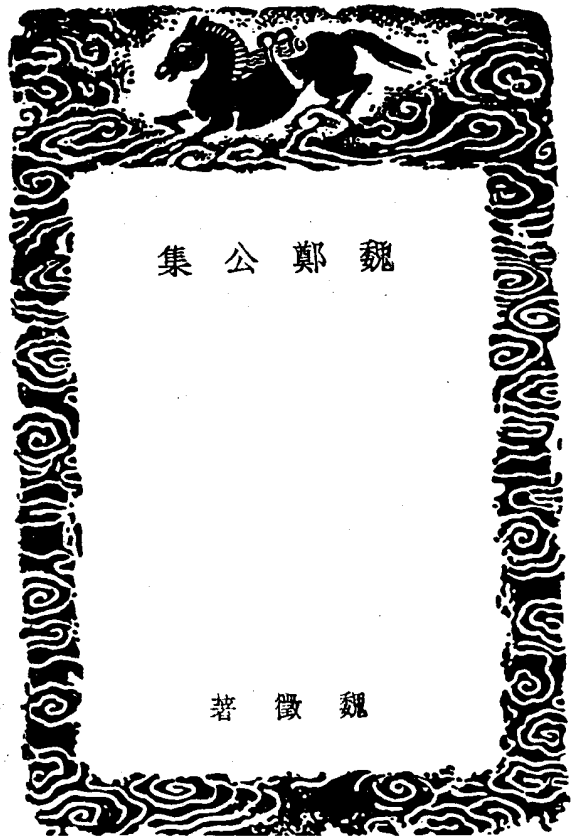
補遺終

王無功集

魏鄭公文集目錄

卷一

- 論時政疏
 - 第二疏
 - 第三疏
 - 第四疏
 - 章宏質安議宰相疏
 - 論君子小人疏
 - 論神臣之術
 - 論治道疏
 - 理然聽諫疏
 - 十漸疏
- 卷二
-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
- 魏鄭公文集 目錄



魏鄭公詩集目錄

- 五郊樂章
 - 黃帝宮音
 - 肅和
 - 雍和
 - 舒和
 - 青帝角音
 - 肅和
 - 雍和
 - 亦帝徵音
 - 肅和
 - 雍和
 - 舒和
 - 白帝商音
- 魏鄭公詩集 目錄

魏鄭公文集 目錄

明堂議

朝臣被推勅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嫂叔舅服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黃舊左右議

卷三

聖書治要序

諸王善惡錄序

與徐世勳書

為李密檄樂陽守郭王慶文

砥柱山銘

九成宮醴泉碑銘

唐故郡國公李密墓誌銘

道觀內柏樹賦

肅和

雍和

舒和

黑帝羽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享大廟樂章

永和

肅和

雍和

長發舞

大基舞

大成舞

大明舞

壽和

舒和

雍和

永和

賦西漢

暮秋言懷

述懷

奉和正日臨朝應詔

魏鄭公文集卷一

唐 鉅鹿魏 徵著

論時政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紂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慮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隘忌。讒邪者必遂其禍。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孫孫殄滅。為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覽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難芥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標檠之悲倫，追離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飾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見德而勞役是出，斯為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湯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第二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與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悛，仁貌非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誇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遊豫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第三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瑕，瘡痍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濫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致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中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舉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借其手足，以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贖，或以營作差遺，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伎術，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時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付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取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危不念亂，亂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末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末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倖，杜悅身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謙謏，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室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有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舉，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同，則斷豈淫佚動之也。慎終始，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危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則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時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第四疏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臣以禮，臣事君，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廟廊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咸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觀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開善若龍，龍既五年，開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勉勉強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裕如也。聖朝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諫者為誹謗，謂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諫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金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葵感視聽，鸞闕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昔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爵之所在，危人以身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與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賢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過不仁者焉。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志。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若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肉。腐於俎。得無害於斯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斯也。公曰。如何而害斯乎。曰。不能知人。害斯也。知而不能用人。害斯也。用而不能任。害斯也。任而不能信。害斯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斯也。管中行。使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請。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笑為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不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曰。大夫。管仲新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魏魏之盛。德復將有所聞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勵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而惡惡。惡而則。則小人絕其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通。惡惡而不能去。則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允將何望哉。

奉宏質安議宰相疏

宰相有奸謀隱匿。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奉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教。其時謂之處士橫議。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矣。

論君子小人疏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則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蓋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蟻。史魚所以遺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未或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許人之惡。惡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期。將何以求治。且流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並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同德。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吏。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爾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論御臣之術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舜。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貳。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離違。比干矣。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嚮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皆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助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各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成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言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讓賜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而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沈。左右觀望。如此者。其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詭。外覩小謹。巧言令色。妒賢嫉能。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

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諱臣也。五日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權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賤臣也。六日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忠此八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細察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則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賞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夙夜不忘勞神苦思將來至理不可得也。

論治道疏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已成不備爲未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治體云。人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虛則容敬。言元首則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蓋勝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然則委股肱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中天下之用內盡心符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機系解頰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則文之朝蓋爲俊又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氏垂恩於韓信豈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傷君反服古賦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傷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泉無爲戒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不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安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弑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若君也乎曰死乎曰吾罪也乎曰死乎曰君弑而君之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

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施厚薄然則爲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鄰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衝軸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與名教不與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聞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奸此非堯湯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故堯戰戰兢兢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事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疑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事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執得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事任以高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則誦誦誦誦生誦誦誦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力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人何貴於疏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材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不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愚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實同魚水若君爲堯舜則臣爲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任之過薄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王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理獄德疎疏

臣聞道德之厚莫高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迹必鎮之以道德宏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繫三尺之律以細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焉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

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潘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人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苟正則姦惡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人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泯其情，人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希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禮而卑刑，刑故舜先教，以教數五教而後任答，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人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也。檢淫邪而內正道，人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彼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化之養人猶工之為趨也，六合之人猶一廬也，黔首之屬猶芻豢也。變化云為，在將者耳。遺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人之生也，猶鑿金在鎔，方圓薄厚隨鑄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厚薄，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樸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人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作，故盡力以效忠。頃年已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諛，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禁令，司開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譏謗，亦百姓之所惡也，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情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舉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言，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流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成者也。陷怨疑者也，何流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

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滑而魚鼈莫之歸也。故為上者，以苛為察，以功為名，以刻下為忠，以許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貴宜從重，宜從輕者，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引誘議，若所為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捨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為之，欲人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知，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誑，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人者。夫君之善惡，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已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忍焉。為之無已，深乖惻隱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溫舒恨於繫日，臣亦欲情所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諍諫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武有成慎之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之情，達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諫，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緒，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遠汝躬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攝服，志色一作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諫，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寒。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山斯道，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忠一作諫，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龍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陪幄，事或犯顏，成懷頌望，疏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書，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曠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感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諫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事，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十漸疏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始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漸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論。一言與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墮。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驗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竹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懷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驢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為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人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驅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欲勞役者哉。恐非與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駭奪之情。日異。雖愛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惟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熱輕愛。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與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是。夫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遠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已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效。樸末之有也。未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悔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用。而用之。或一觸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宏。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靜遊之娛。見讓於百姓。鷹犬之貞。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虛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

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恩視闕廷。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志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做不可長。欲不可極。樂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禍。通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恆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穢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又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誠。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武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鬱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靈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萬。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因醜作孽。忽近起於畿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王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衰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代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過土階之儉。世宗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英靈。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歡心。九譯之貢。既承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自中臣等親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視。事實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精理。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室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不必師古。圖像備陳。決之聖慮。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德範。不使泰山之下。惟開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朝臣被推劾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其果也。與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為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為漢。朝名相。稽康就戮。延祖為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讎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疏以定制。疏而不漏。而身徒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為法則可久。不失理不害義。因循弗革。為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期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容聖之心。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為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謹議。

嫂叔舅服議

魏鄭公文集卷二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與王
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毀。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置錄周行。徒賜生誥。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常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維時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而下。方復廟重屋。百虛一。異軫齋歸。暨當塗。歷錄未遑。斯禮典。年事與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祇為一般。未齊則仍其舊。陳道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不區求之典。則道實未宏。何者。夏禹哲王。致美於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固亦致孝尊親之道。因高事天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本虛元。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杳冥而莫測。故廣表之度。因知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遊。故飾宮以廣其敬。宜尼美歎。意在茲乎。自五帝迄今。

欽明御宇。光華再旦。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疑神遠想。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除。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成秩。敦睦之情舉。變薄俗於既往。垂萬義於將來。信六禮所不能。越百王而獨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謹按高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謹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師。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罔聞。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即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宏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輿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輒闕則理必不安。難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點光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故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謹議。

賞僂左右議

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之功。太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念頽川之勳。此一窟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私於一物哉。蓋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昔曰。人惟求傷。左右等攀附鱗翼。多歷歲年。入參社稷之守。出為鷹犬之僕。冒犯鋒鏑。契闊險難。或力盡瘞甲。恩澤莫霑。或身沒戰場。子孫未錄。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攀柱之歡。未絕。積薪之歎。尚深。若不申此大通。考之羣望。介之推。高深淵。猶未免言。臣等慮不及遠。輒中狂贊。伏惟深察。悚懼謹議。

魏鄭公文集卷三

羣書治要序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刑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朝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擬探浮隱之詞。爭馳迂誕之說。聘末學之傳聞。飾雕蟲之小技。流薄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睿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已利物。行列聖所不能行。瀚海龍庭之野。並為郡國。扶桑若木之城。咸度纓冕。天地成平。外內離隔。猶且為而不恃。雖休勿休。俯臨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剪截浮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稽彼大略。成發神衷。雅致鈞深。規摹宏遠。綱維政體。事非一日。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為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良心直道。亡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後。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作黑。忠良由其放逐。邪國因以危亡者。厥亦述焉。終始以顯為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為綱為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

論徵伐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不顯皇極。至於母儀。則懿后。皇妃。參徵於十亂。若深誠於辭。豈或傾城者。婦亡國。豈妻候。長難。以先鳴。待舉。輝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迄乎諸子。上始古帝。下盡晉年。凡為五卷。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為名。但皇覽。備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為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殷鑒。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庶。宏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矣。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諸王善惡錄序

觀夫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謬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又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後。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禮以求賢。或吐食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豈知稼穡之艱。難近小人。疏遠君子。綱繆。婦微。徇明德。犯義。禮。淫荒。無度。不尊典。愆。愆。差。越。等。恃一顧之權。便懷匹嫡之心。於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皇。忠。貞。之。正。路。蹈。竊。竊。之。迷。途。悞。謀。遽。下。往。而不。返。雖。梁。李。齊。周。之。勳。庸。淮。南。東。河。之。才。俊。摧。摩。齊。之。逸。翮。成。窮。轍。之。凋。鱗。乘。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貴。垂。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夢。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與。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為。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太。過。從。善。則。有。報。改。過。則。無。咎。與。亡。是。繫。可。不。勉。與。

與徐世勛書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荊楚。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陵元關。揚旌海濱。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降。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播擻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路。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於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隨其餘。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豫章。童子先之。

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因狡之輩。先入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為李密敬樂陽守師王處文

早抱芳猷。未諧披展。甚為翹佇。與影增勞。寒勢轉嚴。比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駟。香。精。邱。酒。池。之。荒。非。為。淫。亂。加以。遠。忠。臣。之。謀。從。婦。人。之。言。殺。忠。良。科。稅。無。已。是以。蠅。毛。而起。豹。變。其。文。其。舉。義。旗。同。窮。因。虐。今。者。屯。營。營。營。開。發。太。倉。賑。恤。微。服。或。從。充。健。吳。支。電。照。隸。首。算。而。無。窮。冀。馬。雲。屯。宏。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深。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黎。黎。陽。軍。臨。瀛。岸。三。秦。父。老。千。里。協。師。協。義。同。心。共。為。持。角。元。寶。藏。武。陽。與。義。即。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冰。惟。梁。陽。一。郡。仍。獨。守。迷。爰。以。宗。盟。尚。疑。街。壁。敬。陳。誠。懇。哀。愈。背。背。夫。微。子。紂。之。長。兄。親。實。為。重。項。伯。籍。之。季。父。咸。乃。非。疏。然。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廟。留。連。骨肉。但。為。讓。寶。鼎。之。遷。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壅。樹。顧。不。可。維。所謂。元。覽。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為。宿。與。隋。朝。頗。有。動。舊。遂。得。預。密。磐。石。名。在。殷。李。妻。敬。之。與。漢。高。殊。非。血。允。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諸。怨。同。胞。乃。甚。沈。悶。惟。勇。及。諒。咸。謂。句。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鳩。河。獻。假。使。宗。就。是。一。流。不。問。親。況。乃。族。類。為。非。有。何。疑。阻。王。之。為。臣。無。所。獻。納。不。能。曲。突。從。新。除。頑。去。惑。致。令。四。海。沸。騰。百。姓。亂。亂。高。壁。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識。幾。知。變。足。為。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漏。刻。段。遂。等。東。都。窘。迫。自。救。無。聊。世。充。朝。亡。彼。便。夕。死。又。江。都。荒。削。酒。色。流。瀆。忘。歸。內。外。崩。離。人。情。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粟。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隴。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邇。日。未。期。近。得。朱。榮。啓。詞。銳。師。百。萬。已。破。襄。陽。總。帥。熊。龍。沿。流。東。下。剋。期。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餓。糧。之。計。僅。有。月。餘。擊。卒。之。多。才。盈。數。百。何。以。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未。遙。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應。只。恐。禍。生。七。首。登。起。蕭。牆。枉。以。七。尺。之。形。徒。償。千。金。之。購。可。為。寒。心。可。為。酸。鼻。者。也。今。魏。公。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亂。舞。鼓。角。潛。鳴。笑。鏡。叔。之。死。焉。悲。襄。陽。之。難。類。而。陽。守。壽。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遂。獵。臨。刑。之。歎。何。晚。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

砥柱山銘

仰臨砥柱北望龍門。茫茫禹迹。浩浩長春。

九成宮醴泉碑銘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遊於九成之宮。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設棟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蒼蒼百尋。下臨則嶙嶙千仞。珠壁交映。金碧相輝。

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過海窮極極修以人從欲良足深元至於炎埃流金無慚之氣微風徐動有法清之涼信安體之佳所誠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向也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述乎立年撫臨羣兆始以武功一海內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邱南瀛丹微皆獻琛奉幣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元閩並地列州縣人充編戶氣淑年和邇安遠邇羣生咸途靈輿畢臻維藉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慮遺身利物備風沐雨百姓為心憂勞成疾同堯肌之如脂甚焉足之胼胝石屢加厥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羣下請建離宮庶可怡神養性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拒未肯俯從以為隋氏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斷彫為椽損之又損去其太甚其其頽垣難升與以砂礫間粉壁以塗泥玉砌接於土階茅茨結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鑿於既往俯察卑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為大聖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之內本乏水源求而無之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聖心懷之不忘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上及中宮殿覽觀開步西城之陰躊躇高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杖導之有泉隨而湧出乃承以石檻引為一渠其清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紫雲房激揚清波滌滌環穢可以導養正性可以澆滌心神察映羣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元澤之常流匪惟乾象之精蓋亦神靈之寶謹按禮緯云王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期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天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貪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東觀漢紀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之者病疾皆愈然則神物之來實扶明聖既可茲沈痼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色我后固懷摛也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關於往昔以祥為懼實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符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能不顯但職在記言屬茲書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陳寶錄爰勒斯銘其詞曰維皇撫運奄登寰宇千載應期萬物斯視功高大舜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禍亂文懷遠人吉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與環寶成陳大道無名上德不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吳無弊萬類資始品物流形隨感變質應德效靈介焉如響赫赫明明雜運景福咸繁雲氏龍官龜圖風紀日含五色鳥呈三趾頰不輟工筆無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悅流謙潤下游浚皎潔海行禮甘冰凝鏡散川之日新地之無竭道隨時泰慶與泉流我后夕惕雖休勿休居崇崇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天下為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寶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陞持滿戒盈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唐故昭國公李密墓誌銘

三五

魏公文集 卷三

三七

觀乎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瞻鳥飛而未定必有異人問出命世誕生負開鼎之難圖靈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區志逸風馳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楚功隨乎既立奇策放於垂成仰龍門以摧摧望天地而墜翼求之前載代有其人若公諱審字元遂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宏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煉閻浮之遙裔家傳餘

靈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漢其餘令聞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綵拖鳴玉者蓋亦著傳未得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會祖弼周太師上柱國衛公祖暉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呂望懷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漸其遠略公渾法龍種丹穴鳳雛列象之元精乘成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輝映廊廡出入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陵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資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匡岸峻峙天資宏亮壁立千仞直上萬尋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之期中以死生之分豈有陪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塞五岳崩飛妖氛所臻匪惟血落星隕怨讎所動寧止石言鬼哭楸迹偏於天下衛戍窮於海外冤魂塞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壘發掘城郭邱墟萬里蕭條人煙斷絕公與楚公協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單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響應豹變梁楚風翔雲洛據放庚而塞轡轅登太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國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背背彼黑山擊長鎗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大開幕府肇營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取馘麟羽華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馳六合雷駭駭驅燕燕振蕩江漢世充甚陽之敗馮帝同皇夷之禍化及師於黎陽建德積賴於河朔七國之地四為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羣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震寰宇威備華夷屬人神之主以天下為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柱國那國公非光祿卿公威雖未振主自為謀蓋當世務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快快羞與韓灌為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滌洛亦親承祕策率卒先行既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偽遊慮青衣之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峯危羊腸路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

力雖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勳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公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而十年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入地之奇拔轍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紫氣以曠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開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途有實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為勤王之師更以名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避難離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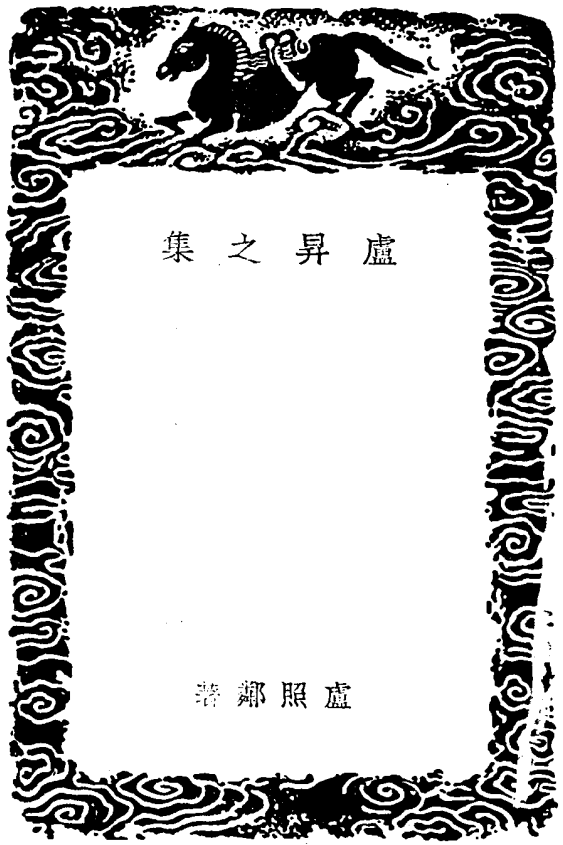
擊而軫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

中原初逐一作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粵。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疑九折途。一作魂豈不憚。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奉和正日臨朝應詔

百靈侍軒后。萬國會塗山。豈如今睿哲。邁古獨光前。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鑿泮鳴玉珮。灼爍耀金輝。椒景耀雕甍。高旌揚翠煙。庭實超王會。廣樂盛鈞天。既欣東日戶。一作既朝復詠南風篇。願奉光華慶。從斯億萬年。

謹按唐藝文志。魏徵集二十卷。國朝全唐文作三卷。茲加核對。凡文之已見諫錄者。不復登。仍為三卷。全唐詩有詩一卷。今錄之。并增刊於諫錄之後。至若諫納元吉妃數條。雖散見各書。而原錄均未載及。豈以其事涉猥褻。而故遺之歟。文貞生隋唐之際。好縱橫之學。其事原不必深論。惟出處大節。不容或昧。若文貞者。責之以不知擇主。則可。罪之以輔導無狀。亦可。惟謂之為忘主事。仇則不可。何也。唐之天下。高祖之天下也。唐之百官。高祖之百官也。所任太子洗馬。亦高祖之太子洗馬。建成烏得而私之。雖宮僚府僚。當時皆所自辟。而父在子不得自尊。即君在臣不得有二。奉身而退正也。歸心帝室亦正也。太宗朝。命公為太子太師。承乾之亂。未聞以其事旨王而議之也。新書云。皓皓者易汗。皎皎者難全。豈或然耶。光緒十三年丁亥五月下旬。王澐謹識。



唐書文苑傳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羣官曰：「此即寡人和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卷等，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鄰既沈痼，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頰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榮亦知名，長壽中爲隴州刺史。

盧昇之集目錄

卷一

賦

秋霖賦

馴鹿賦

窮魚賦并序

雙槿樹賦同崔少監作并序

病梨樹賦并序

樂府

中和樂九章

歌登封第一

歌明堂第二

歌東軍第三

歌南郊第四

盧昇之集 目錄

盧昇之集 目錄

- 歌中宮第五
- 歌儲宮第六
- 歌諸王第七
- 歌公卿第八
- 總歌第九

卷二

五言古詩

- 詠史四首
- 結客少年場行
- 贈李堯道士
- 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
- 和王爽秋夜有所思
- 望宅中樹有所思
- 宿管安寺一作亭
- 於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贈柳九隴
- 赤谷安禪師塔
- 贈益府裴錄事
- 贈益府羣官
- 七言古詩
- 失羣雁并序
- 行路難
- 長安古意
- 明月引
- 懷仙引
- 五言律詩
- 劉生
- 隴頭水
- 巫山高
- 芳樹
- 雨雪曲
- 虛昇之集

- 昭君怨
- 折楊柳
- 梅花落
- 關山月
- 上之回
- 紫騮馬
- 戰城南
- 十五夜觀燈
- 入秦川界
- 文翁講堂
- 相如琴臺
- 石鏡寺
- 辛司法宅觀妓
- 春曉山莊率題二首
- 江中望月
- 元日述懷
-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 還京贈別
- 至陳倉曉晴望京邑
- 晚渡渾沔放贈魏大
- 和吳侍御被使燕然
- 七夕泛舟二首
- 送梓州高參軍還京
- 大別送別劉右史

卷三

五言排律

- 同臨津紀明府孤雁
-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 送鄭司官入蜀
- 蘇州官池贈別同賦澗字
- 虛昇之集 目錄

還赴蜀中貽示京邑遊好

和夏日幽莊

山莊休沐

山林休日田家

宴梓州南亭得池字

山行寄劉李二參軍

首春貽京邑文士

贈許左丞從駕萬年宮

晚渡涪橋寄示京邑遊好

羈臥山中

酬張少府東之

過東山谷口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老

哭金部韋郎中

哭明堂裴主簿

同崔錄事哭鄭員外

至望喜闕目言懷貽劍外知己

早度分水嶺

三月曲水宴得符字

五言絕句

登玉清

曲池荷

洛浪鳥

臨塔竹

含風蟬

葭川獨泛

送二兄入蜀

宿元武二首

九隴津集

遊昌化山精舍

虛昇之集 目錄

七言絕句

登封大醮歌四首

九月九日登元武山

卷四

騷

五悲并序

悲才難

悲窮道

悲昔遊

悲今日

悲人生

獄中學騷體

卷五

騷

釋疾文并序

粵若

悲夫

命曰

卷六

序

驛馬都尉喬君集序

南陽公集序

樂府雜詩序

宴梓州南亭詩序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七日蘇州泛舟詩序

楊明府過訪詩序

對問

對蜀父老問

卷七

虛昇之集 目錄

書

與在朝諸賢書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寄裴舍人諸公道衣藥直書

詩

相樂夫人檀詠

益州長史胡樹禮爲亡女造碑

碑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盧昇之集卷一

唐 范陽盧照鄰著

賦

秋霖賦

覽萬物兮竊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若乃千井埋煙。百廬涵潦。青苔被壁。綠萍生道。於時巷無人跡。林無鳥聲。野陰霾而因口。晦山幽壁而不明。長途未半。茫茫漫漫。莫不理輪。披鞍。借如尼父去魯。園陳畏匡。將讎不發。欲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逢漢陰與楚狂。長柳風而淋雨。水柄柄以遑遑。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淇水千里。泣故國之長楸。見元雲之四起。嗟乎。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別雁。銅柱辭禽。關山天骨。蕭木。一。測年。眺窮陰兮。斷地。清積水兮。連天。別有東園。臨生。西都才客。屋滿鉛黛。家虛倚石。茅棟淋淋。蓬門寂寂。蕪蕪草於園徑。聚綠處於庭。玉爲粒兮。桂爲薪。堂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有能鳴之雁。苦成已泣之麟。觀皇天之淫濫。孰不悶坐而含聲。已矣哉。若夫。結綬。金杯玉盤。坐臥珠璣。左右羅執。流酒爲海。積肉爲樹。視震陵而面宇。與昏熱。曾不輟乎。此歡豈知乎。堯禹之靡疥。而孔墨之艱難。

馴鹿賦

盧昇之集 卷一

孕天然之靈質。稟大塊之奇工。噴距足以自衛。毛羽足以凌風。懷九圍之遠志。託萬里之長容。陰雲低而含紫。陽景升而帶紅。經過巫峽之下。湖滸彭門之東。既而摧頽短翅。寥落長想。忘蒙莊之見欺。哀武溪之莫往。進謝扶搖之力。退慙歸昌之響。廣食多懼。屏巢無像。屈猛性以自馴。抱愁容而就食。於是傍桃德門。言棲仁路。不踐高梁之屋。翔止吾人之樹。聽翠。一作。雞於月曉。偕羣雀。一作。於星。狎蘭砌之高。低。既到扉之新故。循廣庭之一息。歷長檣而徑度。若乃風去雨還。河移月落。徘徊亂於雙燕。鳴舞均乎獨鶴。乍啣聚於霞莊。時追飛於雲閣。荷大德之純粹。將輕姿之陋薄。思一報之無辭。欣百齡之有託。

窮魚賦并序

余曾有橫車被拘。爲羣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竊感趙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當思報德。故冠之篇首云。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淨月浦。涵丹錦津。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容而失水。屈於陽瀕。漁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黨。趨雀躍。風馳電往。競下任公之釣。爭陳豫且之網。螭蟻見而甘心。猶獮聞而抵掌。於是長舌利嘴。曳輪爭鉤。拖擗挫。擗背扼喉。動搖不可。騰躍無由。有懷纖潤。雷望洪流。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予爲鯁也。與是遊乎。自予羽化之子。其孤。俄撫翼而下。負之而趨。南。李。七。澤。東。汎。五。湖。星。魚。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漁。者。猶。恨。望。於。泥。塗。

雙樹賦同崔少監作并序

日昨於著作局見諸著作。說寫雙樹賦。蓬萊山上。即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秘寶。金懸秦市。揚子見而無言。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幹。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凋花。窮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渠之故事。得樞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丹青祕府者也。若布衣藜杖。巖栖養食。居周室。一作。而。非史。一作。處。漢。代。而。無。田。學。涉。蕪。淺。文。多。蕪。漏。一。宜。其。屏。宜。用。其。靜。默。蓋。窮。而。思。遠。人。之。情。也。卑。而。應高。物。之。理。也。故。疾。雷。作。而。登。蟲。飛。浮。雲。興。而。石。碼。潤。不。可。廢。也。雖。云。聖。朝。多。士。而。公。實。居。之。草。澤。有。人。亦。國。家。之。美。事。也。故。復。獎。刷。芻。鄙。作。雙。樹。賦。詞。義。猥。薄。退。增。慙。賦。曰。

方丈蓬萊。遠矣悠哉。芸扁石室。闕天授日。若乃羲和掌日。太史觀星。銅渾玉筯。寶符金錦。地則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芳華鬱鬱。亭亭徒觀其兩砌分植。雙階並耀。葉鏤五衢。榮分四照。紛廣庭之靈。隱重。應。之。窈。窕。青。陸。至。而。登。啼。朱。陽。升。而。花。笑。紫。帶。紅。蕤。玉。藥。蒼。枝。露。華。的。隱。風。色。徘徊。采。翠。照。灼。灼。輝。耀。綵。而。視。之。鳴。環。動。佩。歌。扇。開。遠。而。望。之。連。珠。合。璧。星。漢。迴。狀。仙。人。之。羽。蓋。疑。佚。女。之。瑤。臺。寂。寂。寬。牧。利。栖。開。此。地。委。命。卷。舒。隨。時。榮。悴。外。無。嬰。天。之。禍。內。有。道。遙。之。致。朝。朝。暮。暮。落。復。開。歲。年。年。紅。以。翠。若。夫。遊。蜂。戲。蝶。封。其。尊。輕。烟。弱。霧。結。其。條。去。不。謂。之。損。來。不。謂。之。饒。故。能。出。君。子。之。殊。俗。入。詩。人。之。傳。語。齊。頭。味。於。兩。曜。致。生。死。於。一。朝。同。喪。我。之。非。我。固。難。測。而。不。測。則。別。一。有。亭。伯。儒。門。令。思。詩。友。翰。葩。曠。其。吞。忍。文。鋒。高。而。照。斗。詠。蕪。滋。之。朝。夕。悲。積。薪。之。先後。緝。緝。起。於。緝。紡。煙。生。於。灌。蕪。豈。與。巖。幽。弱。籥。籥。凋。底。枯。松。徒。冒。霜。而。停。雪。空。集。鳳。而。吟。詠。詎。得。奉。仙。閣。之。廣。價。連。筆。匠。之。爲。容。已。矣。哉。東。方。生。開。而。歎。曰。故。年。花。落。不。

留人今年花發非故春。候兮夕照。忽兮朝新。侏儒何功。短德。曼情何負。長貧。聊寄詞於庭樹。倘有感於平津。

病梨樹賦并序

癸酉之歲。余臥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鄆陽公主之邑。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君思遠居之。君道洽今古。學有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飛鍊石之奇。洗胃腸之妙。則其甘公。洛下閎。安期先生。扁鵲之傳也。自云。開皇辛丑歲生。今年九十三。一。矣。詢之鄉里。咸云。百歲人矣。其語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也。然猶視聽不衰。神形甚茂。可謂聰明博達不死者矣。余年垂強仕。則有幽髮之疾。梅菌之往。何其遼哉。於時天子避於甘泉。遠亦微詣行在。余獨臥病。茲邑。閱寂無人。伏枕十旬。閉門三月。庭無衆木。唯有病梨樹一株。圍纒數握。高僅盈丈。花質憔悴。似不任乎歲寒。枝葉零丁。絕。有意乎朝暮嗟乎。同託於腐壤。俱受氣於太和。而修短不均。榮枯殊質。豈賦命之理得之自然。將資生之化有所偏。及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有感於懷。賦之云爾。

天象平述。方祇廣植。挺芳桂於月輪。橫扶桑於日域。建木聳靈邱之上。蟠桃生巨海之側。細葉枝連。洪柯條直。齊天地之一指。任鳥兔之棲息。或垂陰萬畝。或結子千年。何偏施之雨露。何獨厚之風煙。懸茲珍木。離離幽獨。飛茂實於河陽。傳芳名於金谷。紫潤稱其殊。元光表其仙族。俯生何爲。零丁若斯。無輪奐之可用。無梁棟之可施。進無遠於斤斧。退無說於班。無庭槐之生。志有巖桐之死。枝爾其高。纒數仞。圍僅盈尺。修幹雙雙。枯條每隻。葉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鳥怨其巢危。秋蟬悲其窟窄。怯術蠶之搖落。忌炎景之臨迫。既而地獄蒸。天收耀。靈西秦明月。東非流星。憔悴孤影。徘徊直形。狀金莖之的。疑石柱之亭亭。若夫西海夸父之林。南海蚩尤之樹。莫不靡骨拂日。藏塞吐霧。別有橋邊朽柱。天上靈糕。年年歲歲。無葉無花。榮辱兩齊。吉凶同軌。當守離以外。喪不修。得而內。否亦猶縱酒高賢。伴狂君子。爲其膾合。置其憂。生非我生物。謂之生。死非我死。死。非我死。泥彭殤於一觀。庶答歸於茲理。

中和樂九章

歌登封第一

奕圖奕實。黃麻開瑞。祖武類帝。宗文配天。玉鑿垂日。翠華凌煙。東雲千岳。南風入絃。山籟萬歲。河慶千年。金繩永結。瓊麗長懸。

歌明堂第二

稷程聖皇。雍雍明堂。左平右城。上圓下方。調均風雨。制度陰陽。四節八達。五室九房。南通夏火。西瞰秋霜。天子臨御。萬玉霽霜。

歌東軍第三

虛界之集 卷一

五

遐哉廟略。赫矣台臣。橫戈闕石。倚劍浮津。風邱拂。日域清塵。烏夷復祀。龍伯來賓。休兵高懸。獻賦天閭。旃海凱入。耀耀震震。

歌南郊第四

度郊上帝。肅事圓丘。龍駕四牡。鸞旗九旒。鐘歌晚引。紫煬高浮。日麗蒼壁。雲飛鳴球。皇之慶矣。萬歲千秋。

歌中宮第五

祥遊沙麓。慶洽瑤衣。黃雲齊聚。白氣宵飛。居中履正。稟和體微。儀刑赤縣。演教椒闈。陶鈞萬國。丹青四妃。河洲在詠。風化攸歸。

歌儲宮第六

波澄少海。挾麗前星。高謀誕聖。甲觀昇靈。承規翠所。闕疑瑤庭。宗儲側席。問道橫經。山賓皎皎。國冑青青。黃裳元吉。邦家以甯。

歌諸王第七

星陳帝子。猷列天孫。義光帶。象著乾坤。我有明德。利建攸存。直以茅社。錫以犧尊。藩屏王室。翼亮堯門。八才兩獻。夫何足云。

歌公卿第八

蓬蓬三事。師師百寮。華龍在城。振聲位朝。豐金耀首。佩玉鳴腰。青蒲翼贊。丹地翹翹。歌雲佐漢。捧日匡堯。天工人代。遠澤昭昭。

總歌第九

明明天子。今聖德揚。稷程皇后。今陰化康。登若木兮坐明堂。池藻泮兮家扶桑。武化偃兮文化昌。禮樂昭兮股肱良。君臣已定兮君不無疆。顏子更生兮徒皇皇。若有人兮天一方。忠爲衣兮信爲裳。髮白玉兮飲瓊芳。心思憂兮路阻長。

結客少年場行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才雄。玉劍浮雲騎。金權明月弓。關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上。虜騎入雲中。烽火夜似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己。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朔塞。鳥陣捲胡風。追奔瀚海咽。戰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贈李榮道士

錦節銜天使。瓊仙駕羽君。投金翠山曲。奕壁清江濱。圓洞開丹鼎。方壇聚綠雲。寶一。觀幽難識。空歌迴。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佐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遙看八會所。真氣曉氛一。氣一。氣一。

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

躑躅一作。險方未夷。乘春聊騁望。落花赴丹谷。奔流下青嶂。一作。巖巖曉曉。樹滋。濕漉春江漲。平川看釣侶。狹逕聞樵唱。蝶戲綠苔前。鶯歌白雲上。耳目多異賞。風煙有奇狀。峻阻埒長城。高標吞巨舫。聯翩事羈勒。辛苦勞疲恙。夕濟幾淞淞。晨登每惆悵。誰念復鴛狗。山河獨偏喪。

和士爽秋夜有所思

寂一作。寂雨軒夜。悠然懷所知。長河落雁苑。明月下鯨池。風臺有清曲。此曲何人吹。丹唇吐玉齒。妙響入雲涯。窮巷秋風寒。空庭寒露枝。勞歌欲有和。星鬢已將垂。

望宅中樹有所思

我家有庭樹。秋葉正離離。上舞雙棲鳥。中秀合歡枝。勞思復勞望。相見不相知。何當共攀折。歌笑北堂垂。宿晉安寺一作。

聞有絃歌地。穿鑿本多奇。遊人試一覽。臨窳果忘疲。臆橫暮捲落。一作。葉簪臥古生枝。舊石開紅鮮。新荷覆綠池。孤猿稍斷絕。宿一作。鳥復參差。汎汎月華曉。徘徊星轉垂。今日別書客。悵憶君詎知。

於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贈柳九隴

提琴一萬里。負書三十年。晨攀假葉樹。暮宿清冷泉。翔禽鳴我側。旅獸過我前。無人且無事。獨酌還獨眠。遙聞彭澤宰。高弄武陵絃。形骸寄文墨。意氣託神仙。我有壺中要。題為物外篇。將以貽好道。遠莫致旂。相思勞日夜。相望阻風煙。坐惜春華晚。徒令客思懸。水去東南地。氣凝西北天。關山悲蜀道。花鳥憶秦川。天子何時問。公卿本亦不。憐自哀遠自。榮歸鼓復歸。歸田海屋銀。為棟雲車電。作鞭。鶴過將鶴。誰論。與。萊洲頻度淺。桃實幾成圓。寄言飛鳥。同共。聯翩。

赤谷安禪師塔

坐巖之曲。悠然無俗氣。一作。酌酒呈丹桂。思詩贈白雲。烟霞朝曉聚。猿鳥歲四。時聞。水華說。一作。秋色。山空含夕曠。高談十二部。細說五千文。如如數冥味。生生理。靈覺古人有。精柏。輪扁情未分。且當事芝。尤。從吾所好云。

虛昇之集卷二

五言古詩

詠史四首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光錯為蘇隸。灌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兼遇曹邱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頗得斬馬劍。先隨侯印頭。天子玉璽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真若休。歸來教鄉里。童蒙遠相求。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儔。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倏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

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途振。玉帛委征尹。斧鑕嬰精神。遠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真。雍容謝朝廷。談笑獎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為親。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沖情甄負飯。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

公業負奇志。交結盡才雄。良田四百頃。所食常不充。一為侍御史。慷慨說何公。何公何為敗。吾謀適不同。仲穎恣殘忍。殷與良在躬。死人如亂麻。天子如轉蓬。干戈及黃屋。荆棘生紫宮。鄭生連其謀。將以清。戎時來命不遂。脫身歸山東。凜凜千載下。穆然懷清風。

贈益府表鏡事
忽忽歲云暮，相望限風烟。長歌欲對酒，危坐遂停絃。停絃絕指聲，對酒懷朋故。朝看桂蟾晚，夜開鴻雁度。鴻雁何時還，桂魄不同攀。浮雲映丹壑，明月滿青山。雲路深丹壑，月華臨耿耿。離髮積空令，星髮皎。

贈益府表官
一鳥自北燕飛來，向西蜀。單棲劍門上，獨舞昆崙。山足足，足藏多古貌。哀怨有新曲，羣鳳從之遊。問之何所，容言塞鄉子。飄飄萬餘里，不息惡木枝。不飲盜泉水，常思稻梁遇。願棲梧桐樹，智不我逸。愚夫舍不顧，所以成獨立。耿耿云暮日，夕苦風霜思。歸赴洛陽羽，翻毛衣短關。山道路長，明月流客思。白雲迷故鄉，誰能借風使。一舉凌蒼蒼。

七言古詩
失羣雁并序

溫縣明府以雁詩垂示，余以為古之郎官，出宰百里，今之墨綬，入應千官。事止雁行，未宜傷嘆。至如羸臥空巖者，乃可為失羣。聊因伏枕，多暇以斯文應之。

三秋北地雪，萬里南翔渡。海來欲隨石燕沈，湘水試逐銅鳥繞。帝臺銀閣距金塘，中間鴛鴦已成行。先過上苑傳書信，暫下中州戲稻梁。虞人負繳來相及，齊客虛弓忽見傷。毛翎頓折，飛無力。羽翻摧頰，君不識。唯有莊周解愛鳥，復道郊歌。重奇色，惆悵驚思未已。徘徊自憐中閭極，傳聞有鳥集朝陽。詎勝仙兔避帝鄉，雲間海上應鳴舞。遠得鸚鵡猶憶金龜，全寫中牟印。玉鶴當變葉，兼簽願君弄影風池。時憶籠中摧折羽。

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枯木橫槎臥古田。昔日含紅復含紫，當時留露亦留煙。春景春風花似雪，香車玉碾復關關。若箇遊人不說攀，若箇倡家不來折。倡家實練蛟龍，公子銀鞍千萬騎。黃鸝一一向花嬌，青鳥雙雙將子戲。千尺長條百尺枝，月丹桂星青。楡相蔽虧珊瑚，葉上鴛鴦鳥。鳳凰巢裏難鷄兒，巢傾枝折鳳歸去。條枯葉落任狂風吹，一朝憔悴無人問。萬古摧殘君詎知，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誰家能駐西山日。誰家能搬東流水。漢家陵樹滿秦川，行來行去盡哀憐。自昔公卿二千石，成擬榮華一萬年。不見朱唇將玉貌，唯聞青棘與黃泉。金貂有時須換酒，玉殿恆但搖莫計錢。寄言坐客神仙者，一生一死交情處。若誰閣下君不留，白鶴山頭我應去。雲間海上遼難期，赤心會合在何時。但願堯年一百萬，長作巢山也不辭。

長安古意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盤縱橫過主第，金權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遊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蟬萬種色。複道交應作合歡，雙關連繫垂風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童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竹

經學舞度芳子，得成比日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日鴛鴦其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玉霄報額結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鴛鴦粉白車中出。含嬌合態惜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倡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直欲栖，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曉沒金堤，挾彈飛鷹社陵北。探九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倡家桃李蹊。倡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轉口氣盈。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騎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襪寶帶為君解，燕歌起舞為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生。風自青歌難長千載，自謂騎香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喚人歸。

明月引

洞庭波起兮鴻雁翔，風瑟瑟兮野蒼蒼。浮雲卷闕，明月流光。荆南兮趙北，碣石兮滸湘。澄清規於萬里，照離思於千行。倚桂枝於西第，繞菱花於北堂。高樓思如飛蓋，君王文姬絕域。侍子他鄉，見胡鞍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試登高而踴躍。日莫不變而迴腸。

懷仙引

若有人兮山之曲，駕青虬兮乘白鹿。往從之遊，願心足披爛戶。訪巖軒，有湘潺湲橫石徑。松蘿翠巖掩松門，下空濛而無鳥。上峻嶒而有猿，猿飛開度飛梁。休余馬於幽谷，掛余冠於夕陽。曲復曲兮煙莊，遂行復行。今天路長，修途杳其未半。飛雨忽以茫茫，山塊輒。磴連寒磬石壁，而無憶。沂泥深而不前，向無情之白日。爾有恨於皇天，迴行遊故道。通川通流，迢迢首望翠峯。白雲作，正溶溶。珠為關兮玉為樓，青雲蓋兮紫霧收。去天長地久時相憶，千齡萬代一來遊。

五言律詩

劉生

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刃，精黃金鏤。馬鈴，信令一顧重不怪百身輕。

隴頭春

隴坂高無極，征人一望鄉。關河別去水，沙塞斷歸腸。馬蹏千余樹，旌懸九月霜。從來共鳴咽，皆是為勤王。

巫山

巫山望不極，望望下朝氛。真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驚濤亂水脈，驟雨晴雲。清雲表，即此地。况復遠思君。

芳樹

芳樹本多奇，年華復在斯。結翠成新艷，開紅滿故枝。風歸花事，雁亂日度影參差。容色朝朝落，思君不知。

雨雪曲

窮騎三秋入，關雲萬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漢月明。高關銀爲闕，長城玉作城。節旄零落盡，天子不知名。

昭君怨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隨玉登，形影向金微。一作漢地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

折楊柳

倡樓啓曙屏，楊柳正依依。鶯啼知歲隔，條變識春歸。露葉凝愁黛，風花落亂飛。一作舞衣。攀折將安寄，將軍中書書，信稀。

梅花落

梅嶺花初發，天山雪未開。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迴。因風入舞袖，雜粉向妝臺。匈奴幾萬里，春至不知來。

關山月

塞垣通碣石，烽障障一作抵。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正孤懸。影移金鋪北，光斷玉門前。寄書謝中婦，一作寄愁時一作看鴻雁天。

上之回

回中道路險，蕭關烽火多。五營屯右七，一作地高乘出西河。單于拜玉璽，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風橫大歌。

紫驪馬

紫馬照金鞍，轉戰入秦關。塞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雪暗鳴珂重，山長噴玉難。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

戰城南

將軍出紫塞，日頓在烏貪。宿喧雁門北，陣翼龍城南。洞弓夜宛轉，鐵騎曉駢駢。應須駐白日，爲待戰方酣。

十五夜觀燈

錦里開芳宴，蘭缸照早年。綉彩遙分地，繁光遠綴天。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懸。別有千金笑，來映九枝前。

入秦川界

隴阪長無極，蒼山望不窮。石徑懸疑斷，回流映似空。花開綠野霽，鶯囀紫嵐風。春芳勿遽盡，留賞故人同。

文翁講堂

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相如琴臺

聞有琴臺地，千年無四鄰。園院風煙古，池臺松檜春。雲疑作賦客，月似影聽琴人。寂寂啼鶯處，

空傷遊子神。
石鏡寺
古藁芙蓉塔，神錦神一作明。松柏烟，爲以仙鏡底。花沒梵輪前，銖衣千古佛。寶月兩重圓，隱隱香臺夜。鐘聲微九天。

辛司法司宅觀妓

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裙隨風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山頹。

春晚山莊率題二首

願步三春晚，田園四望通。遊絲橫惹樹，戲蝶亂依叢。竹懶偏宜水，花狂不待風。唯餘詩酒意，富了一生中。

江中望月

江水向滄陽，澄澄寫月光。鏡圓珠溜微，弦滿箭波長。沈鉤搖兔影，浮桂動丹芳。延照相思夕，千里共浩蕩。

元日述懷

筮仕無中秩，歸耕有外臣。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草色迷三徑，風光動四鄰。願得長如此，年年物候新。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前飛暮雨，梁上下輕塵。冶服看疑畫，妝樓似似春。高車勿遽返，長袖欲相親。

晚渡滄沱敬贈魏大

拂曙驅飛傳，初晴帶曉涼。霧散長安樹，雲歸仙帝鄉。澗流漂素沫，巖景瀉朱光。今朝好風色，延瞰極天莊。

和吳侍御被使燕然

春歸龍塞北，騎指雁門垂。胡笳折楊柳，漢使採燕支。戍城聊一望，花雪幾參差。關山有新曲，應向笛中吹。

七夕泛舟二首

汀葭漸沮，江樹起初涼。水疑通織室，舟似泛仙潢。連棹急驚鷺，鳴榔下浮光。日晚菱歌唱，風烟滿夕陽。

送梓州高參軍還京

京洛風塵遠，秦煙瘴霧深。北遊君似智，南飛我異禽。別路琴聲斷，秋山猿鳥吟。一乖青巖酌，空寄白雲心。

八劍送別劉石史

八劍送別劉石史

金碧西山遠。關梁獨道難。相逢屬晚歲。相送動征鞍。地咽絳川冷。雲凝劍閣寒。倘遇忠孝所。爲道憶長安。

遺赴蜀中始示京邑遊好
簾宿花初滿。章臺柳向飛。如何正此日。還望昔一作昔多遠。恨別風期阻。將乖雲會稀。敢推辭丹闕。懸
旗陟翠微。野禽喧戍鼓。春草綠征衣。回顧長安道。關山起夕暉。
和夏日幽莊

聞有高蹤客。耿介坐幽莊。林壑人事少。風煙鳥路長。瀑水含秋氣。垂藤引夏涼。苗深全覆壟。荷上半侵塘。
釣渚青鳧沒。村田白鷺翔。知君振奇藻。還嗣海隅芳。

山莊休沐

蘭署乘閒日。蓬扉狎近棲。龍柯疎玉井。鳳葉下金堤。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亭幽聞唳鶴。窗曉聽鳴雞。
玉軫臨風奏。瓊漿映月攜。田家有樂誰肯謝青谿。

山林休日田家

歸休乘暇日。恬寂返秋場。徑草疎王粲。巖枝落帝桑。耕田虞訟斲。鑿井漢機忘。戎葵朝委露。齊棗夜含霜。
南澗泉初冽。東籬菊正芳。還思北窗下。高臥傲羲皇。

宴梓州南亭得池字

二條開勝跡。大壑叶冲規。亭閣分危岫。樓臺遶曲池。長薄秋煙起。飛梁古蔓垂。水鳥翻荷葉。山蟲咬交一作
桂枝。遊人情將晚。公子愛忘疲。願得迴三舍。琴尊長若斯。

山行寄劉李二參軍

萬里烟塵客。三春桃李時。事去紛無限。愁來不自持。狂歌嘆嘆鳳。失路反占龜。草礙人行緩。花繁鳥度遲。
披美參聯事。留連求友詩。安知倦遊子。兩鬢漸如絲。

首春貽京邑文士

寂寂能將迎。門無車馬聲。橫琴對山水。披卷閱公卿。忽聞歲云晏。倚仗出蒼櫺。寒辭楊柳陌。春滿一作風
皇城。梅花扶院叶。蘭葉繞階生。覽鑑改容色。藏書留姓名。時來不假問。生死任交情。

贈許左丞從駕萬年宮

問道之上。回詔蹕下蓬萊。中樞移北斗。左轄去南臺。黃山開鳳笛。清磬侍龍媒。曳日朱旌卷。參雲金障開。
朝瞻五城柳。夕宴柏梁杯。漢時光如月。秦祠聽似雷。寂寂芸香閣。離思獨悠哉。

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

我行背城闕。驅馬獨悠悠。寥落百年事。徘徊萬里憂。途遙日向夕。時晚暫將秋。滔滔俯東道。耿耿泣西浮。
長虹掩釣浦。落雁下星洲。草變黃山曲。花飛清渭流。進水驚愁鷺。騰沙起狎鷗。一赴清泥道。空思元滿遊。

蜀山中

臥壑迷時代。行歌任死生。紅顏意氣盡。白髮故交輕。澗戶無人跡。山廳聽鳥聲。春色綠巖上。寒光入溜平。
雪盡松樵暝。雲開石路明。夜伴鐵籠宿。朝隨驪雉行。度溪猶憶處。尋洞不知名。紫書當日閱。丹藥幾年成。

虛昇之集卷三

五言排律

同臨津紀明府孤雁

三秋遠北地。萬里向南翔。河洲花稍白。關塞葉初黃。避殺風霜勁。懷香道路長。水流疑箭動。月照似
弓傷。橫天無有陣。度海不成行。會刷能鳴羽。還赶上林鄉。

兩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相若萬餘里。共倚一征蓬。客雨悲王粲。清尊別孔融。徘徊聞夜鶴。悵望待秋鴻。
骨肉胡秦外。風塵關塞中。唯餘劍鋒在。耿耿氣成虹。

送鄭司倉入蜀

離人丹水北。游客錦城東。別意還無已。一作客俱。離憂自不窮。隨雲朝結陣。江月夜臨空。關塞疲征馬。霜
氛落早鴻。潘年三十外。蜀道五千中。送君秋水曲。酌酒對清風。

蘇州官池贈別同賦澗字

楸軒遊上國。仙佩下靈臺。一作。關尊酒方無地。聯袂喜暫攀。離言欲贈策。高辯正連環。野徑浮雲斷。荒池春
草斑。殘花落古樹。度鳥入澄灣。欲飲他鄉別。幽谷有緜蠻。

扣。作。鐘鳴天鼓。燒香感地精。倘遇過。一作浮邱鶴。飄飄風。一作凌太清。

酬張少府東之

昔余與夫子。相遇漢川陰。珠浦龍猶臥。桐溪馬正沈。價重瑤山曲。詞驚丹鳳林。十年曠賞慰。萬里隔招尋。豪翰風期阻。荆衡雲路深。鵬飛俱望昔。蟻屈共悲今。誰謂青衣道。還欺白頭吟。地接神仙洞。江連雲雨岑。飛泉如散玉。落日似懸金。重以瑤華贈。空懷舞詠心。

過東山谷口

不知名利險。辛苦滯皇州。始覺飛塵倦。歸來事綠綸。桃源迷處所。桂樹可淹留。跡異人間俗。禽同海上鷗。古苔依井被。新乳傍崖流。野老堪成鶴。山神或化鳩。泉鳴碧湖底。花落紫巖幽。日暮漁龜散。天寒御鹿遊。不辨秦將漢。前知春與秋。多謝青溪客。去去亦松遊。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老

薊北三千里。關西二十年。馮唐猶在漢。樂毅不歸燕。人同黃鶴遠。鄉共白雲連。郭隗池臺處。昭王樽酒前。故人當已老。舊壑幾成田。紅顏如昨日。霜鬢似秋天。西蜀橋應毀。東周石尚全。滿池水猶綠。榆關月早圓。塞雲初上雁。庭樹欲銷蟬。送君之使國。揮涕獨潸然。

哭金部章郎中

金曹初受拜。玉地始含香。翻同五日尹。遽見一星亡。賀客猶扶路。哀人遂上堂。歌筵長寂寂。哭位自。一。蒼蒼歲時實。斷朝暮舊羅張。香留魏主閣。魂掩漢家牀。徒令永平帝。千載罷擅郎。

哭明堂表主簿

繡數三十載。通家數百年。潘楊稱代程。秦晉忝姻連。風雲洛陽道。花月茂陵田。相悲共相樂。交騎復交筵。始謂金鼎。如何掩玉泉。黃公酒壚處。青眼竹林前。故琴無復雪。新樹但生烟。遊痛蘭襟斷。徒令寶劍懸。客散同秋葉。人亡似夜川。送君一長慟。松塚路幾千。

同崔錄事哭鄭員外

文學秋天遠。郎官星位尊。伊人表時彦。飛舉滿司存。楚席光文雅。瑤山侍討論。風詞凌漢閣。龜辯置周園。已陪東嶽駕。將逝北溟黿。如何萬化盡。空歎九飛魂。白馬西京驛。青松北海門。夜臺無曉箭。朝奠有虛尊。一代儒風沒。千年蘭露香。梁山送夫子。湘水弔王孫。僕本多悲淚。沾裳不待猿。聞君絕絃曲。吞恨更無言。

至望喜關自言懷貽劍外知己

聖圖興九折。神化掩三分。誠懇赴蜀道。題抽奉獻薰。隱嶠度深谷。遙巖。一作。上高雲。碧流遞發注。青山互糾紛。澗松咽風結。巖花灑露文。思北常依飯。圖南每喪羣。一本無。以。無由有宣室。何以答吾君。

早度分水嶺

丁。一作。年遊蜀道。斑駁。一作。向長安。徒費周王粟。空彈漢吏冠。馬蹄穿欲盡。貂裘敝。一作。轉寒。層冰橫九折。積石凌七盤。重踏既下嶽。峻峯亦上干。隨頭聞戍鼓。嶺。一作。外咽飛湍。瑟瑟松風急。蒼蒼山月圓。俯

語後來者。斯路誠獨難。

三月曲水宴得尋字

風煙彭澤里。山水仲長園。由來乘銅墨。本自重琴尊。高情遠不嗣。雅道今復存。有美光時彥。養德坐山樊。門開芳杜徑。室距桃花源。公子黃金勒。仙人紫氣軒。長懷去城市。高詠狎蘭蓀。連沙飛白鷺。孤嶼啜元猿。日影巖前落。雲花江上翻。興闌車馬散。林塘夕鳥喧。

五言絕句

登玉清

絕頂橫臨日。孤峯半倚天。徘徊拜真老。萬里見風煙。

曲池寄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

浴浪鳥

獨舞依盤石。羣飛動輕浪。奮迅碧沙前。長懷白雲上。

臨塔竹

封前連錦砌。防落拂塔塔。聊將儀風質。暫與俗人議。

含風蟬

高情臨爽月。急響送秋風。獨有危冠意。還將衰鬢同。

葭川獨泛

倚棹春江上。橫舟石岸前。山隕行人斷。迢迢獨泛仙。

送二兄入蜀

關山客子路。花柳帝王城。此中一分手。相顧憐無聲。

宿元武二首

方池開曉色。圓月下秋陰。已乘千里興。還撫一絃琴。

庭搖北風柳。院繞南溟禽。累宿思方重。窮秋嘆不深。

九隴津集

落落樹陰紫。澄澄水華碧。復有翻飛禽。徘徊疑曳鳥。

遊昌化山精舍

寶地乘峯出。香臺接漢高。稍覺真途近。方知人事勞。

七言絕句

登封大輪歌四首

明君封禪日。重光天子垂衣麻。數長九洲四海常無事。萬歲千秋樂未央。

日觀仙雲隨風登天門瑞雪照龍衣繁絃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歡未歸
 翠鳳遙遙登介邱仙鶴徘徊天上遊借問乾封何所樂人皆壽命得千秋
 千年聖主應昌期萬國淳風王化基請比上古無爲代何如今日太平時
 九月九日登元武山
 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

虛昇之集卷四

五悲并序

自古爲文者多以九七爲題目乃有九歌九辯九章七發七啓其流不一余以爲天有五星地有五嶽
 人有五章禮有五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在天地之數今造五悲以伸萬物之情傳之好事耳

悲才難

一悲曰悲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違父母之宗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
 不還曲曲成而海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稀生玉折顏
 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邱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斷足史記脩而下室高明者
 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前代終抱痛於今日別有漢陽計一作掾那國臺卿抗希代之奇
 節負超時之命名扶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愚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
 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錯楊墨之辯口爲書爲禮驅李俗於三古之前垂垂垂聲正類綱於百王之後天
 子聞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寄茲於泥沙竟龍鍾於塵垢異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
 此近有魏郡王君公一作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威能博達奇偉卓思研精微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岳

虛昇之集 卷四

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則官止於邑丞何異夫操太
 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狄灼金龜兮訪兆遊玉駟兮馳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今
 日果之余之季兮曰昂之果也果某兮如三星之鳥昂也昂昂焉如千里之駒昂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
 一代之和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隋珠竝蘭馨兮桂蕙俱龍駒兮風雅生於戰國則管樂之
 器長於闕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成默默以遲遲青子兮兮兮向晚黃
 黃我纒兮纒如絲昆兮何貴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乘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
 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所悲童子向知其不可矧衡鏡與善龜故曰至道之精實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焚符破籙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振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婁之日而天下始明然後
 除其矯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純純凡聖膺合賢愚皆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
 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離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
 於田園彼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魯風兮遂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集狸
 而齊舉金爲舟兮璫珞玦不可以涉邱陵些珠爲衣兮翡翠裳不可以混樵蒸些何器用之乖刺悼斯人
 之勤多一作倚長巖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臥見城市以盈虛若蚊蠅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由滿野不知
 樸高之符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婿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
 一仁一義柴也來兮由也隨一忠一孝微子去之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我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既焚兮
 皆既溺樂亦放兮文亦拘笙簧六籍則秦谷有坑儒之痛黼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郭都傾覆飛禍
 纏於高臺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辜嗚呼嗚嘶口含天憲唯唯齋齋危路隅變化與屈仲交送窮遠與
 存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數而生當唯混沌無用
 而飽何獨作儒是以遺伯玉卷兮長卷雷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刺園有鳥兮鳥有鳴其鳴矣
 思諸兄矣荆其類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桂隰有棠棣枝離從兮相與相離兮相與相離兮相與相離兮相與相離兮
 何始吉兮初征悲終凶於未濟

悲窮道

二悲曰流淚公子傷心久之歷萬古以抽恨積八荒而選悲有幽巖之臥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時
 曠是聯曉以緇塵悄悄兮忽悟嗚呼嗚呼兮悽愴迢迢兮獨寤淹留兮空谷天片片而雲愁山崗崗而谷
 垂泣於幽草風含悲於拱木徒觀其頂飛塵凡堪堪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委隨五音缺缺皮裂
 積而千級衣聯雲而百結毛落鬚髮一禿無叔子之明眉眉兮亡尙室有張僕之羞仰仰而視講其言
 俯而動身而面而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居也不毀其所仰也非人古樹爲伴朝霞作鄰
 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根松門草合有路苦薪公子方撫其背而曳其裾曰子非有唐之文士歟燕
 地之高門歟昔也子之少則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流中不足言其禮輝則江左莫敢
 論其詩每就就於暗室復謝謝於明時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野皆信之綬夕獻長楊之詞痛私門

虛昇之集 卷四

之禍速惜公車之詔週豈期晦明乖序。懲懷愆戾。鱗傷羽折。筋擊肉菴。雖定於丹潤之隅。殷鑒於藪山之...

悲昔遊

三悲曰奇峯合沓半懸天。緣蘿蒙龍水瀑湲。因依巖以為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婆娑今迷徑。山嶺重...

悲今日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謂談過其實。辨而非真。自高枕箕穎。長揖交親。以薰爾為九族。以風烟為...

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稱范巨卿。及其薨。雖推聯支。雖播撮。已滯首分將死。尚搖尾分求活...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化。一虧一全。去其外物。歸於內篇。一自昭其儒...

獄中學騷體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愍愍而太長。園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開鴻雁之南翔...

以嘉詞名余以照鄰字余以昇之。余幼服此殊惠兮。遂閱禮而聞詩。於是襄糴尋師。囊家訪古。探舊於南越。得遺書於東魯。音有缺而必刊。簡無文而咸補。入陳適衛。百舍不厭。其栖遑累爾。千里不辭於勞苦。既而屠龍適就。刻鶴初成。下筆則烟飛雲動。落紙則鸞迴鳳驚。通乎膺而竊借。造張華而假名。郭林宗則而心服。王夷甫見而神傾。俯仰談笑。顧盼縱橫。自謂明主以令僕相待。朝廷以黃散為輕。及觀國之光利用。資王謁龍旗。於武昌先朝好吏。子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於老莊。彼開鑿而方柄。吾知齟齬而無當。是時也。天子按劍。方有事於八荒。駕風輪而乘弱水。飛日馭而苑扶桑。戈船萬計兮。連風鐵騎千羣。分啓行文。臣鼠竄。猛士騰揚。故吾甘柄柄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其後雄圖甫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奇文於石室。銷兵車兮。為農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島之書。值余有幽憂之疾。蓋有才無時亦命也。有時無命亦時也。命也。自前代而痛諸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夫餓隸。作王侯而有餘。三仁猖狂兮。為奴為僕。八子狼狽兮。為醜為蕪。長劍以搗。尚想華亭之鶴。孤舟欲近。遙憶閩門之魚。史遷下於蠶室。鄧艾徵於檻車。康既幽而魏孫登宜。屢困而顛雷避。故有閉門少事。蹈滄海而辭組。開卷獨得。歸茂陵而著書。起清流之浩漫。長願嗟乎。靈胥重曰。積怨兮。累息。茹恨兮。吞悲。怨復怨兮。坎壈乎。今之代。愁莫愁兮。作傑乎。斯之時。皇符何親兮。誕而生之。后土何私兮。鞠而育之。何故邀余以好學。何故假余以多辭。何余慶之不終兮。當中路而廢之。彼有初而鮮克兮。賢者其猶不欺。況陶鈞之匠物。胡不貞而諒之。豈其始終爽德。蒼黃變色。無心。意乎。簪履有悲。哀乎。楊墨已焉哉。天蓋高兮。不可問。地蓋廣兮。不容人。鐘鼓玉帛兮。非吾事。池臺花鳥兮。非我春。寂兮。寞歲。歲年年。長少樂。愴兮。愴。朝朝暮暮。生白髮。憤憤恨兮。無所見。宛轉聯蹄兮。獨向隅。狀若重墜。圓扉之受。繞。又似乾池。涸井之相濡。鸞鳳之翻已。鑽兮。徒奮迅於籠檻。騶驥之足已。塞兮。空悵望於廷衢。龍門之桐。半死。鄧林之木全枯。苟含情而稟氣兮。孰能不傷心而疾首乎。歌曰。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移此鳳凰何。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悲夫

悲夫。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聽天命者。飲淚含聲而死。推不言兮。於於介山。妃不偶兮。沈於嶽水。仰天而嘆。負骨於吳江。下淚交頰。悲歌於燕市。天無雷兮。開蟻聚於牀。下家非牧兮。見祥生於輿。裏支離疏之五管已。哀哀駘七之六骸不美。求時夜兮。求鴟炙。何逼迫之如此。為鼠肝兮。為蟲臂。何燥燥之如彼。鬱拂湯滑兮。中替亂。蟻蟻煩煩兮。長憤憤。出戶庭兮。遊息千萬里兮。無極。香兮。滿川。蘇兮。水如帶。嶼兮。頰山。嶼兮。雲似蓋。菱兮。綠春草。生兮。長河曲。試一望兮。心斷續。晚兮。晚兮。夕沒兮。平郊遠。試一望兮。魂不返。羅葉兮。紫蘭香。欲往從之。川無梁。日云暮兮。涕沾裳。松有蘿兮。桂有枝。有美一人兮。君不知。氣欲絕而何為。孟夏兮。候合。楊柳散兮。芙蓉開。葉初成兮。蠶宛轉。花落盡兮。燕徘徊。望夫兮。君不來。形枯槁兮。意摧頹。天何兮。為兮。愁苦。麥將秀兮。多風。梅將黃兮。屢雨。日色肝爛兮。流金而燧石。地氣燥燥兮。滿室而充戶。神醫醫兮。似灰命。縣縣兮。若樓一伸一屈兮。比艱難乎。尺蠖。九九死兮。同變化乎。盤古。萬物。

虛昇之集卷五

騷

釋疾文并序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宋焚假塞柱。一臂連跽。不學邯鄲步。兩足旬旬。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烟郊變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覆轉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享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為釋疾文三篇。以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柄過乎。國語之作。非普更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默而無述。故作頌曰。

粵若

粵若稽古。帝列山兮。遠矣大矣。臣太岳兮。欽哉良哉。有太公兮。卷舒龍豹。奄經營乎四風。有先生兮。乘騎日月。期汗漫乎九垓。尚書抗節兮。屬炎靈之道。中郎含章兮。遇金行之綱。頗彼聖賢之相續。信古往而今來。人何代而不貴。代何人而不才。鬱律嶺兮。似崑陵之玉石。泮澗梁兮。象星漢之昭回。爾其為廣也。碧海雲蒸而地合。爾其為峻也。赤城霞起而天開。贊中朝之類。覆家不陸乎。良篋。紹金柯而玉秀。程蘭馨而菊滋。彌九葉而述命兮。代增麗以光熙。清風振乎終古。妙譽蓋乎當時。皇考處余以弄璋兮。肇錫于

繁茂兮此時。余獨何兮。腸迴迴而賦。...

命曰。昊天不備兮。降此鞠凶。...

南勝其既傾。西北盡其中。...

輪畫非榮。猶思道樹。明霞曉掃。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圃。儘識無生之岸。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為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為貴。足以傳諸好事。始展藻謀。故撰而存之。凡為若干卷云爾。

南陽公集序

昔者龍躡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地之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關。蕭曹絳灌。負長劍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尋柔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其質實。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騶輪三而改。始一作。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夫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鼓事。得邱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郝中新體。共許。香韻。天成。江左諸人。咸好瑰奇。委。監。發。精。博。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疎。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虛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庚中丞。時時不墜。嗟乎。古今之士。遞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營其墨守。三都既麗。徵夏熟於上林。九辯已高。責春歌於下里。踳駁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題。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辨。荆。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曰。肩。隨。聞。一。知。二。猶。為。慮。說。命。命。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易。云。其。遠。非。夫。妙。語。鐘。律。體。會。風。騷。筆。有。餘。妍。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為。龍。為。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性。風。雲。於。毫。翰。合。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粗。則。彌。綸。區。宇。遠。近。綽。約。如。玉。女。之。于。嬌。突。兀。如。巖。嶽。似。靈。龜。之。孤。朴。乘。槎。上。漢。誰。問。坳。塘。之。淺。深。荷。戟。入。秦。甯。議。長。安。之。遠。近。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為。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以。降。徒。勞。舉。斧。八。病。爰。起。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為。野。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頑。奇。知。音。者。希。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于。咸。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唐。為。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為。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語。詩。一。作。齊。聖。聽。者。忘。疲。許。生。章。奏。劇。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衛。章。魏。太。師。直。氣。鯁。詞。兼。包。古。義。來。字。一。作。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册。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既。博。既。精。為。學。遍。游。於。百。氏。自。豸。冠。指。按。難。樹。登。賢。內。掌。機。密。外。脩。國。史。長。趨。有。暇。持。綵。筆。於。瑤。軒。夕。拜。多。閒。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顧。盼。漢。家。之。城。闕。風。煙。逸。韻。縱。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開。寶。思。南。津。弟。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蔥。巖。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頗。沛。必。歸。於。淡。是。使。名。流。供。至。免。翰。闈。門。愛。客。相。尋。鷄。談。滿。席。嚶。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非。激。激。游。魚。蓮。葉。紅。兮。蘋。可。望。綠。檣。檣。檣。齊。開。臨。履。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早。遊。西。鏡。及。周。史。之。闕。文。晚。臥。東。山。憶。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脫。諸。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毀。交。黃。鳥。集。於。柳。兮。集。於。桑。營。蒼。蒼。蠅。止。於。樊。兮。止。於。棘。九。原。可。作。松。有。陰。兮。兔。有。窟。三。湘。不。追。川。無。梁。兮。鳥。無。輕。輦。斤。之。恫。何。樹。莊。周。聞。笛。而。悲。前。惟。向。秀。徒。勤。觀。海。未。知。渤。海。一。作。之。倪。水。好。談。天。

虛昇之集卷六

序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襲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顯鑿於斯文。雅頌之風。猶懸聯於季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為靡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章。大恣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烟。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沈於海。河間王初。曉曉於古籍。禮適失。一作。諸夷。叔孫通乃區區於縣。蒞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開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冰大雅於是為萃。自此迄今。年逾千祀。聖門論賦。相如為入室之雄。關里裁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文場。代黃金之平。墀。臨曲臺之上。路。而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塘釣叟之漁。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繼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徑。傲松扉。北。觸。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忽。弔。曲。江。之。隈。淵。與。垂。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趨。劍。履。於。南。宮。五。日。歸。休。開。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展。勳。雕。章。嘯。傲。烟。霞。仍。涵。寶。思。若。不。敗。德。笑。金。谷。之。羅。執。檢。不。邀。名。悲。蘭。陵。之。獨。布。榮。期。三。樂。君。賢。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若。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

莫寬氣之效。遂抽短翰爲之序云。

樂府雜詩序

聞夫歌以永言。庭堅有歌虞之曲。頌以紀德。奚斯有頌魯之篇。四始六義。存亡播矣。八音九闋。哀樂生焉。是以叔琴聞詩。驗同盟之成敗。延陵聽樂。知列國之典彝。王澤竭而頌聲寢。伯功衰而詩道缺。秦皇滅學。星璣千年。漢武崇文。市朝八變。通儒作相。徵博士於諸侯。中使驅車。訪遺編於四海。發詔東觀。縫掖成陰。獻書南宮。丹鉛羅武。王風國詠。共驅輪而升沈。里頌途歌。隨質文而沿革。以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遙情於壘坂。南浦關山之役。作者悲離。東京與黨。鋼之誅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於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爲宗。今文者。或用東朝爲美。落梅芳樹。其體千篇。隨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於珍狐之下。沈盤於燭龍之前。辛動逐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其有發揮新體。孤乘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茲乎。樂府者。侍御史賈君之所作也。君升堂入室。踐龜字以長驅。藏翼奮麟。展龍圖以高視。林宗一見。許以王佐之才。士季相看。知有公卿之量。南國蛟龍之燿。下觸詞鋒。東家科斗之書。來遊筆海。朝陽弄翻。即踐中京。太行垂耳。先鳴上路。當赤縣之樞輪。作高臺之羽儀。動息無格於溫仁。頗沛定由乎正義。玉階覆奏。謹依汲直之聞。銅術埋輪。先定雍門之罪。籍臺有暇。文律動於京師。袖服無私。錦字飛於天下。九成宮者。天子之殊庭。華仙之一都也。五城既遠。得崑崙於神京。三山已沈。見蓬萊於左輔。繁樓金閣。雕石壁而鑲華。碧甃銅池。俯銀津而橫衆。離宮地險。丹閣四周。微道天迴。翠屏千仞。衛尉擬臺。其之署。將軍無刁斗之警。中巖罷煖。飛霜以之夏凝。太谷生寒。層崖以之秋互。天子萬乘。驅鳳輦於西郊。羣公百僚。扈龍軒而北輔。春秋結繆。冠蓋滿於青山。寒暑推移。旌節喧於黃道。夕宿雞神。之野。朝登鳳女之臺。青鳥時飛。白雲無極。千年啓聖。選同汾水之陽。七日期仙。願類縹緲之曲。經過者徒知其美。揄揚者未歌其事。恭聞首唱。遂屬洛陽之才。俯視前修。將麗長安之道。平恩公當朝舊相。一顧增榮。親行翰墨之林。光標唱和之雅。於是懷文之士。莫不驚風靡然。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代郡接於蒼梧。泉湧華簾。帆波連於碣石。萬殊斯應。千里不遠。同晨風之吹北林。似秋水之歸東壑。洋洋盈耳。豈徒懸魯之音。郁郁文哉。非復從周之說。故可論諸典故。被以笙簧。爰有中山郎餘令。雅好著書。時稱博物。探亡儲於古壁。徵逸簡於道人。撰而集之。命余爲序。時披巾三蜀。歸臥一邱。散髮書林。狂歌學市。羅江湖廟。廟賓麻。綺季留侯。神交彭越。遂復驅僊。幽憂之疾。絳綉朝廷之言。凡一百一篇。分爲上下兩卷。俾夫舞等周道。知小雅之歡娛。擗堯年誠太平之歌詠云爾。

梓州南亭詩序

梓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嶂重復。川流灌注。雲窗綺閣。負縹緲之逶迤。洞戶山樓。帶金隄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風辰多閒。上得和平之政。變瀛有載。下無安爭之人。以公寄切上。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總一萬井之雄班。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狎

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魚於濠上。資階月上。橫聯蟠之桂枝。野院風歸。動葳蕤之萱草。則有明珠愛客。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游於五日。聞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綵飛煙之路。藤蘿香蕩。挂疎陰以送秋。雁。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不再。千里之會何常。下客悵。暫停歸鶴。高人賞。豈擬斯文。成謂賦詩六韻。成章集。一作以紀云爾。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夫圯上高公。靈期已遠。湘中元乙。化跡難徵。況乎神理。歸然。近帶青溪之路。瓊姿可。俯控丹巖之下。予以歸骸空谷。言隔市朝。濯髮長川。載離寒暑。心灰兩寂。長無其爾之歡。形木雙枯。將有終焉之志。不悟喬巖始。嗜嗜於鶴。野。野。初開。轉轉於棠。命壺。而引。安。即。沐。新。蘭。尋。蘭。戶。以。安。歌。仍。攀。野。桂。萋。萋。春。草。王。孫。游。兮。不。歸。秩。秩。斯。千。幽。人。去。而。忘。返。鼓。我。舞。我。修。袖。滿。於。中。巖。神。之。聽。之。多。祐。與。於。觸。石。爰。有。嘉。命。咸。道。賦。詩。請。題。四。韻。列。之。如。左。

七日蘇州泛舟詩序

諸公逆寓市朝。心游江湖。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陰。常恐辜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榔川隅。言追挂楫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邊生經筵。送炎氣以濯纓。郝氏書囊。隨秋光而曝背。似過縹緲之客。還疑星漢之游。願駐景於高天。想乘寬於縮地。繁絲亂響。涼耐時。戲翔羽於平沙。釣酒鱗於曲浦。乘流則遊。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楊明府過訪詩序

夫清風動。駕。謁。阮。籍。於。山。陽。素。雪。乘。舟。訪。戴。逵。於。江。路。猶。名。高。好。事。迹。標。良。史。未。有。蒼。臨。綺。月。筵。開。許。郭。之。談。花。聚。繁。星。門。枉。荀。陳。之。馭。泛。烟。光。於。紫。嶽。輝。露。色。於。丹。滋。亭。翠。一。望。平。蕪。千。里。萋。萋。芳。草。童。兒。牧。馬。之。場。聲。聲。晴。川。野。老。休。牛。之。墟。釣。臺。隱。隱。生。生。之。桑。梓。可知。矣。嶺。巖。巖。隱。士。之。風。流。尙。在。豈。使。臨。邛。樽。酒。歌。賦。無。聲。彭。澤。琴。書。田。園。寂。滅。

對蜀父老問

龍集荒落。律紀疑資。余自鄴歸。歸於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於昇僊。橋。止。上。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高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皓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冠之族。賦。文章之徒。賦。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當今萬方日朗。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而面而已矣。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藿不厭。短褐不全。庸非賤乎。吾視子形容。頹頹。顏色。疲。意。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干。聖。主。效。智。出。奇。何。栖栖。自苦。若斯。吾聞克爲卿。失則烹。何故區區。究。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非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埴也。及。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爲。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傲。幸。明。者。不。違。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驚。莫。救。三。家。之。微。一。匹。夫。高。抗。不。屈。萬。乘。之。威。道。在。則。箴。匪。陋。義。存。則。珪。組。斯。遂。或。立。談。以。邀。鼎。食。

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而仕。屬論都之會。或射鉤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為伊周。暮為桀跖。當其時也。裴珩佩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嗒嗒。故使龍邱先生。羞開擁篲。雁門太守。不如縱掖。孟軻假蹇。為王者師。范雎匍匐。為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迹。來不可遠。類鴻雁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辯於燭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於堯舜之朝。則舛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竊來庭。風邱款塞。華旌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武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既禪。介邱既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闕丘之聖。滄中之儒。叔孫通之莖。公玉帶之圖。將焉說也。成英並作。詔武舉。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圓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慷慨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固圍不修。雖有皋陶。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傳。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陵。隨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絃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于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雖有鴻才。大略。虜句豐詞。發言盈乎百代。滄翰周乎四時。略無益於今日。而適足以佛之。是故天子甚己。羣臣演成。攘袂而陵。履為。撫掌而笑。阿衡無為。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業成。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者招累。行危者相傾。效智者獲譏。於草澤。出奇者塞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覽雖華。猴不之好也。及屋雖崇。驥不之處也。載驪以車馬。不如放之於藪穴也。樂執以鐘鼓。不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余者。十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開焉。詠羲皇之化。翫姬孔之編。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波汎汎。月擗札彈弦。隨時上下。與俗推避。門有張公之聲。突無墨子之烟。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禪之篇。妙斂乎指。地。稿所慕於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狎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王人之休音。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銜龍而有光。北。請終餘論。永告邱葵。

虛昇之集卷七

書

與在朝諸賢書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宏居丞相之位。亦伏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學將老。兵而造膝。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僮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嘗以人廢言。況下官抱參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拊。猶冀身齊丹壑。脫寶劍於山阿。骨掩黃塵。麗瑤琴於天下。則捐金抵玉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髮子白。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幽髮子學道於東龍門山精舍。布衣藜藿。堅臥於一巖之曲。客有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子丹方相遺之。服之病愈。視其方。丹砂二斤。殺楮子則山中可有。丹砂則砂然難致。昔在關西太白山。下一隱士多。元明晉中有丹砂八兩。子時居貧。不得好上砂。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充用。自爾丁府君。每每一號哭。弟酒中皆樂氣流出。三四年。麻臥苦嗽。幾至於不免。復偶於他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精者。服之令人多病。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須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取六十四千也。空山臥疾。家業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疎薄。若待家辦。則委骨於巖窟之藁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發子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

貴族王公卿士以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勳。俗事或傷心。備遇嬰脫左驂而見。願如逢孔子。分乘粟以相優。則越石原憲。不幸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以答深仁。若諸君子家有好妙砂。能以見及。最為第一。無者各乞一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未有力不足者。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遠仁。在坐則參於前。在與則倚於側。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苟能行之。仁道不遠也。朝英貴士。博濟而好仁者。何必相讓。故知與不知。咸送詩告。請無按劍同掩體。傲云爾。

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

山信實。一作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賢。左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閻知微。符璽郎喬備。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其來向矣。殷揚州與外甥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頤。不能自己。余以為其人也。名過其實。然窮達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節而下。曷足譏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多。一。殺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鉅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思亦多矣。晚更篤信佛法。於山間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貧。募欲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歡喜。更恨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競之若茲。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中廢。祈獲福澤。思與士君子共之。

讀

相樂夫人檀羅讀并序

相樂夫人韋氏者。益州都督長史胡公之繼親也。夫人寓跡蘭閣。栖情香岫。琢磨六行。與三明而並驅。馳驚四神。將十訓而齊駕。粵以乾封紀歲。流火司辰。敬造靈龜。奉圖真相。青蓮皓月。爭華蛟龍之端。寶樹天花。競爽鴻毛之際。納須彌於纖芥。嘗謂徒言。置由旬於方丈。今過其實。重宣此義。敢為讚云。猗歎實相。顯允神工。規模鹿苑。圖寫龍宮。分身諦聽。列坐談空。華天瓊覆。兼寶玲瓏。雕龍引月。鏤網搖風。一窺妙境。高謝塵蒙。

益州長史胡樹禮為亡女造讚

夫銘金逞妙。徒罄中人之產。架寶崇奢。未階大乘之化。豈若圖徽執素。卷舒方丈之筵。表裏丹青。藻繪多林之色。獨為先覺。其在茲乎。益州長史公道治中。屢黃裳以貞吉。寄隆分陝。直白茅而涉川。猶為龜組相輝。不離泡幻之域。熊車結轡。尚迷苦愛之津。爰捨淨財。幸求多福。為亡女宇文氏敬造像等。徵奇緒於水府。採妙色於霞莊。月面澄華。疑金雲之夜。鏡蓮毫吐照。狀珠浦之晨開。花寶參差。映鶴林其非遠。仙雲於燈。登巖巖其可望。窮形盡相。隨燕盤之舍丹。寫妙分容。唾吳屏之墜筆。式揚顯福。俾讚幽魂。其詞曰。正教東漸。遺像西至。化格三天。功超十地。偉歎大士。宏慈遠致。建幢幽途。載營極施。皎潔霜執。照影丹素。

果發金口。蓮生玉步。地實天花。星羅雲布。懸炬長設。迷津永渡。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若夫三清上列。瑤闕控日月之圖。八洞深居。貝闕吐山河之鎮。雖復扶桑大帝。傳赤字於東華。安寶神君。受青符於南極。猶未能發揮不幸。復歸無物之功。開鑿妙門。言謝有為之業。其馮馮翼翼。百姓存焉。而不知香冥冥。萬族死之。而無懼。獨為衆化之宗者。其唯元始天尊乎。暨乎暨暨。為仁。披披為義。鴻臚傳小儒之具。絨藤為大盜之術。堯禹生而天下火。馳姬孔出而羣方鼎沸。則有氣。氣帝祖。發皓皓於東周。兆朕皇與。飛紫雲於西道。風交開景。返徐甲之營魂。龍光照天。杜宣尼之神氣。得一吹萬。有大造於蒼生。把十蹈五。樹靈基於寶祚。能使秦皇東指。見赤鳥而長懷。漢帝北遊。望青煙而下拜。於是靈山水府。俱為鍊玉之場。甲第離宮。多入空歌之地。青牛道士。按錦節於中都。白鹿仙人。列瑤壇於八表。乃劍門西拒。邛關南望。星橋對斗。像牛漢之秋橫。月破雲城。疑兔輪之隱落。武騎邊昇之路。冠蓋雲飛。文翁講肆之堂。英靈薈聚。巖開菌桂。蘊金碧之祥光。彌吐天桃。積神仙之粹氣。至真觀者。隋開皇二年之所立也。尋屬煬帝。驛淫蜀王。奢僭。兔旄多事。有愆七聖之遊。几杖不朝。未遑八仙之術。紫臺初構。霜露帝衣。碧洞新開。蓬萊變海。仙居制度。與雲雷而共屯。象帝威儀。將朝市而猶梗。皇家積戎。化谷乘大道。而驅除盤根。掘鄉。擁其人之閭閻。高祖以汾陽如雪。當金闕之上。仙太宗以岷山順風。屬瑤京之下。視武皇帝。凝旋紫閣。懸鏡丹臺。運璇極而正乾坤。坐蘭閣而調風雨。變銅潭於九洛。鱗羽登歌。鳴玉鑿於四清。烟霞變色。焚符破籙。更開繩燧之初。剖斗折衡。重觀人倫之制。銀書紀信。登日觀以驗功。玉牒封梁。下雲邱而校美。千齡胎化。申以駕羽之期。萬歲巖音。獻以華封之壽。咄咄田擊井者。不知自然。鼓腹擊壤者。不知帝力。嗚呼。豈非道風幽贊之效歟。乃通與昭。親幸誰若。谷。奉策老君。為太上皇帝。仍令天下諸州。各置觀一所。於是碧樓三襲。上接虹蜺。絳闕九成。下交星雨。乘雲御氣。日夕於關山。萬壑投金。歲時於岳瀆。此觀地當樞要。任切會昌。南鄰覆錦之域。西逼吞珠之界。使星連注。皇華結轡。既而綠地棲燕。朱宮板蕩。非夫位膺金策。名載瓊軒。為紫帝之羣寶。列黃庭之上格。孰能居此棟梁。平圃丹樓。長樓大開。流電之庭。廣制明觀之宇。觀主三洞法師。姓黎。諱某。廣漢人也。金天命秩。即有天地之官。火正分司。實掌義和之任。夏殷之際。代為伯相。或食邑於魯。或書社於衛。故魯之黎城。衛之黎陽。即其地也。魏晉之交。或立功於吳。剖符於蜀。在吳者其後封於壽春。黎將故城。有黎氏之墓。石文石闕之字。在焉。在蜀存壁時。奉為蜀郡太守。北齊時。隸山為益州刺史。故子孫因家於蜀。法師。練山之六代孫也。祖宗父象。並為州郡都主簿。平正七職之任。蜀文公之好智。固讓朝恩。孝子。之多才。終從郡。禮儀制。鄉校。取式於公。曹獄訟。章程。府主。實成於平。正時。無留事。復聞坐嘯之談。野有讓。重聽行歌之樂。元珠結慶。剖江漢之圓流。紫胞胎動。賦賦精之垂耀。豫章七歲。非復常材。朝陽五色。豈云凡鳥。初登小學。笑孔墨之神勞。一見元書。以彭聃為己任。玉髮雲囊之備。龍絨鳳縠之圖。莫不存楚夢於胸中。指魯城於掌。臨長水而飲。不。不就。免。臥巨澤而牧羊。徒勞漢使。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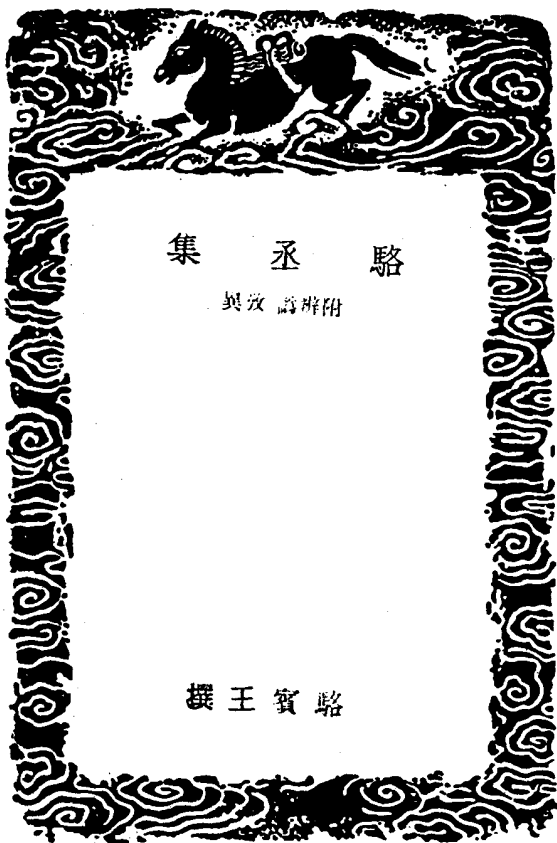
邱發駕左肘觀化之辰，諱整停裝，橫目傳柄異之地，貞觀之末，有昭慶大法師，魁岸堂堂，威儀肅肅，裂圓冠而焚俗制，橫大機而抗山谷，聲若抵頰，精均濤發，仲尼河目，飛電驚人，子貢斗肩，連環動坐，昂昂不雜，如獨鶴之映羣雞，矯矯無雙，狀真龍之對獨狗，於是三獨者，咸相謂曰：與大道者，其在茲乎！初，嬰羽裙，且直貞陽小觀，麗麗玉柄，已馳天下大名，尋而廣漢士人，固請法師為靈集觀主，去長乘之故，施施隱斧之新邱，經之營之，既雕既琢，銀臺中天，而孤出，珠樹而地，而叢生，同赤城之建標，有黃房之貞情，觀中先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區，年代深遠，儀範凋缺，沈沈寶座，積萬古之塵埃，遙遙瓊顏，被千齡之苦，蘇法師觀斯而流涕曰：不圖先聖尊容，零落至此，乃重跣即路，無肢永哀，櫛沐幾於四時，栖遑周於百舍，誓將崇轉事畢，然後寢食為期，鄉曲爭持錢帛，就施珍寶，費餘巨萬，役不崇朝，還開紫翠之容，更表圓明之色，行益州刺史駙馬都尉喬君，主塔懿親，勳門盛族，任高方面，寄切西南，法師道叶半千，神凝正一，而至真福地，荒涼日久，不有上德，其誰振之，又表請師為至真觀主，法師升堂慷慨，吐納元科，講齊喉啞，分明紫狀，詞峯雲鬱，觸劍石以飛揚，義整泉奔，橫玉輪而浩蕩，入其門者，披烟霧於九天，聞其音者，聽成韶於三月，由是戶外之履，魚貫江水堂下之賓，雁行關塞，黃老之學，復於今矣，則有王孫之黨，都公之倫，名亞春院，氣高韓魏，縹緲玉劍，散圍庭以陸離，騶子銀鞍，委山衝而沛艾，法師以茲樂施，即於天宮後起大講堂，并造長廊二十餘丈，琳堂鬱其時起，星閣忽以環周，仰窺窳以嶸嶸，下瞻嶼以廣廣，陰娥假道，窺玉女於南軒，陽鳥迴轡，昭青禽於北閣，又於觀內鑄銅鐘一口，重七十七斤，立石壇三級，週迴一百步，懸黍璣於碧落，明月流光，建瓊乳於元都，飛霜蓄甜，開錦砌，類江浦之澄霞，庭列瑤階，疑崑山之積雪，每至三辰法會，八景真遊，靈蕩耀魄之華，羽蓋轉風雲之路，通天互景，兼造化之全模，帶鳥銜虹，連飛動之奇勢，可謂德光而功濟，道勝而名揚者也，前長史范陽公，一代羽儀，門傾四海，前長史護國公，兩朝肺腑，威勳百城，並出一作，銀黃俱仲元素，法師雍容坐鎮，噓噓微行，藏雖郭先生之禮峻，管侯蒙莊子之身輕，梁相不能向也，若夫言出於口，龍驤所不能追，行成於心，王公所不能及，悲懷徇物，風雨晦而逾動，苦節橫秋，冰霜急而逾固，戶居環堵，而歲計有餘，道周秘稗，而日用無竭，又於學射靈山，別立仙居一所，即至真之珠庭也，栽松蒔柏，與月樹而交輪，刻簡雕甍，共星樓而接翼，若郊卻倚，猶太行之北登，錦肆前通，似瀟陵之南望，華表千年之鶴，未見成都，津亭八月之龍，時歸鄉里，法師出家入道三十餘年，弟子所得，履施不可稱量，盡入修營，咸供衆用，見諸疾苦，便開五色之囊，遇彼饑寒，輒有千金之費，巾拂之外，餘無所留，凡所經過，洪濟多矣，法師又於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寢疾之際，聞空中有聲曰：天上今欲相煩，為玉京觀主，法師辭以至真功德未就，因請不行，少選之間，所疾他愈，左右侍者，無不同問，自是遠近道俗，咸共驚嗟，曰：天上知余不肖，將棄余矣，上座監齋某等，並迴流左映，策地景於丹田，浩氣中升，養天倪於紫室，雖復同班玉籍，並列仙宮，每屈宗師之道，仍修弟子之敬，亦猶被衣習缺，同德而相尊，雲將鴻濛，比肩而相下，大弟子並仙庭十哲，道家童師，閉門鍊火，陪哺父之高烟，卜肆驅筮，記壺公之遠御，咸用輯瓊臺之暨，真正靈樹之類風，散在人間，輿揚道教，可謂庚桑長，致大壞以匡時，范相鷗夷，行計然而濟俗，愈曰：吾

虛界之集 卷七

六一

師也，^{一作}萬物而不以為義，利萬代而不以為仁，逍遙乎無之表，彷彿乎虛垢之外，東郭順子無擇存而不論，伯昏瞀人，禦寇論而不議，豈使為山九仞，道不列於殊庭，鑿館三休，功未嘗於瑤版，下官迷方，看博遊亦斧於禺山，失路乘槎，問君平於蜀郡，汾陽處子，目擊而言忘，漢陰丈人，德全而機謝，是用搜奇，井絡，題片石於靈邱，觀藝協晨，見乘雲之飛將，蒼蒼中野，同銷地爐之魂，眇眇太初，獨味天師之化，其詞曰：

象帝之先，其誰之子，徒觀其妙，莫究其始，果而勿伐，為而不恃，強為之名，謂之道紀，^{其一}太樸云季，孝慈已彰，逸邈帝祖，繩繩帝鄉，曰神曰聖，為龍為光，千年受錄，萬古稱王，^{其二}於鑠帝唐，不承天秩，道風吹萬，元獻配一，五載乘雲，三山禮日，萬壁延士，投金訪術，^{其三}地分與井，城連劍關，錦澗開霞，帽峯吐月，白雲舒卷，青山迢迢，齒開香飛，桃源花發，^{其四}紫宸高映，丹宮洞開，巖舒金碧，地起樓臺，鶴飛龍度，鸞歌鳳迴，星雨交接，風烟去來，^{其五}寶籙涵影，玉顏乃曉，神劍九光，華冠萬變，日軒朝飲，雲歌夕轉，紫樹瓊鐘，元壇竹院，^{其六}偉獻上士，昭哉至人，筮策道德，粉澤人倫，汾陽處子，箕山外臣，遂荒白屋，奄有元津，^{其七}玉扇將墜，金階無主，草滋紅壁，苔凝繡柱，式佇賢才，崇其權矩，福庭霞煥，仙徒霧聚，^{其八}縹緲四真，雍容十哲，俱升紫宇，並邁清節，松子排煙，焦君臥雪，辨雲懸寓，神遊朗徹，^{其九}玉壘庭神，珠鄉勝踐，鐘鼎粉籙，江山悠編，薛縣池平，萊州水淺，懸日月於龍極，播天人於鳳採，^{其十}



駱 丞 集

附詩 效與

駱 賓 王 撰

駱賓王文集序 (據石研齋重雕宋蜀本補)

魯國鄒雲卿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也年七歲能屬文高宗朝與盧照隣楊炯王勃文詞齊名海內稱焉號為四傑亦云
盧駱楊王四才子仕至侍御史後以天后即位頗貢章疏諷諫因斯得罪貶授臨海丞文明中與嗣業於
廣陵共謀起義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遂致文集悉皆散失後中宗朝降勅搜訪賓王詩筆令雲卿集焉
所載者即當時之遺漏凡十卷此集並是家藏者亦足傳諸好事

唐書列傳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
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致
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嬰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
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篇他日崔融與張說評物等曰物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燭照隣可以企
之說曰不然益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躬居後信然宛在前漢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
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灑雲

駱 丞 集 駱賓王文集序

一

駱 丞 集 駱賓王文集序

三

駱 丞 集 駱賓王文集序

二

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闕朝隱如麗服觀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
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
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篇論云
列傳畢

初秋於寶六郎宅宴序

六郎道合采芙蓉懸鞞而契賞諸君情諧伐木仰登龍以稀歡于時一葉驚寒下陳柯而捲翠百花凝照
淡虛牖以披紅既而俱口得免之情共掩亡羊之淚物我雙致匪石席以言闌心口兩齊混汗隆而酌桂
雖忘筌載笠與交隨於鸞臺而獨管操觚叶神心於勝氣畫陳六義詩賦一言即事凝毫成者先唱云爾

秋夜送闕五還潤州序

闕五官言返維桑循途指金陵之地李六郎交深投漆開筵浮白玉之樽于時璧彩澄虛漏輕光於雲葉
珪陰散迴搖碎影於風梧雖桂斷蘭缸定淺留於一夕而青山黃鶴將惆悵於九秋謂勸四言俱申五際

秋日餞尹大往京序

尹大官三冬懸鶴指蘭臺而拾青薛六郎四海情深飛桂樽而舉白于時兔苑東上龍火西流劍彩沉波
碎楚運於秋水金輝照岸秀陶菊於寒院既切送歸之情彌翰窮途之感重以清江帶地問吳會於星津
白雲在天望長安於日路入之情也能不悲乎雖道術相望叶神交於靈府而風煙悲隔貴申心於翰林
請振詞鋒用開筆海人為四韻用慰九秋

秋日餞陸道士陳文林序

陸道士將遊西輔通莊指浮氣之關陳文林言返東吳修途走落星之浦於是維舟錦水藉蘭若以開筵
綉騎金隄泛榴花於祖道于時亦煙沉節青女司辰霜雁啣蘆舉賓行而使氣寒蟬噪柳帶涼亭以含情
加以山接太行聳羊腸而飛蓋河通少海疏馬類以開灑登高切送歸之情隔水感逝川之嘆既而嗟別
路之難駐惜離樽之百傾雖漆園筌蹄已忘然於道術而維陽風雨貴抒情於詠歌各賦一言同為四韻
庶幾別後用暢離憂云爾

重刻駱丞集序

駱丞集前明有單行本。吾蔡之義烏柘林子孫藏於祠。迨我朝乾隆年間。欽定全唐詩文。駱丞文三卷。詩三卷。均與焉。四庫全書目錄。曾採載之。稱四卷。道光初。義烏陳明府津刻駱侍御集。註解甚晰。近爲兵燹所燬。板籍散亡。同治戊辰。余覓得江東孫公素本。不分卷數。其文亦缺而不全。祇載螢火與蕩子從軍二賦。暨靈泉一頌而已。詩則即全唐集中所載也。己春。余與耕金華文萃。將博採駱丞遺集。彙付手民。因取全唐文所載。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以及祭趙郎將諸作。共三十八篇。揆次鈔刊。合詩文爲四卷。俾成完璧。又因校對各本。頗有異同。另纂辨訛考異二卷。駱丞名殿四傑。與王楊盧三子爭長。而其才未及大用。武后惜之。以爲此宰相之過。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千百年來。半就散失。昔人謂晉鼎一燬。便足知味。余嘗三復斯集。喟然於存者之少。而逸者之多也。抑又幸逸者雖多。而存者之猶復不少也。同治八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目錄

卷一

賦

螢火賦并序

頌

靈泉頌并序

表

狀

白敏狀

策

對策文三道

書

蕩子從軍賦

白表並序文三十八篇均從全唐文錄出補入

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晴香集 目錄

上吏部裴侍郎書
答員半千書
與親情書

啓

上琅琊章明府啓
上司刑太常伯啓
上兗州刺史啓

上兗州張司馬啓

上廉使啓

上梁明府啓

檄

檄

代李敬業討武氏檄

露布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序文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冒雨尋菊序

晦日楚國寺宴序

饒宋三之豐城序

初夏邪嶺送益府賈參軍宴詩序

秋日饒勉徵事使西州序

贈李八騎曹詩序

揚州看競渡序

秋日與韋公宴序

聖泉詩序

釣磯應詔文

祭趙郎將文

晴香集 目錄

二

與程將軍書

與博昌父老書

與親情書

和學士閨情詩啓

上李少常啓

上兗州崔長史啓

上齊州張司馬啓

上郭贊府啓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

晴香集 目錄

卷二

五言古詩

夏日遊德州贈高四

詠懷古意上裴侍御

七言古詩

帝京篇

行軍軍中行路難

點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卷三

五言律詩

在獄詠蟬并序

渡瓜步江

至分水戍

久客臨海有懷

遊竟都逢孔君自衛來欣然相遇若舊

西京守歲

春雲處處生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

秋日送陳文林陸道士

送費六還蜀

秋日送尹大赴京

送王明府上京參選

別李嶠

遊靈公觀

初秋登王司馬樓宴

冬日宴

詠雲酒

晴香集 目錄

四

在江南贈宋五之間

晴雪篇

行路難

遊紫雲觀贈道士

途中有懷

望鄉夕泛

白雲抱幽石

送鄭少府入蜀

秋日送侯四

秋夜送闕五

秋日送別

在兗州饒宋五之間

夏日遊山家同夏少府

初秋於竇六郎宅宴

饒雞子

詠美人在天津橋

五

憲臺出於寒夜有懷

饋賂四首

冬日過故人任處士書齋

塵灰

秋晨同潘川毛司馬秋色九詠

秋雲

秋露

秋水

秋菊

詠水

詠雪

樂大夫挽詞五首

送劉少府遊越州

稱心寺

陪潤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遊招隱寺

出石門

北眺春陵

同崔駙馬陵初登樓思京

月夜有懷簡諸同病

送宋五之問得涼字

卷四

五言排律

浮槎并序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晚泊蒲類津

遠使海曲春夜多懷

過張平子墓

邊城落日

送郭少府

秋風

秋蟬

秋月

秋登

秋雁

詠雁

王昭君

丹陽刺史挽詞三首

從軍行

至分陘

夏日遊目聊作

春夜章明府宅宴

春齋早行

晚泊河曲

早發淮口望盱眙

早發諸暨

海曲書情

蓬萊鎮

六

宿溫城望軍營

四月八日題七級

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政學士

鄭安陽入蜀

和李明府

送吳七遊蜀

西行別東臺詳政學士

春晚從李長史遊開道林故山

和王記室從趙王春日遊陀山寺

冬日野望

過故宋

晚泊江鎮

晚憩田家

夏日憶張二

秋寄員半千

寒夜獨坐遊子多懷簡知己

傷祝阿王明府

邊夜有懷

幽熱書情通簡知己

五言絕句

在軍登城樓

送別

挑燈杖

既初月

七言絕句

憶蜀地佳人

雜言

詠鵝

和孫長史秋日臥病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望月有所思

夕次舊吳

秋日山行簡梁大官

晚渡黃河

宿山莊

寓居洛濱對雪憶謝二
靈隱寺

詠懷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棹歌行

臨易水送人

詠照鏡

詠塵

八

駱丞集卷一

賦

螢火賦并序

余獵以明時久遭幽熱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悽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綈袍非舊白首如新誰明公治之非孰辨滅倉之懸是用中宵而作遠旦不暇觀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躡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說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恣情而動與因物而多悽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耳

伊元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而亭毒資變化而含養每寒潛而暑至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揮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忽凌虛而赴遠乍排叢而出幽均火燄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淡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泛

駱丞集 卷一

唐 駱賓王撰

疑乘燭以嬉遊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軌曳影周流飄光凌亂泛濫乎池沼徘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沉熒似明星之出漢值衝幽而不烈逢淫雨而逾煥灼灼兮若滿虛之夜飛的的兮像招搖之夕爛與庭燎而相炫然重陰於已昏共燭火而齊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伺夜對飛蛾之赴燭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如鎔金而自鑠寧學背火之相煎隨蟬蛸之習蛻恍蝶蟻之慕羶匪傷蟬蛸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搶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道遙之異筭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寧假寐於陽燧終徇己以效能靡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心異慙必應之於同聲固從之於同類始未明於趨捨庸詎識其旨意子思不知魚之爲樂吾又安能知螢之爲利高明兮有融灑變兮無窮牛哀倏而化虎羽泉忽兮生熊血三年而藏碧魂一變而成虹知戰場之有磷暗冤獄之爲幽彼翻飛之弱質尙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躑獨宛頸以觸籠異燿光之照庶同劍影之埋豐觀道迷而可復庶幽室而或通覽光華而自照顧形影以相弔感秋夕以殷勤歎宵行以熠燿燿燿飛兮絕復旋殷憂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焉儻餘光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漢子從軍賦李空同謂此不類賦體蓋作歌行爲是疑者詳之

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播雲陣隱隱地中鳴戰鼓迢迢天上出將軍邊沙遠離風塵氣寒草長秦雷露文萬子辛苦十年行回首關山萬里情遠天橫劍氣邊地聚笳聲鐵騎朝常警銅焦夜不鳴抗左賢而列陣屯右校以疏營滄波積凍連蒲海雨雪凝寒遍柳城若乃地分玄微路指青波邊城暖氣從來少關塞元雲本自多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蒼蒼若太史河既拔距以從軍且揚麾而挑戰征旆凌沙漠戎衣犯霜嚴樓船一舉爭沸騰烽火四連相隱見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駭駭擁飛車終取俊而先鳴豈論功而後殿征夫行樂踐榆溪倡婦銜怨坐空閨隔蕪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池前桂對鸞鴛作庭際羞看桃李露花有情而獨笑烏無事而恒啼漢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閨更難守鳳凰樓上能吹簫鸚鵡杯中休勸酒聞道書來一鴈飛此時絨怨下鳴機裁鴛帖夜被薰麝染春衣屏風宛轉蓮花帳窗月玲瓏翡翠帷箇日新粧始復罷祇應含笑待君歸

靈泉頌并序

聞夫玄以幽贊靈心以有德是親至道冥符篤行以通神爲本若乃天經地義色養叶於因心夏清冬溫愛敬弘於錫類下建六幽之奧上洞三光之精不有至誠孰云斯感有廣平宋思禮字道庭皇朝永州刺

駱丞集 卷一

三

史防之嫡孫戶部員外順之長子。伶丁偏露。早喪慈親。永懷鞠養之恩。長增思慕之痛。弱不好弄。長而能賢。趨庭聞詩禮之風。永宗島曾閔之行。事後母徐。以至孝聞。北面與悲。泣高堂而答己。東遊下位。干微祿以逮親。調露二年。來佐百里。俯就微班之列。將申返哺之情。苟立身其若斯。於從政乎何有。時歲亢旱。金石行銷。遠近川原。殆將絕。滂井皆為湯谷。通波盡化汚池。太夫人在遐。暮之年。有溫勞之疾。非滌漿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獨病。色養既虧。憂懼靡訴。俄而臨階之下。忽有清泉自生。因疏導其源。遂流注不竭。味甘若醴。氣冷如冰。此邑城控剡山。地連禹穴。基址多石。闕阜無津。爰自興建以來。久徵穿汲之利。非精誠貫於有道。純志決於無私。孰能洽冥。既以通幽。再鑿泉而致養者也。昔漢臣忠烈。窮井飛於一言。姜婦孝思。潛波移於七里。靜惟陳迹。彼亦何人。蕭縣尉柳昇。耿介之士也。道合則金蘭若膠漆。清異則軒冕猶埃塵。片善可嘉。朝聞甘於夕死。一諾猶重。黃金賤於白圭。以為執友。素交豈輕。肥利祿之謂也。昔晉達禮。寧鐘鼓玉帛之云乎。所聆者歿而無稱。所貴者存乎不朽。徒懷美志。未遇良材。某出贊荒烟。途經勝壤。三秋客恨。長懷宋玉之悲。一面交歡。豈雪桓譚之涕。視斯水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見賢思齊。仰珪璋而有地。揮毫與頌。鏤琬玉以無斲。乃作頌曰。

粵若稽古。厥初生民。其誰不孝。獨我難倫。義不悖道。仁不遺親。愛敬盡力。孝悌通神。願我閭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冷泠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爰有勞人。景行芳塵。事諧則感。道洽斯親。孝為禮主。名為實質。備斯文之不暨。知盛德之有鄰。

補遺 從全唐文錄出

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臣聞元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擬圖。宏猷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宅。既輯玉於雲臺。業紹禮宗。必塗金於日觀。陛下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辯登樞。應千齡之累聖。故得河浮玉老。啓赤文於帝期。海薦四神。奉丹書於王會。瑞開三脊。祥洽五雲。既而輯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烟翠移玉。登於梁陰。若月乘輪。秘金繩於岱嶽。臣等職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堯鏡多輝。照餘光於連石。軒圖光耀。追盛禮於權金。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風。境接青疇。俯瞰獲麟之野。山開翠峴。斜連辨馬之峯。豈可使稷山遺軌。頓陪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奉告成之儀。是用就日披丹。仰璧輪之三舍。望雲紆素。叫天關於九重。備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寐餘息。仰仙闕以交儀。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

白敘狀

伏奉恩旨。令通狀。自敘所能。某本江東布衣也。幸屬大鏡貞觀。合璧光輝。易彼上農。叨茲下秩。於今三年矣。然而進不能談社稷之務。立事寰中。退不能壻丞相之門。買名天下。徒以黃離元吉。白黃貞貞。沐少海之波瀾。照重光之庇蔭。雖任能尚齒。載宏進善之規。而觀過知人。異降自媒之旨。是用披誠瀝懇。以抒愚

衷。若乃忘大易之謙光。矜小人之醜行。彈冠入仕。解褐登朝。飾懷祿之心。效當年之用。莫不徇名。養素。脚朽磨鉛。自謂身負管樂之資。志懷周召之業。若斯人者。可勝道哉。而修養察能。聽言觀行。捨真容而擇士。沿虛談以取才。將恐有其語而無其人。得其資而喪其實。故曰。知人不易。人不易知。抑又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誠能簡材試劾。考績求功。觀其所由。察其所以。臨大節而不可奪。處至公而不可干。冀斯言之無虧。於從政乎何有。若乃脂草其迹。乾沒其心。說己之長。言身之善。視容冒進。貪祿要君。上以素國家之大。下以瀆狷介之高。節此凶人以爲恥。況吉士之爲榮乎。所以令銜其能。斯不奉令謹狀。

對策文三道

問。借宿遊魂。入佳城而恒化。瀛洲羽客。乘鶴轉而輕舉。雖則備於縑素。昭晰可觀。求諸耳目。虛無罕驗。乘杖成龍。有異虞翻之旨。銜恩結草。事符宗岱之言。二者何從。爾其揚擢。

對。遐觀素論。妙說元風。惟鬼惟仙。難究難測。至夫滕公長往。佳城開白日之微。洪崖不歸。屑邱控紫雲之蓋。或崇成杳杳。自是趙王之神。道叶赤龍。爰通陸安之治。玉壘變茂宏之血。金闕化浮邱之靈。固能目視桑田。來作西王之使。魂遊萬里。還爲北帝之臣。然而將聖生鄰。本忘情於語怪。多材封魯。亦默論於通仙。泊乎大義既乖。斯文將墜。於是八儒三墨之道。異軫分馳。九流百家之文。殊途競爽。語仙則有無交戰。語鬼則虛實相紛。遂使精草抗軍。爰乖宗岱之論。化竹游水。有異虞翻之言。然而博訪古詩。編尋疑冊。徇其浮說。徒有奔競之談。求諸至言。抑匪通經之旨。何則高明。瞰室已著。六爻之文。太虛游形。式編三洞之錄。故齊若出。獨遇豕啼於貝邱。周嗣登仙。游鶴軒於洛浦。況乎干寶頌德。已輯搜神之書。劉向通儒。非無列仙之傳。斯皆實錄。詎匪虛談。謹對。

問。士農工商。四民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闕里致言。鄙於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絕機。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將隨方設教。理或變通者哉。汝其矢陳。用啓前惑。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履錄。乘乾踐帝。順舒慘而字氓。莫不列九土以開疆。因四人而安業。故農爲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勳。財用聚人。九市列惟金之利。涉龍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蟬翼以成風。追工運斧。成用因人。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規。三王茂範。然則泣麟上聖。訓三千以領徒。步蝶幽人。搏九萬以齊物。欲使邱門志學。折以開農之言。漢渚絕機。抒以灌園之巧。斯乃變通權數。趨舍適宜。當今海內又安。天下樂業。士食舊德。農服先時。自可孫宏獻書。以待公車之制。王丹裁酒。時慰田家之勞。謹對。

庭之貌是知因藉時來和君播元嗣之後當其未遇顏生致白首之勤語其古今積之運會雖則人事抑亦天時當今乘六御天得一居帝鄉車獵蓬萊東帛旌旆故蓬桂園人能翰其於文豹背連江使自製兆於非熊豈止洛陽之才來儀漢國滋泉之豐降止周朝而已哉某誠之二龍識迷三家徒以鑽木經培仰其扶而耀輝化草餘光對含桂而炫彩迨皇如失俯仰多慙謹對

上吏部表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賈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答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襟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成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宏之量於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賈王一藝罕稱十年不測進身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游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街才揚己歷詎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成成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鄙人則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郡超昔蒞政荆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或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殿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答施而願遂巡於成命騷關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贍松楸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癡食夢想噬指之戀深矣歲時添膏崩心之痛因極者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士乎況屬天倫之喪奄隴七月遠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因服之制行終哀疚之情未洩與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心者哀聲可以感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乘輿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端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愈厚此二人者豈貪資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人有乾沒爲心脂草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義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安能死節以事人雖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迷入塞之魂母切倚閭之望就令觀以幸歲仰南薰之不貸而使愛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想待人慈心應物儲於犬馬之微願憫鳥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賈王死罪再拜

與程將軍書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思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與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仲筮庫之士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狗耳豈自旌賁之辰即逢聖明之歷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

包周身之慮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由己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爲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魯班無所措其鈎繩其於芻也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詔君侯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借游揚猥以樛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片言失德事舉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盼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爲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驚駘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憲章文武之道德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爲行己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官守牽纏程期有限某尙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煙波舉目有江河之限百齡心事勞生無晷刻之歡嗟乎流水不窮浮雲自遠苦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爲過謹不多談

答員半千書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紙無厭覽如有敝上言雖恨下勸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開義則徒道存於起予而鄙人失倫事均乎玩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夫鮪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沈鯢於勃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鯨魚井鮪自以爲可得而齋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翺翺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乘雁自以爲可得而及其化羽垂天揚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肯借翰於拾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濱涓流之水待壘壘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己也戢翼沈鯢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先賢之遇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拾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殷勤深所未諭查言爾志豈若乎夫人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元之門知軒冕是儷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之不墜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俾於權重之交養登譽於衆多之口所以楊朱徘徊於歧路阮籍怵惕於窮途嗟乎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隔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窮谷靜蹤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與博昌父老書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消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濬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者年宿德但見松邱嗚乎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歲舟難固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與事因情感雖蒙莊一

指。殆先覺於勞生。秦快三號。詎忘情於但化。嗚其泣矣。尚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摩宇邑。居。成徒其地。里開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墮四壁。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棟之墟。松檟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每懷夙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靡。今西成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怡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存好。追思昔游。所恨金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道。舊何盡言。

與親情書

風嶺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喉索累年。存沒寂寥。吉凶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遐故里。冀敘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節。辱速短淹。雖未敘言。豈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賓王疾患。忽無況耳。

與親情書

某初至鄉間。言尋舊友。昔年者化爲異物。少壯者成爲老翁。山川不改。舊時。邱壟多爲陳迹。咸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憫。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朝展。以申闕懷。取此月二十日。柄桐成禮。事過之后。始得可行。祇敘尚餘。仰察何極。各願珍勩。遠無所。珍勩。遠無所。

上琅琊章明府啓

賓王啓。側聞城。翮。負垂天而踴。影。伏。纏。纏。望絕塵而踴足。故以遊。運。遇。結。悟。宋玉於嬰羅。在。瀟。瀟。波。瀾。震。莊。於。煦。暉。是以。臨。瀟。道。歸。寄。束。纜。於。齊。鄰。郡。下。客。效。處。囊。於。趙。相。伏。惟。明。府。公。緝。址。瓊。峰。靈。岳。蔽。丹。霄。之。景。闕。基。珠。浦。神。流。沃。清。漢。之。波。玉。札。飛。文。綜。宏。詞。於。楚。傅。金。露。緝。藝。味。雅。道。於。扶。陽。孕。蘭。畹。而。生。姿。澄。瀾。鐘。高。門。之。慶。產。銅。溪。而。寫。鐫。荆。蘆。資。象。德。之。頑。幼。辨。羗。羊。演。飛。龍。之。秘。策。夙。談。孔。雀。對。家。禽。之。麗。詞。赤。野。浮。銜。價。之。光。珠。胎。璧。色。丹。穴。陪。來。儀。之。迅。風。彩。含。姿。靈。標。轉。壁。絢。逸。照。於。蘭。池。神。府。驚。蘋。韻。清。管。於。桂。浦。談。叢。散。馥。繼。餘。氣。於。九。關。筆。海。飛。濤。駭。洪。波。於。八。水。箱。銅。轉。句。製。錦。兔。郊。化。洽。下。車。恩。孚。體。魯。德。聲。含。詠。仁。風。飄。十。地。之。雄。道。化。編。誦。惠。露。灑。三。天。之。淫。狎。中。牟。之。馴。雉。豈。懼。驪。媒。驚。重。泉。之。瑞。鸞。非。關。照。舞。雖。則。塵。飛。范。額。垂。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密。絃。烹。雞。屈。函。牛。之。量。加以。招。攜。白。屋。勸。誘。青。衿。遂。使。漱。流。逸。客。望。壘。足以。雲。蒸。棲。泌。遺。才。款。龍。門。而。霧。會。某。絳。蕭。末。品。拾。艾。幽。人。寓。迹。零。增。搃。危。直。之。秘。說。託。根。罅。藉。戢。戰。勝。之。良。圖。幸。以。奉。調。趨。庭。束。情。田。於。理。窟。從。師。負。貸。私。賦。識。於。青。林。至於。九。流。百。氏。頗。探。其。異。端。萬。卷。五。車。亦。研。其。奧。旨。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棲。遲。一。邱。鳴。絃。而。卒。歲。諒。以。精。練。不。贖。甘。旨。之。

養。屢。空。單。食。無。資。朝。夕。之。歡。寧。展。是以。祈。安。陽。之。梓。做。擬。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轡。蹈。孔。聖。之。餘。志。周。以。養。秋。應。節。雁。序。戒。時。臨。金。將。歸。玉。共。清。柳。絮。與。荷。細。漸。成。質。含。毫。振。藻。之際。雖。經。析。理。之。期。不。揆。雕。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輒。期。泛。愛。輕。用。自。媒。儻。理。珠。無。見。致。疑。夜。光。不。逢。核。則。沈。恨。九。死。終。望。銜。珠。殞。首。三。泉。徒。希。結。草。載。塵。清。謁。踴。躍。影。外。翫。買。價。咸。嚴。循。心。內。駭。謹。啓。

和學士閨情詩啓

某啓。學士。袁。處。陸。奉。宣。教。旨。垂。示。閨。情。詩。並。序。跪。發。珠。箔。伏。膺。玉。札。類。西。秦。之。鏡。照。微。心。璧。同。指。南。之。車。導。引。迷。誤。竊。惟。詩。之。興。作。肇。基。遠。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后。言。志。緣。情。二。京。斯。盛。含。毫。瀝。思。魏。晉。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略。李。都。樹。鸞。之。詞。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閒。河。朔。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鏡。爰。逮。江。左。謳。謠。不。輟。非。有。神。竹。仙。材。專。事。元。風。道。意。顏。謝。特。挺。狀。伐。典。麗。自。茲。以降。聲。律。稍。精。其。開。沿。改。莫。能。正。本。天。縱。明。睿。卓。爾。不。羣。聽。新。聲。鄙。師。淵。之。作。聞。古。樂。笑。文。侯。之。睡。以。封。魯。之。才。追。自。衡。之。迹。宏。茲。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際。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國。厚。此。人。倫。俯。屈。高。調。聊。同。下。里。思。入。應。巧。文。隨。手。變。侯。調。愜。其。曼。聲。延。年。愧。其。新。曲。走。以。不。敏。謹。蒙。提。及。謹。申。奉。和。輕。以。上。呈。未。近。詠。歌。伏。深。悚。慙。謹。啓。

上司刑太常伯啓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伸由乎知己。故雖其樸。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太常伯公。儀天贊構。橫九霄而拓基。設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自赤文。鳥社。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誕真人之秀。本文自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德由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四瀆以朝宗。登小魯之。巖。辨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談藎。絢春花於詞苑。辨河飛箭。激流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開。波。漱。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綬。旣。而。接。留。息。鑿。忠。節。帝。心。奉。職。春。宮。燦。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曜。於。紫。宸。綜。理。元。風。變。調。元。氣。含。輝。禮。樂。皎。愛。日以。流。光。毓。彩。文。昌。映。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宏。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於。后。土。忠。和。忠。肅。元。功。格。於。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甄。其。保。又。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於。盛。府。冰。壺。徹。鑒。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淵。虛。毓。罕。窺。其。術。故。使。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敦。克。敷。百。揆。時。敘。折。衝。千里。傳。連。談。笑。之。工。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掛。仲。宣。於。蔡。席。一。言。合。道。接。然。明。於。鄭。陪。某。蓬。盧。布。衣。繩。樞。章。帶。自。弱。輪。植。操。本。謝。聲。名。中。年。守。心。不。期。聞。達。上。則。執。轡。爲。士。王。庭。希。干。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願。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藏。進。殊。

巧宦鴻羊角而高潔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遠焉難托實欲較竿垂餌鳴名迹於涓涓抱壘灌園絕機心於漢渚幸屬乾坤貞觀烏兔光華崑崙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於是竭水獲鴈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姿誰為容於左右明公決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胎足逾於仙驥片言之重魚目映於靈蛇庶願免難其動蕪風於舜舜從龍潤澤需甘澤於堯雲則胎餘之魚希振鱗於具水騰後之豕翻化龜於魯津拜伏階墀增懼木谷謹啓

上李少常啓

寶王啓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為鎔混萬物為芻狗然則璧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玉燭平分獨翔寒於黍谷是汗隆透製榮梓相循得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伏以君侯疏乾激派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橫基鶴翅時蓮花之嶺曜重輝於若月炳煌彩於非烟至若瑞動赤符著元勳於東漢烽驚紫塞宣武功於北征奕奕龍光聯蟬龜紐德由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故得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矯翰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於是九重衝綬懸星彩於宸維四達理輪振霜威於權石加以分庭讓士虛坐禮賢片善必甄揖虛翻於東甯一言可紀許願榮以南金寶王蟠木朽株散朽賤質牆面難用灰心易寒退無毛薛之交進之金張之禮塊然獨居十載於茲矣然而日夜相代笑溝壑之非遙貧病交侵思薛蘿而可託欲乘曲徑控壑適時季於青山樂道棲真從魯連於滄海幸屬舜門廣漢帶交馳遂得佇嘯高邱應冥文而動韻吟吟大野浮昆岫以流陰將恐在漢纖鱗終寡登龍之望棲輪弱羽徒仰搏鵬之高所冀曲速恩光資餘潤於東里襲承導引托輕步於南柯撫已多慙循躬增懼謹啓

上兗州刺史啓

側聞未遇孫陽駿車無絕塵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露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元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乎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雕並立表秀千雲煥霜露澄虛靈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德賦而撫百城建華輿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恩德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管長鳥外助九農內宏五教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道寬設蒲鞭之軌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車之蓋逗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臥理稱難坐嘯匪易披寮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舉帷廣聽穆肅風而扇物飛霜秋降叶華聲而防小人容飾春滋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必有勇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齊芳聲騰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元鑿虛凝松風於智府研幾十鏡探賸九流綉翠專於詞林絳仙花於華苑文江翻浪織玉瀲以縉蒿學海驚瀾綴珠於淑濶加以懸榻待士維鯁讓賢汲引忘疲獎題不倦懷味道之客望範圍而馳奔兼流包

略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善於莖芥順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泥沙許公明以一覽某淹中故俗體樸厚之清規稷下遺賸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縑緇每蟋蟀淅吟映素雪於書帳沙雞振羽裁碧浦於翰池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詣扣角之詞番短劇於拾榆希高標之餘拂濯纒鱗於涓涓望鴻澤之微密所冀願盼曲流翳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跋鼈致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於齊竿濛飛聲於郢唱抱山雞而自應願遂家以多慙輕觸威嚴不遑流汗謹啓

上兗州刺史啓

側聞豐城載輝駭電之輝俄削沙邱既迹驅雲之轡載馳然則激溜侵星佩潛蛟於壯武騰鱗感塊踴躍駿於咸陽且照轍波鱗側羨龍潭之躍觸龍雲翼扇望鵬程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採白石之詞漢境朝遊車候警拂塵之思伏惟某公騰瀾洛景潛靈派以含珠擢幹指雲翊孤巖而登桂崇基疊秀匡勳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威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於麟年叶鳳彩之英資辯皓精於弱歲雲臺宏遠聘習練於霜潭册府幽深絢朝虹於壁渚心波湛漢泳耀魄於黃陵情指于天滔風雲於精蠟龍津共濟說欣登御之車蕪室欽賢必攬澄清之樽鬱文條而耀彩藻逸潘花唐詞鋒而衝奇光浮衛玉然則崑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佐龜陰而演化務肅百城翼麟堪以宣風恩覃千里微猷克著遠德於休徵聲績肆章軌英規於恭祖佩呂刀而勸美已替義維之遊風龍輿而流芳將聘仁風之駕加以側階引彥鑿鑿子之徵言倒屣延賓辯王生之雅量故使四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嶺割連城於幽石某瓶管小器雖蚊末材環帶嶧桐賦嘯鳴之厚德傍鄰沒後茲貫時之貞勁但以容膝一邱曲阜之飄遠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窮磨石賦於糟糠負新度於極渴然而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己之方七志書林咀風颯於七略枉情藝圃假同籍於九流酒惠渥於羊腩屢泛文通之麥峻曲岸於雲谷時遺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於霜泉曠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香於露薄垂芬有十步之芳而乃惡跡魯鴻非荆山之抵鶴鷺名韓大欺稽阜之橫梁方今玉瑄驟秋金風動穎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素林返雁候陽潮而低舉靈氣味道之子伴繩昂以彈冠層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趨足竊不揆於庸讖輒擬於揚庭所冀曲速恩波時流咳唾儼能分其斗水濟滿涸之枯鱗恩以餘光照霜棲之寒女得使伏機驚雀希駢驥而躑足竄棘翻翻排鷲鸞而刷羽則捐軀匪悛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楊金君子以之貽戒效誠魏羗小人之所忻慕輕瀆威嚴深懼履尾成塵聽覽迫甚蹈冰謹啓

上兗州張司馬啓

某啓竊聞網緝蒙僑雪於假蓋排虛止棘絕定於鐵離然則左右為容鑄金有陪於蟠木無因而至按劍致權於連城是以貨船干菜發切資於禽息求光抱燧束髮濟於于光伏惟某官瓊案符籙嚴

觀而爭時。瑞派驚瀾，泝天潢而比滄。漢寧引路，夕翊浮雲之陰。管閣垂瑤，朝煜文星之苑。劍池滌彩，耀紫
 鬱蒼。靈津弱水，鴻祥炫耀。精於丹穴，辨懸臨於朗鏡。肇自離年，對以魄於虧陽。光乎弱水，言阿激箭。浩紫
 貝以飛瀾，情岳紫峯。蔽丹霄而傑峻，文條擢秀。履長坂之幽蘭，筆苑揚葩。煜小山之丹桂，松巖結韻。指神
 巖以唯黃，崑電流光。通寶貫其月，且於是佐襄帷於魯甸，咸習列藩。匡露冕於梁陰，恩覃絕域。緝諧麟句，
 下白鶴於仙庭。輔鶴鳴郊，重黃金於帝里。加以獎拔幽滯，汲引英髦。錫以吹噓，暖燕郊之陰谷。延之顯盼，
 焰漢園之寒灰。某後派庸微，桐巖賤伍。託根鄒邑，時開闕里之音。接閭粵津，屢聽杏壇之說。加以承斷織
 之慈訓，得銳志於杏林。奉過庭之嚴規，途容情於義圃。方欲閉門卻掃，爰拙以終年。幽遊豈坏，甘貧而辛
 淡。直以栖遲五畝，獲鶴鳴之數粒。蕭條三選，置休儒之斗儲。雖則放曠林泉，頗得閒居之趣。而乃寂寥蓬
 戶，唯深色之憂。是以望微動容，慨南陽而聞寂。祈名夙覩，嘆野路而依遲。方今涼秋，扇節嚴。嚴。嚴。序。衡
 陽。梅浦。振朝音於負霜，寒泉廻句。驚宵吟於靜野，弓旌之禮斯及。辟聘之際是期，不揆庸愚。輕斯自街，所
 冀分其末照。惠以餘波，得預觀光。全由咳唾，倘雲鑪釋綬。申其激玉之音，霜匣開輝。照以盤蛟之影，則陰
 山之雀敢懷漁養之心。漢東之蛇期致投珠之報，不勝竄迫之至謹啓。

上齊州張司馬啓

某啓者。薛邑開歌，掛馮驩於彈缺。夷門命駕，顧侯贏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賦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
 忘餐費乎得魚。是以揭蘭言於斷金，交蓬心於匪石。庶清音動聽，蕩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成風於郢
 匠。伏惟公疏源白水，浸地軸以輪波。舞慶黃軒，威星精而誕命。絳珠奉於七曜，聯玉乘於五雲。至夫神石
 攜祥，靈鈞表賦。千年取鶴，振仙駕於帝鄉。七葉珥貂，襲榮光於成里。固以紛綸國議，昭晰家聲。泊乎鹿走
 周原，輔秦圖而興。竊蛇分沛澤，聖唐速以開基。常山王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掩梁
 賢以霞舉。鍾鼎一時，覆哀揚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滿月路以流清。茂社遺鍾，架雲門而擢秀。英飛鳳穴，
 藻五色以凝華。穎躍龍泉，涵九重而毓潤。風情疎朗，霜明月滿之資。氣竹端嚴，雪白冰清之概。若乃性符
 神授，道拉生知。挫三端於情峯，朝九流於學海。博聞強識，辯首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
 漱迥，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激滄，含滾錦而翻浪。鬱槐市而增茂，程蘭室以流芳。於是翔鯉應符，觀光上國。
 飛龍成卦，利見大人。搏羊角以垂天，展曠足而騰景。化武藩邸，紹祖之清廉。光贊外臺，陳君回之亮直。
 惟公平而折獄，隄鼠謝其嚴明。擁端慙而字人，化蛇蠍其智勇。加以清規日舉，滿虛照於冰壺。元鑒露凝，
 明機心於水鏡。誰光自啟，恭已愛人。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願榮以南金。某挾抱支離，材
 均樞。進不能握蘭分竹，縮銀黃於雲臺。退不能絕粒茹芝，煉金丹於地肺。而出沒風塵之內，滄溟名利
 之閒。游無毛薛之交，乏金張之援。塊然獨處者一紀於茲矣。然而日夜相代，恐滯壑之非遙。負病交侵，
 思羸靡之可托。常願處幽控寂，追夏黃於商山。樂道棲真，從魯運於滄海。豈圖語默易爽，心迹難并。題橋

之恨愈深。攀桂之情徒結，是用絕深乾沒。就閱邱墳，謁子將於南荆。訪康成於北海，西遊梁益。效司馬王
 揚之風，東入臨淄。秦淳于管晏之智，瞻言前古。徒欲思齊，俯惟當今。空勞懷刺，不意雲浮。礎潤，霜落。鐘鳴
 揖郭泰於仙舟，有道斯在。賞識明於樽俎，盛德猶存。雖雅調清歌，誠寡和於野路。而庸音濫吹，竊混奏於
 齊等。輕擬操琴，擅揚盛德。庶金波耀畢，零陵之石自飛。蓬光建寅，蕭邱之火漸蒸。學漸麟角，德類鴻毛。愧
 汗如漿，憂心若厲。謹啓。

上康使啓

賓王啓。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
 於內，迹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栖魂，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暢慮，敢用披丹。伏惟公源控玉輪，激神滄而涵地。
 基疏金闕，架飛岳以鎔雲。泊乎鹿走周原，窮燕回於即墨。蛇分沛澤，封漢爵於華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
 炳靈丹穴，習吉黃裳。若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華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山，辯練光於飛
 馬。障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照日月而離談。素論疑元，開夜
 光於妙辯。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風池，絢桃林而曳綬。授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標離
 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故得龍絳垂光，城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連陰。某大塊流
 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昂，映白榆以流祥。江使負圖，泛青蓮而薦兆。靈風扇暑，日多輝進。不能高議。雲
 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窮形地勢，指箕穎之餘芳。而出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棟，萬里推榮。既而日
 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迴松浦以南浮。冀塵迹邱中，絕漢機於俗網。承歡膝下，取潘輿於家園。
 不悟地絡遐張，維白駒於空谷。天羅週布，弋黃鶴於高雲。顧已驚鈍，並從煤街。力農賤事，未免東臬之勞。
 反哺私情，遯切南陔之詠。少希願復，輒布悃誠。雖噓指思歸，空軫倚閭之望。而嚙臂求仕，非同高蓋之榮。
 明公資孝履忠，恕己及物。惟幾成務，論道經邦。庶願免離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儲，霜甘雨於堯雲。則
 白羽書生，自銘恩於食稻。黃裳童子，將賽德於餐花。拜首週惶，傾心露寐。謹啓。

上郭贊府啓

賓王啓。側聞樞機，精噓谷。韻清湘於蕙蘋，震德昇乾。靈元枝而布暖，雖酒鱗滿沫。尙厭望於鯨波，而決羽拾
 榆。願思遊於爲樹，伏惟公瓊基蕊蕊，積珠構於三龍。玉翰驚華，煜瑤林於八桂。仙飛有道，雲河泛高尙之
 舟。德驗通神，靈策動幽明之鏡。產耶溪而濯質，霜鏘靡豐匣之委。孕鍾嶺而飛華，虹玉絢荆巖之氣。松秋
 表勁，翊積霞而插極。菊晚馳芳，洒清露而炫。鑿懸龍鏡，明逸照於成陽。韻入兔鐘，驚洪音於長樂。心源
 泛藻，控壑翠以朝宗。情綠披瀝，掩龜岑而作鏡。惠牛暉耕，驚荷鶴於談叢。揚風摺文，冰斷龍於筆海。故佐
 銅章於嶽渚，側扇文鑑之風。式墨授於銅郊，讚誘祥鸞之化。絃揮單父，絳清韻於嵇琴。化洽中牟，翊馴登
 於潘雉。加以延賓置驛，接士賦廬。採芻微，邁欽贊於司馬。提獎幽滯，軼取俊於淳于。某鸞屬輕生，席門

賤品幸以參名比屋悅康衛以自娛預述耕欣日出而知作又以家傳素業弋書林而聘志少奉庭調馳文圖以遊魂至於白簡青箱頗測探其奧旨竹書石記亦幽求其遠原雖未能叫徹帝閣唯馳幸府而頗亦見推里開學決鄉間方今銀箭飄秋金盞應節吹墨翹足希造杖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橫經於重席不最庸味竊驚揚庭伏乞恩波暫垂迴盼倘使陳留逸調下探柯亭之篠會稽陰德傍春餘淡之蔡則迴眸之報不獨著於前龜清亮之音誰專稱於往筮雖滄浪遠量敢不愧於牛溲而嵩岱洪恩終會酬於蟻垤輕喧頌聽憂鬱惟深狼涖階庭兢惶交集謹啓

上梁明府啓

竊聞薛邑開琴揖馮設於彈鋏夷門佇倪顧侯贏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戴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用挹蘭言於斷金效蓬心於匪石庶清音動聽貫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薰風於野匠伏惟某公儀天時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驚濤疏釣溢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張以爲藟三主七公置衰揚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滿月路以流清茂祉遐鋪駕雲門而擢秀若乃博聞強記辨晉國之黃熊將墨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迴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滄虛滿濯錦而翻浪於是功起食既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孤鸞之舞影鳴琴動操叶朝暉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鄰佐皇華而省俗居羣不器扈輪軒而觀風某疾抱支離材均臃腫自弱輪植操本謝聲名中年存心不祈聞達始則執鞭爲仕帝里希干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庭庶代耕之樂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進殊巧宦擢羊角而遐竄浩矣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遙焉難託實欲垂竿投餌晦名迹於涓滴抱甕灌園絕機心於澹泊幸屬乾坤貞觀烏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光宅祈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明公顧盼成飾咳唾爲恩滿微潤於江波流末光於鄰樹幽禽遷木居丹山於帝梧鳴石浮川應黃鐘於僊管致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

賓王啓昨引注日垂索鄙文拜手驚魂承恩累息楚羣丹質在荆南以懷慙遊家白頭望河東而載惡賓王散樽易朽蟻木難容雖少好讀書無謝高風而老不曉事有類揚雄徒以易象六爻幽贊通乎政本詩八五際比興存乎國風故體物成章必寓情於小雅登高能賦豈圖榮於大夫蓋欲樂道遺榮從心所好非敢希聲列鶴竊譽雕蟲至若資醜行以自媒術庸音而苟進固立身之殊路行己之外篇矣君侯臨明略以佐時虛靈臺以照物觀象之曲識以龍於孔明聽康衢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是用異人翹首俊又

謹誠獨此疵賤之姿謬奉清通之份雖由中之瑟終關響於邱門而宋玉之謫儻均音於郢路敢忘下里輕用上皇庶道叶起予陳卜商之四始恐吾幾失子效然明於一言拜首增慙憂心如醉謹啓

代李敬業討武氏檄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附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蓬室陷吾君於聚塵加以虺蝎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子屠兄秋君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在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宋盧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馭地后識夏庭之遘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家子奉先帝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典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兩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莊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嗚呼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僞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將貴同指山河若其奔轅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聞知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諸沒弄楊虔柳露布

尙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符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鄰霜露所均誠策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靈以靖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輿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元功不幸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履穿胸之域裝冠帶以來王奇肱偃耳之會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和含等浮竹遺糧沈木餘苗邑殊禮讓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王明廣燭帝道遐融融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身猶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陸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部以稽誅騷亂邊疆數州郡是用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滄深不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一日軍次三肅崑崙嶺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捉山光傍山連結十部蠻首徒五萬衆此山即南郡中之巨防也闔蠻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深谷萬重南極炎洲之境蠻裔林而插旗陰險有假道之標故崇巖以隱天陽烏無遺剽之地峯危東馬路絕懸車賊踞臨俯之形負建瓴之勢微風召雨蟬起蜂飛驅雜種以擾突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爲

制敵以權，柔遠者成於德，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乎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權，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逾白馬之盟。而地接再驄，詞屢彈於喻蜀，俗通盤瓠，聲不輟於吹堯。臣遣左三軍子總管，軍遠將軍，前守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騎尉，并臨縣開國男劉元暉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節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非，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孫仁威，率衛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陵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塗，賊首領楊度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拒輻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谷，劉會基高奴非孫仁威等，並忠勤克著，知略遠聞，諷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兇，蒸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鼻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折骸之舞。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知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道管內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持節，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李大志，率前左武衛靜初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宏義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還，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嵩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特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宜等，騰躍鐵歌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衛清宮府左果毅都尉，橫玉鈔以高臨，縱金鉞而直進，元雲結陣，影密西郊，亦蓋揮鋒，氣衝南斗，飛塵埃而匝地，白日為之盡昏，掃氛殺以稍天，滄溟為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奮而為泉，似變衰宏之血，委亂骸而擗擊，若泛龍靈之屍，既而照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行之陣，揚塵奪衆，杖節調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案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材，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園，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殺，回夏景以消春冰，滅迹掃塵，若霜風之捲秋葦，戰陣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諸沒弄楊度柳等，預元行陣，懸首旌門，蒙檢和舍等，委乘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利以止殺，丁壯成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獨，徒聞露誓之奇，漢使開印，纔通竹杖之利，豈若磨紫泥而弔伐，指丹微以臨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並皇威遠暢，兩略遐覃，元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開地，豈曰臣功，無任慶快之誠，謹遣某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條上。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臺檢等露布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繫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布氣，南通交趾，枕銅

柱以為鄰，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湟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瀟毒霧，竹浮三節，巢與外域之源，木化九隄，門為中原之患，年將千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遠隔故三年，疲衆徒聞定管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流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乾坤以提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神靈降，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神，昭儉防奢，務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固祥麟，樂班文於仙卉，女牀鳴鳳，韻歸昌於帝枯，四陲同文，五方異色，鄧林萬里，縱疏苑囿之基，會城九重，未出池隍之域，六合照臨之地，候月歸梁，大鎗殺載之閒，占風納寶，益滋蠻貊，敢亂天常，橫赤標以疏輶，背朱提而設險，山林萬仞，巖色千尋，望秦阜以相傾，瞻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劍門成一篲之峯，自謂絕壤遐方，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負固，江山可以逃盜誅，不知玉弩垂芒，凶水無九嬰之疹，瑤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謹以散材，忝專分闢，自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通夜郎而解辯，雲開舊穴，旆轉平川，峻岐折坂之危，盡忘襟帶，滇池漏江之固，竹葉籬籬，唯逆賊設臺檢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梁方命，旅拒偷生，城接祠難，竟無希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息於擇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仗順，先德後刑，宏聖澤於中平，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薰解，仰雲闕以翔，東律變音，扣轅門而頓頤，而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災，遙肆九頭之暴，乃鳩集餘衆，蟻結兇徒，僂耳椎髻之渠，千里露合，鑿齒離題之孽，一呼雲屯，凌石菌以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巒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以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踞險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成，聲聲若雷，雲霧騰蛇，家以為羣，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沿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驅紫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特辟等，領勁卒三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進，指雲陣以長驅，庶令斬滅七擒，戰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蠻夷識天子之威，於是三路調兵，五中齊衆，先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后拒亂行，必致曲梁之割，楚人三戶，蜀郡五丁，氣擁元雲，精貫白日，暗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林壑沸騰，列旗幟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胸達腋，自辰臨午，魚爛土崩，沸殘息於屠峯，更切守陣之哭，積圍顯於重阜，始成京觀之封，唯賊帥夸千，未悟傾巢之兆，敢復拒敵之心，獨率馬軍，憑川轉關，驚塵亂起，六合為之震光，殺氣相積，四溟由是變色，副總管李大志，忠唯殉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負節，逾明，制敵而神機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杖則妖徒窮窟，舉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鬪，如戰糜君之魂，窮鳥何飛，如驚杜宇之魂，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匹，僞戶敵野，臨赤坂而非逃，流血流途，視丹

微以何遠。首領和舍等。並計窮力屈。面縛軍門。其萬死之誅。宏以再生之路。唯蒙儉脫身。險負命窮。山顛巢穴。而靡依。延暑漏其何幾。况妖徒革面。傲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為敵國。瞻言鼻首。指日可期。凡在歸降。隨事招撫。與之經始。復其故業。首邱懷戀。疑隨故國之墟。安堵知歸。似入新豐之市。然後班師。懸水。振旅。揭山。建鴻勳於武功。暢元猷於文教。庶荒陬。中邦之禮。邊鄙。息外戶之虞。華封祝堯。兆皇基於千載。夷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冊。坤元益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會何足紀。斯並元讓。廣運。廟略。遐覃。一戎而荒。景南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授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節。揚聲。能通九變之策。詣茲街而獻旅。大帝成規。開林杜以勞旅。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舊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奉露布。以開軍器。器械。別簿錄上。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夫以五岳。棲真。杳眇。清溪之上。六交。貞道。寂寥。滄海之濱。斯並。激俗。矯時。獨善之風。自遠。憶材。蘊智。兼濟之道。未宏。長史。公元。化。凝神。虛舟。應物。得喪。雙遣。巢由。與許。史同。歸。龍。犀。兩。存。廊。廟。與。山。林。齊。致。乘。展。曠之餘。暇。俯。沈。厚。以。開。筵。曲。浦。澄。澗。似。對。任。棠。之。水。芳。亭。與。洽。如。歸。山。簡。之。池。加以。秋水。盈。襟。寒。郊。滿。望。洲渚。蕭。而。兼。葭。變。風。露。疑。而。荷。菱。疎。忘。憶。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四。子。講。德。已。頌。美。於。中。和。而。五際。陳。時。未。形。言。於。大。雅。爰。命。虛。詠。題。其。序。云。弁。側。山。頽。自有。琴。歌。留。客。操。鳳。染。翰。非。無。池。水。助。人。查。各。賦詩。式。昭。樂。事。云。爾。

冒雨尋菊序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廬。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燠。則。鴻。雁。在。天。敘。交。游。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岸。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豎。將。野。鶴。俱。飛。涵。灑。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仰。折。巾。於。書。閣。行。閱。飄。飄。挹。雅。步。於。琴。臺。坐。閒。流。水。字。中。蟬。蚪。就。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漉。錦。石。封。泥。雨。濕。印。龜。之。岸。泛。蘭。英。於。戶。履。塵。接。筵。談。下。木。葉。於。中。池。廚。烹。野。雁。豎。白。花。於。濕。柱。落。葉。滂。於。疎。簾。變。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晦日楚園寺宴序

夫天下。通。交。忘。筌。跡。者。蓋。寡。人。間。行。樂。共。烟。霞。者。幾。何。羣。賢。抱。古。人。之。清。風。既。新。年。之。淑。景。情。均。物。我。緇衣。將。素。履。同。歸。迹。泥。汗。臨。廊。廟。與。江。湖。齊。致。於。時。春。生。城。闕。氣。改。川。原。開。邊。鷺。之。候。時。行。欣。官。侶。見。游。魚之貪。餌。坐。悟。機。心。加以。慧。日。低。輪。下。福。枝。而。返。照。法。雲。凝。蓋。浮。定。水。以。涵。光。忘。憶。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交。非。習。靜。多。慚。谷。口。之。談。然。醉。可。逃。諠。自。得。山。陽。之。氣。詩。詩。志。也。可。不。云。乎。

饒宋三之豐城序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與。帝。里。天。津。槐。蘅。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連。白。馬。之。鬮。親。友。徬。側。綿。歡。

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頤。於時晚吹吟桐。疑奏別離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頽。青山行暮。想故蘇之地。夕露沾衣。望吳會之郊。斷風飄蓋。嗟乎。歧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子之路。行遙。查各賦詩。式昭離緒。

初夏郭敬送益府參軍宴詩序

分首三春。送君千里。青山白日。非舊國之春秋。翠學清樽。是他鄉之至酒。況復。圭峯南望。切登高之愔。渭水北流。動臨川之嘆。於時寒光將歇。春景未華。殘雪飄花。猶開六出。輕冰涵影。未解三川。晨風移孫楚之情。歧路下楊朱之淚。雖裁言載笑。賞風月於離前。而一詠一吟。寄心期於別後。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秋日饒鐵事使西州序

勳。錄。事。務。切。皇。華。指。輪。亭。而。鳳。舉。羣。公。等。情。敦。素。賞。臨。別。館。而。冕。分。促。樽。酒。而。邀。憶。望。山。川。而。起。恨。於。時露。團。龍。閣。雲。斂。雁。天。落。葉。響。而。庭。樹。寒。殘。花。疎。而。蘭。皋。晚。聞。秋。聲。之。亂。水。已。憤。分。溝。對。零。雨。之。飄。風。倍。傷歧。路。五。日。之。趣。未。淹。蘭。籍。之。娛。二。星。之。輝。行。照。葱。河。之。境。清。曉。朗。月。我。則。相。思。隴。水。秦。川。君。方。鳴。咽。行。歌不。駐。遊。驚。班。馬。之。嘶。贈。言。可。申。聊。振。飛。魚。之。藻。人。探。一。字。一。韻。一。篇。

贈李八騎曹詩序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大。夫。四。海。交。隨。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遠。遙。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征。騶。以。少。留。微。離。亭。而。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柳。近。入。離。枝。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既。而。榮。波。東。注。瀟。岸。南。登。綠。蟻。傾。而。高。宴。終。金。鳥。落。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曠。查。申。情。於。麗。藻。人。為。四。韻。各。賦。一。言。

揚州看競渡序

夏。日。江。干。觀。言。臨。眺。於。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沸。於。江。山。綺。羅。蔽。於。雲。日。嬋。娟。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歌。聲。得。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豔。出。浦。之。輕。蓮。映。清。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荷。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蠻。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云。爾。

秋日與琴公宴序

昔。桂。飄。飄。踏。筵。山。而。不。歸。解。組。逃。齊。泛。滄。波。而。長。往。咸。用。潛。心。物。外。擅。影。邱。中。豈。若。擬。迹。小。山。陶。心。大隱。叶。仲。長。之。怡。性。偶。潘。岳。之。棲。閑。琴。公。或。道。合。忘。筌。契。金。蘭。而。賞。舊。或。情。深。傾。蓋。披。玉。葉。以。交。新。於。時。玉女。司。秋。金。鳥。返。照。相。合。碧。篠。結。廬。影。於。鱗。枝。風。起。青。蘋。動。波。文。於。翼。態。庭。榴。剖。實。紫。丹。彩。以。成。珠。岸。石。澄淵。泛。清。漪。而。散。錦。既。而。暮。致。交。道。俱。忘。白。首。之。情。款。款。連。襟。共。挹。青。田。之。酒。不。有。雅。什。何。以。摯。懷。共。引。文江。同。開。筆。海。云。爾。

聖泉詩序

元武山有聖泉焉。浸歷數百年。垂巖泌湧。接澗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迹也。茲乃青蘋綠芰。紫苔蒼蘚。遂使江湖思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巖左峻。石壑前榮。丹嶠萬尋。碧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熏空。瀟瀟乎人間之難遇也。方欲以林壑為天。風琴樹為日用。嗟乎。古今代謝。方深川上之悲。少長同遊。且盡山陰之樂。查題芳什。共寫高情。

釣磯應詔文

余以三伏晨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之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澈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上行。舟人有釣者。試取餌投之。或有游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鬣。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則鼓鯉滿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為鳥攫也。焚於樊籠。素靈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且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業。侮客不乖其情。而吾子沈緜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智政術。羞之可以助廚。雖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舍生之謂道。股乙聖也。因於夏矣。孔某賢也。畏於匡矣。以明哲之賢。尚罹幽憂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雖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沈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勸大命而後寄一炊之飽。擠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變。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渭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釣。懸西伯為餌。處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惜者。鮑肆之事也。踞滄海而負篋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小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祭趙郎將文

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期。乘筆文場。早徇封侯之志。影纓武帳。坐昇戎秩之榮。屬滇浦擾妖。昆明習戰。應星文而動。將奉天罰以揚威。不能宏妙算於五玦。叶神謀於九變。致令王師失律。兇狡憑陵。患穴南臨。同五溪之深入。叩關北阻。類雙嶺之不歸。亭嶽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愧於幽途。夫任賢與能。明君之事也。陳力就列。忠臣之義也。雖見危授命。固誠節之有餘。臨難權機。何智謀之不足。嗚乎。哀哉。某猥以散材。謬專分闕。途經夷落。路踐戎場。停旋於九原。悲來有地。痛遺骸於四野。泣下無從。暫假征旅之勤。爰崇掩骼之義。庶幽靈有托。梧邱息入夢之魂。壯士不還。難露起送終之曲。嗚乎。九真遂微。萬里長安。城危疏勒。山峻崑崙。因原為隔。即壤成棺。夕陰曠而平蕪。晦秋風急而荒戍。嗚乎。哀哉。異域幽魂。但

有新栽松柏。他鄉古木。非復舊邑粉楹。咸平生其若斯。聊申絮酒。倘聰明之不昧。式此簡牘。

駱丞集卷二

五言古詩

夏日遊德州贈高四并序

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有不得盡言。言有不得盡意。僕少負不羈。長途虛渡。讀書頗存涉獵。學劍不待窮工。進不能矯翰龍雲。退不能棲神豹霧。撫循諸己。深覺勞生。而太夫人在堂。義須捧檄。因仰長安而就日。赴帝鄉以望雲。雖文闕三冬。而書勞十上。嗟乎。入門自媚。誰相謂言。致使君門隔於九重。中堂遠於千里。既而交非得免。路是亡羊。幸皆敬止。敝廬。胡來初服。遂得披披玉葉。款冷金蘭。傾意氣於一言。掃風期於千祀。雖交因氣合。資得意以敦交。道契言忘。少寄言而答道。是以輕投木李。以代疎麻。章句繁蕪。心神婉惡。庶瞻雅韻。矧辱報章。則紫耀連星。開龍文於劍匣。素輝虧月。頻驪領於珠胎。云爾。

日觀鄰全趙。星臨俯舊吳。隔津開戶發。稽阜鎮名都。紫雲浮劍匣。青山孕寶符。封疆候斷道。問鼎競雄圖。神光包四大。皇威震八區。風煙通地軸。星象正天樞。天樞限南北。地軸殊鄉國。關門通舜賓。比屋封堯德。言謝垂鈞隱。來參負鼎職。天子不見知。羣公詎相識。未展從東駿。空城圖南翼。時命欲何言。無膺長歎息。歎息將如何。遊人意氣多。白雪梁山曲。寒風易水歌。泣魏傷吳起。思趙切廉頗。凌斷韓王劍。生死霍公羅。

羅悲舊公意，劍負韓王氣。願去易論，忌途良可畏。夙昔懷江海，平生混溟涘。千載興風雲，一言忘賤貴。去去訪林泉，空谷有遺賢。言投得里刺，來泛野人船。緝交君贈綵，投分我忘筌。成風郭匠斯，流水伯牙絃。牙絃忘道術，萍藻恣閒逸。聊安張蔚廬，匪補陳蕃室。虛室狎招時，敬愛混浮沈。一諾黃金信，三復白珪心。霜松貞雅節，月桂朗冲襟。靈臺萬頃澄，學府九流深。談玄明毀璧，拾紫隨風金。賢詩開碧海，鳳彩絳詞林。林嵐星華映，水澈龍光淨。故水兩分紅，川源四望通。霧卷天山靜，煙銷太史空。鳥聲流向海，蝶影繞芳叢。柳陰低覆水，荷氣上薰風。風月芳菲節，物華紛可悅。將歡促席賞，速爾又歸別。積水帶吳門，通波連禹穴。贈言雖欲盡，橫心庶應絕。潘岳本自閒，梁鴻不因熱。一瓢欣狎道，三月聊棲拙。接拙隱金華，狎道訪仙植。放曠恣公谷，消散野人家。一頃南山豆，五色東陵瓜。野衣裁薜蘿，山酒酌藤花。白雲離望遠，青溪隱路賒。儘憶幽巖桂，猶冀折珠麻。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井絡雙源滯滯陽，九派長流波通地。穴輪委下歸塘，別鳥籠朝歷。連洲擁夕漲，離珠澄積潤。讓壁動浮光，浮光疑折水。積潤疎圓止，玉輪涵地開。劍閣連星起，風煙標迥秀。英靈信多美，懷德賦遺芳。端操標謀已，謀已謬觀光。牽連強情，投拙迷三省。勞生味兩忘，彈隨空被笑。獻楚自多傷，一朝殊賦語。千里易炎涼，炎涼幾遷寶。川陸疲瘼深，積水架吳海。連山橫楚岫，風月雜昔昔。星河猶是舊，姑蘇望南浦。鄆郡通北走，北走平生親。南浦別離津，瀟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潦水濱，潦濱已遠。江潭未旋返，為聽短歌行。當想長洲苑，露金蕙荷岸。風瓊搖幽坂，蟬鳴稻葉秋。屬起蘆花晚，晚秋雲日明。亭風清獨負，平生氣重。牽搖落情，占星非聚德。夢月詎懸名，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秦聲懷舊里。楚奏悲無已，鄆路少知音。靈臺富奇士，溫輝愛日壯。氣驚寒水一，顧重風雲三。冬足文史，文史盛紛紛。京洛多風塵，猶輕五車富。未重一囊貧，李仙非易託。蘇鬼尙難因，不惜勞歌盡。誰為聽陽春。

詠懷古道上表侍御

三十二餘罷，髯長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買臣。縱橫愁繫越，坎壈倦遊秦。出籠窮短關，委轍潤枯鱗。窮經不常用，彈劍欲誰申。天子未驅策，歲月幾沉淪。輕生長慷慨，效死獨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一得視邊塞，萬里何苦辛。劍匣胡霜影，弓開漢月輪。金刀動秋色，鐵騎想風塵。為國空賦歎，捐軀忘賤貧。勳功思比憲，決略暗欺陳。若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

七言古詩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觀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稱，函谷鶴野龍山侯。侯服玉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璇室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

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鷓鴣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鈞陳宿衛閑，璧沼浮槐市。羽林應鳳回，金華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戟抗平蓋，黃扉通直里。平蓋成里帶，帶帶炊金饌。玉侍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闌窗綺柱玉盤龍，柱柱瓊粉壁映映。鑄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諸君。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春。青牛紺轡紅塵度，俠客珠璣垂揚。婦銀鈎采桑路，嬌家桃李自芳菲。京華游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鳳入羅敷使，若千騎歸。同心結繡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楫樽，秋夜蘭燈九微翠。曉珠籠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榮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櫛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若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為。久留邸署終難遇，空增相門誰見知。當時一旦擅家，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掉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鍊素絲綉，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之良媒。三冬自粉成足用，十年不調猶遲遲。汲黯薪遺積，孫弘閣未開。誰情長沙博，獨負洛陽才。

嗚昔篇

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既託寰中實，方承膝下歡。遊瀟水曲，風月洛城端。且知無玉佩，誰肯逐金丸。金丸玉佩盛繁華，自言輕侮季倫家。五霸爭馳千里馬，三條競駕七香車。掩映飛軒乘落照，參差步障引朝霞。池中舊水如懸鏡，屋裏新粧不讓花。意氣風雲後，如昨。歲月春秋展，薄薄。上苑頻經柳絮飛，中園幾見梅花落。當時門客今何在，嗚昔交朋已疎索。莫教憔悴損容儀，會得高秋雲霧廓。淹留坐帝鄉，無事積炎涼。一朝披短褐，六載奉長廊。賦文暫昔馬，執戟曠前揚。揮戈出武帳，荷筆入文昌。文昌隱隱皇城裏，由來奕奕多才子。潘陸詞鋒駭駭飛，張曹翰苑縱橫起。卿相未曾識，王侯事見擬。垂釣甘成白首翁，負薪何處逢知己。判將運命賦窮通，從來奇外出西東。不應永棄同狗狗，且復飄飄類轉蓬。容顏年年異，春華歲歲凋。榮親未盡禮，徇主欲申功。脂車秣馬辭鄉國，祭饗西南使印璽。玉壘銅梁不易攀，地角天涯眇難測。驚鳴鶴吟有悲望，鴻來鴈度無音息。陽關積霧萬里昏，劍閣連山千種色。蜀路何悠悠，岷水阻且滄。迴腸隨九折，迸淚雙流寒。光千里暮，暮氣一江秋。長途看東馬，平水且沈牛。華陽舊地標神祠，石鏡蛾眉秀麗。諸葛才雄已號龍，公孫躍馬輕稱帝。五丁卓犖多奇力，四士英靈富文藝。雲氣橫開八陣形，橋影遙分七星勢。川平煙霧開，遊戲錦城隈。壙高龜望出，水淨鴈文回。尋姝入酒肆，訪客上琴臺。不識金貂重，偏惜玉山頽。他鄉冉冉消年月，帝里沈沈限城闕。不見猿聲助客啼，唯聞旅思將花發。我愛迢迢關山裏，關

山迢遞不可越。故園梅柳向餘春。來時勿使芳菲歇。解鞍欲言歸。執扶情多遠。北梁俱握手。南浦共雲友。別情傷去蓋。離念惜光輝。知音何所託。木落雁南飛。回來望平陸。春來酒應熟。相將菌閣臥青溪。且用蘇杯汎黃菊。十年不調爲貧賤。百日屢遊隨。伏枕爲須求自郭。田使我再干州縣祿。百年鬱鬱少騰遷。萬里遙遙入鏡川。淡江拂柳街白日。淮海長波接遠天。蒼竹凝朝露。孤山起暝煙。賴有邊城月。常伴客旌懸。東南美箭稱吳會。名都隱移三江外。塗山執玉應昌期。曲水開襟重文會。仙鏡流音鳴鶴嶺。寶劍分輝落蛟瀨。未看白馬對蘆花。且覺浮雲似車蓋。江南節序多。文酒屢經過。共踏春江曲。俱唱采菱歌。舟移疑入鏡。棹舉若乘波。風光無限極。歸帆礙池荷。眺聽煙波正。流酌即從王事歸。轉芝田花月屢徘徊。金谷佳期重游衍。登高北望嗟梁叟。憑軒西征想潘掾。岸開華岳登疑遲。水激龍門急如箭。人事謝光陰。俄遭霜露侵。儻存七尺影。分沒九泉深。窮途行泣玉。憤路未藏金。如茶空有歎。憤極獨傷心。年來歲去成銷鑠。悵抱心期漸寥落。挂冠裂冕已辭榮。南畝東臯事耕鑿。賓客院常疎。疎逢徑柴扉。寂寂自有林泉堪隱棲。何必山中事丘壑。我住青門外。家臨紫澗濱。遙瞻丹鳳閣。斜望黑龍津。荒衢通獵騎。窮巷抵樵輪。時有桃源客來訪。竹林人昨夜琴聲奏悲調。且且含擊不成笑。果乘驄馬發歸書。復近郎官哀綸語。治長非罪會謀。綉長鬚。然灰也。經瀾高門有閤不圓封。峻筆無聞敵妙。適離京兆謫。還從御史彈。炎威資夏景。平曲況秋輪。查地終難入。書空自不安。吹毛未可待。搖尾且求餐。丈夫坎壈多怨疾。契闊連遊盡今日。慎則寧。憑兩造辭。嚴科直掛三章律。都衍銜悲繫。繫獄李斯抱怨拘秦桎。不應白髮頓成絲。直爲黃沙暗如漆。紫禁終難叫。朱門不易排。驚魂聞葉落。危魄逐輪蹄。霜威遙有勵。雪杜遂無階。含冤欲誰道。飲氣獨居懷。忽聞驛使發。關東傳道天波萬里通。瀾鱗去轍先遊海。幽禽釋網便翔空。舜澤堯曦方有極。諛言巧佞儘無窮。誰能踰踏依三輔。會就商山訪四翁。

行軍軍中行路難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惡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兵徵惡少。金壇受律勳將軍。將軍擁旆宣廟略。戰士橫行靜夷落。長驅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劍閣。關道迢迢起戍樓。劍門遙倚俯壑丘。叩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無期返他鄉。歲月晚。香杏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蓋。峯路澁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絕壁千里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昆尼隔北戶。川原繞毒霧。路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崖千歲古。深梗飛蓬不自安。捫蘿引葛度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滄江綠水東流駛。炎州丹徵南。中地南斗映星河。秦關秦塞阻烟波。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蠻川瘴氣多。朝驅疲斥候。夕息倦樵歌。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憶一顧。東征西伐凡幾度。夜夜朝朝班。嶺新年年歲歲我衣故。瀟湘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行行多苦辛。且悅清笳楊柳曲。詎憶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旂分白羽。丹心白刃

關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行路難。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難虜寇長城。天子按劍徵餘勇。將軍受服驅橫行。七德龍精開玉帳。千里鼙鼓疊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過絕國。陣雲朝結障天山。寒沙夕漲迷疎勒。龍鱗水上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鳳翼。長驅萬里響祁連。三命武功宜百發。萬號遙碎柳。七尺龍文通照道。春去秋來移灰瑤。蘭開柳市芳塵斷。鴈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行路難。行路難。昔令氣稜靜皋蘭。但使封侯龍領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點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迢迢芋路望芝田。眇眇函關恨蜀川。歸雲已落涪江外。還鴈應過洛水濱。洛水傍連帝城側。帝宅層甍垂鳳翼。銅駝路上柳千條。金谷園中花幾色。柳葉園花處處新。洛陽桃李應芳春。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此時離別那堪道。此日空林對芳沼。芳沼徒遊比目魚。幽徑還生拔心草。流風迴雪儻使嬈。子魚文實可憐。縹緲果河陽。君有分。貨酒成都妾亦然。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神。綠珠猶得石崇憐。飛燕曾經漢皇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守空名。倒提新釵成慷慨。翻將故劍作平平。離前吉夢成關兆。別後啼痕上竹生。別日分明相約束。已取宜家成誠諾。當時擬弄弄中珠。豈謂先摧庭際玉。悲鳴五里無人問。腸斷三聲誰爲續。君欲上。大琴。端居傾聽將離曲。沉沉落日向山低。蒼前歸燕並頭棲。抱膝當窗看夕兔。側耳空房聽曉雞。舞蝶隨風掃地。啼鳥逢人亦助啼。獨坐傷傷枕。春來悲更甚。蛾眉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鏡似錦。錦字週文欲贈君。劍壁層峯自糾紛。平江淼淼分青浦。長路悠悠開白雲。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即疎索。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望重河隔淺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三秋。情知睡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下山能借問。更向虛家字莫愁。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玄都五府風塵絕。碧海三山波浪深。桃實千年非易待。桑田一變已難尋。別有仙居對三市。金闕銀宮相向起。臺前鏡影伴仙娥。樓上簫聲隨鳳史。鳳樓迢遞絕塵埃。當時物色正徘徊。靈芝紫檢參差長。仙桂丹花重疊開。雙童綽約時遊涉。三鳥聯翩報消息。盡言真侶出遊遊。傳道風光無限極。輕花委柳惹裙香。殘月窺燈煇幌色。箇時無數併妖妍。箇裏無窮總可憐。別有衆中稱躡帝。天上人間少流仙。洛濱仙侶啓遙源。淮浦靈津遠。靈童自言少小慕幽玄。只言容易得神仙。佩中邀勒經時序。蕭瑟詩思復幾年。尋思許事真情變。二八容華識少選。漫道燒丹止七飛。空傳化石曾三轉。寄語天上弄機人。寄語河邊值楫客。乍可慮恩共百年。誰使遙遙期七夕。想知人意自相尋。果得深心共一心。一心一意無窮已。投漆投膠非足擬。

只將羞澁富風流。持此相憐保終始。相憐相念倍相親。一生一代一雙人。不把丹心比玄石。惟將濁水況清塵。只言柱下留期信。好欲將心學松筠。不能京兆畫蛾眉。翻向成都騎驕引。青牛紫氣度盧關。尺素絕鱗去不還。連苦上砌無窮絲。偷竹臨墻幾處斑。此時空牀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梅花如雪柳如絲。年去年來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惜春來春更思。春時物色無端緒。雙枕孤眠誰分許。分念嬌鶯一種啼。生情燕子千般語。朝雲旭日照青樓。連暉麗色滿皇州。落花泛泛浮盪泊。垂柳長長拂御溝。御溝大道多奇貨。俠客妖容遞來往。寶騎連花鐵作錢。香輪篋水珠為網。香輪寶騎競繁華。可憐今夜宿娼家。鸚鵡杯中浮竹葉。鳳凰琴裏落梅花。許叢多情偏送款。為問春花幾時滿。千回鳥信說來諸。百過雲幄說長短。長短兼諸判不尋。千回百過浪關心。何曾舉意西鄰玉。未肯留情南陌金。南陌西鄰成自保。還悔歸期須及早。為想三春狹斜路。莫辭九折叩關道。假令白里似長安。應使青牛學劍端。蘋風入馭來應易。竹杖成龍去不難。龍隨去去無消息。鸞鏡朝朝減容色。君心不記下山人。妾欲空期上林翼。上林三月鴻欲稀。華表千年鶴未歸。不分淹留桑路待。祇應直取桂輪飛。

駱丞集卷三

五言律詩

在獄詠蟬并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而聽訟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遠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為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微絕。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蟬姑之流聲。悟平反之已矣。見螻蟻之抱影。性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惜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

遊紫雲觀贈道士并序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髮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深路是亡羊。分歧之恨逾切。不題短什。何沐夏祚。

碧落澄秋景。玄門啓曙闌。人疑列禦至。客似令威還。羽蓋徒忻仰。雲車未可攀。只應傾玉體。時許寄顏頰。

渡瓜步江

捧檄辭幽徑。鳴榔下貴洲。驚濤疑躍馬。積氣似連牛。月迴寒沙淨。風急夜江秋。不學浮雲影。他鄉空滯留。

途中有懷

曙然情楚奏。悵矣背秦關。洞鱗照照轍。墜羽怯虛縲。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莫言無儲齒。時俗薄朱顏。

至分水戍

行役忽離羣。復此分水流。灘石迴瀾咽。葦葦曲澗幽。陰崖常結暉。宿莽競含秋。况乃霜晨早。寒風入戍樓。

望鄉夕泛

歸懷刺不安。促榜犯風濤。落宿含樓近。浮月帶江寒。喜逐行前至。憂從望裏寬。今夜南枝鶴。應無繞樹聲。

久客臨海有懷

天涯非日觀。地紀望星樓。練光搖亂馬。劍氣上連牛。草濕姑蘇夕。葉下洞庭秋。欲知悽斷意。江上涉安流。

遊交部逢孔君自衛來欣然相遇若舊

遊人自衛返。背客隔淮來。傾蓋金蘭合。忘筌玉葉開。繁花明日柳。疎蕊落風梅。將期重交態。時慰不然灰。

西京守歲

閉居寡言笑。獨坐慘風塵。忽見嚴冬盡。方知列宿春。夜將寒色去。年共曉光新。耿耿他鄉夕。無由展舊親。

白雲抱幽石

重巖抱危石。幽澗曳輕雲。繞鎖仙衣動。飄蓬羽蓋分。錦色連花靜。苔光帶葉薰。詎知吳會影。長抱殺城文。

春雲處處生

千里年光靜。四望春雲生。暫日祥光舉。疎雲瑞葉輕。蓋陰籠迴樹。陣影抱危城。非將吳會遠。飄蕩帝鄉情。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

聞君招隱地。髣髴武陵春。緝芟知遠楚。披榛似避秦。前查年祀積。幽草歲時新。一謝滄浪水。安知有逸人。

其二

芳晨臨上月。幽賞狎中園。有蝶堪成步。無羊可觸藩。忘懷南澗藻。觸思北堂萱。坐歎華滋歇。思君誰為言。

其三

林泉恣探歷。風景暫徘徊。客有遊貧處。人無結駟來。聚花如薄雪。沸水若輕雷。今日徒招隱。終知異壑壞。

其四

俗遠風塵隔。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似寄相思。

秋日送陳文林陸道士

青牛遊華岳，赤馬走吳宮。玉柱離鴻怨，金罍浮蟻空。日霽晴陵雨，塵起洛陽風。唯當玄度月，千里與君同。

送鄭少府入遊

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鑊，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

送費六還蜀

星樓蜀道，月峽吳門。萬行流別淚，九折切驚魂。雪影含花落，雲陰帶葉昏。還愁三徑晚，獨對一清尊。

秋日送侯四

我留安豹隱，君去學鸚鵡。歧路分襟易，風雲促膝難。夕汲流波急，秋山落日寒。惟有思歸引，悽斷爲君彈。

秋日送尹大赴京

掛瓢余隱癖，負鼎爾干湯。竹葉離樽滿，桃花別路長。低河耿秋色，落月抱寒光。素寄如可嗣，幽谷好資行。

秋夜送闕五

通莊抵舊里，潯水泣新知。斷雲飄易滯，連露積難披。素風嗚迴壑，蒼月繞疎枝。無力勵短翰，輕舉送長離。

送王明府上京參選

振衣遊紫府，飛蓋背青田。虛心恆警露，孤影尚凌煙。離歌悽妙曲，別操繞繁弦。在陰如可和，清響會聞天。

秋日送別

寂寥心事晚，搖蕩歲時秋。共此傷華髮，相看惜去留。當歌應破涕，哀命返窮愁。別後能相憶，東陵有故侯。

別李端

芳尊徒自滿，別恨轉難勝。客似遊江岸，人疑上灞陵。寒更承夜永，涼景向秋澄。離心何以贈，自有玉壺冰。

在兗州錢宋五之問

淮沂泗水地，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柳寒凋密翠，棠晚落疎紅。別後相思曲，淅斷入琴風。

遊靈公觀

靈峯標勝境，神府枕通川。玉殿斜連漢，金堂迴架煙。斷風疎晚竹，流水切危絃。別有青門外，空懷玄圃仙。

夏日遊山家同夏少府

返照下層岑，物外狎招尋。蘭徑蘊幽壑，槐庭落暗金。谷靜風聲徹，山空月色深。一遭焚龍累，唯餘松桂心。

初秋登王司馬樓宴

展驥端居暇，登龍喜宴同。綺貫三清滿，承歡六義通。野寒陰積澗，虛夕照空。願慚非夢鳥，滋此爾離蟲。

初秋於資六郎宅宴

千里風雲契，一朝心賞同。意盡深交合，神靈俗累空。草帶銷寒翠，花枝發夜紅。唯將淡若水，長掛古人風。

冬日宴

二三物外友，一百杖頭錢。賞洽袁公地，情披樂令天。促席覺船滿，當爐歡炭然。何須攀桂樹，逢此自留連。

錢鶴子

幸遇清明節，欣逢舊隸人。剝花爭臉態，寫月就眉新。並罷空餘月，詩成併道春。誰知懷玉者，含譽未吟晨。

詠雲酒

朔空曾紀歷，帶地舊疏泉。色泛臨瑤瑤，香流赴蜀仙。款交欣散玉，治友悅沉錢。無復中山賞，空吟吳會篇。

詠美人在天津橋

美女出東鄰，容與上天津。整衣香滿路，移步穩生塵。水下看粧影，眉頭畫月新。寄言曹子建，箇是洛川神。

憲臺出紮寒夜有懷

獨坐懷明發，長謠苦未安。自應迷北叟，誰肯問南冠。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空餘朝夕鳥，相伴夜啼寒。

送郭少府

開蓬枕德水，輟棹橫仙舟。貝闕桃花浪，龍門竹箭流。當歌悽別曲，對酒泣離憂。還望青門外，空見白雲浮。

錢略四二首

平生何以樂，斗酒夜相逢。曲中驚別緒，醉裏失形容。星月懸秋漢，風香入曙鐘。明日臨潯水，青山幾萬里。

其二

甲第驅車入，良宵秉燭遊。人追竹林會，酒獻菊花秋。霜吹飄無已，星河漫不流。重嘆歡賞地，翻召別離憂。

冬日過故人任處士書齋

神交尚投漆，虛室罷遊關。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冰靜墨池寒。獨此琴臺夜，流水爲誰彈。

塵灰

洛川流雅韻，秦道擅奇威。歌梁上動，應律管中飛。光飄神女棹，影落羽人衣。願言心未發，終冀效輕微。

秋晨同淄川毛司馬秋色九詠 秋風

紫陌炎氛歇，青蘋晚吹浮。亂竹搖疎影，殘池織細流。飄香曳舞袖，帶粉泛粧樓。不分君恩絕，執扇曲中秋。

秋雲

南陸銅潭改，西郊玉葉輕。泛斗瑤光動，臨陽瑞色明。蓋陰連鳳闕，陣影翼龍城。誰知時不遇，空傷流滯情。

秋蟬

九秋行已暮，一枝聊暫安。際榆非諫楚，噪柳異悲潘。分形粧薄髮，鏤貌飾危冠。自憐疎影斷，霜林夕吹寒。

秋露

玉關寒氣早，金塘秋色歸。泛擘光逾淨，添荷滴尚微。變霜凝曉液，承月委圓輝。別有吳臺上，應濕楚臣衣。

秋月

雲披玉繩淨。月滿鏡輪圓。真露珠隨冷。凌霜桂影寒。漏彩含疎薄。浮光漾急瀾。西園徒自賞。南飛終未安。

秋水

金闕寒流徹。玉輪秋浪清。圓雲錦色淨。寫月練花明。泛曲隨絃動。隨軒鳳轄驚。唯當御溝上。悽斷送歸情。

秋登

玉虬分靜夜。金盞照晚涼。含輝疑泛月。帶火怯凌霜。散彩參虛耀。飄花繞洞房。下帷如不倦。當解惜餘光。

秋菊

擢秀三秋晚。開芳十步中。分黃俱笑日。含翠共搖風。碎影涵流動。浮香隔岸通。金翅徒可泛。玉屑竟誰同。

秋雁

聯翩辭海曲。遙曳指江干。陣去金河冷。書歸玉塞寒。帶月凌空易。迷煙逗浦難。何當同顧影。刷羽泛清瀾。

水

列名通地紀。疏派合天津。波隨月色淨。態逐桃花春。照鏡如隱石。映柳似沉鱗。終當摺上善。屬意淡交人。

秋雁

嗚漉江遠。街盧塞塞長。霧深迷曉景。風急斷秋行。陣照通宵月。書封幾夜霜。無復能鳴分。空知愧稻梁。

詠雪

龍雲玉葉上。鶴雪瑤花新。影亂銅鳥吹。光銷玉馬津。合輝明素家。隱迹表祥輪。幽蘭不可價。徒自繞陽春。

王昭君

斂容辭豹尾。絨怨度龍鱗。金鑪明漢月。玉筋染胡塵。古鏡菱花暗。愁眉柳葉翠。唯有清笳曲。時聞芳樹春。

樂大夫挽詞五首

可歎浮生促。吁嗟此路難。丘嫂一起俱。言笑幾時歡。蕭索郊墟晚。荒涼井徑寒。誰當門下客。獨見有任安。

其二

萬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其三

昔去梅笳發。今來薤露晞。形隨朝帝闕。丹旆背王畿。城郭猶疑是。園陵稍覺非。九原如可作。千載與誰歸。

其四

一旦先朝齒。千秋掩夜臺。青烏新兆去。白馬故人來。草露當春泣。松風向暮哀。寧知荒隴外。弔鶴自徘徊。

其五

忽見泉臺賸。猶疑水鏡懸。何如開白日。非復視青天。華表迎千歲。幽局送百年。獨嗟流水引。長掩伯牙絃。

丹陽刺史挽詞三首

百齡嗟倏忽。一旦向山阿。丹桂銷已盡。青松長更多。驚風虛聽曲。瘴霧反成歌。自有藏舟處。誰憐隙馬過。

其二

側館河山羽。留連棗菊篇。佳城非舊日。京兆即新阡。城郭三千歲。丘陵幾萬年。唯餘松柏圃。朝夕起寒煙。

其三

短歌三獻曲。長夜九泉臺。此室玄扃掩。何年白日開。荒郊疎古木。寒隧積陳萊。獨此傷心地。松聲薄暮來。

送劉少府遊越州

一丘余枕石。三越爾懷鈿。離亭分鶴蓋。別岸指龍川。露下蟬聲斷。寒來鴈影連。如何溝水上。悽悽聽離絃。

從軍行

平生一願重。意氣溢三軍。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絃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惟當死報君。

稱心寺

征帆恣遠尋。送過越稱心。疑滯銜階岸。沿洞橋榆林。穿窳厭不曲。鱗潛唯愛深。為樂凡幾許。聽取舟中琴。

陪潤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遊招隱寺

共尋招隱寺。初識或頭家。還依舊泉壑。應改昔雲霞。綠竹寒天笋。紅蕉臘月花。金繩倘留客。為繫日光斜。

出石門

層巖遠接天。絕嶺上棲煙。松低輕蓋假。藤細弱絲懸。石明如掛鏡。苔分似列錢。暫策為龍杖。何處得神仙。

至分陘

陝西開勝壘。召南分沃囂。列樹巢維鷲。平渚下睡鳩。憩棠疑勿剪。與葛似攀樛。至今王化美。非獨在隆周。

北眺春陵

攬轡疲宵邁。驅馬倦晨興。既出封泥谷。還過避雨陵。山行明照上。路宿密雲蒸。登高徒欲賦。詞殫獨撫膺。

夏日遊目聊作

習屏翳塵累。言尋物外情。致逸心遠默。神幽體自輕。浦夏荷香滿。田秋麥氣清。詎假滄浪上。將濯楚臣纓。

同崔駟馬晚初登樓思京

麗譙通四望。繁雲起萬端。綺疏低晚魄。鏤檻肅初寒。白雲鄉思遠。黃鳥歸路難。唯餘西向笑。暫似當長安。

月夜有懷簡諸同病

閒庭落景盡。疎籬夜月通。山雲響似應。水淨望如空。棲枝猶繞鶴。道渚未來鴻。可歎高樓婦。悲思杳難終。

春夜章明府宅宴

酌桂陶芳夜。披薛幽人雅。琴韻魯雉清。歌落范塵宿。雲低迥蓋殘。月上虛輪幸。此承恩洽。聊當故鄉春。

送宋五之問得涼字

願言游泗水，支離去二漳。道術君所篤，筌蹄余自忘。雪威侵竹冷，秋爽帶池涼。欲驗離襟切，歧路在他鄉。

六〇

春霽早行

年華開早律，露色蕩芳晨。城闕千門曉，山河四望春。御溝通太液，咸里對平津。寶瑟調中婦，金鑪引上賓。劇談推曼倩，醇座揖陳遵。意氣一言合，風期萬里親。自惟安直道，守拙忌因人。談器非先木，圖榮異後薪。擲榆慚路鬼，憔悴切波臣。玄草終疲漢，烏裘幾滯秦。生涯無歲月，歧路有風塵。還嗟大行道，處處白頭新。

六一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華。雲疑上苑葉，雪似御溝花。行曠或塵遠，坐憐衣帶賒。交河浮絕塞，弱水浸流沙。旅思徒漂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絕，夜夜泣胡笳。

晚泊河曲

三秋倦行役，千里泛歸潮。通波竹篙水，輕舸木蘭桡。金隄運曲岸，貝闕影浮橋。水淨千年近，星飛五老遙。疊花開宿浪，浮葉下涼颿。浦荷疎晚的，津柳澹寒條。愴愴勞梗泛，悽悽倦蓬飄。仙口不可託，河上獨長謠。

晚泊蒲類津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顧，河源自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龍庭但苦戰，燕領會封侯。莫作關山下，空令漢國羞。

早發淮口望盱眙

奔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荆。徒帝留餘地，封王表舊城。岸香涵屬氣，潮滿應鷄聲。洲迴連沙靜，川虛積溜明。一朝從捧檄，千里倦懸旌。背流桐柏遠，逗浦木蘭輕。小山迷隱路，大塊切勞生。唯有貞心在，獨映寒潭清。

遠使海曲春夜多懷

長嘯三春晚，端居百慮盈。未安蝴蝶夢，遽切魯禽情。別島連寰海，離魂斷戍城。流星疑伴使，低月似依營。懷祿寧期達，牽時匪徇名。艱虞行已遠，時迹自相驚。

早發諸暨

征夫懷遠路，夙駕上危巒。薄煙橫絕嶺，輕凍澹迴瀾。野霧連空暗，山風入曙寒。帝城臨瀚海，禹穴枕江干。恬性行應化，蓬心去不安。獨掩窮途淚，長歌行路難。

過張平子墓

西鄂談通理，南陽擅德音。玉卮浮漢麗，銅渾積思深。忽懷今日昔，非復昔時今。日落豐碑暗，風來古木吟。惟歎窮泉下，終懷羨魚心。

海曲書情

薄遊倦千里，勞生負百年。未能查上漢，詎肯劍遊燕。白雲照春海，青山橫曙天。江濤瀟雙壁，渭水瀉三錢。坐惜風光晚，長歌獨塊然。

駱丞集卷四

五言排律

浮槎并序

遊目川上，觀一浮槎。泛泛然若木偶之乘流，迷不知其所適也。觀其根柢盤屈，枝幹扶疎，大則有棟梁舟楫之材，小則有輪轅接輿之用，非夫稟乾坤之秀氣，含宇宙之酒精，孰能負凌雲際日之姿，抱積雪封霜之骨，向使懷材幽藪，藏穎重淵，絕望於廊廟之榮，遺形於斤斧之患，固可垂蔭萬畝，懸映九霄，與建木較其短長，將大椿齊其年壽者，而委根險岸，託質畏塗，上為疾風衝颺所摧殘，下為奔浪迅激所激射，其由擗括勢以地危，豈盛衰之理繁乎？時封植之道存乎我，一際泉谷，萬里飄淪，與波浮沉，隨時遊止，雖殷仲文歎生意已盡，孔宣父知朽質難離，然而遇良工，逢仙客，牛礪可託，玉璫之路非遙，匠石先識，萬乘之器何遠，故材用與不用，時也，悲夫！然知萬物之相應感者，亦奚必同聲同氣而已哉！感而賦詩，貽諸同疾，云爾。昔負于尋寶，高臨九仞，峯真心凌晚，桂勁節掩寒松，忽值風颺折，坐為波浪衝，摧殘空有恨，擁腫遂無庸。渤海三千里，泥沙幾萬重，似舟飄不泊，如梗泛何從。仙客終難託，良工豈易逢，徒懷萬乘器，誰為一先容。

邊城落日

紫雲流沙北黃國瀟水東。一朝辭組豆。萬里逐沙蓬。候月恆持滿。尋源屢鑿空。野昏邊氣合。烽迴戍煙通。臂力風塵倦。驅場歲月窮。河流控積石。山路遠瞻崑。壯志凌蒼兕。誠精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

蓬萊鎮

旅客春心斷。邊城夜望高。野樓疑海氣。白浪似江濤。結綬疲三入。承冠泣二毛。將飛憐弱羽。欲濟乏輕劬。賴有陽春曲。窮愁且代勞。

宿溫城軍營

虜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關。天策動將軍。塞靜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旗翻翼影。霜劍轉龍文。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彈珠疑卷幔。塵滅似銷氛。投筆懷班業。臨戎想顧勳。還應尋漢恥。持此報明君。

和孫長史秋日臥病

盤第疎天府。滯園近帝臺。調絃三婦至。丑驛五侯來。尙想歡娛洽。吁嗟歲月催。金壇分上將。玉帳引瓊材。決勝鯨波靜。騰謀鳥谷開。白雲淮水外。紫陌灞陵隈。節纓驚衰柳。笳繁思落梅。調神和玉燭。挾藻握珠胎。悵矣欣懷土。居然欲死灰。還因承雅曲。暫喜躍沉鯉。

四月八日題七級

化城分鳥壘。香閣開龍川。復棟侵黃道。重笏架紫煙。銘書非晉代。畫畫是梁年。請略今何在。王宮尙蔚然。二帝曾遊聖。三卿是偶賢。因茲遊勝侶。超彼託良緣。我有爲君登。非想天。悠悠青曠裏。蕩蕩白雲前。今日經行處。曲音號蓋廡。

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政學士

促駕逾三水。長驅望五原。天街分斗極。地理接樓煩。溪月明關隴。戎雲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風壤異涼溫。戍古秋塵合。沙寒宿霧繁。昔余迷學步。投迹忝詞源。蘭渚浮延閣。蓬山款禁園。影纒陪綬冕。載筆偶瑛璠。汲冢寧詳畫。秦牢詎辨寬。一朝從僮服。千里假輕軒。鄉夢隨魂斷。遊聲入聽喧。南圖終鐵劔。北上遯摧轅。弔影漸連茹。浮生倦觸藩。數奇何以託。桃李自無言。

鄭安陽入蜀

彭山折坂外。井絡少城隈。地是三巴俗。人非百里才。畏途君悵望。歧路我徘徊。心賞風煙隔。容華歲月催。遙遙分鳳野。去去轉龍媒。遺錦非前邑。鳴琴即舊臺。劍門千仞起。石路五丁開。海客乘槎渡。仙童取竹回。魂將離鶴遠。思逐斷猿哀。唯有雙鳧鳥。飛去復飛來。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蓬轉俱行役。瓜時獨未還。魂迷金闕路。望斷玉門關。獻凱多懸雀。論封幾謝班。風塵催白首。歲月損紅顏。

落照低秋寒。驚兔起暝海。胡霜如劍鏘。漢月似刀環。別後遊庭樹。相思幾度攀。

和李明府

傳聞葉縣履。飛向洛陽城。馳道臨尉掖。津門對小平。霞殘疑裂錦。雲度似懸纓。深挾滄江故。塵虛范甑清。詎憐衝斗氣。猶向匣中鳴。

望月有所思

九秋涼風肅千里。月華開圓光。隨露滴碎影。逐波來。似霜明玉砌。如鏡寫珠胎。晚色依關近。遊聲雜吹哀。離居分照耀。怨緒共徘徊。自繞南飛羽。空忝北堂才。

送吳七遊蜀

日觀分齊壤。星橋接蜀門。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樽。夏老蘭猶茂。秋深柳尚繁。霧銷山望迥。風高野聽喧。勞歌徒欲奏。贈別竟無言。唯有當秋月。空照野人園。

西行別東臺詳政學士

意氣坐相親。關河別故人。客似秦川上。歌疑易水濱。塞荒行辨玉。幕遠尙名輪。洩井懷邊將。尋源重漢臣。上苑梅花早。御溝楊柳新。只應持此曲。別作邊城春。

春曉從李長史遊開道林故山

幽尋極。幽壑春望陟春臺。雲光接斷樹。靈影入仙杯。古藤依格上。野徑約山隈。落葉翻風去。流鶯滿樹來。興闌荀御勳。歸路起浮埃。

和王記室從趙王春日遊陀山寺

鳥旛陪訪道。鸞轡狎棲真。四禪明淨業。三空廣勝因。祥河疎疊澗。慧日峻重輪。葉暗龍宮密。花明鹿苑春。雕談客與旨。妙辯漱玄津。雅曲終難和。徒自奏巴人。

冬日野望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野靜連雲捲。川明斷霧銷。靈巖開曉嶺。洞浦漲秋潮。三江歸望斷。千里故鄉遙。勞歌徒自奏。客魂誰爲招。

夕次舊吳

維舟背楚服。振策下吳畿。盛德弘三讓。雄圖枕九圍。黃池通斷迹。赤壁暢戎威。文物俄遷謝。英雄有盛衰。行歎鳴夷沒。遺情滿歲飛。地古烟塵暗。年深館宇稀。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劍空留信。亡珠尙滿機。鄉風遙可託。關月渺難依。西北雲逾滯。東南氣轉微。徒懷伯通隱。多謝買臣歸。唯有荒臺露。薄容濕征衣。

過故宋

荷國千年盡。荒城四望通。雲浮井陘帝。日舉類遊童。綺琴朝化洽。祥石夜論空。馬去遙奔鄭。蛇分近帶豐。

池文飲東水，竹影漏寒窗。園兔水行月，川禽避斷風。故宋賦難定，從梁事未工。唯當過周客，獨愧吳臺空。

秋日山行簡梁大官

乘馬陟層阜，迥首眺山川。嶺峯衝宿霧，疊嶂架寒烟。百重含翠色，一道落飛泉。香吹分巖桂，鮮雲抱石蓮。地偏心易遠，致默體逾玄。待性寧遊刃，忘言已棄筌。彈冠勞巧拙，結綬倦榮華。不如從四節，丘中鳴一絃。

晚泊江鎮

四運移陰律，三翼泛陽候。荷香銷晚夏，菊氣入新秋。夜鳥喧粉堞，宿雁下蘆洲。海霧籠邊徼，江風繞戍樓。轉蓬勞遠役，披靡下田家。山形類九折，水勢急三巴。懸梁接斷岸，澀路擁崩崖。嘉巖淪曉魄，風激漲寒沙。心迹一朝外，關山萬里餘。龍章徒表越，閩俗本殊華。旅行悲泛梗，離贈折疎麻。唯有寒潭菊，猶似故園花。

晚渡黃河

千里尋歸路，一葦亂平原。通波連馬頰，進水急龍門。照日榮光淨，驚風瑞浪翻。棹唱臨風斷，樵歌入聽喧。岸迴秋尚落，潭深夕霧繁。誰堪逝川上，日暮不歸魂。

晚憩田家

轉蓬勞遠役，披靡下田家。山形類九折，水勢急三巴。懸梁接斷岸，澀路擁崩崖。嘉巖淪曉魄，風激漲寒沙。心迹一朝外，關山萬里餘。龍章徒表越，閩俗本殊華。旅行悲泛梗，離贈折疎麻。唯有寒潭菊，猶似故園花。

宿山莊

金陵一超忽，玉燭幾週周。露積吳臺草，風入郢門秋。林虛宿斷霧，磴險掛懸流。拾青非漢策，化繡類秦裘。牽迹猶多蹇，勞生未寡尤。獨此他鄉夢，空山明月秋。

夏日夜憶張二

伏枕憂思深，擁膝獨長吟。烹鯉無尺素，餐魚勞寸心。疎麻空有折，芳桂滿無掛。廣庭含夕氣，閑宇澹虛陰。織蟲垂夜砌，驚鳥棲林樾。百年促羈病，一生侵。詎堪孤月夜，流水入鳴琴。

寓居洛濱對雪憶謝二

旅思眇難裁，衝飈恨易哀。曠望洛川晚，飄飄瑞雪來。積彩明書幌，流韻繞琴臺。色奪迎仙羽，花避犯霜梅。謝庭官方逸，袁扉掩未開。高人儻有訪，與盡詎須回。

敘寄員半千

薄宦三河道，自負十餘年。不應驚若厲，祇爲直如弦。坐歷山川險，吁嗟陵谷遷。長吟空抱膝，短韻詎冲天。魂歸滄海上，望斷白雲前。釣名勞拾紫，隱迹自談玄。不學多能聖，徒思鴻寶仙。斯志良難已，此道豈徒然。嗟爲刀筆吏，恥從繩墨吏。枝路情雖狎，人倫地本偏。長揖謝時事，獨往訪林泉。寄言二三子，生死不來旋。

靈隱寺

鷲嶺靈岩峻，龍宮寶殿宏。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擢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風飈尚澗異，搜對澗嶺留。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寒夜獨坐遊子多懷簡知己

故鄉渺千里，離憂積萬端。鴉服長悲碎，蟬虛未卜安。富鈞徒有想，貧飲爲誰彈。柳秋風葉脆，荷曉露文圓。晚金盡岸菊，餘佩下幽蘭。伐木傷心易，維桑歸去難。獨有孤明月，時照客庭寒。

傷祝阿王明府并序

夫心之悲矣，非關春秋之氣，聲之哀也，豈移金石之音。何則事感則萬緒興，情應則百變交。是以宜尼俯節，流襟動激楚之悲，孟嘗高臺，承睫下開琴之淚。祝阿王明府，毓德丹穴，襲吉黃裳，靈基時金闕之峯，層瀾玉輪之坂。既而鴻飛漸陸，將羽平輿之龍，鶴鳴在陰，爰辭朝歌之驥。乃當名懸關月，德貫陳星。豈徒遊切夢，瓊掩沉連石，嗟乎輪銷桂魄，珠毀貝闕之前。斗散紫氛，龍劍沒延平之水。某昔承嘉惠，曲荷恩光，留連嘯歌，從容風月。撫心陳迹，泣血遄如。然而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百年之常分。雖則知理之可有，而未曉情之可無。聊綴悲歌，敢貽同好。諸君或緇交三益，列宰一司，或叶琴瑟，投心膠漆。如比肩於千里，遺傷魂於九原。既切之矣，彌深蕙歎，豈言四始同賦，七哀庶闕。室流蕙，襲道芳而化德，故達心中，拙效庸音於起予，觸目多情，周增流瀾。

詠懷

洛川真氣上，重泉惠政融。含章光後照，繼武嗣前雄。與善良難驗，生涯忽易窮。翔兔猶化鳳，邪雉尚鳴五。鏡滿荒階綠，塵浮虛帳紅。夏餘將宿草，秋近未驚蓬。煙晦泉門閉，日晝夜臺空。誰堪孤隴外，獨聽白楊風。

詠懷

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一言芬若桂，四海臭如蘭。寶劍思存楚，金鉤許報韓。虛心徒有託，循迹諒無端。太息關山險，吁嗟歲月闕。忘機殊會俗，守拙異懷安。阮籍空長嘯，劉琨獨未憚。十步庭芳斂，三秋關月圓。槐疎非盡意，松晚夜凌寒。悲歌絃中急，窮愁裏莫寬。莫將流水引，空向俗人彈。

邊夜有懷

漢地行逾遠，燕山去不窮。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功。古戍煙塵滿，邊庭人事空。夜關明月，秋塞急胡風。倚仗良難定，榮枯豈易通。旅魂勞泛梗，離恨斷征蓬。蘇武封猶薄，崔駰宦不工。惟餘北叟意，欲寄南飛鴻。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接援風塵地，遠過名利途。盈虛一易外，心迹兩難俱。弱齡小山志，寧期大丈夫。九微光貢玉，千仞忽彈珠。棘寺游三禮，蓬山簞八儒。懷鉛漸後進，投筆願前驅。北走非通越，西之似化胡。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戰士青絲絡，將軍黃石符。連星入寶劍，半月上彫弧。拜井開疎勒，鳴桴動密須。戎機習短蔗，扶杖靜長榆。季月炎初盡，邊庭草早枯。枌陰籠古木，窮色變寒蕪。海鶴聲嘹唳，城烏尾畢逋。霞繁秋色引，桂滿夕輪虛。行役風霜久，鄉園夢想孤。滿池遙夏國，秦海望陽紆。沙塞三千里，京城十二衢。楊溝連鳳閣，槐路擬鴻都。

壁殿規宸象。金隄法斗樞。雲浮西北盃。月照東南隅。寶帳垂連理。銀牀轉轉輸。廣筵留上客。豐饌引中廚。漏緩金徒箭。嬌繁玉女壺。秋鴻飛喻馬。春水泛仙船。意氣風雲合。言忘道術趨。共矜名已泰。詎肯沫相濡。有志慙雕朽。無庸類散材。關山暫起忽。形影歎艱虞。結網空知羨。圖榮豈自誣。忘情同塞馬。比德類宛駒。隴阪肝腸絕。陽關亭嶺迂。迷魂驚落鴈。離恨斷飛兔。春去榮華盡。年來歲月無。邊愁傷野調。鄉思繞吳歎。河氣通中國。山途限外區。相思若可寄。冰泮有衝途。

幽於書情通簡知己

昔歲逢揚意。觀光賞楚材。穴疑丹鳳起。場似白駒來。一命淪驕劍。三絨慎禍胎。不言勞倚伏。忽此遣還回。驄馬刑章峻。蒼鷹獄吏猜。爭嫌非易辨。疑壁果難裁。候畫懸周道。端冕滯夏臺。生涯一滅裂。歧路幾徘徊。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圓扉長寂寂。疎網尚恢恢。入奔先搖尾。迷津正曝腮。覆盆徒望日。禁戶未驚雷。霜歇幽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室室閉。門靜雀羅開。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哀。漢陽窮鳥客。梁市臥龍才。有氣還衝斗。無時會擊坏。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

棹歌行

寫月徐黃罷。凌波拾翠通。鏡花搖艾日。衣賸入荷風。葉密舟難蕩。蓮疎浦易空。風煤羞自託。鴛鴦恨難窮。秋帳燈華翠。倡樓粉色紅。相思無別曲。併在棹歌中。

五言絕句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臨易水送人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送別

寒更承夜永。涼夕向秋澄。離心何以贈。自有玉壺冰。

詠照鏡

寫月無芳桂。照日有花羞。不持光謝水。翻將影學冰。

挑燈杖

粟質非貪熱。焦心豈懼然。終知不自潤。何處用脂膏。

詠塵

凌波起雜糝。含風染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應自飛。

瓶初月

晴香集 卷四

忌漏光先缺。乘昏影暫流。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七言絕句

憶蜀地佳人

東西吳蜀關山遠。魚來雁去兩難聞。莫怪常有千行淚。只爲陽臺一片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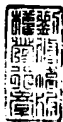
雜言

詠鵝詩年

鵝鵝鵝。山頂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駱丞集辨譌考異卷上

郡後學胡鳳月。撰市裏輯。



卷一

螢火賦

小智非周身之務。一作。綿袍非荷。非一作。應節不慙。一作。伊元功之播氣。一作。資妙化而含養。一作。似明星之出漢。一作。的。今像招搖之夕。一作。然重陰於已昏。一作。待考。對飛蛾之赴燭。一作。候昏明以進退。一作。不貪熱而荷進。一作。終徇己以效能。一作。道固從之於同類。一作。庸詎識其旨意。一作。指。

蕩子從軍賦

關塞元雲本自多。元。一作。戎衣犯霜液。一作。一鳥無事而夜啼。一作。一鵝杯中休勸酒。一作。一箇日新粧始復罷。一作。始。一作。

靈泉頌

篤行以通神爲本。神。一作。一部員外順之長子。一作。一伶丁偏露。一作。幼丁荷立身其著著。一作。一遠近

駱丞集辨偽考異 卷上
疑。連。一龍。龍去去無消息。字無此駱字。不分淹留桑路待。作乘。

八〇

駱丞集辨偽考異卷下

卷三

在獄詠蟬序

而聽訟斯在一而字。聞蟬姑之流聲。作有。

渡瓜步江

鳴榔下貴洲。一作。月。過寒沙淨。一作。他鄉空滯留。一作。

途中有懷

望鄉夕泛

歸懷利不安。利。一作。

白雲抱幽石。一作。有賦。

飄蓬雨蓋分。一作。按。杜甫。春雲處處生。得二字。

駱丞集辨偽考異 卷下

八一

駱丞集辨偽考異 卷下

八二

疑日祥光果。又一作。

同辛符簡仰關思玄上人林泉四首其一

緝支知還楚。作支。

其四

長似客相思。作以。

秋日送陳文林陸道士。一作。陸道士。陳文林。

赤馬走吳宮。作鳥。

送費六還蜀

月峽指吳門。一作。還愁三徑晚。作當。

秋夜送園五。一作。秋夜送園五。五。還。州。

素風暗迴環。一作。素風暗迴環。素風暗迴環。素風暗迴環。

送王明府上京參選。一作。送王明府。送王明府。送王明府。

孤影向波烟。一作。別操繞繁弦。作引。

在兗州饒宋五之間

淮沂泗水地。作尼。

遊鑑公觀

靈峯標勝境。一作。玉殿斜連漢。一作。流水切危絃。作。

夏日游山家同夏少府

幽徑薰幽嵐。一作。幽徑薰幽嵐。幽徑薰幽嵐。

初秋登王司馬樓宴。一作。初秋登王司馬樓宴。初秋登王司馬樓宴。

登龍喜宴同。一作。登龍喜宴同。登龍喜宴同。

初秋於資六郎宅宴。一作。初秋於資六郎宅宴。初秋於資六郎宅宴。

意盡深交合。一作。意盡深交合。意盡深交合。意盡深交合。

冬日宴

促席驚鴈滿。一作。促席驚鴈滿。促席驚鴈滿。

詠雲酒

色泛臨瑤瑤。一作。色泛臨瑤瑤。色泛臨瑤瑤。

詠美人在天津橋

駱丞集辨偽考異 卷下

容與上天津上。一作在。動衣香滿路一作動。

送郭少府

開筵枕德水一作枕。

冬日過故人任處士書齋

獨此奉嘉夜一作夜。

秋風

紫陌炎氛歇一作歇。

秋雲

泛斗瑤光動一作動。

秋露

金塘秋色歸一作歸。添荷瀟瀟微一作微。

秋月

月滿鏡輪圓一作圓。一作桂。露露珠陣冷一作陣。凌霜桂影寒一作寒。

秋水

金闕寒流徹一作徹。

秋菊

碎影涵流動一作動。

詠水

映柳似沈鱗一作鱗。

詠鴈

嗚藻滄江遠一作遠。霧深迷曉景一作曉。

詠雲

龍雲玉葉上一作上。一作葉。一作按。樓元帝對鴈。月似金波初映。雲如玉葉。表。一。實。錄。至。日。國。正。賦。覆。玉。葉。之。輝。照。扶。桑。之。初。日。含。輝。明。素。宴。明。一。隱。迹。表。祥。輪。

王昭君一作昭。

古鏡菱花暗一作暗。

樂大夫挽詞四首其一

荒涼井徑寒一作寒。

驛承集辨論考異 卷下

其三

昔去梅笳發一作發。

其四

松風向暮哀一作哀。

丹陽刺史挽詞三首其一

一旦向山阿一作向。丹桂銷已盡一作已。青松哀更老一作老。

其三

寒庭積成夢一作夢。

送劉少府遊越州

露下蟬聲斷一作下。寒來雁影連一作來。樓斷聽離弦一作斷。

從軍行

平生一顧重一作重。惟當死報君一作當。

出石門

藤細弱絲懸一作懸。

至分陝

召南分沃時一作時。憩棠疑勿剪一作勿。

春夜京明府宅宴

雅琴馴魯雉一作雉。清歌落范塵一作落。聊當故鄉春一作春。一作人。一作人。一作人。

卷四

浮槎

故材用與不用時也一作本。缺材擁腫途無庸一作庸。

春霧早行一作行。安客中一作中。

譙器非先木一作先。烏裘幾滯秦一作秦。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坐憐衣帶除一作除。

晚泊河山

浦荷疎晚的一作的。一作詩。一作接。仙槎不可託一作託。

遠使海山春夜多懷

低月似依愁作明。一時迷自相驚作時。

過張平子墓
南陽檀德首作州。日落豐碑暗一作日往豐碑閣。

蓬萊鏡
野樓疑海氣作疑。

宿溫城望軍營
兵符關帝關作關。塞靜胡笳微作塞。

和孫長史秋日臥病
霍第疎天府作第。

四月八日題七級
因茲遊勝侶作因。曲音號蓋煙一本缺音字。

早秋出塞寄東亭詳政學士
戎雲聚塞垣一作戎。戍古秋塵合一作合。關清浮延閣一作關。南關終鎖關一作南關。

鄭安陽入蜀一作鄭
彭山折坂外作山。畏途君恨遠一作畏。歧路我徘徊一作歧。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論封幾謝班一作論。

望月有所思
九秋涼風慙一作九。晚色依關近一作晚。

送吳七遊蜀
星橋接蜀門一作星。夏老關猶茂一作夏。秋深柳尚繁一作秋。

西行別東臺詳政學士
客似秦川上一作客。歌疑易水涘一作歌。豪遠尚名輪一作豪。

和王記室從趙王春日遊陀山寺
鷲嶽狎棲真一作鷲。慧日皎重輪一作慧。

冬日野望
三江歸望斷一作三。

維舟背楚服作背。雄圖枕九圍作枕。黃池通窮迹作通。關月眇難依作眇。惟有荒臺露作露。

過故宋
川當避斷風作當。

晚泊江鎮
轉蓬驚別渚作別。徒橋憤離爰一作徒。振影希鴻陸一本無此四句。今依全唐詩從中入。

晚渡黃河
一草亂平原作亂。照日榮光淨作淨。日暮不歸魂一作不歸。

晚憩田家
水勢急三巴作水。閩俗本殊華作殊。旅行悲泛梗作悲。離贈折疎麻一作折。

宿山莊
化繻類秦裘作繻。

夏日夜憶張二
驚鳥棲眠林作鳥。

寓居洛濱對雪憶謝二一作洛濱對雪憶謝二兄弟
衝衢恨易哀作恨。積彩明香幌一作積。

寒夜獨坐遊子多懷簡知己
荷曉露文團作曉。維桑歸去難一作維。

傷倪阿王明府
含章光後烈作烈。與善良難險一作與。翔兔猶化履一作翔。煙晦泉門閉一作煙。日盡夜景空一作日。

邊夜有懷
崔嵬官不工作嵬。

久成邊城有懷京邑
霞繁秋色引一作霞。桂滿夕輪虛一作桂。鄉園夢想孤一作鄉。銀牀轉轉轉一作銀。關山轉超忽一作關。

幽繁書情通簡知己
昔歲逢楊意作歲。觀光貴楚材作貴。一命論駟御一作命。情譚先覺一作情。迷途感賦一作迷。探畫懸周道一作探。

樟歌行

寫月陰黃能作陰·一葉密舟難游作密·一秋帳燈華翠作翠·一作燈光·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作陰·一

臨易水送人

壯士髮衝冠一作壯髮·

詠照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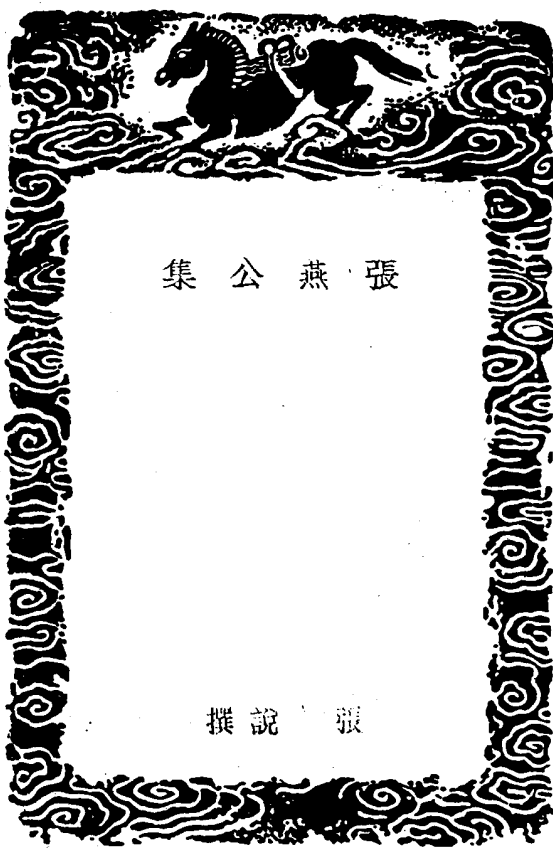
照日有花菱日一作面·一

飯初月

忘滿光先缺先一作恆·一既能明似鏡既一作自·一

詠私

山項向天歌曲項一作項·一



提要

臣等謹按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說事蹟具唐書本傳其文章典麗宏贍當時與蘇頌並稱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曰燕許唐書藝文志載其集三十卷今所傳本止二十五卷然自宋以後諸家著錄並同則其五卷之佚久矣集中元處士碣銘稱序為處士子將作少監行冲撰而唐書行冲傳乃不載其為此官為留守秦嶺山醴泉表稱萬年縣令鄭國忠狀六月十四日縣界竊陵鄉有嶺山見醴泉出而唐書武后傳載此事乃作新豐縣管與史傳頗有異同然說在當時必無訛誤知唐書之陳舛多矣此書所以貴舊本也集首永樂七年伍德記一篇稱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至嘉靖間其子孫始為梓行而訛舛特甚又參考本傳及文粹苑英華諸書其文不載於集者尚多今旁加搜輯於集外得頌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啓一首書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誌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類補入而原集目次錯互者亦陸次更定仍益為二十五卷庶幾復成完本焉

張燕公集

張說撰

張燕公集目錄

- 卷一 賦五首 詩三十四首
- 卷二 詩五十六首
- 卷三 詩三首
- 卷四 詩六十七首
- 卷五 詩八十四首
- 卷六 詩九十三首
- 卷七 頌二十三首

- 頌四首
- 卷八
- 贊十九首
- 箴三首
- 卷九
- 表二十四首
- 卷十
- 表二十一首
- 卷十一
- 疏二首
- 對策三首
- 卷十二
- 序十一首
- 卷十三
- 啓一首
- 露布一首
- 卷十四
- 碑銘七首
- 卷十五
- 碑銘三首
- 卷十六
- 碑銘五首
- 卷十七
- 碑銘六首
- 卷十八
- 碑銘六首
- 卷十九
- 碑銘四首
- 卷二十
- 碑銘四首

銘五首
記一首

狀七首
批答一首

書二首

- 卷二十一
- 碑銘八首
- 卷二十二
- 墓誌銘九首
- 卷二十三
- 墓誌銘十一首
- 卷二十四
- 墓誌銘六首
- 卷二十五
- 祭文十九首

行狀一首

張燕公集卷一

賦

喜雨賦應制

史臣啓先王之册府。校絕瑞於祥經。樂雲雨之平施。齊品物之流形。皇帝益重而爲寶。麟鳳自輕而讓靈。況愆時而渴望。欲意達而神聽。是月也。朱明漸半。紫汕未吐。恐降災兮。此下人。罄虔祈兮。我仁主。退象龍之禮。祿斥持贊之貌。舞屏翳其廢職。視融悔其遷怒。山決漉而出雲。天露淺而下雨。迷一言而咸應。尅三日而周溥。氣猶滿以駘。聲颯灑以蕭條。如銀漢之屑落。燦似珠泉之噴澆。街衢漫其演漉。草壤萎其綠苗。舒四溟之清潤。卷六合之煩暑。成深骨於神液。共歡心於聖朝。借如五月有梅雨之名。三春有穀雨之氣。越人以泥牛待沃。胡士賈土龍求費。出員嶠而石香。入成都而酒味。彼偏方與小節。非大人之所貴。復有送山祇於鬱島。迎海若於葛川。疾雷碎其山裂。走電煜其海燃。天子作慈霖之賦。詞人綴苦雨之篇。墻屋壞於倒井。黍稷沉於下田。乃凶殺之不令。曷休微之有焉。請言瑞雨之可喜也。協氣交泰。嘉生是賴。湛草而不涸。前溢而不害。東漸出日之表。西被無雷之外。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天文則雲漢昭回。王澤則江河滂沛。雖欲談天而窺管。孰知堯德之爲大。

進白鳥賦

唐張說撰

啓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形。有莫黑之凡族。亦變白而効靈。或上仁於孝道。令中瑞於祥經。若夫事出神妙。理包符卷。既集王室。飛隨帝筵。捧日高竊。迎風細轉。韻句句於招呼。每啞啞於喙吮。以其霜羽雲毛。冰精玉狀。披奇綠林之下。賞異紫臺之上。噉鳩鵲之妙體。抱鳳凰之衣桁。恐同類之見嫉。畏不才之速誘。願悉命於淵恩。冀顧私於開放。維聖君之鑿鑿。物何遠而不臻。有能言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羞解軀而入獻。與寶羽而為隣。探朝曉之聲樂。奉夜啼之曲新。無芒距以耀武。不鈞芻以懷仁。謝先容而特達。却假飾以全真。察深心於反哺。移報德於君親。

虛室賦

明月窗前。古樹窗邊。無北堂之樽酒。絕南鄰之管絃。理涉虛趣。心階靜線。室惟生白。人則思元。厭百慮之勞止。歸一途之兀然。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費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天。每竭源而追末。必亡多而獲少。玉帳瓊宮。圖修務豐。朱門金穴。特滿於隆榮。與辱而俱盛。事隨變而不窮。陷營為之桎梏。留健羨之池籠。心元是幻。法本皆空。莫不因無證實。假異生同。魚何知而樂水。蛇何意而憐風。大哉默識。守此元通。願瞻天下。還如夢中。

江上愁心賦寄趙子

江上之峻山兮。鬱崎嶇而不極。雲為峯兮。烟為色。歛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濛而不可。鳥為花兮。猶為子。紛澁澁兮。言莫擬。夏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多沙飛兮。浙浙。春草靡兮。莘莘。咸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伴乘鳥兮。寒濤。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愁腸於巧筆。紡離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

投途賦

青泥路。白馬關。雲足踏。履手攀。忠臣往兮。孝子還。涉羊腸。臨鳥道。搏絕岸。援蔓草。懸梁變。娜以樹接。虛閣穹崇。而烟抱。風雨滂。滂兮。崩泉而險。瀾。圖畫。詭屈兮。紅峯而掠。樹。林勁。勁而人靜。山參。參而地寒。客有夢兮。在城關。背芳。芳兮。心不歇。憫秋。秋之墜。露。帶窮。崖之飛。月。聞哀。猿之一。鳴。憂人宿。昔兮。生白髮。

詩

侍宴武三思山第應制賦得風字

梁王池館好。曉日風樓通。竹町難千衛。蘭庭降兩宮。清歌芳樹下。妙舞落花中。臣魯筵中聽。還如大國風。

侍宴瀛洲亭應制

迴鑾青岳觀。帳殿紫烟峯。仙路迎三島。雲衢駐六龍。園林看化塔。壇壝識餘封。山外聞簫管。還如天上逢。

侍宴臨渭亭應制

青郊上巳隨陽年。紫禁皇遊拔渭川。幸得歡娛承湛露。心同草樹樂春天。

侍宴瀛洲亭應制

千行發御柳。一葉下仙筵。青浦宸遊至。朱城佳氣濃。雲霞交暮色。草樹喜春容。藹藹天旗轉。清笳入九重。

桃花園馬上應制

林間鬢色騎天馬。苑裏濃纒伴麗人。願逐南風飛帝席。年年含笑舞青春。

侍宴隆慶池應制

靈池月滿直城隈。蔽帳天臨御路開。東沼初陽疑吐出。南山曉翠若浮來。魚龍百戲分容與。鸞鶴雙舟較汰洄。願似金堤青草。隨長承露水白雲盃。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別館芳菲上苑東。飛花澹蕩御筵紅。城臨渭水天河靜。闕對南山雨露通。繞殿流燈凡幾樹。當溪亂蝶許多叢。春園既醉心和樂。共識皇恩造化同。

奉和登驪山閣眺應制

塞山上半空。林曉盡園中。是日巡遊處。晴光遠近同。川明分渭水。樹暗辨新豐。巖壑清音暮。天歌起大風。

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洞府寒山曲。天遊日汗迴。披雲看石鏡。拂雪上金盃。竹徑龍吟下。松庭鶴舞來。雙童還獻藥。五色耀仙才。

恩從幸草閣立山莊應制二首

塞灰飛玉管。湯井駐金輿。既得方明相。還尋大隗居。懸泉珠貫下。列帳錦屏舒。騎遠林逾密。筵繁谷自虛。門旗重複。殿幕褰通。舞鳳隨公主。雕龍賦婕妤。地幽天賞洽。酒樂御筵初。非才叨侍從。恩澤愧應餘。西京上相出扶陽。東郊別業好池塘。自非仁智符天賞。安能日月共迴光。

奉和送金城公主應制

青海和親日。潢星出降時。戎王登龍漢。國舅家慈。春野開離。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風樓悲。

奉和同皇太子過慈恩寺應制二首

翬翼宸恩永。煌煌福地開。階光昇寶殿。宸氣繞香臺。上界旂花合。中天日月來。願君無址壽。仙漢屢徘徊。朗朗神居峻。軒軒瑞像威。聖君成願果。太子拂天衣。至樂三靈會。深仁四皓歸。還聞鴻水曲。更繞白雲飛。

先天應令

三陽麗景早芳辰。四序嘉園物候新。梅花百般障行路。垂柳千條暗迴津。鳥驚直為飛風葉。魚躍都由住岸人。惟願聖主南山壽。何愁不賞萬年春。

奉和春日出苑應制

禁林鬱鬱發青陽。春望迢迢出畫堂。雨洗亭皋千畝綠。風吹梅李一園香。鶴飛不去隨青管。魚躍翻來入綵航。容賞歡承天保定。道文更祝日重光。

奉和喜雪應制

聖德與天同。封禪欲報功。詔書斯日下。靈感應時通。觸石雲呈瑞。含花雪兆豐。積如沙照月。散似鶴從風。舞集仙臺上。歌流帝樂中。遙知百神喜。灑路待行宮。

奉和同劉兕喜雨應制

青氣和春雨。知從借嶽來。行雲避師出。洒雨待車迴。椒池湛清道。空澗柳映臺。最宜三五夜。晴月九重開。

奉和暇日遊興慶宮作應制

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睦親賢。巢鳳新成閣。飛龍舊躍泉。棟華諒尚在。桐葉戲仍傳。禁籞氛埃隔。平蕪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開益地。張樂奏鈞天。侍酌荷樽滿。詢駕諫鼓懸。永言形友愛。萬國共周旋。

奉和觀拔河應制

今歲好拖鈞。橫街敵御樓。長繩繫日住。貫索挽河流。關力頻催鼓。爭都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奉和寒食作應制

寒食春過半。花濃鳥復嬌。從來禁火日。會接清明朝。關敵鷄殊勝。爭毬馬絕調。晴空數雲點。香樹百風搖。改木迎新燧。封田表舊燒。皇情愛嘉節。傳曲與箛韶。

奉和過寧王宅應制

進酒忘憂。願爾喜降臨。帝堯致族禮。王季友兄心。竹苑龍鳴笛。梧宮鳳繞林。大風將小雅。一字重千金。池如明鏡月。華開山學香。爐雲氣來。神藻飛為鶴。仙聲闕出鳳。風臺。

奉和賜諸州刺史應制

文明逼禹跡。舜選堯心。正在親人守。能令王澤深。朝廷多秀士。鎔鍊比精金。犀節同分命。熊軒各外臨。聖主賦新詩。程若聽薰琴。先言教為本。次言則是欽。三時農不稼。午夜犬無侵。願使天宇內。品物遂浮沉。寄情羣飛鶴。千里一揚音。共播華胥夢。與黃安足尋。

奉和賜崔日知應制

聖情留鑰鎖。佳氣翊興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橫八諫閣。山帶五龍長。連帥初恩命。天人舊紀綱。鏡塗飛御藻。閣境自生光。明主徵循吏。何年下鳳凰。

奉和送王峻巡邊應制

六月歌周雅。三邊諗夏卿。欲施攻戰法。先作節信行。禮樂知謀帥。春秋識用兵。一勞堪定國。萬里即長城。策有和戎利。威傳破虜名。軍前雨灑道。樓上月臨營。別藻瑤華降。同衣錦繡榮。關山由義近。戈甲為恩輕。絲竹路傍散。風雲馬上生。朝廷謂吉甫。邦國望君平。

奉和送宇文融安輯戶口應制

至德臨天下。勞情遍九圍。念茲人為本。蓬轉將何依。外避征戍數。內傷親黨稀。嗟不逢明盛。胡能照隱微。栢臺簡竹李。蘭殿賜朝衣。別曲動秋風。恩令生春輝。使出四海安。詔下萬心歸。作非變龍佐。徒歌鴻鴈飛。

奉和春中興慶宮禱宴應制

千輪逢啓聖。萬域共來威。慶接郊禋後。醴承農事稀。御樓橫廣路。天樂下重闈。鸞鳳調歌曲。虹霓動舞衣。合聲雲上聚。連步月中歸。物觀恩無外。神和道入微。錦京陪樂飲。栢殿奉文飛。徒謁秋臺影。何資春日暉。

奉晚侍宴麗正殿探得開字

聖政惟稽古。賓門引上才。坊因購書立。殿為集賢開。鸞彥星辰下。仙章日月迴。字如龍負出。韻是鳳銜來。庭柳餘春駐。宮鶯早夏催。喜承芸閣宴。幸捧柏梁杯。

奉和花萼樓下宴應制

萬心趨樂宴。三舍緩昌時。山接夏雲險。臺留春日遲。節移芳未歇。興隔賞仍追。醉後傳嘉惠。樓前舞聖慈。皇恩與時合。天意若人期。故發前旬雨。新垂湛露詩。

端午日三殿侍宴應制探得魚字

小暑夏絃應。微陰商管初。願齊長命縵。來對大恩餘。三殿雲珠箔。羣官上玉除。助陽啓泰歲。順節進龜魚。井露垂天酒。芝花捧御書。合丹同蠅蝶。灰骨共蟪蛄。今日傷地意。銜珠遂闕如。

奉和千秋節宴應制

五德生王者。千齡啓聖心。赤光來照夜。黃雲上覆辰。海縣銜恩久。朝章獻壽新。高居帝座出。夾道衆官陳。梨杖洗清景。露管凝秋長。珠囊含瑞露。金鏡抱仙輪。何歲無鄉飲。何田不報神。蕭歌與名節。傳代幸羣臣。

奉和賜王公千秋鏡應制

寶鏡照神節。凝規寫聖情。千秋題作字。長壽帶為名。月向天邊下。花從日裏生。不承懸象意。誰辨照心明。

蒲阪橫隨管。華芝曉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扼天津。樓映行宮日。隄含宮樹春。黃雲隨寶鼎。紫氣逐真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山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

奉和初入秦川路寒食應制

上陽柳色曉春歸。臨渭桃花拂水飛。總為朝廷巡幸去。頓教京洛少光輝。昨從分陝山南口。馳道依依漸花柳。入關正投寒食前。還京遂落清明後。路上天心重豫遊。御前恩賜特風流。便蘇那能鑿雞子。行宮善巧帖毛毳。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靑斷人目。漢家行樹直新豐。秦地驪山抱溫谷。香池春溜水初平。豫歡落日照京城。今歲隨宜過寒食。明年陪宴作清明。

奉和途中經華嶽應制

四嶽鎮皇京。中峯入太清。玉鑿重嶺應。提騎薄雲迎。霧日懸高掌。寒空類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

奉和潼關口號應制

天德平無外。關門東復西。不將千里隔。何用一丸泥。

奉和過王洛臺應制

牛斗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寧受制。風急肯迴船。有策擒吳越。無言讓范宣。援孤因勢屈。功重爲誰偏。舊跡灰塵散。枯墳古老傳。百代逢明主。何辭死道邊。

奉和經河上公廟應制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要。留待聖明辰。元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風與太初隣。靈廟觀遺像。仙歌入至真。身心齊萬物。何處不同塵。

奉和途次陳州應制

周召嘗分陳。詩書空復傳。何如萬乘賸。追賞二南篇。郡帶洪河側。宮臨大道邊。洛城將日近。佳氣滿山川。

奉和行次成皋應制

夏氏陪隋亂。自言河朔雄。王師進穀水。兵氣隔山東。前掃成臯陣。却下洛陽宮。義合帝圖起。威加天宇同。軒臺百年外。虞典一巡中。戰龍思王業。倚馬賦神功。

奉和經鄆魯祭孔子應制

孔聖家鄆魯。儒風萬典墳。龍驤迴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奉和野次喜雪應制

寒更玉漏催。曉色御前開。決濟雲陰積。氤氳風雪迴。山知銀作變。宮見壁成臺。欲驗豐年象。飄飄仙藻來。

奉和溫湯對雪應制

瑞雪帶寒風。寒風入陰琯。陰琯方凝閉。寒風復淒斷。宮似瑤林匝。庭如月華滿。正歡挾纘詞。非近溫湯暖。

張燕公集卷二

詩

奉和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六龍鳴玉鑿。九折步雲端。河絡南浮近。山經北上難。羽儀映朔雪。戈甲帶春寒。百谷長笳動。千巖曉仗攢。皇心感韶節。敷蕙念人安。既立省方節。復置建神壇。扈蹕參天老。承榮忝夏官。長勳百年意思見。一勝殘。

奉和爰因巡省途次宿居應制

德馨與王郡。股肱啓聖圖。周成會西土。漢武幸南都。歲卜鑿與選。農祠廟政敷。武威校外域。文教際中區。警蹕千戈擐。朝宗玉帛趨。僑藩人事革。新禮國容殊。壁有真龍畫。庭餘鳴鳳梧。聚觴祝堯壽。合鼎獻湯廚。陽樂寒初變。春恩熱更蘇。三蒼相命服。五稔復田輸。君賦大風起。人歌淇露濡。從臣觀玉葉。方願紀靈符。

奉和過晉陽宮應制

太原俗尚武。高皇初徂庸。星軒三晉躡。土樂二堯封。北風遂舉鷁。西河亦上龍。至德起王業。繼明賴人雍。六葉啓昌期。再興廣聖蹤。傳呼大鄴來。文物如雲從。連營火百里。縱觀人千重。翠華渡汾水。白日臨翠峯。粉檢恩賞洽。桑梓舊情恭。往速感不追。清時情難逢。詩發尊祖心。頌刊盛德容。願君及春事。迴輿綏萬邦。

奉和度蒲關應制

張燕公集 卷二

溫谷嶺新豐。驪山橫半空。湯池薰水殿。翠木暖烟宮。起疾逾仙藥。無私合聖功。始知堯舜德。心與萬人同。

奉和義成校獵喜雪應制
文教資武功。郊畋閱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盛。夜夜氛埃滅。朝日山川靜。倅仗飛走繁。揮弦筋角勁。

帝射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犯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均高夫。雄圖羅七聖。星為吉符老。雪作豐年慶。

奉和幸鳳湯泉應制

周狩開岐禮。秦都辨雍名。獻禽天子孝。存老聖皇情。溫潤宜冬幸。遊吹樂歲成。湯雲出水殿。煖氣入山營。

感從溫泉宮獻詩

溫泉啓地氣。氤氳歸鴻日。數翠騎仗聯。聯環北極。鳴笳步引南。靈松間彩殿。龍佐氣。山上朱旗繞。

直宿溫泉宮羽林獻詩

多狩美秦正。新豐樂漢行。星陳元武開。月對羽林營。寒水羅霜仗。空山響夜更。思深靈液煖。節効古松貞。

羽林恩召觀御書王太尉碑

關首名公石。來承聖札歸。魚龍生意態。鈎鈎鈎鈎。字得神明保。詞慙少女微。誰家羽林將。文逐鳳書飛。

元武門侍射并序

開元之初。季冬其望。天子始御北關。朝羽林軍。禮修事。厥後二日。乃命紫微黃門。九卿六事。與熊鷹之將。

爪牙之臣。合宴焉。俯以純錦。頰以珍器。爾其射。彌新成。大侯既設。樂仗林立。帷軒葦布。衆官半醉。皇情載。

感從南出雀風谷

禮動三靈贊。時巡四海威。峽關凌曙出。平路半春歸。雀鎮迎雲翠。沙河送羽旂。山南柳半密。谷北草全稀。

將赴朔方軍應制

禮樂逢明主。貽鈴用老臣。恭憑神武策。遠御鬼方人。供帳榮恩。山川喜習巡。天文日月麗。朝賦管絃新。

劍舞離別。歌贈忘苦辛。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

赴集賢院學士上賜宴應制得輝字

侍帝金華講。千齡道固稀。任將賢士設。書其學徒歸。首命深燕醜。通經淺漢章。列筵榮賜食。送客愧儒衣。

奉和與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東堂賜詩應制

大塊鎔羣品。經生偶聖時。猗承三事命。虛忝百僚師。右授謀華碩。前星傳重資。連篇求舊禮。濫樂賢賢詩。

奉和文黃門酒

聖德垂甘露。天章下大風。又承黃閣賞。願作黑頭公。

恩賜樂遊園宴

漢苑佳遊地。軒庭近侍臣。共持榮幸日。來賞陽春。饌玉頰王籜。撥金下帝鈞。池漲草色徧。宮觀柳條新。

東都酬宴五首並序

先天元祀。孟冬十月。東都留守章公。寅奉聖朝。遠宜嘉旨。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伊之二縣。將吏咸集。佩。

垂列於後

堯舜傳天下。同心致大平。吾君內舉聖。遠合至公情。錫命承不業。崇親享大名。二天資廣運。兩曜益齊明。

道暢昆蟲樂。恩深朽蠹榮。皇輿久西幸。留鎮在東京。合宴千官入。分曹百戲呈。樂來嫌景遠。酒著近寒輕。

喜氣連雲閣。歡呼動洛城。人間知幾代。今日見河清。

重華昇寶曆。軒帝妙開居。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忘味因觀樂。歡心寄合輪。自憐疲馬意。戀戀主恩餘。

朱城曉曙。翠幕景情開。復從靈囂起。翔舞鳳來。影盤裝草樹。綺縠結樓臺。其喜光華日。惜歌捧玉盃。

曉月調金鼓。朝暉對玉盤。爭馳羣鳥散。關仗百花團。遇聖人知幸。承恩物自歡。洛橋將舉燭。醉舞拂歸鞍。憶宴惟今席。餘歡殊未窮。入雲歌嫋嫋。向日妓叢叢。賦管催催興。留關待曲終。長安若爲樂。應與萬方同。

晦日詔宴水程公主亭子賦得流字

堂邑山林美。朝恩晦日遊。園亭含淑氣。竹樹繞春流。舞席千花駭。歌松五綵樓。翠猷與王澤。歲歲滿皇州。

三月三日詔宴定昆池官莊賦得筵字

鳳凰樓下帶天泉。鸚鵡洲中雜管絃。絳綺平陽嘉麗地。今逢上巳盛明年。舟將水動千尋日。幕共林橫兩岸烟。不降玉人親視飲。誰令醉舞拂賓筵。

舟中和唐令潭字

暮春三月日重三。春水桃花滿覆瀛。廣樂遙連天上下。仙舟搖衍鏡中情。

清明日詔宴寧王山池賦得飛字

今日清明宴。佳境惜芳菲。搖揚花雜下。嬌囀鶯亂飛。綠酒傳歌榜。紅橋度舞旂。和風偏應律。細雨不沾衣。承恩如改火。春去春來歸。

三月二十日詔宴樂遊園賦得風字

樂遊形勝地。表裏望郊宮。北闕連天頂。南山對掌中。皇恩貸芳月。旬宴美成功。魚戲芙蓉水。鸞啼楊柳風。春花看欲暮。天澤變無窮。長袖招斜日。留花待曲終。

四月十三日詔宴寧王亭子賦得好字

何許承恩宴。山亭風日好。綠嫩鳴鶴洲。陰機關難道。果思夏來茂。花嫌春去早。行樂無限時。皇情及芳草。

樂園宴武洛沙將軍賦得洛字

東第乘餘興。南園宴清洛。文學引鄭枚。歌鍾陳衛霍。風高大夫樹。露下將軍樂。待開出塞還。丹青上麟閣。

鳳樓尋勝地

西掖持醇酒。東山就白雲。開軒綠池映。命席紫蘭芬。舞度花爲伴。鸞來管作羣。太平多樂事。春物共氛氲。

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

仲秋金帝起。五土行昭瑞。表壬寅露。光傳甲子宵。陰風吹大澤。夢日照昌朝。不獨華封老。千年喜祝堯。

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緩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

洛橋北亭詔餞諸刺史

離亭拂御溝。曲岸舞船樓。詔餞朝廷收。符分海縣憂。股肱還入部。父母更臨州。扇逐仁風轉。車隨苦雨流。恩光水上溢。榮色柳間浮。預待華方最。三公不遠求。

修書院學士李敕宴梁王宅賦得樹字

虎殿成鴻業。猿巖題鳳賦。既荷大符恩。還蒙小山遇。秋吹凝絃管。涼雲生竹樹。其惜朱郎款。無辭洛城暮。

夕宴房主簿舍并序
旅聽清管。崇局嚴鑰。巖巖暗山。微月白夜。情牽動之俱息。感孤鴻之遠音。有美房公。凌海其址。友我以絲竹。好我以嶠俎。紆繡結之雅懷。豁悠曠之陳意。滿堂既醉。同賦是詩。

歲晏關雎空。風急河渭冰。薄遊羈物役。微尚愜遠遊。旅館月宿。永閉扇雲思。伊人美修夜。明酒惠來稱。交談既清雅。吹亦凌凝。不逢君。塞幽。幽意長鬱蒸。

岳州宴姚紹之并序

桃司馬往在。宿臺每飲。背鯁。及茲荒服。偶得官聯。復有令弟。美尹。芬芳襲予。山寺外廬。幽深形勝。童冠是集。歡言賦詩。

把梓滯江濱。光華向日新。難兄金作友。媚子玉爲人。山水合秋興。池亭借善鄰。答松風送靜。院竹鳥來馴。翠翠吹黃菊。翔鸞盤紫鱗。緩歌將醉舞。爲拂繡衣塵。

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劔舞。幕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溫泉調劉二監客舍觀妓

溫谷寒林薄。王遊樂事多。佳人躡驄馬。乘月夜相過。秀色燃紅黛。嬌春發綺羅。鏡前鸞對舞。瑟裏鳳傳歌。妬寵領新意。銜恩奈老何。爲君留上客。歡笑飲雙蛾。

行從方秀川與劉評事文同宿

方秀美盤遊。頻年降天罕。水共伊川接。山將闕門斷。捧日照恩華。樂雲引疲散。野宿霜入帳。孤衾寒不暖。靜聞宮漏疎。臥視庭月滿。開鑰命溫尉。中夜發清管。風送關山長。氣適星歲短。寓言情意愜。適與真意坦。環中病鶴挂。方外嫌羅綰。願君樂盛時。無嗟帶綬緩。

崔禮部園亭

窈窕留清館。虛徐步晚陰。水連伊闕近。樹接夏陽深。柳蔓橋垂拂。藤苗愛上尋。訝君軒蓋侶。非復俗人心。

城南亭作

珂馬朝歸連萬石。精門洞啓親迎客。北堂珍重琥珀酒。庭前列肆朱黃席。長袖遲迴意緒多。清商緩轉目騰波。傳傳比翼侯家舞。新出將雛主第歌。漢家絳灌餘兵氣。晉代浮虛安足貴。正逢天下金鏡清。偏加日飲醇醪意。誰復遊遊不復歸。開庭莫畏不芳菲。會待城南春色至。竟將花柳拂羅衣。

對酒行

留侯封萬戶。國令壽千金。本爲成王業。初由賦上林。繁榮安足恃。霜露遞相尋。鳥哭楚山外。猿啼湘水陰。夢中城闕近。天畔海雲深。空對忘憂酒。難覺不去心。

清夜酌

秋陰士多感。雨息夜無塵。清鏡宜明月。復有平生人。

醉中作
醉後無窮樂，彌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

絕鎮功難立，懸軍命匪輕。復承遷相後，珍重任賢情。將起神仙地，才稱禮樂英。長心堪繫組，短語足論兵。
日授休明法，星教置陳名。龍泉恩已著，鸞額相終成。月窟窮天遠，河源入塞清。老夫操別翰，承旨頌登平。
送崔二長史日知赴潯州

東山懷臥理，南省恨悲翁。共見前途促，何知後會同。莫輕一筵宴，明日半成空。況爾離庭闕，思歸迷夢中。
同賀八送登公赴荊州

時昔同聲友，鸞飛出鳳池。風雲一蕩薄，日月屢參差。此別黃葉下，前期安可知。惟憐楚南樹，不為歲寒移。
送高唐州

常時好閒獨，朋舊少相過。及爾宣風去，方嗟別日多。淮流春婉婉，江海路蹉跎。百歲屢分散，歡言復幾何。
送蘇合宮頤

都邑羣方首，商泉萬俗說。變風須愷悌，成化佇絃歌。疇昔珪璋友，雍容文雅多。振纓遊省闕，鑄玉宰京河。
別曲鸞初下，行軒雉尚過。百壺非餞意，流詠在人和。
送王曠自羽林赴永昌令

將星移北洛，神雨避東京。為負剛腸譽，還追強項名。白雲向伊闕，黃葉散昆明。多謝絃歌宰，稀聞桴鼓聲。
同王僕射山亭餞岑廣武義得言字

聞道長岑令，奮翼宰旌門。長安東陌上，送客滿朱軒。琴爵留佳境，山池借好園。茲遊恨不見，別後縱離言。
送喬安邑備

書開移年歲，文明難復辭。歡言冬雪滿，恨別夏雲滋。外尹方為政，高明自不欺。老人駘馭往，童子狎離嬉。
日茂西河俗，寂寥東觀期。遙懷秀才令，京洛見新詩。
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賑河北百姓

河朔人無歲，荆南義廩開。將與泛舟役，必借濟川才。花月臨江浦，春雲立楚臺。調飢坐相望，緘服幾時回。
送王尚一嚴巖二侍御赴司馬都督軍

漢掖通沙塞，邊兵護草腓。將行司馬令，助以鐵冠威。白露鷹初下，黃塵騎欲飛。明年春酒熟，留酌二星歸。
送李開政河北簡兵

斗酒賒朋愛，翻出御溝依。四杜別，更想八龍遊。密親仕燕冀，連年通寇讎。因君聞河朔，垂淚語幽州。
送薛植入京

青組言從史，鴻都忽見求。教言人向老，飲別歲方秋。學驚長安陌，平生是舊遊。何時復相遇，宛在水中流。
送宋休遠之蜀任

求友殊捐益，行道異窮中。我纔平生氣，吐贈薄遊人。結恩事明主，忍愛遠辭親。色麗成都俗，音腴蜀水濱。
如何從宦子，豈白共緇磷。日月千齡旦，河山萬族春。懷鉛書瑞府，橫草事邊塵。不及安人吏，能令王化淳。
送梁知微渡海東

張燕公集卷二

詩

送趙二尙書彥昭北伐

北地河冰合，邊城備此時。兵連紫塞路，將舉白雲司。提劍榮中貨，銜珠盛出師。日華光組練，風色焰旌旗。
投筆縛前起，橫戈馬上辭。梅花吹別引，楊柳賦新詩。

送鄂大夫元振再使吐蕃

大戎廢東獻，漢使馳西極。長策問曾渠，猜阻自夷殲。容髮徂邊歲，旌裘敵海色。五年一見家，妻子不相識。
武庫兵猶動，金方事未息。遠圖待才智，苦節輸筋力。脫刀贈分手，許帶加餐食。知君萬里侯，立功在異域。

送鄭大夫惟忠從公主入蕃

鳳吹遙將斷，龍旗送欲還。傾都邀節使，傳酌緩離顏。春積沙連海，秋城月對關。和戎應賞魏，定遠莫辭班。
送李侍郎迥秀詳長史季純同賦得水字

漢郡接邊廷，幽并對烽壘。旌旗按部曲，文武惟卿士。薛公善籌畫，李相威邊鄙。中冀分兩河，長安各萬里。
藉馬黃花寒，蒐兵白狼水。勝敵在安人，為君汗青史。

送趙頤真郎中赴安西

今日相送。明年此相待。天上客星迴。知君渡東海。

別平一師

王子不事俗。高駕眇難追。茅土非屑盼。傾城無樂資。宴坐深林中。三世同一時。皎皎獨往心。不為塵網欺。竭來已復去。今去何來思。迴首謝同行。勸會安請期。

送考功武員外學士使嵩山置舍利塔

懷王泉戀仁者。寂滅真心不可見。空留影塔嵩巖下。寶王四海轉千輪。金髮百粒送分身。山中二月娑羅會。虛明遙遙惹思人。我念過去微塵劫。與子禪門同正法。雖在神仙蘭省間。常持清淨蓮花葉。來亦好去亦好。了觀車行馬不移。當見菩提離煩惱。

送尹補闕元凱琴歌

鳳哉鳳哉。喙琅玕。飲瑤池。栖崑崙之山哉。中國有聖人。咸和氣。飛來飛來。自歌自舞。先王册府。麒麟之臺。羈離衆雉。故山曲。其鳴喑喑。其鳴喑喑。欲往銜之欸。去來。去別。鸞鳳心徘徊。明年阿閣梧桐花葉開。羣飛鳳歸來。羣飛鳳歸來。

送王光庭

同居洛陽陌。經日爛相求。及爾江湖去。言別恨悠悠。楚雲眇縹緲。海月倦行舟。愛而不可見。徒嗟芳歲流。

新都南亭送郭元振盧崇道

竹徑女蘿澗。逶迤文石隈。靜深人作階。尋玩往還迷。碧潭秀初月。素林驚夕樾。囊輓納蟾影。理翠聽猿啼。佳辰改宿昔。勝寄坐嘜。攜長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

相州前池別許鄭二判官於先神力

數步圓塘水。雙鴻戢羽儀。一飛喬木上。一返故林垂。澹泊含秋景。虛明抱夜規。無因留絕翰。雲海意差池。

岳州宴別澗州王熊二首

絲管清且哀。一曲傾一盃。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古木無生意。寒雲若死灰。贈君芳杜草。為植建章臺。縉雲連省閣。溝水遶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岳州別王十一趙公入朝

昔濫貂蟬長。同承雨露霽。今泰魚鼈守。綴美洞庭歸。浦樹懸秋影。江雲燒落暉。魂離似征旆。夜往帝鄉飛。

岳州別梁六入朝

遠澗長沙渚。欣逢賈誼才。江山疲應接。風日復晴開。江樹雲間斷。湘江水上來。近洲朝鷺集。古戍野猿哀。岸柳含蒼霧。河浦秀紫臺。月餘偏地質。心盡故人盃。自我違京洛。嗟君此泝洄。容華因別老。交舊與年頽。夢見長安陌。朝宗寶盛哉。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廣州府都督入朝過岳州安錢得冬字

孤城抱大江。節使往朝宗。果是臺中舊。依然水上逢。京華遙此日。疲老颯如冬。竊羨能言鳥。銜恩向九重。

岳州別姚司馬紹之制許歸侍

和玉悲無已。長沙宦不成。天從扇枕願。人逐倚門情。方外懷司馬。江東憶步兵。向君悽淚處。空嶺夜猿鳴。

岳州送李十從軍歸桂州

送客江之上。其人美且醇。風波萬里闊。歡傷十年來。劍拔蛟蛇斷。弓鳴虎豹開。橋樑書未落。驕馬定先回。

岳州別均

離筵非燕喜。別酒正銷魂。念爾猶童齒。嗟余隔遠藩。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送敬丞

嘉會良難永。芳樽此夜閑。別離三春暮。親愛兩鄉間。落花已覆水。岩雲欲起山。庭闈行可佩。采采贈河關。

見諸人送杜丞詩因以成作

吳楚分江鎮。華容改舊城。訝君來遠謁。知有去思情。風度沅湘險。烟還雲夢平。寄言洞庭郡。何德子為名。

幽州別陸長河

憲好交情重。辛勤世事多。荆南久為別。薊北遠來過。寄自雲中鳥。留歡酒上歌。影移聲復間。遲暮兩如何。

幽州送陸軍入秦

楊子來戎暮。老夫欣主諾。歸路有光華。邊庭少香度。雁知窮朔苦。人羨長安樂。獨將馬革心。同發謝臺關。

幽州送尹忞成婦

婚禮知無賀。承家嘆有輝。親迎驪子躍。吉兆鳳雛飛。溫席開華扇。梁門換綉衣。遙思桃李日。應賦採蘋歸。

嶺南送使三首

秋雁逢春返。流人何日歸。將子去國淚。灑子入鄉衣。飢歎喧相聚。愁猿喘更飛。南中不可問。書此示京畿。

南中別王陵茂崇

握手與君別。岐路贈一言。曹卿禮公子。楚媼饋王孫。條爾生六翮。翻飛戾九門。常懷客鳥意。會蒼主人恩。

石門別楊六飲泉

燕人同窺越。萬里自相哀。影響無期會。江山此地來。暮年傷汎梗。累日感寒灰。湖水東南落。浮雲西北迴。俱看石門遠。倚棹兩悲哉。

端州別高六載

異壤同編窠。途中喜共過。愁來時舉酒。勞罷或長歌。南海風潮壯。西江瘴癘多。於焉復分手。此別傷如何。

南中別蔣五向青州

南中別蔣五向青州

老親依北海。賸子葉南荒。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此中逢故友。彼地送還鄉。願爲楓林葉。隨君渡洛陽。

二年其遊處。一旦各西東。請君駐馬。看我轉蓬蓬。鷓鴣愁南海。駒思北風。何時似春服。雙入上林中。

南中送北使二首
傳聞合浦葉。會向洛陽飛。何日南風至。還隨北使歸。紅顏渡嶺歇。白首對秋長。高歌何由見。屠室不可違。

謹憐炎海曲。淚盡血當衣。
待非居重譯。窮愁暮雨秋。山臨鬼門路。城繞綠江流。人事今如此。生涯尚可求。逢君入鄉縣。傳我念京周。

別恨歸途遠。離言暮景遒。夷歌翻下淚。澆酒未消愁。聞有邊兵急。深懷漢國羞。和親先是詐。款塞果爲難。

釋繫應分爵。獨徒幾復侯。廉頗誠未老。孫叔且無謀。若道馮唐事。皇恩尙可收。

贈崔公
我聞西漢日。四老南山幽。長歌紫芝秀。高臥白雲浮。朝野光應絕。榛蕪年自秋。一朝驅驢馬。連轡入龍樓。

昔避高皇去。今從太子遊。行藏惟聖節。福禍在人謀。卒能匡惡帝。豈不賴留侯。事隨年代遠。名與圖籍留。

平生飲淳德。慷慨景前修。蚌蛤伺陰兔。蛟龍望斗牛。無嗟異飛伏。同氣幸相求。

留贈張御史張判官
旅寓南方遠。傳聞北使來。舊庭知玉樹。合浦識珠胎。白髮因愁改。丹誠託夢迴。皇恩若再造。爲憶不然灰。

贈高六載
北極辭明代。南溟宅放臣。丹誠由義盡。白髮帶愁新。鳥墮炎洲氣。花飛洛水春。平生歌舞席。誰憶未歸人。

贈廣平公宋大
亞相本時英。歸來復國楨。朝推長直野。暮隱之清。傳節還閩嶠。皇恩入漢京。軍思江上老。歲晏塞無成。

贈趙公
湘東股肱守。心與帝鄉期。舟楫中途塞。風波復來思。嘉我常聯翼。金貂侍玉墀。跡參前馬聖。名絕獨熊師。

寒暑一何速。山川遠間之。寧知洞庭上。獨得平生時。精義徵絕節。從權討妙蕊。林整爲子請。紛蕪發華滋。

流賞心已散。驚帆香難追。送君在南浦。侘傺投此詞。

贈趙侍御
藏放跡異端。偏荒事同卷。苟忘風波累。俱會雲霓險。險式壓西湖。橋虛對南峴。夜樓江月入。朝峴山雲卷。

山勢遠濤連。江途斜漢轉。坐嘯予多暇。行險子獨善。並樽歸郭外。方舟玩遊。演虛聲萬額。分水色千里辨。

不知岸陰謝。再見春露滋。綠髮發欣顏。華年助蠶家。上世時難接。古人情可選。汨渚煩爲媒。多才恐成福。

長沙鵬作賦。任道可知淺。請從三已心。榮辱兩都道。
伯奴邊見歸田賦。因投趙侍御
爾家嗚鶴鳥。吾族賦歸田。莫道榮枯異。同嗟世網牽。黃陵浮汨渚。青草會湘川。去國逾三歲。茲山老二年。

寒鴉鳴舍下。昏虎臥籬前。客淚堪斑竹。離愁欲贈箋。放言久無次。觸興成成篇。
翻著葛巾呈趙尹岳州

昔日接離倒。今我葛巾飄。宿酒何時醒。形骸不復存。忽聞有嘉客。躡步出開門。桃花春徑滿。誤識武陵源。

奉陪章祭酒立偶遊龍門北溪。忽憶驪山別業。呈諸留守之作
石澗泉虛落。松崖路屈迴。聞君北溪下。想像南山隈。近念鼎門別。遙思雲際陪。不同奇觀往。空視新文來。

歲後寒初變。春前芳未開。黃鸝幾岸柳。紫萼拆村梅。畫室茲遊覽。登門幾樂哉。嗟遊洛陽陌。夢詣建章臺。

野失巢由性。朝非元凱才。布衣欽遠迹。幽意日塵埃。
醉草祭酒自湯還都經龍門北溪見贈

聞君湯井至。瀟酒憩郊林。拂曙攜清賞。披雲觀綠岑。歡言遊覽意。款曲望歸心。是日期嘉客。同山忽異尋。

桃源花路轉。楊柳開門深。汎舟伊水漲。繫馬香樹陰。繁絃弄水族。嬌吹狎沙禽。春滿汀色媚。景斜嵐氣侵。

懷仁殊未遠。重德匪專臨。來遊激幽思。連詞報所欽。
醉崔光祿冬日述懷贈荅并序

太極殿衆君子。分司洛城。自春涉秋。日有遊討。既而章公出守。茲樂便廢。頃因公議。方接詠言。崔光祿述

志論文。首貽雅唱。諸公嘉德。敏事咸有報章。若夫盛時榮位。華景勝會。此四者。古難一遇。而我輩比質。蒙

之。至於精言探道。妙識發義。戲謔而逢規戒。指謫而見師表。益過三友。豈易得乎。謂賢澤傍潤。芝蘭久襲。

章公近之矣。以文會友。以及輔仁。崔公近之矣。其餘尋聲響。若望形影。赴故亦浚碧池之漣漪。增瑞林之

沃若。是用綴集。勒成一卷。永存几閣之概。無忘歡好之時焉。
徐陳齊並作。枚馬亦同時。各負當朝譽。俱承明主私。夫君邁前侶。觀國聘奇峯。山似鳴威鳳。泉如出寶龜。

才雄子雲筆。學廣仲舒帷。紫綬拂三寺。朱門臨九達。昔我含香日。連爾縉雲司。朝携關省步。夕退竹林期。

中路一分手。數載來何遲。求友還相得。羣英復在茲。留臺少人務。方駕遞尋追。涉玩懷同賞。當芳憶共持。

迎賓南湖飲。載妓東城嬉。春郊綠映秀。秋澗白雲滋。名畫披人物。良書討滯疑。興來光不惜。歡往跡如遺。

歲晏能行樂。層城開所思。夜魂燈處厭。朝鏡鏡前衰。忽枉崔暉什。兼流章孟詞。曲高彌寡和。主善代爲師。

齊戒觀華玉。留連歎色絲。終慙起子者。何足與言詩。
答李伯魚桐竹
結廬桐竹下。室邇人相深。接垣分竹徑。隔戶共桐陰。落花朝滿岸。明月夜拂林。竹有龍鳴管。桐留鳳舞琴。

奇聲與高節。非君誰賞心。
和魏僕射還鄉
富貴還鄉國。光輝滿舊林。秋風樹不靜。君子款何深。故老空懸劍。鄰交自散金。衆芳搖落盡。獨有歲寒心。
和張監觀秋
日御臨雙闕。天街儼百神。出符作解氣。歲復建宜春。慈候開星驛。歡聲發市人。金環作賦來。入管絃新。

和張監遊終南

宿懷終南意。及此語雲峯。夜開竹澗靜。曉望林嶺重。春烟生古石。時鳥戲幽松。豈無山中賞。但畏心莫從。

和朱使欣道峽似巫山之作

江如曉天淨。石似暮雲張。征帆一流覽。宛若巫山陽。楚客思歸路。秦人誦異鄉。猿鳴孤月夜。再使淚盈裳。

和朱使二首

南士多為寇。西江盡畏途。山行阻蕪竹。水宿礙荇荷。使越才應有。征蠻力豈無。空傳人贈劍。不見虎銜旂。江勢連山遠。天涯此夜愁。霜空極天靜。寒月帶江流。思起南征棹。文高北望樓。自憐如墜葉。汎汎侶仙舟。

同趙侍御巴陵早春作

江上春來早。可觀巧將春。物妬餘寒水。苔共繞留鳥。石花鳥爭開。關鴨欄。佩勝芳辰日。漸暖。然燈美夜月初圓。意隨北鴈雲飛去。不待南州蕪草殘。

同趙侍御乾湖作

江南湖水咽山川。春江溢入共湖連。氣色紛綸橫翠海。波聲鼓怒上漫天。鱗宗殼族轉為府。鈞叟置師利焉聚。鼓帆側柁弄風口。赴險凌深透溇浦。一灣一浦恨遲遲。千曲千澗悅迷哉。乍見蓮妃含笑往。復聞遊女怨歌來。暑來寒往運涸流。澗生水落移陵谷。雲間墜翮散泥沙。波上浮查棲樹木。昨暮飛霜下此津。今朝行鴈度南瀛。處處溝港清源竭。年年佳草白頭新。天地盈虛尚難保。人間倚伏何須道。秋月晶晶汎澄灑。冬景青青步纒草。念君宿昔親物變。安得如謝不衰老。

同趙侍御望歸舟

山亭迢迢而長川。江樹重重極遠煙。形影相追高竄鳥。心腸併斷北飛船。

遙同蔡起居假松篇

清都乘木總榮紛。傳道孤松最出羣。名接天庭長光景。氣連宮闕借氤氳。池的的停華露。徑蓋重重拂瑞雲。不惜流符助仙鼎。願將楨幹捧明君。莫比冥靈楚南樹。朽老江邊代不聞。

同劉給事城南宴集

水竹幽閑地。綉纓近侍臣。雍容乘暇日。遊酒出罍塵。樹定忘朋鳥。池深入養鱗。管絃高逐吹。歌舞妙含春。老子叨專席。歡遊陪縉紳。此中情不淺。遙寄賞心人。

出湖寄趙冬隱二首

西泛平湖盡。參差入斷山。東瞻岳陽郡。汗漫太虛間。蹇步同行樂。遊文互屢看。山戍上雲桂。江亭隔水間。川途倏忽間。風景依然昨。湘浦未賜環。荆門猶主話。何時與美人。載酒遊宛洛。

寄姚司馬

共君春種瓜。本期清夏暑。瓜成人已去。失望將誰語。莫露摘香國。咸味懷心許。偶逢西風便。因之寄鄂渚。

萬類春皆樂。祖顏獨不怡。年來人更老。花發意先衰。乳雀穿墻瑣。巢蜂觸網絲。平生美容色。宿昔影中疑。遠道何由夢。同心在者誰。西風欲寄語。惘默遂無詞。

張燕公集卷四

詩

代書答姜七崔九

婀娜金闈樹。離披野田草。雖殊兩地榮。幸共三春好。花殊鳥飛處。葉鏤蟲行道。真心獨感人。惆悵令人老。

代書寄吉十一

一鴈雪上飛。值我衡陽道。口銜離別字。遠寄當歸草。目想春來進。心驚寒去早。懷鄉乘羽翮。羣侶位懷抱。

代書寄薛四

孤鴈東飛來。寄我故園素。紋足經三象。素當綜羣務。遠見故人心。一言重千金。答之縑毛翰。繼以瑤華音。歲寒奈木改。松柏心常在。

寄天台司馬道士

世上求真客。天台去不還。傳聞有仙聖。夢寐在茲山。朱闕青霞斷。瑤堂紫月閒。何時柱飛鶴。笙吹在人間。

寄劉道士

其人降紫氣。遺我丹田宮。遠寄雙飛鳥。飛燕不礙空。

寄香能和尚塔
大師捐世去空餘法力在。遠寄無礙香。心隨到南海。

被使在蜀

即今三伏盡。尙自在臨邛。歸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

正朝摘梅

蜀地寒猶暖。正朝發早梅。偏驚萬里客。已復一年來。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過蜀道山

我行春三月。山中百花開。披林入峭壁。攀蹬陟崔嵬。白雲半峯起。清江出峽來。誰知高深意。袖逸心幽哉。

再使蜀道

眇眇葭萌道。蒼蒼峽谷。煙壑爭晦深。雲山共重複。古來風塵子。同眩望鄉目。苦閉有儒生。輟車倦馳逐。

青春客峽嶺。白霓搖江服。歲月鎮羈孤。山川俄返復。魚逆戀深水。鳥邊戀喬木。如何別親愛。坐去文章園。

蟋蟀鳴戶庭。蟪蛄網琴筑。

深渡驛

旅泊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猿響寒巖樹。猿飛古驛樓。他鄉對搖落。併覺起離憂。

古泉驛

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貧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卷與傾巧同。長白臨河上。於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古泉空。

下江南向夔州

天明江霧歇。洲浦棹歌來。綠水遠迤去。青山相向開。城臨蜀帝祀。雲接楚王臺。舊知巫山上。遊子共徘徊。

江路憶郡

霧歛江早明。星翻漢將沒。以聞峽猿響。起視榜人發。倚棹攀岸篠。憑船弄波月。水宿厭洲渚。晨光屢揮忽。

林澤來不窮。烟波去無歇。結思望竿里。搖情遊俠窟。年貌不暫留。歡愉及元髮。雲消懸山海。禽鳥懷燕越。

自非行役人。安知羣城闕。

廣州江中作

去歲歲方安。愁心轉不堪。離人與江水。終日向西南。

江中誦經

實相歸懸解。虛心暗在通。澄江明月內。應是色成空。

江中遇黃領子劉隆

江中遇黃領子劉隆

危石江中起。孤雲嶺上還。相逢皆得意。何處是鄉關。

秋歸在道中作

陳焦心息盡。死意不期生。何幸光華且。流人歸上京。愁將網共解。眼與代俱明。復是三階正。還逢四海平。誰能定禮樂。爲國著功成。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舊館分江口。凄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喜渡嶺

東漢興唐歷。南河復禹謀。寧知瘴癘地。生入帝皇州。雷雨蘇蟲蟄。春陽放鳥鳩。涸泓滋海畔。登降闔山陬。嶺路分中夏。川源得上流。見花便獨笑。看草即忘憂。自始居重譯。天星已再周。鄉關絕望。親戚不相求。乘杖枯還植。窮鱗渴更浮。道消黃鶴去。運啓白駒留。江委晨炊黍。津童夜濯舟。盛明良可遇。莫後洛城遊。

過漢南城歎古墳

舊國多陵墓。荒涼無歲年。酒湧蔽平岡。泪若波濤連。上世千金子。潛以九重泉。松柏剪無餘。碑記滅罔傳。葬於不毛地。成謂楚先賢。事盡情可識。使人心悵然。

至尉氏

夕次阮公墓。嗚咽臨爽塏。高名安足賴。故物今皆改。吾兄昔茲邑。遺愛稱良宰。桑中雉未飛。屋上烏猶在。途逢舊吏。城有同寮。望塵遠見。迎佛館來。傾待慈惠。留于室。友于存四海。始知魯衛間。優劣相懸倍。

襄州景空寺題融上人蘭若

高名出淡陰。禪關跨香岑。衆山既圍繞。長澗復迴臨。雲峯曉靈變。風木夜虛吟。碧漱龍池滿。蒼松虎徑深。舊知青巖意。偏入杳冥心。何由侶飛錫。從此脫朝簪。

四月一日過江赴荊州

春色沉湘盡。三年客始回。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水漫荆門出。山平郢路開。比肩羊叔子。千載豈無才。

襄陽路逢寒食

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陽路。不辭著處尋山水。祇畏還家落春暮。

巡遊在河北作二首

去年六月西河。今年六月北河。北河沙場。曠路何爲爾。重氣輕生知許國。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頭封山也未遲。

入海二首

撫劍空餘勇。彎弧遂無力。老去事如何。據鞍長歎息。故交索將盡。後進稀相識。獨憐未死心。尙有寒松直。乘桴入南海。海曠不可臨。茫茫失方面。混混如疑陰。雲山相出沒。天地互浮沉。萬里無涯際。云何測廣深。潮波自盈縮。安得會虛心。

入海二首

乘桴入南海。海曠不可臨。茫茫失方面。混混如疑陰。雲山相出沒。天地互浮沉。萬里無涯際。云何測廣深。潮波自盈縮。安得會虛心。

海上三神山。逍遙集衆仙。靈心豈不同。變化無常全。龍伯殊人類。一釣兩繫連。金臺此淪沒。玉真時播遷。問子勞何事。江上泣經年。隴中生紅草。所美非美然。

清遠江峽山寺

流落經荒外。逍遙此梵宮。雲峯吐月白。石壁淡烟紅。寶塔靈仙湧。懸壺造化功。天香滿竹氣。虛嘖引松風。簷廊飛花入。廊房激水通。猿鳴知谷靜。魚戲辨江空。靜默將何貴。惟應心境同。

相州冬日早衙

城外青鐘欲。閨中曙火殘。朝光曜庭雪。宿凍聚池寒。正色臨廳事。疑詞定筆端。除苛固園息。伐枳吏人寬。河內功猶淺。淮陽疾未安。鏡中星髮變。頓使世情闌。

相州北亭

人露南亭少。風烟北院多。山花迷徑路。池水拂藤蘿。萍散魚時躍。林幽鳥乍歌。悠然白雲意。乘興抱琴過。

相州山池作

驚懷謝公詠。山水陶嘉月。及此年華衰。徒看春花發。觀魚樂何在。聽鳥情都歇。星漢流不停。蓬萊去難越。鄴中秋麥秀。淇上春雲沒。日見塵物空。如何靜心闕。

岳州作二首

水國生秋草。離居再及瓜。山川隨洞穴。風日望長沙。物土南州異。關河北信除。日昏聞怪鳥。地熱見修蛇。遠人夢歸路。瘦馬嘶去家。正有江潭月。徘徊戀九華。夜夢登關閣。從容看雁列。朝遊洞庭上。緬望京華絕。涼收江未清。火退山更熱。重歡親欲醉。惜滿氣如噎。器留魚鮓。衣點蚊血。髮白思益壯。心元用彌拙。冠劍日苔蘚。琴書坐廢撤。唯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滅。

岳州行郡竹簾

山郡不溝郭。荒居無墾墾。愛人忠主利。善守閉為勇。苟非小勤瘁。安得期逸福。板築恐土疎。蕘城嫌投重。藩欄聊可固。筠簾近易奉。差池截浦沙。綠綠綠隴。似長雲。巨森如高戟。登預絕豺狼。覺知免牛羊。恐聞里寬矯步。棧聚恣踏躐。始果遊處心。終日成開拱。

荆州亭入朝

巫山雲雨峽。湘水洞庭波。九辯人猶擢。三秋屬始過。旂美吳地盡。碧處楚言多。不果朝宗願。其如江漢何。

岳州西樓

水國何遼曠。風波途極天。西江三紀合。南浦二湖連。危堞臨清境。頌髮暫驚然。九圍觀掌內。萬象閱眸前。日去長沙浦。山橫雲夢汀。荻蘆秋色。津樹入寒煙。潛穴探靈詭。浮生揖聖仙。至今人不見。迹誠事空傳。

岳州山樓

山城登日暇。閉戶見天心。東曠迎朝色。西樓引夕陰。書觀千載近。學靜二毛深。忽有南風至。吹君堂上琴。

遊洞庭湖

平湖曉望分。仙嶼氣氤氳。鼓棹乘清渚。尋峯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綠潭斑窈窕。碧徑綠蘿紛。洞穴傳虛應。楓林覺自薰。靈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平湖曉望分。仙嶼氣氤氳。鼓棹乘清渚。尋峯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綠潭斑窈窕。碧徑綠蘿紛。洞穴傳虛應。楓林覺自薰。靈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遊洞庭湖湖

緬遠洞庭湖。幽想蒙水露。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即。削竹守窮渚。開門對奇域。城池自熱籠。縹緲為微纒。靡日不思往。經時始願克。飛棹越溟波。維舟恣樂陟。礙礙入雲步。崎嶇倚松息。巖壇有鶴過。壁字無人識。滴石香乳溜。垂崖靈草植。玩幽輕霧阻。討異忘曠逼。寒沙際水平。霜樹籠煙直。空宮開莫覩。地道窺難測。此處學金丹。何人生羽翼。誰傳九光要。幾拜三仙職。紫氣徒想像。清潭長眇默。窈窕若有來。觀我雲峯側。

和尹丞秋夜遊蘆湖二首

蘆湖佳可遊。既近復能幽。林裏棲精舍。山間轉去舟。鴈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不是迷鄉客。尋奇處處留。坐隨人事閒。佳遊野情發。山門送落照。湖口昇微月。林尋猿飲居。水戲龍遊穴。朔風吹飛鴈。芳草亦云收。

遊蘆湖上寺

湖上奇峯積。山中芳樹春。何知絕世境。來遇賞心人。親舊巖泉樂。嘯嘯鳥獸馴。靜言觀聽裏。萬法自成輪。

和尹從事志泛洞庭

平湖一望上連天。林景千尋下洞泉。忽驚水上光華滿。疑是乘舟到日邊。

遊湖山寺二首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知此意。不將蘿薜易纓纒。

楚老遊山寺

楚老遊山寺。提攜觀畫壁。揚袂指群支。隊隊相關閣。險哉透撞兒。百金賭一擲。成敗身自受。傍人那款惜。

岳陽早霽南樓

山水佳新霽。南樓初旭夜。來枝半紅。雨後洲全綠。四運相終始。萬形紛代續。適臨青草湖。再變黃鸝曲。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歌聞杜若。舞見長沙促。心阻意徒馳。神和生自足。白髮悲上春。知常謝先欲。

別酒湖

念別酒湖去。浮舟更一臨。千峯出浪險。萬木抱煙深。南郡延恩渥。東山戀宿心。露花香欲醉。苔鳥轉餘音。涉趣皆留賞。無奇不遍尋。莫言山水間。幽意在鳴琴。

巴邱春作

日出洞庭水。春山掛斷霞。江濤相映發。卉水共紛華。湖成南洋闊。荆關北望餘。湖陰窺麴麴。邱勢辨巴巴。島戶巢爲館。漁人艇作家。自憐心問於。三歲客長沙。

岳陽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觀天下絕境

因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涉巴邱首。天晴遙可見。佳遊屢前諾。芳月愜幽眷。及此符守移。歡言隨道便。既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椽。竹徑入陰宮。松蘿上空菴。草共林一色。雲與峯萬變。探窺石門斷。緣越沙洲轉。

兩山勢爭雄。峯巒相顧。藥妙靈仙。寶境華嚴。選清都西潤。絕金地東嶽。宴池果接園。駐風煙。過滌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道千山粉滿。目百川粉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懸長掛。桃源士。舉世全金盞。

遊龍山靜勝寺

每上襄陽樓。遙望龍山樹。鬱鬱吐幽嶺。微燼在煙霧。下車歲已成。隨馬閑餘步。苦霜寒野草。愛日得江照。雲對石上塔。風吹松下路。禪室宴三空。人嗣同六趣。兒童共嬉遊。猿鳥相驚顧。南識桓公臺。北望先賢墓。世上人何在。時關心不住。唯傳無盡燈。可使有情悟。

一柱觀

舊說江陵觀。初疑神化來。空山結雲開。綺靡隨風迴。奈何任一柱。斯焉容衆材。奇功非長世。今餘草廡臺。登九里臺。是楚樊姬墓。

楚國所以崩。樊姬有力焉。不懷沈尹敏。誰語叔敖賢。萬化茫無在。孤墳獨巋然。北分陽臺陌。南識郢城阡。漠漠清宮樹。蒼蒼雲夢田。登高形勝出。訪古名傳自。我來符守因。君樹蓋臺詩。書將變俗。繡續忽彌年。志闡三折后。愁值二毛前。佇立帝京路。遙心寄此篇。

過懷王墓

伊壘不可信。以此收懷王。客死曉關路。返葬岐江陽。啼狄抱山月。飢狐獵野霜。一聞懷沙事。千載盡悲涼。庾信宅作

欽州守歲

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湧江山氣。文驅雲雨神。包胥非救楚。隨會反留秦。獨有東陽守。來嗟古樹春。故歲今宵盡。新年明日來。愁心隨斗柄。東北望春回。

岳州守歲

除夜清樽滿。寒庭燈火多。舞衣連博拂。醉坐合笙歌。至樂都忘我。冥心自委和。今年只如此。來歲知如何。又二首

夜風吹。舞庭戶對。離歌愁逐前年少。歡迎今歲多。桃枝堪辟惡。竹爆好驚眠。歌舞留今夕。猶言惜舊年。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荆南梅似雪。今春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烽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盃。

元朝

元日今歲樂。不謝往年春。知向來心道。誰為昨夜人。耗磨日飲二首

耗磨傳登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

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奉。全醉俗中人。

晦日

晦日嫌春淺。江浦看滿衣。道傍花欲合。枝上鳥猶稀。共憶浮橋晚。無人不醉歸。寄書題此日。願過洛陽飛。

相州九日城北亭子

西楚茱萸節。南淮戲馬臺。車知沉水上。復有菊花杯。亭帳憑高出。親朋自遠來。短歌將急景。全使與情催。

岳州九日宴道觀西閣

搖落長年歎。蹉跎遠宦心。北風嘶代馬。南浦宿陽禽。佳此黃花酌。醇餘白首吟。涼雲籠楚望。澗雨蔽荆岑。登眺思清景。誰將卷濁陰。釣歌出江霧。樵唱入山林。魚以嘉名探。木爲美材侵。大道由中悟。逍遙匪外尋。參佐多君子。詞華妙賞音。留題洞庭觀。望古意何深。

九日進茱萸山詩五首

家居洛陽下。舉目見嵩山。刻作茱萸節。情生造化間。黃花宜泛酒。青岳好登高。藉昔明廷內。心爲天下勞。菊酒携山客。茱萸繫牧童。路疑隨大隗。心似問鴻蒙。九日重陽數。三秋萬寶成。時來謁軒后。罷去坐蓬瀛。晚節歡重九。高山上五千。醉中知遇聖。夢裏見尋仙。

春雨早雷

東北春風至。飄飄帶雨來。拂黃先變柳。點素早驚梅。樹鶴懸書閣。煙合作賦臺。河魚未上凍。江鷺已聞雷。美人肯夢著。金屏曙不開。無緣一啓齒。空酌萬年杯。

開雨二首

窮冬萬化匝。永夜百憂摺。危戍臨江火。空齋入雨寒。斷猿知屢別。嘶雁覺虛彈。心對爐灰死。顏隨庭樹殘。舊恩懷未報。傾府鏡中看。

夜坐

多雨絕塵事。寥寥入太元。城陰疎復合。簷滴斷還連。念我勞造化。從來五十年。悟將心徇物。近得還自然。閒居草木侍。虛室鬼神憐。有時進美酒。有時泛清絃。聲真不世識。心醉豈言詮。

岳州夜坐

懷哉四壁時。未有五都價。百金誰見許。斗酒難爲賈。落花生芳春。孤月皎清夜。復逢利交客。題戶遙相謝。夷州苦三伏。永日臥孤城。賴此開庭夜。蕭條夜月明。獨歌還太息。幽感見餘聲。江近鶴時叫。山深猿屢鳴。息心觀有欲。乘知返無名。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

山夜聞鐘

夜臥聞夜鐘。夜靜山更響。霜風吹寒月。窗牖虛中上。前聲既春容。後聲復見聽。聽之如可見。尋之定無像。

信知本際空。徒掛生滅想。

冬日見牧牛人磨青草歸

塞上綸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賦檢關雪。日月無私照。山川何剗別。荷齊兩地心。天問將何說。

仙浦生羅襪。神京染素衣。神山期益峻。照日幸增輝。夕伴龍媒合。朝遊鳳蓋歸。獨憐范飯下。思遠畫梁飛。

道家四首奉教撰

金壇啓曙開。真氣肅微微。落月銜仙寶。初霞拂羽衣。香隨龍節下。雲逐鳳簫飛。暫住蓬萊戲。千年始一歸。窮究流精觀。深沉紫翠庭。金童調上藥。寶案讀仙經。作賦看神雨。乘查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託雲耕。金爐承道訣。玉牒啓元機。雲逐笙歌度。星隨宮殿飛。乘風嬉浩蕩。窺月弄光輝。唯有三山鶴。應同千載歸。道記開中錄。真官表上清。焚香三鳥至。鍊藥九仙成。天上靈書下。空中妙妓迎。迎來出煙霧。渺渺戲蓬瀛。

雜詩四首

抱蕪心恒焦。舉飾心恆搖。天長地自久。歡樂能幾朝。君看西陵樹。歌舞爲誰嬌。山開苦積雨。木落悲時遒。賞心凡幾人。良辰在何處。觸石滿堂修。酒我終夕虛。客鳥懷主人。銜花未能去。剖珠貴分明。琢玉思堅貞。要君意如此。終始莫相輕。

蜀路二首

問子青藜意。何事留朱軒。自言心遠俗。未始遊辭喧。過蒙良時幸。側息吏途煩。弊纒非宿好。文史棄前言。夕臥北窗下。夢歸南山園。白雲數幽谷。清風颯泉源。十年在賞廢。佳期今復存。掛冠謝朝侶。星駕別君門。默念羸疑起。元通百慮清。初心誠陽動。復見清虛明。悟滅心非盡。求虛見後生。應將無住法。修到不成名。

惠文太子挽歌詞二首

雲埃夜澄廓。山日曉晴鮮。葉落沿江岸。鴻飛白露天。磷磷含水石。羃羃覆林烟。客心久無緒。秋風殊未然。獨時未改。別家鄉念益。憶昨出門日。春風發鮮榮。及茲旋輟地。秋風滿路生。晷隱思魏闕。夢寐還秦京。秦京開朱第。魏闕垂紫纒。曲獨元虛開。不聞人馬聲。藝業爲君重。名位爲君輕。玉琴知調苦。寶鏡照臉清。應飢常啄腹。風飢亦待瓊。於君自有屬物外。豈能輕。

韋惠公挽歌二首

鶴館英靈在。瑤山美豔符。剪珪悲蠶戲。攻玉愴新恩。宮仗傳馳道。朝儀送國門。千秋穀門外。明月照西園。梁國深文雅。淮王愛道仙。帝歡同宴日。神奪上賓年。旌旗飛行樹。帷宮宿野烟。指言君愛弟。揮淚滿山川。

右丞相蘇公挽歌詞二首

五瑞分王國。雙珠映后家。文飛書上鳳。武結箭中蛇。出預榮前馬。迴覽喪後車。袞衣將錫命。泉路有光華。國驄雙駟驥。庭鏡兩鳳凰。將星連相位。玉樹伴金雞。歌舞候家臨。軒裘成里光。安知杜陵下。碑版已相望。王宰丹青化。春卿禮樂才。緇衣傳舊職。華袞贈新哀。路泣華官送。山嘶驕馬迴。作辰無白日。賓閣有青苔。門歌出野田。冠帶凝窮泉。萬事皆身外。平生尚目前。西垣紫泥紵。東岳白雲鸞。自惜同聲處。從今遂絕絃。

崔尚書挽詞

相宅陸門寶。承家占海封。庭中男執雁。門外女乘龍。鳴玉遊三省。提金侍九重。一朝賓客散。留劍在青松。

張燕公集卷五

詩

岳州觀競渡

畫作飛艇。雙雙說拂流。低裝山色變。急棹水華浮。士尙三閩俗。江傳二女遊。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鼓發南湖漾。標爭西驛樓。並驅恒詫速。非畏日光遒。

岳州看黃葉

白首看黃葉。徂顏復幾何。空慚棠樹下。不見政成歌。

戲題草樹

忽驚石榴樹。遠出渡江來。戲問芭蕉葉。何愁心不開。微霜拂宮柱。淒吹掃庭槐。榮盛更如此。漸君獨見哀。

詠瓢

美酒酌懸瓢。眞淳好相映。蟬房卷碧。鶴頸抽長柄。雅色素而黃。虛心輕且勁。豈無雕刻者。貴此成天性。

詠鏡

寶鏡如明月。出自秦宮樣。隱起雙盤龍。銜珠殿相向。常恐君不察。匣中委清量。積翳掩菱花。虛心蔽塵狀。

右常侍集賢院學士徐公挽歌二首

才美臨瀛北。名高淮海東。羽儀三省逼。漁獵五車通。玉殿孤新勝。珠英落舊囊。徒懸一寶劍。何處訪徐公。

崔司業挽歌二首

海岱英靈氣。膠庠禮樂資。風流滿天下。人物擅京師。疾起揚雄賦。魂遊謝客詩。從今好文主。道恨不同時。

李工部挽歌三首

錦帳為郎日。金門待詔時。楊宮先上賦。柏殿幾聯詩。瞬息琴歌斷。淒涼簫挽悲。那堪瀟灑岸。迴首望京師。

附工部尚書馮公挽詩三首

忠鯁難為事。平生盡長途。如絃心自直。秀木勢恆孤。詔葬南陵道。神遊北斗樞。貴門傳萬石。餘慶在雙珠。

徐高御挽歌

蒲筵遙千載。鳴琴始一追。公卿傳世範。仁義積靈基。不待南遊祿。何先北帝期。玉棺從此閉。金鼎代相欺。

節義太子楊妃挽歌二首

西華三公族。東閣五可才。玉環初受慶。金珥反逢災。桂殿花空落。桐園月自開。朝雲將暮雨。長綫望思琴。

河上公

尊師厭處去。精魄知何明。形氣不復生。弟子空傷情。濟北神如在。淮南藥未成。其期終莫遂。寥落兩無名。

傷妓人董氏四首

董氏嬌饒性。多為窈窕名。人隨秋日落。韻入擗衣聲。粉黛粘斑篋。金花踞翠條。夜臺無戲伴。魂影向誰嬌。

郭都引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羣雄睡毗相馳逐。賈謫壯士破墜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漫漫漳河曲。城郭為墟人改代。但見西園明月在。郭傍高塚多貴臣。蛾眉賜睇共灰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

五君評五首并序

達志美類。刺義成義。哀事。顏氏之心也。擬焉。

魏齊公元忠

齊公生人表。週天開鶴唳。清論早揣摩。元心晚超詣。入相歸廟靜。出軍沙漠齊。見深呂蘇憂。舉後陳平計。甘心除君惡。足以報先帝。

蘇許公瓊

許公信國顯。克美具瞻情。百事資朝問。三章廣世程。處高心不有。隨節自為名。朱戶傳新載。青松拱舊壙。

李趙公蟻

李公實神敏。才華乃天授。陸親何用心。處貴不忘舊。故事遵臺閣。新詩冠宇宙。在人忠所奉。惡我誠將宥。南浦去莫歸。嗟嗟茂孫秀。

郭代公元振

代公舉鳳翼。懸飛磨海濤。志康天地屯。適與雲雷遇。與喪一言決。安危萬心住。大勳許王府。奉命淪江路。勢傾北夏門。哀靡東平樹。

趙耿公彥昭

耿公山岳靈。才傑心亦妙。鸞鳥峻標立。哀玉扣清調。協贊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江嶽。湘流下瀟陽。灑淚一投弔。

離會曲

何處送客洛橋頭。洛水汎汎中行舟。可憐河樹葉萎蕤。關關河鳥聲相思。街鼓喧喧日云夕。去棹歸軒兩相迫。何人送客故人情。故人今夜何處客。

安樂郡主花燭行

青宮朱邸翊皇闈。玉葉瓊蕤發紫微。姬姜本來舅甥國。卜筮俱道鳳凰飛。星昴殷冬獻吉日。天桃穠李遙相正。驚車鳳傳王子來。龍樓月殿天孫出。平臺火樹連上陽。紫炬紅輪十二行。丹雘飛跋馳象篋。炎燈燦電吐明光。綠綳紺纒粉如霧。節鼓清笳前啓路。城隅靡靡稍東還。橋上轉轉南渡五。方觀者聚中京。四合塵烟漲洛城。商女香車珠結網。天人寶馬玉繁纓。百壺醪酒斤斤肉。大道連延障錦軸。先祝聖人壽萬年。復禱宜家承百祿。珊瑚刻盤青玉罇。因之假道入梁園。梁園山竹凝雲漢。仰望高樓在天半。翠幕蘭堂蘇合薰。珠簾掛戶水波文。別起芙蓉織成帳。金縷鸞鴛兩相向。麝茵鋪地承瑤履。花燭分階移錦帳。織女西垂隱燭臺。雙蓮連綫合歡盃。萬萬綺庭頻從列。義義紅粉扇中開。黃金兩印雙花綬。富貴婚姻古無有。請歌棠棣美王姬。流化邦人正夫婦。

伏見天恩。以鑿異鸚鵡。及燕延京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名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驗其圖。丹首紅脰。朱冠綠翼。鸞領文背。樣以五色。今此鳥本南海貢來。與鸚鵡狀同。而毛尾全異。其心聰性辨。護主報恩。固非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延京雖敘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臣竊同延京獻詩一首。

舊傳南海出靈禽。時樂名聞不可尋。形貌乍同鸚鵡類。精神別異鳳凰心。千年待聖方輕舉。萬里呈才無伴侶。紅茸樣樣好。毛衣清冷瀟瀟好。言語內人試。取御衣牽。啄手賦聲不許前。心願陽鳥恆保日。志嫌陰鶴欲凌天。天情玩訝良無已。察圖果見祥。本持符瑞驗。明王還用文章。比君子自憐。弱羽詎堪珍。喜共華簫來示人。一見嚶嚶報恩鳥。多慙碌碌具官臣。

開元樂章十九首奉勅撰

迎神永和之樂三章

蕭九室。諧八音。歌皇慈。動神心。禮宿設。樂妙尋。聲名備。謀奠臨。律逐氣。音入元。依玉几。御籥。籥。怡。息。優。周。旋。九。韶。遍。百。福。傳。信。工。祝。永。頌。聲。來。祖。考。聽。和。平。相。百。辟。貢。九。瀛。神。休。安。帝。孝。成。

皇帝行太和之樂一章

時文豐。清廟。肅。肅。致。誠。勤。勤。在。祝。思。基。玉。節。肆。夏。金。鑄。五。鍾。繩。繩。雲。步。穆。穆。天。容。

登歌酌瓊和之樂一章

天子孝。享。士。歌。薄。將。躬。謀。儲。也。乃。蒸。骨。薪。臭。以。達。陰。聲。以。求。陽。奉。時。蒸。嘗。永。代。不。忘。

迎祖雍和之樂二章

在。燕。嘉。樂。麗。碑。敬。牲。角。握。之。牡。色。純。之。駢。火。傳。陽。燧。水。泝。陰。精。太。公。梓。俎。傳。說。和。羹。齊。戒。豐。潔。俎。豆。有。聲。亦。有。和。羹。既。成。既。平。鼓。鐘。管。簫。唱。和。鳴。皇。后。祖。來。我。思。成。

皇帝酌瓊濟用文舞一章

聖謨九德。真言五千。慶集昌。符。符。開。帝。先。高。文。仗。鉞。克。配。彼。天。三。宗。握。鏡。六。合。煥。然。帝。其。承。祀。率。禮。罔。愆。圖。書。露。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念。功。傳。黃。龍。蛟。螭。綵。雲。編。躡。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祿。於。皇。萬。年。

宣皇帝室光大之舞一章

肅。肅。肅。肅。滄。滄。滄。滄。有。雄。玉。劍。作。鎮。金。門。元。王。餘。緒。后。稷。謀。孫。肇。肇。九。廟。四。海。來。符。

光皇帝室長發之舞一章

具。禮。崇。德。備。樂。承。風。魏。推。轡。主。周。贈。司。空。不。行。而。至。無。成。有。終。神。興。王。業。天。歸。帝。功。

景皇帝室大政之舞一章

於。赫。元。命。權。輿。帝。天。齊。八。柱。地。半。三。分。宗。廟。觀。德。笙。鏞。樂。動。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元皇帝室大成之舞一章

元。上。帝。室。大。成。之。舞。一。章

帝舞季。騰。聖。生。昌。后。歌。有。鶴。胎。炎。孕。皇。天。地。合。德。日。月。齊。光。肅。雍。孝。享。祚。我。萬。方。高。祖。神。靈。皇。帝。室。大。明。之。舞。一。章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崇德之舞一章

赤。精。亂。德。四。海。困。窮。黃。旗。舉。義。三。靈。會。同。早。望。春。雨。雲。披。大。風。薄。天。來。祭。高。祖。之。功。高。宗。天。皇。大。帝。室。鈞。天。之。舞。一。章

高宗天皇大帝室鈞天之舞一章

皇。皇。邁。道。端。拱。無。為。化。懷。猶。得。兵。戢。句。囉。禮。尊。封。禪。樂。盛。來。儀。合。位。嫡。后。同。稱。伏。義。中。宗。孝。和。皇。帝。室。太。和。之。舞。一。章

中宗孝和皇帝室太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鬱。起。丹。陵。禮。物。還。舊。朝。章。中。興。龍。圖。爰。及。駿。命。恭。膺。鳴。球。香。瓊。大。積。是。承。睿。宗。大。聖。真。皇。帝。室。景。雲。之。舞。一。章

睿宗大聖真皇帝室景雲之舞一章

景。雲。霽。爛。告。我。帝。符。噴。帝。冲。德。與。天。為。徒。笙。鏞。遙。遠。俎。豆。虛。無。春。秋。孝。獻。回。復。此。都。皇。帝。飲。福。受。胙。福。和。之。舞。一。章

皇帝飲福受胙福和之舞一章

備。禮。周。樂。崇。親。致。符。誠。通。慈。降。敬。徹。愛。存。獻。懷。稱。壽。呼。成。承。恩。皇。帝。孝。德。子。孫。千。億。大。包。天。域。長。互。不。極。送。文。舞。迎。武。舞。舒。和。之。樂。一。章

送文舞迎武舞舒和之樂一章

六。鍾。會。協。八。佾。徇。祥。八。風。生。樂。九。韶。令。人。神。威。美。七。德。今。天。地。清。亞。獻。終。獻。武。舞。凱。安。之。樂。三。章

亞獻終獻武舞凱安之樂三章

瑟。彼。瓊。爵。亞。維。上。公。室。如。屏。氣。門。不。容。躬。禮。殷。其。本。樂。執。其。中。聖。皇。永。慕。天。地。幽。通。禮。匪。三。獻。樂。變。九。成。降。循。軒。陸。仰。敬。皇。情。福。與。神。合。德。因。孝。明。百。年。神。畏。四。海。風。行。總。總。于。成。填。填。鼓。鐘。奮。揚。增。氣。坐。作。為。容。離。若。鷺。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雍。雍。

撤豆登歌之樂一章

止。笙。聲。撤。豆。蕩。廓。無。響。竹。又。元。主。在。室。神。在。天。情。餘。慕。禮。罔。愆。嘉。黍。稷。屢。豐。年。

送神永和之樂一章

妙。嘉。樂。授。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迴。風。上。返。寂。寞。還。憶。恍。懷。靈。駕。結。空。想。贈。崔。二。安。平。公。樂。世。詞。一。首

贈崔二安平公樂世詞一首

十五紅粧侍綺樓。朝承握槊夜藏鉤。君臣一意金門寵。兄弟雙飛玉殿遊。寧知宿昔恩華樂。變作滄洲離別愁。地濕莓苔生舞袖。江聲怨歎入箜篌。自憐京兆雙眉黛。會待南來五馬留。

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詞二首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重豔。雞踏蓮花萬歲春。帝宮三五歲春燈。行雨流風莫妬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蘇摩遮五首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聞道皇恩遍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
 繡裝柏新寶花冠。東歌騎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虛今年寒不寒。
 臘月凝陰積帶寒。豪歌急鼓送寒來。油囊取得天河水。將添上壽萬年杯。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惟願聖君無限壽。長取新年積舊年。
 昭成皇后帝家親。榮樂諸人不比倫。往日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後樹逢春。

破陳樂詞二首

漢兵出頓金微。照日明光鐵衣。百里火燄焰焰。千行雲騎駢駢。蹙踏遼河自竭。鼓噪燕山可飛。正屬四方
 朝賀。端知萬舞皇威。
 少年膽氣凌雲。共許驍雄出羣。正馬城南挑戰。單刀薊北從軍。一鼓鮮卑送款。五節單于解紛。晉欲成名
 報國。羞將開國論勳。

舞馬詞六首

萬玉朝宗鳳展。千金率舞龍媒。兩鼓疑駘駘。聽歌弄影徘徊。聖代昇
 天鹿遙徵衛叔。日龍上借羲和。將共兩騁爭舞。來隨八駿齊歌。聖代昇
 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四海和
 帝息龍駒沛艾。星蘭驥子權奇。騰倚驪洋應節。繁駘接跡不移。四海和
 二聖先天合德。羣靈率土可封。擊石騁驪紫蓋。掖金顧步蒼龍。四海和
 聖君出鎮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踟躕。四海和

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

金天誕聖千秋節。玉體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駘歌樂府。何如騶駘舞華岡。連雲勢出魚龍變。蹙蹙騰生鳥
 獸行。歲歲相傳指樹日。翩翩交伴慶雲翔。
 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麗足徐行拜兩膝。繁駘不進踏千蹄。鬚鬢奮展時躡躑。鼓怒驂身忽
 上躡。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逆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龍媒。不應茲白人間有。定是飛黃天上來。影弄日華相照耀。噴含雲色且
 徘徊。若言闕下桃花舞。別有河中廟葉開。

張燕公集卷六

頌

聖德頌

太古厥初。遺文闕矣。書祖二典。聿陳五教。唐虞之訓。歷代宗焉。孰同理而不休。奚同亂而克隨。皇唐之興
 也。道積四聖。時將百年。澤浸生人。自根流葉。孝和安親。嗣子幼冲。凶臣孽女。感弱王室。人甚崩角之危。朝
 深縶旋之歎。賴天獎忠勇。大鏡鯨鯢。尊文廟而安神。清帝宮而待聖。少主奉天命。以至禪。皇上拒天命。以
 回遠。羣公卿士。皆進曰。陛下孝弟之至。厥數在躬。處儲闈有讓。元子之德。居藩邸有辭。太弟之高。六合欣
 戴。三靈允協。為天下君。其誰與議。皇帝義不得已。曰。吁。所憂之長也。乃被帝服。陟元后。延羣臣。見兆人。是
 日也。景雲至。茲歲也。戎狄來。其尤祥極瑞。雜含異類。蓋駭狎而不記矣。上方謹庶務。覽衆則履乾乾。懷翼
 翼。遊道德之靈。而從威靈之珍。翠視天下之所不見。聽天下之所不聞。帝與皇綱於斯備矣。宜定效報之
 禮。革封禪之則。答神貺。揚元德。不然者。則二宗無類。帝之壇。五岳無省方之官矣。若夫勳頌傳於考父。大
 計著於周公。臣下之志不可闕也。敢作頌曰。
 天祚聖唐。啓我明主。大哉皇帝。與天同矩。天乎蓋之。地乎載之。陽和化育。懷生賴之。孝乎惟孝。告成於天。
 靈壇神岳。思皇嚴焉。皇哉皇哉。胡可捨旂。大君受命。景雲來翔。流天汎日。爛漫成章。稽諸瑞典。昔祥軒皇。

而今表聖。土德以昌。西戎遠圖。長君之靈。古稱即序。今乃來庭。帝女是降。其從如星。天人儼革。以迄太事。邊兵狼狽。狃於征伐。帝初歷試。誰彼窮髮。懷哉好音。稽顙天闕。遐哉大同。天子之功。

上燕窩宮述聖頌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儀於河東。挾右太行。留宴上黨。暨兵耀武。入於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南輟汾隴。新殺后土。天清日潤。神啟如者。三月庚午。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邇觀法象。遐味德澤。大虞巡之典修。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效而無方。於是邪王臣守禮。寧王臣憲。申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內。開府儀同三司。臣恨尙書。臣象先。臣頤。御史大夫。臣灌。抗疏於外。食日。陛下受天。厥數。稽聖典。諒道貫三靈。仁育萬類。播陰診而視日。開闢之功也。尊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天以陛下。爲子。人奉陛下。爲君。萬殊之福。祈禱畢。三代之風。頌聲成。作。今。人懷代。歌。詠。酒。探。聖。屋。延。立。石。將。表。游。龍。之。德。勒。啓。聖。之。圖。勳。亦。至。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神休哉。臣聞天之所啓。人之所戴。必擢容聖元德之德。元命其符之紀。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元者應速。或階降以彰。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沒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城。黃龍上昇。龍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鐘韻。謠言合。靈。巨迹引。途。嘉。李。傍。連。神。著。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嶽。嶺。先。歸。政。股。六。府。人。重。五。教。陶。無。靈。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仁。不。知。力。昔。龍。負。圖。而。大。舜。登。狼。衡。鉤。而。后。殷。昌。元。圭。錫。於。夏。禹。亦。伏。歸。於。漢。光。緒。言。先。運。吐。符。希。代。稱。寶。未。有。窮。祥。極。瑞。假。靈。異。如。今。之。至。者。矣。若。元。脫。集。而。不。彰。則。神。心。不。悅。鴻。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德。也。臣。子。之。罪。將。何。解。焉。願。聽。聖。人。以。揚。丕。烈。帝。曰。往。者。中。宗。遠。代。圖。步。維。艱。天。祐。我。唐。大。命。集。于。睿。宗。大。聖。真。皇。帝。朕。長。天。將。命。不。敢。怠。違。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遠。昆。弟。公。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爲。虛。美。重。朕。不。德。也。羣。臣。遊。聖。湯。莫。能。名。約。乎。舊。史。歎。頌。成。績。曰。帝。德。廣。遠。乃。聖。乃。神。天。祐。聖。今。唐。維。舊。邦。其。命。惟。新。再。受。命。今。帝。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兮。黃。龍。畫。見。攀。天。而。上。九。五。象。兮。帝。適。於。野。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疑。於。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跡。星。謠。木。連。著。立。摠。神。異。兮。靈。鍾。化。穴。縞。鹿。亦。魚。可。詭。異。兮。上。天。無。聲。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齋。果。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矯。矯。老。樂。我。王。道。愛。舊。宮。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禮。無。窮。兮。

在潞州祥瑞頌十九首奉勅撰

日抱戴

皇帝初臨潞州景龍元年四月二十有七日其日抱戴頌曰。日告帝符。王起乘土。重光五色。四方之主。或抱或戴。氣華輝耀。大明經天。豈忘忠輔。

月重輪

皇帝臨潞州景龍元年七月十有四日夜月重輪頌曰。維帝清德。受天符命。月之重輪。示我金鏡。璧彩內散。環規外映。若心用明。神道協仁。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有五。日。應事據案。假寐。百姓白鶴觀道士宋大辯等三十餘人同見赤龍在案。頌曰。

赤龍

聖寐無體。神融氣渙。欬然赤龍。垂首據案。昔有王。預觀與漢。今此潞人。亦兆靈觀。

逐鹿

皇帝景龍二年二月二十有八日。巡屬縣。至潞河。有鹿奔走渡河。水深三丈。帝馳鞭逐鹿。水不及馬。鹿時獲鹿。司戶參軍崔弼。隨帝而涉。纒入數步。馬溺焉。頌曰。王者之政。必有天佐。逐鹿深水。乘蹏而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後騎沒溺。乃驗靈跡。

嘉禾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八月二十有五日。長子縣界內。有嘉禾合穗。頌曰。靈氣泄液。嘉禾族生。或分九穗。有合雙莖。昔効唐叔。歸功太平。今於歷試。抽此德萌。

黃龍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九月五日。黃龍見於州城東五里。伏牛山南崗。遲留久之。觀者如堵。頌曰。黃龍土精。五方之長。在田而見。文明厥象。軒圖瑞來。夏匪妖往。惟德可應。特神難測。

羊頭山北童謠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九月已後。嘗有童謠云。羊頭山北作朝堂。其州南六十里。有羊頭山。頌曰。焚香降。是爲天使。會合。顯。顯。街。市。通。賢。妙。識。探。斷。來。事。山。北。朝。堂。此。名。天。位。

仙洞

皇帝臨潞州襄垣縣北有仙洞。忽然自開十數里。仙乳靈液。凝膏注玉。頌曰。想乘山穴。應具建。襄垣洞開。神亦我報。玉符瀟灑。石卷幽奧。天將祐之。陰靈啓道。

大王山嶽

上黨記。再治水而登此山。因名焉。魏書云。嶽氣者言其山有天子氣。故太武墨石爲三封。欲以厭之。頌曰。昔望茲山。當出天子。太武心思。厭以軍。地氣離。河清有俟。三百餘年。聖人方起。

疑山擊斷

上黨記。後魏太和末。孝文帝自代幸洛。見此山有伏龍。疑而不進。遂斷山東麓以厭之。其斷處猶存。因名疑山。頌曰。王命必有厭勝。多無不徵。緣銷。處。役。丹。徒。舊。山。伏。氣。今。聖。靈。符。魏。雖。穿。豎。能。遠。天。乎。

赤鯉

皇帝景龍三年三月。巡屬縣。至襄垣南漳水上。有赤鯉魚。頌曰。龍或魚。腥。同。國。姓。躍。泉。將。飛。告。我。天。命。麟。昭。武。德。實。寶。興。慶。昔。去。陶。似。今。來。逐。靈。

黃龍再見

皇帝臨潞州。景龍三年六月十五日黃龍再見於伏牛山。頌曰：
蜿蜿黃龍。既見將遊。氣動雲繞。精流電燦。文明剛健。嫺嫺弱弱。萬物視焉。聖人其作。

紫雲

皇帝臨潞州。景龍三年九月九日。與羣臣登口山界坐。其時東北有紫雲翻翻而來。光彩照日。明日上黨縣丞王敬賓等。白刺史劉懷一。并啓皇帝。請上狀奉教不許頌曰：
天臨壺口。露座山崩。紫雲來覆。如蓋如帷。畢景不滅。合風自持。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李樹

皇帝臨潞州。延唐寺有李樹連理。皇帝親自驗見之。御書額焉。頌曰：
李與帝族。寺勝延唐。異枝同幹。雙名合祥。花轉瑤瑤。子綴珠光。本支百代。永永蕃昌。

神著

皇帝臨潞州。景龍三年九月十有五日。召百姓韓擬禮著筮。卦未成而一著剋立。擬禮曰：此天人之瑞。泊帝踐阼。授擬禮遊擊將軍。長上折衝頌曰：
織織靈著。下有伏龜。天生神物。以決狐疑。一著特起。自天立之。無卦之卦。告帝之期。

金橋

金橋在潞南二里。常有童謠云。聖人執節度金橋。皇帝景龍三年十月二十有五日。由此橋朝京師。頌曰：
出郡二里。橫路金橋。聖人南度。驪馬西朝。運及誅呂。時當換堯。却尋後事。一合童謠。

紫氣

皇帝臨潞州。景龍三年十月二十有五日。還京。後州內所居寢堂。有紫氣七日不散。頌曰：
王往京國。傾城懋悅。紫氣浮宮。七日不散。斐聲應戶。輪囷盈觀。都人係心。瞻仰雲漢。

大人跡

皇帝從臨潞州還京後。其宅內及州街。並有大人跡。長二尺五寸。自東而西。布武相繼。頌曰：
百神從王。一舉西邁。乘觀空廡。連步雲迹。臨似郊嫌。痕同雷澤。曠古奇事。存乎帝籍。

神人傳聲

皇帝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夜。除妖孽後。其明日。州佐史崇崇。關於州南門外。聞空中有人云。臨潞王。誅韋氏。相王得天下。索崇嗣告長史。長史。委思以妖惑罪之。禁錮累日。逢其月二十一日。赦到獲免。案牘猶存。頌曰：
天帝下席。承韋於命。王赫斯興。撥亂反正。擊凶尊主。一慶大定。神人相款。降靈傳聲。

開元正麻握乾符頌

客有嘲臣曰。聖主正新麻。握乾符。百寮庶政。以美時。六合鼓舞。以頌德。先生獨宴默書閣。含翰詞林。奚其

爲僊。僊也。巨應之曰。斗水不能評巨壑之量。隙光未足議大明之體。何者。見編而守隘也。握乾符者。不謂執天命與。執天命者。非夫廣德休戚。交相表裏。況命者。夫子之所罕言也。焉可偏贊而總握符之盛哉。如作者。略大本。舉小節。不亦仲尼之門所聽。營也是以洞思乾慮。久難其述。客無異焉。客曰。請終餘論。粵若我大唐。肇始白雲。道昇紫氣。屬漢東。失馭。淮南不返。高祖舉晉陽之甲。踐定關西。太宗因侯后之師。削平天下。高宗收國海外。檢玉封中。九城黎人。重代飲澤。雖鳴。驚改號神龍。中興周鼎。歸唐。元圭祀夏。中宗遠代。雙龍。窺國。於是乎聖上起蕃邸。入鈞陳。一慶水心。羣凶泥首。崇復大聖。越踐少陽。受禪常守。而光大前烈。垂統拜璧。而慎事後嗣。四海有覆孟之安。百代無委裘之隙。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寶也。四星入輔。五將出。制。俯禮樂爲國計。仗仁義爲軍勢。英賢集殿。而文教成。干戚舞階。而武功振。敬讓光于九族。孝慈行於萬宇。碩疇西南。潞瀾東北。織皮火。燄。鳴炎山。汚熱海。向風來王。黑貂駭。浮天。溟絕。冰漢。連歲獻款。鳥獸無猜。人之意。草木無不達之氣。升中於天。比天同貴。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政也。歷試上黨。黃龍飛天。入清中禁。白虹指日。瘳汾。雅。寶鼎見。柴。岱。崇。非。應。事。而呈瑞者。雖多。狎而不紀矣。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祥也。以數推氣。以氣定朔。以星殷時。以閏成歲。考星閏而革疏度。置歲差而辨誤日。立大衍之紀。參大渾之算。合鍾律之聲。極鬼神之情。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麻也。若夫仁聖根於內。菁華發於外。祥兆秘於前。謠讖約於後。自然之理也。彼洛下閩者。漢太初時。一巧麻耳。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正之。斯人也。抑將。才。揚。術。預。證。來。聖。有。者。術。之。傳。記。無。史。策。之。明。文。然。至。隋。之。開。皇。及。麟。德。聖。曆。三。家。創。法。一引爲徵。約之年代。則鄰近。稽之圖。錄則隱昧。未有如新麻之昭昭者矣。在昔唐虞之際。以斗精受命者。七人。得四均。間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天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迹。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皆降降德。皇唐復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麻有歸。此其大較。修德增祥。與天無窮。轉算之徒。莫能究也。緯以人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于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符符節。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理顯頌之麻。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麻序。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百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麻興。是時也。士德人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伏惟聖上。聰明文思。道德之具也。裕達大度。皇帝之體也。慈惠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變。魏祖之才也。緣情定制。五禮之本也。洞音度曲。六樂之宗也。神于弧矢。黃軒之威也。聖於翰墨。若頌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子孫衆多。周文之福也。大寶以定天位。大政以布廣德。大祥以合靈符。大應以啓成命。德位兼才。臨照如此。符命介福。榮章如彼。所謂廣德休戚。交相表裏之效也。善麻者。必推來運。以自神。與王者不俟往言。以表聖。設微夫。洛下閩之語也。其不有容成之事乎。且如特。有命比於日。孰是夏王之福也。和。下。年。衰。其。德。豈。謂。周。公。之。訓。也。故。曰。王。者。執。天。命。在。於。俟。天。符。致。天。符。在。於。順。天。德。布。天。德。在。於。保。天。位。四。者。備。矣。然。後。陳。其。盛。德。

告於神明。捨此道也。胡可語正天。天厭提乾符。設臣惜學。謝生元造。樂成典之歌。舜。漢周詩之美。文。敢不

維皇六葉於赫啓聖。步玉斗。握金鏡。地維續。天柱正。山川授方。雷雨施令。清廟九禘。堯門百慶。郊禋尊祖。擇異定命。德自我流。德從我修。龜易八卦。龍書九疇。文含玉律。字吐金鈞。鳴絲鶴舞。調箭猿愁。集賢勝殿。花萼名樓。神用外表。事行先兆。萬目朝徹。下心暗曉。聊雲爛熳。黃龍窈窕。遊姑射。神人宵登。太山天下。小

起義堂頌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摠萬國。一讓於稷。高再讓於皋。稷高先舉。彼商與周。以之更盛。畢錄後天。我國家于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時咨。審靈命之陰陽。非禹以享天而德讓。知厥敷之有歸。及乎元元。開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清虛而立法。天祐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嘗乘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皆忌。惟宮室。彼池之好。惟沉瀆。暴慢是保。上帝不欲黎人。咸成六軍。臨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南。殺狼入邑。獲龍爭人。黔首竄然。方然無訴。我高祖成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開成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唐。唐虞之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于文祖。輯五玉。班瑞于諸侯。類圖經方之禮。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虞以寬。子惠困窮。懷柔。燬。金石一變。日月重華。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于積德。非唐求于人。庶惟人懷于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內啓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跋履山川。獨英雄而為奧主。一區城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修德以降命。奉命以造邦。原滂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太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秦。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通德。垂裕。後昆。至于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福。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庶其躬稼之績。元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江漢之域。憲大朝。養其故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梓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予主。聖。頌。大位。而付于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不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慈。祖。儲。福。之所致。豈于幼孫。非德之所及。方將運心于元妙之域。厲志於造化之墟。發令為祥符。施惠為霖雨。任賢為兩。仗能為四時。俾天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野。藹。田。種。嘉穀。新。靡。為。儀。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步。華。背。而。同。俗。非。曰。能。爾。願。宗。祏。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橫。涉。省。方。展。展。存。問。黎。老。編。茲。本。邦。城。郭。踴。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變。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

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于茲。仙駕無所。或顧懷於舊土。靈魄無方。儀來歸於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殊其德。如姬詠周原。而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陷穽。其政不獲。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臯陶。明刑弼教。道遵老氏。同元體妙。仁表四乳。明獨獨照。隨父託心。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合。日見夢紹。祥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竊飛晉陽。萬夫一心。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逐帝。萬國調唐。天網恢疎。王師節制。威惟連。老生摧斃。山祇引軍。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官弛閉。關輔來蘇。遠方咸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澤寶鼎。唐在瑤。伏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濤濤颺。建馳電。劍不摧鋒。誓無再。西平汧。東取河洛。吳密德充。頭懸面縛。北走。南達。蠻荆。遊。作。又。梁。岐。底。平。風。動。神。行。海。剛。行。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于。膏。頤。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張燕公集卷七

頌

大唐祀封禪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備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儼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朴略。因時而致。起與運而紛。落混沒。無聞焉爾。後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恒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焉。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謂也。閱堯聖之典。調。攷列辟之通術。時若天而不成。為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背之號狂。作三者何。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若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臯陶稷禹。三臣備德。皆有天下。仲尼。彼帝王之書。繁魯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墨孔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皇家。天之贊唐。不惟舊矣。其與之也。元靈啓迪。黃祇順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湯也。無放夏之。武也。無伐殷之。職。高祖創業。西宗。重光有德。格天漏泉。泰雲滿露。齒益滋育。氤氳。潤。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希景。格無

朴樸威儀紛紜壯觀揮霍。通衢飲至。朝廷宴樂。上願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善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佞辭。貌無德色。朝野皆敬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將軍使梁守忠。武將軍行右羽林中郎西使馮嘉泰。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左驍衛中郎將軍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遠。蘭州別駕修武縣男東宮監牧使。都使判官果毅齊深。德敬章。及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命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幾息。人無乏匿。克厭帝心。莫非嘉績。且如亭西南兩使六頓人夫。兼穀計八十萬工。困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千石。以儉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繕工。其政四也。時商麥首稻一千九百頃。以麥苗御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奏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死畜貯絹八萬四。往嚴道市。焚值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粟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勸農。却稅。其政八也。敢問監牧之事。孰能加于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賢忠。臣受任之盡節。求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以先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咏瑰奇。篆刻金石。秦汧涉滂。尙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堯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羣。暫泝渭兮垣隴坂。飛黃卓兮昆蹄苑。山陲嶺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雲。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鑿鑿兮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德戎馬兮威萬國。彩鬃翻兮金介冑。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親兮仗黃麾。太僕驛兮展輅。舞月兮騰雲。螭神偶兮能權奇。駉驥盈兮牛羊日多。子孫榮位兮恩渥如何。頌皇靈兮築石鼓。萬斯年兮奉玉府。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道愛碑頌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責乎海隅。元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廉。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瓌。鎮茲裔壤。式是南州。第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輻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曷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塞謬。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躡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避但寰城。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雷。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岳。維天之柱。其入宰也。若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憇兮。憇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豈齒被髮。儂耳。衣卉。麩水。菓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板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墍。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則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賈有遺金。殊裔。河易其運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垣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股。以後王者。莫公伐楚。將得諸侯。尙書東漢之雅。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畫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幸修厥德。

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道消。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歸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諱璠。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者舊去思之勤。越裳髮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中伯于藩于宜。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六經。政盡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興。變蓬屋兮改鱗。鱗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掩兮風莫颯。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鳥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局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擗牛牲兮齒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龍門西龍蘇合宮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頌

我聞上古有聖人。心入羣。有身包大空。普觀察一切音聲。其名曰觀世音菩薩。日月有盡。光明無際。天地有終。神通不滅。禮其形像。隨願而成功。稱其名號。應時而獲果。龍門西龍等身像者。此都人士。思賢令蘇君之所造也。天下之大。都有五。而河洛總其中。皇居之赤縣有二。而合宮是其一。四陝幅湊。萬商鼎沸。政頗財。點利。放龍祐。所由然。舊矣。故強教隨之。則獲效。森擾。饑虐不辜。以扶撲。罪。是稱辨。吏。寬厚處之。則乾沒。淫詭。相詐。莫禦。以息。假。簡。意。謂之風流。其傷弊一也。武功蘇君。名通。字廷頌。隋右僕射。鄧國公之元孫。今吏部尙書懷遠公之元子。相門華列。儒庭著訓。雍容文雅。當代知名。通才博識。於何不可。御史天志也。抗執簡之雄。郎官星象也。高握蘭之選。帝車西幸。皇春東遙。四方之極。一臺歸妙。蘇君於是乎始爲政於京邑。籍田戶以行賦。徵考資。以程方任。董通。逃以業。浮。腹。詰。姦。惡。以豫。焚。廢。制。事。典。以。示。好。惡。敦。術。學。以。興。禮。義。省。法。罪。獄。吏。無。作。威。障。郵。翻。困。人。不。收。產。加。以。躬。親。足。以。勵。勤。謀。始。足。以。作。則。端。莊。足。以。易。暴。清。儉。足。以。息。貪。夫。如。是。簡。往。而。事。行。正。身。而。人。慕。輕。薄。束。修。而。歸。厚。流。亡。極。負。而。來。復。曾。未。非。月。遷。給。事。中。既。而。人。吏。父。老。聚。而。謀。曰。咨。休。哉。明。府。之。惠。人。也。春。風。暢。之。時。雨。霖。之。心。乎。愛。矣。何。以。視。之。朝。廷。豈。不。念。下。民。之。鬱。陶。乎。奚。其。爲。奪。我。君。而。不。省。留。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愛。矣。庶。幾。乎。三。珍。依。憑。百。祥。降。降。云。爾。乃。購。奇。匠。似。蠶。蜂。追。琢。鏡。光。鑄。鑿。電。炬。倚。高。壁。隨。懸。關。蹈。石。的。戴。珉。覺。纏。雲。霞。輝。媚。玉。立。摸。宰。官。之。形。儀。現。輪。王。之。相。好。語。視。瞻。仰。將。莞。爾。而。微。笑。攝。心。傾。聽。疑。愷。然。而。有。聲。其。左。右。則。福。地。園。林。香。城。基。址。前。佛。後。佛。大。身。小。身。巨。容。嶺。而。相。望。遠。虛。鑿。而。無。數。此。身。不。動。觀。大。地。之。衆。生。彼。佛。無。來。見。河。沙。之。世界。爾。其。北。對。宮。觀。南。馳。刺。越。關。路。豁。開。而。中。斷。伊。水。逶。迤。而。長。注。修。途。交。會。車。馬。川。流。帝。城。風。俗。是。馬。游。覽。如。鎮。南。之。峴。山。似。關。西。之。灊。岸。暮。春。桃。李。上。已。清。明。汎。法。池。之。綠。波。憑。靜。域。之。丹。檻。揚。袂。陰。景。躡。步。震。山。花。散。四。天。香。開。八。國。以。不。居。之。歲。月。閱。無。窮。之。人。代。知。妙。容。之。常在。觀。水。劫。之。因。緣。盛。德。相。傳。與。此。山。而。終。始。不。其。偉。歟。昔。孔子。化。中。都。以。攝。魯。相。卓。茂。理。于。密。以。致。漢。治。夫。樹。善。有。基。建。功。無。小。蘇。君。若。秋。鼎。盛。德。業。日。新。方。欲。躡。首。天。池。滄。海。雲。漢。致。大。君。於。堯。舜。紹。曆。構。於。章。平。是。宰。也。故。以。五。輅。之。維。輪。九。域。之。覆。貨。已。重。宜。此。義。而。說。偶。曰。

大哉元聖。心如明鏡。深入禪定。龍飛清淨。觀我佛性。靈相珍飾。精窮妙極。千崑之側。因空見色。登我願力。不說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遺。伯我蘇侯。

皇帝馬上射贊

第一

甘泉頓射飛野鷄一隻。走狐二。走兔十四。不隔箭連中五隻。一面昭仁三驅示武。走則發射。伏則不取。

第二

中鷹前兔。寒兔滅沒。疾鷹還巧。鳴鏑洞飛。失雉亡狡。

第三

福陽頓。同日中狗前兔。狡兔萬犬。力奔勢迫。持圓驟飛。捨拔先獲。

望賢頓。停日射高飛鷓一隻。走鸞二。走兔三十六。不隔箭連中五隻。

歐燈山家鳥落雲雉。貫三疊。兩血不濺刀。

望賢頓中獲狐。

夜鳴之鳥。是謂獵狐。除人之惡。應箭而鋪。

望賢頓。隔馬射中鸞。

趨羅牙。雙寒草全色。隔馬百步。一縱而側。

第四

仙游頓。中鸞一。走狐三。走兔十八。不隔箭連中八隻。

天子省微。薄狩岐陽。躬射五十。以奉蒸嘗。

第五

文山頓。射鸞。不隔箭連中二。走狐一。走兔二十一隻。

我將獻鮮。從禽於野。一日百中。以威天下。

第六

武停頓。向後射走兔。其中射兔十九隻。不隔箭連中十一隻。走狐三。走鸞二。

箭兔斗迴。雲龍矯過。天旋月滿。捨矢如破。

第七

仙林頓。分驥射野狐中。

有凡者。狐起帝之右。分驥遠發。應踏于手。

第八

鷄子。弱鷓不着。飛過。在後箭射。應弦而落。

張燕公集卷八

贊

蒲津橋贊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為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是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隋秦稱塞。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絕百丈。連艦十艘。辨修竿以維之。繫園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返初解。流澌崢嶸。寒川而下。如礎如日。如堆如阜。或撥或掘。或磨或切。繩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輶更之。啓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為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於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肥。圖其始而可久。紆其終而就逸。受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咸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為連。鑲而為伏。牛偶立于兩岸。標束於中。擘鐵以持航。牛以墊纜。亦將厭水物。冥浮梁。又疏其舟。設其鴈首。必使奔澌不突。積澌不陸。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諸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文。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祚。地將阜其用。人將位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驚天上飛驚集橫掃矯箭爭中紛然旋落

第九

一箭中兩鹿橫貫走五十餘步方倒
雙鹿並出一箭橫貫上思陵疑以獻時鮮

第十

是日還宮苑內用大箭射走鹿四十口分賜諸王郡王及從人等
帝入靈囿數百鹿射其四十須諸事收

孔子堂杜預贊

猗歟杜侯發揮孔聖春秋既立王道以正列國行事君子莫之他人有心予付度之惟凡見例定罪原詞
開我後學從祀先師

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上柱國中山郡公崔日知寫真圖贊

廓哉中山靈宇廟徽逸韻豪爽達音妙絕孝盡思成忠全見節優游宮侶蕭條禱悅白髮傳貌青松拂雪
要之蕙寒是望邦傑

盧舍那像贊并序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傷不可止也繼而懷無所及之感其有飾聖以資親修
法以展慈豈非孝子待明之心哉武擔山靜觀寺盧舍那丈六鐵像者沙門履微為先世用無價黃金之
裝也微師俗姓劉氏青城真人知古之弟道門稱種守律謹戒了如來廣大之心達如來加持之力見虛
空界到纒茶壇知定慧手結金剛印過去不悟因後行而追福當來未開措前緣而證道觀佛相者成一
切智承佛光者壞無始業張說聞其事而擇之乃合掌西南遙禮偈曰
大雄盧舍那妙法甚深秘神變加持力普昇不動位孝哉彼沙門愛母而錫類法財裝妙色空色不相異
慧日破金山慈光觸寶地善來金剛手一一見佛事

般若心經贊

萬行起心心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入
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含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立
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暨駟馬都尉蔡陽鄭萬
鈞深悉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過揮洒手翰鏘刻心經樹聖壽之寶坊啓未來之華葉佛以無依相
而設法本不生我以無待心而傳今則無滅道濟文字意齊天壤爾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
石

泰山法池寺二法堂贊并序

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寺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本姓彭名至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

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齊與鍾王同格其精至點畫宛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
文石筋理瀉瀉固非人力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誦平生
業脫若遺塵矣常嘆曰帝王父母許我出家兩生感恩猶一授依如來教創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
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
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琬弟子沙門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寔有力焉

三歸堂贊

敬告諸佛一心清淨觀欲求真正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
人空法亦空空亦復空住心三寶空是名三歸處

善法堂贊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色
是名真寔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益州太清觀精思院天尊贊并序

蜀山劉尊師上清品人也兄學儒弟奉佛迺盡三聖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張說聞其風
而樂之作天尊贊
正氣生神結氣為實上清尊帝中黃首出華彩衣裳虛無宮室紫氣乘斗赤靈鏡日十天從化萬靈受律
蓮花釋門麟角備術法其不二心同得一道心惟微守而勿失

銘

并州勅造座石銘

安萬國禮百神放鄭聲遠佞人

進筆視架銘

筆視之間聖心必察青蠅導教震言漏洩

煖硯銘

筆鋒曉凍墨池夜結香炭潯然推寒致熱

素盤盃銘并序

國子祭酒韋公好遊山水器珍雅素因適湯泉見檉梓枌榆良材滿谷乃命山工作為盤盃盡覽樽罍呈
其文理素而不飾還都分道好事者說受賴盤盃三事以銘之云爾
幽山之木無心世路器為盤盃制以法度匪丹匪漆惟真惟素理真防毀節全思固多用必傷處置招舉
嗟嗟君子寧微在悟寔是天然貽我朋故

石橋銘

玉梁架道碧沼涵空石轍海上鎖鑰河中橫漢飛鶴規天拖虹仙聖來往風雲路通

箴

溫泉箴

東山少遠曰玄冥氏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季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焉帝命之救萬靈遺滯結腑離達所騰泄下人多賴之上帝是崇軒飛廉氏之佚女婦之常欲大顯其功故入溫泉必齋肅洗心戒以防患起以利物含生之疾我願除妖二神嘉之吹湯激邪珠連瀉累瀉泊揚華此其効也若入溫泉辭心穢行惡首淫形居食失節動出躁輕二神醜之不匡人命飛廉佚女以振髮人是生挂芒風痼眩嗣之病夫有意之醫照合神理無恒之醫身為懲使莫之益傷之者至矣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贈別楊登川烟箴

杏杏深谷森森喬木天與之才或鮮其祿君服六藝道德為尊君居百里風化之源才勿驕傲政勿煩苛明神是福而小人無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酷茲酒成敗之根勒銘其口禍福之門雖有韶夏勿棄轍轅豈無車馬敢贈一言

獄箴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於察東吏荷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勸茫茫率士茲羣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龍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執曰非重國之政令執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慎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平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國土疊疊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陰獄室欲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酷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元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東山記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章公體合真靜思協幽曠雖翊花廳廟而種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谷石澗竹岸松齋藥碗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開闢忘術茲所謂丘壑靈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息上聞而贊之適命章公設亦金吾對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登於清謁竹簾掩於紫雲百神朝乎谷口千官欲乎池上縱騎環山朱旆始野縱觀空卷途歌傳聲是日即席拜公道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攸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延其篋篋下以昭忠信之獻負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道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會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窮崖潤色猶歎盛事振古未有篆之元石貽代厥後

張燕公集卷九

表

請許王公百官封太山表

臣說等言臣聞聖人者與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辭鴻名盛典不可得而讓陛下功格上天澤流厚載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協幽贊故符瑞必臻天意也壽軌大同人事也故粟屢登和平也刑罰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辭遠人事以久讓是和平而不崇昭報至理而闕薦祖宗億兆之情猶知不可況上帝臨照祖宗顧聽其可止乎願納王公卿士列岳縉紳之衆望迺命有司速定大典臣等不勝懇禱敢味死再拜上言

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

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威商湯本元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籙追始壽源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含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靈爽朗冠於金天月維仲秋日在端五恒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羣臣相賀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縱橫七夕紛筵豈可同年而語也臣不勝大願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四方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

承露漿更相遺問。村社作酒。酒宴名。名春白帝。報田神。上明天。光啓大聖。下彰王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

請置屯田表

臣說言。臣聞求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富者。莫先於疾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溉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菑孽為秬稌。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溥。諺云。歲在申酉。乞甿得酒。來歲市甿奉事。方與。願陛下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慶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儲未裕。邊軍未息。勸人農業。願留聖意。亦符賜前階之食。承後騎之顧。唯唯而無一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也。正以職在仗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議之所。階遊非朝廷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與大臣籌謀。速下河北度支及溝渠使檢校。務功不後。農節謹附賀正使。隨軍前曹州考城縣尉同希奉表以聞。謹言。

禮儀使賀五陵祥瑞表

右臣等。伏以陛下孝通天地。親朝五陵。拜橋陵。則紫氣見。獲白兔。甘露降。白鶴巢。天光清和。日色朗朗。拜定陵。則有景雲見。甘露降。拜獻陵。則甘露降。祥雲抱日。拜昭陵。則先聖見。神遊嘉享之際。陛下親聞款息。初進服用。樂器自然發聲。又素像回面。甘露降。從祀先臣。歷開蹈舞。拜乾陵。則有靈草生。甘露降。日抱戴之瑞。此皆陛下虔誠上感。神靈福降。四海同儀。萬方作範。臣等幸陪大禮。親觀祥禎。無任大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說謹言。

集賢院賀太陽不虧表

太史奏。太陽不虧。聖德上感。變災為瑞。陽光增輝。陰惡不作。休徵之美。莫盛於斯。臣等無任欣忭之至。謹進狀陳賀以聞。謹言。

賀大衍曆表

臣說言。伏以開元大衍。歷天旨裁。其紀綱。日官考其精要。履端更始。敬授維新。加以辨五行之序。推七精之數。明徵聖期。堯光上德。臣又見於天監中。陶宏景著玉璣記云。盛德木子。以肇來運。頃者。曾一行推尋。衡歷得皇家天命。成數千年。古今祥兆。若合符契。歷數既在於聖躬。卜年又表於長曆。莫大之慶。獨冠前王。臣忝跡儒林。預開昌運。無任拊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示歷書表

臣說等。言。內侍尹鳳祥。至奉宣聖旨。內出。新撰歷書。二十五卷。以示臣等。竊窺深奧。仰觀英華。涉海登山。罔知攸際。臣聞。唐堯。光宅順天。而定四時。虞舜。登庸。在璇衡而齊七政。伏惟開元。聖神皇帝。陛下。至德廣運。文明溥濟。道冠生知。與神合契。備往聖之能事。紹昔王之盛典。發揮易象。以應乘乾之時。考正歷書。更表履端之始。上包二帝。下括三王。徵祥運之益。虛究推步之疎。密備稽氣象。披瀝坎離。三辰順軌。而更明。五緯合度。而增煥。是使天地貞觀。神人允諾。唐虞舊章。於斯重觀。臣等幸陪書府。得預朝門。拊躍之情。

賀萬恒品奉表陳賀以聞

臣說言。臣聞。水旱常數。堯湯固有。聖賢之理。甚深為難。自多陰春。積陽成亢。陛下。以時災繁。致人患由。君退。坐女之。聖。却龍之。請。陛下。躬自。暴露。炎。景。瞻。仰。雲。漢。推。心。引。道。為。人。受。咎。誠。既。發。而。動。天。言。冠。期。而。降。雨。今。已。霖。霖。三日。澤。滂。重。泉。草。樹。含。欣。郊。原。變。色。加以。雲。平。雨。細。氣。潤。風。和。豈。惟。優。渥。王。畿。必。將。周。遍。天下。幸。心。舒。釋。聖。情。開。暢。無。任。萬。姓。歡。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臣說言。伏奉九月十九日制書。到并州。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人在門。驛騎隨路。奉恩循分。以愆以傷。臣說。中。臣。早。以。書。生。射。策。載。筆。聖。朝。晚。以。軍。謀。典。兵。乘。旋。乘。塞。祿。非。授。進。瀛。是。宸。衷。久。待。玉。階。四。章。論。語。一。心。好。直。三。黜。其。宜。今。復。用。之。猶。夫。人。也。何。足。以。舉。明。邦。政。光。緝。帝。猷。更。策。疲。疇。來。處。法。恕。又。臣。已。受。命。司。籍。專。意。簡。書。所。希。散。冗。因。開。就。業。忽。叨。劇。職。責。大。憂。深。人。心。有。限。事。難。兩。濟。國。史。無。成。臣。執。其。罪。上。思。薦。賢。以。自。代。下。願。守。分。以。全。節。竊。見。開。府。宋。璟。清。介。獨。立。倚。法。而。不。回。廢。事。陸。象。先。清。明。向。道。隨。事。能。斷。其。高。明。有。素。歷。朝。之。所。仗。委。其。積。行。無。疵。家。人。之。所。體。信。揆。停。住。任。未。盡。宿。誠。乞。迴。此。恩。以。納。來。効。必。能。補。舊。政。之。缺。漏。廣。前。途。之。軌。轍。雖。深。心。用。力。臣。頗。與。二。子。齊。驅。然。校。德。考。年。彼。皆。有。一。日。之。長。天下。者。累。聖。之。公。器。宰相。者。萬。方。之。具。瞻。臣。所以。延。讓。彰。言。不。陳。密。啓。伏。願。聖。恩。聽。輿。論。而。舉。衆。望。所。屬。倘。朝。任。得。人。實。海。內。幸。甚。無。任。力。微。任。重。惶。懼。之。至。謹。奉。表。陳。讓。

讓封燕國公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七日制書。封臣燕國公。食封三百戶。寵靈及中心如後。臣說。中。臣。聞。至。道。之。時。重。法。守。讓。上。無。無。功。之。賞。下。無。無。德。之。祿。故。授。受。禮。全。而。謙。越。不。起。伏。惟。陛下。光。撫。宇。內。大。寧。天。域。百。度。維。新。萬。靈。翹。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首。膺。是。命。自。古。有。道。而。得。說。經。而。封。蓋。以。調。蒙。成。聖。實。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登。燭。無。助。時。雨。夕。澍。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滌。澤。豈。敢。虛。承。啓。發。之。恩。謬。荷。將。就。之。報。且。如。人。臣。之。義。二。則。為。罪。一。心。不。回。愚。知。之。分。豈。如。犬。馬。有。不。背。之。性。草木。有。不。彫。之。理。知。何。德。於。天。壤。而。欲。蒙。造。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與。此。類。叨。恩。過。量。終。懼。且。慙。乞。迴。聖。慈。以。容。介。節。無。任。惶。懼。之。至。謹。請。朝。堂。奉。表。陳。讓。以。聞。

讓中書侍郎表

臣說言。伏奉制書。除臣中書侍郎。龍命俯臨。驚魂自失。臣說。中。臣。聞。雲。構。鬱。起。非。枳。棘。之。任。天。波。集。寧。溝。澗。所。容。臣。識。無。通。方。文。不。經。國。南。宮。華。者。已。忝。前。行。西。垣。內。閣。將。陪。近。侍。心。慙。官。謫。跡。愧。時。流。何以。承。掌。主。言。鑒。決。機。務。當。今。二。儀。再。造。百。度。皆。新。太。平。之。基。惟。賢。是。與。混。成。庶。政。責。在。中。書。豈。以。當。才。敢。膺。首。選。乞。疑。恩。命。改。擇。時。髦。惟。慎。庶。官。以。諸。僉。議。無。任。懼。之。至。謹。請。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謹右丞相表 臣說言伏奉制書除臣右丞相兼中書令臣學藝稽古早侍奉官階緣舊恩忝竊樞近雖思致君堯舜而才謝伊臯周升中大封方求俊又猥升端右實愧朝行乞停新命獲守職職辭納情懇希垂察諒無任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第二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日制書除臣尚書右丞相恩命自天職賜無地臣說中臣少長備門壘壘墳才非高格官不因人徒以命偶與位階鴻漸五入西掖七踐南宮中間推延謫放直招玷缺傷矢之禽聞弦虛際賜環之客聽歌先泣此則魂為危感氣由懼奪安可重收廢器再辱端揆何以師長禮闈正持憲府當今典章革故風教鼎新野無四隱朝有三傑其瞻之地願擇時髦臣幸沐遺澤履之恩好生養志之德朝遊簡牘暮對圖書受賜無涯循榮過分豈更干處士之橫議招句奴之遙哂艾背自瘡負乘致寇雖則愚情慙慙願求寵亦望聖慈限約令度餘年願停今授長守舊史將陳肝膽非敢飾讓謹詣朝堂奉表自乞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讓中書令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一日制授臣中書令恩渥自天震越無地臣說中伏惟陛下至孝安親大功定國六合翹首庶政惟新雍熙之化望在茲日中書理本臣叨首名將何以翊贊聖君光澤天下自臣攝官禁掖已涉七旬不知賢才以舉是不仁也不精不肖以退是無勇也何足以備乎幸臣胡顏冒恩復受其拜臣之愚執正在於此不敢繁詞以塵聖聽乞迺榮授改擇時髦無任懇款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入別狀封進

讓平章事表

臣說言臣伏奉旨制書以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戰汗拜舞失容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書生器識凡近仕不望於通貴祿只宜於代耕藁時運榮越踐臺閣局心守職竊所庶幾長算經邦則無逮及伏以廟堂寄切軍國務殷循涯漸分非臣攸處為國者為官擇人為臣者陳力就列若志小謀大力微任重豈敢顧惜微軀實恐上虞下政是以披瀝肝膽不暇飾詞乞停此授俯遂誠情無任怖懼慙惶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

讓起復除黃門侍郎表

草土臣說言臣私門凶喪喪紀未終不自毀滅苟存聖代忽降制書復臣工部侍郎尋奉後命授臣黃門侍郎震駭失圖哀怖頌絕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弱年早孤母氏訓立得紹基情忝列簪裾從官歷年晨昏多闕播遷遠裔離別又苦願復無答報養何追心所推感語不能前至冬中禮及祥禫今已春瞻言幾何是臣事朝廷日長懸几筵日短乞彰嚴命許達私情訴衷祈天所望於途無任荒迫之至謹朝詣堂路左奉表乞哀以聞謹言

第二表 草土臣說言臣在孩承榮布哀陳款精誠無感天雖未迴假喘殘生悲懼轉集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苦者不覺聲哀窮者貴其言達情有至切辭無敢隱臣為少子慈愛所鍾每一離別輒加憂憫况臣生年多故遠隔私庭終堂之日身限公事存既數遠左右沒復不畢几筵痛心自傷特殊人願臣今望延數月金及再期乞恩無多報國非晚冒死重請冀蒙哀遂無任懇迫之至謹詣朝堂路左奉表陳乞以聞

第三表

草土臣說言臣荒喘窮情再涖麻屨懇誠不到未感天心誓將冒死祈恩分外中臣本書生門非代祿數葉單緒族無親房臣父遺愛曾祖未葬臣有兩兄一妹甥姪九人又有中表相依尚成百口吉凶衣食待臣以辦臣今拜職黃閣侍奉丹墀厚祿清班一朝改官舉宗榮賴為幸過甚人情所欲豈合稽恩正以焚焚苦心有所未盡臣亡母在日朝夕誠臣以臣獨立無徒好直多忤知子者母果驗所言往往罹大獄竄命炎海晨出晚歸貽虛非一況涉危難傷心幾途追計生平倍增摧慕待養日多即臣母憂臣以終身臣其忍服綏以從事情既不同常例望在特降殊恩臣先患風綏近加虛瘵陛下倘從臣數月容過再期非但寬其哀疾固亦全其生理亡身報國庶竭後圖木植有性枉之則折人願在心途之則苦難強為用將何以堪銜泣仰天冀蒙哀允無任懇迫之至謹詣朝堂路左奉表陳乞以聞

謝觀唐呂公主花燭表

臣說言內侍尹鳳祥宣勅賜臣觀唐呂公主花燭伏以天人下嫁王宰送行苟非榮寵何階瞻望臣免歸餘叟忽承朝請之恩廢服履屨復觀肅睦之禮鴻私所被枯瘁生光無任歡荷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讓內宴至夜表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亦以順修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感通必矣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猶望應虧不虧今月十七日亦未少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至陰之氣臣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盈缺若過盈逾時盈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誠耶伏願陛下深察熟思而預防臣又見近日內宴夜深方能小臣無識仰所未安王在在筵凱樂飲酒此誠大雅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義也伏願陛下宴樂之餘不及於夜臣職忝補闕味陳愚謹言

進關羊表

臣說言臣聞勇士冠鷄武夫戴雉推情舉類獲此關羊遠生越馬蓄情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濼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烏無遁材賦不藏技如蒙効奇靈圍角力天賜却鼓怒以作氣旋踰躅以奮聲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讓血爭雄敢教見而銜冠驚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掛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關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

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此。未堪履地。謹遣男騎馬都尉。詣金關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進佛像表

臣說言。去年行塞至朔州。忽辱尼寺。見有高祖太宗金像。跌刻。題尊號。彼州士女。屢瞻佛光。臣懇思聖心。如在咫尺。伏以皇帝事業。遠存荒蕪。拯溺救焚。身勤慮苦。歸誠佛寶。何神不據。信知功遍區域。澤周生人。心憑神靈。躬履危險。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後嗣聖人。欽承大寶。所當思由積德。而與帝系。本艱難而成王業。先聖一心奉佛者。蓋為百姓求福也。陛下為繼文之主。實創業之功。再廓氛祲。重安廟社。垂統萬世。同符祖宗。夫惟與王。必藉佐命。成有一德。克享天心。昔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功臣同德。可不念哉。物有小而感深。事有微而傳遠。臣謹將金像。隨表奉進。謹言。

進源儀表

臣說言。臣聞。日授時。莫先於歷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歷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文。繼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嘗院先奉勅造源儀。以潤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源儀。臣等准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製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源儀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即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結于天外。繼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水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朔弦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開鎖相持。轉運連同。而運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回斡。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功過。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奉進。以聞。臣說誠惶誠懼。

幽州論戎事表

臣說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發聖明。故得侍讀春闈。夙承天眷。泊於中歲。兼掌樞密。內當沸騰之口。外領節旄之勢。陛下當撫既安。自天所佑。然臣叶贊之意。神明啓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福過災生。出守三州。遠離六載。曲直非已。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既收邊鎮。委重或歷。竊以兩蕃共和。能識同異。九姓遠開。權納。欲待賊殺無侵。接之慮。保兩蕃受徵發之期。臣愚料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新立。必遣兵所。加必收九期。若去兩蕃。搖失九姓。雖因并州節度。然其幽州密邇。設有風塵。何所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倉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寔憂之。伏乞聖慈。深以垂意。博詢將。豫為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臣區區。總易起猜嫌。寬大濟事之宜。嚴嚴招招。恐賊之傍。遠附天聽。臨事向惶。如有論告。臣身。奏勅軍事。乞追臣而問。對定實虛。則日月無可蔽之期。幽遠

有自通之望。伏乞留察在內。時加於察。

張燕公集卷十

表

并州論邊事表

臣說言。臣說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小忿不忍。延起大患。小罪不寬。迫成大禍。契丹奚背恩。誠負天地不容之責。然原其狀。本是兩蕃君臣不和。自相誅戮耳。伏望聖慈。且使其族類在朝者。將勅書再三告讓。因其所欲。立酋長而更定之。或可不戰而定也。必告之不調。則大發兵馬。東召靺鞨。西舉九姓。來春未青。數道齊入。單于之首。可拾而取。未為晚也。天恩若不恕以中國勞事。變夷則嚴兵備。塞兩蕃如囊土耳。又許欽淡。擁二萬餘兵。據五丈之城。有糧即守。不可拔。無糧即鼓而行。何所慮也。今遣史獻。非時遠抄。近掠其實。甚難。萬一未捷。賊氣轉壯。下臣愚昧。不敢隱情。伏望聖恩。再加裁度。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百官請不從靈駕表

臣某等言。伏以靈駕首途。聖思攀從。圖計非便。聖情不安。冒昧上新。未蒙哀允。跪拜還旨。載深惶惕。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古者天子。上法天心。下極私情。不遠衆欲。以順人理。國為孝。以克己制心。為禮。是故凡聖異禮。公私殊制。私心獨展。凡人之孝。萬姓感善。聖人之孝也。陛下行堯舜之事。以萬姓為心。奈何守曾閔之節。獨展之願。臣等竊竊所未曉。且永清以後。關輔流散。近適旋定。人猶未足。今

山陵起築役徒強半彌春涉夏為費宏多若陛下此行幸可畢從於人取給臣實難之水旱小愆農慮非淺東郡則水漕淮海易資監織之蔭陸走幽并近歷或夷之使朝命新復人望在安宜應靜鎮未可移動陛下若俯順羣願留撫都人則其安若此如不勝私情奉密劄則其慮如彼況從從兵馬既不預集行宮慶節又未先備發期甫爾支計闕然倉卒收迫必不堪辦若待陵寢既安霜露終成三農歲稔萬乘時巡奉園廟以展慶瞻日月以何遠今因將梓私戀乘章言忘人力費國用此實非陛下安集新業之圖亦恐非先后憐憫遺人之意且朝廷故事典章猶在殿殿追遠太宗不至於三原昭陵上禮高宗不至於九總章先帝私懷不瑋故事奉臣公議之所奪也伏願仰遵舊訓順定新基屈至性而順羣情抑小節而成大孝使軍國長算成洛管安邦旬窮人賦斂少減萬姓翹望實深至願百寮結誠期於死請無任悲迫之至謹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為留守奏慶山醴泉表

臣某言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秘景時和則見是知歸代曠歷慶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應之瑞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金鏡御天璇衡考政欽若元象宏濟蒼氓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權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草列蔭於階除儀衛銜錄之禽相鳴於戶聞而已固有發願厚載抽泉說表元德之清通顯黃祇之昭報臣於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云六月十四日縣界新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臣謹差戶曹參軍孫履直對山中百姓檢問得狀其山平地湧波周迴數里列置三峯齊高百仞山見之日天晴無雲異風雲之遷徙非崖岸之竊竊欽爾降巖巖然翁鬱阡陌如荷草樹不移馳益地之祥圖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浦各深丈餘廣數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仙漿于軒后均愈於于漢代臣謹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又按白虎通曰醴泉者義泉也可以養老皆出於京師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湧漚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協中則醴泉出臣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土為宮君之義也水為智土為仁水伏于土臣之道也水相于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母王君尊良臣善和仁化致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為國鎮水實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仙之類此蓋金輿景福寶祥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永無疆之壽自永昌之後迄于茲辰地實屢昇神山再登未若連巖結巖並涉疏甘瑞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古今曾無擬議信可以紀元立號薦廟登郊彰彰萬宇臣辱司京尹忝寄留臺故西夏之疲人荷東蕃之餘福游泳鴻沛神禧嘉祉物咸有歸光啓茲部喜觀殊視實百恒流踴躍一隅地誠雙關伏請宣付史館頒示朝廷無任冕藻之至謹遣某官進圖奉進

為留守奏瑞禾表

臣聞天徵地杳惟聖能通物寶靈積在德斯威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覆翼萬方植生羣類化行至道風流太和自耀青光日月之瑞亦文元甲手河洛之符既慶溢于山泉又嘉賁於草木臣今月三

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言縣界內新陵鄉新出慶山南出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樹再葉重花嘉不三本同莖合種臣謹差司兵參軍鄭味元檢覆皆實臣謹按孫氏之瑞應圖曰嘉禾者五穀之長也王者德茂則生昔炎帝教治人心而嘉禾秀周公理合天道而嘉禾豐臣又以事可理推物有類驗蜀桑異葉李定知其有祥漢木杏枝終軍以為無外今植物搖落而瑞杏繁滋所謂仁育之風行於肅殺之序此蓋聖道隆渥靈祚和多朱萼素花彰孝理於詩傳一莖九穎合德耀于祥經曠代殊珍崇朝累集方俟山流石髓杏茂仙林禮禮軒乘不登堯膳受天介福錫帝長齡親王母於昆臺朝神人於谷口今緣苗尚黃粒未成當須晚秋不獲早獻臣忝尹茲部頻關洪休抃躍之誠倍萬常品

為留守作賀嶺山表

臣聞山川變見如來有得道之祥國士遠移至人任不思之力伏惟皇帝陛下宏惠福深勳人願滿蓮花授記應上聖之降生只葉開圖握大雄之寶命司戶參軍孫履直伏承臣奏所部萬年縣新出慶山醴泉乃有天竺真僧於春首獻狀若以梵音所記此是祇園山恒河沙佛必經林下虛空衆聖堂處巖間隱見外方湧秀中土岑泉可識體類宛然感應十號之符示見千輪之主此實天威無礙地寶有歸化焜燿於裁成理窮莫於言說但瞻三山丹壁奄靈然而飛來三泉淥池逐神龍而吐沃峯高八百協周室之隆基地得萬年祈皇靈之資始儲書分載望傷希聞加以堅固開林吉祥被草重花瑞杏染幽紅源九穎嘉禾惡魯靈原隨白鹿識鹿苑之仙遊路邇朱城悟玉城之鐘聽方俟迴輿雪嶺厭香積於羣臣沈璧天池蔭靈枝于下國吹法螺而朝玉帛乘瑞象而會天人溢字流觀殊降淡慶臣守符京郡奉神獄於郊畿係藥皇柯仰慈雲于雨露喜抃之極倍百恒誠

為留守奏羊乳豐表

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鑒不昧必憑物以示人有德著而休歸或祥來而事應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瑞冕駟天舞于柔遠南越瑞貢久通譯而歸仁西域奇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月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送新出慶山下救化羊乳豐鹿一頭仰檢因依動息隨戀如從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竊以異類相育外方慕化之徵野畜自馴荒服來王之兆必有遠夷金踵歡心百獸之庭曠俗懷音稽顙三乘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期昔馬或生羊易占得人安之體犬時奔鹿天鏡顯代康之文按此比蹤實為同貫况復晨飲禮浦夕下靈山翳仙杏之奇花拾嘉禾之餘穗羊積甚玉慶慶如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福應之慶前古未聞臣忝尹京東屢薦嘉瑞抃躍之至兼倍恆誠謹差某官奉表隨進

為留守奏嘉禾表

某臣言臣聞天聽自人神和在德代非之瑞聖遇交泰之期福不虛徵必自休明之主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仁覆萬靈孝理四海功固高於尊祖道莫大於配天嚴備郊禋崇肅宗祀秩百王之禮兼六代之樂化溢膠庠訓優更老政每光于帝籍役不奪于農時嘉氣橫浮祥風紛酒騰文煒色九光連合于貞明逸靈殊輪百寶辨滋於動植臣今月日奉進止告望鳳臺山泉之瑞其日于東山栢城內得嘉禾一

本臣初見衆苗互隨。香頰垂秋。嘉旣繁滋。欲觀稔粒。左右無誠。折以呈臣。異其綠葉。緩舒。應芒。礎秀。熟視奇狀。乃知嘉祥。下則異畝。合莖。上又同延。雙穗。昔雍熙之代理。政之君。雖露出。應時而生。不擇地。未有託根神域。彰孝德之能深。吐秀壽宮。助黍盛之豐潔。此蓋容誠通感。天佑降祥。中古以來。未視斯美。臣竊慶宗枝久沐星潢之潤。躬持瑞穎。預奉天保之符。忭悅之誠。倍極。極品。

爲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奏失利表

臣伎直言。今日某往峽石山。稱前軍王孝傑等。以某日失利於峽石山。忽聞殞絕。心摧魄死。上傷天威。下愆王卒。死罪罪。頓首頓首。臣以法讓職。或應。奮戴恩榮。統率將士。驅關隴之馬。引淮海之餉。旌幕互於邊城。弓甲傾於內府。不堪任使。機失節度。羣帥無決勝之功。偏師有挫衄之咎。憤結靈祇。怨毒骨髓。臣實其罪。非他人。忍恥苟全。遠愧胡顏之責。引匿過死。內負猶關之心。敢踏無顏。進退靡處。臣既不建師律。有干常憲。合即嚴科。以塞重責。然以見在兵馬。交要部統。未敢束手。軍事委置。旋節。稽緩刑書。伏深兢戰。特乞更名嚴猛。代臣統帥。請歸罪司寇。以正國刑。因伏邊陲。唯待斧鉞。

爲建安王謝賜衣及藥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恩賜臣衣及藥。滄流瑤極。彩溢旌門。拜捧戴。欣載越。臣受律虧方。扞城無寄。偏師不振。通寇仍滋。進退計日之功。退任險時之咎。誠合歸罪。司寇。以厭深責。豈圖天寵。猥臨宸慈。寬假當從。被服轉承。且吉之衣。宜肆典刑。翻加有喜之藥。毀車夷馬。復振芻和。窮炭枯葦。重敷榮燭。踴躍邊塞。馳心關城。徵命易投。生成難謝。無任感戴。

爲建安王讓羽林衛大將軍兼檢校司賓卿表

臣某言。伏承月日。制書除臣右羽林衛大將軍兼檢校司賓卿。朝榮封及。恩露洪垂。滂仰驚。環。揆。臣某頓首頓首。臣席慶皇枝。序司天衛。素官成。久益人口。頃聞山戎。自振。王師。震加。謬當推。較之禮。竟空汗馬之績。實賴容讓。幽贊。靈兵。潛討。靖烽。塵於遠海。卷旌。應於燕薊。臣得歸功。北闕。待罪。東藩。沐浴。休。既。生。死。榮。幸。安。敢。買。要。塞。而。告。勞。貪。天。功。以。爲。己。又。况。羽。林。清。禁。上。則。星。辰。主。客。命。卿。下。法。河。海。蓋。文。武。具。美。方。議。望。金。鑄。豈。臣。弊。劣。所。堪。尸。忝。伏。乞。特。遣。騰。監。更。擇。能。賢。俾。朝。興。新。德。之。歌。臣。免。伐。檀。之。刺。非。敢。飾。讓。實。披。誠。請。無。任。悚。戴。之。至。謹。請。朝。堂。奉。表。陳。讓。以。聞。

爲薛稷讓官表

臣稷言。伏奉制書。除臣工部尚書。瀛壖僻處。營魄。虛。飛。揣。分。何。階。或。思。無。力。臣。某。中。臣。才。乏。濟。川。功。微。曠。拿。故。以。業。承。新。構。澤。潤。商。學。効。雕。蟲。之。薄。技。費。金。龜。之。祭。飾。徒。參。進。對。愧。無。好。詞。頃。以。充。職。東。垣。暫。請。清。曠。今。若。統。河。南。省。將。招。素。餐。五。雀。之。正。典。事。斯。重。六。官。之。長。求。人。未。易。以。臣。叨。受。實。謂。非。宜。願。寢。前。恩。致。命。他。士。無。任。悚。戴。之。至。謹。請。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爲郭振讓官表

臣某言。臣本書生。幸事先帝。歷踐清職。途參機密。宗武樹黨。忿賊正人。猜忌眉睫。構結蒞堦。臣與一二貞

士。指天誓心。枝梧羣邪。捍城王室。墜入宮省。暮不望歸。雖危備嘗。幾不免禍。日說一日。以逢開泰。臣之宿願。今已足矣。陛下實位既復。元良又定。因難成。躬。百。度。惟。新。正。宜。博。採。屠。釣。大。變。風。俗。豈。臣。微。才。空。忝。重。任。外。不。厭。於。衆。望。內。實。獨。於。多。言。但。父。年。老。先。嬰。風。疾。五。月。已。來。不。離。枕。席。臣。方。寸。已。亂。短。效。無。施。夙。夜。在。公。扶。侍。有。關。乞。免。官。秩。歸。侍。私。庭。罄。心。仰。思。期。於。孝。治。無。任。懇。迫。之。至。

謝御史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六日。勅令臣在家修史。捧恩戴命。且喜且慚。臣服道儒門。策名昌運。掌輪四后。載筆三朝。階緣宿遇。登臨端控。職爲劇於心。盡史無用而功廢。自貽官謫。待罪私門。反魯之威。徒深滅周之望。已絕。豈意特流天旨。重緝前書。雖才慚左邱。而時盛周漢。況復編瑩。年事皆日。視。鼓。義。黃。之。德。言。匪。傳。聞。善。志。將。訓。于。百。王。實。錄。可。貽。於。千。古。國。家。之。鴻。業。辦。矣。朽。臣。之。至。願。畢。矣。不。勝。天。恩。難。任。之。至。謹。奉。表。附。內。侍。尹。鳳。祥。陳。謝。以。聞。

謝賜碑額表

臣說言。伏奉今日恩旨。賜先臣碑額。悲荷交心。拜捧以泣。臣某。中。臣。亡。父。先。臣。臨。安。貞。下。位。不。待。昌。辰。先。帝。附。之。以。端。陛。下。目。之。以。積。善。光。貴。重。渥。成。慶。三。泉。聖。慈。豈。外。姻。歡。賀。普。孔。繁。吳。札。之。墳。泰。存。展。季。之。靈。事。輕。列。國。義。小。陪。臣。豈。若。天。王。禮。士。鳳。書。旌。募。榮。軼。旌。賢。道。映。來。籍。在。臣。在。子。移。孝。爲。忠。心。効。草。木。何。酬。兩。露。無。任。幽。明。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京城東亭子宴送表

臣某言。力士奉宣勅。以臣臨岐。特令賜宴。恭承惠渥。念及庸微。天地同仁。木石知感。不勝惶悚。戴荷之極。臣某。中。臣。歷。觀。自。右。君。臣。凡。所。際。會。或。因。緣。黨。進。或。延。接。功。成。故。未。竭。而。知。不。言。而。信。豈。有。地。孤。援。發。毀。兼。誘。深。察。蒙。蔽。之。中。致。曠。蕩。之。外。逢。陛。下。特。達。之。遇。當。陛。下。聖。明。之。朝。事。出。非。常。澤。深。恩。重。今。若。督。將。滋。血。未。足。竭。誠。徒。欲。殺。身。豈。能。報。德。至。如。屬。精。勤。政。與。直。守。公。爵。陛。下。憂。人。之。心。行。陛。下。宏。道。之。化。安。敢。失。隊。以。負。神。明。但。兩。關。路。遙。長。安。日。遠。不。任。戀。主。悽。愴。之。至。

謝賜鍾植及歷日表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聖旨。賜鍾植一及新歷日一軸者。猥降王人。俯臨私室。榮鍾答澤。寵被恩輝。臣某。中。臣。伏。以。星。紀。迴。天。陽。和。應。律。萬。國。仰。惟。新。之。慶。九。霄。垂。滿。露。之。恩。爰。及。下。臣。亦。承。殊。賜。屏。祛。羣。屬。績。神。像。以。無。邪。允。授。人。時。頌。履。日。而。敬。授。臣。性。惟。愚。懦。才。與。職。乖。特。蒙。聖。慈。委。以。信。任。既。負。叨。榮。之。責。亦。懷。非。據。之。憂。積。愧。心。顏。難。勝。惕。息。豈。謂。光。迺。蓬。華。念。等。勳。賢。慶。賜。之。榮。賤。微。常。及。感。深。犬。馬。戴。重。邱。山。無。任。感。荷。之。至。

荊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五日制書。除臣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拜命荒服。浮舟過泝。以今月十七日。到州上。訖。山。列。楚。望。水。橫。南。紀。德。非。羊。祜。迹。謝。宋。均。何。以。鎮。靜。流。亡。攘。除。猛。暴。臣。某。中。臣。宿。齋。辰。醮。累。陳。菜。奠。福。

過生災至剛多缺。及一辭庭闕。已涉五年。不有自白之書。竟無因人之請。天光獨照。雲霧頓披。窮鱗更躍。鱗鱗仍奮。揣分瞻恩。何階及此。愧乏才能。不足宣暢皇風。敢竭心力。少冀上酌元造。無任欣忭。兢惕之至。謹附送丁匠資。使所部文林郎守公安縣主簿封希魯。奉表陳謝以聞。

謝開表元宗

臣說言內給事高力士至。伏奉墨制。聖慈綢繆。言及舊書。拜舞捧讀。且驚且喜。臣聞漢主眷瞻乘之臣。魏君億同遊之客。誠以故舊不棄。而光陰易往。今之聖情。實過於昔。臣疑蒙侍文北閣。陪宴東堂。庭闕一遙。空喧二載。不意逢春之草。承清露之惠。凝容光之隙。引連日之輝。華無任荷恩戀主之至。謹附高力士奉表陳謝以聞。

謝賜藥表

臣某言。去年某月日。於右銀臺門。蒙天恩引對。特承慰問。攝理無方。以致熱疾。緣在假內。不敢奏聞。聖慈憂軫。詔使臨門。伏枕在床。雖體氣未適。趨風拜命。覺膝理遂平。恩榮豈止於邱山。朽質永延於龜鶴。無任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岳州刺史上表

臣說言。伏奉四月十有二日制書。除臣岳州刺史。某月二十七日。遞書到相州。承恩惶怖。狼狽上道。以月一日。至岳州上訖。臣以昔侍金華。過蒙榮寵。負乘招寇。日待譴黜。聖慈遲過。仍委符守。到則割骨。願上報恩。私無術無才。將何克宣。風化夙夜。慚慚。胡寧啓處。伏以貶官到任。理在速開。不敢循常。稽緩附使。無任荷恩兢懼之至。謹遞表陳謝以聞。

為僧普潤辭公封表

僧普潤言。伏奉中寅制書。以普潤加榮沐秩。授邑封公。聖恩無涯。將變枯朽。佛法有教。誠願住持。普潤自剃落擗衣。五十餘載。心不見是。口不言俗。因誠證業。憑禪悟理。幸逢皇祚特啓。大運有歸。皇太子道長。因緣永懷。與復。慶虞之際。始蒙顧問。貧道起廣救之悲。決必成之策。奉符命之旨。贊無畏之心。今得衆生又安。羣魔消伏。任於法侶。所願為多。視身本無。何功受祿。天位有德。陛下享之。天討有罪。太子行之。豈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賣佛之法。而求身利。必若冒榮背律。返俗還真。亦恐乖陛下崇信之誠。失如來付屬之義。凡所稱述。諸佛證明。伏惟聖慈。亦垂開顧。乞停恩授。以幸法門。無任謹戒傳道之至。願謹詣朝堂奉疏陳情。以聞。

張燕公集卷十一

疏

諫避暑三陽宮疏

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遐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轉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支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郡邑。紅粟利器。蘊若邱山。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鋒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誠。無行所侮。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偏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併鋪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托。孤俛老病。流轉衝恐。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翳起觀。竭流漲海。俯買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汙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往來。雜人甚多。外無墻垣禁籞。內有榛蕪豁谷。猛獸所伏。暴惡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嚴密乘險。幸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豫防。願陛下為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外寇。颶遼。南有夷獠。騷擾。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

及時旋移深居上京。息人以展。修德以來。能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濟懷。惟億萬年。若蒼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蕘。十不一從。何者。沮整遊之規。開林止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足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

諫議寒威疏

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倍僂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贊哉。且。漢塞胡。未開典故。裸體跽足。盛。德何觀。擇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襲比齊僂。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

狀

論神兵軍大總管功狀

右陳奉勳。責聞大總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烏桎於重墜。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狴。蜂螫出於懷袖。受服不宿。孤劍先。驅寇警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法靡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繼。況士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常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寒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而鎮下。宣國恩以撫。曉俗以逆順。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鑿秘于六奇。潛微通于千里。滄浪貝博。聲援增氣。幽易恆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清。阻此上流。張旗于趙城。設奇兵于冀國。亦猶夫吳人潛軍于巢。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運于武關。而解出晴。蓋廣援以安衆。多方以禦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隨時。燕昂宿于妖氣。拔藁方于涂炭。俾皇。靈。運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滾淪息南侵之患。然後歸。掠。返。流。亡。業。窮。乏。賑。傷。傷。俱。暴。皆。掩。死。喪。無。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勳。于。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為。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忠。致。命。也。初。戎。寇。方。放。王。乘。期。救。衆。繼。數。騎。捍。敵。萃。醜。山。東。父。老。如。特。山。河。既。而。王。躬。擐。甲。胃。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成。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吹。謗。誘。惑。事。斯。憂。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揀。求。魁。孽。獲。應。賊。書。人。欺。羅。漢。等。一。十。三。人。被。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謀。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平。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與。雲。附。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潔。己。也。徧。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難。興。成。誦。在。心。閱。實。定。名。必。資。羣。議。四。曰。嫌。惡。也。每。發。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推。勞。士。衆。說。說。然。若。不。己。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總。管。忠。善。舉。行。克。成。廟。算。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森。器。而。杜。杜。遺。孽。前。率。于。舊。章。牙。士。增。封。殊。未。于。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川。歸。功。于。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于。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

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餘。存。集。流。進。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其。功。者。俱。如。別。狀。賀彩雲見狀

右伏奉恩旨。今日。閣。下。元。賜。臣。等。待。從。升。降。聖。闕。禮。謁。大。聖。尊。容。行。香。之。際。日。西。南。有。彩。雲。見。者。伏。以。大。道。無。形。至。誠。斯。應。上。元。降。福。感。而。遂。通。步。登。陟。於。齋。宮。虔。修。香。火。彩。雲。生。于。曉。日。遊。發。祥。光。是。知。聖。德。與。天心。合。符。萬。靈。與。華。仙。叶。贊。臣。叨。陪。侍。從。如。昇。汗。漫。之。遊。承。恩。禮。謁。更。觀。靈。氣。之。瑞。榮。幸。之。極。千。載。一。時。無。任。欣。慶。之。至。

賀成吐蕃狀

右臣等。伏以。涼。州。遙。奠。神。算。大。振。天。威。吐。蕃。小。醜。應。時。摧。敗。元。惡。渠。魁。乘。勢。俘。戮。雙。輪。匹。馬。坐。見。無。遺。靡。彝。之。格。有。苗。黃。軒。之。征。涿。鹿。未。有。廓。清。氛。祲。如。今。日。之。盛。者。臣。等。無。任。慶。快。之。至。

謝賜鄭國夫人碑羅絹狀

右內侍尹鳳祥。宣口勅。得所進。關。羊。裘。及。鄭。國。夫。人。碑。今。賜。卿。羅。絹。二。十。匹。絹。一。千。匹。關。羊。薄。技。恩。感。戰。士。之。心。雖。盡。詞。媿。稱。賢。母。之。德。効。輕。賞。重。戴。厚。慚。深。臣。子。之。情。豈。望。天。報。

集賢院謝示道經狀

右臣。伏。見。聖。札。金。字。八。分。寫。道。經。兩。卷。以。為。惠。文。太。子。三。七。追。福。天。宅。發。彩。宸。翰。騰。輝。色。麗。風。雲。光。溢。日。月。伏。惟。陛。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俯。念。天。倫。用。資。幽。贊。當。茲。炎。暑。服。此。勤。勞。事。絕。古。今。感。深。名。教。臣。忝。司。舊。職。載。考。前。王。未。有。親。親。之。至。楷。隸。之。美。如。此。之。備。也。足。以。作。則。貽。範。垂。之。無。窮。伏。望。宣。付。史。館。以。光。典。策。無。任。誠。懇。慚。惶。之。至。

謝賜御書大通禪師碑額狀

右內侍尹鳳祥。宣口勅。得所進。關。羊。裘。及。鄭。國。夫。人。碑。今。賜。卿。羅。絹。二。十。匹。絹。一。千。匹。關。羊。薄。技。恩。感。戰。士。之。心。雖。盡。詞。媿。稱。賢。母。之。德。効。輕。賞。重。戴。厚。慚。深。臣。子。之。情。豈。望。天。報。

謝賜藥狀

右內史陳忠。宣口勅。賜。臣。藥。臣。攝。生。無。方。自。貽。疾。狀。聖。慈。矜。憫。垂。恩。救。護。氣。衰。力。竭。忽。吞。永。命。之。符。腸。滑。胃。虛。更。餌。返。魂。之。草。蒙。天。營。祐。指。日。痊。平。雖。萬。粉。灰。何。酬。造化。謹。附。忠。盛。奉。狀。陳。謝。以。聞。

對策

詞。標。文。苑。科。策。第一道

臣聞

命。昌。言。漢。徵。極。諫。賢。覽。于。古。賢。哉。二。君。今。陛。下。發。德。音。下。明。制。選。空。岩。穴。訪。匪。與。靈。大。哉。邁。乎。過。之。遠。矣。臣。以。草。莽。之。賤。謬。當。車。乘。之。招。誠。不。足。以。庶。幾。王。庭。充。塞。大。問。伏。讀。聖。旨。乃。知。天。心。之。所。存。焉。臣。聞。昔。者。鳥。跡。代。繩。龍。文。演。卦。水。土。遷。王。時。更。萬。祀。金。木。互。與。人。非。一。姓。暨。乎。三。皇。五。帝。氏。往。夏。商。周。漢。氏。

作或導人以禮樂或驅俗以政刑或革弊以忠敬或治風以文武非師古之誥有殊蓋隨時之義且異也伏惟聖母神皇陛下誕受鴻基光膺駿命聖若立極格天之業論道布政之典任賢克暴之功出洛陽雲之瑞此并歲結玉册勒休金版德美前古揚光後葉者矣至若創業垂統之則宏猷永圖之美重光三聖再清六合可不謂然乎猶或傷虛推溝勞謙取巧謝文明于薄德想時庸于清問此陛下之至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策曰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最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人者理得則氣和業安則心固崇讓則不競知恥則遠刑若強人之所不能雖令不勸禁人之所必犯雖罰且遠故曰政不欲煩煩則數改數改無定人懷苟免之心網不欲密密則深文深文多傷下有非辜之懼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為明以苛為察以剝下為利以附上為誠綜覈之司考課專于刀筆撫字之宰職務具為簿書陛下日於雖勤守宰風化多闕臣以為將行美政必先擇人失政謂之虐人失人謂之傷政捨人為政雖勤何為伏願陛下進經術之士退措克之臣崇簡易之化流愷悌之風畫一成歌此適時之務也慎賢而用此經國之圖也苟能英才不棄大化方隆而納日朝謝垂衣野非聲壤則文武之道尚何言哉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方策臣聞之矣聖人御歷上清而下信帝者應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人人從漢雜勸政刑政嚴而俗偽故親舉優于畏侮文章劣于成康臣謹對

第二道

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開邪先王慎于好生大易誠于緩死今陛下母臨黔首子育蒼生宇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寇刑罰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變天心罪己仍勞淮甸之征其有誣誤閭閻脅從井邑陛下感孤霜于海淮恤困窮于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而蓋爾餘孽森茲頑兇思弄兵于潢池之下將搆難于戎狄之域罪益益賅禍得萌芽此又陛下之明也今陛下乃賜臣策曰豈止殺之方乎于折衷將小慈之澤爽彼大猷臣實見折衷大猷之規不知小乖微爽之義也策曰刑政之要實所明問臣聞政猶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豎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于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海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于維鳥收至察于泉魚豈不大哉天下幸甚且夫人者配也暗而不可罔庶者衆也愚而不可欺是故刑在必治不在必苛故明王之理天下也刑一則人畏而不干政簡則俗齊而不偽於是禍亂不作災害不生君安于上臣悅于下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然四海風動惟帝之則道暢金石聲流舞詠其行己也非他所理者以此刑政之要庶幾一隅臣謹對

第三道

伏惟陛下則天法地長命重人據河洛之規模總風雨之交會軒后魚圖之水建邦設都周公龜墨之地考堂作室靈祇降福嘉祥薦祉制同神造力以子來將以殷薦上帝至法也嚴配先王至孝也加以八風攸序四時克諧無得而稱能事畢矣猶復執勞謙之不已懼盛禮之未宏訪末學之臣詢稽古之政斯事體大臣何足言然而敢不欽承以竭涓滴策曰何代之政參詳適中何禮之規施川為切臣謹對

五明徵典諷竊以緯武經文布方策而非遠英風顯號流頌聲而可襲未有反義悖德而致昇平之政乘禮遠經克以永終之祿莫不發號施令法乾坤之動靜執契縣衡順金木之刑政是故青陽元室運孟仲而觀風白帟朱旆因離光而布政養老用上庠之禮教習取大學之義環水著辟雍之名向陽表明堂之位蓋所以享嘉瑞朝諸侯頌正朔調景緯成簡易之基崇久大之業也皇王與旨庶此詳探周漢前蹤于專用臣才智劣草莽生至如軍國務廣政刑理急但至敬無文信言不美陛下欲聽其說必觀于事將達其謀先求諸道危言抵禁破膽寒心伏惟聖主稍留天聽臣謹對

批答

答宰臣賀破賊狀

省表具知茲茲戎狄倭軼邊鄙不交鋒刃自取敗亡既邊將之功亦天道所乘心之有慰與卿同之

張燕公集卷十二

序

大衍曆序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歷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恆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轉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除分而置閏配甲子而設節風鳥為司時人受職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有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慎微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歷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項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於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大鈞不測之氣盡觀縷于天聰適更審度之短長照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騰胸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嚴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軒軸萬象優柔四載奏章朝覲一夕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册府先有理歷陳於善算起昇首尾參元之言接承轉譯之意因而會輯編次勅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歷經七章一卷長歷三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歷一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著曰者即聖人願訪



之旨標議按者是歷家進對之辭非軒后至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國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五月端午亦光昭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歷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章之太史類於司歷制曰可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采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靈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開寂冥鑑幽味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聰探微鏡理開卷海納苑若前開搖筆雲飛成同夙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乎子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質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開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與主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婕妤晉舉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仰然而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纒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又安動則蒼龍能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衝傾情大藝之圃故登崑崙海之意疑弱胡刈越之威息瑋珍服之態消從會嗜酒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末葉非夫元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萃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與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序同宴北清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惘離瑤之殘言悲素扇之空篋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敍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孔補闕集序

唐會稽孔季翔字和誠真之士也弱冠制舉授校書郎轉國子主簿年三十一卒於左補闕祖紹安中世舍人考績絳州刺史季和清規素業有奕代之訓依仁游藝其聖者之後永昌之始接跡書坊有廣漢陳子昂鉅鹿魏知古高陽許敬信都杜澄昌樂谷倚廣陵馬懷素東萊王無競河南元希聲臨淄李伯魚繼國相遺範會調季和神清韻遠析理探微衡叔實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亡世閱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者皆首華金步鳴玉負簞升地揮毫紫宸何嘗於拜職之日歎在劉王齋臨壇之時恨無謝益壽者矣頃見許渺之子風裁可觀潘子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集作者五卷以示予稱從弟四人皆良器怡相如之遺草幸公業之亡不困寂寞意存之篇首云爾

洛州張司馬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遺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妙孰能與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銅鈞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閭庭鄉人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卓思穿鑿嗜古蓬山芸藝之華翠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藏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問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騰揚丹筆卷舒惟於天都嚴鉤鉅於皇都若乃抗理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著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成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彙傑仕遊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瑯嶇亭阜漫漫與去國之悲旌鼓洵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鷺遷谷隨雁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孤標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粹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宗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藻緜朝分南北運迥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柗榴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鶴鶴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麟次乎史傳之首人文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榮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荆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為盛歟且如承家舊德之某實王履官之序玉瑀銅鐃之數黃公元女之符落猿冠兒之巧飲鶴迴驚之妙詳諸列傳可略言焉某室邇蘭芬族聯棟宇荷千里之嘉獎接四友之良遊謹撰引式題前集七子賦詩期取類於鄭志一家垂範庶齊衡于孔叢來日新文請俟君子起儀鳳之後迨景龍以前凡若干卷列之於目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感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阜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留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歲之浹辰昆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咸里池臺就修竹而開宴泉明王府味給天廚仙倡岩樂中賞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敘連璣輻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遠顏於咫尺變龍伊呂其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恩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歷按圖啓于齡之昌運河清難得入代幾何擊壤之歡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振別愛落花之飄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魚船迎海鶴魚龍九劍曼延揮霍驚風竊鼓明鳴擊作申錫開於百觀慈心出於三爵炮炙蕭林塘醴醴厥壑拈急管於無算醉漢思以取樂幸公賦詩俾僕題序長期消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離蟲之都廢敢懼鄙詞之訥恐恐貽盛集之無穢云爾

先天廟宴序

先天元祀孟冬十月東土留守章公宣奉聖朝述宣嘉旨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伊之二縣將史成集佩章有序鑄鑄濟濟備備開闢拱張於輿教之門式酬宴也原夫樂生於心非因清風之奏和運於氣無待

陽春之節，蓋澤之所及也。深則情之所感者遠。國家天地一統，君臣百年，朝榮舊德之緒，野服先時之業，元化漸漬，洪恩既久。太上功德不宰，夏后命子之初，皇帝孝理無為，漢祖事親之日，生養舜于天，周見文武之同時，前古未逢，斯人何幸。是日六樂振作，萬舞苒弱，鳥獸徘徊，士女踴躍，則知衆庶觀聽之所樂也。旨酒絡繹，大庖燔炙，芳溢風靡，醉流阡陌，則知衣冠黼黻之所適也。由近而視遠，萬國之慶皆然。自明而察幽，三靈之歡可接。若夫吟咏德澤，播越仁聲，斯固雅頌之餘，風政教之遺美。凡我詞客，安敢闕如。賦詩展事，垂列於後。

南省就資尚書山亭詩花柳宴序

尋花柳者，上賜羣臣之宴也。大哉春氣，同夫聖心。無物不榮，有情咸達。況乃五教敷洽，萬邦懷和，尉候警而莫犯，刑法存而不用。歷觀近古，此遇良難。諸公入金門，侍瑤殿，窈窕雲閣，葳蕤華館，不亦泰乎。然王事靡盬，夙夜在公。接良會於愔澤，散煩襟於清曠，不亦優乎。爾其嘉賓爰集，勝賞斯備。召絲竹於伶官，借池亭於貴里。雕俎在席，金羈駐門。遠山片雲，隔層城而助興；繁露芳樹，遶高臺而共樂。旨酒未缺，方塘半陰。盡陳既醉之詩，以永太平之日。

鄒公園池錢章侍郎都留守序

夫良才出乎休運，大任歸乎令德。四海既安，乃注意於賢相。兩都分正，實具瞻於師尹。登臺侍郎，兼左庶子，車公之楨幹，人之表儀。於嚴有叔子之容，持重得楊公之望。門通禁省，當朝稱累代之名。管綜諸閣，帖職盡一時之美。頃以五星東聚，八月西巡。武王既入於鎬京，君陳當往於洛邑。中日替之盈縮，均天宇之會同。清廟明堂，政理之本也。太倉武庫，兵食之源也。機務所總，半天下之軍國。聽訟實繁，連海隅之郡縣。恩有密而處遠，事有疎而授親。腹心遐寄，惟賢是屬。歲臨單闕，月在長城。同蕭何之居守，當陰識之留鎮。北闕拜辭，西堂宴餞。大君垂藻，承月露之光榮。元良賜服，被星海之耀潤。執事以同列之好，載壺酒而送行。鄒公以彌錫之禮，掃郊園而留別。此地有離洲別嶼，竹館荷亭，曲沼環合而連注。蓋山相望而間起，幽隱長寂，蔚蔚遠風。通終南之雲氣，下昆明之水鳥。爾其駐馬青林，肆筵碧岸，清管四發，坐客增悲。高臺一望，游人忘返。章公方祗奉嘉命，保護成周。樹之風聲，流我王澤。然而臨觴不樂，首路遲遲。項闕夕拜，戀未央之宮闕。錦服盡遊，懷杜林之桑梓。屏城日下，高蓋雲飛。天子賦詩，已載運行之史。章公盛集，須傳出宿之文。凡若于首合成一卷，陸生何幸。暫游朝幸之間，商也斐然。經述國風之序云爾。

送工部尚書弟赴定州詩序

宵旰天子，送冬卿之詩也。河朔愆歲，恆陽侯牧，借威六官。導俗千里，俾乎列城。邊仰上之化，鄰境蒙波。及之澤，不然者，豈一小郡而勞大賢哉。尚書河東侯，朝廷之舊宰也。操法度于掌握，運陶鈞于方寸。是將敷皇惠，塞谷挾纒，而知咄暢君恩。疲人飲德，而自飽蘇其稿。梓樂我陽和，元宗殿國，亦望于此。于時春帶餘寒，野銜殘雪。太官重味，御酒百壺。供臨臨岐，假絲竹以留宴。傾城出餞，會文章以流行。三台厚常察之意，八座深聯事之關。既而離人遠起，班馬爭嘶。嘶太行之連山，想邯鄲之長陌。雖仰瞻鴻鴈，來往易於前期。

而相對桑榆，遲暮難于遠別。送歸之地，歡懷如何。應制華篇，凡若干首。驚翔鸞鳳，欲挂千金之木。糾合蛟龍，附藏羣玉之府。置之懷袖，以樹遐心云爾。

送毛明府詩序

昔之謂良宰者，講道議行，訓俗式人。出自郎官，遷登郡守。不以才限流品，位遷寵賚。聖歷之際，任賢積古。毛明府執德不回，發言無擇。雍容文雅，龍曲江之奧。襟酒絃歌，即羊卿之製錦。甲朝辭洛宴，別嘉賓。孟夏涉河路，踐芳草。奔彼燕趙，頃羅戎寇。金革毒三北之師，杼軸餽二東之賦。毛公將勝寄居，簡止濁徐清。不下堂而為理，有入境而先歎。朋知坐間，弦望何時。益賦金谷之詩，遠送邯鄲之陌。愛而不見，同夫樹堂。會諸友詩序。

谷子者，昔與晚聯務蓬山。出入三載，事志相得。情深友于，尋屬吾人。秩遷迫，迫走幾劇，愛而不見。春也再華，今說復謝書坊，補他職窮，發之意，不擇儒林，喜且把袂，舊筵解帶，餘日臥玩文墨，笑談平生。茲歡豈多，後面方永，沉沉春雨，人亦淹留。

張燕公集卷十三

啟

上東宮講學啓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則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則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青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容天縱，聖敬日濟。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家國。非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聖官清，固本也。分務繁極，親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廢弛。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精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開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祚，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菲薄。願慚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庶垂採擇。臨啓如失，伏用兢惶。謹啓。

何阿小等帥不俊之旅。擁脅從之衆。結聚數萬。抗拒官軍。自寅及午。前後九陣。元基等並鋒鏑爭先。戈鋌
 遞躍。抗足而馳。鮮卑之血塗地。攘臂而擄。烏丸之首。野推同冰。陷裂若山。焚窮其子。遺無復。斬獲
 逆賊。冀州三品大總管何阿小。逆賊河北道招慰大使冀州刺史馬行慰。逆賊冀州道副大總管楊泰節。
 逆賊冀州長史王宏允。逆賊總管劉伏念。逆賊十二衛大將軍。見任鹿城縣令李懷璧。逆賊信都縣令楊
 志。逆賊管胡六郎。逆賊總管王知先。逆賊帥馬明誓。逆賊三品總管姬目等。魁首巨寇三百餘人。所有戎
 馬。悉殘毀之。處臣皆宣布制旨。撫集其人。咸懷聖恩。俱得復業。羣凶既定。冀方砥平。二載通誅。一朝浪
 滅。數州愁毒。俄然清。舞溢河。蕩歌達樂。垣截風浪。以息滄溟。廓氛埃而觀白日。卻殺何力。敢推奉帥之
 勞。叔向有言。實在明君之德。臣憑藉容略。悉當戎政。神機密運。不待橫草之功。天贊冥符。恭承破竹之勢。
 伏惟願勝。速奉朝歡。拊舞之情。倍萬極品。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僕人天官常選李佑。別奏左衛長上校尉
 張德俊。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錄條上。謹言。

張燕公集卷十四

碑銘

后土神祠碑銘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保永貞。茫茫九土。思察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彼汾之曲。高雝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永閔。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
 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鼓如聞。宮祠制神。鼎勳勳。
 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

嶽嶽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蓬萊。雄峯峻削。蘊藟森爽。是曰靈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
 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抱。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遙元圃。偉哉此嶽。鏗鏘西上。
 鬼神年遊。風雲忽聚。高標嶺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肅駕帝服。封天禱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
 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唐陳州龍興寺碑

觀夫廣大無相者。空虛也。四輪倚之。而住對微無。體者佛性也。萬法因之。以生。聖人有見。三界成境。皆

有爲。故剖之以戒。聖人有見。六趣輪迴。是無明網。故決之以定力。燧寶光之慧炬。而沛善利之慈
 舟。返迷途。率於中道。猶橫流。登於彼岸。以言乎真實之要。總攝一乘。以言乎天地之間。曲成萬物。大矣哉。
 道心。包舉等太。而無際。法教流通。彌曠劫。而常在。則有乘如來方便。出應化門。用大士因緣。處帝王位。
 俾庶類咸若。謂之光天。下令衆生。修善名。莊嚴佛國。龍興寺者。皇帝即位之歲。薄天之所置也。唐祚
 中微。周德更盛。歷載十六。茲臣擅命。伯明氏有盜國之心。一闢提有善聖之迹。皇上操北斗。起東朝。排闥
 闔。運扶搖。張目而叱之。殷乎若震雷。發地。敵齟齬。以克彼二凶。赫然若太陽。昇天。曜照仰象。以復我萬
 邦。返元后傳國之緒。受光武登壇之玉。尊祖繼宗。郊天祀地之禮。既泊。修舊布新。改物班瑞之典。又備。乃
 考出世之法。鼓大雄之舉。入無功用之品。住不思議之方。一光所獨。庶非爲之清涼。一首所宜。大千爲之
 震動。雲蒸風靡。不崇朝而壤之。踴塔。獨天下矣。陳州者。上古太皞之墟。近代離陽之地。置守則列爲郡。封
 王則建爲國。本其風俗。豪華靡麗。舊矣。東門之下。接扶成。龍苑邱之上。炫服成市。信豫章之郊。一部
 會也。刺史南陽韓府君名琦。其爲邦也。勝殘去殺。聖主之得賢臣。別駕彭城郡王名隆業。其從政也。能
 而恭。高陽之有才子。長史南陽張齊賢。儒林之選也。司馬河南裴登。公族之良也。士曹從事八人。錄事參
 軍。千瑒爲稱首。六屬官人二十五人。宛邱縣令崔修己。爲稱首。或以藝業。或以門進。高車一轅。美利同人。
 禮舉刑清。於是乎在。因邦甸。積稔之蓄。偶日月正旦之初。欽若王言。建立靈寺。上略其趾。下務其終。百工
 不勸而亟。庶役不徵。而會經始。如鑿成之不日。夫其帶四郭五衢之陌。踴重墻園闈之端。福地砥平。長垣
 雲嶽。高門有閤。大廈斯飛。連廊曲閣。交軒對密。木磨而不雕。土塗而不飾。壯無僧侈。以約費爲工。儉無僞
 陋。以淨屑爲寶。法王宮殿。近寶花之域。菩薩伽藍。住金燈之地。亦猶是也。上座處元。寺主真度。維相守慎
 等。戒珠如月。獨潔麒麟之行。法寶如山。普開師子之吼。克諸善衆。底定神居。甘露飽而滿盈。天香醉而圍
 繞。千時陳項之老。褒衣而博帶。幡幡然相造而誦曰。久矣吾黨之惑也。倖側顯蒙。情實橫放。悉愛我業。聰
 明不開。日有忘其生。生月無覺其滅。滅一息之漏。可勝言哉。而今舉足。至于道場。申情及于淨土。登則目
 禪誦之事。夜則耳鐘梵之音。何悟是生。晚發斯樂。豈不思天子之至仁乎。憫下人之昏。鑿鑿上聖之昭軌。
 假有相之途。詣無生之理。瀛冥淨於已滅。滯元根於未始。百靈之所歸。依萬字之所欣。喜非獨陳而已矣。
 蓋神開天。聖開地。世之祖也。纂帝寶。基皇統。孝之主也。殄蕩狂。破魔孽。成無外也。廣正典。紹度門。德無大
 也。通幽洞明。兼攝該滂。洋而行。混濛成。一收功而四海舉。一推心而羣類立。咨如是。則龍興之化。曷
 有量哉。夫業可大而難沒。焉不貽於後事。可尊而苟藉。焉不述於世。臣子之罪也。敢請圖之。然言語之不
 到者。心識之不到者。其如二乘開之而不見。十地見之而未了。而我云何能知。能說。竊比六時之鳥
 七寶之樹。是出乎和雅音聲。是謂乎微妙功德。記其在處。長者之金園。銘其事。因育王之石柱。其詞曰。
 聖皇在上。於昭于天。唐雖舊邦。其命維新。龍興返政。滅二暴。臣少康。非假于舜。舜非假于堯。堯非假于
 於廓元。教生人戶。歸神化。酒心。小大稽首。掌聲。城。清移仁壽。三代之前。蓋未有。最上乘哉。
 決決陳陳。韓侯道之。奕奕寶坊。邦人造之。天龍護持。聖照熙。受福維祺。帝心則怡。正理興哉。

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讓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法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其如名教。入焉妙本。非言說出其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高劫而遷。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宏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嘗稱大通禪師。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淵。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莊元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義。說通訓話。音參吳晉。爛乎如佛。孔璋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鑿滄海。多開旁流。遠知天命之年。自披人間之世。企開新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嗣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傳際際傳。得道信。道信傳宏。宏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齋講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微。盡捐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星。薄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觀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遞為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跌坐觀君。肩與上。屈萬乘而稽首。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而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盛之一現。混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鸞鷲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炎待。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海濤。於衆。萬額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試閱名。卿表德。非擬。局厭。誼益。長懷。慮繁。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良德無他。忠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願命。跌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接崩梁。境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附。三月二日。册諡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關。綏。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諫。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龍。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途。宿。心。太。帝。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送。喪。是日天子出龍門。法金。觀。登。高。停。驛。日。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候。候。儀。幡。花。百。蓋。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闕。安神。塔。塔。國。錢。殿。飾。賜。逾。百。萬。巨。鐘。是。先。帝。所。鑄。翠。經。是。後。王。所。鑄。金。榜。御。題。華。嚴。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葛。精。晦。于。禪。山。素。遠。寄。生。于。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道。流。至。人。遠。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花。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群。練。綺。也。成。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遍。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與。龍。貨。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遠。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繼。宗。極。痛。慈。舟。之。遺。失。恨。湧。塔。之。湮。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子。貢。之。論。夫

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迹。以慰其心。銘曰。願珠內隱。匪指真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寂安靜。風識奉樂。不入度門。執探法要。俾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諦。解却名。駭。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業。為父為師。辟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進值。瞻仰。思付。觸。不離定。空非滅。念茲在茲。敢告無辜。

元識開製廬墓碑

夫孝者。法象乎天地。感通乎鬼神。故愛敬之中。又有真報。哀戚之外。更追冥福。元識禪師其人也。厥姓桑氏。其先長樂人。漢尚書洪之後。曾祖梁州刺史諱千秋。祖貴鄉令諱信。考文林郎。名爽。自前代無遠德。基於累仁。是生達者。禪師智周萬物。而理證本無。願度四生。而見滅諸有。以為空不離色。體念子之慈。業不忘緣。起思親之孝。乃於萬山北陌。榮陽東原。葬先考文林府君。先妣太原王氏。負土成墳。結廬其域。置義井。取施無求報。鑄洪鐘。取聞而悟道。修古寺。造尊容。取觀相生信。若夫信生。攝生。靜靜生定。定生慧。於生滅處。得常住心。於虛空中。立一切法。其定慧之門。乎禪師昔嘗坐介山翠虎自接。今經行宰樹。四衆依德。至人凝寂。雖罕見全象。識者餘論。亦時存一隅。象美豐石。寄詞短偈云爾。

逸矣。上德行密道。高哀父母。生我劬勞。禪心護念。神足遊遊。苦河離廣。曾不容初。廿廿既。利物無礙。不增不減。不流不滯。仁靜而靈。智動而悅。華鐘既。雄雅法聲。如來如去。如滅如生。不有矣。得不為胡成。實地。殿飾。金山。見。善。無門。惟人所召。境因心起。理憑思照。慈哉一心。泥成衆妙。

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

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穆也。王諱宗。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氣。鳳毛秀色。仁義天啓。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故齊王之胤。以借推恩。周公之子。以才分政。總角封。陽郡王。弱冠拜。陳州刺史。又撫沂州。若敖之裔。刑人是怨。單于之衝。胡馬自遠。淮沂其父。邦國不空。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稱大去。偶失土之諸侯。禮不逃。誅義無辜之王子。某年月日。遷六道。階吏。薨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輿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沒受遺榮。信乎才之短長。不如命之豐約。德之輕重。不如藝之厚薄。有美季子豫州刺史。行休。碧髮。編。孤。託身。炎。厲。載。是。餘。慶。巋。然。獨。存。泣。血。上。請。迎。哀。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林。王同氣三人。往借。酒。殯。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為。野。草。闕。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讓。者。以。為不可復得。宜招魂。而葬。行休。捐心。蒼。昊。誓不徒還。乃掃。亭。館。設。地。席。潔。齋。懇。懇。觀。乎。幽。報。遂。憑。夜。勞。像。曲示其端。步。夢。王。乘。舟。舟。分。為。兩。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微。明。率。此。類。也。又。虛。堂。鑿。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回。迹。一。奇。二。並。其。榜。鐵。生。文。理。布。列。成。卦。衆。駭。其。異。使。善。易。者。張。法。善。之。曰。屈。者。於。文。為。尸。出。指。者。於。義。為。指。蹤。一。奇。二。並。三。預。近。闕。若。引。鴻。山。揆。之。可以。察。先。王。之。心。矣。考。步。協。吉。定。處。尅。辰。以其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發見神柩。舉禮成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若自毀裂。其夜又夢王告

出爲西州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從政。七八年間。窮荒舉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遊之多幸。乾封歲。徵爲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爲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自居銜。管大設綱。辨職。差才。審官序。備。法著新。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天。禿髮入秦。詔公爲涿州道左軍總管。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謀。耀武之士不行。而方叔帥師來威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可汗。延都支李遮旬。潛構戎。假擾西域。朝廷愾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于莽。戎寇免。而入狄豈可絕。城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若命使册立。即路由二番。便宜取之。是成尙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册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遣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會集。迎營而諸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謀託。以訓旅。誤之多方。聞其無備。襲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錯遮旬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雋。不殺而用。謀安人。以德而去。害。郭氛。於地表。輝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額。資。慈。有燕山之銘。詢。茲。遠。路。彼。何。微。也。禮部尙書。加上柱國。又特降恩命。兼右衛大將軍。夷典秩宗。神必據我。文昌有將。天道存焉。調露中。單于可汗。伏念外叛。大鴻臚。副業。喪律。詔公爲定襄道大總管。軍至朔州。斥候相接。匈奴故能。狂。劫。糧。以。餒。師。將。出。奇。張。虛。勢。以。陷。敵。乃。僞。爲。轉。運。伏。其。壯。士。示。編。師。以。緩。行。際。精。騎。以。躡。寇。果。大。下。援。兵。奔。散。驕。虜。益。怒。自。爲。得。色。驅。此。車。牛。憊。彼。井。泉。於是。箱。中。兵。起。千。弩。齊。發。要。路。騎。飛。一。息。而。至。羣。敵。顛。沛。殺。傷。滿。野。從。茲。饋。運。無。驚。者。觀。夫。大。漠。無。際。穹。虛。靡。所。追。之。逃。避。捨。之。憑。陵。費。日。老。師。兵。家。所。病。公。潛。使。縱。類。均。其。利。心。深。圖。既。入。狼。意。亦。改。及。委。罪。銜。官。陰。送。降。狀。公。密。上。其。事。人。莫。知。之。及。其。期。舉。國。歸。附。煙。塵。大。起。師。徒。惶。惑。公。徐。使。令。軍。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寇。也。俄。而。銜。轡。轉。釋。納。款。帝。嘉。厥。勳。命。尙。書。崔。知。悌。乘。驛。勞。軍。備。禮。獻。凱。策。勳。之。日。程。務。挺。張。度。昂。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營。逼。逐。方。降。大。軍。又。屬。乘。鈞。忌。才。下。上。其。手。公。曰。雖。不。逮。率。師。之。讓。功。猶。恥。二。王。之。競。力。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封。公。開。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傳。皆。戮。都。市。是。年。也。伏。念。弟。九。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枉。贈。伏。念。太。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爲。神。理。之。不。可。誣。也。永。淳。九。年。詔。公。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遭。疾。四。月。二十八日。薨。於。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長。子。貞。隱。早。卒。嫡。孫。參。元。嗣。封。魏。親。諸。孤。哀。哀。童。幼。高。宗。悼。焉。贈。幽。州。都。督。賜。因。儀。還。鄉。喪。非。官。供。禮。部。郎。中。監。護。窳。多。之。數。率。禮。有。加。別。勅。留。守。委。皇。太。子。擇。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長。成。日。停。龍。極。哀。榮。禮。之。厚。者。澤。及。存。歿。義。重。焉。太。常。議。禮。博。古。多。能。文。武。表。式。曰。憲。其。年。十。月。葬。我。憲。公。於。開。喜。之。東。良。原。禮。也。神。龍。中。興。朝。思。舊。德。贈。公。揚。州。大。都。督。開。元。孝。享。幸。嗣。廷。恩。贈。公。太。尉。生。不。登。乎。台。階。歿。追。位。乎。霄。序。四。時。于。地。下。調。三。光。于。天。上。聖。人。神。教。在。茲。乎。公。志。堅。虛。精。神。勇。識。激。必。計。本。學。皆。觀。典。又。善。測。候。雲。物。推。步。氣。象。鬼。無。誣。謀。虛。不。滅。用。著。文。集。二。十。卷。造。草。字。數。千。文。皆。寶。傳。人。間。以。爲。世。法。又。撰。選。講。十。卷。又。爲。軍。營。行。陣。部。衆。科。敵。等。四。十六。款。大。聖。天。后。令。秘。書。監。武。承。嗣。就。家。收。進。以。爲。秘。術。豈。比。馬。浮。華。唯。留。封。禪。之。草。劉。安。虛。誕。空。傳。鴻。寶。之。書。而。已。哉。加。以。汲。引。沉。淪。推。獎。氣。類。虛。懷。而。襟。帶。不。設。宏。亮。而。城。府。洞。開。故。虎。旅。雲。從。詞。林。鸞。應。

若毛羽之宗。麟鳳。衆川之長。江河也。在選賢。見賈賈王。盧照隣。王勃。楊炯。許。曰。炯雖有才能。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全終。見蘇味道。王。劇。歎。曰。十數年外。當居衡石。後各果如其言。在軍。應。擇。帳。下。之。士。則有張。知。運。薛。訥。閻。敬。容。甘。元。陳。裴。恩。諒。王。智。方。呂。休。景。劉。元。意。引。備。偏。之。將。則。有。程。務。挺。張。度。昂。王。方。翼。崔。智。晉。党。金。毗。郭。特。封。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凡。所。進。拔。盡。爲。名。將。此。則。有。道。之。人。倫。武。侯。之。賞。鑑。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曠。晦。引。導。皆。迷。因。命。息。徒。至。誠。度。禱。徇。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至。氣。開。有。香。泉。豐。草。苑。在。營。側。後。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非。之。拜。非。商。人。之。化。城。也。公。在。禮。閣。勅。賜。善。馬。及。寶。蓋。令。史。奔。馳。馬。倒。鞍。破。破。懼。而。逃。罪。公。使。召。之。曰。知。汝。誤。耳。又。平。都。支。遮。旬。大。獲。珍。異。會長。將。吏。請。逼。觀。焉。有。馬。腦。大。盤。希。代。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頭。流血。惶。怖。請。死。公。笑。曰。事。有。不。意。何。至。重。玉。而。害。人。乎。此。又。文。饒。之。含。容。郎。吉。之。仁。恕。也。公。西。擒。都。支。北。降。伏。念。前。後。錫。馬。五。百。匹。僅。二。百。人。金。銀。器。物。三。千。品。錦。羅。織。皮。六。百。段。公。受。置。庭。中。旬。日。散。盡。此。又。趙。盾。之。待。士。川。文。之。市。義。也。若。夫。知。人。以。爲。本。感。通。以。爲。行。善。貸。以。爲。常。散。積。以。爲。樂。古。之。有。道。者。嘗。從。事。於。斯。矣。公。元。夫。人。河。南。陸。氏。兵。部。侍。郎。爽。之。女。也。陸。氏。卒。繼。室。以。華。陽。夫。人。庫。狄。氏。有。任。嬖。之。德。班。左。之。才。聖。后。臨。朝。召。入。宮。闈。拜。爲。御。正。中。宗。踐。阼。歸。養。私。門。歲。時。致。禮。嬖。后。補。天。進。參。十。亂。少。康。嗣。夏。退。協。三。從。晉。朝。公。卿。列。拜。虞。諱。之。母。周。官。晉。注。近。出。韋。退。之。家。息。上。臨。極。旁。求。陰。政。再。降。綸。旨。將。留。內。輔。夫。人。深。戒。榮。滿。遠。悟。真。筌。固。辭。羸。敗。超。時。應。俗。每。讀。信。行。禪。師。集。錄。永。期。邁。奉。開。元。五。年。四。月。二。日。歸。真。京。邑。其。年。八。月。遷。窆。於。終。南。山。鷓。鴒。雅。信。行。禪。師。靈。塔。之。後。古。不。合。葬。魂。無。不。之。成。道。志。也。長。子。參。元。官。至。涇。鄜。二。州。刺。史。史。修。厥。德。人。亡。道。存。次。子。延。休。汾。州。汝。水。令。世。載。文。雄。家。傳。草。聖。次。子。慶。遠。協。律。師。深。達。禮。樂。克。和。神。人。成。負。長。才。同。淪。短。季。子。光。庭。侍。中。兼。吏。部。尙。書。輔。政。憲。照。致。君。堯。舜。孝。理。發。乎。陵。廟。仁。澤。遍。乎。松。檟。是。故。妻。以。夫。榮。母。以。子。貴。以。尙。書。先。贈。方。伯。中。命。上。公。夫。人。舊。封。華。陽。增。號。晉。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上。公。有。焉。又。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小。君。有。焉。孝。經。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侍。中。有。焉。合。三。德。而。爲。家。橫。百。世。而。濟。美。信。可。以。言。時。稱。代。鏤。石。刊。金。著。歎。神。道。前。銘。辭。令。所。撰。且。有。後。命。俾。余。係。述。馬。遷。世。家。益。孟。堅。之。一。傳。劉。寬。表。墓。並。伯。嗜。之。兩。碑。報。德。教。忠。俱。傳。不。朽。銘。曰。

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奉敕撰
 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定位。四時成歲。亨育之功存。盡爲九州。尚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業。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姚。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關。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岳。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於。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舊。府。公。執。紼。而。孤。克。廣。前。業。激。品。成。學。榮。聞。

日流武庫則子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鄆。並有聲華。入爲司刑。承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私。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中侍郎。朝廷日能。遂掌軍國。避風開侍郎。監修國史。兼和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體之。願以飛龍見。延曉奉之恩。自時厥後。恆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攝武軍兵馬。又司農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宋常越許中徐路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蕃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直。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毗庶風。假。終復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視頌。來暮聞歌。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墨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運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頗限扇禁。求侍晨昏。優詔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缺。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變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誠所貴。神龍之首。與開興復。時其非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華齒。傳傳士於祚。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薨。瘞葬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帝悼焉。國人慕焉。撫牀。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矣也。王人賜賻。御視。藥於菟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矣。子昇。昇。思繼遺美。以冀國極。有詔。章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酒。恩仙翰。鑿。日。月。照。臨。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陔。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冥符。聖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纒安卑位。即聘長途。唯實唯存。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討讓。戎柄尤重。王綸最。兼司任切。久政榮殊。舖藻爛熳。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恆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但視。誰詳。瑣瑣伊咎。尺寸管樂。鋪銖名正。身遂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辱齊租。既積而散。窮權盡。川歸東極。日去西。上。側。旋。辰。勞。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宏。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室。特。紆。鑄。金。刻。石。以。篆。龍。圖。七。耀。光。勳。三。泉。澤。瀉。銓。能。敘。事。理。詞。敷。求。舊。銘。實。懸。殫。應。兼。編。思。雲。霧。尙。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險。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沒。終。始。遐。哉。逸。子。

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

良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捨之南山之璞。罔然不有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于城之雄。退之去國之老。隨然不失其正也。語夫仗義以行道。屬辭以比德。亦何代無其人哉。公諱方翼。字仲翔。太原祁人。王周之後也。王子以敗狀受姓。徵君以遜世爲名。司徒之濟。難義形漢室。太尉之圖。舉甲心盡魏朝。開濟濟所言。則知尙書志力。兄弟繼美。覽周書所載。則見顯川忠烈。子姪皆封。臣節奮揚於百代。家聲藉甚於四海。大

王父司徒定公乘。附氏之崇也。王父駙馬開府文公裕。先朝之懿也。考特進慎公仁表。王室之甥也。公門總四岳之靈。帝子分五潢之氣。是生時傑。鬱爲仁紀。公雄姿沈毅。深難犯之色。虛懷信厚。坦坦納之量。謙略精斷。遠應變之權。神守密靜。堅不奪之節。孝友內光。於免懷忠。敬外均於既冠。加以思恭。造化誠合。鬼神文其詩書。武其籍略。推此才也。以從政焉。永無愆矣。夙遭家難。哀哀京師。號曰孝董。王母同安。長公主引貴遊之誠。示作苦之端。今太夫人。徒居郡。窮無斗粟。庇無尺椽。公躬率傭保。肆勤給養。舉山出田。檢松蠶。一年而良時千畝。二年而屋瓦百間。三年則日舉。珍膳。處約能久。不亦仁乎。在困能亨。不亦智乎。永徽初。始宰安定。誅豪暴。以育人。察奸宄。以伸冤。異政三舉。清風一變。除潮海。都護府。司馬。以母疾辭職。爲養恪乘便。遂徙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王本立。上書。理公國之悼老。不宜擅抑。有詔徵。遠而親不待心。與哀絕。氣屬神存。詔御醫孟默。朝夕診視。免喪。逾年。僅堪履立。樂成公東討。新羅。虜。爲將帥。詔公持節。雞林道。總管。軍。停不行。授沙州刺史。未至。改拜肅州。以爲慢防。啓寇。非重閉也。乃大築雉堞。嚴備器械。人知有恃。戎亦來威。儀鳳歲。河西。盡蝗。獨不入境。隣郡。湊。提。挈。如雲。公傾私泉。以資之。引激水。以立磴。舉火百籠。日舖千人。遂有芝草。藥生。豐年。賸。降。人之詠德。刊石存焉。表吏部立名。波斯。實。取。遮。旬。偉。威。厲。飛。書。薦。請。詔。公。爲。波。斯。軍。副。使。兼。安。西。都。護。上。柱。國。以。安。西。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大。城。碎。葉。街。郭。迴。互。夷。夏。縱。觀。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風。調。賀。自。泊。汗。海。東。肅。如。也。無。何。詔。公。爲。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金。山。部。使。杜。懷。寶。更。統。安。西。鎮。守。碎。葉。朝。廷。始。以。鎮。不。寧。蕃。故。授。公。代。實。又。以。求。不。失。鎮。復。命。實。代。公。夫。然。有。以。見。諸。蕃。之。心。搖。矣。於是。車。薄。嘖。首。唱。寇。兵。羣。蕃。應。蠟。毛。而。豎。公。在。碎。葉。賦。捷。無。虛。歲。懸。車。薄。於。弓。月。陷。咽。麪。於。熱。海。勦。叛。徒。三。千。於。壓。下。走。烏。鶻。十。萬。於。域。外。皆。以。少。覆。衆。以。誠。動。天。萬。水。暴。漲。祭。微。而。三。軍。涉。渡。葉。河。無。舟。兵。叩。而。七。月。冰。合。由。是。士。卒。益。勇。戎。狄。益。懼。覆。書。下。問。皇。靈。遠。燻。邊。夏。州。都。督。徵。許。奉。天。宮。熱。海。之。役。流。矢。貫。臂。陣。血。染。袖。事。等。般。輪。帝。顧。而。問。之。視。指。歎。曰。爲。國。致。身。乃。吾。親。也。妖。賊。白。鐵。余。據。平。城。以。反。奉。詔。與。程。務。辯。討。擒。之。善。公。有。發。石。填。城。之。計。反。風。焚。柵。之。威。封。太。原。郡。公。元。珍。寇。邊。受。命。討。擊。公。以。無。甲。乃。發。思。造。六。片。木。棗。稔。開。鈕。解。合。畫。爲。虎。文。北。至。開。光。與。虜。合。戰。若。臨。猛。獸。羣。比。莫。之。敵。也。胡。馬。奔。駭。獲。其。二。轡。桑。乾。舍。利。兩。部。來。降。初。公。善。畫。與。魏。叔。弼。相。畫。公。善。射。與。趙。持。滿。齊。名。帝。每。賜。之。賜。比。鳴。堂。賞。深。懸。帳。嘗。獨。行。夜。入。有。懼。人。長。丈。直。來。趨。避。射。而。仆。焉。乃。朽。木。也。太宗。壯。之。授。右。千。牛。及。持。滿。伏。法。暴。骸。公。良。而。收。葬。爲。執。金。吾。奏。劾。高。宗。義。之。釋。而。不。罪。履。道。坦。坦。多。如。此。類。洵。將。任。帝。樂。龍。爲。國。方。虎。天。下。膏。潤。羣。生。雲。雨。惜。哉。不。辰。情。焉。邁。海。關。聖。之。際。天。后。臨。朝。有。凶。人。譁。奏。公。廢。后。從。兄。常。懷。快。快。司。刑。卿。史。侮。文。矯。制。不。名。等。法。遷。於。州。路。至。衡。州。疑。疾。捐。館。春秋。六。十。有。三。垂。拱。三。年。閏。正。月。二。十。九。日。葬。於。成。陽。原。君。子。曰。斯。才。也。斯。望。也。難。乎。免。於。斯。之。代。也。周。公。聖。而。謗。屈。平。賢。而。放。賈。誼。才。而。謫。李。廣。勞。而。喪。彼。天。命。之。糾。紛。此。人。情。之。惆。悵。神。龍。中。興。以。陷。醜。史。例。復。官。符。孝。爲。人。極。忠。爲。令。德。神。之。聽。之。始。枉。枉。直。信。矣。有。子。故。光。祿。少。卿。瑛。今。秘。書。監。珣。皆。篤。行。純。孝。慎。終。思。遠。說。少。也。蒙。會。友。升。堂。今。老。矣。豈。能。文。旌。墓。遷。司。漢。籍。感。激。論。都。尉。之。書。豈。敢。彪。彰。情。追。美。樹。公。之。廟。銘。曰。

悅使授方任能人荷忘其久勞兵不遠其長道雖金方氣肅雨雪不交之地積沙霜草木不植之所莫不豐滯種于坳賦賦甘瓜于戌時朝廷賴之選使持節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仍知營田使睦嗣連五郡之填積石控九河之源公夙奉皇華政聞行露高車未至闕覽相歡既見君子溫其如玉率性仁愛由衷易簡推是心也物感斯應觀悲肅而無說見禮義而興行不言而庶事熙非教而幕下順故得大田多稼人和歲豐餉軍師處勤餘裕計偕入朝侍宴于長壽殿上謂公曰河州軍政要衝屯以最多卿以足食爲心朕無西顧之憂宿以彩幣錫以文袞及公還州也繼勞勞勉王人和繼國家徑流沙梁弱水收西域護南庭連百萬之兵以濟事于外不一日而乏者則公之力也無駭入極可謂費片父勝之杜預平吳蓋知羊叔子功爾宜登元老作武天朝止于邊服實孤人望享年七十有一禮聖元年二月十日癸亥終于官舍天子悼焉因喪歸悉命官給是日河湟耆老山谷羌夷反首誓而號奔州邑雖國亡子產吏哭祭道豈云過也愷佛之化人之父母及其歿也哀亦如之信矣太夫人金城郡君隴西李氏江夏王道宗之女也宜此象服爛其盈門嗣先姑之徵音立庶姬之則範葬華旌落葬葬城隅以證聖二年正月合葬于河南之定鼎原禮也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玉女之墳松柏接于邱山邱陵封于伊闕石麟將闕華表何年有子日祖雍景龍初擢給事中兼侍御史內供奉追惟皇考孝于奉親忠于事君恭于立身惠于臨人總足四行旁通具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故老之口既絕竹帛之文又滅揚名分奈何刊石今來裔其詞曰

偉哉再氏世有仲弓鐵冠縹緲給事于中克昭遺懿樹之家風於皇嚴孝高明有融德罔不尊藝何不涉嗣武先正思文載協建旗千里逮君六葉龜顧印房地盤綬篋官以勤積業因時峻宰號神明稼稱親信驥足既展熊軒亦軌邦國海康京師河潤出車西域我君謀之屯屯北假我君護之六軍有饋其誰度之一人無憂其誰樂之狂歌避德均遷所位靈鳥依仁翫昇執事以今視古名齊績類天不整遺山頽此位隴首遐望秦川階陽吏人攀繞哀腸隨喪虛靈冥野行臨惟堂廟立遊都魂歸故鄉王姬耐葬禮之終也水合蛟龍填同石馬地籍霜露烟檀松檟千載九原高碑淚下

贈太州刺史楊君神道碑

公諱至誠字某宏農華陰人也厥初生人爲姬伯之祖因邑命氏有楊侯之盾其後東陵奮而開國西漢盛而移關門處隱隱互連桃塞之上碑闕嵩嶽滿華山之下明德之後世有人焉大王父隋直閣將軍岷嶺撫寧道五州刺史邢國公諱貴大父故右衛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靜公諱崇考故常州刺史工部侍郎鴻臚卿余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太子少師附儀同三司上柱國鄭國公諱崇考若夫家聲代業累德積仁故以克隆前統光啓來葉矣公稟純樸之粹靈漸軌物之名教端操以正己崇讓以與人勵精以探道善問以毓德學無不達藝無不周成董有傾軋之望既冠爲宗匠之表年十三調太常挽郎尋補路王典籤大夫門子執橋山國王國詞人與術唯苑皆一時之選也明慶中詔郡國舉賢良公對策天朝無能出其右者遷太子通事舍人再舉高第徙國子監丞坊監清流才地兼擇東朝東帶銀榜增華西序彰

纓環林益潤高宗接千歲之統嗣百王之業封岳嶺云亭積于舊章俟茲通博乃除公禮部員外郎祀事克明大典攸序建邦分職得人者昌吏曹居六官之首丞郎盡一臺之妙又轉公吏部員外郎華的文昌羽儀丹地丁太夫人髮去職公至行純篤幾於滅性雖杖絰外除而柴枒加等門人記其喪禮天子憂其死孝服畢授贈州三令令與尚方之鳥鳴單父之琴志道不矜其大才勤政無爾其小邑美聲流於幽籟惠化而於周原又應文擅詞場舉策試天下第一敷陳聖說啓沃明主究天人之際建皇道之極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朝廷納賈生之言排非直於外乃拜公隴州司馬未及赴官選疾卒於長安之私第春秋若干王祥未施於邦政陳實近終於邑長位不充德其如何神龍初中宗克復丕業格於文祖乃降從臣緇懷先正以公二子在章統之列追贈公使持節太州諸軍事太州刺史非夫立言不朽陰德陽報安有稅諸孤而隆家既沒世而榮號者哉夫人天水趙氏殿中監武權公某之女也受訓公宮作合君子言容貴於國史德行循於法度六姻之內宗焉始有輔佐之力卒延門戶之寄初公之捐館也九子呱呱哀衰喪位賴夫人質順實復日就月將徙宅依仁園門成訓三十年內八子登朝廷交虎綬之華門接魚軒之軫某年月日封梁國夫人景龍二年五月七日終於長安之延壽里聞者遭家遷播几筵靡訖而今蒙國昭洗情禮獲申以先天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合葬於少陵原禮也第二第三子夫人在堂而沒長子第八子夫人在殯而亡今並列於墓兆用嘉魂魄長子故兵部郎中徵中子前武衛將軍泚永懷徽烈忠勳銘頌郎中昔嘗籍言意感延州之許將軍今復哀託請深舊館之悲高跡難名短詞莫逮採諸故老恭存梗槩其詞曰

昂昂楊君秉心泉懿大河壺岳含光毓粹學妙研精文逸逸思行爲時範言爲故事存德令德沒揚虛位善慶克家哀榮乃備嗣姑稱如敬妻曰冀復有母儀千載一貞貞墳土隨同封此地芳烈攸哉金生碑字

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神道碑

夫積德垂裕之謂仁追遠揚名之謂孝仁則愛鍾厥後孝則榮及其親嘗三復于斯言今于馮君而見之矣府君諱君衡其先長樂人也釋趙歸秦本家上黨分燕徙越又據高良自遠祖榮懷化侯業以至於大父贈荊州都督益先考高州使君智歿成以勳績建旗本郡甲兵雄于一方政化遠于千里君繼含宏光大之德守冲默安貞之志乘難進易退之操詣希聲若訥之道爲而不有故物譽難得而稱靜以居常故世榮無由而及以聖歷之歲終于本城子幼家艱喪禮蓋闕夫人琴氏備母師之六行履先始之四德處順思柔以成婦道及衛亡其伯而魯重敬義誓以汎舟之詩遺其闔門之禮季子今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力士始自歸離來儀上京既遠徒宅之愷爰從倍年之訓咸三州之深義易百代之因生捨馮亭之本枝從高後之令族千秋泯泯遂去田宗隨會在秦別爲劉氏遇風雲之咸會承日月之光輝茅土答其勳庸貂璫隨其忠信太夫人踰越嶺嶺就養高堂孝子展自華之勤慈母欣採衣之貴精神所感振古難傳嗚呼嗚呼爲忠隱心後勳引桑葢之深誠蘇金張之周密敏以衛主愛以安親而善不彰惠不遠者未之有也由斯言之則哀樂存乎心不以玉音改禍福唯所召不以偏覆及諶

云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明神勞善人而壽其母也。夫人以開元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終于京兆之來廷里舍。享年八十有七。天子悼先賢之德。嘉侍臣之克孝。思恩禮之未崇。館宿之將及。于是詔贈先府君。潘州刺史。備禮飾終。招魂合葬。是歲也。大享宗廟。備講國慶。錫類之恩。施于卿士。重贈府君。使持節都督廣西諸州。等一十六州諸軍事。廣州大都督。夫人受邑。舊邦。塔。越。南海。從夫加贈。改封越國夫人。哀榮備于始終。寵光洽于中外。為子之道。何以加焉。于是與兄左衛中候元。右領軍衛尉將軍元。等。惟。舊。業。之。難。名。成。新。恩。之。及。及。思。建。碑。表。以。永。芬。芳。夫。德。以。庇。後。嗣。仁。之。厚。者。也。揚。令。名。以。崇。祖。考。孝。之。大。者。也。仁。為。五。帝。之。先。孝。實。百。行。之。首。貫。經。教。而。莫。比。標。人。倫。而。獨。出。宜。其。鏤。美。金。石。式。旌。墳。墓。無。忘。清。徽。昭。示。來。葉。何。必。會。稽。江。上。獨。有。記。孝。之。碑。安。陵。廟。前。空。傳。尚。德。之。頌。其。詞。曰。

贈涼州都督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君神道碑奉勅撰

四時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峻嶒之人。武。故。隴。上。多。聚。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成。石。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塵。幟。指。塞。自。比。長。城。得。之。于。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達。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平。文。王。之。子。是。為。號。叔。號。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魏。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元。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為。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或。太。守。憲。憲。之。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于。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顧。光。祿。派。分。于。馬。湖。廷。尉。世。茂。于。穎。川。孝。則。天。錫。釜。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兒。童。不。欺。豈。但。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開。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碩。齒。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鬪。而。宏。勳。仕。州。縣。而。為。選。啓。莫。京。之。繇。不。在。于。其。身。積。無。聲。之。善。慶。必。流。于。後。嗣。公。太。白。之。精。當。泉。之。靈。膺。家。之。禎。為。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猿。臂。虎。口。虬。鬚。鷲。眸。射。穿。七。札。劍。敵。萬。人。子。卿。路。遙。遙。識。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三。度。府。左。果。毅。以。敗。敵。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兼。右。金。吾。郎。將。瀚。海。軍。副。使。尋。改。朝。散。大。夫。伊。州。長。史。伊。吾。副。使。以。軍。累。破。虜。即。授。其。州。刺。使。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後。命。遂。本。衛。中。郎。將。仍。為。舊。州。軍。使。默。曷。之。寇。北。庭。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振。加。雲。麾。將。右。武。衛。將。軍。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人。隴。右。掠。堀。牧。公。兵。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積。而。未。盡。歸。功。順。廟。朝。議。多。之。拜。右。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人。奉。期。門。出。分。副。寄。于。是。料。敵。無。備。聞。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鐵。甲。文。劍。燹。馬。整。牛。既。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總。軍。典。屬。乘。障。增。衛。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右。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

錄千段。班師臨洮。遺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伸。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于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而摧心。悲慘風雲。號。幽。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聞。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伏。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蕃。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精。相。餉。餉。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短。赫。如。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請。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賜。賜。錦。衣。寶。帶。文。馬。素。女。嫗。其。益。門。長。鳴。在。庭。咸。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光。聲。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元。鑿。下。効。武。臣。之。素。節。其。章。也。如。此。夫。為。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為。人。臣。恢。驅。驅。侮。以。勢。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于。先。人。揚。令。名。于。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登。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廳。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曹。恭。將。等。或。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實。父。子。繼。位。將。軍。祭。形。兄。弟。並。參。師。律。志。本。不。忘。遠。也。而。新。是。謀。權。也。並。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于。太。原。夫。人。燧。燧。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給。以。遇。存。有。詔。詞。人。為。其。碑。志。介。士。送。葬。即。封。征。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遠。之。墓。銘。曰。

沈沈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疊嶺。亭障臥鼓。屯田備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祉。元社衣清。廟獨祀。鼎食金奏。炮繁贈。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颶兵。臨洮奮。手。握。金。節。魂。沉。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興。禮。崇。恩。碑。義。豐。生。為。神。將。死。為。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邇。連。之。墓。長。旌。武。功。

跨軍典郡。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每至入朝奏請。升殿論邊。山川險易。立成于聚米。攻守方略。一決于前籌。遂詔置兵。先合漢光之旨。新審從事。暗同魏武之心。故得延譽上騰。風雲鬱其氣色。恩榮下逮。日月供其輝光。當斯時也。臨諸機括。三垂可以氣壓百蠻。可以力制。即彼者。老生之常談。和親者。豈儒之怯計。安足為神武非常之主道哉。昔請先拔大戎。次擊獯鬻。盡區域于西海。開郡縣于北荒。輝皇靈于天外。圖壯節于雲開。其事如果。曠古未傳。惟君知臣。保斯言之可復。何神與善。負厥志而無成。是年秋八月吐蕃犯邊。瓜州失守。盜憎吾將。執致其親。公以為背父立威。非孝也。頓兵從敵。非忠也。大義通其忘家。方寸亂其供國。其定計也。成列而出。討賊盡狄。而退殺身。忠在孝先。將之道也。公馳驛要驛。而回紇內叛。以八九之從人。當數百之強虜。然猶矍矍。擊射殺傷。略半。亭孤兵盡。流矢橫及。所謂仆而餘威。折而不撓矣。嗟乎。嘗瞻之憤空結。噉肝之怨莫讎。天子聞之。黯然與歎。人言以命許國。夫豈忘其言哉。苟收必死之忠。焉問不虞之過。至矣。蓋聖主推仁恕于天下。懸大信于後人。愛欲其生。德替侯再克之喜。惡傷其沒。抱秦伯猶用之誠。婉獨見之臨。豈常情所逮。謀臣飲恩于望表。猛將感德于事外。然後任人之困。衆可知也。乃下詔追贈特進。荆州大都督。禮命。常加常二等。死事之經也。公之伉儷曰武威。郡夫人夏氏。韓母築城之智。孟光舉臼之材。拔棘解圍。三軍備其健婦。崩城備哭。四海傷其孝妻。此又間代之一奇。一家之兩絕者也。嗣子尚衣。奉御承榮。天獎賜蘭。星祥名寶。禮義形于喬梓。哀感過于緜麻。哀訓惟堂。克持門戶。特奉恩旨。收其二蔭。飾極玉關。歸魂上國。以十六年十月。詔葬于萬年縣見子之原。幽簡齊列。方相雙引。京尹護喪。史官頌石。千乘送葬。觀瞻之威儀。十里開塗。識龍驤之邱墓。銘曰。

張燕公集卷十七

碑銘

右羽林大將軍王公神道碑奉勅撰

維大唐開元十五年。閏九月二十三日庚申。右羽林大將軍。持節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營田九姓轉運。十副大使。兼赤水大使。專知節度事。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上柱國。晉昌伯。薨于葦蕩亭。故也。夫事君。効命之謂忠。殺敵親之謂勇。干星。雙月之謂氣。逐日。披山之謂力。有一于此。名猶蓋世。矧兼其四人。何間焉。是晉昌所以錯落將星。嶸嶸山嶽者也。公諱君。字威明。瓜州常樂人也。父壽。因公建績。致位九卿。臨難守死。哀贈特進。審察翁之倚伏。遂隱腹之浮休。老而益壯。沒而立名者矣。公威聲發于雷泉。武毅標于嶺嶺。小頭銳上。猿臂虬鬚。龍劍摧百勝之鋒。地牙得萬人之敵。拔自行陣。果有呂蒙之才。拜于壇場。不。爽韓信之用。始仕鎮戍。履班外府。及郎將中郎。至軍副率。雖移官守。而恆在疆場。郭知運推轂河源。振符隴右。公未登一命。事主將之旌。麾。不出十歲。代總戎之節。誠。慷慨之士。以為美談。于是自駿衛將軍。遷羽林大將軍。既督隴右。兼統河西。統塞垣之十軍。佩節制之兩印。大田多稼。而屯廩百億。蒐乘籍馬。而鐵騎數萬。迺踏赤山。焚窟幕。獵清島。驅孽牛。啞鳴則七戎辟易。炬赫則千里震動。亭候侍其長城。廟堂賴其神將。月獻戎捷。歲行軍賞。王侯無種。屠狗起為將軍。戰伐有功。爛羊超遷都尉。前後翻飛。落。下。奮躍行間。

梓川郡王神道碑奉勅撰

珠玉無遠而登。蓋輅之飾寶也。松栝無幽而入。殿堂之構才也。物貴其用。人亦如之。撥川王諱弓仁者。源出于正末城。吐蕃贊普之王族也。會祖贊。祖贊。父陵。代相蕃國。號為東贊。或言謂宰曰。論因而氏。公公有由余之深識。日耀之先見。爾偏荒之草露。暮上國之衣冠。聖歷二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歸于我。是歲吐蕃天下。公勒兵境上。縱謀招之。其吐渾以論家世恩。又曰。仁人東矣。從之者七千人。朝嘉大勳。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周語曰。犬戎樹敦。守終純固。今其俗。積而輕死。其法折而不撓。故前代無降人。中土無僭僕。自公拔身向化。首變華風。澤露之間。始見戎州矣。若夫河南胡苑。坳牧所利。每歲冰合。虜騎是虞。中軍必謀于元老。亞將因選于時傑。神龍三年。以為朔方軍前鋒遊擊使。景龍二年。換

左驍騎將軍開元五年兼領德州都督使皆如故八年遷本衛大將軍改朔方節度副大使公之理兵也
 堅三率利五刃偶拳勇齊足力信賞罰分甘苦六轡如手千夫一心接獲猶狗奴臥沙灘如狂席庶居
 露食垂二十年兩軍面成師冰泮而休卒塞氣入于肌骨夜宿入于鬚髮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節韓公
 之建三城也公沈兵諸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以為外斥而叛徒安塔鄉卿之和默吸也公授節李陵之
 哀致變光祿之泰以為內候而實至如歸九姓之亂單于也公四月度磧過白樓林收火拔部帳納多真
 種落彌川滿野懷惠忘亡漢南諸軍隨其計也降戶之叛河曲也公于騎奮擊萬虜奔走截窮略定師旅
 方旋而延臨跌復相瞻聚上軍敗于青剛嶺元帥沒于赤柳湖公越自新堡奔命寇場贏糧之徒不滿
 五百兇醜四合衆寡萬倍公殺牛為盟戰寇為餉決命再宿街澗重圍連兵臨陣千里轉戰合辭訥于河
 外反知運于寇手朔方諸軍壯其戰矣研摩之奔也適于黑山口覆其精銳市惠之背也追至紅桃帳掩
 其輜重乳泊之會刺圍池之狂胡木盤之役謀方渠之遺寇凡前後大戰數十小戰數百算無遺策兵有
 全勝是以六狄逃遁三垂又事聲譽震于天下業光華于代載信皇威之所加亦武臣之力也故錦衣寶
 五尤容戎功甲第良田不承錫命語其智効未甚優寵黃頭黑齒比價齊名積戰多瘡累勞生珍恩命尙
 藥馳往診之皆暨以深秦醫無及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六制贈為檢川王稱故國志
 其本也太常諡曰忠由舊典昭其德也長子盧監官封繼事業次子舊久特拜郎將十二年四月詔葬
 于京城之南懷遠人也太常鼓吹介士龍旆虎帳雜奏封贈殉馬吉凶之儀舉夷夏之物備長安令遠徒
 以護專鴻臚序實以觀禮哀榮之道極矣君臣之義厚矣有命國史立碑表茲誓誓同寮敢陳遺烈銘
 曰

黃河接天清海殊壤舉世安裕拔俗離放俾識論侯利有攸往奮發橫絕搏空直上以衆寡敵因敵立動
 吐蕃萬戶吟嘯成軍精感天地氣合風雲既封酒泉乃位將軍朔方陰塞直彼獯虜帝命先鋒闢如虓虎
 山北加電漢南擊鼓十數年間耀國威武我有師旅將軍鞠之我有邊配將軍育之柳調亡師一劔復之
 幽池叛胡三戰服之武節方壯朝露不待王爵送終宿恩未改時來世去人物在銘勳證忠以告四海

唐故高內侍神道碑

孝足動天義堪鑿地河中見三州之姓炳彼精誠南亭聞再送之母彭茲奇事不有陰德曠代誰鄰內侍
 高延福者將軍力士之慈父也身自西梁干呂東明衍壁以亡王之族處悲伯之官而將軍本繁馮亭代
 家南越未知父母來李宮閣老而無子曰悲幼而失親曰苦調之悲者笙簧異器而同音貌之苦者秦胡
 別狀而共色從此斷金合璧投漆相受承順無違日嚴生乎本性仁慈匪飾天屬由乎自成父子之名既
 定姓氏之目因移大將軍之家去鄭而取衛平原侯之室變郭而從甄亦猶是也既而內侍以鴻漸登朝
 萬翳朱紱將軍以龍樓得主鑿金堂其訓子也溫室之樹無言軍中之馬數對其事親也三性有義志
 之榮百行無匪疾之憂至矣哉高氏之子也以思親之願為展親以欲報之誠而報德神明命而哀慈荒
 冢碑而墓議乃有傳求聖善提舉炎洲二紀積德萬里遙遙青容莫識涕淚茫然驗七星於子心認雙環

於母時而後深傷頓首若陸谷而登天慈慈都除類愈驗而視日於是盡歡二楹蒙敬三人均養之恩成
 不寐于十起反哺之志齊色難于一堂舉公賀慶源之親天子款馮勳之母此復然矣內侍事主四朝歷
 官七政專良恭肅著美論言冲謙儉讓得名朝列年六十有四開元十二年終于來庭里明年五月葬于
 長樂原繼子力士喪繼孫而加等葬盡誠而備物義方之經譽為稱首孝德之傳今見其人永維先恩道
 經徐烈若夫慈福族之種登仁也約詩書之尊教義也貴不居而要避權禮也生指心而死有託信也仁
 為德本義為行先禮為身宅信為意田故仁之報也壽義之報也樂禮之報也安信之報也順履順居安
 乘樂享壽此四者生人之偉事自求之深致者矣於戲賜冠馳龍勢假塞谷上煜燿君傍者豈不思景
 行高山慎視前轍如或少選亡禮順沛遠仁瞻言四報咫尺千里揚芳樹淑其不難乎予固春秋之徒也
 懲不濫而勸不僭義重天綱孝崇人紀樂諱諱之成訓善哀哀之克子不著倚相之書將受邱明之恥九
 原上干月深覽碑版傷知昔有以見古史之心也銘曰
 高堂樂未散重壤哀已辨寶帳吹盡衣金樽照塵席苦長夜之易促德寸景之難惜劉義舉與孝心萬古
 千齡傳此石

大周故宣威將軍楊君神道碑

公諱令字令一太州仙掌人也隋司徒觀王之元孫周孝明高后之歸孫今司衛卿之元子維有附接三
 統建國我高祖以同姓為王維皇周教九族敍百官我諸楊以外戚而貴公體元黃之純粹承河山之
 不結孝乎內炳忠焉外均性與天和道合仁愛收恤孤老分產疎屬沐于周施約于妻子加以樂善而好
 學降尊而容衆能辨榮和思柔酒德容止可度溫溫如也文章可觀彬彬如也潤英皎穆當世碩士與之
 遊焉而曰君子若夫漢魏興族有恩澤之封公卿門子有良家之侍公浮雲世祿匪石儒風究乎王道之
 紀綱明乎人事之終始年十九舉進士高第授潯州參軍轉千牛衛曹遷洛陽尉從遊次也居無何拜朝
 散大夫行通事舍人俄而加太中大夫檢校天官員外郎夫行人之在周禮方國是接公修其政令帝曰
 余嘉卿官之著漢儀列星是應公其典故時稱邦則國家左賢右戚一文一武以公地望羽儀寄深虎
 旅除宣威將軍行右衛翊府將軍備從從事非其好也初公時為郎也遂戎梓逆作忠幽冀皇土噴味下
 人故我有神兵之役選達權權禮之吏佐猛毅維城之師乃下制以公為兵曹焉實有密贊軍政獨飛長
 策豈云卒乘饋陸戎機式序若此而既說俾諸諸勳勳則庶幾邦威元免懷黃龍馬未汗而伏盡人未疲
 而兵輯者公與有力也及盡師振旅助勳時帝用咨有司之遠古念有功之未祿將遷德命備多教有
 日矣方當翼大化增三光之明照天秩垂九德之聲昊天不惠厲氣流行如何斯人胡不眉壽年四十一
 重履元年夏六月辛丑遘疾而卒嗚呼哀哉梁木未施子道不究嗚呼哀哉哀哀嚴親臨臨淵
 谷遐邇哀響誓乎欲風未識之徒罔不盡朋悲而盡歡矣天子惻然弔之以玉册贈之以錦盒葬公傷然
 誌德於素旆圖像於青史粵乙卯假葬于合宮縣平樂鄉之北阜郭門十里山山西崗樹萬古之阡都邑
 九原之地陞寄新魂魂懷故城親視諸孤未遑歸葬平生志事孰已焉哉厥弟五人比才連舉曰謹一獻

一循一惟一尚一等。因心則友。世稱萬石之閨門。死喪之戚。吾見伯淮之兄弟。會曰。我國後事。日月除乎。設龜云。此地陵谷居乎哉。乃布哀友生。托詞懷舊。跡德表。示之來。昆其銘曰。

洪河南注。少華西峙。氣氳靈會。生此君子。維國之紀。宣慈惠和。禮樂文史。敦錫崇類。激揚激否。勃然濟物。若不由己。克明從訓。誕敷厥美。修詞北闕。潤色東里。揮翰文昌。列星順極。交戟禁衛。爲王爪士。允文允武。翁歸是比。略曰。親遊。諒軍北都。攘狄黃龍。濟師蒼兕。將王元默。緊公是特。帝懿乃勳。將圖騰仕。仇仇執憲。不我力以役。役大勞未受。多祉景命。無祿洪基。中坦。父兮。僕。孤子。稚齒。孔懷。靡及。凡伯。率止。陟彼。邱山。邱墟。歲。荒。草。無際。羣哀。所起。吁嗟。楊侯。託居。此矣。勿。滴。綿。曼。德音。不已。久。客。思。鄉。永。懷。桑梓。

唐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蔣公神道碑

公諱威德。字薰曰。蔣氏。京兆涇陽人也。其先胤。姓。答。蘇。之後。又有蔣伯氏。族。與。蔣。寧。陵。之。傍。尚。傳。侯。國。按。山。之。下。獨。有。仙。祠。聖。則。威。服。五。城。變。則。績。稱。二。縣。鴻。臚。秀。於。吳。會。散。騎。崇。於。晉。景。在。其。子。孫。是。宜。繁。漢。公。生。而。開。明。長。而。英。拔。非。因。馬。鄭。之。學。動。合。禮。經。不。待。孫。吳。之。書。暗。同。兵法。有。拳。勇。尚。氣。榮。顯。盼。稜。華。風。神。都。爽。五。取。善。於。東。野。六。射。動。於。西。甯。少。以。嫖。姚。之才。入。充。供。奉。之。選。御。橋。驍。犯。清。蹕。而不。驚。登。道。階。鳥。應。鳴。弓。而。自。落。使。蕃。左。右。星。歲。重。深。賜。上。柱。國。拜。元。城。府。左。果。毅。天下。大。定。李。廣。之。用。無。施。雲。中。薦。賢。唐。之。言。已。老。春。秋。六。十五。神。功。二。年。某。月。終。於。洛。師。薨。殯。邠。阜。夫人。太原。郡。王。氏。夫人。郭。氏。實。生。大。將軍。福。順。一。見。聖。主。再。紐。乾。綱。重。位。冠。乎。北。軍。茂。功。藏。乎。南。史。故。象。服。臨。祭。魚。軒。以。朝。天子。深。嘉。款。獨。勳。之。母。羣。公。列。拜。賀。庚。源。之。親。享。年。七。十五。薨。於。京。兆。之。三。里。公。愛。敬。奉。親。軌。則。可。移。於。後。代。義。方。訓。子。福。祿。來。及。於。先。人。葬。有。日。矣。乃。下。制。曰。禮。著。飾。終。情。惟。悼。往。詢。諸。前。烈。抑。有。舊。章。前。左。羽。林。大。將軍。葛。福。順。亡。父。某。守。其。謙。素。宏。此。藝。能。未。展。才。術。奄。從。凋。列。而。嗣。子。克。家。式。昭。勳。業。既。念。功。以。追。遠。亦。自。葉。而。流。根。宜。申。獎。贈。俾。樹。泉。壤。可。贈。遊。擊。將軍。守。右。驍。衛。翊。府。郎。將。開。元。九。年。二。月。九。日。葬。我。郎。將。君。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郭。氏。禮。也。章。著。以。極。格。旗。在。列。廟。食。備。其。性。平。法。葬。陳。其。肅。鼓。孝。慈。之。道。著。矣。哀。樂。之。禮。畢。矣。尋。彼。生。平。之。事。忽。如。絕。光。鑿。乎。碑。版。之。文。永。存。遺。烈。銘。曰。

唐故廣州都督頌公神道碑

君諱覽。字道一。中山無極人。昔胡公紹。奄有大邦。楚子縣陳。逃威樂土。當烈王之玉也。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言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錫姓因生。如堅之讀。形聲轉注。以其爲音。處則稱劉。明歸晉者。以異。變而爲郭。蓋承。誠者有馮。通之裔。郭。仕。漢。爲。太。保。大。司。馬。承。陽。侯。部。十六。代。而。生。君。仕。齊。爲。太。山。太守。司。隸。校。尉。無。極。縣。伯。撰。笑。道。論。行。於。代。君。生。隋。汾。州。刺史。族。生。隋。沁。州。刺史。紹。生。隋。新。市。令。協。生。單。于。大。都。護。府。錄。事。參。軍。贈。宋。州。刺史。封。惟。祖。惟。曾。在。商。在。夏。世。濟。其。美。永。觀。厥。成。君。即。宋。州。府。君。之。第四。子。也。博。綜。經。史。脫。略。流。俗。情。之。所。道。對。尺。于。千。里。氣。之。所。重。輕。百。金。于。一。諾。曰。與。曰。比。陪。應。

劉之圖。或。卒。或。真。藏。鐘。張。之。筋。骨。舉。滿。鄉。曲。聲。聞。闕。庭。天。后。臨。朝。再。加。寵。命。皆。辭。以。親。老。不。赴。逮。疾。革。易。箴。符。立。應。瘳。復。有。制。徵。焉。刺。史。獨。孤。楚。率。府。寮。致。敬。喻。起。于。墳。左。乃。授。左。金。吾。中。候。生。盡。其。卷。送。親。許。人。沒。盡。其。良。方。委。身。殉。國。或。用。或。舍。有。以。見。大。君。之。仁。時。止。時。行。有。以。觀。大。孝。之。節。君。臣。之。際。其。遠。矣。哉。尋。除。左。千。牛。長。史。檢。校。武。始。軍。長。史。攝。右。臺。侍。御史。兼。監。武。道。行。軍。長。史。攝。右。屯。衛。都。將。副。臨。洮。軍。使。轉。右。驍。衛。右。都。將。爲。臨。洮。大。使。拜。蘭。州。刺史。兼。檢。校。林。陽。等。軍。大。使。除。夏。州。都。督。兼。鹽。州。防。禦。使。徵。授。幽。州。都。督。表。之。以。紫。緡。御史。中。丞。爲。河。北。軍。州。節。度。大。使。君。政。成。周。月。惠。則。在。人。思。是。緩。風。表。以。去。職。未。幾。復。除。夏。州。都。督。屬。山。戎。矯。虔。假。授。王。略。兵。落。天。上。思。週。行。以。出。奇。虜。質。計。中。守。便。宜。而。未。進。時。以。爲。還。還。乞。撫。州。刺史。朝廷。明。此。舉。也。未。到。官。遷。廣。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五。府。經。略。討。擊。使。春。秋。五。十。有。七。開。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以。年。月。日。歸。葬。于。恆。陽。之。王。公。山。南。原。不。忘。本。也。君。三。承。辟。命。再。罷。憲。曹。八。典。戎。旅。五。司。藩。翰。事。之。去。就。所。歸。必。執。其。中。職。之。高。卑。爲。政。各。當。其。選。觀。夫。果。于。事。喻。于。義。下。學。而。上。達。強。立。而。知。類。畏。克。厥。厥。愛。道。無。常。師。有。商。也。之。文。有。求。也。之。藝。習。禮。必。本。飾。之。以。精。華。積。行。必。崇。茂。之。以。枝。葉。以此。探。賾。則。投。刃。皆。虛。矣。以此。効。官。則。操。刀。必。割。矣。是。故。羣。士。之。所。挾。筆。而。君。之。所。綽。約。常。情。之。所。成。感。而。君。之。所。蕩。蕩。由。是。言。之。楡。榆。之。與。海。運。鳴。琴。之。與。星。入。從。可。知。也。惜。其。志。懷。慷慨。雅。多。大。略。援。桴。作。氣。有。七。縱。之。能。孤。劍。無。前。當。萬。人。之。敵。竟。不。得。橫。絕。漢。漢。騁。雄。算。剖。狼。星。之。履。鏡。乎。太。清。卷。潮。海。之。波。靜。而。可。備。駁。駁。之。足。受。羈。馱。馱。之。途。堂。堂。之。貌。不。盡。麒麟。之。閒。彼。哉。彼。哉。有。遺。恨。矣。其。孤。某。等。望。今。不。至。求。今。不。得。永。懷。揚。名。庶。慰。閭。閻。銘。曰。

有。鏃。在。下。陶。復。河。濱。元。女。作。合。相。攸。于。陳。楚。爲。不。道。祚。以。永。淪。周。龍。忠。節。氏。以。初。因。不。惟。承。陽。致。君。論。道。施。及。無。極。建。家。載。考。彼。汾。彼。沁。伊。時。之。寶。宰。今。牧。今。亦。孔。之。好。積。慶。潛。演。俊。又。挺。生。標。格。磊。落。氣。志。清。明。八。司。戎。事。厥。謀。有。成。五。刺。方。伯。厥。政。有。聲。山。有。杞。梓。工。思。其。度。國。有。孫。吳。君。思。其。略。奔。德。珠。浦。遺。氛。沙。漠。惜。哉。不。當。今。也。可。作。恆。岳。臨。北。溟。沱。注。東。仁。不。忘。本。孝。亦。令。終。壽。堂。盤。薄。牧。子。克。窮。勸。美。松。陰。綠。如。清。風。

昂昂豫州。毓粹含道。欽若古訓。思文烈考。於穆烈考。維國之師。公承不構。思皇續之。發軔臺閣。風流葉問。建糜千里。澤綏四郡。位未充德。命不遂才。彼蒼孤善。謂之何哉。子孫必復。邱封永久。穆如清風。振芳厥後。

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神道碑

銘曰。經天地。揭日月。文之義也。宰邦籍。出王命。位之崇也。本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成乎易簡。賢人之德業。則徐公其人也。昔公奮明哲之資。當高宗之盛。天保定。俊又用章。而光耀天臺。雲飛給閣。文敏以暢。機務稽古。以析嫌疑。禮樂政刑。擇三代之令典。典謨訓誥。有唐虞之遺風。較然于庶績者。可得而聞也。其嘉猷謨言。沃心造膝。滋液內潤。精微外密。混成于元象者。不可得而聞也。公諱齊聘。字將道。姓徐氏。東海郡人也。遠祖偃王。基仁義于上代。厥考孝德。濟宏美于近世。公始以宏文生。通五經大義。發跡曹王府參軍。右千牛兵曹。瀋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兼侍皇太子講。又芳林門修書。于時中朝碩老。下國英雋。皆忘年請交。不遠來謁。望其路者。若晨風之赴北林。得其門者。如衆山之仰東岱。公不樂趨競。雅尚退讓。深以椒房之家。聲名太甚。求為外職。出幸桃林。未下車。勅改節王掾。終歲選擬。司積員外司議郎。並不就。乞補雲陽令。到官。累日。詔除司城員外郎。乃遷西臺舍人。其為政也。如始云爾。初公幼而殊異。八歲工文。太宗聞其聰明。召試詞賦。錫以佩刀金靴。稱為神童。及中年。高宗嘉乃道優。悉命皇子受業。許漢帝采。許以國鈞。故公備更游。豫諸王侍讀。上之在周邸。公嘗來誨。詩焉。夫然集虎觀之書。承龍樓之問。二宗之代。矯首辭林。四王之門。從容經席。非有海山之感。溫良之德。儀形以孚。柔嘉維則。其孰能發揮聖智。啓迪天人者乎。咸亨元年。出為鄆州司馬。二年。坐事徙于欽州。君子大守道而小守位。汚隆隨時。屈伸以義。去令尹而不懼。失司寇而遂行。董蘭敗。不為不芳。日月蝕。不為不明。古務忠信。何陋。暨越優游。欽江歲餘而沒。春秋四十有三。情平不登。宰衡以平天下。天是球。命也。既而慶隆嗣子。返公孫之椒。德施後王。拜先師之爵。上元三年。某月。歸葬于少陵原。中興神龍元年。賜泗州刺史。褒賢追遠。念道尊師。聖人之禮也。議者以公考果州府君。高學才華。香名省闕。武帝賢妃。姊也。大帝婕妤。妹也。公既高步掖垣。子又踐修舊職。同生標藻于鸞殿。重世含章于風池。自班姬父兄。文雄漢室。左思女弟。詞蔚晉宮。悠哉二族。徐氏三矣。才難不其然乎。凡是好文之君。賞晉之士。公之遊也。豈不慨然。閱青簡而存凌雲之志。操朱絃而想流水之樹哉。厥子曰堅。景龍中。加金章紫綬。行禮部侍郎。得以命卿之祿。奉獨潔之祀。無念烈考。樹之家風。適刊石立頌。將以識往行。攝無窮。使本支百代。不忘先人之須其名也。其詞曰。

大唐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

五岳可陟。惟德也為之崇。高萬物皆化。惟名也謂之不朽。若夫行欲盡而德彰。道無求而名立。嘗聞其語。

張燕公集卷十八

碑銘

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神道碑

公諱叔瑜。字思璠。曰魏氏。鉅鹿曲陽人也。考太師鄭文貞公。致君皇極。配神清廟。故祖德胥系。敍于太宗之先碑矣。公生有慶緒。天然炳胎教之資。少長德門。日用成躬。率之化。性盤于孝友。習狃于禮樂。俛仰中則。從容蹈道。加以專精。好古。旁通多藝。聖人之所志。聞一而反三。君子之所能。舉十而知九。與同生瑋。宛知名當代。始以門資。補左千牛。轉洛州司兵。司議郎。職方郎中。太子洗馬。出為懷州長史。歷慶慈儀儀。懷四州刺史。春華。轉于兩宮。時雨。零于四郡。觀風之始。所在聲聞。變雅之老。到今遺詠。其年春秋五十有一。終于豫州。葬于舊城。夫人太原王氏。祔焉。禮也。議者以公不避強禦。有昭子之政事。不為腐腐。有康子之隱德。慮己尙賢。有文侯之樂善。重諍分急。有信陵之高義。人鮮有一。况兼四乎。公賦入封君。妹歸帝子。車馬無戚里之盛。衣服有儒者之節。儉而得禮。富而無驕。此蓋奉先之素履也。公善于草隸。妙絕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此又貽訓之餘美也。嗟夫。嗟夫。公學塚向欲操齊罔。從若天假三壽。朝登六事。則鄭之桓武可尋。漢之韋平一揆。而年近知命。位止方州。落鵬翼于半霄。負天之力。莫展。願龍媒于局路。追風之勢。斯畢。九原不作。誰將與歸。二子獻華。追存先德。俾予作頌。以慰罔極。

今見其人公諱某，魯陽人也。華州刺史，襄城公偉之曾孫。蒲陽太守大濟之孫。荆州刺史乾葉之子。在昔周王，教統九族，邦憲親于鄭，維時鄭伯，敬敷五教，賦善職于周。其後蕃衍，備門光華，士族咸行，西域名震。京師入則天子授經，出則單于抗禮。公揭日月，表山川，體二氣之清淳，納百代之履歷。越在岐嶷，異于常。重既以冠帶，遊皆長者。初以門子宿衛，解褐涼州參軍，轉嘉州司士。又幸鍾離，當陽二縣，皆秩滿，兼攝江陵。期月政不改俗，官不易方。翠蓋出奔，遠人來附。其所處也，入境聞懼，其所去也，扶路有鬱陶之思。非夫忠信以結之，法令以齊之，易簡以業之，仁義以肥之，孰能順人如此其理者乎？神皇玉册受天，金壇拜洛，顧綱而鶴書下，關門而華龍至。公待詔公車，召議宣室，自以奇士，承一顧之恩，許其正人。參四率之屬，乃墨制除太子右清道長史，尋加中散大夫，行蒲州司馬，負士元之才，于是拜職，遇邱明之疾，從茲挂冠洛陽，居澹沉痾，優游卒歲，福應愆期，豈惟朋友之哭，將見神仙之弔。享年七十有九，神龍二年夏六月十五日，終于洛陽之私第。冬十月一日，葬于魯陽之原。成先志也。公執親之喪，三年泣血，以聞州里，不亦孝乎？先人餘業，一物不有，以讓兄弟，不亦悌乎？加以賑窮紓急，隱德陰施，惠人由己，反身待物，是用氣類益親，聲談載路，善擊劍，好投壺，盡五射之妙巧，究六書之體勢。此蓋行有餘力，則以多能，位不充量，天之命也。有子曰博古，曰博雅，曰嘉微，曰嘉慶，曰嘉重。生極其養，沒過乎戚，悲惟皇考，安宅靈邱，盛德備于卑位，家風缺乎國史，伐石他山，寄哀詞客，子產遺愛，得無叔譽之言，公業不忘，實有荀攸之款式，僕鴻烈之後昆，銘曰。

唐故贈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

大君有命，桓公封鄭，世執王政，其後不競，為韓所并，以國成姓。沈水截河，溢為滎波，荆山之阿，勝氣實多。高門義衰，袞服委危，猶嗟君子，世濟其美。勳如義市，居成仁里，風集文史，猿啼孤矢，善政當官，惟人所安。救危拯溺，勞而不伐，大運奄忽，芳留形沒，高隴既封，深泉又重，德無人蹤，蒼苔歲茂，哀哀邱隴，暨深青松。

公諱孝斌，字順姓，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帝婚啓姓，陳胡立族，敬仲之孫，有齊國，宣王之弟，封陸，龜，蓋命氏之所由興也。秦并諸國，陸氏分適燕魏，文成帝時，東平成王俊，生平原簡王麗，重世游美，為國之華，公即簡王七世孫也。曾祖彥昇，北齊以文藝高選，仕秘書郎，以至德表所居，號終孝里，祖元亮，隋揚州將軍，父淳成，盤桓利貞，弓招莫進，同志謀行，為惠康自，成簡至，惠康孝，佛仁義，世不殞矣。公誕靈沖和，稟識高明，簡而中禮，易而達節，篤學勵行，著實飛聲，文史者宗，其淵府德行者，仰其埒切，舉國子明經，選絳州參軍，台州司法，其在官也，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苛察而小無廢，不倣異而大有成，知識日明，常濟如也。喪親過哀，因中風廢臥，疾累年不起，楚邸肇封，大羅雲逸，雖沉河未弔，而愈望先歸，授楚王府兵曹參軍，實有躬降師質之禮，目擊儀形之訓，府罷，換趙州錄事參軍，以病去職，聖曆元年，匈奴入趙，公危邦不處，盡室以行，望河南而將濟，至黎陽而疾甚，年六十二，十月丁未，終于姚村之逆旅，歸殯于濼陽之郭北，光天二年，皇帝踐祚，以故吏贈齊州司馬，惜哉，用公之道，行公之志，上可以序三光，下可以平九土，存則位不充其德，沒則榮不達其身，命矣夫。夫人范陽郡太君盧氏，故岐山丞元瑾之女，恭儉之德，備貞信之教。

與妻道母儀，自家刑國，享年七十有六，開元六年十一月丁未，終于洛陽之宜教里。八年五月丙子，合葬于漳北之神崗，禮也。初成亨中，王師征遼，公奉是軍事，友人太原王守義，遇疫于海東，路艱寇阻，兵危勢急，公獨帥沛致，與歸其井邑，其在安州也，朝廷以公精選法理，乃命復因劍南梁岐，寬勳，助盈于百，丹筆所詳，十全八九，其舍生狗義，反已施仁，皆此類也。禮莫重乎飾終，于是見其不朽矣。善莫大乎餘慶，於是知其有後矣。四子伯玉，仲容，叔獻，季良，泣血衝憤，視天若墮，俾予作頌，式昭遺烈，銘曰。

曠哉陸公，視奧難妙，文雄外柄，清明內照，從政本仁，資忠移孝，不言而理，正身作教，才何富之，命何負之，居喪柴毀，遺疾棲遲，垂彼雲霓，落此盛時，歿後榮進，終延附龍，德之休明，位匪為重，嗟嗟千載，賢士之隴。

唐故瀛洲河間丞崔君神道碑

蛟龍蟠乎沼，無雲雨而不翔，君子志于道，無運命而不彰，然則變化者是神靈之末，富貴者非德行之本，守其貞，樂其分，不其至矣。世有人焉，君諱淵，字某，博陵安平人也。在唐為姜姓，炎帝之孫也。在周為崔氏，齊侯之胤也。遙源長發，洪河之水，接于天，層盤列秀，太行之山，拒于海，東觀所以美其文宗，北州所以貴其清族，魏冀州刺史公諱纂君之高祖也。齊散騎常侍諱猷君之曾祖也。隋大理少卿諱世立君之大父也。故鄆陽令諱抗君之皇考也。承百代之隆慶，繼五德之清淳，孝友忠肅，宜慈恭儉，好古博雅，鄰里亞聖，登而若虛，讓而無象，非夫入周公之廟，升孔子之堂，則憲章禮樂，鮮得其門而視矣。弱冠以門胄入國學，舉進士，母弟汲，亦以明經，同年擢第，大理卿張公文瓏人倫之表也。目君曰：昔兩劉並舉，以為聘二龜，焉今兩崔齊飛，可謂雙鳳矣。摛神景慕，憤憤往來，徒宅就居，投刺成市，若乘流之赴壑也。及親而仕，盤桓利貞，解褐澤州晉城尉，降為光州安樂尉，換新州黃梅尉，轉河間丞，凡更三尉，佐四邑，體公綽之不欲，勵伯夷之高操，臨事以簡，御人以寬，雖為小政，必有可觀，故八使巡風，再薦清白，河上遺老，江濱舊吏，吟咏餘聲，祖述前事，人到于今稱之。若夫碧樹烟蕪于江濱，紅荷藻耀于澤畔，寶貝烟光于空浦，美玉明潤于斷岸，不為珍與瑤，瑩之飾，前殿後池之玩，誠自得焉，必將有賞心之所歎也。況乎殿邦光國之寶，樽俎柱石之器，道為帝王師，言為天下利，已而稅遠，獨于窮輟，頓高才于下位，亦無惜焉。固將有知音之所歎也。垂拱元年，奉使上都，遭疾終于時，寓里之旅館，享年六十有二。夫人河東裴氏，湖州治中懷儉之孫，滌州司馬防之女也。稟訓華室，作合高門，圖徽先姑，克和婦德，容之盛，國博罕有，喪親過哀，舞華朝落，儀鳳中，卒于鄭，春秋二十有八。長安三年春二月，合葬于金谷鄉邱山之陽，禮也。北據高岡，連隴，南而大道，蕪林，上國皇州，川原指掌，仙門宰樹，碑闕相望，元靈嘉之，是安是宅，嗣子曰川，景龍中，爵安平縣子，職兵部侍郎，風道閔凶，不承誦，慎終追遠，克家用，舉聖主，拔奇賞，異絕等，逾倫，三顯赤墀之下，一舉青雲之上，祿廩所資，吉獨致美，實先人有十世降百祥之所及也。夫惟官不達者，身不登乎明堂，行不夸者，名不書乎史冊，則輅光隱德之緒，俾後代將何述焉。夫銘景鍾，稱茂伐，彼大夫之事，篆豐石，揚令名，此孝子之志，辭曰。

維嶽建國，厥生炎帝，維師尚父，諒彼武王，古人言曰：必齊之姜，齊之丁公，後有崔子，因邑命族，世濟其美。

黃鶴倚歌離離抗世，傳說詞武，含章挺生，以蒙養正，用晦而明，混之不濁，人莫能名，學以崇道，文以慰志，垂其紫雲，坦然卑位，麟趾吾親，榮非我仕，皇皇上帝，建官惟賢，有人在下，胡事捨斯，執云輔德，曾不永年，展矣邦媛，宜其室家，友如樂諧，皎如月出，重壤既兆，終天倍舉，北陵墳邱，松楸千秋，金碑石椁，祇令人愁，東都城郭，通泗漣洛，飛橋連閣，金管迭作，人世之傳，然兮山川之宛，然兮德音之緜，然兮。

故洛陽府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神道碑

君諱某字某扶風人也其先伯益贊禹中衍御殿在周曰胤在晉曰趙上卿以人歸政將軍以馬服為姓
 緝熙乎不通重合焜燿乎伏波中水我高祖汾州刺史諱歸敬我大父鷹揚郎將諱幹嚴考獲嘉令諱
 果濟美惟舊與德于君君幼而穎奇長有規模樂道稽古升堂視與伯父匡武撫之曰元宗保家吾有望
 爾悉以先人家驛圖傳付之入太學舉明經補巴西西尉內憂去職君四歲而孤重集于夢因心誓慕名教
 同傷歸次葭萌江溢毀道攀轡號慟為之却轡人哀之貧棧而濟釋服調襄陽尉主進魚家絕蠶食州
 將魯王俾盤二百魚時其亡也遺之夫人以辭君還拜受使復王曰非惟是夫又亦賢婦吾嘗其一得其
 二善焉長史盧幼孫悅是獎也舉君清幹有聞授清城尉未往且有後命為河西營田判官物土稽人兼
 穀洋羨皇授其懋考績登焉程務應之軍盛夏也否君運籌乘逆入幕獲府數百欲剽奪之君諫曰王者
 之師將德是以討叛惟武備遠在寬博牛之區不可破氣未納伏念何退嬰因乃止師歸策勳上柱國改
 溫縣尉永津祖胤廣提中外絕甘分少約已周人既喪好遠室無雙御夫人張氏詹事丞師寂之女也敬
 事皇姑能佐君子振有胎教宗如樂壽前誌之美多所闕載終郡夫人王氏則天聖后姑之女子而夫人
 之母也嘗曰婦則女訓吾女有焉享年不永元髮徂落時君之伯姊歸宗夫人推居麻屨事之而躬處下
 室及亡時幾于正履惟明靈以女公之故瀝巫通夢屢疑為辭舉家悲啓久而後定疇生則盡禮死而
 知讓殆其神不昧乎溫秩滿轉洛陽尉常周之典也版都社澤郊廟俸紛獄僕明堂京穀回回日不暇給
 又勸君專總徒凡三百有餘旬蓋勞成疾臨憂捐壽永昌元年孟夏辛卯卒于官春秋五十有七帝用
 悼之附朝散大夫旌徽紀庸禮也龜玉在山泉為國寶以其靈與瑞君子居下位而上達以其名與義夫
 是之謂有由也哉諱明之威昭其孝也揚侯息浪異類皆感襄陽之饋識其潔也德刑于家聲聞于外蓋
 垣之證植其仁也兼存積全將不為暴頂屋之役底其勤也沒而益榮朝不棄力有一于此猶為令德况
 備舉乎豈惟其身將施其後厥子構構擇皆國之良也為有後之其在是乎徵構構太子僕景龍初幸長
 安永惟考喪朱帝已佩慈而母氏早逝而榮不及乃讓賜陪乞封先妣天子憐之制贈夫人清河縣太君
 人謂長安能報恩矣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之謂也馬氏之靈世在扶風清河之喪也卜宅于洛陽
 邙山麓後君捐館因窆其所夫人穴于兆之甲大夫壙于城之庚今龍集庚申將返葬故園君執友禮部
 侍郎嚴善忠諍之曰夫子之逝一經八辰精氣其存親壤石矣吾嘗相二土從新其念乎且不戀本達不
 合葬古神向休無或變有夢先君者與其言叶于是祇奉嘉話即安成規理雙墳溝四重傍建祠宇前勸
 豐碑茫茫天地永懷長舉誰居後之人匪惟是四時蒸薦之事所以觀百代祖宗之烈其詞曰

昂昂大夫有遊其致治開膺敏躬窮錫類孝實道川清能改位佐邑惟五安人則四多稼穡邊昌言恩帥
 比義後稷勤官沒地歡歡朝天露衣以遂我有合德追啓清河宣家族孫主祭神和親戚光貴劍蓋金歌
 相從先後樂此山河

張燕公集卷十九

碑銘

常州刺史平君神道碑

公諱貞魯字密一字開從燕國薊人也蓋晉之公族有韓國者列于世家韓之餘子食平邑者因為氏姓
 有漢丞相改造植衣在魏薊侯宅茲元社故瓜厥綿于三輔枝葉盛乎兩燕魏齊之間世濟其美公即北
 齊司空公鑒之曾孫秘書郎子敬之季孫故假師令直容之叔子鍾積慶之洪胤包太和之粹靈敦龐沉
 靜直方簡易仁義根心政理率性度以禮義文以詩書戶部尚書清河崔知佛朝望人倫公之文友深賞
 延譽遠近宗焉始以司成館進士補盧州慎縣尉刺史盧州刺史盧州刺史盧州刺史盧州刺史盧州刺史
 換晉州洪洞縣主簿北平陽道所氣向標舉河東裴知禮鑒裁精別陽推以孝友資身裴亦薦以經邦興
 化徒雍州新豐縣尉盧少儒引為檢點判官差卒選校小大推允休議登聞擢監御史舉行奉使黔中監
 選有群卿謝風節仁奏罷漢官專任首領公上其挾盜樹黨假授藩落天子悟焉再使置吏遠夷騷而旋
 定舊貫改而復完又嗣牧在野攘穢是繁耗以歲月莫之禁禦公輒車上隴羣羣露表監官解斯果之
 龍餐餼者九人沒賊者萬計收圍知禁思無邪矣開羅間吐番侵境師族不給乃購運酬勳募耕入選利
 之所聚詐亦居焉公與大理正王守一於河蘭鄯廓四州推獲賊讎王番古盧種王誕其徒二千餘人正

處其罪安得我直授監察御史內難去職居喪過毀死者貽愛光宅初肇延兩臺分典百郡服闋授右監御史巡察河南澄州郡邑昇賢察罪能執其中類功最加兩階拜右庶政殿中侍御史郎官法天古難其選因美斯在再拜司勳員外郎永昌中遭凶黨羅羅為周與所奏貶溫州固安令州特舉清白改鴻州樓陽令邑多滯入賦宰敗毀公威簡有素誠結無欺率是而行人用不操橫行自靜狼反及總詔書嘉慶加朝散大夫又羅密徒員錦為河內所鞠降州員外司倉尋而事自進吉州司馬神龍中與官反舊政窮紳而縱擊翫羽翼而順風拜司門郎中兼衛王司馬無何正除衛王司馬拜太子左庶子以節愍之禍出為涪州刺史未往又轉澶州司馬致仕久之景龍中復起左論德兼榮文館學士詔曰公指紳者彥操履清淳令譽播于始終嘉績宣于中外儲闈論雅望尤高宜中朝典俾加徽服可銀青光祿大夫又攝詹事東都留守拜常州刺史居歲餘優詔致仕享年八十先天元年仲冬薨于河南之正平里第道令近地便葬歛以終服開元二年冬卜葬于伊闕之西夫人河東縣君柳氏附焉禮也公出入四朝歷官二十其進也皆擇能錄勳惟德是與其退也必含垢受屈在渥不緇子文之景從可知矣凡撰淳孝友傳傳各一篇以匡儲后撰先君親友傳十卷以篤故舊撰家譜家誌各十卷以明系本撰河南巡察記十卷以辨風俗非通理博物立誠錫類其孰能見志以著書因事以設誠若斯之盛也有文集十卷行于代初公侍祠清廟有魁士之宜而先考偃師贈蒲州長史自祖考三葉登無碑記公諸諸通儒而追建銘碑幽趙之士以為美談夫為子則頌德以尊祖飾終以榮親孝之大也為臣則不枉毫髮以顯私不避豺狼以挽法忠之至也潔志則利不涉口欲不萌心清之源也履道則不僥眉以悅勢不屈色以苟容正之方也詩曰仲山甫舉之公有其德傳曰左邱明恥之公有其直總之四善遠齊二賢于是芬苾令聞優游眉壽惠風激于勝流不積數于哲后然以忤被權貴保茲介特不登三階以正四國貞白之似儼焉太息其孤摠授充窮泣血靡所真懷俾子作頌布哀豐石恭惟先人之寮友常奉長者之語言公雅珍確寶不尙華靡敬慎風規直紀行事業廣詞編萬無勞號少子授八分之妙獨善當時公平日惠愛故存之刊刻詞曰義義淑德克生休命履孝昭忠含清體正如玉之潔高明清美學以潤之官方正事靜以鎮之嚴嚴憲府公三峻之赫赫儲宮公三訓之道有行廢時有泰否三入三出無愷無喜鼓缶而歌懸車致仕全歸葬允也君子西山幽幽東川悠悠雲過墳關風薄松楸人亡道存榮往哀留貽世作則行歸於周

太子少傅蘇君神道碑

一九九

漢書公集 卷十九

二〇一

和以體仁穆清明以成美初孩而孤其母韓夫人之慈調幼而岐嶷聰敏冠常始謂山棲志一覽便誦及長博通經史尤善屬詞年十八進士高第補軍州參軍轉板州司法丁絳郡夫人憂自中出涉寒從至京兆哭不絕聲性以禮全形以哀瘠左庶子張大安以孝弟上聞服闋拜奉陵丞轉相王府錄事王改封豫官亦隨府上帝即拜朝散大夫尚書水部員外郎未幾兼侍御史淮南廉按俄轉夏官員外郎兼宮允承歷水部郎中兼判司理事以親聯出為朗州刺史轉欽州刺史武興令檢校冀州刺史累遷汾州同汴陽陳以累最入為尚書又拜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左丞戶部尚書又拜侍中京師留守兼理冤滯車駕還京持節河北安撫加金紫光祿大夫轉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尋追還守本職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修國史今上踐祚拜尚書左僕射屢抗疏乞骸骨不許拜太子少傅公長子頤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嘗與公聯侍紫墀接機黃閣前後之拜近古未有公體道貞固立志簡直多識前言通詳舊事自周隋損益家牒可紀公則紹之罔不畢綜故開門之內孝弟成則朋友之間忠信克舉其在參佐也婉孌柔嘉醜夷不爭其事藩邸也從容諷議資寮是仰四為郎而編綸之功布於省闈九為牧而循良之績著於州郡周旋二轄燁燁文昌迴翔兩宮耀耀巖巖版圖國之信而五教在寬家宰人之紀而九流式敘左右端揆盡評諷之略東西掖閣備忠諫之美德逾盛而心益下位彌大而行益恭用能高而不危長守富貴考父三命謙光數朝平仲一心中孚累聖非至德淑慎時至此哉夫其仁恕篤密清廉簡惠躬儉約以自持蹈名教以檢物祿以周給不積于家財以睦親必均于衆故義廣而私謁之遠阻名揚而兼濟之道宜茲亦叔敖之賢國僑之懿也幾深通志精悟默然文以贖迹靡稱其華學以辨微固伸于己故始終機授舉無遺策斯又子房之智孔明之能也造膝沃心務存匡救引過稱善不近於名故聲聞于天而口無擇積宣于事而心同專蓋叔子之仁孔子之慎也兼斯崇善以享明德方將三階載理兩宮更曜天命不佑奄忽遷列朝喪其楨人隕所戴天子悼焉臨遣大府卿李從遠策書弔祭禮朝三日有司備禮發哀追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贈絹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凶事葬事並官給賜東園秘器大鴻臚卿監謚官為立碑皇太子別次發哀遣洗馬弔祭賜物二百段義和擇日太常考行朱旌載路班劍啓行哀榮之禮備矣諸侯之孝終矣公家代尚儉載在縑笥其生也門無生賓堂無雜客其終也塋無封樹隆無碑表大漸之始遺令遵行顯等泣血受命罔有踰越雖通朝旨不旌墳城建碑于塋北一十五里故文藝之行經緯之迹雖備于國章布在人口懼遠先訓皆略而不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張公雅俗之鎮其瞻令德文章之雄談者為楷偉公道德之首微猷可行刊石紀頌程如清風詞曰斤斤蘇公體正合道稟靈淳粹為唐元老忠以衛主孝以立身文以經國惠以安人司牧九郡九郡安靜平章百工百工爰敷千載典憲三朝綱領上纂先人五代相國下垂餘慶七子令德帝謂庭頤伊公是似接待玉璽拜金肥聯聯愚調佐我天子於戲彼蒼國幹亡地頽五岳天折三光備禮詔葬官會喪章史司德刊銘銘傍

邢王府長史陸府君碑

公諱某字某某武威姑人也昔恭王之裔別封于晉有夷吾者能趨桓公則平周辭上卿之禮適楚踐大夫之職以地命氏授于陰城新野之涼皆為著族貴則重族二后榮則一門四侯道則山紀神仙行則禮題忠義建名崇德世有其人公高祖湘東內史鑿梁州之子屬詞比事天下宗之曾祖江州刺史通道館學士顯祖朝請大夫國子博士弘道考某官景明始範清自慕烈文史累著所徵及公而盛公承禮樂之峻出稟清明之異姿天生粹靈氣合其素下惟專思重席擅業至人藏川有道德之卿君子為儒無榮辱之境向東郭以自逸與南容之不廢調補陳州司倉徵其志也以為非足利時不容終殊遂優游初服述祖移年嚙志元言洞心清律常手操經籍耳練宮商澹有怡神坦無嬰慮是可忘機造化豈徒屑意公卿而已哉故德充以外形才全以內濟委懷從運與道無名尋拜命宜城王府記室參軍退一隅而無悶進三府而交辟署宰長河曲資而往曰惠人無小吾所從之其至也去惡如救焚急賢如濟渴遇物風催惟心理俗平其志而異物不遷一其誠而萬情咸括清猷美績克存餘詠飛狐之地戎馬生郊俾公為蔚州別駕則惠化所存勇且知方肇建天人懋官靈器人為慶王友轉太子中允又拜國子司業惟王府長史或舉德以進或尚閑而退不失其正遠識推高某年月日癸亥東都終于永豐第春秋七十有五惟公舉心經于德義檢口絕于臧否乘禮樂而視正直蘊文藻而含清真可不謂才全而蹈道者歟位不兼濟惜也夫人范陽縣君張氏丞相燕公之妹玄思妙德孀風女師梁氏義經于前志曹門克始于後範府君之喪紀繡纈畫哭成疾恐流年之易除備累月而云逝沒而不朽者非禮節絕倫之謂乎春秋若干以其年月日合葬于龍門南陵原禮也公無子有二女咸以淑行著于通門喪葬克家成行路于墳吏部郎中吳興張瑤度支員外郎陶西李愷永懷清水稱託貞石庶乎時邈陵谷猶徵少女之詞道在宗親不味諸姑之德大人為頌俾小子序焉

賢哉陰侯孝友仁信符彩外發清真內鎮史門文宗國子儒胤克家耀武金聲玉振結髮簪仕利用勤心維馴風化鹿賦文章函丈禮樂雷門紀綱微言教訓直道匡王年惟大蓋克茂精爽疾不彌留怡然長往世比過隙生猶絕響契均范張會阻天壤通家自昔永懷厥初昏姻之故言就我居富同鼎食窮共園蔬動心規戒言成著世奪我良友天其喪余南望龍門東都九原萬賴酸骨千嶺斷魂琴瑟都盡墳鏡半存非收子培碑傳外孫人生到此天道何言

附戶部尚書河東公楊君神道碑

若夫孝在揚名忠歸令德事因感激氣概生焉時逢運難勳業成焉桃李灼灼不自言于踐選松柏青青不受令于霜雪窮獨善而無撓達兼濟而弗吝子曰君子哉若人吾河東公之謂也公諱執一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司徒魏王雄之曾孫鄆州弘農公績之孫潞州胡城公思止之子戶部尚書相國執事之弟觀公侍中恭仁公之伯父也安德公尚書令師道公之叔父也在隋則二代五公在唐則一門三公台輔積慶稟清明之諷河岳會靈資磊落之氣體剛毅深於城府遠規略長于襟帶戲為軍陣敵國之勢功成請學兵書長城之望早集年甫十六先君捐館七日絕飲三年泣血縞綬有制備家嘆其從禮榮棘加等

議者憂其死孝清門祖德貴胃能貧太夫人在堂有致力之養非躬藝黍稷不以供甘旨非手樹桑麻不以為繡纈年逾一紀勤不知勞既極安親之心方展事君之節乃潛纒潢潰獻策金門于當代之聖君論天下之成敗秦皇覽奏屏左右而與謀漢帝開言膝前席而不覺一見拔玉鈐倉曹再見取尚食直長三見與典設郎嚙進直詞深觸權要為易之兄弟所嫉左授伊川府果毅又上封章帝用嘉納加游擊將軍右衛將軍歷奉清道率換右衛中郎印騎使總統飛虎使繁肘腋故得叶心五王戡則二豎奮飛北洛推戴中宗嗣唐配天不失舊物以匡復勳拜雲麾將軍右鷹揚將軍封宏農縣公實未充庸且有後命贈冠軍大將軍右威衛將軍進河東郡公邑二千戶賦四百室俸之銀券恕其十死又錫天馬瑞錦珠盤瑤符文綾五百縑紫三千分三土之上服處五等之高列珣戈紫綬環衛於鈞陳玉璫黃流侍祠于清廟豈知登結梁魯政回監哲里克納惠而為戮葦宏城周而見咎彼五績之摧頽此三黜之連躓出為常州刺史以太夫人年老乞避卑濕特降中旨轉牧晉州駙馬都尉瑯琊王同敞親詣地切休戚圖深安劉之策未遂鍾室之哭先及吏屬分獄公陷關通貶徙沁州刺史不知事仍長在夜魂九逝非北首而無歸喪戶重屬異南冠而同熟果能推分榮辱忘懷生死人不堪其憂公不改其操久之盡削官封放還侍母梁山兩雪不隔曾氏之思王機風來就潘園之養尋而大勳天道復反歸旣奪之非邑起故時之將軍擢衛尉卿復初封爵巖巖劍閣蜀之險要嗷嗷飛騰人未安居飢渴仁明輯綏調弊又授公劍州刺史時彼番苗樂我寶曆內憂謹計須臾經時于是搏膺星奔徒跣求路雨不接乘夜不解縶因心通禮朝流欽德有命奪情除汾州刺史知國練兵馬哀訴不允金革無違中國簡藉而有備單于逃逐而遠跡謹徵為涼州都督兼左衛將軍河西諸軍州節度督察九姓赤水軍等大使公富以農政和以師律彰信蕃部赫怒軍容斯甸奴之臂臂路安而不發張漢家之掖雲山開而無寇遂攝御史中丞爾曹勞僕憐賞稠疊又轉牧原州未幾復授涼州都督改右衛將軍使悉如故尋移許州刺史未到以單于款關授右衛將軍檢校州勝都督兼處置降戶使懷柔以德種落宜之徵還本官又兼原州都督方屬降戶驕叛河朔倣擾邊城登營諸將無功強修連率夏州按察關內羽書日夜俾遷郡牧公按甲待敵雖乎不動虜騎畏威竟無來掠向使迴避行于一步則擄擄起于萬端十將耗五數年未復既而強公追匪朝端延賞徵拜右威衛大將軍進檢校右金吾大將軍尋而即真禁衛肅然異于他日也皇上哀庶幾之不辜念羣雄之自孽大軍之後荆棘生焉乃命公攝御史大夫為朔方元帥公剛腸嫉惡擒姦擄罪擬將之所彌縫宿吏之所乾沒匿贖散糜一徹百萬緡柱過正乘公置然改右衛大將軍無何復右金吾大將軍金刀更新靴帽仍舊巖廊益峻微道增清又改金紫光祿大夫鄆州刺史人寬吏急猶前政也享年六十有五開元十四年正月二日薨于官舍闕境發喪列城望祭古之遺愛何以加焉天子傷之下詔曰故官某夙負名義早著勳庸居內外之職備文武之任忠勳匪懈誠節無倫奄焉殞沒情深悲悼可贈戶部尚書歸附喪有加極數維公以孝數聞以忠特送以幹遠職以能典兵凡領郡十四將軍十二再杖節鉞三執金吾一至九卿二兼獨坐嚴有直色偏無編辭銀艾復乎舊德珪符傳乎祚胤全志節于夷險與福祿而終始諡曰忠

朝之令典也。夫人新城郡夫人獨孤氏。左威衛大將軍附益州都督柳雲之女也。婦德母儀。中外師範。開元四年。先公卽夢。以今十五年六月。合葬于咸陽之洪濱川。禮也。其孤瀝注等。銜恤靡訛。託詞時諱。咸稱代之垂文。哀劬勞之罔極。銘曰。

堂室楊公神密氣雄。苦身難孝。正國危忠。落彼狡童。樹此帝功。昔稱關西。今也河東。觀王之裔。珠華玉麗。重葉尚主。三朝順帝。輝輝七德。說說六藝。公之亢宗。鬱爲世濟。涼鎮西方。邦臨北隅。天子授斧。將軍剖符。宵蛇入箭。白陂銜珠。去持玉節。來執金吾。轉余爪士。守于鄜時。明察號神。仁恩名于武都。右折文昌。星死素蓋。歸飛黃泉。已矣。卜葬卷阿。哀榮孔多。尙書鼓吹。太守虞歌。碑流雨迹。松引風過。獨封茅土。長誓山河。

張燕公集卷二十

碑銘

齊黃門侍郎盧公神道碑

有齊黃門侍郎范陽盧公諱思道。字子行。涿人也。其先姜姓。世祚東海。別爲盧氏。家于北燕。自漢世中郎將植。至侍中陽烏微君之子。稟天籟傑。承家令軌。清明虛受。磊落標奇。言不詭隨。行不苟合。游必英俊。門無庸雜。至於求己。勵學探道。視奧思若泉涌。文若春華。精微入虛。無變化合飛動。斯固非學徒。錫才仰鑽之所逮也。事齊歷散騎侍郎。以翰林直中書。中廢復進。至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武平末。天子擢兵親寇。太子監國于晉陽。公留綜宮朝。兼典樞密。及皇輿敗績於外。而百寮蕩析於內。公節義獨存。侍從趨鄴。告至行賞。授儀同三司。入周除御正上士。定省歸郡。郡人祖英伯作難。公存其旅。幽都既平。玉石將燎。賴元帥宇文公特舉以舊有令聞。引謁。因命草檄板立就。駭其麗異。其敏釋於齊斧之下。揖于羣士之上。除掌教上士。隋高祖爲丞相也。遷武陽太守。以母老乞解職。優詔許之。後復徵爲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隋開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反葬故里。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除。擢遷者四而已。公處屯安貞。賦詩頌飲。視得失茂如也。臨難無懼。危不去主。仕不遠親。休明有賓禮之盛。顛覆無滄省之禍。其大雅者歟。夫禮儀損益。公能言之。故與熊安生詳定齊禮。三墳五典。公能

讀之。故與薛道衡侍學儲后。公國華人。望光顯。鄰邦。故所居之朝。應對賓客。修詞抗議。允執其中。故青瑣黃綬。異代咸掌大名之下。豈深也哉。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楊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晉有潘陸。張左。孫郭。宋齊有顏謝。江鮑。梁陳有任王。何劉。沈謝。徐庾。而北齊有溫那。盧薛。皆應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性情。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於戲。國有棧家有塾。祿位以勸。風雅猶存。然千數百年。萃心相尚。競稱者。若斯之鮮矣。才難不其然乎。然則飛黃騰驥。百轉道路。鸚鵡天運。萬翼無障。文士擅名。當時垂聲後代。亦云才力之絕。衆故爾開皇以來。百三十餘載。天贊唐德。生此多士。公之元孫曰藏。用濟美文館。重祿黃門。永惟衣冠子孫。邑里多改。先人封樹。歲久將平。適假詞非。才刊石表。隨庶乎涉齊地者。不薪柳惠之隴。過邢山者。無感子產之墓。至矣乎盧氏之子。其用心也遠矣。銘曰。

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仁以度心。施物。義以由道。利貞。孝以養志。安親。慈以教忠。有後。舉四行之尤著。成百代之餘慶。蓋得之於蕭府君矣。公諱灌。字元茂。蘭陵人。帝高辛之苗裔也。元鳥授命。教敷五德。白雲入房。網開三面。微子封宋。樂毅居燕。氏族之始也。相國下秦。大夫師漢。門閭之宗也。大齊以蕭竹。膺期。踐皇帝之位。大梁以木刀。興運。張天地之圖。傳寶祚於一家。易鴻名於兩漢。青蓋入洛。重南國之衣冠。白馬朝周。盛西雍之賓客。公卽梁宣皇帝之元孫。明皇帝之曾孫。大父南海王珣。入隋封梁國公。慕德乾坤。承靈容晉。舊邦雖改。見周鼎之時。輕新社。仍封。知晉主之必大考。鈞中書舍人。率更令。宏文集賢兩館學士。學府秘府。文標宗匠。廣博幽深。契神無迹。溫良恭儉。與道爲徒。是謂啓迪。後昆。而燥耀前烈者也。公總山河之粹氣。注日月之末光。心根孝友。器包禮樂。動思後。故口無擇言。照在機前。故身無擇行。加以啓蓬山之塞。路入藏室之元關。四科得游夏之門。六藝取鍾王之舊。年十八。明經高第。補代王功曹。王昇儲改通事舍人。又換內直監。與據西苑。擅文士之場。東帶東朝。首正人之列。尋以外艱去職。王戎死。孝時論髮之。閔子免喪。良心未盡。乃不就。辭稿。不撤几筵者久之。或曰。懷其寶。迷其國。行其志。約其親。可乎。公曰。吾過矣。不得已而外除。不擇官而祿仕。拜國子監丞。以婚姻之故。出爲甘州司馬。徙集嵐。二州司馬。轉滄州長史。其從政也。反身以惠下。推誠以敬上。老吾老。以施教。幼吾幼。以字人。孰是心也。何往不濟。故歷佐之。非必辭。解知方。或養髮俗。狼戾馴。飢食糞。穿欲。迎新者。望風而歌。來暮。送故者。計日而戀。不足。詩云。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能長人之謂也。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公因使入計。得扶持。還京。下巫峽之波。上當陽之坂。展轉在側。履髮歷時。夕不安枕。衣不解帶。及板輿長。遂杖扶不起。子春視疾。加損徒勒。石建執喪。悲哀自絕。永淳元年八月。寓居魏縣。終於苦蓋。春秋五十有九。先君之服也。三年有終。公過時不釋。聖善之喪也。五十不毀。公戀

親誠性君子曰禮也夫可謂至矣夫人京兆韋氏祖襲起兵部尚書父師實秦州都督公卿令族南杜齊芬鳳皇飛鳴始正家道珠玉秀色終高母儀年五十有四長壽元年十月逝於京師布政里粵以二年二月辛卯令葬於少陵原之先塋禮也其孤尚克戴聖君以幸天下大福再成於身後悲願廣遠於泉路開元十七年仲冬癸丑詔曰中書令尚父某毓粹冲和降靈神象言入精微之奧迹登聖賢之軌位不充量道足庇人松檟雖幽首微不味宜承追遠之慶俾崇家宰之榮可贈吏部尚書同日詔曰尚母韋氏門傳一經行包四德才淑冠乎邦族言範光乎母儀誕登寶位作子良弼封其石窆俾承土宇之榮表以金章水閣珩璜之飾贈魏郡夫人於是建宗廟修禮物榮君後命告我前人遠哉心乎一恩一敬之誠會也如是垂裕立訓克家揚名遺愛至矣慎終備矣東武公之子孫其連塋關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詞曰維蕭係宗出宋之子天命齊歷河圖梁紀累帝重王雍容文史是生邦俊世濟其美仁義孝慈中和庸祇文章鳴鳳禮樂元龜嗣節枚馬儲閣潘賈人望國華風流儒雅歷佐列郡政成休問行立時法言垂後訓沒而益榮追位家卿哀感有情事傳無聲墓門松平碑字金生不知千古誰游九京

故括州刺史贈工部尚書馮公神道碑

金之爲寶百鍊而惟精玉之稱德久幽而不昧聖人美焉君子比焉可鍊也不可奪其剛可毀也不可汚其潔偉哉馮公乘斯操矣公諱昭泰字遇聖長樂人也說學於古史豈不聞勇氏之厥初乎華公建德于周舉萬大名於魏別封之裔遂氏馮城秦則丞相並時漢則將軍重世積仁鍾慶王者鬱興問晉南浮因燕北號家變成國爲天下雄勳業說五伯之先子孫齊二王之後公即昭成皇帝之十世孫也高祖大將軍隨州刺史長山公謙以寇恂之才翊戴周武會祖兵部尚書左僕射魏國公世基以曹參之力經濟隋文大父尚書左丞檢校御史大夫少府監揚州長史安昌公長命以佳吏之名勤勞王室考仁高亮無祿子道不究故公幼而襲安昌公焉清明激激標格峻壁夏翟耿介無矯飾於章紱寒松清其不受命於霜雪專經觀與得法精理起家左奉裕改讓賢府果毅換文州司馬爲階吏所陷罷官久之調榮州長史尉城慢法按而繩之入計會府驤家橫訟明勳杖其愆者遷公宋州司馬朝廷翕然知有王法復假有某侍御史江南道廉察使類會高等加朝散大夫進瀛州長史堆岸受濫佩醒見嫉轉湖州長史公東溟不回聚蚊交訟貶爲饒州司馬未行降使詳覆拜鄂州刺史制曰卿志氣剛勁操履貞潔歷佐藩條成行聲稱請盜料諷不避強禦苦節清威若凌霜雪因因讓遂有貶降使者案問皎然明白俾從優獎特加寵命其在江夏異政風行入爲太子家令兼知內外錢錢事國泉是殷盜竊乃絕河朔淫雨帝思作又俾公檢校邢州刺史散有賙無人忘歡歲帝乃覆書勞焉其旨曰卿忠於事君簡以臨下忘私徇公之美歌謠所載擒盜擒伏之奇吏人攸仰雖陳胡之貶謫邪惡王業之斥除貪殘無以加也一郡清淨調朕意焉其後以成累移陸州刺史復爲羣小所譖左授泉州司馬未之任又貶榮州司馬公砥節亮服天高聽卑除溫州長史俄復舊階拜括州刺史水國濼瀉告疾言歸景龍三年六月十三日終於蘇州之逆旅春秋六十有五正人歎息復征傷感公清白傳家信義高世門有奇士宅無長物夫其善於鉤距長於幹法嚴合

峻人寬走急當官而行不避讒謔之口除惡務本不求悅俗之譽出入從宦十有六職以謗獲貶者五洗滌特遷者四不曰忠乎將無悔於九死不曰直乎焉往而不三黜故人謝而名益著迹遠而風可懷也皇上志其持法無撓贈大理卿本其坐樹無言諍之曰節電穿之事一以官供哀榮之禮被於存歿是時天子嚴謁山陵調人追孝推恩庶詳鴻澤幽泉公長子少府監紹正次子給事中紹烈並精尉室仰延榮贈乃贈公工部尚書君子曰孝必錫類忠則不墜誠孫達其有後乎鄭公業爲不亡矣夫人琅瑯君左相那公及善之女垂拱二年三十有六而天後夫人彭城君鴻臚卿善因之孫女景龍三年五十有五而逝所謂齊姜昭前那媛轉後那媛樹先落悲同孫楚之妻紅蘭漸也貴在馮勤之母以開元十八年十月壬寅葬我節公於長安縣高陽原夫人王氏劉氏附焉禮也長子紹正少府監第四子紹忠宋仕第五子紹烈御史中丞孝乎二連之心思崇三絕之美魏王來顧賞幼婦之碑秦師不侵尊死士之隴揚名稱代道遠乎哉銘曰古之志士忠不爲難偉哉馮公矯此雲翰巋巋羣小彼何足算屢因終直天下改觀經用百年窮達相半貽慶二子雙承天煥嚴嚴大理人命是懸聖朝表贈王道無偏六卿冬官百工攸序韓稜難致龍泉可許邱陵鼓舞兮桑改整遊歲月崩波兮有去不還唯德音與顯石兮傳不朽於人間

唐贈丹州刺史先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陳字成範范陽方城人也張曰揮帝軒之後肇勳弦木錫姓上矣詩有卿士孝友史有留侯世家八葉至東漢司空皓公字北平太守始居范陽四葉至西晉司空華公子越散騎常侍乃僑江左昆孫太常復歸河洛故河東有司空巷洛陽有散騎里後司空至府君十二代不失仁義矣王父諱弋周通道館學士考諱恪無祿早世府君榮生遺育四代單緒家世尚儒不及伯魚之訓外祖爲理遠讀畢陶之書以明法履饒陽長子二尉介休主簿拱洞丞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以所願乎上交乎下反身與人何往不顧慕選貞白獲因山南人謂是行存典刑矣吳天不弔年五十二調露元年十二月乙卯捐背於縣麻夫人長樂縣太君馮氏父威藍田丞敬修法度踐涉國史顧復幼孤將就成立家道不須夫入是賴享年七十二傾背於東都康俗里第光珪說不天夙遭困囚又集茶參先王制禮不敢從減以景龍二年七月己酉安厝於萬安山陽祠從周制也惟先君不祿休不奉親不機杆不負身倭術無難泰之接況其非類乎族姻無魚菽之受況其人吏乎是全其高而善其獨也過四十始閱六籍觀詩得之厚觀書得之極觀樂得之和觀禮得之別觀春秋得之正觀易得之元曰君子多乎哉事斯一言而已矣每誦道記三復三寶曰至人之心有以垂世也聞之太夫人云吾有子五十載非其疾無一日之憂太夫人亦云吾事夫子三十年耳無忤辭目無暴色先君之遠世也其憂戀者竹門在殯歟聖善在堂歟我諸孤無日敢忘及王母終養二祖封崇亦尙克家成遺訓矣若夫安親孝也宜家義也翼子慈也軌迹隱乎舍光故當代罕繼馨香接乎滂德故明神終勞先大夫久而益榮沒而不朽蓋此景雲二年天子嘉侍臣之匪躬念前人之懿德二月乙巳詔曰故官某德高邁器下假代載儲雅家傳清白河東佐邑長不欺之風山南覆因

盜無寃之聽。祖謝永久。邱墳不飾。啓登令胤。貞事先朝。宜崇追遠之恩。以表揚名之志。可贈使持節丹州刺史王澤。滯乎泉城。國禮崇乎宗廟。漢帝論士。恨不見李牧之為人。會子思親。泣無逮楚王之厚祿。道存運往。痛矣。除悲。種存。前哲之所以開無聲於四海。視不見於百代者。匪銘頌賦。桓麟蔡邕。其則不遠。嗚呼。霜露交結。松檟滋深。兄弟永懷。相顧將老。胡伯虎豈敢掩大人之清陳。李方何足知家君之德。小子銜恤。非曰能文。莫敢辭於他務。務傳信於我也。銘曰。

猶嚴考用元妙。體太和。竭高志貞夫。一戒其多。孝于親。正于家。刑于訓。清厥心。晦厥迹。畏厥聞。寶如何。其謙儉。孝慈。皇哉。與德。永世有詞。

張燕公集卷二十一

碑銘

和麗妃神道碑奉勅撰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其黃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成元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成聖。則有和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為貴。紀者以配合為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為初。原夫八駿勤周。肇有封姓。三軍勦晉。乃蕃卿族。說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成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之文忠之慶。堯門昭殿。何代無人。贊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袂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園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位比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鄉。流車羅馬。豈無甲觀之親。淑宅閨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滿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樛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為常踐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珍。經時疑疾。在蒙被之辰。答還登之問。生可捐於浮假。心獨係於元貞。神往上游。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去禮而薄葬。慈顏同氣。奚敢為言。皇上闕而許之。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為喪葬務。約成道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崑山之陽。舊墓。

承華。淒涼薄室。列雅歌於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閉。今凡聖等。人代同悲。今修短間。月載雲衣。繡以神仙之服。上房陶器。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諡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知後命。感聖恩乎。有詔史臣。非銘內職。事出形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詩修。澄澗凝政。可符。熾風須效。皎皎漢女。為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綬。華光後庭。帶之今。嬌朗潤前星。退述潛運。風承嘉獎。謙苦中京。崎嶇上黨。金鏡開目。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魂奄悲於化往。紫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北宮。白壤宮兮。齊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誠香容於空標。留靈像於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褒美於千年。

鄆國長公主神道碑

臣聞堯有娥英。致九族之敦序。舜有胥陶。勳百里之光輝。大聖之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為靈。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鄆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貴妃。構累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為室。漚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靈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福。邦國遠聞。及乎玉笄。纏首油駢。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玩圖史。動修法服。服其滑濯。悲儉之教。與。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己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合好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想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饗饌之均和。主饋禮醴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徵靡。纂祖九華之旃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參。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潤膏。露窈窕之儀克舉。善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時。日漸庭闈之訓。銀章艾綬。地連恩澤之輝。自先朝徹辰之辰。迄公主成笄之日。外除過制。內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緇絲線。佛像二鋪。貝葉真像。現心相于銀鈎。蓮花妙容。呈意生于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己。進封鄆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夫人。盡哭。未亡為稱。生靈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剝落。永從奈苑之遊。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附和之德不味。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麻廕二宗。汾陰之室。忘亡。祭陽之黨。和慶。既而善福。慮懸。疑疾。彌留。盡國醫之技。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和命之必至。不可支也。堂邑山林。忽焉採色。平陽歌。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縣之修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靈悼。庭哀。傷未。傾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溫。禮。監護喪葬。京兆尹。馮延休。副焉。窆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閩川之永。謝。恨。棟華之半。賦。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隆。恩。禮。於。雲。寫。哀。詞。於。金石。水。非。湘。酒。返。起。帝。子。之。嗣。山。是。崑。陽。即。封。天。妹。之。家。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張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武皇皇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靈如神蛾眉無雙邸第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禮禮施環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女天乙歸妹珠玉過庭蘋藻正內蛟門早開龍湖忽上無地何處無天何仰金殿書經華絲綉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人永遠銀爐烟斷羅幕霜飛懸願毀形託身壞衣不諱人只改嫁他士寔命曰從人日順息婦繩楚悽愴痛反經命權與道同韻煥休二室均粉等潤四海謠清九族和平萬物向榮兼雖未成心戀盛明形隨落英祖載鼎城歸步成京挽歌吹聲幽篴因行哀哀聖情惻惻同生橋山片石千秋名

延州豆盧使君萬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或稱造性命者齊生死之域遂髮佈者一修短之數斯查無心之論耳焉足與議於情哉何則雲虹滅影詞入於是詠謠華秀從風君子為之歎息豈不以對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懸在韶華之節悼零落而偏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字薛氏河東汾陰人大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璠向城陽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向鎮國太平公主其在昔也更有車正先封周有薛侯爭長其在今也五宗姻於帝里重葉母於王姬河水經天上箭星辰之氣崑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長而洵淑貞義孝烈之傳吉凶齊祭之儀一聞成節絃繩祖之製潛毛蓋羞之品一見縣解至乃鶴迥清汎靈聚前雲月韻改砧花穠綵樹婦人能事成臻妙焉大聖天后鍊石補天有王母之神器分茅列地啓弄孫之美邑封猶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封萬泉縣主天愛下流口親上備乘龍之舉和風為難縈八紘以選門布千官以求俊夫以龍圖帝寶祈步搖之華虎戲侯門奠京燕之雄內人之信美帝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既望歸於豆盧氏六宮遂行百寮供事遂以駕轎遣以宿車環環現現旌移然在殿舖藻朱熒爛其盈門詔婚之禮於焉為盛爾乃移其愛故以事舅姑仲其友恭以諸公妹舉宗洽比如鼓瑟琴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珩璜節步金翠耀首有婉麗之心無驕矜之色矚盼矚者若連日之映連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衛道加以引納懷和簡分周賑疎屬自附窮歸忘宥故關行彰信於閭門而薰風滿溢於邦國諒惟瑰琦之性自美抑亦劬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迴南土龍見東京二儀更闢九族咸鼓我兄公主贊陶均之力日吾甥也縣主開井邑之賦神龍元年春加實封三百戶縣主既通籍門閨奉御又尚司殿省天子巡遊宮觀船樂池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主家外幸比齊后而聯恩子婿中參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無度寒燠未平何嘗不御樂在門王人接路當時厚澤莫之尚也景龍四年二月以奉御出為丹延二州刺史保傳下堂隨朱轎而回去輜駟入郡與息蓋而齊飛辭宮闕而歲關戀庭闈而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夷楚絕招而不來秦醫來而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逝於延州之麻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機前明珠晦色平陽舊宇遂無留於歸寧懷縣新文空留運於永逝有子三人西華南容東里等或號或岐嗚嗚而泣天何以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於長安之洪濱原窆窆設命加等器服祖遺率由舊章生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柔嘉好合善之原也肅雍降貴誰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潤廣也熊羆其祥祥胤大也總兼美於修德馳騁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

又哀也昔袁亡馬氏蔡華斯德鄭妻曹姬潘文亦作矧茲內範事華無愧砥望夫之石以表虛邱緝幼婦之詞將傳終古銘曰

薛之皇祖曹軒國禹相殷侯周氏其土宇英英白雲鬱彼河汾公門蕃衍銘鼎象益則仁則義則威則勳餘慶分祉誕靈女士中宗之甥鎮國之子皎如霜雪華如桃李舞族爰序堯封成秩萬泉開賦三百其賢守盛以儉居沖不溢亦既鳴雁宜爾家人謙恭下下撫納親親傾財致客對饋如賓我有邸第前臨黃道我有池塘却望青草漢策停琴秦蕭拂早歲月易忘歡愉難保良人出守將命北徂與子偕往飲別東都望母腸斷辭家淚枯露萎勁草霜酸兼魂今何歸京兆之野葬於何處杜陵之下巖巖雙闕列列行檣勒是徽音以觀來者

鄭國夫人神道碑奉勅撰

鄭國夫人者宏農楊氏之女也開元神武皇帝惠妃之母曾祖諱堪以禮樂習文為越州司馬祖行以折衝學武為游擊將軍父宏以門才入仕為雍縣而丞早卒初則天之代夫人言歸武氏曰恆安郡王生惠妃及家令忠太子僕信開元十年三月終於通化里其四月卜宅於少陵原哀子銜恤號曼仰訴怨報德而未待託思齊於永泰皇帝何嘗殿之內憂振鶴池之外慘揚淑聲而金石刻揭高行而天地感國史司文命為鄭志若夫清明下濟嶽嶽上昇祥會德門慶育邦媛神授孝理之性天啓聰達之心加以潤澤詩書游玩圖傳伯宗好直預戒將亡重耳竊遊先釋必齋豈直漢庭章奏假借仲長之才周官禮儀咨稟宣文之學昌言嘉論有如此者螭首嶺嶺修眉橫波既工嘖笑易為容止肅恭而不踴舒和而不倨商周革命遇屯有怡憚之顏桑葢微子在於無駭於之邑端容一貌有如此者絃瑟祭服朝衣纂組入神剪製戲國雕胡之餅露葵之羹五齊六清三黜七醴成一見而洞理或不習而知和女工中饋有如此者惠妃載誕皇子在者四人驪泉多龍丹穴皆風克岐克茲預見元凱之才寶草實許早聞背獨之豔亦關陰德之潛襲胎教之密傳乎又名子以義成家以禮忠者以令德為忠信者以不欺為信傳云去食存信信而有徵經云移孝為忠孝則不置周宗成禮紀季獨存至德深圖有如此者辟司徒之妻邑其合禮南城侯之婦封其舊功況夫慎微四德四德成舉經論二義二義克從匡武收繼趙之勳產姚承配夏之慶吹凱風於椒掖外王母於梧宮盛德大業窮光極榮啓國西輝不亦宜乎十數年間二子榮立每至四時令節六參嘉會魚軒照門雁艾交室為壽則珠貝山積備幣則錦綺徒飛白玉滿堂聚姻親而面有黃金作穴散隣里而無餘君子欽其布義聖人嘉其寶儉故疑疾則飲食天廚湯藥御府日伊月上官絡繹於閨庭終送則威儀傾都車騎壹日自宮徂野中使相望於道路哀榮之盛書記罕聞狗與所謂小君之遺美聖善之高烈者也如使後代考南史讀西陵披簡牘而歎息臨山源而茫昧旌賞之道不其闕而然則外孫之碑武爵之石非明淑之墟其何設焉辭成進御帝稱曰善繼謂尚札我其書之於是流翰黃縑縑字青瑛波橫雲霧神變點爛於山門鶴倚翠翔生氣宛延於松路禮尊事絕恩榮迹遠斯又元德動天幽誠迴日之奇致也謹書末觀名言莫逮銘曰

代有母德。厥氏楊兮。祖考爲士。夫爲王兮。聖后中葉。遺萬方兮。天命未改。復歸唐兮。寶淑啓祐。繼絕亡兮。宗周維滅。神女昌兮。建號西鄭。鄭榮舊鄉兮。魚軒翟葆。盛龍光兮。二子雙飛。華綬章兮。出入輪奐。庭輝煌兮。去此昭昭。即茫茫兮。何處詔葬。少陵阜兮。貴妃慈親。侯王別兮。寒暑流易。山川久兮。古墳城隍。老樹朽兮。竊宮靈慶。百代守兮。頌石光華。于茲後兮。

穎川郡太夫人陳氏碑

穎川郡太夫人者。諱某。雷州大首領陳元之女。羅州大首領橫之妻。驍騎大將軍。兼左驍騎大將軍。魏國公思昂之母也。陳氏家富兵甲。世莫能外。夫人誕靈臺右。淑問幽閑。六行天至。不因師氏之學。四德生知。無待公宮之教。原夫陳本橋水。楊承赤泉。九真爲郡。良史出乎中國。五馬浮江。僑人占乎南海。兩州接眇。二門齊望。卜妻鳴鳳。擇對乘龍。楊公有聘玉之祥。應嫗獲探金之慶。號公弱冠昇仕。躬躬禁閑。正性本平。胎教剛腸。形乎義色。神龍三年六月五日。北軍作難。西華失守。騎入宮。盜兵擁御樓。公佩劍凌鋒。羣兇奪氣。倉卒之際。安危是屬。既立殊常之勳。遂蒙超次之命。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宏農郡公。行內常侍。其後故拜將軍。太夫人是加爵邑。高堂九仞。重祿萬鍾。朝廷美其揚名。州黨尊其遠聽。夫人富而好儉。貴而能勤。身却錦繡。手親紡績。公每嘗定良名。夫人必誠之忠孝。勸學文武。嘗謂汝稱思昂。當心念其義。父母名之。欲汝三思而爲。故公便習于戈。漁獵書史。致命伐罪。擒叛撥於百越。寫誠誓衆。殲狂蠻於五溪。嗣子弟如使手足。請風雷若應期契。聖朝答高秩於驍騎。爵大封於號。豈非以辭第之忠。忠成斷機之明。臣節立矣。君恩厚矣。子孝成矣。母慈著矣。備此四者。善執加焉。抑神道祐心。而人倫興行。詩曰。母氏聖善。又曰。宜爾子孫。斯實穎川太君之有也。享年若干。開元九年四月八日。薨於長安之翊善里。先公早世。邱墳故城。古無合葬。禮有從宜。夫以體歸下地。萬里豈殊乎黃壤。魂何不之。雙棺幸同於元室。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招魂附葬於萬年縣。龍首鄉神鹿里。申孝子不忍隔親之情也。恩勅賜錢十萬。絹布皆百段。日。碑忠厚。漢武知其母教。馮勳龍貴。世祖稱其母德。克軫天情。願爲連類。號公生盡其禮。沒盡其哀。嗟閱水之日。逝懼城山之夜。徒追鑲碑。板遠貽國。傳蒸蒸。至意有足感人。恠恠信言。固無媿色。銘曰。陳公殯後。楊侯周裔。去國何人。南遷幾世。歸綵時表。珠崖海際。兩族相京。財雄兵銳。猶歎邦媛。備茲國士。友若琴瑟。華如桃李。心契法度。容和禮喜。資敬從夫。移忠調子。嘉此令子。南渡北歸。于天鶴。厥。拔浦鴻飛。朱宮退敵。銅柱來威。國安家。魚軒翟衣。子封號國。五公前字。母邑穎川。二君舊土。感激崇慶。踴躍今古。高堂夜空。帛客朝聚。龍首山前。前臨瀟湘。川。招魂五嶺。合葬三泉。山邱墓樹。樹風烟。孝碑不滅。茲墳永傳。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銘

英英白雲。瑞彼君。皓皓公子。嘉我王度。魏后遺德。作華天朝。雲氣應變。直心遙遙。麟閣香仙。風池墨妙。太常圖。少宰邦教。公之處之。有倫有要。玉折其貞。金斷其清。敬而不朽。仁乎令名。

昭容上官氏碑銘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乃生靈媛。祚我聖君。精微其道。煥炳其文。三光鑄行。昭容網紀。百揆繁會。昭容條理。

外國邦政。內睦天子。寔在進賢。思求多士。忠孝心感。天焉報之。吉凶有數。孔焉禱之。如彼九日。羿焉暴之。如彼三良。秦焉悼之。漢宮選才。班氏其特。楚史寄靈。樊雉之力。曠穰齊公。敏明其德。嗟爾彤管。是察是則。

貞節符

神功元年十月。貞節。鴻幸於零郡。友人沛國朱敬則。清河孟乾祐。范陽盧禹等。哀鴻抱德沒地。繼體未識。考行定。葬於術城。鴻字季翔。平息人也。其先著族右北平郡。大父陽其宰。適茲樂土。爰定我居。維桑與梓。既重世矣。鴻偶儻奇傑。瑣瑣博達。貫涉六籍。百家之言。其要在霸王大略。奇正。大旨。君親大義。忠孝大節而已。章句之徒。不之視也。嘗所漢史。地里志。周禮職方志。時異虛記。心不厭焉。乃攀恆岱。浮洞庭。窺河源。踐岷嶺。稽四海之風俗。算九州之險易。與趙國。貫高。圖獻其職。遇火焚。遊天下。壯其志。而痛其事。養徒閭里。不應資。辟。俄風中。河北大使薛公。舉鴻行。勳。天子嘉之。用實于吏。乃尉汲曲阿。主簿龍門。零郡。夫其屏居十年。一方化德。歷佐四邑。諸侯觀政。情乎有大才無貴仕命也。初鴻遊太學。有書生山東李思言。物故南。鴻傷其終。遠家。因有喪。無主。乃躬駕。輿。送歸東土。及在曲阿。敬業作難。潤州。新鴻得入。履旬。堅守。城既陷。而猶。力雖屈。而節。冠義而脫之。因僞加朝散大夫。即署曲阿令。鴻貞而不諛。應求。仲既入邑。則於。服。門。而設。拒。矣。故得。脫。邦。奮。旅。一。境。賴。存。淮。海。底。績。答。勳。報。公。卒。不。言。賞。賞。亦。不。及。君。子。以。爲。急。友。成。哀。高。義。也。隨。危。抗。節。乘。禮。也。矯。寇。遠。禍。明。智。也。保。邑。匿。動。近。仁。也。義。以。利。物。智。以。周。身。禮。以。和。衆。仁。以。安。人。道。有。五。常。鴻。擅。其。四。武。有。七。德。鴻。兼。其。二。大。虛。克。就。之。謂。貞。好。兼。自。克。之。謂。節。粵。若。夫。子。可。證。爲。貞。節。也。已。於。是。紀。名。垂。述。表。墓。勒。石。其。詞。曰。倬。良。士。縱。自。天。辨。方。物。數。山。川。厥。志。大。哉。峻。剛。節。殷。義。聲。返。旅。嶽。安。窮。城。厥。德。遠。哉。哀。斯。人。命。莫。贖。德。不。朽。溫。如。玉。軌。來。世。哉。

室。德門濟美。信有徵乎。權險谷或遷乃勒銘沉石銘曰。思文留侯。時惟皇祖。長沙南守。分幹東土。家有道。門傳學府。鬼親重世。通經二主。誕靈上哲。克廣斯文。造次仁義。優游典墳。孝乎事親。忠乎事君。猶那叔父。亦足有云。

贈潘州刺史馮君墓誌

公諱君衡。字正平。廣管高州人也。昔畢萬苗裔。邑于馮城。因以為氏。其適越者。則袁宏過江錄所載。長樂馮祖恩之後也。遠居僻地。代為右族。帶甲千人。擬四豪之公子。田洞百里。齊萬戶之封君。祖益持節總管高州都督。馮國公。葬贈左驍衛大將軍。荆州大都督。恩命分府為三州。授君之三子。子智毅。高州刺史。子智玘。恩州刺史。猶子子游。潘州刺史。公荆州之孫。恩州之子。量包山海。氣逸風雲。陰德以濟物。力行以求道。散岸從心。乘化而沒。斯實一方超邁全真之士也。夫人南海郡太夫人。裴氏。誕姬勳門。作嬪傑室。初執慕妻之禮。終抗梁室之行。即大將軍宿國猛公鐵杖之曾孫女也。夫人有三子。一女。同歸上京。長子元璣。左衛中候。次子元珪。左領軍衛尉。少子力士。右監門衛大將軍。以將軍少養於高氏。故舉家從其姓焉。夫德厚者。福長。先否者。終泰。天之報應。豈虛也哉。大將軍所以雲漢奮飛。忠孝至成。迎聖善於炎海。展三牲之色。獲友于於荒微。會四鳥之鳴。鳴給神美。符績傾慕。是知敬仲。編旅將育于齊。孟軻。儒成。名此母。信瑰才之特達。亦餘慶之助成乎。夫人享年八十有七。開元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薨於西京。來庭里。粵以八月二十二日。安厝于長樂原之新城。憫將軍之純至。嘉先士之職名。恩詔追贈潘州刺史。招魂而合葬焉。蓋殊常之禮。若夫慈以遺後。孝以揚親。忠能合聖。惠足昭仁。嗟乎。馮氏之子。其此四德。鏡石垂文。為不朽矣。銘曰。

潘州遠世。誠跡沉彩。昭贈本邦。光燦南海。其孤永慕。昊天不逮。夫人處順。奄背榮胤。悲離兩鄉。魂合雙楸。孝心可贈。百年匪慊。天日蒼蒼。邱隴茫茫。地名長樂。人樂無長。郭門之外。愁生白楊。

贈鄭將葛君墓誌

公諱威德。字某。葛氏。本梁國寧陵人也。因避徒。今居京兆。注陽縣。父寶未仕。早世。公室無陶白之資。朝無命張之援。不受過庭之訓。不漸鼓篋之術。而能奮飛喬木。獨拔深濟。富忠孝而由己。善射馭而聞天。早以武藝妙選。供奉。每感遊別館。侍彈禁林。何嘗不左發五稜。傍連雙兔。歲久拜元城府。左果殺都尉。尋加上柱國。入陪內仗。思馬斯才。出典外軍。握兵之要。所謂白珪特達。青雲自致者也。其川未展。其生有涯。神功二年某月日。終於東都。私第。北邙山之原。夫人太原郡太夫人郭氏。從夫有禮。以子而貴。開元八年十一月。薨于京師之修真里。有子福順。克家用孝。開國推忠。泣風樹之無追。痛榮祿之不逮。哀戚之情。上成飾終之澤。下流寃宥之期。祖奠將設。有詔贈右驍衛將軍。開元九年二月七日。合葬於長安縣龍首鄉。禮也。鬱鬱宰樹。蒼蒼墓田。恐作城之見日。銘銘石於重泉。詞曰。都尉武達。夫人禮封。令德高行。譽偶名雙。自古迄今。仁賢同處。唯傳忠孝。餘慶不泯。

張燕公集卷二十三

墓誌銘

四門助教尹先生墓誌

先生諱守貞。天水翼人。蓋好學博古者也。本乎官族。稱爲尹氏。昔有尹佚。司周太史。暨乃吉甫。勳於宣王。格言大勳。布在詩傳。遠祖魏侯。魏侯射會。祖欣。隋開府。大父珍。唐棣州蒲臺令。父文。唐通州三閩令。先生積德餘慶。天錫純嘏。感而克恭。情與禮合。七歲誦三雅。能通書契。訓詁之義。讀草木鳥獸之名。十五誦三禮。能明君臣父子之道。定郊廟吉凶之制。二十誦春秋。尚書。能精五行九疇之數。斷褒貶會盟之節。二十五誦詩及易。能辨正雅頌之始。極變化生生之至。又能誦古史百家之書。善文章草隸之則。恥夫流俗。背實。嚮聲。飾華。義未。故每外和內厲。元元本本。學者如斯。不啻晝夜。垂拱四年。以明經高第。遂授大成。自延載之後。條限質。長安之初。大開貢舉。考功是歲。千五百餘人。召先生課。嚴激。時稱無滯學矣。天子聞其進通經術。乃下制曰。成均大成。尹守貞。業隆時習。功宜日就。既有屬於分陰。俾參榮於丈席。可四門助教。誅說青衿。有所仰矣。長安二年六月十日。晝寢。忽夢。夢臺兩局。爭召修文。覺而歎曰。十二日。稷吾當往矣。因命親族。序。至日。安枕俟期。俄然而卒。春秋四十。可謂古之達化知命者也。嗚呼。天與之德。而不永其年。天與之才。而不大其位。何乎。粵七月十七日。葬於高陽原先君之舊塋。銘曰。

尹氏之子其殆庶幾爲仁由己三月不遠謙成德柄學也身基詳雍洋洋可以瘞飢環林之下可以棲遲我實道貴人言位微修文地下前哲同歸子之知命將致先期朝衣束首精魄高飛人之云亡胡不悽而高陽之原有隸其側郭門直視松柏一色邱隴紫雲阡陌誰識浮焉休焉爲我心側

元州司戶上柱國呂君墓誌

公諱度字某其先東平人也堯之太嶽始封呂侯周之太師實表齊國河西則霸王繼代關東則丞相聯華近徒河間是釋右族大父贊隋幽州都督府長史考師涪州青池令並振羽儀馳聲郡邑公孝悌天至禮樂混成千里開騏驎之才五都重珥珥之價壯士行去樹勳於塞垣君子居之何陋於蕃郡以上柱國爲元州司戶參軍積善襲於家風徐慶流於身後享年若干而卒夫人河清縣太君傅氏四德爰備六行事修始則資於蕙妻終乃訓成孟母春秋若干而終開元十四年某月合葬於州城西南里之平原禮也我有令子職司馬於小山我有淑孫偶乘龍於大樹榮哀之事于茲畢矣銘曰

堂室呂公休有令德穆穆傳母順我內則兩譽齊振雙儀不忒於行山東風流河北有生必謝誰能獨存神寧故里合葬平原劍暗泉室松寒墓門勒銘沉礎萬古何言

徐氏子墓誌

徐氏子者名巖字某司封員外郎堅之第四子也驥子晚雲風毛洗日孝友因性聰敏若神置在膝前已會星辰之氣獻於林下能記室主之詞及總角成童精意好學聞一知十升堂視與下筆成章而倫嬰發言爲論而卓詠識者咸謂增世構之崇龜益源流之洪潤雖甘茂之孫十二飛辯班彪之子九歲能文不尙之也天乎何事頽傾無命年十有三歲大足元年九月遭疾而沒嗚呼哀哉朔月始生不見其盤瓊枝方秀不見其茂悲哉銘曰

鳳閣尹舍人墓誌銘

義表尹氏太古之始發源堯師中葉周卿爰暨初考咸有頌聲猶歎府君代烈增盛孝行之本謙德之柄耽樂道真含光無競三典郡土五刑以正再司府丞百工興詠茫茫大造物生遂性虛無宰之孰能力爭倬良士縱自天辦方物殷山川厥志大哉峻剛節嚴義聲返旅視安窮城厥德邁哉哀斯人命莫賙德不朽溫如玉軌來世哉

唐故處士河南元公之碣銘

嗟我處士煥炳其文精微天象與道爲隣頗乎萬化于三十春在昔薄葬時服幅巾厥佩克孝永懷澄神君其心之無遠返真乃建豐碣追揚茂慶王門公路豈微朱輪天才海學于何篋負心焉有主孰到我艱烈烈皇考求仁得仁哀哀王母斯恩斯勤李度報養王褒成親退居更命喪禮終身忠爲令德孝質至純一門二喜千載不泯

平假師碑尾

粵以長壽二年十月十七日改遷於御縣東樓之西北原夫令德所麻餘慶未也神龍紀麻皇運中興天子嚴祀清廟緬懷前哲乃下制曰朝議大夫守衛王府司馬上柱國平元曾父故假師令某公門喪處士林成則名教羽儀道德象輔仁宜國早謝昌辰積善洋洋垂休茂胤時光祀夏慶姻配天錫類之恩俾覃於卿士哀榮之典宜旌於泉路可贈蒲州長史君子謂成其子而植乎身義方也愛其臣而及其祖孝理也孝以行惠惠以察忠義以立慈慈以昭順君臣父子之是型焉

唐故涇州長史元君石柱銘并序

公諱仁惠字某河南洛陽人也昔帝軒命子安宅幽都天神降祉遂荒北嶽其後日月運行雲雷經始壇場郡洛據天地之圖帶礪山河建王侯之國公魏昭成皇帝之十世孫中書令濮陽王順之曾孫也大父雄魏濮陽王改封武陵王昆吾伯圖越在濮陽之墟瑯琊王子別封武陵之郡宇文朝降爲武陵公太府卿秦州總管微子去國不替舊章薛侯來朝於焉降等父自隋豫二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襲封武陵公翼亮隋室宏濟王業有佐命之元勳承異朝之世祿文武籍甚貽燕深長公受金行之正性承冠世之隆烈幼見岐嶷夙聞聲器靈臺雲秀細墨之宰無施雅韻天成金石之師何力周隋網羅秦神棄不欲卿族衣冠日失其序獨寐寤宿永懷禁潤之人藏器待時未射高壚之準唐高祖龍飛天宇鶴版巖林授公右千牛錄事贊閣之恩舊也高皇邑子既與盧籍同衣世祖學徒則有嚴陵共宿久之以公事免爲濮州法曹又歷循州河源滑州靈昌二縣令克己爲政體循化忠信之言直道與人仕已無喜懼之色永徵在縣石真播難萃兒既就江界蕭條帝念疲屯時茲俾又乃授公陸州雒山縣令乘驅而往下車作則江通海盜革面來威然後開網鳩人峻築羈吏罔田盡闢察委犬庵之餘絕調無遊豪猾屏澗之氣我有禮樂達於山川鬼神應物休前字於鳥獸草木朝廷異之拜朝散大夫行陸州閩中令未至政授雍州渭南令觀人設教異邑同風遷陸州司馬尋加朝散大夫守涇州都督府長史分乘兩蕃入康頌作化澄巴濮無侵橋袖之圖教溢河漚不飲蒲萄之酒離歌就晨歲夢隨辰命蹟修途榮顯厚德總章二年終於官舍春秋七十有三夫人安定梁氏文伯之妻君子以爲知禮孟軻之母良史稱其能賢齊德茂於昭隆合耐期於幽隱有子懷貞斧藻詩禮佩踐義方承家有藎芝蘭如也歷官右司員外郎太子舍人而擢事徙居復歸舊土履霜踏於三紀無改素冠之行遠桑梓於十載還守青門之田勤孝在手追遠思乎備物武陵公之塋域今順陵柏城之內也山園有禁奉瞻歷及粵以聖曆二年歲次月朔別卜宅於成陽縣肺浮原合葬焉公孝友純深風標峻起門無雜客家有嚴君而佐郡爲邦宏風邁德執法不撓去邪勿疑伸由之政事叔向之遺直豈稱論之典有闕範則之容將隆仰惟代姻恭承哀託郭有道之故事無魏蔡邕趙文子之將遊永懷隨會寓詞楹石式題賢壙其銘曰

亦既從政淑問克宜。秉心如冰。臨事如弦。歷宰四邑。高芬屬天。元僚南郡。汪化流泉。江河秦蜀。嘉聲在焉。三光西沒。百川東渡。天道運迴。人隨代故。倏忽三紀。悲涼千歲。帝葬橋山。傍墟祖墓。天斷舊城。地開新路。路即咸陽。阡惟京兆。地氣雲蒸。長岡龍抱。窈窕銅人。盤留石鳥。塵歌欲滅。山飛海少。篆刻揚名。亭亭華表。

子曲阿合墓銘

存爲神鑑。歿爲國婦。惟子同歸。義方。

司馬主簿博陵崔劉氏墓誌

夫人劉氏。其先彭城人也。隋毗陵郡通守子將之曾孫。唐潯州刺史德祖之孫。汾州刺史延嗣之女也。昔武子處秦。厥初令氏。元王國楚。是焉昌族。盛德之門。龍驤接彩。世祿之貴。龜虎聯華。夫人璫室。載蘭蕙林。增秀嗜嗜。黃鳥監臨。清月開詩。禮稱比諸。生茂行潤。心實稱士。女及風飛。啓絲。夫婦盡琴瑟之和。雅鳴成韻。舅姑移喬梓之敬。交愛洽乎如嬪。任恤周乎姻戚。豈惟禮備。澄澄工深。機杼。固已能循法度。宜其室家矣。年若下。以大足元年七月某日。寢疾而卒。粵二十九日某辰。假葬於某里。夫國喪賢。家亡淑媛。母氏垂白。殫瘁所懷。稚子始孩。子焉無倚。嗚呼。天道輔仁。人道與順。吞茲七德。不遺三壽。何哉。報應之理。豈神食其言。修短之期。將事歸於命。外姻畢萃。恩歎不足。夫人即吾族也。今海濶素履。永刊幽石。國史之外。有美存焉。其銘曰。

崔貴齊。劉亦漢宗。崇其顯。望偶族。雙關。閨是。履。節。莫。斯。恭。貞。歌。浮。漢。孝。室。洞。江。珪。璋。其。節。桃。李。其。容。宜。享。僧。老。胡。事。鞠。凶。朝。權。飛。陌。春。蘿。墜。松。夫。傷。子。慈。去。此。何。從。百。歲。之。後。魂。兮。合。封。

文昌左丞陸公墓誌

公諱元方。字希仲。蘇州吳縣人也。帝與惟二。虞盡美於南風。強國有七。齊莫大於東海。元侯制食。因而爲宗。丞相册勳。開吳佐命。盛德之後。孫現代。故丹背奕世。三君之望。並高金玉。聯華五常之目。齊重公即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唐荆州當陽縣丞山仁之孫。司儀郎東之姪。豫章尉元之子。體元黃之純粹。陵清白之隆名。鸞翼載軒。騏驎自遠。始以司成明經。業優擢第。補三水扶風渭南三縣尉。授襄行監察殿中三御史。遷鳳閣舍人。兼太子中舍。又判鳳閣。又守秋官。行覺臺三字侍郎。同鳳閣。覺臺平章事。坐公事降爲綏州刺史。居無何。檢校春官。又試天官二侍郎。兼司尉卿。復除覺臺侍郎。同鳳閣。覺臺平章事。轉右庶子。轉文昌左丞。前後掌選及知考各二歲。九流銓總。代天理物。公執其銜。銳而野無遺賢。三載考績。惟王齊典。公秩其幽明。而庶官成事。斯平憲章。開籍其人。倫至於經濟大道。彌綸庶務。嘉猷削於隱德。宏益晦于推美。蓋不得而聞也。古人有言。進退在命。忠信在人。一出持州。再入莅政。汲長蘆之方直。時守外臺。胡伯始之詳明。甄司中禁。抑有由焉。嗚呼。人之淑斯。宜享難老。吳天降戾。曾不懲遺。大足元年二月七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有三。歷事兩宮。三十餘載。奉上惟敬。密勿兩終。靜而調理。心尚坦率。不遠名教之地。迹列軒裳。不雜風塵之伍。施與忘倦。鄉黨釋焉。夷險若一。朋友義焉。所謂終溫且惠。行同歸於大雅。克已復禮。身不離於令名。及東首歸全。西階徹奠。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知與不知。莫不嘉。

歿。粵三月十四日。假葬於國門之南費村。永刊昭烈。垂之幽礎。

節愍太子妃楊氏墓誌

開元十有七年二月癸未。中宗節愍太子妃楊氏。薨於京師太平里第之內寢。越五月丙申。詔葬於新豐之細柳原。黃陵不從。古之道也。嗚呼。哀哉。妃氏之先。代居河華。亦泉啓國。清白傳家。東都之公。西京之後。族高祖士。遂陪開府。納言。天授中以孝明高后之父。追封鄭王。贈太尉。曾祖絳。陪符。贈王充。朝廷旌載。贈虛州刺史。祖全節。左內率。贈魏州刺史。考知慶。千牛豹。贈二將軍。若夫軒冕王官。同許史之繁。漢姬帝室。比姜姑之宜周。是教二華。降靈五河。飛舉拜玉。冊於文廟。儼金甕於青宮。八參視膳之儀。出友元真之樂。禮陪兩節。祭服始於北郊。詩贊鵲巢。王化終於南國。豈知言遠。幽水神往。邛山七日之望。不歸。千秋之言。何及於。是視身知苦。幽探白馬之傷。覺心等空。坐證青蓮之業。久以喬木無枯。柏舟早誓。林華先落。聖善相依。園門正家。稱未亡而全禮。高堂終養。不深哀而遂絕。此又禮外之禮。孝中之孝者也。初上在東宮時。妃有女弟。選爲良媛。生忠王。下者曰。不宜養。爰自襁褓。命舉妃字。及開元正位。良媛爲嬪。而卒。妃之視忠王也。隱觀之訓誨之。躬從母之仁慈。倍猶子之珍愛。忠王之託妃也。敬愛焉。聽順焉。生盡因心之樂。沒過如母之感。且夫慈懋鞠育。孝應顧復。仁叶恩親。愛備恭睦。成天下之百行。致生人之五福。斯蓋皇極之端。國風之首者矣。湖陽王當小宗之祭。元妃之喪。故喪挾兩姑。而祭股二國。何必鼓吹山上。遙傳慈母之名。石闕廟中。獨立少練之像。史官承詔。勒銘沉碧。詞曰。

太華北足。長河東肘。繡粹陰靈。妃德儲后。鳴美玉佩。爛光金鉞。嶺貴長城。龍王從母。永訣上賓。死孝哀親。願極孺子。忍則天人。普貴萬國。今撫百神。泉燈我夜。宮樹他春。陵麥秀兮漸漸。隴月生兮纖纖。窮岸去兮無還日。青門絕兮不可瞻。石獸澀兮綠苔。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閉兮粉脂。不知何人兮開鏡奩。

子衡值其銘幽巖用存終古其詞曰
東惟府西嶽嶺閣吾夫鶴麟吾子鶴飛青綬赤菴魚軒翟衣喬梓灌墓堂堂榮輝如何不淑奄永泉扉
漢漢元夜容容白日百歲之後同乎此室

右豹額衛大將軍贈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燕都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某故代州東治府右勇毅都尉幽州高士李威之女也本姓張居於清河郡大父元慈官至
安東大都護長史與太宗有故賜姓李氏仕歷檀州司馬始家薊城是則帝寵舊臣乃命王族官平朔野
因爲郡人偉哉孝友清白之仁基金鉤石印之靈應必將光大別族繁衍淑女彩黛粉敷焜燿華美若斯
之盛也夫人幼而韶異長而婉婉金聲玉澤琴榮蘭茂傳賢莊美詩美仲氏無以尚也初汝陽公夫人元
氏生一男四女而早卒繼室以夫人封諸燕郡王元生立及長孫楊氏二女乘蓋斯宜爾之德著焉均
養之仁色無偏和心無殊厚閨庭之內萬室如也雖邑中五服之家門下三千之客莫能察其異焉永寧
里先人之舊廬也有通渠轉池巨石嶽嶽噴噴險淙游澗潭沉沉殊聲異狀而爲形勝遊衍之處者十四五
前夫人之孫蘇氏之婦弱歲婚而腹孕舉家環流揮莫能救夫人投身赴水或沉或浮久之提挈僅免其
行已也實多此類府君更郎將中郎將各一將軍大將軍凡四前後領左右羽林二軍禁營青海鴨綠二
道總管天子元老白首兵欄腹心爪牙朝無與二外受矧戈文馬之賞內委金璫寶貝之飾將軍既殞於
部曲夫人亦散於宗烟可謂貴而好禮富而能惠者已及付子長歌夫人喪喪有過成制無越禮其後
法吏苛禮余子遠滯窮荒一訣倚闌三歲炎山瘴海曷云其來施珍玩以奉佛微滋味以奉道精意入冥
明神與直中興昌隆無廢舊勳先公茂乎飾終愛子榮乎起漣天步方泰家屯適夷宜享南山之壽奄軀
西泉之駕神龍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寢疾終於洛陽之德懋里春秋若干國墜邦燬宗傾母儀孤允孝
孫哀哀變棘有詔旨曰獨孤某妻亡還京日宜給靈輿并遞悼儀後德於孤恤喪朝之大經者粵以明年
十一月二十日卜葬於雍州之某原不從先塋古之道也夫計功伐勳鼎彝非婦人之事撰德行存國史
亦孝子之志乃爲銘曰

張燕公集卷二十四

墓誌銘

榮陽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某榮陽開封鄭氏之女也有唐銀青光祿大夫行少詹事博陵侯崔氏之妻中大夫中書舍
人溫之母也高祖述祖北齊禮部尚書太子太保榮陽平簡公曾祖武叔北齊洛州刺史中牟公祖道按
隋宋城令父世基故吉陽令故左僕射安吉公杜淹太夫人之外王父也夫人家世德門母氏鼎胄衣冠
禮樂耳目所徵號之諸生實爲女士先夫人以崔出泰岳之允鄭祖周王之穆長源修範北齊聯宗故夫
人年十有七歸於我氏盡敬愛以安與姑致友程以諸婦如性寬恕尙素雅文而不吝約而不瀆故邑號
光啓象服是宜博陵侯更事兩朝多歷官序居必大理去有遺愛雖委衣善德得非鶴鳴之野乎舍人及
三弟長安尉泌藍田尉液左千牛游威有當代之名立無過之地滋液德教珠磨禮範雖趨庭善果得非
闡門之誨乎夫樂得好迷關雎義也鞠成衆子鳩鳩仁也采蘋采藻修禮度也如山如河有德容也婦禮
既成內則用貞母儀乃行家道以寧於是春秋高矣雅好真誠厭厭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總斯章篋式是六姻故以嗣徽先姑垂裕來史詩所謂邦之媛也夫人有焉皇天難忱不享偕老年六十
四神龍元年十一月九日造疾終於洛陽之進化里其明年二月某日葬于富平縣之某原君侯傷神諸



上封縣君李氏墓誌

夫人太祖景皇帝之元孫西平郡王善定之女也賦靈陰德資性柔嘉事舅姑盡其敬與婦如致其睦茂
行充乎內則懿聲溢於外姻雖幼育王家長自傅保而能謙光庶類降心細物手成朝祭之服躬操酒食
之品凡婦人之所能事而夫人莫不備焉府君朱紱之歲也於是乎始受封邑象服登門魚軒在路姬氏
王者之後夫人帝室之親夫貴婦榮於斯爲盛及惟室而哭有敬妾之禮擇鄰而處有孟母之教人問侯
信有諸婦之期出言成章有衆女之誠受命不淑以某年月日卒于同州之私第以神龍元年十一月二

十日合葬于萬年驛白鹿之舊塋。有子遜。中侍御史。檢身承家。揚名爲孝。思我母氏。感秦伯之詩。祈于府君。取周公之禮。髮心迹志之幽石。其銘曰。茫茫萬性。朝宗于李。髮星分極。成池派水。后稷裔孫。神胎女十。勳道法度。居觀圖史。輔佐哲夫。訓成賢子。宜崇徽號。以享介祉。高堂奄空。霜露方始。倣用禮節。葬非奢美。鏡下步雲。衣絨泉。壙烟不散。松風長起。摘果入迷。侵林獸死。永言惟孝。事親終矣。

郭國夫人墓誌銘

詩美莊姜。傳稱孟母。庶姬綿邈。千載時有。荷嗟邦媛。柔明豐厚。龜玉毀楨。寄蘭天壽。這矣皇祖。肇自伯宗。靈基在晉。華胄陵江。尹茲西楚。宅是南邦。高蓋結纒。圓冠比蹤。魏館虛待。周京長發。父對雄風。母膺殊月。珠浦瀟瀟。玉林清越。昆弟三人。羽儀雙闕。家芳淑女。國茂賢妃。具瞻四德。旁通八徵。步輦馳辨。連環定機。調絃魚躍。弄杼鸞飛。禍后創業。軒宮多事。高行登聞。大家入侍。幽贊日月。財成天地。溫室不傳。平城盡秘。大君命我。變禮斷恩。衛妻空誓。息媿無言。均養七子。幼勞二門。始賦樛木。終歌采芣。多難啓聖。萃凶構孽。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臨禍不懼。忘生蹈節。彼何人斯。碎此貞烈。氣消日朗。既安且平。皇心震悼。禮備哀榮。啓國加等。復土陳兵。外姻來唁。中使臨塋。悲惟夫人。宿精智刃。昭昭開土。授之心印。古無合葬。遺言別墳。纒纒孝子。敢廢前聞。服不珍紉。盤無賦室。暗泉火。松殘蘭雲。神合大化。誰爲小君。

李氏張夫人墓誌

臨淄李伯魚妻。范陽張氏女。諱德。性孝悌柔婉。能日誦數千言。習禮明詩。達音妙繪。德音容功。蓋出乎天下。伯魚善爲文。撰校書郎。出爲青州司功。而卒。夫人寡居無子。以歸宗焉。長安二年。年四十有八。傾逝於康俗里。殯於永通門外。景龍三年。家疾居貧。季弟說。鬻詞取給。冬十月。安厝伯婦於萬安山陽。蒼梧不從。古之制也。北望先隴。西接妹邱。明靈其嘉。永安此室。銜哀鼓誌。嗚呼孔懷。銘曰。送我伯婦。萬安之墳。精靈何處。爲南爲雲。彼臨淄兮千里。望條忽兮夫君。

張氏女墓誌

女郎名瑛。姓張氏。洪洞丞府君之少女也。聰慧孝友。蘇條纒管。能讀史書。善奏絲桐。舉族珍之。未成人而天命也。聖麻中。隨仲昆之任。預折於鹿州。歸旅於藍田。別業景龍。年屆家親。季兄說。徵黃門侍郎。哀請不拜。許終服。家貧備文以取資。冬十月。獲葬女弟於萬安山陽。差池締望。顧瞻尊闕。不亡孝弟。慰爾幽魂。含酸圖銘。投筆氣索。辭曰。嗚呼京兮。痛同生兮。奈何朝露。在薜榮兮。共天地之大德焉。早落而無成兮。

行狀

兵部尚書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於魏。公少儷。驍勇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美鬚。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時有豪傑。至寄錢四百下。以爲學糧。忽有一人。接服叩門。

云五世未。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費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爲超群。所謂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謂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爲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鉗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上古劍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赫。良工鍛鍊凡幾日。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雜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地色。文章片片綠蠹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那知中路遭棄捐。零落深淪古獄邊。雖則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曹。右控鶴內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尉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難。役久矣。成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落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反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譽。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沒。既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陽城門。譙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爲涼州都督。兼龍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涼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懼。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據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欲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於涼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爲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次仁傑。魏元忠。章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彥昭。章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并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將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匹。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二千匹。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爲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立碑頌德。閱立均等。爲其文。詩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城。前人已去。狀中唯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驛馬二十餘匹。昂三千匹。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彥昭聞之。皆嘆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訥等。潛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衆。僥倖不屬。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嚴。風聲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請平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爲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讐。大舉兵來。將追殺。公聞質勒死。返明素服來弔。道

路相逢。兵燹數旬。姿為見公忽來。未之敢過。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姿為馬三千匹。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為質。勸知姿為與關。有贊。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命。遂殺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特勢。囑請公。將昭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草匪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入畜路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固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關。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食糧。仍署其國主。為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觀焉。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為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草匪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偽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駕家資相繼巡遊。欲將害之。未及。皆為姿為等諸蕃。規殺之。容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成務而截耳。抗表請留。因結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携糗。富者設供。輻輳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聲動岩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州。涼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吾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會候騎至。云始人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具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請不行。大收草澤。容宗屢下詔。褒獎。後默覲大寇。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主謀。廢帝。容宗。步趨。意門。觀。諸相。窺。外省。公。獨。登。奉。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容。宗。步。趨。意。門。觀。諸。相。窺。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容。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于。樓。下。公。親。扶。聖。躬。致。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扈。瞻。音。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翰。泊。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成。敵。願。制。兇。邪。立。誠。懷。密。陳。宏。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鼻。發。與。謀。干。戈。作。孽。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李。辰。梅。始。則。符。子。為。弼。終。則。寧。朕。固。安。可。謂。格。于。皇。天。貫。于。白。日。元。惡。既。剪。庶。物。惟。新。克。昌。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寶。封。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特。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乘。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略。行。禮。上。怒。引。半。羅。下。紫。微。令。張。說。犯。麟。而。誅。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寬。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册。尊。號。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于。朕。頃。因。閱。武。頗。失。軍。容。實。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于。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為。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遺。意。磊。落。作。尉。巴。中。不。修。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遠。方。崩。明。烈。心。玉。立。貞。

張燕公集 卷二十四

二五五

節。言行忠正。居處簡約。飭體難于皇王。致君期于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疏。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容宗嘗曰。元振正直。將于宋璟。政理逾于姚崇。其謀宏量過之矣。復于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回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皓。章安。右。趙。彦。昭。章。嗣。立。薛。稷。張。說。等。為。忘。年。之。友。事。父。母。孝。聞。父。受。授。濟。州。刺。史。後。以。為。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歿。後。二。親。猶。在。自。我。唐。受。命。宰。臣。有。二。親。者。唯。公。而。已。

張燕公集卷二十五

祭文

弔陳司馬書

正月癸亥。孤子范陽張說。頓首頓首。陳君之靈。頓首。苦。蓋。遠。辱。禮。疏。執。對。號。備。次。于。展。洩。來。虎。未。遑。傳。君。遇。禍。查。哀。疑。外。傷。心。痛。骨。明。府。兄。鍾。德。南。邦。飛。聲。中。夏。急。人。之。憂。勇。于。履。危。果。于。從。政。入。使。天。關。有。專。對。之。美。按。俗。交。州。見。澄。清。之。節。故。得。振。衣。衡。管。劉。錫。幽。越。越。嶺。蕩。風。人。狂。輕。割。振。之。以。淳。俗。格。之。以。華。章。矯。枉。過。中。斯。害。也。已。齒。山。剛。折。荷。為。明。前。嗚。呼。陳。君。舜。直。而。殞。皇。天。輔。德。問。之。何。故。時。昔。炎。海。喪。關。周。旋。義。朋。友。朋。恩。結。兄。弟。方。期。歲。暮。燈。燈。相。榮。元。髮。未。華。何。圖。零。落。山。詩。猶。在。稽。紹。不。佩。逝。者。有。知。當。昭。是。意。今。運。防。關。力。報。前。弊。幽。明。雖。異。交。友。無。改。悲。言。下。筆。涕。泗。從。之。并。往。千。載。俾。陳。奠。酌。歆。飲。萬。里。哀。哉。奈何。說。頓。首。再。拜。

弔國屬文

北伐兮東胡。邊遼兮孤竹。偏師兮覆巢。在崇山兮峽谷。嗚呼。其兮。草。風。蕩。秦。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開。靈。魂。兮。南。哭。君。王。按。金。鼓。而。憤。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懸。凶。將。兮。我。悼。悼。勇。夫。之。被。繫。彼。股。監。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容。帥。兮。虹。食。壘。車。脫。輻。兮。火。

張燕公集 卷二十五

二五七

焚旗有繼慶兮復矣。無范宜兮愧之。命窮迫兮短兵錯。所迎刃兮血染。鑄旋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焮原野兮奈何。遠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續。為發夷之俘骨。履大校之飛將。聞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况名存兮身沒。

奉勅赤帝壇祈雨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戌四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曾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嘉貞。兵部尚書張說。謹以清酌。昭告于赤帝。自冬涉春。至茲夏首。宿麥將秀。時雨未洽。皇帝降服減膳。避正殿。恐害麥盛。是憂黎庶。仁旨之勤已極。兆人之感未通。何辜于天。而此不惠。曾臣乾曜等。同力聖日。無敢怠荒。薄才拙政。多所不及。神則不雨。或此之由。內誠惶。莫知啓處。曾臣等。上無補衽。下不利人。妨功害能。負恩竊位。惟神臨照。簡擇其心。降禍厥身。墜祿殞命。三臣當答。足謝天責。萬姓何辜。俾失農望。今因夏享。展禮既終。上抒聖衷。懇祈人命。至誠必感。佇流嘉液。旨酒獻誠。神其尚鑒。

祭城隍文

維大唐開元五年歲次丁巳四月庚午朔二十日己丑。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城隍之神。山澤以通氣。為靈城隍。以積陰為德。致和產物。助天育。人之仰恩。是關祀典。說承奉朝命。繼紀南邦。式崇禮。以展片敬。庶降福。四疋。登我百穀。猛獸不搏。毒蟲不噬。精誠或通。昭鑒非遠。尚鑒。

祭城門文

維大唐開元五年。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謹遣議郎行錄事參軍。皇甫暉。敢昭告于大府城門。天有三光。地有五行。陰陽順序。庶物以生。霖雨過旬。晦昧不晴。奈何以陰賊陽。以蒙蔽明。恐害嘉穀。無柰。案盛維爾。崇墟。本人所營。積陰。故處。德在助成。苟人是利。亦神之威。速收雲雨。以復天常。報爾特豚。薦爾馨香。謹以清酌。脯醢。式陳祭事。尚鑒。

祭江祈晴文

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協靈通氣。降福禦災。是載方冊。代存祀典。歲惟季秋。苗稼大熟。霖雨獨集。農夫未收。油油稻稻。垂生芽孽。上則神威。將廢。下則人心。何仰。公私發。察。靡。不周。訴。爾。明。靈。撤。此。雲。雨。欽。儲。牲。幣。俟。答。神。休。謹。以。嘉。酌。脯。醢。敬。祭。禮。請。

祭江文

年月日朔。具官某。敢昭告于大江之神。王有百谷。禮尊四瀆。善利維神。朝海作賓。發源岷山。駕福來臻。率此荆土。明靈是主。已成嘉穀。垂收霖雨。聽我虔祈。福我農畝。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欣欣欣欣。心願答神。祐潔牲明酌。奠奠江浦。

祭殷仲堪羊叔子文

荆州府城中西北隅。舊有殷仲堪祠。說到官廣其室。立羊叔子廟。像成而祭之。

維開元六年歲次戊午正月日。荆州大都督長史。燕國公范陽張說。謹遣功曹參軍吳興沈從。敢昭告于昔羊殷二荆州之神。我聞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先。義者忠之主。殷公為孝子。羊公為忠臣。行植皆國。德施荆人。不孤其美。是建為鄰。雙風雖舊。二廟維新。凡百君子。高山仰止。馨香以時。敬恭祀。尚鑒。

祭霍山文

長安二年月日。皇帝使并州道大行軍副大總管尹元凱等。敬薦酒醢時果。敢告霍山之神。皇帝天覆萬物。各遂其性。祠于羣神。罔不成秩。獨彼凶虜。默噬。悖天虐人。窺邊猶夏。略無寧歲。皇帝長此。黎獻勤於征。役。憤彼夷。毒于晉。暴常欲誅其魁。首。安是藩。疇。寇。虛。危。稔。神人同棄。今自送死。并。剽。近。驚。山。陵。命。將。出。師。恭。行。天。罰。惟。神。炳。靈。參。野。作。鎮。冀。方。敬。是。正。直。贊。揚。威。武。俾。敵。馬。化。為。沙。蟲。王。師。乘。于。草。木。獻。捷。之。日。昭。報。神。休。尚。鑒。

祭崔侍郎文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兵部郎中員外曹良史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故侍郎崔公之靈。位以行成。名以才起。天降明代。是生君子。長較高門。層堂峻址。友孝仁愛。衣冠標軌。清通正直。省開條理。束帶立朝。惟國之俊。抑揚吐納。金鑿玉振。器不滯方。神無留韻。厚奉外不為假。坦率內不遠真。泛交而容博。好施而能均。欲人規己。己及人。故者不遺其故。親者無失其親。履否泰能全其節。故令名不離其身。方齊六相。助明三辰。何孤我德。何負茲神。博空落羽。中飽權輪。昔時察列。今為弔賓。凡二三子。夙承遊春。聯務七兵。歲陽三變。分與時積。事由更練。譽譽公庭。申申私公。備音徵之。永掩。懷。舊。範。之。不見。堪。容。止。於。縉。足。潛。眉。目。於。蒙。面。哀。哉。奈何。諸。等。如。微。種。惟。初。疾。以。迄。將。亡。意。氣。精。爽。乾。乾。自。強。顯。賈。客。勉。勉。於。莊。凡。不。側。弁。委。無。解。交。話。言。靜。密。憂。公。不。忘。猶。看。駿。馬。尚。聽。名。倡。靡。神。不。禱。靡。藥。不。嘗。修。焉。信。宿。俄。歸。勝。茫。歲。初。置。酒。春。中。俯。鴈。何。吉。凶。之。共。域。同。歌。哭。于。此。堂。自。古。及。今。人。誰。不。沒。豈。嘆。生。死。所。嗟。倉。卒。修。途。未。半。壯。志。先。伐。箕。子。亂。年。遺。尤。數。月。在。親。親。與。懷。舊。孰。不。傷。心。而。痛。骨。虛。奠。易。收。深。悲。難。歇。尚。鑒。

為河內王作祭陸襄州文

維萬歲通天元年月朔日。神兵道大總管。河北道按撫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內郡王。以少牢之奠。致祭。故襄州刺史陸君之靈。戎羯不道。侵軼幽都。凶渠殄滅。餘燄星鋪。鳴弓射柳。飲馬長蘆。攬集同惡。難起無。底。身。為。旅。鯨。鯢。有。族。交。旗。未。兵。劍。拔。弦。本。汗。淚。吞。噎。離。肝。觸。逐。亂。舞。梯。衝。滑。攻。版。築。擊。齒。爭。厲。能。隨。未。然。窟。垣。自。潰。守。陣。皆。哭。高。局。已。陷。連。樓。復。焚。人。類。煙。草。城。隨。壞。雲。儼。屍。暴。骨。藉。藉。紛。紛。嗟。嗟。使。君。死。節。無。後。政。寬。成。俗。兵。機。不。振。狡。爾。猖。狂。難。以。德。鎮。城。為。仇。保。身。符。刀。明。明。上。帝。仁。覆。下。林。赫。神。兵。驅。馳。在。野。朝。告。夕。赴。如。何。不。及。將。守。非。堅。為。寇。是。急。救。兵。適。來。涉。血。猶。濕。三。軍。雷。鼓。百。城。雨。泣。天。子。命。我。董。戎。冀。方。旌。旗。介。冑。千。里。相。照。既。補。氣。瀾。言。巡。戰。場。稍。釋。人。吏。撫。軍。風。燭。徘徊。城。府。悽。甘。棠。禮。重。王。師。哀。深。國。魂。兮。有。感。故。此。嘉。符。

爲魏元忠作祭石嶺戰亡兵士文

維長安二年月朔日勅并州道行軍大總管兼宣勞使左肅政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并州事魏元忠遺妻思益以酒脯時果之奠致祭于石嶺戰亡兵士之靈或判慢天而收吠主石嶺橫地北都屬戶與我王卒保界并土如何不弔惟此寇虜列鎮既嚴連城既削攻則路險守非城則彼謀匪威實愆僞作援絕兵誠軍孤勢弱地扼兩陲山望雙峰塵烟大起白刃交錯石盡矢窮旌禁自落嗟爾戰夫烈烈忠勇奮不顧命志無旋踵身沒名揚生輕義重天子命我理兵督陽思與士乘底寧還荒瘠茲壯士勇爲國殫盡訴天帝降厲鬼方助氣金鼓復怨沙場腐血爾爵腐隨爾骨封尸死所招魂故鄉尙鑿

爲魏元忠作祭石嶺沒陷士女文

維長安二年月朔日勅并州道行軍大總管兼宣勞使左肅政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并州事魏元忠以酒脯時果之奠致祭于石嶺死喪百姓之靈北敵自擅賊唐不道氣悍胡風馬肥秋草侵軼郡縣驚逼稚老奔走山林是障是保兵不善守將不遠謀如何誠寇無復燒牛俾爾士女燔于寇仇魂飛狀刀血進匪妻孀悲雨哭氣怨天愁總兵帝鄉言念北阜抗憤戎漠傷心按部泣弔郊童哀問田叟爲爾復惡誓滅羣醜蹴踏關山脂膏盡數誠若克就沒亦不朽慰爾衆靈酌此館酒尙鑿

爲人作祭弟文

維龍元年月日朔從兄兵部尙書某以清酌少宰之奠致祭于故將軍弟之靈欽若貽哀俾降俄殿神祚玉衣天開金屋縣系澄滌諸宗橫視交泰之二儀承序履之九族引同本于條幹合分流于昭穆義有成而意深恩無方而情篤況山墓喬頂林暉秀木深仁遠愛侯子能復何從才之有餘而補德之不足舉朝野而皆痛在密愛而尤酷嗚呼哀哉永懷令弟言念生平蘭華雪鬢玉潤珠清禮樂縣解文章挺生三篋暗記千門畫成風流望美月且傾聲掌北軍之帥律首東觀之詞英偉壯夫之獻頌善仁者之論兵瞻新豐而臨幸邊湯井而連營乃奉車之暴逝忽復綏而凶行慘于宸掖固聚族於華京惠連詩夢子敬琴情倘昭昭之不泯知親親之素誠嗚呼哀哉尙鑿

爲人作祭弟文

維年月日兄某致祭亡弟尙書之靈天實喪子不慈遺善家須玉樹國陰寶臣嗚呼執柔何痛之甚嗟子與爾夙遭凶哀悼相鞠始及長成兩性岐實類德表宣慈居處友弟之心言必忠貞之事緣緣我族俟子而大率祖德之合圖荷朝成之惠渥白首相對紫綬雙紉爾既承國鈞既敷朝典出牧千里入宰六官予聞爾言嘗誠過亂余嘉爾行在貴能卑清淨溫恭每希于上士飲食車馬不越于平人每思與爾歸印東都懸輿故里揚名講德居常待終嘗謂老夫沒于汝手不圖令弟須自我先及爾纏河屬于伏枕不見數日長悲九泉嗚呼刊述未成平生已盡髮膚猶在魂魄焉知聞爾屬纊之辰託于身後之事簿葬之禮還從爾心字孤之情不待遺意所恨在疾不視于喪不臨沉絲苦恨驅迫斯甚予竊老矣傷心幾何人琴兩亡命也命也

爲鄭虛已作祭弟文

維年月日外甥虛已謹以清酌少宰之奠致祭于故汴州司馬四舅之靈愛積周親天禍外氏仁舅捐館靈輅祖庭四海喪其範儀九族失其陰潤感今循昔觸緒增悲恭惟先門遺勇平日淵流莫逆道術同歸稔齊鄭之累姻深言孫之至友及鞠凶之際創巨失圖賜厚獲葬之恩事優含哺之育願省全立功歸撫惠竊荷濟于百推思効過于一等豈期德素積而力莫酬願未申而禍先集不孤之記緬爾何依猶父之心忽焉問報冥昧靡覩存亡永遠執轡奉耐五性含寒幽靈昭察當歆宿誠

祭和靜縣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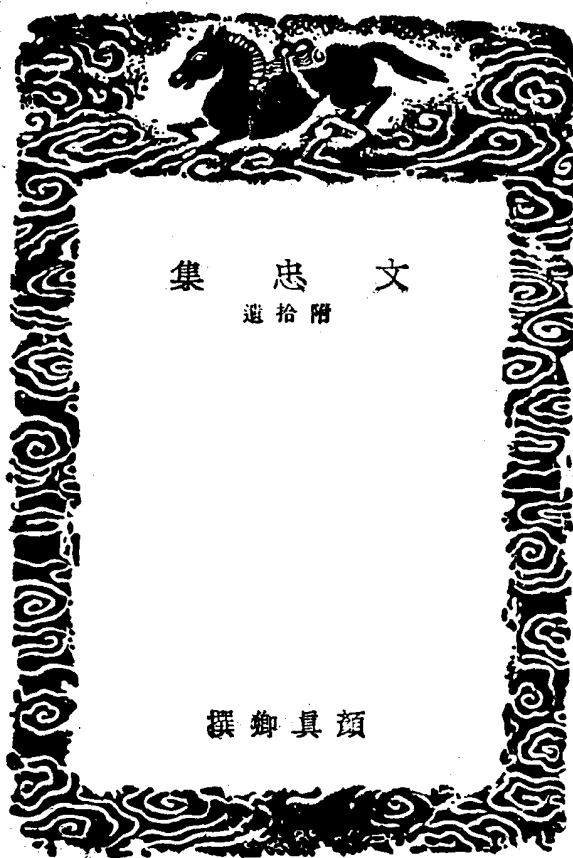
維年月朔日敬祭薛氏太夫人和靜縣主之靈惟夫人軒庭繁祉羸茂茂淑承訓公宮宦家卿族博士學藝尙書題目法度類繁儀刑松菊夫拜中令昔同鮑婦子昇瑣闥今類馮母舉案如賓園門誠友在貴能降居貧施厚天道初革王風變韶維城落構若木疎條欽聞積善智洽仁昭克庇二族命服兩朝肅肅柔如和風是暢娥娥女師如月斯望潘輿獻壽仲祿方養不弔吳天何德之喪嗚呼哀哉洛邑啓殯長安歸陌哭動高臺旌縣舊宅階濕夜露庭陰曉曉嗟我外姻俱成弔客

爲將軍高力士祭父文

維開元十七年月日孝子力士敢告于考潘州府君妣南海太君之靈小子不天夙齡因凶身嬰寇剽家值崩裂幸供瀛滂之餘遂蒙侍從之顧扶戴明聖迢長艱難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誠事必記心言無漏口日慎一日將二十年玉弁加首金章在佩先靈佑納明神降鑒阿母遠至于京華妹兄自拔于泥滓咸以官漸榮祿姻通士林慈顏顯復于目前同氣展歡于膝下又緣幼育高氏變族移家敬愛盡於二堂溫清周于一紀不圖無狀招禍永見孤棄聖主恩華曲逮存歿邑封舊郡官附本邦親戚恩澤子承父意致命報天豈有同于曠日竭忠資孝志無忝于幽泉敬惟靈極聞昭達先遠有日卜兆新塋遙啓尊魂合附良墳哀迫祖載攀戀須臾請以清酌少宰恭陳遺奠盈樽不舉虛僣莫嘗號天叩地須絕何仰

爲妓女祭元十郎文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妓人伏十善謹以清酌少宰之奠致祭于元十郎之靈源流茂樹萍蓬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恭惟主君高才遠節賞心樂事風流不絕歌豔露華舞迴春雪幸持此技水君餘悅綺羅脂粉嬌上春自言終代保情親寧知一旦君魂斷紫絃清管爲何人懷主君之一顧願殉命于九原迫夫人之旅旨遂投足於他門生有十年之愛沒無一日之恩雖強容飾于新奉心摧絕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道嗚呼與君琴樽歡宴永懷蕙歎俯憐荼苦錫以時珍中哀故字厥車既展祖奠斯聞悲歌助挽長袖乘盃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往而莫遂足欲返而遲迴終天地于此訣垂煩冤而難裁嗚呼哀哉尙鑿



文忠集原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遠義。是其處垢糠粃。猶祗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遠。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摭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為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劉敞序。

文忠集目錄

- 卷一 奏議五首
- 卷二 表九首
- 卷三 表三首
- 卷四 表二首
- 卷四 碑四首
- 卷五 碑四首
- 卷六 碑三首
- 卷七 碑三首

- 碑三首
- 卷八
- 碑二首
- 卷九
- 碑四首
- 卷十
- 墓碣墓誌二首
- 卷十一
- 書帖十首
- 題名五首
- 卷十二
- 序四首
- 卷十三
- 記七首
- 卷十四
- 記四首
- 卷十五
- 詩二十五首
- 卷十六
- 補遺二十三首

祭文一首

贊一首

孫嘉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錄。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探出。增入補遺卷內。共為十六卷。仍以劉敞序冠于簡首。又真卿碑帖。尚有殷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尉遲迥廟碑銘一首。殘缺特甚。難以刊刻。至留元剛所錄。補給議。其文既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敘事之辭。亦非真卿本文。又于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真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為真卿文。亦為舛誤。今並從刊削焉。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云。

文忠集卷一

唐 顏真卿撰

奏議

請復七聖號狀

謹案禮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于己。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諡。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稱父。臣不得稱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諡于南郊。明受之于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于君也。至于周室卑。大槩散。諡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為貶。多不以為褒。雖美業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攷古道。高祖諡太武。用漢制。太宗諡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鳳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于今。行之者。異于古。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己之詔。敕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諡。則玄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寶曆中。二聖山號。有司議。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捨舊名。

而廣新設謂一名不足以節惠。適十陪於古焉。而異置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廣高祖太宗之命。豈曰愛君。今制設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于君父。莫不欲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于一。美稱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于二。孝文孝景之德。亦以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與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為高祖已下。異置禮號。悉宜取初證為定。謹案舊制。宜上高祖為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其二聖證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案證法。乘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為孝明皇帝。又案證法。聖善周開曰宜。宜上肅宗為孝宜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于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獻則教之以質。至敬也。名感而反之于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論元皇帝禮遊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祿為壇。去壇為壇。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就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于迭毀。昔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譏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奉。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祧之證。假令傳祧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實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祧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宗。文皇帝。卒哭而禫。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禫之時。然後襲祀。

廟享議

議者或云。獻祖。祧祖。親遠廟邊。不當給享。宜永闕于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給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給同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附藏于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儲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于

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禫給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崇奉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事循孝悌也。請依舊儀。議至五年十月。給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德祖太祖。恩諸祖宗。連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行給祭之禮。夫給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給也。若給祭不陳于太廟。而享于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論百官論事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騷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首肯專達于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回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誅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之。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為。使眾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于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勸于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路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閣官袁思恭。日宜詔至中書。玄宗勸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宜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瀆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弊。蓋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彫敝。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道賊散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御反。又今相州敗。東都陷。先帝由此憂勤。至于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開聽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諫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宜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合直進。從此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而面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朝會有故去樂議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案庚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草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禮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安今不宜懸宋書禮制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案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過密懸而不作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禮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于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于過密諒國奪服庶政事之荒廢是故乘權通以變當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事成孔恢之設禮懸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文忠集卷二

表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瀘關蜀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既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脚力人張雲子問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統相繼行統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符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拊躍其張雲子向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統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顯以庸微頻叨寵命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寓縣禍盈惡稔尚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擊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臨神以觀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批答

兇逆亂常侵侮中夏瀘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于巴蜀遂命皇帝登寶歷爰靜妖氛今官軍益振回紇効款即擬南行共為翦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乘難奪之機皇帝累申寵

命兼以崇崇宜有懋于深功且用光于重守

讓志都尚書表

臣某言臣聞無功受賞為善不勸有罪不罰為惡罔辨陛下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于何取則臣以愚懦叨守平原尉逆賊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室兄果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計會討兇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瀘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卻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臣兄允南弟允誠等連榮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明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廣成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綵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三蕃正臣等剋期南來行已有日尉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驕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為歸罪闕庭愈于受擒賊手所以備俛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楊神功將驍與臣案兵馬及盤瓶錦張等令應接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疑又思敕先超授吳郡司士鄭毓樂安縣太守令于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錢與臣招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即赴行在途至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即累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尚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愧懼陛下縱合弘善實不忍明刑在臣視冒至深胡顏自處臣忝為大臣繫國休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還朝屢避示國無刑于臣大損非敢外飾實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為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今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枯于瀘四海何瞻伏願陛下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必賞之令寵榮過于尚書遠矣無任懇懼之至

批答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蜂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自遠歸朝深副朕望允膺曳履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累及成命曲降捧戴殊私慙惶靡據臣屏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于兇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叨孟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于今稱爲調相東方朔舉自古賢聖以次百官乃以孔丘爲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況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備使就班候陳請聞方擬平讓不圖榮寵又集微軀思恩頻繁固令即上陳請莫遂惶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權多致即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臣嘗恐之其忍自冒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謹詣閣門陳謝以聞倘天聽聰卑猶冀少回恩命俾臣一職別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于畢力臣某云云

批答

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今再造區夏藉卿以振朝綱與履之榮尤膺其象弄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謙讓所謝知

謝滿翊太守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滿翊太守以某日至郡上訖受命禮儀伏增感越臣自失守平原萬里歸命甘心斧鉞用微敗亡陛下錄纖芥之誠捨丘山之罪超司秋典再長憲章伯亞相一時猥集在臣叨幸何以克堪昔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任重福過災生涓塵莫効咎愆仍積上負聖明之恩下虧魯衛之士繁水加劍未塞深尤禦魅投荒乃為殊造陛下矜其要領待罪猶悉于左副職官不離于本秩感念恩德淪于心髓木石知變況在微臣伏惟陛下察其懇懇收其後效臣雖萬死實荷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兇逆生靈塗炭邑室空虛殺傷者雖或蓋蔽逃亡者尚未歸復謹當勵精悉力宜諒皇明旬月之間望有所校伏惟陛下減省聖慮不以此郡為憂則臣之愚忠生死萬足其戶口實數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實續狀奏聞無任感戀之至

批答

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弄印之傳兼與履之寵而乃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朕念以奮勵途從寬宥今左輔之郡凋敝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效所謝知

謝蒲州刺史表

臣某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無佐官蒲州書魚未到遲遲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瑄計會遊奕兵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祇承寵命伏增感傷臣輒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表裏山河右稱天險餘兇未殄防禦是先況扼秦晉之喉撫幽并之背既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成皇帝陛下道冠生人恩涵陸渙方建非常之業不遺易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集事戴荷殊獎無忘寢食但臣愚鷺有素智勇缺然將以鎮遏艱虞遠揚德澤拜命之日以榮為憂惟君知臣教其不及勤恤人隱動必以聞陛下不以為煩則臣死而獲考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審級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效心動况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宜風布化實行于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虞慎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為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弘不遺梓履捨其罪戾假以應儲咸感恩榮死生知報臣以為全吳舊國分圖重權表東海以自資暨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

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睦甘從南北之限苻堅估修愛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鎮遏攸難矧在庸微事堪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為憂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察使李岷處分訖即赴昇州即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履經寒歲不改松筠且江寧古之帝都實為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弘籌略為朕緝綏所謝知

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為戶部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不授况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頗以疎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勳封盡蒙剗削削罪三年分從遐棄屬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緘涉旬朔不遺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益量則多粉骨糜軀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批答

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量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陣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愜朕懷所謝知

謝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為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決辰之間殊澤滂至恭承寵命戴荷交馳竊以國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司非賢弗授伏按虛薄祇懼資深常恐上塵則哲之明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忽臨舊階旋復叨榮既甚有過何深佩玉腰金實懼在梁之刺忘軀拜賜惟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罔知攸措無任荷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霜嚴而不渝操鏡懸衡鑒人倫而式敘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銀青之舊陪鳴水蒼之雜珮佇聞密啓以定九流舉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

謝荆南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寵命自天威荷無地竊以荆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囊居之猶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祇承睿顧伏深慙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審級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效心動况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宜風布化實行于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虞慎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卿明遠偉才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助會府著山壽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旆之寄人存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頌表

臣某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臣子之心敢忘于讓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饒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宜恩命于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與道訖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執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于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從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相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壁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懷懼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奉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詔之臣猶刻金石垂于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于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

批答

朕以中孚及物亨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合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文忠集卷四

碑

天下放生池碑銘

臣某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屬曹王晉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闔門感慶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特為伯父故秘書監先臣師古之所賞愛師古每有注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待天恩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天闕盛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靈州刺史先臣元孫等並襁褓直麻孩提未識養于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吳卿即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應承貽厥之訓遭遇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獎泉卿雖死為不朽矣臣亦何人庶叨榮祿夙夜祗懼慚或已深不謂滯曲獲蒙贈備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為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冒死陳言以聞

批答

卿之乃祖當為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咸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恩俾蒙貽厥之慶加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威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翠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方濟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侔于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回紇奚鬻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城隳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履緒遁迹已蒙赤族之獄思明陰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照萬類動啖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饒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息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見不云乎信及豚魚皆不云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聲繼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實勝稱名蓋事止于當時尚介社于

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 義通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 明皇帝陛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 道冠羣靈威深鏡遠茲多難克廣不續慶緒既誅... 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禱之際... 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此爾麟嗣環海爲池... 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瞻卍尤格德力無就... 真卿勒銘政告凡百臣真卿以乾元三年春三月戊辰... 州八年秋七月戊戌于州略院橋東追建吳文休鎮

湖州烏程縣行山妙喜寺碑銘

州西南行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帝御壽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置在州西金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于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村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西北有夏剎山皆后村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與吳疏云烏程有城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即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積留山寺前二十步時調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廣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行山西南五里黃藥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藥湖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室西廡之溫閣從堂東南屈曲有懸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案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行山記所載如此其嘉殿廊廡建立年代并具于記中大歷七年其廟廢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于此上真卿遂立亭于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于蕪桂之間創桂欄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異各樹桂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真卿自與校時即著五代祖附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若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源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潭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及刺撫州人左輔元妻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專物彙編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歲真卿刺刺于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暉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許事湯某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常熱主簿游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揚途初崔弘揚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華介左與宗顏策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于茲山東偏奉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潭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鶴江事承章

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頤顏頤沈殷李蕭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都秘書郎蔣志許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魏御史陸向沈祖山周圓司議邱佛臨川令沈成右衛兵曹張著兄蕃弟薦爲校書郎權器與平丞章柏尼後進房鑾崔密崔洪資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慈子頤頤往來登歷時行山大德僧皎然工于文什惠達等味于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流潤浦之詞況乎茲山深遠華士鬱集若無記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嚴事銘曰夏后南巡山名是因梁王東採寺勝枚詢形勝天絕規模鼎新避它城古壘釣臺欄以柱結浦由黃申二庋迢遞三突嶠嶠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書彙彙海韻鏡源自秋徂春編同貫魚學比成麟幸託勝引亟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於戲逆鱗嗣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舍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瓌字欒二字原本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烈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并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極陽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于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過韻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悟猶若下在何間自後漢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及實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與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其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判判入高等有司特開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跪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后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益中者將賣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遊自免不圖要近驟至于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救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譴貶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敢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命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慮之與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時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實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于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于朝政三思慚懼而退歸急累月俄而彙構尚書左丞玄宗將幸西蜀深慮北鄙乃彙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

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掛公住公願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而去屬年設不登國租影入三思食邑公悉獨之既屢挫其鋒亦慮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復遷相州尋入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之拜初即景雲元年也是年六月甲申改元廣武七月己巳改元景雲五日景雲帝尊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于光範門內坐步櫨中風幸臣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曰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光祿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尋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繁夥多據洞不資公之下車無敢不從彼之風俗號趨奇節茅茨竹櫺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燬盡無餘公教之度材絕以陶瓦千蓋齊翼萬堵皆與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勳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勳以將軍貴幸泣訴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號侍中明年幸洛陽至三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職公奏曰必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賁之以臣免之是過歸于上恩由于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上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鵲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龍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赦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奪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朗徹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廣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新唐史駕幸東都以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綠衣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於莊與故戶部尚書王陵為莫逆之友晚而編為凡所談諧人輒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鎮或以為上藥異殊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猶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二十一年新唐史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祿賜相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十二月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瑒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疑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諡曰文貞公賜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暹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涪州長史龜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調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齊臨公而歎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書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探訪使太子左諭德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利入高等登封尉氏令衛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哲或義克寬前烈以休令開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度奉遣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妻夫人合而耐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慶天子之邦介然乘大臣之節震電懣怒謔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于色遂迫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生死勿替非夫舍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質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年冬十二月孫儼僭遣盛美不遠求蒙以其聊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于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于論議謹選吏部員外郎盧僕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非我有唐文明純假教烈堅剛恆衛開氣星辰降芒崑然山立鏗爾金鑄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碧龍文步鳥發祥通夕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式軋瓊瑤賦嘒梅點簞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麗登開輪展驟列繡雲躡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風閑綸綸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勅二張天后傳貽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窅窅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生讓事軼屠羊式載遺賢陳謙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瑤閣時惟夕郎悉心札正庶積咸康三思離肝席羶于常黃之執第置懼靡亢左曹攝轄大直于襄兼刺員立朋朋躬行三思掛語公獨循履處之不怍轉旆于杭既遷郡城遂尹洛陽乃作家宰訂讓廟堂俄象宮相頭緒銀黃玄宗登儲鎮國是追潛謀廢立諸詔相翔厥身機政累奏愆殃幸臨楚邦游察冀方總督幽薊顧飛國障亞相烈烈尹京捷捷旋臨建德徵征南荒俚帥成既芽機是攘張公頌德尚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略無交言帝用式威被司刑吏八座抑揚兼暨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譽終始沈沈乃拜儀同允蓋保鄴河東閩故汗治流漿狂豎犯關兇渠既戮命公覆獄成脫死亡乃陟右授論論決決每隨王君豈常於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餼孤映繡綳天不懸遺委否壞梁一人哀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春仍絕極乃贈太尉飾終禮禮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闕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咸傷令人孺慕攀泣嗚嗚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幸樹繚繞連岡嗚嗚嗚嗚平宅此不嗚孝孫翼論讓讓忘豐碑堅礪萬古替相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于肇敏之業南威蠻荆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資廓清河朔保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徐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慶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君

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累葉將邊備威稜于幽陽公即劉公之第四子也體
 渾元之正性秉弘毅之高天于純嘏生知禮度謀謀炳深猷猷沖深傑出經武之才變為與王之佐故
 能東征北伐厭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尤著生其壽之望社稷成寶公之謂歟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
 燕國公武楷固為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淑冠族賢室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
 擇劉公配焉後果生公六年六歲嘗撫鹿而遊劉公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為童戲
 未冠以將門子工于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夏二都
 督府長史尋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色怕
 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誨讓之責故能濟其勳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
 加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載充王忠嗣河西節度使加游騎將軍守右領
 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鄯州開國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
 招討吐谷渾加實慶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為安思順朔方節度使兵馬使思
 順慕公信義請為婚媾公辭不獲免遂託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馳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
 人事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騷然朝廷旰食求求城關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
 起公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中書侍郎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使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
 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
 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顏果卿舉長史盧諶殺諶山
 土門使季欽發擒其心腹高遷何千年屬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果卿屢譏為史思明所陷戰士死者
 殆藉于漳池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塵因慟哭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
 明正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摧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今尚書令汾陽王郭子儀悉朔方之衆與
 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于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敗之斬獲萬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蹙無
 計歸節于祿山祿山大恐逆徒殘潰屬瀋關不守肅宗理兵于靈武盡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慶
 下及京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
 德悉乘來攻累月不克而退公自賊逼城于東南角張帳次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
 後決道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載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師策勳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
 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戶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
 安慶緒于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遂陽屢絕我糧道兼成請公簡精銳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
 于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煙塵亘天諸將皆以為賊軍大至遂南渡黃河公至則無見矣過歸于太原是
 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為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追逃兵
 馬使張用濟會于汜水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
 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逾至秋定不敢犯公趣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強旅以至東京移

文忠集 卷四

二七

讓留守及官吏等悉皆避匿公獨與麾下連河陽橋城賊先鋒已下倒懸坂公至石橋命棄燭徐行一夜
 方達賊望之不敵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公已于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之患爾
 為逆虜我為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于汝手汝必死于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舉
 謀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贄悉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
 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賊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瑒王毅獲略盡
 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悻氣索煙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為戰者危事勝負
 難必每臨陣嘗貯伏突于靴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西向拜拜因款款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三年
 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攻拔懷州擒其偽節度使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
 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于邙山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卒屯于垣縣遂引過請罪
 懇讓太尉肅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
 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南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儀乘山
 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于宋州公之將史皆兒懼議南保揚州公謂之曰臨淮城
 池卑陋不堪鎮遏不知徑赴彭城俟其東寇臨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趨徐州因召田神功宴慰與同疑宿
 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龍之分麾下隸于其將奮勵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輪角而擊之
 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
 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藏太廟仍圖畫于凌烟閣冬十一月上在陝
 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于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病增劇公知不起使使囊奉辭廣德二
 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于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聞以後事公曰吾久在京中不得就養今為不孝子矣
 夫復何言哉因取已封布絹各三千疋錢三千貫襪以分遺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以其
 布為公製衣庚申哀問至上都上痛悼之報朝三日太夫人一轎而絕終夕方蘇上使開府魚朝恩就宅
 教諭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二月太常議行諡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
 氏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丞彥等皆保家克荷備開詩禮無悉
 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庚申泣而咨于王母度空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吉
 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羣醜構紛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挫銳于恆
 定祿山絕望于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罔礙破周贄于溫沈擒太清于厚慎走史朝儀
 叛漢之衆于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于瀛莫皆意外敵監計中天下無雙贊之患此皆公之力也
 公兄道宜道行仕至將軍最弟光瑛並不幸早世次曰光顏特進鴻臚卿皆有才略見稱時輩季日光進
 拜檢校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滑北節度使源國公清議表微沈謀絕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時
 仗鉞分關凌雲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帥獨聞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榮耀君親入侍輪帷咸二
 昭乎泰階之上歸聯綬服頓首節于高堂之下斯歡未劇遺恨何居昔解律丞相與弟并州同務烈于北

文忠集 卷四

二九

齊賀拔行臺與兄荆州亦宜方于西魏咸稱義烈各懲勳庸而風樹寂寥偏偶陰陞比之我族事則不侔
 與卿昔守平原困于兗州繫公在止獲保餘生東帶與居空想北平之禮操風論議政隆中郎之辭銘曰
 安史猖狂假授皇綱降生隨淮佐我與王惟此臨淮萬夫之望愛初發迹罔或弗成出入忠孝人倫激昂
 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末造河朔恒懷天子命公經營冀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節嶺山復憤
 潼關弗帥隨虜其亡肅宗有命大南于襄應變如神兇徒靡克介珪入觀台座用光俾公東征北國是皇
 長聞郡下望入河陽換斬渠魁躡擊龍騰淮濱鎮定徐土期翔服田獲屈科場薦揚不有神算時哉暴強
 弟兄同時乘賊燄方期凱旋雙旆常晨趨法座夕登高堂如何不辰征此百祥素輻反葬白驢賜箱
 簞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送喪生榮死哀身歿名揚渭水川上墟山路旁惟餘豐碑突兀連岡
 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文忠集卷五

碑

河南府參軍贈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夫駢千里之足躋于庭唐之內鴻鵠四海之志輟于墜釜之羽此個備奇偉之士所為嘆息者也取之
 于人在于郭君矣君諱授字良宰太原人也郭本號叔之後春秋暴漢細侯得政事之美有冠人倫之
 目素絲作詠青溪招隱信為多士宜稱盛族五代祖祀附驪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澄皇朝朔方
 道大總管遷鄆坊慶丹延夏七州刺史贈荊州都督諡曰忠曾祖某朝散大夫太子洗馬祖義朝議大夫
 贈鄭州刺史父康已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度
 支營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採訪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諡曰獻君生而聰明不為戲弄之事
 長而清峻罔維綺執之流辯對則江夏之童志意則山東之妙大夫府君以其子氏之出故幼名封奴嘉
 有應務之器故長字良宰蓋取待封宰割之義也觀其言必顯行勳必由禮讀書不取其精稍為仁罕忘
 于造次亦足以保其嘉名楚之正則漢之靈卿乃其比也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第侍郎草陟揚言于朝
 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冥之價後調集侍郎李彭年嗟君所判足冠後生擢才子于公庭賀大夫于私第
 美聲洋溢時莫與京以太常寺太祝加敬莅事陳信正辭每巡陵及郊必有歌咏潘河陽籍田之賦顏光

禮明祀之作復見前賢之致矣無何故授河南府參軍天寶五載大夫繼度遺之師繫君奉循骸之喪南
 中污下遂得氣疾先大夫憐其寢劇命訪秦醫太夫人懼其不起繼自蜀至何神不禱靡藥不嘗依親自
 強望父增嘆以天寶八載二月十八日終于安與之私第時年二十四皇帝聞而悼之贈秘書丞賜呼斯
 人不起子未滿亦可為長恫者矣君子曰夫孝弟之至絜矩之道文章之絕周旋之儀可謂成人矣方
 將培塿風單白石憐乎得一幾乎第一是以其疾即御醫坐門其亡即天使歸贈陳師境上推以南露之
 私修文地下贈以蓬萊之職弔客多其文行操誅盡于作者以五月二十一日葬于首陽鄉大塋之側君
 志也先大夫懿其天姿親疏行狀敘其參玄之美歎其老成之風方崇南峴之碑以慰西門之戚伏滔受
 遇為人父也若斯斯斯奚至公其知子也如此斯文未建頽山遂及太夫人東海于氏凌虛墜翼開誠悼心
 望汝絕歸來之期抱孫有無時之哭遂成刊刻之意以寄零落之哀銘曰
 桑桑門子非非國香家傳玉樹人詠金相風流小褚才貌潘郎一經自達六義名揚開于密啓實此周行
 為子道備從親路長既銘絕壁亦奉垂堂露露成病膏旨遂亡天向京兆墳歸洛陽江壘初流水毀寒霜
 茫茫蔓草蕭蕭白楊苦月墳上豐碑道傍披沙相質誰不沾裳

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公神道碑銘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仲孝公之子疆字子威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為氏傳哀
 二伯既納忠于魚鼎文武兩仲亦不朽于言哲丈人成功而運跡子原抗節而捨生義和辭金節之器榮
 緒奮陽秋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曾祖滿階驃騎將軍祖瀛皇通議大夫監州都督府長史父善德朝
 散大夫贈銀州刺史成務遠圖克開厥後恤胤之慶世祀宜哉公即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
 目雄朗鬚髯飄秀雅善騎射尤工尺牘沈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神速英勇冠倫友于弟兄誼爾鄉黨每
 敦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嚴事而判刑泉流臨戎而智略錄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
 勳勞而授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尉奚室草天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絲是發名玄宗開而嘉之拜勝
 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繁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隅用人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
 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馬使戎事齊足十萬惟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為節度使
 王峻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擊八部落十萬餘衆于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
 據高環馬觀外矢來如雨公徒且戰退而給之曰我為威懷恪救命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于時僕固懷恩
 父說之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將持疑不肯公封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說
 之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姪承安氏有馬千騎估富不度一族三人立皆嚴斃軍中懷慄時
 敢不祇仰為節度使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
 不敢東向者累年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薨于鄴城之官舍享
 年五十有六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故具官某頃以幹能承任使操行逾謹勞效未酬不幸遽殞良
 增追悼可贈右武衛大將軍即以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

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才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遊擊將軍崇仁府沂
 衛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悅右衛左郎將劍南討
 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將軍靜邊軍使贈秘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揚州大都
 督希愛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外郎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
 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養芬潤挺蘭玉之姿英威暫城關之質而希讓度弘遠器謀沈遠仁親
 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于八倫勳勞懋于王室至德中今上為元帥東伐僉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
 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寄加以篤睦從亂紱宗族吉凶瞻恤終始無渝行道
 之人孰不嗟尚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勳乾元三年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曆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
 德元年冬十月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于後世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
 帥都虞候魯國公希讓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勳賢地華綽綽佩忠信而行己包禮樂以資身守節
 安卑幽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微促給悲于逝昇而積善垂裕餘慶光于後昆故得業濟
 艱難功參締構出有藩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
 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襄與之典于斯為盛感氏自驕驕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尚書既返特以功
 懋當代兄弟子姓勳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追于今茲繁衍彌熾館軍州
 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部有後之盛因殊異于他族者矣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為田疇之游敦伯仲之契
 晚從大夫之後每接管寮之歡故公之家世竊補見聞敢述遺烈將無愧辭銘曰
 魯史與者賊孫有之陳魚則誅納鼎以規致貴言立時稱聖為仁昭典與智叶著龜世濟忠肅光光羽儀
 以至夫公英明雄毅鸞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稜妙窮金匱謀猷泉湧翰墨風馳健勇是象勳庸以位
 介馳戎馬狂奮虜虎絕漢援孤連兵戰苦萬勝鳴鏑紛紛如雨一身抗詞謬謬連柱精貫雲日氣雄征鼓
 狄人義激僕固誠全眇漫窮裔隨降幾千野靜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雲我旗連天收無南向凱有北旋
 天子休之命侯開國誦福而壽康衢聘力奚命之遺曲局是仰十城玉折萬里鷗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
 令人趨奉天眷孔明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茂籜纒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東莞城氏宗碑銘

德有三孝弟稱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終故興化所自則曰侯其在矣死喪相恤疇能亦莫吾聞春仙于
 焉醫急難常棣所以屬附專札宗族族所貴因之謹其庶乎吾見之子咸氏矣爰自伯禽魯公公子氏驅
 魚路大謙于信哀言望兩垂于文武明陵會吳而滅蜀東郡成張而絕袁建讓而辭器歸高奮筆而陽秋
 與直賢明之盛今古莫崇積慶所鍾克生附驥將軍府君諱滿滿生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
 府君諱繼繼生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諱善德成懷忠良克續徽烈古稱有後今見其然
 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軍贈幽州大都督懷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御史中丞光平盧節
 度採訪使書使懷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蘇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魏州刺史工

部尚書懷恪皆行冠人倫才兼文武並時送將為國虎臣朔漢之間峻風斯在武功功志業各具三原
 先聖神道輝煌慶五子曰左金吾中郎將范陽節度經略副使希古右威衛將軍中受降城使希真殿中
 監朔方經略副使希賓原州長史監收副使希助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希悅希愔希景希昶希愛希
 朝方節度副使敬廉金紫文安太守范陽節度副使希莊左清道率幽州經略副使敬之太常卿特進武
 州刺史今上元帥都知兵馬使讓之左監門將軍敬此懷恪七子曰右衛中郎將贈太子少師州刺史希
 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驍衛中郎將贈太子賓客希悅忠武將軍贈汝州刺史希愔壯武將軍
 左威衛中郎將贈秘書監希景雲龍驛寧州刺史左金吾將軍左街使贈揚州大都督希愛魯國公希
 讓並稟訓義方丕崇闕閔遭逢明盛備展材良能挺城關之姿學蘊縉綬之略襟蘭玉而輝映陪庭
 熊而光聯旗軼勳庸之盛當世無倫源長流深德盛配遠開元天寶間宗族之軒青紫佐慶輔者已數十
 百人追乎今上當之二而諸孫冠軍左羽林將軍贈太子詹事彥英忠武左清道率左清道率則少府監
 彥倫金紫太僕卿涉特進殿中監玠左金吾大將軍彥琛正議湖州長史隨並不幸早世銀青光祿州刺史
 瑜特進殿中監蘇州刺史瑀特進鴻臚卿均特進太常卿彥昭開府太常卿彥嵩正議杭州別駕銀青
 鴻臚少卿漢鴻臚卿朝散明州長史叔獻少府監楚卿朝散台州司馬晉卿朝散洋州司馬叔雅符寶
 郎齊卿涇陽縣令案一本雲卿左金吾衛長卿千牛奴卿京兆府參軍叔清案一本下

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

嗚呼可惜哉元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
 十二代孫自遊七葉王公相繼著在信史高祖善權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請大夫
 襲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貞字利貞襲王府參軍隨鎮改襲州父延祖清淨恬儉歷魏城主簿延唐丞思
 開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盜樂遠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
 宏遠偶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德秀常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
 作真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汗元子耳
 有司得元子是相遂登高第及邊寇首亂逃難于嶺玕洞因招集鄉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異而徵之
 使君移居灑溪乃獲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于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
 兵勢獻時議二篇上大悅曰卿果破賊朕憂遂停拜君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史山南東道節度參謀
 仍于唐郡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冕等事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境于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
 前是泌南賊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剝石立表名之曰哀丘將吏咸焉無不勇勵疆土咸望日隆時張
 璠殺史闢于襄州遣使請罪君為開奏特蒙嘉納乃拜君監察仍授都將張遠田瀛等十數人將軍周
 荆南有專殺者呂誼為節度使誼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
 充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周道士申泰芝諫湖南防觀使盧承鼎謀反并判官吳
 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野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誼卒淮西節度使王仲鼎為

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君知節度使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今上登極。節度使留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不授。遂歸養親。特蒙褒獎。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其略曰。少習靜于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逃難于猗玕洞。著猗玕子三篇。將家灑灑。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為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為官乎。遂見呼為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雙叟。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為道州刺史。州為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開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以美之。容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軍入洞。親自撫諭。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大歷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許之。七年正月。朝京師。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年冬十一月壬寅。瘞葬于魯山青嶺泉陵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身重于今。雖擁旌麾。總戎于五嶺之下。彌綸乘憲。對越于九天之上。不為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冀太階。能不為之感歎太息也。君雅好山水。閒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偷也多。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袞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志業。故吏大歷令劉衰。江華令張令問。故將張滿。趙溫。張協。王進等。咸念舊恩。送哭以終喪。踴資鬻石。願垂美以述誠。真卿不敏。常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靈往。敢廢無愧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蓋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方直。秉心真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尤矣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素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泯。

文忠集卷六

碑

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銘

竭誠奉主之謂忠。率義忘窮之謂勇。忠勇不犯。則名登于明堂。子仕教忠之謂慧。戰陣能勇之謂孝。孝慈有裕。則道存乎方冊。兼此四者。其惟清河公之族乎。公諱阿義。屈達子。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為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頡利都落都督。祖染可汗。駙馬都知兵馬使。父頡利發。墨曷可汗。衛衙官知都落都督。皆有功烈。稱于北陸。公即衙官之子也。正直忠鯁。以信行聞。為國人所敬。長于謀略。工騎射。其弓十鈞。二。十三為阿史那頡伏施。默曷等九可汗宰相。秉心顯一。立言無二。不吐剛以茹柔。必蹈道而履義。可汗每有過失。未嘗不極言切諫。蕃黨中重焉。以比國家之丞相。宋瑋初。默曷弟拔悉密時。勳管樂。賦可汗公。竊而藏之。密持示默曷。默曷大怒。將誅之。公以為請。但令歸于部。落默曷知公至忠。錄是益加親信。同列四人。莫與公比。其後公以孤直屢見疑。遂請退歸。可汗察公非罪。尋復追為宰相。先是毗伽可汗小殺。為其大臣梅錄曷所毒。小殺覺之。盡滅其黨。既卒。國人立其子伊然可汗。無何病卒。又立其弟登利可汗。華言登利。猶可報也。其母嫩欲谷之女與其小臣伊斯遠干預國政。登利從叔父因左殺右殺。東西分掌其兵馬。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并其衆。左殺懼及。乃攻殺登利。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拔悉密擊敗之。

脫身遁走。國中大亂。天寶元年。公與四男及西殺妻子。默曠之孫。勃德支持。楊毗。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餘。帳。并。駝。馬。牛。羊。二。十。餘。萬。款。塞。歸。朝。朔。方。節。度。使。王。斛。斯。具。以。上。聞。秋。八。月。至。京。師。玄宗。先。謁。太。廟。仍。于。殿。庭。引。見。御。花。塲。擲。以。宴。之。仍。賦。詩。用。紀。其。事。拜。公。左。威。衛。中。郎。將。尉。遲。敬。德。使。安。祿。山。潛。懷。異。圖。庶。爲。己。用。密。奏。公。充。部。落。都。督。仍。爲。其。先。鋒。使。公。既。不。得。已。備。從。從。之。四。載。以。破。契。丹。功。建。右。威。衛。將。軍。俄。拜。范。陽。節。度。副。使。五。載。又。破。契。丹。功。居。多。拜。左。武。衛。大。將。軍。仍。充。節。度。副。使。玄宗。嘉。之。遷。書。慰。勉。益。資。餼。餼。十四。載。冬。十一月。九。日。甲。子。安。祿。山。反。范。陽。公。以。天。子。有。命。陷。身。兇。逆。舉。家。見。質。自。拔。莫。由。既。至。東。歸。公。泣。血。頓。天。次。于。寤。寐。欲。與。諸。子。逃。歸。國。家。爲。賊。邢。州。刺。史。康。節。所。告。遂。被。收。繫。備。奏。被。誅。者。二。十。餘。人。公。之。四。子。各。奔。于。外。賊。恐。衆。情。不。安。賈。之。而。後。出。至。德。二。載。圍。門。二。百。餘。口。被。安。祿。緒。脅。至。安。陽。屬。今。上。爲。天。下。兵。馬。元。帥。統。令。尙。書。令。汾。陽。王。郭。子。儀。朔。方。之。師。諸。節。度。回。紇。之。衆。東。收。二。京。公。率。四。子。及。孫。姪。等。十。餘。人。冒。死。南。奔。至。汲。郡。爲。從。者。所。告。家。人。羸。焉。二。子。沒。野。波。英。俊。挺。身。行。前。二。子。屈。須。彌。施。英。正。持。滿。殿。後。沒。野。波。英。俊。阿。史。那。氏。爲。公。控。馬。登。于。西。山。至。高。不。界。遇。賊。蔡。希。德。以。精。騎。三。百。遮。路。遊。擊。沒。野。波。英。俊。馬。奔。之。殺。四。十。餘。人。生。擒。四。人。冬。十。有。一。月。七。日。授。今。上。行。營。至。焉。帝。聞。而。嘉。之。欲。以。開。府。儀。同。三。司。處。公。仍。加。實。封。公。固。辭。乃。受。因。以。爲。金。吾。衛。大。將。軍。加。特。進。增。封。河。南。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兼。勳。二。十二。字。衛。大。將。軍。【案】本。缺。神。武。三。字。射。武。四。字。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殿。前。射。生。兵。馬。俄。加。上。柱。國。封。成。縣。開。國。子。

沒。野。波。英。俊。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射。生。散。騎。常。侍。驍。騎。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兼。鴻。臚。卿。上。柱。國。殿。前。射。生。使。清。河。郡。開。國。公。英。俊。等。官。秩。各。有。差。因。宮。及。屈。須。彌。施。英。正。供。奉。射。生。以。沒。野。波。英。俊。勇。冠。三。軍。並。令。東。隨。故。太。尉。李。光。弼。于。太。原。後。郡。那。瓦。塞。陣。官。軍。列。安。慶。緒。相。逼。王。思。禮。爲。其。所。敗。賊。勢。既。盛。太。尉。與。思。禮。相。顧。氣。索。沒。野。波。英。俊。勃。然。奮。怒。遂。直。抵。海。河。當。鋒。擊。之。殺。獲。二。千。餘。人。賊。衆。方。退。太。尉。尉。諸。公。視。而。駭。之。賞。雜。綵。百。疋。並。以。轉。分。麾下。一。無。所。納。三。軍。飲。羨。焉。沒。野。波。居。常。謹。謹。臨。事。勇。銳。戰。則。先。鋒。前。無。強。敵。捉。生。遊。奕。所。向。必。摧。九。節。度。之。圍。安。陽。也。史。思。明。悉。衆。來。救。沒。野。波。以。十。五。騎。過。河。逆。擊。之。并。馬。刺。倒。者。數。人。生。擒。數。十。人。後。擊。懷。州。思。明。又。自。來。救。留。爽。之。際。便。軼。突。難。沒。野。波。領。甲。騎。三。十。餘。之。賊。軍。五。千。人。一。時。摧。敗。其。衆。平。原。也。沒。野。波。爲。賊。騎。將。緩。策。不。追。及。聞。渡。河。然。始。奔。驅。是。以。得。脫。于。難。平。原。人。至。今。稱。之。英。俊。體。視。耽。耽。姿。氣。雄。果。發。勁。矢。持。大。槍。然。萬。衆。之。中。左。右。馳。突。無。不。辟。易。而。退。嘗。隨。太。尉。討。思。明。于。河。陽。賊。驍。騎。萬。餘。于。中。圍。城。索。圍。將。莫。敢。應。者。英。俊。挺。身。奔。擊。之。應。槍。者。二。十。餘。人。英。俊。被。槍。刺。頰。貫。喉。而。出。擡。首。而。去。猶。殺。二。人。而。還。太。尉。壯。焉。遂。以。從。父。兄。子。妻。之。故。天。下。之。言。勇。者。以。沒。野。波。英。俊。爲。稱。首。廣。德。元。年。上。幸。陳。州。公。之。諸。子。皆。當。從。公。以。體。貌。碩。體。難。于。舉。動。方。與。之。死。訣。沒。野。波。妻。爲。公。介。馬。扶。奔。華。州。公。慮。不。免。請。左。右。曰。我。若。爲。賊。所。得。無。異。我。兒。子。乎。汝。肯。何。不。殺。我。衆。人。感。懼。叫。哭。皆。哭。遂。竭。力。昇。公。于。行。在。上。深。嗟。賞。之。方。極。尊。榮。以。終。其。壽。上。天。不。意。以。二。年。青。龍。甲。辰。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甲。寅。風。肺。疾。薨。于。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喪。事。左。右。莫。不。撝。面。

文忠集 卷六

四三

裁耳以哭。初。沒。之。難。公。實。援。立。漣。水。之。市。公。親。纒。統。上。之。反。正。父。子。從。焉。帝。時。厥。功。遂。有。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之。贈。夫。人。清。河。郡。太。夫。人。交。河。石。氏。左。衛。中。郎。將。珍。之。孫。左。金。吾。衛。大。將。軍。三。奴。之。女。溫。敏。淑。慎。柔。明。端。雅。有。女。師。母。儀。之。德。克。懋。于。家。不。幸。遭。疾。以。天。寶。十。五。載。春。三。月。八。日。先。公。而。薨。永。泰。元。年。春。二。月。十。日。壬。申。與。公。合。祔。于。萬。年。縣。之。長。樂。原。禮。也。嗚。呼。公。以。沈。果。之。姿。抗。英。威。之。志。降。精。昂。炳。粹。天。街。忠。肅。表。于。生。知。義。勇。形。于。造。次。屬。國。家。多。難。淪。胥。以。痛。壯。一。心。而。來。事。我。君。貴。四。時。而。不。改。柯。葉。義。方。懋。到。相。繼。于。泉。閣。之。中。節。節。激。昂。三。見。于。危。亡。之。際。天。子。感。焉。既。受。腹。心。之。託。禁。旅。資。焉。俱。列。爪。牙。之。地。勳。庸。克。茂。聲。聞。仰。歸。靈。綵。衣。于。玉。帳。之。前。羅。五。載。于。一。門。之。內。不。其。盛。矣。昔。蕭。相。國。舉。宗。佐。命。金。日。磧。七。葉。珥。貂。留。古。傳。今。可。謂。同。德。其。孤。等。窮。人。猶。慕。靡。所。莫。良。幸。求。不。隲。之。辭。庶。播。無。疆。之。美。銘。曰。

北。方。之。強。歟。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康。執。兵。柄。縹。緲。乎。眇。特。進。誕。生。兮。實。登。邦。政。德。不。悅。噉。女。滅。國。今。烏。蘇。不。竟。懼。羣。小。三。瀆。九。死。兮。舉。族。致。命。丹。心。傲。一。門。萬。石。兮。彰。厥。誠。敬。皇。恩。賦。生。爲。忠。臣。兮。後。有。餘。慶。其。不。天。家。有。孝。子。兮。殿。親。朝。聖。王。之。爪。乃。立。豐。碑。兮。百。代。遺。誥。鴻。名。表。忠。孝。之。際。兮。于。斯。爲。盛。遠。邇。皆。仰。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兼。宗。正。卿。贈。司。空。上。柱。國。隨。西。郡。開。國。公。李。公。神。道。碑。銘。

昔。周。武。以。二。公。股。肱。王。室。然。而。允。益。西。土。師。保。萬。民。者。其。惟。召。公。乎。漢。室。以。二。傅。羽。翼。儲。宮。然。而。亮。采。東。朝。儀。型。百。辟。者。其。惟。蕭。傅。乎。則。九。德。之。師。六。行。之。傳。親。賢。既。美。亦。何。代。無。其。人。哉。隨。西。公。才。爲。國。之。垣。翰。位。爲。天。之。喉。舌。德。爲。朝。之。元。老。行。爲。帝。之。信。臣。蓋。所。謂。宗。室。之。間。生。士。林。之。傑。出。者。也。公。諱。齊。物。字。道。用。隨。西。成。紀。人。自。若。水。導。其。靈。源。而。聖。人。作。高。丘。峻。其。層。構。而。才。子。生。玄。元。爲。宋。帝。之。先。與。聖。有。勳。王。之。舉。盛。德。彌。于。百。祀。靈。根。固。于。千。葉。太。祖。景。皇。帝。功。高。佐。魏。慶。始。封。唐。家。崇。八。柱。之。勳。地。半。三。分。之。業。亦。猶。殷。人。之。祖。契。周。室。之。宗。文。公。即。景。皇。帝。之。五。代。孫。也。鄭。王。亮。之。玄。孫。淮。安。王。神。迪。之。曾。孫。淮。安。王。皇。朝。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贈。司。空。盤。石。開。府。介。圭。錫。瑞。成。周。之。晉。鄭。西。漢。之。勃。平。祖。孝。銳。隨。州。刺。史。父。環。隨。州。司。倉。贈。弘。農。太。守。並。清。白。貽。範。仁。賢。繼。軌。連。華。公。族。濟。美。專。城。公。稟。乾。剛。之。正。性。體。坤。順。之。中。德。爰。自。岐。嶽。特。鍾。美。秀。儼。然。王。公。之。量。鬱。有。台。鼎。之。姿。固。已。超。等。夷。而。出。羣。萃。矣。神。龍。初。起。家。左。右。千。牛。備。身。歷。尙。鞏。直。長。許。州。司。馬。華。州。司。兵。時。方。振。拔。勢。已。飛。騰。此。則。江。漢。之。澄。船。毒。嵩。之。覆。篑。也。丁。太。夫。人。薨。公。有。至。性。致。舟。過。禮。扶。杖。子。家。哭。不。絕。聲。者。累。月。倚。廬。于。墓。衣。不。解。帶。者。終。喪。天。子。特。降。靈。書。就。虛。慰。勉。非。常。之。澤。近。古。未。聞。服。闋。授。鴻。臚。丞。除。尙。登。奉。御。遷。北。都。軍。器。監。事。太。原。爲。一。部。之。雄。鎮。軍。器。掌。五。庫。之。禁。兵。故。乾。沒。之。賊。一。徵。百。萬。繕。完。之。利。費。省。巨。億。少。尹。嚴。挺。之。連。奏。課。最。擢。拜。長。安。令。陸。海。放。流。五。方。浩。制。公。以。威。禁。暴。以。想。用。刑。邑。里。之。人。陶。然。大。化。遷。將。作。少。匠。殿。中。少。監。太。尉。少。卿。懷。陝。二。州。刺。史。雖。漢。之。宗。室。不。典。三。河。而。周。之。靈。魏。先。分。二。陝。惟。良。之。寄。實。在。于。公。嘗。以。黃。河。經。砥。柱。之。艱。有。夏。州。之。患。遂。奏。疏。九。派。鑿。三。門。因。役。而。堅。冰。大。合。興。功。而。烈。火。潛。熾。不。愆。于。素。若。有。神。焉。人。皆。以。公。至。誠。之。所。感。也。又。于。石。碣。古。銘。曰。平。陸。遂。以。名。縣。焉。玄。宗。異。之。賜。貂。裘。一。領。絹。三。百。疋。特。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并。公。之。先。隨。州。府。君。專。城。之。贈。上。管。駟。公。玉。尺。一。節。曰。爾。之。口。度。可。以。裁。成。卿。實。多。能。故。爲。此。賜。識。者。知。公。必。將。金。玉。王。度。

文忠集 卷六

四五

代天之工。豈惟從容九列而已。拜河南尹。仍水陸運使。屬左相李公適之。尚書裴公寬。京兆尹韓公朝宗。與公為飛語所中。公遂貶竟陵郡太守。時陸羽鴻漸隨師郡中。說公下車召吏人戒之曰。官吏有董狐不修者。皆道有戒律不情者。百姓有泛駕馭馳者。未至之前。一無所問。而今而後。義不相容。數年間。一境不變。熙熙若養。皇之代矣。哀孤頂老。隱逸有道者。常騎馬于里巷之中。親自恤問。益移安康。即日。上道。老幼遮擁不得發者。三辰。轉漢陽。斬春。其政如一。公慮中自牧。接下愈恭。與物盡推誠之心。正身無氣。儀之忌。每上春行令。大戶閱農。輕囊饋糧。重頒縣道。化流江漢。如時雨焉。故郡歷數四。課事第一。去思之盛。人到于今稱之。天寶末。徵拜將作監。重授鴻臚卿。縱壑巨鱗。遠游仙浦。凌風勁翮。俄返故林。時國忠包藏于內。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滄陽人也。其先出于殷太師。周武王封于朝鮮。子仲食邑于于。因而受氏。漢有京兆尹。襄十二世孫康。後魏秦州刺史。直閣將軍。武威郡公。忠於本朝。為齊神武所害。康玄孫匡。費隋冠氏長。義寧初。通議大夫。匡贊生士簡。士簡並早孤。為叔父隆州刺史。匡紹所育。因家于新政。士簡。士迪皆魁岸英雄。以財雄巴蜀。招徠賓客。名動當時。郡中憚之。士簡生令微。公之父也。備儻傑。多奇畫。嘗傾萬家之產。周濟天下。士大夫。與妻兄著作郎廣漢嚴從。嚴殿中侍御史。何千里。俱以氣槩相高。不肯仕官。竟以壽終。天寶九載。贈遼寧郡太守。廣德元年。又贈太常卿。公少好俠。以鷹犬射獵自娛。輕財尚義。果于然諾。年二十餘。尚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離堆山。斗入嘉陵江。形勝峻絕。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世。鑿石構室。以居焉。勵精為學。至以鍼鉤其臉。使不得睡。讀書觀大略。頗工文。而不好為之。開元二十年。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二十六年。調補益州新都尉。視事二十日。謝病去。二十七年。長史張有奏。充劍南採訪使。有方謀。故安戎。獨與公計。謀幕中之事。一以咨公。司馬章仇兼瓊惡之。及代宥節度。乃移都收公。月餘。仍釋之。俄而攝判使事。監越嶺兵馬。復奏充採訪使。盡獲劍南軍事。首尾二載。冒暑渡瀘者凡一十八度。公乘機擊仗。吏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採訪使。頃之。雲南蠻動。瓊請公往。以便行事。公戮其尤害者數人。蠻夏懼服。山南盜賊。多火光。公察其名居。悉傾巢穴。人到于今稱焉。俄拜左衛兵曹。例選也。瓊以兩道採訪使。務悉以委公。無何。攝監察御史。充劍南山南兩道山澤使。遷大理評事。充西山督察使。天寶五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盧已。代理節制。郭以庶務。一皆仗公。公素懷感激。竭誠受委。故幕府之事。無遺。謂焉。六載。拜監察御史。公誅光祿董。哥羅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奏公入覲。玄宗察異之。即日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馬。劍南行軍司馬。既略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隨右官軍。相遇于橫嶺。鳴鼓而還。及郭公云亡。備哭之曰。公亡矣。吾無為善乎。初郭公對敵。天休。每處公有文武之材。堪方面之寄。至是遂拜公為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公當大任。既竭丹誠。射吐蕃。摩彌城。拔之。改洪州為保寧。都護府。甄弱水為善漢之界。收戶數十萬。關土千餘里。屬恩救命。祇赴京師。至臨驛。上

令中貴人勞問。賜甲第一區。又錫名馬。兼供御饌。俄拜司農卿。將不遠。而復十一載。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處理剛嚴。公初善執事者。後為所忌。十二載。遂貶鄆陽郡司馬。灌園築室。以山泉琴酒自娛。賦詩百餘篇。俄移漢陽郡太守。下車閉閣。惟讀玄經。以自適。不幸感疾。以十四載。閏十月。十一月。十五日。終于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十五。載。春正月。歸葬于新政縣嘉陵江之西岸。先塋。寶應元年。追贈衛尉卿。廣德元年。又贈太子少保。公凡著坤樞十卷。文集十卷。並為好事者所傳。於戲。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擢一節。從宦十年。超登四岳。拔身巴江之下。自致青雲之上。非夫珪璋特達。聖賢相遭。則何以凌厲沈浮。若斯之速。既而吉凶。亂。處。相。隨。天。降。排。于。賊。臣。雖。屈。于。促。景。有。足。悲。矣。有。子。六。人。仲。曰。附。左。金。吾。衛。郎。將。吳。隨。公。陷。于。西。二。河。力。戰。而。歿。季。曰。前。鄉。貢。明。經。兒。神。清。才。秀。先。公。而。卒。伯。曰。壁。州。刺。史。克。篤。孝。行。見。稱。衣。冠。公。之。捐。館。也。萬。里。迎。喪。泝。流。而。載。塚。拔。筵。段。子。章。之。稱。亂。也。閩。門。逃。賊。安。親。而。晨。夕。板。輿。叔。曰。萬。州。刺。史。吳。雅。有。父。風。頗。精。吏。道。肅。宗。之。幸。鳳。翔。也。竭。誠。幕。府。以。佐。公。家。今。上。之。命。庶。僚。也。由。華。原。之。政。驟。登。省。闕。作。牧。萬。州。政。績。尤。異。有。詔。遷。祕。書。少。監。尋。又。改。牧。巴。州。幼。曰。青。城。尉。後。曰。成。都。府。參。軍。景。皆。保。家。之。主。亦。著。令。開。公。弟。管。字。叔。明。敦。厚。溫。敏。少。以。任。俠。聞。事。公。以。悌。稱。與。朋。以。信。著。好。讀。書。而。不。為。章。句。精。吏。道。而。尤。擅。循。良。再。為。法。官。三。乘。天。憲。二。登。郎。署。一。宰。洛。陽。從。其。兄。之。討。南。蠻。也。兩。軍。交。戰。仗。忠。信。而。必。使。其。間。佐。寧。國。之。如。回。紇。也。絕。域。奉。辭。布。皇。明。而。皆。得。要。領。肅。宗。褒。擢。拜。商。州。刺。史。無。何。超。遷。京。兆。尹。不。十。年。而。兄。弟。相。代。論。者。偉。之。永。泰。二。年。秋。八。月。有。詔。自。太。子。左。庶。子。復。拜。為。郾。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郾。南。八。州。防。禦。等。使。真。卿。與。公。同。在。御。史。亡。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今。江。陵。少。尹。尤。威。又。與。少。尹。同。時。薨。者。既。接。道。家。之。歎。就。救。世。親。之。好。以。為。徂。謝。永。久。所。存。者。微。歟。陵。谷。雖。遷。不。朽。者。金。石。銘。功。象。美。敢。陞。所。聞。其。詞。曰。

洪範垂休。系殷封周。鮮于身。派漁陽兮。世掌漢歷。子孫屬奕。代有不績。暴定襄兮。冠氏促齡。二孫夙丁。隨官不寧。釐定彌兮。嘉陵森雲。靈臺矯矯。降生京兆。為龍光兮。有武有文。剛嚴不羣。克懲鴻勳。制惟梁兮。既靖巴蜀。既清豎。日開啓。伏。播。周。行。兮。結。友。不。終。孤。我。深。衷。如。彼。飛。蟲。反。子。戕。兮。邵。陽。典。午。漢。陽。紆。組。執。云。心。苦。坦。行。藏。兮。天。不。整。遺。哲。人。其。萎。反。葬。江。涘。啞。其。傷。兮。此。令。有。裕。教。忠。有。素。天。介。景。祚。城。而。昌。兮。三世。世。京。二。子。專。城。一。門。載。榮。餘。慶。彰。兮。豐。碑。巍。巍。盛。業。輝。輝。舉。世。是。希。與。天。長。兮。



文忠集卷七

碑

郭公廟碑銘

昔申伯輪周降神于維嶽仲父匡晉演慶于筮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册豈比夫神明積高之靈百二懸隔之郡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窺和總河山而德秀英與京者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號叔號或為郭因而氏焉代為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德生孟儲為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為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瘞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父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閭閻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愬其德輝不廢下位克己復禮州邦化焉為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限厥間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清謙澈照博綜羣言始登王微鬱有佳稱道悠運促履及貴仕垂于後昆沒而見尊是生我諒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絮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虬鬚螭髯進退開雅望之若神以伸由之政軍兼翁歸之文武始百涪州總事參軍轉瓜州司倉獲北府右果毅加遊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教南使司吉州刺史侍中牛仙客建清節奏授綏州

文忠集卷七

五一

遷涪州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遷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三年春二月以公之寶胤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詔曰故中大夫涪州刺史郭敬之果君子之行誠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業中和生此大賢為我良嗣頃以孽鬼作亂黔首罹殃朕于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機槍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戮以殘猶振稿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榮榮中存歿可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弘之素履乘沖鴻之高烈言必主于忠信行不遠于直方清白為吏者之師死生救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榮其懷聖明之委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問于疎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長而瓌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絕倫所蓋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驍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為將軍再守大郡累與兵要必開休積天寶末安祿山反于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衆圍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帝之幸朔方赴行在子靈武擊回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為元帥也首副旄鉞會回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洩水追餘孽于陳陵長驅河洛弼成睿嗣再造生靈克清天步又爾夏之未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豈不休哉觀其元和降精開氣生德威星辰而作輔應期運以濟時忠于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繁物寬身厚用人由己從善如流沈謀秘于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車先選擊于雲霄之初應揚于廟堂之上大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華歷事三聖而厥德惟慈易相二十而受過益深蓋剋復上郡者再載定東京者一其餘壘城擄邑得備權鋒亦非遺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之號虎生人之蔭庇者歟非太保之過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況乎友于著睦譽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軒青紫者八九勳庸集今古莫備昔晉號尊榮紅粟繼營于萬石傳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蘇我觀之事不倖矣於戲清廟之興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制于舊居將永固而觀德中堂有值不構克崇威霜露而愴傷以增敍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豐顯若既無數于永懷入室優然必有觀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惟溫溫孔父遠稱鐘鼎之銘穆穆將侯獨美蒲旂之祀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允號士逮于後昆實守左輔徒華陰兮源長流光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燬而昌哉德深兮篤生太保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龜老式如金兮於穆令公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陟空前帝心兮含一不二格于天地悅佛君子邦之攸暨昭昭德兮芝蘭蘭芳羽儀公堂子孫孫為龍為光鏘鏘琳兮乃立新廟肅雍允仰神保是聽孝思孔昭置居敬兮乃立高碑盛美奚綏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兮廣德二年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二十一日甲寅建

銀青光祿大夫海濱陸房陸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汝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

君諱希範字南金其先出于周武王同母少弟衛康叔封之後也史記云成王長用事康叔為周司寇

文忠集卷七

五三

賜衛寶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于康者。遂以氏。代爲衛大夫。至漢有東郡太守超始居汲郡。超之裔孫魏猛。猛將軍權。權生督虎賁中郎將泰。泰生太守威。威生蘭陵令奮。奮將軍翼。翼晉元帝過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事見山謙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欽信生宋齊王兵曹參軍勳。勳生南齊高生齊驥。驥將軍孟孟。孟生梁教。教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宗。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遂爲郡人焉。曾祖孝範。江夏王府法曹。臨海縣令。祖英。隋齊王府騎曹。江寧縣令。皇朝隨郡王行軍倉曹。父國安。明經高第。以領學。掌國子監。領三館進士教之。策授右典。或衡錄事參軍。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選博士。自歐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贈杭州長史。君即長史府君之叔子也。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內率府府曹。應詞藻宏麗。舉甲科。拜秘書省校書郎。轉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應博通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于政理。舉洛州河清令。加朝散大夫。州司馬。德州長史。轉定州。屬突厥侵疆。君以偏師抗之。遷海州刺史。上功以救書。賜方岳。總一領。雜錄二百段。下車未幾。詔擇政術尤異者。察使奏公恩制。與異。遷濮州。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汲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轉德州。入爲國子司業。以言事。貶房州。轉睦州。遷台州。所至之邦。必開美政。開元初。入計至京。抗表請致仕。玄宗不許。仍留三年。請歸鄉。敕書褒美。賜衣一襲。并雜錄等。仍給傳。歸至本州。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遘疾。薨于會稽。魯里第。春秋七十一。夫人陳郡殷氏。太子中舍人開禮之曾孫。右清道率令德之孫。一。州錄事參軍子恩之第五女。先天二年。封丹陽郡夫人。公薨之年。歿于東都善善坊私第。春秋六十九。嗣子朝散大夫。娶州司馬。魏郡公元昆。會稽縣男元璋。宜州司士京兆府奉先尉會稽縣男元瑒。朝議郎前獲嘉丞元瑛等。度以天寶四載七月四日。建于山陰縣羅渚村之先塋。卜遠日而葬。合焉。禮也。嗚呼。君負不器之姿。包周身之智。寬仁且惠。慈惠而恭。金玉其相。敬明其道。文章麗藻。二雅所祇。政事優長。百僚所則。嘗撰自古以來清白吏圖四卷。仍自爲序。贊以見其志。宰相黃門侍郎韋承慶。中書舍人馬吉甫等。美而述焉。盛行于世。赴海州時。君兄德言爲右臺侍御史。弟爲僮師。令俱以詞學。擅名。時同請歸鄉。拜。朝野榮之。與秋仁傑。岑義。承慶。嗣立。元懷。景。姚元崇。友善。至是咸傾朝。同賦詩以饗之。近代未有此比。君之四代祖至于大父。爲諸王掾。屬者七人。歷尚書郎。給事中。侍御史者二人。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漢書。一。十卷。自述文集二十卷。元昆修書學士。顯府君文集十卷。撰詞苑。異則二十卷。海錄。連珠三十卷。累贊十卷。姪書監集賢院侍講學士。元瑒。周易。異義二十卷。秀州長史。元瑛。著于錄。寶典三十卷。姪州員外郎。瑒。男。美。原。尉。南。華。撰。代。辦。心。鏡。十。卷。君。之。先。君。至。南。華。四。代。進。士。登。甲。科。者。七。人。舉。明。經。者。一。十。三。人。時。君。門。頗。盛。美。矣。君。之。女。曰。辨。惠。整。屋。縣。令。陝。東。郡。長。史。象。象。之。妻。君。之。孫。台。州。司。馬。參。軍。一。字。本。歲。而。卒。汾。州。司。馬。參。軍。其。弟。德。州。平。昌。縣。令。輔。長。崇。玄。學。生。曙。懷。州。武。陟。尉。備。宣。州。南。陵。尉。滑。州。明。經。給。事。給。事。修。身。錄。言。教。詩。悅。禮。紹。承。餘。訓。克。稟。義。方。及。君。告。老。節。自。然。陳。光。壁。間。丘。景。陽。陶。暹。送。至。越。州。邑。子。謝。務。遠。僧。陸。鑒。校。書。郎。陳。齊。卿。恒。爲。文。酒。之。會。論。者。休。焉。愜。求。舊。之。念。崇。乞。言。之。禮。天。不。不。其。恨。若。何。大。歷。十。一。年。

文忠集 卷七

五五

文忠集 卷七

五七

元瑛。九。字。本。乞。願。言。刊。勸。懼。沒。微。微。求。無。愧。之。詞。垂。不。朽。之。事。願。惟。未。學。曷。足。當。仁。銘。曰。汲公伯倫。德懋仁。後先多士。東南有筠。緝熙代業。詞章發身。佐軍魏虎。典校麒麟。三擢昆玉。再司。五。字。本。秋。納。驥。展。河。漢。陳。武。嘉。州。錫。命。斯。頻。補。龍。方。岳。榮。加。播。紳。六。登。一。字。本。治。膠。庠。六。字。本。華。嘉。表。申。一。字。本。見。節。文。昭。友。仁。懸。車。告。老。衣。錦。照。神。連。璧。襲。懿。梓。澤。齊。彬。饋。未。濟。春。濠。遠。論。朝。廷。悼。遠。近。悲。辛。季。子。象。賢。恐。懼。懼。于。赫。鴻。伐。千。秋。不。泯。

遊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歐陽使君神道碑銘

使君諱確。字子雅。渤海人。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漢有歐陽伯和。伯和孫高。高孫地餘。並列儒林。晉有堅石。著名文苑。賈逵繼軌。其來邈乎。六代祖僧寶。始自渤海徙居長沙。五代祖頤。陳山陽郡公。高祖紇。陳開府儀同三司。左屯衛大將軍。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龔山陽郡公。功業並著于前史。曾伯祖。詢。皇朝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學。更。令。崇。賢。館。學。士。以。詞。學。德。行。見。重。前。朝。筆。法。孤。標。垂。名。不。朽。曾。祖。胤。年。十。七。以。門。子。入。侍。見。賞。太。宗。十。八。加。正。議。大。夫。魯。王。傳。奉。使。和。突。厥。不。拜。屈。朝。廷。嘉。之。回。封。南。海。郡。公。施。光。二。州。刺。史。祖。繼。洛。州。紫。雲。縣。令。父。機。漢。州。什。邛。令。以。休。懿。傳。世。著。聞。于。家。邦。使。君。即。什。邛。之。第。四。子。志。尚。恬。曠。韻。精。于。詩。易。春。秋。尤。明。史。術。所。居。則。理。開。元。十。八。年。解。褐。安。西。大。都。護。府。參。軍。充。湯。嘉。惠。節。度。使。勾。官。外。委。去。職。服。闋。補。北。庭。大。都。護。府。戶。曹。參。軍。節。度。使。蓋。嘉。惠。授。金。滿。令。仍。充。營。田。判。官。以。破。賊。功。當。選。請。回。授。幼。弟。孤。姪。者。三。人。教。義。稱。之。二十九年。河西節度使奏授晉昌郡戶曹參軍。攝晉昌令。轉張掖郡。張掖令。攝司馬知郡事。按吏職。罪人誣訟于使司。百姓苗秀。康順忠等三十人皆載耳。稱冤。節度使主。擢駭焉。奏與上。致。轉。岳。州。長。史。時。屬。荒。旱。人。多。卒。餓。君。以。祿。俸。贖。田。并。率。官。吏。食。餼。者。千。餘。人。凡。月。餘。遂。多。全。活。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奏。知。三。峽。轉。運。改。衡。陽。郡。長。史。賜。緋。魚。袋。天。寶。末。安。史。作。亂。統。江。湖。之。兵。先。至。南。陽。加。賜。紫。金。魚。袋。充。魯。吳。南。陽。節。度。副。使。攝。南。陽。郡。長。史。充。當。郡。防。禦。使。時。南。陽。爲。賊。所。圍。諸。將。選。擢。莫。敢。先。救。至。德。元。載。君。以。當。郡。防。禦。使。至。新。野。美。稔。鄉。遇。賊。合。戰。斬。其。將。犯。圍。而。入。兵。壯。而。德。之。賊。圍。解。加。遊。擊。將。軍。左。金。吾。衛。中。郎。將。兼。南。陽。郡。司。馬。遷。右。驍。衛。將。軍。兼。上。洛。郡。太。守。充。武。關。防。禦。使。肅。宗。降。靈。書。云。卿。以。特。達。之。姿。抱。殊。常。之。略。武。關。防。守。委。卿。一。人。屬。賊。陷。商。於。復。南。陽。一。字。本。浙。川。以。保。又。人。吏。逆。賊。悉。力。來。攻。六。十。日。糧。盡。救。絕。遂。陷。賊。庭。賊。將。甘。言。悅。君。令。至。城。下。以。給。兵。君。忠。勇。威。激。捨。生。徇。義。抗。聲。謂。吳。曰。鳳。翔。諸。將。已。收。長。安。安。雅。不。能。效。死。軍。前。辱。大。夫。所。使。願。大。夫。保。守。忠。義。克。終。令。國。賊。以。兵。刀。敵。君。君。志。氣。彌。厲。因。被。執。送。洛。陽。今。天。子。收。復。南。京。僅。得。脫。禍。其。事。具。向。城。令。主。滿。南。陽。記。吳。又。奏。君。充。節。度。兵。馬。使。君。遂。辭。疾。不。行。稅。駕。于。鄭。之。別。墅。君。所。居。以。清。白。廉。慎。開。于。朝。廷。祿。俸。之。餘。必。則。親。族。之。貧。者。先。時。舊。業。悉。界。羣。從。一。簣。不。私。于。其。身。又。常。持。鉢。金。剛。淨。名。經。向。逾。三。紀。不。茹。葷。血。者。十。年。至。是。無。僞。石。之。儲。而。處。順。安。時。不。改。其。度。蓋。猶。如。也。識。者。歸。高。焉。尊。以。上。元。二。年。秋。九。月。十。四。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有。五。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護。高。平。縣。公。欽。誠。之。女。婦。順。母。儀。克。明。休。德。以。大。歷。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終。于。岳。州。客。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孤。嵩。臯。中。子。嵩。少。子。嵩。等。銜。恤。尤。窮。竭。力。襄。事。以。大。歷。十。年。

邦國四佐。輔軒六祖。樹聲長世。與道為徒。爰觀幽光。無寧集枯。（案）原本仁義都盡。彭殤易殊。所嗟人紀。莫展嘉謨。馬鞍山北。龍穴開闢。于焉崇禱。先志靡渝。豐碑崔嵬。幸樹繁軒。（案）原本沾濡。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遠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

征鎮四出。警門之寄崇。邦畿千里。內史之官最。非夫任均周召。名軼趙張。則何以展心膂之謀。光臨笏之製者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周禮部侍郎殿內監。（案）原本一。案公懿之來孫。陪符靈。郎乾祐之玄孫。皇度支員外主客郎中。繼之曾孫。朝散大夫。明堂丞。贈潤州刺史。知讓之孫。高陵令。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也。器識通簡。履坦易。以文飾吏。用晦而明。逗機而舉。無遺。滄事而照。有餘地。早歲以。襄陽從。調書判。超等。為李吏部彭年所賞。補梁州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為山南西道採訪使。引在幕下。俄丁內艱。終制。轉許州長杜尉。楊光。都督。隨西。奏公為法曹。皇甫。佐探訪江西。奏公為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正除殿中。俄幸。鄜。縣。相國。李。觀。尹。京。兆。奏公為。潤。南。尉。僕。射。表。為。劍。南。奏。公。為。成。都。令。遷。蘇。州。刺。史。賜。紫。金。魚。袋。尉。徐。知。道。作。亂。使。將。曹。懷。信。招。公。公。執。以。歸。朝。除。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公。善。與。人。交。于。嚴。武。情。均。莫。逆。武。再。充。劍。南。節。度。為。武。行。軍。司。馬。郭。英。義。之。代。武。也。矯。宜。恩。命。毀。支。宗。宮。為。節。度。使。宅。公。驚。其。異。謀。移。疾。不。視。事。今。司。空。董。國。公。崔。暉。既。誅。英。義。請。知。使。事。公。堅。臥。不起。仍。俾。通。泉。令。今。前。殿。中。侍。御。史。章。都。資。憲。使。家。僮。潛。表。事。實。大。歷。初。杜。鴻。漸。分。蜀。為。東。西。川。公。為。副。元。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蘇。劍。梓。遂。渝。合。諸。普。等。州。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以。威。信。取。戎。寬。明。在。俗。克。念。八。州。之。地。綏。靖。南。川。之。人。朝。廷。嘉。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為。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為。杭州。刺。史。不。逾。周。歲。風。化。大。行。不。幸。感。疾。又。聞。代。到。請。尋。醫。于。晉。陵。以。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于。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曰。平。仲。房。州。刺。史。景。駿。之。孫。禮。部。尚。書。瑛。瑯。王。丘。之。外。孫。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精。識。高。明。正。家。柔。克。移。天。有。幹。夫。之。盛。宜。室。多。綏。族。之。仁。六。姻。稱。其。盛。則。四。德。被。于。彤。管。生。三。子。四。女。而。公。即。世。夫。人。表。奕。茹。毒。星。言。割。良。留。子。婿。秘。書。省。校。書。郎。范。陽。盧。少。康。泉。二。子。匡。陟。緝。事。家。殘。獨。與。子。蕭。旬。旬。萬。里。以。祗。護。喪。槨。冬。十。一。月。至。上。都。二。十。四。日。壬。申。度。窆。公。于。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耐。先。塋。也。仍。自。為。祭。文。以。抒。意。其。略。曰。周。旋。吳。蜀。備。歷。艱。危。不。陷。寇。難。窺。君。備。持。一。朝。孤。立。更。復。何。依。魚。失。水。而。鱗。碎。樹。無。根。而。葉。萎。詞。理。精。婉。才。情。懇。到。聞。者。傷。感。焉。於。戲。公。以。傑。俊。之。材。當。艱。虞。之。際。伸。其。智。略。宣。力。盛。時。顏。顏。驚。鷺。之。間。總。統。龍。犀。之。節。旋。登。頂。圓。驟。陟。尹。畿。方。當。風。燭。高。衢。升。凌。台。序。而。一。塵。出。守。鐵。關。江。草。竟。吉。往。而。凶。歸。斷。此。志。而。破。地。吾。道。惜。矣。真。卿。何。幸。得。悉。維。私。未。終。衛。玉。之。歎。速。切。據。梧。之。恨。吁。足。痛。也。銘。曰。杜。侯。表。表。令。開。獨。那。其。用。于。世。為。獸。匪。他。理。稱。易。簡。政。絕。煩。苛。州。縣。發。跡。雲。霄。切。摩。化。存。江。濟。威。肅。岷。嶓。巴。蜀。靖。謫。精。誠。孔。多。瑣。關。久。拜。亞。尹。過。過。始。陟。京。兆。旋。移。浙。河。云。何。不。弔。遺。此。凶。慙。哲。婦。哭。盡。誰。喪。奔。波。補。于。先。賢。映。蔚。條。柯。曷。用。表。德。勒。銘。銘。阿。

文忠集卷九

碑

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

夫人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符之女也師于小有清虛真人王真真命中候上仙范選為立傳其略云夫人挺瓊蘭之流映體自然之靈璞志逸雲霞明潔鮮蔚天才卓異玄標幽拔少讀老莊三傳五經百子無不該覽性樂神仙味真慕道少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開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適太保掾南陽劉君幼產生二子瓊選幼產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苦盡連子息相立乃離隔室宇齋于別寢清修百日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帝帝扶桑碧河湯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真來降真謂夫人曰聞子密禱真氣太帝君教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曰清虛爾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曰虛皇鑒爾勤誠太極已注子于玉札子其易哉青童又曰子不受關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洛山中爾勤密之矣三君乃命侍女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身大洞冥經高仙羽玄等書三十卷手授夫人焉此皆主君昔遇南極夫人西城真人王方平于陽洛山所受之本經也山中有洞壑是清虛之別宮王君至是北向祝誓于夫人曰太上三元九皇高真虛微八道玉清玉泉真為太帝所教于

魏華存。又說太極白簡青錄。金剛玉文。有得見此三十一卷書者之姓名也。凡此寶書。起自清虛真人受太師西城王君紫元夫人。從是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為簡。青玉為字。至是夫人為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誦讀萬遍。得乃洞觀鬼神。此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具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歌。歌畢。王君乃解語夫人。向所授書。存思指歸。寶經節度。行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凡二夕。一。共會在曲靜之中。自此之後。王君及西城真人諸元君夫人。互有來往。或與隔壁共庭。初不暇活。已而幼彥以華疾殞世。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傍救窮乏。超羣先覺。乃備細小徑來東南。及兒息各大。並處官位。至于守靜之思。與日而進也。凡在世三十八年。以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乃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靈藥兩劑。使頓服之。尅期會于陽洛宮。夫人服藥。稱疾閉目。凝息。飲而不食。七日夜半。太一玄仙遺輿車來迎。夫人用靈藥之法。託形神劍。化成死骸。始終外朗仙化。內逸冥變。隱適從此而絕。子瑛時為廣司馬。還時為陶太尉。從事中郎。安城太守。故夫人自此隱化。滄景。須臾至陽洛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三天法師張道陵等。凡四十七真人。降教夫人于隱元之臺。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登真秘典。道陵授以新出明威章。【案】原本入靜存祝。吏兵符錄之訣。乘其各標至。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備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為女官祭酒。傾誠理故也。夫人遂修齋讀經。研研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于是龜山九靈太真。西王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乃共來迎。夫人遂白日升晨。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天帝。中央王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紫三元君。扶桑大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霞山洞臺之中。主下調奉道教。授真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于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之中。更齋戒三日。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禮珠。累諸衆仙。並降夫人于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為賓主。尚神君羅陳金闕四妾。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雲合節。八音琴瑟。于是西王母擊節而歌。歌畢。馮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餘真人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請練屬及南嶽神靈。迎官並至。虎旂龍蓋。激曜數百里。中西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行。俱詣天台。臺山。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中。宴會二日。夕。又共適于菴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丸。所謂殺仙方也。夫人服之。而仙。夫人能練書。為王君立傳。事甚詳悉。又述青精籙。注黃庭內景經。自後屢降茅山。子瑛後。至侍中。蒙使傳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義。護軍長史許穆。摩子玉。并升仙。事具陶弘景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初夫人既渡江。獨遊名山。至臨川郡。臨汝水。西立壇。置精舍。院東百餘步。造家墟。又于石井山。建立壇場。往來遊憩。歲月深久。綠髮滄顏。雖備載圖經。而略遺無跡。有唐女道士黃令微。道行高遠。八十而有少容。驪屨而行。奔馬不及。時人見其顏色殊異。號曰花姑。聞夫人靈迹。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乃訊于洪州西山道士胡超。超能通神明。遂指鄆南六里烏龜原。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首。折其處是也。姑與道流尋訪。見龜在壇中央。其下得尊像。油髮鎗刀燈。蓋之類。俄步夫人指九曲池于壇南。等之。塲砌納在

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于壇西。置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開元初。玄宗使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入室禮謁。必須嚴潔。不爾。必有地虎驚吼之異。時時有雲。如鳥鳥羣飛。垂帶直下。壇上餘忽不見。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已而花姑。醉醺醺。如有告者曰。井山古跡。汝須崇建。俄聞異香。西來。姑行宿洞。洞開。鐘磬之音。遶明入山。果遇壇殿餘趾。遂建立屋宇。殿開。仙梵之響。環壇數里。有採薪及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警。有野象中箭。來殺花姑。姑為拔之。後每齋前。則衝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姑欲上升。告弟子曰。勿釘吾棺。可以絳紗幕之。已而雷電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卵。棺中惟有被覆木簡。屋上穿。可容人。座前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每至忌辰。則風雨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覆視。明白。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二十九年春三月乙酉。使道士賈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家。聞而滅。五色仙娥。集壇上。刺史范陽張景。供以為聖德感應。立碑頌述。天寶八載。以夫人得道。升仙之所。度女道士二人。見修香火。大歷三年。真卿。明刺。是州。言崇禮。謁郊郭。蒙蓬。在蒲。震。女弱曹逃。豺狼窟聚。真儀。如在。壇殿。巋然。瞻仰。徘徊。若失。有仙壇。觀道士。諱仙。嚴者。修真。自遠。法侶。是宗。請以。男官。黃道士。二十七人。仙。蘇。洞。靈。其。申。觀。掃。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壇。院。精。力。作。持。已。久。率。屬。往。來。增。修。觀。宇。從。之。不。日。滿。暨。厥。成。仙。迹。之。載。崇。師。之。力。也。敢。備。其。本。末。而。為。頌。云。銘。曰。

紫虛元君。惟魏夫人。位列五嶽。名高七真。疑華台。鳳。誓。志。烈。願。太。帝。昭。靈。濟。濟。降。神。華。仙。畢。會。王。笈。斯。陳。服。道。日。損。精。心。益。勤。蛇。形。神。劍。託。馭。飄。輪。適。抵。陽。洛。道。登。靈。元。黃。庭。朝。謁。白。日。升。晨。西。降。王。母。東。過。叔。中。傳。法。侍。中。許。揚。師。非。為。鄰。伊。昔。南。渡。波。居。汝。濱。壇。場。處。所。埋。沒。荒。榛。實。賴。花。姑。諒。于。胡。尊。果。獲。遺。迹。烏。龜。之。原。次。尋。井。山。實。竹。葉。言。燭。然。簡。解。紗。幕。空。存。野。象。銜。藕。盤。瓜。吐。根。怪。異。昭。彰。不。可。殫。論。二。聖。來。臨。屢。蒙。明。因。于。嗟。女。弱。香。火。壇。滄。真。卿。刺。州。謁。拜。思。頻。乃。命。仙。子。增。修。鼎。新。花。姑。侍。傍。異。代。同。慶。曷。表。玄。德。銘。功。翠。珞。垂。珠。來。會。塊。垤。無。垠。

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

華姑者。姓黃氏。諱令微。撫州臨川人也。少乃好道。風神卓異。天然絕粒。年十二。度為天寶觀女道士。年八十。髮白而紅。如處子狀。時人謂之華姑。驪屨而行。奔馬不及。聞魏夫人仙壇。在州郭之南。草木榛翳。結廬求之。不得。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壬申朔。訪于洪州西山胡天師。天師名超。能役鬼神。見其懇切。遂指姑所居。南二百步。曰烏龜原。中有石龜。每踐踐田苗。百姓患之。乃擊斷其首。即其處也。明日。與姑登山。顧望。西面。有池水。焉。天師謂姑曰。池中有所見乎。曰。無。師遂舉左手。令姑自腋下。觀之。四仙浴。師曰。爾有道分。必當得之。因留與語。數日。虔誠。尋訪。遂獲石龜于壇中央。掘其下。得尊像。及刀劍各一。油壺五口。燈臺數十箇。天后聞之。盡收入內。姑嘗于旦夕。精思。想象之間。忽有告曰。壇南有九曲池。汝可開之。姑從。而獲焉。壩壩盡在。他日。有異香。採雲從西南而來。其夕。步有人謂姑曰。井山道場。何不修葺。姑未及往。忽。然。感。疾。姑。曰。得。非。違。尊。教。所。致。乎。翌。日。病。愈。又。聞。異。香。而。宿。于。谷。口。聞。鐘。聲。運。明。入。山。果。獲。壇。殿。地。砌。北。半。峯。有。自。然。石。井。深。可。三。尺。闊。丈。餘。故。名。井。山。天。欲。雨。則。雲。霧。先。起。姑。既。建。置。精。舍。時。聞。仙。梵。之。音。環。壇。

五七里間。莫敢樵採。姑遂瀟湘。修其力焉。人或不潔。必遭蛇虎怪異之警。迷不能出矣。至今猶然。有野象爲獵人所射。來姑前。姑爲拔箭。其後每至齋時。卽衝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欲上昇之際。忽謂弟子曰。不須釘吾棺。可以絳紗縹之。數夕。有雷震繞視紗頂。孔如雞卵。屋穿容人。棺中惟被覆木簡而已。弟子與瓜數日。生蔓長數尺。結實二顆。其大如桃。姑同學弟子黎瓊仙。恒服茯苓胡麻。絕粒四十餘秋。年八十。齒髮不凋。六七歲時。親觀其事。每至忌辰。卽風雲霧鬱。直入室內。村野路人。往往見縹雲白鶴。飛入洞口。清齋行道時。每有一朱鬃白馬。在壇側。逼之則奔而出。捨之則隨而復來。靈異昭彰。不可談悉。仙巖史玄同。左通玄等。每至三元。恒修齋醮。大歷三年。真卿獲刺是州。明年春三月。山下有女道士曾妙行。夢一女師。令上層華樹。層層接洽。及悟猶飽。因是不食。嘗于觀中見黎瓊仙。跪而拜曰。夢中所見。乃尊師也。因請依之。于今魁詔顏潤澤。度修香火于此山。遐邇駭慕焉。於戲。昔麻姑得道而名。山南真仙昇于龜原。華姑蓋于茲嶺。瓊仙妙行。接踵而出。非夫天地降靈。從古以然。則何以仙氣氤氳。若斯者矣。真卿幸因述賦。親觀厥狀。默而不言。則來者奚逃。乃爲銘曰。

綽綽華姑。真仙品徒。芳遠比色。逸駿爭驅。南郭從魏。西山訪胡。腋泉浴泉。原獲龜鳥。登跡既微。曲池猶污。鼎新廟貌。煥發規模。名曰井山。終焉不逾。象來稱獻。馬見齋朱。簡解空存。紗穿上祖。莫瓜吐實。萬室雲趨。妙行精持。高真是愈。勸懲鑒戒。永播玄都。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

士有牢籠太虛。撥埃玄道。播元氣而詞鋒首出。札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曰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浦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章謂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以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于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梅河夫。執春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復徐氏聞之手爲織。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激澗。出錢買地。以立開闢。旌曰迴軒巷。仍命許事劉太真。爲賦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而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創造。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常以豹皮爲履。麕皮爲履。隱素木几。酌班蝶盃。鳴榔杖擊。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蕭宗嘗錫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僮使捧釣收。樵青使採薪。桂竹。煎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詣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

笛。或閉目。或背而舞。筆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九年秋八月。訊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崱以縑帳請焉。俄揮灑橫掃。而繼續。縑拂亂槍。而撥金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蓬壺。嶠嶠。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觀者如堵。雖然。愕眙。在坐六十餘人。玄真命各書爵里。紀年。名字。第行。于其下。作兩句。題白命酒。以蕉葉書之。授翰立成。滑皆對。對。舉席駭歎。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真卿以能。既。敕。請。命。更。之。答曰。僞。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若。響。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談。諧。辯。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莫。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茲。深。曷。以。真。懷。源。諸。他。山。之。石。銘。曰。

選玄真超際淪。齊得爽。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烟波。終此身。

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名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益陳柱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靈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彭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致行議諡曰正隱先生。母琅琊王氏。賢明有德。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昨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羈卵好靜處。誦習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糲麥而已。封植膳羞。皆經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于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核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獨得子微之道。乃召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頻徵曾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齋。齋。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語。莫。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勸焉。將墮。真經秘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于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饒之。又禁于山側採捕漁獵。食童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性。率。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渥澤頻繁。暉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先生竟執謙辭。辭疾而退。景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年春之三月。中官齋書云。其月十八日。刻授經誥。是日于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遣請先生爲玄師。并賜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因以玄靖爲先生之嘉號。仍刻石于華陽洞宮。以誌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于松石之間。詔碑先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絨封表進。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資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盧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于紫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饒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章景昭等。于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齋。是夜仙燈林間。遍生甘露。因以上開特詔嘉異。初隱

居先生以三洞其法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于隱居。凡五葉矣。皆總集妙門大正其法。所以茅山為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我物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出可域。心于變化之際。先生以大歷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于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冕。遊窆于雷平山之西。隆道命以松栢竹杖。木几。水瓶。香奩。設靈門內。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器識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鬱為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知順風而問。昔稱于黃帝。望山而請。今見于玄宗矣。又博覽羣言。長于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為潔淨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緝仙家之道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或賞之。云賢于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岐。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于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為能。極于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為極。但冥懷素樸。妙味芝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于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章鍊師景照。復書于真卿。恩眷稠摯。足勵超然之至。然可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悠遠。景大歷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鄴。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樾。水負信山之記。而景昭景郭。因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放。邀名子章。渠牟。管接采真之遊。緒開合一之德。敢強名于卷。為易足辨于鴻蒙。其詞曰。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啓玄旨。玄門以彰。乃為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效祥。上士云感。高風再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蹟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云坐亡。伐石表墓。勒銘傳芳。谷變陵遷。厥跡彌光。

文忠集卷十

墓碣墓誌

曹州司法參軍秘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善父母之謂孝。陸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德之總歟。誰其兼之。即我伯舅殷君其人矣。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不古非以孝見梁書。高祖英童。周御正中大夫。麟趾學士。曾祖開禮。唐太子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祖令言。校書郎。瀋川令。父子敬。太常博士。吳令。累葉皆以德行名義。儒學翰墨。聞于前朝。君即吳縣之元子。幼而聰悟。絕倫長而典禮不易。年十三。日誦左傳二十五紙。讀稽聖傳一遍。亦誦之。博覽羣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族之說。至于陰陽數術。醫方刑法之流。無不該洞焉。與賀知章。陸象先。我伯父元孫。草述友善。賀呼君為總龜。以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君性方正。志業深淳。謙理清遠。人皆望而服之。解褐杭州。參軍。刺史。宋璟以相國之重。簡貴自居。無所推揖。每見君。必特加禮敬。政事之謬。諸者。皆咨決焉。開元初。舉文儒異等。授秘書省學士。尋改曹州司法參軍。麗正殿學士。與韋述。袁暉。同修王儉今書七志。及羣書四錄。流別於次。皆折衷于君。環與蘇頌。既入相。每引君詢以當代之務。友于兄弟。羣從宗黨。必盡糺紱之恩。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開元九年秋七

月九日有叔父臨黃尉子玄之喪哀備極血終于京師通化坊之私第夫人蘭陵蕭氏司空璠之玄孫括州司馬宋國公與宗之女賢和齊適乘修禮度能讀論語周易泛觀史傳率諸婦以和義故閨範修睦焉君之相館以清白留遺家道索然夫人躬甘菲糲勸勉桑榆憂息具與以率勵備僕行之數歲經費淡焉教誨三子謙實克齊等皆克負荷備大斌令克齊高平尉為其驛河東覆屯軍試判官並不幸早世實胞達有精識能繼先父之業有大名于天下舉宏詞太子校書永事尉軍殺賊賊走貶移澄城丞久疾將歿願歸太夫人欲訣不忍其子監察御史亮年未志學隱而潘蓋之及卒斬指髮奠于棺中嘗事太夫人不敢瀆常日及有疾不脫衣帶者數年故白燕巢于苦楸乾元元年太夫人季女適于郢州司法陸超板輿隨陳俄而遺疾三月朔日終于超之官舍春秋八十有一一鴛篋未從因權殯于三水亮以校書郎選蕩安尉為真卿荆南節度推官廣德二年十月有二月與弟令榮陽尉永旬旬徒步力謹雙親合肅君夫人于新安縣之龍潤原三子榮從理命也嗚呼以君之才之美被服純行加人數等清修素業為代元龜竟不得贊皇極而叶蘇倫登泰階而儀百辟不其惜矣嗟乎仲尼聖者也終于魯司寇而君官與之比公明達者也年纔四十八而君壽與之齊豈聖賢之道有遺遺乎將運命之數有窮通乎茲小子所以獻疑而述報施也大歷五年夏五月真卿以恩宥刺于撫州探石刺頰丹寄碼于茲左銘曰

殷之後昆奕葉備門盛烈存兮君能濟美於從不已明德存兮運促道長身殘名揚教義敦兮合肅先聖述運理命哀順孫兮高墳崔嵬龍潤之隈映鮮原兮斯焉寔止以望吾子慰靈魂兮

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諱濟

九有無虞行師貴于在席四方取則鉤距資乎浩穰誰其有之則杜公其人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皇主客郎中積之曾孫明堂令知讓之孫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委度留舉心靈敏達在家必聞既繼陸親之志所居則化多稱不器之能解褐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引在使幕轉長杜尉隴西法曹皇甫悅江西探訪妻為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丞宰鄆州南成部三縣縣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鄆州刺史上柱國充殿中丞南行軍司馬杜鴻漸分蜀為東西川以公為副元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蘇劍梓遂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中丞時寇盜充斥公示以威信八將之不阻公之力焉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為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閏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為杭州刺史公移清簡庭若若無吏焉不幸感風疾以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于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沈敏精深高明柔克幹夫之蠶以懋厥家生三子四女而公即世夫人星言泣哭躬護櫬輿子肅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歸窆于高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附先塋也嗚呼以公之志業材力宜其振揮麟閣凌厲清澤而命途成山功勳長世吁足恨也真卿妻居友婿順接同行痛音徽之永隔咸存殯其何已銘曰

鶴梅順順時惟杜公業先登者政洽軍戎乃尹京師乃應江東帝方俟理命則不融內子謹喪哀哀送終

祭文

祭姪季明文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姪贈贊善大夫季明之靈惟爾誕生夙撰幼德宗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歲毅何圖逆賊間還稱兵犯順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平原仁兄愛我俾爾傳書爾既歸止爰開士門士門既開兇威大震賊臣不久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為荼毒念爾遺殘百身何贖嗚呼哀哉吾承天澤移牧河關泉明比者更陷常山爾爾首覆及茲同還撫念摧切哀悼心願方俟遠日卜爾幽宅魂而有知無嗟久客嗚呼哀哉尚饗

文忠集卷十一

書帖

與李太保帖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真卿緣馬病朝回已乏未遂馳謁謹勸參候不次謹狀十一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于手贊檢未得帖之謹空

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將渴極益憂懼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資濟艱勤仍恕于煩也真卿狀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渴已損深慮馳仰所檢贊猶未獲望于文書細檢也病妻服藥要少鹿肉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許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二十九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與盧倉曹帖

昨奉辭但增悵仰承已過疎不得重別情深惘然珍重謹此不宜真卿白二十四日

與蔡明遠帖

真卿昔刺睦州即嘗趨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端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侍歸北中止金陵閩門百口幾至餓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里冒涉江湖連舸而來不愆暑刻竟達命于秦淮之上又隨我于邗

溝之東，追擊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既已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遙，風濤浩然，李之間，深宜尚慎，不宜真卿報。

與夫人帖

真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邊唐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榮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疑寒，惟動靜支適，兒子等保侍，真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鄭州，汴州已來，專奉侍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發猶恐遲，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請於此，狼狽所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愁河凍，書祭器等，先下船去，真卿十一日且發東京，早來早來，謹不次，真卿頓首夫人閣下，十一月八日，問訊頌壽，蒙郎和奴光嚴深遠，憶或至十三日得發。

寒食帖

天死殊未注，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為佳耳。

緒州帖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恒悵，惟恐非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于百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朝達于時，耳目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不假後二。

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日，某謹率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為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故得身建凌煙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而終之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爾惟弗於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勸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振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最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駕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為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大羊兇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有與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為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遠播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為人清修，焚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于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沮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森儉，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為一

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帥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即有高卑，會議合依倫敘，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為賤，賤者為貴，卑所備一，至于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第，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為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于宰相保傅兩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皆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其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為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為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調對，僕射恃貴，目見尤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與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議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為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于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吏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吏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較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階品致敬之類，尚書之與僕射，禮數未敢有異，僕射之與尚書，何乃欲同卑卑，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階及國家，始升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再于公堂獨坐，常伯當為令公初到，不願紛披禮說，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其存立，過爾惡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舍怒，責數彝倫之人，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

贊

李侍御寫真贊并序

前殿中侍御史正議大夫行洛陽縣令隴西李構年三十七。

洛陽精堅，強項稱賢，紛紜出風，規宛然，辟容昭寫，卓立神全，舉板迎揖，吾將答焉。

題名

華嶽廟題名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冬十月戊申，真卿自蒲州刺史蒙恩除饒州刺史，十有二日辛亥，次于華陰，與監察御史王延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程璠、評事張澹、陰令劉嵩、主簿鄭真、同謁金天土之神祠。

東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真卿以罪佐吉州，夏六月壬戌，與殷亮、章和、桓彥、尼賈、錢、同次于東林寺，則同情熙怡，二公、思秀、正、義、二、律、師、泉、楊、鵬、存、焉、仰、盧、阜、之、靈、峯、想、遠、公、之、遺、烈、升、神、蓮、殿、禮、佛、伽、衣、觀、生、法、師、履、尾、扇、謝、靈、運、謝、涅、槃、經、具、多、梵、夾、忻、慕、之、不足、聊、寫、刻、于、李、張、二、公、耶、舍、禪、師、之、碑、側。

西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真卿以疎拙貶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與殷亮、章桓、尼賈、錢、楊、鵬、于西林寺，有法真律師。

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即律祖師志恩之上足。余內弟正義之阿闍黎也。緬懷遠見二公之遺烈，導余躋重閣。示余以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景梁武帝鑿線繡鉢袋，因寓題歐陽公所撰永公碑陰。

靖居寺題名

唐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開青原居寺，有幽絕之致。御史韓公涉，刺史梁公乘，嘗見招，欲同遊而不果。大曆二年，十月壬寅，許事章甫已使將歸，乃與別駕李^安、^秋、^二、^清、^河、^房、^澄、^同、^官、^主、^簿、^陸、^甫、^男、^七、^步、^真、^卿、^子、^姪、^蔡、^頌、^沈、^頌、^等、^同、^宿、^于、^下、^坊、^明、^日、^及、^僧、^明、^則、^智、^清、^而、^登、^禮、^焉、^因、^觀、^行、^思、^天、^師、^經、^始、^鑿、^泉、^之、^靈、^迹、^道、^契、^律、^師、^墓、^成、^一、^字、^諸、^之、^祕、^藏、^併、^徇、^瞻、^仰、^乃、^援、^翰、^而、^勒、^于、^碑、^陰。

題湖州碑陰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尚稱謝公塘，及遷去郡，入用懷思，刻石記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羣盜起，公之碑誌失于所在。春求蕪沒，深為憤然。借後史遺文，敬刊息石，公之雅量弘度，蓋嗟嘆之不足。

文忠集卷十二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迷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士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精其整軌，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于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陳隋宮體，聳興既馳，聘于末流，遂受嘔于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觀，虛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流波，雖無害于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于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純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賦賦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身，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寓于涉，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激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光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士，火燭賦，公雅思適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兵部侍郎王丘試竹籥賦，降階約拜，以未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

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于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摘其疵，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成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輩，同遊門庭，命子均均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庸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文雅有清鑿，典致功時，精駁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人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或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碑誌表疏制誥等，不可勝紀，遺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終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盛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權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閭閻，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觀其筆力，昂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勳盈卷軸，夫草蕪之作，起于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蓋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于吳郡張旭，長史雖恣性，頗造，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某早歲嘗接游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賞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悉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資，舍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送劉太冲序

劉太冲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名于宋室，澤州放犢于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向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彰著，鄂木照乎移華，龍驤躡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于前，冲與太真，嗣家聲于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兇殘，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辱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冲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勗哉之子，道在何居。

送辛子序

醇白之士曰：隨西辛兒，說葉班漢，讓門名家，十五而志學，克明，五十而勵精，益懋，拳拳不失，慕回也之服膺，寔可聽同，茂先之善說，昔我高叔祖，鄆州使君，著決疑一十二卷，問答稱爲大，顏曾伯祖，祕書監府君，集註解成一十二帙，名儒斟酌，煩省，摛英華，勒成三十篇，名之曰：漢略，夫其發凡舉例，見序言之已詳，惜乎困于縲紲，不獲繕寫，遂使精義沈沈，闕然未彰，吁足嘆也，二月初吉，金陵氣暖，抵淮上之諸侯，所如必合，及滁川之美，景不至方數，羣子賦詩以記之。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巖巖。峻壁峻嶺。上嵒嶺而下迴澗。不與衆山相連。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即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輪袤丈。蕭條洞敞。虛開江聲。徹見人羣。象人村川。頃若指諸掌。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蟠繞。蹙噴鶴味。醴泉股引。迺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酎。堂南有茅齋焉。遊于斯。息于斯。聚賓友于斯。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與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從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其石有小石廬焉。亦可蔭而殿。其松竹桂博冬青雜樹。皆從他山而栽。詩焉。其上。有男宮觀焉。署之曰景福。君第京兆尹叔明。至德一年十月。嘗在尚書司勳員外郎之所奉。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卓爾堅特。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實輝光。晝不云乎。沈潛剛克。君自高。曾已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序。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喜。尚未知名。乃慷慨憤憤于焉。卜築。養蒙學文。忘疑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勸以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寶九載。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劍南山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為司農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楊國忠。貶郡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除漢陽郡太守。冬十有一月。終于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于縣北。表附先塋。禮也。君之薨也。家子光祿寺丞。呈。旬旬迎喪。星言泣血。自河拆峽。備險萬重。村橋足踞。板答引袖。凡今幾年。駭塚在目。因心則至。豈無僮僕。最呈之季。曰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克。為前。水言孝思。悲以二字。原本志。反葬于茲。行道之人。孰不感而。真卿猶子。曰。故從父兄故。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閬中。君故舊不遺。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呈。亦篤世親之歡。真卿因之。又悉。司之。與與濟南。裴昂。奉以周旋。益者通家之好。君兄允南。以司。勝司封。二弟。允。威。以三院御史。借與。叔明。首末聯事。我是用。他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歲生魄。親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聖恩。全有貶。貶于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呈。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親。遣我。乎。貴州之朝。留遊。緜。數。信宿。陞。岷。咸。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時。刺。商。州。吳。又。申。揀。京。兆。不。同。躋。涉。有。恨。如。何。帝。唐。龍。集。後。壬。寅。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于。門。序。之。左。右。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如來以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提。是。故。之。師。則。慎。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乘。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葉。門。支。法。領。等。始。于。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傳。祇。江。南。盛。行。十。誦。至。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明。傳。道。覆。獲。傳。慧。光。光。傳。雲。願。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道。道。傳。智。智。傳。道。道。宣。傳。洪。傳。法。法。傳。滿。意。意。傳。法。法。成。成。傳。大。亮。道。寶。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慧。慧。此。皆。口。相。授。受。臻。至。于。盡。與。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尊。師。于。臨。川。栢。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

文忠集卷十三

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為樂陵太守。因來魏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又為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一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搜素為之。并二細君侍焉。郡嘗為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于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劇殿中侍御史平公列。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曹。宋公。睿。咸。以河北探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押至。真卿候于。壇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致公。慕。家。兄。淄州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舊。督。用。前。禮。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璠。遊。尉。草。宅。相。朝。城。主。薄。章。夏。有。司。經。正。字。舉。燿。族。弟。渾。前。參。軍。鄭。信。初。同。茲。講。拜。退。而。遊。于。中。唐。則。碑。之。刻。石。存。焉。僉。嘆。其。文。字。纖。靡。駁。薛。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識。真。卿。因。勸。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授。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世。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傳。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鮮于氏離堆記

病者曰兩京法... 慧欽智度神深... 而日月光明... 兼明俱舍... 西山洪井... 弘濟好讀... 荆撫州東南... 清者首事... 降誕之辰... 焉仍請止... 住靈修以... 法裔招提... 奔道場側... 舉脫俗歸... 像法於... 上都贊聖... 觀音道場... 律律院... 刹之請... 唐大歷辛...

撫州南城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 遊語家... 至坐須臾... 此想麻姑... 附思念久... 兩時麻姑... 八九許... 平為起立... 以來見東... 言海中行...

少許米... 蔡經心中... 何忽謂其... 柳刺撫州... 今又白矣... 高石中猶... 口有神... 五載投龍... 茲嶺南真... 絕粒紫陽... 氣殊異...

梁吳與太守柳惲西亭記

湖洲馬... 觀夫構宏... 惲西亭之... 圖記云... 起以其在... 為州倂... 之以據... 身清簡... 發盈于... 春開而... 列再移... 政不得不... 者老之... 肘之患... 乃適乎... 吳與沈氏...

兩青徽士吳與沈君名驥士郡人也。蓋道德隆于邑之隆不深。家貧無資。以織屨為業。故時人號為織屨先生。精于禮傳。嘗自註訓。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異薦為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暉。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墻三尺。置棺平土。不設机位。四時地席玄酒而奠。子華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為之誅。徵士皆製述祖德碑。立于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遠。風雨蠶蝕。朽字殘文。醫而莫分。乾元中。為盜火所毀。碑首毀裂。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隴郡圖。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忽有仆樹生于龜腹。盤根抱趾。盤幹夾碑。疑如工造。鬱若神化。較者復正。危而再整。夫德無名。遇賢而鍾。靈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善。既遠。徵士植德。既深。天將與齒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于前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修舊塋。感先碑之隕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武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其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聲。謬忝拜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為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具于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曆八年冬十二月。

乞御書題額恩救批答碑陰記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答。御札垂下。而真卿以疎拙蒙譴。粵若來八月既望。貶授蓬州長史。景今上即位。寶應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光賊圍城。不得入。恩救追赴上都。為今尚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讓。授尚書戶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秋八月。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未行。受代。轉尚書右丞。明年春正月。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用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以招諭太師中書令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永泰二年春二月。賦峽州別駕。旬餘。移貶吉州。大曆三年夏五月。蒙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爾來十有六年。困于疎愚。累蒙竄謫。其所探碑石。迄今委諸巖麓之際。未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若響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即我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樂石。于是探而斷之。命吏幹磨礱之家。僮鑄刻之。建于州之略。馳橋東。蓋以抒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生成之德。額既未立。追思莫逮。客或請先帝所賜救書批答中諸事。以緝而勒之。真卿從焉。勒願斯畢。瞻慕不足。遂志諸碑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而齊輝。時則有唐大曆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秋甲子之日也。

文忠集卷十四

記

宋州官吏八關齊會報德記 錄石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曆壬子歲。宋州八關齊會者。此郡人士。奉為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頊。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含弘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于寬簡。安人務在于撫柔。況乎武藝絕倫。英謀沈秘。所向而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響蒼生之望。有日矣。賊構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令公佐南德。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紅。于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滎陽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使。被法子焚。討敬紅。紅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

末恩從。都知六年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邊兵部。大歷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州張氏為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為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敏于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菜。中禮懽不絕。仍造崇夏。弘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深勞謙重。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禮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而愈。大之。既。皆棄。捨。舉。帥。威。無。復。弋。獵。四。履。之。內。咸。被。歡。欣。唯。陽。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敵。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寨。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于。敵。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則。皆。死。于。鋒。鏑。入。于。煎。熬。矣。何。能。保。完。家。室。婚。戲。鄉。井。者。乎。不。資。道。明。何。以。報。德。徐。公。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做。千。僧。于。開。元。伽。藍。將。佐。爭。承。惟。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寶。等。設。一。千。五。百。人。為。一。會。鎮。遠。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為。一。會。看。養。百。姓。張。烈。等。設。五。千。人。為。一。會。法。筵。等。供。仄。塞。于。郊。坰。贊。頌。香。花。喧。填。于。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不。自。動。登。惠。而。沐。先。皆。懌。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觀。茲。盛。美。益。祝。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矣。述。

敘石幢事

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鑿塑繪刻。室閣殿宇。關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遣御史覆視之。州縣。震。畏。至。于。碑。幢。銘。鐘。鐃。之。類。亦。皆。毀。折。塵。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太。師。魯。郡。顏。公。以。郡。守。使。吏。州。人。等。為。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鑿。記。大。幢。立。石。表。丈。而。圍。再。幾。尋。程。材。巨。異。八。軀。如。砥。偉。詞。逸。翰。龍。躍。翬。翔。時。刺。史。邑。宰。以。其。大。不。可。折。遂。鑿。毀。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埋。于。土。偉。大。中。已。已。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求。前。賢。事。蹟。郡。從。事。徐。君。因。言。有。魯。公。石。幢。索。而。待。之。搜。掘。之。下。瘞。瘞。壞。矣。文。義。乖。絕。尋。釋。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于。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未。完。備。炳。然。輝。耀。逐。目。俛。仰。幼。學。登。魯。公。書。法。繼。不。能。窺。涉。其。門。字。然。惜。其。高。蹤。墜。沒。遂。命。攻。治。其。傷。殘。補。續。其。次。雖。真。贗。懸。越。殆。狗。相。屬。且。復。瞻。仰。魯。公。道。文。昭。示。于。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敘。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守書院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

公諱兩字若神博陵安平人。其先出于齊太公之後。自亭伯三世文宗祕書監。六。一。原。本。派。別。叔。執。事。則。俱。死。王。事。神。謙。神。通。並。高。循。績。子。彭。弘。度。以。武。幹。稱。景。偉。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業。相。仍。恒。為。鼎。族。會。祖。弘。峻。陪。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徽。皇。朝。益。州。維。縣。令。父。體。年。未。四。十。為。庫。部。員。外。郎。因。擇。能。吏。為。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徒。隴。泉。遠。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牧。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衛。尉。少。卿。公。即。安。平。之。次。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立。蓋。聖。代。之。賢。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師。既。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攻。功。即。季。道。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與。試。官。梁。載。

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龍那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書郎。縣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軍。主。簿。平。陽。王。敬。弘。弘。度。外。之。交。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賦。超。邁。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敕。按。察。金。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誠。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疏。乞。退。萬。瑛。王。丘。太。原。郭。濬。渤海。封。希。顏。等。自。代。容。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侍。僧。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省。舍。人。改。紫。微。其。官。仍。舊。又。固。辭。以。親。老。除。廣。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即。其。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活。者。以。萬。數。內。謂。者。崔。玄。忠。有。罪。公。執。之。以。聞。玄。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發。縣。令。長。陸。景。融。劉。德。微。處。障。有。異。政。丞。尉。朱。龜。皇。甫。冀。陳。希。烈。宋。鼎。蕭。隱。之。范。冬。芬。楊。慎。餘。劉。日。正。高。昌。州。掾。李。頊。表。曠。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探。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回。移。著。作。郎。尋。遷。祕。書。少。監。修。國。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既。職。司。典。禮。乃。刪。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為。魏。州。刺。史。乃。肇。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玄。宗。東。封。知。順。奏。課。第。一。賜。絹。二。百。疋。下。觀。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疋。明。年。入。朝。分。掌。十。餘。公。與。王。丘。為。選。人。所。歌。曰。河。人。澄。明。澈。底。清。丘。山。介。直。連。天。峻。時。人。趨。之。返。州。以。理。有。異。結。御。史。大。夫。崔。隱。市。中。丞。字。文。融。朝。服。表。處。雖。書。龍。魁。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講。別。殿。賦。端。午。詩。廉。蒙。錫。以。縑。帛。採。羅。蒙。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陳。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日。安。一。原。本。蜀。還。罷。留。守。二。十。年。奉。敕。授。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疋。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于。天。下。二。十。一。年。遷。祕。書。監。修。撰。如。故。屬。耕。籍。田。為。居。守。賜。絹。百。疋。遷。太。子。賓。客。出。兼。煇。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疑。疾。薨。于。位。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置。借。手。力。輓。幕。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頌。為。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積。貫。人。極。孝。愛。聞。于。天。下。制。作。垂。于。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為。糞。土。況。乎。含。弘。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嚴。養。高。則。老。菜。關。于。榮。親。對。妻。福。于。謀。道。又。加。于。古。人。矣。故。發。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感。亞。其。親。幼。姪。之。慈。甚。其。子。至。于。藥。石。備。物。溫。清。異。具。手。既。梓。白。之。間。身。辱。滑。灌。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于。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于。仁。義。禮。智。而。老。驥。伏。櫪。以。輸。馳。不。忘。白。鳩。巢。糞。以。家。瑞。終。點。則。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君。曰。公。醇。一。誠。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為。天。性。藉。問。氣。以。為。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當。面。不。留。形。影。目。擊。運。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諡。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并。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為。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為。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荼。終。身。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嘗。之。奠。待。公。而。具。故。祿。廉。雖。厚。而。未。嘗。足。也。傳。祖。禰。之。美。合。于。禮。經。

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壽不得延。太夫人及公悲懼而罷。自是端力奉養。不脫冠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持左右。笑言陳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于食果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澆灌。以申馨潔。終喪。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束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為校書郎時。引邕館于祕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邕與尚書席建侯皆過。怪乘馬驅。曰何不于廡前自觀。魏曰。忽然致預。何以更之。公唯而不語。他日。二公又以為言。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于斯。後者。所以沈吟自婉。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慙。如醉。延和太極之間。公既留司東都。遂駕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滋子深。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于西南。惟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榱棟如故。堂東。媼夫人所居。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婦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緒壘。累歷清要。所得祿秩。但奉蒸嘗。資糗。給孤幼。營甥姪婚姻而已。朝衣服馬。一皆取其下者。惟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不修。暴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徙居他室。或在賓館。而無常所。為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賊再陷洛陽。屋遂崩圯。惟簷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偶備有才能。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登不寐。恐茂烈湮。淹。問垂後裔。乃刺陋室銘于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宗閥。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見託論議。探風猷而真窮。萬一涉泉海而竟究津涯。操筆強名。退增戰慄。時即大曆十一年。青龍辰辰孟夏之月也。

推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推州城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初年于此翻譯涅槃經。因為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瑛。秘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初為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遊。稱疾去職。于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并自註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放為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郡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為祕書監。屢不赴。太祖使范泰與書。敦獎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泰山羊璠。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賞。常著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深恨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誅除臨川內史。公以無識所翻大涅槃經。語小小。不甚流。歷品數疏。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崔慧觀。依舊泥洹經。其為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宜。歷代寶之。盛行于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其如高僧傳所說。遂乎階局。不改。棟宇其無。真。明。刺。是。

邦。茲用懷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請以佛跡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盛。同力增修。指期恢復。自是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百里而遊。四山不遁。三休而上。十地方起。經行之業。既崇。斗藪之功。斯赫。大歷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真卿業於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頌修乎。銘曰。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聚經中尊。疊無聲允。嚴觀是因。實賴同德。弘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史野。文兼都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跡。高臺嶙峋。載悲祖。謝。易。踐。音。塵。真。卿。愀。然。惆。惆。執。執。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執。執。子。亦。何。人。徒。願。神。交。愧。非。德。鄰。刻。銘。金。石。永。水。不。泯。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予能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儼宅。憩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對之。時即便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者。僕自再于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儼。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稍屏素。數十軸。亦皆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儼從長史言話。故卻。過京師。前請曰。既承九丈獎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于翰墨。僅得開筆法要訣。終為師學。以當至于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林。而。坐。命。僕。居。于。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安。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其。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天。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皆。謂。問。子。知。之。乎。曰。皆。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為。策。錄。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為。末。子。知。之。乎。豈。不。謂。以。未。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趨。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闊。闊。過。之。謂。乎。曰。決。謂。牽。製。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為。牽。為。製。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感。之。令。小。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睨。晚。筆。法。之。妙。遂。爾。出。同。賦。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于。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驚。猶。楚。音。習。反。不。能。無。楚。過。言。不。拙。未。為。鶴。論。又。子。敬。之。不。速。逸。少。之。不。速。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竊。之。歎。儻。有。巧。思。思。益。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

蒙長交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于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礙。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良。其次諸法。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于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顏得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其法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開于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沙。思所以不悟。後于江島。遇見沙平地。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如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述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余遂銘謝。再拜。遂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于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平直均勁力轉決。補拙巧習為十二意。

文忠集卷十五

詩

題杆山三癸亭亭在杆山

杆山多幽絕。勝事盈徒步。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暮。及茲杆勝引。曾是美無度。欵構三癸亭。寔惟陸生故。高賢能勝物。疏整背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雲霄過。巍峩倚竹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若石。攢低昂。桂枝。山僧狎猿。猿巢鳥來。根根俯視。何格。蓬傍。瞻。或。願。路。遲。遲。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謝陸處士杆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

羣子遊杆山。山寒桂花白。綠萼含素萼。採折自通客。忽枉岩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豈謝東堂。會。偃。名。山。期。從。君。悉。幽。覲。

登平望橋下作

登橋試長望。望極與天平。際海兼葭色。終朝地屬聲。近山約一作野。猿。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題柱名。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楸聯句

李公登峴處。因石為楸。楸。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秦。蕪。掩。前。跡。苔。鮮。餘。舊。痕。叔。子。尚。道。德。山。

文忠集 卷十五

公此迴軒。馮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道士高談賢哲事。依依離別言。峴嶽橫街周。迢遞連山根。烈燄林野。乘芳掛蘭蓀。王德暉映岩足。勝芳延高原。遠水明匹練。因晴見吳門。陪遊進盛美。揆德欣討論。器有成形用。功資造化元。左輔流澗本。泚淡。別鶴。遠。翻。翻。或。舊。規。傾。逸。實。新。興。與。麗。初。嗽。醉。後。接。離。倒。歸。時。騎。騎。喧。元。楊。遲。迴。同。遺。迹。離。別。益。傷。魂。介。覽。事。古。興。劇。送。人。歸。思。繁。懷。賢。久。徂。謝。附。遠。空。攀。援。引。八。座。欲。慙。獨。高。名。播。乾。坤。宜。仲。松。深。引。開。步。萬。弱。供。險。捫。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森。沈。列。胡。樹。穿。落。望。郊。園。陸。士。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旌。麾。開。翠。帳。簾。鼓。來。朱。轡。開。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輝。澤。連。浦。中。嶼。竹。邊。山。下。村。願。景。落。全。溪。暗。烟。凝。半。嶺。昏。須。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登。臨。繼。風。騷。激。激。俯。思。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鞞回。應有夜半樂。詩教刻燭風。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石。終戀青山郭。三林柄非姓許。寺住那名約。會異永和年。才同建安作。何煩問更漏。但道催絃索。其說長句能。皆言早歸惡。然公那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整。惟禪心肯拋卻。一宿同高會。幾人歸下若。嚴開北陸風。燭輝南枝鶴。文場苦切。釣渚甘深泊。弱質幸見容。非才誠重諾。

送耿湓拾遺聯句

堯舜逢明主。嚴徐得待臣。分行接三事。高興柏梁新。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鏡中看齒髮。河上有煙塵。望關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洽。愁去詠歌頻。願盼情非一。嗟嚀處亦頻。吳興賢太守。臨水最殷勤。

三言擬五雜組

五雜組。繡與錦。往復還。與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重擬五雜組

五雜組。甘鹹醋。往復還。烏與兔。不得已。韶光度。

月夜啜茶聯句

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御史秋風勁。尚書北斗尊。流華淨肌骨。疏瀹沁心原。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菽繁。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開軒。

夜宴詠燈聯句

桂酒牽詩興。蘭缸照客情。詎瓶珠乘明。不讓月輪明。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青。帶花疑在樹。比瘵欲分庭。願已慙微照。開簾識近汀。

三言喜泉浦侍御見過南樓玩月聯句

喜嘉客。關前軒。天月淨。水雲昏。鴈聲苦。蟾影寒。開宴池。滴檀樂。羽歡安處。江湖間。卷翠幕。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高駕動。清角催。情歸華。重徘徊。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

文忠集 卷十五

重聯句

頃待憲節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紫波。不是中情深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宴永和。夜酌此時看帳玉。長趨幾日重鳴珂。萬井更深空寂寂。千方霧起隱嵯峨。榮榮遠火分漁浦。歷歷寒枝露鳥窠。漢朝舊學君公隱。魯國今從弟子科。只自傾心歡响嚶。何曾將口恨蹉跎。獨賞謝吟山照曜。共知放歎樹婆娑。華鼓空嫌雲路隔。網衣長向雪峯阿。十二句今從祥山錄下牛。

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東西出鏡路。惆悵獨歸人。歡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須知貢公望。從此願相因。

既初月重送聯句

春溪與岸平。初月出溪明。二者文。壁影寒仍潔。金波夜轉清。孤光遠近滿。練色往來輕。願望望隨閣棹。依依出柳城。

重送橫飛聯句

春田草未齊。春水滿長溪。二兄。出鏡風初暖。攀光月漸西。願歸期江上。遠別思月中。迷。

小言聯句

長路遙遙存吐絲。燠燠蚊蚊陸陸難知。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座笑相視。願成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

樂語聯句

拈鬚涎指不知休。欲笑侍立涎交流。願過店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

滑稽聯句

兩裏下山踏榆皮。莓苔石橋步難移。願蘇夷醬醋喫煮羹。白。縫靴蠟綫油漆錐。願急逢雨背須且騎。

醉語聯句

逢糟遇醜便醜白。全。復車墜馬皆不醒。願倒著接羅髮垂頰。願狂心亂語無人並。

夜集聯句

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願茲夕無塵慮。高雲共片心。

刺清遠道士詩因而擬作

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錫來從舊賞。林苑宛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皇厭聖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爲虎。翠臺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歎珣珉。中嶺分雙樹。迴壺絕四鄰。窺臨江。接崇飾四時新。

客有神仙者。茲雅雅塵。名高清遠。文聚斗牛津。跡異心寧間。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掛光塵。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寺有作

我本長股周。遭罹歷秦漢。四清與五嶽。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峯巖。近峯何巖巖。平湖渺瀟瀟。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翳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遊遨。風流足詞翰。喜茲好松石。一言常累嘆。勿謂余鬼神。忻君共幽贊。

使過瑤臺寺有懷圓寂上人并序

真卿昔以天寶元年尉隨。泉。頭過瑤臺寺。圓寂上人院。秩滿遷監察御史。巡覆諸陵。而上人已離。此寺。大歷十三年春二月。以刑部尚書。謁拜昭陵。慨然有懷。其詞曰。

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靈法盡無染。法元無著。一心惟趣禪。忽紆處外軫。遠訪世間緣。區中緣及爾不復見。支提猶岌然。以。蹟。

贈僧皎然詩

秋意西山多。別峯繁左次。繕亭歷三突。趾趾鄰什寺。元化隱靈蹤。始君啓高致。誅榛養翹楚。鞭草理方塘。俯砌披水容。通天掃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倚石忘世情。撥雲得真意。嘉林幸勿翦。禪侶欣可庇。術法大臣過。佐游翠英萃。龍池謔清激。虎節到深遠。徒想曠頂期。于今沒遺記。

文忠集卷十六

補遺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昔孔俚有雍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其仁乎。論而撰之。敢不砥礪。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于顯項之孫。祝融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封邦武公。名夷甫。字叔子。友別封郎。爲小邦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獨。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喪亂。譜牒淪亡。魏有裴盛。字叔臺。齊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子瑒。瑒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輝。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諱軍。諱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弘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勳。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牛。西曹掾。都尉。西平侯。諱琳。字文和。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諱諱。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質道力。並便尺牘。少行于代。生輔國江夏。夏。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侍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弒。一轡而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成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帝著懷舊詩。以

碑額陰記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號州君舍人君侍焉。堂今置廟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秘書監君禮部侍郎君侍焉。號州君居後堂。華州君子堂中生焉。今充神廚。少保君堂充齋堂。廳屋充亞獻終獻齋室。

政和公主碑

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守。輟夫柳潭乘以濟。孀妹首云。平陽與孀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案一本常札匡復之師于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賊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輟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趙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貽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諱之為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未果而中受。讒譖旋起。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悉監察殿中。為中丞副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資。為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賢莫致。適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僂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鵝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為德。樹善庸限于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託跡于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鵝。而第六子衡。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守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燧烽。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遂。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若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之于側門。十三年春二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祭伯父袁州刺史文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十月庚子廿一日庚申第十三姪男。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饒州諸軍事。饒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敢昭告于亡伯。故朝議大夫袁州刺史府君之靈。日者羯胡破山。假擾河洛。生靈塗炭。兵甲糜夷。二兄杲卿。任常山郡太守。忠義憤發。首開土門。檣斬逆豎。挫其兇。先蓋授

與李太保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案一本不獲重捧。扶至今為恨。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體何如。真卿粗爾。不審初到如何。伴承異。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澈往。謹附狀不宜。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張澈昨難難時。首未得力。願在麾下。有容足處。庇之。幸甚。謹空。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適。真卿悲疾何言。蕃寇推退。為憲之功。悉沐深情。俱增喜躍。前後不逢之信。遂闕修狀。何時入奏。未問。悲係無喻。謹還狀。不次。謹狀。閏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與澄師帖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因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老。十日。謹空。

與御史帖

真卿謹別。上書于御史閣下。竊聞尊候平和。真卿瞻仰。前所會廟。上書公未悟。惟御史論高百。振古未有。雜事可置。况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真卿守政帖。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遁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齒。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廣平帖。

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孤援絕。身陷賊庭。聖朝哀榮。褒贈太子太保。甥姪八人。李明。盧述等。被賊害者。並贈五品官。嫂及兒女。皆被拘囚。容略昭宣。字宙清。脫于賊手。並得歸京。真卿比在平原。遭罹凶逆。與果卿同心協德。亦著微誠。二聖憫焉。授戶部侍郎。河北採訪招討使。又遷工部。憲部二尚書。再兼御史大夫。出為同蒲。饒三州刺史。聖恩錫類。大門。贈華州刺史。兄弟兒姪。盡蒙國恩。尤南授。憲部郎中。允誠授侍御史。威明試太僕丞。類授太子洗馬。頂授。協律郎。類授。秘書省校書郎。賜緋魚袋。泉明。類授。類等。並蒙遷改。一門之內。生死哀榮。真卿時赴饒州。至東京。得申拜掃。又方遠辭。遂伏增感。願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以伯母河南縣君元氏配。尚饗。

與李太保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案一本不獲重捧。扶至今為恨。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體何如。真卿粗爾。不審初到如何。伴承異。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澈往。謹附狀不宜。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張澈昨難難時。首未得力。願在麾下。有容足處。庇之。幸甚。謹空。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適。真卿悲疾何言。蕃寇推退。為憲之功。悉沐深情。俱增喜躍。前後不逢之信。遂闕修狀。何時入奏。未問。悲係無喻。謹還狀。不次。謹狀。閏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與澄師帖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因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老。十日。謹空。

與御史帖

真卿謹別。上書于御史閣下。竊聞尊候平和。真卿瞻仰。前所會廟。上書公未悟。惟御史論高百。振古未有。雜事可置。况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真卿守政帖。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遁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齒。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廣平帖。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自故當封呈真卿頓首

修書帖

賊軍夫平使僕不惜見故先修書但召諸子弟與語不具真卿

中夏帖

真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為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茲否

文殊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文律耳今奉呈充蓋誓之用可乎真卿白

訊後帖

真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山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韻自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致仁者如公之儔豈久在江左乎行開迅召以快士議真卿頓首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裴將軍詩

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騰虜虜何壯哉將軍臨八荒炬赫耀英材劍舞若游電隨風舉且迴登高望天山白雲正崔嵬入陣破驍虜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資麟臺

陶公栗里

張良思報漢裴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含生悲掩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與爾孤雲遠辨隨還鳥泥

竹山聯句題潘齊

竹山招隱處潘子讀書堂萬卷皆成卷千竿不作行臨羽練容餐沈瀟濯足詠滄浪心自樂下帷名益彰東風吹綠柳風來似秋興花發勝河陽支策曉雲近援琴春日長田圃學稼野圃試作桑山折定因雨履穿事為霜解衣垂道帶拂席坐裴牀屏窗宇明輕翠竹染葉芳草生還近砌藤長稍依牆魚樂情清淺禽鳴意頗煩空園種桃李遠墅下牛羊介讀易三時罷圍棋百事忘境幽神自王道在器猶藏書歡山僧茗背傳野客觴送峯對枕席麗藻快讀翻偶得幽棲地無心事鄭鄉

文忠集拾遺目錄

卷一

象魏賦

請除禪服奏

請除素練聽政奏

請定武成廟釋奠奏

更定晉禮奏

駁吏部尚書韋瓘忠孝議

元陵儀注

卷二

對三命判

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議

與李太保帖二首

與盧舍曹帖二首

與劉中使帖

一行帖

南來帖

江外帖

草篆帖

世系譜序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汎愛寺重修記

湖州石柱記

項王碑陰述

左納言史務滋像贊

永字八法頌

流塘辨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廟碑銘

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碑銘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

秘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銘

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諡忠節京兆顏公神道碑銘

卷三

正義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和政公主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君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荆南行軍司馬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

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碑銘

橫山廟殘碑

水亭詠風聯句

溪館聽蟬聯句

斷句

逸文待訪目

逸詩待訪目

卷四

年譜

文忠集拾遺卷一

象魏賦以象魏國事述

曰有唐之建都兮蓋法天而立象。濬重門於北極。登雙闕以南。黃道而崑崙。干青雲之直上。豈一人之是憑。抑萬國之攸仰。泊乎青陽戒節。玉紀迴天。萬戶開。漏以傳響。百僚執贊而獻年。道人之木鐸既徇。天子之金章是懸。觀乎渙發大號。半崇聖德。澤如春流。義若泉塞。公卿翼翼而仰化。黎庶欣欣而無忒。自皇明而播九重。由京師而降萬國。美哉真盛代之聖明也。爾其闕之爲用也。叶古典。布新章。積非煙之疊。疊。慕佳氣之蒼蒼。扣峻壙以龍峙。屹中天而鳳翔。伯玉過而必肅。子牟懷而不忘。若乃盤礴闕門。巍峩穹吳。葦瑤草於登路。接青槐於馳道。巨玉斗而彌永。半金城以處好。既悅功於子來。抑有符於靈造。及夫霜天蕭瑟。曙景涵風。對巖廓而隱赫。映玉樹以玲瓏。既岌岌以裝巖。亦穹穹而崇崇。縱黃金與紫貝。孰並美而傳功。童子何知。謬膺邦政。徒欲竭其鄙思。諒難酬於嘉命。且賦頌之作。本乎情性。雖杼軸而展空。聊高歌以爲詠。亂曰。巍巍雙闕兮。岳立雲峙。政令因斯以縣有兮。黎元賴此以獲理。敢頌美於一時。庶流芳於千祀。

請除服奏大歷十四年六月

貞觀在後開闢所無。誠恐尙遠。庶假增權。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

子殊儀伏乞奉廟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已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

請除素練聽政奏 大曆十四年六月

孝德動天事驗前古德音俯降成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禱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觀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恐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

請定武成廟釋奠奏 建中二年

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

更定昏禮奏 建中元年

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行執筭之禮其觀華燭仗以昏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婿御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謂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罷帳擇地而置此亦非禮合於室中置帳請準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

駁吏部尚書韋隱忠孝議 上元元年

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為孝子不得為忠臣已為忠臣不得為孝子故求忠於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於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馭而進不懼危險故王尊為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為孝子則知畫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為尚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諡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

元陵儀注

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升自前東窗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披於前承之以篋自階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屏降自後西窗其復衣不以篋欲洛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內禮間去脚舒單篋置枕遊大行皇帝於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撲窗用角相綴足以燕几棹在南其殿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焉奠用酒脯隨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於官長之左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準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衰絰杖諸文武官吏服斬衰無絰杖大小祥釋服並準遺詔其有勅書使者宣告如常禮將沐浴內有司為鑿於殿西廊下累塊為窻東面以俟養沐浴新盆盤瓶皆置之陳於西階下掘培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衾於其側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

用帛練櫛及浴衣各實於篋將沐浴內草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盥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拒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柱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鬢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若明衣裳以方巾覆而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貫筭執以入西而坐發巾微枕奠玉貝於中之右大臣一人親納梁飯次含玉既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篋承以席去巾加而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烏乃既奠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內外俱入復位哭將小斂內外各隨職備辦尚食先具大宰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殿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焉加以輕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殿中間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仗衛如常式設百官位次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與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即取爵於篋受酒爵隨奠與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即稱止謁者引諸王返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不絕聲百官退位如常式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殿內外皆哭御府先設大斂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備如初所司先陳大斂之衣百二十稱及絞衾并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服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間西向前一引諸王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皇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主大長公主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間北楹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皇帝就位立定典禮日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寮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暨訖升斂如小斂次加衣畢乃以組連珠璣璧琮瓊瑤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宮龍轎等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引梓宮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黃帛裹施仰奠晝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於蓋陳衣及六玉斂訖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梓宮內所由先以白素版背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稱名進入梓宮然後加蓋事畢覆以夷衾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太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篋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太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日月某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日月過速奄及大斂樂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糝合瘞其嘉蔬嘉薦醴齊尚饗大約準此讀訖皇帝再拜

南侍侍奉官少前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音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捧梓宮，入自後道，奉接安於御榻，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輿退出，其押吉肅薄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元宮，依前服吉服，初梓宮降自後道，奉禮部設太尉進寶冊，玉幣位於後道東南，南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於太尉南，又設禮儀使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冊，設冊案，每案四人對舉，案上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元三緇，二置於儀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冊玉幣之後，不用禮儀執古儀，注復存斯未禮從古及今也，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冊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秘書監取冊，授禮儀使，其冊如重則，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并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龍輿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并降，自後道至元宮，太尉奉寶冊，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與禮儀使以冊跪奠於寶帳之西，又以哀冊跪奠於冊案之西，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蠟，素信幡，等分樹倚於牆，大旗置於戶內，其狀半機之自餘明器，各以次進，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并內官以下，並出後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羣官，皇親，諸親，并吉儀侍奉官，皆哭三十舉音，再拜，又再拜，奉辭，訖，引退，以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車，以屈從，禮生導主節官，仲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繡閉元宮，司空復士九緇，所司

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與皇帝哭，再拜，奉禮部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與近侍扶皇帝退閣，羣官等俱退，太尉乃跪奠神主，遂閉帷門，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外寮乃於太極門外，奏樂，如常儀，每歲日，朝哭，禮官奉此，如不親行，則宗正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由宗正起科，申禱，所由先備，與等，并昇人，后以三衛先告訖，太尉先置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塔中，鎮閉如式，次遷與遷第三室神主，主先出其一，與凡主出四，入第三室，宮閣令令神后主，先置於塔室，太尉奉神主，復置於塔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第六室，於前，明於後，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塔室，皆鎮閉，訖，次所司移輦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綠輦，香案，斧展席，等，所司先遣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輦，輦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虛設，鎮閉如式，將遷代宗，奉文孝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放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繡黃，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並設方色，兵仗，如上儀，將作監，先清掃諸廟內外，京兆府，修路，從承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耐，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說文具，又中太極殿，告靈座，料，如前式，其說文具，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向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輦，東向，輦內設席，席，榻，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果木，主并，暨及，跌，如常儀，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殿，與，詣廟南門，輦輦中，太尉捧於座，上，適下，能，帷，內侍，置，差，中官，侍衛，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慶前一日，尚舍具香湯，并題神主，席，輦，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筆，墨，等，詣於輦輦中，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輦下，太尉以香湯，浴果主，拭以羅巾，題果主，官，暨洗，捧果主，就輦，題云，代宗，奉文孝武皇帝，神主，墨，審訖，以光漆，重，覆之，遂捧授太尉，受詣輦，置於輦中，所侍衛，如式，前一日，尚食與西內，使計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帳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進玉，輅於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蓋，格，羽儀，仗衛，繼，扇，陳於玉輅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夕，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守，奏，耐，饗，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檢校，使，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置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置設百官，次，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奏，靈座，禱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饗，齋，郎，光祿卿，帥大官，良醴，質，饗，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明門，以俟，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禮，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俛伏，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及常服，入就位，禮生贊，衆官，皆拜，在位者，皆再拜，向，贊，帥，饗，與，香案，繼，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贊，侍，中，書令，以下，並列位於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祿卿，齊郎，長，嗣，禮儀，官，引侍，中，升，尚，贊，帥，饗，與，升，詣，輦，座，前，其，繼，扇，侍，臣，等，於階，間，侍，中，進，跪，於輦，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與，廟，內，侍，奉，几，登，輿，上，太尉，置，神主，捧，盤，與，上，几，後，扶持，降，自西階，繼，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立，神輿

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寮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黻公服。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黻吉服。禮儀使奏。此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其中四則。謂朝服及大禮。並純吉服。其百官黻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百寮亦純吉服。自後朝。說如常儀。

文忠集拾遺卷二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性祀以少牢人告其僧加於舉禮也
 侑食以樂執恭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饗備具舉和平不爽茲芬承祀明考之甯舉特且叶於禮經加牢未虧於祀典人告其僧罔知攸伏

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為儒學徧覽九經管詠之間風騷可推慈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秋之糜既虛豈遺黃卷朱夏之妻必去當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喪貶儻伴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四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狀

清河郡屬崔審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淡隍餒甲燧窮乞師破敵和乘以安之靜言其須有甄賞

與李太保帖二首

千手檢得未帖之匯空
 惠及鹿脯甚慰所望春寒承美字一痊損更加保養真卿有一二藥須宜常服謹令馳納少間借馬奉謁不次二十日顏真卿狀上太保大夫公閣下

與盧倉曹帖二首

盧八倉曹足下彼本甚佳製耳
 足下今日定成行否不得一至郊郭深用悵然珍重珍重所欲抽書今勅送十餘紙望領之忽怪弱惡也不具不具真卿 盧倉曹足下

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瀘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為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

一行帖

真卿一行昨自江淮日趨百里本期奉見以慰遠別疲於道路且止數告但深攀仰耳

南來帖

真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尚爾奈何張貞口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真卿

江外帖

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諸州水並漲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沒溺賴劉尚書與拯以此人心差安不然僅不可安耳真卿白

草篆帖

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什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精柏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真卿白

世系譜序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安為曹姓其裔祁武公名儀父字伯顏子友別封郎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世為魯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率爾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梁魏有裴盛盛字叔益歷齊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其後子孫咸著官族有若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駱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舉集於茲遠邁前人不敢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國家設觀察使即古州牧部使之職代朝廷班導風化而宣布德意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舒慘兵賦之調發刑獄之冤濫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觀察而行之其任可謂重矣江西貴溪高君寬仁初舉明經歷任中外克勤職務政績昭著陞福建觀察使夫君子之仕不以位尊為榮而以盡職為貴福建

大藩也。其地東帶滄溟。南接交廣。居民若是其衆也。政務若是其煩也。職乎州郡者。果皆循且良。尙不能保其無一事之不舉。矧未必皆循且良乎。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獻賦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爲民之病者多類此。是以居高位而欲下之安。其道難也。故秦皆以位高爲寬仁。喜子獨以盡職爲寬仁勉。所以盡職者無他。正己格物而已。忠君愛民而已。予與寬仁交久且厚。予所以望於寬仁者。豈但在於政事文字之間而已哉。振肅風紀。表儀一方。盡致君澤民之道。使弊名流芳史冊。茲行是望。於是乎書。

汎愛寺重修記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予未仕時。讀書講學。恆在福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子蹟也。始僦居。則凡海印。萬福。天南諸寺。無有無子蹟者。既仕於崑。時授徒於東寺。待客於西寺。每至姑蘇。恆止竹堂。目予實信其法。故爲張修其事。以感沙溪。則非知予者矣。

湖州石柱記

烏程縣舊繁。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二百一十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九里。西北去揚州六百四十七里。西去宜州三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里。帝顯頤家。吳大帝陵。吳景帝陵。鈕皇后陵。吳丹陽太守蘇湖侯太史慈墓。吳大將軍朱治墓。吳蕩寇將軍程普墓。晉侍中羅含墓。晉黃門侍郎潘尼墓。齊宣城太守邱靈鞠墓。梁中書侍郎邱遲墓。梁司空康絢墓。陳五兵尚書康宗墓。長城縣。

大雷山 芳巖 震澤 若溪 吳王夫槩廟 陳景帝陵 陳錢皇后陵 陳昭烈王陵 謝安墓 殷仲文墓 陳武帝故宅 陳文帝故宅 吳均故宅 陳氏五主屏風 陳高祖竹帳 國朝高僧 南山律主道宣 安吉縣

天目山 崑山 橫溪 梅溪 蛟龍池 翔鳳林 裴子野故宅 周宏讓故宅 姚萇雉尾扇 施世瑛金鐘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潤 乳竇 石胥 溫泉 項王走馬埭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衡山 帝顯頤家 春秋鳩茲城 峴山 顯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鐘 五花亭 杉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它城 何楷釣臺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鳥亭

金蓋山 何氏祠堂 張邵邱道莊禪師寺 太湖 周迴四萬八千頃 晉溪

白蘋洲

項王碑陰述

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紇避讐於吳。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迹。具見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歷七年。真卿蒙刺是州。十二載。姦臣伏法。恩命追真卿。上都。冠期首路。竟陵是諒子。以故碑顛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真卿乃命再加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

左納言史務滋像贊

嗚呼。人方羅織。我獨平反。周來之徒。殺人以媚人。而卒亦不免。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而何嘗親密乎。行威圖。俊臣慘刻。吏柄整不相入。當年公已矣。民到於今稱道直。

永字八法頌

側踣鶴而墜石。勒綏縱以藏機。警濤壘而勢曲。趨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仿歸以宜肥。啄騰凌而連進。樞抑建以迎移。

蒲塘辨

士俗所呼博淺水。浦與數音轉爾。南有博陽山。土人呼爲濮陽山。濮博聲訛。水北有歷下村。疑古歷陵也。周太師獨園公尉遲公廟碑銘。十六年。

天臨有周。謫林元輔。屏內滯外。經文緯武。隱若長城。關如虓虎。功縣日月。聲蓋寰宇。錫勇之國。君親是私。一作補。統蜀制梁。督備征茲。天命假易。奸臣不祗。憑陵君德。暴蔑京師。我國匡救。三方奮糾。絲巾始繫。黃龍失守。精貫天地。義伏羣醜。節著誠全。死而不朽。皇唐御歷。景命有融。賜緣改葬。懋烈昭忠。邇有賢守。是爲張公。馨香明德。乃建闕宮。乃建闕宮。闕宮有恤。乃建豐碑。豐碑有崩。妖孽遂止。幽明載色。戮殺無虧。享祀不忒。

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碑銘

粵以江南之地。佳麗垂名。山嶽之間。宛有仙洞。余祗膺聖澤。廉察臨川。一日按地理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真君壇存焉。欣觀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因令軍將往山下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附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真。於壇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真君。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從姪。郭乃王之族弟也。郭不顯名。王之族弟。始於金華山修道。以圖輕舉。尋遊洞府。自玉笥山。將之麻姑洞中。道悅。一山問故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真君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求卜止。再煉神丹。山下父老。謂而再拜曰。敢問真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遠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真人之

師曰吾師浮邱先生則上界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遇焉二真君能走石飛符與雲致雨或有人疾苦暴亡往而告之即飛符以救之歲時大旱即致霖雨以濟之至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一日探雲連仙樂嘒嘒二真君乃騎鸞駕鶴冉冉上升今上界之境及浮邱先生之墳存焉其後立觀焚修城邑將早若謂壇勝之則雲雨立應矣故事昭然仙踪雖若難遺史籍安派聖華鸞鶴對飛其作壺中之客林梢巖秀別介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利焚修葺差軍將以公用錢詣山換殿宇門闕不日而還云工畢矣子德漸好道任番分符原始要終罕測沖天之日飛文染翰用貽終古之芳銘曰

元化之門澄心養神學則彌衆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室二真丹成巖谷道應穹雲綠雲色煥仙樂聲勻過日初麗柳花正新聯覺拔俗獨鶴超雲言歸紫府笑別芳辰山存華蓋長含異春思流豐澤用濟蒸民浮雲世速好月生郊儼若靈祉永播清芬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六

公諱含字宏都瑯琊臨沂人其先出於邾顏公子友封於邾是為小邾子為魯附庸居於邾邑因以命氏孔門達者八人曰路回辛驥祖噲僕何次有丁闞叔子率闞秦有芝異漢有肆異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臺齊徐二州刺史闕內侯始自魯居瑯琊代傳恭孝故號所居為孝佛里生欽字公若明韓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說學者宗之歷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為韓貞子生默字靜伯晉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生公少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次嫂樊氏失明須髮蛇膽尋求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持蠶授公乃蛇膽也尋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東海王越以為太傅參軍元帝過江為丞相祭酒東宮初建公以備素簡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公所歷簡而有思明而能斷然以威風御下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末之官復為侍中國子祭酒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時論者欲為王導降禮馮懷以圖於公公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謂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或論少正卯盜跖惡孰深公曰隱伏之姦非盡不誅乘成服焉郭璞嘗欲為公益公曰自有性命毋勞著龜桓溫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因誡子孫曰自今任官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世家或問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郭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二薨諡曰靖三子覺謙約并有聲譽公喪在殯而鄰家失火起與二弟抱棺號咷燥焰垂至忽爾頓絕時人以為孝感事見晉書覺字君道少貧家業傳於學行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廟廟之望也尚書郎國大中正給事黃門侍郎以父老不就加給事中晉陵臨川太守侍中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石光祿勳西平定侯事具約孫延之集生籍字文和騎都尉襄西平侯生靖之字茂宗宣城太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生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治書御史度支校尉巴陵太守生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奉朝請補國江夏王參軍生見遠字見遠方正不合於俗梁書云博學有志行齊治書御史儀象中丞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高祖受禪不食發憤慟哭而絕

武帝恨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生協字子和湘東王記室梁書有傳生之推字介北齊中書舍人給事黃門侍郎平原太守嘗著觀我生賦云展白下以流瀣以靖侯已下七葉墳塋皆在故也生思魯愍楚集序思魯自作事見本傳入附生遊秦思魯字孔歸博學善屬文尤工詠調隋司經校書長甯王侍讀東宮學士嘗與劉臻論經義臻屈服焉高祖入關率勇師古相時勳禮育德奉迎於長春宮授儀同秦王記室國史溫大雅傳云大雅在隋與思魯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思魯同直內史省彥博與思魯并與校秘書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盛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為盛勳禮字敬幼而明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秘閣司經史籍多所刊定歷校書郎著作郎與兄師古相時俱以文學為崇賢宏文館學士太宗使蕭鈞讀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韓終日德彰素里行成闔室鸞鶴馳譽龍樓委質終著作郎生昭甫字周卿少聰穎而善工篆隸草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為伯父師古所賞凡所注釋必令參定焉為天皇曹王侍讀曹王屬有獻古鼎篆書二十餘字舉朝莫能讀昭甫盡識之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批答曰卿之乃祖嘗為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咸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二子元孫惟貞元孫字準修聰銳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歷太子舍人專掌令書元宗讀之曰孔子亞聖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累至滌沂濰三州刺史贈秘書監五子奉朝明經拔萃蜀縣尉舉茂才偃師丞泉卿字昕常山太守祿山反開山門拜衛尉卿兼中丞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贈卿工草隸五言以文學直崇文館潘川司馬也卿善草書尤山令茂曾篤行頗好詁訓為司馬惟貞字叔堅有德行詞學尤善草隸屢登甲科太子文學薛王友累贈太子少保事具陸據神道碑七子闕疑孝友仁讓專精詩傳杭州參軍尤南孝佛聰銳工為詩刊履入高等與春卿泉卿囉卿同日為侍郎席建侯所賞歷左補闕時真卿為殿中侍御史正至同拱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尤南侍宴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嘗陪累遷司封郎中子業金鄉男喬卿仁友精習史有吏道富平尉真長清直舉明經幼與仁和有醜藉精班漢左尉率府兵曹真卿進士校書郎舉文詞秀逸贈泉尉清白名聞長安尉歷三院御史兵部員外郎以平原太守拒祿山凡五為侍郎右丞三為尚書四為御史大夫七為刺史二為節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尤威友佛有吏幹制舉縣令幸延昌拜監察充郭子儀朔方衣資使遷殿中太子中允江陵少尹再兼侍御史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公子謙安城太守約嘗號太守孫綸廷尉散騎常侍顯護軍司馬會孫系之益州刺史延之金紫光祿大夫勳之領軍司馬根晉安太守元孫希之新安太守師伯僕射師仲中書郎浚州刺史劉陞淮太守與五兵尚書徵之散騎常侍僧度給事中僧超徐州刺史來孫幼明征虜記室昆孫積中書郎翻廣州刺史仍孫晉交州刺史從山陽太守雲孫之儀周御正中大夫新野公之善隋葉令侍讀十代孫紹甫仁令慈楚侍御史遊秦度支郎中康州刺史見循史傳著班漢決疑隨汝南侯侍讀十一代孫千里工書殷王主簿師古師書監宏文崇賢學士相時禮部侍郎天册學士育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經史利仁秘書郎有意沔州刺史博古博學延陵丞十二代孫中和渝州刺史揚庭蔣王侍讀光庭博學法後漢書涉合趙庭職方郎中古

參軍諱思魯之元孫著作郎崇賢宏文館學士贈魏州刺史諱勳禮之曾孫高宗晉邸侍讀曹王屬附華州刺史諱昭甫之孫涿州刺史贈秘書監諱元孫之第二子也公方正精敏有清識周旋有則進止開詳起家江州司法轉涿州督為刺史所資公守正不為之屈時人稱之遷鄭州司兵開元與兄春卿弟暉卿從父弟允南俱從調吏部皆以書判超等同日於餘庭為侍郎郎建侯所賞翰林拭目焉授魏州錄事參軍當官正色舉動無所迴避探訪使張守珪以清白聞遷范陽郡戶曹安祿山雅聞其名奏為營田判官光祿太常二寺丞又請為節支判官兼攝常山郡太守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至棄城公與長史袁履謙同謁乃矯授公紫履謙緝囚令崇州刺史李欽漢以兵七千人守土門公罷歸途中指章服履謙曰與公受他色如何履謙亦成激之士遂與公定謀翻之恐事洩潛使男安平尉泉明往來計議又使西通王承業北結賈循循敗族滅屬祿山使其心手高遷往范陽公使姪瑑棄城尉崔安石密伺其歸以圖之冬十二月二十日以私號召欽漢未至會祿山害東京留守李愷中丞盧奕判官蔣清傳首賜並海諸郡前二日真卿以平原太守斬其使令外甥盧逖以購祿山救送於饒陽常山後二日逃至公悲喜不自勝猶未敢宣示其夕欽漢至公俾參軍李峻馮慶壽尉李栖鳳暴土人霍進玉鎚於城南門密令驛長蔡行傑以酒而斬之履謙入告公與相持而泣喜其事之集也遂使峻栖鳳開土門又斬其副使潘惟慎是夜高遷迴宿浦城公命馮慶壽進玉鎚捕逆繫其肘而縛之度領赴郡俄頃體泉驛候騎報何千年發趙郡安石以進玉鎚襲而擒之如高遷遂給以榮王弟哥舒翰官軍二十萬人土門告於列郡遂使郭仲遜詐為先鋒以中官領騎六十徇以南諸郡於是趙郡殺賊刺史馬道真鉅鹿殺劉恆廣平殺郭子昂幽州殺清河太守崔審交皆以其首至先是真卿守平原而饒陽開景城樂安博平清河七郡皆相與拒賊至是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鉅鹿廣平魏郡與常山十郡皆卻為國家守乃使張通幽以兄通儒相賊乞隨泉明以自雪至太原與尹王承業同惡竊為己功留泉明等不遣承業從弟隨中官入奏皆蒙超獎拜公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追赴京以履謙為太守深為司馬泉明為左金吾兵曹制書未至春正月賊使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寇諸郡思明既來攻六日城平糧井皆竭遂為賊所陷男季明外甥盧逖皆遇賊遂以公履謙至東京祿山讓公曰我擢汝為太守何負於汝而乃反乎公曰吾代受國恩官職皆天子所與汝明受恩寵乃敢背叛吾前負汝豈負本朝乎賊謂胡狗何不速殺我乃繫公於天津橋南柱令割肉以自噉公詢誓不已遂鉤以斷舌問更敢爾否公猶盛氣含胡以應之遂被支解而終觀者痛心焉楊國忠受通幽詭說賈深又不證明竟不蒙恤問乾元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肅宗乃追贈太子太保子姪為賊所害者八人孫暉姪期姪不暉亦從百身並果稱有姓名顯顯者其名從也先質於賊皆被鋸殺至是贈季明朝左右贊善王諮議姪子幹都水使者尚食奉御顏洗馬暉鄭王友從父甥博野尉暉字沈登大理正封夫人崔氏清河郡太夫人授泉明朝縣令男威明太僕丞姪男潤漢州司馬孫証左內倉曹訊兵曹公忠節從父弟國子司業允南洎真卿表謝蒙批答曰自逆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所迫脇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援

文忠集拾遺 卷二

三九

兵懸絕身陷賊庭傍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節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盛烈既冠於當時龍名宜及於泉城初公被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淡者哀其髮收歸元宗俄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漢以髮至夫人疑之懸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狀者發箱跳而前夫人方駭信之明年春正月葬於京城原先塋西北禮也昔七代祖中丞府君一絕於梁武五代伯祖御正府君抗釁於隋文而公精貫白日義形宗社今又繼之為不隕矣嗚呼公與真卿偕陷賊境懸隔千里哀義莫由天難沈斯小子不死而公死痛矣銘曰

太保烈烈抗茲忠節殉國義形見危身殺元宗杖信售詐凶羯羅梅英挺稱兵向闕河朔鼎沸瀟關盡閉天下寒心王旛若替她家十萬萃如霜雪公以眇身毅然奮發逆黨殊送士門披扶人知効忠國用不斃恩寵三座榮加九列王命未臨孤城已滅身懸鋒刃口誓不絕先聖感忠保儲附樹刻諸金石思表蓋經遠莫致之留斯江滌日月有既徽猷無缺

文忠集拾遺卷三

正義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寶曆元年

君諱允南字去惑京兆長安人也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二子也少以詞藻擅名兼工草隸書尤善五言詩深為伯父涿州刺史元孫府君之所賞愛開元十五年以挽郎選名考判入高第授駕馭尉後與從父兄春卿臯卿暉卿調集皆為吏部侍郎郎建侯所賞重時論榮之尋授右武衛兵曹二十六年丁內憂以毀聞服闋轉右領軍錄事參軍與從祖姑子劉同昇齊名長又相善嘗寓書與之中書舍人孫逖見而驚歎曰古人之作詩為同昇江南經略判官遷大理評事從調吏部侍郎達奚瑒以書判超等薦為朝廷左補闕元宗嘗撰華嶽碑并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賜朝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弟真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真卿王鉷法服於舍元殿蹈舞而衣接焉朝野宴集必同行列故君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皆密陪與謙謙大夫鄭審郎中鄭賢之每應制及朝廷唱和必贊絕佳對人人稱說之俄遷殿中侍御史以忤楊國忠貶襄陽丞移河東司戶京兆士曹十五年長安陷與劉幸獨朝官多出駱谷至興道房瑄李煜高適等數十人盡在中丞田良印為哥舒翰行軍司馬既敗納自振於因誦表云翰七行師未當挫衄蓋緣運數滯迫人神同棄職之人故匪翰之由兼皆默然皆獨抗聲叱之

文忠集拾遺 卷三

四一

雖然說計習禮之降殺之薄厚，命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圍視無色。主既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人言之。駙馬請問，主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弟乎？因乘轎子而至，疑殿乃悉索關道備陳，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員來，因爾退歸。遲明，真育展轉，招憫不能，時尉炎，熱疾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若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於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鳥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素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迷離孔懷，如失於臂，曰：余此妹，國之鴻寶，方期圖云如何，理視降時喪，天質為之，胡甯忍予，乃報朝三日，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招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亂或殍，呼阿母而哭，無常聲，顧昊天而仁，覆永絕，唯以滋旨，噓而莫就，其為酸痛，曷愈於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輓輓，主之薨也，踏地哀鳴，仰天層淚，三日不餽，畜猶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薨，駙馬先列，捐館之夕，見步別墅，乘之周歷，偏勞整遺，俾屏不逮，田客僮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髮髯猶見，雖所慰則厚，而精氣何多，主於駙馬，大義收肅，不恃倪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於名利，願究衛生之經，庶幾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真宗，故於他時，並受法錄，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豈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勸者，則心有慚焉，率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為死生恆理，先後之間，若幸啓手足，必當接我以道，服，我於支提，往來行，時見存，則所懷足矣，予若不諱，我若沒身，未亡，灑掃墓，隨出入，危步奉君周旋，噫嘻，於斯之時，以為誰復，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蒙允許，粵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暴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鳳鳴，試秘書丞，賜紫金魚袋，試殿中丞，景子三女等，度空公主於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於戲，風詠歌衣，史稱形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貴能上下，忠以導躬，備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絲古，孰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於舊史，少讀前載，歷考長代，跋彼疑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盡則家風，每挹如寶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

機矣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音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於柳，猶那自久，金石著明，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斯厚，鳳于飛，梧桐是依，嘯囉啾啾，福祿攸歸，和樂既備，德音莫遠，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母節，倉權邦令，一人痛毒，九有遠詠，詔葬於河，銅人之阿，支提，鬱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滂沱。

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贈君神道碑銘 永泰元年

君諱元孫，字半修，京兆長安人，高祖諱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曾祖諱思魯，隋太子校書東宮學士，皇朝秦王記室，祖諱勳，著作郎，崇崇宏文兩館學士，父諱昭甫，高宗待詔，曹王屬，贈華州刺史，俱以德業才名，相望史冊，君即華州之元子，少孤，養於舅，仲容家，身長六尺二寸，聰銳絕倫，工詞賦，章奏有史才，明吏事，年十歲時，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任益府法曹，長史李孝逸，聞君少俊，請與相見，座中

試安石榴賦，君賦少頃，郎中聘而從之，君授翰立就，不加點竄，孝逸大驚，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為天下所宗，人造諸君，履盈几，輒令代遺，得者欣然，莫之能辨，舉進士，素未習尚書，六日而兼注必究，嘗試九河銘，高松賦，故事，舉人賦試，制官舉集，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既既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瞻，情其帖經通六，所以不取，本屈從常第，徒淡懷怍，由是名動天下，解褐鼓城主簿，歷登封尉，與弟贈太子少保，諱惟貞，君調選，屢以高等，同登甲科，相代為長安尉，翰林僚之前，是也，老更好以婚田之，不決者，試新上官，君悉階階上，研墨汁數，本操，凡百餘道，不終夕而畢，縣令羅西李籍，才學士也，觀，本駭，命小吏分守寫之，而通不給，朝廷發歎，遷洛陽丞，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時元宗監國，獨掌令，諸當時以為論言之最，皆有命召，或以次進，本今日非也，聞公喚長舍人來，遂御小殿，賜食，因出諸家書跡數十卷，曰：聞公能書，可為寡人定其真偽，君分別以進，上元宗大悅，因賜錢，兼該故實，章安石以宰相兼庶子，札八分，批蒼云：孔門入室，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君一覽無遺，兼該故實，章安石以宰相兼庶子，特相禮重，官務一以諸君事，頗填委從，至，本以司直用事，命坊官同遊石龕寺，駐焉，諸君有忌前者，曰：顏舍人必不行，已而君辭以避，曰：果爾，何為妄請，君默然，元宗登極，同列皆選中書舍人，君讓范陽盧備，俄為瑁等所擠，出為潤州長史，遷滁州刺史，按察使王志愔，以清白名聞，拜沂州，志愔娶於顏，餘慶，以男求婚，君拒之，遂謫，奏請降階，奪祿，其初君與執事者，因，一官有忤，至是，憾焉，遂歸田里，君屏私第，傲然無悶者十年，與陳那波，戲，上下冠冠，武功，蘇晉，吳郡陸象先，友善，相見未嘗不舉，京起為深州刺史，累加朝議大夫，上柱國，中書令張嘉貞，漢相器重，方引知制誥，本右職，屬能相不行，代到，風疾，傳家，開元二十年秋七月，才生明，薨於絳州翼城縣丞之官舍，隨子春卿任也，明年葬於東京，鶴店東北高村，原，夫人新城縣君元氏，故兆，吳穴而壘，權也，文集三十卷，著千餘字，書一卷，並行於世，續祖父涉，令光庭，注後漢書，常山之陷也，沒焉，廣德二年春三月二十有二月，制曰：故深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懿道淳茂，宏材特達，傳經成業，聚學為文，清白著於家風，問望光於銓選，久膺揚歷，爰寄滯條，政有其方，續宜其用，未登大任，遐迫流年，九原不作，郡邑存其遺愛，二子象賢，難立其名，節忠能徇國，孝在榮親，贈以儒官，揚其盛烈，可贈秘書監，其卿表謝，今上批答云：卿之先伯，當代詞宗，道蓋國經，行推人表，上宏祖德，下獎門閭，鄭國不亡，滅氏有後，雖雲雨之澤，自葉流根，然訓誨之方，因父見子，永惟盛烈，式祖代官，不朽者名，斯為極矣，嗚呼，君有五子，皆有才名，春卿，聰銳無比，早擅詞賦，尤工表檄，備有吏能，急人之急，明經拔萃，歷蜀縣尉，長史，蘇頌，舉茂才，異等，未試，尤張敬忠，節度判官，轉翼城丞，與弟象卿，聯，從父弟，九南，調選，同日於銓庭，為侍郎，唐建侯所賞，授假師，縣丞，果卿，忠烈，方正，精敏，有誠，累至魏州，錄事參軍，清白名聞，充安祿山營田及度支判官，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祿山反，誅其土門使及，本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陷，詢嘗為賊所屠，害乾元中，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贈卿介直，以信稱，勤學，好屬文，工草隸，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每選集，必為主司所賞，撰歷城丞，淄川司馬，旭卿，美姿儀，善草書，尤山，茂曾，仁恕和厚，口無擇言，顏屬文詞，留心話訓，嘉陵司馬，孫，少好雜書，疎財重義，方義尉，鮮于仲通，節度劍南，引為判

官同征關羅風沼於嶺。泉明穎悟，孝義果銳。嫻於吏道，安平尉。父敬保，果爾。太保故云。將開土門，使與長史袁履謙往來謀議，授左金吾兵曹，尋為賊所執。舉家見陷，泉明到河北乞求，頗先姑女而後己。行路兵之東京收復，泣血求父屍，獲焉。時人以為孝成所致，拜郭令，有能名。為崔光遠所擯，彭州司馬。賊明太僕丞，邛州司馬。季明停敏，有容止，與君外孫盧遜，同為賊所害。贈左贊善，潘勳學好屬文，早卒。子幹，剛銳強力，公劉府果毅弟，沛同遇賊害，贈水使者，沛尚食奉御，超入道。弟幹，從家勳勳也。與泉明子遜，同質於嶺山，皆被殺。贈贊善，義王諮議，通義令，觀，漢州參軍，觀，亭尉，琬，親，未仕。曾孫証，右內倉曹，試兵曹，昭，彭王參軍，皆承謀，翼不敢失，監為君德盛才茂，行周業，文可以經國，道可以致君，而坎壈盛明，不登弼亮，其時歎其命歟。真卿越自嬰孩，特蒙獎異，且兼師父之訓，豈獨猶子之恩，滿筆告哀，不申萬一銘曰。

琅琅世父，明德是矩，孝以仁親，忠期輔主，周旋禮法，精究訓詁，行琳珪璋，文彪龍虎，高標天府，震耀區寓，前戴原千官，敬觀王畿，就列亦縣，斯備杖華交輝，灑翰如雨，洛陽賦武，著作布武，載筆龍樓，一光龜組，元宗褒異，一發倚伍，不入掖垣，翻飛江漢，淮沂其乂，典憲斯侮，望閉愛歸，優游不吐，名公虛左，濠上愛撫，方侯同昇，遊每多社，一履屢黜，百贖奚補，翼子多方，教忠則騰，吁嗟太保，為國干櫓，取義舍生，悲今邁古，皇恩自業，超贈必府，存沒哀榮，幽明赫眇，真卿追痛，銜恤痛，牽縈銘功，恨非觀樓。

朝請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刑南行軍司馬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 大歷四年

君諱允臧，字季甫，京兆長安人。曹王晉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八子也。孝悌惇敏，有才幹，局力所居，以吏道稱。解褐太康尉，太守張倚，採訪使章陟，皆器其親嚴，與之均禮。天寶十載，制舉，縣令對策及第，授延昌令。君悉心政理，遠者懷而邇者安，採訪判官賈至王倫，言於使，請白名聞，會安祿山反，遂止。潼關陷，太守李揖，計未有所出，君勸投靈武，至前朝，周同羅招六蕃，府絕不得通，肅宗聞君誠，至德初，追赴彭原行在所，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遂承任使，推動不避強禦，中官邢延恩等，皆得罪焉。尋充朔方兵健衣資使，郭公子儀，請為判官，清渠之隄也，賊兵四合，矢下如雨，君挺劍躍馬，奔之，得出，自武功，知縣御史及吏人，無敢住足，君徐坐示暇於大遼，然後少有至者，因令其頓以候今上，上大驚，喜引之同食，河東人郭俊，邢詔，鞠城歸順，郭公俾君先入郡，以安植之，郭公既至，軍郡之事，一以咨君，隨方決道，無不欣悅，有郡人，嘗為賊將，崔乾祐判官，郭公欲加刑，君領證左右，以入救，遂貫之。二年秋八月，遷殿中侍御史，真卿表謝，肅宗批答曰：卿昆季連擢，才聲並振，俱守寒松之操，久執後彫之心，久冒艱危，大知難奪，委以憲臺之長，克申白簡之威，厥弟之選，亦為官擇，宜相勸勉，各樹能名，當代榮之。京城收，與崔幹，命宣撫，都人大悅，出為樞密令，錄事有奸犯者，君立榜校之，豪強震恐，一縣屏息，遷侍御史，以當為郎，以兄在南省，君遂攜掛牢，讓轉大理，正用法精詳，或以賄財執事，而安訴者，卿承莫能止，君獨召訊，詰責立服，兼皆為君危之，實應中，復拜侍御史，兼太子中允，廣復三年冬十月，拜江陵少尹，又兼侍御史，荆南行軍司馬，君清正卓立，特為軍州所敬，既而代到，屢詔督人，未得行，大歷三年冬

十一月五日乙亥，奄忽感風暴，終於私第，春秋五十九，其兄真卿，聞喪哀摧，甚去手足，乃命姪男前武功丞頂，於其妻李，明，韓君章氏，其孤前京兆參軍，穎，景，穎，等，以明年夏四月壬戌，歸附君於上，都萬年縣，風，棲，原，先，筮，之，北，禮，也，嗚呼，君，委，質，環，傅，襟，靈，沈，粹，心，根，德，義，躬，服，孝，仁，理，以，居，家，果，於，從，政，與，人，深，一，定，之，分，隨，事，多，獨，見，之，明，履，在，戎，旅，必，剛，忠，益，六，登，憲，府，皆，推，直，諒，信，可，謂，朝，之，正，人，儒，之，君，子，未，申，嚴，邦，之，用，遺，齋，入，冥，之，恨，知，與，不，知，孰，不，嗟，悼，真，卿，登，深，枯，薄，門，祚，衰，陵，同，生，之，人，零，落，皆，盡，唯，形，與，影，相，視，不，足，豈，圖，不，造，永，訣，於，斯，長，號，立，銘，泣，盡，繼，血，其，辭，曰。

嗟嗟予季，特稟純粹，曰孝與仁，因心則至，友由佛陸，禮用和貴，地地美言，嶽嶽高義，行絕枝葉，心無頗駁，經德秉彝，拔萃出類，環衛入侍，牽絲作尉，泛愛與人，檢莊莅事，一作象帶，六為天吏，豪右宜威，憲臺增氣，羣公虛左，天子思孺，守挹讓郎，得仁奚媿，司刑棘寺，理法昭賞，儲闈載升，亞尹斯位，七德繁理，萬人攸載，黃髮未登，青雲方致，云如不淑，奄忽云諱，國失重寶，家摧脛臂，以此思哀，我生奚寄，反非何所，先筮之次，濱水東流，終峯北舉，勒銘金石，感烈無暨。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 大歷四年

君諱幼與，字令軌，京兆長安人。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六子也。美容止，有器度，故小名藥焉。孝悌仁和，精詳禮法，博涉史記，演說，盡究其義理，起家后士，齊郎，調補汝南郡新息縣主簿，恪謹官次，備開條記，紀綱吏人，罔非畏慕，太守趙國公王瑒，器君才名，特以殊禮，縣之職務，悉以見咨，家素清貧，從母之孀，養者，宗族之悍，單者，皆仰給焉，君悉心奉養，情禮彌篤，哥舒之攻石堡城，請君隨軍，拜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恩賜緋魚袋，不幸以天寶九載秋七月旬有三日，遇疾而終，春秋四十八，即以其月望於萬年縣，風，棲，原，先，筮，西，北，禮，也，夫，人，陳，郡，殷，氏，蘭，陵，郡，太，夫，人，之，兄，子，充，曹，州，司，法，正，嚴，學，士，踐，飲，之，元，女，高，士，永，甯，財，賈，之，女，弟，高，士，壽，安，尉，亮，之，家，姑，也，我，伯，舅，聰，明，粹，粹，博，學，稽，古，相，國，陸，象，先，祿，書，監，賀，知，章，景，我，世，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友，善，呼，為，五，總，龜，龜，千，年，而，五，總，間，無，不，知，也，太，夫，人，以，君，四，世，之，自，出，失，其，新，命，君，妻，之，既，而，遂，焉，成，先，志，也，夫，人，含，風，孤，映，當，世，以，廣，德，二，年，本，作，三，年，冬，十，月，二，十，一，日，棄，林，帳，於，江，陵，仲，子，鳳，翔，參，軍，頭，舉，季，子，頓，不，幸，早，夭，大，歷，四，年，夏，四，月，壬，戌，季，弟，真，卿，命，君，孟，子，前，武，功，丞，頂，叔，子，左，牛，願，度，遠，日，而，合，附，焉，嗚，呼，君，以，全，德，之，妻，丁，休，明，之，運，宜，其，振，翼，層，漢，濯，鱗，清，流，而，位，不，準，才，德，淪，於，天，吁，足，傷，也，謂，之，何，哉，銘，曰。

兵曹參軍，於稔不已，華州之孫，少保之子，溫溫體度，嶷嶷容止，非禮勿言，唯德是授，人倫領袖，宗廟簞登，佩服典常，顯精文史，汾離歲事，新息入仕，忠益上官，總持綱紀，奉養從母，必窮旨旨，綏族紉宗，萃居成喜，哥舒授律，石堡侯命，我翊戎，龍章斯被，醜未運，鴻漸伊始，不與之年，云如何，運安，放安，仰嗣，徵昭，美合，葬，既，道，從，周，有，妻，于，嗟，寤，東，不，獲，躬，視，寫，恨，立，銘，告，哀，千，祀。

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碑銘

君號真定，琅琊臨沂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孫，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孫，著作郎宏文

崇賢學士勳禮府君之孫。皇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季女。錢塘丞殷履直之妻也。聰慧明達。發乎天性。孝仁敬讓。遇出人表。精究國史。博通禮經。罔無不知。德無不備。其在冢也。九族仰其靈儀。其移天也。六姻賴其任恤。天后當守。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召置左右。不遑顧復。二弟曰。祕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義焉始孩。頃隔估特。君躬自誨育。教之詩書。悉擅大名。皆君力也。叔父吏部郎中敬仲府君。為階吏所誣。君率二妹宜芳。令表安期妻。司業岑獻。妻割耳訴冤。因獲減死。及誕男成已。而左耳缺焉。君有三子。長曰武康丞嘉紹。尤工小篆。為寸字飛白。勳利絕倫。紹子瑋。郎中柳芳。今之良史。芳子太樂令冕。幼立盛名。次曰處士濟望。有成人之姿。幼曰晉州長史成已。雅善填書。兼綜才藝。鳴謙勇退。不登清秩。每與文士族。瀛藩武平。一呂因。李淑。陳齊卿。族勇斤朝。內弟曜卿。尤南。姚弟劉瑾。族弟寅。同賦詩多。擅警絕之句。六女長適李氏。生安陸令銓。孝養於君。次適王元淑。著漢春秋。次適蔡九言。生燕學士。為當代之冠。次適顏昭粹。粹女適司勳郎。才器為海內。楊欽生。淮。幼適我兄。闕疑。仁親友悌。有國度。為尼威殊。慈明及女聘。真卿童孺時。特蒙君教。言辭音韻。延壽王孫賦。崔氏飛龍。江淹造化篇。五都賦。不幸開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有五日。以隨牒終於成。已尉氏尉之公館。享年八十四。身以明年春正月。合祔於東京萬安山之王寶原。禮也。嗚呼。君全德內充。慈仁外被。才明可以升博士。法度可以律母師。雖借老不俱。無石節魚軒之貴。而長筵律度。多鑄鳳乘龍之歡。於足云也。真卿不敏。夙承海鏡。追深仁而莫逮。謀不朽其庶茲。銘曰。

於惟我姑。德盛才優。深倫育。耳割冤。蘇惠及疎。賊仁。通朽枯。子孫宴。龍鳳相趨。教我音辭。王孫五都。期爾未究。人世俄殊。剝石填阿。聲流八區。

橫山廟碑

神居武陵。其地有湖。每出則神獸前道。形如白馬。

水亭詠風聯句

清風何處起。拂檻復婆娑。清功 回入飄華幕。輕來疊晚流。清功 桃竹今已展。羽瑟且從收。清功 經竹吹彌切。過松韻更幽。清功 直上青蘋末。偏隨白浪頭。清功 山山催雨過。浦浦發行舟。清功 勳樹蟬爭噪。開簾客罷愁。清功 度弦方解。隨水已迎秋。清功 涼為開襟至。清因作頌留。清功 周週隨遠步。騷騷履滿灘。清功 豈獨銷煩暑。偏能入酒樓。清功 王風今若此。誰不荷明休。清功

溪館聽蟬聯句

高樹多涼吹。疎蟬足斷聲。清功 已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清功 曉夏猶知急。新秋別有情。清功 危瀾和不似。細管學難成。清功 當窗附金重。無食燭火明。清功 青松四面落。白髮一重生。清功 向夕音彌厲。迎風翼更輕。清功 單嘶出澗樹。餘響思空城。清功 嗚咽松間坐。蕭寥竹裏聲。清功 如何長欲露。高潔未能名。清功

斷句

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清功

逸文存目

- 勳榮陽鄭延祚停母喪三年不葬疏
- 奏金吾將軍李延素召蕃客內宴引駕仗不報疏
- 萬安陵處士張鎰疏
- 奏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狀疏
- 奏安祿山反范陽至洛陽疏
- 招河北太守賀蘭進明討賊書
- 上靈武蠟丸疏
- 再上蠟丸疏
- 論宰相元載奸狀疏
- 上所著韻海鏡源表
- 上選舉利害事宜疏
- 右見殷亮撰行狀
- 乞致仕第一疏
- 乞致仕第二疏
- 乞致仕第三疏
- 右見舊唐書德宗紀
- 請修東都太廟附主疏
- 右見舊唐書志禮志云。貞觀六年。吏部郎中鄭亞等請修禮
- 遺表
- 自祭文
- 白為墓誌銘
- 右見新唐書本傳
- 梓材賦
- 右見留元剛撰年譜。公二十六歲
- 文殊師利菩薩碑
- 右見公書文殊帖。立此碑時
- 江州祖亭記
- 右見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
- 臨川自沈碑

右見沈顏碎碑記

湖州射堂記

和州刺史張敬因碑

右見集古錄

工部尚書郭虛己碑

富平尉顏喬卿碑

大斌令殷懌碑

顏默碑

顏允南妻陳夫人碑

慈恩寺常住莊地記

右見金石錄

元宗賢妃盧氏墓誌銘

華州刺史顏顯甫碑

右見寶刻叢編

撫州刺史張景清德頌

禪林寺智者禪師畫像讚

廣德軍橫山廟碑

撫州元子哲道受碑

右見輿地碑目

題大聖慈寺盧穠伽畫壁

右見益州金石記

元武湖記

旌德廟碑

東莞歐氏故宅碑

右見古今石刻碑目

魯郡太守張府君碑

右見古今碑錄

與柳冕帖

右見梁溪集

逸詩存目

庫詩

案留元剛撰年譜云公二十六歲試進士賦此。

過皎然郭中山寺 同王員外同宿皎然寺 同袁侍御高皎然上人登杼山上峯 同李侍御粲皎然

上人游法華寺 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開元寺經藏院立文殊師利菩薩碑 同袁侍御

高駘駝橋阮月 九日登水樓 修韻海畢州中重宴 同皇甫竹西亭重會韻海諸生 登峴山送

張侍御嚴歸臺 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 清明日同皎然游因送蕭主簿存 饒宣諭蕭常

侍親士 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饋諸文士 泛舟送皇甫侍御曾 送李侍御粲 觀元真子置酒張

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元真子撰 落元真子舴艋舟歌 清風樓送吳練師筠歸林屋洞 晦日

同皎然集白蘋洲以上諸詩皆公在湖州

經古烈士左伯桃墓下作見鄭嘉記

和元真子漁父詞公與陸羽漸徐上尚李成矩共相和張志和漁父詞共二十五首今惟志和詞存見嶽仙傳

送挺實上人歸翠微寺見盛綸

案魯公為吉州別駕時有盧陵集十卷為撫州刺史時有臨川集十卷為湖州刺史時有吳興集十卷見於唐書藝文志及行狀墓誌然則公之詩亦甚夥矣歷年既遠而所存止此蓋不及什之一也今并見於他人詩目者載於卷後以俟能詩者為擬作之資亦廣徵補亡之意也

文忠集拾遺卷四

年譜宋留元剛撰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

公生於是年其先琅琊臨沂人晉侍中西平靖侯舍之十四世孫舍以孝義儒學名家居丹陽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始為京兆長安人高祖思魯附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甯王侍讀唐太宗為秦王拜記室參軍會祖勸禮著作郎崇賢宏文館學士祖昭甫晉王曹王侍讀華州刺史父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

四年庚戌六月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

睿宗景雲二年辛亥

三年壬子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傳位玄宗改元先天

先天二年癸丑十二月改元開元

玄宗開元二年甲寅

二十二年甲戌

公年二十六考功員外郎孫遜下進士及第試梓材賦庫詩

二十四年丙子。

公年二十八。平判入等。授朝散郎。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天寶元年壬午。

公年三十四。舉文詞秀逸科。元宗御勅政樓。策試上第。十月授禮泉尉。後黜陟使干球。以清白名聞。轉通直郎。遷長安尉。按本傳及神道碑。天寶初。以制策甲科。作尉禮泉。唐會要所載諸科。如文詞秀逸。皆謂之制舉。通直郎。自武德定令。為從六品。朝散郎。從七品。

五載丙戌。

公年三十八。是歲有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六載丁亥。

公年三十九。正月遷監察御史。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

七載戊子。

公年四十。是年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

八載己丑。

公年四十一。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劾奏朔方令鄭延祚。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為御史吉溫。崔珪。誣告。誦賀州。公面折之。楊國忠。怒。公不附己。令溫。風中丞。將劾奏。公為東都採訪判官。按史傳。溫性陰險。諂事貴官。以訊獄深虐。李林甫才其為。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又編附楊國忠。安祿山。高力士。為國忠謀。奪林甫權。擬奏京兆尹蕭芟及渾。逐之。皆林甫所善。林甫不能救。後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溫自副。總留事。拜雁門太守。以母喪解表為魏郡太守。國忠當圖引拜中丞。十三載。祿山為武部侍郎。國忠與祿山爭寵。溫轉厚於祿山。國忠忌之。發其贓狀。遂斥死。宋渾之誦。當是溫兼侍御史時也。家譜以公遷殿中在五月。今從行狀。

九載庚寅。

公年四十二。十二月遷侍御史。

十一載壬辰。

公年四十四。三月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

十二載癸巳。

公年四十五。楊國忠以前事銜之。釋稱請擇。出公為平原太守。按十三載。有東方朔畫贊碑陰記云。去歲拜此郡。則以是年出守明矣。案。碑陰。本。作。請。擇。

十三載甲午。

公年四十六。十二月有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十四載乙未。

文忠集拾遺 卷四

六三

文忠集拾遺 卷四

六五

公年四十七。轉兵部員外郎。時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大喜。顧關左右曰。朕不識其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遂按公嘗為殿中侍御史。與仲昆左補闕。允南同列。蓋省。每朝。賀宰相。已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公與允南。二。拱法座於含元殿。朝觀宴集。必同行列。夫以拱承天辟。執憲殿中。久賜清問。參陪左右。不為疏。者矣。平原出守。才三年耳。已有不識之間。元宗末年。志荒。蠱於妖嬖。昏昧至是。安得不稔。胡離之禍哉。

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

公年四十八。正月加戶部侍郎。兼平原郡太守。三月兼河北招討採訪使。七月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平原郡太守。河北招討採訪處置等使。有皇帝即位賀上表。皇有修書帖。十月。史思明使尹子奇圍河間。公道和琳往救。思明逆戰。擒之。河間陷。又使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公謀於衆。賊銳不可抗。乃渡河。

肅宗至德二載丁酉。

公年四十九。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有讓表。六月。兼御史大夫。有謝表。新史行狀。月日不同。今從家譜。九月。丁丑。廣平王假平西京。十月。壬戌。平東京。癸亥。肅宗發鳳翔。丙寅。入西京。太廟為賊所焚。肅宗素服向廟哭三日。按本傳。兩京復。公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於野。

皇帝東向哭。辛。相厭其言。十一月。出為馮翊太守。有謝上表。

三載戊戌。二月。改元乾元。

公年五十三。三月。除蒲州刺史。有謝上表。四月。有謝晉王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表。按通鑑。泉卿姊妹。及泉明之子。流落河北。是年。公守蒲。使泉明往求之。九月。有祭姪贈贊善大夫李季文。十月。除隴州刺史。有華嶽廟題名。至東京拜掃。有祭伯父。袁州刺史文。袁州。按通典。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晉僭置徐州。安帝時。為鍾離郡。宋廢入南徐州。齊置北徐州。北齊為西楚州。隋開皇二年。以地枕濠水。更曰濠州。自大業至唐。武德。天寶。乾元。改為郡。若州者。再地理志。謂濠字初作濠。元和三年。改從濠。元和和郡。國志。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彭晁社亭記。碑陰。載武德開州印。濠字。而不從水。元和二年。刺史崔公中奏。請依舊以濠水為州名。三年八月。敕濠從水。省司重造新印。致之濠州。乃開皇舊名。武德以後。始作濠也。今舊集作濠。誤。當從碑本。

乾元二年己亥。

公年五十一。有顏司徒碑銘。六月。為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甯軍使。有謝表。江甯郡以元年改置昇州。兼浙西節度觀察使。是年。有與蔡明遠帖。李侍御寫真贊。有天下放生池碑銘。按放生池碑陰記。及碑銘所載。皆在二年。湖州碑陰記。後。通書作二年三月。致之乞御書碑額表云。去年各任昇州刺史。日。述碑銘一章。自書絹本。附史元琮奉進。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經久。今謹據石壁窠大書一本。奉進。特乞聖恩。俯許前請。然則碑銘必是年所作。而再進壁窠之本。在於次年。

故繁以改書之歲月耳。藝文類聚有梁元帝荆州放生亭碑。世謂放生建碑始於唐。非也。

三年庚子閏四月改元上元。

公年五十二。時劉展將反。公豫飭戰備。李暹以為生事。非短公。二月追為刑部侍郎。有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八年貶蓬州長史。按離堆記。以言事件旨。本傳云。上皇遷西內。公率百官問起居。李輔國惡之行狀。神道碑又謂為御史中丞。敬羽所誣。然二事皆在公貶貳之時也。

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歲。稱元年。以十一月為首歲。

元年壬寅。復以建巳月為四月。改元寶應。是月代宗即位。

公年五十四。五月有鮮于氏離堆記。拜利州刺史。屬匡賊圍城。不得入。追赴上都。十二月劉宴讓為戶部侍郎。有謝表。有顏司業碑。

寶應二年癸卯。七月改元廣德。

公年五十五。三月改吏部侍郎。有謝表。八月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表。未行。授代。十月轉尚書右丞。有歐尚書碑銘。

代宗廣德二年甲辰。

公年五十六。正月以檢校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招諭僞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十一月有與郭侯對書。郭公廟李臨淮碑銘。按郭英義為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屬塞修次。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其權明年嚴武死。以英義為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肆志無所。俾崔旰反。英義奔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是月又與李太保帖。

永泰元年乙巳。

公年五十七。八月有孫遜文公集序。閏十月有與李太保帖。有顏祕監碑銘。

二年丙午。十一月改元大歷。

公年五十八。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代宗曰。羣臣所奏。多挾私讒毀。請自今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公有百官論事疏。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為誹謗。二月貶峽州別駕。時又有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三月移佐吉州。道出深水。有吊烈士左伯桃詩。六月有東林寺西林寺題名。歐陽公脩集古錄。按唐書。公為元載所惡。貶峽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尚書。而不言其再貶。至新史始載本末。蓋致諸碑陰記及題名也。

大歷二年丁未。

公年五十九。正月有鮮于少保碑銘。十月有端居寺題名。守政帖。廬陵集十卷。

三年戊申。

公年六十六。五月除撫州刺史。按魏夫人麻姑華姑仙壇記。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並存。是歲家譜誤作二年。當以記為據。有書馬伏波語。

四年己酉。

公年六十一。四月歸附季弟少尹于上都。時同生十人。零落皆盡。惟公獨存。有寶應寺翻經臺記。魏夫人華姑仙壇碑銘。

五年庚戌。

公年六十二。五月有麗正殿學士殷君墓誌銘。十二月有宋開府碑銘。

六年辛亥。

公年六十三。三月有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閏三月臨川代到。四月有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是年有晉侍中西平靖侯顏公大碑。又有左輔元編次所賦為臨川集十卷。

七年壬子。

公年六十四。有八關齋報德記。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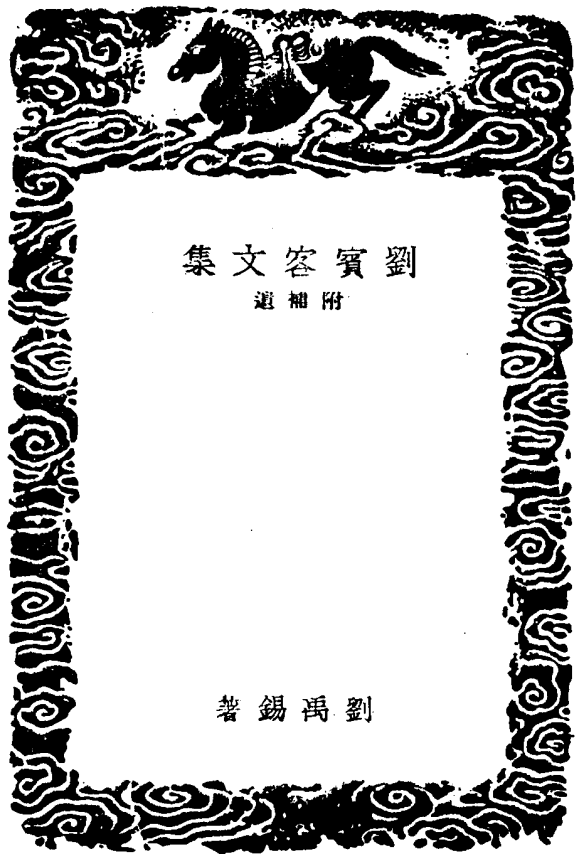
公年六十五。正月至任。七月追建放生池碑銘。按杆山妙善寺碑云。大歷七年。蒙刺是郭。觀察判官御史袁君高。巡部會於此。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之曰三癸。又云。自與校時。著韻海鏡源。未遑刊削。壬子歲。叨刺于湖。公務之隙。與沙門法海。李壽。陸羽。褚沖。湯某。柳察。潘述。裴循。蕭存。陸士。僧。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湯涉。顏祭。章介。左與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討論。至冬徙於茲山。來年春。遂終其事。致之乞御書題額。批答碑陰記。公七年秋九月歸至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放生池碑後。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己亥。蒙除不應。壬子之九月。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而壬子之季夏。已與羣士討論於州學。冬復徙于杆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銘曰。三癸嶠嶠。又曰。紛吾著書。羣查惠稟。言羣查著書於三癸之亭也。夫既大歷七年。蒙刺是郭。癸丑十月。方有此亭。安得壬子之冬。羣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為壬子。當終事於甲寅之春也。郭有韻海樓。未徙杆山時所建。是年有題三癸亭。翻陸處士折青桂花見寄詩。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玄靖李先生碑銘。公在郡及門生弟姪。多備登樓。以遊觀山。觀左和右。轉聯句序。謂因積溜。澌石。嵌為鱗形。酌酒其中。結字環飲。

九年甲寅。

公年六十六。正月作干祿字書序。書於刺史宅東廳院。又有韻海鏡源。公天寶中。守平原。與封紹高。質。族弟。渾。脩。成。二百卷。屬祿山作亂。止存四分之一。及刺撫州。與左輔元等。增廣成五百卷。至是刊削繁辭。纂而成文。凡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摭筆撮要。罔有不備。為三百六十卷。是年有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抄善寺碑。贈僧皎然詩。

十年乙卯。

公年六十七。有元次山表墓碑銘。歐陽領軍碑銘。



劉賓客文集

道補附

著錫禹劉

劉賓客文集卷一

賦

問大鈞賦并序

始余失榮邸為刺史又貶州司馬... 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 調歲二月有事於社前一日致齋孤居虛靜... 敢問大鈞其夕有過焉而次第其詞以為賦

唐 中山劉禹錫著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 敬以臨下兮巍乎雄尊... 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納泥耳... 之以恩坦坦之衡萬人所趨... 乃唯其常否終則頌亦不可長... 賦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寐... 賦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寐

劉賓客文集 卷一

劉賓客文集 卷一

而煒煌領命一作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 背貌生類精微... 世師資適宜... 前誘多逢覆轍... 而與居貫以待人兮... 乎且夫貞而騰氣者... 莽苞阜乃才乃甲... 生醜好爾奚不德... 躡躡春耕其邱... 曲歟彼兼葭之蒼蒼... 消而力完揚且之哲... 誠俾人望之悔對... 哉乃遠衣促盥... 期以壽忘上問之罪... 砥石賦時在開州并序

南方氣泄而雨淫... 披割其室乃出... 襄一作密石以遺... 吾賓客曰吾聞... 我有利金兮以... 可割兮向何遊... 不試而然彼居... 靈以耀芒蒼淫... 剗其鱗皴滑以... 寶心再起既賦... 以砥焉化愚為... 道闕被用之得... 有執驅世之具... 楚望賦并序

劉賓客文集 卷一

三

氣窟是已。一有是器氣浮浮。利於樓居。城之麗。實鄰所舍。四垂無礙。萬景空人。因道其遠。邇所得。為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冷。天濶而擊。土洩而泥。氣零淑清。淫氣時。中人體支。今為捷為。以曠濼煩。今利居高於物外。我下我居。於城之隅。宛在落。鹿。四阿垂空。洞戶發。矚。眸子不運。坐虛。無。歲更周流。時極。舒。萬象起滅。森來。視。子。樞。軒。之外。羣山。巖。閣。陵。地。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窮。蔚。森。發。露。夕。霞。朝。望。如。飛。動。蒼。麻。之。下。大江。瀾。洞。支。流。合。漣。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冰。之。族。登。牙。耳。一。敲。呀。秋。水。溢。盈。流。石。飄。沙。流。枿。枿。於。盤。渦。速。及。收。涼。澗。如。酥。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緜。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嘯。三。星。轉。其。曉。中。植。物。飄。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蔽。洞。庭。日。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香。冥。熙。熙。藹。藹。藻。飾。形。枿。童。邱。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合。景。昭。明。快。台。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鏗。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灑。沸。翔。禽。點。壁。啞。味。垂。翅。騰。林。鼓。蒸。陽。極。反。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散。雲。與。天。際。款。苦。車。蓋。疑。未。時。漏。漫。滯。野。驚。雷。出。火。燄。木。糜。碎。散。地。蒸。空。萬。夫。皆。廢。懸。絕。絕。日。中。見。味。移。替。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於。丹。泉。上。鏡。下。冰。瀟。瀟。瀟。瀟。宿。龍。潛。宅。獨。行。高。懸。皓。一。氣。之。悠。然。潔。有。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徂。征。金。盞。量。乎。海。揚。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瓊。柄。如。隨。半。沈。層。瀾。雞。鳴。而。晨。鳴。今。日。在。再。以。騰。島。動。植。駁。今。已。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隨。卑。洶。浩。浩。以。營。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齊。之。夢。還。獨。仿。像。而。馳。精。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納。澤。水。泉。收。脈。故。道。聲。音。削。削。為。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翻。粉。粉。而。決。起。拾。絲。翠。於。沙。礫。時。時。北。風。振。橋。揚。埃。靡。條。邊。聲。與。厲。俱。來。寒。氣。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澗。流。林。澗。澗。漸。漸。飛。電。照。雪。以。騰。光。柔。蔬。微。霜。而。透。拆。躑。躑。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災。招。三。閻。以。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投。拒。杖。尼。呂。以。鼓。櫓。袞。蠶。而。如。蟻。蟻。木。覆。深。孽。妖。憑。之。祈。年。註。瀉。獨。敬。祇。威。擊。鼓。肆。筵。河。旁。水。瀉。鹿。誠。致。祝。卻。略。躑。躑。兒。見。光。賦。潛。居。蠶。食。大。掩。水。物。置。東。郎。唱。不。可。遁。伏。顯。舉。游。絕。書。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於。陸。彼。遊。儻。之。瑣。類。咸。跳。脫。於。窮。東。雖。三。趾。與。六。時。或。加。乎。一。日。亦。有。輕。舟。軒。輦。浮。浮。控。輪。往。復。馴。鳴。相。逐。莫。夜。澄。寂。嘯。歌。羣。族。俯。首。偃。態。幽。怨。委。曲。逗。疎。枿。於。江。城。引。哀。猿。於。山。木。巢。山。之。徒。梓。木。開。田。均。藉。何。澤。兆。食。而。燔。鬱。攸。起。於。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歎。雨。濡。緜。緜。林。嶺。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閑。人。逸。為。未。作。求。金。指。淡。洩。洩。流。注。瀾。沓。光。燭。窟。食。買。於。懷。無。翼。而。飛。潤。於。豐。屋。晒。耕。耘。之。悒。悒。徒。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日。星。迴。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刺。而。應。設。分。固。幽。求。而。難。擬。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乎。九。閻。遠。莫。遠。乎。故。園。舟。有。機。今。車。有。轅。江山。坐。分。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觀。物。

傷往賦并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世者情也。而誕者以道情為智。豈至言邪。子授室九年而繇。痛若人之天。閱弗遂也。

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悒悒。今憤伊人之我道。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歡而莫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盛復於衰。猶味爽之必莫。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今什旭且而潛離。飄零日及之夢。日及也。朝生暮落。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思已甚。分難絕。見無期。今永思。我行其野。農氏桑者。舉柁來。儲亦在林下。我觀於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掣。荆釵布。襦。羽毛之。鱗介之。微。和。鳴。澗。澗。雙。冰。連。滄。幾。幾。伊。盡。盡。伊。焉。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維。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兮。將。誰。誰。坐。匪。牀。兮。撫。嬰。兒。何。所。巧。沐。兮。何。從。仰。俯。襟。襟。在。身。兮。昔。昔。團。踈。跌。蹙。蹙。附。臂。兮。餘。頰。頰。賦。賦。誠。誠。口。性。之。全。感。頗。童。心。兮。如。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誠。好。弄。之。姿。指。遺。桂。兮。能。認。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假。一。作。今。絃。柱。絃。瑤。臺。傾。兮。鏡。奩。空。寒。蠶。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尚。蟾。夜。通。步。搖。昏。兮。網。結。翡翠。芳。梅。掩。兮。塵。化。蠶。蠶。閨。刀。尺。之。餘。澤。自。巾。箱。之。故。封。玩。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謂。隨。於。是非。求。塞。宰。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德。悅。神。疲。而。日。窮。還。抱。影。以。獨。出。粉。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離。劍。一。去。無。還。音。悲。之。來。兮。憤。予。心。洶。如。行。波。滄。淫。悵。悵。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己。焉。哉。再。再。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藪。莊。兮。何。人。子。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賦

余既幼感力命之說。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今將取質夫乘龜。楚人俗巫而好術。今更有嚮卜而來思。乃招而祝之曰。嗚。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今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問。伊我今久而滋蔓。我問人。有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變。於。所。極。一。歲。之。早。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下。句。子。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背。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劍。極。則。貞。居。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兔。胡。不。神。變。何。謂。而。躑。躑。蛟。何。功。而。扶。持。紛。紜。恠。誰。交。作。舛。馳。似。予。似。彼。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於。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相。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為。美。今。在。彼。為。嚙。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葛。由。主。張。其。時。乎。時。乎。去。不。可。適。來。不。可。逃。淹。兮。孰。捨。孰。操。豕。豕。之。毒。毒。雞。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俟。時。無。所。用。莫。若。履。繩。作。備。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新。輪。給。首。靡。足。兮。穢。不。能。論。字。陸。前。無。所。限。兮。跛。履。千。里。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弄。者。之。凶。同。戮。於。野。其。時。在。澤。伊。權。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淑。惡。之。同。出。兮。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葛。思。其。來。葛。期。姑。踏。常。而。俟。之。夫。何。卜。為。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莫浴者泉。推以極數。無驗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

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跋而天有寒暑固餘三變朝有考績幽明三見顧堯之民今亦皆楚而有款款思今倘作登高兮望蒼蒼矣夫我未始黃合抱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防黃者鬱鬱而濁者洋洋天覆地生蒼蒼無傷彼族而居維之投荒被軒而遊昨日析楊信及澤潘俄然復常稽天道與人紀成一值而一去無久而不還夢無久而不理何我道之一窮兮貧九年而猶爾噫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背天地之形為

懷賦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結兮八極鴻濛上下交氣兮翠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愆遐情乎大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過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勝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罪累忘懷者熙熙虛深者瞭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遠外徒倚其如一中紉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時慶霄兮週阿開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隨躍扇交覆兮旋飛旗升龍兮蟻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柳非烟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懼登瀛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闕干避御史之馳馬逐侍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今秦皇海嶼寬衣踞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微紫氣度關而斐斐神光闕天而照耀駭春春以馳精發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蓋茲今窮冥冥楚靈氣惡兮蕭關燈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嶺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蕃與榮之虛警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今年光度離登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後翠華之臨來仰玄天以自訴沉復湖水無還漢河空注淚染枝葉香餘執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烟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意拍琴翻羽塞之音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說萬族獨含頌兮千里日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腸羨環琪於白楸借馳驅於落葉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豈止蘇武在胡管甯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鳥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水望如何其望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蔡登樓日回首不作涓涓垂釣臣蓋為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并序

山陽故城遺趾數難四百之迹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閱漢也詞曰我止行車實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若莽與慘慘春陵之氣兮如踏昌蓮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述之策基暨坤維之再敷遂犯陽與鄧上悅蛇變而龍攝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非迄武乃獲仁靈之欲縱心於昏燕其妖焰肆厥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權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平去胡稱揖讓以為文鳴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測使人得暫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

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陸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秋聲賦并序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秋聲賦并序

碧天如水兮官宦悠悠百蟲迎莫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嗚啾送將歸兮臨水非我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憂越寒蟄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蓋脫驚綺疏之曉吹留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願閣中之驪屑夜蛩鳴兮機杆促朔雁叫兮音書絕遠杵結兮何洽洽虛窗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當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苦合一作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槭槭兮蟲吟吟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王之悲傷覺潘郎之玄慶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構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阿天賴而神驚力將遂兮足受維猶奮迅於秋聲

劉賓客文集卷二

碑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於三事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維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於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劍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肅其主於三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二月躬行蒸祭間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太和二年增新室既成肅請於尊位告靈由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曰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邱公化為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荆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問東漢有徵君翳翳孫甲亦號徵君徙居郿縣為著姓故至於今為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城隍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問廣陽有二子神念神威神念南奔梁神威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於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

子理二邑不賸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逢建萬象神宮旬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絲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地船車聯轡大獄閩禹朔漢所至決平蚤以藥煉傷生晚成劇惡樂就賦賦不至大官惟太府府君生於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升名於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府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科以徵髦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真經進整屋尉天寶中歷右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尉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闔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甯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溫州朝廷虛公卿以侯高第及開計永嘉人懷存龍社精神聞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於道而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續承不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蓋在文士藉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册免常居大僚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有舊臣為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竭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紙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諷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享全榮而奉昭焉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闕宇神庭遠清而殿上公之儀四室耽耽以潔性乘以大經交神尚敬合魄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筭修秩儼儼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讓以灌以伏以興水陸具來推雍畢登列於園方其器增增乃禱乃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兒軀踏踏堂圖禮成起慕滂落玄袞滿露踐霜誰無永懷不知遠者哀與榮俯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知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遠分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分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振振罔不祇肅於廟之門

東都留守令狐氏家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為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於有司於是善和考祥得地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中命季弟監察御史定下性練日越八月丁亥禱壇三室培塿以尚幽設醴以迎精禮無尤遠神用甯謐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澄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絳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當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其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旅得以列侯錫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敬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其物始辨而虔恭終獻而汎瀾既卒事屬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牒於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顆

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已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卿始封於魏自萬至顯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虬仕拓跋魏為煥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為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郡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肯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為君子儒以明經居上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府兵曹終於太原府首揀始以專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辨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體憐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商蠶獨享天得故休祿集於身後徵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為今稱一作四連太先夫人亦四徒封密印榮繁邦族登茲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為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今為檢校禮部郎中參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綽然其令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儀奏典內外書命途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冠擁節總戎率身和衆留惠於孟津變風於浚都言方略者以為能夫浚師嘯咄難治乘設竊發疑成習俗位止一政五載飲和革心東馬來朝熊龍阻滯問公還期船必祝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望望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恍恍乎霜露齋莊乎廟祀睦睦其仲季施及鄉黨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於碑以代夷鼎文曰

己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醴醴芬芳牲粢博贍饗在庭孝孫蒸蒸若奉盃低巒委紳薦登登鏞騰變交感涕流綠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不祉工祝告退退循軒屐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彭陽之胤光佐憲皇程皇皇西省東臺迭為侍郎國之大政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雍邱入為地官令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益可復朝右縣縣其胄系於周舊由我圖起必昌其後太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己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於人心決於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之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實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於道周云潁水東行注自渠隴而為三以沃園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賦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專其腹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淺失根本潁陽人果擁而專之公取全流浸原為畦私開四澗澤不及下涇田獨肥它邑為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焉一作而占涇之腹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者獲罪絲是咋舌不敢言存冤街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孺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俾前後諸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資使無乘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使宜據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璋為京兆秋九月始

其以開事下丞相御史周元谷實司察視持招書詣白渠上蓋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僕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康廉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直實董之冬十月百乘雲奔憤與京井口謠手連不肩蘇鼓按功什七八而滎陽人以奇計略術士上言曰白渠下高祖故聚在焉子孫當恭慎不宜以春鋪近阡陌上開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其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類血汚車茵丞相彭原公敬容謝曰明府其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憐第末周知情偽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築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脈宜氣滿荒瀉胃一作迎相澤澤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鋪前定揣直告已事君罕其察躬勞德之蒸徒誰呼奮機機而舞成曰吞恨六十年明府等之趨姦犯辜卒就施為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服一作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柵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滎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為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一作撤不當擁者緣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與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納子時好文學亦以器書于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行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於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於蒲錫紫衣金章成歲以課賦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患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胸懷播為聲詩今采其言而變其詞志於石文曰

噫渾水之逶迤既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綱上游兮我澤時逢理官宜得材墨綬慈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中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河痊劇新渠兮百賦流行誰地兮止昏油澆水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翔翔遺我福兮率我賜紀成功兮錫美有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於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曰某是歲臘月丁酉葬於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年子為諸侯為大夫門戶有煥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於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於薛下古以降為誰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為太子司議郎大父乾輝仕至光州刺史然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錄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莠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秦倫月日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益材公居文詞清麗之日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但一作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囑表公為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果果行歸前壽春

發志遠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茶壘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於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劍龜愈避病不拜職故太子司議郎從大親回入尚書為司金元士且參權鑿之務有頃特懸册宜恩於劉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繁錯一時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繁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懲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成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繼繼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除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其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擬焉時得疾發難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救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裴瑒邪王氏石泉公之曾孫友婿皆一時彥士長子某並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僕少卿今為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賦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為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昇舉進士最小子某成砥礪纂修宜為名家子其選德垂裕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揚僕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播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彙旬披沙荆璞由口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聲移於大治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齊終詔贈大宗旨後以第二子在郎位被謫澤再追喪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於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藉在萬賢從難表節執轡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為大僚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轅軒既執利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野在顏間守法持正幾如秋山火不侵玉律臣畏服鳳鳴祥烟鳥噪低陸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斯有名愈遠門人達者亦焉玄衰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胃貴之里鑄首龜獸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於此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儀韓器備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聞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穴家梓獲者與華言不通公爰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說元和十年某日薨於位年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蚤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生子凝為嗣季子茂弘以諱侯禮儀返葬故里蟻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疑為平盧從事謹按令甲賜碑石來乞詞以垂於悠久初公治粟於朔陞憲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愆入尚書為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懇以緣坐左貶出關外役竟不克而然而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為根樞誠明枝葉之直方為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喬嶺氣歡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誅誅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尺木為階欽然欲翔司會知材精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羸糧沂於黃河路出戎艱慕乃勇士卓衣挽航膺索臂孤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懷安北以南列城相望率有儲符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釐下淮海軍大往為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於泗乃廉於閩閩悍而驚夷風屬急恩信接之安然如鼓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幾於寢玄纒以復天王廟朝贈之金貂每每香原鬱矣中條大墓喬阡松楸蕭蕭節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於兌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董淮揚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梓卒無甯歲耳說鉦鼓不職弦歌目不知晷不害為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豈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侯此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瀕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件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柄枝梧載壁載塗一作城一焉陵虛疑廟弘敞齋宮嚴闕軒擗廊廡儼雅清深門庭瞻仰望之生敬外飾風稜中設輪囷暫明當守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魯魯及門觀與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蠶豆青黃規矩之器乘周禮也儀制幣幣歐陸陸之節遊國章也藏經於重閣欽器於度楹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縱有役夫灑掃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為庠闡明其柔誥而常誼旨蓄之製備捨已俸為子錢推其學風而鹽酪缸汗之用給濟濟幸幸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捷市同歸是庶勇爵戴鸞冠者往往列雄姿而觀習禮於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綬胡者不敢侮遂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登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聲字永裕故丞相枝國公之孫歧公弼諸三帝頌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石在室訓行人聞今者

劉賓客文集卷三

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為侯國介於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為齊所并其公子奔楚錫土田於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為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為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烏突冠世言氏族者皆為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察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邢州刺史王父繪有鶴材刺三郡金密縣皆以治聞累積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履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於毫之謹苦二邑又尉於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為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雁門主殺織具舟楫募勇壯且使弓矢者為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沂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節將以戎倖缺開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會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轉觀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選申命真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尚及境視置

孫事修之刑平事業播於聲詩。德誠能世其家也。再錫昔年委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洲。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與已還。其圖嘯嘯。亦有儲宮。札於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煥。秩秩禮物。祁祁胥子。入於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弦。載震載聲。風於閭闔。決於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詒交傳。今逢親戚。不道謙謙。昔之連登。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放容拱手。俾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崇。民說其教。錫於圭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太師諱儉。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於營邱。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於崔。遂以為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授。為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為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為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鄆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以精易聞。至德中。戎羯猖狂。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開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表公為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率銜力不。府能。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為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公為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一。羅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團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為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緒。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於浦。修牢益。謹衡石。煎和既精。餉散乃盈。商通而著。至吏權而循法。民不結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符。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而不遇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遺疾終於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恩冊。贈鄆州刺史。賚錢五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於成周之假師。從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那。及公時。已為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鄧。至太府卿。次曰鄧。至外臺尚書。次曰鄧。今為廷尉。次曰鄧。至執金吾。季曰鄧。今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城冠族。以須繁。組輔佐。子為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為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阼。澤流自葉。長子那時為詞臣。草册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守。士林發慕。皆自痛其不及。那為太常。鄧為大農。咸白髮貴。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繕器給事。左右。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凡五賢。能善。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為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純而論之。三大卿。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為世雄。與姑城李。范。陽。盧。世為婚。入於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為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瑋為吏部郎。璣為司勳。郎其支孫。未登金閣。籍者。許

既然魚貫而進。文業甚。而孝謹不。猶歎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於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於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誓事於家。禮成起。慕。怡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儲位宰相。敢不敬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於廟。盡誠也。儀其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於道周。銘曰。奕奕四姓。崔為之冠。瞻其門牆。瞻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材。如彼棗棗。必生。徂。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於其堂。亦既暨矣。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糶。乃分竹使。治粟為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為利。泓使車來。思剌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最。德音。與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沒揚聲。上開軫懷。侑樂為停。贈之禮。伴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邱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為慈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庭戶。申中秩秩。歡不。短。昔為甲族。今為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和合。梓。潤。泗。本根。景。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碑。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貽。德。風。者。拜。於。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資天而。僖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為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為太原郡人。并州六代孫名迪。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者。天下。僖。著書行於世。既沒。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為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滄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一作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付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其約。僑居澗水上。躬督稿事。善積於己。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游。公款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為志如是。盍求發聞。榮。俾家聲不。今夫以文學。茫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為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解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樓。楠。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斲。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於嶺南。授正字。參謀於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舉為上介。官至兼。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復為知己所。薦。邊。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為。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閣。上。為。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叱。公。終。以。言。責。為。發。求。為。號。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遠。誠。請。增。之以象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為今揚

天譴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室。得者天授。

佛衣銘并引

吾既為僧。琳瑯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遺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瘥。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曠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儼俗豈無。不有信器。衆生易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己。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面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利。一有破榮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說以武力。一有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割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為上。首津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馬公號知儼。曹氏子。世為柳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俗。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簡入峒。嶽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開經傳。即嘗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寶禮。嗣曹王泉之。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瑤珠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且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我。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異道準傳。經弟子間。咸貞潔。與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詞。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土。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與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今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儼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山。宗持威。崔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雖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群書。既而歎曰。此仁讓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尼。改蓬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安坐不室。以慧力感通。故早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

劉賓客文集卷四

碑 釋門銘記附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襲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鑿。實廣州牧馬。德以疏聞。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與。華夷孔悽。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專。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忽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視。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邪。我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證。始自新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於無言同躋智地密付其印揭立江左名聞九閣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齋坐未歸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太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其質相深遠焉常相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裁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擁鐘告白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繼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於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不以修爲無爲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選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一之教慈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輻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聖言性命故世衰而遷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私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感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觀福推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盡心於冥昧之間混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形政不及由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推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遊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鑿聲扣之斯應陽燄含焰睡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家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途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暨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面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速周月而帶縛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瘡痂洞開荒僻潛草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服引僧舍身心恆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流儼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跌坐而滅至於茶毗三百有六旬矣瓜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千百焉於戲背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開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圖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披瀝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月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即建館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一以緇一謂謂余爲習於文者故爾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發遠且自白月中黑東川無

還闕於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業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主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不覺七葉無凋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千百人俱裔民嚙嚙戶有扉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矧其誰等空無得後覺得之像闕虛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新處於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爲淨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爲彌勒像者重千鈞辟容瑞相人天兩足龜氏卒事而它工未備故寓於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算募工以營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歷以腋中樞外脈陰轉陽動欽如地踴豈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客嚮明青蓮承跣金獸捧持藻非花鬘蓮龍四垂色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唐神龍中爲水所壞有波邪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修皆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變人姓程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登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爲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建長慶慶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贊

佛說華嚴經直入妙覺不由諸華非大圓智不能信解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雲華寺名聞十方沙門嗣登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募成華藏圖俾人瞻禮即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即說讚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邊風輪負之晝夜旋大維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森然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縉素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石門街一號大達坦然而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結於碧霄望之如昆閩間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容乘隙入闕於城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承和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譚環視故地寺爲煨燼載與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爲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誠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植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袖乃出懷神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斥鋸磨勦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效能欵自火宅復爲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登既告厥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澗輝映前後於

是都人舞抃而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熾。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愷越具官封爵段氏。其它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資寮。一作將吏。若僧徒。借籍之而刻於石。

劉賓客文集卷五

論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汚崇。一作視輔臣之用否。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陋而已矣。二公奚施焉。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道。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顯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昔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焉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瑊之橫於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寧而歎曰。得李靖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慮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滅國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虛。居功之為虛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滅武。有嬖豎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備。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僑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虛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隨久矣。其後敬玄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我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

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意賢者當察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教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贊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豈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於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鳴。似死義。乳必能晚。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雁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貪愈重而志愈卑。位彌高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商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徵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沾聞。借今由士為大夫。捨雉而執雁。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天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暗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許矣。彼當介而務宏者。是必處高而肥者德矣。曾不知許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宏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貴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論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贊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賞之潛溢得乎。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特能服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上。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昏。病且死。見其屍。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悲。執柄者之患。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於册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而德暴者之輕殺。故自特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真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待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我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矣。又烏用曹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學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辟。仲謀近霸者。文學有高名。猶以可懲為故事。矧它人哉。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刺。災。震於畜木。未嘗在罪。非乎。董茶。未嘗擇善。蹈躡焉。而逐。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幸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存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

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蕪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濶，禁焚用光，斬材斲液，激礮礮鏃，義制強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輔閣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廛之貴，萬鍾之祿，處之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乎事邪？唯告度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特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得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味者方擊擊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能以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於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查取諸書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非香，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就也。斯非天勝乎羣乎？邑郭求蔭於華樞，飽於饌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雖強有力莫能就也。斯非天勝乎羣乎？羣次乎邑郭，求蔭於華樞，飽於饌牢，邑郭猶香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我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勝乎人者，何哉？人不率則歸乎天也。人誠勝乎天者，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勝乎勝也。我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為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濶濶伊洛者，疑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澎湃，不能崩為壑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隨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問者曰：吾見其辨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易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井，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沈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速，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洛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回可以

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查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遺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趨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夫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恆實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虛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昔之作也，有大小，而擊不能離，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離。非空之數歟。夫日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在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麗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絕，有鶡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目耳鼻齒毛頰口百骸之類，莫不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萬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獨為精靈，靈為輕始，兩位既饒，還相為庸，然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從從，植類曰生。生在乎木也。動類曰靈，靈在乎水也。長為智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力，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發為之書。曰：古不曰稽天，周髀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龜圖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貴，堯民之餘，難以神誥，商俗已訛，引天而駁，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附柳宗元天說

諱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病，惛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矣。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蕪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瘰癧為癩，瘡疥疥癩，瘡生之木朽而蟻中，草腐而蠶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習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善而息之者，物之體也。人之損元氣陰陽也，亦滋甚，聖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蔽菴以送死，而又穴為壙，築為塋，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池，澗木以燔，革金以鑄，陶甄琢梓，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衡衡，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善而息之者，天地之體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蕪，瘡疥草木。

之曰鄭門故事王人大僚之去米元侯前驅... 於執事按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翼...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室曰便坐今凡視事之所皆曰廳... 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為記...

管城新驛記

大和二年閏三月榮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達... 於城中驛遞不時四門壯健通夕弗禁...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句吳之封... 為九江治所晉平吳復許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為郡...

之亡北齊國功獲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於茲地... 隋武德中更龍元為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算第郡縣...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盡天下為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南... 會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

山南西道新驛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 歌光嘗曰內庭歷南臺尹殺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

曠肯存使如周道。在公願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邊。人思買餘。乃懸壘山。荆木之儲。其力。接撥。鑿。極。秘。之。用。庀。其。工。具。昇。登。舂。錘。之。器。磨。其。要。藝。鼓。以。程。之。糗。醴。以。犒。之。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徒。盆。集。我。之。提。封。路。右。扶。風。劍。關。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襄。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買。蹄。董。之。自。襄。而。南。逾。利。州。至。於。劍。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埒。者。兀。者。鋸。者。落。傾。欲。波。翻。獸。蹄。熾。炭。以。烘。之。嚴。醴。以。沃。之。滑。為。埃。煤。一。簣。可。塔。樓。閣。盤。虛。下。臨。豁。豁。層。崖。峭。絕。柵。木。且。毀。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深。陁。街。尾。相。接。從。而。拓。之。方。從。從。容。急。宜。之。騎。宵。夜。不。感。郡。曲。稜。層。一。朝。坦。夷。與。役。得。時。國。人。不。知。緣。是。駛。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擊。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不。痛。徒。行。者。足。不。滿。乘。行。者。路。不。刈。公。談。私。詠。溢。於。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易。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養。乎。既。訖。役。南。梁。人。書。事。於。版。請。紀。之。以。附。於。上。官。地。理。志。

劉賓客文集卷九

記

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為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於漢。西後周大總管龍門拓王公述王公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於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附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與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納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太守。賜之旌節。統轄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假節於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輪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幽特以帶。據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督參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者。於壁云。凡名殊必以圖。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此郡於天文與荆州同星分。田壤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就也。按宋高祖世。始析郴之桂陽為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郡。邑東之望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散。一作。者以萬數。回環鬱遠。迭高爭秀。西北朝

拱於九疑。城下之浸曰澗水。由澗之外。交流而合。輪以百數。滄漣汨瀟。擊山為渠。東南入於海。山秀而高。靈液滲漉。故石鍾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餘。原鮮而應。卉物柔澤。故紵蕉為三服。貴。歲貢十箇。林宮桂栢。土宜陶旅。故候居以壯開。石伴瑣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麗。開。環。峯。密。林。故。清。儲。陰。海。風。險。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涼。颺。城。隍。闕。踞。高。負。陽。土。伯。曠。澤。抵。堅。而。散。變。山。迥。谷。化。為。鮮。雲。故。罕。權。權。之。患。並。有。華。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奇。之。涼。墟。也。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吏。議。以。是。避。也。不。足。償。其。責。故。道。貶。為。朗。州。司。馬。後。十。年。詔。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疑。之。騎。竹。馬。北。向。相。徃。者。咸。任。任。一。郡。縣。巾。轄。來。迎。下。車。之。日。私。唱。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於。壁。端。宰。臣。王。岐。仲。卿。劉。兪。儲。官。嚴。士。元。聞。人。韓。泰。食。拜。焉。或。久。於。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翹。願。載。於。歌。詠。余。不。佞。從。羣。公。之。後。錄。武。德。距。於。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四。君。子。猶。擬。裴。之。於。領。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波記

灑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子諸居之明年。主人授館於百雉之內。江水浩浩。茫沱。周塘之間。一旦有工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慮及江之涯。間不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耳。請用機以汲。俾蠢然之狀。莫我過已。子方異其說。且命之飾力焉。工也。儲思環視。相而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爲脊。貫於流中。中植數尺之梟。登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案絢以爲繩。廣於樞。垂上。屬數切之端。互空以饒其勢。如張弦焉。鑿鐵爲器。外廉如鼎耳。內體如樂鼓。牝牡相。轉於兩端。走於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下。龍。盆。器。而圓輪上引。其往有建領之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縵不。瀛。如搏而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紗。隴。峻。防。列。蟠。木。以。承。澗。實。修。筥。以。遠。厥。走。下。游。潺。湲。寒。空。中。通。洞。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鑄。入。鑿。而。鑄。益。以。盈。鉅。鍊。之。餘。移。用。於。湯。沐。涑。澣。之。末。泄。注。於。園。畦。雖。澆。湧。於。庭。莫。向。其。濡。洽。也。昔。子。嘗。登。陴。欄。然。念。懸。流。之。莫。可。遽。挹。方。勉。保。膚。督。威。獲。賴。而。挈。之。至。於。裂。眉。龜。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醇。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從。而。信。之。機。發。於。冥。冥。而。利。於。用。物。浩。滿。東。流。赴。海。為。期。幹。而。遷。焉。遂。我。頤。指。地。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能。通。合。而。同。工。一。新。所。以。然。也。今。之。工。咸。資。其。古。先。工。之。遺。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爲。成。也。智。盡。於。一。端。功。止。於。一。名。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沈心亭記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薛名山。俯大江。荆吳雲水。交結如繡。始子以不到爲恨。今方到所恨而无所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形如巧人。畫。龍。背。上。物。即。之。四。顧。遠。邇。緇。大。雜。然。陳。乎。前。引。人。目。去。求。解。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嗜。侶。爲。工。即。山。求。材。築。高。亭。虛。萬。景。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覺。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情。繞。梁。歷。榭。月。來。松。間。影。鐘。軒。曉。石。列。筍。橫。藤。蟠。蛟。蟠。竹。萬。竿。夏。含。涼。颺。新。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舉。如。意。把。我。曰。既。志。之。查。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

是亭觀無不適適乎日而方寸為清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復荆門縣記

直故鄂北步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於樂都名視縣內之制居殷形東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民之底實會南藩之通賦故資禮甚焉其筆尤經營實王孫昌變居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稱構之非暇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社於茲者微一作馳名於省當謂相沿為非智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備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縣是分地征以歸它邑野之人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顯成行之旅有誰何之難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郡而南斯為盡驅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至陰相交遂使服機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七者中佩索之禮是敬之不及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於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羣欲內張全棧周圖經制備白於狀昌言既從公議故同忘勞之徒樂用之工載大其門四載高其墉德術分團門架空然後折使地以肥之於官以司之慶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其秩稍門里不聞於徵令縣官無減於歲入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飲之儀展旆置符籙之事舉成夫有五公吏有職由業而分率無隸聞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帥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觀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於道周距離而謠曰起我墟廢而完之徠我游折而安之昔至於墟風搖雨灑自公優柔郭開益兮昔欣於旖夏瀾多枯自公咸通發湧生兮淑祈之華兮四杜之驂後公之還兮應以祝之御略羅羅百形一音公為駐蹕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紀事於牘且曰民可懷也查命夫學舊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方便聞於上也禹錫方以節位貼職于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速令以遷人獲存於善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半讓於傳信無愧詞以為古之創物建康宜於人而得其時者則必譔其事功為後代法雅有蔡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為教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虛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略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簡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記

郡北有短亭蘇舊也亭其地名地歲其勝前此二千石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焉七年冬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資公常曰命爾為武陵守僅止三月以碩書佐元侯平裔夷降渠魁又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坊表大一作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款以勇勳工執技以思賢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頌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恩也雖聞茲地稍美未嘗有待邪自昔之治於斯也歸徒庀材大起墉墩未嘗植私庭懸懸役必先公人不余取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泱辰之役披荷簡之罔卒使勝躡冒沒納瑣而不收懼換符之日還復愴恨無乃遺謂於來者乎言得其宜智愚同贊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汚池以通滄澗自天而勝者列於騁報由我而美者生於頤指張張筵楹股引房權斧斤息響風物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垣仙舟祖載

蘇是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威送於以落之遺寶而入圍視有適沈水北渡陽山南麓既焉遊遊雄殿郊隅前軒舒陽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簾參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半眠清池羅入洞戶初筵修平影粗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醉止州從事舉白而言曰室成於私古有發焉矧成於公庸敢無詞觀乎筍榻有殿丹牘相象公之文律肆然而光也望之宏深即之川夷象公之酒德温然而遠也庭芳萬本附專交映如公之家肥穠而昌也門闢戶闔連機池張似公之政經使而通也因而基因下而池躡其高可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於遠惟行旅謳吟是采瞰於野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多狀香且異候百登先常之饑迎退食私辰之宴適觀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展變於天雲之末動合於館匪唯寫愛公曰夫言之必可符者公言也從事不以私視子余從而讓之是自遠也其可乎適授簡於放臣俾書以示後後之恩公者雖瀆靈草尚勿翦拜羽翬飛之革然石刻之隱然歟

劉賓客文集卷十

書

上杜司徒書 時元和元年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稽沐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於司徒相公閣下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為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為著於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成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顛覆涉道未至未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猜徇公可以弭讒慝謂慎獨防微為近隘謂艱貞用晦為廢忠芻狗已陳刻舟徒識書據隨足悵然無知事去疑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恆人之所以鑿於庶類以其能慕以勝物也烈士之所以異於恆人以其伏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世與道難合并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成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則同其所以為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問者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蓬生豈終成公議抵刑旬朔之間再投裔土外類相公知人之鑑內貽慈親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為慰雖欲澀血以自明顧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

謂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盟於心，不復自白。以內魯為誦謗之具，以香聲為窒障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和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余聞初子之橫為口語，所中獨相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為之流涕以狀。又不得已而退，則為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侔矣。抑余又聞孺子之介於司徒府，奉誠敬於山園，上公亟稱於人，以為不懈於位，今則有修儀以贊其詔，相者有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慶行，語言敬之，授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履矚目，可封之代，乃為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踏者思起，必諄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子宜諄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籍口自絕為智，以甘心受譴為賢。嗟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斯逐焉而為上卿，鄒陽囚焉而為上客，二子者豈默以求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不辯，則鄰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韓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報然以愧，又缺然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詞。敢聞左右，投所閱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知父子之可開，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況乎道謝孔顏，思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相攻，爭先利途，虞相札則豈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誘生，魯酒致邯鄲之困，飛鸞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由偶對，伯香之冤以吞聲，動罹險中，皆出意料，雖欲周防，亦難曲施，加以吹聲者多，辨賢者寡，飛語一發，臆言四馳，萌芽始發，枝葉俄茂，方謂詭怪，終成禍梯，嗚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放節，有敬慮之難，何謂行愛，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而後退，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微邪謀，必陰陰則舉，明微則易信，罔極大甚。古今同途，是以前修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厲己，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廢運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仁，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疑，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已，必恆於所安，苟非狂且，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驗十年，未嘗信宿而不待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真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於今，苟謂其懷掩人以自售矣，齊近名以冒進矣，齊欺諛於言說矣，齊奢貪於求取矣，齊狎比其瑣細矣，齊謀孽其僚友矣，齊播激以真直矣，齊諂諛以取容矣，齊諷言於否諛矣，齊敗務於簿書矣，有一於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棄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愚，我得而仕也，庸可而棄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棄人，所以愛禮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歡，聞弦而舞，不以棄人之善為是非，唯以相公之道為衡，自遠聞左右，亟蒙簡書，慰勸勤勞，頓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況禮道貴終，人情尚舊，豈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惟蓋之報，願異於是，豈無庶幾，儒浮言可以事久而明，乘噫可以時久而息，弘我大德，以祛羣疑，使榮榮微志，無已矣之歎，況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裴西向，謝恩有所復，以塵櫻，寵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變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成深，嗟而後合，示終不可，曉也，否而後合，示終不及否也，獲賈於已矣，得途於既迷，與夫平居不為親故所改者，其味異矣，伏以大

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照，濼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濞，旁下郡國，投黨為民者，成釋琴枳，遂還里閭，繫於稍食，猶在編紳，伏讀教命，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塋樹，在京案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毀，藩路增城，臨風永懷，伏希聞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籍於勞陽，伍中得奉安與，而西拜先人松楸，誓當奮志，沒齒盡力於井，則斯途心之願也，如或官謫未塞，私欲未從，雖為奇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澄浦，資宿眷而可行，無道途之勤，獨僕貨之費，重以饋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盡設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思於指顧之間，為惠有成之重，雖百穀之仰，皆雨豈論其急焉，嗟哉！小生仕途聖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君，豈曰不遇，而乘運鍾否，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坎，賦命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陽繼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啾啾響異，莫夜之後，併來愁腸，懷鄉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慄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遠與寡，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壑，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願瞻門館，慙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獻權舍人書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庇胤，始見知名，衆之指目，悉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陰，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著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顯顯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沈溺於浮華時態，俗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費直繩明鑿，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篇，斷端較是非，取關於左右，猶夫礪朴納於銛範，嘗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絺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風蘇聲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驥首，當時矧碌碌者，曷能自異，今閣下之名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千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沈而喻借，誠誠禮也，繫游藩之久，說尚俯而露嚴，禹錫惶悚再拜。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閣下以天京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卒從，率先行古，占數為京兆人，且命使者修敬於鄙，缺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閣下，世雄朝易，四姓之冠，其宗勳有八柱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鄙人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於侯籍，與夫其先嘗為編戶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為本部官，蓋神州亦縣，尊有所厭，非它土之比，實待罪釐，設閣下宜風江漢，為諸侯師，介圭入觀，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為羣倫所觀，非徒之榮，輒然汗下，不實，實再拜。

第二書

實白前辱閣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蒙示移幕從，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為望之旨，於古儀為得，然而通行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達，巡幸讓亦有以被閣下之雄辨，使囑然為世程者，今月

某日函使至。果貽理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頽波而達其原。既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撰客豈不為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略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以增閣下之重耳。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禮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虞虢澤滯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決於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於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採律者本黃鐘以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故揚推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使安。不知發微重輕之道。雖茂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蕪析也。徒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豈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師箚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強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耳。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之則思濫。濫則追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稱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弊耳。太史公云。身修者。官未嘗亂也。然則修身而不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為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朽軸。能於征徭。則曰。司牧之道。莫先於節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能備。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為節。以清一身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於根闢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歲登事簡。儉可理也。歲札事繁。則澆然猶矣。故曰。身修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諸理切情。斥去迂緩。而通和而教。其修豈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骨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峻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蟻。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機。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通亡之責。不避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資財。為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惟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耶。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乘空文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為大。履番君之故地。漸颺越之遺俗。餘干鐘有敵鍾之地。武林有千草之材。其民亦利鬪力。狃於輕悍。故用憂慮。開重以山茂。積格。金豐錄。饒。齊民往往投鐵基。而工率。乘時。求其息。信稱。開。開。主分士者。盡籠其利。而幹之。坐簿。審。錯。為中。執法。所。勅。事。下。三。府。以。受。賂。論。其。刑。甚。澁。於。今。列。郡。不。求。而。保。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後。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事。者。即。人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英。好。實。蹈。中。之。士。也。前。為。司。封。郎。以。除。刀。割。嗣。於。計。曹。號。無。通。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塵。仲。容。之。族。也。坐。事。為。彼。郡。司。馬。更。問。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榮。瘁。之。善。否。蓋。皆。問。焉。足。為。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之律。城玩之戒。均權以制。動函。錄。以。稔。勇。平。居。使。不。墮。聚。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和。氣。張。誠。誠。

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擬獻符而駕黃車。然後貢其書言。重曉左右耳。

答容州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為希備之徒。重言一發。華衰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為不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誦病耳。今夫挾弓注矢。邀空而發者。人自以為皆羿可矣。移之於澤宮。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之不可欺也。今夫儲者。函矢相攻。蠅蠅相喧。不啻於曠弓射空矢矣。孰為其的哉。異日兄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儲者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既乎。問水得一。二鳥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爭指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奇俗。已不覺矣。願其風。非民和可移。地。灌。恆。燠。冬。無。嚴。氣。其。在。膏。神。以。佑。藥。兼。味。以。禦。視。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隨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為心。則養已與養民。非二道也。矧萃情之願。願乎。馮錫再拜。

答柳子厚書

馮錫白。容陵守以函。置足下書。愛來。府末三幅。小章。皆僅千言。申。申。聲。聲。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贊。聚。至。是。泮。然。以。節。所。不。如。晤。言。者。無。幾。嘗。覽。後。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衛。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釋。之。顧。其。詞。甚。約。而。味。適。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跨。躡。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聲。納。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朕。然。以。生。耀。然。以。濟。余。之。衝。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羿。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能。則。舉。舜。者。皆。羿。也。可。乎。案。居。三。歲。但。言。兼。而。不。治。臨。審。札。不。具。馮。錫。白。

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第。郭。師。墓。誌。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儉。釋。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辭。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沖。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籍。事。神。愈。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反。立。枊。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嗚。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獎。耳。不。宜。馮。錫。白。

答道州薛郎中書

馮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澆。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槩。焉。以。為。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我。位。不。足。以。充。我。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思。以。所。著。奇。方。十。通。尚。古。今。之。宜。而。去。其。并。根。以。一。物。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府。近。亦。以。摛。拾。虛。假。人。多。忘。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它。立。論。率。以。引。病。於。將。然。為。先。而。攻。治。為。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宜。補。必。以。性。言。恥。火。必。本。其。檢。榮。言。被。職。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勉。勵。之。良。暴。疾。有。陰。陽。之。候。應。有。少。多。之。取。提。高。反。勞。以。制。賦。以。露。置。以。養。潔。味。有。所。走。適。有。所。歸。存。諸。識。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遠。覽。之。士。孰。能。知。

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爲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餵。喧然啼號。巫嫗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俱及壯兒。見中兒年齒比者。必慨然武健可愛。業已之不知。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裏。而天機昏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黍之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爲惜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者爲一家方。願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賜之。喜信踴躍。以賞音適道耳。常思世人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於甚殆。而曰不幸。豈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醫。以爲非急。昌言曰。飽腹藥。其如我何。所承之氣。有時而既。於精神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庸耳。前家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愚果不能傷。雖此。胡水瀉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致我評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不接而論者。莫賢乎書。臨紙悵恨。不宜再拜。

與刑部韓侍郎書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爲第一官。然猶義一作者。曠然如未遘。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爲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必及物。故耳。前日敕書下郡國。有乘過之日。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願鼠所宜承當。然督諸熱。垣戶而俯者。與夫稿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歛然翹首。與生爲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既得位當行之。無忽。再拜。

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我兄不知。愚無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子中外屬當爲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術儀。凡兄弟之齒。有唯無伏。它以是爲衰。其於匹敵。即前云。願後云。白而已。大歷初。李贊皇。賈常侍。猶守之無淪。二公何人也。我與子何人也。烏有從末俗。以姑息爲禮。而不虞諷者所窺邪。其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恆人爲宜。而在愚爲過。豈不甚幸歟。故盡言於兄。期有以相勸耳。夫禮之文。爲著定宜。尊卑卑。猶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移。管仲仲。不敢當命。鄉之。禮。人不敢承士之。招。先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爲大將軍。而虧九卿。王祥不爲錄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尙有所不爲。兄長於大歷。初。皆接前輩游。故其風采。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爾人。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說。讀注耳目。班班然不絕如綫。其後爲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楊中丞。悉始言執事。其它如儀。而同在。詎司者。咸以二牧爲不遜。愚時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豈察八品也。當衣裘。言執事。爲宜。不當輕。衆咸听然而哈。復謂愚云。子奚不碧其服邪。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及謫官十年。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訊。皆既親密友。不容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耳。前年。詔召抵京師。偶故

人席慶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曾致書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嚶獨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詆之。今有人謂東爲西者。一言發。則凡人。嚶爲駭。且狂。苟不棄非之。則東西易位久矣。尊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不敢易之哉。管子有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民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質。則斯言。不當發於洙泗間耳。蓋三代之尚。未嘗無弊。由野以至僂。豈一日之爲。漸靡使之然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於中道。以俟乎。此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斯易也。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漑無非良材耳。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汨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爲古文者。得名聲。爲今書者。無悔吝。如水走。爲。

劉賓客文集卷十一

表章爲淮南杜相公修

讓同平章事表

臣某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濬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塵忝。如履春冰。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授。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答高位。豈意聖慈。宏獎。天澤。加。以。發。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隨。賞。懼。速。官。謫。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於。懷。舒。惟。以。材。隲。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外。夷。之。晒。臣。雖。愚。昧。嘗。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以。汙。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假。援。師。旅。未。甯。謹。當。上。真。劄。謀。下。貞。戎。律。克。期。而。進。屈。指。可。平。勵。衆。之。先。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勳。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疑。前。命。俯。亮。愚。衷。微。臣。遂。知。止。之。宜。聖。朝。無。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聆。風。孰。不。知。勸。其。新。授。官。告。謹。重。封。進。無。任。懇。請。屏。營。之。至。

謝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躋。鈞。衡。虛。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屬。臣。聞。天

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協夢而求。無開乘鐵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況臣庸朽。何以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恩。俾章戎律。復參廟議。龍光之崇。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竭誠。奉遵至教。仗天威以攝不韙。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軒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形庭陳露。丹心在闕下。伺犬馬之恩。身在淮濱。仰雲天而結思。無任懇惓屏營之至。

謝手詔表

臣某言。中使閻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手詔。拜捧紫泥。跪伸金簡。承旨見聖神之略。感思知身命之輕。中使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猥當旄鉞之寄。未靖氛氛。榮分台鼎之名。何陪啓沃。滿位斯久。速尤是虞。豈謂玄化曲成。鴻私眷及。特紆睿思。親瀆仙毫。降自九重。燦然五色。初喜麗天之象。遠燭輝光。旋驚垂露之蹤。曲覃霽澤。鸞鳳驚翔。而變態烟雲。舒卷以呈姿。賦彩飛文。登神落目。恭惟國寶。何幸家藏。感極涕零。莫知上答。應緣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無任欣戴屏營之至。

謝賀錢物表

臣某言。中使南宮懷珍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天光下濟。淑澤曲流。銜恩未酬。居寵彌懼。中使臣受任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略未甯。干戈猶動。壽春固壘。以備盜淮。旬與師以扞寇。經費所資。數盈鉅萬。餽餉時久。供億力殫。虛始罔終。不敢賦輒陳。管見上贖。冀伏蒙聖慈。特達誠請。遠承如梓之旨。特假聚人之財。軍須不愆。士氣彌振。糧糧既備。永無半菽之虞。補袴足履。遠超挾纊之感。是為說使。咸願先登。臣忝總戎。倍百欣荷。伏以上分國用。俯濟軍興。候清煙塵。謹備納。

請赴行營表

臣某言。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素效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力誠不足。鸛鶴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參軍幕。披堅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制勝伐謀。亦嘗習於事業。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鸞弓之什。今則幸遇殊獎。委之專征。以身率先。是臣素志。況開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場。親領紀綱。裂帛書諭。其禍福惟牛。嬰士養以威聲。冀宣皇風。野五羣類。以忠義成協從之伍。以含宏安反側之徒。革面悅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謝兵馬使朱鄭等官表

臣某言。奏事官韋溫。遇特蒙聖恩。重賜朱鄭等官告。宸象昭回。煥然下燭。榮分右職。光賚遐滯。中使臣伏以朱鄭朴忠。為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禦侮之寄。見張。情懷提之。昨者。蘇州分鎮。新縣釋疆之際。雖高彌彰。歷險而來。寔繁其旅。詳探本末。有足褒稱。輒具奏聞。恐須獎勵。伏蒙聖慈。俯亮微誠。優詔先行。已階直指之殊。殊私荐至。超升獨坐之崇。戶領三千。爵躋五等。恩生非次。威異常倫。輪門有光。武旅增氣。遂使威激之士。希勇將以捐軀。猖狂之徒。聆聖澤而悅性。風行草偃。其勢必然。臣忝總戎。倍百欣荷。

賀復吳少誠官符表

臣某言。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及昭示洗等吳少誠等事。天地宏覆。謙之恩。雷雨施。渙汗之澤。瑕累咸滌。危疑獲安。中使臣伏以少誠擅與兵戈。事生誑誤。自王師致討。天威下臨。曾無忤辭。頭引刃。初懷疑懼。繼擁衆以偷生。旋感聖神。展拜章而請命。陛下仁深解網。虛軫納隍。念餽餉飛輓之勤。國戰爭暴露之苦。舉茲有過之典。彼效順之誠。一方承再造之恩。九有祝維新之化。敷鴻禧而覃及。豈類鼓仁風而。於於大和。能析銷鋒。自茲而始。臣謬膺寄度。守遐藩。不獲稱慶。瑤瑤陳露。丹心仰瞻。宸極。倍百欣荷。無任慶抃屏營之至。

賀除度王等表

臣某言。中使李國真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鴻澤決下。大明燭幽。曉諭使蕃。慰安稠疊。中使臣伏視天書。恭承睿旨。宏愛人屈己之道。酌因時適變之宜。擇賢王作鎮。徐方俾張。情便主留務。上則成邦家。盤石之固。下則副士乘拜章之請。成藩之寄。斯重。舊勳之威。獲全。丕變猖狂之徒。咸躋仁壽之域。既宏在宥。坐見止戈。率土人臣。孰不欣說。臣素乏方略。謬荷寵光。狼塵將相之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此。報效蔑聞。官誘已興。刑宜及陛下。恩深獲載。道務含宏。恤公私餽餉之勤。念吏士鋒鏑之苦。特紆神算。昭發德音。危疑獲安。制置惟固。好生有過。誠陛下開網之仁。尸位無功。重徵臣素餐之責。周章踴躍。胡顏自安。但以遵守蕃條。恪居官次。不獲仰謝雲陛。陳露血誠。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滅文。竊位之咎。無任戰越之至。

慰襄陽公主薨表

臣某言。伏承襄陽公主薨。伏惟聖懷。傷悼增切。伏以公主。妍姿令則。冠絕天人。稟教皇宮。已挺柔嘉之德。降嬪御族。益彰貞粹之儀。方期作範。盡闡長榮。第豈意。遺茲短歷。奄謝昌辰。伏慮陛下。軫念未捐。深慈莫道。有虧常膳。能設宮懸。臣子之情。不任傷戀。況聖凡禮異。邦家制殊。伏願道齊彭殤。理達修短。割肌膚之愛。慰寰海之心。率土人臣。孰不想戀。無任懇款屏營之至。

慰王太尉薨表

臣某言。伏承成德軍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今月某日薨。伏以武俊。生逢昌時。天授忠節。荷揚義勇。茂建勳庸。秩冠朝端。參贊和於台。欽。姻連戚里。承嘉慶於雲霄。榮掩垂夷。事高今昔。方膺作翰之寄。遽迫歸泉之期。鼎臣云亡。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義重。存沒感深。臨冊祿以興懷。聽鼓鼙而軫念。臣恪居官守。奉慰無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慰。以聞。

歷一輪。臘日而脂口脂。紅雲紫雪。并金花銀合。二金稜合。二皇明燭。殊錫摩捺。抹舞失容。捧戴無措。伏惟皇帝陛下。立極御人。天。順時布政。禮崇大蜡。澤浹遐裔。臣叨榮日深。稱位時久。謬回宸眷。猥降王人。天書下臨。視三光之照耀。玉歷爰授。知四氣之環周。雕奩既開。珍藥斯見。寶鏡雲臺。含液露芳。頓光蒲柳之容。永去癘疵之患。命輕恩重。上答何階。無任感抃屏營之至。

謝聖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又以臣所奏雜瑣及裴靖政理有方。今各賜手詔。激賞者。恩降重寄。澤流下土。義存獎勸。榮冠等夷。臣昨以羅珣裴靖。勵精吏理。效用著明。人感說安。俗致殷阜。恐須甄錄。以勸在官。誠獻封章。具陳成績。伏蒙聖鑒。俯亮愚衷。嘉理行之尤光。示絲綸之深旨。守道者益以固志。懷德者由是懷心。激俗化人。於茲為大。臣謬司廉問。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蔽賢之責。無任欣感之至。

論廢楚州營田表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來者。跪奉天書。恭承啟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云云。伏以本設營田。是求足食。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積糧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密授被黎。仍俾薄租。誠為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其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無任震越屏營之至。

請朝覲表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伏惟聖明。俯賜矜察。云云。臣代受國恩。忝承門蔭。脫巾策仕。敢期榮名。陳力效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班。復加朝獎。作藩外府。遠遼登下。十有四年。恪守淮濱。逮今一紀。大馬懷戀。疑與匪追。蒲柳易衰。遲英俄及。竊位時久。妨賢愧深。況歷官已來。四十八考。祇奉朝謁。時纒二周。服勤郡府。存存苒垂老。屏營私闕之思。夢想承明之迹。如迫餒寒。不忘衣食。伏惟聖鑒。俯亮愚衷。並賜擇人。與臣交代。為替交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赴京。登微願斯畢。雖死猶生。臣頃以戎務方殷。擬加幸輔。今既事罷。實慙此名。為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以聖朝赫奕。左右惟賢。漢愧得人。周慙多士。臣才略既短。齒髮又衰。倘用之地。甘心自絕。所冀退歸。荷里沐浴。皇風。絕鐘鳴漏盡之譏。展維桑與梓之敬。匪惟名器不假。實貴骸骨可全。知止之心。神祇所鑒。無任懇個任營之至。

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舊。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春衣兩副。大將衣四副。王人捧詔。御府降衣。寵光不隔於遐裔。履賜密於神將。臣素乏器能。謬膺驅使。每敷效薄。常懼食浮。陛下單以至仁。均其厚施。幸元和而布澤。順時律以頒衣。出自禁中。賁於臣下。執領槍而抹舞。失次被緘。柔而順。酌輝。舉體動容。既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鶴翼之譏。居位無功。叨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

劉賓客文集卷十二

表章為淮南杜相公佑修

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舊。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衣兩副。大將衣四副。者。大明昭回。遠燭下土。殊錫稠疊。延及偏裨。慶抃失圖。捧戴相賀。云云。臣謬承委寄。獲守藩條。灰瑤履移。塵露無補。陛下至仁。天覆玄化。風蕭。加以象衣。賁茲瑣質。降自天府。光於轄門。絨履既開。履絳章之盛飾。綉舞而服。發溫煖於那寒。愧虛補衮之名。更荷解衣之賜。恩波下浹。將校同驚。共戴殊榮。咸思竭節。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懇個慙荷之至。

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書。其濠泗兩州。令臣依前收管。臣謬承寵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十連。內省無堪。常恐不逮。豈謂恩私。曲被。封略有加。慙無報政之勤。重受分憂之寄。伏以兵戈方息。闔里未安。謹當奉宣皇恩。慰彼黔首。且貴成於牧宰。期不失於澄清。伏惟聖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謝歷日而脂口脂表

臣某言。中使崔子璋至。奉宣聖旨存問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舊。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

同荷生成。

謝賜門戟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表遺狀報本月九日軍器使梁延壽奉宣進止付所司準省牒賜臣門戟十二年者恩降雲天榮加門戶承旨慶祥躬躬懇伏以禮著等威朝有命數是詔感賞必在時庸臣謹荷寵光素無績效旌旆之寄已忝外藩榮戟爰列更光私第責於根闕慶及子孫觀茲盛儀實愧虛受無任欣載屏營之至

謝男師損等官表

伏見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祕書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表遺狀報伏承聖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分付師損等瀟灑非常授任不次驚躍無措視懼失容云云臣謬分重寄獲守外藩受恩既深無績可紀男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閱義方蚤沐淑慈已階官次每懷庶忝常誠滿盈豈謂鴻禧曲覃大明私照寬臣尸素之責念臣葵藿之誠下延胤息叨踐班終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況著作乃論撰之地唯史才是居太常宴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願茲庸昧忽此超昇內省慙惶若墜冰谷伏以聖朝立制建官惟賢名實無乖輪輻盡適微臣父子獨為幸人非據臨涯日中徂外虛受邱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進退彷徨不知所據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謝端午賜衣及器物等第一表

臣某言中使劉光弼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恩降紫泥澤流下器三事綵絲一軸大將衣四副綵絲五軸龍光薦至慶賜曲密林舞失容捧戴無力伏以朱明仲月端午佳辰萬國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滿露之澤臣幸逢休運獲守外藩叨承淑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煥寵展象振衣而頓失炎威色絲表祥載光於佩服珍器充玩盡飾於圓方恩輝既盈喜懼交集下延裨將其荷鴻私無任感戴之至

謝恩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恩降紫泥澤流下上跪奉自天之命遙馳一作捧日之心云云伏以皇帝陛下凝旒穆清診念黎猷已洽熙熙之化尚存育卬之勤遠降王人特紆宸翰慰安稠疊曉諭使蕃任重力微不知上答應緣或旅庶務謹具別狀奉聞伏乞皇明俯賜詔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十三

表章為淮南杜相公修

為杜司徒讓度支鹽鐵等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處高位尸素已多更受新恩滿盈為懼云云伏惟皇帝陛下紹登寶位光纂鴻猷擢用之間華夷聳聽況利權所在宜適變通國計是資須明輕重當至化鼎新之日是微臣遲莫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進退惟谷冰炭在懷輒罄愚誠冀回天監陳力無補庶遵周任之言循涯若鶩敢飾范宜之讓數惟踴躍倍萬常情謹奉表陳讓以聞

為杜司徒謝追贈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追贈臣亡父先臣某官尚書左僕射者時逢滂澤禮極徵章云云臣家受國恩至巨累業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履居高位陛下應乾御極作解庇人恩浹寰區禮成宗廟垂仁布德自葉流根紫誓忽降於重寄密印榮加於厚夜星霜增感蒸嘗有輝非臣殞越所能上報無任感咽屏營之至

為杜司徒讓淮南立法思碑表

劉賓客文集 卷十三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鐸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者等請為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尤其所奏臣內惟非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云云臣伏蒙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境一准淮濱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使師當漢宣實質之時皆承詔旨王鐸與臣交代輒有上聞說以去思為名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有制甲令垂文苟非至公嗣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人為尚書南海之人請為刊石璟自遜讓至於再三雖勤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史垂為美談環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前命臣情非飾讓在徇公云云

為京兆李尹賀遷獻懿二祖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今月某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於德明與聖皇帝廟盛禮云畢宗祧永安云云伏以太祖景皇帝膺期撫運啓封於唐為百代不遷之宗開三靈眷命之兆頃以本朝初建清廟備儀二祖冠西室之先景皇闕東向之位諸儒獻議展載未行陛下潛發微謨勞延正論爰詔多士會於中臺酌三禮之前文參百王之故事講貫斯定詢謀僉同擇日展儀考祥視履配貴神於遠祖正尊位於始封廟貌有嚴禱符允穆示人以孝待禮之中既觀秩秩之容必降穰穰之福臣職居內史屬忝不枝躬導盛儀從中誠敬無任感說屏營之至

為京兆李尹賀雨止表夏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吳文政奉宣聖旨緣今年雨多恐傷苗稼諸有靈跡處並宜祈禱者臣謹檢尋祀典方議備祠惟德勳天候已澄霽伏以至教惠農兆人務本今歲霜麥茂於常年爰自季春遂逢多雨蓋陰陽常數有以推遷而離敵之間未聞傷收陛下勞謙思切覆育恩深或慮成災先期軫念昭處未陳於方社敬誠已格於上玄文明煥開陰陰滂掃有年之慶實兆於茲辰先天不違負超於前代臣謹司京邑虔撫蒸黎欣抃之誠倍百羣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為京兆李尹賀祈晴應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中使某奉宣聖旨以霖雨未晴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臣當時於興聖寺竹林神親自祈祝兼差官城外分路備祠伏以神祇效靈景物澄霽兆庶觀動天之德大田俟多稼之期臣謹荷恩輝忝司京邑抃說之至實倍常情

為京兆李尹謝許折糶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臣所請畿內折糶宜令度支計會定數奏來者天慈廣被人瘼是求臣自理京邑不先威刑惟務便安所期富庶每因賜對常奉德音俯賜之問巨細令奏伏以聖明在上風雨應時順成之年穀糶常賤若無輕重之法必利兼并之家輒敢上聞請行折糶天光下燭人隱無遺宜付所司允臣所奏事關理本思及生靈臣忝尹京邑倍百欣荷無任歡躍屏營之至

為京兆李尹賀元日祥雲表

臣某言伏以去冬已來久無雨雪臣每於內殿親奉德音以宿麥未滋為慮以兆人生疾為念聖情所屬神理潛通獻歲肇春佳雪隆降雪夷夏會同之日視天人相應之徵迎喜氣於三元欣歡心於萬國痲痲永息豐阜可期臣以疾疾未平步趨有阻伏蒙恩貸已具奏聞謹於光宅寺中管當本務不獲隨例稱慶明庭既觀嘉祥益彰聖德無任欣躍屏營之至

為京兆李尹賀春雪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充某郡主禮命使謝恩之日親承德音以春初已來雨雪猶少慮妨農事有軫容慈今當下嫁之辰克致上玄之感雲生河漢及佳期而降祥雪滿寰區應豐年而呈瑞臣官當撫字職在肅雍慶抃之誠實倍常品

為京兆李尹賀雨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時雨愆候有妨耕農應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德音才發符雨驟飛滂霂已周動植咸說云云伏以久愆時澤上軫聖慈爰命禱祈俾申誠敬神應如響天且不違未與雲漢之詩已致桑林之雨臣謹司京邑虔撫黎蒸觀豐年之可期同比屋而稱慶無任欣抃之至

為李中丞謝賜紫雪面脂等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紫雪紅雪面脂口脂各一合溲豆一袋特降王人俯臨私第御恩慶抃省已慙惶云云臣器荷寵私素無績效空變星霜之候艱苦慶賜之恩跪捧雕盒榮觀珍藥功能去疾永絕於痼疾澤可飾容頓光於蒲柳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感戴

為李中丞謝饋歷日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鐘履一新歷日一軸恩降雲霄光生里巷雖當歲暮如煦陽和云云伏以將慶新年事循故事續其神象表去癘之方願以歷書敬授時之始微臣何幸天意不遺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為杜相公謝饋歷日表

臣某言高品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鐘履一新歷日一軸星紀方回雖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云云伏以圖寫威神驅除羣穢頒行律歷敬授四時施張有嚴既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為室握之珍瞻仰披尋皆知聖澤無任欣戴之至貞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日

為武中丞謝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資國安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絨封云云伏以方隅入貢採摘至珍自遠爰來以新為貴捧而觀妙飲以滋煩願闡露而甄芳豈栢槩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心無任歡躍感恩之至貞元二十年三月日

為武中丞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春衣一副王人臨第御府降衣抃舞失容捧戴無措云云伏以律當春

莫。慶合時。萬物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受任非次。速尤是虞。方懷匪服之憂。更荷解衣之惠。恩加盡飾。拖朱紫而為榮。受非以庸。順形影而增愧。丹誠徒罄。玄造難酬。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為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再審殊錫。承旨慶抃。省躬慙惶。伏以貢自外方。珍殊藥品。效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僊廚。俯頒私室。義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慙於虛受。

為武中丞謝新橘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橘若干顆。特降恩光。猥頒慶賜。珍贖百果。榮比兼金。伏以丹實初成。苞質愛至。芬馨味重。方列於御筵。雨露恩深。忽著於賤品。咸同推食。事等絕甘。豈唯適口。為珍。實冀昭聖上答。

為武中丞謝柑子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柑子若干顆。特降殊私。再頒名果。自遠稱貴。以新為榮。伏以方實外來。人間未覩。黃苞輝穎。彤俎增華。芬芳初佐於大庖。慶賜遂沾於凡口。甘踰萍實。剖食既同於楚。謠寒中柘。漿析醒何。慙於漢史。感恩思效。倍百常情。

為武中丞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冬衣一副。恩降重霽。榮加陋質。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臣受任已來。效莫著。每更時律。慙曠官常。豈謂玄造曲成。鴻私荐及。念茲戒寒之候。錫以禦冬之衣。抃舞失容。願阿飾鶴。紋是錫遠。慙晉代之賢。鶴翼不滿。實懼曹風之刺。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十四

表章 賤附

為容州寶中丞謝上表 驛時在朗州相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等使。臣發開州日。已差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繁紆。臣以今月某日。到本任上。訖謹宣聖旨。愚論遠人。臣本書生。素無吏術。頃因多幸。貴自邱園。累沐聖慈。曠居清貴。識昧通變。動乖事宜。愧無善狀。以塞公責。伏惟敬聖文武皇帝陛下。凝旒穆清。洞照寰海。推其理之義。分寄股肱。念蒸人之勤。薄密遐邇。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賜以恩輝。拔於廢棄。遠辭偏郡。重委方隅。捧印綬以為榮。望闕庭而增戀。雖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率下之誠。務先克己。凡施政教。皆冀詔條。參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弊必除。使蠻夷生梗之風。蘇臣子盡忠之道。力誠不足。心實在茲。伏乞聖明。俯賜昭察。無任感戴屏營之至。元和八年云云。

謝中使送上表

臣某言。中使吐突仕曉至。奉宣聖旨。慰諭。并送臣至本任者。深山遠郡。忽降主人。跪受恩榮。仰瞻宸極。伏以發自巴峽。至於南荒。涉水陸。臨險之途。當炎夏鬱蒸之候。山川繁轉。晨夜奔馳。幸無它疾。得至本管。九重結纒。遙領捧日之心。萬里獲安。皆荷自天之祐。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賀收發州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唐州節度使李愬生擒逆賊吳元濟獻俘文武百寮於興安門列班稱賀者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伏惟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起運古道合上玄臨御已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夷狄來貢蓋爾元濟敢懷野心輒聚犬羊苟偷時月陛下聖謨獨運淑域潛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兇逆遂正刑書伏三紀之通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夷式瞻行弔伐而在禮無遠短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霽雨露汝南遺老重觀昇平凡在其臣孰不欣抃臣久辭朝列忝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仰瞻宸極倍萬聚情無任踴躍慶快之至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聖德廣運浹於華夷天光下臨照彼幽贊伏惟聖文武皇帝陛下神扶寶祚天贊鴻猷意有所之事無不克當准右一作凱旋之後是域中慶幸之時順陽和以發生施播澤於寰海網開三面危疑者許以自新耳達四聰瑕累者期於再敘求碩畫於庶位虛遺材於放臣旌忠烈之家賞勳庸之胤仁及枯骨無隔於寇戎榮加顯親晉崧於存沒恤刑已實實履獨徭頒錫彰有客之時崇備協宗子之望岳瀆咸秩各艾飲和大使承任子之恩武旅荷賜金之寵斯皆禹湯文武之遺美高祖太宗之耿光集於聖朝然後大備德者所至和氣隨之歡謠上徹於九天福祚永延於億載能使遠夷風扇豈惟小醜革心率土人臣不勝大慶臣久辭闕下恪守海隅犬馬之誠倍百常品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賀赦表

使持節連州諸軍事守連州刺史劉某惶恐叩頭伏見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獻歲布和皇恩遠降乾坤交泰寰海廓清伏惟皇太子殿下道冠元良德兼忠孝承顏拜慶榮耀古今某職守有限不獲隨例稱賀宮庭無任欣說之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賀雪鎮州表

臣某言伏見四月二十七日德音以王承宗效順著明復其官爵所獻二郡別置藩垣聖德動天鴻恩及物瓊累成輝蒸黎永安伏惟聖文武皇帝陛下自承寶位克振皇綱既以四海為家每念一夫不獲昨因大慶爰降殊私廣有過之私開自新之路論言一登聖聖潛通遂令詿誤之徒頓釋疑危之慮命胤子以入侍獻名都以效誠臣心既明天網為解因祈四郡別為一方惟懷永圖盡去前弊大河以北化為禮樂之鄉率土之濱重見昇平之日臣恪居官次遐守嶺隅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賀平淄青表

臣某言伏見制旨魏博節度使所奏逆賊李師道并男二人並梟斬訖以二月十六日御宣政殿受賀者聖德玄運兵威神速旬月之內聲威就誅秦嶽既登封有日伏惟聖文武皇帝陛下有征必克舉意

無遠天地協神算之期靈靈助成師之氣益爾孽豎敢生野心蕭斧一臨妖氛自滅皆由聖慈廣被淑略潛通獻俘者盡許生還得地者復令安堵咸我仁化激其深衷凡是骨從盡思效節五紀集穴一朝蕩夷遂使齊魯之鄉復歸仁壽之域捷書既至傳首繼來備文物於明庭告殊勳於清廟百郡陳賀萬方會同從此止戈所以為武西周士庶方觀飲至之容東嶽煙雲已望告成之禮臣恪居遠服忝班行慶快之誠倍萬羣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使持節都督慶州諸軍事守慶州刺史跪受天詔神魂震驚伏惟文武皇帝陛下垂衣穆清徽鑑旁達三統交泰百神降祥浹於華夷盡致位壽臣家本儒素業在茲文貞元年中三忝科第德宗皇帝記其姓名知無黨援擢為御史在臺三載例遷省官權臣奏用分判錢穀竟坐連累貶在遐藩先朝道遠方念淹滯又遭讒嫉出牧遠州家禍所鍾沈伏草土禮經有制羸疾僅存甘於賦畝以樂皇化伏遇陛下大明御宇照燭無私念以殘生舉其彝典獲居善部伏感天慈臣即以今月二日到任上說峽水千里巴山萬重空懷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無任感恩戀闕之至長慶二年正月五日

賀册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十二月二十日册皇太子盛禮斯舉德音遐宣萬國以貞庶類咸說伏惟文武皇帝陛下體元立極垂訓御時既闢王猷思安國本前星位定拱宸極以昭彰蒼雲氣宜與天地而長久禮光七粵澤被華夷宗祏有無疆之休生靈懷莫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巴南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長慶三年正月日

愬國哀表

臣某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奉諱號躰糜潰五情伏惟皇帝陛下孝思至性攀號罔極臣恭守所部不獲陪位西宮伏增感慕之至僅奉表陳慰以開長慶四年二月日

賀登極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正月二十六日皇帝陛下嗣登寶位萬國同歡日月繼明乾坤交泰伏惟皇帝陛下欽承顧命惟懷永圖以大孝奉宗祏以至仁蘇品物洞照寰海統和神人聖祚延長從今無極羣生鼓舞自此大節臣限守遐藩恪居官次不獲奔馳拜舞稱賀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二月日

賀皇太子表

使持節都督慶州刺史劉某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祇膺詔册光啓儲闈展至性於三朝承本枝於百代宗祏永同神人以和四嶽仰維嵩之高百川承少海之潤某限以職守不獲隨例稱慶宮庭無任抃躍之至

賀赦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大明初昇萬物咸視渙汗一發神人以和伏惟皇帝陛下天資
 敬聖神啓昌期端拱受萬國之朝承顏奉兩宮之慶初嗣大位克揚孝心三光協明和氣來應臣伏請教
 令首於奉園陵盡誠敬親九族蘇兆人及定章程止進獻已通貢滌夙瑕內照於九重則歸煥燿放厥
 大外明於四目則求隱士開直聲柔遠以仁則還其係虜賞延以禮則澤及後昆非食遊夏禹之規弋梯
 法漢文之儉暨典成舉舊章再明昇平之期正在今日發號之始疾於春風殊私所及備若時雨臣幸逢
 昌運歷事五朝出守遐滂僅重二紀欣承雨露雨作解之澤不勝犬馬戀主之誠瞻望帝鄉無任屏營懇個
 之至長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賀册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十八日册立太皇太后徽章克備處臨遠行榮冠古今澤周寰海伏惟皇帝陛
 下禮承列聖歡奉兩宮太皇太后合怡保和重光疊慶漢儀盛於長信周祚興於大任方之聖朝彼有
 德臣遠守巴峽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三月日

賀册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二十五日册立皇太后盛禮畢陳德音遠被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惟皇太后
 稟靈作合誕聖表祥徽號極域中之尊慈^{一作}仁為天下之母陛下君臨有國子道無遠長樂宮中永獻
 南山之壽灑龍門上再揚東漢之風率土臣子不勝歡抃臣遠守克服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
 至

和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賈不聞善最^{一作}恩私忽降慶抃失
 容伏惟皇帝陛下不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叔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委用得
 人勳績咸說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親昌運臣業在詞學蚤歲策名德宗尙文擢為御史出入
 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在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落所長效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
 慘愴今逢聖朝豈思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緩撫
 誠難當奉宜皇恩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昭鑒臣遠守藩服不獲拜舞闕庭無
 任懇惻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章與奉表陳謝以聞長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賀改元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七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帝遊出震聖澤如春神人以和天地交泰伏惟皇帝陛下不承
 鴻業光闡敬圖吉日展嚴配之儀告天陳太平之盛九廟成禮百神降祥鑿絡旋衡風雲改色殊私廣被
 再宏莫大之恩寶歷惟新更啓無疆之祚兩宮承慶四海永寧率土臣子上于萬壽臣恪居官次不獲稱
 賀闕庭無任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試慈州吉昌府別將徐倫奉表陳賀以聞寶歷元年二月十
 六日

鄂州論利害表

臣某言伏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敕諸州刺史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臣伏
 見貞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一布衣遂因中郎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
 其言擢周為御史至龍朔中鄂州刺史郭宏慶進平素精四字堪為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遂宏慶
 為劍州刺史則知苟有所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況臣受國恩德宗朝奉為御史逮今歷
 事四朝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自伏以守在邊郡不敢廣有所陳謹準敕上利害及
 當州公務各具別狀以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守易州安義府
 別將員外置同正員雲騎尉調隨謹奉表以聞長慶三年十一月七日

論利害表

臣某言伏準今年正月五日德音宣命諸道觀察使刺史各具當處利害附驛以聞者伏惟皇帝陛下微
 哲自天禮承列聖善述先志發揚德音率土人臣不勝慶幸臣度奉詔旨宣示蒸黎伏以華夏不同土宜
 各異詳求利病謹具奏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臣伏覽國史竊見開元十八年朝集使至京玄宗臨軒親
 問利害時宜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論轉輸甚詳竟不行下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再以前事奏
 論方見允納比及三年漕輸七百萬石省脚費三十餘萬實當耀卿前不見納必有人非之及後數年方
 展其效臣僻守遠郡敢望言行祗奉詔書成冀萬一伏惟明主擇之無任懇惻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五月
 十四日

惟此理。權位難居。伏乞賜臣停官。許在家養疾。就閒辭職。或冀有瘳。容益福謙。固是神理。備天眷稠。厚念以伏事多年。臣之所陳。未蒙便遂。則國朝勳舊。以疾辭位者。皆得致仕。官使其家居。足以頤養。既有成例。著於舊章。伏望天恩。特賜哀允。

省表具知。夫爵位崇高。以酬勳德。君臣協契。諒在始終。斯乃前王之令典。有國之華典也。況卿輔相容。祖述於朕躬。履歷四朝。夷險一致。服事君之大節。推濟物之深誠。道光朝倫。行滿天下。倚注之意。豈同它人。屬朕羸歷。御乾。與師伐叛。驅勳累歲。端髮靡遺。及河朔載甯。郊丘畢事。方欲諮詢元老。康萌生靈。不虞寒暑所侵。勤勞遇疾。雖國醫診視。中使省臨。憂屬之誠。頃刻在念。忽覽章奏。退讓官榮。雖知止之心。則思避寵。而謀獻之體。斯乃為時。寢食之間。勉加頤養。其所陳乞。非朕意焉。

第二表并批答

臣某言。臣所獻章表。發於至誠。伏奉批答。未蒙允許。外負公責。內迫私情。所於必遂。敢守難奪。臣束髮已來。號為強力。及其晚節。亦未甚衰。一朝被病。遂至羸憊。臣自思者。得其端倪。非因飲食不節。無有痿露之犯。蓋由才微。而任重。功薄。而賞厚。竊位既久。妨賢則多。以積年之過幸。致今日之沈疾。不能酌損。所以生災。悟雖已晚。情實非矯。伏惟陛下。念其委使之久。察其危苦之詞。特降深恩。救臣不逮。無日榮之咎。得遂性之宜。物議不形。病心自泰。忍死俟命。披肝再陳。伏乞聖慈。俯賜容納。無任迫切懇倒之至。

省表具知。卿勵精崇尚。誠節忠藎。秉心一德。宣力四朝。軒謨緝熙。矜予於理。勤勞事國。啓沃匪躬。功格遺光。常靡嘉尚。所疾未瘳。勉於善養。勿藥之喜。符即痊平。台養之司。倚卿為重。乃累陳退讓。殊關不然。宜體朕懷。即斷來表。

第三表并批答

臣某言。得疾險年。在假三月。再有陳請。未蒙允從。慮其奄忽。銜憤入地。伏惟聖慈。哀而信之。臣聞君之使臣。在知其心。而聽其言。不以容尸。為忠也。臣之事君。在無隱情。而盡忠節。不以受非。為榮也。然後上下交成。終始可誅。臣伏事陛下。五年於茲。獎養微誠。已蒙識察。榮檢莫景。所冀哀憐。豈今危懼之時。更懼滿盈之禍。雖有樂石。安能調和。聖日難逢。生涯漸短。體無拜舞之望。心在有請。戀之悲。臣伏念國史。備見前事。太宗朝李靖。高宗朝劉仁軌。皆自宰臣。乞骸致政。其後知猶可用。復起於家。進退之間。曲盡情禮。君臣之際。良史美談。伏望陛下。悉臣至誠。念臣羸病。許遂頤養。以保餘年。俟其有瘳。或冀萬一無任懇款。進迫之至。

省表具悉。謝病之制。雖起於昔賢。盡瘁之詞。亦標於古典。況卿有功於國。作相累朝。自匡輔眇躬。又勤勞數載。豈可以微疾去位。以重辭榮。京疏徒來。延遲彌切。至如太宗朝。許李靖致政。高宗朝。達仁軌乞骸。朕非不知。事則有異。何者。時常明聖。在上。理道已成。宰臣優游。固自便令。則生物尚困。農工未修。言念勳賢。方深倚注。惟此故事。難難遵行。卿宜體是誠懷。力更頤養。必有多福。以扶大志。無至雖然。復陳章表。

劉賓客文集卷十五

表章 牋附

為襄相公賀冊魯王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今日冊魯王禮畢。皇家有慶。寶祚無疆。既榮本枝。克罔磐石。伏惟皇帝陛下。德符列聖。道冠前王。孝敬承兩宮之歡。虔恭奉九廟之祀。先崇大禮。慶浹天人。次念建封。事兼家國。伏以魯王夙承椒訓。特稟天姿。爰擇吉辰。光膺濯冊。既示之以君親之道。又錫之以禮義之邦。寰海聞風。室家相應。臣白髮疾瘳。已歷旬時。不獲展禮。明庭拜舞。稱賀。

為襄相公讓官第一表并批答

臣某言。臣去久得疾。近日加劇。西夕之景。豈能久留。及其未亂。披瀝誠懇。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壽雖不長。亦不為短。位忝公台。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進。常懼官訪。以招國利。今被病得死。保其始終。為幸甚厚。豈復吝嗇。所恨者。遇聖明之君。不得佐成太平之化。自量氣力。忽恐奄然。則有微素。無階上達。伏惟聖慈。昭鑒。憐而察之。伏以三公非曠職之地。宰相非臥理之官。伏枕之初。已有陳乞。請罷其一作食兼辭貴階。伏蒙優詔。纒遂一事。頻降中使。慰勉再三。專令御醫。且夕診視。苟安名器。不覺經時。主恩則深。公議不可。伏思陛下。臨御之始。宰臣四人。逮今零落。忽已一半。臣且危懼。餘年幾何。唯易直外。願得無恙。竊

蘇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始從郡章。承命若驚。者躬增感。伏惟皇帝陛下。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三載。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傾物。遂奏錄用。蓋開虛名。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滯。憲宗皇帝。後知事情。卻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廢滯。收拾舊廩。靡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喚星霜。供進新書。二千餘卷。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重。懇闕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本未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宏納不隔。卑微而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盡言。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間。受調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宜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之物。蠶蟲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辨之。唯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親近為榮。大和六年二月六日。

蘇州謝賑賜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二月十五日敕。蘇州宜賜米一十二萬石。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萬姓。伏以臣嘗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月到任。奉宣聖旨。闔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里閭。備知凋瘵。方具事實。便欲奏論。聖慈疑人。照燭幽遠。時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儉歲同有年之慶。臣忝為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拊躍之至。大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蘇州賀册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以今月十日。册皇太子。德音遐布。盛禮畢陳。國本永安。人心同慶。伏惟皇帝陛下。以繼天之聖。有知子之明。義兼君親。禮重宗祧。龍樓肇建。展嘉禮於三朝。鳳曆延長。固本枝於萬葉。臣守在遐郡。不德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八月十七日。

蘇州賀册皇太子表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叩頭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允膺上嗣。光啓東朝。書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位居守器。禮重承祧。萬國以貞。九圍咸說。某限以守郡。不獲稱慶。宮庭。

劉賓客文集卷十六

表章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落陋質。虛一作黜陟。明之典。恐與彼已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臣起自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孤直在臺。順宗朝為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後知其冤。特降敕書。追赴京國。緣有虛稱。恐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申。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滯淹。長臣宿病。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省署。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哀散。下求人瘼。方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流離。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乏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一作之誤。性拙無博奕之戲。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謹毀。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一作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丹誠。視環玦以裴回。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蘇州賀皇帝疾愈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觀察使報。伏承聖躬痊愈。已於紫宸殿視朝者。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惟皇帝陛下。外親萬務。內奉三宮。常懷宵旰之勤。遂失寢興之適。上玄降福。列聖垂靈。百神奔走。以來扶。四海精誠。而致感。勿藥有喜。如山永安。宗廟保無疆之休。寰瀛申莫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江干。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汝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七月十四日詔書。授臣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禦使。餘如故者。臣久居遠服。戀闕常深。忽降新恩。近鄉為貴。承旨履舄。臣躬慙惶。臣某誠歡。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垂衣穆清之中。旁照寰瀛之內。車書所及。動植咸安。臣昨離班行。遠守江徼。延英辭日。親奉德音。知臣所部災荒。許臣到任條奏。其承教旨。宣示黎黎。誠其征循。加以賑賜。伏蒙聖澤。救此天災。疲羸再蘇。幼艾同感。二年連遭水潦。百姓幸免流離。交割之時。戶口增長。雖才術不足。於事未周。而憂勞則深。為衆所悉。臣本業儒。素類登文科。時命遭逢。一再領軍。郡即以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謹當奉宜皇化。恩彼蒼生。隨汝水之波。朝宗尚阻。望秦城之日。回照何時。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防禦押衙章禮簡奉表陳謝。

同州謝上表并批答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長春宮等使恩降九重。榮泰三輔。承旨履舄。省躬慙惶。臣某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列聖。光闡鴻猷。氛祲掃除。乾坤交泰。臣幸逢昌運。累沐殊私。空荷生成之恩。甯酬雨露之澤。即以今月二日。到本州上訖。謹宣教旨。安慰黎黎。伏以本州四年已來。連遭旱損。閭閻凋瘵。遠近共知。臣頃任蘇州之年。亦遭大水之後。面辭之日。親奉德音。至於撫綏。皆承聖教。二年之後。百姓獲安。今本部災荒。物力困涸。悉為長吏。敢不竭誠。須條疏績。具聞奏。臣恪居官次。幸接王畿。不獲拜舞。庭陳露井。惟大馬。懷戀麻與匪甯。瞻魏闕之容。朝天尚阻。望長安之路。近日為榮。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防禦知衙官試殿中監楊克又奉表陳謝。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批答省表具知。卿任居三輔。職奉六條。累聞閭俗之勞。載覽勤人之志。言惟願行。深慰朕懷。勉弘故經。以副憂寄。所謝知。

賀鼻斬鄭注表

臣某言。伏奉前月二十五日詔書。示逆賊鄭注。已鼻首。氛妖殄滅。華夏又安。伏以逆賊鄭注。本出細微。潛懷鼠竊之心。兼結兇狂之黨。人倫共棄。神理不容。陛下敕略咸通。天人合應。重臣協力。禁旅齊心。指顧之間。猖狂自潰。乾坤交泰。日月增明。凡在人臣。不勝慶快。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欣歡。拊躍之至。大和九年十二月二日。

賀德音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十六日德音。布告遐邇。天道下濟。人情大安。伏惟皇帝陛下。凝旒思理。垂意一作採。以日月無私之光。照寰瀛有載之內。貴使下情盡達。甯虞厚貌潛謀。一昨李訓鄭注等。敢有逆心。兼連兇黨。陛下微謀神斷。左右協同。頃刻之間。掃除已定。重臣畢力。禁旅竭忠。氛祲廓清。華夷咸說。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誑誤之徒。再發德音。廣宣聖澤。當星紀回天之日。迎陽和煦物之光。懷危疑者。如山之安。欲告許者。望風知懼。非同謀者。一切不問。未結正者。三宥從寬。含生之倫。普天同感。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云云。謹差防禦知衙官朝議郎權知容州都督府司馬孫揚。奉表。

賀救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為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雷雨作解。人神說隨。澤及八荒。網開三面。臣某誠歡。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上承乾綱。下立人極。用含宏光大之澤。調夷夏會同之心。獻歲改元。惟新景祚。先明首罪。次及羣妖。述微情以曉萬方。施鴻霽以蘇庶物。恤辜宥過。已責弛征。郡縣之弊。悉除。賦稅之新。規成備。滂方節獻之禮。以惠疲人。回權管餘。資之財。以資京邑。命使展澄。清之志。察言崇。直之材。弓旌賞於邱園。樂帛頒於巷艾。爰以初吉。御於明庭。德音一發。於九天。和氣驟周於四海。開物成務。實表於建元。應天順人。永延於億載。臣幸居近輔。先受殊恩。不獲稱慶。闕庭陪榮。班次。衆星列位。常拱北辰之光。新歲拜章。遙獻南山之壽。無任拊躍屏營之至。

謝恩賜粟麥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以臣當州連年歉早。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拜賜斛斗六萬石。仰長吏逐急濟用。不得時量。有抽放於百姓者。恩降九天。澤周萬姓。優詔纒下。羣情頓安。臣某誠歡。頓首頓首。伏以災沴流行。陰陽常數。物力既竭。人心匪遑。輒敢奏開。本求賑貸。皇恩廣被。玄造曲成。既免在田之征。仍頒發。之賜。臣謹宣教文。節自彰示。兆人。鼓舞歡謠。自中徂外。臣初到所部。便遇饑時。今蒙聖慈。特有賑恤。主恩及物。已為壽域之人。衆意感天。必有豐年之應。臣恪居官業。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感激之至。

恩潘王堯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楊揚狀報。潘王堯。輟朝三日。伏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情深近屬。憫枝葉之謝。諒切宸衷。剝肌膚之愛。何堪聖念。萬方知化。九族歸仁。凡受國恩。伏深悽惻。臣限以藩守。不獲奉慰。闕庭。無任屏營之至。

謝恩放先貨斛斗表

臣某言。臣奉五月二十九日敕牒。據度支所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內當州欠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三貫石。並放免者。殊私忽降。通責兼除。潘方永安。遐邇咸說。臣某誠歡。頓首頓首。伏以關輔之間。頻年歉早。田租既須。於放公用。又不支持。承前長吏。例有借使。以救一時之急。皆成積欠之名。既未支填。常懷憂懼。聖恩周洽。洞見物情。爰命有司。使之條奏。去其舊弊。衆已獲安。嚴立新規。人所指。臣恪居官次。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拊躍屏營之至。

謝分司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九日制書。授臣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者。寵命自天。職越無地。臣發迹書生。以文爲業。出身入仕。四十餘年。頃自集賢學士。出守吳郡。而辭之日。親承德旨。念百姓水潦之餘。示微臣政理之法。臣祇膺聖旨。夙夜竭誠。固里獲安。流庸盡復。猥蒙朝獎。錫以金章。及遷同州。又遇歡早。悉心綏撫。幸免流離。今荷天慈。憫臣者。僞列名賓護之職。分局河洛之都。老馬備東。恩枯株蒙。雨露之澤。獲居榮秩。以畢餘年。願此微軀。實爲厚幸。伏以臣始爲御史。逮事德宗。今忝宮寮。幸逢聖日。舉四海之內。賢能則多求。六朝之臣。零落將盡。雖迫桑榆之景。猶傾葵藿之心。臣無任感恩感涕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十七

狀

爲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救賈貞元廣利方五卷。右臣得新羅賈正使朴一作如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本國者。狀以募集神效。出自聖衷。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伎之祕。要極生靈之天。遂坐此華胥。咸濟仁壽。遂令絕域。遠聽風聲。美茲置功。爰有誠請。臣以其久稱游附。素託車書。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習稱獨處。豈獨隔於外區。正當四海爲家。冀觀十全之效。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

爲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黃折造衫一領。白吳綾汗衫一領。白花羅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今月。誕聖嘉辰。連協千年。慶流萬國。凡在臣子。合有獻陳。敢傾就日之心。願奉如山之壽。輕清宸辰。無任兢惶。

爲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右伏以水德方清。真龍下降。天長地久。瞻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固。臣地居一叨。宗屬職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前件衣服。謹詣銀臺。門奉進。輕演旌辰。伏用兢惶。貞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爲京兆李尹進野豬狀

右伏以收穫之餘。田獵有獲。異於芻蕘。著在方書。既堪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豬。謹隨狀進。謹奏。

爲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宜聖旨。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品越膳。味兼醴。順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

爲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高品某奉宜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官。飲於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猥塞末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七筯。若負邱山。無任戰戰兢兢之至。

爲東都韋留守謝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宜聖旨。賜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廚。光臨傳舍。臣初辭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羞。更切稻粱之感。無任欣躍。

爲裴相公進東封圖狀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岳。聲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至於續畫。躬自指揮。徵史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其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觀情一覽。遐想玄靈。臣叨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年。身恐不見。疲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謹差某官某。謹詣光順門奉進。謹奏。

舉崔監察幕自代狀

御史臺宣敘池等州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某。右臣蒙恩授監察御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在諸生中。號爲國器。繁維外府。人咸惜之。臣既深知。敢舉自代。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尚書屯田某官等守開州刺史柳公綽。右臣蒙恩授尚書屯田員外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徵王庭。在流輩間。號爲端士。昨除遠郡。人皆惜之。臣初蒙授官。得以論薦多士之內。非無其人。竊惟用材。宜自遠始。謹具如前。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東都尚書省前左補闕姜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欲達聰明。求發揚幽遠。故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也。臣伏以前件官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迫。至今家居。而爲

志無倦臣謹舉為郎吏分司別都督優賢振滯兩得其道大和元年六月十四日

蘇州舉中丞自代狀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章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刑務皆有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常州口賦首出諸郡况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權鑿之利誠藉時才流豈弟之風實惟邦本非敢臆說以塞詔旨今具開奏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疎闊在少壯日猶不逮人况今衰邁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宏獎非器使伏以當州縣大政之後物力蕭然肌寒殍仆相枕於野當當悉心條理稍具奏論才術空衰勞方始懼無開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進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顯達接之屬備被華章之貴服有矚眇之典誠招彼己之誠限以守官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大和七年十二月日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右某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包數澤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捕事繁才短常積憂虞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榮上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授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坐馳無任感戀之至

汝州舉裴大夫自代狀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宏泰右臣蒙恩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諸州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前為九卿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左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接具知公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云云

汝州進應狀

汝州防禦使當進奉龍母鷹六聯右伏以前件鷹等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兼禽受繼之時志已存於雲外下轉之際思用展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禦押衙景再休隨狀奉進以聞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州舉蕭讓議自代狀

同州防禦使前讓議大夫蕭儼右臣蒙恩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伏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伏膺儲門精神之間號為端士昨蒙朝獎冠於讓時方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塊然家居今聞疾瘳可以錄用臣與儼同班列知其材能為官擇人敢舉自代大和元年十二月四日

上宰相賀德音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部牒宣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註誤之徒爰降殊私特宏在宥瑕累咸滌危疑獲安此皆廟算稱諧致君及物事光前史功格上玄某限以守官不獲隨例拜賀無任拮据之至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赦書右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為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伏以律首三元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大號渙汗之恩宥過恤刑弛征已責盡去人瘼通知物情德音朝發於九天和氣夕周於四海此皆相公鈞諧之道贊贊之功進熟於密勿之間發揚成滂沛之澤某恪守官業印授所拘不獲隨例拜賀

薦處士嚴處狀

處士嚴處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名保嗣亦有官班頃者李資客揚常與之遊降為桂州文使其後客家汝海專靜自居其舊與汝州與語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心甚危觀跡相副未逢知己已過壯年汨沒風塵有足悲者伏見敕文節目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處無它唯善所在每覽珠璣英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取其藝業不棄遠人某忝被備官得以薦士亦非出位冀不廢言備宏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實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僻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有士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味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狀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淳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諍之鎮靜者循之孜孜於此者蓋管梁之性難正而懼公侯之胤不能嗣其耿光可以深情然則成宜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此智武子誠文字既冠而見之詞也是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胃以廣得人之路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性貞靜操心甚危不由門資誓志自立樂處士之號不汨綺繡之間自到洛都使居山寺耽玩墳籍放情適道曾遊與語如錦木屑信有稟受居然出羣以比在京師甚足知者諫院有狀名流函言某流滯周南前聞時輩身雖不用心甚愛才況遇相公持衡敢有所啓誠懇之下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擇知舉族之內有道逸焉謹狀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劉某狀

幸伍中奉復司存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與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配謫俚言可憫風什伏惟降意詳擇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留後行謹奉啓不宣謹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衣服綵線等雲水路遙緘膝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西之懷熙如陽和列在細簡苦心多感危涕自容驚神驟思若侍頽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設求國積念外臺報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舉重下丹詔再升黃綬羣情合符和氣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協台坐之精膺傑材之數談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治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某久罹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說之辰抱窮途終備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絕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巖窟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頓在臺日獲奉華繩指吏途於按讞遵文律於章奏藻鑿之下難逃陋容炎涼載移足見真能自遠聞左右沈淪遐荒歲月滋深艱真彌厲痛想受譴之始它人不知屬山園事繁孱力竭本使有內憂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礙關東城社之勢兩矢紛然燭縫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因事闕前虞勝遂跡生智之周身又誰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一顧一作過之重高邑公夙荷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蓋以水真之際皆在外方難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繁網亟形語言自前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與論亦慮重傷伏遇相公秉鈞輒已自復僱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錮人大治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羣靈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期伏惟發腐寸之陰成補天之澤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誠無補於多事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悃之至謹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銅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仁遠聆一言如受華袞伏自不窺牆仞九年於茲高舉遠殊禮致懸絕雖身居廢地而心特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許讓參於宥密材既為時而出道以得君而享命於發流水之源化行猶服草之易習強仇者自納於軌物困朽軸者成躋於仁壽六樹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治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移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嘗學苦心本求榮發得罪由己嗣乃貽愛捫躬自劾愧人肌骨觸起飛語刑極淪符心因病怯氣以慙耗近者否運將衰仁人持衡伏惟推竹園之懷憐鳥鳥之志慮變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揭幽於言出口吻澤濡膏區書者行葦勿傷枯節猶地衰老以出幣感窮而開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願推江干逐客會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埋為水廢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回淚盡言不宣謹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一坐飛語廢銅十年昨蒙微重罹不幸詔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昨舌顯白無路豈謂鳥鳥微

劉賓客文集卷十八

啓

上杜司徒啓時謫州

某啓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疎久而猶註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傷厲之日利於退讓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客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重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況承慶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略無取行葦萬族咸說獨為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略無取廢銅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翻方纔思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某啓某向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謗如川巧言奇中別白無路視網之日漏恩者三昨舌綻魂分終裔壤豈意天末軫絕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剝極之際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昌言危心鐵網絲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竊抃積於窮年化朽禮絕孤志莫展今

請編之。雖自從試有司。至於宰天下。詞賦詔詰。封章啓事。詩贈健金石。凡四百餘篇。勸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鐘駭聽。瑤瑟清音。其在翰苑及登台庭。極言大事。誠實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微服幸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成人肺腑。肝髮皆爲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宏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宏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伴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輔。杜陵章公執。河東裴公相。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章公淳。以才識兼茂徵。隨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道遙公。負之八代。孫江陵節度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右僕射。韋一作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壯六經。勞費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歷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於佛書。尤邃。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道古監修國史。引直東觀。就改一作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警不庭。宿兵寢久。韋丞相質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册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句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游蓬萊池。延開大議。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阼。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檢閱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中命去侍講之稱。虛未諭於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武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平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爲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舊。龜寶歷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唯內署侍參馬。華議閔。然俟公一言而定。擬難繼。服再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廟宇。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材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賞。城社無託。嚴廢益尊。威恩盡瘁。不畜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疾一作暴疾。以廢服委地。同列白奏。摺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貴人左右。翼負歸於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藥。勞午。疊委會。莫肩輿至第。詰旦。不起。聞。贈。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讀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賦爲主。自人爲

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制置。裁成潤色之詞也。以諫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册。和而莊。命將之詔。昭而毅。處賢能。其氣似孔文學。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著既纂。修父書。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憮然謂。曰。期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推柳侯。裴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期又被病。虛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齋恨無已。將子。薦誠於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得。於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嘉蕃之虔虔。孝敬。庶幾能世其家。故不讓云。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煥爛藩方。如非煙。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公名楚。字叔子。燉煌人。今古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冠。冠。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責。舉。擢。居。甲。科。瓊。邪。王。拱。誠。公。於。董。鼎。雅。器。重。之。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銳。於。辭。官。以。酬。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武。宏。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力。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於。并。州。凡。更。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常。博士。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喪。聞。中。月。除。刑。部。員。外。時。帝。女。下。嫁。相。禮。闕。官。公。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夕。上。親。臨。帳。帳。內。以。窺。之。禮。容。其。偉。聲。氣。朝。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公。爲。首。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內。制。武。帳。通。奏。相。梁。陪。燕。嘉。猷。高。韻。冠。於。一。時。會。准。右。拾。遺。上。道。承。相。即。或。以。督。職。公。草。詔。書。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議。竄。定。因。罷。內。職。歸。閣。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乃。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蒙。駕。惜。其。在。位。日。淺。遭。時。大。變。穆。宗。踐。阼。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幾。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賊。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州。刺史。移。部。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陝。隴。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疑。不。檢。下。獲。讞。今。陵。土。猶。溼。未。宜。速。用。次。陝。一。日。重。爲。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部。尚。書。兼。洋。州。刺史。充。宜。武。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洋。州。爲。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峭。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者。積。年。公。始。以。清。儉。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山。去。羣。疑。以。禮。讓。汰。慘。念。自。上。化。下。速。於。節。節。洋。州。革。音。無。復。故。態。隨。書。勞。之。就。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大。臣。未。諫。天子。願。朝。正。月。制。日。可。操。節。入。覲。還。戶。部。尚。書。俄。爲。東。都。留守。又。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後。以。王。業。之。始。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尚。書。徵。給。換。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大。和。九。年。冬。

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召公決事禁中。以見實編事傳一作古義爲對。其詞謹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幹利權。既非素尚。佗佗半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於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齋終之前一日。自修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或闕。意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於慰册。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全之夕。有大星隕於正寢之上。光燭於庭。天意若曰。既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殆歟。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狀梁公實尸之。公爲台臣。獨召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著作。對曰。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它日相銜者。因快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冤之。嗟乎。天之於賦子也。甚審而難周。公獨富文章。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既免喪。嗣子左補闕。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左諭德宏分司東都。負其簡來。謂泣曰。先正一作司空與丈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咽。長號子亦爲之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始公參大函記室。以文雄於世。議者謂一方不足。以聘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許謨密勿。遂委魁柄。所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如皆合。在藩登萬夫之觀。立朝賞羣寮之類。居內成大政之風。靈運賦情於章奏。鼓洪濶於訓誥。筆端隨寸。言調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督僕射。少人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册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聖宗神章。孝武皇帝哀册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符重事也。其它各以類聚著於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明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秘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承和曲江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語所中。左遷齊汾鄆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所爲虜。劫執公。隨脇從伍中。初。蒲州長史。又貶永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爲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期翔雲路。不虞鵬反。巖壑盛名。先物易生。病疵三至。卽署坐成。遺靈附證。江皋棲棲。沒齒見知者恨之。公遠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爲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頗然真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三。年其孫元符。奉遺草來乞詞。以表之。曾經亂離。多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爲俊人。其色嫩。灑於顏。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

如工人染夏。以視羽賦。有生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得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蓬蔚。與百果齊。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遠甚。始以文學處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馳如羽。長安中。諸生咸誦其鋒。兩科連中。芒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騰進。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紀一作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蓋開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梁肅學文章。勇於藪。能成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擢去文學。與舊賢交。重氣。譽名。質。故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士窮富強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誦詞角。遂發連注。得一善輒。肝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於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關其勢。而爭夫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誦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它成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麗。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而回注。鷄。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文。不相察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亂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繁榮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賦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爲少檢。出牧郴州。又調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入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雅深雅健。似可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壯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與同。古今調殊而理具。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乎才。鈞銖尺寸。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擗翠屏。浮層閣。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

亦猶明金絲羽。得於趨奇。雖欲勿實可乎。生平挺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原為鐵。筆端為炭。鍛鍊元本。唯窮羣形。紛紜錯。遂意奔走。因故沿湖。協為新聲。皆所與游者。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其外高韻如包李。李詩如李。包詩如包。遂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窮途。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聞者以廷尉屬為荆州。從事移疾能去。幽臥於武陵。迄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為吟詠。時復發憤。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常號我。盡表而志之。為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靈邪。義得而言。與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穿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蕭在史策。國朝因之。然復與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付之間。故其風。息樂府。協律不能足。去新詞音。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臥於齋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裁者歟。

敬上人文集紀

釋子工為詩。尚矣。依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寂。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去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藪益至。皎然以齊薦於詞人。包侍郎信。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於李侍郎。舒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山。二公而屬。如雲得風。柯葉張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下編流疾之。造飛語。激勸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宜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遵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隱。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裴公為侶。裴公字。時子方以兩絕。執筆視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於京洛。與支許之吳焉。上人沒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勸為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代。求一言羽翼之。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蓋一導其源。護國製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玄弦孤韻。警人耳目。非大業之音。獨吳興與裴公能備衆體。裴公後故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自馬寺。僧到赤烏年。謂汀州云。青蠅為吊客。黃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闕城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

雜著

傷我馬詞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譽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善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鮮焉。疑子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於其鄉。一旦果得之。陰山之阿。饒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軀非。竊然而偉也。雖儒士得以乘之。始子被阜衣於朝。朝之人多四三其牡。以迭取子無策焉。一作水。水之淋漓。溥途之汪洋。結為礪。融為坳。堂前有債。騎後有濡。我策垂空。我鐙方揚。振。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鉤。膺之。疊。一。蹶。千。趾。駢。比。齟。齟。者。斯。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引。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子。之。獲。譴。於。闕。下。背。商。顏。趨。昭。邱。日。中。而。踰。舍。修。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湖。高。則。噉。巖。虎。咆。空。林。盡。闕。荒。荒。風。雨。孤。征。而。書。之。威。俾。子。弗。頭。我。馬。焉。依。府。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之。傍。或。陰。月。未。賞。誇。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踰。踏。願。望。今。頓。其。領。轡。飲。斂。日。削。兮。精。耗。神。傷。寒。慄。騷。騷。兮。瘁。毛。蒼。涼。路。聞。墜。燐。兮。逸。氣。騰。驪。翔。雲。深。兮。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墮。然。似。自。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玄。宗。纘。大。宛。而。虛。有。名。馬。命。典。收。以。時。起。居。泊。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

歌曰龍爲友武陵有水日龍泉遂歸骨於是川且市之曰生於嶺巖善馳走萬里南來困邱阜青蓋寒哉非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金盞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口兵戒并序

余讀莊書曰兵莫慘於志一作莫邪爲下缺然知志士之傷夫生也它日讀遠祖中學校尉書曰口者兵也蓋然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深焉蘇是知我祖之言爲急作戒以警於世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禍智不能明人或權兵道盜奔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權語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於楚鏡夷寇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警賢者海子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仲古在古猶爾辯爲詐媒默爲德基不啓孰能環疵雖隱深居孰謂可噬戒哉一無字我口一作之啓爾一作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健以忍爲固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薛適越也

猶子薛農跪於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於扶疎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汚賢能書又不自意被逐相府召爲從事重親累婉權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余曰若知器乎始乎斯輪因人規知列中廉外愕然而有容者理賦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辰日味不剖一作不整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璠金貴在清廟其用也藉以發潔其藏也積以養光荷指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儼然與彼俄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爲磨斲新質爲青黃睦僚友爲璠金忠所奉爲清廟蓋敬以爲恭慎微以爲積去意以謹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而把顯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屏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天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雖乎華章而非亦慘乎諒別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昔我友柳儀曹嘗謂吾文儻而辭味無窮而矣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我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槌擲之器實於簾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二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鑲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道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擲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起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戾我悔分曹適迫自朝至於日中釋氏也而率一無率字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命有情焉如或焉焉悉督之不泄又從而說齧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哈讓也乃曰非子術之工是仍格者不予昇也請劇駘於弈基主人云從命命獨以續之驚神賦計巧端智匿主進者皆勝負之數於賭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福心亦將語基而抵梓矣既乃恬而不恤報然有失欲求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嗣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枯槁是已二者豈有數存於其間哉但處之

勢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以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於民誠信而寧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城門之遠余得自麗譙而俯焉察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時如在閨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秣私屬有閑在中簡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形及質焉在篋笥者白黑巨細焉業於鑿者列饗饋陳餅餌而茫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懸棹孟而澤然鼓刀之人設符組解豕羊而赫然華質之毛叟漁之生交並走錯水陸羣狀夥名入隨而分糶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買顯顯行買遑遑利心中驚食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估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良苦之巧言數量衡於檢手鈔忽之差鼓舌僨俸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譟譁空烟埃奮翳塵壘巾履囁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守大鳥爲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於籍云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一傳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溼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煖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夫居室必以閨門豐屋爲美簡衣裳必以文章適澤爲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輪絕足爲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適爾而笑或謔然不屑詆之曰子握粟奕奕居下品矣其人必報然而貌或純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衆尙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尙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河漢者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當以尙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泰穆尙之而賢臣莫賈黃老者至道也寶后尙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尙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過過一作鈞而善者得以讓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顯於賞所讓在乎過非實也不察於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墮墜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登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柄井之利汲耳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敬視長者所行止必操履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

懼不厭於衆。然一作以口與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歌漁於竹林。背語途話。舉酒調諧。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夜磨墨於楯鼻上。或疑止筆。書中居一二。由旬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爲人所借。昌言奏記。移讓。告諭。莫不志非。成獵并焉。及譚於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游。往往指事成歌。詩或前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應作。適晴。喜躬驅書於庭。得已。書四十通。適爾自。嘔。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爲。真可供。齊。藥。格。耳。它日子。博。博。陵。復。生。關。言。曰。某也。是。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魏。魏。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引。魏。魏。者。蘇。是。刪。取。四。一。爲。集。略。以。貽。此。耶。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說

魏司空王規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威。允。字。信。臣。次。曰。同。廣。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勸。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我。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於。事。君。僧。曰。臣。知。終。也。

裴丞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閣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豐壤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而歎。屢。屨。之。無。餘。非。地。不。產。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於。三。離。者。五。國。雖。善。善。者。我。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豐。庠。不。開。絃。歌。而。室。虛。兒。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能。振。學。也。病。無。財。以。給。其。用。斷。生。今。有。一。見。使。大。學。立。富。幸。遇。相。公。在。位。以。索。言。之。禮。云。凡。學。官。春。釋。尊。子。其。先。師。斯。禮。止。于。辟。雍。預。宮。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子。子。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漢。初。定。羣。臣。皆。起。屠。販。爲。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孝。元。時。章。玄。成。以。碩。儒。爲。丞。相。遂。建。議。罷。之。夫。以。子。孫。尚。不。敢。違。禮。以。毀。其。祖。况。後。學。師。先。聖。之。道。而。首。違。之。乎。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舊。儀。執。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憤。也。竊。觀。歷。代。無。有。是。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貞。觀。十。二。年。又。詔。修。宜。尼。廟。於。兗。州。至。二。十。年。許。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方。社。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禮。開。元。中。玄。宗。鑿。學。與。儒。臣。議。罷。是。殺。德。許。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感。後。數。年。定。令。時。王。孫。林。市。爲。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敬。從。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是。首。失。於。敬。宗。而。終。失。於。林。市。習。以。爲。常。罕。有。敢。非。之。者。謹。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約。錢。十。六。萬。有。奇。舉。天。下。之。郡。縣。當。千。七。百。不。曾。編。廢。者。不。在。數。中。凡。歲。中。所。出。於。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飽。餼。一。作。妻。子。而。已。於。尚。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郡。守。臣。得。以。上。言。使。事。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牲。牢。衣。裳。如。有。生。徒。

春秋休開元教旨。用酒醴。服脰。脰。果。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籍其實。半附益所隸州。使坊學校。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築學室。其器用豐。尊食。增。宰。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紙。筆。鉛。黃。視。所。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既。備。明。經。日。課。繕。書。若。干。紙。進。士。命。隸。校。亦。如。之。則。自。觀。之。風。然。不。殊。其。它。郡。國。皆。立。程。控。校。懷。懷。械。僕。善。我。良。可。詠。矣。伏。惟。相。公。發。迹。成。自。諸。生。其。尊。崇。王。之。道。儀。形。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記。於。左。右。姑。舉。其。大。較。至於。證。據。纖。悉。條。奏。具。之。章。下。之。日。乞。留。神。者。察。不。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澤宮詩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敢矢。規。俯。祿。猶。衆。密。發。持。滿。週。風。畫。微。者。數。矣。有。措。格。之。妙。而。無。雙。鶴。之。獲。韋。弓。收。視。歸。究。其。術。絲。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額。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彈。矣。告。子。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那。那。庶。士。於。以。干。祿。彼。鶴。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於。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於。高。墉。因。我。不。減。高。墉。伊。何。維。器。與。時。視。之。以。心。誰。謂。鶴。微。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吳。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處。伏。北。窗。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發。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書。觀。之。始。自。黃。帝。伏。皇。尤。至。於。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礪。下。上。數。千。年。間。其。播。播。誰。誰。無。道。策。用。是。以。干。提。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子。查。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鈇。三。五。九。九。之。伎。爾。之。而。已。

教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五武溪。關。決。於。沅。突。舊。防。毀。民。家。躋。高。望。之。溟。澤。葩。華。山。腹。爲。坻。林。端。如。沙。一作。瀾。道。駛。悍。不。風。而。怒。崩。前。逝。沒。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旋。環。之。知。者。顛。倒。之。輕。而。泛。浮。者。頹。覆。之。重。而。高。大。者。前。卻。之。生。者。力。音。聲。者。弛。形。激。流。而。東。若。木。枅。然。有。僧。愀。焉。嘗。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爲。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壑。舟。挾。善。器。維。以。修。杙。於。崇。邱。水。當。涸。派。人。易。其。力。凝。矚。執。用。候。可。而。極。大。凡。室。處。之。類。穴。居。之。窟。在。牧。之。羣。在。家。之。壘。上。羅。黔。首。下。逮。毛。物。投。乎。洪。濶。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擊。獸。如。鷓。夷。而。前。攬。持。流。楫。首。用。不。陷。隅。目。傍。視。其。姿。引。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禮。曰。何。之。曰。第。無。濟。是。爲。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慈。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我。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處。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聖。聞。者。在。彼。之。未。善。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邪。我。處。也。所。援。而。

出死地者乘矣。形乾氣還。各復不狀。踣者踣。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謔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焉能害焉。彼形之乾。榮辭之委也。彼氣之還。暴悖之用也。心足反噬。而齒甘最盛。是必肉我。歸矣。庸能踣踣。謔謔。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為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於衆多。我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

雜興三十一首

學阮公體三首

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自直。安知室可欺。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
一作意

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鸛鷗。出門有遠道。平野多層陰。滅沒馳絕塞。振迅拂華林。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昔賢多使氣。愛國不謀身。自賢千載事。心交上古人。侯門有仁義。虛室多苦辛。不學腰如磬。徒使飯生塵。
偶作二首

終朝對尊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世情開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楸中散。予無甚不堪。萬卷堆牀。書學識其真。萬里長江水。征夫度要津。養生非但樂。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逢時即至珍。
古調一作古詞二首

軒后初冠冕。前旛爲蔽明。安知從復道。然後見人情。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工。

萬興二首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語何平叔。無爲輕老生。世途多禮數。鷄鷄各道遙。何事陶彭澤。拋官爲折腰。

昏鏡詞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於寶篋。發篋而視。其一皎如。其九晦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隨謝曰。非不能盡良也。蓋寶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歷周睭。求與己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予感之作昏鏡詞。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品。函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瑕疵既一。不見。析蠹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然美。傾城飾帶以紋縠。裝匣以瓊瑤。奏宮豈不重。非適乃爲輕。

養鸞詞并引

途逢少年志在逐。絕句。一呼應。舉以翼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鸞禽則爲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鸞詞。
養鸞非玩形。所資厚鮮力。少年味其理。日月一作夜。哺不息。探羅網黃口。且莫有餘食。甯知下轉時。翅重飛不得。暫罷止林表。狡兔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武夫詞并引

有武夫過。說余以從軍之樂。翌日。質於通武之善。經者則曰。果有樂也。夫威恣而賞勞。則樂用。威雄一作而賞。則樂橫。去。願其樂安出耳。予惕然作是詞。
武夫何沈沈。在紫襲。綵雲。借問胡爲爾。列校在鷹揚。仗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九害公吏。袖刃妒名偏。家底既不事。願爾自生光。門歌高樓上。祖揚大道傍。昔爲驅戶人。乘來甘哺糠。今來從軍樂。躍馬伏持槍。青鞵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王。

賈客詞并引

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買尤熾。或曰。賈雄則農傷。予感之作是詞。
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井。眩俗難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揮鉤伴懸衡。錐刀既無業。轉化日已盈。傲福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離金劍。女垂貫珠纒。高貨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爲鳥思。鑿鑿盤龍形。大艦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自無征。農夫何爲者。辛苦事寒耕。

調瑟詞并引

里有富家翁。厚自奉。養而嚴。悍威。力屈形削。然猶役之無蕪極。一旦不堪命。亡者過半。道亡者亦不來。復翁傾出。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予感之作調瑟詞。
調瑟在張弦。弦半音自足。朱絲二十五。闕一不成曲。美人愛高張。瑤軫再三促。上弦雖獨響。下應不相屬。日莫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卻願膝上弦。流淚難相續。

讀張曲江集作并引

世稱張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及今讀其文自內職收始安有瘴癘之歎
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
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諱胡雖有反相蓋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
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傑魂豈枝心失恕陰誦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
鍾離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誦乎予讀其文因為詩以弔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親身法在何所恨色傷一作斯為仁良時難久恃陰譎豈無因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

庭梅詠寄人

蚤花常犯寒繁實常苦酸何事春日上春日坐令芳意闌天桃定和笑遊妓肯回看君問調金鼎方知正味難
詠古仁哲有所寄

車音想轉轉不見葦下塵可憐平陽第歌舞嬌青春金屋容色在文園詞賦新一朝復得幸應知失意人
寂寂照鏡臺遺基古南陽其人昔來遊翠鳳相隨翔日成在桑野志遠貯椒房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頽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籍上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苦雨行

悠悠飛走情同樂在陽和歲中三百日常恐風雨多天人信遐遠時節易蹉跎洞房有明燭無乃懼且歌
妾吟吟
天涯浮雲生爭蔽日月光窮巷秋風起先摧蘭蕙芳萬貨列旗亭恣心注明璫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
勿謂行大道斯須成太行莫吟妾吟什徒使君子傷

經檀道濟故壘

萬里長城堞荒蕪野草秋林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史云當時人歌曰可憐
題歌器圖

秦國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黃犬願作丹徒一布衣

秦蚊謠

沈沈夏夜閉窗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歎起初駭聽散散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
者惑露花滿澀月上天利芻迎人看不得我鑿七尺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
難海匡林清商一來秋曉羞爾微形伺丹鳥

百舌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開關啼花樹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轉音韻多黃鸝春聲燕

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蘇轍宛轉似娛人一心百
舌何紛紛醜顏使少停歌聽墜班妖姬和睡開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回避塵車延尉張羅自不閑潘
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附何徵舌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言高下飛

飛鸞操

鸞飛杳杳青雲裏鸞鳴蕭蕭風四起旌尾飄揚勢漸高箭頭書劃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疑
飛烟遊鶴朝出其下慶雲清景相回旋忽聞鐵鳥一噪聚營下雲中爭厲鳳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天
嚇疑鸞雛投人避夫投高處俛啄無聲猶展頰清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費華亭路橫逸一作危巢向莫
時鸞鵲飽腹踏枯枝遊策挾彈一歷肘脰碎羽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風文章在仁義鸞儀形
鸞心雖能戾天何足貴

秋登引

漢陵秦苑遙蒼蒼陳根腐葉秋登光夜空寂寥金氣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互明滅金鑪星噴鏡
花發露華洗澆清風吟撥昂不定招搖垂高麗翠恩過珠網斜歷璇題舞羅幌紫衣樓上拂香裾承露臺
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窗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中郎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
門帳開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黃兒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銜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賦鳥亦夜
飛一作翹如車輪人不見已矣

華山謠

洪鑪作高山元氣鼓其囊俄然神功峻峻拔在寥廓盤踞指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事來託
天寶帝王宅以我一作為為關鑰能令下國人一作見見換神骨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為獄丈夫無特達雖
貴猶碌碌

磨鏡篇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為我一磨拂洋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
山神賦氣沮野魅真形出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

有懶吟

有懶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清玄人立寒沙上心專腹著肩一作腹漁翁以為妖舉塊
投其前一作呼呼兒買魚歸與懶同烹煎關關黃金鷄大翅搖江期下見盈尊魚投身壁洪漣攪擊隱鱗去
哺擁林岳鷓鴣烏欲伺隨遙嘆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魴鱖天忘不辛割
非祭徒虔虔空餘知禮重載在淹中篇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二

一七四

漢室賢王後在河間孔門高第人濟時成國器樂道任天真特逢走無玷堅貞竹有筠總戎寬得衆市義貴能貧護塞無南牧馳心拱北辰乞身來闕下賜告臥漳濱榮耀初題劍清風已控紳宮星徒列位際日不回輪自昔追飛侶今爲侍從臣素弦哀已絕青簡歎猶新未遂揮金樂空悲撤髮長淒涼竹林下無復見清塵此反拜向對竟不克中謝朝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韻

莫景中秋爽陰靈既望圓騰精浮碧海分照接廣淵迴見孤輪出高從倚蓋旋二儀含皎澈萬象共澄鮮整御當西陸舒光麗上玄從星變風雨順日助陶甄遠近同時望品類此夜偏運行調玉燭潔白應金天曲沼凝瑤鏡通衢若象筵逢人盡冰雪遇境即神仙引素吞銀漢凝清洗綠烟皇宮露下鄰竹思風前水是還珠浦山成種玉田劍沈三尺影鏡認九枝然象外行無迹寰中影有一選稍當雲閣正未映斗城懸靜對揮宸翰閑臨殿彩殿境同牛渚上宿在風池邊與掩尋安道詞勝命仲宣從今紙貴後不復詠陳篇

奉和淮南李相公蚤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

八柱共承天東西別隱然遠夷爭慕化真相故臨邊並進襲龍位仍齊龜鶴年和公詩有齊年同心舟已濟造膝壁常聯對領專征寄遙持造物權斗牛添氣色并絡靜氛烟獻可通三略分甘出萬錢漢南趨節制趙北賜山川玉樓觀滌舞虹旌獵楚田步嫌雙履重夢入九城偏秋與雨離情動詩從樂府府聆音還藕抹不覺撫玄弦李中書自揚州見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徵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奉附成詠寄荆南嚴司

空

蠻水阻朝宗兵符下潛宮前籌得上策無戰已成功漢使星飛入夷心草偃同歡謔開竹棧拜舞擲桑弓就日知冰釋投人念鳥窮網羅三面解章奏九門通并服聯機杖雕題盡鞠躬降幡秋練白驛騎盡塵紅火號休傳警機橋罷巨空登山不見虜旆旆自生風江遠煙波靜軍回氣色雄佇看開喜後金石賜元戎武陵書懷五十韻并引

按天官書武陵當翼軫之分其在春秋及戰國時皆楚地後爲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漢興更名曰武陵東徙于今治所常林義陵記云初項籍殺義帝於郴武陵人曰天下憐楚而與今吾王何罪乃見殺郡民縞素哭於招屈亭高祖聞而義之故亦曰義陵今郡城東南亭舍其所也晉宋齊梁間皆以分王子弟事存於其書永貞元年初始以尚書外郎出補連山寺道貶爲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顧山川風物皆駭人所賦乃具所聞見而成是詩因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故用書懷爲目云

西漢開支郡南朝號成藩四封當列宿百雉俯清沅高岸朝護舍驚濤激箭積陰春暗度將將爲先帝俗向東皇祀謠傳義帝冤桃花迷隱迹棟葉慰忠魂戶算資漁獵鄉豪恃子孫照山奮火動踞月俚歌喧擁楫舟爲市連薏竹覆軒披沙金粟見拾羽翹翹若折滄溪秀蘄生枉渚喧山瀛菜爲邑人所食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二

五言今體三十首

春日退朝

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動開影助松寒瑞氣卷綰綬遊光泛波瀾御溝新柳色處處拂歸鞍

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作

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門開青草日樓閉綠楊風將大昇天路披霓赴月宮武皇曾駐蹕親問主翁人

蜀先主廟漢末諸葛牛白

天下一作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效來舞魏宮前

觀八陳圖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月十五日夜玩月

天將今夜月一徧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愴然是玉京

許給事見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

可美。覺路明證入。使門通懺悔。悟理言自忘。處市道猶泰。色身豈吾寶。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未卜何年載。

善卷壇下作山柱

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藪。道為自然貴。名是無窮壽。瑤壇在此山。識者常回首。

武陵觀火詩

楚鄉祝融分。災一作火常為虞。是時直突烟。發自晨炊徒。官風扇其威。白晝曠陽烏。操屨不暇汲。循牆而避。險怒如列缺。光迅與楚輪。俱聯延掩。四達赫奕成。洪鍾淘疑雲。濤翻颯若鬼。神趨當前迎。厥絕。是物同音。朕金鳥入梵。天赤龍遊玄。都騰烟透窗戶。飛焰生繡。爐火山摧半空。暴雨灑中衢。瑤壇披襟。寶樹攢珊瑚。花縣與琴焦。旗亭無酒。市人委百貨。邑令遣雙兔。餘勢下隄隄。長燄烘。燄。吹焚照水府。夾浪移天吳。冥能雲日晚。心驚視。殊。高灰辨。黑土連。關。素。合。星。遊。氣。鍊。人。所。厚。地。藏。宿。熱。遙。林。早。驟。枯。火。德。資。生。人。庸。可。一。日。無。御。之。失。其。道。破。石。燭。天。開。晉。車。走。龍。劍。吳。宮。傷。燕。燼。五。行。有。珍。氣。先。哲。垂。許。謨。宋。鄭。同。日。起。時。當。賢。大夫。無。奇。可。自。可。樂。引。患。非。所。關。實。守。值。人。瘼。臨。烟。駐。驪。駒。弔。傷。色。慘。恨。喧。失。詞。勸。檢。下。令。錫。里。布。指。期。輕。市。租。閉。垣。適。未。立。苦。蓋。自。相。娛。山。木。行。剽。伐。江。泥。宜。墮。魯。臣。不。必。苛。何。用。微。越。巫。

崔元受少府自貶所還道山花以詩答之

故人博羅尉。遺我山花採。從君海上來。自謂傷家。雲濤調。孤。根。陰。火。照。晨。能。淨。搖。扶。桑。日。豈。對。瀛。洲。盡。世人愛芳辛。攀摘忘幽。遇。傳。名。人。帝。里。飛。駟。解。天。涯。王。濟。本。向。味。石。崇。方。關。香。靡。盤。多。不。識。綺。席。乃。增。華。驛。馬。損。筋。骨。貴。人。滋。齒。牙。願。子。藜。藿。士。持。此。空。嘆。嗟。

途中重發

馬蹄塵上霜。月明關頭路。行人朝氣銳。宿鳥相辭去。流水隔遠村。樹山多紅樹。悠悠關塞內。來往無開步。

和董蔗中古散調詞贈尹果毅

昔聽東武吟。壯年心已悲。如何今漫落。聞君辛苦辭。言有窮巷士。弱齡頗尚奇。讀得玄女符。生當事邊時。借名遊俠窟。結客幽并兒。往來長楸間。能帶雙健馳。崩騰天寶末。虛暗燕南垂。爐火入咸陽。詔徵神武師。是時占軍幕。插羽揚金。萬夫列。觀。射。中。戟。支。誓。當。雪。國。讎。親。愛。從。此。辭。中。肯。倚。長。劍。起。視。藍。尤。旗。介。馬。晨。蕭。蕭。陳。雲。竟。天。涯。陰。風。獵。白。草。旗。葉。光。參。差。勇。氣。貫。中。腸。視。身。忽。如。遺。竹。換。白。馬。將。虜。騎。不。敢。追。貴。臣。上。戰。功。名。姓。隨。意。移。移。成。肌。骨。苦。他。人。印。紫。纓。謁。者。既。清。宮。諸。侯。各。罷。戰。上。將。賜。北。第。門。戟。不。可。窺。曾。血。下。沾。襟。天。高。問。無。期。卻。尋。故。鄉。路。孤。影。空。相。隨。行。逢。里。中。舊。樸。遮。昔。所。嗤。一。言。合。侯。王。腰。佩。黃金。龜。問。我。何。自。苦。可。憐。真。數。寄。遲。回。願。徒。御。得。色。雙。雙。眉。翻。然。悞。世。途。撫。已。味。所。宜。田。園。已。蕪。沒。流。浪。江。海。泗。鷺。窩。毛。翻。摧。不。見。翔。雲。姿。衰。容。蔽。逸。氣。子。子。無。人。知。寂。寞。草。玄。徒。長。吟。下。韋。帷。為。君。發。哀。韻。若。扣。瑤。林。枝。有。客。誰。其。真。滋。漫。涕。交。頤。勸。爾。一。杯。酒。陶。然。足。自。怡。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三

古調十六首

登司馬錯故城秦昭王命趙征五國城在武陟阮江南

將軍將秦師。西南莫退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登臨值蕭辰。周覽壯前躡。盤平陳葉滿。墻高秋蔓綠。廢井抽寒萊。毀臺生帶一作殺。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鐵。楚塞鬱重疊。懷漢紛詩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

臥病聞常山旋師策勳石過王澤大治因寄李六侍御

寂寂重寂寂。病夫臥秋齋。夜蟲思幽壁。橫葉鳴空階。南國異氣候。火晏尚昏霾。瘴烟結飛羽。冷氣傷百骸。昨聞凱歌旋。飲至酒如淮。無戰隨丹水。垂仁輕葉街。清廟既策勳。圓丘俟播柴。車書一以混。幽遠庶不懷。遂客顛領久。故鄉雲雨乖。萬魚各有化。子欲問齊諧。

謁桂山會禪師

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嘆。弱冠遊咸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世賢。馳聲隘四塞。勉修貴及蚤。狂捷不知退。錫鉢揚芬。尋尺招瑕。滄留鄧南。推顏羽翰碎。安能答往事。且欲去沈痾。吾師得真如。白一作在。人。寰。內。哀。我。頭。名。網。有。如。翻。飛。輩。曠。曠。揚。智。炬。照。使。出。昏。昧。靜。見。玄。關。啓。故。然。初。心。會。夙。尚。一。何。微。今。得。信。

遊桃源一百韻

東南倚蓋卑。維嶽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翻。青冥結精氣。磅礴宜地脈。還開府寸陰。能致彌天澤。

沉江清怨

沉江清怨。連山鬱岑寂。回流抱絕巖。皎鏡含虛碧。昏旦遞明烟。烟風紛委積。香蔓垂綠潭。暴龍照孤磧。

屏脚鹿受

屏脚鹿受。樓居迴清霄。蘿葛成翠帶。仙翁遺竹杖。王母留桃核。姹女飛丹沙。青童護金液。寶氣浮鼎。

骨前事

骨前事。骨前事。如今三山上。名字在真籍。悠悠謝主人。後歲當來覲。言畢依庭樹。如烟去無迹。觀者皆失。

類秀氣

類秀氣。骨前事。性靜本同和。物牽成阻。是非關方寸。董血昏精魄。遂令多天傷。猶喜見斑白。喧喧車馬。

客有為余

客有為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 鹿。青囊既深味。瓊葩亦屢摘。縱無西山資。猶免長戚戚。

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卻立視雲背。白日照其上。風雷走於內。混濛雪海翻。槎牙玉山碎。

有僧言羅浮事

有僧言羅浮事。因詩以寫之。 君言羅浮上。容易見九根。漸高元氣壯。洶湧來翼身。夜宿最高峯。瞻望浩無鄰。海黑天宇曠。星辰來逼人。

秋江

秋江。 輕陰迎曉日。霞霧秋江明。草樹含遠思。襟懷有餘清。凝眸萬象起。朗吟孤憤平。清鴻未矯翼。而我已遐征。

裴祭酒

裴祭酒。 裴祭酒。尚書見。示春歸城南。青松塢別墅。寄王左丞高侍郎之什。命同作。 蚤官聞人事。晚懷生道機。時從學省出。獨望郊園歸。野約度春水。山花映巖扉。石頭解金章。林下步綠薇。

和河南裴

和河南裴。 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太平寺。詔九龍祠。祈雨二十韻。 有事九龍廟。繫齋梵王祠。玉蕭何時絕。碧樹空涼颺。吏散埃壙息。月高庭宇宜。重誠肅穆間。澗水潺湲時。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依稀。馬嘶古樹道一作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成陽終日苦思歸。

朗州寶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答長句二篇因而繼和
鴛鴦池出建章。綵旗朱戶儼相望。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舍雞舌香。白芷江邊分驛路。山桃溪外接甘棠。應憐一罷金閨籍。枉渚逢春十度傷。

蚤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
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暫屈遠人安。朝驅旌旆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梅蕊覆階鈴閣煖。雪峰當戶戟枝寒。肯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澧有蘭。

寶朗州見示與澧州元郎中蚤秋贈答命同作
鄰境諸侯同舍郎。芷江蘭浦恨無梁。秋風門外旌旗動。曉露庭中橘柚香。玉簪微涼宜白晝。金笳入莫應清商。騷人昨夜聞鷓鴣。不歎流年惜衆芳。

衡州徐員外使君遣以綺紵兼竹書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贖按此都本自衡州折送
爛柯山下舊仙郎。列宿來添婺女光。遠放歌聲分白紵。知傳家學與青箱。水朝滄海何時去。闕在幽林亦自芳。聞道天台有遺愛。人將琪樹比甘棠。

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詩答之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蟾吐水龍光靜。綵翰搖風錦鮮。此日備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覽畫評事思歸之什因以詩贈
幾年油幕佐征東。卻泛滄浪狎釣童。歌枕醉眠成戲蝶。抱琴閑望送歸鴻。文儒自襲膠西相。倚伏一作能齊塞上翁。更說扁舟動鄉思。青菰已熟奈秋風。

松滋渡望硤中
渡頭輕雨灑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壘有秦灰。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十二碧峰何處所。永安宮外是荒臺。

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縣李少府囑秘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水館對酒聯句追刻獨擊銅鉢故事遲輒舉觥以飲之逮夜艾羣公沾醉紛紛就枕余偶獨醒因題詩於段君枕上以志其事
寂寂獨看金盞落。紛紛只見玉山頽。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回。

逢王十二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時貞元二十年王
廐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報淮南詔促。石王褒入九重。

關下口號呈柳儀曹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一九一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四

七言五十六首

西塞山懷古

西晉一作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陽山廟觀賽神

漢家都尉征蠻蠻。血食如今配此山。曲蓋幽深蒼柏下。洞簫愁絕翠屏間。荆巫脈脈傳神語。野老婆娑啓醉顏。日落風生廟門外。幾人連蹋竹歌還。

漢壽城邊野草春

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殿對荆榛。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華表半空經霹靂。碑文幾見滿埃塵。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

玉馬朝周從此辭。園陵寂寞對豐碑。千行宰樹荆州道。莫雨蕭蕭聞子規。

荆州道懷古

綵仗神旗獵曉風，雞人一唱鼓逢逢。銅壺漏水何時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監祠夕月壇書事

西峰司分晝夜平，羲和亭午太陰生。鏗鏘掛讓秋光裏，觀者如雲出鳳城。
戲贈崔子牛

學道深山處，老人留名萬代不。關身勸君多買長安酒，南陌東城占取春。
元和甲午歲詔書徵徵江湘送客余自武陵赴京宿於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雲雨江湖起臥龍，武陵樵客瑞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江陵嚴司空見示與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

南荆西蜀大行臺，幕府旌門相對開。名重三司平水土，威雄八陣役風雷。彩雲朝望青城起，錦浪秋經白帝來。不是郢中清唱發，誰當丞相接天才。
微還京師見舊番官馮叔達

前者恩慳被行，十年顛顛到京城。南宮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
改洛城古牆

粉落椒飛知幾春，風吹雨灑旋成塵。莫言一片危基在，猶過無窮來往人。
元和十一年自朝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再遊玄都觀絕句并引

余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太和二年三月，百畝庭中半是苦桃，花淨盡，菜花開，植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望夫石正對和州郡樓

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為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時初望時。
金陵五題并引

余少為江南客，而未遊秣陵，嘗有遺恨，後為歷陽守，跋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適爾生思，雖然有得，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爾。
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臺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生公講堂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令宅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
謝寺雙楹謝安宅古楹在焉

雙楹蒼然古貌奇，含烟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鸞瓦上出高枝。長明鏡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少年時。
韓信廟

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鍾室嘆良弓。遂令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秋夜安國觀開筵

織女分明銀漢秋，桂枝梧葉共飄颻。月露滿庭人寂寂，霓裳一曲在高樓。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真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服膺。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賜山僧。
聞韓賓撤第歸觀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曹長時韓牧永州

零陵香草滿郊坰，丹穴雛飛入翠屏。孝若歸來呈畫譜，孟陽別後有山銘。兩陵舊地花纔結，桂樹新枝色更青。為報儒林丈人道，如今從此發星星。
寄揚八壽州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桂嶺雨餘多鶴迹，茗園晴望似龍鱗。聖朝方用政言者，次第應須併諫臣。
李賈二大陳拜命後寄揚八壽州

陳省新登二直臣，萬方驚喜綽綽綸。備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一作高臥人。
宣上人遠寄賀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因而繼和

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自吟白雪餘一作詞賦，指示青雲借羽翰。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賦定中觀。
贈東岳張鍊師

東岳真人張鍊師，高情雅志世間希。堪為壽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壇上著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四

寬衣雲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

秘書崔少監見示墜馬長句因而和之

驕豪少監舊仙郎。洛水橋邊墜馬傷。塵汗腰間青鞵一。綬風飄掌上紫遊韉。上車著作應來問。折臂三公定送方。猶賴德全如醉者。不妨吟詠入篇章。

寄楊誠州與之舊題

避地江湖知幾春。今來本郡獲推輪。既歸無復里中舊。橋僕卻爲關外人。各繁一官難命割。每憶前好易沾巾。玉城山裏多靈藥。擺落功名且養神。

秋日題寶員外崇德里新居寶員外支家

長愛街西風景閑。到君居處暫開顏。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疎種碧松通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間。

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潮州自代因寄七言

翔鸞閣下謝恩初。通籍由來在石渠。暫入南宮判祥瑞。還歸內殿閱圖書。故人猶在三江外。同病凡經二紀餘。今日爲君嗟久滯。不唯文體似相如。

途次華州陪錢大夫登城北樓春望因觀李崔令狐三相圖唱和之什翰林舊侶繼踵華城山水清

城樓四望出風塵。見盡關西渭北春。百二山河雄上國。一雙旌旆委名臣。畫中今日題詩處。天上同時草詔人。莫怪老郎呈滯吹。宦途雖別舊情親。

三鄉驛樓伏觀玄宗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憇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洛下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

鳳樓南面控三條。拜表郎官蚤渡橋。清洛曉光鋪碧甃。上陽霜葉翦紅綃。省門參組初成列。雲路鸞將想共朝。寄謝殷勤九天侶。拾榆水擊各逍遙。

尉遲郎中見示自南遷後復卻至洛城東舊居之作因以和之

竹遺飛語十年誦。新受恩光萬里還。朝服不妨遊洛浦。郊園依舊看嵩山。竹含天籟清商樂。水遶庭臺碧玉環。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暫時閒。

洛中酬福建陳判官見贈

潦倒聲名擁腫材。一生多故苦逍遙。南宮舊籍遙相管。東洛閑門盡未開。靜對溪流論藥石。偶逢詞客與瓊瑰。怪君近日文鋒利。新向延平看劍光。

始聞秋風

昔君黃菊與君別。今聽玄蟬我卻回。五夜鸞籠枕前覺。一年顏狀鏡中來。馬思遊草拳毛動。鵬盼青雲睡眼開。天地尚清堪四望。爲君扶病上高臺。

和蘇十郎中謝病閑居時嚴常侍齋給事同過訪款初有二毛作

清風隱几望雲空。左掖鸞鸞到室中。一卷素書前永日。數莖斑髮對秋風。菱花照後容雖改。蒼草占來命已通。莫怪人人畫蚤白。綠君合一作是黑頭翁。

酬淮南府參謀秋夕見過之作林公昔爲揚州從事參謀後轉子反初服

揚州從事夜相尋。無限新詩月下吟。初服已驚玄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語餘時舉一杯酒。坐久方聞數處砧。不逐繁華計一作閑散。知君擺落俗人心。

題王郎中宣義里新居

愛君新買街西宅。客到如遊鄆杜間。雨後退朝貪種樹。申時出省趁看山。門前巷陌三條近。牆內池亭萬境閑。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開關。

酬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舊居見懷之什時守吳郡

昔日居鄉招屈亭。楓林柿樹鷓鴣聲。一辭御苑青門去。十見蠻江白芷生。自此曾沾宣室召。如今又守闕闕城。何人萬里能相憶。同舍仙郎與外兄。任侍御于外兄在員外南宮同官

美溫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

旌旗入境犬無聲。畫鼓鯨鯢灑水清。從此世人開耳目。始知名將出書生。

劉驢馬水亭避暑

千竿翠竹數連紅。水閣虛涼玉簫空。琥珀瓊漿疑瀉酒。水精簾疊更通風。臨冰滿盞沈朱實。法饌盈盤覆碧籠。盡日逍遙避煩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述舊賀遷洛陝張孫常侍南宮左補南宮交代

南宮幸與芝蘭後。左輔竹交印綬來。多病未離清洛苑。新恩已歷望仙臺。關頭古塞桃林靜。城下長河竹箭回。開道隨車有零雨。此時偏動子荆才。

酬端一作州吳大夫夜泊湘川見寄一絕

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染更深。

長泊起秋色。空江涵霽暉。莫直千萬狀。賓鴻次第飛。古戍見旗迴。荒村聞犬稀。鸛鶴船上客。澗酒夜相依。

步出武陵東。亭臨江漢望。應至感風候。霜餘髮林荒。孤颿帶日來。寒江轉沙曲。戍遙旗影動。津晚櫓聲促。月上綵霞收。漁歌遠相續。

秋日送客至潛水驛。候吏立沙際。田家連竹溪。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雀噪晚禾地。蝶飛秋草畦。驛樓宮樹近。疲馬再三嘶。

晚歲登武陵城。願望水陸慨然有作。星象承烏翼。鱗陣想犬牙。俚人祠竹節。仙洞閉桃花。城基歷漢魏。江源自賈巴。華表廖王墓。萊地黃瓊家。

霜輕菊秀晚。石淺水文斜。樵音遠故壑。汲路明寒沙。清風稍改葉。虛橋如合葩。野橋鳴驛時。葦洞發迴笳。

跳躡避舉網。倦鳥寄行查。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葭。夕曛轉赤岸。浮藹起蒼葭。札札渡溪漿。連連赴林鴉。

叫關道非遠。賜環期自賒。孤臣本危涕。喬木在天涯。湖州崔郎中曹長寄三辯詩自言辯在詩與琴酒其詞逸而高吟詠不足昔柳吳興亭臯隨首之句

王融書之白園扇故為四韻以謝之。視事畫屏中。自稱三辯翁。管絃泛春渚。旌旆拂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書團扇上。知君文字工。

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籍通金馬門。家在銅駝陌。省闕喪無塵。宮樹遠凝碧。荒街淺深穢。古渡滌滌石。唯有嵩邱雲。堪誇蚤朝客。

登陝州城北樓卻寄京師親友。獨上百尺樓。目窮思亦愁。初日徧露草。野田荒悠悠。塵息長道白。林清宿烟收。回首雲深處。永懷帝鄉遊。

請告東歸發瀟橋卻寄諸僚友。征途出瀟溪。回首傷如何。故人雲雨散。滿目山川多。行車無停軌。流景同迅波。前歡漸成昔。感歎益勞歌。

秋晚題湖城驛池上亭。秋次池上館。林塘照南榮。塵衣紛未解。幽思浩已盈。風遠墜故萼。露菊含晚英。恨為一夕客。愁聽晨雞鳴。

平蔡州三首。蔡州城中衆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賊徒崩騰望旗拜。有若草葉驚春雷。

狂童面縛登檻車。大帛一作白天矯垂捷書。相公從容來鎮撫。常侍郊迎負文符。四人歸業問里閭。小兒跳踴健兒舞。

汝南晨雞嗚嗚鳴。城頭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

九衢車馬渾渾流。使臣來獻淮南囚。四夷聞風失匕筩。天子受賀登高樓。妖童擗髮不足數。血汗城西一坏土。南峯無火楚澤閑。夜行不鎖程陵關。策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劍看常山。時唯常山不庭

平齊行二首。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五 1101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五

雜體三十九首

翠微寺有感

吾王苦遊幸。離宮雲際開。朱旗迎夏早。涼軒避暑來。湯餅賜都尉。寒冰頒上才。龍髯不可望。玉座生浮埃。

運州臘日觀莫猶獵西山。海天殺氣薄。蠻軍部伍。霖林紅葉盡。變原黑草初。燒圍合繁。鉦息禽與大。麻搖張羅依道口。嗾犬上山腰。

猜鷹虛奮迅。踰巖時。踰跳。猿雲四而起。臘雪半空銷。箭頭餘血。鞍傍見雉翅。日莫還城邑。金笳會應進。

觀舞柘枝二首。胡服何威。凝態登綺。神騰。獵紅。紫。龍燭然金枝。垂帶。覆纖。腰。安。鈿。當。纓。眉。翹。袖。中。繁。鼓。傾。醉。迴。華。棧。

燕秦有舊曲。淮南多治詞。欲見傾城處。君看赴節時。山鑿臨清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茵。體。輕。似。無。骨。觀。者。皆。登。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

君山懷古。屬車八十一。此地阻長風。千載威靈盡。結山寒水中。秋江晚泊。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五 1101

胡蝶昔起薊北門。河南地屬平盧軍。貂裘代馬繞東岳。嶧陽孤桐削為角。地形十二原意驛。恩澤含容歷四朝。魯人皆解帶弓箭。齊人不復開箭。今朝天子聖神武。手握玄符平九土。初哀狂童。曩故事。文告不來。方震怒。去秋詔下誅東平。官軍四合猶嬰城。奉來羣鳥噪且驚。氣如壞山墮。其庭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掩旌星。帳中虜血流滿地。門外三軍舞連弩。駟騎兩首過黃河。城中無賊天氣和。朝廷侍郎來慰撫。耕夫滿野行人歌。

泰山沈寇六十年。旅祭不變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祇氣增靈河水清。日觀杲杲卿雲見。開元皇帝東封時。百神受職爭奔馳。千鈞猛釐順流下。洪波涵淡浮熊熊。侍臣燕公乘文筆。玉檢告天無愧詞。當今寂孫承聖祖。岳神望幸河宗舞。青門大道尉車塵。其待歲終翠華舉。

城西行

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為誰蔡吳蜀。中使提刀出禁來。九衢車馬轟成雷。隴荆與酒栢未覆。仇家白官先請肉。守吏能然董卓。饑烏來視桓玄目。城西人散秦街平。雨洗血痕無草生。

武昌老人說笛歌

武昌老將七十餘。手把唐令相開書。自言少小學吹笛。蚤事曹王曾賞激。往年鎮戍到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材志搜索。與御身上烏貂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飽風雪。商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語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西山蘭若試茶歌

山僧後煇茶數輩。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夜起。自傍芳叢摘鷹鷲。斯須妙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壺花裏回。悠悠揚鼻宿醒散。清峭徹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錄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墜露香微似。茗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為嘉客。不辭緘封寄郡齋。瓶井銅鑪損標格。何況蒙山願借春。白泥赤印走風塵。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跣石人。

蘭庭假松詩并引

侍中後閣前有小松。不待年而偃。丞相晉公為賦詩。美其猶龍蛇。然植於高松喬木間。上嶽旁札。盤蹙傾亞。似不得天和者。公以遂物性為意。乃加憐憫。命春士以壯其趾。使無欲索絢以牽其幹。使不仆。豈激之餘。以潤之。願酌之。願酌之。發於仁心。成召和氣。年復天闕。坐能數舒。蟻之陸。化為奇古。故雖表丈。而有偃蹇焉。子皆謂閣白事。公為道所以。且示以詩。竊感嘉木之逢時。妻然成詠。

勢札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見與扶持。忽從顏頰有生意。卻為離披無俗姿。影人巖廊行樂處。韻合天籟宿聲時。謝公莫道東山去。待取陰成滿風流。

答東陽于合浦碧桐詩并引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五

東陽令于與宗。丞相燕國公之猶子。生綺襦執袴間。所見皆貴盛。而深然有心。如山東書生。前年白有司。願為親民官。以自效。遂補東陽。及莅官。以簡易為治。故多暇日。一日於縣五里。偶得奇境。埋沒於醫者中。于生自以有特操。而生於公侯家。由覆廡入仕。常思恩歎息。因移是心。開扶泉石。芟去蘿葛。斧凡材。春息壤。而清溪翠碧。森立盆來。因構亭其端。題曰涵碧。碧流貫於庭中。如青龍蜿蜒。冰擊激射。人樹石雲霞。列於前。香且萬狀。情其居地。不得有聞於時。故闕之來。乞詞。既無負尤物。予亦久翳蘿葛者。賭之慨然。遂賦七言。以貽後之文士。

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解吟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境。遠寫丹青到雍州。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凍生秋。

贈致仕滕庶子先輩

朝服歸來畫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名。鸞鷲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衆妓行。雙鏢據鞍時聘健。殷勤把酒尚多情。陵寒卻向山陰去。衣紉郎君雪裏迎。時今子為御史

詠樹一節 紅柿子

曉連星影出。晚帶日光懸。本因遺探擢。翻自保天年。

庭竹

露凝粉節。風搖青玉枝。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

臺城懷古

清江悠悠王氣沈。六朝遺事何處尋。宮牆隱隱園野澤。鶴鳴夜鳴秋色深。

題壽安甘棠館二首

公館似仙家。池清竹迳斜。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門前洛陽道。門裏桃源路。塵土與烟霞。其間十餘步。

與歌者米嘉榮

唱得涼州意外聲。傷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顏須事後生。一作一別嘉榮三十載。如四好少年。

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御侍中宅牡丹

徑尺千餘朵。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

唐郎中宅與諸公同飲酒看牡丹

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數杯。但愁花有語。不為老人開。

與歌者何載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開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處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與歌童田順郎

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

燕爾館破屏風所畫至。精人多歎賞題之。

畫時應過空亡日。賈處難逢識別人。唯有多情往來客。強將衫袖拂埃塵。

賞牡丹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寄陝州姚中丞東都分司

八月天地氣。蕭蕭二陵風。雨收旌旗闕。下來雲日關。東秋馮跡想前事。漢臺餘故邱。裴回襟帶地。左右帝

王州。留滯悲昔老。恩光榮徵候。相思望棠樹。一寄商聲驅。

奉酬湖州崔郎中見寄五韻

山陽昔相遇。灼灼晨葩鮮。同遊翰墨場。和樂埒巖然。一落名宦途。浩如乘風船。行當衰莫日。臥理淮海壖。猶期謝病後。共樂桑榆年。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六

樂府上

團扇歌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徧。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練。

荆州歌二首

浴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可憐蜀青伴。乘暖著輕衣。

今日好南風。商旅相催發。沙頭橋竿上。始見春江闊。

紀南歌

風烟紀南城。塵土荆門路。天寒多獵騎。走上樊姬墓。

宜城歌

野水遶空城。行塵起孤驛。荒臺側生樹。石碣隔銷額。靡靡度行人。溫風吹宿麥。

順陽歌

朝辭官軍驛。前望順陽路。野水驚荒墳。秋蟲鏤官樹。曾聞天寶末。胡馬西南驚。城守魯將軍。拔城從此去。

馬嵬行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六

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謀倭倖。天子捨妖姬。羣臣伏門屏。貴人奉帝衣。低回轉英目。風日爲無辜。貴人飲金屑。餘忽舞英英。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劇車處已遠。里巷來窺覷。共愛宿牀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綦光未滅。不見岩畔人。空見凌波襪。郵童愛蹤跡。私手解繫結。傳看千萬眼。纒絕香不歇。指撥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買胡幣。

視刀環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脈脈萬重心。

三閣辭四首吳聲

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卻成愁。珠箔曲瓊鉤。子細見揚州。北兵那得度。浪語判悠悠。沈香帖閣柱。金縷畫閣欄。回首降旛下。已見奈離離。三人出管井。一身登轎車。朱門漫臨水。不可見鱸魚。

更衣曲

博山烟煴吐香霧。紅燭引至更衣處。夜如何其夜漫漫。鄰雞未鳴寒雁度。庭前雪壓松桂叢。廊下點點懸紗籠。滿堂醉客爭笑語。嘈囂琵琶青幕中。

淮陰行五首并引

古有長干行。言三江之事。悉矣。余嘗阻風淮陰。作淮陰行以裨樂府。

簇簇淮陰市。行樓綠岸上。好日起樁竿。烏飛驚五兩。

一作日轉船頭金鳥指西北。烟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船頭大銅鑼。摩挲光陳陳。蚤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

何物令儀表。羨郎船尾燕。銜泥趁樁竿。宿長相見。

隔浦望行船。頭昂尾擺。無奈挑菜時。清淮春浪橫。

說渡曲有或呼云何在斯相風之真事見圖說

沅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採舟。盤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振從此起。揚柁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鬚鬚動。蟻蜂飲河形影駭。刺史臨流囊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未至衙

枚顏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涘。採旗夾岸照蛟室。羅

襜陵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莫。招屈亭前水東注。

隄上行三首

酒旗相望大隄頭。隄下連橋隄上樓。日莫行人爭渡急。橈聲曲亂滿中流。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長堤縱繞水東回。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簾招估客。何堪大鴈落頭來。

采菱行 詩以御客古有采菱曲李傳其詞故賦之以俟采菱者

白馬湖平秋月光紫菱如錦錦如錦遊女滿中央采菱不顧馬上郎爭多逐勝紛相向時轉蘭棹破輕浪長裝弱袂動參差致影釧文浮薄淡笑語哇咬顧晚暉菱花綠岸扣船歸歸來共到市橋步野蘆繁船弄滿衣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連橋多估客隨船處夜夜經過醉踞大隄相應歌屈平祠下沉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

秋風引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莫謠歌

莫謠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蛟人婚姻通木客居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

蠻子歌

蠻語鈎鈎音蠻衣班班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鷹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窮路

洞庭秋月行

洞庭秋月生湖心曾波萬頃如鎔金孤輪徐轉光不定遊氣濛濛隔寒鏡是時白露三秋中湖平月上天地空岳陽城頭莫角絕滄海已過君山東山城蒼蒼夜寂寂水月遙遙繞城白邊城巴童歌竹枝連櫓估客吹羌笛勢高夜久陰力全金氣蕭蕭開清一作浮雲野馬歸四首冠一作星斗當中天雞相呼曙盡出微影含光讓朝日日出喧喧人不聞夜來清景非人間

騷歌四首

春江月出大隄平隄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

桃蹊柳陌好經過鏡下放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遊童陌上拾花細

日莫江頭開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自從雲裏唱新曲直到三春花盡時

華清詞

日出驪山東表回照溫泉樓益影玲瓏稍稍開白烟言昔太上皇常居此新年風中聞清樂往往來列仙翠華入五雲紫氣歸上玄哀哀生人淚泣盡弓劍前聖道自我凡情徒爾爾小臣感玄化一望青冥天

步虛詞二首

阿母種桃雲海際花老子城三千歲海風吹折最繁枝院捧瓊漿獻天帝

華表十年一鶴歸凝丹爲頂雪爲衣星星仙語人聽盡御向五雲鶴翅飛

桃源行

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挖輪榔餌信流去誤入桃源行數里清源村盡花縣縣關花竟迤至洞前洞門蒼黑烟瘴生暗行數步逢盧明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雪顏笑言委曲問人間

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蓬石髓勸客餐鏡落松脂留客宿雞聲犬聲遙相聞曉光蔥蘢開五雲漁人振衣起出戶滿庭無路花紛紛繚然恐迷鄉縣處一息不肯桃源住桃花滿溪水似鏡虛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水流山重重

魏宮詞二首

日晚長秋籬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欲添鐘火一一作熏衣麝憶得分明不忍燒

日陝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思朝來樂府長歌曲唱著君王自作詞

阿嬌怨

望見嚴裝舉翠華試開金屋掃庭花須臾宮女傳來信言幸平陽公主家

九華山并引

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九峯競秀神采奇異昔予仰大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兒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惜其地偏且遠不爲世所稱故歌以大之

奇峯一見驚魂魄意想洪鑪始開關疑是九龍天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爲石不然何至今悠悠億萬年氣勢不死如磨會一作雲含幽分月添冷日一作凝輝分江漾影結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長在無人境軒皇封禪登云亭大禹會計臨東溟乘槎一作行風不來廣樂絕獨與鴛鴦愁青葵君不見敬亭之山黃索淡兀如斷岸無棱角宜城謝守一首詩遂使名聲齊五岳九華山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間

送春曲

春向晚春晚思悠哉風雲日已改花葉自相催漠漠空中去何時天際來

春已暮冉冉知人老映葉見殘花連天是青草可憐桃與李從此同桑棗

春景去此去何時回遊人千萬恨落日高兼寂寞繁花香流爲歸不來

初夏曲三首

銅壺方促夜斗柄暫南回稍嫌單衣重初憐北戶開西園花已盡新月爲誰來

時節過繁華陰陰千萬家巢禽命子戲園果墜枝斜寂寞風飛蝶窺遊竟晚花

綠水風初暖青林露未晞麥田雉朝雊桑野人哀歸百舌悲花盡無聲來去飛

柳花詞三首

開從綠條上散逐香風遠故取花落時悠揚占春晚

輕柔不假風輕落不委地披亂舞晴空發人無限思

晴天踏踏雪來送青春真無意似多情千家萬家去

送春詞

昨來樓上迎春處今日登樓又送歸蘭蕙殘妝含露泣柳條長袖向風揮佳人對鏡容色風一作改楚客臨

江心事遠萬古今同此恨無如一醉盡忘機。

秋詞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知一一作春色使人狂。

風煙非復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

秋扇詞

莫道恩情無重來。人間榮謝遞相催。當時初入君懷袖。豈念寒燭有死灰。

搗衣曲

爽砧應秋律。繁杵含凌風。一遠相續。家家音不同。戶庭凝露清。伴侶明月中。長裾委襜褕。輕珮垂瓊瑤。汗餘衫更濕。細移移半空。報塞遊雁。促思聞候。過天狼正。正角虎落定相攻。盈篋寄何處。征人如轉蓬。

七夕二首

河鼓盤旗動。短娥破鏡斜。滿空天是幕。徐轉斗為車。機龍看安石。橋成不礙查。甯知觀津女。竟夕望雲涯。天機啓雲帳。神馭上星橋。初喜渡河漢。頻驚轉斗杓。餘霞張錦幃。輕電閃紅綃。非是人間世。還悲後會遙。

龍陽縣歌

縣門口日無塵土。百姓縣前挽魚罟。主人引客登大隄。小兒縱觀黃犬怒。鷓鴣驚鳴遠籬落。橘柚垂芬照窗戶。沙平草綠見吏稀。寂歷斜陽照懸鼓。

度桂嶺歌

桂陽嶺下復高高。人稀鳥獸駭。地遠草木深。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勞。

插田歌并引

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為俚歌。以俟采詩者。聞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夫白纈。農父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嚶嚶如竹枝。但聞怨聲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浪濶。烟火生墟落。黃犬往復。赤雞鳴且啄。路傍誰家郎。烏帽衫袖長。自言上計吏。年初一作離帝鄉。田夫語計吏。君家儂定語。一來長安道。眼大不相參。計吏笑致辭。長安真大處。省門高轅轅。俄入無度數。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何處好畬田。團團繞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臥木。笠屨走且顧。羣雉聲嗷嗷。紅焰遠成霞。輕煤一作飛入郭。風引上高岑。獵獵度青林。青林望旛旗。赤光低復起。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夜色不見山。孤明星漢間。如是復何月。俱逐曉風滅。本從破石光。遂致烘天熱。下種燧灰中。乘陽拆芽蘗。蒼蒼一雨後。若穎如雲發。巴人拱手吟。耕耨不關心。由來得地勢。徑寸有餘陰。

蒲桃歌

野田生蒲桃。纏繞一枝莖。移來碧墀下。張王日日高。分岐浩繁穠。修蔓蟠詰曲。揚翹向庭柯。意思如有屬。為之立長架。布護當軒綠。水液澆其根。埋珠石。滲漉繁絕。組結懸寶珠。瓊覺馬乳帶輕霜。龍麟躍初旭。有客汾陰至。臨堂睨雙目。自言我嘗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博一斗。往取涼州牧。

奮田行

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誦者。初尚書為吳郡得之。命樂工誦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秦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秦娘出居民間。久之為蘄州刺史張翊所得。其後翊坐事謫居武陵郡。翊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貌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嗷嗷。以悲。維客聞之。為歌其事。以續於樂府云。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七 樂府下

秦娘歌并引

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誦者。初尚書為吳郡得之。命樂工誦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秦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秦娘出居民間。久之為蘄州刺史張翊所得。其後翊坐事謫居武陵郡。翊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貌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嗷嗷。以悲。維客聞之。為歌其事。以續於樂府云。

秦娘家本圓門西。門前綠水環金隄。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翠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車旗。斗量明珠傳意緒。結綰迎入專城居。長髮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掠上客闌。堂裏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紛紛香簾櫺。低鬟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舊窟枯松柏。哀妝虛盡網厚如。幽博山。鑿開傾塞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鷓鴣鳥。坐隅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銷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寒。斷雁哀猿風雨夕。朱弦已絕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

題鵝吟

朝陽有鳴鳳，不聞千萬祀。題鵝催衆芳，長聞先入耳。秋風白露曉，從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臨陰歌

白日左右浮天潢，朝暉影入東西牆。昔爲兒童在陰戲，當時意小覺日長。東鄰侯家吹笙簧，陰陰促促移象牀。西鄰田舍乏精糠，就影汲汲舂黃粱。因思八州四海外，家家只占牆陰內。莫言懸陰數尺間，老卻主人如等閑。君看眼前光景促，中心莫學大行山。

觀雲篇

興雲感陰氣，疾走如見機。晴來意態行，有若功成歸。蔥蘢含晚景，潔白凝秋暉。夜深度銀漢，漠漠仙人衣。

踏潮歌并引

元和十年夏五月，終風駕濤，南海羨溢。南人曰：踏潮也。率三更歲一有之，余爲連州客，或爲予言其狀，因歌之附於南越志。

屯門積日無回颶，滄波不歸成踏潮。轟如鞭石屹且搖，互空欲駕置壘橋。驚濤蹙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巖堯。四邊無阻背背負元氣，掀重寄介鯨得性方逍遙。仰鼻噴吸揚朱翹，海人狂顧迭相招。鬪衣豨首聲曉曉，征南將軍登砲臺。赤旗指麾不敢驚，翌日風回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

百花生

長安百花時，風景宜輕薄。無人不沽酒，何處不開樂。春風連夜動，微雨曉曉濕。紅焰出牆頭，雪光映樓角。繁紫韻松竹，遠黃遠離落。隨路不勝愁，輕飛去何託。滿庭蕩魂魄，照應成丹渥。瀾漫漫簇顛，狂飄零勸行樂。時節易晚晚，清陰覆池閣。唯有安石榴，當軒慰澆蕩。

春有情篇

爲問遊春侶，春情何處尋。花含欲語意，草有關心心。雨頻催發色，雲輕不作陰。縱令無月夜，芳興暗中深。

路傍曲

南山宿雨晴，春入鳳皇城。處處聞弦管，無非送酒聲。

白鷺兒

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敵，乘禽喧呼獨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漉漉石。前山正無雲，飛去入流碧。

壯士行

陰風振寒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燒地，連吼入黃茅。壯士走馬去，鏖前擣玉瑯。叱之使人立，一發如鉞交。悍睛忽星墜，飛血灑林梢。彪炳爲我席，擅屢充我庖。匣中欣客除，賀酒紛號呶。明日長橋上，傾城看斬蛟。

遊風行

邊馬蕭蕭鳴，邊風滿積生。暗送弓箭力，斗一作上鼓鼙聲。襲月寒聲起，吹雲陰陳成。將軍占氣候，出號夜

續竹枝詞并引

竹枝詞并引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雩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章章激訐，如吳聲。雖僮傭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水之韻。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到於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隨之，附於末後。之聆巴歛，知變風之自焉。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唱一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瀟瀟西水鼓文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少男來。

城西門前滯酒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朔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山上層林桃花雲，問烟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楊柳枝詞九首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南陌東城春蚤時，相逢何處不依依。桃紅李白皆誇好，須得垂楊相發揮。

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離映，狂殺長安年少兒。

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城中一作楊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

花萼樓前初種時，美人樓上鬪腰支。如今拋擲長街裏，蓬萊如暗欲恨誰。

楊帝行宮泮水濱，數株一作殘一作柳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御陌青門拂地垂，千條金縷萬條絲。如今箱作同心結，將贈行人知不知。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

輕盈嫵媚占年華，舞樹妝樓處處遮。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浪淘沙詞九首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星。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滸一作淺見瓊砂。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沙。

汴水東流虎眼文，清淮曉色鴨頭春。君看渡口淘沙處，渡卻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蕩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一

灑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廟下鴛鴦鏡。將向中流正晚霞。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須臾卻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謠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沈。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浦。回唱迎神三兩聲。

瀟湘神一作神。二首。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華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拋毬樂詞二首

五綵繡團圓。登君瑤瑤筵。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
春蚤見花枝。朝朝恨發遲。及看花落後。卻憶未開時。幸有拋毬樂。一杯君莫辭。

楊柳一詞二首

迎得春光先到來。淺黃輕綠映樓臺。只緣身娜多情思。便被春風長請投。
巫峽巫山楊柳多。朝雲暮雨遠相和。因想陽臺無限事。為君回唱竹枝歌。

竹枝詞二首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一作晴}卻有情。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一作還}紇那被綠蘿。

紇那曲詞二首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周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
蹋曲興無窮。調詞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
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伏緣播在樂章。今附於卷末。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

送別四十六首

送工部張侍郎入蕃弔祭 時張祭使

月窟賓諸夏。雲官降九天。飾終鄰好重。錫命禮容全。水咽猶登隴。沙鳴稍極邊。路因乘驛近。志為飲冰堅。
霧帳差池見。烏旗搖曳前。歸來賜金石。榮耀自編年。

蚤秋送凝院楊侍御歸朝人同夜第(一作宅)二

仙署隸華春。時當已絕倫。今朝丹闕下。更入白眉人。重振高陽族。分居要路津。一門科第足。五府辟書頻。
鷺鳥得秋氣。法星懸火爨。聖朝資海靜。所至不埋輪。

送工部蕭郎中刑部李郎中並以本官兼中丞分命充京西京北糧糧使

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鸞行。符組成全策。京坻閱見糧。歸來虜塵滅。盡地奏明光。
送李尚書鎮滑州 自浙西觀察拜兵部侍郎 自餘有此拜

南徐報政入文昌。東郡須才別建章。視草名高同蜀客。擁旄年少勝荀良。一傳黃河一曲當城下。縱騎千
重照路傍。自古相門還出相。如今人望在巖廊。平之族。
送源大夫赴豐州 自大西歸拜

風衝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故吏來辭辛屬國。精兵願逐李輕車。...

送源中丞充新羅册立使侍中

相門才子稱華筍。持節東行捧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送陸侍御歸淮南使府五韻

江左重詩篇。陸生名久傳。鳳城來已熟。羊酪不嫌羶。歸路芙蓉府。離堂瑤瑤筵。...

送太常博士乘官歸東都

兄弟盡鸞鷟。歸心切問安。食榮五采服。遂挂兩梁冠。侍膳曾調鼎。循陔更握關。...

送王司馬之陳州

暫輟清齋出太常。空攜詩卷赴甘棠。府公既有朝中舊。司馬應容酒後狂。...

洛中送楊處厚入關便遊蜀謁韋令公

洛陽秋日正淒淒。君去西秦更向西。傳學三冬今轉富。曾傷六調舊初齊。...

洛中逢韓七中丞之吳興口號五首

昔年意氣結華英。幾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盡。兩人相見洛陽城。...

送周使君罷渝州歸鄧州別墅

君思鄧上吟歸去。故自渝南擢郡章。野戍岸邊留畫舸。綠蘿陰下到山莊。...

發華州留別張侍御

東甯下延閣。行轡短轡同人情。分袂結念醉芳樽。切切別弦思。蕭蕭征騎煩。...

奉送家兄歸玉屋山隱居

陽洛天壇上。依稀似玉京。夜分先見日。月淨遠聞笙。雲路將雞犬。丹臺有姓名。...

春來山事好。歸去儘逍遙。水淨苔莎色。露香芝朮苗。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

送王師得傳赴湖南使幕

別友人後得書因以詩贈

奉送浙西李使射相公赴鎮

前時送君去。揮手背門橋。路轉不相見。猶聞馬嘶嘶。今得出關書。行處日已遙。...

重送浙西李相公頃廉問江南

江北萬人看玉節。江南千騎引金鉞。風從池上遊滄海。鶴到遼東識舊巢。...

送華陰尉張君赴官

昔忝南宮郎。往來東觀頻。曾披燕公傳。登若癡三辰。切聖崇國本。保一賢正朝倫。...

送湘陽熊判官攝登府歸歸陵

射策志未就。從事府去餘。留馬歸騎。袖有劉弘書。忽見夏木深。悵憶我盧。...

送韋秀才道沖赴制舉

驚禽一雙棲。棲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箱執。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

送客

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

送客

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

送客

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送客無印綬。...

世人秀德門揭若華米積之子向明訓... 君門起天中... 古來長策人傑士... 送李策秀才還湖南西寄幕中親故兼簡衡州... 八郎中

深春風日淨... 因出懷中文調孤詞亦清... 與綬司徒府所從信國... 流洋前與計吏西始列... 有齊寒女勞夜織... 累行昨日訊靈龜... 聚器曰... 爾化北溪論罷情益親... 尾月露濡桃笙... 異適與人事并... 府發越伴成英... 散滋我鄙悟... 委務文鳩虎形... 鑿肝可以呈... 送張望赴舉并引

古人以倍受學為同門友... 也。曩吾見爾之始生... 齊鑪互絕九衢... 丞衛大受兵部... 折折爾時秋也... 爾生始懸弧... 道與與撫孤... 曲江一會時... 火後見珠璣... 貴一作在安貧... 送表處士應制舉并引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八

二三三

晉人裴昌... 以索合行天下... 盡可以裕平生... 裴生久在風塵... 日遊登山雨中... 策明光宮人言... 臣委佩觀... 處嘉禾... 舊鄰里... 和州送錢侍御... 五綵繡衣裳... 寄瑤華贈... 將赴汝州... 長安街遊... 蕭蕭相看... 納皆通流... 最殷勤... 送令狐相公... 夏木正陰... 久傾... 送趙中丞... 綠樹滿... 京華

奉送裴司空... 星使出關... 漢臺三秋... 奉送李戶部... 昔年內署... 池想到金... 見風儀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八

二三五

送新州李郎中赴任

楚關新水路非除東望雲山日夕佳。蓬萊照人呈夏簪。松花滿盤試新茶。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北地交親長引領。蚤將元駟到京華。

洛中春末送杜錄事赴新州

尊前花下長相見。明日忽爲千里人。君過午橋回首望。洛城猶自有殘春。

夜宴福建盧侍御宅因送之鎮

暫駐旌旗洛水隈。綺筵紅燭醉蘭闈。美人美酒長相逐。莫怕猿聲發建溪。

洛中送崔司業使君扶侍赴唐州

綠野方芳。城路殘春柳絮飛。風鳴驕驕馬。日照老萊衣。洛苑魚書至。江村雁戶歸。相思望淮水。雙鯉不應稀。

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

祖帳隨周道。前旌指晉城。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詩酒同行每。同樂別離方。見情從茲洛陽社。吟咏屬寄生。

送前進士蔡京赴學究科

耳聞戰鼓帶經綽。振發名聲自里閭。已是世間能賦客。更攻窗下絕編書。朱門達者誰能識。絳帳諸生盡不如。幸遇天官舊丞相。知君無鶴上空虛。

送唐舍人出鎮關中

暫辭鸞駕出蓬瀛。忽擁貔貅鎮粵城。閩嶺又雲迎卓蓋。建溪秋樹映紅旌。山川遠地由來好。富貴當年別有情。了卻人間婚嫁事。復歸朝右作公卿。

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

世業嵩山隱。雲深無四鄰。藥鑪燒姪女。酒甕貯賢人。曉日華陰霧。秋風函谷塵。送君從此去。鈴閣少談賓。

送李友路秀才赴舉

誰憐相門子。不語望秋山。生長執紼內。辛勤筆硯間。榮親在名字。好學乘官班。佇俟明年桂。高堂開笑顏。

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親省

相門才子高陽族。學省清資五品官。諫院過時榮棣萼。謝庭歸去闕芝蘭。山頭花帶烟嵐晚。棧底江涵雪水寒。伯仲到家人盡賀。柳營運府遞相歡。

送李二十九兄員外赴鄂州使幕

家襲章平身業文。素風清白至今貧。南宮通籍新郎吏。西候一作從戎舊主人。城外草黃秋有雪。峯頭烟靜樹無塵。鼎門爲別霜天晚。磨把離觴三五巡。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重修三聖寶錄

劉賓客文集 卷二十八

鳴鶴官樹引行車。言自成周赴玉除。遂取南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常時載筆觀金匱。暇日登樓到石渠。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

送李中丞赴楚州

編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兒童但喜迎賢守。故吏猶應記小名。萬頃水田連郭秀。四時煙月映淮清。憶君初得崑山玉。同向揚州攜手行。

送李庚先輩赴選

一家何啻十朱輪。諸父雙飛乘大鈞。曾脫素衣參幕客。卻爲精舍讀書人。離筵洛水侵秋色。征路函關向晚塵。今日山公舊賓主。知君不負帝城春。

送庾參謀東遊二首

九陌逢君又別離。行雲別鶴本無期。望嵩樓上忽相見。看過花開花落時。繁花落盡君辭去。綠草垂楊引征路。東道諸侯皆故人。留連必是多情處。

送從弟郎中赴浙西并引

從弟三復十餘年。凡三爲浙右從事。往年主公入相。薦登朝中。復從公鎮南。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外郎奉使至洛。旋承新命。改轍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無其倫故。賦詩贈之。亦志異也。

衡命出尚書。新恩換使車。漢庭無右者。梁苑重歸欵。又食建業水。會依京口居。萬人世所慕。共經何限事。賓主兩如初。

衡陽

廣宣上人寄在蜀與章令公唱和詩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詩示之
碧雲佳句久傳芳會向成都住草堂振錫常過長者宅披文衣一作猶帶令公香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
天入道場若許相期同結社吾家本自有柴桑

送僧仲調東遊兼寄呈靈澈上人

釋子道成神氣閑住持竹上清涼山一作空禮拜見真像金玉鬚髯雲間西遊長安隸僧籍本是門
前曲江碧松間白日照寶書竹下香泉灑瑤席前時學得經論成奔馳象馬開禪局高筵談柄一塵拂請
下聽徒如醉醒舊開南方多長一作老次第來入荆門道荆州本自重彌天南朝塔廟猶依然安坐東陽
枯樹下經行居止故夢邊忽憶遺民社中客為我衡陽駐飛錫講罷同尋相鶴經問來其蠟登山屐一日
揚眉望沃州自言王謝許同遊憑將雜擬三十首寄與江南湯慧休

送僧元嵩南遊并引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茲是在席觀者多旁
行胡一作胡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顏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遠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智中猶照
鍊之開士元嵩姓陶氏本丹陽名家世有人爵不籍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密之義於初一作中後日習總
持之門妙音猶迅願力招一作答雅開子事佛而依願來相從或問師鑿形之自對曰小失估恃推慧心
以求上乘積四十年有羸老將至而不解始悲淩泉之有冽今痛防葛之未選塗窮莫備薪火恐滅諸相
皆離此心長懸雖萬性歸佛盡為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甯容
斷一作有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扣以苦調而希其末光無客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
悲有餘因為詩以送之庶乎踐霜露者聆之有惻

寶書繡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鏡已寤無為理潛露猶懷罔
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願解珠環

送如智法師遊辰州兼寄許事

前日過蕭寺看師上講筵都人禮白足施者散金錢方便無非教經行不廢禪還知習居士發論待彌天
贈長沙讚頭陀

外道邪山千萬重真言一發盡摧峯有時明月無人夜獨向昭潭制惡龍

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宣上人并引

佛示滅後大弟子演聖言而成經傳心印曰法承法而能專曰宗由宗而分教曰支坐而攝化者勝義皆
空之宗也行而宣教者摧破邪山之支也釋子慧則生於像季思濟劫濁一作乃學於一支開彼羣迷以
為靈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悟無染者莫如散花故業於淨名深達實相自京師涉漢河
歷鄴郡登龍一作湘湘聽徒百千耳感心化法無住道行而歸願子有社內之因故言別之日愛緣暫起時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九

送僧二十四首

贈別君素上人并引

曇子?禮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儼然知聖人之德學以至於無學然而斯言也猶示行者以室
廡之奧耳求其徑術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讀佛書見大雄念物之普級寶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鎔惡見
漢疎便門傍東邪徑其所證入如舟沿川未始念於前而日遠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突音與於中
庸啓鍵關於內典會而歸之猶初心也不知予者謂予困而後援佛謂道有二焉夫悟不以人在心而已
其證也猶暗人之享太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於言以聞於耳也口耳之間兼寸耳尚不可使聞它人之
不吾知宜矣開士君素偶得子於所親一麻棲草千里來訪素以道眼視予予以所視視之不由陛級攝
手智地居數日若有得而行乃為詩以見志云

送深法師遊南岳上人本在

師在白雲鄉名登善法堂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壇場飛錫無定所寶書留舊房唯應衡草一作雁雁相送至

也。秋盡，詠江淹雜擬以送之，前見宣上人，為我多謝。昨日東林君講時，都人象馬踴躍，雪山童子應前世金粟如來是本師。一錫言歸九城路，三衣曾拂萬年枝。休公久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

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送歸江陵并引

梵言沙門，猶華言去欲也。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詞妙而深者，必依於聲律。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於世者，相繼焉。因定而得境，故備然以清，由慧而造詞，故粹然以麗。信禪林之藹粲，而識河之珠璣耳。初鴻舉學詩於荆郢間，私試竊詠，發於餘習，蓋樛樛之翠羽，弋者未之晒焉。今年至武陵，二千石始奇之，有起予之歎，以方袍親絳紗者，十有餘旬。蓋是名稍聞而蕪愈變，秋八月余步出城東門謁仁祠，而鴻舉在焉，與之言移時，因告以將去，且曰：貧道雅聞東諸侯之工為詩者，莫若武陵，今幸承其話言，如得法印，寶山之下，宜有所持，豈徒衣衲之中，衆花而已。余聞是說，乃叩商而吟成一章，章八句，郡守以坐唯餘詠，激清微而應之，師其行乎，足以資一時中一筆之學矣。君一作畫長廊，獨尋僧一徑幽，小池兼鶴淨，古木帶蟬秋。客至茶煙起，禽歸講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

重送鴻舉赴江陵謁馬逢侍御

西北秋風彫蕭關，洞庭波上碧雲寒。茂陵才子江陵住，乞取新詩合掌看。送僧方及南嶺，柳員外并引。

北江僧方及既出家，依匡山，一時中頗屬詩，以憶思古詩人，暨今號為能賦詩，有輒求其詞吟呻之拳，然多多益嗜，影不出山者十年，常發最高峯，四望天海，沖然有遠遊之志，頓錫而言曰：神馳而形閱者，方內之徒，及吾無方，閱於何者，緣是耳，得必日探之，意行必身隨之，雲遊焉，舍無迹，而遠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袖中詩一篇以視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如教，益多之一旦以行日來告，曰：雅聞鳥味之下，有賢諸侯，願購其門，如蹈十地，敢乞詞以抵之，予唯而賦，願其有重請之色，起於顏面耳。

昔事廬山遠，精舍虎溪東。朝陽照瀑水，樓閣虹霓中。眺望羨游雲，振衣若秋蓬。舊房閉松月，遠思吟江風。古寺歷陀陀，奇峯攀祝融。南登小桂嶺，御覽望瀛鴻。水城貯文章，自言學離蟲。檢念陵陽，得箇同寫思。遠郡多暇日，有詩訪禪宮。石門登絕巔，竹院含空濤。幽巒滴岩溜，晴芳灑野蕪。海雲懸鳳母，山果屬狙公。忽憶吳興郡，白蘋正蘼蕪。願言挹風采，逸若窺華嵩。桂水夏瀾急，火山背焰紅。三衣滿南嶽，一錫飛煙水。勿謂飄蓬徒，不為文雅雄。古來賞音者，煥發得孤桐。有核父長嘯之句，古文士又云：桂父一無古文以下七字，疑是而音韻，為父一作公否矣。

贈日本僧智藏

浮杯萬里過滄溟，禮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潭水黑，新秋放鶴野田青。身無彼我那懷土，心會真如一。

讀經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前聲。

贈眼醫黎羅門僧

三秋傷望遠，一淚終日泣。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若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蒙。

海陽湖別浩初師并引

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長沙人浩初，生既因地而清矣，故去童洗慮，剔顛毛而壞其衣，居一都之股，易與士會，得執本教，盡捐奇禮，自公侯守相，必賜其詩，問一作耳目，灌注習浮於性，而里中兒賢，適與浩初比者，嬰冠帶，象妻子，吏得以乘陵之，汨沒天慧，不得自奮，莫可望浩初之清光，於侯門上坐，第自吟羨而已。浩初益自多其術，尤勇於近達者，而歸之，往年之臨賀，陪侍郎楊公留歲餘，公遺以七言詩，手筆於素，前年省柳儀曹子龍城，又為賦三篇，皆章書，今復來連山，以前所得雙南金，出於械，願請余廣之，按師為詩頗清，而奕奕至第二三，品二道，皆足以取幸於士大夫，宜薰餘習，以深入也。會吳郡以山水冠世，海陽又以奇甲一州，師慕道於泉石，宜篤，故攜之以嬉，及言，旋復引與共載於湖上，奕於樹石間，以植沃州之因緣，且賦詩具道其事。

近郭有殊境，幽遊常僻處。逢君駐錫觀，見稱林樹。湖滿景方盡，野香春未闌。愛泉移席近，開石礙基看。風止松梢韻，花繁露晚乾。橋形出樹曲，岩影落池寒。池深不可測，學法其填。以臨別路，千峰裏。詩情莫盡端，它年買山處，似此得躋官。

觀葦歌送復師西遊

長沙男子東林師，閱讀藏經工奕奕。有時疑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誰能知。今年訪余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人無事，愁一作日長，白晝借帶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關智，不覺遲景沈西牆。自從山人過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陳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招機格。日言臺閣有知音，悠悠遠起西遊心。商山夏木陰寂寂，好處裴回駐飛錫。忽思爭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藹藹京城在九天，貴遊豪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贈別約師并引

荆州人文約，市井生而雲鶴性。故去輩為浮圖，生羶而證。入與南，抵六祖始生之墟，得道教甚悉。今年訪余於連州，且曰：貧道昔浮湘川，會柳儀曹講零陵，宅於佛寺，幸聯棟而居者有年，緣是時人大士得落耳界，夫開為見，因今日之來，曩時之因耳。時儀曹收柳州，與八句贈別。

師逢吳與守，相伴住禪房。春雨同栽樹，秋鍾對講經。廬山會結社，桂水遠揚舲。話舊還惆悵，天南望柳星。

送鴻舉遊江南并引

始余誦朗州爾時是師振麻衣，斐然而前。持文篇以為僧贊，唧唧而清。如蟲吟秋，自然之響，無有假合，有。

足佳者。故為賦二章以聲之。距今年過於建平。赤髯益著。文思益深。而內外學益富。既訊已探。中出前所與詩。閱之。紙勞墨瘁。與我同來。因思夫冉冉之光。渾渾之輪。時而言有中後之分。日而言有今昨之稱。身而言有幼壯艾之期。乃至一擊款。一彈指。中際皆具。何必求三生以異身邪。然而視余之文。昔與今有楚機之別。視余之書。昔與今有鈞石之懸。視余之仕。昔與今乃唯阿之差耳。豈有工拙之數存乎。其間哉。蓋可勉而進者。與日月而至矣。彼儒來外物。雖日月無能至焉。是歲師告余遊江西。復為賦七言。以爲遊地爾。

禪各學。禪學文。出止初似無心。雲從風卷。舒來何處。綵繞巴山。不得去。山州古寺。好閑居。讀盡龍王宮裏書。使君灘頭。揀石硯。白帝城邊。尋野蔬。忽然登高心。瞥起。又欲浮杯信流水。烟波浩淼。魚鳥憐。一作東去三千三百里。荆門峽斷無盤渦。湘平漢闊清光多。廬山霧開見瀑布。江西月淨聞漁歌。鍾陵八郡多名守。半是西方社中友。與師相見便談空。想得高齋師子吼。

送僧一作韻上人遊天台

曲江僧向松江見。又到天台看石橋。鶴戀故巢雲戀岫。比君猶白不逍遙。

送義舟師遊黔南并引

黔之鄉。在秦楚爲爭地。近世人多過言其幽荒。以談笑聞者。又從而張皇之。猶夫東瀛逐原燎。或近乎語妖。適有沙門義舟。道黔江而來。能盡地爲山川。及條其風俗。纖悉可信。且曰。貧道以一錫遊它方。衆矣。至黔而不知其遠。始遇前節使。而聞今節使益賢而文。故其佐多才士。慶園之下。曳裙乘筆。彬彬與苑園同風。蕃僧以外學嗜篇章。時或攝衣爲末至客。其來也。約主人乘秋風而還。今乞詞以贈之。如捧意珠。行住坐臥。相好耳。余曰。唯命筆爲七言以應之。

黔江秋水浸芙蓉。獨泛慈航路不迷。猿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如蓮半傷心常悟。問菊新詩手自攜。常說摩圍似靈鷲。卻將山屐上丹梯。

送景元師東歸并引

廬山僧景元。袖詩一軸來。詢往往有句。輕而適。如鶴雛。襪未六。翻而步。舒視遠。冥然一。嘆。乃非泥滓問物。賦詩已。放。袖而辭。且曰。其來也。與故山秋。爲期。夫。巧者。僧事也。今無它。語。唯文是。求。故賦一篇。以代瓔珞耳。

東林寺裏一沙彌。心愛當時才子詩。山下偶隨流水出。秋來卻赴白雲期。灘灘躡屐挑沙菜。路上停舟讀古碑。想到舊房拋錫杖。小松應有過檐枝。

送元曉曉字上人歸稽亭

重疊稽亭路。山僧歸獨行。遠峯斜日影。本寺舊鐘聲。徒侶開新事。烟雲含一作別情。應誇乞食處。獨踞鳳凰城。

送惟良上人并引

以貌窺天者。曰。乾然健。單于然而高。以數迎天者。曰。其用四十有九。天果以有形而不能脫乎。數。立象以推策。既成而道之。古所謂神交造物者。非空言耳。軒皇受天命。其佐皆聖人。故得之。惟唐繼天。德如黃帝。有外臣一行。亦聖之徒。與刊厥考元。書成化去。今丹徒人。惟良生而能知。非自外求。以乾坤之策。當十期之數。疑神運指。上感靈次。視元黃。冥淨。無倪有常。絕機派知。獨以神會。數起於復之初九。昔生乎黃鐘之宮。積微本隱。言與化合。夫天人之數。極而含變。變而離不。通神。趨鬼。不足駭也。惟良得一行之道。故亦慕其爲外臣。諱謂子爲世間聰明子。來訪。初以說合。至於不言。言息而理冥。復申之以嗟。歎曰。師其庶幾乎信神與之。而不能測神之所以付。信術通之。而不能知術之所以洩哉。余聞乎。竹井蛙。醜雞之不若也。長慶四年冬十一月甲子。語至夜艾。遂爲詩以誌焉。

高齋灑寒水。是夕山僧至。元化無關鎖。瓊書捨一作文字。燈明香滿室。月午霜疑地。語到不言時。世間人盡自一睡。

送元簡上人適越

孤雲出岫本無依。勝境名山即是歸。久向吳門遊好寺。還思越水洗塵機。浙江濤驚獅子吼。稽嶺峯疑靈鷲飛。更入天台石橋路。一作垂珠璀璨拂三衣。

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詣河南尹白侍郎

宿習條來得慧根。多聞第一卻忘言。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三乘人便門。東泛滄江古迹。西歸紫閣出塵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經相對論。

形弓封爵國。黑龍繼前功。十年鎮南雍。九命作司空。池臺樂事盡。簫鼓非儀雄。一代英豪氣。曉散白楊風。陰山貴公子。來非五陵西。前馬悲無主。猶帶朔風嘶。漢水青山郭。襄陽白銅鞮。至今有遺愛。日暮人悽悽。

重至衡陽楊柳儀曹并引

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為別。柳浮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余從故道出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沒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

譚居悼往二首

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騎轉山滅。馬嘶循故道。驥滅如流電。千里江離春。故人今不見。嗚呼何鬱鬱。長安遠於知。日終日念鄉。關燕來鴻復。還潘岳。歲寒思。屈平顛。顏顛殷勤望歸路。無雨即登山。

哭呂衡州時余方謫居

一夜霜風彫玉芝。蒼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孤一作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從。歲行當滿。欲為君刊第二碑。

傷傷段石家江洲舊道

江海多豪氣。朝廷有直聲。何言斷蹄下。一旦是佳城。

傷桃源薛道士

墟邊松在鶴巢空。白鹿閑行舊逕中。手植紅桃千樹發。滿山無主任春風。

王思道碑堂下作

蒼蒼宰樹起寒烟。尚有威名海內傳。四府舊聞多故吏。幾人垂淚拜碑前。

遙傷邱中丞并引

河南邱絳有詞藻。與余同升進士科。從事鄴下。不幸遇害。故為傷詞。

傷獨孤舍人并引

貞元中。余以御史監祠事。河南獨孤生始仕為奉禮郎。有事宗廟郊時。必與之俱。綏是甚熟。及余謫武陵。九年間。獨孤生仕至中書舍人。視草禁中。上方許以宰相。元和十年春。余祇召抵京師。次都亭。日舍人疾不起。余聞因作傷詞以為弔。

昔別一年少。今悲喪國華。遠來同社燕。不見早梅花。

途次敷水驛伏觀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詩處。濟然有感。

昔日股肱守朱輪。茲地遊繁華。日已謝章句。此空留草佳城閉。故林棠樹秋。今來重垂淚。不忍過西州。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袁公挽歌三首

劉賓客文集卷三十

哀挽悲傷三十八首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二首

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弦調六氣。揮翰動三辰。運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瑤池無轍迹。誰見屬車塵。鳳翼擁旌威。運異吉行。漢儀陳祕器。楚挽咽繁聲。駐紵辭清廟。凝笳背直城。唯應留內傳。知是向蓬瀛。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挽歌三首

寶祿方無限。仙期忽有涯。事親崇漢禮。傳聖法殷家。晚出美容闕。春歸棠棣華。玉輪今日動。不是畫雲車。任賢勞夢寢。登位富春秋。欲遂東人幸。留虞祀國憂。長楊收羽騎。太液泊龍舟。唯有衣冠在。年年館月遊。講學金華殿。親耕鉤盾田。侍臣容諫獵。方士信求仙。虹影俄侵日。龍顏不上天。空餘水銀海。長照夜鏡前。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挽歌三首

繼體三才理。承顏九族親。再功留海內。殷祿付天倫。調露曲長在。秋風詞尚新。本支方百代。先讓棣華春。月落宮車動。風淒儀仗閒。路唯瞻鳳鬣。人尚想龍顏。御宇方無事。乘雲遂不還。聖情悲望處。沈日下西山。享國十五載。升天千萬年。龍鐘仙路遠。騎吹禮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舊劍前。周南有遺老。掩淚望秦川。故相國燕國公司空挽歌二首

五福龍虎節。一入鳳凰池。令尹自無喜。羊公人不疑。天歸京兆日。葉下洞庭時。湘水秋風至。淒涼吹素旗。丹旌發江臯。人悲雁亦號。湘南罷亥市。漢上改詞曹。表墓雙碑立。符名一字褒。常聞平楚獄。為報里門高。返葬三千里。荆衡遠帝畿。逢人即故吏。拜奠盡沾衣。地得青烏相。資驚白鶴飛。五公碑尚在。今日亦同歸。

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

靖安丞相公武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幾於擄下。初公為郎。余為御史。蘇是有舊故。今守於遠。服賤不可以誅。又不得為歌詩聲於楚。故代作佳人怨。以禱於樂府云。

寶馬鳴珂躡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乘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驕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

傷愚溪三首并引

故人柳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茅樹蔬。為沼。址為臺榭。目曰愚溪。柳子歿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遺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為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草聖數行留敗壁。木奴千樹屬鄰家。唯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碧澗寺見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詩有三生之句。因以和。

廊下題詩滿壁塵。塔前松樹已鱗皴。古來唯有王文度。重見平生坐道人。

傷秦姝行并引

河南房開士。前為虞部郎中。為余語曰。我得善婦人於長安。懷遠里。其後開士為赤縣牧容州。求國工而誨之。藝工而天。今年開士遺予新詩。有悼佳人之目。顧予知所自也。惜其有良技。獲所從而不可克久。乃為傷詞以貽開士。

長安二月花滿城。插花女兒弄銀箏。南宮仙郎下朝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蹄送遲心薄漢。高樓已遠猶頻望。此時意重千金輕。烏傳消息紺輪迎。芳筵銀燭一相見。淺笑低鬟初目成。蜀弦鉞撥指如玉。皇帝弟。子章家曲。青牛文梓赤金篋。玫瑰寶柱秋雁行。斂蛾收袂疑清光。抽弦緩調怨且長。八鸞鏘鏘渡銀漢。九。離威鳳鳴朝陽。曲終韻盡意不足。餘思悄絕愁空堂。從郎鎮南別城關。樓船理曲滿湘月。馬夷躡躡舞。波。蛟人出聽停綰。北池含煙瑤草短。萬松亭下清風滿。北池。秦聲一作。一曲此時聞。嶺泉鳴咽。南。響。斷。來。自。長。陵。小。市。東。舞。華。零。落。遠。江。風。侍。兒。掩。泣。收。銀。甲。鸚。鵡。不。言。愁。玉。籠。博。山。釵。中。香。自。滅。鏡。奩。塵。暗。心。結。從。此。東。山。非。昔。遊。長。嗟。人。與。弦。俱。絕。

豐州貨員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願余嘗識之。一作。因命同作。

前年曾見兩鬟時。今日驚吟悼妓詩。風管學成知有籍。龍媒欲換款無期。空庭月照常行地。後院花開舊。

折枝寂寞魚山背。草裏何人更立賢。理。

寶慶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和之。

鶯聲窈窕管參差。清韻初調樂樂隨。幽院妝成花下弄。高樓月好夜深吹。忽疑莫補。一作。飄零。唯有朝雲夢。想期。開道。今年寒食日。東山舊路獨行遲。

傷循州渾尚書

貴人淪落路人哀。碧海一作。連天丹旆回。遙想長安此時節。朱門深巷百花開。

哭龐京兆

俊骨英才氣。斐然策名飛。步冠羣賢。逢時已自致。高位得疾還。因倚少年。天上別歸京兆府。人間空歎茂陵阡。今朝纓帽哭君處。前日見鋪歌舞筵。

再傷龐尹

京兆歸何處。章臺空舊塵。可憐鸞鏡下。哭殺畫眉人。

哭王僕射相公

子侯一作。子侯。與。一日。病。腰。公。子。載。歸。門。庭。颯。已。變。風。物。慘。無。輝。羣。吏。謁。新。府。舊。賓。沾。素。衣。歌。堂。忽。尋。哭。賀。雀。盡。驚。飛。

傷章資客

章公八十餘。位至六尚書。五福唯無富。一生謹得如。桂枝攀最久。闕省出仍初。海內時流盡。何人勸素車。再經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

故池春又至

一到一傷情。雁鷺羣。納下。蛙蟻。一作。衣已生。竹叢身後長。暮勢雨來傾。六尺孤安。一作。在人。間。未。有。名。

博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亡。取常其相。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權輕重。不為操鈞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為運斤者設也。繩筭所以決羣疑。不為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體。以地理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竅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破名。措說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撲之以至利。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款穰占熊。起訟需食。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樞粟。以糊予口。烏足為夫子道哉。予以斯言。達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大學。學有節。以延顯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顯也。茹經於腹。溼滅蠶壤。壁水湯湯。不聞其聲。摧藏模遊。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耶。彼文甲梓毛。剽筋毒草。嶺嶺之華實。炎漠之蜃蝦。飛苞驛館。所至而貴。夫豈貴邇也哉。悅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低洛西右礪山。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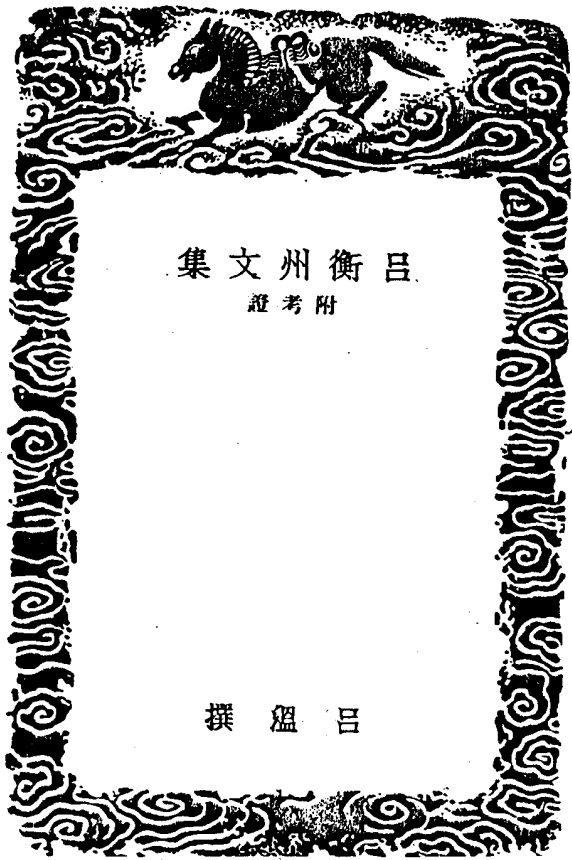
正妃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縱侍兒十餘輩。頗異於目。俄為郡后所察。勅止皆有節。拗拗其憤。志始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鶴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忘。陛下盡試諸樂。武從之。那茹之後。妒滅始平。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養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於不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如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台方崇內。誠於血生。其議遂疑。

劉賓客文集補遺

絕編生墓表

爾象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受易於師。積六十三年。於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繁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於黨岸之側。倘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象者。可謂志篤於學矣。因以絕編生證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為對。既而執贊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闕視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澗微眉睫。有野態而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聞於師。晚熟於心。自尼父。三才。細八索。繁辭焉。以通微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同麗太一。極秦脫火患。完文顯行。漢之田一。劉京。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灑之。風融混。合百派。森湊。唐與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崑人。事制動也。有柅變道也。亡方。越之支流。委輸於我。其它細釋祖述。三十有餘家。朱盡之。槩斯之。為羽翼。為鼓吹。時咨天人之際。旁魄上下。蒼精於擔。捷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鑿鑿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腴。寧芳焉。手賦於運管。日矚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亡。不能與計。借地偏且遠。已有能暗語者。心愈苦。而迹愈卑。寒膚坼。以至於盡。老微夫子之間。持是安施乎。它日子造其室。虛。飄箠在左。沔尊在右。有龜愕然。有口。且澤余。獄。指骨而訊之。曰。是。聲。者。曾。不。予。欺。乎。生。攸。附。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



呂衡州文集
附考證

呂溫撰

唐人文集存者纔二三十種。藏書家每苦不能盡得。即得矣。又苦其本不能盡善。如呂溫叔集。世所傳皆自常熟馮氏鈔出。予收獲真本。謂爲善矣。頃見元和顧君澗。顧君澗借來吳茂才有堂家藏足本。其末有跋云。右呂衡州集十卷。前五卷係吳方山家藏舊鈔本。後五卷從正嘉時舊鈔本補全。其篇目次第。與馮已蒼照宋鈔本同。所異者馮已蒼初得宋本前五卷。又得宋本後三卷。其第六第七二卷均之缺。如雖從英華文粹所載。照目寫入。未得爲完。今此本二卷獨全。可稱呂集之善本云。跋不著名氏。驗以字蹟。近何紀瞻一派。或是義門門下士也。驚喜傳錄。手加縫校。復念此僅存之秘笈。幾於舉世莫見。不可不及今流布。乃刊行之。唯吳本不無缺字。則賴馮本相補。顧君又獨取自舊新兩書以下。凡有關涉羣籍。博搜精擇。審定是非。踰時而後告成。愛著綠起之詳。於端有堂名志忠。先世在吳中負藏書望。所謂瑣川吳氏者也。聞其家稍落。不能多割。願君年來與英山金君近園。規撫同撰文粹辨證。鈔校罕親。唐集尙餘若干種。均有待於好古者。其不敏。敢用衡州爲據。鑿清道矣。道光七年歲次丁亥閏月初吉。江都秦恩復字伯敦父序。

呂衡州文集目錄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

第一卷

賦詩

- 由鹿賦并序
- 白雲起封中詩
- 月中聞磬詩
- 青出藍詩
- 秋日暮中寄懷
- 聞雅琴書事
- 聽山鶴
- 題清真觀書院
- 寄資三端公
- 吐蕃別館臥病
- 黃龍負舟賦
- 樂理心賦
- 鑿止水賦
- 早朝候傳點書懷
- 望白山作
- 惜花絕句
- 詠
- 寄李六協律
- 蕃中迺寄親故
- 中和日寄倣舊

及第後答主人
石潭中丞桃花
北橋新亭書懷
酬別江華毛令
酬何處士
酬何處士書情
貞元舊節有感
奉陪看花附
宗禮苦雨戲贈

第二卷

詩

吐蕃別館月夜
關河亭作
題梁宣帝陵二首
道州途中即事
祭南岳
題河州赤岸村
晉王龍驤墓
劉郎浦口號
送楊七錄事
送文暢上人
送段九秀才
送袁七書記
送何山人
遊郭駙馬亭子
櫻葉未拆賦詩
傷合江亭窮竹
早春遊黃溪
看花招客不至
詠蜀客石琴枕

浴後贈主人
贈友人
題道州知縣廳事
訪荀參軍林園
涼夜書情附
戲贈靈澈上人
答崔三題海陽亭
答段秀才
道州寄裴相公

望思臺
牽路感懷
岳陽懷古
少陵原望秦中諸川
河源軍漢村作
題陽人城
題石勒城二首
自江華之衡陽
送范司空
送宗禮南行
送李十一兵曹
江陵酒中留別
送戴簡處士
舍弟失囚共飲
衡州登樓望花
遊歐陽家林亭
衡州把火看花
順宗挽歌詞三首
賦得鄉飲酒

賦得失羣鶴
道州北池放鵝
蕃中答退渾詞
聞砧有感
冬日病中即事
衡中即事
南樓即事
衡州早春二首
偶然作二首
風詠

第三卷

書序

與李六聯句
聽歌有感
冬夜即事
讀小弟詩有感
道州月歎
請學春秋書
代與嚴僕射書
代與張尙書書
代與于相公書
送友人遊蜀序
聯句詩序
律令要錄序

第四卷

表

代論伐劍南更發兵表
代進集注春秋表
謝拾遺表
賀順宗登極表

道州南樓換柱
迴風有懷
上官昭容書樓歌
早覺有感
病中轉司封
城北樓觀李花
道州觀野火
郡內書懷
古興
道州感興
鏡中歎白髮
早甚見權門移芍藥花
道州郡齋臥疾
讀句踐傳
風歎

上族叔齊河南書
代與韓司空書
代與劉尙書書
地志圖序
送翠客序
送薛大信序
裴氏海晉集序

代賀德政表
代賀遷二祖表
謝章服表
代上尊號第三表

代謝宣示元和觀象歷表

代謝許遊宴表

代司徒謝上表

第五卷

表狀

代賀收西川表

代賀雨雪表

代謝槍旗等表

代起居表

道州謝上表

衡州謝上表

代奏吐蕃事宜狀

代謝賜狀

崔公行狀

第六卷

碑銘

三受降城碑銘

劉公神道碑銘

韋公神道碑銘

第七卷

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李夫人墓誌銘

陳先生墓表

第八卷

銘文

傅巖銘

古東周城銘

謁拜廟文

代祭樊襄陽文

呂衡州文集 目錄

代賀放浙西租賦表

代進農書表

代賀教表

代賀表

代謝內庫錢充南郊賞表

代賀生擒李錡表

代謝借飛龍馬表

代謝男官表

賀冊皇太子表

代賀上表

代奏請女正度狀

代請刪定六典開元禮狀

代請刪定六典開元禮狀

章府君神道碑銘

南嶽大師塔銘

大長公主墓誌銘

柳夫人墓誌銘

呂府君權殯記

柳思墓銘

成象銘

醉王京略文

代祭齊相公文

祭陸給事文

祭僕官房叔文

第九卷

頌讚

凌烟開勳臣頌

立應陵王傳讚

續羊叔子傳讚

第十卷

雜著

功臣恕死議

人文化成論

魏州三堂記

道州刺史廳記

湖南都團練廳壁記

祭鄧助費念文

祭謝死百姓文

祭謝死百姓文

皇帝親庶政頌

張荆州畫讚

藥師如來補像讚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

三不欺先後論

諸葛武侯廟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衡州文集卷第一

由鹿賦并序

貞元己卯歲予南出穰樊之閒。遇野人藝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為由鹿。由此鹿以誘至羣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嗚嗚不飲食者累日。余明然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與謀而妄安殘酷。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草毒。備齒角而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味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溲井。飼于芳庭。疑說莖柔。騰倚闌。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而非樂。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山俾陷其類。深秋八月。爽氣穠。致山阿。靡于踐隨。設伏以待。翳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慈信。豈云貪餌。吻和。嗚。鹿。鹿。至。彼。鹿。鹿。於。猜。信。此。無。情。於。誠。信。孰。是。倉。卒。禍。生。所。忽。毒。鎗。以。星。貫。滑。機。刺。其。電。發。或。洞。胸。而。遂。腋。或。折。足。而。碎。骨。絜。林。惜。兮。非。遠。顧。可。嗚。兮。未。滅。風。啤。澤。而。北。至。日。掄。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烟。叫。飢。勝。於。澗。月。荷。行。路。之。聞。者。孰。不。心。摧。而。思。絕。相。爾。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東。而。驚。頑。隨。獲。車。而。遂。巡。視。鼎。中。之。消。烟。觀。机。上。之。割。分。忽。哀。鳴。以。成。類。若。沈。痛。之。在。身。雖。復。處。之。蕃。邇。享。以。豐。珍。比。檻。猿。之。駭。離。同。海。鳥。之。愁。辛。收。擇。蔭。而。後。

死。思走險其何因。痛無知以相格。含冤毒而莫申。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推事或比。原心而殊。借如淮陰之禍。冤在神理。通說且拒。稱謀事起。堂堂斯公。實曰知己。致致鐘室。胡事忍此。呂祿之難。非漢臣。交則不義。賈亦不仁。彼美卿生。既為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微微猷。類如不自容。伊人買友。以享其功。誠交道。今豈義風。會鹿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黃帝負舟賦以克已動物大

夏后氏奠山疏川。拯溺開秦。元珪錫命。既成天下之功。黃龍發祥。始曜域中之大。當其駐軫江甸。橫舟漢川。天行健而時有未濟。地設險而險之在前。思利涉以撫俗。遂精誠而告虔。於是雲氣鬱起。神光爛然。奮鬣於勿用之窟。躡首於或躍之泉。安波澄淵。奉天意而順若。拖尾垂鬣。夾王舟而負焉。合靈符於百代。表聖運於千年。徒偉夫出無情。馳不測如驅風雷。若有羽翼。觀謁誠以效用。似就列而陳力。電目流光。金鱗耀色。天吳奔走。陽侯屏息。巨險沓濟。執戟刺木之能。潛怪莫逢。事資費鶴之飾。應變化以昭威。出沈潛而剛克。其慶惟大。賴社禩者兆人。其觀惟榮。執玉帛者萬國。若非平水壘土。泣辜罪已。非飲食以昭儉。卑宮室而思理。德揆乎生成之初。功齊乎開闢之始。安有非常之神物。不召而萃止。濟其不通。而彰其具美也。至于漢橫汾水。奉抵滄溟。實逞心欲。匪崇德馨。生人之盡瘁。靡念方士之空言。是聽姑幸。免乎覆溺。夫何望於炳靈。於戲。動罔軌道。言非善教。則人雖愚弱。或使之而不效。其志惟維。其德孔殷。則龍雖神化。將不役而自動。信矣哉。國家俾人其蘇。在理無營。超乎大禹。不務舟車之勞。輒使黃龍。但為宮沼之物而已。

白雲起封中詩中用韻

封開白雲起。漢帝坐齋宮。望在泥金上。疑生秘玉中。橫柯初綠繞。布葉漸蒙籠。日觀祥光合。天門瑞氣通。無心已出岫。有勢欲凌風。儻遣成膏澤。從茲遍太空。

吏部試樂理心賦以易直子諒油

道無象。天無聲。聖不有作。易觀化成。於是鼓吹大塊。鏗鏘元精。因乎心而式是理本。形乎器而強為樂名。以齊五方之俗。以厚萬物之生。始積中而發外。卒充性而約情。樂與心冥。則所謂因天之縱。心由樂理亦得夫自明而誠。至若樂在朝廷。若臣叶義。一發而陽唱陰和。九變而雲行雨施。上以見為君之難。下以知為臣不易。有國者理心以此。必發儀風之呈瑞。若乃樂在閨闈。父子靜專。蓋取諸無竟。而樂有節而宜。和以嚴濟。愛由敬全。有家者理心以此。必反天性於自然。且夫樂之作也。一動一息。心之理也。惟清惟直。然後能在聽而必聽。無入而不得。節有序。觀貫珠而匪珠。聲成文。見五色而非色。其或惟邪。是念惟匿。是則雖琴瑟在御。管磬率修。立樂之方。既失。理心之術。何求。亦焉望變澆風之浩浩。致和氣之油油。徒觀其心尚元。通樂實交暢。明贊天地之化育。幽索鬼神之情狀。會節有極。象之則動。而時中。應變無方。擬之則貞。而不諒。至矣哉。至矣哉。希夷其神而聽之。以心固不專於子野。作必在德。亦無俟於后夔。方今敦和統同。反本復始。辨六律以分職。齊八風而同軌。洪鐘廣受。我則開其直言。朱紱遺音。我則戒夫專美。此吾君之以樂理心也。宜乎貴為天子。

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中用韻
月中禪室掩。幽磬靜昏氛。思入空門妙。聲從覺路聞。冷冷滿虛壑。杳杳出寒雲。天籟疑難辨。霜鐘誰可分。偶來遊法界。便欲對人羣。夕聽其聲。應心自解紛。
禮部試鑿止水賦以澄虛納潤。通泉分形。為韻任不
水止矣。靜之其餘。物鑿矣。久而益虛。且無情於美惡。又奚議夫親疎。委質員來。所斯乎上善同利。忘筌已悟。寧思乎至清無魚。若乃過塘月抱。高岸環合。泥滓湛然。自沈金沙。烟其不雜。同道德之以虛而受。異川澤之唯汙。是納有斐君子。此焉明微。氣隨波息。心與源澄。端形赴影。如木從繩。其表微也。挂金鏡而當畫。其宏隱也。隔玉壺而見冰。爾其色必洞徹。光無混澆。不蒸蔚鬱之氣。不激游漾之響。百丈在目。千仞指掌。器每自乎中見。美實非乎外獎。鑿形之始。方似以身觀身。得意之閒。乃同象象。徒觀其下。倒星漢上。披煙雲。守其常而性將道合。居其所而物以羣分。君鑿之以平心。臨下以簡。臣鑿之而厲節。在邦必聞。奸盜無形。惟人所召。物我兼遺。分水無私。照廉士以之立誠。至人以之觀妙。豈比夫流若激矢。波如建瓴。不捨晝夜。爭輪滄溟。徒乖躁靜之理。莫分真偽之形。者哉。國家以賢為止水。鑿有餘裕。羣形鱗集。象景附。溢巾竊吹者。十手共指。研精據實者。千載一遇。夫如是。姑自攝其威儀。亦何憂而何懼。

寄出藍詩中用韻

物有無窮好。藍青又出青。朱研方比德。白受始成形。袍製宜從政。袴垂可問經。當時不採蘭。佳色幾飄零。奉和季相公早朝於中書候傳點偶書所懷奉呈門下武相公中書鄭相公
禁門留騎吹。內省正衣冠。稍辨旂常色。尙聞鐘漏殘。九天爐氣暖。六月玉聲寒。宿霧開霞觀。晨光泛露盤。致君期反朴。求友得如蘭。政出同歸理。言成共不刊。華繩隨百度。領袖映千官。臥鼓流沙靜。飛航漲海安。靈規剛主意。借賦代交歡。雅韻人開滿。多慙氣和難。

奉和武中丞秋日臺中寄懷簡諸僚故奉命使迴

聖朝思紀律。憲府得忠賢。指顧風行地。儀形月麗天。不仁恆自遠。為政復何先。虛室惟生白。閒情卻草元。迎霜紅葉早。過雨碧苔鮮。魚樂翻秋水。鳥聲隔暮煙。舊遊多絕席。成物遂成篇。更許窮荒客。追歌白雪前。

吐蕃別館和周十一郎中楊七錄事望白山作

純精結奇狀。皎皎天一涯。玉輝擁清氣。遠峯開白花。半巖晦雲雪。高頂澄煙霞。朝昏對賓館。隱映如仙家。風聞鐘磬尚餘響。暫因役餘暇。偶得志所嘉。明時無外戶。勝境即中華。況今身物國。誰道隔流沙。

奉和張舍人開中直夜思聞琴瑟因書事通簡僚友

迢遞天上直。寂寂邱中琴。憶爾山水韻。起予仁智心。疑情在正始。起想疎煩襟。涼生子夜後。月照禁垣深。遠風隔蘭氣。微露清桐陰。方襲緇衣慶。永奉南薰吟。

和舍弟悲惜花絕句中用韻

去年無花看。今年未看花。更聞飄落盡。走馬向誰家。

和恭齋龍中山鶴

掩抑冲天意，悵悵觸龍音。旋曉一聞處，傷春千里心。
和舍弟讓龍中處

未用且求安，無猜也不殘。九天飛勢在，六月日晴寒。動觸龍龍倦，閑銷肉食難。主人憎惡鳥，試待一呼看。
同恭夏日題其觀李寬中秀才書院

閉院開軒笑語聞，江山併入一窗寬。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就步
盧壇。願君此地攻文字，如鍊仙家九轉丹。

同舍弟恭齋寄晉州李六協律三十韻

古人猶悲秋，况復歲暮時。急景迫流念，窮陰結長悲。陽鳥下西嶺，月鶴驚南枝。披衣步霜砌，倚杖臨冰池。
况恍若有失，悄悄良不怡。忽聞晨一吟，宛是所思。有美壯感激，無何遠栖遲。摧藏變化用，掩抑扶搖
表。時雖豈虛出，天道信無欺。巨川望沔濟，寒谷待清吹。劍匣益精利，玉韜寧磷澗。戒哉輕沽諸，行矣自
之。依我抱微尚，仲氏即心期。討論自少小，形影相差池。比來胸中氣，欲耀天下奇。雲雨滯滯艾，煙閣雙
幾。幾年因方柄，一旦迷多歧。道因窮理悟，命以盡性知。事去類絕絃，時來如轉規。伊呂偶然得，孔墨徒爾
為。早行多露悔，強進觸滯礙。功名豈身利，仁義非吾私。萬物自生化，一夫何驅馳。不如任行止，委分安所
宜。勸爾休戚歎，與余陶希夷。明年郊天後，慶澤歲華滋。曲水杏花雪，香街青柳絲。良時且暫歡，樽酒聊共
持。閱過漆園叟，醉看五陵兒。寄言思隱處，不久來相追。

青海西寄寶三端公

時同事弗同，窮節厲陰風。我投流沙外，君朝紫禁中。從容非所羨，辛苦竟何功。但示酬恩路，浮生任轉蓬。
蕃中拘留歲餘，迨至隴右先寄城中親故

蓬轉星霜改，關陝色從遠。窮泉百死別，絕域再生歸。鏡數成絲髮，囊收杖血衣。酬恩有何力，秬粟一毛微。
吐蕃別館臥病寄朝中親友

星漢縱橫車馬喧，風搖玉佩獨花繁。豈知羸臥窮荒外，日滿深山猶閉門。
吐蕃別館中和日寄朝中親友

清明令節千官會，絕域窮山一病夫。遙想滿堂歡笑處，幾人緣我向西隅。
及第後答瀆關主人

本欲雲雨化，卻隨波浪翻。一霄太常第，十過瀆關門。志力且虛棄，功名誰復論。主人固相問，歡笑不能言。
河中城南姚家浴後題贈主人

新浴振輕衣，滿堂寒月色。主人有美酒，況是會相識。
看渾中丞山桃花初有他客不通曉方得入因有戲贈

朝來駐馬看香裏，風度遙聞語笑聲。無事閉門教日晚，山桃落盡不勝情。

贈友人

南山雙喬松，撥本皆千尋。夕落蒼苔津，朝被青雲陰。負雪出深澗，搖風倚高岑。明堂久不構，雲霧何森森。
匠意方雕巧，時情正誇淫。生材會有用，天地豈無心。

道州夏日郡內北橋新亭書懷贈何元之處士
結構池梁上，登臨日幾週。晴空交密葉，陰岸積蒼苔。爽氣中央滿，清風四面來。振衣生羽翰，高枕出塵埃。
齊物魚何樂，忘機鳥不猜。閑銷炎瘴盡，靜勝火雲開。僻遠宜屏性，優游賴廢材。願為長泛梗，莫作重然灰。
守道窮非過，先時動是災。寄言徐孺子，實編且徘徊。

道州宏道縣主簿知縣三年頗著廉價秩滿縣闕申使請留將赴衡州題其廳事
為理類同力，勝明非所任。廢田方墾草，新柘未成陰。術淺功難就，人疲感易深。煩君駐歸棹，與慰不欺心。

道州將赴衡州酬別江華毛令
布帛精織任，士宜疲人識。信每先期，明朝別後無他囑。雖是蒲鞭也莫施。

道州夏日早訪荷參軍林園敬酬見贈
高眠日出始開門，竹徑旁通到後園。陶亮橫琴空有意，任棠置水竟無言。松窗宿翠含風薄，檣撥朝花帶
露繁。山郡本來車馬少，更容相訪莫辭喧。

道州敬酬何處士懷郡樓月夜之作
清賞愔愔素影微，長川迢迢合為空。佳人甚近山城閉，一夜相留水鏡中。

所居寺院涼夜書情呈上郎中
康公念病宜清暑，道向僧家占上方。月光似水衣袈裟，松氣如秋枕簟涼。幸以薄才當客次，無因弱羽逐
鸞翔。何由一示雲笥路，腸斷星星兩鬢霜。

道州敬酬何處士書情見贈
憲氣曾傾四國豪，偶來幽寺息塵勞。嚴陵釣處江初滿，梁甫吟時月正高。新識幾人知杞梓，故園何處長
蓬蒿。期君自致青雲上，不用傷心款二毛。

戲贈靈敏上人
僧家亦有芳春興，自是心源無滯境。君看池水湛然時，何曾不受花枝影。

三月一日是貞元舊節有成絕句寄黔南寶三洛陽盧七
同事先立立玉舞，中和舊節又支離。今朝各自看花處，萬里遙知掩淚時。

初發道州答崔三運州題海陽亭見寄絕句
史中習隱好躡屨，不擾疲人便自閑。聞說殷勤海陽事，令人轉憶舜祠山。

奉陪郎中樓上夜把火看花

城上芳園花滿枝。城頭太守夜看時。爲報林中高舉燭。成人情思欲題詩。
答段秀才

盡日看花君不來。江城半夜爲君開。樓中共指南園火。紅燼隨花落碧苔。
宗禮欲往桂州苦雨因以戲贈

農人辛苦綠苗齊。正愛梅天水滿堤。知汝使車行意速。但令聽馬著塵泥。
道州寄襄陽裴相公

悠悠世路自浮沈。豈閉仁賢待物心。最憶過時留宴處。臨歌催酒後亭深。

呂衡州文集卷第二

吐蕃別館月夜

三五窮荒月。迴照北堂。酒身向暗臥。不忍見圓光。

望思臺

浸潤成宮壘。蒼黃弄父兵。人情疑始變。天性感遺生。宇縣猶能治。關門詎不平。空令千載後。悽愴望思名。

翠路感懷

馬嘶白日暮。劍鳴秋氣來。我心浩無際。河上空徘徊。

題梁宣帝陵

即離終自窮。豈爲雄。假號孤城裏。何殊在雨東。

鄉貢進士段宏古

晨驅發荊州。落日到巴邱。方知剡剡利。可接鬼神遊。二湖豁南望。九派駛東流。襟帶三千里。盡在岳陽樓。
憶昔圖華雄。此焉爭上游。吳昌屯虎旅。晉盛登龍舟。朱齊粉禍難。梁陳成寇讎。鐘鼓長震耀。魚龍不得休。
風雲一蕭散。功業忽如浮。今日時無事。空江滿白鷗。

道州途中即事

零桂佳山水。營陽舊自同。經途看不暇。過境說難窮。巖巖青時合。澄湘漫處空。舟移明鏡裏。路人畫屏中。
巖壑千家接。松蘿一徑通。漁煙生縹緲。犬吠隔葱蘢。戲鳥留餘翠。幽花慘晚紅。光翻沙澗日。香散橘園風。
信美非吾土。分憂屬賤躬。守愚資地僻。仰聖望年豐。且保心能靜。那求政必工。課終如免戾。歸養洛城東。

奉勅祭南嶽

少陵最高處。曠望極秋空。羣山噴清涼。脈散秦川中。荷鑪自成雨。由來非鬼功。如何盛明代。委棄傷幽風。
涇灃徒駱駝。涇涇會同東。流滔滔去。沃野飛秋蓬。大禹平水土。吾人得其中。發機迴地勢。運思與天通。
早欲獻奇策。豐財餉西戎。豈知年三十。未識大明宮。卷爾出岫雲。追吾入冥鴻。無爲學薶俗。狂醉哭途窮。

經河源軍漢村作

皇家禮赤帝。認獲司封域。致齋紫蓋下。宿設祝融側。鳴澗驚宵寐。清猿遞時刻。漢黎事夙興。晉瓊思盡飾。
危墜象岳趾。秘殿翔靈翼。登拜不遑顧。酌獻皆累息。贊道儀匪繁。祝史詞甚直。忽覺心魂悸。如有精靈逼。
真真雲氣生。森森杉柏黑。風吹虛籟韻。露洗寒玉色。寂寞有至公。馨香在明德。或謂邑吏言歸部。或
應桑訪置事。遊騎課農力。所願風雨時。首瞻南極。

題河州赤岸橋

一行忽到舊河源。城外千家作漢村。樵採未侵虜窟。耕耘猶就破羌屯。金湯天險長全設。伏臘華風亦
暗存。數駐軍車空下淚。有心無力復何言。

題陽人城

元缺
一字南橋上見河州。遺老相依赤岸頭。兩塞歌鐘受恩者。誰憐被髮哭東流。

晉王龍驤墓

忠願義成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

題石勒城

虎旗龍艦順長風。坐引全吳入掌中。孫皓一兒何足取。便令千載笑爭功。

劉郎浦口號

天生傑異固難馴。應變摧枯若有神。夷甫自能疑倚嘯。忍將虛誕誤時人。

吳蜀成婚此水明。明珠步障耀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自江華之衡陽途中作

孤棹遲遲恨有迷。沿湘數日逗清輝。人生隨分爲憂喜。迴雁峯南一字北歸。

吐蕃別館送楊七錄事先歸

愁雲重拂地。飛雪亂逐程。莫慮前山暗。歸人眼自明。

奉送范司空赴朔方

築壇登上將。滕席委前籌。虜城南侵跡。朝分北顧憂。抗旌迺廣莫。撫劍動旄頭。坐見黃雲暮。行君白草秋。山橫舊秦塞。河繞古靈州。善守如無事。唯應獵騎游。

送文暢上人東遊

隨緣聊振錫。高步出東城。水止無恆地。雲行不計程。到時爲彼岸。過處即前生。今日臨歧別。吾徒自有情。

喜儉北至送宗禮南行

洞庭舟始泊。桂江帆又開。魂從會處斷。愁向笑中來。傲悅看殘景。殷勤祝此杯。衡陽刷羽待。試取一行迴。

送段九秀才歸澧州

湖南孤白芷。幽託在清潭。豈在馨香發。空勞知處深。推賢路已隔。振乏力不任。數我一言分。負君千里心。

衡州送李十一兵曹赴湘東

慷慨視別劍。凄清泛離琴。前程楚塞斷。此恨洞庭深。文字久已廢。循良非所任。期君碧雲上。千里一揚音。

臨洮送袁七書記歸朝

憶年十五在江州。開說平涼且半疑。豈料殷勤洗水上。卻將家信託哀師。

江陵酒中留別坐客

尋常縱恣倚青春。不與心期便不親。今日煙波九疑去。相逢盡是眼中人。

道州酬送何山人之容州

匪有背津筍。有寄何門不可與。長裾應須定取真。知者道對明君說子虛。

道州送戴前處士往賀州謁楊侍郎

羸馬孤童鳥道微。三千客散獨南歸。山公念舊偏知我。今日因君淚滿衣。

春日游郭駙馬大安亭子

咸里容閑客。山泉若化成。寄遊芳徑好。借賞彩船輕。春至花常滿。年多水更清。此中如傳舍。但自立功名。

楚州追制後舍弟直長安縣失囚花下共飲

天子收那印。京兆責獄囚。狂兄與狂弟。不解對花愁。

衡州歲前遊合江亭見櫻棠未坼因賦含彩憶楚春

昌衡州文集 卷第二

山櫻先春發。紅葉滿霜枝。幽處竟誰見。芳心空自知。似春朝日照。疑畏暖風吹。欲問含彩意。恐驚輕薄兒。

衡州登樓望南館臨水花呈房戴段李諸公

天桃隨方塘。暮色滿愁思。託根豈求潤。照影非自媚。背挂青柳絲。零落綠錢地。佳期意何許。時有幽禽至。

合江亭樓前多高竹不見遠岸花客命菊之威而成詠

吉凶豈前卜。人事何翻覆。綠看數日花。却剪凌霜竹。常言契若操。今乃妨衆目。自古病當門。誰言出幽獨。

道州春遊歐陽家林亭

道州城北歐陽家。去郭一里占煙霞。主人雖朴甚有思。解留滿地紅桃花。桃花成泥不須掃。明朝更訪桃

源老。政成興足即告歸。門前便是家山道。

衡州早春偶遊黃溪口號

偶尋黃溪日欲沒。早梅未盡山櫻發。無事江城閉此身。不得坐待花開月。

衡州夜後把火看花留客

紅芳暗落碧池頭。把火遙看更少留。半夜忽然風更起。明朝不復上南樓。

夜後把火看花南園招李十一兵曹不至呈座上諸公

天桃紅燭正相鮮。傲吏閑齋獨獨眠。應是夢中飛作蝶。悠颺只在此花前。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挽歌詞

遐視輕神寶。傳歸歸聖獸。聖功終有待。文德本無憂。坐受朝汾水。行看告岱邱。那知鼎成後。龍馭那淹留。

二

監撫垂三紀。聲靈洽萬方。禮因馳道著。明自墾田彰。滋漸成鴻業。從容守太康。更留圖疑詔。恭德有餘芳。

三

早秋同軌至。晨旆露華滋。挽度千夫咽。笳疑六馬遲。劍悲長閉日。衣望出遊時。風起西陵樹。淒涼滿孝思。

詠蜀客石琴枕

可憐他山石。幾歲負貞堅。推遷強爲用。雕斲傷自然。文含巴江浪。色起青城煙。更聞餘玉聲。時入朱絲絃。

河南府試賦

酌言修舊典。刈楚始登堂。百拜贊儀盡。三終樂奏長。想同露出谷。看似雁成行。禮能知何適。隨雲入帝鄉。

賦得失羣鶴

杳杳冲天鶴。風排勢暫遙。有心長自負。無伴可相依。萬里堪辭遠。三山詎憶歸。但令毛羽在。何處不羣飛。

道州南樓換柱

鴻災起無朕。有見非前知。蟻入不足仰。柱傾何可追。良工操斤斧。改斲方在斯。殫材事朽廢。曷若新宏規。

道州北池放鵝

我非好鵝癖。爾乏鳴雁資。安得免沸鼎。灑然游清池。見生不忍食。深情固在斯。能自遠飛去。無念稻梁爲。

昌衡州文集 卷第二

避風有懷

銀宮翠鳥烟籠鏡。珠樹玲瓏朝日暉。神仙望見不得到。却逐迴風何處歸。
暮中答退潭詞。退潭種落。在。而。吐。者。所。之。
退潭兒。退潭兒。朔風長在氣何衰。萬羣鐵馬從奴虜。強弱由人莫歎時。退潭兒。退潭兒。冰銷青海草如絲。
明堂天子朝萬國。神馬龍駒將與誰。

上官昭容書樓歌

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英於東都買得研神記
渡家婕妤唐昭容。工詩能賦千載同。自言才藝是天真。不服丈夫勝婦人。歌闌舞罷閑無事。縱恣優游弄
文字。玉樓寶架中天居。絳綺異萬卷餘。水精編帙綠細軸。雲母抵換黃金書。風吹花雲清旭時。綺窗高
挂紅綃帷。香囊盛烟繡結。翠羽拂案青琉璃。吟披嗚卷終無已。皎皎澗機破研理。詞綵綵翰紫雲迴。思
歌寥天碧雲起。碧雲起。心悠哉。境深轉若坐自催。金梯珠履聲一斷。瑞階日夜生青苔。青苔圓九關。竹比
翠玉山。神仙杳何許。遺逸滿人閒。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紙上香多蠶不成。昭容題
處猶分明。令人惆悵難為情。

聞砧有感

千門儼雲端。此地富羅執。秋月三五夜。砧聲滿長安。幽人感中懷。靜思淚沈瀾。所恨搗衣者。不知天下寒。
早覺有感

東方殊未明

聞室蟲正飛。先覺忽先起。衣裳顛倒時。嚴冬寒漏長。此夜如何其。不用思乘獨。扶桑有清輝。
冬日病中即事

蕭下長安

道驅塵咫尺。閒久奉身外。暫得病中閑。背喜朝陽滿。心憐暮鳥還。吾醫在何處。南有白雲山。
病中自戶部員外郎轉司封

願臥承新命

優容獲所安。遣時迎賀客。無力拂塵冠。偃仰時軒暖。支離曉鏡寒。那堪報恩去。感激對衰蘭。
久病初朝衛中即事

沈疴曠十旬

遐過直城關。老馬猶知路。賦債欲怕人。又墮三徑計。更強百年身。許國將何力。空生衣上塵。
道州城北樓觀李花

夜疑關山月

曉似沙場雪。曾使西城來。幽情坐超越。將念浩無際。欲言忘所說。豈是花成人。自憐抱孤節。
道州秋夜南樓即事

誰令獨坐愁

日暮此南樓。雲去舞池閉。月明瀟水流。猿聲何處曉。楓葉滿山秋。不分匣中鏡。少年看白頭。
道州觀野火

南風吹烈火

焰焰燒楚澤。陽景當晝連。陰天半夜赤。過處若簪掃。來時似電激。豈復辨蘭蕙。焉能分玉石。
蟲地盡燼爛。虎兇亦奔迫。積穢一蕩除。和氣始融液。送時既教授。禹稼新稔迹。遍生合頌禾。大秀兩歧麥。
家有京坻詠。人無溝壑感。乃悟焚如功。來歲終受益。

衡州早春

碧水何遶海。東風吹沙草。烟波千萬曲。不辨嵩陽道。
二
病肺不飲酒。傷心不看花。唯驚望鄉處。猶自隔長沙。
郡內書懷寄劉連州寶夔州

朱邑何為者。桐鄉有古祠。我心常所慕。二郡老人知。
偶然作

栖栖復汲汲。忽覺年四十。今朝滿衣淚。不是傷春泣。
二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淚。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古興

越獄百鍊時。楚下三泣地。二寶無人識。千齡皆棄置。空巖起白虹。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客。直來開奧秘。
劍任剗鏘看。玉從投火試。必能絕疑惑。然後論奇異。

風詠

微風生青蘋。習習出金塘。輕搖深林翠。靜灑幽徑芳。掩抑時未來。鴻毛亦無傷。一朝乘嚴氣。萬里號清霜。
北走摧鄧林。東去落扶桑。掃却垂天雲。澄清無私光。悠然反空寂。晏海通舟航。

道州感興

當代知文字。先皇記姓名。七年天下立。萬里海西行。苦節終難辨。勞生竟自輕。今朝流落處。瀟水遶孤城。
春日與李六舍弟聯句

始見花滿枝。又看花滿地。且持增氣酒。莫滴傷心淚。深誠長鬱結。芳晨自妍媚。嘯歌聊永日。誰
知此時意。

鏡中欺白髮

年過潘岳纔三歲。還見星星雨鬢中。縱使他時能早達。定知不作黑頭公。
友人遊鵲歌有感

文章拋盡愛功名。三十無成白髮生。孤負壯心羞欲死。勞君貴賈斷腸聲。
貞元十四年早甚見權門移芍藥

綠原青圃漸成塵。汲井開園日日新。四月帶花移芍藥。不知憂國是何人。
冬夜即事

百憂攢心起復臥。夜長耿耿不可過。風吹雪枝似花落。月照冰文如鏡破。
道州郡齋臥疾寄東館諸賢

東渡送客醉年華 聞道風流勝習家 獨臥郡齋寥落意 隔簾微雨濕梨花

讀小弟詩有感因以口號示之

憶吾未冠年華二十年 閒在咄嗟今來漢汝看花歲 似汝追思昨日花

讀句踐傳

丈夫可殺不可羞 如何送我海西頭 更生更聚終須報 二十年閒死却休

道州月歎

別館月 翠牛冰河金山雪 道州月 霜樹子規啼 是血壯心成此孤劍鳴 沈火在灰殊未滅

風歎

青海風 飛沙射而隨驚蓬 洞庭風 危檣欲折身若空 西馳南走有何事 會須一決百年中

呂衡州文集卷第三

與族兄泉請學奉秋書

儒書不振久矣 溫生於百代之下 不顧味劣 慷慨有志 翹企聖域 莫知所從 如仰高山 臨大川 未獲梯航 而欲濟乎深 而臻乎極也 凡學之道 嚴師為難 師資道喪 八百年矣 自鳳鳥不至 麒麟遇害 血流戰國 火發暴秦 先王之道 幾隕于地 賴漢氏勃然而拯之 禮糟粕揚煨燼 披雲霧揭日月 夫子文章 滅而復耀 與火德俱明者 四百餘年 當時大教中興 去聖未遠 學士非師說不敢輒言 鴻儒碩生 樂以善誘 宏道雖為公卿 教授不輟 其徒大者至千餘人 小者亦數百人 或升乎堂 或入乎室 洋洋濟濟 有古風也 夫學者豈徒受章句而已 蓋必求所以事君 求所以事親 求所以開物 求所以化人 日新又日新 以至乎終身 夫教者豈徒傳文字而已 蓋必本之以忠孝 申之以禮義 敦之以信讓 激之以廉恥 過則匡之 失則更之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以至乎無瑕 故兩漢多名臣 諍諫之風 同乎三代 蓋由乎身受師保之教 誨朋友之箴 誠既知己之損益 不忍觀人之成敗也 魏晉之後 其風大壞 學者皆以不師為天縱 獨學為生知 譁疏翻音 執疑護失 率乃私意 攻乎異端 以諷誦章句為精 以穿鑿文字為奧 至於聖賢之微旨 教化之大本 人倫之紀律 王道之根源 則蕩然莫知所措矣 其先進者 亦以教授為鄙 公卿大夫 恥為人師 至使鄉校之老人 呼以先生 則勃然動色 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如是 是以今之君子 事君者不諫諍 與人交者無切磋 蓋

由其身不受師保之教 誨朋友之箴 誠既不知己之損益 惡肯顧人之成敗乎 而今而後 乃知不師不友 之人 不可與為政而論交矣 且 不師者 廢學之漸也 惡數百年後 又不及於今日 則我先師之道 其阻于深泉 是用終日不食 終夜不寐 馳古今而慷慨 抱墳籍而太息 吾兄吾兄 亦曾以是為念乎 小子狂簡 實有微志 適蒙求我之願 立朝聞夕死之誓 所與者不唯鴻碩之老 博洽之士 與我同志者 則為吾師 請與吾兄 略言其志也 溫所貴乎道者 六其詩書禮樂 大易春秋 賦人皆知之 鄙尙或異 所曰禮者 非酌獻酬酢之數 周旋揚榘之容也 必可以經乾坤 運陰陽 管人情 措天下者 溫願學焉 所曰樂者 非絃索屈伸之度 鑼鑼鼓舞之節也 必可以厚風俗 福鬼神 熙元精 茂萬物者 溫願學焉 所曰易者 非探著演數之妙 畫卦舉繇之能也 必可以正性命 觀化元 貫衆妙 貞夫一者 溫願學焉 所曰書者 非古今文字之殊 大小章句之異也 必可以辨帝王 稽道德 輔大政 建皇極者 溫願學焉 所曰春秋者 非戰爭攻伐之事 聘享盟會之儀也 必可以尊天子 調諸侯 正華夷 繩賊亂者 溫願學焉 此外非聖人所論 不與於君臣父子之際 雖欲博聞 不敢學矣 吾兄達者也 可不曰然乎 嘗聞雅論 深於春秋 其間所得 實曰淵正 竊不自揣 願以春秋三傳 執樞衣之禮於左右 童蒙求我 兄得辭乎 朝聞夕死 溫可逆乎 無以流俗之所輕 而忽聖賢之所重也 其餘五經 當今孰可為溫師者 幸詳鄙志 而與擇焉

上族叔齊河南書

大尹叔父 閣下 溫開水官 修而龍至 官失其方 物乃抵伏 以文章而言 則先進為後進之官也 亦宜正褒貶 別雅鄭 賞六義 合三變 以修其官 使後進之徒 靡然向風 儼然知方 能者勸 不能者止 於是乎文章之可見也 如掃除氛昏 澄定波濤 驚天清而日月曜 滄海晏而蓬壺出 爾今夫先進之廢 官久矣 文猶龍也 其可見乎 伏惟叔父 蘊特達之明 哀雅頌之缺 常欲以三代制度 調齊斯文 前歲能鎮南服 入侍東掖 詞林贊仰 如日登觀 莫不結轡連轡 懷編捧軸 差池道路 奔走光塵 人自以為齊公之遇矣 及乎昌言金馬 高議承明 懸大雅之衡 以權後進 則乃以小子為稱首 遂句萌而茂 以何葉翼離殿 而使之頡頏 先達改觀 同類駭聽 譽動朝端 聲馳殿下 循顧反覆 誠非所堪 竊料叔父之意 豈不欲使濫音 竊吹者 聞士會而西逃 秦境 敦雅守正者 望郭隗而北首 燕路 夫如是 則小子敢賀天下 文章廢而復興 不敢自當其選也 然大匠難售 不能化擁腫之材 大風難壯 不能起凝滯之物 也 雖充鄉賦 荐辱公議 昨詔賢良 猥應清舉 疑叔父以唱高寡和 小子以名浮身喪 開闢墮鬱 卒用無成 取笑薄徒 貽羞左右 雖失調而反 終胡顏而敢 愧懼慙惶 夙夜若厲 叔父 閣下 中庸之德 遺棄濟之運 荷深知於明主 懸大望於蒼生 一朝乘唐之鈞軸 擬瓊萬物 而高名不奪於獨見 部分克彰於日新 茫茫前途 未敢自料 豈遽以一第而為得喪哉 由是思之 教焉增氣 途欲辭迹 聲利潛心 道藝窮六義之統 紀盡三變之形容 使學通天人 文正雅俗 然後抗衡當代 為叔父之榮 雖知其難 志不可奪 謹獻近文 七首 徒踐聖人之域 未臻作者之方 姑務自強 式酬與進 伏願特許 看覽 光賜教誨 指以遠蹤 責以大成 惠何加焉 非敢望也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侯射書
僕射稟天全才受國重寄控全蜀咽喉之地當狂寇奔侮之衝處瘁土而有財克豐調攝帥而其武可畏少分麾下潛運軍中再開劍閣之扇繼獻鹽亭之捷應接制使先假地征特角王師且為鄉導削叛人之跡釋梓州之圍勞竹倍多功無與讓聖上神武睿斷注意西南一校之善否必知一卒之勞逸必察況閣下效彰朝論事布人誦精誠貫於神祇茂伐懸於日月豈復聽符書之巧詆元一字筆資之濫乎來示所成無足介意某以寡薄謬膺寄舉關國計勳關軍期夙夜憂勞未知所濟過蒙稱獎愧悅良深惟託方岳至公共守王度物估小事固無二三許共進行亦如受賜佩荷之至無喻下情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某以非才謬當重寄事關國計勳限軍期撫事知難夙夜憂積蓋以運路壅滯私鹽橫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至司空文武全才勳德茂著朝廷毗倚中外具瞻勳王則知無不為憂國則言皆可復今春過日獲拜旌旌眷私之餘已及此事蒙許同志叶力徇公對敵之初便具開奏所以道要郎中往申朝旨議立規模悉令諮託大賢非敢專行鄙見昨得巡院狀報伏知司空德量旁通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職司之憂鹽法提防已行文牒斗門開塞許有商量率先諸侯首贊王度義形九牧忠勳三軍意開而遠近承風言發而神明知成況某奉職之分承眷之深受賜懷仁豈同常等銘戴所至無任下情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

元缺一字奉別紙示諭俾待殊異規略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暢通經之雅旨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三復甚善甚善尚書才膺開出識蘊生知地承勳德行在詩禮自家通國移孝為忠受任先朝克荷崇構控喉嚨之地成節制之師勳必勤王言皆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感於旁鄰布在人聽溢于時論鳴鶴有和鼓鐘必聞聖上神武聰明惟新覆燾勵精戎事注意藩隅方戾所以旁求況勳實之自著何患乎誠不上達道不大光宜太阿之利用窮蘇鼎之盛烈者乎某以寡薄膠膺寄任戎賦之重撫事知難徒欲盡衷陳鄙見策朽磨鈍庶效涓埃竭誠捐軀少酬恩遇知我者寡同志實難頃在江西過辱厚意常懷慕仰如歷歲時昨者以私鹽干禁漸耗公利汴州滯運屢稽軍期忝當職司每積憂負輒率誠懇相伸條例網羅盜竊節宜通渠實託衆言敢專獨見果蒙宏至公之量推急病之心率先侯伯首贊王度許以別設方略大為提防究絕蠱源通利國情神之聽之旨可復於天地有始有卒事必立於邦家佇觀莫大之功以成不朽之美諸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一時誠無與讓其率職之分受賜孔多拳拳寸誠夙夜欣企幸甚幸甚徐儉事宜並在使者口述伏惟昭悉

代李將軍與曹潤劉尚書書

某性質鄙味智能無取承籍門緒早蒙驅策盡率軍府備嘗險艱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情未克國恩未酬而謬典禁司職唯侍衛良時自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髮髮先白加以稟性寡合知音難難甘心此生長鳴靡託豈料尚書推宏深之量啓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昨者四牡來親萬乘虛襟

勞將帥之臣竹清至公之鑒然則蕭何之稱必在韓信孝文有問宜處雲中而丹雘對敵首及唐瑄數陳本末獎飾逾渥達其忠義之誠許其遠大之致雖窮論志業自離肺腑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遂使鬱壘之志尤達於宸廑樛朽之材式乎的帝念言發九天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齊載深知我之感王賁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為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極骨髓每一念至不覺涕淚流頰首廢軀豈能報德唯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奉以周旋居之造次肯松得地方見於歲寒傲日在天願竭其心營生死幸甚願有負薪之疾未伸拜賜之禮隨感之至荷儀兼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即冀趨謁伏為昭察

代寶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

某經術無取邱園自屏所期全拙豈敢近名二十五丈况愛博容不遺孤陋申以通家之好遇以國士之禮分懸入室契辱忘年獨賜吹噓謬假鱗翼遂得借重江右名聞天朝起家拾遺再命柱史時丁變故命偶屯觀風鱗方困於蹄洋窮鳥再歸於仁德果蒙委領列郡擢伴三軍不汝班班見容於歲月同我休戚每形於語言身計皆奉良規家事悉資全力然後表達哀鳴推致周行南宮劇曹踐不終歲憲府雄秩拔於常倫內顧庸虛敢云自致魏賢子夏宜尼之道彌尊漢用淮陰相國之言始重徒以才負知己名懸古人致遠之效莫彰貽羞之責斯及敢不砥礪微分激昂前途以明君今日之恩資大賢積時之譽庶乎有立少吝所知豈敢以尸素為榮而負平生之論伏惟察察郡榻諸生戎旂故吏推獎恩重生生成感深瞻望門闈未獲拜謝銘戴兢惕莫知所裁拳拳下情紙墨難具

地志圖序

廣陵李彥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思其書多門歷世寔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輻從體要倬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誌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華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士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版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迹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然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概固不可同年而語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時裏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窗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胄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入幽會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極迹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視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岐味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敷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載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若梧陰山則思舜禹岷山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魯墟垣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澆庭刑門則知苗葛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勸

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中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開天無路。此志士樹林所以爲之。願息也。温久從君游。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學君子。知其所以然。

送友人遊蜀序

始吾抱至源之貌。若隨底積雪。登寒木於雲深。次吾覽至源之文。若驪龍相追。弄明月於泉窟。未吾聽至源之論。若泰山欲雨。倒雲氣於滄溟。如其貌可以振肅周行。如其文可以光潤石渠。如其論可以感動宣室。而淪滄江海。垂二十年。則不知天所以生之之意。貞元甲乙。歲以親故。勸勉來遊京師。時然後言。無辯以動衆。樂然後笑。無歡以接物。義然後取。無食以寧居。慨然悔之。決策長往。因登紫閣。峯而指曰。西南青冥色。連岷峨。吾行何歸。山盡則住。翌日告別于友人。太原王元運。顧謂余曰。高雲出岫。無時雨之會。與風悠揚。轉遠而散。若至源者。其猶雲邪。蓋亦附之序。予和女。

送琴客搖策濟東歸道謁王帥州序

東海搖策濟年十三。從淮南大軍。有奇童之稱。既冠。歷酒上劇職。振能吏之聲。而尚氣節。重言諾。臨財廉見義勇。蘊崇其美。發以雅琴。琅琅然若佩玉之有衡牙也。貞元丁丑歲。觀藝京師。冲宇罕窺。正聲寡聽。道不苟合。浩然東歸。水流無心。遇用則止。宏農守御。史中丞王公。得子最深。且東諸侯之望也。備羽翼吾道。鏘鏘爾音。飛而鳴之一日千里。則何公門不可曳長裾。大丈夫風波未始有極。生死且不足問。況能離羣乎。白露降。秋雲起。仰見太華。壯心勃興。若不激激。商是孤。慷慨吾季。非也。詩有逸氣。盡出鍾律。播于絲桐。

聯句詩序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唯茂直而已。以爲切。礙蓋常事。討論有寔息。道志氣徒然。起情。議時事。予欲無言。其或暗天曠景。浩蕩多思。或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塵初曉。恍若有得。或烟雨如晦。緬懷所思。則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迭唱。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整合注。備爲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胡宜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送薛大信歸臨晉序

先師曰。益者三友。吾能得之。豈唯直諒多聞而已。可以旁魄天人。談堯舜之道。則有吾族兄。舉。可以根本情性。語顏夷之行。則有太原王師。簡。可以發揚古訓。論三代之文。則有河東薛大信。此三君子。或道以樂我。或行以約我。或文以博我。遭時則有光。遜世則無悶。其爲益也。不亦大乎。大信與予最舊。始以孝悌餘力。借學於廣陵之靈巖。寺。雲卷其身。討論數歲。常見大信述作。必根乎六經。取禮之簡。要詩之比。與書之典。刑春秋之褒貶。大易之變化。錯落混合。嶸嶸特立。不離聖域。而逸軌絕塵。不易雅制。而環委萬變。有若

雲起日觀。盡成丹雘。峯折盤掌。無非峻勢。皆天光明。映秀氣。孤拔。豈藻飾而削成者哉。聖上方欲觀人之文。潤色洪業。乘筆者如三光得天。每賀大信有其時矣。無何。予被鄉曲之舉。賦于闕下。以文乖時。體行失俗。舉再爲有司所黜。此時大信亦與計偕。知機全高。肥刃不試。昔趙毅鳴憤。仲尼臨河而逝。予之見黜。子亦遠巡。雖不同其所感。一也。歲八月。以帖配之。懸告于子。歸予思。古人有處有附。乃語之曰。吾聞賢者志其大者。文爲道之飾。道爲文之本。專其飾則道喪。反其本而文存。且使不存。又何傷矣。彼邦是帝堯之遺俗。唐叔之所理。必有忠信如君者焉。問安之下。可與之處。虞磨仁義。踐潤道德。存皇王理亂之迹。求聖哲行藏之旨。達可以濟乎天下。窮可以據其光明。無爲乾乾。確確。開也。行矣。大信。苟非同志。勿失予言。

道州律令要錄序

温頃累忝官。尚書省御史臺。徧觀諸曹。多書令格式。格律於其屋壁。苟非以官遊爲情。而奉其職者。皆得日夕省覽。臥起出入。目存心悟。章章然如貫珠。如循環。吏無以欺。臨事不惑。決繁滯。舉枉直。而叶于大中。人。以上固可。循致。吾不知其誰首之。何前賢處心。卹事之周也。若州縣者。卑而近於人。遠而切於得失。動有懸人命。關風俗。而情者委成於一吏。望空而署。勤者檢閱。山積。神憤氣沮。卒無所歸。政令之弊。不亦宜乎。此州法吏。何洛庭。良士也。與撮其要。講其義。書于廳事之左。温不深於法。猶慮未盡。後來君子。其究成之。此長人者之所急。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裴氏海昏集序

海昏集者。有唐文行之臣。故度支郎中。專判度支事。贈尚書左僕射。正平節公。裴氏諱某。字某。考地城德。會友輔仁。氣志如神。英華發外之所由作也。初。公遠河洛之難。以其族行。攀大別。浮彭蠡。望洞庭。迴翔于匡廬。流寓于海昏。海昏有岷山之奇。脩江之清。陽溪之遠。陽泉之靈。竹洞花塢。仙壇僧舍。雞犬鐘梵。相間於青嵐白雲中。數百里不絕。時也。俗以遠未擾。地以偏而寧。開元之遺老盡在。猶歌詠乎升平。公愆然樂之。遂與我外王父。故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河東柳公諱某。外叔祖。故相國宜城伯諱渾。洎故太常卿。蘭陵蕭公。定故秘書少監。范陽盧公。虛舟。故左庶子。隨西李公。助。爲處外之交。穆心期之賞。唯故給事中。汝南袁公。高。故將作監。河南元公。巨。以後進預焉。江左摺紳諸生。望之如神仙。遠不可及。每賦一泉。題一石。寔墨未乾。傳誄已徧。其爲物情所注。慕如此。無何。朝廷命公。益。盧。東南。漕引吳楚。中原百萬之衆。仰食於公。人不堪其煩。我若無其事。往往佩聯印。擁大蓋。枉道而過。舊山林。壑之間。琴詩不廢。心計隨指。而軍國。飲。其大雅之全材者。歟。於。太。尉。侍。中。勤。勞。王。家。惠。于。生。人。至。公。再。世。又。以。盛。德。風。於。年。運。變。如。蓬。川。其。決。必。大。由。是。振。耀。之。烈。重。集。于。我。鄭。公。始。以。大。孝。聞。中。以。大。用。顯。次。以。大。忠。升。藩。屏。三。朝。出。入。二。揆。述。先。職。而。掌。邦。賦。修。祖。德。而。踐。台。衡。理。刑。之。政。策。在。樂。石。定。獨。之。武。藏。在。冊。府。漢。南。之。化。治。于。人。詔。加。以。優。游。文。恬。悅。經。術。身。被。華。裘。門。全。素。風。不。畏。強。禦。不。侮。孤。賤。久。要。皆。當。代。長。者。推。轂。必。一。時。庶。傑。海。內。士。大夫。如。麟。羽。之。歸。龍。鷲。也。君子曰。憲公忠獻公之勳。節公之雅道。爲不亡矣。鄭公以霜露之感。泣編道文。思所以垂諸不朽。以爲節公消息出處之道。始于海昏。遂於正集外。別次當時唱和遊覽。餽勞之

作凡九十六篇。勸海昏集上下卷。不遠三千里。授簡於小生。俾酌歸趨而為序引。溫常備中。豈之風。皆辱至公之遇。開命以哀。敬不敢文。為姑陳古義。用贊風調。昔者三代陳詩。以觀民風。信許淫淫。躁靜柔剛。於是乎取之。喜怒哀樂。吉凶存亡。於是乎觀之。兆於此必應於彼。成乎終必見乎始。詩不可以為偽。魏公子為南皮之遊。以浮華相高。故其詩傲蕩驕志。勝而專。動而不安。晉名士為金谷之讌。以邪侈相扇。故其詩淫瀆怪志。治而往而不返。正平公為海昏之會。以禮義相誨。故其詩恬淡退志。莊直立志。退以獨全其道。立以兼濟於時。立而不於。退而不悲。適而不放。樂而不荒。親而不比。數而不切。如磬。規而有直。體曰比曰與。近而有深。致仁者見之。遁世而無憂。智者見之。愛身而有待。隱乎若多陽之照。油乎若春澤之浸。其誘人也易。其成人也深。卒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如是。則觀南皮之詩。應劉焉得不天。魏祚焉得不短。觀金谷之詩。潘石焉得不誅。晉室焉得不亂。觀海昏之詩。裴氏焉得不興。我唐焉得不理。詩之時義。其大矣哉。天人國家之際。其至矣哉。為節公。節公之子孫者。其無忘哉。元和五年五月七日。朝議郎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東平呂溫謹述。

呂衡州文集卷第四

代李侍郎論伐劍南更發兵表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更發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兵。赴劍南。東川者。陛下睿算無遺。神武必斷。與人除害。順天行誅。奮如蠶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遠。無憚一勞。大正國經。永清時寇。百王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然或時事之可否。兵家之利害。道遠之險易。將帥之宜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有可擇之言。愚者有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效微忠。臣竊以為古今用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等諸將所統。已約一萬五千餘人。以整擊亂。以順討逆。授之廟算。假以天威。誠懼摧凶。備有餘力。若更多徵征鎮。廣合師徒。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文素非大將。拔自偏鎮。忠勇雖著。恩威未洽。本兵既少。兼統則多。將皆權隸。士非素撫。雖是銳師。勢同烏合。居常則猶可。稍制。臨敵則何以指揮。非唯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哥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激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敗。明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布在人口。二則貞元已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覆綦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徂夏。徵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開動衆。山劍深阻。暑溼為沴。北人南役。誰不憚行。去士離家。動生愁

怨。往年涇州叛卒。職此之由。事繁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盟好未定。窺伺在心。開騾往來。急於郵傳。又必待兩端之計。與劉闢交通。若聞發兵西南。多取邊卒。秋風即至。虜馬已肥。冒險乘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淫禍助順。天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或魏武之師。小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須應援。固當潛鋒發銳。以逸待勞。今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劍川。峻峭。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米粟。糴且將盡。千里飛輓。所費幾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關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為患。今太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者其數頗多。足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勸權停。續候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遇。輒率狂瞽。輕陳臆聽。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兢惶懇迫之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代李侍郎賀德政表

臣某言。臣聞上天垂象。當分野者先知。元后用心。奉職司者方見。是以堯禘光被。四岳得於時。齊舜號文。明九官。冥於分命。豈非隨方表志。因事立官。陳力自參。於化源。造膝難迷。於日用。伏惟皇帝陛下。睿圖濬發。元德廣運。恢蕩禍胤。允升大猷。振十聖之遺休。復百王之墜典。至如崇陵。靈爽。率禮無違。長信歸尊。因心則成。內成則仁。彼九族。外平則義。協萬邦。厚俗則禮。及高年。廣孝則榮。加錫類。能刑則朝。無隱惡。善任則野。無遺賢。修文則政。發來王。整武則南北。繼捷。此皆事光日月。聲洽寰宇。黔首之所謳歌。精神之所拊。歎其或機。參造物。章兆先。事備於人。諸功隱於朝。聽者若非奉職之臣。官業所及。諒無得而稱焉。臣以庸劣。謬膺寄任。調盈虛。而取輕重。關成敗。而繫安危。職思其憂。夕惕若厲。每因磨率。被謁愚忠。頓奉溫顏。累承睿旨。有以造化之章。有以見天地之心。曠若發蒙。斷如愈疾。管窺所至。可得而言。昔者臣以湖州刺史。李璿。機縱私鹽。耗廢公利。請從免職。以儆慢官。陛下以為法令。改更且當。中論。道遠。悠悠。容或未知。俾為後圖。用緩前責。宏恕包於廣大。明察貫於精微。此即羣臣不可望清光者一也。江南西道觀察使楊憑。奏以支郡。早敷。寃賦。不充。請征居地之羨。且修稅茶之法。陛下以為天災流行。有時而息。人怨滯結。貽患則深。縱無日新之美。忍復已除之弊。特令廢奏。姑務通商。有司知畫一方。負販有昭蘇之望。此又羣臣不可望清光者二也。臣嘗使推官。殿中侍御史。崔太素。率使淮南。臣以其名秩甚卑。濬決務重。微令郡縣。調役徒。須示等威。請賜章服。陛下以為職任伊始。勳效未成。必有可觀。乃申後命。臣再陳所切。方可其奏。雖事從權。與且符濟物之宜。而賞不僭行。已見永圖之旨。此又羣臣不可望清光者三也。臣對數之日。親奉德音。知臣使司。支計。闕少。必擬昭明。儉德。振起素風。率身為天下之先。節用自宮中而始。又云。豈殿衛制。已當傷慮。經營改作。非所措懷。將不崇三尺之階。豈復費十家之產。發自宸念。形于天顏。意開而河海自清。言出而神祇知感。此又羣臣不可望清光者四也。陛下光臨大寶。星歲將周。貴戚之賜。與無聞。恩侍之蓄。滿殆絕。至於贖軍。供國。行賞報功。則必鴻毛。府庫。盡土金。玉。遂使夏州諸將。恨效淺而恩深。劍外三軍。知生輕而義重。此又羣臣不可望清光者五也。夫唐虞盛烈。文武餘風。莫不傳諸聲詩。布在方冊。

且匹夫匹婦片善必書飛羽沈麟一祥皆紀況陛下動關教化言在政刑理參至道之精躬行盛德之事而冲虛謙讓而未發將何以光揚藝祖昭示後昆伏請宣付史官永為代法臣幸蒙恩遇獲奉昌期言必親聞事皆目覩分深骨體義激血誠輕軀宸殿魂守飛越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

臣某言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士撥亂三季正大當之本清至公之源通華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元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歧奧室不開後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伏為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為田講學而辨鎮定皇極輝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曠助為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為益友考左氏之疎密辨公毅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臣有可行亦列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元首雖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鄰骨肉無應道苟斷合古今和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宜尼不見宜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且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道為家寶罪實欺天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閣門奉進伏惟聖旨輕覽宸殿魂爽飛越無任欽懼屏營之至

代齊賢二相賀遷獻懿二祖表

臣某等言臣伏見今月十四日制命以尊親親之義虔附獻祖德於德明與聖廟室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尊者十五日奉遷事畢十六日給慶禮成日月貞曜乾坤定紀稱情禮式合敬有歸百神得受職之方萬國知來祭之本臣聞國有事莫大於嚴祀祀有經莫崇於尊祖夏殷得之以繁祉周漢用之而休朋愛自魏晉迄于隋氏或以祚短而不及祇正或以時難而未遑討論紛紜與謝綿曠載祀竟虛盛美尤屬昌期陛下道冠前王慶履累聖奉無說之烈克廣獨休雖有赫之靈思正大典精誠成念肝食時咨內斷皇明俯裁羣議奉祖宗於常尊之地定昭穆於式序之宜清廟肅雍元穹保佑奔走夷裔鼓舞生靈煥乎觀一代之光盛矣接千年之統臣等自鍾外薄坐嬰疫瘵不獲躬執蓮豆稱慶闕庭誠仰聖敬成深孝理形留神往情百恆情

謝除左拾遺表

臣溫言伏奉制命授臣左拾遺又中使毛進朝至臣宅奉宣進止賜臣本官告身者澤瀉窮窮雷起幽熱慮忝近侍冠帔常倫驚失圖兢踴問據中書臣嘗學舊史承訓先臣皆以奉上自致為榮附下苟進為恥臣所以既孤之後義不依人賈洛中薄田歸闕下舊宅退藏其迹私誓于心不邀利於權門不求名於衆口星霜苦節夙夜精誠唯願投壘盛時自結明主愚誠神感人欲天從果蒙陛下下自記姓名猥憐孤直振寄丁於絕望故屢昧於無階獨斷皇明超實清列俯降中貴內賜官告特遠恆例光寵匪臣俾其不出戶庭坐生羽翼萬乘知已一鳴驚人公朝得盡節之方私室無謝恩之慮願惟凡瑣叨此殊尤激血

誠銘鑄骨採放重泥塗成深潔性命以為期變辭靡而何迷唯當竭誠陳力效節明忠使丹心有半白首無點然後敢取披雲捧日一誠天顏則闕門之灰粉知歸百生之志願斯畢無任感恩榮耀之至

批答

省表具之卿元缺修學藝行稟溫良用命諫官列於近署亦惟朝典頗有表章所謝知

謝章服表

臣溫言今月二十一日高品薛登珍至鳳翔府奉宣進止賜臣緋衣魚袋笏并袋紫衣一副者發揚宸念照灼恩光瞻奉自天戰兢無地中書臣孤陋無取過蒙獎錄聖慈周洽天造曲成恩重出疆俾諧盡飾九重清祕不忘絕域之單車萬乘受勳特記微臣之命服衣分內府錫及近藩未申汗馬之勞遺冒濡鞠之刺在簡增感撫躬若驚須越兢慙問知攸措

蕃中賀順宗登極表

臣溫言六月十四日入蕃告哀使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至吐蕃別館伏承皇帝陛下以正月二十六日明德奉天慕臨宸極重光升輝百化惟新澤被幽遐慶覃動植中書臣聞和氣既蒸句萌必達時雨將降柱礎猶知臣從役軍車閉留絕域天隔日照而別處幽陰雷動風行而兀為弱賸伏賴陛下義敦柔遠禮及窮荒始獲慶奉德音仰聖澤具寮就列無陪陪詠之初庶物效靈獨在飛沈之後外薄鍾命聆玷躬欣心厚願問知攸措今月七日自別館還至河州大夏川即以十二日進發星言夕惕敢竭誠願闕庭嚴深誠願無任喜屏屏營之至

代文武百官上尊號第三表

臣某等言臣等自管窺天以凡揆聖度奉徽號醫陳至誠而再降謙光未週宸睠暫闕罔據仿徨失圖中書臣聞強名曰道莫體混元之功推大子天豈報生成之德徒以定物視聽示人津涯俾其會歸有所則象伏惟皇帝陛下克廣容圖紹休聖緒顧考古訓茂宣重光亭毒以佐天和震曜以除人害性與道合身為化先神行六幽威動九服求珠赤水觀妙用於無方檢玉名山告成功而有日豈可過損盛德不昭鴻休乘臣子澁血之誠沮華夷傾首之望當仁必受乃曰至公與物無私常維在己安卑者地山岳之峻豈慙好謙者日月之光何讓道貴傳繼禮從宜稱邦家之舊典不可以廢天人之合應不可以違臣等懇願官常親承至化一披肝膈三動宸嚴阻越為期俯伏以俟實望陛下隨時立教以欲從人游神於不幸之鄉屈已於有名之域潤色大寶發揮皇猷古今一時天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代文武百官謝宣示元和觀象歷表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十三日宰臣奉宣聖旨以肇建元和惟新寶曆極其幽蹟冠以睿文恩示百寮庶昭萬國中書臣聞清濁既判象數相生一元起於帝圖三統成於人道形器之表推步而得悅忽之際鑄鍊不差有開必先聖作物觀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敬授人時爰昭日官底定歷法啓閉元氣節宣羣生役五運於文字貫七曜於珠璣仰觀俯察尤協於神休東作西成永貞於農饌成勳夷夏鼓舞飛沈天子

之大政行焉聖人之能事舉矣臣等幸備朝序親奉昌期竊見天心啟迷日用無任蹈錄

代文武百寮賀放浙西租賦表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十五日制命以天下經賦首於東南浙右諸州存罹災歉全已通債大敷清恩人諸物與朝聽震動中臣聞三五已降綿續千祀為邦之政盡在欲理之主甚矣莫不知傳戒獨豐語稱與足至於愛人節用之際約躬紆國之時則必情隨事遷以欲忘道故曰人鮮克舉行之惟艱伏惟皇帝陛下潛發睿圖紹休聖緒躬行慈儉子育困窮皇明燭幽惠訓不倦撫臨萬國曾未再周深求疾苦之源屢下蠲除之詔裁戎祀之經費減乘輿之服御雖邦計之有羨入憂於未憂雖生人之樂輸損之又損風行號令日貫精誠明神聽其德音和氣生於文字將舟車所及咸升至理之期豈江湖下方獨被曲成之澤臣等尸素有日獻納無聞尚勞聖心軫恤人隱甘同凡品不敢望於清光竊與疲疴共謝生於元造無任喜抃感禱之至

代文武百寮謝許遊宴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三日宰臣奉宜進止如聞百寮士庶等親友追游公私宴集及晝日出城饋送每慮奏報自今已後各賜所懷者志存必信義切同休令行如春神應若響寒木暉潤嚴風變和推己成於人心發生先於天意中臣聞與人同其樂者不必盡致於韶夏之庭在夫不奪其歡而已與物致其誠者不必日效於丹青之信在夫不察其細而已況乎摛神之樂名教聚皆以類臣子之事君父遊必有方豈足輕物物遠天聽伏惟皇帝陛下光霽十聖威臨萬國神武功就人文化成窮慎無波豐稔將晏樂奏禮清咸深乎共樂之道駕言遊幸思所以適人之方爰昭輔臣式將明命優諭卿士達于庶人琴筑追遊無憚京輅輻輳送遠勿限嚴城禁吏司之苛察盡朝野之歡奉始覺飛沈之樂宇宙之寬物不自疑人知得所在宗載考夜飲承滿露之恩求友相鳴時宴奉雲之慶浹休聲於夷夏蒸喜氣於山川千載之昌運允符百王之遺美斯舉臣等深膺寄任親奉休明方感生成之德更蒙優貸之詔恭承睿旨務竭歡心飽思屬厭醉念溫克戒竹林之虛誕去金谷之浮華君雖不察於泉魚臣敢有愧於屋漏承歡且懼居寵彌隆稽首知恩殺身何報無任感恩兢惕之至

代文武百寮進農書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准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屬定兆人本業記進奉者中臣聞不愛牲玉祈穀于圓丘可以致誠未足以為勸躬乘耒耜藉田于千畝可以示勸未可以教人必也殷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闕法式變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騰而風行百姓迷其日用宏我政本實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捐金而實穀非食而粒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而任土繁黍盛而大事在祀銷劍戟而盡力為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瑞繼光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揚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農正之祥經始歲功導揚生德微有司之舊典率先后之遺文深居穡穡親覽奧妙匪崇朝而盡更田賦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梓草

坏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苦哀心感念剛欲昭蘇一歎而時雨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蕞學疎祇過代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玉燭於氤氳九臚孔修賀生靈於富庶謹繕寫前件書凡七十二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閣門奉表陳獻以聞

代杜司徒賀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久更重職謬處中台爰詔有司俾選良日授節册命備禮渥官當千載之休期復三公之故事俯儀悲命震驚失圖中臣聞官以昭德物以表功賞不僭行禮無虛設臣識非經遠才乏將明階緣恩遇叨承寄任漫瞻三紀祇事四朝徒竭筋力之勤曾無塵露之效陛下矜其衰疾許釋煩重而猶委代天之務正論道之司拜册彤庭奉謁清廟被之法服導以羽儀會府宿設羣官序送降德音於中貴分君體於御廚事出殊恩勳為榮觀禮成而退身疑日月之光龍極自思心醉雲天之澤素髮垂頤華衰在躬喜過生悲感深以泣雖志同犬馬願奉主於無疆而年在桑榆將報恩而何力無任感抃屏營之至

代杜司徒賀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日制書改元元和天大赦天下新雷雨之澤重日月之光仁被幽遐慶單動植三元經始萬化惟新中臣聞羲軒取物堯舜為君德莫盛於好生政莫宏於有然而事資體要理極精微百王所難千載斯遇伏惟皇帝陛下纂臨大寶光啓睿圖當獻歲之辰順陽春之氣朝前殿御正門發德音布慈旨明大孝之本褒至忠之後省徭捐稅以清疾苦之源滂霖濈環以厚廉恥之俗往典之所未舉前代之所未該莫不悉出宸衷咸歸聖政坐開仁壽之域佇見雍熙之期凡在生靈孰不慶幸況臣陳力歲久受恩最深而蒲柳餘年犬馬多疾不獲率觴丹陛蹈詠康衢猶蒙天眷再留聖慈曲至特降中使俯加恩勉衰德增氣枯朽生枝施重邱山感深骨髓闔門灰粉豈足上報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觀手舞足蹈倍萬恆情

代李侍郎謝用內庫錢充南郊實表

臣某言臣今月十三日而進奉止其南郊實設錢恐度支支計闕少以內庫錢物充者臣聞王者以四海為家君道惟百姓與足象天平施而無別如地生財而不私薄奉已而厚奉公重從人而輕從欲知則孔易行之惟艱曠代莫聞今日斯遇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富有萬邦而能寶元元慈儉之宗奉列聖憂勤之緒臣謬司再貢竊見堯心非或祀之用無急宜非軌物之經無別獻土木之功遂聞于廢息恩幸之賜殆絕於密淵固已行路臨吟稽紳拊歎者久矣伏以郊禋有日慶澤自天楚師思挾纊之恩漢將望解衣之惠國存舊典事有恆規在臣職司敢不供集陛下憐江淮甫罹旱歉念庸蜀新罷大兵雖經費有餘而聖慮猶矜昨因伏奏親奉德音悉擬發內府金錢御服綰約躬節用紓國贍軍允叶師和克度祀事必知感神之德未酌獻而曲通動天之誠先燎烟而上達百神所降萬福攸宜信可以光洽寰區食淹圖象家知自遂戶識至公風人寢抒軸之詩貽首葉富庶之域微臣何幸獲觀昇平至德難名載深感戴無任喜抃激切之至

代李侍郎賀南雪感應表

臣某言臣聞周陳洪範王者之首政惟農魯作春秋國家之大事在祀農養早之為慮祀戒雨之失容亦由聖威節宣執云冥數前定臣伏見比者冬陽愆候宿麥未滋陛下減膳撤懸農與夕惕加以郊禋日近輦路塵飛竊慮增移聖情微昏羽衛帝誠神應人欲天從果得風雨叶期陰明若契每至乘輿就次御輦寧居然後助汎掃於前驅效舊潤於清道及夫廟廷金奏則橫漢昭回壇壝煙升則纖羅不動從容成禮鼓吹還宮御正陽之門施作解之令惟呼夷夏隨生靈三代之備物克終百王之能事斯畢神休坐降瑞氣潛蒸玉壺僅極其行香素雪已飛於前殿盈尺表慶成花效奇洽萬國之歡心啓千載之昌運若非孝隆舜德勤過堯心則何以禮一接而幽報隨彰景未移而明徵遽至上幸受福獻歲告豐天地週動於精誠陰陽變化於宸念始悟竹宮望拜徒神無用之光交門作歌乃為語怪之事臣謬膺重任獲侍殿祠嘉候殊祥愜心在目受恩既深於庶類同休豈止於恆情手之足之問知攸措無任感躍屏營之至

代李尚書賀生擒李筠表

臣某言臣得某官某乙狀報伏承今月十三日夜浙西將士張子良等相率效順生擒李筠者天討有罪國無雜誅夷夏同歡飛沈成醜臣某誠歡誠感頓首頓首臣聞養氣方蒸伏陰不能滅其必疑戰發泄以彰正陽之功至化方融大姦無以隱其惡必凌犯誅夷以耀聖人之武彥不盡消生德不遂盡不盡發聖功不成蓋自然之明徵而必至之恆理伏惟皇帝陛下光膺駿命恢纂鴻休仁育羣生義征不愆無與讓而誕修文德不特已有此武功日者周歲之閒大刑再舉剴隆叛將獻首於九廟之庭益部兇渠伏縲於萬人之目被髮左衽且猶知懼背形含氣執不革心賊騎身尚人倫家承宗祧三朝任遇五族輝光而獨竊禍謀聚聚森森牙旗尚在忽已發狂戮國之血刃未乾敢茲拒命陛下重難戎事深恐遠

呂衡州文集卷第五

代李侍郎賀收西川表

臣某言伏見高崇文奏以九月二十一日官軍入成都府逆賊劉闢走出見勸兵追捕者臣聞夏震秋落乃觀成物之功善陣有征方見勝殘之理然則殺之所以生之也勸之所以綏之也氣和則功早就德盛則廟算先期無遺謀而巨寇窮奔不血刃而全蜀底定奔走夷裔鼓舞生靈騰瑞氣而躍祥風披慶雲而捧白日伏以陛下靈臨宸極惟新庶政拓迹開統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闖敢犯天威首干大紀恃險與遠窮凶極暴雖禍淫助順誠天道之必然而制勝舉全皆聖謨之自出一昨諸軍既集鋒鏑爭先陛下以為方善用兵觸冒害氣與勦人而欲速寧全衆而功遲遂令緩蟻蟻之誅抑雞雞之銳休養磨礪以須秋期由是感恩而思奮者萬心如一又高崇文疾惡太甚殺傷小過陛下推弔伐之義宏覆燻之慈慈逆是誅吾人何罪遂令逐北者生致為上脅從者獲則免之且諭鴻私仍加宴慰由是飲澤而嚮化者十室而九加以聖慈曲被大信有孚當挾纊之時賜職士悉出內府開食棣之路貨降者曾不踰辰途使昏迷革心義勇增氣江山自拔雷雨長驅渠魁息而逃威士衆順風而擒伏市不易肆巷無驚犬人蒙肉骨戶解倒懸旌旗馮長養之風金鼓動發生之氣然後知至仁能殺奪略無方大典用彰神武可畏全奄形氣之內有罪必誅旁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膺重寄親奉昌期坐觀氛祲之清目觀鯨鯢之

人先示招諭後加討伐方伯嚴兵有司調食經略機下形勢已張果得義勇叶心鬼神假手大旆週指長...

代武相公謝賜槍器甲鞍馬表

臣某言今日中使某乙至臣宅奉宣聖旨賜臣槍器甲鞍馬錦繡雜物等禮殊其數物備其容肅以將...

代武相公謝借飛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借飛龍馬若干匹至京兆府界首者臣謹處台司將明無效自忝方任恩禮特加獎諭...

代張侍郎起居表

臣某言孟秋尚熱伏惟聖躬萬福臣以去月二十一日到薄寒山見吐蕃相尙綺里徐等固令益珍等却...

代伊僕射對男有官表

臣聞言伏見今月某日制書擢授臣男有安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武昌軍兵馬留後仍賜紫金魚袋者當...

寵命存沐恩光其授符就加金組且祔午之爲軍尉父已懸車陸抗之將父兵子非謀服豈比臣身居...

道州謝上表

臣溫言臣去十月十七日蒙恩授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奉命星馳不敢違息以今月七日到...

賀册皇太子表

臣溫言伏見十月十二日敕伏承皇太子以四月二十一日册命禮畢光昭前典惟懷永圖神人允諸...

衡州謝上表

臣溫言伏奉五月十一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散官賜賜如故謹以七月五日到...

代鄭南海謝上表

臣某言臣伏奉制書授某官臣自遠離闕庭晨夜奔涉祇承寵命不敢違背謹以某月某日到所部上訖...

實於千餘生或於再造。唯當擊草循法。苦節清心。撫獲俗以恩柔。酌貧泉而無懼。庶幾萬一仰副憂勤。但以白日在天。長安不見。丹雘限地。溟海方深。願蒲柳之前說。奉軒輅而向遠。無任感戀屏營之至。

代傳監使奏吐蕃事宜狀

右臣前月十四日至清水縣西。吐蕃舍人郭至崇來迎。便謂將書詔等先去。臣以二十一日到薄寒山。西去蕃帥帳幕二十餘里。停止至二十三日。方見尙綺里徐撥開布。論乞心熱。率宜進士。兼付賜物。莫不祗奉聖恩。感悅過深。部落歡洽。道路謳歌。加以接待殷勤。供擬豐厚。竭誠歸化。形狀可知。臣親親善情。不勝慶慶。綺里徐等固欲令臣與薛仁傑使節歸奏。臣當時苦爭。請赴衙帳。自辰及午。竟不見移。今日再見懸輪。畫詞往復。勢既難拒。恐失事宜。即以今日五日。令臣與張薦分背便發。彷徨中路。憂懼實深。心魂震驚。進退無據。謹勸某官某乙陳奏以聞。

代伊僕射對請女正度狀

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南充郡王臣女請度尼某乙

右臣伏以陛下降誕之辰。率土蒙幸。臣於含氣之內。受恩獨深。思所以稱慶南山。獻心北極。遂割骨肉之愛。傳歸空寂之門。結幽願於金仙。率勝因於寶壽。冒昧上請。精誠匪他。陛下以監革初行。渙汗無返。憐臣壽至之分。事與恩遠。念臣愚魯之忠。貨均法外。特降中使。俯加慰諭。臣忝居端右之地。首干壹一之文。誠難奉上。義乖率下。合當嚴辭。忽被殊私。震驚失圖。懇請因循。荷降聖之明。原情斯在。豈曲全之澤。為感則深。輕願度尼。伏增殞越。

代鄭相公謝賜狀

門戟十二竿

右今日中使某乙至私第。奉宜聖旨。賜臣前件戟者。伏以國朝之制。名器尤慎。史考三十。始秩銀青。職動十二。乃號柱國。必資具美。方錫殊榮。於是有命。服以朝。加戟于戶。將勸勞而責實。亦取貴而崇名。上無辜恩。下不虛受。臣迹非奇。獲自諸生。先皇以廉謹。賜知密勿。職於一紀。陛下以憂勤。委遇首於羣寮。叨據樞衡。而移星歲。當雷用武。會無犬馬之勞。日月垂文。豈有登燭之助。徒以侍祠清廟。拜壽鴻名。累逢慶禮。驟假勳秩。禮與其數。物盛其容。新其開闔。賜之榮戟。衛門燕雀。乍相賀於朱戟。武庫龍蛇。忽追飛於陋巷。規燭當代。龍靈自天。眾族知恩。殺身匪報。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

右臣聞化人成俗。莫大於禮樂。垂統建中。必資於制度。然而忠敬有弊。質文異數。羣儒之得失。錄起歷代之沿革。絲絲。或榮古而陋今。名實交喪。或遠經而便事。本末相忘。或煩繁以為詳。或闕略以為要。未聞折衷以叶通方。國家與天惟新。改物視聽。太宗拯於溺之餘。相立統紀。元宗承富庶之後。方暇論思。爰教宰臣。肅明容旨。集儒賢於別殿。考古訓於秘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大唐六典三十卷。以道德禮樂之方。作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網羅遺逸。芟蕪奇邪。巨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復。祇命宣示中外。星

周六紀。未有明詔。施行。遂使喪祭冠婚。家猶異禮。等威名分。官靡成規。不時裁成。貽弊方遠。伏惟聖文。武皇帝陛下。恢算鴻業。升于大猷。雷電奮有截之威。日月廓無私之照。三叛就戮。四夷來賓。馬牛散於農郊。兵革藏於武庫。嚴履上帝。祇受鴻名。惟懷永圖。不自滿假。味爽聽政。子夜觀書。處成功而勿休。求至理若不及。每懷經始。則知貞觀之艱。言念持盈。思復開元之盛。臣謬忝樞務。兼掌圖籍。無能匡補。已負於恩。私有所發明。豈先以典禮。伏見前件開元禮六典等書。先朝所製。鬱而未用。率揚遺美。尤屬欽明。然或損益之閒。討論未盡。或弛張之際。宜稱不同。將貽永代之規。必優不刊之妙。臣請於常參官內。選舉藝優深。理識明敏者三五人。就集賢院。各盡異同。量加酌定。然後纂紵。特降德音。明下有司。著為恆式。使公私共守。貴賤遵行。苟有愆違。必正刑憲。如此則職官有制。將興濟濟之詩。風俗大同。坐致熙熙之詠。見可而獻。知無不為。輕願度尼。伏增殞越。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尙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州大都督博陵

崔公行狀

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憲。皇朝朝議大夫。守鄆州刺史。父諱嶽。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狀若蒼天。理立為人。極敬終端。彼所以將就誠明。喪致勸存。此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己。臨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實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莊而和。博厚而敏。巖而風。茂而老。成情約性。充靜專動。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舉言迫於事。而揚欲藏智而蒙濬來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洎鎮荆蜀。致於幕府。再兼理官。專領記室。健筆良畫。二邦有聞。旋選內銀。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太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任。落髮義心。琴未成聲。屢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而兵寇廓清。翠華既還。優典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為京兆者。政以暴聞。吏有冤弊。公表陳狂直。伏閣待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遠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為華原令。大兵之後。早歲為虛。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潤屋。開曠土為多稼。俄改欽州刺史。地雜歐駱。號為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束。期月而明其信。然後散散聚。聚山豪既去。害羣之姦遂消。挺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政聲先路。不茹而理。銜刀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圖獻於豈。量賑為權。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散。論之速朽。成薄葬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郡人有豪奪鄉悖。陰持吏失。明粉粉獄。累政所患。公斷以尋斧。破其蠶業。人樂其殺。而法制行焉。郡城自禦寇之餘。復陸殆。盡朝貢所經。夷夏仰公。悅使擁負。大輿板築。下不知役。而屬國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詳在彙述。可覆視也。朝議明。遷于陳。服封介。替楚。寄分函洛。而戎備不修。兵庫虛閉。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方。既而有淮西之役。具令器具。傑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為梁。經始匪工。決決相繼。公乃沈

石而雙固中吐。省艦而三分巨渠。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瀉之沚。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靈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觀。武職冬官。歸職不過。留府益乎。業帛豐公約私。於是乎在。既至陳乞。以向書致政。室不交要路之資。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除委順。談者多之。公自解巾至於徵樂。思不踰矩。動不越思。以忠貞爲仕。以勤儉爲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極素風。遠屬羈。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窺。嘗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恥諂尚。在時論可徵。已隨書葬之。期諸易名之典。謹狀。

元和三年四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從外生。朝議郎。行尚書司書員外郎。上騎都尉。賜諱魚袋。呂溫。謹上尚書考功。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人終於身。若君者。居喪有聞。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於官業。惠於黎黎。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于前訓。以否謚法。無愧至公。謹狀。

呂衡州文集卷第六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夏后氏遇洪水。驅龍蛇。能禦大畜。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羆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璋瓊而弛張萬象。吳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橫縱八極。王者之雄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振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類爲荒邱。退居河澗。歷代莫遷。痛亡秦之弊。則可矣。蓋中國之利。則不然。唐與因循。未暇經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祇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披。突如其來。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吐。懼河冰堅而羽徽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廢邊塞。疆都構怨。播邊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公張仁。願臨機而謀。請鑿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諾不撓。時雖休。於是智及瓜之成。斬奸命之卒。六旬雷動。三疊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開斥。饋送望幾二千所。捐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于寸眸。大漠。于。一。草。蓬。萊。而。烽。火。耀。孤。鷹。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妥。閉。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算。鞠。虎。旅。看。旆。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實。寶。受。厥。角。定。保。塞。一。時。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

苦寒萬里之野。大略方連。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則跋武。柔者收律。城墮豎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劇墨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稚育羣生。振兵和親。七狄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墮言言。其可弛旃。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逃寇職而快遺功。外勸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豐。狂氣無生。禍心登感。願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陸而光烈。不昧銘曰。韓侯受命。平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帶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陣。萬里洞開。日安秋盡。纒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登則動。乃謀乃形。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置清廟。我聖繼德。龍扇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易若完守。推亡固存。于。于。于。夷。水。裕。後。昆。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章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山之。大者。匿。峯。嵒。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見。其。險。孕。粹。有。物。而。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爲。大。也。德。之。全。者。毀。圭。方。點。皎。照。靈。機。密。運。而。智。不。驚。愚。選。標。特。立。而。迹。無。變。俗。此。其。所。以。爲。全。也。然。則。大。山。高。而。可。陟。全。德。近。而。難。知。我。求。其。備。見。之。於。少。保。公。矣。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帝。堯。光。宅。讓。德。儲。慶。建。國。命。氏。列。于。夏。商。相。肖。卿。族。繁。于。漢。魏。代。濟。不。殞。煥。爲。盛。門。大。王。父。諱。某。皇。朝。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王。父。諱。某。倉。部。郎。中。太。原。少。尹。贈。祕。書。監。烈。考。諱。某。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贈。同。州。刺。史。或。以。瑚。璉。之。器。機。施。郡。政。或。以。巖。廊。之。姿。僅。及。戎。佐。與。時。俱。息。從。道。而。污。屈。不。試。於。當。年。啓。英。京。於。身。後。公。生。而。鼓。嶽。弱。而。老。成。渾。粹。不。散。清。明。虛。映。朱。紱。遺。音。而。宮。商。自。韻。大。圭。不。琢。而。符。彩。溢。發。邈。是。天。爵。爛。乎。人。文。鼓。鐘。之。聲。日。遠。鄉。曲。之。譽。來。遍。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弟。正。卿。以。賢。良。備。徵。策。入。異。等。鴻。冥。雙。舉。當。代。榮。之。授。高。陵。主。簿。遷。監。察。御。史。改。殿。中。內。供奉。東。都。留守。判。官。即。拜。東。臺。侍。御。史。參。畫。推。允。持。繩。不。回。河。洛。之。閒。風。聲。向。在。德。宗。躬。決。庶。政。本。于。尚。書。責。成。曹。郎。綜。練。材。質。薦。出。方。伯。時。超。武。卿。二。十。年。閒。斯。爲。極。選。公。由。是。前。後。濫。刑。部。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奏。議。推。美。彌。綸。成。績。南。宮。之。故。事。存。焉。于。時。賊。復。日。近。勤。勩。者。衆。都。市。稍。遊。盡。垂。金。組。邦。畿。豪。奪。半。賜。丹。書。輕。禽。逸。於。疎。網。悍。馬。駭。於。柔。轡。上。思。懲。抑。必。俟。良。能。公。由。是。前。後。歷。奉。天。長。安。二。縣。令。仁。讓。無。懈。智。鈴。蒙。右。與。人。之。遺。詠。在。焉。望。由。實。蹟。任。以。重。選。曹。未。幾。給。事。于。中。既。居。駁。正。之。司。不。撓。當。官。之。論。屬。東。南。歲。歉。俾。又。惟。艱。出。爲。常。州。刺。史。天。寶。之。後。中。原。釋。耒。登。越。而。衣。漕。吳。而。食。一。隅。重。困。五。紀。于。茲。公。臨。之。清。貞。結。以。忠。恕。給。存。惠。募。務。勸。勸。分。一。法。以。去。其。侵。漁。多。方。以。備。其。災。患。以。逸。道。而。使。繕。完。允。濟。以。與。道。而。取。賦。入。先。期。聲。聞。天。朝。考。績。連。最。轉。蘇。州。刺。史。二。境。之。閒。百。里。而。近。遠。源。自。出。殊。派。共。清。符。澤。所。流。異。壤。同。潤。下。車。拜。月。報。政。如。初。加。秩。賜。金。借。置。累。歲。無。何。彭。沛。喪。師。兵。虜。地。偏。安。危。所。繫。朝。議。難。之。乃。以。公。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徐。泗。節。度。行。軍。司。馬。重。其。威。望。將。委。旆。鉞。而。未。命。程。伯。徐。方。之。軌。既。同。不。見。賈。生。宣。室。之。徵。邇。至。擢。吏。部。侍郎。倫。品。顯。明。通。節。節。適。勢。有。探。鴻。之。熱。我。以。靜。澗。乘。有。鼓。簧。之。嘖。我。以。心。聽。馴。致。其。美。關。然。日。彰。不。求。無。失。職。之。人。人。自。以。爲。不。

失職矣。觀拜京兆尹，德刑交修，寬猛相濟，匪徒鉤距，物無遁情，匪難銜銜，機無滯斷，浩穰之理，不虛而成。不求有不欺之吏，吏自以爲不能欺矣。俄改太子賓客，辭劇就閑，陶南之勢一息，遠德求復，居東之命惟重。遷檢校工部尚書，策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自盜起幽陵，兵屯諸夏，涉淮而北，軍國異容，分隸以東，古今殊寄，公諱信修睦，外張保節之政，完備調戎，內寓折衝之令，才就不足，德輝蔚然，遐邇傾首以承風，強暴革心而知懼，今上嗣統，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方入會講，劇毗大化，不幸嬰疾，表求退歸，憂詔除太子少保，冀其休復，將有後命，神祇宜味，樂賜無降，以元和元年二月十二日薨于東都履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寵贈尚書左僕射，轉車西歸，制使歸弔，太常奏議，諡曰某公，哀榮備矣。夫人河東裴氏，侍中耀卿之孫，給事中皋之女，德門鍾美，淑問充華，薈早落，著兆叶期，卽以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合葬于萬年縣高平鄉少陵原，禮也。公孝悌天至，行有餘力，仁義性得，匪侯伏膺，不飾表以近名，恆縱心而中短，清虛簡淡，而應物不倦，通曠夷易，而及門無雜，不尙意氣，而然諾爲至，不好臧否，而鑒識超倫，與故相國齊江西峽，稷官州贊，贊弟侍御史員，爲文章道義之友，可以視其所親矣。今吏部郎中扶風竇羣，抗迹毗陵，退身進道，公三摺郡榻之上，一振天擲之下，不數歲，開府爲重器，可以視其所舉矣。分正東郊，開府辟士，則有今右司郎中燉煌段平仲，倉部員外郎安定皇甫紳，禮部員外郎清河張買，京兆韋嗣儻，西李景儉，中山衛中行，平陽路隨，皆羣彥之秀出，一時之高選，可以觀其所任矣。加以志尚幽遠，冥搜好古，所居第內，必有松石之致，退公暇日，常以圖籍自娛，一字恆心，金玉不顧，片言同趣，布褐無聞，慶慶然若見道之所存，陶陶然不知歲之云晏，於戲，策名從事四十餘年，朋友罕聞得喪之言，家人莫見喜愠之色，坦懷以處，推分而行，無怨於人，人亦不怨，無猜於物，物亦不猜，履信順以優游，保福祿以終始，其名教之大雅者歟。有九子，長曰元質，前常州義興縣尉，次曰殷，前郟州司倉，次曰璋，鄉貢進士，能修辭立誠，克家致美，茂揚風調，休有令聞，次某某等，皆殊委異，發於童齒，慶善之餘也。以某獲窺竊切，見託衆述，究賢人之業，信而無愧，申孝子之志，直而不文，其詞曰：

利建于商，介圭作寶，爰立于漢，緇衣改造，克昌厥允，奕世載考，亞尹擅名，郎中懷道，莫賚貴仕，莫享難老，靈靈儲休，以啓少保，丕顯少保，其德懋懋，有倬遐委，曠哉靈襟，顯仁山立，竊用潤沈，煦如冬陽，蕩若春陰，白圭三復，克保明心，黃鐘九變，莫匪和音，靜專動直，謙進柔克，宜踐公輔，以植王圖，從路頓軌，中天際翼，少陵古原，拱樹寒色，穹壤可弊，唯名不息，金石垂之，以慰罔極。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檢校節度使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義軍節度使西經略軍等使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尚書右僕射中山劉公神道碑銘并序

后者曰累，隨會之子，處咸陽者爲劉，秦滅六雄，遷于豐沛，漢有四海，別封河朔，公卽孝景帝中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遭行夷亂，流寓幽平，燕趙之朝不絕如綫，十一代祖後魏尚書左僕射，秦郡公靈助，始有大功，建茲元社，遂爲范陽人焉。厥後遂通，世有潛德，詳在家譜，略而不書，曾祖特進檢校司御卿，臨洮軍使，贈宋州刺史，諱宏遠，恢特重之姿，撫膺洗翠，王父特進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大同軍使，贈揚州大都督，諱賈，厲推堅之氣，震疊氏光，烈考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帶正省兵吏刑戶四尚書，左右僕射，平章事，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累贈太師，諱倅，以正有功，以寬得衆，嘗伐盟府，據旆本邦，於戲，以二特進之志，略用而不貴，以太保之忠，勳貴而不壽，水積而深，綬整之麟，風積而厲，垂天之翼，奮虛靈久鬱，必有勃興，公卽先太保之次子，今侍中之介弟，伯也，嗣職幽都，仲也，揚威隨坻，虎崩龍節，交萃於一門，開國承家，並登於九命，俾絕天下，輝勳人倫，勃焉之興，斯可信矣。公長源，滄發，自天鍾美，直尾箕之下，別稟英精，生恆福之閒，得其全氣，顯仁藏智，勤孝朴忠，大略小心，寡言敏行，虎抱崖窟，真能象其深沈，鷲徑清冥，未足擬其超遠，幼挺奇節，長有雄姿，森武庫之鋒，鏗文昌之光，色閱禮之別，惇詩之和，觀易象之元，得春秋之正，申商之法，摯實而除苛，孫吳之書，取權而去詐，行有餘力，則道詞比興，多中於雅音，材之旁通，則騎射劍擊，皆窮其妙，用其所曰，多能博識，允武允文者也。公弱冠之歲，朱滔敗歸幽陵，狼顧未定，先太保時爲行軍司馬，用公之策，與滔定計，殲兵撤警，洗靈歸誠，致父於曲突之勳，拯人於塗塗之難，由是山東侯伯，始聞其名，是歲孟秋，滔卒於鎮，幽人懷德，推奉太保方執志，未久誠求，公以爲幽燕本負氣之鄉，豪傑陷失節之地，自新無路，從亂如歸，安危生於俯仰，進退決於指顧，權必有濟，不可以假人，貴不爲榮，豈難於在己，趨庭諍論，決策指麾，正類波於衆心，迨白日於王命，重氣震靡，闔境昭蘇，由是漢庭公卿，始重其節，太保既嬰危疾，侍中時鎮冀州，公總兵中權，營樂內駐，弛張在手，上下宅心，而見利不回，隨事能斷，推至公於門內，度德推鈞，申大義於軍中，以長則順，於是陟崗長望，乘驅滂渤，勳報哭於創巨之晨，託理命於綱紀之僕，軍府立定，國家又安，然後退就夷庭，兩泣柴紫，三軍咸歎，四鄰發慕，子之道，弟之遺備矣。孝之難矣，友之難至矣，旣而侍中泣曰，金革無避，吾豈德已，手足相衛，爾何自安，遂奏起公爲涿州刺史，未幾轉領涿州，東負滄海，西馳諸夏，地馳俗雜，久號難理，公乃簡其約束，峻其隄防，均其有無，一其勞逸，心聽而方斷，身踐而後言，令下於流水之源，化行於草屨之勢，盜奔他境，人復先時，亦旣富庶，非觀禮讓，日用吾道，于何不感，其年兼御史中丞，充本道節度，涿州兵馬留後，又兼御史大夫，行軍司馬，丁越國夫人薨，至性繼絕，終天窮戚，杖而起，始不勝喪，軍士泣留，王人迴諭，起復舊職，敬恭新命，孝在方寸，能盡其哀，政有典刑，不愆于素，服闋，加銀青光祿大夫，餘如故，公高視前代，志齊古人，疾沒世不稱之徒，茲其次立功之義，見去病無用家爲常，常三復，聞歌身不以賊遺，坐惜分陰，必欲歷歷黑山，飲馬西海，氣定百勝，身先七擒，討冒頓之慢書，復大戎之侵地，有懷未果，若恥在躬，爰因大閱，乃告于衆曰，吾割符別統，行已十年，調齊之士，不下十萬，而靡衣鮮食，銷銳列鋒，徒藉父兄之資，莫申絲髮之效，永言及此，何以爲容，且東胡之強，吾兄旣雄，其式遐，西虜之類，鄙志必期於殄，一家勤王，萬里

同力遊於地下。無負先公。誰居誰行。吾計決矣。於是七營四校。一呼三應。童兒奮臂。女子囊囊。奏古朝下。牙旗夕出。假騎八百。甲五千。次舍按部。周旋成列。雲鳥逐引。龍蛇相追。夜度險而不蹶。晨涉川而如貫。加以風繼。自給假道。無煩歷百城。而假道皆附居。一夕而趨。宇必背。越林遠去。堅果猶存。經田疾趨。潛秘不犯。軍容之整。故老莫傳。自燕抵秦。扶路賸款。初公躬率將士。以先啓途。夫人撫其妻孥。別次繼進。愛自建。施于解。行不接。應。止不通。問。元帥去委。蓋之逸。小君罷。齊沐之容。在權。蘇而必親。歷寒暑而無替。雖古名將。未之能行。德宗備禮。勞迎。虛襟相待。一見升殿。目送傑人之姿。三接論邊。心許成吾之事。即日拜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隨西。經略軍使。割扶風之營。渭縣以處之。倚為長城。鎮我近輔。羽儀鼓吹。等西夏之雄。藩屏。同北軍之。龍士。而猶未賜齊履。不拜漢壇。抑為偏帥。所以觀自致之效。假領。節。所以激必取之心。先皇將。厥有深旨。公由是感悟神動。精誠。荷知臣之明。思求己之報。砥礪壯節。激昂雄圖。而地狹。一。乘。十。旅。備介。塞垣之下。崎嶇山谷之間。因深為。險。即險。增。壘。窮。達。伐木。以立營。署。石。聚。草。以。開。屯。田。俸。祿。不。入。於。私。家。子。弟。必。從。於。公。役。據。指。之。尋。尺。成。在。軍。裝。金。鐵。之。鑄。鍊。盡。歸。兵。器。無。歌。德。舞。女。之。玩。而。講。訓。為。規。絕。良。鷹。異。犬。之。求。而。馳。果。是。務。加。以。推。誠。待。下。愛。士。如。身。視。疾。臨。喪。與。斷。必。至。字。孤。養。老。骨。肉。何。先。遂。使。千。夫。一。心。積。威。思。奮。各。捐。軀。而。唯。恐。後。死。未。見。敵。而。爭。為。前。登。公。曰。衆。知。吾。深。其。可。用。也。於是。馳。使。闕。下。請。收。遼。中。出。自。凶。門。入。于。死。地。在。席。過。兵。之。處。咽。喉。制。敵。之。衝。威。懷。啓。閉。之。方。耕。戰。疾。徐。之。節。莫。不。封。章。定。計。炎。未。成。國。德。宗。覽。之。履。食。與。歎。周。戎。渠。悔。禍。朝。議。許。盟。至。誠。遂。而。允。乎。全。策。知。而。未。用。失。機。遂。寇。難。負。於。雄。心。遂。命。有。功。且。非。其。雅。志。爾。乃。憤。因。封。守。掩。抑。歲。時。獨。狩。真。苗。以。寓。軍。政。拔。距。投。石。以。據。士。憤。驅。馬。待。聘。夜。風。起。而。長。鳴。匣。劍。有。靈。秋。氣。來。而。自。動。成。物。增。慨。可。勝。言。哉。然而。十五。年。閒。烽。燧。無。警。數。千。里。內。兵。防。倚。重。志。雖。不。獲。願。則。有。餘。筭。跡。圖。形。我。無。愧。色。況。又。敦。尚。儒。學。慕。賢。賢。才。妻。子。食。淡。而。賓。膳。豐。珍。居。室。安。卑。而。儀。館。華。峻。風。聲。所。及。日。月。繼。至。觀。夫。危。冠。大。帶。繼。於。介。冑。之。閒。春。賦。夏。絃。不。改。靡。靡。之。樂。尤。名。四。遠。固。有。由。焉。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崩。統。中。外。增。級。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崇。峻。晏。駕。之。初。太。上。傳。歸。之。際。公。嚴。兵。近。服。警。衛。王。室。摘。摘。森。森。彌。遇。邪。謀。人。心。不。搖。國。際。遂。閉。流。功。妙。簡。秘。莫。得。聞。帝。嘉。厥。誠。手。製。褒。詔。珍。裘。寶。帶。文。馬。雕。弓。以。獎。殊。恩。不。可。勝。算。明。年。秩。進。武。部。封。啓。彭。城。建。保。義。之。雄。名。益。良。原。之。重。賦。始。賜。節。鉞。許。之。專。征。爰。承。寵。靈。得。以。入。覲。鑾。聲。戾。止。庭。燎。有。輝。綈。禮。繁。錫。幸。加。恆。敷。然後。詔。使。奉。溫。顏。訴。先。朝。未。展。之。謀。陳。西。顧。必。復。之。志。膝。席。虛。納。指。期。決。行。旋。鎮。歲。餘。不。幸。遭。疾。猶。能。藉。士。馬。封。府。庫。表。請。新。帥。兼。歸。京。師。天。惠。靈。靈。奉。我。忠。武。以。元。和。二。年。十。二。月。日。薨。于。岐。山。縣。之。行。次。享。年。四。十。有。九。皇。上。震。悼。廢。朝。樂。未。伺。子。明。之。疾。遽。迎。征。虜。之。喪。愍。舊。勳。詞。法。賤。優。等。贈。尚。書。右。僕。射。曰。某。公。以。三。年。十。月。日。列。第。鼓。鑼。儀。儀。溫。明。秘。器。卜。兆。十。里。會。車。千。乘。葬。我。某。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備。哀。榮。也。夫。人。河。東。柳。氏。某。官。某。之。孫。某。官。某。之。女。清。門。華。冑。編。德。履。行。輔。佐。君子。為。時。植。撫。調。諸。風。職。立。家。道。二。南。所。美。無。以。尚。之。有。子。五。人。長。曰。說。朝。議。譚。太子。洗。馬。周。旋。經。訓。斧。藻。身。文。確。有。端。操。雅。多。奇。略。有。識。之。士。知。其。大。成。次。曰。師。貞。前。右。武。衛。倉。曹。參。軍。次。曰。師。禮。前。商。州。司。倉。參。軍。次。曰。說。欽。王。府。參。軍。次。曰。兌。門。子。出。身。犯。桂。殊。委。面。共。芳。珪。璋。異。質。而。同。潤。百。祥。之。慶。其。在。茲。乎。沈。馬。等。相。與。謀。曰。夫。步。星。氣。者。無。出。於。滿。相。之。官。考。鍾。律。者。必。求。於。伶。倫。之。族。我。先。人。之。業。非。志。士。不。知。以。某。早。墓。功。名。常。窺。關。與。辨。用。心。之。所。至。讓。行。事。之。會。歸。俸。垂。斯。文。以。示。來。哲。銘。曰。

至精氣。為勇為仁。將昭文德。有此武臣。猛而不殘。虛而能剛。情厲秋霜。氣含陽春。源由堯與。派自漢唐。承光祖考。致美兄弟。通刑練政。達樂知禮。行歸有方。用入無體。沖襟滄海。應髮晚張。開則雷電。閉則金湯。能求敵情。善用已長。威不可犯。惠不可忘。靜言未實。忠憤慷慨。翻翔燕海。來護秦塞。車無停軌。甲不解帶。勳王萬人。瞻我大旆。左汧右涇。克壯其聲。目盡西極。塵沙不驚。行人如歸。戰士且耕。隨首烽斷。原州草生。方提金鼓。振國威武。建錦赤山。恢復舊宇。促運清奪。奇功莫視。瘦而不頹。足成明主。詔葬九原。龍昭幽魂。介士班劍。送于都門。草陳箱來。樹拱煙昏。萬物有靈。唯名獨存。

原夫法起於無。色生於妄。求難於色。未得皆空。徇念於無者。斯為有著。是以至人心無所念。念無所求。初未動而誰安。本不然而何滅。然而利根難植。頓詣罕聞。不有舟梁。孰宏濟度。匪因階級。莫踐堂塗。必在極力。以持其善心。專念以奪其浮想。不以身率。孰為教先。誰其宏之。則南嶽大師其人。也。師諱承遠。漢州綿竹縣謝氏之子。積修妙性。宿超冥因。乘報現身。應期宏道。自天鍾美。因地稟靈。七尺全軀。紙與瞻敬之狀。九淵懸解。江漢資清淨之源。殊相夙成。隱照潛發。年甫志學。始遊鄉校。禮禮樂之陷。穿疊詩書之桎。格忽不樂。未知所適。俄有僧士。以尊勝真言。質疑於學。怡然從聽。宛若前聞。體契心冥。神動意往。遂滯決慧。願行向幽。緣初事蜀郡康禪師。禪師學於貴州說公。說公得於東山宏忍。堅林不盡。馳健相傳。師乃委質。值役。服勤。星歲。勞與。與。旨。密。悟。真。乘。既。壯。遊。方。沿。峽。東。下。開。元。二。十。三。年。至。荆。州。玉。泉。寺。謁。蘭。若。真。和。尚。荆。變。所。率。龍。象。斯。存。歷。劫。方。契。其。幽。求。一。言。懸。會。於。虛。受。愛。從。剝。毀。始。備。鑄。鑄。昂。然。古。貌。森。映。喬。松。異。公。南。指。衡。山。俾。分。法。派。越。澗。庭。浮。沅。湘。息。于。天。柱。之。陽。從。通。相。先。師。受。聲。聞。具。戒。三。乘。之。經。教。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真。不。更。贊。神。機。還。歸。心。術。開。京。師。有。慧。敏。三。藏。出。在。廣。州。乃。不。遠。重。阻。星。言。觀。講。學。如。不。足。求。所。未。盡。一。通。心。照。兩。捨。言。筌。敏。公。曰。如。來。付。受。吾。徒。用。宏。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壽。壽。而。修。念。佛。三。昧。樹。功。慈。劫。以。濟。羣。生。由。是。頓。息。諸。緣。專。歸。一。念。天。寶。初。歲。還。于。衡。山。山。之。南。南。別。立。精。舍。號。彌。陀。臺。焉。雜。草。蘆。茅。僅。庇。經。像。居。塵。僅。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過。弊。榻。莫。充。而。歲。終。自。若。奉。持。贊。款。苦。劇。精。至。恆。於。真。際。靜。見。大。身。花。座。隨。於。雲。田。寶。月。懸。於。眼。界。永。泰。年。有。高。僧。法。照。者。越。自。東。吳。遊。於。衡。阜。尋。遠。公。教。述。結。西。方。道。場。入。觀。積。旬。至。想。傍。邊。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願。生。吾。土。勝。緣。既。結。其。影。來。現。照。公。退。而。驚。喜。徑。涉。衡。峯。一。披。雲。水。之。塵。宛。契。定。中。之。見。因。緣。昭。昭。悲。喜。流。涕。遂。執。握。衣。之。敬。願。承。入。室。之。願。大。師。德。因。感。著。道。以。證。光。遠。近。聆。風。歸。依。載。歸。於。是。大。建。法。宇。以。從。人。欲。輪。奐。雲。起。丹。剎。化。成。走。禮。施。於。十。方。畫。莊。嚴。於。五。香。花。交。映。鐘。梵。相。宣。火。宅。之。輝。燄。皆。應。慈。海。之。波。瀾。自。定。加。以。寶。裝。秘。寶。建。幢。於。臺。前。玉。篆。真。文。揭。碑。於。階。左。施。隨。求。之。印。以。廣。鑄。

南嶽大師遠公塔銘 并序

託會守遠郡。歲月差池。吏迫屠。文字殆廢。卒不獲命。誠無愧詞。銘曰。
以甘受和。以白受采。治自閨門。聞于四海。章公之行。於是乎在。名教以來。未之有改。吁嗟乎章公。天生落
民。非禮弗存。貴為天子。非禮弗尊。章公之學。實專其門。乘之以心。立之以言。吁嗟乎章公。遺訓孜孜。視民
如傷。子產之後。莫如張黃。章公之政。允紹其良。民之父母。今也則亡。吁嗟乎章公。奕奕相庭。在朝之右。人
方圖望。帝亦虛受。章公之年。局不悠久。德慶既豐。宜其有後。吁嗟乎章公。

呂衡州文集卷第七

唐故太子舍人李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諱字榮陽人。鄭於姬姓最親。為天下著族。自秦漢至于皇朝。委妻軒冕。映曜圖史。如洪河東導。江漢
南紀。其源流不待問而可知矣。高祖守元。朝散大夫。魏丹徒公。曾祖嘉會。朝散大夫。雅州司馬。大父暉。正
議大夫。金衢二州刺史。嚴考欽英。朝議郎。杭州別駕。皆以天爵。屈於人事。滋慶羨美。實生夫人。夫人始生
而仁辨物而智。能言而信。既笄而知禮。有行而制義。性與天成。質無表飾。冲靈虛映。和氣交暢。不傲厲而
婦道自著。不整饬而母儀有嚴。質柔德之實中。靈閣之靈善者。中含府君出自我宗。宗讓皇帝之孫。漢中
王之子。乃於鐘鼎寶玉之間。傑立雅尚。文學政事。龜龍指紳。而夫人躬蘋藻。服澣濯。去華斷靡。激清守素。
輔佐將順。實有力焉。盡哭之後。調成諸子。長曰景儉。負王佐之材。探聖人之奧。磅磅秀氣。拔乎其倫。次曰
景儒。景信。景仁。皆文敏繁修。保家良士。有以見夫人明裕善教。繼成義方。宜其及公侯必復之時。享春秋
以貴之。聞天子歎息。見公卿升堂。而時命不借。與善茫昧。景儉有捧檄之役。夫人從養于越州。以貞元
十九年終于官舍。享年五十有四。景儉等以其年十一月一日。號奉安。惟于京兆富平縣萬壽原之舊
塋。從周禮也。以某祿久要之契。俾禮體實。敬為銘曰。周受成命。鄭為成游。以國命氏。鬱開德門。緇衣垂芳。
榮波發源。為祀為祥。為國為茲。杞梓惟何。柳材克紹。幽燕惟何。女德之妙。抑抑夫人。自他有輝。玉度旁遠。

泉心內照。和順積中。高明有融。輔佐君子。與道始終。族姻成化。慈儉為宗。讓帝之後。門生素風。宜及子貴。
以榮教義。如何高堂。奄忽遠矣。萬歲原上。松楸永固。惟命罕官。德音無愧。

大唐故紀國大長公主墓誌銘 并序

公主諱某。字某。睿宗大聖真皇帝之曾孫。元宗明皇帝之孫。肅宗宣皇帝之第二女也。皇唐駿啓成命。再
造生人。定四海以為家。統三靈而傳慶。介圭作瑞。外強磐石之宗。湯沐疏封。內廣關雎之化。蘭芬玉振。垂
二百年。公主以懿宿降神。坤元毓粹。荷文武之餘烈。資任如之積德。稟靈胎教。麗浦之生。光鍾美天。表
綵雲之捧朝。日。生知信順。長習詩禮。士女之行。有聞必踐。保姆之訓。不慮而成。乾元二年。年若干。許并從
周築館于魯。輻輳將其百兩。環珮出乎九重。以降于駙馬都尉。榮陽鄭君曰某。官至特進左散騎常侍。博
學能文。善交好施。門多長者之轍。室有聖人之書。朝野欽款。名聲籍甚。公主輔佐君子。周旋禮經。盡志以
奉舅姑。降心以諧姻族。夙與夜寐。能服澣濯之衣。殷祭大賓。必躬蕙蕙之事。恆自砥礪。未嘗以嘯歌廢日。
動循法度。曾不以嘯笑為容。事叶母儀。言成內則。考諸圖史。罕見其倫。洎乎曳杖晨歌。惟堂畫堂。誓相舟
之志。盡去繁華。洗清蓮之心。坐歸空寂。一男曰某。茂學懿文。夙成時秀。選尚順宗次女。普安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祕書少監。其擇鄰之義。篤歎。一女字某。淑質妙工。婉為邦媛。適將作少監武功蘇某。其結褵之戒
明歎。於戲。以順成之德。柔立之操。茂正家道。宜美國風。歷奉五朝。殆將六紀。賜金之外。無特寵以私求。食
租之餘。不與人而爭利。淑慎吾止。車觀厥終。信成里之高標。天人之秀出者也。宜其榮享五福。遠逾三壽。
輔時陰教。為國女師。意味與善。忽焉造疾。御醫馳診。陰陽之運已深。中使相望。藥禱之誠無及。以元和二
年九月十二日。薨于長興里之私第。享年若干。少監駙馬痛股創巨。杖起成喪。以三年某日月。哀奉安。惟
合禱于某縣某原。先常侍之舊墓。禮也。以某學于舊史。見託新銘。姑用備人代。隨谷之虞。豈敢究王姬閭
闈之盛。其文曰。

故河中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杜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奧突紀國。發祥聖源。祖武宗文。父乾母坤。肅宗愛女。元宗貴孫。倪天之妹。大歷加恩。問我諸姑。實惟貞元。
薨于公宮之正寢。享年若干。有子五人。長曰載。河南府功曹參軍。次曰魯。歸。前太常寺奉禮郎。次曰寶符。
前河南府參軍。次曰德符。前太常寺協律郎。次曰義符。宏文館明經。有女二人。長適監察御史蘇德與。次
適故相國崖州員外司馬章執誼。公命載等。以其年十月某日。奉輜車。安靈柩。奉秋祭。君夫人之禮。卜窆
于某縣之某原。俾門下士刑部郎中。兼侍御史。東平呂某為之誌。李著姓也。其因生啓允之始。若賜谷出。
日。峽山導江。光流派別。百代可見。趙之東祖。尤貴州鄉。縹緲聯聯。布在家讎。太宗革命。附室。誠德泰。慶

衣侍學十有八士。夫人之高祖天策府會參軍。曰守素在焉。與申公士廉。刊定氏族。該明條貫。天下宗之大王父。稷山令諱延祖。王父趙城丞諱仲將。考宛邱令諱映皆以懿文通經。雅度清節。卒負天爵。淪於下寮。泌之洋洋。亦流愷悌。夫人即宛邱府君之第五女也。積善餘慶。未歸後嗣。自他有繼。女德挺生。常山炳其陰靈。大陸資乎秀氣。在娠而卜。光有貴孫。垂髮之歲。蔚其德容。繼沈明之識。含柔立之操。生知敬愛。性合嗣。顯復長之。如滋芳蘭之易茂。煇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也。年甫二十。歸我郭公。爰自簪衣。至于陶器。半履一貫。星紀四周。盡瘁德義之門。輔建公侯之業。祭服非手不出。質饋非躬具不陳。非門內之事不詢。非女工之物不視。言契詩教。勤歸禮防。不信於兒童。無情容於閨室。撫甯孤賤。符雨之落。叶比宗廟。陽春之感。式是家道。形于國風。蓋母儀之高標。內則之全致者。已宜其豐信順之佑。適期頤之年。抱孫高堂。視子華髮。而未躋中壽。未極殊休。輟琴瑟於春堂。委繁華於朝露。莫訴之酸。可勝言哉。夫始封贊皇縣君。進封真定郡君。又為真定夫人。特加邢國夫人。從夫之貴也。始家蒲城。司空委禽之日。實參汾陽王軍事。數十年外。來為小君。魚軒畫遊。里閭如舊。希代之榮也。嗚呼。榮與閨水俱逝。貴與朽壤同壞。唯柔芳與懿問。貫終古而不泯。銘曰。

仁為源。義為藩。啓華胄。立清門。代濟美。今娟清。明。耀柔嘉。月之出。桃之華。天鍾是令。谷在禮。言順時。工務本。德從宜。佐君子。今富而約。貴而降。宜象服。封大邦。邈未始。今榮何晚。落何先。鬱遐慶。權中年。情神理。今遜于室。顯于庭。家幽礎。國泉肩。永垂軌兮。

唐故湖南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潭州諸軍事守潭州刺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贈陝州大都督東平呂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氏墓誌銘并序

柳氏系起黃帝世家河東晉永嘉末濟南太守卓隨軍南遷。吾先太夫人其後也。高祖善才。貞朝荆王侍讀曾祖。潤州江寧縣令。大父慶休。渤海縣丞。以第二子兵部侍郎。渾平章政事。追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考諱。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或戶。屬儲奧。或繩墨吏道。或龜龍文章。率有純行。皆有餘力。渤海府君以道之不行。儲慶於相國。屯田府君以賢而無後。寓美於夫人。夫人年十四。歸我先公。從秩封安邑縣君。進為河東郡君。貞元十六年六月庚寅。前公七日。棄養于潭州官舍。享年四十二。有男四人。長曰恭舉。進士。未第。幼曰讓。年小未學。恭之中弟。字翼。天於襁褓。長女適淮南節度掌書記。試太常寺奉禮郎豆盧策。次女適前進士柳淳。二幼曰買。娘小買。僅廿髮。所母先公之子三人。女一人。長曰溫。前集賢殿校書郎。次曰儉。前僕寺進馬。李字泰。生能言。而天女適故太常寺協律郎杜正。孤子溫。恭。以某年十二月八日。號奉。惟從先公歸奉。于洛陽。山清風原之大盛。禮也。嗚呼。痛哉。夫人先公二十七年。事不思不行。言不踐不發。守法度。耀光輔佐。苟有虧先公而獲已。所安未之或從。苟有宜先公而於已未適。無所不就。先公或未叶于中。必廢食成悟。得請乃復。先公之允歸于美。則登美將順。以成繼王母在堂。峻婦姑之禮。夫人柔色。肅氣。率威承顏。虔置深饋之勤。寒燠匪懈。和灰緝絨之事。願指而具。備修婦順。動以誠格。旁感母道。益無間言。王氏姑尚禮而教。嘗言吾便敬我。使我加重。杜氏姑好仁而廉。嘗言吾嫗知我。使我

加感。劉氏姑與先公異出。嘗言吾嫗信我。使我加親。其餘則循分制義。穎疎各得其所。有初克終。中外咸歸于禮。夫人以恭既有譽處。每戒曰。文學政事。汝有父師。非吾所急。吾唯厚爾孝悌之望。豆盧氏柳氏女。亦既有行。每戒曰。組紉環環。汝有媒傅。非吾所勤。吾唯宜爾室家之望。恭由是先行後慈。二妹皆自他有聞。鍾愛於某。常稱其克荷。勸先公命以爲嗣。而使恭下之。惟疾之憂。則恭無加也。贊杜氏坤。憐其早孀。勸先公取以歸宗。而躬撫之。衣服禮秩。則二妹莫倫也。推是以往。而配德肥家之道備矣。外祖母喪。夫人侍王母在洛。計自江左。不勺飲者三日。禮不放過。而哀有餘。外祖前亦寓殯於丹陽。外叔祖至。幸相而未克歸葬。至是。夫人訴於先公。而假力焉。且刺指書血。寄晉家老。俾借啓靈。歸伊川。苻瑩。卜祥無收子之名。輟德於移天之後。言孝者以爲難。夫人出自崔。章氏長。絳出自蕭。先公貴爲方伯。章府君黃綬。早世。夫人於異同之閒。榮悴之際。愛敬必盡。顏色無違。言友者以爲難。從祖舅。山南節度推官曰從。學於外祖。能業文。行夫人以終鮮兄弟。憐比同氣。見其立也。喜亦如之。崔氏舅。益王府參軍曰逕。幼依外祖母。矢志邱園。夫人以如之。思。率比諸父。聞其喪也。哀亦如之。推是以往。而反本體親之禮盡矣。皆可以仁蹈中庸。義合古訓。慈感土木。孝通神明。宜乎從先公極貴。見諸子垂白。而始食郡封。未開國號。某未遂。恭未官。幼弟甫廿。季妹方孩。曾不淡反。估。恃。特。謝。失。技。血。相。視。裂。肝。窮。號。舉。世。獨。冤。終。天。莫。訴。嗚。呼。諸。哉。孤。子。某。永。負。極。思。靡。所。質。痛。痛。銘。銘。銘。實。不。敢。失。堅。其。詞。曰。

景雲發祥。古天子。聖人之清。柳爲氏。氣靈委。裴積。繁。社。南。遷。鼎。玉。爛。江。池。吾。先。夫。人。德。厥。厥。成。神。慈。孝。因。心。友。輔。佐。盛。德。譽。無。咎。福。宜。高。明。壽。悠。久。湖。之。南。湘。之。陰。天。乎。匪。匪。忱。摧。離。心。洛。有。源。邛。有。巖。邈。萬。斯。年。咽。寒。泉。

廣陵陳先生墓表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零邑鄉陳君曰。無字。享年七十有三。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積。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勳。業。無。所。寶。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槩。不。適。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俗。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迷。器。疎。而。扣。則。成。聲。我。雖。唯。實。迹。不。可。得。而。見。也。我。扣。唯。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爲。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致。我。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顯。貴。然。後。爲。學。知。命。是。達。怡。神。爲。榮。樂。天。忘。憂。自。濯。不。斃。貴。我。以。道。此。非。僞。乎。富。我。以。德。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爲。仕。我。有。信。順。自。天。佑。之。我。有。正。直。神。之。聽。之。謂。天。盜。高。亦。既。知。矣。謂。神。查。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爲。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嘗。歸。京。園。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幼。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惰。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稽。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靈。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昔。有。陳。處。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之。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輝。官。

闕式閱之。士無表蓋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校德。益曰貞晦先生。窮微其質。建石於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某述。

唐故福建觀察使官前儀官縣尉東平呂府君權預記

府君諱沆。字君夢。河東人。祖崇嗣。高會邱園。不。應徵辟。考從之。皇朝左贊善大夫。府君性重厚寡言。志於文學。而不炫耀。尤好神仙景化之事。雖迫親故。時或從人。而於香練氣。常澹如也。與從子某少同遊處。有疎阮之契。泊某出守湘中。府君以山水之樂。遠來依憩。不幸遇暴疾。元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終於衡州官舍。嗚呼。知命之年。未娶無嗣。家童護奠。旅櫬單歸。追懷平昔。何可勝痛。以其年十月某日。權厝江陵城北某原。以須通遠歸。松楸。姑具時日記于此石云。

呂衡州文集卷第八

傅巖銘 并序

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為瑞。王在于凝。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實得於此。曾不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授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慚。大哉。逸乎。殷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周乎天地。傳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動斯合。如此其易。厥後。唯文王以兆用太公。自漁父而登國師。自施一。光定天下。抑其鄰。由茲而遠。莫不先顯後幽。右資左德。勒以漢秩。束于周行。使特達自致之士。無聞焉。吁。可歎也。夫以天壤之材。而造父御之。則必翼輕軒。凌高衢。風翔電過。一日千里。若制非其人。服非其車。志權奇務牽束。到盛氣頓逸。足使遊乎尋常之域。則終歲疾驅。望歸輪而不及矣。遇與不遇。又何疑哉。嗚呼。見賢非難。知之非難。用之非難。特達難。若人者。苟以特達為心。假無殷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各變。契盡入其庭。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懼矣。况區區之中乎。恍惚之際乎。貞元九年。予自鎮徂洛。息駕於虞城之閒。升墟。賦原。勞。其地。遠迹。離味。清風若存。想說命三篇。幾暨秦火。百代之後。德音如何。乃作銘曰。

呂衡州文集 卷第八

八三

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或激自致。其開無因。捨築傳。脫鱗。鵬程。作霖時和。奮權川。澄金在吾。木從吾。君何言哉。放道中興。元凱。變。微。尋。阿衡。干。湯。抱。期。俾。會。合。之。際。厥。惟。艱。說。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迷。過。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猶。光。萬。古。不。沒。

望恩臺銘 并序

望恩臺者。漢武帝思戾太子之所建也。事具漢書。夫立人之道。本乎情性。生而知曰性。感而動曰情。性雖生。情或滅。性是以聖人患其然而為之。節。誠而明之中。而唐之建以大倫。統以至順。倫莫極於父子。順莫先於慈孝。然而全之者正也。慈不得其正。則失子。孝不得其正。則失親。教失之術。存乎善教。昔者三王之教世子也。如周公乃為太傅。如召公乃為太保。如太公乃為太師。左右前後。罔非端士。禮以專其目。樂以一其耳。仁以制其氣。義以凝其情。故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諛諛之口。莫能開也。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全也。漢則不然。世子非三代之賢。保傅無二南之老。左右前後。惟刑餘罪人。目流於虐。耳溺於惡。氣溢於寵。情蕩於驕。於是非僻之心。得以入矣。諛諛之口。得以開矣。父子君臣之道。所以離矣。向使太子師友尊嚴。左右端肅。雖江充之詐。豈敢以不義而加之耶。向使太子孝德彰聞。仁聲茂著。雖武帝之惑。豈足以大道而疑之耶。向使太子早服師訓。少知教義。豈忍以一朝之忿。弄其親而忘其身耶。由是言之。其所以陷於此者。漸矣。始。當時之勢也。國亡家。武老昭。京師。天下。若無。受。負。國。之。寄。乘。不。奪。之。節。斥。皆。建。明。鑽。鑽。洪。業。則。必。庶。孽。尋。戈。起。參。商。之。禍。姦。臣。乘。行。罪。從。之。事。漢。家。之。厄。豈。及。三。七。哉。此。有。社。稷。者。所。宜。深。戒。也。乙。亥。歲。予。經。于。湖。登。茲。荒。臺。望。古。太。息。以。為。遇。夫。一。物。有。可。以。繫。調。于。世。者。乘。筆。之。士。末。嘗。闕。焉。乃。作。銘。曰。

人倫大統。天性是實。雖曰自然。亦資斧藻。漢皇父子。一失其道。四海為家。不能相保。荒臺歸而千古之悲。悔目空。斷。冤。魂。不。歸。疑。生。於。微。禍。積。於。基。苟。有。明。義。誰。其。開。之。嗣。維。邦。本。本。動。邦。危。於。呼。後。王。鑒。茲。在。茲。

古東周城銘 并序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襄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侯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莫宏遠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襄公。左氏明微。以為世規。俾持顯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

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統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莫宏。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成必求。而求不獲。乃以死狗。與亡理。亂在德非。逆罪之遠。天不可以調。升墟。覽。古。慨。焉。遐。憤。勒。銘。願。以。勸。大。順。

成泉銘

茫茫大野。萬邦錯峙。惟王守國。設險於此。呀谷成壘。崇巖若壘。勢軼赤帶。氣吞千里。洪河在下。太室旁倚。崗巒嶺。虎伏龍起。鍾天中區。控地四鄙。出必由戶。入皆同軌。拒昏納明。閉亂開理。昔在秦亡。雷雨晦冥。

呂衡州文集 卷第八

八五

劉項分險扼喉而爭。漢飛錫京。羽斬東城。德有厚薄。此山無情。維唐初興。時未大同。王子東征。烈火順風。乘高建旗。擒建保充。奄有天下。斯焉定功。二百年開。大朴既還。周道如砥。成舉不關。順至則平。逆者惟規。敢遂成敗。勒銘巖頭。

謁舜廟文

唐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十一月一日。東平呂某敬望沐澤。敬謁于帝舜之神。悲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匿。德馨升聞。允宜百揆。以聖授聖。猶官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無全。相待而宜。雷驅四凶。雲起八元。火治陶世。瑞璣轉天。垂衣巖廊。萬物浩然。是稱至理。是曰帝者。泥成雍熙。永錫大猷。乃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付禹天下。茫茫推遷。邁萬斯年。三代之後。誰為聖賢。政如類波。俗若壞山。韶樂猶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時之義。揖讓而禪。故非力致。所以職者。存而不議。若輔相之宜。財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章。宏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甚易甚簡。捨而弗為。歷山歸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揚墨誰拒。瞻彼清廟。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俾繼清源。俾飛會雲。行神之道。以致吾君。不然歸來。鳥獸為羣。敢竭微志。託于神明。

華山下謁王景略墓文

年月日呂某敬謁于荷秦丞相王公景略之墓。昔馬氏暴興。世不及三。拔根河洛。遺枿東南。鏑牙遠聲。爭逐楚楚。天下為血。首領情談。帝命景略。被茲文武。乘心無視。用則為主。惟秦悼世。求我草莽。振衣投袂。起作雷雨。雨莫不潤。雷莫不震。吸源吞燕。嚼魏含管。海濤風掃。天隨嶽鎮。功存生人。是曰大順。武功成矣。文治定矣。晏開太平。垂及三紀。子也無辜。秦其不祀。日沈天昏。水竭龍死。時更運往。道歷消長。屹彼壯骨。沈為朽壤。烈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開華山。若見精爽。樂教佐燕。功負其名。漢猶求後。龍號華成。易如夫子。胡運而行。廓定八州。澤流羣生。歷代王者。追我聖明。盛德未聞。荒墳欲平。我來于東。稅駕釀酒。才何敢望。數亦未偶。終其自致。窺子戶。屬靈魂。若存死為冥友。

代齊常侍祭樊陽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襄陽節度使。右僕射。附司空。南陽樊公之靈。惟公直方忠厚。沈敏肅給。通如川流。守若山立。積風方運。垂天難城。建中旁求。策允帝聰。昌言右掖。高步南宮。愛膺使選。將命序成。信在言前。知行誠中。消息其用。車書以同。遂遍漢南。乃佐戎律。備師靖難。全功受賦。兵荒之後。政克盡。一直繩威。柔辦惠物。一臨刑門。再撫峴陽。積德逾紀。關然彌彰。天不煞遺。人之云亡。朝野震悼。豈惟一方。清水之役。獲同王事。相府之舉。鑿廟公議。重以中外。綱繆翹懿。旋觀全才。備賸精義。交以氣合。情由道至。循躬維虛。望古無愧。嘗言有德。必錫永年。元聖是毗。大猷于宜。擊壤鼓腹。吾將老焉。今則已矣。誰其問天。日月將葬。哀榮式備。禮有執紼。官無離次。殷流流。流哀何可。既。遙申薄奠。故此精意。嗚呼哀哉。尚

代宰相祭齊相公文

呂衡州文集 卷第八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子賓客。贈戶部尚書。齊公之靈。古人所難。有道有時。惟公挺生。克叶昌期。雲引喬幹。雷起幽姿。禮義誠術。文章元龜。學觀備奧。政為吏師。金鑠遐音。玉立清嶺。始踐南宮。泊參左掖。應蟻符竹。禮樂圖籍。委稔煇耀。出入揚歷。晦而逾明。虛乃受益。爰登大任。尤贊庶績。棟材斯全。鼎味以適。道始交泰。志惟匪躬。方盡嘉猷。以奉時雍。疾能私室。寵資儲宮。日冀勿藥。再詣至公。如何忽焉。降命不融。竟孤哀陸。誰問蒼穹。佑早辱見。知深契風。義耽同樞。近備得純。懿。珣瑜。三河交代。鄂。則兩掖聯事。氣以正合。情由道至。視孤有懷。憫無愧。龜兆叶吉。素車東轅。喉舌追命。股肱殊恩。魂匪魏闕。形返周原。凡我寮舊。舉觴以言。神聽不昧。知余所教。尚鑒。

祭陸給事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景申朔十日乙巳。將仕郎。守尚書戶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呂某某。謹誠敬祭于故給事中。吳郡陸公之靈。嗚呼噫噓。道之難行。古人所悲。有人無時。時可人可。則命奪之。公初負道。年志俱壯。已任致君。指掌太平。德宗旁求。始登明庭。故乎其倫。事峻有聲。實欲以至公。大當之心。沃明主之心。簡能易知之道。大明主之道。難得易失。怡然退保。或偏從從事。或捷避却掃。二十年間。為郎而老。嘗言吾雖已矣。道不可已。永懷其人。見而後死。某以弱齡。獲謁于公。曠代之見。一言而同。且曰。子非入吾之域。入堯舜之域。子非觀吾之奧。觀宣尼之奧。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成臨泰階。清問理本。其能以生人為重。社稷次之。義登吾君。聰明。曠盛唐於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某也不佞。謬納大賢。其何以充塞所知。克當斯言。姑用紳而書。願而藏。傳于子孫。為門戶光。既而各淪風波。秦吳索居。某非出非處。迫肩無餘。公高翔海那。與道虛徐。猶念筆調。研覃若初。作君臣得失之圖。成春秋不刊之書。今年太皇繼天。元聖在震。微公夕拜。侍講古訓。息上秘寶。造膝而進。以石投水。至誠無昧。討論未竟。公則既病。重光昇矣。公病不起。河海晏而航機自隱。禮樂作而龜玉先毀。與其時而奪其壽。吾未知夫所以。嗚呼惜哉。某奉使無狀。閉關昆夷。再換炎涼。言歸未期。公方沈痾。忘已之危。念我否隔。發言澹。獨悉所著書。付于稚兒。曰。道之將興。而父其歸。懼不果。待寓心於斯。似有明神。感公所教。將克生還。僅及公存。綿頓在林。深堂畫骨。舉獨開目。握手無言。自此及終。曾未決辰。凡曰識者。孰堪酸辛。況予之情。豈云他人。涕盡一哀。痛纏百身。雖不忘本。卜歸江濱。躬執薄爵。心摧氣墮。僅見期之言。可徵平生之志。獲申呂氏陸氏。感休惟均。魂而有知。敬之嗚呼哀哉。尚鑒。

道州祭百姓鄧助費念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五月庚子朔七日景午。刺史呂某。道新前虞。係蔣。以酒醢之奠。告鄧助。費念之靈。使君受命。收汝不能庇護。使賊孟嘗等。敢作不道。酷加殺害。是用疚心。疾首萬計。討擒。康使仁明。不貸凶惡。窮泉冤痛。今日方申。愆念無及。潛然泣下。故令於汝。沒處。陳賊之屍。魂而有知。故此告辭。嗚呼哀哉。

祭縣官十七房叔父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九月戊戌朔七日庚子。堂廷男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

呂衡州文集 卷第八

尉。賜錢魚袋。某鄉貢進士。讓。致祭于十七房。假官府之靈。私門薄佑。終鮮諸父。堂從之內。唯叔一人。叔少小相。依筆硯同學。永言素契。情實兼常。早奉誠言。見託身事。官孤力薄。卒用無成。數負幽明。與言痛咽。叔無尤。嗣後效何中。河中大筮。禮合歸。十五房。尚萬淮。旬時力未并。且於江陵。議議權厝。終期通。異。同歸。日在天。誓無二事。嗚呼哀哉。五湖三湘。前歲共入。孤舟單旅。今日何之。備談江津。倍增摧。式具祖奠。伏惟尚饗。

衡州祭柩里渡溺死百姓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十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刺史呂某。遣故衙前虞候何。以豚酒之奠。致祭蘇井。陳瑣。李寬。秦陳甫。魯餘之。爾等五人。咸余誠信。力輸公稅。爭赴先期。溪水阻深。淫霖暴至。不忍欺我。忘其險難。州令未明。津渡不。致此淪逝。咎由使君。與言流涕。痛念何及。願申海尉。兼致微財。代納殘稅。皆余俸錢。魂而有知。諒此深意。尚饗。

呂衡州文集卷第九

渡煙關勸臣頌 并序

我二后受命。撫輿運。輿輿。鼓元氣而雷城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關。焉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理定。乘為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濟于艱難。咸風雲於。思所以。乃昭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渡煙關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也。昔者舜以九官致理。周以十亂返正。高皇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唯聖唐乎。至若唐宮公劉。逾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擊膺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己任。諫若不及。譽若左右。乘心宜。飲此則答。之。長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乎其有文章。此則夷。之。長。也。魏公舉大義。除二凶。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替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跋行海內。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元機。明。並運帷幄。神。響。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子房之決勝也。尉。程。剛毅木訥。氣。三軍力。大敵。匹馬。為王。前驅。此則吳漢之。之。復之。勇也。其餘皆。棟。材。麟。麟。異。制。備。古。烈。同。有。聖。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漏。小。不。遺。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

設龍。以觀遼。之。致。不。頓。輒。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兼。力。展。懸。大。信。而。舉。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此。非。盛。歟。昔。陸。機。袁。宏。為。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日。晚。渡。煙。而。頌。聲。不。作。某。不。揣。賤。劣。有。壘。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為。一。章。上。以。見。玉。葉。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明。前。哲。之。光。韻。未。以。登。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動。賊。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故。以。河。間。元。王。為。讚。首。云。

河間王孝恭

本。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實。我。族。類。室。堂。河。間。仁。勇。是。經。遙。騷。有。聲。為。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猖。狂。我。伐。用。張。時。惟。哲。王。武。有。烈。光。為。爪。牙。肺。腸。經。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公。斷。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為。邦。用。竭。爾。力。龍。龍。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且。爽。與。大。宗。守。大。成。如。漢。開。平。宜。君。宜。王。磐。石。無。疆。

房梁公元齡

梁。公。先。覺。龍。臥。待。君。長。替。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與。公。殿。其。麟。杖。策。千。里。來。排。帝。閭。燒。燒。梁。公。實。德。實。地。實。光。實。德。羽。義。翼。忠。若。覺。若。鴻。大。風。動。地。儲。服。從。容。靜。運。胸。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廓。定。高。祖。功。功。告。武。成。期。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綱。羅。遺。賢。推。敘。羣。英。玉。不。韜。輝。齒。無。沈。沈。飛。鴻。出。其。振。翼。在。庭。濟。濟。多。士。太。宗。以。軍。太。宗。事。矣。公。無。事。矣。關。褒。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邵。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開。居。台。輔。摛。默。自。處。亦。真。敢。余。悔。高。朗。令。終。嗚。呼。梁。公。

杜萊公如晦

稷。稷。萊。公。奇。姿。粹。靈。德。元。和。氣。為。大。國。楨。乘。時。候。能。唐。室。天。開。故。人。相。繼。少。與。房。梁。公。同。直。上。泰。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二。人。同。心。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情。情。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中。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奮。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特。霜。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昔。事。李。公。沈。浮。變。通。吾。道。不。窮。龍。戰。既。息。息。息。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繩。則。直。諤。諤。為。危。言。正。色。保。太。宗。德。臨。大。子。沈。浮。變。通。吾。道。不。窮。龍。戰。既。息。息。息。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繩。則。直。諤。諤。為。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兩。遠。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難。行。周。王。道。人。或。有。言。乘。德。不。換。與。封。禮。禮。與。樂。崇。德。洽。道。豈。保。合。太。和。昭。明。有。越。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說。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匡。飭。聖。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有。女。而。聖。文。維。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唐。室。輔。聖。賢。同。契。千。載。一。視。不。顧。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符。翼。翼。乾。乾。格。居。于。藩。羣。孽。亂。亂。爭。窺。

神器鴻業將隆。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至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璽。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盡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玉帝躬。公以力爭。力屈羣邪。誠阻天聽。雖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宮公像

歲寒陰凝。冰雪隨隨。有鳥擇木。先陽春來。翁與宮公。王佐之材。開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謀。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與帝圖。經始唐基。始登一簣。物焉巍巍。身失日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宮公元勳。

劉滄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渭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壑勃然。手拆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乘鉞。強凶當路。拒不得發。滄公慷慨。成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電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送。如巨壑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滄公。與神齊烈。迹如仙掌。爛爛不滅。

李衡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發。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成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迹。躍于中原。王者自獲。壯士不死。壯其言而免其止。士公自將。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颶發發。如火烈烈。摧枯檣等。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聳。非車非混。同氣稟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恩和。策勇勳智。長驅仁義。仁義曠海。帝王之將。萬古瞻瞻。鐵山巖巖。鐵山石山。

李英公勳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新。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地縱蓋。考東據河洛。楚楚封家。轉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鐘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家以鉞。取她于穴。羣禍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皇。太宗諒于高祖。與勳。息棄用昌。帝命英公。北伐擒狄。雷鼓殷殷。旆旆頭幾。列掃雪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魯夷未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被東海浪。天下既和。解鞍投戈。袞服委蛇。華髮歸。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龜公宏基

聖公嶸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總帝元戎。震唐天聲。曠日張膽。前無金城。別建節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劍揮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握兵柄。薄伐獫狁。朔風不說。徂征魯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元勳之盛。

長孫邵公順德

泰山未明。雲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為丹崖。昔我太原。賢傑潛屯。帝出于震。爛其盈門。邵公炳焉。實繼其開。

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戈前驅。揮殺南轅。以勞佐命。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為唐儲宗。東觀石渠。始出古風。乘精釋思。假道書圃。馳騁百代。出入三古。周義息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開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先聖是崇。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徒八千。櫻弁森森。緗緗光紫。成賦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泊。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播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沈沈鄂公。百鍊龍鋒。沈沈未宜。氣衝斗閒。佩非其人。金剛宋。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物。武德之屯。手拔神根。掃除氛昏。捧出白日。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車。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隨性保常。屑瓊飲露。靜奏清商。為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貞剛公不交人。事常維。

蕭宋公瑒

蕭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服。鬱為新棟。駘車元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滋。巖巖宋公。登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嶺中立。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冰整照人。耿介絕羣。為唐貞臣。

張郛公公謹

有傳郛公。佗佗而貞。沈沈而仁。實太宗信臣。太宗守藩。內難未夷。國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著。為有知。是蓋是若。郛公毅然。排闥折著。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為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郛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閒。自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為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孤冰未泮。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勳哭。血盡魂斷。杖忠就禽。萬國瞻歎。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宜力如彼。佐唐扶綱。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行厚人倫。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之歸也。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那我無外。諒武振風。弼文開泰。暹彼庸蜀。萬鍾澆季。文翁之化。若掃于地。申公攸祖。有教無類。父子兄弟。頌風相勉。勃與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冠羣走。全材大器。於鏗厥聲。

殷邱公開山

溫溫服公初若儒夫。銅印試吏。裹衣爲儒。大風驟至。忽與之俱。遺逢其幸。參造化春。天地既開。厥功有赫。從王暨行。佐帝光宅。遠展曠足。高揮鳳翮。以永終垂。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河之役。龍戰未決。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我彼後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龍轉山沒。遂作心腎。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水裂。奮如鷄登。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先轉。禍爲福祥。九曲攀龍。上天積福。積風乃登。桓桓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龍虎頓伏。鱗倒波。鯨鯢跼踖。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襄公志元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劍駕氣。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旆北伐。細柳背屯。風謐霜凝。殿局達晨。天子之使。駐軍軍門。以在。安衆乘威。此真將軍。沈沈桓桓。克壯有聞。

許謙公紹

華勳相食。血流中原。誰公夷陵。豺虎與鄰。列境連城。火炎燔昏。彼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願有舊引。忠誠約變。獲伸金石之契。移爲君臣。奕奕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夾式。過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勳斯。兩不可忘。

皇帝親臨政頌并序

臣聞光宅大寶。茂育羣生。神而明之。必在上聖。然則所同道。所異者時。或以垂拱仰成。或以勵精自致。及乎俗躋仁壽。理治時雍。弛張之政。不殊勞逸之功。則倍我皇帝。體至化。含元精。包乾剛。履坤順。謫庸駸命。恢纂鴻休。宜八聖之重光。集百靈之奧祉。如天之濶。如地之容。鼓義爲雷。奮仁爲風。雨旸疇時。而轉七曜。懸金鏡而納九圍。廓氛沍而川澄。香禱祥而山委。昔軒轅氏斬蚩尤。滅火帝。功至大矣。若非仗風后之助。受元女之符。未能也。陶唐氏誅四罪。定水災。德至厚矣。若非大舜之登庸。伯禹之盡力。未能也。湯以伊尹爲相。始定殷功。武以太公爲師。乃康周道。高宗紹復。資傅說啓沃之言。宣王中興。賴山甫將明之政。今陛下大康四海。雄軼二紀。百姓不知其日用。羣臣無望於清光。而乃乘運乎前王。功高乎古烈。聖作物觀。孰知其誠。竊以管窺天倪。盡括溟涬。庶乎大略。可得而言焉。陛下自代天統物之初。則以屈己濟人爲意。度虛席。躬親萬福。四冊寶良。六廟郊祀。動植於理。本盡瘁於生靈。詳購代之所未詳。虛列辟之所未慮。夏景具而方食。寒星在而求衣。寸陰不捨於論思。子夜猶觀乎啓事。除一物之患。而品類獲安。伸匹夫之冤。而庶獄自息。乘璣而善舍。含垢而有過。小善可紀。必放於哀哀。片言有孕。不忘於容。至若天時之豐約。地利之夷險。邦賦之盈虛。師律之真暴。閭閻之疾苦。稼穡之艱難。人風之情僞。吏理之得失。莫不密歸神算。潛納皇明。雖陰陽不能以氣。形雖鬼神不能以形。道何細而不及。何大而不苞。何祕而不彰。何難而不就。猶復登臺在陰之慘。聞樂思向隅之情。御委成短褐之憂。臨膳憂食之懼。日慎一日。既

泰而不自泰。既安而不自安。兢兢乎業業乎。此其所以廣運而有成。全功之克舉者也。然而威復濫之恩者。欲天之彌高。荷容載之德者。欲地之彌厚。仰照臨之明者。欲日月之彌光。微臣被澤風。飲元澤。親抱行事。目視升平。憂勞誠難。願陛下勉之而已。美善誠盡。願陛下保之而已。若夫雖休勿休。元默憂柔。君上之體也。遙觀厥成。蹈舞頌聲。陛下之職也。爲而不有。德莫至焉。知而不稱。罪莫大焉。臣某敢味死再拜稽首。獻皇帝親臨政頌一首。其詞曰。

士師邁德。元元儲慶。幽而復耀。高祖受命。貞觀致理。開元殷盛。顯而復康。皇帝親政。受命維何。逸萬斯年。親政維何。夕惕乾乾。天道福謙。我則奉天。人生在勤。我則率先。憂勞之心。勞禹之形。求人之疾。思國之經。年亦豐止。御膳不弊。夜如何其。皇寢未嘗。偃武修文。太和氣。海不揚波。天無纖氛。鳥章之長。推轂之君。會朝明廷。其從如雲。巍巍崇崇。於穆昭融。宜播大樂。以宣皇風。鏗鏘盛德。昭舞神功。下臣作頌。永示無窮。

狄梁公立唐陵王傳贊并序

梁公以武氏篡國。命如縲。翊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恥。履大險。登節振義。以持世心。閉高祖天下於方寸之地。盜力雖盛。莫之敢窺。唐復爲唐。公是賴。後代昧者。頗歸功於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客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唐廢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可以不惑。敢據憤而讀之。詞曰。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濡迹應變。與唐屈伸。妖虹橫天。鳴牝專長。獨立大道。指南生人。開闢有期。命我先時。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取日虞泉。沈光成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指塵。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殺若清風。焜然宏規。凡爲臣者可不度思。

張荆州畫讚并序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之饒亮臣也。開元二十二年。後元宗春秋高矣。以太平自致。頗見天下。綜撥稍怠。推納寢廣。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疑。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乘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謀。大必辭。舉帝權。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露不止。日月之蝕。爲公却明。虎而冠者。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息。深懷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姦臣乘釁。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被我公哀。哀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萬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滯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曉上欲日與讒黨。抗衡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敵耀而滅。又何歎乎。所痛者。遂一時。事一聖。踐其迹。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莽。沈落光輝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溪沙門。蓋欲離世務。而猶好正直。得其圖像。因以示予。觀而感之。乃作銘曰。

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鯁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顛。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此畫。嗚呼。為臣。儼爾風夜。

續羊叔子傳讚

天厭鼎峙。蜀滅魏改。錫晉羊公。以同四海。儒衣登壇。鐵鎖刺楫。十萬之衆。從公而閉。逍遙峴陽。傲視勃敵。用仁為開。出入無迹。吳國雖守。吳心已降。吞于胸中。不見大江。動物忘己。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國愈身病。江漢舊城。德裔潛蒸。化行兵中。兵息化興。策雖平吳。道不相背。永嘉南遷。豈曰浪泥。

藥師如來補像讚 并序

藥師如來像者。余妻幽陵蕭氏之所護也。貞元二十年。余奉德宗皇帝之命。西使吐蕃。辭高堂而出。萬死介軍。而馳不測。國故遠至。戎情猜附。坎險一遇。屋漏再周。夫人豐饋之餘。膏鉛不御。日亂蓬首。坐銷壽華。異域無期。良時自晚。始憐冬紅之久而紅芳已闕。方苦夏景之長。而碧樹將落。書委塵篋。迷淪苦階。漸味音容。孰知存沒。顯靈不告。因夢難徵。觸感成端。活情多緒。黃昏望絕。見偶語而生疑。清旭意新。聞疾行而跌喜。循環何極。剎舟匪尋。浩隔理求。官非計得。如聞東方有金界。極樂大雄。散琉璃之寶光。照恆沙之國土。能度衆生。出諸幽厄。一念必應。萬感皆通。是用潛發靈根。妙求真像。斷鳴機躬織之素。染靈篋手續之絲。盡瘁莊嚴。彰施探緝。雖苦心於香練。注精意於針鋒。指下而露染皆遺。思盡而雲開白月。然後練時深室。華設珍供。夕炬傳照。長燈樹燈。燈獻至誠。泣數懸願。遂得慈舟密濟。覺路潛引。當道場發念之日。是竟齊來歸之辰。幽符冥符。一何昭輝。乃知續迴文之錦。無補難髮。登望歸之臺。空為廢日。與夫心諸妙理。手結勝因。進則有濟度之功。退不離清淨為本。從長擇善。善豈同日而言哉。余感其志效。爰用後贊。雖在妻子。亦無愧詞。藏諸閤門。永以傳信。讚曰。

地萬里。今天一極。往無由。今來不得。解脫願。今慈悲力。五色繡。今黃金飾。澄氣昔。今圓相開。潛水月。今蓮花。登慈眼。睇今。願心迴。死離別。今生歸來。海為田。今劫為灰。身身念。念今無窮哉。

呂衡州文集卷第十

功臣恕死議

昔衛鞅以鞏國之詐。置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惑者。因為口實。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亦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蠶織。行陣之閒。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準於勞。恬寵。屈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河山。卒。一旦失取。有疑。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弄信也。若恣行兇險。突憲網。或森鋒將發。豐通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縱得其虛涓之效。登燭之功。而信弃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之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以禍也。雖恕之。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臣。可以勿死。而遽有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猶如狗彘。庸如。薛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生。廉

駭自固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謹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登之以禍福。使得遵善遠罪。保勳全名。刑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斯新。是亦極矣。奈何擄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遠之道。恐非若王經郭軌物之制也。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借行。怒苟得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繼霸道而墮王制。味宏規而狃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則廢法。以賞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沮勞惠。而息奔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於并兼之家。析圭於濫植之室。使屠沽賤隸。凌視英豪。苟有懷靡恥之心。豈復致忠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督山河。而賞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茲無赦。而機權於殘賊之徒。風法於姦宄之黨。使凶人酷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門。執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顯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廣好爵。以粟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徒。孰不顧空墻。而貨圭組。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業。免罪者室如懸磬。曷保其生聚。雖使三公九卿。躬執耒耜。而不可以務矣。於戲。賞罰者長人之大柄。農畜者有邦之永圖。忽而弄焉。曾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豐實。兵食之儲濟。其何補歟。然而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繼孝文守以恭儉。德未浹于海外。厥未行于四夷。邊侯猶聞擊柝。戎士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有權宜對之。救弊之術。儉利于當代。俾成于一時。雖曰有因而為。終貽貽者之誚。國家體元立極。繼天而作。屬軼股周。紹休唐虞。車我蒸人。登于壽域。王一變至于帝。帝一變至于皇。非大道之善不聽。非聖德之事不問。焉有習近古之失策。探庸臣之說。論者哉。必思國庫積虛。邊餽未繼。莫若與李愷之平糶。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秩。則太倉之蓄如京矣。塞下之稼如雲矣。亦何必虧昭德塞遠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人文化成論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篤。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遠汝。厥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悅。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縻縻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詭譎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族愛冕服。章句輪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成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流涕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族愛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稱五帝。儀繁三王。可曰換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輪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

既如彼。按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技。廁雜其間也。

三不欺先後論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鄆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後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煌史冊。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僻。資杖義為城。池荷仁為干楮。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威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管楚之閒。而靖恭爾次。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初。而克修茂績。身有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畫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清威。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閒。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弃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繩而行之。迭收其效。一日。二日。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欺。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而和平。自適沙澗。比三才而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卒而語矣。

號州三堂記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冥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冥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冥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佳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室者。廟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實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廢。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筑詩書之幽素。易綺執鐘鼓之繁喧。唯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險百畝。深入重層。迴塘屈榭。香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執日智及春之日。乘木花。岸錦繡。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擊。擗奇。方舟遠遊。樂魚時翻。飄葉雪飛。弄沿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途。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乎攬漣漣。澗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雲沈沈。皓壁如精。羽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園臺。未足以蕩炎鬱也。秋之日。金鷄掃林。蒼鷺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絃琴。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滴空虛。鳥驚寒沙。踰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康公西樓。未足以濟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

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賽帷。憑軒倚檻。瑞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淅淅。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湖之心。趣近懸解。迹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宜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知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縲紲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閱人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開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林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唯文。不敢無述。揮筆遊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靜為政之道。

諸葛武侯廟記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膺。霄宇南陽。空臥待主。三顧稍晚。羣雄相定。必也替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元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成鎮。尾束河洛。翼出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句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付託。士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既沒。晉宜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殺軍。無虛舉矣。或曰。魏祖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晉試念之。頗顧其原夫。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其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覆造命。命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相繼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張。季世與振。絕結。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虛魏偏從之。民登誠。感動。然後經武。觀望長驅。義聲咸洽。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勳而難獲。不亦宜乎。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遺廟以俟。通鑑。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援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邱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狼。不分明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盡以私欲。侵奪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聞之者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質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器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道州已來。諸公改授。連職年月。則實記存焉。某年月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壁記。非古也。若冠殺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

列賢不肯以調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于是。或誇學名數。或務工爲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婦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婦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廳事記。彰善而不黨。指惡而不諱。直舉胸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苦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于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洎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其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湘中七郡。群歷上游。右振梓。左馳騁。越控交廣之戶。隔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東萬里。天下之安危繫焉。聖唐理雖僭草。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時。由是剖分荆衡。復古南鎮。輕其兵徒。而重其統帥。易其將校。而難其參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降權。成師于禮樂之中。講武于文章之內。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迹風流。冠于當代。始則表談議。虬以逸材奇略。傲視而靜荒寇。次則趙相公瓌。以高標雅望。警起而爲國。植其餘。馮郎中嶷之碩。重房容州。羅復之英。達鄭評事。列張著作。李文之美。秀洎張和州。惟儉。盧侍御。清。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實有成績。是皆煒于朝論。清在人諸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西李公以永嘉之循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潤。忠如冬陽。無私照。用人如止水。無私察。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風。寶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叔。河內。司馬君紆。范陽。盧君瑒。太常寺協律郎河東。范君存。前成陽縣尉吳郡。顧君師。前太子正字隴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同郡。杜君寶。華材。穆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歲餘。大備。錯金碧於階。整絳。孔翠於春林。遐邇翕然。稱爲盛府。中行咸會知己。竭其誠能。黃鍾音韻。調於解谷之竹。太阿鋒鏃。拭以華山之土。其吟鸞鳳。斷犀兕。不足怪也。寶氏伯季。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四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指神嘉焉。以某近守支郡。且知故實。得請連帥。俾書公堂。愧於不文。安敢堅讓。元和五年七月五日。東平呂某記。

題石勒城夷甫自能疑倚嘯。○按吳、馮、兩本皆誤嘯作笑。今改正。倚嘯上東門。見晉書石勒載記。

卷第三

裴氏海岱集序。正平節公裴氏諱某字某。○按此裴信也。字容卿。曾祖憲公行儉。贈太尉。祖忠獻公光庭。拜侍中。封正平縣男。父禎子均。累封鄆國公。曾見新唐書行儉傳。積及信。見宰相世系表。吳本正誤。升闕二某字。今依馮本。又文苑英華七百十三所載與馮本同。

又考地誌德。○按此依馮本。考地謂考擇海昏之地。文苑英華同。吳本考地作孝德者非。又遂與我外王父故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河東柳公諱某。外叔祖故相國宣城伯諱渾。○按外王父。柳

識也。本集第七卷河東郡君諱銘云。考識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者是也。外叔祖諱渾。弟也。河東郡君諱銘云。外叔祖至宰相。新書諱渾傳。又見宰相世系表。吳本闕諱某外三字。馮本闕外字。今依

文苑英華補。卷第四

卷第四

代李侍郎論伐劍南更發兵表。自春徂夏。○文苑英華六百十五夏字下注云。集作冬。非。按此事考兩唐書及通鑑。命高崇文討劉闢。在元和元年正月。其年九月。即克成都。則更發兵。必在夏也。注云冬。非者是矣。吳本作夏。蓋集本亦不盡誤。馮本作冬。轉因英華之注而改之耳。李侍郎者。李巽也。時代杜祐以兵部侍郎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代齊賈二相賀遷獻懿二祖表。庶附獻祖。懿祖於德明與聖廟室。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尊者。○按獻祖。宣皇帝也。懿祖。光皇帝天賜也。德明皇帝。睿孫也。與聖皇帝。涼武昭王嵩也。附廟室。謂祫也。太祖景皇帝。獻祖之孫。懿祖之子。太祖生世祖。元皇帝。世祖生高祖也。正東向之尊。謂不祫也。此附遷。衛

壽德宗紀。在貞元十九年四月戊戌。又見舊禮儀志。新禮樂志。文繁不具。出吳、馮、兩本皆題脫獻懿二字。表誤倒作懿祖。獻祖。景誤元。今依文苑英華五百七十一所載補。并改正。齊賈二相者。齊抗賈耽詳新書宰相表。

書中賀順宗登極表。臣溫言。○按馮本題上有代孔侍郎四字。無臣溫言三字。考和叔副張薦入藩。見兩

書本傳。在貞元二十年。本集下卷有代張侍郎起居表。即是年秋途中作。至冬而薦卒。見兩書薦傳。明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崩。二十六日丙申。順宗即位。六月。告哀使至吐蕃。時薦卒已久。和叔自以副使表賀。而曰臣溫言。非如起居表之代張侍郎也。今依吳本。唯文苑英華五百五十三所載有代孔

侍郎四字。溫作某。蓋不考張薦之卒。在順宗登極前。而張又誤孔。遂不可通耳。馮本沿之。而又刪三字者非。

進農書表。凡七十二篇。○文苑英華六百十一所載。作凡二十篇。按此集與英華異本。而英華失注集作也。今依吳本。本業三卷。舊經籍新舊文兩志同。皆不書篇數。未知孰是。馮本作二十。從英華改集者非。

呂衡州集考證

卷第一

由鹿賦。予南出積焚之閒。○按積縣屬山南東道鄧州。舊新兩唐書地理志同。或校改積為襄者非。樂理心賦。侯其禱而。○按吳、馮、兩本皆誤侯作侯。文苑英華七十五所載亦然。今改正。此全用張平

子東京賦句也。寧止水賦。委質員來。○按此依吳本。文苑英華三十二員作由。考周益公校英華有云。其閒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是益公所見正作員。其作由。但今本之失也。或校改員為

爰。獨本從之者非。道州夏日。權授朝花帶露繁。○按此依吳本。文選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激澗代汲井。插植當

列壙。即此權援二字之所本。援。于眷切。字又作援。故集韻二十三線。類篇木部皆云。援。一曰離也。與謝

詩之援。音義俱同。或校改援為院。馮本從之者非。奉陪郎中段宏古。○吳本古語吉。今依馮本。按柳子厚河東先生集。有祭段宏古文。外集有處士段宏古

墓誌。皆其證也。卷第二

呂衡州文集 考證

一一五

卷第五

賀生擒李錡表。伏承今月十三日夜。浙西將士張子良等相率效順。生擒李錡者。○文苑英華五百六十八所載。三作二。注。集作三。按元氏長慶集。兩陽郡王張子良碑云。十月十二日。錡就擒。又云。以是月十一日。命南陽王李銳。乘以圖池。明日。迴討。錡城守不敢出。是夕。遂就擒。蓋英華作二。為是。集作三。為非也。又考此事。舊新憲宗紀。元和二年。皆云十月癸酉。而通鑑繫於丁卯之下。據目錄。長歷是月乙卯朔。其丁卯正十三日。與集為合。疑溫公即本此耳。其癸酉乃十九日。故通鑑云。癸酉本軍以聞。則指兩紀所書之日也。今存集舊。以俟再詳。

代鄭監使奏吐蕃事宜狀。○按鄭當作薛。薛監使者。內官薛益珍也。本集本卷代張侍郎起居表云。固令益珍等却迴奏事。與此狀云。固欲令臣却歸奏事。又云。令臣與張薦分背使發。張薦即張侍郎也。二文相應。又高品薛益珍。有上卷謝章服表。可證吳馮兩本雖皆作鄭。疑其未是也。

代伊僕射奏請女正度狀。南充郡王。○按此依馮本。伊僕射者。伊慎也。舊新兩書。慎傳。皆云封南充郡王。南充郡。即山南西道之果州。見新地理志。又文苑英華六百四十三所載。與馮本同。吳本尤作兗者。非。博陵崔公行狀。狀并蕪天理。○按行狀之首。依例當云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字某年若干行狀。吳馮兩本及文苑英華七百七十七所載。皆脫去。而僅存狀字。無可補也。唯英華子目云。崔涼行狀。疑其所見。初尚未脫矣。涼字君濟。出博陵第二房。自曾祖承福以下。皆見新書宰相世系表。

卷第六

三受降城碑銘。右振臨洮。左馳碣石。○按此依舊鈔本。本集第十卷湖南都團練副史廳壁記云。右振碣石。左馳碣石。正與此碑右振左馳同。彼記又載文苑英華八百二。是其證也。馮本振作扼。因文粹五十。九此碑作扼。故而從之者非。

京兆章府君神道碑銘。京兆章嗣。○文苑英華九百一。所載。嗣作詞。注云。集作嗣。按章詞考兩唐書無傳。唯湖南祁陽有修活溪記。題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章詞記。石本尚存。蓋作詞為是。而舊鈔及馮本皆作嗣。與英華注同。或別有章嗣。今存集舊。

卷第七

廣陵陳先生墓表。享年七十有三。○按此依舊鈔本。文粹七十所載。三作二。馮本從之者非。

卷第八

祭樊襄陽文。備隨精義。○舊鈔本隨作隨。按本集第十卷諸葛武侯廟記云。頗隨其原。用字蓋同。隨深也。今改正。馮本此誤。歸彼又譌。隨者皆非也。

卷第九

澧煙閣勳臣頌。高申公士廉。諒武撥亂。炳文開泰。○文苑英華七百七十六所載。如此。今依之改正。舊鈔及馮本武作我。文粹二十三亦然。涉李英公勳頌。諒我太宗而誤也。

張荆州畫語。開元二十二年後。○按舊唐書九齡本傳。二十一年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新書傳及宰相表同。故以開元二十二年後言之也。文苑英華七百八十三脫下二字。文粹二十三脫後字者皆非。

藥師如來備像讚。如開東方有金界極樂大雄。○按此依馮本。文苑英華七百八十二東作西。注云。集作東。以作東為是。英華又載程員讚序云。東方藥師琉璃光佛。事具本經。又載皎然讚序云。東方如來。皆其證也。舊鈔本及英華作西者非。

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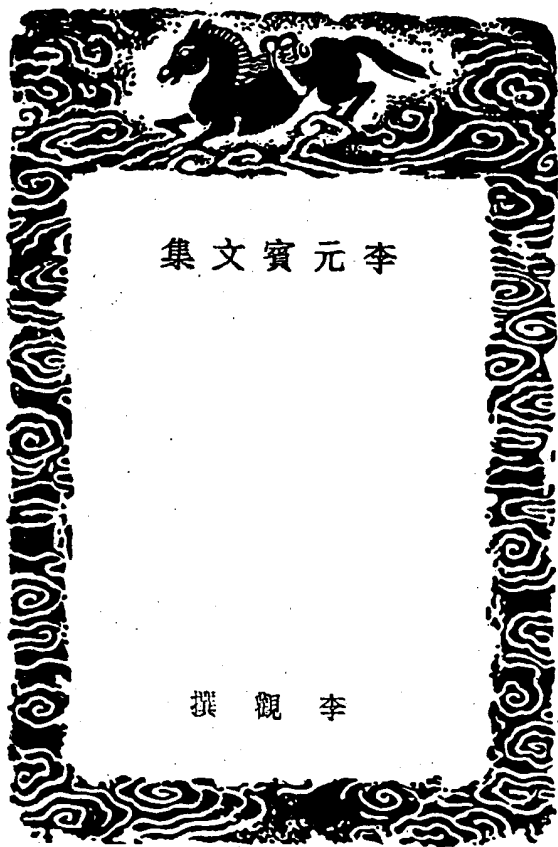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聖唐理雖假草。制不去備。○文苑英華八百二章作革。注云。集作草。按理即避諱。治字。詳下文文意。此蓋如管子定三革。假五刃之義。不得用草。尚之風必低。恐形近而譌也。今存集舊。而書其說於此。

右就顧君墓本。刪存為一卷。并刊之。昔宋淳熙中。嘉興沈校。校定顏氏家訓。別列考證二十三條。附於左。識者目為精當。今者所明。略做斯意。自餘異文。擇善而依。但在無疑。則不盡著也。秦恩復識。

呂衡州文集跋

右敦甫太史所校刻呂衡州文集也。六七兩卷。出正嘉時舊鈔。獨為完善。如卷六之章武碑。卷七之河東郡君誌。舉世莫傳者也。誠足本矣。此外如文苑英華三百十六卷。和李使君三郎早秋城北亭宴崔司士。因寄關中張評事詩。三百十七卷。題從叔園林詩。集所未見。今恐失真。皆不取入。錄英華撰人姓名。每有轉寫舛錯。故六百十三卷。為信安王進寫聖容真圖表。載曲江集。第八卷中。當開元末年作。遠在和叔未生之前。題下必本云。張九齡。而今英華乃云。呂溫。難於盡信可知也。其六百三十八卷。代李中丞薦道州刺史呂溫狀。題下云。溫自作。蓋又采諸他書。亦不以取入。此集云。覽者宜詳焉。至字句是非。別具考證。不復贅。時道光丁亥六月之望。元和顧千里跋於揚州新城雙橋巷口寓齋。

右呂衡州集十卷。唐呂溫撰。按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呂涓子。事蹟具新舊唐書本傳。是書王漁洋香祖筆記作詩二卷。雜文八卷。共十卷。與此册同。新唐書稱和叔翰藻精富。一時流輩推尚。則指劉賓客、柳柳州等。舊唐書至稱其文體富麗。有邱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烟閣功臣銘。張始與澄贊。移博士書。頗爲文士所賞。香祖筆記則稱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某某篇。及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皋諸銘。皆有可傳。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又稱和叔任文之黨。其父涓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此。然唐人原集。流傳日少。是集舊唐書亦作十卷。則原書雖然獨存。其亦有所以不朽者在乎。此亦舊生太史校刊。特重梓之。其詩雖不甚工。亦足以資考證。如上官昭容書樓歌。自注。友人於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昭容列名書縫處。研神記不知何書。偶閱金樓子有研神記一卷。自爲序。付劉毅纂次。則研神記殆梁元帝撰也。附識於此。咸豐甲寅數日南海伍崇曜跋。



李元賓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工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下論者謂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何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高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漢明帝後文體浸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陳隋燭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驟躩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遺文於漢上惜其或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五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李元賓文集序

李元賓文集序

唐承六朝之後文體綺縵茅靡波流昌黎韓愈慨然有志於復古起而大振之一洗陳隋故態當時李元賓觀文高當世行出古人昌黎嘗亟稱之故名與韓相埒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在歐陽詹皇甫湜李翱諸公下迺年未三十而遽凋謝昌黎所爲銘其墓而悲焉以悲也世經兵燹遺文零落陸希聲得其文二十九篇析爲三卷序而傳之宋慶曆中章質又得十四篇於蜀人趙昂通爲五卷並詩四首上王侍御書見錯論二篇舊闕自宋以來著錄者僅此而已嘉慶歲次乙亥臚校勘唐文之役分得李元賓集爰取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是正文字於五卷之外又得六篇及趙昂所闕二篇合之爲卷凡六共得文四十九篇於是元賓之文真然大備余生古人後猶能掇拾殘贖於千百年若存若亡之際謂非斯文之厚幸歟嘉慶歲次戊寅春二月十五日江都秦恩復識於享帚精舍

李元賓文集序

李元賓文集目錄

卷一

- 郊天頌
- 斬白蛇劍贊
- 項籍碑銘并序
- 趙壹碑并序
- 周苛碑并序
- 大夫種銘并序
- 古受降城銘并序
- 東渭橋銘并序
- 故人墓誌并序
- 妄動箴
-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李元賓文集 目錄

卷二

- 李元賓文集 目錄
- 謁夫子廟文
- 哀吾邱子文
- 弔監察御史韓弁沒蕃文
- 涇州王將軍文
- 周穆王八駿圖序
- 說新雨
- 交難
- 東遊賦
- 苦雨賦
- 授衣賦

卷三

- 與處州李使君書
- 貽睦州剡曹王仲連書
- 與吏部參員外書
- 與右司趙員外書
- 與膳部陳員外書
- 上陸相公書
- 上賈僕射書
-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 右三卷 唐吳郡陸希聲撰

卷四

- 安遊書
-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 與房武支使書
- 上杭州房使君書
-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 與張宇侍御書

李元賓文集 目錄

代蘇州章使君書

代李國南上蘇州章使君論藏察書

卷五

贈修太學書

貽先聖孟簡書

報弟允書

郊南慶三州節度使軍記

贈馮宿以下詩四首附

宿裴友書齋

御溝新柳

貞元八年宏詞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

右二卷 宋蜀人趙昂稱名曰外編

卷六

辨會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通儒道說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形漢武帝文并序

高宗夢得說賦

鈞天樂賦

帖經日上侍郎書

吳錫論

右一卷 國朝江都秦恩復稱名曰續編

李元賓文集卷一

郊天頌

唐 趙州李 觀著

郊祭古先之重禮。復古之令主。惟郊非我無以暢明祀。惟我非郊無以顯三五。於是睿言下。肅曰。爾庸我謀。謀協不遠。官乃交修。居天之陽。崛起虛邱。於斯時也。歲在子月。在子。日短之宵。漏未盡而皇帝翼翼告祀於邱之上。先一日。法駕致齋於邱之下。天地之神會於無間。陰陽之祇立於寂寞。以觀我之儀。以敬我之饗。八方之靈。各以位焉。祥光促明。和氣解嚴。石無觸雲。木無結風。獻羞飫神。烘燎歷天。神下於蓋。高樂作於無聲。昂昂纒纒。大蘇之英。洋溢乎帝心。胙饗乎萬靈。是用報盛德於上。申洪緒於後。為茂世之續。紹允之程也。羣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以象為子。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為父。父不有其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父不有其仁。莫富於生物之途。元哉二者之為德。與變化而終始。溥洪恩於崇朝。焯懿式於永年。奠饗於華封。小舜於泰山。遠斯懷。邇斯安。兆人從龍。一人下觀。其文昭昭。其武桓桓。實歌者可歌。實言者可言。斯文也有以見聖理。願書之不刊。一本云。斯文不作。大漢之封。事垂盛唐之虛官。

斬白蛇劍贊

吁。審厥劍在昔天地之靈器也。而莫我敢知。漢皇得之初。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為乎。何乃出而遂經。

輪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升赤龍於雲，然後安釋驛乎荒屯，屯之臣作之君，豐確備儲，若斯之不測邪。亮惟天地革而大人用，靈器化成，肆能誦人而說，先鬼而靈，託三尺之寶，扶堪輿之傾，非楚金工之能名。天討聖作也，豈乎哉。夫周之衰也，天子孤，外臣強，而不用之者，時不可匡也。周之末也，天下哀憫，磔為七雄，而不能一作獲之者，人不足與也。秦皇帝雖銳，豪噬嗑六合，而不得寶之者，德不足終也。逮秦上濟於神，下毒於民，人神與妖，上下軌，是劍將翼大人而運天下也。宜其如虎，如蛟，如蟻，或蟻在谷，或飛在涯，故漢皇卒然撲扶而得之，於是杖一作之而行，擊一作之而威，日月照臨，星辰發輝，楚之以負秦之，以危是日月天地之靈器，所以風項授之，倒持哉。後代實之，履中興，魏晉以還，無德於民，靈器不能久安。張茂先見飛而去，或以為龍，於是絕矣。有知言者非之曰：夫人事有窮，神物無方，曷知非得於此，失於彼。漢皇所以昌，齊宋梁魏所以亡也。然數國者，享年不長，其劍面去卻猶三代之鼎，九州之險，不可以昏亂而守，況窮化極盛而隱見計之乎。然苟以至神推之，則未嘗道於聖人矣。蘇是黃帝得之誅，蓋尤周武得之誅，一作般受，一作漢得之而斬白蛇，唐得之而革隋亂，則是器也，神而應用，用降王非利刑之謂也，其惟聖人而已。

項籍碑銘并序

鍾周秦之顛亡，彙乎簡書，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讒，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帝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世。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平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一本有於時亂浩浩，兵憤憤，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挺一作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人，一本無抱鼓於舟中，呼嗟乎無人，誰禦乎羣凶，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雄雌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趨累卵之危，活趙城，擒王離，十壁愕胎，一塵靡餘。然後飄銳氣，鋒利鋒抵秦關，怒漢先。一作因語曰：捐約則遠人，固信則自遂，惡取乎乃軍鴻門，屠成陽，鼎峙於神州，幅裂於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為一作王天下，是以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困榮陽之困，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陵之役，撻其師，長與漢祖龍虎相逐，于戈合離五年之後，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屯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易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開，哀泣垂綵，遂飲帳中，中令陛下，銳分美人，飄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遊網而遊，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鴨邱陵，足問不懸，首胡不憤，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纆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忘而從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剛而可據，柔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而察險，奇計得施矣，怨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圓。

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乘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徒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靖難，生漢以收人，靖難者，一本有受一作勇，收人者，一本有受一作仁。不然，何鴻門貼而復持，成皋跳而復振，入關而殺秦，王楚而歸者矣。一作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下之歌，取而詠之，輒泣然而悲，愛刻石為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姬房而絕，風暴而滅，九陽鬱結，九州旋乾，必生聖哲，以起滅絕。惟漢自豐，惟項自東，借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泊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於野。

趙壹碑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叔，出漢靈帝之世，慨然卓異，士之傑者，負才不檢，細行，為州里所指，陷刑，將寘其死，幸友為脫，遂作窮鳥賦，以方已欲，傷哉元叔之志，與世齟齬，蓋天厚其善，不厚其命，然天不有曰常與善人，元叔之善，其與安在，天之不惠，自回憲及壹三矣。當日頹風凋，理道廢，德頹其，俗始振，二祖之業未償，三代之季，雖委巨瀝，泣，愆庶呻痛，而貪官詭進，擊擢王度，殆非天欲奪先亂之兆也。元叔以故，數有哀刺之作，酌其所趣，亦猶詩人有采芣甫田之什也。憂心不偶，而沒無所譽，乃衣褐應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袁逢，長揖而言，音形琅琅，袁深器之，操祛延升，指謂座人曰：漢陽趙元叔，由是名聞於時。有羊陟一作者，尹河南，能撥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司徒訪陟，以為主人，將出所懷，以動之，會陟猶疑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曰：僕高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冀窮達之誠，君豈當然，陟乃奪而禮之，特奇其賢，明日盛騎造元叔坐，陟於榮車，高譚極嘆，因曰：良寶不割，必泣血以相予，於是羊與袁唱聲，萬元叔於王庭，雖名烜於京師，而祿竟不登，尋復漢陽道，經宏農太守，臯甫規時之大賢，元叔候之，聞不即通，乃怒不留，規追謝責已，長逝不顧，深居篤靜，累辟不副，沈亦快疾，乃終，吁有不世之器，有三公之遇，不能奮振，寥廓陵清，元叔之命不易問也。觀飲元叔之德，聲而怨其運不，并乃序而銘曰：吁嗟元叔，今出處輻輳，鄉人無良，今惡我賤我，我不辰兮，棄置罹禍，天何授我，今於我獨，願嫉時之敗兮，憂道不可，棄衣懷恨，今以遊大人，秀而不實，今空秀此身，覆覆前載兮，恨君遺塵，乃銘於石兮，希名不泯。

周苛碑并序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新既，水之圍，遠保梁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并力蕩搖，哀哀道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復於項氏，項氏殺然，應麟，一作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為上將軍，軍之政，自不廢，而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派天下以亂，亂者師是用，爾資之不，卽倒戈，請命，兵絕若頭，一作爾死無日矣，且

孤一 政反道激裂一 六國 天人含怒 嗾類不留 今爾之業不足 武秦而罪修於秦 曾不知天以陰...

大夫種銘并序

嗚呼種知吳之可以取 知越之可以強 而不知身之進退存亡 沈吟躊躇以至於非辜哀哉...

勒石以備脫簡 終古以慰狂魂 銘曰 姑蘇之仇 敵國既亡 大夫何說 不知其去 只知其來...

古一 受降城銘并序

古之帝天下者 七德震曜 四夷咸懷 有漢孝武焉 祖作之 父述之 而已因其資 皇哉 魏乎 猶可以頌其餘...

師異瑤池之遊 雲橫雷厲 風行川浮 漢漢雄雄 繼繼而入於苦寒之陣 胡有高臺 登臺而觀兵 兵不血鋒...

東渭橋銘并序

七年冬十有一月 觀自京師 適高陵 經東渭橋 關渭之清 賅橋之雄 故作東渭橋銘 因以識之 曰...

故人墓銘并序

觀有倍年之交 朱巨源 以某時疾終於傷鄉之居 昨得鄰之書云 君子亡言 於茲息焉 高風陵夷 弱子童...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佞今。周旋二人。久用欽欽。素書東來。告君之亡。不履而步。不言而傷。琴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願無贖焉。松為薪。蠶為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妄動錄

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終遠其時。願道非遠。妄動則遠。道以處我。我孰能反。利往則施。無庸則卷。合我於一。一致何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飄飄無恆。流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人有誠性。動奉於妄。妄亦斯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隨人心。如環無端。食其遊詞。與共一作。叔自殘。劉彥英韓。楚滅子干。五者皆妄。不妄必完。妄由動生。動以妄好。能以義勝。動歸平安。管文教戰。一戰民悅。句踐泣仇。再戰仇寧。知機不殆。妄動斯折。二國尚然。况一夫節。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觀開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紀綱。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為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其今一作。來亦三紀於茲。古者所謂出連城守。今則大者或數十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得長。理不得逾。猶川之有防。戶之有樞。其繁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資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人。謀以濟美。佐以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苟其人。久充一作。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盛府也。國之虛益。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觀察御史李公士舉為觀察判官。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游蓋。光烈。始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冤囚。疑似得昭。糾紛得甯。四方翕然。藉甚於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容。民不濟良。吏不廉清。無日無之。公乘輅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州之人。為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變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德美於人。一作人。德化。變。愉人。如春之和。吳下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如公之作。者。一作。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爲。祝公之爲佐。可謂忠於佐矣。祝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祝公之理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知李公之攸宜哉。一作。從姪觀拜命而書。魏為公。蓋一作。魏。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李元賓文集卷二

講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一本有。正辭為繫。執繫為奠。恪以上。一本有。桓撥之十有三祀。秋七月朔。修。宛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士得之。以保世祿。怨莫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人神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夫禮樂泮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以學矣。鬼神曠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以敬矣。孰可舍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乎。於是再拜而起。回旋。作。而觀。章施足徵。象設無噴。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漚漚。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桓其如子何。聖人之窮。乃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必使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出生於夫子之年。則不滿守於賦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遺。沒者。

交難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為恥。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鑿路一作龍吟。元雲遂與六合為陰。碧山嵌空。虎咆其中。百獸悍慄。欲為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契不融。可久之契。先古稱制。一作言求於斯不可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知地首。規天大朴。推類六情。入焉一與。一與一與。與其自然。猶有一。一作年人增險。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末流澆薄。潰我素源。源無清流。乘沈逐浮。詐作一作色自伐。偽心相求。唯肝竭款。未竟成仇。一日銷落。遂於涼秋。朝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柏千尋。無傳。直天而生。高下斗牛。下睨羣植。匪堪與伴。何者為交。窮達不與。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產作惠。不相為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人則無。石父解縛於齊。相知。荷負於賈。夫信微。其可及乎。一作本無。夫信。知我則友。何微之拘。古人奉交。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刻類慨然。隱惘就辱。激昂自堅。及夫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相。一作必。白刃可追。赤心乃攜。遇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嘻。戲交之難兮。以利苟合。忿深咆哮。予常戒之。不妄語交。矧今之人兮。皆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蟪蛄。若沒者可振。予願言與鄰。嗚呼。祖之。怨。捧仲尼之輪。義者友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憂辛。

東還賦

我思西來兮。猶前日之未除。歲週復兮。倏歷五稔。如一息歟。嗚呼。我道甚直兮。志甚迂。若涉景之無所。涉川之無涯。今雖非乎乘車而馭。除道亦庶乎執笏而還家。我之家兮。遍江湖而臨海澨。其地則古有吳王夫差十代之風兮。但傳乎稽古。數畝之宅兮。不樹乎桑麻。親之慈兮。兄之友與弟之悌。常澹衣而非食。吾安得以夫役役此還之為華。乃命僕以詰朝而必上道。問何有。則曰。始來之寶刀。經筒。其外則毫末而無加。於是乃出園門而東。驚乃賦。其言曰。東還兮。直書吾意而問。差風蒼茫兮。候入八月。滿上之日。西南斜。城中之人。或持酒肉以送我。我視夫車馳馬。頗兮。無非別者之為邪。蘇是酒不飲兮。肉不御。咸回兮。一泣而歌。苟天下之人兮。離合之若此。矧吾高堂為念之。謂何。乃三肅而行。順彼長道。忘自東西之相遐。

苦雨賦

帝何為乎何譎。歲何為乎何祥。水何為乎何就。火陰何為乎乘陽。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則反矣。所謂合德者。變化合其序。所謂合明者。進退合其常。今則反矣。夫君德行乎下。天德行乎上。行乎上者。下合。行乎下者。上讓。今世則反矣。謂之合德。則非。謂之合明。則迷。豈大人之德。有時而不合。天地之德。有時而用。絜之代九州。淪胥湯之代天下。焚如彼。二后者。帝矣。王矣。其有所不合者乎。蓋所以天道遠。人道邇。不可以知約。不可以知窮。已乎。客曰。非也。夫堯之德。合天以仁。天合亦以仁。夫湯之德。合天以時。而天合亦以時。故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湯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陶。堯所以為帝。湯所以

為王。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子。譴聖人。吾不取矣。由是之堯水。堯民不悲。湯之旱。湯民不饑。故誌曰。聖人在上。不為災。其是之謂乎。子何陋矣。曰。噫。吾聞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人君之知也。又聞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時予之辜。人君之仁也。今霖雨彌月。莫視天符。雨陰氣也。陰疑於陽。必戰。其水乎。其兵乎。下民有不獲者乎。予豈若商之惠利。農之憂苗而已乎。誠有已念也。夫堯之水。而人不悲者。舜禹稷之在朝也。夫湯之旱。而民不饑者。伊尹仲虺之為臣也。雖是八年之水。賢乎三季。七年之旱。賢乎二世。所謂有德者。災非其害。無德者。吾見其無災而為害也。故神降於莘。號之災也。英惡守心。宋之祥也。二國者。厥猶然也。堯湯之德。孰曰不動天地乎。

授衣賦

窮秋之月。寒暄既降。陽精既衰。陰氣初壯。川流清迥。天宇寥曠。觸物易悲。幽懷難狀。於時元鳥已逝。白駒迅奔。枯木盡落。愁雲正昏。於是輕裘公子。長纓王孫。隕如雨之節。驚離髮之魂。絕朱炎之盛夏。想冰執之微溫。匪一腋之克成。價千金之。一作靡論。則有征人之戍。遊客遠道。蕭條萬里。葉下如。展轉百年。志何能保。纖絛未。一作華髮。先老。實頹光之不駐。歎涼吹之云早。繁帛書於勁。秣馬於征。草蘭。少婦瑤琴徐擊。散涼風於曲。流皓月於遙夕。生不工於機杼。意頗妙於刀尺。忘其圍帶。付以。青泥密封。紅綫淚。因步。遂遂行役。則有如賢非賢。烈心愜然。茹菜郊墟。被褐不全。方觀飛。振野。遊氣。天海上斷。林間獨。使我。不進。捐心自憐。忽遇翰林大夫。揚眉奮鬚。叱僕問曰。幾年業。衣不完。體無肌膚。豈不為連。難。伏。遇。守株。今欲邀之以同袍。策之以並。將焉如。僕謂曰。道之末行。節易可。請。天。命。汝。無。我。虞。

沒謂十叔巖廊英幹。府藏珍器。孤秀不雜。增瀾無涯。常披腹心。不隱胸臆。道之偶矣。人成附之。觀名雖未彰。日用慘憺。願備瀛壖。不知曷如。闕見天下弊事。尤要刪革。以十叔令望。方宜擅之。豈可遽巡也。世間嗚彼曠曠。不知是行也。將何所之。謂朝廷乎。遊山水乎。朝廷正納諫。山水不足樂。十叔早親皇。上無滋滯。執政渴賢。不致亦勤。久負百丈氣。表五車筆鋒。而困於艱難。不克奮發。坐被愁役。動為病侵。勞生未安。壯歲能幾。每羞食不飽。窮居若醒。不知蒼蒼天可陪。而問十叔。曷日得用鴻恩。庇之。斐然成章。以代木訥。庶降憐惠。許無一職。惶觀再拜。

貽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觀驛旅之人也。運會未合。汲汲不暇。無由一謁王公。令望瞻仰已久。公之政理。自以何如。枉直之閒。孰可苟且。觀非在位。敢有所論。論之是非。即由執事。願傾耳目。少誇鄙談。夫朝廷憲章。懸之柱史。一郡綱目。非若而誰。錄事參軍者。所以兼弱攻昧。奉上肅下。乘司之重。器外劇之利。權操量得。失操舉疑滯。使閱閱息其。封略播其美。一曹一局。泯然涼風。無小無大。照若春景。事均勞逸。人咸怨詆。則醫肥乘駿。不有觀作。誠此作者之展用也。孰可俯同散吏。屈比庸材。上官之政。不能佐。下寮之事。不能達。令願言者。吞舌欲視者。俛眉立貽。伊成坐受流議。竊所惡之。且公之明幹。少與為伴。威亦震矣。要且奇迹。尚隱芳聲。未聞不度。疎頑。遙託札牘。萬一相通。終無恨焉。前此邑貳。朱利見多年。遠客非累。削削公豈不悉。微祿未舉。沈河殆絕。公豈不知。此生真木人石心。得及今日。側聞州將撫之甚厚。言與肆致。事猶陵阻。觀與朱生胡越之閒耳。但念同類。非私朋好。一作猶那。奚言。朱博代。以彼方此。今猶昔也。且朱生有三寸之喙。近百中之手。交必盡節。能捐軀。才名之人。多與為友。嘗見此生見說。區區慕公。公之尺書。編次盈握。動息痛癢。著之於懷。仍謂觀曰。王公奇士。豈不憐我。因覽公翰墨。測公深淺。公奪朱生。豈不親密。未審執事。豈將如何。嗚呼。嗚呼。嗚呼。此生抱屈心。破積憂。頭白。泣盡垂血。備餘失聲。意不可盡。之於文。言不可窮。之於筆。如觀之拙。何能具陳。且公位當其要。刃有餘地。不察舉冤。周旋困窮。使移理就人。植德歸己。此亦公之所職。謹曰。不然。嗟乎。忍使一人。龍鍾無託。覆落至死。而素餐之輩。怡怡自安。觀輒為拊膺。長歎。且於執事。其能快乎。嘗聞刺史。委公利害。納公可否。朱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有拙書。致於專城。論朱生之事。便投公狂簡。驚遠啓言。一不畢志。志亦可見。何能盡言。言雖不嘉。慎勿貽辱。觀再拜。

與吏部奚員外書

觀天授之器。而不授之辨。是以每拜於前。若不能言。及還旅居。管懷所恨。亦欲默已。懼未知之。一作故中。恐淺望加省覽。觀之心。與天下之心。異其所務。亦異。觀小子。方讀書學古。受嚴師心訓。屬文屬志。一可久之。年二十六七之側。始合遊人閒。求隨武子。郭林宗之。以爲行媒。豈畏鳴不驚人。舉不戾天者乎。今天下之人。則不然。或學止腐受。或文得泛濫。有崔盧之姓。一親戚。有酒肉之資。結往還。依倚

李元賓文集卷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觀在朝無近屬。當路無至親。藉父兄之慶餘。篤信義以立志。雲雨未泰。其節彌固。才命非厚。欲強不能。哀鳴吳坂之側。邈思魏闕之下。自一絕絃。知音遂稀。今之王公大人。朱其門。肅其衛。見貴要子弟。則字一前席。見貧約等輩。則不容與。何嘗覺非相效為善。且士有才與藝。而不北入洛。西入秦。終棄之矣。觀嘗言向同道。勉而速行。昨日遂有白衣少年。掉臂而往。連騎數子。祖離於吳閩門外。忽見巨舫齊軸。危旌卷流。一作橫於古河。周以翠幕。因詢路人曰。處州使君移病。屈此。曾歷京尹。鄒瑯大夫。觀雖固則矣。乃屏息而走。趨還陋居。寫誠於紙。持以上謁。伏惟十叔使君。覽之。十叔典籍雲之日。美聲溢海。內佳話滿人口。開閣延士。如水赴壑。財無積實。資至如歸。時觀寓於浙右。即欲馳造。反覆而念。薄言介懷。何者。十叔之門。芝蘭競茂。後一臭味。恐不蒙植。是一也。又以十叔之客。諛媚而進。觀爲性。惡許。慮有詭勝之禍。是二也。又慮十叔所重。以權勢。所受以論。屬脫若轆軻。所益得損。是三也。又畏十叔重屏羅戟。而不獲俯仰。取人以此。而不遭選。是四也。故躊躇而止。卻入圭竇。尋聞表以辭疾。詔以養閑。觀慙失其計。慷慨內責。初謂驚足既劣。龍步難追。若何歧路之阻。霄漢觸目。深冀榮及於弱植。漉流於本根。則照乘之末。碎九里。一作之

而得。得便已。是與人之異也。又言所務亦異者。如觀之務。非爲己也。有親而貧。旨養不充。僑處江介。無素基業。所以冀願遂遂。薄名寸祿。以給晨夕之膳也。而今之人。所慕未必爲貧若孝行。但欲身上有片光耳。是所務亦異也。十丈試凝意察之。其事豈不然也。觀之與與十丈日與相善。古人之分也。始命觀曰。吾有故人某。光大威重人之傑者。必能個個成。爾況爾我之甥。觀度拜見之言。比伏下風。知非不深也。禮拜不厚也。個個之分。未之有得。不以觀形甚么麼。文不類脫。恐言之爲有累耶。近者稱高義。愈見其志何者。十丈賞常人。文與觀之文同。所賞常人之情。與觀之情同。而觀獨務刻鵠。作之末。希有因驥之力。亦何異。守守空置。行路喜遺契。噫。噫哉。是命屯。時屯。文屯。歟。如三者必有一未泰。不爾。豈知者不。言者不知乎。今甚病者。莫若藉旅。烏有帝城之下。薪如桂。米如瓊。僕人不長三四尺。而做瘦。以求食。有時不食人。前日。唯黑未。則令髮。一日不爲。則便失。第五倫。臺中。望。輻。下。不。於此。觀寄。子。監。時。又。開。舉。子。其。艱。苦。憔悴。者。雖。有。經。其。才。不。如。醫。肥。體。足。黨。與。者。雖。無。所。長。得。之。必。賦。觀。是以。益。憂。之。加。復。入。此。月。夏。草。盡。綠。朔。風。之。情。起。白。華。之。戀。切。無。衣。之。累。嘆。偏。在。遙。夕。倚。廬。之。永。念。頻。入。愁。夢。乃。既。明。發。氣。淚。嗚。咽。十。丈。得。不。惕。然。視。之。而。忍。高。觀。於。營。營。之。子。夫。營。營。之。子。者。觸。目。千。萬。待。觀。其。開。將。何。望。焉。昨。者。有。放。歌。行。一。篇。擬。動。李。令。公。微。數。金。之。恩。不。知。幸。相。貴。盛。出。處。有。節。培。門。之。事。不。可。復。跡。使。仰。吟。惋。未。知。見。山。近。近。不。動。亦。虛。來。也。今。去。學。已。促。甚。自。激。發。其。有。未。知。已。否。大。可。畏。也。俾。未。知。之。有。聞。非。十。丈。誰。哉。鵬。飛。九。萬。一。日。未。易。料。耳。觀。長。跪。聽。命。

與右司趙員外書

羊舌大夫謂觀曰。子不言。吾幾失子矣。仲尼又云。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則知士不得不言。言不得不文。然言之不失。行之能遠。在員外也。不在不佞。至於心與時事。固不可不奉達員外。亦當一一詳悉。無脫略也。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雄心。及茲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量。謂可以取天下之名。遂以去歲三月。賓來咸陽。一之日。舍逆旅主人。仰見帝居。雙闕入雲。顧身仿伴。若遊塵止。於五岳之高。二之日。持無似之文。于有名者。數公。望其矧目。以鑒其作。致身之推輪。客去門掩。然以寥寂無言。三之日。飛廉始春。春官解褐。試士於司。存觀亦捧手。踈足而濕。其不羣於伍。四之日。約有明文曰。我采不盈。爾則懷璞。既如是矣。則有故舊者。置酒一楹。而歡飲之。以得失相安。然常人有情。亦不免假焉。由是。天球誠價而。與。色。饋。餽。不。實。而。奪。銳。減。價。者。卻。委。以。積。中。不。實。者。未。倚。於。天。外。仄。員。外。好。人。有。奇。者。故。絨。二。物。以。代。調。新。二。物。者。非。好。奇。子。則。不。足。以。爲。託。然。猶。慮。其。未。甚。悅。故。復。重。述。耳。今。之。人。學。文。一。變。說。俗。始。於。宋。員。外。而。下。及。嚴。祿。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爲。經。呀。啤。盛。稱。可。嘆。乎。然。世。人。之。庸。而。擬。議。於。數。公。其。猶。人。與。牛。馬。也。以。觀。視。數。公。則。皆。師。延。之。餘。音。輩。能。愛。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觀。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會。羣。豈。而。鼓。五。音。焉。其。由。來。哉。方。今。座。主。五。百。年。之。開。出。者。觀。三。千。里。之。賤。士。耳。座。主。有。至。公。而。觀。無。開。焉。

非觀獨恥之。而員外恥之。何者。使誠無可出而望。一有聞。欲速之過也。使有可聞。蔽賢之過也。員外必澄神洗機。而銳其是非無黨。欲速與蔽賢二者之理。謹留短書於宅。並詩三十首。拜高風。以聆員外之玉音。觀幸甚。

與膳部陳員外書

文之難言也久矣。是使爲文者紛紛。無人察其否臧焉。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遂令魯魯之音。苟且之道。開。荆。璆。無。價。璆。珠。有。輝。仰。惟。執。事。坐。而。相。之。得。不。然。乎。當。今。朝。廷。洪。雅。尚。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聽。命。於。有。司。有。司。於。是。乃。以。詞。賦。瑣。能。而。軌。度。之。聲。稱。濫。開。而。舉。擢。之。謬。矣。哉。失。在。茲。乎。原。夫。先。作。之。立。軌。度。者。權。常。才。之。不。及。也。非。罪。其。過。也。抑。亦。有。良。材。茂。器。或。所。不。識。也。博。聲。稱。者。有。司。之。至。公。也。亦。至。私。也。且。聲。稱。之。始。十。九。黨。與。已。乃。惑。之。識。不。自。勝。襲。私。裁。公。是。至。私。也。設。有。一。人。乘。語。未。終。而。難。觀。曰。軌。度。以。考。其。能。遠。之。者。子。何。病。弊。稱。所以。尋。其。實。也。無。之。者。子。何。病。則。曰。會。哉。非。願。去。軌。度。塞。聲。稱。二。者。誠。仕。進。之。嚮。也。蓋。欲。有。司。之。留。視。於。軌。度。之。外。者。按。聽。於。聲。稱。之。遺。者。勿。以。人。之。好。惡。奪。己。之。精。理。也。何。者。盧。良。治。之。巧。無。消。冰。之。術。鑄。錦。之。鏡。無。補。履。之。用。而。因。投。棄。爲。代。所。笑。耳。是。說。也。得。不。近。之。哉。實。所。未。言。於。人。常。用。叩。之。執。事。耳。觀。長。於。江。湖。之。鄉。學。於。仁。義。之。書。微。有。志。義。仍。近。直。方。不。苟。與。人。亟。於。自。求。從。學。兩。年。府。府。焉。人。之。未。聞。名。之。未。成。進。取。無。嘉。謨。環。向。多。窮。愁。視。形。如。陋。視。文。如。恐。借。之。用。勞。罔。之。故。安。欲。如。之。何。執。專。文。章。之。儲。文。詞。之。師。扶。微。削。說。可以。厚。名。殫。鑿。靜。衷。可以。辨。文。觀。也。於。焉。捧。卷。如。歸。言。真。幸。微。不。知。悚。兢。觀。再。拜。

上陸相公書

觀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爲幸也。不敢忘也。今者東還拜親。即不得以起居執事者。將何以中大賢小人。遷矣之閒。乃致其懷懣懣之心也。於是乃屏窮處之中。集常念之言。修辭謁之書。其一所以發揚狂愚。昭宣緝熙。其二所以週知託分。原始要終。胡敢空言濛濛。左右。一傳。曰。言身之文也。文在乎身。非言不見也。言爲善召。應。復有遠近也。伏惟內之。觀於相國門人也。相國於觀師道也。門人得請於師道。師道得調於門人。古之與也。是仲尼門人七十子之徒。皎皎如也。中申如也。觀誠至。恐不能。然。願。常。思。古。今。治。亂。邦。家。大。體。生。民。之。難。君。臣。之。際。以。爲。意。也。豈。徒。焦。氣。力。勞。形。神。潤。飾。言。詞。以。自。賢。且。相。國。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因。亦。章。句。待。之。耳。絲。是。越。石。父。不。言。齊。相。易。蘇。加。命。韓。信。不。言。滕。公。易。蘇。奇。之。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內。之。也。觀。幼。養。於。觀。長。敬。於。家。非。良。朋。善。友。豈。明。發。昌。昌。之。道。也。然。天。之。與。識。豈。委。文。翰。先。生。之。書。其。見。有。圖。功。植。節。周。旋。忠。教。信。誼。生。死。忠。難。之。閒。或。踴。躍。個。個。現。名。烈。行。不。變。者。則。甘。心。願。之。其。餘。深。言。一。微。文。則。萬。未。知。一。家。貧。無。以。自。成。性。韻。不。樂。他。能。均。如。也。不。得。已。乃。拜。親。而。來。無。一。金。之。資。五。尺。之。童。莫。與。合。者。飄。無。處。所。營。乎。而。懷。浩。乎。而。思。是。亦。多。爲。風。聞。所。誦。不。聞。雷。同。所。稱。

規其長圖於人君哉。今天下所務所勞所費者在邊在兵在食也。為憂也。為患也。弗可弗慮。思之於危。則無所及已。知謀始固終。斯為時也。且夫守邊要在乎兵。所以養兵要在乎財。所以生財要在乎民。所以養民要在乎政。然則政為民之命。民為財之資。財為兵之府。兵為邊之守。其相藉如此之大也。其可忽邪。閣下之至以來。亦常與人君語及此乎。不可不思也。何者。以閣下方鎮大臣。入覲於王。上下勤望。思有所助也。今則問閣下。以已乎。伏惟閣下慮之。且今軍食重務。安危至道。君臣計謀。天下性命。惟居大官享大祿之臣所得共之也。閣下豈不謀哉。夫貧賤固陋之士。尚日夜齊咨。思有所計。則閣下去就。豈容易哉。今底事東方。屬在閣下。朝廷去就。則已明矣。伏惟閣下必有所計。而後已也。孰敢不幸甚。觀方欲進調。旌屢申露心款。厥路無由。且懼未察。輒先以短書。藉以為便。若有可嘉。庶垂引遇。企踵窮居。伏埃還命。

上梁補闕葛孟郊崔宏禮書

觀辭遠。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心。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於北。或遊於南。秋夏道途。途極遠。東業不增。舊文不加。新將往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疎。執事方擅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擬議。無開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徒。非及也。豈復能思觀之。在天下竊竊哉。然觀皆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邇之人。以觀為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游乎。誠敢望邪。誠不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己者。而上薦之。執事以侍知德之深也。常用為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宏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雄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導之。流於觀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子之文。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為蕪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蓋以慕舉爾所知。道其友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為文。如道所陳。為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塗之。未若觀之。恐也。嘗示處分。維摩詰贊。初若不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上或可觀。

李元實文集卷四

安邊書上宰相

維初乾之精神。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中華之人得之。雖四氣為四方。而蠻夷胡貉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為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物之智。元黃莫成之心者乎。故一無聖人乘五行而允。荒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記薄伐之師。殆蘇鴻也。一作之風未甚。流。沖漢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遼陽之侵。雖有長城之衛。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問知天命。連兵警警。至於逆三。盧。培生人。元元。蠅。魁。傑。駿。奔。始。圖。備。胡。之。術。卒。獲。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銳。哉。漢。孝。武。承。業。之。殷。一作。負。材。之。雄。險。函。夏。鮮。黎。麻。一作。將。鄂。窮。荒。而。衛。不。鄰。揚。威。四。臨。蓬。發。電。流。歷。數。五。六。而。功。忠。相。儗。一作。誦。虛。彈。兵。老。覺。仍。於。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磬。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權。酷。六。畜。之。租。與。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乎。矧。乃。乘。秋。之。虜。常。存。討。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銳。哉。唯。皇。唐。操。環。玦。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餘。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畫。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猶。我。右。隲。儒。之。策。曰。和。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擄。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賊。可。俘。太。宗。元。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

器好敬賤士。推拔下輩。此賢大夫也。公能收納任懇。則善不可加。問之數子。乃釋鹽車之患也。公若輕財情施。輕士不卑。使觀之言如水投石。則行垂湖。唯唯而退。言公輕財情施者。若公府之積粟腐貫朽。曾不賑窮貸乏。而多為典楨小吏。狗鼠薦鮮。鮮不千百。豈不輕財情施歟。又言輕士不卑者。則陳朱戴者。銳力詞翰。腹歌翅折。不能遂願。而執事高視。視有救心。豈非輕士不卑歟。且公波瀾在吏。深淺未卜。先設以與。顧答否。嗟夫。常春正植以桃李。卒歲然後念。松柏公留意而圖之。觀攝莊而長跪。

上杭州房使君書

觀白衣之王臣也。育於天人間二十年矣。臆薄不敢以干大人。願方不足以扇知己。以此而食。誠愧之哉。而聞使君德宏列郡。名截區宇。禽歸人望。舉動朝聽。灌注我元造。昭蘇我蒼生。實宜居中。作舟匡上。調鼎千乘之任。未周其用。君子之議。以為屈焉。觀稟疎狷之性。執廓大之志。而不能與羣俗爭狎。獨兀爾憔悴。固事亦無可談。然渠所論。不過物之貴賤。利之豐省。相斥工拙。相善是非。乃令慷慨之人。有霸王之略。而不得語。反見疏理耳。嘗以天下如使君者未乏。如觀者不少。聊且收涕於衽。束臂置胸。庶幾於鷓鴣不遽歌。龍蛇也。使君令聞照洽。程如清風。家鍾其祐。天契其之。秩人莫得而涯之。竊窺使君。善美雙著。其善也在乎制事中。度立政有要。吏不慢局。獄無撓刑。斬前守之苛弊。若雷夫之去草。能於是。民頌之曰。雖有凶。必遇豐年。大盜既去。我公來。斯使君之善也。其美也在乎雅量。汪洋神機。貞明。崑山之靈。洞人之情。要有所。無通形。麗蕩之振。其音。斯使君之美也。使君頃在幕府。及統留後事。舉卒就。疲民惠和。敏見洽。高謝朋伍。不然者。何待奮於戎佐。而一舉趾。跨上二千石。歟。嗚呼。海內同軌。四方萬里。出使君之境。誰獲小康。非使君之民。罕嘗大賚。郊邑。人胡。豈不為歲時。感之以水旱。官長墜之於塗。矣。觀甚不佞。猶知痛之。雄飛丈夫。豈止嘆息。傳云。自非聖人。內甯必有外憂。今主上非不聖。但輔相有闕也。以觀庸意。倘使君於廊廟。則中人以上不為。非中人以下遠。惡矣。今特遣處民之上。利身而不利國。在朝之右。映編不直。綠邊之寇。蜂起為。賊賊守。貧。無卜式。神國之利。身復多病。無終軍。繁虜之力。但怒。猶。氣如。雲。荷未。獲。謀。何命之。劇。終。固。當。屢。見。天子。借。劍。趨。相。門。盡。養。民。治。國。之。計。逐。倚。法。尸。蘇。之。吏。使。衛。青。重。揖。客。孔子。畏。後。生。使。君。轉。輒。覽。此。書。觀。非。寓。言。也。觀。將。適。於。越。途。經。貴。州。無。何。遇。疾。不。獲。俯。謁。迫。以。月。盡。於。紀。道。除。其。程。衣。素。草。屨。換。後。履。惟。有。塵。鏡。委。塵。章。編。在。囊。治。洲。目。前。風。水。相。擊。默。默。長。嘯。便。堪。酸。心。觀。動。於。下。邑。悽。斷。於。易。水。使。君。知。否。知。否。念。茲。在。茲。蒼。黃。言。說。權。待。命。有。獨。忌。諱。願。開。含。宏。月。日。觀。再。拜。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觀深身履。一。立。行。師。行。臨。事。不。惑。見。危。必。進。乘。此。數。節。時。人。罕。知。伏。惟。良。實。置。腹。明。鑒。合。垢。暫。留。頃。刻。少。納。慈。惠。遂。展。愚。死。而。無。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發。衰。風。

若道愛能傷性。此人殆不全。一作生。孤禽。子。相。向。鳴。吧。皆。并。壤。其。之。淒。涼。觀。雖。非。比。齒。稍。與。同。道。往。往。目。視。成。之。酸。然。常。恨。莫。能。為。計。無。所。施。力。使。有。效。常。當。能。服。之。此。生。亦。人。倫。之。落。落。士。林。之。楚。楚。代。習。禮。樂。宿。傳。衣。履。乃。祖。乃。父。亦。有。拾。青。拖。紫。三。微。五。辟。者。也。生。家。亡。早。孤。年。壯。方。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微。班。不。達。直。道。來。累。人。不。哀。者。諒。惟。一。作。有。心。觀。與。此。生。非。有。半。面。故。素。一。夕。優。狎。非。有。斗。筲。之。惠。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為。言。昔。荆。柯。刺。燕。丹。之。急。蕭。何。答。嚴。遂。之。願。載。籍。不。朽。以。為。美。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今。之。所。論。有。異。於。此。況。觀。輒。以。翻。翻。賤。質。會。為。使。君。翦。拂。環。環。薄。伎。復。忝。使。君。師。誅。寄。家。樂。土。日。開。盛。事。竊。見。信。有。所。未。洽。恩。有。所。未。周。安。敢。坐。同。碌。碌。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量。深。其。懷。使。備。衣。之。士。復。磬。心。腹。幸。甚。幸。甚。觀。早。窺。填。典。見。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設。六。條。之。政。所。以。察。刑。獄。詢。爭。訟。襄。善。懲。惡。恤。勞。勸。分。是。以。名。彰。王。府。勤。調。史。筆。豈。可。備。員。已。矣。尸。祿。悠。哉。故。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載。田。疇。始。闢。桑。柘。初。拱。人。識。廉。恥。邑。無。遺。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最。雖。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侯。既。沒。惡。為。絕。倒。獨。有。南。冠。朱。利。見。氣。沖。牛。斗。開。使。君。嚴。如。雷。電。慈。如。太。陽。何。不。修。慎。終。之。德。解。懸。絕。之。命。使。仲。由。之。賭。不。墜。長。蘆。之。灰。更。然。則。流。芳。一。時。垂。範。千。載。且。此。人。窮。蹙。於。原。野。汚。辱。於。韓。范。恫。惶。於。蔡。澤。憔悴。於。屈。平。盤。盞。而。經。斷。斂。衽。而。肘。露。猶。乾。乾。耽。學。依。依。困。窮。常。戴。使。君。殊。造。對。孤。枕。流。涕。日。者。有。故。蓬。昌。沈。尉。周。行。之。未。識。識。非。常。知。事。有。廢。興。人。有。運。泰。承。使。君。咳。唾。拯。此。人。溝。壑。朱。生。不。幸。沈。子。云。亡。頃。茲。處。味。可。為。悲。想。夫。處。大。官。者。威。實。能。斷。權。向。從。宜。給。釣。滄。滄。籌。壘。隱。隱。即。言。者。得。意。意。疑。者。遂。自。明。使。君。垂。形。體。佩。朱。紱。丈。夫。之。雄。也。凡。所。指。舍。豈。不。易。哉。朱。利。見。餘。負。亦。可。以。為。力。敢。望。周。旋。不。棄。特。達。庇。之。是。所。望。也。頃。聞。歙。州。長。史。羅。士。詹。亦。朱。利。見。同。類。當。時。刺。史。劉。公。獨。降。大。惠。羅。士。詹。不。盈。一。稔。旋。離。西。歸。利。見。當。時。幽。憤。會。不。側。息。莫。非。羅。生。與。個。儻。之。士。會。朱。生。受。肅。殺。之。氣。偏。嗟。夫。三。尺。之。童子。為。之。恨。恨。似。似。且。字。內。所。注。濫。濫。官。其。中。有。附。跡。權。門。處。陰。勢。路。則。官。道。得。聲。祿。多。免。收。有。損。朋。黨。之。私。挾。貞。介。之。操。則。繁。錮。至。弊。名。器。被。謹。豈。不。為。主。上。無。及。留。之。巨。辜。小。得。披。刀。自。割。也。觀。土。梗。微。物。竊。所。不。幸。英。雄。之。人。易。以。為。意。雖。聞。孔。璋。萬。表。代。李。北。海。死。曠。古。之。後。先。王。所。嘉。觀。誠。篤。性。恆。義。高。剛。執。事。之。議。欲。將。何。如。使。君。不。疾。痛。臧。否。則。朱。生。索。於。枯。魚。之。肆。矣。嘗。見。古。人。持。危。救。傾。率。克。有。益。使。君。豈。不。知。此。子。不。為。食。嗟。之。士。盜。裘。之。夫。人。不。易。知。知。人。則。賢。伏。惟。希。之。然。此。人。年。五。十。餘。有。詞。義。義。必。致。命。性。頗。輕。財。乃。使。少。年。之。流。也。居。官。直。而。簡。與。友。信。而。敦。乃。百。古。人。之。次。也。瀟。瀟。健。筆。嗷。嗷。利。鬚。環。坐。之。先。也。凡。今。之。人。惡。直。醜。正。入。門。自。編。邪。道。苟。容。故。有。貝。錦。首。章。青。蠅。獨。弔。觀。雖。輒。舒。紙。染。翰。輕。陳。肝。肺。無。任。情。激。不。敢。一。談。竊。屑。之。士。進。趨。益。難。書。發。之。日。出。柴。扉。東。面。再。拜。傾。耳。聽。音。倍。深。說。戰。

與張守侍御書

觀受性不敏。言事務直。侍御幕府。俊。潔。屬。城。具。瞻。不。腆。之。書。深。冀。開。覽。觀。年。十。有。八。再。忝。齋。齋。身。未。入。洛。

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勤。無以申情。一作元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憤。執事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好聖。賊可凌德。聖德威遠。一作選不知其終。今觀執事臣之心。必以修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故所謂備之細穿石。經之細斷絲。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哲靡察。今乃不明微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純風。而望海內僭傑。儼然趨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庇民之德。祚國之仁。可仰而巍巍。此五字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雖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運之無以增。萬與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盛醇醴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宏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照。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道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齊太室屋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矣。今聖朝梁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一作壘空一機。織錦一作機之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為社稷之謀也。設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在邊。一作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落於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理一人之身。京師人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思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而今不奮神於心體。而竭資於四支。時變於外。氣殫一作於中則為不起之憂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誠無用之府。崇有裕之源。廣闢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經邦於長久。照載於登闕。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速令職司。無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臣觀再拜。

貽先孟孟簡書

僕聞孔宣父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足下德非古人。何避相賤。一作如一及第。僕保之久矣。但與足下議其先後耳。僕長於江表。今未弱冠。自謂來者。晚遭知香。比見吳中人談足下。美不容口。僕外氏河南行軍司馬。舊曾與足下遊揚善聲。僕每懷殊節。不履常跡。立名委運。求友勝己。是以昨登徒步。奉聘所居。將拜足下先丈人之靈。問足下不誠之成。如何稱倦哭泣。輒安牀褥。辭以有疾。坐而誣我。人子喪禮。豈其然乎。僕躊躇然。願乃能去。敬料足下雅度。必以所報之人云。僕說不預。僕衣不鮮麗。前無高車。後無駟馬。僕為區區進次之人。而默相道。若使有一俗士。煌煌肥足。下必投袂而起。何疾之稱爾。大夫當立天下。何取辱於足下之門。嗟乎。季生。斯過也矣。且僕相道。重足下。故足下非禮見辱。以深貧交數。口哈僕不已。足下知無所曰。乖礙。夜來計減。請棄加食。尚至設性。雖未執手。情虧前意。

李元賓文集卷五

請修太學書

草莽賤臣。觀再拜上言。臣伏想太學之為道也。厥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歲崇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乎榘。崩朝命官取儒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肯綮之簞。人懋廉隅。俗捐爭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澤滿一作滿植物利不涸哉。今嘗觀斯壞。甚不然。嗚呼。一作不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伴於古。一作年禍難。漫用耗息。泊陛下君臨。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不為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慮。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與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於博士助教。勳兼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如農郊。堂宇頹廢。一作瓦柯。樹聯終朝之雨。流潦下浮。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牧鹿買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墜。始火之炎上。餘燄至焚。其為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收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皋衡宣王賦。實四三六五之君子。閒無足以閒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安。虛貢

報弟登寄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開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嗚呼天難謀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決志哉但堅節不寒雖機不冰說說而強勉勉而為耳於時顯遠旅而無聊國侯時而尙遐發能運之慮誠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明乘龍出長安西遊一二諸侯求實於燕往復千里投身甚難殊不知西陲數州界在關土塞門民獲榮職隨隨隨我見其將遣我緩回我見其士賦我從軍向之之謀暨成激心卒無所開概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遇適成而宿隨登陣而望有東方之老在塞下者為我言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遂於堅冰武夫操戈僅不得起胡兵類類寇問於常方言會候人舉烽我茫然謂我來遂夜奔歸長安窮處道途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尚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感與介并直與諂遠是用人不合余余不合人故身有負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略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譽宋玉咸倉之疑孟軻及我而三矣足屑哉然特苦者且暮之供出處之虞也而幸有一僕賃之童純養而誠服事祇勤備畜以給余為錄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旋之康汗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既窮有憫見者若老若君若從者若徐若甲若老若去官若亦求去夫孔老之道於吾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從者之操則何遠斯乎吁我當獨歌而悲客有造曰子之窮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時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道何者仲尼適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周而通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為亦用其資獨作假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無廢日時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也成我洪名陪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哉我遠養以來不忘歸歸而無名為親之羞困而行之窮若日暮倦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觀之羞歸不可也念字一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一朝油然而思兼恨長短居人遊人相劇之憂甯同時行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咏問乎無人夜臥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也難可據陳我書不稀汝書亦新異日兩至同爐一身豈不旨哉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為復有文明經未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強高也二事並良苟一可立汝擇處焉無乃不修緊黃耳依依有遺千萬孝弟其兄云云

鄒甫慶三州節度慶軍記

鄒甫郡王張王公一推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收我鄒荒藩我雍疆威遠乎廣漠一作漢一作聲凌乎四鄰或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益一作封守晏如聖上開之何嘗不負展而香之因乃覆以形弓並以墨畫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杖鉞總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明甫之率一作已杖而日百轉日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明甫足以厲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弗述之而

焉哉越春王二月河斷未流東風始曉優柔遂遠被公軍容一作公羣奉昭觀車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謙遜雖關外得專亦大有所不專也於是君一作吏之職事者進復於塵一作下曰舊以是日賞功息勳惠老及疾哀死及厥厥死無怨厥生而儉所以敦軍實實師徒實舊典也遠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一作令辰辰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壙日既登塵不應窮陰開淑氣升軍聲歡廉儲與雷震翁乎萬民轉乎丘光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胡甫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面向關而再拜如蒙上之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鋪賁育之倫列於公之字校師之士次於公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刀戟交光公於是乘食而食乘安而安士盡威之備用醉飽而御酒敬是日胡甫軍中一作是無淫樂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一作壯士之容其餘管轄之讓茲飽之繁罔不合節節諸雅音俾三軍之衆殺其氣和其心華光之長釋我俘歸我僕少壯重銳老疾驅吟戰化為祥勝越為擒洪矣偉矣胡甫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夫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頌其膚蘇可以齊其情故胡甫之養士兼以仁蘇一作兼其彼之養士獨以禮一作兼其狗之哉武有七德胡甫其由二三焉於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一作郊之明年觀布衣來遊黃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胡甫之軍惡羣小之日取捕也故不自責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鄒甫節度慶軍記

詩附

贈獨宿

寒晨一作上秦原遊子衣一作飄飄黑雲裁萬里獵火從中燒陰空蒸長烟殺氣獨不銷冰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時無青松心願我獨不凋

宿我友書齋

臥君山窗下山鳥與我言清風何颺颺松柏中夜繁久遊失歸趣宿此似故園林烟橫近郊月露

御溝新柳

御溝漣廣陌芳柳對行人翠色枝枝滿年光樹樹新畏逢攀折客愁見別離辰近嘆章臺驛遙分禁

貞元八年宏詞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

淑節韶光媚皇明龍錫崇具寮如玉尺成器幸良工豈止詩常用將傳度址同人何不取利物亦賴其功蒙翰宣殊造丹誠庶匪躬奉之無失墜恩澤自天中

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思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道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道，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矣。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通儒道說

古今儒家，多棄黃老，豈必乎天德，未必者道。上璽存於中，而外施調。凡仁義信禮四者，流於道，道外而流於道，以四化外，俱復於天下，為義農，不道而上德，則堯舜並知至德，則不列於聖教，決無四數矣。凡駢行之為仁，為義，為信，為禮，并行之為德，愈德益詳。一為道，故二為德之臂，四為德之指。若忘源而決派，雜莖而掩其本樹，難矣。則沖虛利害於本末，然老氏標本，孔氏回末，不能尤過者，自中而息，豈前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清泊中，非典經與家風，鄙而窺外，俱違道也。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繁，我一作居其一焉。軍事商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尉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似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輔睦，亦何貳焉。夫人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神補，亦何貳焉。袁生恢恢然，哲哲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鄰，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章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置是邦。生方尉於義，與與然見嘉，乃殊常察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章公若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志，以文美焉。章公遇生，以善生報章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南陽以大忠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吳天，理百神，修廢繼絕，求舊惟新，生以焉南陽之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為古人曰：賞延於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祀。一作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宏明。一作繼前軒，如盤斯飛，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為書記，章公雖不見，且自天下稱兵三十四年，開擁旆曰：使節節，日州使曰節度，曰副使，曰判官，大歷中，辛臣常公以為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副使，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其事，實始於今，謂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獨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

弔漢武帝文并序

聞太史氏嘗見漢武之御極，雖非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與築三山焉。飲露餐

李元寶文集卷六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困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適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嘆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棲遑，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術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故節，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

龍希升汗漫激流延石用擬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奸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
 變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鬣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又處泉
 蛟龍不可更居載玉兔莫延於且金鳥莫騰於霄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一其齒不兼之策又理昭
 然帝者本於觀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為意者可居於藪澤以天下為念者可議於朝廷是以唐
 虞堯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於神仙有隔林泉將朝市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
 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況君子所以懷心屈體為僕御元元所以封爵割血為飽暖又非園林
 泉而學仙也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既視永歸之地彌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
 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查觀日月高明有時虧辰珠玉貞潔不免瑕疵徘徊路隅與言而弔曰
 赫赫兮炎鑿降神造漢秦楚四葉重茂翹英萃新首出羣龍卓為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
 關未名之士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何才有不周事非所求惟此帝謨相夫仙道魚
 處重川一作獸居茂草辨乎朝野市別以林泉日由且陸月鹿背天跡既兩分理難齊剋若死將生猶
 南與北貪臣王公缺章者可以動萬機欲升汗漫道遙者可以為匹夫愛深宮秘殿者可以垂旒纒好青
 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乘涼激流貫都荷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巢由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
 俱況夫小人唯唯罔聞山水君子乾乾孰為神仙嗚呼痛哉前聖孔丘高臺深池夫差以伐冷山越海麻
 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為乃辰牙一作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以臨熒熒幾絕奄桑反復前
 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垢碧往寒來時移代久吉懼將頽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視空
 蓋或不見皆將為而不知復知而故為嗚呼噫噫

高宗夢得說賦以夢賦為韻

殷之哲王為政是慎夜分而寢夢獲良弼雖神倬而若驚冀形求而勿失爰徵營匠列乎獨見之真乃俾
 庶僚訪其唯似之實當厥夢也神馳無方未訖永夕如躡彼蒼悅其神兮以浮偃其體兮若亡形接乃夢
 斯人甚良側身徘徊於已之傍將舉趾以趨附又伸眉而抑揚言繁罪而無取目隨體而有光觀其儀可
 用為列辟之式察其志不獨稱百夫之防升降成若周旋允臧淑淑一作昭昭既疑不忘斯后克明承天
 之寶謂濟川之器而投足不濡履大覺之端而遊夢無聞其中蕩蕩其表變變雖助用理於一人實候清
 平於千載於是武丁夢於宮而上與天通傳說鑒於外而中合神契持緝向老諒殊渭水之涯負命將旋
 久因傅巖之際說匪丁而空山長往丁匪說而大位斯替如魚水之相因保君臣之雙麗惟說也策名歸
 主惟丁也受命於帝帝何言哉逸以元造陰推吉士以佐有道說之居兮山之幽雲雲義義兮水浩浩彼人
 兮何斯斯中心兮夢之如渴兮如饑在茲兮匪茲一作如渴兮在茲想遺容以索隱撫空懷而嘆思思之未
 得踰屋沈默其夢也則誠其斯也則感其收之於野而寄之以國有唐時雍上明下恭君與之同日臣與

之比擬事不惟舊今之新從斐然成章有塊難離
 鈞天樂賦以上天無聲

異哉天地之樂其可聞乎美矣盛矣神夫至夫謂其有不見其有謂其無不見其無是惟德盛者能感匪
 詞工者足備故昔秦穆之寐也去乎人閒即乎天上輪如有遇香若無妄太音嘈今交作上帝儼以延望
 百神紛紜而齊赴萬變合沓而殊狀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背向乃有地祇上謁天仙下朝奕奕翻翻
 覓爰羽蓋之春集碎碎磁磁撞鐘擊鼓之相擊舞之者倜傥而中節歌之者洩洩而匪驕其疾武足畏其
 徐文足昭遇之以神殊季札之觀魯樂而忘味類宣尼之聽韶是知窮深極厚於何不有罕究其真莫窮
 其首德聲及於無外協氣積於虛受駭矣乎樂以和和之至而天用作天之神而樂克宜其動也與元氣
 迭運其靜也與太虛相全噫乎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乘虛臨落乍如周文之夢實異季路之騁
 觀天樂之和羅神之擊考是天之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三歎既退方異六英徒觀夫鐘
 鐃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曲為之震魄七曜為之垂精而莫識其曲遂其情既覺既悟如喜如戚天樂之
 遺音在耳天神之仿佛猶覩顧何德而承之受社於天錫者也

帖經日上侍郎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觀長跪薦書侍郎座右侍郎知小子也侍郎方揚清上流觀方委照下風夫上流之清
 有源下風之行無遺借之於人事也有察之者昭昭有味之者元元乃古人曰雖重觀千里盲不見咫尺
 得非然哉用是越羣子之行萬數字之書排得喪之懷登萬一之途侍郎其或不見邪其或悅也不言
 之而後退言之而後進安可空空而為乎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尚是日也頗亦極思
 侍郎果不以趨奉妍不以取廢論獲適福於一時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為本求以過差去留觀去冬十
 首之文不謀於侍郎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祖斬白蛇劍贊報
 弟書邪前慶三州聖軍記謁文宣王廟文大夫種碑項籍碑請修太學書形韓弁沒胡中文等作上不問
 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為辭辭訖成章中最遜情者有報弟書一書不知侍郎嘗覽之耶未嘗覽之耶觀
 書竊覽侍郎頃年詩一書言才者許以不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許言是侍
 郎雅評掩於三賢矣故觀今日以所到之文謀於侍郎不以帖經疑侍郎也且昔聖人曰後世非我者以
 春秋知我者亦以春秋夫聖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猶以春秋為言者何也蓋以諠有所不加道有所
 不拘夫文人讀春秋求旨歸觀實悉為文不敢越及來應舉知有此事意希知音遇以特知而有司多守
 文相沿今遇侍郎其特知乎且侍郎曰帖經為本本實在才不由經文自謬矣由經之才文自見矣本
 於是在不在帖是或亦所司以是實人不然其恥耳今觀也實在落日擊指揮占往來以侍郎為文庫以
 侍郎作鑿鑿中之通者不聞道訓兆之靈者不聞宿夜顧不復帖聞洛迄今先意知微則兩至之慮一意

是也。幸甚幸甚。觀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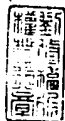
晁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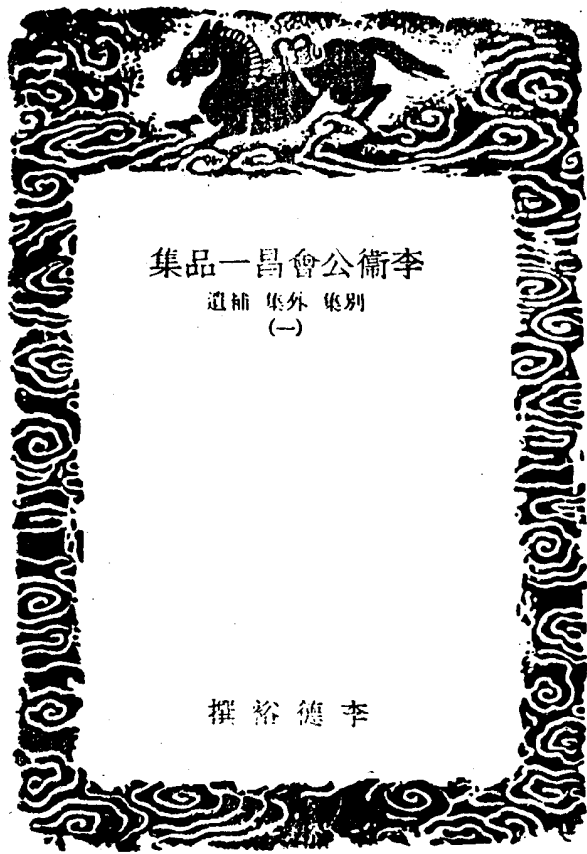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晁頴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忠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巔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聞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遠乃歎欵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漢於吳以贖東南之必亂於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原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益之內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其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實錯之父不遠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有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歸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書新刊李元賓文集跋

秦澹生太史刊家藏舊鈔本李元賓集合陸希聲趙昂所編凡五卷并取唐文粹文苑英華等所有而兩家失載者為續編一卷附其末既墨於板屬加覆勸為之卒業而嘆太史之善於流傳古書也蓋舊鈔字句每與英華所注集作吻合洵稱精本而續編亦全據集作俾並存其真又於相傳有誤如云第五倫臺中以章懷所引三輔決錄注證之實倫少子讀事不復易倫為讀恐此等乃元賓本文轉因更正而有臆改之嫌也太史所刊他書於儼類然爰藉是書之庶從事鉛槧者知所規則矣夫元和顯廣圻題於石研齋中

李元賓文集六卷。唐李觀撰。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貞元八年第進士。九年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子校書郎。年二十九卒。元賓與韓昌黎、歐陽行周同年登第。當時皆以能文稱於世。然元賓爲文。刻意雕鐫。終未脫六朝蹊徑。與昌黎氏之所謂古文者。截然如楚眉舜目之不同。論者乃較短長於辭質之間。可謂不知其類。昌黎當日倡爲古文之學。同時學者。競以返古求新力去陳言爲務。然皆不免毫釐千里之差。深窺其奧者。惟李習之一人而已。是編前三卷爲唐陸希聲輯。外編二卷爲宋趙昂輯。續編一卷爲國朝秦恩復輯。茲據粵雅堂刻本。重加校訂。考其異同。其有顯然譌奪。卽爲補正。文凡四十九篇。其大凡已具於五卷之末。舊附詩四首。據本集上卷吏部書有放歌行一篇。與趙員外書有詩三十首。韓公與人書亦云。觀有別吳中故人詩六章。今皆不可見。然則詩之亡佚者多矣。光緒十年甲申六月二十七日。王澐謹識。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遺補集外集別 (一)

撰裕德李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榮賜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撰

論持之與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縣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泰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樞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
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漢以徵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命文物
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師古岑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暉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常
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開翔內
署有密勿贊佐之結平吳定劉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藝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
於典誥彰帝範於國籍紀在徽册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憲皇爲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憲皇帝統統乾符嘉祿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元機允厥神度每形燁奕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一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二

別承天降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
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涉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選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
有宜懿附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皆備朝廷有禮華與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麻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探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册封城無虞天子簡然有求元之思乃範真金模聖表
臨華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以頌山河而塞日月也公於是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獵騶攸居因
饋馮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厲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
上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震既震犬羊遂潰虎賁披抉履獲解難通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
射北狄之詔天寶末劉門爲首亂之地長安並蒙棟轉襲世未平至於漁陽帥張仲武掃除僭亂賊寇仇
誓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顯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極渙汗明命舒展格旨
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畫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爲之化公於是幽州
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諱死其子因關河之險特甲兵之衆乃敢揚聲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互擣天
聽帝疑思神武公累籌奇謀且言曰重耳在襄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君况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
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汚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
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
遣使臣以勞論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壘關之右臂收涿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

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潰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魯巢
向因諸罷兵者蚊聚暗有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帥帥分宗室是元祖勸商之邑后稷造
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報仇讎則是焚廟車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
道書謂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連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
命謝安之圖非尚劫曹參之飲酒方爾果有軍書奏聞戎德砥磨周斂永萍鄭刀萬里來哀尙之頭顱二
塚非蚩尤之肩髀駭駭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舉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
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款宗英可汗獻琛輸寶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皇伯仕之允呼韓谷盡之師或執
玉而朝雲固或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册光被明命公於是論回轎之命五懸聖昆之書四文章等
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仰石之符傲脫鬼籍之鏡聞之者可以祛雙瞶得之者可以弭邦國每
牙管既拔芝泥將熟管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宜關於密書內庭外制皆不
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旋展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
美再三此豈可與傳洞簫而飄於後庭聞子虛而墜不同世者論功校德耶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
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沓不作二年殲虜虜與北伐之詩四年誅校董詠東征之歌而又
移摩尼之風浹浮圖之俗偃兵反棧四海皆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
名實濬文質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册文號位既畢幸夷會同方將命

肅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觀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天子蓋皇王之盛
 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書之樂獻高手之醫康周且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
 之美作為大誥所於吳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開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册命
 典誥奏議碑讀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舉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
 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元珠不究於倪
 城雖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恐幾移朝夕授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遠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
 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無溫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
 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燄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希焉南則瘴風毒虐之為厲也北則積戎黠虜之為
 患也如洛邑成秦者幾焉雖豈不傳之以馳聘驛屬不授之以養菽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
 止於司寇老昭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且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
 成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
 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舉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廊廟自是以降其類實繁惟公適開物致君之
 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章於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
 浴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且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總目

- 正集二十卷
- 別集十卷
- 外集四卷
- 補遺一卷附
- 次柳氏舊聞一卷附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目錄

卷一	上尊號玉册文二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并序	七
卷二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異域歸忠傳序	七
卷三	點夏斯朝貢圖傳序	宜懿皇太后耐太廟制	一三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道王會等安撫同鶴制	
	討回鶻制	討劉稭制	

卷六.....三七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卷四.....二一

授王元遠平章事制
 授石雄督繕行營節度使制
 贈表度太師制
 贈陳夷行司徒制
 贈崔瑄左僕射制
 贈王茂元司徒制
 贈右衛將軍李安淨制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授段元進哥舒燾等官制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授狄愛讓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授鄭朋等左諫議大夫制
 授鄭育綽渭南縣尉直宏文館制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卷五.....二九

賜回鶻可汗書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背叛回鶻敕書
 賜回鶻阻沒斯特勒等詔書
 賜回鶻阻沒斯等詔
 賜恩忠詔書

卷七.....四九

與乾陀斯可汗書
 與點夏斯可汗書並狀二冊
 與點夏斯書並狀附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賜党項敕書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賜張仲武詔
 賜何重順詔
 賜張仲武詔
 賜劉沔茂元詔
 賜查佐詔書
 卷七.....
 賜石雄詔書
 賜劉沔詔書
 賜李石詔書
 賜王元遠詔書
 賜李石詔書
 賜王宰詔書
 賜張仲武詔書
 賜劉沔詔書
 賜王宰詔書帶賜石雄詔書
 賜王元遠何安敬詔書帶賜何安敬詔
 賜王元遠何安敬詔書
 賜韓邊蕭德裕詔書
 伴歸義軍敕旨
 置孟州敕旨
 李回宜慰三道敕旨
 賜王宰詔書

卷八.....五九

授噶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嗣

授噶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噶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制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

代查佐與澤潞三軍書

卷九.....六九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漢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鈞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盧置楊弁救

陸郭誼等救

陸張谷等告示中外救

卷十.....七九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舊刻舊未有會昌元年等六十六字今刪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舊刻舊未有極密使十五字今刪

宣懿皇后附陵廟狀三

請立昭武廟狀

卷十一.....八七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李宜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論朝廷軍體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宮黃神壇狀

論九宮黃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歲朝賀狀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議禮法等大專狀

請改軍于大都護狀

論公主上表狀

卷十二.....九三

論儀鳳以後大臣喪贈狀

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二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準詔卻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李珣陳夷直狀三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驢馬狀

薦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狀舊刻附批等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一作船狀

論南京及諸道慈田坊狀

卷十三.....一〇一

論田牟請許党項歸復回鶻噶沒斯部落事狀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請賜回鶻噶沒斯等物詔狀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舊狀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

論盟沒斯特勒等狀

論盟沒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賜號狀

論天德軍捉到回鹘生口等狀

請賜盟沒斯槍旗狀

論盟沒斯家口等狀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澤党項等部落互市牛馬駱駝等狀

論盟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相便賜與可汗狀

卷十四

論回鹘事宜狀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論回鹘石誠直狀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條疏邊上事宜狀

馬逐回鹘事宜狀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開奏謹具一一如後狀

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

請發鎮州馬軍狀

請市蕃馬狀

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退澤馬軍共六千人狀

李思忠下蕃騎狀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狀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請賜劉河詔狀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糧屯集狀

卷十五

李衛公會二品集 目錄

一一

李衛公會二品集 目錄

一一

論譯語人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靖傳事狀

討獲回鶻事宜狀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句當軍務狀

李奎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

幽州鎮魏使狀

請賜宏敬詔狀

請發陳許軍馬狀

論查佐劉河下諸道客軍狀

論陳許兵馬狀

論河陽事宜狀

李宜王李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狀

請賜仲武詔狀

請授王李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論石雄請添兵狀

請開薄仲楚賊中事宜狀

請開生口取賊計策狀

請發道遠軍狀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卷十六

請遣制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魏城入賊路狀

天井冀氏行營狀

請準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邊及第一第二功狀

奉宣石雄所遺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論亦頭赤心健兒等狀

論堯山縣狀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潞磁等四州縣令銀事參軍狀

論邢州狀

巡邊使劉藻狀

昭義軍事宜狀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卷十七

論遊幸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論田羣狀

論劉秋狀太原狀附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二

任晚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天井冀氏事宜狀

洛州事宜狀

回鶻事宜狀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潞府事宜狀

論昭義軍事宜狀

卷十八

進上尊號玉册文狀

進上尊號玉册文狀

進真容讚狀

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

進點夏斯朝貢傳圖狀

李衛公會一品集 目錄

進侍宴詩一首狀

進新舊文十零狀

進瑞橋賦狀

進西南備邊錄狀

讓官表

讓太尉第二表舊刻附批管

讓太尉第三表舊刻附批管

讓官表

讓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加司徒請停册禮狀

請改封衛國公狀

為星變陳乞狀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卷十九

謝宣示阻沒斯等冠帶訖圖狀

謝恩賜王元遠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文狀

謝恩令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云奉敕撰狀

謝宣示進點夏斯朝貢圖深愜於懷狀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恒謀官狀

謝所進瑞橋賦宣付史館狀

謝賜讓官批答狀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謝恩加特進階狀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辛相對後就宅宣示謝恩不許讓官表狀舊刻附宣文

謝賜錦綵銀器狀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會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疾表狀

謝恩同疾狀書刺附宣文

卷二十.....一六五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祈祭西嶽文

寶殿毀諸寺德音表

瑞福賦并序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郊壇回輿中書二相公蒙聖慈召至御馬前仰感恩遇輒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別集

卷一.....一七一

黃治賦并序

畫桐花鳳扇賦并序

通犀帶賦并序

鼓吹賦并序

白芙蓉賦并序

重臺芙蓉賦并序

山鳳賦并序

孔雀尾賦并序

智囊賦并序

積薪賦并序

歌器賦并序

蚩蚩賦并序

振聲賦并序

卷二.....一八一

開泉途賦并序

傷年賦并序

懷鶴賦并序

觀釣賦并序

斑竹一本有筆字管賦并序

李衛公會一品集 目錄

柳柏賦并序

白狼賦并序

二芳叢賦并序

畏途賦并序

知止賦并序

劍池賦并序

望匡廬賦并序

大孤山賦并序

項王亭賦并序

卷三按舊刻以下兩卷附王播諸人酬和詩又載崔華等和張會書詩播等人無足取和張會書詩尤與衛公無涉今俱不錄.....一九三

兩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柏臺又與秘閣相對同院

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舊刻附王某和衛公詩

奉和太原張尙書一作相公山亭書懷舊刻附張尙書詩及崔華等和張尙書詩

奉和章侍御陪相公遊開義五言六韻

贈圓明上人

贈奉律上人

戲贈慎微寺主道安上座三僧正

長安秋夜

清冷池懷古

述夢詩四十韻并序 舊刻附元稹等和衛公詩

招隱山觀玉蕊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舊刻附沈傳師和衛公詩

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

寄茅山孫鍊師

又二絕

題奇石

送張中丞入臺從事

懷京國

追和太師顏一本此下有魯字公同一作荆清遠道士遊虎邱寺一作詩

東郡懷古二首

李衛公會一品集 目錄

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
兩後靜望河西連山怡然成詠
秋日美晴郡樓開眺寄荆南張書記
故人寄茶

卷四.....二〇一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一作和王播遊故居感舊 舊荆附王播和衛公詩
題劍門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一作房公西湖

重題舊荆附鄭游等和衛公詩

房公舊竹亭開琴緜幕風流神期如在一作對因重題此作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

早入中書行公主册禮事畢登筵贊閣成詠

題羅浮石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射同題名於廟壁僕射已為御史余尚布衣自後俱列

紫垣難遊內署兩為夏官之代復聯左授之榮荷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奉寄

遙傷茅山縣孫符師三首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常見尊師稱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館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廳寫得德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與德裕皆

列高位凄然懷舊輒獻此詩

惠泉

無題

題冠蓋里

離平泉馬上作一作離東都平泉

謫嶺南道中作

到惡溪夜泊蘆島

登崖州城作

歌筵三首開前二首

卷五.....二〇七

諫敬宗親訪道士疏

李衛公會一品集 目錄

二四

李衛公會一品集 目錄

二五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代高平公進書畫狀

遣元宗馬射圖狀

奏銀妝具狀

奏綠綾狀

亳州聖水狀

王智興度僧尼狀

卷六.....二二三

與桂州鄭中丞書

與姚諫議邵書三首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

卷七.....二二三

掌書記廳壁記

舊荆此下有郭平公新置黃閣院記三畫記二首尋樂老子乃李唐隱者其三畫記中尋樂君子

真人與宜靈並列尤為不倫今俱不錄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懷接樓記

元真子漁歌記舊荆附漁歌五首

祭唐叔文

祭章相執誼文

卷八.....二二七

丹展簾六首并序

舌熾并序

聖祖院石磬銘

鹿跡山銘

劍門銘

圮上閣贊舊荆此下有大道靈寶

卷九.....二三一

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李衛公會一品集 目錄

二五

平泉山居草木記

金松賦并序

靈泉賦并序

秋聲賦并序

牡丹賦并序

近於伊川下山居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有感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

鶴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江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

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商一作商草徒得嘉名因賦是詩兼贈陳侍御

懷山居遊松陽子同作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卷十.....二二九

思山居十首

初夏有懷山居

張公超谷中石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即事

伊川晚眺

潭上喜見新月

郊外即事奉寄侍郎大尹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雪霽晨起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因此詩爲報奉寄劉賓客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

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目錄

二七

首夏清景想望山居一本此下有贈事餘三字

思平泉樹石雜詠十首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遊松陽子同作

重憶山居六首

懷伊川郊居

晨起見雪憶山居

憶平泉雜詠十首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章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然思歸復此作

臨海太守惠子赤城石報以是詩

舊刻別集未附張寄詩十四首又載劉讀錄賈氏談錄河南志五代史記平泉花木四條奇獻

吳石順形奏修有果相繼不足示後今并刪

外集

卷一.....二二五

夷齊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帝論

漢元帝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留買充論

宋齊論

卷二.....二五九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目錄

二九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卷三……………二六七

賓客論
 謀議論
 伐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伴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卷四……………二七七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折羣疑相論
 禱祝論
 黃冶論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目錄

補遺……………二八五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與點夏王書
 薦處士李源表
 請宣賜鶴林寺僧諡號奏
 請罷呈榜奏
 侍進士宴會題名疏
 論喪葬除制疏
 太和新修辨勝略序
 詩
 上巳憶江南稟事
 北固懷古
 汨羅
 嶺外守歲一作李福樂詩
 訪韋楚老不遇
 題柳郎中故居
 盤陀嶺驛樓
 賀壽篇
 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一

上尊號玉册文會昌二年奉敕撰

唐贊皇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 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璘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一本無李字紳及文武百官一本無及文武百官五字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一本有及文武百官五字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帝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不訓為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吳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舍允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與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海宇光歌四海元德莫鄰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遠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罔盤於田不遇於色自闔室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駁名實攬乾綱擇聖紀修舊典協誠質挖嘉壇款泰乙准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謠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元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卷一

穀登省刑罰而達字消發倉廩而蠶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瓊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照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於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懽懽洽戚藩之心德風偃於華黎威震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禴宮每懷副微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度劉之罪與惻隱之仁迴電收霜為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卿藹細繹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鵠之倫暨藩侯邦伯黃髮胎背不謀而進口陛下元默天辟輝光日新大矣孝昭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煇煌薦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命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暨夷震懼之謂武威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勸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上尊號玉册文會昌五年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諒朝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璘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一本無崔字鉞及文武百官大中大夫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檢狝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於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郭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為中興開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先帝威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敷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盡之言銷讒邪遠佞俾絕非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盡中國種類斃牙根抵封殖異術肺腑縞衣如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極滅攜國款塞實帝女感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烏將率旗刈旂兵塵穹廡火烈荆榛麟麟碎積六藏通逃貴主生還刻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暨昆稽首報譯來獻而又好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絳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兵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雷聲羣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一作致迅雷而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窺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婦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管陽繼非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翽七國而王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卷一

三

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禮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元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請弗已。乃屈己以命之。雲漢為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於大道。元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照我王度。玉一作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敬誠。頓首頓首。謹言。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并序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正。以精蕩穢。以道勝殘。故得風雨時若。蠢蠕咸息。銷蓬字為休氣。驅戎狄為懷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窘伐。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既伐。夙沙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歲蕤於圖謀矣。皇上以為大禹敘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繪。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精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其。期姑射。在此而已。况乎廣成之戒。抱一元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謂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奇彼淖冰之術。從僕住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也。哉。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鑿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近元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龍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頤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繪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晬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彷彿焉。末臣奉詔。敢獻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擒狁。朔漠銷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曉生壺關。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既甯。萬機益勤。爰命彩繪。載模天真。龍圖仙峯。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細繡。為龍為雲。聖作物觀。顧祥以臻。宜光孕靈。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既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乘星拱辰。億萬斯年。彙朝日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二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奉敕撰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尚書右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年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侯表。可以為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裕乃敢獻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為害。禁暴則惡其為亂。雖容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猶夏之戒。傳有修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照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勳。致於中和。慮必鈞深。退而藏密。故能神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誠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振服。宜有良將。殿於朔邊。張公禮閱戰器。書成傳辦。張仲孝友。子孺塞泉。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將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偏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嘆敵國而強意。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

曰獵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詳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回鶻部置瀚海都督因我封疆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雕之士親護戎旌亦由光祿率師以翼周北躬騎以助洩既殄大憝乃時厥庸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糧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瑤祠雲構甲第葦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餽俟糗糧則被我文縑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蠅蠶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榮榮無親天命不佑僭修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薦歲畜產耗半點夏斯一本有聖字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區落蕭條陰燐青燄今之鳥介可汗亡遺失國竊號沙漠非我冊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關元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糶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榮心因行人致辭微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頏特勒赤心者天性忿忿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嘔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估氣潛圖厲階爲嘔沒斯所誘以俱轔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匪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寇尋以微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互幽陵伏精甲於松楸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原不可撓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髮俊乃命介弟仲至與神將游擊袁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冒雪照戈矛林植命以護旃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我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勸以方陳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於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如摧枯株如搏膏兔攝擗者弗取陸梁者皆仆虜王侯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乘服聽悉數係雲谷靜山空靡有孑遺聚駭駭風澤而散旂幟屬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資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曉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驪騎六舉寶蓋合兵戎一作羌之衆陳湯掘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物故或邀功誅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惡歎以公威勳豈獨功在漏刻因命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爲漢謀自回鶻嘯聚靡不聽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論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備也回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說辭結歡酒伺邊際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一作龜駘難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瘡輪朝而退挫銳解紛繫公善計今鳥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徒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威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齋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一作不利公以壯猷遠取長計羈縻不逾河漢之使紛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售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帥爲爪牙視戎狄爲鼠斃方獵猛獸不旋細網非周旋無以聽營平之計焉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爲

人瑞班固以稽蓋遺寇大振天聲執若天子神武百蠻振懼乘其處困臨以兵鋒劉單于之旌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勳觀乎成功輝煌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太和之初赤氣背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飄播厥國土崩迫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孺子巧我邊轍遂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那支嫂詞狼顧朔野伏莽見羸膺門之北羌戎難處濼濼羣羊茫茫大面縱其鼻騎驚我牧圍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赫怒羽微徵兵謀而潤默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一作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趕趕元戎枕枕虎視金鼓警衆千施蔽地爰命介弟屬之大事翻翻飛將蓋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回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替之野豈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宏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巒峰亭徽囊弓萬里昆吾一作夷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備臣家美刊石垂鴻

異域歸忠傳序

會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將勒嘔沒斯率其國特勒率相尙書將軍凡十二人、大首領三十七人、騎士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內附制授嘔沒斯特進檢校工部尙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封懷化郡王其會帥備加戎職賜之金紫於是穹廬之長畫譚漢儀左衽之人咸被王澤矣臣聞書載率服美大舜之功詩列既平顯周宣之德暨漢宣帝亦單于慕義呼韓來朝歷紀數千稱者三代則知非常之運必待非常之君誠契感通斯爲難遇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紹高祖太宗之神武慕元宗憲宗之遠略英才天縱武節靈馳靜深之謀淵然若海先定之志屹然若山自嘔沒斯歸款朔邊注心魏闕制置大略盡出宸算漢高從善能用六奇光武揣情坐知千里諸將無辜旗之效羣臣之借箸之籌夫天以信而成功地以定而載物惟大君懋一德法兩儀故能懷異俗之心盛中興之業嘔沒斯者回鶻之貴酋也夙稟正性生知大義謙倚伏之數明禍福之機回鶻運屬天亡歲久不稔畜產大耗國邑爲虛流亡徧於沙漠僞仆被於草莽由是國之將帥各率支兵或入西戎或歸諸部惟嘔沒斯精誠上達天誘其衷披自狼居之山願拜龍顏之主封章瀝懇指日誓心不奪之誠介如石矣先是有赤心宰相榮傲亂常頗爲邊患嘔沒斯酒布誠款於天德軍使田牟暴其罪狀鼻首以徇歸大國明也戴聖君忠也去亂邦智也執醜虜義也具此四美是謂誠臣昔仲尼知會參孝因爲陳君臣父子之義以著孝經今聖主以嘔沒斯忠爰採武義一作功貞烈之事以爲歸忠傳則聖人善誘之道又何加以於此乎迺集秦漢以來至聖朝去絕域歸中國以名節自著功業保忠者三十人勒成上下兩卷其不自獻款無迹可稱者今並不載臣又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殃神道昭晰應如影響嘔沒斯方欲保大節成大勳宜乎佩服斯文以爲鑒戒臣備位台鉉獲奉容謀受詔序事冠於篇首

點夏斯朝貢圖傳序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威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歷之

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輝五材並用六禮斯布布政宣室以張神化振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辟而清日晏而明蟲螟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既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若長點夏斯道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匹絕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緒汗非至德所成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旗焉用騶駼不貴龍友惟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點夏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於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暨中國多難為回鶻隔絕點夏斯忿其桀驁乘彼舊儀於是破龍庭焚屬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始得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視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羣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元齡對曰殊域來朝者中國又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觀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貢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朕所以不能不懼耳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鴻名為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不承王業為中興之主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通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章宗卿秘書少監呂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觀稽合同異觀禮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為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因章宗卿呂述所紀異聞飾以繪事敢敘率服以冠篇首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二

宣懿皇太后附太廟制奉教

門下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一作慶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不承人倫之義莫重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福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宜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重中盡莫備况誕我嗣君繼承宣宗一本作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宏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宜懿皇太后附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載深感咽宣示中外咸使聞知主者施行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王者照臨萬民名豈得於難知敬順五行理宜避於勝伏微諸前史義實炳然昔炎漢之興洛旁去水所都名號猶乃避之况我國家運昌土德豈可以王氣勝於君名所以憲宗繼明之初實已捨水必有冥敷叶於神祥漢宣帝承服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俾於周宣御歷十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敬承天意永保鴻休宜改名為炎仍令所擇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奏章不得更有迴避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奉教

教自古令一作王撫甯荒服忠於國者則有繼絕之恩順於道者則有固存之義所以厚其嚮化優以報功回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教保茲信誠嘗以國難識其忠良嚴霜見其貞松疾風知其勁草永言勳力豈忘予懷如聞為點夏斯所攻兵折衆叛畜產大耗國人萬饑流離轉徙遠涉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告窮請命未有所歸每念艱危載深惻惻今欲救窮困撫慰瘡痍使四方知朕不忘舊勳保其大順昔匈奴乖亂呼韓款塞漢宣帝轉粟賑救權時施宜故得三代稱藩北邊能警前代令典可不務乎宜令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持節充安撫大使宗正少卿象御史中丞李師俱充副使專往慰問仍賑米粟二萬石俾其安輯離散漸就漢南再復舊疆永言恩好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討回鶻制奉教

門下夫天之所廢難施繼絕之恩人之所棄當用悔亡之道朕每思前訓豈忘格言回鶻比者自恃兵強久為桀驁凌虐諸部結怨近鄰點夏斯潛師掃宮虛瓦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落遂至於荆榛今可汗亡逃失國竊號自立遠逾沙漠寄命邊陲朕深念衰殘尋加賑恤每陳章表多詐諛之詞接我使臣如全盛之日無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鬪之心去歲潛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掩襲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勁兵首為寇盜不恥被敗莫顧姻親河東節度使劉沔料敵伐謀乘機制勝發胡貊之騎以為前鋒塞爾原注一本作飲漢書陳湯傳擊匈奴之旗侯之旗弋彼在穴短兵塵於帳下元惡軼於轂中况乘匪六羸乘緣一旅儲糧已竭計日可擒太和公主居處不同情義久絕懷土多畏亟聞黃鵠之歌失位自傷情免綠衣之歎念其羈苦常軫朕心今者脫於豺狼再見宮闈上以據宗廟之宿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永言歸南良用欣感其回鶻既已破滅義在剷除宜令諸道兵馬一本有使字並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下優厚賞給續次條疏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回鶻及摩尼等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官點檢收錢不得容諸色職掌人及坊市富人輒有影占如有犯者並當極法錢物納官摩尼等僧委中書門下即時條疏聞奏於戲昔漢宣帝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呼韓單于攜國歸命入朝保塞漢后所以有擁護之恩那支子背叛禮義傷毀威重漢史所以明可誅之罪二虜禍福皆自取焉四夷百蠻宜以為鑒布告中外深體朕懷主者施行

討回鶻制奉教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變趙家有奮動漢之韓彭身為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鼻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故昭義節度使劉恒居海岱當爪牙屬師道阻兵王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燕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諱生真戾氣動扇剛一作劫習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境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一作開兵符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授之請諒胸為樂一作電魏豹始將於絕河并蛙

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一作特曉。大一作時受亡命。妄作妖言。中何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一本無輒字。謀動作接。戎師。一作帥。屢奏陰謀。願若卵之可於。豈泉魚之是一。一作自。察暨乎沈痾。曾履哀鳴。猶狂將盡之。魂。忒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校。中使挾。真觀其朝。近臣銜命。不入於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附官及先所授官。并劉積在身官。并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或姻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戀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辭。下式。僕忠未戰。而義形於色。况成德軍節度使魏博。首破朱滔。戰勢。一本作士。方。再回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魏博節度使。以列降人。創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一作心。必能真。鄒侯之指。蹀成。為亮之心。伐。咨汝二帥。朕尤注懷。成德軍節度使。魏博。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魏博。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何。宏。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潞。府。舊。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符。瑞。昭。晰。綵。纈。煥。於。酒。亭。靈。輅。巡。游。金。石。烈。一。作。則。於。代。邸。實。為。可。封。之。俗。久。為。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願。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乘。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積。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邳。州。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乘。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都。至。有。言。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執。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關。豈。嘗。違。拒。漢。使。留。止。田。橫。惟。辜。獨。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故。得。其。主。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成。擒。劉。積。東。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一。本。有。陳。字。與。行。劉。河。一。本。有。王。字。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邱。墓。擄。執。百。姓。以。為。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為。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髮。俊。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朕。懷。懷。主。者。施。行。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奉教

敕淮南勁兵。伏灌夫之勇。河內雄屏。委寇恂之忠。各用所長。俾專大任。以茲制勝。斯為良圖。忠武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王宰。結髮從軍。擁旆為將。一劍橫陳。萬算皆全。陰則難狃。勇能重閉。亞夫急綏之任。繼父終侯。祭彤禦侮之才。為吾子路。近者狂寇憑風。屢犯顏行。茂元。莫遠定居。驟聞三捷。願言奮旅。方展六奇。遽屬爽秋。暫嬰寒澍。誠威重之可倚。願臥護之未任。是用改爾乘軒。總齊諸校。隱如敵國。禦彼奔衝。昔韓信建旗。出丹墀之隘。鄧艾東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功。稱為名將。爾宜自厲。無愧前良。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奉宣懷
昔東漢中夏既甯。匈奴饑饉。咸宮請命。將臨塞國。刻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且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為之興歎。又以大舜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回鶻頃以本國。窮饑。種落。攪武。乾。乞。斯。乘。其。衰。亂。遂。覆。危。巢。既。焚。老。上。之。庭。盡。翳。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寄。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勳。力。諭。以。呼。韓。款。塞。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且。分。兵。食。救。彼。飢。人。令。歸。漢。南。方。議。賑。贖。焉。可。汗。久。嬰。沈。痾。會。長。異。心。雖。隨。畜。萬。居。固。無。定。所。而。控。弦。深。入。頗。亦。淪。盟。邊。將。戎。臣。屢。抗。其。疏。策。藩。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何。奴。見。短。嘉。襄。敬。之。善。德。馬。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含。垢。亦。以。險。時。况。朔。野。沍。塞。有。戰。涼。之。患。陰。山。徑。路。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勞。兵。卒。某。官。劉。沔。久。臨。沙。漠。頗。諳。勝。情。既。啓。十。乘。之。行。必。致。六。韋。之。運。委。之。告。諭。方。俟。成。功。可。守。本。官。充。招。撫。回。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主。者。施。行。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奉宣懷

門下。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獲遠圖。宜俟長尊。回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蒞門。懇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朝鮮心附於樓船。繫我信臣。實得要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突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虎藻協誠。自升將壇。首勳狂寇。戈鋌。匪。聞。於。豈。掃。牛。馬。殆。至。於。谷。量。故。能。望。影。擔。情。已。探。致。虜。之。術。豈。止。閉。風。破。膽。益。堅。義。之。心。遠。奏。封。章。願。申。告。諭。彼。既。率。服。爾。忘。懷。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魚。進。介。以。山。川。隔。敢。應。機。固。難。統。一。昔。衛。霍。之。襲。董。猶。異。道。而。征。一。作。行。辛。趙。之。擊。罕。光。兩。從。其。志。成。子。廟。勝。之。策。在。擊。魁。傑。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狼。顧。將。復。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竭。一。心。敬。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突。契。丹。室。章。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門下兵家之策。戒在勢分。故楚為三軍。破於英布。光武料敵。非劉向之別營。為亮出師。制魏延之異道。專其大任。方見成功。斷自朕心。授之戎律。天德軍豐州四城。都防禦本管押番等使兼充晉絳行營諸軍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石雄。個儒仗義。沈密有謀。近者被羽先登。塞廣深入。窮彼章允。碎其穹廬。勇則一作乃冠軍。威能振敵。屬壺關逆命。羽檄交馳。命征虜李公之心。思成泉過險之將。嘉其壯節。召自極邊。既而亞夫會兵。馳六乘之傳。庶乎馬武力戰。為秦軍之鋒。朕以查佐。早升大將之境。久服上公之冕。一作表資其碩望。任以指蹤。鄧禹之鎮關河。功雖未遂。羊祜之守吳會。不必一本作身。不自行罷戎役。以會朝。待寇甯而撫俗。親授方略。慰彼蒸黎。爰擢奇才。付子重事。爾其再申兵法。奮起士心。去病無以家為。勿違天幸。誠宮保於常勝。實任貴謀。敬聽朕言。副茲寵寄。可守本官。兼充晉絳行營諸軍節度使。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贈裴度太師制

敕。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繫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燭然。圖史輝輝。奸邪所忌。魏陌於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協。條風執見。其喜愷。零雨曾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沈疴。威風莫翔於舊沼。盧舟常往於夜川。殞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元。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旌於維。恩有加於在昔。豈望都侯之豐。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為勸。可不務乎。

贈陳夷行司徒制

敕。昔柳莊云。亡轅宗廟之祭。公叔既歿。表貞惠之名。前代所以追往悼懷。飾終加禮。永言髮傑。宜峻舊章。故河中節度晉絳磁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兼河中尹御史大夫陳夷行。身為儒宗。位致宰相。言必體要。行歸於周。得壺遂之深忠。持顏子之極樂。信能感物。桃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裴蘊由其不採。朕續承鴻業。再授鈞衡。陳羣立朝。道無適莫。葛亮稱物。心匪重輕。雖壯趾為災。躡步為憂。朕之視倚。方固初終。任以建牙。暫去嚴廊之上。射不穿札。遂居將帥之間。方期永年。為我良翰。遽聞淪謝。痛悼於心。是用極以哀章。載之簡冊。言念舊德。尚懷黃髮之謀。緬想貞風。爰舉素絲之節。以茲緝禮。用慰幽魂。

贈崔瑄左僕射制

敕。孔子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於八凱。乃春時哲。保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殯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崔瑄。誠明履正。精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為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於大僚。屬賢相受譴。廟堂議法。用長儒之道。以右正人。敬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於朝。華公嘗視。諱詞不機。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有道愛。居常慎獨。清則長知。愛自青衿。迄於白首。厲翼之志。終始不渝。未陟台階。實孤公望。追榮左按。式示優崇。

贈王茂元司徒制

門下古之命帥。必重其名。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故韓信以丞相擊魏。樊噲以相國伐燕。克茂功。賞抑有典。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行營招討澤潞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王元帥。生稟忠厚。天資信誠。奇正得於心機。嚴莊表於師律。去病之略。無假蘇吳。翁歸之才。實備文武。屬校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揚義聲。以載馳。繇直道而先奮。鋒逾駭電。勢盛疾雷。宜士平。上據層巒。削成垣壘。下臨平壤。盡見秋毫。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之險。尋又陳兵原野。漸洗堯山。播困獸之關心。挫螳螂之怒臂。棄甲者萬計。折首者千人。先獻戎俘。益彰臣節。彼則望王師之陳。草木為兵。聞吾帥之風。輒爾比德。顧其殘孽。豈獲稱誅。夫賞不逾時。速人為善。雖壽數五教。已列三公。而禹分兵。宜佩相印。是用命爾。升於鼎司。於戲。昔吳起有大功者。三不為魏相。實嬰破藩國者。七未踐漢台。豈非名器之重。曷膏盧受。爾其奮揚威武。殲厥渠魁。當威激而成功。勿遷延而玩愒。服茲休命。可不戒哉。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俟前充成德軍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招討澤潞等使。散官駙馬勳如故。主者施行。

敕昔許穆公身歿於師。贈以侯服。王事加等。春秋所書。言念勞臣。終於盡瘁。舉茲盛典。用饒彝章。王茂元幼則服儒。長能習吏。晚為邊將。頗振軍聲。近者元戎啓行。大旆臨境。警陟羊腸之險。備辭馬革之勞。來必挫鋒。去者奪魄。挑戰孤壘。自揭高旌。坐觀蕩火之蓬。方解迎刃之竹。必當樽俎制勝。枕席還師。勢如風雷。功在剽瀾。遊嬰枕痲。莫展良圖。伏波之壯勇。一作忠。不殺。呂蒙之療護。無及。日未回於三舍。星已旋於再周。列諸葛之鼓旗。徐驅而返。閱祭連之車騎。悼往則深。亦既聞其絞復。是宜加於衰歿。勉爾羣帥。知予報功。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敕昔班固有言。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歿其身。朕常以固作一代之典。非所以垂法勸後也。若觀時以避禍。量力以圖全。則三綱之道。幾於絕矣。故右衛將軍李安危。其祖太子少師。綱譽誇大節。炳於青史。安靜事修厥德。不隕令名。往者產祿。積朝充躬。交亂每念王室。殆於阡危。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志。廣稱遺老。抗感憤之詞。苟不食言。由忠貞之故。永懷臣節。遠邁前良。近者深戒有司。下令避棟。惟爾苗裔。靡有子遺。昔庭堅不祀。咸文所歎。仲宜無後。魏祖與嗟。榮以先王之臣。褒以揚名之典。懋茲休寵。用慰冥魂。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但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備哭。近則張恩之城河外。朔邊底席。乃眷維州。實為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為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但謀。嘗解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且無類。昔常山臨代。為全趙之寶符。河西絕光。斷西戎之右臂。棄茲要管。用長寇讎。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敕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闕。補過拾遺。則諫靜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廷。嘗感先願。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於雪涕數共工之罪。不蔽聖聰。辨垣平之詐。益張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器。莫如置革於左右。漢后輯履。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於文陛。爾其副我龍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諫議大夫。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子公以容駟高閎。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為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傾王室。將相陪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羣獄之冤。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為己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綽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元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命飲。百代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奧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愛讓慷慨。納說。有爰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賈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領。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敕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所以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著艾。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大夫守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况朗。瑣近因陸見。乃寤庭爭。執以官責。本於志誠。昔峻版乘危。爰絲攬轡。期門近出。歌况當車。增主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繼前良。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黯之願。已諧。職賜愈多。賈禹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優恩。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宏文館制

敕宜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榮陽縣開國子鄭裔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竊懷先正。實邁前良。况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持法。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早服儒訓。黃金不遺。惟守於一。經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限令名。俾從丹地之遊。佇繼緇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宏文館散官。勳如故。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敕賈誼云。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若火焚國。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標其勁。隨危自奮。見義必為。得不離以名城。列於上賞。忻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丕。幼而倜儻。長負不羈才。耀奇而穎出。智釋結而觸解。樂侮是寄。益德冠於三軍。騷動得人。劇孟雄於一敵。昔在爾祖。志康國屯。翼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貽厥孫謀。載揚休問。近者。稔生參伐。盜起汾川。保信都之域。不為威惕。戮耶耶之使。終以節全。戎士間行。奏章狎至。閱其忠款。可謂著明。乃眷西河。控於大廈。文侯舊壤。干木遺風。以節概著者居之。固其宜也。勉圖嘉績。以保令名。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敕昔謀元帥。必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李丕。頗有大慮。常好奇功。自為攻拒之書。尤遷播摩之術。淬其智刃。研未兆之機。森其禮干。得備殿之稱。既蟬蛻丹水。鷗搏赤霄。未及歲暮。累見誠節。今以玉璧重地。汾河要津。俾換旌符。用佐樽俎。庶乎易行而誘。成苗賁之為。不冒而驅。效葉公之入。勉於遺寇。副我知臣。

御史大夫王會副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儒往諭懷。爰定所居。便中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并保一心。自求多福。

賜回鶻書意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宏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一本作邊將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勒退渾。等項劫掠等事。并常應接處置。必道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流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墮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於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示諭朕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楊觀至。覽表欲求糴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羅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姓所蓄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上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東縛。嗚沒斯送歸者。嗚沒斯比自投邊將。屢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爲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番。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倘有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協良圖。况朝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并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又國初額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會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與行。江淮數鎮。皆令開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緣自開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習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鸞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甯。即卻令如舊。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朕自臨寰區。爲人父母。惟以好生爲德。不願顯武爲名。故自彼國不幸。爲乾陀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撫納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饑歉。給其糴糧。旋則知其破傷。盡還馬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路。小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五

賜回鶻可汗書

救。我國家統臨萬里。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總率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以限隔內外。不可逾越。近聞爲乾陀斯所敗。加以饑荒。國邑爲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將議遠圖。今先文詔。故茲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以來。推誠向國。往者中原有難。助翦羣兇。列聖念功。每加優寵。甯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以今公主繼好。又以土無絲織。歲遺繡縵。恩禮轉深。諸蕃稱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壤。稍逾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嗚沒斯特勒已至。近界邊將憤激。便請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深寓塞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頤于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可汗公主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惟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命李思摩建牙於漠南。遺址并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退渾。等項微小雜種。同爲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戢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備須應接。必無所吝。冀令彼國從此輯甯。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爲福。朕緣公主將可汗丹誠來告。深感於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

小侵擾亦不計。今則可汗尙屯近塞。未議還春。朝廷大臣與四方節帥。皆懷疑忿。盡請與師。雖朕切務含宏。亦所未喻。日昨數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或使掠雲朔等州。或離聖光澤諸郡。未知此意終欲何如。若以未交馬價。且近塞垣。行止之間。亦宜先告邊將。豈有後來忽去。遷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柵。遙探深意。似特姻好之情。每觀蹤跡。實懷馳突之計。况昨到橫水柵下。殺戮至多。番軍牛羊。豈僅驅掠。黎庶何罪。皆被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等。皆云回鶻近塞。已是違盟。更幾邊人。實乖大義。成願因此。剪逐以雪。怨謝之冤。然朕志在懷柔。情深屈已。備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幸災。石誠直久在京城。備知仁厚。一木作人。心憤憤發於誠懇。固請自行。嘉其深見事機。不能遠阻。可汗審自詢問。速擇良圖。無至不悅。或貽後悔。

賜太和公主救書奉宣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調。再敘悲歡。餘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旂幟屬幕。何以禦冬。肉飯隨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深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重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憂。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灌澤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至蕃孽。回鶻託以私仇。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始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使邊疆。始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恃我為親。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飲。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邪寒。且無絲縷。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講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賜青坂回鶻救書奉宣

近數得邊將奏報。知卿等本國自有離亂。可汗遇禍。雖未悉虛實。良深震悼。我國家與卿等本國。代結姻好。久為親戚。協德同心。常為諸蕃所羨。故得邊候不登。封疆晏然。卿等忽領師徒。漢南屯集。又數至天德。便掠。頗擾邊人。聚師無名。忠義俱失。既乖舊好。良用懼然。若卿等本國所立新主。非可汗至親。人心不從。擾亂未定。卿等只合自申方略。竭效忠誠。安靜本蕃。以圖勳績。亦合遣使告朕。具述此心。若新立可汗。是中國至親。人已歸附。卿等便合早日相率。保國甯家。與可汗協心。以修舊好。豈得寄命塞上。久勞師人。朕緣與卿本國情義至深。事同一體。又緣公主在彼。未知存亡。故遣使臣。魏蕃往諭朕意。卿宜備陳誠款。不得虛詞。象禁戢師徒。勿為侵軼。近聞天德遊奕軍將。曾有交鋒。卿等既犯塞垣。亦是邊將常事。今已各令諸鎮不許交兵。卿宜曉諭部落。各令知悉。

賜回鶻囉沒斯特勒等詔書奉宣

敕。回鶻囉沒斯特勒。那頓駁特勒。額干伽思。於解亦阿訖干思。莫賀達干。宰相伊難朱密。伽語摩囉。將

軍諸略等。天德軍遞所奏表至。再三省覽。憂屬良深。彼蕃自忠義毗伽可汗以來。代為親鄰。連降愛主。恩禮特異。古今莫及。朕君臨萬國。撫育殊方。苟有未安。則宜來告。况特勒等乃祖乃父。歸誠累朝。昨遣嗣深王。裕弔册先。可汗回。始開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救患卸鄰。豈忘令典。方圖鎮撫。以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未歸城邑。特勒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知欲奉公主朝覲。忠謀不從。已逾大漠之南。同款五原之塞。發此軍使。布其赤心。言念艱危。惻然軫歎。料卿等皆英裔貴族。竊高沙場。懷土之情。如何可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此至忠。託於大援。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撫。朕既獎卿忠款。報以信誠。雖隔塞垣。已如相見。卿須深明朕衷。盡吐所懷。一言於使臣。令其速還。開奏。佇聞誠願。續有指揮。必當副彼急難。固不惜於事力。勉於謀度。用保忠勤。秋熟。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但等平安。好道。善指。不多及。

賜回鶻囉沒斯特勒等詔書奉宣

敕。回鶻囉沒斯特勒。那頓駁特勒。悉勿駁特勒。烏離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買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自申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于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饑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定。既是國中事。則為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况回鶻代雄。朔漢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自爭雄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之後。為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修鄰好。每念於此。良用惘然。與卿等為謀。須務遠大。莫若自相率。勵同心。可汗與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闕。親諭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納。蓋欲深全國體。兼為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於請。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臨萬國。非止一蕃。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驛馬迎聖。方令進發。可汗信使未至。難於進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册命。數降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物。止於此度。想卿等明諷。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教休宜。諭想宜知悉。

賜思忠詔書奉宣

呂衛等至。知卿與可汗不能戰下。頗擾邊疆。既告諭不悅。須兵勢驅逐。卿忠誠奮發。願立奇功。請退渾沙。隨等部落。合勢及戰馬器甲等。並已允卿所奏。各有別救處分。今令左衛將軍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領渾沙。諸部。取卿指揮。朕已切戒何清朝等。令其協盡心力。副卿忠誠。進取之時。一切取卿方略。卿宜每事與宏。順等商量。蕃度事機。勿為輕進。但得可汗抽退。不敢稽留。塞上安甯。即是卿之勳力。必不可落其奸計。以損國威。兼令高品。略遂。奏權。暨行營將士。卿與之籌慮。續奏聞。

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關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內。必合為擒。朕再見公主。良用欣慰。可汗既為警怨。須盡殲夷。僅留餘燼。必生後患。想遠開慶快。當愜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漢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略。代為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敢抗威。身雖陷沒。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為可汗兵衆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以見可汗兼禮義之心。重親鄰之好。朕深用感歎。至於涕零。公主尋為回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皆被誅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主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憤。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况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為鄰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一體從此。邊陲能警。弓矢載獲。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健羨。知我兩國永為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算。故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充使。以答深誠。質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皆須因中國册命。然後可彈壓一方。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道論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聞將相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點夏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點夏斯可汗。溫作合將軍。暨書。及所獻馬百匹。鶴十聯。具悉。可汗特冀英姿。生知雄略。奮揚威武。底定龍荒。掃回鶻之穹居。報怨以直。謹公主之屬。幕事大以誠。又遣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驚鳥。遠涉流沙。既展同姓之親。克副懷柔之旨。眷言動績。深慰予衷。朕雖奉不圖。撫甯萬國。豈望化孚有載。致殷湯來享之明。實恐德未徧覆。愧漢宜兼臨之盛。况與彼國。壤隔內外。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先名。為可汗宏遠之謀。須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邪單于。以那支尚存。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後漢單于。比以大父。依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願藩蔽。漢南。遂致朔塞底甯。烽燧永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親。况今回鶻種類未盡。介居善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盟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册命。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所賜。非回鶻自創。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避朕。朕以可汗先祖。往在真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誠。便以堅見。為國。施於册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歟。朕昨命禮部尚書鄭君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作合將軍等。皆論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聖留聖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至塞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與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為可汗警敵。須去根本。方保永安。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使早務更夷。回鶻未滅。以前可汗勿以飲食為甘。弋獵為樂。廐兵秣馬。不可暫閒。所恨隔在諸蕃。國家難於同力。僞更近塞。豈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六

與紇斡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紇斡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思致治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合祖等。至鑿表。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沈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不積。深用注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材軼於千古。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願。請上尊號。為天可汗。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為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貞觀六年。太宗遣使臣王義宏。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攬率不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為回鶻所隔。久阻誠款。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汗代為仇讐。果能報復。滅其國邑。皆已立君。驅彼會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勳力。列聖嘉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逃亡。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鴟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來侵掠。恣為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久欲除翦。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充招撫。以示綏懷。望其俊心。猶務含育。而凌蔑公主。頻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盜竊。近太原節度使。劉河不勝其忿。酒出偏師。乘其請張。使襲牙帳。糜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

復稽。又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通逃之臣。僅收吾情。必開邊隙。此則善養虺毒。自生厲階。前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後。國中只有三二十人。便欲興復。雖在危困。尚爾張皇。可汗深察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遺。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已據積年之憤。自爲一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變革。焉得安於所習。姑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略。遂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繼徵之事。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即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册命。夏熱。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遣所撰點夏斯書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開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來者。臣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

遣所撰點夏斯可汗書狀

右。奉宜令。臣於書內添聖事者。緣未審知點夏斯的是堅昆之友。恐須相言梗概。未可明書。今已依宜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理淺近。再陳厥屢。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與點夏斯書宜

皇帝敬問點夏斯可汗。將軍德伊。斯難殊至。覽書。并白馬二匹。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朔漢以稱君。稟耀施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統御之才。眷想嘉猷。載深嘉歎。來書云。溫件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件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册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尋欲遣使。只自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絕。蓋爲山川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遺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每欲思維先恩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云。欲除卻兩糧。間惡刺。此一事。實是嘉言。緣回鶻雄據北方。代爲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其穹居。大雪警恥。功業既高於前古。威聲已振於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敢保寇讐。則是輕侮可汗。獨不向化。此而可忍。况可汗前來云。求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若舍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長驅精騎。問回鶻通逃之罪。行黑車後服之誅。取若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益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離離可汗五日。便被回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敘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秋移。就回鶻牙帳。滅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邊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比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遁避。各令速報。便可臬臬。此是原注。一本無是字。軍期須符合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協

一心。請德伊。斯難殊。朕已於三國面對。象賜宴樂。並依來表。不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册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册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宏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遣所撰點夏斯書狀

右。奉宜令。臣撰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答。蓋不闕遺。兼不爲文言。遺其易會。緣册命時。須令其稱蕃事。須云。册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更有遺約。即待朝廷命使。日。別賜報書。稍爲允愜。謹緣上進。未審可否。

賜石雄及三軍救書

救石雄。昔緣密邇王。畿地當襟帶。自卿與將士等。扼其險要。勇冠諸軍。捍彼奔衝。爲我砥柱。每刻期深入。屢挫狂鋒。批亢搗虛。導款遊刃。永言勳績。豈忘於懷。昔商伐鬼方。三年乃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憲宗平淮西。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三四年。想卿等久在戎行。心經此役。且士之生代。本爲功名。仗義從軍。固當殉命。居平則孝養父母。成長則子孫衣食。所資無非國力。有事則投袂而起。負甲先登。撫養之恩。惟此爲報。今者。纔近半歲。未日勞師。功在垂成。往無不捷。將士等各宜感勵。成此功名。上黨既平。天下無事。從此永安。家室不復征行。近者楊弁首爲猖狂。扇惑亂卒。今則身膏齊斧。戮及妻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負義之鬼。身名俱滅。可不痛哉。諸部既安。王師益振。乘此聲勢。必殄餘妖。故令中使宣慰。兼賜優賞。卿等便須鼓行而進。速入賊界下營。從此駐軍。速圖進取。勿使功業歸於別帥。爵賞在於他人。勉務壯圖。副茲厚遇。宜知悉。

賜潯州軍人救書意

劉積乳臭。朕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協。幸其昏弱。矯託軍情。妄獻表章。欲求繼襲。志在肆行禍福。自擅兵權。稱威從諫之恩。誓同生死。及見山東三郡。皆已歸降。事迫勢窮。歸惡劉積。令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寵榮。不義不忠。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積。皆是此二人。販賣圖全。義難容捨。已令澤潯。冀氏兩路。遣軍只取郭誼。王協。及同惡之類。其他軍人。一切不問。仍各有優賞。後從救處分。如兩道兵馬。未到以前。有忠義之士。先非同惡者。能自擒戮郭誼等。所與優賞。並同。表聞。王劍。例處分。已詔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擾。軍人百姓。如秋毫無犯。便按軍法。各宜勉勵。共保忠誠。勿受奸人扇動。原注。一作感。妄生原注。一作憐。疑互。互相告報。咸使明知。

賜党項救書

敕。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爲我赤子。編於黔黎。牛馬蕃華。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伐。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德元戎。所冀羣帥聽命。而不敢自尊。諸部懷冤。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甯。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激憤。特擄奪不避於官物。驅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騷張。道路阻難。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

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歸今再為修制各使得宜仰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實有冤濫政乖公
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必為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竊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宜示當體朕懷

賜劉河張仲武密詔

敕劉河等自回國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常效勳力平甯之後結以姻親義切懷柔情深
兼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愧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聞有備難暫移營稍乘隙復
來近察其情計殊未歸還朕祇荷不圖撫臨萬民一作圖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蓄危穴
於塞垣養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然明原注一本作先擊背
秦之惠晉孟明於二韓安國此人太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為巧詐即須持角相
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

賜張仲武詔

敕仲武周興至省表知可汗猶有疑懼近日移營卿自總戎處累翦狂寇英威所震榮驚皆從仁義所綏
降附相繼昨者可汗來依塞表已在鞍中豈謂點虜之好心尚懷翻覆柔服之際又此遁逃遠播虜情必
終難保信昔去病深入大漠方殄獯戎近李靖再襲穹廬始擒頡利况卿伐謀制勝才出古人宜還練勁
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受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勳永光千古朕已令劉河旋師卻入東境候
卿本道成功即令歸鎮經略之事全以付卿須及塞草未青虜騎方困一舉便剋使無子道卿先發馬步
一萬人於大界原防戍今緣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網羅豈得更屯精兵守無用之地即宜追赴本道同力
勦除餘孽師旅至多費用尤重其出界糧料已令所司依前支給卿宜勉於盡敵以副朕懷

賜何重順詔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食况卿先父當太之和之際已有誠款思靖鄉封臣節
昭彰遐邇稱歎澤潞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膺令居善地
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請以幼子總戎其時朝廷因循始務安靖授以旄鉞
事蓋從權今從諫疾恙所使頗聞縣假昨士廉奏至大將及下復請劉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
夫逸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權又欲自擅墜其門風當嚴懲之辰罔聞憂戚在管樂之際便窺兵權尤為
臣子所當共棄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權歸闕請朝廷
推新擇帥朕必遣重德重望委之撫循劉權厚加爵賞別有任用如妄自制置違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
寬宥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
副茲委遇高秩厚祿無所吝焉

賜張仲武詔

卿智略挺生忠誠特著每陳章奏皆契朕心言念壯猷無忘寤寐今緣從諫疾病願以沈疴深慮將校異
謀妄有制置太原地連河朔城府空虛已詔劉河旋師卻歸本鎮又緣回鶻餘燼未滅塞上須有防虞藉

卿長才列於樂侮邊境戎事悉以付卿宜深體朕懷勉宏方略控馭朔塞為我長城當使早殄餘妖永清
絕漠副茲委遇以保功名

賜劉河茂元詔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申令督衆今則其時况虜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
動色應節而耀芒咨爾帥臣為子之佑得不敬順天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
元遠久蓄忠憤為國除殘率兵先諸軍深入其險阻拔宜務要害之壘絕堯山應援之兵既以扼咽必當
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勝彼凡為將帥誰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樂伯之遲延且不副於
詔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軍速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
戰兼擇猛將時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足分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國征光漢宣帝詔曰太白
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無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
當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賜查佐詔意

卿累當大任實總元戎既行節制之師須務綏懷之德養威持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塞旗深入本
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况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
耳為貳吳漢征蜀劉向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勣之取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近
者劉河全師北伐按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大破回鶻朕以石雄近摧虜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諸練士卒
今擬自天德與卿副領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儘能挫覆妖
巢亦自動歸元帥勉以率下深務協心體朕至懷以圖不虞

指揮諸軍。未即宜稱。今緣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一軍齊入。足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切及側近武臣。誰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進來。如卿離行營後。兵力事勢深入未得。亦須審具事實開奏。不要隱情。今取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更窮蹙。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即日軍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不是郭誼親密。尤合相信。卿宜暫遣赴使。令與郭誼書。諭以利害。遣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儘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面看李丕手疏。兼令便封題。分付王遂。遣密作計。召軍人百姓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遂詔意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并教令所禁。蓋以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懿。成時之信臣。方進勤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若一度賜卿。必轉相援例。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賜與頻繁。恐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稹令買鞞。李恪書與卿。將兵屬同赴關庭。兼請歸葬東都事宜。具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滯青變詐最多。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偽。深要精詳。蓋緣四面王師。剋期。八月。石雄、王宰。已據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既失重關之險。將戈在穴之妖。鎮衝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絕。情計已窮。所以密將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儉安旬月。潰緩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况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已及時。勞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降。卿即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今賜與劉稹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為鷄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丈八之矛。果能過寇。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協渡江之謠。奮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宏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幾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為輕敵。未足耀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為將常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為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勳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甯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外。城府久虛。今殘虜未平。南北皆有戎事。欲令卿卻歸本鎮。應接兩隅行營諸軍。未知所付。聞王遂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太原。欲令充本道行營都知兵馬使。又緣例偏裨。日近官秩尙卑。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相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又焚焚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下臨高平危壁。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偽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尙聞張皇叛卒。望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莫夷。况自去年以來。頻奏舉。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期。東漢書云。舉為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妥實是卿之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鶴原。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陷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攜。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七

賜石雄詔意

伏之期。取亂侮亡。聖人遠略。斯乃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澤專往。親諭朕懷。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盡無虛數。務修實效。勿顯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審靜。詔書有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歸義軍教旨

教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闕。念其忠款。特許來朝。而又久慕華風。願留京邑。俾參環衛。用報勤庸。其歸義軍使宜停將士等。同協義心。所宜優寵。况聞諸道軍鎮。皆置馬軍。選擇蕃軍。尤不易得。緣此將健。久工騎射。頗出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關。宜分諸道節度使團練收管。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教旨

教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播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地。實為要害之郡。所制置豈限常規。積萬庚於教前。尤資地利。列二矛於河上。須壯軍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為望縣。其河清縣卻還河南府收管。縣官等並準前教處分。其東都鎮退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宏敬權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教旨

教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達宏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算。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回鶴雁已通。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慮未革。曷敢懷狼顧。迫於饑寒。復擾邊城。仲武久欲蕩除。俾無噍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諭朕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勳。解甲來還。免彼祁寒之候。止戈除害。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一作委。選宜令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州鎮魏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意

卿頃在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威。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盡棄。塞路。糧負而歸。兼招取丁壯三五千。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填壘攻壘。皆遣先驅。料澤州城內。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願交接兵鋒。兼宜遣使。通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逆效順。速自歸降。非但生全。仍加優賞。克城之後。不犯秋毫。如堅守危巢。坐待撲滅。必當不存噍類。務極兵威。料其聞此先聲。皆自感勵。勉於方略。副朕深懷。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八

授馮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教昔秩嘗獻壽。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庭。宜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鶴雁沒斯特勳。偶備嘉義。深沈有謀。朕聽之生超千里。驚鷲之擊厲九秋。屬款誠布於邊將。尋執醜虜。不遺君親。賊其既孕之徒。會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鶴。代結和親。久敦鄰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會聚。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攜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爪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

授馮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教回鶴代雄。絕漢名振北蕃。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廷之禮。願襲冠帶。思親漢儀。蟬蛻自致於漢清。豹變獨尉其文彩。不有豪傑。孰啓壯圖。馮沒斯。稟氣陰山。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鈴。自強之心。隱如敵國。衝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視幾立節。深協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士殊鄉。秦能致霸。得賢異壤。晉實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褒納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授歷支特勳以下官制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卷八

救。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酋豪。猶吾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窮而歸款。得不熾。况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射鵰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駿騎。來附北邊。願削社以圖全。且獲弓而侯命。失其一志。之死靡他。既投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盧款塞。即受漢封。比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殺。榮以彰。愛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程侯忠孝。可保於克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為我信臣。

授阻沒斯改姓李名思訓

昔項伯歸義。奉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勳。仰惟前典。阻沒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稱良將之材。常佩明王之綬。附於網罟。歲已再期。秉是一心。竟全大節。今則解其羸服。始列牙旗。自我加恩。益開厲志。驥登吳坂。威順盼而長鳴。劍出豐城。因拂拭而增煥。朕以漢北平太守李廣。北狄避之。號為飛將。願其苗裔。願在龍庭。美瓜瓞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棟尊之方。詳當使同榮。夫思在無邪。忠為令德。嘉其立志。用以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既得將材。俾參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往在龍庭。常為貴相。乘其乖亂。遂投迹於殊鄰。加以懷柔。竟歸心於上國。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款。旋觀深志。可為竭誠。昔戎狄請盟。良由孟榮。呼韓率服。始自秩普。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歸族。錫以嘉名。漢錫侯。尚探祭天之義。魏親程。用嗜捧日之心。願以貂裘。冠於裋褐。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名。李名宏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軍兵馬制

欽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銀州監牧。馬副史。何清朝。漢用略甲。則灌嬰副於騎將。魏得關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改顏良於塵蓋。兩風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發而石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仗義。個備秉心。堅正且聞警。馴驕寇。不以賊道君父。委之兵柄。庶展拘原。舉駭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鵰之騎。未足稱功。宜勉一心。成子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軍兵馬。赴振武界。取思指揮。

代劉河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河。致書於九姓回鶻。頡干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開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為乾陀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夷之衆。席捲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被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漢南。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既得為臣之義。質展外藩之敬。然後漢

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顛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勸因請。為可憐之意。陳自記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奉華夷之望。則我之救恤。無所愧。而乃睥睨邊城。榮驚自若。遂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歎。今又深入邊境。殘廢生人。以退澤為名。侵暴未已。黎庶伏莫。敢定居。秋積。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烟好之情。當務交情。豈宜如是。來書又云。善人易動。難安。如一作加怒。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為乾陀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將相。遣使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宵膽思報。大雪冤。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葉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乾陀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殺。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為乾陀斯所排。遷集鳥徒。流離蓬轉。以河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那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魯勒。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心。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為。執政嘉之。遂命即事。今相公以偉才宏略。匡弼可汗。既無秩魯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與二國之禍。稱難釋。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儻自改悔。實未為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河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般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開此事。盡頭悶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樂羅萬九。政原注。羅萬氏也。之時。已不管領。只緣可汗都無定所。來去不常。又無大段駝馬。自取般次。恐諸蕃劫奪。須稍安詳。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萬一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依前自遣駝馬。般運。此令兵馬護送。又云。阻沒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儻順於國。盡合殺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况阻沒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窮而歸命。尤所矜憐。若棄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恤兄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飢渴。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與阻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漢南。候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身動難安。不可制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為好事。推行仁義。不作尤遠。則朝廷欲疏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劫奪牛羊。以此為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欲稱回鶻強。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才性本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河與回鶻宰相書意

乾陀斯專使將軍。路布合祖。達千。遺悉不亥。義。判官元因。發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消息。不知得達大唐。為復被奸人中路隔絕。緣此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

子細觀。即差人就被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主使若入吐蕃國去。即至吐蕃。皇帝自覽表章。頗深
 眷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親。艱難之時。常展動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乾陀斯羅。忍可汗
 兼求公主。必慮大兵甲。糾合諸蕃。長驅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衆。雖多。強敵。僅來。將何禦
 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乾陀斯羅之民。因此罹患。可汗須與將相。議早務良圖。依倚。近山川。深
 自藏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乾陀斯羅。雖來。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乾陀斯羅。即移就合羅川。居回
 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但等五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嶺北。令異路。送著回鶻。即
 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著回鶻一人。無可殺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兵馬。把斷三河口
 道路。則籌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與唐在天。否泰有運。乾陀斯羅。以弱為強。豈止人謀。固是天
 贊。古人云。大福不再來。蓋以天亡之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所恥。實亦諸蕃
 輕笑。僅乾陀斯羅。則黑車子之心。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特姻好而求福
 皇帝。維持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箴。幸垂採納。恐要見乾陀斯表。本今亦錄往。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
 軍。以為楷模。今之所觀。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上表。舉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
 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舉基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笑。旬月之內。
 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思頓雪前恥。再取美名。莫若
 謝罪朝廷。別請戎帥。如此則一軍盛美。千古流芳。澈忝在近郡。素欽風儀。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
 三思。不至疑惑。

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宏敬任忝專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
 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既以上聞。便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發。邪計
 已萌。遂遣劉稹。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虧子道。深奈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委委四月十三日到
 城。至二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問。冀得實情。委委狀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見
 本使。至八日晚。後。劉稹。傳本使。處分。令人。城請醫。並不見本使。又云。女婿。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職。至十日
 將妹。婿。王再晟。被發遣。山東。兗州。郭鎮。佐軍。侯。盛。見。女婿。皆。被。降。職。遂。懷。憂。懼。求。郭。誼。竟。使。入。城。至
 四月三十日。追問。梁。叔。父。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使。又。不。見。醫。官。梁。叔。父。自。通。狀。云。劉。守。義。扶
 劉。稹。時。叔。父。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如。此。若。擬。扶。郎。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
 此。驚。恨。叔。父。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奪。叔。父。職。事。委。委。梁。叔。父。是。彼。心。腹。向。不。得。面。見。本。使。
 於。朝。廷。通。狀。稱。本。軍。盡。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既。不。得。面。見。因。難。辨。明。今。公。等。表。章。仍。云。故
 使。初。奏。疾。病。委。委。梁。叔。父。又。云。被。臺。司。收。繫。軍。人。聞。此。消。息。且。言。故。使。尚。未。薨。背。事。已。如。此。自。是。公。等。行

詭譎之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為。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焉得不一追問。及委公等。本使喪亡。聖上
 三日。廢朝。龍。輿。師。傳。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尋。屬。薛。常。侍。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教。又。鎮。州。省。使。方。回。及
 常。道。軍。將。樊。瑛。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後。改。聖。上。曲。為。含。忍。詢。訪。百。僚。朝。廷。大。臣。藩。翰。戎。帥。切。齒。憤。惋。
 如。報。私。讎。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
 之。說。歸。怨。朝。廷。聊。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徒抱玉。以元勳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真。武略忠
 誠。復總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為列鎮之雄。皆李公之力。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
 屋瓦皆振。剽符遠於淮。服草木為兵。六十年間。忠名尚在。及李相公。劄謝朝廷。以王尚書。度休代之。追李
 絳。令居襄東。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勳。成澤潞節義。邇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向不顧私恩。以
 惡王制。豈有從謀。賊屬既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校。即不合別置紀綱。以劫脇
 人心。自圖身計。奈何。擬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性。包隱奸慝。逗留兵機。彼
 大將。烏司徒。與王憲等。因事圖之。尋就束縛。破朱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彰。誠勳上元。忠貫白日。一
 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謀。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一
 軍憤愧。固已積年。豈可含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深恥。將性命家族。以徇賊童。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臣
 之鬼。查佐。委受。明命。總彼。成師。威欺之懷。寢食忘次。願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寵。
 身自取之。豈得。離難。因循。為人。受禍。勉思。奇策。以副。深心。

授以心腹之寄。豈謂移潘青膏染之俗。汗上黨為善之人。日往月來。羣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倘彼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稱爲義。實所惜然。且封壤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豈非王臣。劉稱祖父。竊我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固於軍旅。且夫示衆於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者。吾雖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稱祖者。必以譚君臣之義。善順逆之心。濯身滄波。上觀白日。以此爲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揚弁起於卒伍。敢亂首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著將。已居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會不再旬。果就擒縛。戮於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視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丞。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歷歷三郡。已分弗士。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羨。成敗利害。昭然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僞象劉稱。自建功名。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去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無焚灼之虞。固并得宴安之樂。再治恩化。豈不美哉。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首初熱。伏惟十三叔。勸止萬福。丕自歸朝廷。願獲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頃歲宵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劉稱。提攜道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授於高門。實光榮於節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不具奏云。臣是十三叔遺密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棄。留待挾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劉軍中惡人。率先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不除授忻州。去彼疆界。遙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授晉州。兼充右尚書副使。密運封壤。瞻望不遙。若不披露赤誠。實負烟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黑車子。近點夏斯國。王道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贊普近亡。新立贊普。纔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甯。八表無事。須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即徵兵填替。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亡。幸因不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丕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明據。得聖上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數行手示。酒布忠款。不使遣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尙書並不知。丕指天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願望。古人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蓋以儉安。比於鳩毒。切望思之。隨緒零涕。此情何極。不宜不再拜。

代石雄與劉稱書

雄白。此者牙原注。一本有內字。兵馬使秦累代之勳業。爲四海之罪人。奇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蹙。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戮於人。昨打春宿業。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意書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離報王尙書請勸虛實。近得王尙書報云。追到賀意勸責款稱。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九

代李石與劉稱書

賈至。承二十八日書。承郎君自知愆負。思保生全。望闕披誠。祈天請命。遠述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之。郎君爲子爲臣。忠孝並棄。居喪求襲。阻命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顏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收得彼管簿書。官呼官軍爲賊。來即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今欲自新。誠爲善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等懷忿恚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聖上於貨有名。羣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來降。石即馳詣界首。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隔境將帥。皆得息詞。如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儉頃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况國家自元和以來。累遭叛臣。至於事迫計窮。酒輸密款。僞詞變詐。無不備諸。今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鄒子動天。更無其他。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臣。豈敢任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不宜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經承龍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合境。揚薰風解僮之德。安輯疲人。想彼衆心。必當感悅。况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與元之初。又著勳力。程宗以劉稱祖宗。乘機變歸款朝廷。委以節義之軍。

曾在昭義效職。與彼軍游奕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奕相見。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尚書便已按軍令訖。實意又款稱。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命在朝夕。軍中已有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河西諸寨兵馬商量。欲立安全。聲譽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歸國。雖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軍將。臭味略同。將親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信。以安危疑。儘能自新。必舍罪。况兩面主兵。大將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兵馬使若不早決大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雲將疑。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器甲精堅。並是諸道強兵。近方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關心。大兵一交。立見焦爛。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并是奉宣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朝典。誓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令後嗣句當。本於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憐。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恐賊吏員。請願質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濶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復尋。自納忠。進德。隸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效忠。款自求。灌榮。不使河朔都封。誤其大計。尚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為忠謀。望早布嘉言。勸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亦誠。方可開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充使。至此伏希鑒悉。不宜。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旨。尚書以幽朔頗有叛亂。志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况先侍中累代繼美。功德在人。尚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芬。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朔一方。頻書節將。懲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須首變。風恭俟朝旨。若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儘不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爾後軍大將。多是舊人。或先侍中深恩。尚書美政。導其善意。必合遵承。且望密遣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尚書領鎮。使自歸闕。必不失二番金吾。若欲外任。即商量宋毫大郡。便與亞相軍中。兼與二十萬匹物充賞。大將以下。皆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為朝廷心腹。不慮大義。姑務因循。即三數月間。且不問著。既未降朝命。何以保安。望尚書更善度。早施方略。必不可費國家財力。致他日與師。僅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宜。某等狀上。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奕使更收得劉橫章表。稱以王太尉武俊。有安國之大勳。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遣男知誠。知信。入朝。屬滯青珍。滅。因制使楊僕射檢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方獲昭雪。今劉橫父子無功。皆負重。既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家屬。置表章於衢路之間。望朝廷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奕將不便毀除。實恐非是。况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橫並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卻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橫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逆將賈驥。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驥。劉橫亦便受領。校重逆狀如此。不知進表何為。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驅揚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為至當。望尚書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受領。輒此披陳。幸垂鑒納。不宜。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節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名。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格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輒自漢南。撫甯上黨。承入境之日。煦然如春。壺漿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頗見章表。教雪罪人。姑務和甫。以安反側。竊循雅旨。備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投放四罪。天下乃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出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為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以具美。惟稍缺威。斷實願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觀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擾茲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為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宜。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啟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為桀逆。追逐戎帥。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兩轅之軒。已盜北門之管。戰備符璽。并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輸逆糧。釋買羣。俾遠奸謀。惑檢社之義。召橫水之同惡。毒近發於懷袖。蟻幾漏於江河。康政等被份邑之遺風。習華。之有禮。遺忘臣節。仍助凶威。搥登發降。曾不與歎。以卵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辟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教

教。理體神者，不可以芒刃。圖草者，必絕乎本根。故前代陳甲兵以正其刑，伐鐘鼓以擊其罪，爰用重典，庶清亂邦。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邱穴而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草而遂囚。久從叛臣，首負逆氣，頃自劉從諱背德反義，掩賊虜奸，藉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劉公直、安全、慶等各懸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革面。吳寇將敗，周邱尙務於陸梁，隔垣向平。王通猶稱於必死，况郭誼、王協、聞邪、洛、歸、款、權、義、旅、覆、巢、賈、雙、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撰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蓋其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蓋可武，各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教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教

教。頃者，劉從諱與李訓、鄭注、結列類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臆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為三窟。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狡詐多端。比在京師，人皆嫌惡。自知險薄無地庇身，投逆戎藩，寄命從諱。久懷怨望，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偽草章表，飾以悖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萬宇，姑務含容，而怙亂益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猶待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為狂計，挾助雙童，汚我忠義之軍。協其豺豕之黨，神之所棄，人得而誅。逆賊劉稹、弟曹九滿、郎君、郎姊、四娘、五娘、堂兄洪卿、漢卿、周卿、堂弟魯卿、匡堯等，張谷、并男涯、涯男解愁、陳揚庭、弟宜力、男醜奴、張澄、并男歇、郎、三寶等，門客甄戈、術人鄭詮、將譚、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與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瑋、男珪、并就昭義、義斬訖。夫為善者，天報以福。為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既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患於五兵。宜示中外，各令知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與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運明將，討不服，功德茂，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侯締交，疆神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德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將，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遷符節，章泉因

備邊之勢自損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或倉猝易帥甚於奕基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據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黜惠琳暨關輔季年鼻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備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興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父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宜王復古也宜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宜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宜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俾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殷宗之士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運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開奏謹錄奏聞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答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軒屈峻嶒堯遊姑射未有不心期於至道而能功濟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耆老理致刑措時稱大康開元中元宗經始清宮追尊元祖闡釋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躬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元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難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冀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宜懿皇后附陵廟狀

奉宜宜懿皇太后附光陵同元宮及不移福陵只附廟何者爲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附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人情臣等商量附太廟不移福陵實爲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宜宜懿皇太后附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發於至誠臣等仰奉聖情勞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依前狀只附太廟不奉陵寢實爲合禮謹再奏狀以聞謹奏

第三狀 宜懿皇太后附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慎伏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議漢書云古人據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等若輕爲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意即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合配先聖陛下祗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須出於聖意降敕情禮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羣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水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寶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一本作高祖太宗塑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設拆置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宮牆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句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功程畢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宜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庫爲次宮室爲後又章形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與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至坊俗稱圍外地至開辟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方坊內不得起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語幸因聖慈下問輒敢顯陳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志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爲共工驩兜與舜禹稷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候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宏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宏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宏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護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元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推元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

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莽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尙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讓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為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可為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咸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擢舉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聖。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元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巨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同上。歛歛相是。惡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惟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禱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替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殿召對。獲聞聖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為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為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章宏質所論。宰相不合。領領。臣等敢以事體開奏。昔匡衡云。所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高姓所瞻仰。明王所傾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章宏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為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地。故陸九級上。康遠陸則堂高。陸無級。康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况章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顯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顯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遇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舊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審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者。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為丞郎出入選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為大夫之貳。據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為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為從四品。為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為丞郎出入選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事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在博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開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讓諷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就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世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臣撰錄運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慮謬豈有起居注記皆三二年後探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其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乘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稟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室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一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論九宮貴神壇狀

右準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一本作癸丑差宰臣一人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廟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太和以來水旱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禮祀伏見太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

論冬至歲朝賀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赦權停朝賀惟詣與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闕庭恐乖嚴敬臣子之禮實不遵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朝如遇有赦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僚先詣東上閣門拜表稱慶望內降高品宜答百僚受宜畢然後赴與慶宮庶為得禮仍望永為常式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右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選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便臣既長望於狀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萬機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味且思理精嚴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與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糧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狀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者在史策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疑滯者各望令本司中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為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史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授授臺省官郎史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河濱。此城為始。盡銳高旅。急攻致年。吐蕃愛信既甚。遣其勇將莽熱來救。堆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烏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構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冀探情偽。其悉但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降。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雖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樓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為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願俟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阻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運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一作。詞。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甯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念。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與於竹脊。及將即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都送者。更遣蕃帥護送。既以降。何須送來。乃卻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讎讎。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叔簡册深鄙。况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皇帝陛下。振容聖之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但謀等。舉城向化。解辦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不賞庶民之功。翻以忠愛受屠。為仇讎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所以其隕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察。追英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暨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無任懇願之至。

諭救楊嗣復李彥陳夷直狀三

右。臣等聞向外傳說紛然。陛下曾遣中使。未測其由。臣等相顧憂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議論。實負聖明。臣等所以顯其罪。不為未減。只望止於竄逐。用戒羣邪。古人稱刑人於市。與衆共棄。陛下若以嗣復等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鞠問。待得其罪。顯戮不遲。如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緣貶宋申錫。更不問至今。人以為冤。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所利者宗廟。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駭聽。失天下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為詞。臣等避罪不言。無以塞責。伏望陛下。時回宸慮。下納忠臣。等餘年方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若不盡情。涉容奸。先罪臣等。實所甘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就惶之至。謹俯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向外之心。驚駭不知所為。臣等若苟務儉安。不更冒死陳奏。必恐旬月之後。人情皆以為免。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藩鎮。止於貶責。足以塞辜。如更過於此。實搖動天下之心。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願望。伏望先罪責臣。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已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臣劉晏。繼德宗在東宮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坐死。旋則朝廷中外。皆以為冤。兩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懼。德宗尋亦追悔。官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文宗尋又追悔。至於流涕。如嗣復等。蟬蟻之命。至細至微。特賜於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愛懼。臣等亦兢兢不暇。無以裨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外。如蒙聖慈。納臣等懇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允極。

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陳肝血。死無所恨。

奏張仲武寄回鴉生口駱馬狀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受齊俘。見譏左氏。諸侯尚為非禮。况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若苟受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伏望聖恩。盡許卻還。從此便為故事。仍望許臣與一書報答。令其深論國體。其書草續撰進。上以聞。

薦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狀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因儒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參軍薛元造。緣與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暨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授浙東管內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既顯華門之士。實為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與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合為樂。只緣律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河中鳳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萬二千五百貫。吏曹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為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兼不及時。觀察使以爲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卻與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觀察使奏取進止。又選人官成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東。隴州。鄜坊。邠州。新授比遠官等。望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一作船狀

淮南。原注。蘇州。開。進。請。令。出。三。百。人。浙。西。宜。歙。江。西。鄂。岳。原。注。各。出。二。百。人。右。訪。聞。自。有。遺。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宜。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掩。閉。道。路。頗。甚。惡。望。每。道。令。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諸。江。路。者。每。一。百。人。置。遊。奕。將。一。人。須。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充。如。法。造。遊。奕。船。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為。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淮。南。遊。奕。至。池。州。界。首。浙。西。遊。奕。至。宜。州。

界首江西遊奕至鄂州界首常須每月一度至界首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其下其糧餉奉冬衣委使司差人就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掄捉得賊委使司超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兩度有賊不覺察遊奕將科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聞有賊無賊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掩捉備去根本將軍授官酬賞所貴鄰接之地同力協心江路盜賊因此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殿面奏伏蒙聖恩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臣等聞卹貧疾著於周典無告常儲存於王制國家立悲田養病遣使專知開元五年幸臣宋瑛蘇頌奏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事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元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一作實必恐病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者壽一作年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句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望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訖聞奏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三

論田牟請許竟項復回鶻阻沒斯部事狀

右臣等雖不習兵鈴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比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尼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即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勤懇今若許田牟尙黨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虜絕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邊患取笑四夷况窮鳥入懷尙須矜憫遠人慕義會未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提烽戍一人奪竟項一物披誠款塞望闕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乘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量種落皆安阻沒斯部逆而來即須拒絕可汗既自失國牙根已無擧傷殘寄命他所阻沒斯等迫於饑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爲惡徒黨都似與德彝雪屈爲竟項報讎察其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風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用間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若只於竟項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亦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濫懷柔得所被難戎狄必合感恩特張買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

車不得擅出詭計安邀奇功蒙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感詞爲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酌此慮處分

請審詔塞上事宜狀

一據太原奏事官孫備稱昨來回鶻到橫水欄殺戮軍人百姓今抽在釋迦泊東約西去可汗三百里未知此回鶻是都頡特下爲復是汗遺來今且須以此回鶻爲罪人云不受可汗指揮擅自劫掠邊界請審詔西與仲武計會先經略此賊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播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一比開公主與可汗常別居帳幕每見漢使審制此下無亦是別見望審詔西與忠順守志每有使十七字亦是別見望審詔西與忠順守志每有使去即令將密意看方便說諭公主知親廟子孫只合死生爲國常須作計自拔歸投國家不令與可汗同行擾亂邊界如萬一迎得公主亦不得便令赴闕須且留在邊上制置回鶻力不能及只要假公主名號制服善人
一又慮回鶻於山外安置老弱家口將精兵逼近城欄擾擾百姓如有此事即須堅壁清野不得與戰其小城堡兵力薄少不堪固守處並望抽入大城回鶻縱得小城亦無用處即別選驍將將出掠其家口輻重此最是制勝之術
右謹件如前望各賜審詔酒令以此爲意

請賜回鶻阻沒斯等物詔狀

右比者只待張買使回今到已數日須早發遣緣回鶻已入邊界未測多少天德兵力寡少須務懷柔伏以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效漢宣帝厚撫呼韓大一作代享其利邊境六十年無事漢武力制匈奴海內疲弊生人減半今阻沒斯若不稍加恩惠令盡歡心須至以力驅除必恐水爲邊患假使其乘殘破摧伏不難亦須先加以恩不令疑貳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正謂此也臣等商量縱不與糧食接借其賜物不可太薄若止於只賜特勒宰相實恐發遣未得須是稍令優厚於朝廷若無費損可以保全朝野羣情皆望如此伏希聖慈特賜察納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右緣阻沒斯等本國殘破未有所歸逗留塞上今已歲周雖近有恩賜驗其歸還然本蕃未甯時屬塞近馬畜羸乏必難首途回鶻和好多年忠效久著雖在邊境之內計無侵軼之虞臣等所慮吐蕃變詐多端不可測度或謂朝廷方備北虜未暇西防或云阻沒斯招米點汗回鶻乘此機勢謀陷豐州緣元和十三年已曾此來不可無備太原兵額雖存皆被軍將放卻散諸處緩急難至難臣等商量請發陳許步軍三千人鄭滑步軍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北邊有警則大同軍正當賊路足應事機如河西有虞便令取嵐石路過河至亦近便况兩道人心忠義徵發不難只如一年防秋無所損費臣等詢於物議皆願有此隄防伏惟聖明特賜允納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右伏以元和回鶻索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安然生人受

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廷。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永無敬重之心。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苗鎮將一二十輕騎。齎詔書。先至溫沒斯處。令其轉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溫沒斯便受朝旨。固表恭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今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論以此意。臣等將謂君賞久在河朔。諸練戎機。遠授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己意。猶道款誠。事從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兼見君賞與張絳手疏。詞甚卑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盡之誠。近者何重顯未得節制。初道茂復論旨。又遣執方致書。臣等兩度令元塞申意。料重顯豈不知是朝廷密諭。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紊朝典。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繼以楊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亂之氣。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則二字。實為朝廷之恥。伏望且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克恭惟回日。伏望不賜詔書。庶全事體。

請令符徵與幽州大將書狀

右。訪聞張仲武是幽州大將張朝先之子。沈勇有謀。陛下縱欲加恩。亦須且挫其氣。又幽州旬月之內。移易三人。因此翻覆多端。亦要令其知愧。臣等商量。且望令符徵與大將已下一書。觀其報答詞理。足以知其情出。鄙道節將。於國體無虧。其書曰。謹同對道。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

一、雲州之北。並是敵地。備禦之要。繫把頭烽。今符徵雖修繕已畢。把頭烽內並未添兵鎮守。事同虛設。恐不應機。未廢把頭烽以前。把頭烽內舊有軍鎮數處。自廢把頭烽後。並令抽卻。望令巡邊使速與符徵計會。卻抽舊兵。依前制置。如舊兵已少。即於太原城下及開處抽兵。其與山東連接處。及西北鎮兵。不在抽限。如更要築堡。亦委逐便制置。

一、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軍及振武節度。其東受降城中。並在腹內。都無大段兵馬鎮守。就中中受降城不過三五十人。古城攔斷。都不修築。今虜衆在陰山之北。山中盡有通路。若突出山南。便入二城。即天德振武。當時隔斷其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雲洞。最是要地。今天德人力不及。望令太原。振武共出三千人。速與修築。便令鎮守。即天德形勢自壯。虜騎不敢窺邊。

一、東受降城。是近年新築。城內無水。城外取金河水充飲。又於城西門掘一二十井。若被圍守。即須因壘。今築月城。覆取井水。其張仁愿舊城。頗當要害。張惟清錯奏。恐黃河侵壞。先賢制置。皆有神靈保持。唐末二十年。基址依舊。圍蔬樹木。至今盡在。隔河便是勝州。相去數里。望委巡邊使與劉沔計會。如何御復舊城。至為穩便。

以前件臣等伏以回鶻在邊。切須有備。邊備既壯。制置不難。訪問利害。大約如此。

一要切須得使臣專任。自驗機宜。謹具條疏。如前。其間條疏不盡者。望委巡邊使與所在節度使商量。開奏。謹具於前。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事。

一、謂速降中使。齎敕至塞。朔天德已來。宜諭生熟。退渾及党項諸部落等。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得羊馬錢物奴婢等。任便本主自收。官中更不尋問。仍據殺戮回鶻多少。別議優賞。

一、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今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助田牟攻討。仍勸乘遞赴天德軍。

一、回鶻樂羅元政。馬價稍望。且勒留在振武。令中使與忠順同檢點收管。如田牟已用兵。其樂羅元政。便望委忠順收錄。如請歸降。仍作般次送付太原。除首領外。委劉沔且散配儀沁嵐石等州。去塞遠處安置。並官給糧食。如不肯降。即須收係。待後處分。其趙進用等。亦望詔劉沔收管。其首領於公館安置。長行等散配諸處。

一、田牟都似不曉兵機。奏狀已出三千人拒回鶻。計其兵數。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城內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戎虜所短。田牟只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待諸處兵至。方可逐便討除。

一、回鶻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於浙西取弩手四百人。宜州取弩手三百人。令取河曲路赴天德。如所在逢回鶻。便令把隘。及依叢林射馬。河曲路與天德直對。兼經歷夏等州。所在要處。便堪應急。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軍仍望翰林賜教書宣示阻沒斯下歸義軍將士等其阻沒斯望且令兼充歸義軍使如蒙允許便添入加工部尚書制宣行仍與中書門上教牒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右臣等見今日天德軍奏事官王可度云每有回鶻投降及城來捉得十人五人緣不敢留在軍城間得事情後便皆處置伏以回鶻窮困情亦可憐屢有殺傷恐傷仁化望付翰林賜田牟仲武詔前後更有此類便遞送太原令配在諸州安置稍為允愜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三月四日

請賜阻沒斯槍旗狀

右阻沒斯既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兩對器仗并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速肅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充賜亦穩便謹錄奏聞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阻沒斯家口等狀

右阻沒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若處先登者臣等商量阻沒斯赤誠向闕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絕其願望足以堅彼圖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閒城壘兼與隨事造土屋其阻沒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即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石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句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互市牛馬駱駝等狀

右緣回鶻新得馬價相訪聞塞上軍人及諸藩部落苟利貨財不惜贖馬必恐充為互市招誘外蕃豈惟資助虜兵實亦減耗邊一作兵備望詔劉沔忠順義忠守志等切加鈐鍵如有違犯並按軍令馬及互市物納官如有人糾告便以所得物充賞

論阻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相便賜與可汗狀

右臣等商量賜可汗甚全國體望付翰林賜可汗書得阻沒斯表稱在本分馬價相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破殘久在邊陲此已量與阻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相便賜可汗兼望賜阻沒斯詔獎其忠盡一作義緣卿率衆歸國若又落下馬價相恐可汗與卿結怨轉深事體之間亦慮非便以卿等所請奏進奉馬價相回賜可汗所冀部落早退令卿等各保安謐望約此意處分實為允愜會昌二年七月十九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四

論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精慮回鶻自到把頭烽北已是數日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天德振武界首不殊前日向書丞郎鄭肅等皆見臣等懇說且欲曲全恩信告諭丁甯縱要驅除只可出於邊將常令曲在於彼未要便與交鋒望更詔劉沔令遣使邀約若事非獲已驅逐不遲恐劉沔撰書致朝廷意不盡望付翰林賜劉沔書白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遣石雄斫營事今日駐更審候事勢仍望兼賜遂泰詔處分會昌二年八月十七日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右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向後不更往來救援伏蒙聖恩許臣等以進狀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今回鶻雖已抽退康志亮稱退渾走捉嵐石等州臣等料其必歸靈夏又河曲党項向與回鶻有讎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要及冰未合時前各到所在謹特具聞奏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八月十日

論回鶻石誠直狀

右自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權朝廷處置內求

州進奏官孫方道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並不取只令殺回鶻使即還妻兒室韋使已領幽州將軍同去殺回鶻使緣軍將未回仲武未敢開奏據此軍事正堪驅除臣等聞孫備與幽州合勢向前移營驅除得否更要添多少兵馬孫備答云若係移營亦不要添大段兵馬只緣大同軍兵少得易定一千人助大同即得其鎮州馬軍臣等商量不用徵發糧便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二日

請市蕃馬狀

右訪聞蕃羊馬多在渾河川恐啓戎心更來侵掠回鶻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收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國保無散失臣等商量望委劉河誘諭蕃人緣回鶻常有劫奪恐蕃人作主不得應堪服衣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見貯戶部物充賞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收管諸道若有欠缺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河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一日

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

右奉宣旨思忠請前件馬軍合勢令商量來者臣等商量令劉河與幽州振武天德合出大軍置營柵漸移向前逼颺即令思忠領善渾馬軍深入計思忠兵勢相及可汗牙帳必自有變兼令招其降者即易成功其善兵分爲兩廂各令善將押領至爲穩便何清朝契苾通是蕃人各令管一廂所冀諸諷虜情易爲指使如蒙允許其何清朝計行李未遠望便以中書門下帖追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三日

李思忠下蕃騎狀

右臣等訪聞退渾與回鶻久爲讎怨恐合勢後不與思忠協心或別生事須令添差審與劉河商量如有可疑即便假發遣其與唐威義李誠等軍及契苾退渾等部落先各有本管都督須令都領自去即得兵將各相諷諭易於指揮望付翰林賜劉河忠順等詔處分會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狀

右思忠本請善騎緣言語相通易於指使若令易定兵去恐不相當魏楚又稱向北進軍每頭軍事須得善兵一二百騎引行若全令抽卻進軍不得臣等商量沙陀兵望許劉河量留一半其一半俵前令與思忠合勢如蒙允許望賜劉河詔處分會昌二年十月五日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右臣等前日商量令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何清朝分領部落隨事取思忠指揮昨日奉宣恐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不要分領臣等亦有深慮不敢不再陳論沙陀部落比在太原衙內性至循良於人情狎熟不令別人管領亦得所屬退渾昨者張獻節緣欲責罰便疑爲惡恐思忠制御不得卻自因此生事契苾通本自善中王子先在蔚州且遣分領必上下情通更無所慮又思忠雖志誠效順然使用之初亦未可獨任漢將分領事亦得宜契苾通等雖是蕃人任使已熟切更誠勵豈敢不順思忠臣等所見如此伏望聖明裁斷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月八日

請賜劉河詔狀

右訪聞劉河願練兵備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云用兵只聞抽速不聞巧退深恐過爲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河詔比緣回鶻未爲獲侵且務殺懷今既殺殺邊人驅劫牛馬類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既假以使命令爲諸將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右臣德裕得忠順狀請自至界上親臨賊營專看事機首爲撲滅緣當進軍馬數少請軍馬一千騎臣等商量緣可汗移營已近振武忠順勇於戰鬪必可指蹤河中地開馬軍有朔方舊法都虞候劉川防戎臣素所請知望發馬軍五百騎令王縱都赴振武取忠順指揮今當回鶻衰殘亦要及時驅逐事有應變不可憚煩仍望賜絹一千八百匹內三百匹充職掌人優賞以戶部物充度支差綱發遣兼望令中使送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詔處分兼詔示忠順守志其賜忠順狀謹遵運封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二月十日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欄屯集狀

右伏以今年八月制置待諸道進軍移營逼可汗衙帳即李思忠領行善騎深入覆其巢穴續緣劉河張仲武確稱各塞進軍未得請待正初今已及期望詔劉河張仲武一時進軍以壯思忠兵馬恐不問令往中受降城令在保大欄屯集稍爲穩便望付翰林賜思忠等詔處分其劉河張仲武詔意謹同封進會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將軍長行取得自身授兼御史中丞實並準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黃金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獲知勳勳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敕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三十日

李靖傳事狀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本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猶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逼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都素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討襲回鶻事狀

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未取卻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即易今既取卻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即須剷除令盡不得遺生後患兼令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橫排比象驅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閉塞上五百餘里得頭牛亦令約人數驅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兵討襲即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問詞言愆慢未有去思即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奏上伏希聖明採納會昌三年五月五日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句當軍務狀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為桀逆及王師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效朝廷獎其歸命寵遇優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因父歿自總兵權屬實歷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其符節以奉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親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通逃之數愧於邪說自謂雄豪及寢疾彌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樹置驍童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潞元宗歷試舊地有上黨故一作古下注調字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又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伏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翦夷誠合示一軍大順之源置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車之軌襲估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廷議以盡羣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五月二日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殘取之在遠一切須令三月已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效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敕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五

論譯語人狀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訖挖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為翻譯兼將語言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善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十日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右緣回鶻既已討除須令殄滅今可汗窮蹙正可身擒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蕃知回鶻猶在舊處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無所逃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殄滅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殘取之在遠一切須令三月已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效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敕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

右。查佐即至翼城。計賊中軍人百姓必有歸降者。查佐務推恩信。必盡殺懷。臣等深慮賊中奸人詐為降附。人數漸廣。必有異謀。臣等商量。望付翰林。詔示查佐。如有百姓歸降。其事優恤。各令復業。如軍歸降者。亦須各有優賞。便令將朝廷意旨。轉相招誘。逐旋疏理。處置不得留在翼城。如軍人已歸降者。不許卻入賊中。即望於界上別立一營。令屯集。委查佐揀幹軍將。別將三百人主領。仍不與器械。並不令在晉絳界內屯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六月五日。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吝其罪。至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勳。祐違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稹告諭不悛。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錄示元達。查佐。劉河。茂元。宏敬。及義逸。行周等。詔令準此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六月十九日。

幽州鎮魏使狀

右。緣秋氣已至。將議進兵。幽州須早取可汗。鎮魏須速平劉稹。各要遣使諭旨。兼探三鎮軍情。今日延英面奉聖旨。欲令張買充使。臣等商量。張買幹濟有才。甚諳軍中事體。然性稍負氣。不安恬。恐不如且擬李回充使。如以綱臺不可暫闕。即兵部侍郎鄭涯。久充戎鎮判官。性甚精敏。雖無詞辨。亦分明。官重事關。最相宜。稱。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七月十一日。

請賜宏敬詔狀

右。緣令王宰自領陳許兵。直抵邢州。要詔示元達。宏敬。諭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緣卿等已東面進軍。賊中懼。近日頻入晉絳。焚燒村舍。地週關輔。深要防虞。恐昭義知西面一作進軍稍難。偷安旬月。今令王宰自領全師。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望令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十一日。

論查佐劉河下諸道客軍狀

右。訪聞諸道各軍。皆自有都頭。常相顧望。不肯效命。請依河朔軍法。委查佐。劉河。每三二千人分爲一團。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一切成敗。責成都頭。如此則人必齊心。將皆懼法。臨機赴敵。不敢因循。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十五日。

論陳許兵馬狀

右。緣魏博討賊。延頗招物議。昨令陳許兵馬直抵磁州。此是制敵深謀。攻心上策。徐逵文到京之後。方知陳許發兵。便云宏敬全軍自取磁州。則是畏懼陳許。須待宏敬出軍表到。方得委知。若使遣王宰罷行。亦是姑息太過。只緣河陽山險。攻討艱難。王宰領軍。虛費饋運。望密詔示王宰。但令從容排比。未要速便道途。賊中聞此軍聲。必合破膽。魏博若全師自出。縱止陳許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

論河陽事宜狀二

右。緣河陽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徧山徧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魏博未有陳戰。陳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即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機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分。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二狀

右。訪聞河陽兵力已竭。弓矢皆盡。地週東洛。實係安危。內外人情。無不憂恐。切望詔王宰發先鋒五千人。後須自領全軍。繼進。仍望今日內發使賜詔處分。河陽所貯諸道進助軍器械。並望且搬賜茂元。猶恐器械數少。望內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并弦箭三萬隻。陌刀二千口。兼開河陽軍用器。賞給不充。自出軍以來。並未育恩賜。望賜絹三萬匹。且以河陽見在物。委度支差。腳運搬送。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宜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狀

右。臣等商量。昨者緣魏博久未進軍。兼涉物議。所以請王宰全軍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所冀昭義破膽。宏敬不敢逗留。今既收平。息殺傷不少。便許宏敬自當一面。必見成功。然河朔軍情。常須以威臨制。宏敬心雖至忠。願終慮將校異端。况中外人心。皆憂河陽寡弱。王宰已排比兵。又願恩賜。且令全軍赴河陽。兼得遙制魏博。兩面事勢。皆得機宜。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一日。

請賜仲武詔狀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回說。從諫積惡。便忠憤感激。告若罪狀如此。朝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觀之初。劉自此至。無末誤在。論石雖請派兵。狀中今從唐文更。正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鉤衡。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自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昨遣中使臨問。兼信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將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豐。以澤潞一鎮。有啓聖宮。艱難以來。多用文吏。如抱真首創軍幕。於國雖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比謂劉稹感。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俊悔。頻敢馳突。晉絳。便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收平。恩賜得劉稹榜帖。並已進來。皆呼官軍爲賊。逢著即須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應當激。卿宜速諭諸藩。部。同滅可汗。卿但北邊立功。劉稹必當自潰。策勳命賞。以卿一遵爲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二日。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右。緣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訪聞東畿。自開狂寇侵軼。尚未安定。茂元自此至。屬未試。在請賜仲武詔狀中。今從唐文更正。元縱得痊復。且要留鎮河陽。行營諸軍。須便有所委。茂元疾難加重。朝廷亦免他虞。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聖旨。亦以兩道節度同在一處。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如蒙允許。望加劉河。張仲武。招撫使。例降黃敕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四日。

論石雄請添兵狀

右。訪聞冀氏去潞州最近。纔二百里以下。於此進兵。最當要害。冀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石雄雖兵數已多。終是分張處廣。則須初允所請。方可責其成功。今緣西備蕃戎。邊鎮不可抽減。向東抽發。又不及幾。訪聞奏事軍將張宏慶云。陳許徐泗兵。初到行營。軍外子弟有一萬人以上。緣未有戰陳。聞不得已。稍卻歸本道。今猶有少壯。堪充戰卒。五六千人。皆是父子兄弟。人心齊一。臨時使用。絕勝諸軍。冀氏去賊最近。石雄又至。驍勇。假其兵力。事必速成。陛下方集大勳。不可更惜小費。臣等商量。望賜石雄。義遠。詔令與陳許徐泗軍外子弟各召二千人。並須揀少壯。有武藝。堪入戰陣者。尤仍望約陳許長行制。審則自此至。冀氏在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中。今從唐文更正。度支權給衣糧。徐泗緣有舊來。望以兩處兵馬。皆在行營。事體須同。不可獨給。如蒙允許。望速賜詔示。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請開薄仲榮賊中事宜狀

右。臣等昨於延英。奏請降中使開薄仲榮生口四十人。內幾人是赤頭郎。聖意以元遠之故。不欲更問。臣等商量。緣薄仲榮是賊之心腹。必盡知謀計。終要遣使出城。勸開賊中兵馬多少。諸界布置防備。何處今欲入兵何處。最當要害。兼開賊中人情。遺思歸順。否。直對鎮州押衙軍將仔細勸問。不要回避。必得事情。因此不妨便知生口赤頭郎數。元遠知勸赤頭郎賊中事宜。必不疑慮。因此兼勸河陽魏博生口。以此參驗。必知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十月六日。

請開生口取賊計策狀

右。伏以殘寇未平。須廣求良計。臣等苟有所見。則合上聞。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刑免死。後立殊勳。忽有其人。亦不可料。望令勸事中使宜問。如有奇計秘能。必取割。或可以反間。令自相篡殺。及能設計取彼州縣。兼招得頭者。並仰速具事由。開奏。如計畫切便。堪施行。即賞其死命。令於諸軍救命。不妨有可採錄。或助成功。可否之間。在於宸斷。會昌三年十月十日。

請諸道進軍狀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又恐賊於高善向東衝突。須更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辰。一日雖是歲首。亦合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間。隨分必須作。乘其無備。必易成功。其兩日。伏在聖明。裁定。或事向密。所降中使。望計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即待。又恐賊中因。即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義忠。等聞被有變。須星夜兼進。先差專使與被大將書具云。初經變革。須得王師。

應接。以安人心。兵馬並不入潞州。只在三數十里內下營。並不驚擾村間。即當秋毫無犯。直須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其元遠宏敬。緣隔山東。又恐漏洩。此意並望不賜詔示。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會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右。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有款。誠伏以王師壓境。已是六月。賊軍翼經侵軼。頗肆猖狂。今事勢窮困。人心思變。因此請命。冀道靈誅。望詔李石。且與李恪書。不得云已與奏聞。但遣將兵屬直界首。方敢上聞。以此邀之。更觀旬月。仍望詔元遠。宏敬。王宰。石雄。便令齊入。竊料旬朔之內。必有變生。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以來。尚未參。然後議納其款。事亦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六

請遣制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右。臣等近訪聞賊中之計。只待林木陰合。以老王師。如此遲延。必恐過夏。伏見元和中。憲宗緣河西久未成功。遣尙書右丞許孟容至行營宣慰。令面詰實光顯。重尤。兼取光顯等及大將以下。狀。皆請一箇月內。併賊。自後不敢逗留。累破大城。憲宗又令梁守謙往。遂破郿城。續令裴度去。竟破淮蔡。去秋李回。惟至魏鎮。兩道王宰。石雄。並未有制使宣慰。臣等商量。望令李回至天井。冀氏。宣慰。兼取王宰。石雄。及諸軍都頭。兩道大將等狀。令具破賊期限。開奏。如蒙允許。望令乘。早發。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三月一日。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右。緣安義節度沙陀兵馬三十餘年。善人之心。最尚。戰陣之際。固難隄防。李丕既不主兵。無以自衛。且令在州。接石雄行營。每欲進兵。與共謀度。不妨理。那得坐。如蒙允許。望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

李克勳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右。奉宜。令臣等商量。奏來者。臣等曉得王遂細問。王遂云。自領行營兵馬。便在檢社。並不到儀州。其涉縣道路。近山川險阻。先不會請。又恐李克勳所通涉縣多少。未得請實。今請於儀州置軍。糧運。下塞。

兼備近促生動間。委知涉縣無賊。大兵鎮守。方可進軍。又云。檢社河東法弱。終不堪用。代山向北軍馬。王達會經使用。即校精強。今來是防秋時。請委節度使。除蔚州。飛狐。靈邱。與幽州接壤外。代諸州軍量抽二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敵檢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約有一千人。敵已來極勤耐辛苦。一人敵十人。量抽五百人。將赴行營。每隊與十人五人。令陰入賊城。非常得力。又云。李克勤所請一千二百人。太少。軍中難得一。一相似。若只與一千二百人。無三四百人。以乘堪用。臣等商量。且差中使押領李克勤赴檢社。至晉州。過日。先召取李不與李克勤面議。議計。審定入兵處。所錄取兩本狀。一本封進。一本將與義忠。其所要兵馬多少。及進軍時日。並委義忠與行營大將及克勤。審細商量。奏聞。如可決行。須便應機速去。不要更待進止。即事得神速。免漏軍機。如蒙允許。望賜義忠李不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四年四月二日。

魏城入賊路狀

右。伏以饋運支計。本約至五月。今若五月未平小寇。即須便過盛夏。臣等夙夜思慮。切要改張。石雄西面險阻。須得王宰義忠深入。方可進軍。檢社兵甲未足。天并固難獨入。以此故。遂成因循。訪聞魏城。絕當要害。向南十二里。至狗脊嶺。雖有小山。並無險阻。二十五里。便至武鄉縣。直抵潞州。便是平川。臣等訪聞王達。須得一萬精兵。方可前進。今側近更無徵兵處。遠處又不及事。望降中使與石雄商量。便將義忠步兵萬人。就義武馬軍。兼沙陀馬軍五百。就檢社沙陀。此外於中武鄉兵及河中衝隊。共練七千人。通約似僅一萬人。并檢社宣武。義武馬軍。都是一萬五千精兵。足得濟事。取魏武路直入。旬月必見成功。冀氏。翼城。猶有一萬八千人。但令保險。又守城寨。權差供奉一人。監領待。石雄得武鄉後。即令冀氏。翼城。諸寨兵馬。齊進。與石雄合軍。仍委石雄與李不同商量。如此穩便。即須排比。今月中旬。未赴魏城。事貴神速。不得漏洩。會昌四年四月五日。

天井翼氏行營狀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熱之時。便見次第。今災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乃剋。淮蔡濟景。亦經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則狂。狂則賊勢日窮。况出內庫貨財。以資軍食。計量儲運。必及冬間。緣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節將心不敢安。難於擇便。亦恐營糧甚著。不易祇供。望賜詔各令且回。蒙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便利。不得安閒。會昌四年六月四日。

請準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邊及第一第二功狀

開元格。臨陣對寇。矢石未交。先鋒挺入。陷堅突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爲跳邊。右。開元中。酬跳邊功。止於武官及勳比。今日流例。即事校符。其立跳邊功。與格文相當者。不問軍將。官健。白身。便望授監御史。如已是御史者。超兩資授憲官。已至常侍大夫者。臨時別望優與處分。其先鋒第一功。如有官者。便授檢校將軍。監御史。至賓客者。即授御史。其第二功。無官者。授一作。檢校少卿。監及中郎。將軍。官至賓客者。即與御史。

開元格。跳邊功。破賊陣。不滿萬人。所殺不得過十人。若萬人以上。每一千人。應加一人。其先鋒第一功。所殺不得過二十人。第二功。所殺不得過四十人。右三等立功人數。請依開元格收敘。如過此數。並望落下。開元格。招得一萬人以上。其頭首一人。準跳邊功例。一千人以上。準第一等例。賊數不滿千人。量差等處分。

右。若依舊格。雖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準跳邊例。五百人。準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節級處分。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匹。右。緣並無軍將官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頭。賞絹二百匹。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四匹。獲副兵馬使。都虞候。賞絹一百匹。都虞候以上。仍並別酬官爵。如是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四匹。獲賊副將。賞絹三十四匹。獲賊赤頭郎。及劉稔新召宅內突將。賞絹十四匹。獲賊長行。賞絹三匹。如是土圍。獲賊夫之類。不在此例。每獲生口。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點勘。上歷。不得令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軍中使自對面分付。

以前件開元格。如前。臣等商量。緣比來大陣酬賞。只是十將以上。得官。其副將以上。至長行。並無顯錄。今但與格文相當。即便酬官。所冀盡沾渥澤。又緣每陣獲生。並有優賞。今據開元舊格等級。加恩。如此。則須賞有名。人心知勸。如蒙允許。望各賜詔。仍封賞格。令榜示三軍。未審可否。奉宜石雄所遺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右。臣等商量。實意。比因楊弁作亂之時。已涉賊中。言語。究其蹤跡。必非循良。深知王宰不知。爲其誣誤。若不尋問。旬月後。王宰的自知見朝廷。隱忍。必懷憂負。又不一度。明辨石雄轉有所疑。望付封符。所進賊中文書。詔示王宰及守度。對王宰追實意。勘問。如審有酒報。蹤由。便就行營。按軍令。如涉曖昧。即令王宰差使押領。送上都。其遊奕差替。聞奏。仍望詔示石雄。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七月一日。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右。健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以後。頻立戰功。赤頭赤心。皆是賊安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死一心。所慮玉石俱焚。善惡同業。詔王宰。石雄。義逸。國亮。許其自相。札出。如是鄂州。父兄弟。及從諫。處招到。兇惡。將健等。乘用兵後。爲劉稔。出死力。戰。先犯官軍。毀罵行營。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即免累及。平人。伏料如此。誠令。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自甘心。昭示四方。稱朝廷。用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詔示。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九月三日。

論委山縣狀

右。臣等見鎮州。奏事官。梁居簡。稱。城內。並無。融於。元遠。兇惡。頭首。推出。二十餘人。並。梟。戮。訖。其餘。皆。懼。殺。殺。卻。閉。城。門。伏。以。寇。孽。既。平。盡。是。國。家。城。鎮。控。制。河。朔。須。存。壘。垣。豈。可。更。令。元。遠。窮。兵。攻。取。望。中。使。賜。城。

內購士教書招攜各令安堵仍賜元連詔便令抽兵歸本道并賜盧鈞詔亦令自遣使安存未審可否會
昌四年九月十八日

奏磁邢州諸鎮兵馬狀

右件鎮兵馬並准江淮諸道例劃屬本州收管所有解補並委刺史自處置訖開二字如鎮過十將以
上是軍中舊將兼有憲官不願屬刺史者並委盧鈞道上一驅使

論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右緣地貧僻薄無人情願多是假攝破害疲疇望委吏部於今年選人中揀幹濟會有績效人稍優一兩
任注擬其俸料待勸教到續請商量開奏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且要改張所冀刺史得主兵權免受牽制官人皆由選擇可委緝緝既無軍鎮干
便自然得施教化臣等商量如前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論邢州狀

右邢州城門虛宏指稱劉從諫安置昭義軍額龍聖縣安置邢州額刺史李行循見在縣中安置伏以朝
廷制置必在正名劉從諫會不聞奏擅自移改臣等商量邢州額望依前於城安置刺史使勸移入州內
如亭臺有修修處並勸毀拆乾開奏龍聖縣依前無縣令理所會昌四年十月十七日

巡邊使劉濬狀

右緣李回等稱點呈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乾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點呈斯使回日
已賜教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邊截出兵仗以控取毒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參差須
遣使臣早為布置其劉濬便望望至天德振武取太原路赴京兵力素全善人至乘只要令先事據
練兼修器械綠紫年用兵計所關者最是兵仗早須為備擬仍令代北諸軍鎮添補逃亡官健及點檢
退潭沙陀等部蕃帳縱排比至防秋時且各令於把頭烽內要害城鎮屯集待知回鶻指的消息即於山
外邀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穿陰山賊路如有要路削及添木石填塞處早令下手修繕仍於要
路深掘壕壘多置陷馬坑須防點呈斯向北邊逐回鶻入塞唐突緣天德振武兩處兵力寡少恐須臨時
接信望委劉濬與節度防禦使仔細商量據下切要聞不得妄令申請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得先令排比
待冬至初驛降中使賜詔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昭義軍事宜狀

右今日見石雄報狀盧鈞因出城至裴村送兵馬步軍遂回旗劫掠以此知盧鈞都不曉戎事從前發遣
兵馬節度使不合出子城諸城門亦合先布腹心把捉聞昭義軍中畏懼石雄稍甚如軍亂未定且要石
雄提挈精卒自至澤州移牒索亂軍頭首如送出首惡其餘不問計必當無事如指揮未定且要分五百
人兼據好將鎮守端氏城其端氏城是劉從諫近年修築非常牢固去年劉稹阻命安全慶軍元在端氏
所以敢擾西界今若分兵鎮守端氏即翼城無可慮又恐亂軍潰散於諸處劫殺河陰兵馬切不可抽

亦須稍加警備石雄忠勇思慮恐未周至伏望賜密詔處分謹錄奏聞會昌五年八月十一日
請先降使至克項屯集處狀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語備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克項自麟府
鄜坊至於太原循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豈敢盡為暴害况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
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加顯戮便須擒盡首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
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密召酋長諭以國恩問其屯兵
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為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詣關伸冤豈可使與師旅殘毀城戍焚蕪村闕百姓
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逆叛及打破那雷州界城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自本族酋長不特是族
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甯靜即且為容忍待之如初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
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據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此意撰教書未審可否會昌六年正月十一日

論鹽州屯集克項狀

右克項久為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剪除必恐轉不自
安更懷奸計出師則為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往月來漸成邊患望賜王劍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
連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即且驅出令於平夏放
牧不得更過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令邊塞永清商旅無滯莫因此輩盡獲叛徒未審可
否會昌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長於野戰。若在曠野。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嘗祈營。僅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一千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伏望留中不出。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赴幽州。今日奏事官與仲舒到臣宅。臣扶疾與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團子弟五百人。臣問兵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答臣云。只驚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益。據此說。即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處置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留務。是衙門內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卻令歸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即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糧並貯在獨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卻於居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比。仲武先布款誠。候朝廷指揮。因此拔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在假未獲而奏。謹先密奏。伏望留中不出。

論田羣狀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羣緣田羣抵法。不食而終。義勳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絕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爲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說。臣與田羣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非敢謬妄。况臣年近六十。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裨聖德。豈敢稍涉情。故同感聖聰。此狀願留中不出。

論劉稹狀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款。發使之時。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捷。失此事機。緣內養尋常充使。恐節將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首進軍。掩其無備。兼許三軍。僱立殊勳。必比諸軍倍加賞賜。如劉稹已出潞府。須令全家面縛。兼郭誼。劉公直。張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卻令送回轉。不得受。兼要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即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看齊入。勿失此便。

太原

右。太原只是貧虛。實不足。從前人心忠順。况一千五百人。豈足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况兵事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賜李石詔。且令身赴行營。於側近徵兵討亂。兼遣義忠。卻赴太原。許罪其首惡。其餘一切不問。若兵力可及。便須翦戮。頃年張延賞在。西川。因張勳作亂。走至漢州。卻得入成都。今令李石。且依有兵處。卻入。則不損朝廷威命。兼不妨檢社有兵。望降使處分。

以前件。臣緣假日。兵機切遠。不暇與李紳等參議。謹密狀奏聞。如蒙允許。便望今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七

論遊幸狀

人君勸法於日

右。臣竊見近日陛下。政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勸法於日。故日出而視朝。日入而宴息。古人云。將且。惰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奉於色。日將入。傳曰。侍君就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侵夜。

人君勸敬天道

古以人君天之所予。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陛下。常須戒慎。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說。自秋以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殷勤。儆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人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驕。以順天意。

以前。臣伏蒙陛下。自遠鎮授之鈞衡。若畏避不言。實負恩德。不敢對諸宰臣論奏。謹具密狀。以聞。不任。惶懼迫切之至。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類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兼如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曾騎兵。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原注請官軍同鎮守兵處不戰

右高迪稱賊中更無他計只是潛抽兵併向一處排陣引官軍索戰官軍即須探知若攻城寨來即要與戰如不來並不要將兵逼逐緣偷兵併來俾住三日不得即須歸本處但三四數度不與戰即賊知官軍覺其情計自然喪氣如此不得便宜後必軍人別有變故每度出軍排陣官軍便逼逐與賊皆是落賊奸計一度小得便宜後知官軍三箇月瘡痍未復即撤兵又向別處切要王宰石雄義忠常務遺細作探知偵知諸處抽兵來即不要戰知抽兵卻兵虛處即入兵攻討但常如此支敵萬萬不落便宜

第二狀原注請令鎮州魏博深入下營要分賊勢

右高迪稱鎮州魏博兵馬至多並未分得賊勢緣不離舊處下營一兩箇月一度將兵深入燒掠村閭驅討牛馬與乞火相類賊中並固守城邑外有村閭牛馬賊亦不情今須令鎮州兵馬移軍下寨扼其要害每移三二十里即得魏博即須令早過漳河若且如今日下營處賊中都未忙忽灼然分賊勢未得又云河北節度使朝廷若會其情甚易驅使每賜詔切要好言語優獎彼此不要令知與元遠詔即須云一切委任元遠與宏敬詔即云一切委任宏敬但稍示親信必自盡心

以前謹具如前高迪雖是河北軍將臣每度與言頗似忠信盡望付輸林約此意賜元遠宏敬王宰石雄義忠詔所冀速平殘寇謹錄奏聞

任曉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右臣緣小寇未殄前月未與河中留後任曉委曲令轉問李丕有何方略一一條疏報今得任曉書并封送李丕狀兩道並謹封進其李丕狀一論請依前取黃澤嶺路斷賊要害臣近訪知魏城路又狗脊嶺東西經五月十四日陣被賊掘坑壘至深必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而處伏望密詔義忠朝清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得否令子細籌度如可去便候進止事貴神速須務至密機計儘備還備隄防其一狀請令諸軍各齎十日乾糧深入過險此亦是用奇之計伏望約此意賜石雄王達詔令如此排比石雄就河府王達就絳州各囑乾糧綠日色猶烈數日可致兼各賜度支側近軍糧米一二千石尤冀集事臣緣寇孽未翦每得四遠文狀皆願一一上聞頻頻展展不任惶傷伏望留中不出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一高文端稱直下打澤州城恐損官軍兵馬緣賊兵原有一萬五千人常出一半以上於四面山谷埋伏待官軍打城因乏即四面齊來救援恐落賊奸計其陳許軍請過乾河北逼澤州更下一寨城寨連接更築鹿項夾城但從一面起手圍繞澤州每日常須大兵排陣四面抵敵賊救兵賊心危急恐被圍合必有大戰待賊軍退敗乘勢便收澤州如此則不損官軍免落奸計伏望依此詔示王宰
一請令王達進軍取賊固鎮兩寨但兩嶺上排陣直抵賊固鎮寨當川亦須著兵亦抵賊寨緣固鎮兩寨四面懸崖官軍使打必恐損人難收其賊寨更無井水盡吃泉水在寨東南兩內約一里以來但逼賊寨三兩日絕其取水路賊軍無水可吃即須拔寨退走官軍便可進固鎮東十五里是青龍寨在嶺北

側上四面並是懸崖取水亦在寨外還依固鎮寨絕其取水路即得青龍寨東去沁州十五里城寨至牢固賊兵約一千五百人內五百人土軍圍練全安慶自領伏望依此詔示王達

一長橋城頭王劍約將一萬兵今在洛州城內緣劉稹處置卻失天井關城頭薛茂卿一門又處置卻那洛州教授兵馬使談朝清兄弟三人王劍自此疑懼劉稹差親器仗官買少過追王劍入潞州並不伏追官健一時叫闕王劍已持兩端必不肯為劉稹用命本是潞州子弟見有兄弟數人在軍材能最出於衆若招降至多必恐願惜家口又官健投降後為諸軍所殺亦恐非願惟密將意與王劍令將一萬人卻入潞州處置得劉稹別與一道節度使兼與檢校高官更別賜錢物高文端云官健受苦日久朝夕難過家屬盡在潞州若遣回軍必皆情願臣恐宏敬不知王劍不伏劉稹追呼伏望專降中使密賜詔示令依此速致意與王劍取其回意聞奏河朔多冀邑人若遣傳意計合必達

一臣聞高文端賊中離人作急高文端云潞州城內即有郭誼王協張谷向外即劉公直臣先得元龜狀稱劉公直曾事王宰平常依倚於王宰伏望詔王宰令百方將意與劉公直若肯回戈卻取劉稹亦許別與重官酬仍別賜錢物

以前謹具如前昨日高文端到宅辭臣因子細問得賊中事宜兼共商量計策皆似可謹錄奏聞謹奏

天井冀氏事宜狀

右臣昨日曉見鎮州奏事官高迪云向前已曾向臣言軍中密事今更有切事要言於臣請不令王助知今山東三州歸降已平天井冀氏卻須令堅守城寨不得與賊不二十日內必自生變緣賊已窮蹙不可更逼恐其計窮必為濟河焚舟之計一人敵十人之命官軍與賊必恐不利若萬一小紐卻恐延賊旬月之命緣臨洛已投魏博當遣兵馬過來不得請召宏敬速撥兵取臨洛路便扼武安潞府知山東兵來必鼻擠劉稹向闕臣伏見高迪之言至忠至切伏望速賜宏敬王宰石雄詔處分謹密狀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洛州事宜狀

右適徐迺文將宏敬委曲呈臣似憂朝廷處置洛州亦未得所臣細問其故徐迺文云安王已遷啓狀與王劍高元武又歸投王劍即日有二萬六千人甚得軍心都頭盡皆畏伏取郭誼未得以前且要令在洛州旬當緣歸降人皆未甚安恐恐留王劍未肯放出萬一有此終不如無伏望速降使賜宏敬詔看彼事宜如王劍出彼未得且令旬當待處到後令赴關不遲崔叔度是王劍下部頭甚有膽略昨來首謀歸國盡是叔度王劍未出以前宏敬意且欲留叔度今在關下伏望於安省安置其宏敬委曲謹封進上委曲中所云中承是李回謹錄奏聞

回鶻事宜狀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讓事情中使宜諭仲武令早滅卻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緣延英論事校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

奉宜令臣撰述者伏以北狄強悍勇於四夷前代聖王莫能馴服昨者回鶻乘危勢已內侵豺狼之師向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無方震天威以靈聲碎獲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視百王豈比周穆大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舉帥無功將垂耿光宜著鴻筆臣學藝荒淺久病衰殘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思效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樵實今已撰訖謹連進上輕顯宸辰原注一作原不任惶越謹錄奏聞

進點夏斯朝貢傳圖狀

臣二十一日於延英面奏呂述等奉敕訪點夏斯國邑風俗編為一傳今修撰已成稍似詳備臣伏見貞觀初因四夷來朝太宗令圖立本各寫其衣服形貌為職貢圖臣謹令畫工注原注一作畫寫注吾合書等形狀列於傳前蒙臣不授淺陋輒撰傳序所冀聖明采遠之德高於百王絕域慕義之心傳於千古輕顯宸嚴伏增兢懼謹封上進

進侍宴詩一首狀

伏以六合清和四夷慕義芳春令節錫宴羣臣見青露之晴陽喜薰風之解愷萬心歡樂累日忘疲伏惟陛下睿德日新文章天縱詞高黃竹思解白雲含毫而瑞景揚光摘藻而非煙動色臣早司綸綍香忝內庭雕蟲薄技實感憲宗穆宗文宗知獎不授淺薄輒進詩一首輕顯宸嚴伏增惶愧謹隨狀奉進

進新舊文十卷狀

四月二十三日奉宜令狀臣進來者伏以揚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往在弱齡即好詞賦性情原注一作情性所得衰老不忘屬史職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謹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張蒙漢祖之知踴躍懸棺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輕顯宸嚴無任兢惶

進瑞橋賦狀

今月十九日聖恩賜臣朱橋三顆者伏以遠自湖山移根清鏡蒙雨露之濯澤庇日月之休光始發素榮俄成丹實誠宜奉金華之宴助玉食之甘豈謂恩及賤微獲觀嘉瑞臣久參給命常效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顯宸嚴倍積兢惶臣又伏見元宗朝種柑結實宜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以聞

進西南備邊錄狀

伏以犬戎歷代為患國之仇讎南蠻自經負恩常懷反側西蜀兩路實繫安危臣頃在西川講求利病頗收要害之地實遠經遠之圖因著西南備邊錄十三卷臣所創立城鎮兼畫小圖米鹽器甲無不該備昔蕭何收秦圖書具知阨塞軍國之政莫切於斯謹封進上庶裨聖覽第四卷敘維州本末尤似精詳所冀聖慈知臣竭力奉公盡心立事所至之地不敢苟安輕顯宸嚴伏增戰越

謹官表

臣某言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若情有所隱志在苟安不事披誠即為冒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去邪用相有大舜之功柔遠固存稷漢宜之理故得王道正直海內清和邊鄙底甯于戈永戢文明之化方致雍一作永熙盤桓之光所宜自息豈敢虛矯上負君親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遠於壯歲猶甚慮虞躬履間江南在萬八歲移鎮巴蜀首尾三年暑溼所侵遂成沈痼患風毒劇氣十五餘年服藥過虛又得渴疾每日自午以後眩暈失常形骸僅存心氣俱竭惟恐晚歸私第殫盡道途臣伏見國史本受委既深形骸頓竭太宗嘗謂左右知其將盡章處厚積以虛德不早退身待立之時仆於玉階之下臣竊以二臣為戒不敢違安所冀陛下宏太宗之仁下軫念於無及臣得延處厚之數免自促於明時伏望陛下察臣懇誠於臣衰耗得罷繁務退守州行稍獲安閑漸自願養一二年後或冀有瘳臣儻除齒尚存筋力未朽必當灰身粉骨上報聖慈不任祈恩之至謹奉表

謹太尉第二表原注第一表舍人撰不錄同日更進此表

臣某言臣今日已進讓表驚懼之心不遑啓處再陳懇懇實懼為煩臣某中謝伏見國初以來授此官惟

謹太尉第三表

有七人向父子繼猶以懸辭而免近者智與載義皆超拜太傅太保只緣朝廷重惜此官表度守司徒十年竟不遷授以臣情越必致顛倒况臣既無汗馬之勞消虛莫效又有負薪之疾曠廢至多惟陛下龍以美名榮皆過賞而臣視顧自處竊位儉安非止獲朝野之譏實恐受神明之譴輒披款猶冀聽從伏望恩惠新恩且守舊秩不任祈恩迫切之至謹再奉表以聞

謹官表

臣某言臣聞道不欲盈元祖之至誠人譽其上魯史之明規既以迫於恩真敢獻勵而生悔臣某中謝臣頃居宰判獲展於時既望汨以懷沙甘赴湘而溺死自謂永遠白日莫觀青天雖文宗墜履不遺驛分圭璫而微臣傷只是懼常蹈春冰伏值陛下大明初升臨照四海知臣常忝禁署逮事穆宗念已府之舊物倘既傷之弱羽存自滄海擢授黃閣明德每覆其瑕玳至仁常於其衰疾參贊萬務俟已六年委冕履郊再親配天之禮于戈間罪三見拘原之功所謂百生遺逢千載際會微荷伏之教惟恐福災思存亡之機所宜知止非奉三乞乞骸之節敢希二疏解組之風忍去盛時自貽深戚實以久嬰沈痼年漸衰運宗族

孤軍兄弟表善先臣松楸近在東都家屬數人寄居上國不欲遠離京闕只願歸老田園伏望陛下深鑒
孤忠特遂丹懇察臣上報聖德不必須在鼎司改授歸官備游藝齒所冀自知稅怨無李斯之歎昔使得
顯與復京賢之故事進退惶灼伏地涕零不任感戴感切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

謹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伏奉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昔東漢以陳蕃為三公其上表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臣伏見前件官五朝舊老一代名臣孔門四科實居其首皋陶九德無不
備包足以變和陰陽允協人望當唐虞讓德之舉副陛下則哲之知伏望察臣至誠實非飾請所冀虞邱
無蔽賢之咎咸文免竊位之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加司徒請停册禮狀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制書制授臣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者臣竊位妨賢尤宜黜免聖慈寬宥
禮授中台踴躍慚惶若臨泉谷伏以明庭授册上路乘軒豈可以視冒之容再慶清廟不稱之服重列天
衢為衆目之所瞻致處士之橫議臣且自愧况在周行又以伐叛之時所宜務簡炎蒸之候不可勞人伏
見太和四年表度受司徒平章事固辭册禮竟獲允從既有近例足得循守伏望陛下察臣懇款肯自至
誠册命之禮特賜停罷臣不任真懇屏營之至

請改封衛國公狀

臣今日濼恩進封趙國公承命哀惶不任感涕臣亡父先臣憲宗寵封趙國先臣與嫡子嫡孫寬中小名
三趙意在傳嫡嗣不及支庶臣前年恩例進封合是趙郡臣以寬中之故改就中山臣亡祖先臣曾居衛
州汲縣竟以汲縣解進士及第倘蒙聖恩改封衛國選臣私職庶代受殊榮免遠先志如蒙允許望賜帖
麻施行臣不任悲懇屏營之至謹奉狀奏聞

為星變陳乞狀

臣某言伏以謹見天文以警在位稽於前史皆有明徵臣某中謝臣才非時須量乖公器因緣門蔭遂忝
華賁出入藩宮已逾三紀早負素煊之責常愧周行老無黃髮之謀空竊高位夙夜思省冰炭在心近伏
見災惡順行稍逼上相實懼天譴以致身災武德七年災惡犯左執法右使射蕭瑀遜位貞觀十五年災
惡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遜位國史之內此例至多臣人微才輕位忝上相僭冒恩寵猶自懷安忽至顛
隲必傷元化雖竭誠報國心不愧於神明盡忠事君志實貫於冰雪所慮物忌其滿天與之災踴躍兢惶
不知所據伏望聖慈察臣單緒海內孤根百口童蒙仰臣覆履一門宗祀須臣主持特免上公退歸私第
所冀中衛擊壤復比於堯君奮里驅車不漸於淡相臣不任祈恩皇迫之至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

右今月日仲武判官奉封與到臣宅送前件書并信物等已開奏茲臣素具懇誠實非飾讓臣登朝序垂
三十年未曾為宰相撰碑所悉蓋緣離蟲薄技已忝榮名不願累文更受財貨比見文士或已居重位或

已是暮年乾乾為文只望酬報臣心鄙陋所不樂聞太和中幽州刺史李載文撰碑故取太過軍亂之際
怨詞頗甚况今陛下聖明御宇風教鼎新文德遠邁於義軒武功高於周漢河朔節將皆竭忠誠尤宜示以
典章令知法度臣忝居台鉞過受殊恩若不守廉隅坐受厚賂何以仰神元化表率庶僚儆以仲武之情
不可全阻許臣量受一千匹已是乖臣本心伏希聖慈鑒臣丹懇仲武書謹封進上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右高品孟公度至奉宜聖旨緣河朔體大令臣即受者伏以浩蕩之功生靈共戴擊壤之內謳歌必歸昨
者藩臣拜章願紀貞石臣認當臣願獲聖功才力至微神武難備莫能相資空愧靡盬豈敢廣受縑素增
其繁鄙虧於事體乖臣本心昨日進狀懇辭誠非飾讓實以文至淺陋已慚黃絹之工取又不廉益味素
絲之節恩更上啓宸鑒未回特降王人重宣聖旨捧戴斷慳進退傍徨臣事君之心實無所隱終希允臣
誠懇獲守典章使廉儉與行皇風遐暢謹再狀以聞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九

謝宣示嗚沒斯等冠帶詔圖狀

伏以漢宣帝時呼韓單于來朝京邑然待以客禮未備漢儀至後漢建武二十六年單于慕先人之義歸
心中國光武修祖宗之業柔服北邊因其稱藩始加冠帶厥後歷五代僅及千年惟聞征伐之勤莫都
來廷之盛伏惟陛下功高漢后威服窮荒不勞六月之師坐俟七旬之格故得嗚沒斯誓心向闕稽首歸
忠自獻刑馬之書仍酌留犂之酒永勵臣節以保塞垣今則榮以影纓解其衣裘綉笏就列威儀可觀推
勳悍之心豈勞戴關服禮義之化備比冠冕鑒於丹青益表神化臣等慶慶極近獲觀成功款忭之心倍
萬常品

謝恩賜王元遠與臣贊皇縣圖又三祖碑文狀

高品楊文端至奉宜聖旨賜臣前件圖等伏以桑梓雖存久隔兵戈之地松楸浸遠已絕霜露之恩連屬
承明時逢開泰戎臣效順寰海大同故國山河因丹青而盡見祖宗基構尋碑版而可知祗戴天慈載深
感泣不任荷恩榮傷之至

謝恩令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云奉教撰狀

奉宜卿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云奉教撰者臣才識淺近學藝空虛輕蹟宸殿方

懷越傷。豈望聖慈宏貸。特假龍光。願賜歸國之功。仍榮奉教之字。草木承雨露之澤。皆被鮮輝。煙霞照日月之光。盡成粹質。願臣陳兩。獲奉殊恩。竹帛垂榮。傳於不朽。不任荷恩感戴之至。今既奉教。撰序與臣自違不同。序中已改兩處。謹同封進。上如尤聖意。伏望宣付中書門下。

謝宜示進點夏斯朝貢圖深懷於懷狀

今日款義行深至。奉宜聖旨。卿所進圖。傳深懷於懷者。伏以陛下大化神明。百蠻震疊。故遠夷慕義。萬里來朝。誠宜圖以丹青。錄於編簡。傳之千古。以煥威靈。臣學術空虛。文藝淺薄。輒為傳序。莫究聖功。陛下遠納微誠。特賜宣示。龍渥所及。精神為榮。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贈故善維州城副使悉但謀官狀

伏以遠夷奉服。大國綏懷。一失良圖。千古不復。悉但謀仰天歸命。空壁求降。據其款誠。已絕戎戎之望。執之為戮。實傷義士之心。受降之時。臣與其盟。詎力不能救。心實懷慚。運屬聖明。合申幽枉。輒敢論奏。豈望聽從。陛下用周文之心。已同葬骨。念汧城之柱。仍賜策書。臣忝補鈞衡。當居戎帥。仰感元造。倍百辜情。臣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所進瑞瑞賦宜付史館狀

高品劉傳奉宜聖旨。賜臣批。示以臣所請。宜示史館。特賜允從者。伏以橘性不遷。楚詞所載。聖情封植。蔡葉結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賞之應也。元宗朝。種柑結實。亦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光簡冊。臣目觀佳瑞。漸無潤色之工。心感元猷。莫盡揄揚之美。豈謂天慈曲被。特允微衷。擊壤庸音。獲知於皇。塵蟲薄技。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百生何幸。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讓官批答狀

高品劉至珣至。奉宜聖旨。并賜臣批。答以臣昨所陳請。未賜允從者。好辦淺命。未報君恩。犬馬微誠。敢忘臣節。迫以服藥。頓眩抱疾。沈羸心力。衰殘形氣。減耗承託。命之命。或慮闕遺。奉密勿之機。實憂不逮。輒陳誠款。冀或聽從。陛下特降綸言。再加褒飾。德音撫慰。自合忘生。睿獎至深。豈敢言病。謹當策勵疲瘁。上副天慈。竭盡肝肺。以修官業。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今日行深紹宗奉宜聖旨。卿太尉官。自朕意與。不是他門。僥求而得。不要更引故事。辭讓者。臣跪受聖旨。惶灼無地。臣昨者以位高疾仆。器滿忌似。實懷敵室之憂。敢喜在閭之賀。輒陳微懇。退積慚惶。陛下察臣孤立事君。龍拔皆由於容。鑒一心守道。進取不近於回邪。勉以至公。絕其辭讓。臣敢不祇奉明詔。克勵貞規。奉孔父益恭之誠。遵叔敖愈卑之志。豈比罪無所歸。孫寶黜於聖人。久不自安。崔烈詢於厥子。仰思宸睚。倍積光榮。不任荷恩感戴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原注兵部錄上表

行深紹宗奉宜聖旨。豈敢理有失。風俗有乖。何遠退辭。一二年分爰。不用進表者。伏以自古臣得其君。最

為難遇。非龍顏英主。良平無以效其謀。非日角聖表。寇郢莫能申其志。則知致理不由於臣力。成功皆系於上心。伏以陛下明過高光。德侔天地。常制勝於千里之外。動合機先。不取材於三傑之臣。皆躋虛表。故能征伐必克。擒縱無遺。臣謬忝鈞衡。親覲宸算。竟微獲免之效。內展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每奉聖詔。屢獎丹誠。夙夜自思。冰炭交集。况今四表無事。六氣斯和。簞勺可致於治平。文軌盡同於元化。時雨既降。浸灌何施。鴻明照臨。燭火宜息。昨者輒陳誠懇。上贖宸嚴。所冀守介石之誠。或能回日。甯敢慕揮金之樂。取適當年。陛下至德於恩。深慈有過。寬其罪戾。重降恩私。惟願盡蟻蟻之生。勉自陳力。豈復願蟬蛸之命。更何微衷。上戴皇明。尤增視懼。臣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奉本月二十七日敕。臣封衛國公者。仰戴天慈。獲遂私懇。以感以泣。榮傷載深。伏以支庶嗣侯。雖存故事。元成以兄有禮。乃紹扶陽之封。耿霸以父屬愛。遂繼平之爵。開元中。蘇頌特封許國公。亦無襲字。然地居嫡長。受則無嫌。伏思亡父先臣。開國全趙。亡兄已經繼襲。未得傳孫。臣每念貽謀。豈宜不正。若苟安殊寵。實愧幽明。輒懇恩衷。果蒙聽察。况衛國疆陲。密邇臺臺。先祖之所成名。由茲光大。微孫得以啓土。實謂至榮。祇奉寵章。益慚非據。臣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加特進階狀

伏奉本月十二日制書。授臣散官特進者。伏以漢氏之制。勳望優隆。則位加特進。服以文冕。列侍清祠。榮亞三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功重黃。則何以膺是寵章。允茲瞻望。臣器本凡薄。才在下中。遭逢聖明。謬忝樞務。近者展采清廟。祇事圓丘。獲親日月之光。已驚殊寵。又沐雲霄之澤。更荷新恩。雖臣隕身。豈能上報。惟冀飲冰效節。介石存誠。居若對於神明。動罔愆於風雨。保其一志。少答鴻私。臣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今日奉宜。縱累陳情。終不允遂者。臣在再六年。徒竭丹款。竟無一善。稍補臬賦。視冒難居。屢祈退免。面請則每慮煩囑。口陳則莫盡肺腑。類以懇誠。託於同列。因臣不對。得為上聞。豈意天慈於恩。聖德念舊。尚取涓塵之效。未徵尸素之尤。累降近臣。再宜聖旨。實恐蟬蛸之命。無以報天。所冀盡犬馬之心。惟知戀主。仰戴皇澤。倍切微衷。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賜錦綵銀器狀

中使田獻鈞至。奉宜聖旨。賜臣前件錦綵銀器等。臣伏聞虞舜舞干。而苗人來格。周穆徂征。而荒服不至。即知王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伏以陛下聖德廣運。神武照臨。息雷震之威。而蠻夷自服。宏天地之德。而邊鄙又安。臣願以鴻猷。播於蕃帥。因經古今之事。庶堅忠義之心。豈意慈容。厚加寵錫。班行鸞鷲。里閉生光。非止闔門之榮。實增後代之價。仰祈恩覆。倍積兢惶。臣不任忝忝感戴之至。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李衛公會一品集 卷十九

高品劉行宜至奉宜聖旨以臣撰其容體特賜前件錦綵銀器等臣學非稽古文不逮人徒以運遇聖明...

會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宜并謝恩同疾表狀

高品賈遂奉至奉宜聖旨者臣承命就皇不知所處臣操抱疾歲久服藥過多形體虛羸筋力不逮實恐...

謝恩同疾狀

高品王克謙至奉宜聖旨卿小有違裕昨日於延英面奏乞假將息實疾余懷宜善隨養當就痊平所要...

李衛公會一品集卷二十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臣撰丞丕緒嗣翼七年不敢怠荒以思無逸北制強虜東剪叛徒享此鴻名實由元造嘗欲述帝堯之典...

祈祭西嶽文

惟神作鎮中土據於西極積高炳靈宅神明之奧少陰協德成天地之功恭聞烈祖元宗御歷永年祭必...

真經三洞之常彈竭財力耗盡生人顯其異端以正王度庶可復古諒非近名屬以忽於所慎寒暑成疾...

實廢毀諸寺德音表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闕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

瑞橋賦并序

清霜始降上命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園之所植也臣伏以度淮而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

首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真葉一作枝凝碧滿一作蔭湘岸之夕陰...

盡之翠島。列靈沼之清漣。上鬱松檉。下秀菰葦。絕朱草與屈軼。華靈芝與寶蓮。靈卉畢植。而嘉橘在焉。冰
心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煇耀。閭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園於野蕪。色疑炫於江煙。既而大官獻新。奇
果列筵。非厭包之自遠。何非陋之莫傳。樹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鄙孤臣。謬
陳三事。既乏和羹之用。獨當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愧姜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改於雪
霜。永酬恩於天地。

奉和聖製南郊禮畢詩

馨筦歌大呂。冕裳旅天神。燒蕭闢閭闔。祈殺為蒸人。羽旗灑輕雪。麥隴含陽春。昌運歲一作感。今會王猷
從此新。三臣皆就日。萬國望如雲。仁壽信非遠。羣生方在鈞。

郊壇回輿中書二相公蒙聖慈召至御馬前仰感恩遇輒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七萃和鑾動。三條葆吹回。相星環一作運。日道蒼一作臣。馬近龍媒原注古詞臣歌馬背咫尺天顏接。光
華喜氣來。自慚衰且病。無以效涓埃。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宛轉龍歌節。參差燕羽高。風光搖禁柳。霽色暖宮桃。春露明仙掌。晨霞照御一作日。一作錦袍。雪凝陳組
練。林植響千旄。廣樂初踰鳳。神山欲抃鸞。鳴笳朱鷺起。疊鼓紫駉一作圖。象舞殿金鈿。豐歌耀寶刀。不
勞蘇子法。自得太公稻。原注已上四句奉進內樂被陣樂分席羅元冕行觴舉綠醴轂中時落羽權末乍
升。獲瑞景開陰翳。薰風散鬱陶。天顏歡益醉。臣節勳尤高。一作本勢。格矢方來貢。雕弓已載囊。英威揚
絕漢。神算盡臨洸。原注已上四句奉進北唐歌進四衣長。或赤縣陽和布。蒼生雨露膏。野平惟有一作秀。
麥田闢又一作久。無蒿祿秩榮三事。功勳一作勳之一毫。寢謀漸汲黯。秉羽貴孫敖。煥若遊元圃。款如享
太牢。輕生何以報。賦一作只。自比鴻毛。

